



#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二十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2輯, 編年體 / 孫錦泉, 周斌,  
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13-10689-6

I. ①日… II. ①孫… ②周… ③粟… III. 日本—  
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編年體 IV.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8668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408 字數:2816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689-6/K311-55

定價:35700.00 圓(全四十二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靜



## 第二輯目錄

### 第一冊目錄（總第20冊）

日本書紀（卷一—卷三十、跋）……………一

日本書紀通證（序、例言、總目、卷一—卷七）……………三三三

### 第二冊目錄（總第21冊）

日本書紀通證（卷八—卷三十五）……………一

日本書紀纂疏（序、卷一—卷二）……………三一九

書紀集解（序、總論、卷一）……………四九一

### 第三冊目錄（總第22冊）

書紀集解（卷二—卷三十）……………一

釋日本紀（目錄、卷一—卷十一）……………四四九

### 第四冊目錄（總第23冊）

釋日本紀（續（卷十二—卷二十八、跋）……………一

續日本紀（目錄、卷一—卷二十八）……………一八一

### 第五冊目錄（總第24冊）

續日本紀（續（卷二十九—卷四十、跋）……………一

續日本紀考證（序、卷一—卷十二）……………二二九

日本後紀（卷五、卷八、卷十二）……………四九九

### 第六冊目錄（總第25冊）

日本後紀（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七、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四）……………一

續日本後紀（序、卷一—卷二十、跋）……………一〇三

續日本後紀纂詁（序、凡例、卷一—卷十四）……………二五一

第七冊目錄  
(總第26冊)

續日本後紀纂註	續（卷十五—卷二十）	.....	一
日本文德天皇實錄	（序、卷一—卷十）	.....	六九
日本三代實錄	（目錄、卷一—卷三十二）	.....	一八五

第八冊目錄  
(總第27冊)

日本三代實錄	續(卷三十三—卷五十、跋)	.....	一九一
日本紀略	(凡例、卷一—卷十四)	.....	四一
日本逸史	(序、目錄、卷一—卷十)	.....	四五

第九冊目錄  
(總第28冊)

日本逸史 續 (卷十一—卷四十、考異)	.....	一
先代舊事本紀 (序、卷一—卷十)	.....	三六七
扶桑略記 (卷一—卷二)	.....	五〇七

第十冊目錄  
(總第29冊)

扶桑略記 (卷三—卷三十) ..... 三七三  
本朝世紀 (承平五年—安和元年) ..... 三七三

第十一冊目錄（總第30冊）

本朝世紀 續（寛和二年—久安四年）

第十二冊目錄  
(總第31冊)

本朝世紀 續 (久安五年—仁平三年) ..... 一  
 新刊吾妻鏡 (序、卷一—卷九) ..... 三〇七

第十三冊目錄（總第32冊）

新刊吾妻鏡 續（卷十一—卷四十四、卷四十五佚、卷四十六）

第十四冊目錄  
(總第33冊)

新刊吾妻鏡	續 (卷四十七—卷五十二、跋)	一二七
百練抄	(存卷四—卷十七)	四〇一
愚管記	(緒言、卷一—卷六)	四〇一

第十五冊目錄（總第34冊）

愚管記 續（卷七—卷二十六）

本朝通鑑（序、凡例、引用書目、目錄、卷一—卷九）

第十六冊目錄（總第35冊）

本朝通鑑 續（卷十一—卷三十）

第十七冊目錄（總第36冊）

本朝通鑑 續（卷三十一—卷四十九）

第十八冊目錄（總第37冊）

本朝通鑑 續（卷五十—卷六十六）

第十九冊目錄（總第38冊）

本朝通鑑 續（卷六十七—卷八十一、附錄一—三）

第二十冊目錄（總第39冊）

本朝通鑑 續（前編卷之上—卷之下、跋）

皇朝編年史（緒言、目錄、引用書目、卷一—卷三十四）

第二十一冊目錄（總第40冊）

皇朝編年史 續（卷三十五—卷七十三）

第二十二冊目錄（總第41冊）

皇朝編年史 續（卷七十四—卷九十八）

續史愚鈔（目次、序、卷一—卷二）

第二十三冊目錄（總第42冊）

續史愚鈔 續（卷三—卷二十）

第二十四冊目錄（總第43冊）

續史愚鈔 續（卷二十一—卷三十五）

第二十五冊目錄（總第44冊）

續史愚鈔 續（卷三十六—卷五十三）

第二十六冊目錄（總第45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續史愚鈔 續 (卷五十四—卷七十一) ..... 一

### 第二十七冊目錄 (總第46冊)

續史愚鈔 續 (卷七十一—卷九十八、索引) ..... 一

國史纂要 (序、例言、目次、卷一—卷三) ..... 四三五

### 第二十八冊目錄 (總第47冊)

國史纂要 續 (卷四—卷十三) ..... 一

倭史後編 (序、卷一—卷三) ..... 二四五

烈祖成績 (序、凡例、目錄、引用書目、卷一—卷十三) ..... 二八一

### 第二十九冊目錄 (總第48冊)

烈祖成績 續 (卷十四—卷二十、跋) ..... 一

逸史 (自序、進牋、舊序、題辭、系表、參考書目、釋言、目錄、卷一—卷十二) ..... 一一九

昭代記 (卷一—卷七) ..... 四〇一

### 第三十冊目錄 (總第49冊)

昭代記 續 (卷八—卷十、跋) ..... 一

府朝事略 (序、書、自叙、引用書目、目錄、卷一—卷十二) ..... 五五

野史纂略 (序、徵引書目、卷一—卷五) ..... 三三九

大日本維新史 (序、凡例、卷上—卷下) ..... 四四七

明治新史 (序、卷一) ..... 四九七

### 第三十一冊目錄 (總第50冊)

明治新史 續 (卷二—卷八) ..... 一

皇朝小史 (例言、卷一—卷十) ..... 二六五

皇朝史略 (卷一—卷十) ..... 三九七

### 第三十二冊目錄 (總第51冊)

皇朝史略 續 (卷十一—卷十二) ..... 一

續皇朝史略 (序、卷一—卷五、跋) ..... 三五

續續皇朝史略 (序、參證書目、凡例、卷一—卷七、跋) ..... 一一九

國史略 (序、卷一—卷五) ..... 二七五  
續國史略 (序、例言、卷一—卷五、跋) ..... 四四五

第三十三冊目錄 (總第52冊)

續國史略後編 (序、例言、引用書目、卷一—卷五、跋) ..... 一  
續國史略三編 (序、例言、卷一—卷三、跋) ..... 一二一  
大日本史略 (序、繼續表、歷朝一覽、武家一覽、卷一—卷二) ..... 二一一  
國史略 (序、附圖、凡例、目次、引用書目、卷一—卷七、跋) ..... 二八一

第三十四冊目錄 (總第53冊)

新國史略 (序、凡例、目錄、卷一—卷三) ..... 一

新國史略後編

國史略初編 (序、例言、卷一—卷五、跋) ..... 一〇七

國史略二編 (序、例言、卷一—卷五、跋) ..... 一三九

國史略三編 (序、例言、卷一—卷二) ..... 三四七

第三十五冊目錄 (總第54冊)

國史略三編 續 (卷三—卷五、跋) ..... 四六九

漢文近世史略初編 (序、例言、引用書目、卷一—卷三) ..... 九九

漢文內國史略 (附圖、序、凡例、目錄、系圖、卷一—卷五、跋) ..... 一七七

漢文日本略史 (引、凡例、目錄、卷一—卷三) ..... 三二三

萬國記注國史略 (序、凡例、引用書目、目次、卷一—卷三) ..... 四〇一

第三十六冊目錄 (總第55冊)

萬國記注國史略 續 (卷四—卷七) ..... 一

新撰國史略 (序、例言、目次、卷一—卷六) ..... 一五七

日本略史 (序、凡例、皇統表、卷一—卷三、跋) ..... 四二五

第三十七冊目錄 (總第56冊)

日本政記 (目次、卷一—卷十六) ..... 一

日本政記劄記正誤 ..... 二七一

日本政記摘注 (叙、例言、卷上—卷下、補、跋)	二九五
續日本政記 (序、凡例、引用書目、卷一—卷十)	三三三
第三十八冊目錄 (總第57冊)	
續日本政記 (續(卷十一—卷十二))	一
近世日本政記 (序、例言、卷一—卷五)	四三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序、例言、目次、系譜、卷一—卷九)	一七七
第三十九冊目錄 (總第58冊)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續(卷十一—卷十二、跋))	一
江戶政記 (題、緒言、引用書目、系統表、職司表、卷一—卷六)	一二七
國史綱鑑 (序、義例、目次、卷一—卷十七)	二七三
第四十冊目錄 (總第59冊)	
國史綱鑑 (續(卷十八—卷二十))	一
本朝通紀 (序、凡例、目錄、引書、前編卷一—卷二十五、後編卷一—卷十六)	五一
第四十一冊目錄 (總第60冊)	
本朝通紀 (續(後編卷十七—卷三十))	一
霸略 (序、略例、卷一—卷三)	一五七
日本通史 (題字、序、凡例、目次、卷一—卷三十、附錄一、附錄二、跋)	一九三
第四十二冊目錄 (總第61冊)	
國史紀事本末 (題辭、序、目錄、卷一—卷四十、後序)	一
附錄	
日本紀年表	五三五
日本幕府將軍表	五四一



第二十一冊目錄（總第40冊）

皇朝編年史

續（卷三十五—卷七十三）

.....

安德天皇中

養和元年辛丑春正月朔以兵革及東大寺興福寺火廢朝敕大和捕興福寺僧徒諸衛官人以下戎衣四日解東大寺興福寺僧綱以下見任收莊園五日清盛聞關東兵將經南海入京遣兵守緣海處所熊野僧徒舉兵入志摩走伊豆江四郎轉入伊勢劫掠沿海平氏所置吏士望風潰走八日以前權大納言平宗盛爲畿內伊賀伊勢近江丹波等總管十四日上皇崩于六波羅第年二十一十一是夜火葬東山清閑寺稱高倉院帝愛權中納言藤原成範女小督局由是中宮寵稍弛清盛怒欲殺小督小督懼潛出宮匿嵯峨帝悲憤殆廢寢膳清盛知其情迎中宮居于己第使宮人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二十八

得進御廷臣亦憚清盛入直者少帝獨坐便殿召侍臣無應者久之彈正大弼源仲國遙聞其聲而進帝曰聞小督在嵯峨汝爲朕覓之乃裁書賜之仲國獨聚馬而出遍索無所得行過龜山民舍有彈筆者聽之則小督也仲國善笛數侍內宴熱小督指法乃入門致書具說帝旨小督泣曰聞清盛深憾妾如在宮中而遭其毒釐爲君王之累也是以脫身至此而此亦不可久栖止明日將往大原事佛仲國默諭固止之馳還奏之帝悅明夜密迎入宮寵幸愈渥生坊門院清盛聞而益怒使人收小督押送清閑寺截髮逐之時年二十三帝於是日夕醉快帝自法皇被幽積憂成病及聞平氏燒東大興福二寺驚嘆遂至大漸及崩朝野莫不哀惜法皇嘆曰使帝久在大位則延喜天曆之治可以復見溘然早世非特朕之不幸國家衰弊百姓何憑

論贊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稱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

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

樂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爲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巽以成志紆法皇之難盡爲子之道執謂二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儼以上誥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二十一日熊野僧徒乘勝焚二見民屋至固瀨河和泉守關信兼迺率姪伊藤次等拒之逢於舟江信兼射焚其黨魁戒光者僧徒竟逃走先是清盛課兵糧於三神郡追捕民戶聞者驚曰自祖宗祀天祖千有餘歲未聞兇惡如此者平氏必亡矣凡二宮禮數歷朝有增而無減供神之具皆極豐贍祭儀亦極嚴肅而不許天下臣民祈禱奉幣至此天下大亂制度悉壞二十七日清盛悔心漸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

生欲廢法皇意納其女子宮上皇晏駕緣句餘然法皇不能拒焉二十八日尾張驛言源行家將兵數千入尾張驛言從美濃近江入京師京師驚擾兵士乘間掠略資財二月朔先是城資長奏討平甲斐信濃臣請以私屬從事不復假他人手是日以資長爲越後守討木曾義仲資長鎮守府將軍平維茂之後也維茂子繁茂爲出羽介守秋田城子孫因以氏焉世居越後爲國豪族國人稱曰白河御館是月源行家進入美濃押板倉城左兵衛督平知盛中宮亮平通盛左近衛少將平清經薩摩守平忠度等從城後縱火攻之行家走中原七日敕公卿及五畿七道神社佛寺圖不動明王像寫尊勝陀羅尼禳兵禍敕左右京諸司注京師戶口遣使美濃點檢渡船九日先是前武藏權守源義基據河內石川城應賴朝平氏遣源季貞等討斬之傳首京師源義基弟義資義廣下左獄十二日知盛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十三日宇佐大宮司

字佐公道遣使報清盛曰鎮西人菊地隆直緒方維能白杵戶次松浦黨皆起兵應賴朝清盛驚曰東國既叛所恃惟西國西國亦抗我與前筑前守平貞能曰是未可信東北固屬賴朝義仲至西海將士無非平氏恩舊何敢背叛臣請鎮壓之衆壯之十六日伊豫遣使報清盛曰國人河野通清起兵據高繩城備後人額西寂以兵船數千來攻斬通清通清子通信走安藝四國未定西寂駐軍未返通信謂兵于男沼田次郎以三十船來爲捕魚視西寂遊燕掩襲擒之殺以祭父國人皆應南海大亂清盛益驚懼十七日帝遷御權中納言平賴盛八條第二十三日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一日清盛疾作車馬集于六波羅會盜行火蓬遠京師訛言相驚曰有叛者時人以爲不祥其疾革也以僧圓實奏法皇曰臣死之後陛下每事宜與宗盛議法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二

依違不決聞清盛色愠許之二十九日肥後人原田種直墓西海兵二千擊菊池隆直緒方維能閏月四日前太政大臣清盛薨年六十四清盛得疾身熱如火貯永石槽澡浴取冷病勢日熾聞者竊相謂曰恨不見其死於兵耳妻時子稱二位尼見其不可起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平治以降運天下於掌握二十三年官至太政大臣身爲國家外祖奚求之有第所恨者不見賴朝首我沒之日無脩堂塔無誦佛經速斬賴朝首以懸墓上凡爲我子孫者宜體是心勿敢懈宛轉煩噪七日而薨以故宗盛將赴東國遂不果賴義曰吾嘗論平清盛之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爲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請詳論之夫平氏自白河鳥羽之世已受寵任門望出源氏之上帝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爲重保元之變清盛之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猶延元帝之寵足利尊氏過

新田義貞視其門望之高下焉爾故藤原通憲不許婚義朝而連姻清盛君臣同見抑彼揚此遂激成平治之亂義朝無義貞之臣節而清盛坐得尊氏之所圖皆帝致之也清盛心知帝之無望而倚己之望也意素輕之矣及上皇以先朝定議讓位二條帝欲已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通憲矣尤倚於清盛借其力以除帝之謀主雖除者已借其力不得不聽其勞今年任中納言明年任大納言勢已駁駁矣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犯教情之所不足而必行之則又借清盛之力以爲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著世是真可倚以爲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使清盛謹慎有學之君子猶不能不自恣況武人之貢功恃力者其驕肆不忌憚固其所也亦猶延元之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四

尊氏大將軍之地故曰上皇使之然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傳之翼而騎之欲中下不可得況欲搏而斃之速其噬嚙其足佐焉清盛之意則以爲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爲無不可爲也於是納女爲后立其所生爲天子已爲外祖專政己之子爲外叔任左右大將族類列卿相莊園跨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有其所不及故爲其所未爲亦莫足佐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爲彼之所爲我何有不能爲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鬪一斃一在在者貢嗣後白河上皇懲而不復擢之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擢之而大傷承久之事是也後醍醐帝乘其自做廢之而更養一猛獸者延元之事是也六日宗盛奏法皇曰臣不肖不能教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是聞東征兵士糧食方盡先臣向欲使西海北陸二道轉軍

餉事未及施行而沒顧聖執且陛下欲有賊乎將進討乎請得朝議一決然後從事法皇集公卿議之法皇欲有賴朝等宗盛不聽七日夜平氏八條坊門第火十五日平重衡平維盛將一萬三千騎前院宣諭東國討賴朝然州郡皆知官符院宣出子平氏相率歸源氏安田義定聞重衡等來擊告急鎌倉十七日賴朝遣和田義盛阿部忠綱狩野親光宇佐美祐茂等于遠江援義定據形勢嚴守備二十三日賴朝叔父信太義廣聚兵常陸來見賴朝賴朝不禮怒還將攻賴朝將兵三萬發常陸至下野使人誘足利忠綱忠綱與小山朝政俱以州豪相軋欲因事而除朝政即應義廣遣使誘朝政朝政將逆擊之會父政光宿衛京師居守單弱乃詐聽義廣大喜朝政及義廣來議軍事密率兵出屯野木社設伏林薄以待義廣過社前伏起升樹亂呼聲震溪谷義廣不測其衆寡軍大驚擾朝政乘之奮擊殺傷頗多義廣射中朝政墜馬殆死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六

弟宗政自鎌倉來援力戰救之義廣退屯社西南朝政與宗政合擊之適颶風大起沙石眯目義廣兵不能復戰遂逃散下河邊行平據古我高野之津要走路又敗之足利有綱等又擊之小手指原小堤賴朝弟範賴亦來援義廣僅脫奔信濃依姪義仲忠綱及義廣敗逃匿于龍興居數日其下桐生六郎勸令逃亡忠綱遂走西海二十五日法皇自鳥羽宮徙御法住寺殿二十七日賴朝禱鶴岡社拜訖言及義廣之事結城朝光奉劍在傍率爾對曰彼已爲臣兄所滅矣賴朝顧喜曰此非汝言必神之所憑也果然則厚賞汝是日果得朝政捷報朝光稱小山七郎食下結城邑故亦稱結城二十八日朝政遣宗政獻捷鎌倉賴朝沒義廣黨食邑授朝政常陸村田下莊地頭職殊賜書賞其功晦有大嘯聲御座劔裝具三月朔復東大寺興福寺莊園僧綱官三日皇嘉門院所居火七日地震十日源行家之敗也退保中原賴朝遣其弟卿公義

圓將兵援之軍勢稍振是日平重衡通盛維盛忠度等阻洲股河與行家對陣行家將乘夜襲之重衡卒浴馬於渚因視之走還報之其夜義圓挺身先登行家亦度義圓食功先已遣人視之果不在於是行家簡精騎二百濟河平氏軍預爲之備乃逆擊破之斬義圓擒行家子行賴泉重滿潛乘筏濟水重衡等覺之故引兵退遠水而陣待其濟擊之斬重滿殺獲六百九十餘人行家僅以身脫收餘衆走小熊重衡與維盛等追及之分軍爲五藤原景家藤原忠清平盛俊高橋長綱迭進擊之皆不勝而退重衡維盛自將二千餘騎當之景家等四千餘騎又來合更進迭戰行家遂敗走重衡等乘勝逐北連破之於折戶熱田行家抵參河保矢矧川額田兵士舉郡應之軍復振平軍追至行家教老兵三人佯爲役夫狀西行西兵問曰汝等見役兵乎曰兵可四五百東走又聞鎌倉援兵來乎曰前軍已抵菊川後軍填塞橋本見付彌野被山不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八

幾千萬平氏惟懼引還行家使人馳徇美濃尾張曰平氏走矣不射之者我敵也二國人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走先是賴朝竊奏法皇曰臣非謀反欲除賊耳聖慮若眷眷平氏則源平兩氏相並率仕如往日冀試其忠否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奏曰和解實爲美事然有先臣遺命曰凡我子孫必當暴骸於賴朝前臣等既受此言義不可不伐也十三日安田義定將構要害於橋本謀殺土人淺羽莊司宗信相良三郎輕侮義定不遵約束且以其族多屬平氏疑之是日遣武藤五鎌倉告之乞亟罰之賴朝以片言難信不聽武藤五曰義定既聲彼罪告府府此衆所知也然幕府舍而不問則義定威望寢損言如無實則他日斬臣以明誣罔之罪於是賴朝遽收二人食色與之義定且遣書曰宗信等後日陳謝有辭則處汝于罪既而宗信惶惑謝罪義定亦爲之請賴朝以宗信宗族繁衍多儲兵士冀收其用遂還與其莊內若干久而京師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三十九

言法皇詔武田信義討賴朝時信義在駿河賴朝召問之信義解  
謝曰臣未嘗蒙詔借使有詔臣豈奉之去歲臨軍冒難踏死公所  
索知我子孫永世不敢懷異志因獻誓書明之賴朝意乃釋十八  
日遣使檢東大寺興福寺遺火處所二十一日皇嘉門院所居右  
大臣九條兼實第火二十五日重衡等入京師時賴朝義仲跨掠  
東北行家略定參河美濃尾張平氏日盛行家欲進入京師奉告  
文於伊勢大神宮祈滅平氏祠官拒而不受又牒延曆寺乞援不  
應行家駐軍不進夏四月七日賴朝擇親信有武幹者每夜入直  
寢室以爲警衛曰北條義時下河邊行平結城朝光和田義茂梶  
原景季宇佐美實政榛谷重朝葛西清重三浦義連千葉胤正八  
田知重十日帝遷自八條第御閑院十四日敕宗盛討菊池隆直  
二十八日敕藤原秀衡討賴朝五月四日春日社第四殿神鏡自  
墜庚六日吉野僧徒蜂起有稱以仁王子者法皇救奈良僧徒索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四十

捕之十九日以明年值三合厄事幣二十二社禮之二十一日法  
金剛院火六月三日法皇幸園城寺十日祈雨後屢祈之夜行幸  
八條第避祇園神興十五日還御閑院敕課三十五國修造興福  
寺十六日城資長與弟長茂發兵五千入信濃南討義仲途患中  
風卒長茂悲悼欲成兄志二十五日招集越後出羽兵六萬分爲  
三軍入信濃令濱小平太等率兵一萬赴筑摩越津張宗親引兵  
一萬赴殖田越長茂自將四萬進陣坂田川義仲帥信濃上野兵  
二千餘陣白鳥川原祐親忠往探長茂方縱火爲戰備親忠望見  
報義仲義仲急進親忠以百騎濟縱橫馳突長茂兵屢却親忠引  
還長茂謂登原賴直曰吾遭寡兵而却耻也卿爲我戰賴直以精  
兵八十騎濟擊高山黨血戰而退高山黨多死上野人西廣助見  
而怒以五十騎濟信濃人富部家俊在長茂部下以十三騎邀擊  
廣助擄家俊斬之繫其首於馬鞍而去家俊臣杵淵重光先是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四十一

讒見黜不得從軍慨然以爲我雖廢斥不宜晏然而寧處徑至戰  
所視其存沒而不見家俊之幟疑沮彷徨詭譎僭竊始知其戰死  
乃馳入陣中望見廣助呼曰子非西七郎邪我是富部殿從兵杵  
淵重光也擣奉使在外忽及於難願之見主君之首以耶使命揚  
鞭而進廣助知其不可當策馬而走重光厲聲曰走則得能免乎  
汝爲吾主之讎我竟不汝費急迫及之搏而墮馬斬其首置家  
俊首側揮淚曰臣以無罪讒斥家居自揣臨陣立功則庶足披  
愚衷至則主君既隕命無復可奈何今得殺讎讎敵以慰冥魂言  
訖上馬左手提二首右手揮刀大呼曰富部殿爲西七郎殞命杵  
淵重光立報其讎汝等可來與較敵兵三十七騎盡午爭進重光  
直衝突縱橫奮戰殺十餘人身被數創不能復戰擣廣助首持家  
俊首馬上衝刀而死舉軍歎惜焉義仲謂其將井上光盛曰彼  
我素當以計破不可以力勝卿宜樹赤旗以誘敵兵彼必以我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四十二

州兵來附不設備卿速易旗幟以擊之吾濟河襲之表敵軍前後  
夾擊蔑不剋矣光盛從之長茂果使人迎問俄而光盛易旗幟直  
進義仲亦縱兵合擊長茂軍大潰人馬溺死死者甚衆長茂挺身  
奔還越後義仲追北到國府州兵降者相屬長茂勢不能支遂逃  
會津二十五日客星見二十六日下詔遣東大寺有雙頭蓮生法  
勝寺池二十九日修玄宮北極祭秋七月五日賴朝敕長尾定景  
初石橋之戰佐那田義忠爲定景所殺及定景降賴朝與之義忠  
父義實甘心焉義實素慈仁不忍遽殺囚之于家定景自知不免  
日夜讀誦法華經義實憐聽心深愍惻謂賴朝曰臣怨定景治決  
骨髓而彼持法華專修勤苦臣聽其嘖聲怨念漸消今殺之無益  
于死者而徒增罪業耳願赦其死以助冥福賴朝許之十四日改  
元非常敕二十日賴朝更造勸阿若官賜馬匠人命義經率之義  
經曰九郎率之孰爲之副賴朝怒曰重忠等在何謂無人義經懼



而起是日詣鶴岡有一男子長七尺餘廁竊從中賴朝見而怪之  
言未發下河邊行平進而拘之繫簡於髻書曰安房國長狹六郎  
耶黨左中太常澄行平詰問之曰復讐之念痛寢不已以至于此  
事若不成暴骸草野恐人不知其爲誰是以記姓名爾惟以速死  
爲幸賴朝悅曰今日事急矣卿善處之我賞此功將聽所請行平  
曰臣所知邑每年貢馬百姓苦之請得免賴朝曰凡有功見賞  
其所以爲榮者爵祿耳卿之所求不亦異乎即令下總廐別當速  
鐫之二十一日賴朝使梶原景時殺常澄時景時監鶴岡土木不  
可預刑事賴朝遣使天野光家代之常澄囑賴朝曰事何不前定  
而急遽至此邪遂斬于稻瀨川八月三日以前筑前守平貞能爲  
肥後守討鎮西叛者十日以天變兵禍及諸社有怪奉幣伊勢以  
下二十二社十四日詔中官亮平通盛但馬守平經正討義仲十  
五日宗盛奏請以藤原秀衡爲陸奥守平親房爲越前守城長茂

爲越後守討賴朝義仲秀衡遂依違不敢出師十六日遣伊勢守  
平清綱上總介藤原忠清等討賴朝九月六日通盛經正進至越  
前水津遇義仲先鋒根井幸親不利而退保敦賀城奏請援兵越  
前越中加賀豪傑聞之大懼胥議曰方今源平構兵郡國鼎沸關  
東咸屬右兵衛佐北國多屬木曾冠者而吾曹無所適從若猶豫  
不決彼必來擊不如往屬之也相率而屬義仲義仲疑其有詐新  
附兵衆乃進誓書義仲大悅與良馬人各一匹自是北陸道悉歸  
義仲兵勢益強七日賴朝召足利俊綱於下野俊綱以子忠綱黨  
義廣不至賴朝使和田義茂擊之三浦義連及葛西清重宇佐美  
實政副之未至俊綱微桐生六郎斬俊綱而降義茂馳使傳首於  
鎌倉並縛送六郎賴朝惡其悖逆即誅之梶原景時使傳首於  
所領地赦其妻孥還與宅地及資財十四日遣使奉金鎧於大神  
宮二十日城長茂奏言北國悉屬義仲無應募者二十八日遣左

馬頭平行盛薩摩守平忠度率數千騎援通盛熊野僧徒塞鹿春  
山應賴朝遣權中納言平賴盛討之冬十月三日宗盛令維盛擊  
賴朝進次近江十六日遣加賀守平爲盛討熊野僧徒十一月五  
日賴朝欲遣義經等於遠江禦平氏佐佐木義秀曰十郎藏人駐  
軍尾張足以禦之何必發兵乃止維盛亦不果進六日雨而井調  
二十日通盛行盛無功而還京師經正留若狹二十五日上高倉  
中宮號曰建禮門院十二月五日皇嘉門院崩是夜葬皇嘉門院  
十三日移法住寺殿於蓮華王院側法皇徙御焉秋冬大風洪水  
是歲客星見炎旱饑饉民多死亡朝廷不能賑給議使京師富戶  
割財以救窮民時諸道多叛平氏兵革繼興平氏乃遣將追討而  
糧食不給所至奪資賦掠民財或謂官使課責百姓徵歛暴酷國  
郡大苦法皇聞救賴之方右大臣兼實對曰夫人人事失於下災變  
見於上人君宜廣召卿大夫使面陳謬言也國以民爲本本搖則

國何以得立頻年炎旱禾稼不登而出兵四方課疲瘵之民責芻  
糧之供加之修造東大興福兩寺百姓嗷嗷無所息肩豐年猶不  
能堪況於凶歉之運哉今欲銷天譴濟人物在新賴與德化自古  
禘祀之法效驗不一雖朝廷已行非尋常薰修之所能回移也宜  
特發幣使告大神宮及所崇敬諸社又選顯密僧精修秘法懇禱  
苦請則咎徵何不弭矣若夫當今之時欲行德政而征討未可輒  
已土木亦難廢也然國帑民耗縱獲賊首亦無益耳宜小存寬恕  
以從民心也而若其征討則專委之將帥但料給糧食務省冗費  
庶得息民怨焉土木亦宜爲之節限以施惠下之仁也夫訟獄者  
明王之所慎宜申救理官審辭訟錄囚徒究窮情僞務處平允也  
以災異行肆赦比例極多矣寬弘中以客星見原釋囚徒立消妖  
氛是其令典之可從者也若大神宮司所訴及諸寺之惡徒懲其  
首謀餘皆洗雪與之更始則庶幾回天意而享靈貺法皇不能用



壽永元年壬寅春正月二日寅十六日罷踏歌節是月京師飢疫盜行火百姓棄嬰兒死者盈巷二月八日先是熊野別當湛增率兵入伊勢毀伊雜宮將犯大神宮和泉守關信兼擊卻之時源賴朝已據東國大中臣能親貽書賴朝曰湛增壞神社掠神寶入三宮神地火民屋奪資財古今未有之變也方今源氏再興之日宜存敬神之義矣賴朝驚曰湛增送款于我何爲如此吾必有所處焉至是自作告神文述掃蕩國賊匡正朝廷使神事悉復古典及改修伊雜宮調進神寶之意遣使奉神馬砂金令神主致祈神主等憚平氏密致祭告朝廷亦應神主等背公家爲源氏致祈下院宣禁私致祈禱者十四日時賴朝妻有身三浦義澄因請有伊東祐親賴朝許之義澄大悅使祐親詣幕府謝罪祐親嘆曰我何顏而復見賴朝乎遂自殺初賴朝流于伊豆祐親之子祐清知其非常人私善遇焉祐親將殺賴朝祐清告其謀避之賴朝深德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四十八

祐親之死賴朝召祐清曰汝父之罪吾猶欲宥之汝德于吾吾將重賞汝祐清曰父已遭害吾何面目事君且吾保君豈望後報哉宜速斬吾不然請放吾吾必爲平氏射君賴朝曰吾不忍殺汝且一人去就何與於勝敗之數汝疾去屬平氏遂放遣之祐清乃奔京師從平氏三月二十日夜盜竊登御座劍夏四月十一日平貞能攻菊池隘直于雲上城不利貞能築長圍絕糧道遣使遠近收兵糧催督苛急百姓大苦隆直糧盡而降時東北不復輪軸賦西國糧餉悉爲貞能所收錄此京師大飢道殣相望盜橫行十四日法皇幸延曆寺慶金泥如法經於日吉社京師訛言法皇敕僧徒討平氏平氏將士皆聚六波羅分兵衛皇宮十五日遣重衡帥兵迎法皇又訛言重衡擊僧徒僧徒駭擾鳴鐘聚兵法皇從臣皆失色已而知其妄乃還五月十九日以延曆寺僧永雲顯異送以仁王子及源仲綱子於義仲所流永雲於薩摩顯異於土佐義仲

迎以仁王子造宮越中宮崎奉之號北陸宮二十七日改元六月五日賴朝下書於熊谷直實復久下直光所奪地令世地頭職直實平貞盛之後也祖盛方嘗侍北面坐法誅時父直貞尙幼與乳母亡至武藏依小澤氏及長瞻舅過入熊谷鄉有巨熊爲害鄉閭患苦之相共定約曰能殺熊者立爲黨長直實年十六入山殺熊鄉人喜爲私黨旗頭因以熊谷爲氏直實幼失所怙與兄直正育於姨夫久下直光家直實慷慨剛直嘗代直光番直京師等輩以代人輕侮之直實不堪抑屈不請直光而仕中納言平知盛直光怒奪其所有地直實還鄉會賴朝起兵直實與大庭景親等攻之後降賴朝賴朝攻佐竹秀義直實與平山季重等赴之先登斬獲其功居多至是賴朝褒異之十二日帝御大內遊祇園神興十五日還閑院二十八日攝政基通罷內大臣秋七月十一日以法皇修孔雀經法免輕囚八月十四日尊準母前齋宮亮子內親王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

皇后九月十五日北征官軍還京師曰北地寒甚不能爲戰實怖義仲也二十五日宗盛遣池家綱於土佐殺賴朝弟希義家綱至希義所居告之希義曰我爲先人日誦法華今日未終課汝暫緩之家綱許之希義徐誦經二卷畢自殺冬十月二日帝御大內遣檢非違使蔡京中民毀屋鬻之三日以大納言平宗盛爲內大臣宗盛至拜賀曰儀從甚盛時東北諸源將入京師宗盛不以軍事爲意華麗自誇時人譏之二十一日御禊節旗無故折有狂人入御膳帳十一月十四日北條時政不告賴朝而歸北條初賴朝有愛妾龜託伏見廣綱家時政妻牧氏知之告政子政子性妒悍即使牧宗親毀廣綱宅驅逐其妾妾走依大多和義久者家賴朝聞之託事從義久宅召宗親而罵之詰問宗親歎服賴朝起截其髻曰何不密告我時政聞而耻之不告而走伊豆賴朝大怒謂梶原景季曰江馬恪謹必不從父汝往視之江馬義時也還報曰在

賴朝喜召義時曰汝可託我子孫者已而事釋時政還鎌倉被親任如初尋流廣綱於遠江其憚時政如此牧氏時政繼妻奸而黜時政尤畏之先是政子生男是爲賴家立爲世子北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收人心以自固二十四日大嘗帝即位至此三年始行之世皆謂爲不祥十二月二日還關院

二年癸卯春正月十一日檢非違使平知康捕群盜十九日修最勝光院入講薦先帝冥福著爲式二月二十一日觀法皇子法住寺殿二十七日內大臣平宗盛罷是月法皇敕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撰千載和歌集三月二十三日雨雹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志水冠者義高義仲曰欲使女事吾兒則可欲妻之則不可信光怒曰吾甲斐源氏門閥豈在彼下耶適議之賴朝曰義仲既破長茂威震北陸釋言討平氏其實通謀宗盛欲妻重盛孤女賴朝大驚會行家來鎌倉請曰我與平氏大小八戰多亡士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二

卒顯得一小國以吊死者賴朝曰與兵以來幸爲義徒所歸遂得領十州若彼義仲亦自取五州公宜抗厲威武自爲管國之計賴朝安得私國邑哉行家愠以千餘騎去歸義仲賴朝曰鄰人與義仲合送款平氏此勦敵也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植口兼光今并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沈思久之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而與同宗交兵若入笑何乃引兵避之越後賴朝至白井坂聞義仲引去亦退次武藏遺天野遠景岡崎義實言義仲曰平氏罪惡貫盈朝廷命我宗討之當日夜赴命而十郎藏人私搆兵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則請速逐平氏否則得發貴息爲子二者不聽則將以八州之卒與子相見義仲謀之將佐小室忠兼曰避而示屈蓋慮大功不終也今不從其所欲則東北新啓戰鬪且始何暇討平氏哉將軍固無異謀則不如亟令御曹司質也兼平曰君聞大藏之事乎佐

殿豈終釋然於君哉不若蚤絕之義仲從志兼言遣義高爲質乃報曰不知藏人與公有隙亦非通信招致唯因存宗親之好任其來投館殺而已寇敵未除何蓄異圖藏人於我亦叔父義不可遣從命送兒息幼駭未辨東西義善視之至於方面之寄則義仲在焉勿過慮義高時年十一海野幸氏從之義仲悉召諸將妻三十餘人謂之曰右兵衛佐徵實於我拒而不致其必來擊然則汝曹夫婦阻命於鋒鏑故我割愛質兒鎌倉也衆婦皆泣而謝賴朝携還鎌倉夏四月五日以大納言後德大寺實定爲內大臣九日奉幣伊勢以下十六社禮兵禍十七日遣右近衛中將平維盛中宮亮平通盛左馬頭平行盛參河守平知度但馬守平經正淡路守平清房等爲追討使將畿內及紀伊伊賀伊勢尾張參河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豐前豐後筑前筑後大隅薩摩等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四

謂野景久曰平替源興盡降未曾景久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入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盡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諸將將發往辭宗盛繼仗窮極綺靡及發軍無紀律行且縱掠百姓愁苦義仲聞之遣其將仁科守弘林光明倉光成澄匹田俊弘等於越前越後山城平泉寺長吏齊明率徒屬一千餘屬之越城南界荒乳山中北連杣尾木邊東接越之白峰西至三國港北陸道第一要害填木石塞日野河河水盈溢道路如海維盛等至而不能攻乃陣岩神山相持數日二十六日遣參議源通親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齊明聞平氏軍甚盛遂懷貳密射書平氏營曰我爲木曾所驅迫不得關公等公等欲拔此城夜遣人城東填堤決流水立涸矣平氏大喜夜發步兵決堤水果涸二十七日維盛等

應舉進攻齊明迎降、城兵不能禦、退保河上城、平氏追尾、令齊明前驅、乘勝遂陷諸城、迫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爾斬之、長驅定越、前五月二日、維盛等進入加智、義仲兵退、扼安宅渡、撤橋拒守、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濟、義仲兵射殺三百餘人、後軍繼濟、義仲兵卻走、平氏追擊、國人井家範方還戰而死、餘眾脫去、維盛等進拔林富樫二城、報捷京師、加賀悉屬平氏、義仲兵告急、義仲大驚、齊明告維盛曰、義仲在越後國府、如聞我軍連勝、定越前加賀、則必悉兵來矣、若入越中、恐爲巨害、宜急遣兵備原之險、塞其進路、維盛乃遣盛俊將數千騎赴之、進比至、般若野、義仲使今井兼平率六千騎來攻、既已、輪寒原入越中、九日與盛俊戰、自卯至未、盛俊兵死傷者二千餘人、夜還加賀、維盛將攻越中、遣通盛知度帥兵三萬赴志雄山、自帥七萬赴礪波山、義仲聞之、發越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六

入越中、屯國府、聚兵得五萬餘、至無動寺、簡兵器、勒軍士、命大夫坊覺明作文、祈赴白山社、進至般若野、謂將士曰、彼眾我寡、彼若踰礪波之險、擊我平地、非我利也、吾當進據山北、麓彼必陣、猿馬場以待我、我分兵南北並進、擠敵於南崖、麓不克矣、乃先遣保科黨據北麓、平氏望見其旗、曰、我軍既據志雄、斷能登路、彼僅扼東面、吾將使彼費矢鏃、乃進陣猿馬場、分兵十萬、自礪波志雄二道並進、將入越中、義仲謂兼平曰、橫田河原之役、我以三千破敵四萬、今我五萬、彼十萬、以一當二、且敵軍遠來疲弊、以逸待勞、可一戰而破、乃分兵爲七隊、遣行家等諸將分道俱進、自將精兵三萬、渡小矢部河、屯殖生旁、有神祠、問州人曰、八幡社也、義仲悅、亦令覺明作文、禱時、有白鳩翔旗竿上、義仲下馬拜伏、進陣黑坂、與敵相距可百餘步、義仲先出弓手十五騎、放矢、維盛亦如之、遞番相繼、互倍其數、義仲欲乘夜襲之、故緩其期、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

暮、萬人鼓譟而進、義仲驅牛四五百、纏拒於角、策而縱之、軍士從其後、譟噪衝突、震動山谷、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萬八千餘人、積屍填谷、義仲乘勝追之、逼明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阿田親義來擊、知度舉刀斫其背、貫墮、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圍、親義從騎來救、重義奮戰益力、互相殺傷、知度度不可脫、自刃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義仲獻鞍馬二十隻於白山社、適聞行家不利、自率騎四萬馳赴志雄山、平盛俊聞之、逃去、平氏植旗佐良嶽、收散兵、盛俊會之、義仲不復窮追、轉入加賀、陣平岳野、兩軍休兵、馬相持不戰、二十二日有雲如紅、旗見西南、詔減服御常膳、二十五日、維盛偵人獲義仲笏者、笏者給曰、今夜將來襲、曰、大風暴雨、安得然、曰、木立林中有一古祠、欲取其材爲炬火、以照攻路、維盛懼曰、吾當扼安宅、乃夜引去、適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八

雨如注、河水大漲、溺死者千餘人、二十六日、至安宅、斷橋據守、二十九日、奏神樂、內侍所三夜祈靖、亂六月朔、義仲合行家軍、進至安宅渡、時水濁不見底、敵不得濟、林光明縱鞍馬十四匹、淺深水、僅及馬腹、馬突入平氏陣、衆以爲散兵之所亡、畠山重能曰、不然、是敵試水也、想敵必在近、重能乃與弟小山田有重登篠原岳、敵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遙望敵營、謂兼光曰、兵幾何、曰、不過三百、曰、其將爲誰、曰、畠山重能、義仲曰、是關東精銳、汝宜爲先鋒、摧之、兼光乃簡兵百五十爲魚鱗陣、直衝其陳、殺敵二百餘、自亡百騎、兩軍交綏、根井幸親以二百五十騎、當篠原、景高五百騎、搏戰甚急、兩陣死傷殆盡、幸親射中景高馬、景高墜馬、幸親亦下馬、短兵相接、景高刀折、幸親以爲乘入之厄、非勇也、乃投刀相搏、遂斃之、維盛等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股野景久自呼而鬪、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久

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敗棄器械輜重而走齋藤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避之實盛搜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軍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實盛時年七十三義仲復追西軍平盛綱等十餘人死之倉光成澄迫瀨尾兼康擒之僧齊明以五僧馳突義仲兵生縛之伊東祐清力戰而死維盛壯士高橋長綱等戰死維盛逃至篠原義仲追覺至成合竝松大敗之斬級一千七百餘維盛從間道逃還義仲釋兼康兼平諫曰兼康膽視異常不殺必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

爲後思義仲不聽此役也平氏失七萬餘騎二日藏於諸社三日奉幣伊勢已下十社禱兵有利法皇幸日吉社五日還宮十一日使祭主禱靖亂於大神宮法皇使一千僧轉讀藥師經於延曆寺法皇召群臣議防禦之術權中納言藤原長方曰自源氏稱兵勢日猖獗官軍數敗不可復支國家之急未有如此者也昔漢氏困於匈奴力不能禦則議和親以緩難可謂達權矣少枉朝憲與喪民命其利害輕重爲如何宜早遣使赦其罪以救一方也不聽十二日帝御大內避祇園神興十五日還關院十八日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地隆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貞能家貞之子平氏特以爲腹心法皇修百座仁王講於石清水以下十社二十一日遣使柏原圓宗寺成菩提院安樂壽院清閑寺山陵禱亂平夏旱秋七月朔帝御紫宸殿誤墜于南階密下又有牛升小板敷上又有狐襲御床八日

中外戒嚴九日金峯山多武峯僧徒與源賴政遺黨作亂義仲連戰皆捷將入京師自東山北陸二道竝進至越前國府與諸將議曰聞叡山僧兵險設設備我不得輒入京師如何而可覺明進曰臣嘗居京師熟知僧徒情僞設令平氏誘山徒略以厚利三千衆徒豈悉一心乎其間通志於我者未必無之請牒而試之義仲然之十日移牒延曆寺誘之乃發越前入近江陣蒲生待山徒報適糧乏乞之百濟寺寺僧送米五百石義仲悅予之村邑五所以資香火十九日宗盛所遣日吉社日藤氏以春日興福爲氏社氏寺宗盛願以日吉延曆爲氏社氏寺舉族崇奉罔敢失墮乃納佐佐木莊僧徒方得義仲牒猶豫未決會僧幸明來義仲營幸明覺明舊友也義仲召見曰山僧黨平氏拒我我牒之未報卿爲我往誘諭之彼若應我速舉火山上幸明往諭僧徒僧徒皆應舉火總持院義仲望見大悅二十一日宗盛使平資盛平貞能等將兵一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二

餘騎赴近江從宇治又遣平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既而多田行綱等四親京師宗盛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二十二日義仲以覺明爲前導渡湖登山進據延曆寺總持院宗盛使平知盛平重衡將二千騎赴近江從勢多聞義仲追京師皆引兵而還知盛以五百騎遇義仲前軍太田兼定等於勢田進擊不利乃逃還忠度又退次大江山平氏喪膽京師莫不駭怖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吾兵既殲敵兵將至唯西國可以避亂吾將奉院天子赴之權中納言知盛奮曰今日西走果能不死邪我祖桓武實肇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死則死於京耳致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法皇近臣密報曰平氏將以陛下西走法皇大驚夜潛與近侍數人幸延曆寺以圓融房爲行宮人莫知已而姬妾知法皇不在皆驚泣或報之宗盛宗盛驚悔二十四日震石清水寶殿廊是夜帝徙御法住寺殿二十五日宗盛遂奉



帝及皇太后皇弟維明西走大納言平時忠呼曰天子寶器懷勿遺失衆皆惶擾僅收神器而諸寶器多不及收盡御座劔亦遺之悉火諸第宗盛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近衛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教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右馬頭行盛及攝政基通平時忠等從焉權大納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赤旗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至七條大宮密謂從士進藤高直曰乘輿西幸法皇猶在京師爲之奈何高直昧御者廻車亦還走平盛嗣欲迫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盛嗣怒賴盛不來欲還擊宗盛曰妄國恩者不足責時維盛等未至宗盛恠問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耶知盛怒曰今纔出京未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四

一日離反如此故向勸固守京師而公不用我言今至此悔不死於京耳宗盛以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家屬在關東欲斬之筑後守平貞能諫止之重能兄弟從乘與至淀宗盛召二人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盡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近衛中將資盛左近衛中將清經左近衛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宗盛喜曰何後也維盛曰吾遣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望家子何獨否答曰聖焉而行終可庇乎衆相顧懷然經正少小入仁和寺給事守覺法親王親王甚眷愛之賜其所愛琵琶名青山此日齋返謁親王彈數曲叙別聽者莫不阻涕彈罷還琵琶於親王曰此器昔日之所賜常欲寶愛終身今將遠別身歿西海此器亦

隨亡是以奉還異日亂平得再奉謁請復賜之親王垂泣不能答經正遂作和歌辭去忠度亦還自淀潛抵五條見和歌師藤原俊成叙別出書一卷乃言曰忠度自奉教誨已來無時不謁見然比年以還天下鼎沸京師繹騷不得屢奉杖屨今天子播遷我家禍敗且及聞公向奉救撰集竊冀忠度亦以公之庇得留一首不意今日至于此若屬昇平必有其舉卷中或賜採錄而載一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倭成攪混許諾忠度喜謝而出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遣其集留別焉倭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先是宗盛聞多田行綱起兵斷河尻令平貞能往擊至則妄矣急引還途遇車駕乃下馬謂宗盛曰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曰縱赴西海果能不死乎敵知我走所在邀截死有餘辱等死則死於京師耳請速廻駕宗盛曰敵已在比叡山吾不忍委幼主女院於鋒鏑貞能曰臣獨還京乃還諸第皆燼矣乃夜詣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六

重盛墓曰君所死預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國恢復旦日發墓收其骨藏之高野山而西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爲歎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終夜奏樂誦經天明燒其官殿諸第航赴西海二十六日義仲與行家帥兵六萬分路入京師義仲從勢多行家從宇治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二十七日法皇還自延曆寺經織養廣先驅御法住寺殿二十八日召見義仲行家救討平氏二十九日下院宣於諸國討平氏時法皇欲賞義仲功以賴朝功大而恐其生怨欲待入朝同賞之則恐義仲逞忿下公卿議之權中納言藤原長方曰漢誅諸呂立文帝陳平爲謀主而周勃以戰功賞超陳平援以例之義仲賞可超賴朝而稽之故事將門之伏誅也哉定成功者秀鄉而戰關效力者貞盛也時以秀鄉爲功

第一、據此則賴朝宜爲首賞也、從之、乃以賴朝爲第一、義仲第二、詔賜義仲第千京師、賜行家法住寺南殿爲第八月朔法皇敕、義仲分兵巡警京師、自七條南河原、東至大和界、行家守之、遣中原康定於鎌倉召賴朝、六日法皇敕削平氏宗盛以下二百餘人官爵、獨不視時忠父子官、欲使之諱宗盛還神器也、七日義仲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叙從五位下、任備後守、並不悅、義仲以下、新除國守者三十餘人、十三日義仲改任伊豫守、行家改備前守、並聽院昇殿、世呼義仲曰旭日將軍、義仲長大哲美、然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爲京人所嗤笑、及錫命束帶乘車入謁、牛逸倒車中、揚手濺呼牛豎謬聽策牛、牛愈奔、愈不能起、及關牛豎救下、自前義仲固執、竟自後下、其鄙野率此之類也、十七日車駕至太宰府、太宰權少貳原田種直及菊地白杵戶次松浦等營行宮衛護、以原田種直爲筑前守、菊地隆直爲肥前守、時京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八

師劫盜充斥、法皇以爲北兵新至、未給糧食之所致也、公卿爲義仲等議軍餉之事、或曰宜權賜一國以充之、或曰宜給以沒官地、十八日法皇籍諸平故地五百餘所、賜義仲百四十所、行家九十所、行家奏曰、戰士屬臣者皆非臣家、臣私賞之、彼必不樂、請分臣邑賜之、義仲奏曰、戰功大小、唯將帥知之、第功行賞、宜在臣等、初平氏擅勢、諸藤公卿皆爲其所陵壓、領國莊園亦爲之削奪、故及其西室、諸藤幸之、爭希望國莊領、不以國難爲意、是日宗盛以下集誓廟爲和歌、管絃會、藤原景清擐甲執兵大呼疾走、發皆愕焉、宗盛召之曰、死生有命、興亡有時、假令戰無利、暴骨原野、爲士者、豈變平生之操哉、汝視今日之危、而失心乎、對曰、不然、願氏勃興於邊境、未一二歲使帝及諸君至此、極當是時、不講軍事、而事絃歌何也、夫和歌管絃者、治世之一技、而非今日之所先也、絃歌如今夕、一旦若有不虞、何以禦之、臣雖不肖、心期恢復、以故

不得不仲船中、久屈之膝、是以奔馳豈敢失心、公今而不峻壞名喪家計、日可竣也、公何不念之、辟淚並下一座默然、初帝之赴西海也、法皇詔平時忠、諱宗盛等還帝於京師、宗盛不奉詔、法皇憂京師無主、將有所立、而以無三種神器疑之、右大臣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無主、而曠位到今、兆民無所繫心、頃者盜劫數起、里閭恟擾、無主之所致、是宜早立主一也、平氏挾帝稱號、令吾無主而討之、師出無名、是宜早立主二也、祖宗之法、無劔璽則不得即位、按國史、繼體天皇即位前、稱天皇稱踐祚、及得劔璽乃即大位、與今事正相類、可以準據、是宜早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不早定策、何以塞亂源、而遏姦軌矣、法皇嘉納焉、於是議更立主、初以仁王子爲僧、奔越後、稱北陸宮、年十七、義仲奉以入京、師議者謂北陸宮年既長、亂離之際、宜援立以安國家、或曰法皇宜重登祚、或曰女主承統、非無故事、宜立八條院、法皇欲擇高倉帝諸子立之、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

二宮從帝在西海、三宮四宮留在京師、法皇卜二皇子、三宮吉、時法皇寵姬丹後奏幸夢、四宮出遊、儀如行幸、手執松枝、法皇意動、欲遣卜立之、乃召見二皇孫、三宮五歲、四宮四歲、三宮見法皇作啼不進、四宮即據法皇膝、法皇欣然曰、是真朕孫也、酷似故院幼時、因歎歔嗚咽、丹後從傍獎贊曰、大位當速決、弗可他議、義仲盛稱故三條宮功、請立北陸宮、法皇忠之、乃命僧俊堯撰義仲意、論之曰、國家典故、以繼體守文爲貴、今故院皇子二人、見在若廢本宗、求之庶孫、人神所不安也、卿其莫異議、義仲復奏曰、立君重事、非鄙人所敢問、然辱受咨問、敢不竭情、故三條宮憤平氏之專橫、欲拔陛下於幽厄、時命未曾殞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人心云何、法皇乃與攝政基通前關白基房、左大臣經宗議之、皆曰、不可、然義仲所議亦難違拒、宜再卜之、於是復卜二皇子及北陸宮、四宮大吉、三宮吉凶



相半北陸宮大凶議乃定義仲大怒曰以齒則宜立北陸宮以下則宜立三宮鳥得立四宮事既如此可不爲三條宮痛恨哉二十日法皇立四宮爲皇太子著袴於法皇宮即日踐祚於閑院攝政基通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右大臣九條兼實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後德大寺實定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通竝如故時人驚曰吾國始有兩天皇矣宗盛等聞之曰悔不並取三四宮來

論贊曰平宗盛挾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帝之與後鳥羽帝皆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法皇以爲京師立主平族絕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帝得以還也平族以爲帝我家之所出也奉還京師安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矣今彼既立主矣是逆廢帝名我爲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師敵然則海上之崩殆非法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一

速之邪當此之際使法皇有宏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以善處之矣雖然帝僅任衣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時子之果決固非法皇所能料則亦不如之何矣

賴義曰藤原兼實世所稱爲賢相者然在諸藤可爲巨擘賢則吾不知也如其贊立後鳥羽非有權時之略徒習見當時立君之易附會法皇之旨而利於源氏耳其所謂天下無主兆民無所繫心者似也雖然政在院中天子爲虛位久矣民心所繫在於法皇而已平氏挾帝及神器以爲奇貨固也然當時之勢與李氏之父爲虜逐而子立以繫民望者不同又與趙氏朱氏之兄爲虜囚而弟立以空敵資者不同孫爲外家所將去而祖父在也祖父再聽天下之政而徐處置之將無不可譬猶盜賊竊燈劫入子爲質不過欲免死急之則持緩之則舍爲當時計者明詔諸源曰今上平氏出於朕爲親孫不幸爲外家所挾併神

器在彼朝廷自有處分勿得私攻擊之詔平氏曰今上非汝家所得私況於神器苟奉還之當宥前罪給以活命之邑勿妄蠢動以重罪不奉詔當告祖廟致天討玉石俱焚源氏既有泄憤於平氏而平氏亦知其罪矣休兵就安兩不敢不聽奈何遽別立主以絕彼之望而資此之戰哉兼實以爲塞亂源返茲軌吾以爲開而導之也且誠欲還神器乎尤不可立主立主而求器器還則彼爲空主寧死不還其情固然兼實贊立主之議而不可無器即位非通論也且即位與踐祚相去幾何其所謂示輕神器於天下後世籍口潛竊不絕者其自道可也承久建武之事烏知非籍口兼實哉曰不立主則成平氏之勢曰成平氏之勢孰與成源氏之勢曰平氏之罪不討滅之可乎曰彼功罪相半者也奪其爵邑殺將覆軍縱保殘喘罰亦足矣必究之所如至無噍類是爲源氏復仇也且夫源義朝露刃犯闕幽囚兩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三

罪浮平氏平氏敵王所讎源氏子弟烏得仇視之適因其周旋以得宥死可謂有恩矣苟以此喻源氏安匠之一州以存舊勳以設鎌倉之所忌非計之得者乎平氏得安德之復嗣將死亦甘心況得全活之所乎或其冥頑不回挾質乘勢要求不已乃赫怒絕之然後別立主命源氏整軍臨之而責還神器則天下知其不得已焉而誅伐之權歸朝廷矣今鎌倉之兵殄殲其仇威被海內而朝廷傍觀又成其勢而資其戰終致失大權兼實不得辭其責也至其處賴朝義經之議爲可聽也然賴朝欲除其所忌何有於致命哉兼實爲賴朝所薦而法皇疑其阿黨非無謂也是法皇與兼實俱墮賴朝之計中而不自知也賴朝之薦雖曰從微望其實使其君臣相疑計議不行也使兼實清德大節凜然足以信其君而服姦雄之心則何必啖歟分疎如彼乎一置其計不能出脫故及有守護地頭之請不能力爭也是

而不力爭其餘區區所陳亦放飯流淚問無齒決之類耳及其患失寵於法皇則又欲容媚其嬖姬以自說其無特操如此宜乎其爲賴朝所賣弄也

青山延于曰當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藤原兼實勸法皇立後鳥羽帝其言以謂朝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爲處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原長風階當是時爲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聖輿使平氏之徒知法皇曠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過而還鑾與於京師哉萬一鑾輿不還有意外之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速立新主不知正閏所係何以異元魏孫騰說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爲兩統由兼實作俑可不哀哉山縣順曰孔子曰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今安德帝尚在而京師別立主是有二王也其悖理亦甚矣易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六

道也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夫民有二君天下何以能定乎  
戰、

義仲以義不行大忿恨自是漸驕恣部下兵縱橫京師損害院御領以下公卿莊田掠略民家資財京師騷然時義仲聞法皇召賴朝不悅將發兵拒之法皇欲賜義仲上野信濃二國以明其掠暴使賴朝義仲和解乃諭其意於賴朝九月二日法皇遣參議藤原脩範于伊勢奉帶大神宮祈滅平氏十五日法皇幸日吉社行家奏曰平氏頻寇綠海鈔盜貢篋攻入備前部兵單弱力不能禦臣願往擊之法皇許之義仲奏曰行家勇則勇矣然屢致敗衄宜更選其人十九日法皇更命義仲討平氏手取御劔賜之時刑部卿藤原賴輔兼豐後國司遣子賴經綜理國務聞平氏奉帝入太宰府遣使謂之曰法皇敕討平氏汝速與國人擊之賴經告之國人緒方惟能惟能乃移敵西海將士於是白杵戶次松浦黨皆應獨

原田種直菊地隆直屬平氏惟能遣子野尻惟村謂平氏曰法皇有敕臣不敢不從請勿留西國權大納言平時忠出見怒謂之曰汝諦聽我言夫我君天孫四十九世正統人皇八十一代天子高倉帝嫡長子天照皇大神之所幽贊且傳國劔璽正在于茲向東北兒徒等爲賴朝義仲所誣誤不辨向背屢拒官軍自速禍滅汝輩去順效逆是何心哉且若鎮西人士則趨走關庭近承天澤今忽被衆豐後誑惑對捍王師天討奚道當此之時汝輩翼戴王室戮力討賊一旦大駕還宮悔無所及也惟村歸報惟能不聽犯太宰府平貞能菊地隆直原田種直等防戰于博多不利宗盛等率帝奔箱崎公卿官人徒步從焉自箱崎遷藤原秀遠山鹿城令隆直野大津山關隆直逃去種直耻屬秀遠亦逃或報惟能以兵十萬至宗盛奉帝航海走豐前柳浦調宇佐宮祈恢復左近衛中將平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死舉族悼惜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八

知盛管國長門目代民部大輔紀光季獻材木百餘船乃赴讚岐屋島光季曰此地可以拒守矣乃築壘駐蹕菊地胤益取材阿波進行宮及第宅阿波人田口成良以千騎來附且爲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乃以成良爲阿波守宗盛令教盛成良等帥兵船五百奔諸國海船屢攻山陽道縣勢日振二十五日中原康定還京師賴朝因奏三事其一曰頃年平氏當國橫奪神田寺戶是以神佛降威罰國族奔亡固非臣之力所能致也宜還田戶以報其功德其二曰王公卿士莊園爲平氏所掠者案堵如故攘禍召福無如弱入之愁怨今臣亦利彼地此與平氏同轍也願廷議擇其宜其三曰平氏黨類棄逆歸順者縱有罪當死宜從未減臣竊雖罹刑網而幸蒙赦宥是以能得敵王憐以效今日之功今縱其刑宥其死則安知後來不復賴其力哉輕重之權宜在朝廷處分公卿皆想望賴朝風采爭問狀康定言賴朝軀矮而面大然舉止詳

雅言語明晰，非義仲比也。是月，法皇始修兩部大法於金剛峯寺。新羅禍亂，冬十月四日，義仲發京師，懼僧齊明復叛，臨發斬之。賴朝遣使奏謝曰：「臣若引眾赴召，藤原秀衡佐竹隆義必窺其後，乘虛掩襲，且數萬衆，一旦入朝，則恐擾都下。」九日，新主敕復賴朝本官右兵衛佐，召致宿衛京師，遂不朝。義仲以瀨尾兼康嘗食備中瀨尾命爲軍導，進至備中舟坂山，兼康給曰：「臣請先入國具芻糧。」義仲許之。兼康與子兼通先進，途呼倉光成澄給曰：「吾嘗爲君所擒，而君能活我，我今得還瀨尾君之惠也。」賴朝尾膏腹，君何不以功請之，成澄請而得之，與兼康俱進。至和氣渡，兼康又給曰：「請先入瀨尾告衆，乃留成澄於佛寺而去。」十二日，潛聚兵十餘人，夜襲成澄殺之。令國中曰：「兼康還國，何不從我？」義仲國人來會者三百，乃設寨福輪寺，留兵守之。自據板藏城，成澄兵逃還告變。義仲大驚，即夜發舟坂，遲明至三石，遂入可與鄉，敵已斷道，乃召土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八十

令鄉導從間道進襲福輪寺，敵驚潰，乃進攻板藏。兼康棄城逃，兼通肥大不能走，兼康還救義仲，悉斬之。退陣萬壽莊。十三日，京師雷十四日，京師地大震，法皇救平氏所侵，奪東海東山二道諸國貢稅及神社、佛寺、王臣家領莊園各還附本主。令賴朝校勘之。然憚義仲不下，敕於北陸，閏月朔日有食之。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平重衡、平通盛、平教盛以兵七千戰艦二百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戰，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盛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邀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以下十三人。西風暴急，舟皆漂蕩，北兵不習水戰，皆仆舟中。屬日飢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三百級。備中悉屬平氏。義仲欲進攻屋島，適聞賴朝遣弟義經帥兵數萬入京師，引兵而還。法皇遣使止之。義仲不奉詔，十五日遂還京師，以

備義經乃奏法皇曰：「水島之戰，平氏雖一旦獲利，勢不能久。山陰道兵士多在備中，足以禦之。陛下勿復憂之。」義仲與行家竊謀奉法皇赴北國，行家有寵於法皇，密告之。法皇驚，遣法印靜賢諭義仲曰：「聞卿將挾朕有所行，又聞不俟朕命，舉兵赴關東，所聞如實，則不知卿意欲何爲？」義仲奏陳曰：「臣有二怨於陛下，一怨召賴朝臣以爲不可，而不納臣言；又向下東海東山諸道，宣旨曰：『若有違此宣旨者，追討一從。』賴朝之命是實，臣之遺憾，臣欲赴關東釋怨於賴朝耳。至如奉乘輿臨戰場，固無此事，不知陛下從何得此飛語？」臣甚懼焉。請奉敕討賴朝，賜一行書以示東國之將士，是臣之願也。靜賢既去，義仲以爲行家泄之，乃遣法皇宮就靜賢及高階泰經奉誓書而奏曰：「謹構臣者，必臣親族，願得其人，甘心焉。」法皇慰諭曰：「所聞道路之言，非出於卿之黨，朕固不之信。莫以介懷。」義仲又奏，向下賴朝宣旨，暨御敕書，若非出聖慮，請推安奉行之人，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八十二

聽義仲兵士刳割滋甚，人民愁苦。法皇亦密備之。十一月朔，日南至，九日平重衡將三百餘騎與惟資戰于東川，走之。法皇遣主典代景宗諭責義仲曰：「卿雖固陳不反，人已證之，何以自明？朕往命赴西海，卿稱備源九郎，稽緩不發，豈非欲謀不軌乎？事無其實，速赴西海。」義仲對曰：「謾謾繁興，幸被勅還，臣無異志，已明之於誓書。」復何所陳？承西征之命而未發者，實恐賴朝代官率數萬衆入京師也，使其不入京師，則可赴西海也。法皇申救義仲曰：「賴朝將有所奉獻，是以使人入京師，所率亦不多，明無他故。卿勿猜疑。」義仲心雖不悅，不敢技指，又遣檢非違使平知康諭以踐部下。義仲待接候，言辭不遜，謂知康曰：「輩下兒童，呼卿稱鼓判官，卿豈爲人所制乎？何故得此名？」知康慙悲而歸，奏曰：「不除此賊，京師不安。」靜宜急徵兵討之。法皇素惡義仲所爲，深然之，倉卒定計，不得與廷臣議，乃命知康掌軍事，就法住寺殿修戰備。詔天台座主明雲、圓

城寺長吏圓慧徵兩寺僧兵餘皆市井無賴之徒應募而至者二萬餘人掛諸佛畫像於宮四垣以爲壓勝見者知其必敗又欲潛遷帝於法住寺殿以問右大臣兼實對曰臣聞凡人臣有罪則當察其輕重據法論決而聚兵殿陛之下相與爭雄可謂王者若臨之法乎然義仲不奉命亦非無謂以臣揆之宜遣使者驗其狂悖之狀因察浮言之所由若得主名則執以附法義仲或順服何煩征討臣又聞義仲之欲拒戰特惡東兵之衆耳陛下若使之滅兵馬義仲必發彼既出京則逼迫之患除而朝廷得徐制之於外矣今計不出此而欲遽奉主上遷他所臣知其必不可也法皇不能十八日新主潛幸法住寺殿戒嚴義仲聞之怒會將士言曰吾首應義舉讓逆臣於西海豈非曠世之功乎然有何罪俄見誅罰方今東西路梗餽運不繼我以五萬士馬留衛京師然官不給芻糧軍士殆至餓死若不剽豪戶何以生存且軍國所資者馬也

故刈近郊禾麥以飼之皆出不得已然未嘗敢抄掠皇人也貴賤雖殊饑渴切身一也牛馬雖強無食則不爲用事有權宜何拘拘于茲是皆鼓之所爲我將擊而破之乃起擐甲叱左右急進隨口兼光今并兼平切諫曰今以私嫌構怨至尊神明必罰之宜束身詣闕降其修怨於知康亦未晚也明公熟思之義仲性剛復自用所欲必遂謂兼光等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嘗知有所謂降者即降吾反爲鼓所擊殺耳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與其敵匹夫寧敵國王勿爲賴朝所笑乃分兵爲七隊十九日進圍法住寺殿使兼平率三百餘騎向瓦坂自帥四百餘騎向西門知康踞牀抽矢然幹轉答曰我一發穿賊頸矣義仲兵薄宮門知康左持鉞右執金剛鈴登垣翔舞嬉笑遙見義仲大罵曰古者讀宣旨則枯木吐榮飛鳥自墮今雖叔世天命未改汝何爲者執弓矢抗至尊義仲大嗤麾兵而前適北風猛烈兼平乘風放火炎焰灼天知康望見大

懼踰垣而走手猶持鈴鏘鏘有聲義仲兵呼曰持鈴者首謀也衆競赴之知康狼狽棄鈴逃去衆素不習戰又失統御遂大奔潰死者百餘人明雲圓慧亦爲亂兵所射殺藏人源仲兼戰敗而走仲兼從士有加賀房者以其馬驕悍不能控制易仲兼馬騎之比至瓦坂遂爲敵兵所殺仲兼僅得脫既而仲兼從士信濃二郎源仲賴爲敵所遮不得從行適見一馬鬣血悲鳴道側乃仲兼所乘也仲賴以爲仲兼既戰死悲泣慷慨呼執腔問曰馬從何處來曰自瓦坂仲賴曰彼則主人之歸也我與彼戰死同轡大呼曰主君既戰死吾用生爲射斃三人斫殺二人又搏一人交刃而死法皇御腰輿從南門出輿夫中矢死近臣呼曰此法皇也賊乃從之攝政基通五條新主御船避兵官地戰爭射之近臣呼曰此國王也乃從之皇母七條第公卿官人皆爲亂兵所裸剝刑部卿賴輔等赤體逃去二十日義仲舉圓慧及明雲首于六條河原僧行清竊

取其首皆火之藏骨高野山安倍泰親嘗占明雲曰以陰陽占視之明是日月而下被雲障不祥明雲後問藤原通憲曰身亦有兵仗之厄乎通憲曰有之或問何以知之曰公身故應無傷害之異而今問如斯是乃其兆耳果如其言聞者嘆曰此人嘗與快修爭座主擄兵斬四十餘人其及也宜矣論贊曰圓慧法親王與天台座主明雲抵法住寺殿以赴法皇之難竟爲亂兵所殺明雲亦同其死夫既出家歸佛固無臣子之分釋氏絕滅天倫雖不赴君父之難誰有非之者哉然天理之存於人心者有時而明一聞其難有所不忍故冒犯矢石以赴之若法親王可謂能存天倫之義者矣世有居臣子之職而求苟免者豈非無君父之徒歟聞法親王之風亦可以慨然矣是日義仲徙新主于關院二十一日義仲謂法皇罷攝政基通內大臣後德大寺實定以權大納言藤原師家爲內大臣攝政先是



前關白基房女有殊色基房鍾愛之以女御皇后自期義仲通娶之因欲以妻兄權大納言師家爲攝政然大臣無闕乃與基房謀觀基通攝政借後德大寺實定內大臣以師家任之二十八日義仲罷法皇親臣中納言藤原朝方參議藤原基家太宰大貳藤原實清大藏卿高階泰經參議平親宗右近衛中將源雅賢右馬頭源資時肥前守源康綱伊豆守源光遠兵庫頭藤原章綱越中守平親家出雲守藤原朝經壹岐守平知親能登守高階隆經若狹守源政家備中守源資定左衛門尉平知康等文武諸司諸國司四十九人官職義仲既得志多言將士曰天下事吾所欲爲汝曹爲公爲卿各從其所謂願吾爲帝則帝幼童也吾不可復爲童爲院則院老法師也亦不欲爲法師惟視攝政年齒相如事體相宜吾欲居其位自今以後汝等宜稱我曰攝政殿兼平諫曰夫攝錄者大織冠之裔世居此職佗姓斷無任之義仲曰然則爲判官代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八十八

兼平曰此非好官義仲低回久之曰我得之爲院御既別當縱馳良馬不亦快乎遂自爲別當義仲自幼置陸北鄙雖容姿可觀學止朴野時人傳其事以爲笑時義仲令衆防衛法皇過絕內外藤原通憲季子參議脩憲變服爲僧給守者入謁法皇始知圓慧明雲之死京師苦其暴掠也又思兼平氏先是行家將騎三千往擊平氏二十九日取路丹波至播磨教盛重衡等以一萬騎待於室山分爲五陣教盛居後行家至四陣伴北行家衝教盛陣教盛縱兵奮擊四陣合圍大破之斬首百八十級行家大敗走和泉山陽南海十四國將士稍爲其用十二月二日法皇亦使義仲撫諭諸平故地并割藤原氏領邑以悅其意基房一日召義仲從容喻曰卿未聞朝廷之尊乎夫皇帝神明之統天地鬼神所擁護百世歷歷以至於今一有輕蔑悖慢者莫不立亡滅今如平清盛把握朝權二十餘年劫遷法皇陵寢宸極罪惡實盈天奪其命國族奔竄

寄身西海亡在旦夕卿速奉還車駕悔過易轍則庶乎得免禍義仲領之十日移于法皇左馬權頭大江業忠六條西洞院第稍輟兇暴弛所錄廷臣之防禦義仲逼調院宣討賴朝法皇不得已許之是日義仲辭左馬頭十三日叙從五位上十五日法皇以義仲請就藤原秀衡討賴朝二十一日賴朝贈藤原延曆寺招之僧徒應焉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五日蛙與蛇鬪於鳥羽宮南門外蛇死自賴朝起兵東國不輸正稅者三年賴朝令範賴義經護送適出義仲叛駐兵尾張院北面橘公朝往鎌倉告變賴朝驚曰義仲果反何不救賴朝討之彼亦曉將非朝官之所能制也且知康不激變彼亦何以至此法皇親信此輩不明甚矣知康欲見賴朝謝罪亦至鎌倉賴朝惡之命將士勿爲通知康大愧賴朝遂命範賴義經大發兵討之抵伊勢宣言糾察東海東山二道不還莊士於本土者先是國中皆苦義仲兵士橫暴擄鈴鹿山而應賴朝與義仲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九十

家兵相拒義仲又遣兵擊之是時流言室山水島之戰平氏累捷將入京師義仲以爲腹背受敵我事不復濟矣乃欲與平氏講和共擊賴朝作書遣宗盛及二位尼且請得其宗女爲妻宗盛喜欲許之知盛諫曰義仲讐敵也向爲彼所逼以至于此今復與之和賴朝謂我何且天子在焉彼若卷甲戡兵乞降軍門則許之何講和之有公宜以此意答之宗盛從之義仲曰源平匹也奈何出降齋藤器曰古人不可以成敗論也天下固有成於幸而敗於不幸者矣皆時使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豈以敗損苟以成敗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爲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讐積怨宜銘肝肺即不能一

學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重肩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若卷甲戡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嘆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爲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爲平氏也自爲也此時義仲生歟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忘平生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寇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尙以其竟敗故歸罪則賴朝之責平廣常必謂之敗而南朝之納足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賴朝舉手之初八州豪傑未集而廣常首歸之爲賴朝者將欣然迎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九十二

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直冬及清氏氏清皆背其君父而來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賴朝成而南朝敗者何也今知盛與賴朝同其義而其成與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敗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賴朝則是於知盛則非同一適機之事而於南朝則非於平氏則是此亦不通之論也

是冬賴朝殺上總介平廣常廣常素多兵馬恃功驕恣三浦義澄卒賴朝於三浦廣常應召來會望見賴朝據鞍長揖佐原義連勸之下馬廣常曰我家三世未償其禮遂不肯下宴酣與同崎義實乘醉忿爭賴朝積不能平漸疏薄之廣常亦稍覺之以賴朝雅愛重京師人薦其女婿前伯耆守平時家以自媚焉賴朝終不懌後命程原景時圖之景時與廣常博乘其不意急斬之子良常稱小權介亦被殺廣常嘗納甲一領於上總一官至是祠官告之賴朝

意其有異遣人取之中有一封書折閱則皆爲賴朝祈靈祐之語也於是始知其寃大悔赦其弟天羽直胤相馬常清後及賴朝朝京師奏法皇曰有上總介平廣常者素多兵衆臣建義之初召充義旅數立大功然常謂臣曰方今盤據關東誰敢圖之何勤勞王事之爲臣竊懼若不良之徒天譴將及故前已戮之臣至誠奉君以身殉國以是察之蓋以廣常雄傑有聲望特舉以藉口焉是歲關東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千八百九十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安徳天皇下

壽永三年甲辰後鳥羽院元暦元年春正月朔帝在屋島罷朝拜諸節會夜

京師大風雷將軍塚鳴動是時平氏奉帝發屋島城攝津一谷以生田森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南瀨海兵船鱗次海面北貢山崖壁牆立人馬不能過曰鶴越山陰山陽南海西海諸國豪傑望風來降唯豐後緒方伊豫河野二族不來六日木曾義仲叙從四位下九日宗盛請和法皇下議義仲議義仲不可十日法皇以義仲爲征夷大將軍法皇厭義仲暴橫外視優獎內實欲藉義經等除之故有此授而義仲不悟大有得色十一日義仲奏以十三日發京師討平氏既而聞東兵漸進平氏亦大舉將入京師惶惑失措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八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八百九十六

七日行家叛義仲據河內石川城十九日義仲遣樋口兼光率五百餘騎擊破之獲首七十餘級行家走紀伊名草兼光追之二十日兼光未還義仲兵甚寡而東兵六萬既至宇治勢多矣先是東國流言法皇畏義仲避之西國賴朝大驚曰義仲若與平氏連和不易制也乃悉發精兵西上將士議曰近江有勢多山城有宇治敵必撤橋扼守不有駿馬何以能濟乃爭求名馬賴朝有駿馬二匹池月日磨墨梶原景時有龍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盡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

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

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軍馬無過磨墨者率而上高丘誇示於衆金子家忠稱贊不容口景季大悅已而高綱僕率池月至過丘下景季以爲所賜必範賴義經否則獻法皇也乃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愠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親原邪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乘公所賜乎高綱晒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厩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既人竊之矣後有資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軍進抵富士川崑山重忠次子田子浦已而有犬嘶聲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從者曰戎馬數千逸足亦多而公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八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八百九十八

言池月不亦泛乎重忠曰待焉言未畢池月果至範賴自勢多義經由宇治分路入京師義經自鈴鹿山進至伊賀義經召土人間路對曰自青田山至首落瀑是爲捷徑復問無別路乎曰有之過長田里經花園村至射神社傍笠置亦可也義經曰青田首落於行師之路地名不吉乃由射神社前進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本義弘將五百餘騎拒勢多根井幸親梶親忠帥三百餘騎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豫謀軍敗則取法皇奔北陸簡壯士二十人自從護法皇於西洞院第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柵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讎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器厩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懸於柵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

滋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直實子直家年十六繼父而進直實戒之曰橋架貼危我尙難之汝幼弱臂之核未堅宜俟聚兵至相憑而濟直家笑曰兒豈秋果乎何有核之堅脆大人每苦風眩宜須兒扶乃俱上架射直實射燈敵將藤太兼助射戰良久諸將未能涉義經欲觀諸將意議曰待水勢衰而濟乎將易路而由淀芋洗也畠山重忠進曰河流慄疾人所稱道非暴至者春時雲消水漲有增而無減治承之戰足利忠綱涉之非兎非神彼亦人焉爾重忠請爲諸軍試之言未畢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重忠繼渡幸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潛行水底大甲重親失馬而溺扶持投之岸上乘副馬而進諸軍繼濟義仲從弟長瀬義員出逆重忠重忠揮刀直進義員不戰而走幸親且聞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八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

且卻河口源三船越小三耶竝進追幸親幸親張左右手邀之源三小二耶進馬自兩腋抱之幸親勢持二人援小二耶帶投之沒泥淖而死源三據鞍不動幸親併馬投死之東兵避易無敢進者義經曰大將進戰不可由偏裨轍乃易道至橋小島令曰流雖迅而水淺汝從此涉先衆而進兵士繼濟義仲聞報大駭馳使奏法皇曰東兵已濟宇治請避之醍醐寺弗聽義仲乃至階下按劍睨目具謁頻趣幸宮中股栗法皇不得已將出宮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伏見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謁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越後中太能景津波田三耶者呼曰敵來薄何乃魯戀婦女皆自殺義仲曰是我過也乃率百餘騎而出幸親親忠欲散兵來合併其衆僅三百餘騎東兵既填滿七條八條法性寺柳原旌旗蔽空義仲望見謂從士曰我命在今日汝曹欲逃者去將士皆曰人誰無死食其祿者常死其事義仲悅乃督將士親自決戰當畠山重忠

等衝突縱橫冒陣出入者數幸親親忠等精銳一百餘騎悉皆戰死義經以三百餘騎奮擊義仲兵斷爲二東兵乘之戮射義仲大敗以殘兵七八十騎還至法皇宮近衛少將藤原成經閉門不內義經率猛銳十一騎連射義仲又敗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膳大夫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躍門下馬颺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爲奏之業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人指問其名卒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滋谷重助河越重賴玄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又問其所以來義經對曰賴朝聞義仲反遣臣範賴義經帥兵六萬分道來討臣既破賊於宇治而範賴未至然臣遣兵追賊義仲度已伏誅矣法皇曰餘黨侵軼亦未可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二

宜留警衛義仲且戰且走至三條河原敕使河原有直及弟有則率三百餘騎追迫大呼曰北陸道旭日將軍如何視背於敵豈獨不愧鑒源氏之家聲乎義仲迴馬奮戰有直兵潰散身被創遁走而東兵相踵來擊義仲從騎奮闘疾力死者亦多至是尙餘十三騎義仲乃欲赴勢多途經三條白河重忠恐逸義仲率衆追隔河遙呼義仲迴馬射戰有一騎兵還戰甚疾重忠問彼爲誰從者曰爲義仲妾賴繪重忠曰吾耻與婦人爭鋒然彼亦允物吾生擒之進擊其鎧袖賴繪急著鞭馬騰袖斷乃逸去重忠不復追賴繪脫甲戴笠被髮從義仲既而範賴率三萬騎自勢多進今井兼平屯臨分寺與戰未捷山本義弘戰沒義仲至四宮河原從騎止七人賴繪尙在範賴先鋒遠江人內田家吉以臂力聞望見賴繪問曰女耶童耶從者曰女子也家吉曰吾聞義仲有二妾皆勇健其一曰葵戰死彌波今日獨有賴繪吾當斬之乃進搏之挺刀將刺

柄給奮臂毆之刀墜乃誠之提首示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者亦終死誰人手也因諭柄給遁去曰臨死携女子人謂我何柄給請共死義仲強之柄給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栗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悅握兼平手曰吾嚮欲自裁於京師然欲與卿一面故崎嶇至此今兵敗力竭身亦被重創爲虜耻也不如自殺兼平曰名將忍死雪耻方今賴朝據東國平氏在西海而主公歸北國則天下三分鼎足並峙矣主公宜先歸越前兼平當留而拒之即收散兵得四五百騎既而東兵大至義仲將二河賴重率三十騎留之力戰而死一條忠賴等邇來攻擊義仲厲殘兵馳突潰圍者數範賴進兵衷堅於是義仲兵戰死皆盡所從止兼平一人而已義仲謂之曰我常懷薄德甚愧今日更覺重兼平曰雖何遠重豈主公銳氣摧折靡弱至是邪賴指栗津松原曰君赴於彼徐自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四

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曰我欲與汝同死將策馬俱進兼平扣馬諫曰主公體疲馬弱若與命於卒伍豈不貽羞乎義仲單騎向前林而馳日垂暮橫截水田馬驚蹶之不進義仲窘迫石田爲夕射中其面頃刻伏馬鬣遂爲追騎所殺時年三十一兼平見義仲死乃大呼曰我是今井四郎兼平也乃冒陣搏戰殺其勇不敢近賴重尙餘八矢射盡入騎又大呼曰日本無雙勇士今方自殺汝曹見以倣我遂銜刀投馬而死兼平與兄樋口兼光根井幸親楠親忠俱事義仲爲之爪牙世稱木曾四天王柄給既別義仲釋甲間行歸信濃過義仲親故具語以故相泣也時年二十八削髮爲尼居越後友松祈義仲冥福以終身云二十二日法皇罷攝政內大臣師家復基通攝政後德大寺實定內大臣師家在職僅一旬時人比之七日關白時謂基通當罷賴朝奏法皇曰基通與平氏絕婚獨留京師心迹甚明宜居職如故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六日

駐蹕於福原行宮是日法皇敕賴朝討平氏徇義仲兼平行親等首于京師梟之書曰賊義仲二十七日斬樋口兼光于朱雀初兼光破行家追之紀伊關難還京師其兵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赴擊見玉黨與之有姻諱降以歸就範賴義經請宥死初法住寺之亂兼光縱兵多辱公卿官人以故官人同辭曰兼光義仲之梟將活之必貽後患廷議不聽及徇義仲等首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是日捷報至鎌倉初範賴義經及安田義定等馳信報捷於鎌倉倉卒間請將所報多不詳審獨梶原景時書備具生虜姓名首級員數賴朝再三稱善二十九日範賴義經帥兵發京師將擊平氏法皇面敕義經曰神璽寶劍內侍所神代之秘寶百王鎮護之器也汝等謹迎以奉還義經對曰敢不奉命範賴義經先刻攻期以二月四日清盛小祥五日六日兵忌定爲七日範賴帥小山朝政武田有義板垣兼信下河邊行平長沼宗政千葉常胤稻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六

毛重成畠山重忠等五萬餘騎自播磨路赴二谷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率安田義定大內惟義山名義範中原親能田代信綱糟谷有季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二萬餘騎自丹波路兼程會之士肥實平監軍焉是月平教盛與子通盛教經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應徵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仰射平氏營教經怒曰此輩嘗隸我馬飲我馬者今敢亡狀如此與兄通盛飛駒迫之應徵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經兄弟遂抵淡路急攻之一晝夜斬義嗣源義久餘黨逃散悉追殄之獲首一百三十二級遂欲至伊豫擊河野通信通信懼走安藝與沼田次郎合教經進擊破之虜沼田次郎通信逃去又敗安摩宗益園部重茂於吹井浦通信與緒方惟能海田宗親白杵維高等據今木城教盛以二千餘騎赴攻一晝夜拔之通信惟能敗走平氏威振關西二月朔先是伯耆美濃山有男子自稱法皇子聚兵寇掠伯耆美作是日請

入見法皇且擊平氏四日範賴經播磨入攝津陣昆陽野將攻一谷東門義經入丹波陣三草山東向西門初賴朝令土肥實平屬範賴梶原景時屬義經是日實平請而屬義經景時延往屬範賴畠山重忠方在範賴部下惡景時特寵凌人又屬義經義經悅曰重忠曉武十倍景時宗盛遣資盛及左近衛少將有盛備中守師盛帥兵七千陣三草山西備義經義經問實平曰乘夜進攻耶將待明日耶實平未答田代信綱進曰兵在襲不備請乘間蹴踏實平贊成之乃發山路闇黑衆不知所向義經召僧辨慶曰舉汝大炬辨慶應時火旁近民家義經乘火光進攻平氏驚潰死者百八十八資盛愧之航海走屋島獨平盛俊守三草山五日師盛逃還一谷謂宗盛曰三草山吾城咽喉請速援之宗盛欲更遣兵禦之乃使使督促諸將諸將皆沮宗盛謂教經曰三草艱於防禦向遣盛俊重督軍務兵士猶苦無主將爲之如何君宜往指示方略教

勵軍士教經對曰臨軍對敵者雖以身率先而有時蹉跌況諸將辭難就逸如此而欲收其利吾未曉也苟欲全身不如不赴戰場之爲愈諸將所難教經向之公勿爲意遂赴三草結營山下六日義經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熊谷直實平山季重片岡爲春佐原義連後藤實基佐藤繼信及忠信江田源三熊井太郎伊勢義盛源八廣綱辨慶等三千向鶴越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既暮義經曰誰謂知地形者平山季重曰臣知之請前導衆笑曰卿始至此地何緣知險易季重曰獵夫知山漁夫知水土地險易武夫知之何謂不知乃進義經呼辨慶曰汝求鄉導來辨慶謂谷中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座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爲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燒炬照見其人魁岸持弓矢義經問曰汝居何地年齒幾何對曰年十七所居山形似鷲名鷲尾義經授姓名曰鷲尾三郎經春賜

之刀鎧鞍馬乃問曰鶴越之險如何經春曰此山中第一絕險也上七八段石礫沙地草木不生下五六段峭壁巖然非人馬所能過義經曰鹿能過否曰丹波之鹿避寒往來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其所異者踐之有無與蹄之圓折耳西國吾則不知也東國則鹿之所行馬亦能行又問崖下整壘布疾壘否曰彼恃險不設備乃令經春前導先驅馳之時平教經守北山見鷲鹿突出謂士卒曰鹿者野獸也當畏人逃藏今來於此意是敵兵潛襲汝等勿怠警備武智武教射獲三鹿平盛俊曰無益矣子之爲也一矢可以禦十夫耳且其墜也似駭人必敵遲明義經至鶴越俯瞰一谷則兩軍方戰於東西門矣西門先登即義經部下平山季重熊谷直實也直實謂子直家曰宇治川之戰吾非不爭先而高綱馬如龍吾不及也明日從衆踰險不得挺戰吾將從間道向西門直家曰平山呼噪前導今則寂然得非先我耶使人視其陣則已去

矣父子乃發季重方憩於路父子乘間潛行先之遂至西門大呼挑戰城兵不出飛矢雨射直家以身蔽父季重亦至會城中奏樂直實嘆曰都人風流乃爾吾等鄙人從事金革乃敢與此輩戰何不幸也言訖淚下遲曙平盛嗣藤原忠清及弟景清等精銳二十餘騎開門出戰直家中矢向父請拔直實曰創不重我亦不暇汝姑待復馳血戰季重奮門而入城兵還戰直實父子追之入門三人前後緊攢城兵莫能當乃奮門而出季重旗卒中矢死乃復入斬敵而出後軍繼至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藏人河原高直其弟盛直藤田行安輪柳先登中箭死諸將繼進接戰範賴謂梶原景時曰城險而堅今我兵寡不可猝拔宜待後繼景時傳令軍中子景高聞之曰將軍號令何誤夫臨戰陣不顧親子競先而進者武夫之掌也豈可待他人繼至而坐視其戰也乃挺身薄城門力戰景時使輕卒拔柵與長子景季以五百騎入關知盛督衆拒戰



景時引卻順失景季所在景時復以二百騎入索之大呼奮擊城兵崩駭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鬚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孚之而出世傳謂之梟原二度驛西門之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使馬自下猶如是騎者加意何慮墮傷凡馳馬險惡者有四術而其要專在於心汝等以我騎爲準進下絕壁衆繼之中路峽巖峻絕衆下瞰危懼佐原義連進曰我徒射獵于甲斐信濃山中備慣險阻此山雖險以吾觀之好射場爾乃策馬而進義經曰壯士也勿使獨死衆繼之富士重忠來馬其背下曰平日馬爲其役今日予代其勞殺魚貫而下宵鞍相觸直達城後大賊而進三草山軍潰走城兵方戰於東西門忽見白旗在後大駭義經乘勢奮擊城兵大亂義經呼曰多殺無益何不縱火驅逐辨慶迺進縱火適西風暴急烟炎俱上天城兵狼狽棄城走宗盛奉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一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一十二

航海亂兵爭舟相殺傷重衡方以兵三千守東門其兵望烟皆潰乃沿海西走至須磨浦莊家長迫而射馬馬蹶呼從騎後藤守長守長不顧而遁重衡欲自殺家長遂擒重衡忠度與左右三人走水濱岡部忠澄率十餘兵大呼薄之忠度給曰我是東兵乃躍馬而走忠澄曰東兵無烏帽子黑齒者必敵將也垂及忠度從士遮而禦之忠澄遂進與忠度交搏墜馬忠度抽刀刺之三繞傷其額下忠澄從卒馳至自後擊忠度斷右臂忠度自度不可免曰汝且緩我將唱佛名而死乃引忠澄投之丈餘於是解帶脫甲西向端坐高唱佛名忠澄跪問姓名忠澄曰汝何意今至此極豈告姓名乎汝獲我必受重賞疾斬吾首忠澄遂斬之時年四十一忠澄閉其鎧有書一卷平日所作和歌也中記姓名因知其爲忠度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關顧答曰吾羞與若關也高家怒還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俊及業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死通盛

妻小宰相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教經航赴淡路知盛初爲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關斬其一騎死之從兵賴賢斬其人中箭不能騎乃自殺知盛得聞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賴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爲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爲之謂之何哉因歎欷流涕教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單騎馳之入海一町許熊谷直實馳馬大呼曰公非平氏大將乎我是天下第一剛者熊谷直實也還與決死教盛乃回轡與直實相搏墮馬直實乘其上膝壓鐵袖欲拔刀斬首俯視其面婉然美少年也直實心憐之不忍施刀乃問其姓名教盛曰唯速斬直實曰若不許姓名則之卒伍不亦辱乎教盛乃告實直實將釋之追騎在後乃泣而斬之以其無職掌世呼曰無官大夫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一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一十四

時年十六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教盛見其腰插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不覺涕墜曰齡與直家比直家被創吾心如裂況此乎乃請首於義經並其笛歸之教盛父經盛師盛小舟遂去一入跳而登舟覆伊勢義盛以鐵搭鉤而斬之是日義經斬級千二百宗盛倉皇乘輿航海如屋島士卒狼狽爭舟舟中以刀斷其臂股號叫擾亂覆歿大船三艘溺死無算九日範賴義經以首虜還京師十一日請徇而梟之法皇下公卿議之咸曰古無公卿徇於路者況平氏先朝戚勳不可徇也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爲人所誣誤卒宣詔於獄門平氏昨爲賊勳今爲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王命乃欲雪父耻也臣兄賴朝深存其志今而不見許焉臣等復何所望法皇不得已許之十三日舉平通盛等首十四日法皇使右衛門權佐藤原定長諭重衡曰汝貽書宗盛使效神器則宥汝死放還屋島對



曰臣宗世建勳王家而子孫卒爲君所棄以至于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爲累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敕乃作書十五日送重衡書於屋島上皇亦遣御直召次花方齋院宣諭平時忠十八日以土肥實平梶原景時爲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五國總追捕使十九日法皇以武士驕縱非理徵發侵奪神社佛寺之供院官諸司所領下敕五畿七道禁遏之二十二日法皇敕諸國司傳徵兵糧於公田莊園二十三日先是重衡書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請宗盛上神器願重衡死左右悲慟不能仰視知盛曰縱上神器重衡決無還理不可爲浮辭移也衆皆然之於是宗盛奉答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尙思貞盛清盛遺勳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十六

能奉命平時忠執花方曰汝爲法皇使遠涉風浪亦甚勞矣今爲汝作終身之記乃火印其面作浪方二字剪髮截鼻而遣焉平氏子弟相聚屋島絕無聊宗盛曰先公之從福原我新幹臺而逸高倉宮深以爲恨今離京師已三年矣淪落之悲固切懷抱然比之往事未足甚傷也知盛正色曰東北叛賊昔浴我恩歟忘舊好皆歸賴朝雖鎮西亦莫不然我故請待賊京師殊死格鬪至刀折矢盡而已然我不得獨留從衆至此豈非叛恨之甚乎二十五日時兵革連年居民流離賦稅關乏東北諸州寢就平定而中畿西國騷擾不息賴朝上疏曰凡政事宜遵前章務施德惠諸國受領尤宜稍簡東北二道以兵荒故民不安居今春流民漸還田里宜至西成命國司以力吏職又請救畿內近畿武士堪武技者悉從義經西討平氏至實有功者臣請論奏之復請神田寺戶一切復舊宜祭祀無闕念誦匪懈若有堂社破壞者令國司繕治之近年

僧徒廢學弄兵比比而然宜嚴禁止若其貯戎器者敕臣收之以給官兵乃至濫縱無行者勿許公請疏奏法皇聽之三月朔賴朝移書西海曰平氏之叛我遣遠江守及左馬頭將東海北陸兵入京既而變起於意外義仲謀反與平氏連和我奉院宣即誅之而平氏出沒南海縱掠不輟我將遣官軍海陸並進速行天討今奉院宣爾國人等宜歸降以保地邑從軍以建戰功又令北條時政遺書於土佐望族國信國元戮力勦平氏十日義經令梶原景時押重衡赴鎌倉十一日法皇幸日吉社留七日十五日平維盛潛出屋島初重衡之勝入京師也維盛妻孥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憶家不措問出之京師途梗不達於是赴高野山路至粉川寺偶值其舊臣齋藤時賴爲僧在寺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而死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十八

乃與登高野山別號爲僧乃還從者於屋島告弟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既而至熊野乘舟浮那知海伴爲赴海死匿居牟婁郡藤繩子孫遂爲土人十七日先是賴朝命土肥實平駐軍備中經略西海軍事時板垣兼信從範賴而西遣使鎌倉訴曰臣幸辱末屬應當一面實平得受旨專恣自用部署雜務不相咨詢臣在西海咸令不行願賜一行之教每事取臣處分賴朝怒曰我所任使不問親疎唯器是從實平志貞絕倫耳目之寄不出二途西海軍事細大屬之汝曹分當捐命戰場而已何不自揆之甚也使者惶怖而歸二十七日賞賴朝誅義仲功叙正四位下時法皇欲授以征夷將軍公卿議曰征夷之職必賜節刀任軍監軍曹然後授之數者不備而授之自古未有也請待他日乃止二十八日梶原景時押送重衡至伊豆會賴朝獵于北條引見之曰賴朝將上敕法皇之懷下雪先人之耻

乃舉義石橋以討暴亂遂致公於此見屋島內府亦將有日矣重  
衡對曰自古源平二氏相與衛護天朝而二十年來吾家獨秉國  
家之鈞宗族登朝者八十餘人權勢之盛天下無比今吾命窮竟  
爲囚虜亦兵家之常已何羞之有唯速刻首神色自若無所屈撓  
見者嘆稱焉賴朝乃屬工藤宗茂善遇之賴朝令將士曰凡仕武  
家者法皇有旨處分事無是非一切遵奉若有枉屈者徐分疏之  
夏四月二日法皇幸日吉社十一日雨水十四日三善康信至自  
京師賴朝命參預軍政十五日法皇勅菜田宮於愛宕郡春日河  
原祀崇德上皇及贈太政大臣賴長靈自上皇崩後亂逆相踵災  
變屢見世謂怨魂爲厲於是立廟祀之即保元戰場也後建久三  
年款每歲遣使祀焉十六日京師改元元曆法皇移御押小路第  
二十日賴朝令藤原邦通工藤祐經及娘千手宴重衡祐經擊鼓  
千手彈琵琶重衡吹笛先吹五常樂曰是爲後生樂又吹皇靈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千九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千九百二十

曰是往生急也夜闌寢罷重衡留千手勸酒朗詠日燈暗數行虞  
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歎曰平氏風流  
迺爾更遣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二十一日木曾義仲質子義高  
亡去賴朝追殺之初義高質子鎌倉義仲誠曰汝善侍賴朝勿見  
疎斥能自成立期以方面之任乃附賴朝使遣之其臣海野幸氏  
與義高同甲子特命從行賴朝以女妻之及義仲伏誅賴朝欲殺  
之侍婢伺知告其妻源氏源氏勸義高亡去義高變服逃亡義高  
好雙六幸氏爲敵手是夕幸氏入義高臥內僞爲義高擁衾露髻  
而臥明日獨雙六外人不知既而賴朝聞其走大怒命親家追  
之至入間河原捕斬之源氏悲慟不食母北條氏憂之痛尤賴朝  
賴朝不得已歸罪於追者斬之以慰其意欲更嫁之於外甥藤原  
高保源氏誓而不適遂以憂死二十六日遣參議源通親於白河  
帝陵參議藤原經房於鳥羽帝陵參議藤原兼光於待賢門院陵

告建崇德帝廟五月朔義高遺黨在甲斐信濃賴朝遣兵擊平之  
四日源氏將士波多野泰通大井實春等與義仲黨志太義廣戰  
于伊勢羽取山斬之二十一日賀茂上社舞殿無故而壞板垣  
兼信及平氏戰于備後六月朔賴朝饗平賴盛贈遺甚盛初平治  
之敗賴朝以池尼言得免而賴盛即池尼所生賴朝及後討平氏  
屢遣書於賴盛慰安之且戒防士卒勿害賴盛及平宗清以故賴  
盛獨留京師賴朝思池尼之恩欲招致賴盛宗清於鎌倉宗清不  
欲行賴盛強之宗清曰公雖無憂而國宗漂泊西海臣每念之日  
夜悲憤敢辭賴盛有愧色曰家事咸以委卿卿以吾爲不可留何  
故無一言宗清曰去留在公何安可否之人無貴賤誰不愛其身  
賴朝昔脫萬死故得有今日臣嘗有德於賴朝今往相見必有重  
賞而獨不愧于西海諸公子僚友乎公若爲之倡義臣請充前驅  
如此行則何以臣爲公既留京師鎌倉之招難拒公至鎌倉賴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千九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千九百二十二

必問臣請爲辭以疾乃送賴盛至近江野路辭去直往屋島仕宗  
盛既而賴盛抵鎌倉賴朝接待甚渥與之同舟自由比浦至杜戶  
飲燕盡歡及還京師賴朝贈以金裝刀一口沙金一鑊馬十匹賴  
朝欲召見宗清予之莊園豫書充文備鞍馬絹帛以俟其至又命  
將士三十人各以鞍馬驛馬及絹布贈宗清宗清遂不至賴朝以  
爲遺憾以其所擬給物悉贈賴盛或榜其門譏依倚仇家苟全身  
命賴盛深愧之平氏亡宗清遁不知所終子家清與平田家繼等  
舉兵戰死於近江

山縣賴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耻之爲  
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絕其守之堅確亦安  
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百世矣而賴盛貪饒獨無愧乎其  
心何耶或曰宗清之救賴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  
賴路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道其咎哉曰然初宗清之

救賴朝父子既亡於是惻其惻然無所恃以爲統諸孤復何能爲乃請池尼而免之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賴朝雖幼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殊宗清以王法處之可也況他日閭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

五日賴朝奏請範賴任參河守平賀義信武藏守復平賴盛及子光盛官爵時義經就賴朝求官賴朝忌其功不許獨爲範賴奏請兄弟始有隙十六日賴朝召一條忠賴於營中殺之忠賴武田信義二子也稱二耶初從父數立戰功及擊義仲督兵大戰義仲遂敗死後恃功驕侈賴朝惡之召之府內大具酒饌命工藤祐經伴爲奉餽子所之祐經憚其勇壯顏色少變小山田有重起席曰是老老之所宜爲也乃執其餽子有重二子稻毛重成榎谷重朝持杯殺進至忠賴前有重賴謂二子曰凡爲陪膳者以上括爲禮上

括者謂義經結之二子如其言天野遠景別受賴朝命徑進斬之忠賴從士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等揮刀直趨上座與營中諸士殊死奮鬪重成重朝遠景結城朝光等擊殺之二十三日法皇幸幣二十二社祈神器還京師秋七月二日大織冠像破裂三日賴朝請法皇遣義經討平氏五日新主御大內伊賀人平田家繼聞平氏走西海無所寧處慨然欲報奕世恩延與關信兼富田家助家能家清藤原忠清等糾合同志據平田城舉兵爲平氏聲援襲守護大內惟義惟義吏兵拒戰不克多死傷十九日佐佐木秀義方在近江帥兵逆擊謂衆曰平氏既走西海彼小寇何能爲邀于大原莊家繼等聞之議戰守之策壬生野新源次能盛曰伊賀陋小敵若大軍縱掠則上下必苦之不若先入近江據鈴鹿山而戰焉衆從之家繼延與能盛等率兵三百餘入甲賀郡戰於田堵野家繼等盡銳進攻秀義肩陣督戰中能盛矢而死年七十

三從兵憤憤濟水奮戰惟義來合攻擊能盛家繼家助家清等死者九十餘人信兼及子兼衡藤原忠清等逃亡以其起滅日淺世呼曰三日平氏秀義稱源三世居近江佐佐木莊平治之亂遂奪所管地率諸子赴陸奥將依賴夫藤原秀衡路過相模澁谷重國愛其曉勇留不遣以女妻之寓澁谷二十年及賴朝舉兵定綱等諸子首建戰功大內惟義報捷鎌倉自陳其功以要賞錄賴朝不悅以書詰責曰吾子蕩定逆黨爲功亦速然至譴賞非所宜言凡國置守護爲備緩急也吾子爲賊所破豈非平素無警備居守失厥職哉賞罰在我權衡豈可希求遂不之賞二十八日新主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五歲先是法皇使藏人頭藤原光雅問右大臣兼實曰將擇時日行即位禮然而即位則大嘗亦不得不行也比年兵荒小事尙難辦況於巨費相踵者哉即位雖不可行非行大嘗則徒爲耳對曰天位授受之際今日受禪明日即位古今

之通規也去年踐祚未行即位多難之所使然而固非常例苟得其時當速行之也然而神祖之約以傳劍璽者爲國主無劍璽而即大位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獨以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先立矣至于即位則必待劍璽之還然後可議也今夫神鏡劍璽方在賊手其存滅不可得而知而謂必待其還知不爲時論所容臣尙憂憤不已者何也神器遭攘竊已踰年序然未聞建繕策修禱祀以圖迎取也宜速禱皇天后土直致征討以復神器也國祚未衰則必完而還奉之即位慶莫大焉儻時運既窮神器或就毀滅則當審其不可得而後方議即位耳今未盡我之所爲而欲苟且即位恐有不重神器之譏也雖臣言不用定即大位宜勵精銳意克復舊物然則神祇何不佐佑成敗何不果決也法皇又使光雅言曰所奏正合朕意議者或言停即位大祀恐逆徒得力彌侮笑我且神器還否不可豫期也宜早即位以絕賊望朕甚感焉卿再議之

對曰議者薦上策宜速從之光雅疆上議兼實曰此國家之大事臣豈敢持獨見塞兼聽之路哉神器與賊徒孰重未聞日夜焦思剴精爲神器之計而徒患賊徒猖狂輒行卽位則益示輕神器於天下矣方今不奉神器卽位臣恐後世藉口僭竊不絕非獨繫當今之國體也法皇不聽攝政基通左大臣經宗等謂宜早行大禮法皇亦率群議遂奉帝卽位是月早八月朔新主還閑院六日法皇以義經任左衛門少尉補檢非違使稱九郎判官義經馳使告之賴朝自陳朝廷所賜不可以辭賴朝疑其自請益忌之以故暫止追討使八日賴朝令範賴總督九州軍事以討平氏設宴餞焉賜以所愛馬并甲一領從軍將士亦各賜馬以北條義時足利義兼武田有義千葉常胤三浦義澄八田朝家葛西清重長沼宗政結城朝光比企能員和田義盛工藤祐經等一千餘騎發賴朝觀其軍容于稻瀨川上十日義經召平信兼三子兼衡信衡兼時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二十八

之十一日信兼又集兵據伊勢瀧野義經遣兵攻之信兼令眾脫甲注矢殺傷殊多既而矢盡信兼自火其城刳腹而死二十三日新主遣使諸山陵告卽位二十七日範賴入京師二十九日法皇敕範賴討平氏九月朔範賴以三萬騎發京師下山陽道十五日幸日吉社留七日十八日義經叙從五位下大江廣元任因幡守冬十月六日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綜理政事中原親能藤原行政安達遠元大中臣秋家藤原邦通等爲寄人以掌故事又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聽決獄訟十一日法皇聽義經院內昇殿義經駕入葉車衛府從者三人騎士二十餘踏於庭撒刺笏昇殿十二日範賴至安藝賞將士功時範賴軍中糧食乏絕戰艦不給士卒思東歸和田義盛大和義成等諸將至有謀棄軍東歸者範賴患之千葉常胤獨不言勞苦二十五日京師御視義經還從觀者相謂曰義經美姿顏習於威儀非義仲粗野

之比然比之平氏則曾不能及其最下者矣是月權中納言平知盛復安藝周防帥舟師徇隣國舟皆聯巨楫自蔽陸軍進擊輒射其馬陸軍每敗十一月四日範賴遣使鎌倉告狀明年正月六日賴朝報書曰筑紫州郡何患不附卿宜安緝綏撫和協衆心靜以鎮物勿左右耳語以生猜疑使筑紫兵當敵鋒坂東兵爲之羽翼敵勢雖弱勿輕易之先帝太后及二位尼勿敢侵陵謹避之令二位尼知我心則奉帝而來亦未可知也夫帝王之尊誰得干犯嚮者義仲及二皇子以取滅亡平氏殺高倉官亦隨敗亡須以此意懇諭將士宗盛素怯而畏死當生致之兵多路遠糧食乏絕理或然矣比至二月當運糧船以給之範賴素辱所轄諸將大率老悍更事事牽制軍政不統一在四國九國際稽留觀望資糧空乏士庶苦於剝掠而食竟弗給將士皆沽免錯刀拔遇敵往往被衣空拳赴陣當是時平氏精銳殲於一谷存者獨瘡痍餘燼無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

抗氣設使範賴驕之立燭矣範賴懦無謀遊宴度日諸軍解體故平氏復振十八日京師大雪十二月七日左馬頭平行盛將五百餘騎據備前兒島範賴聞之棄舟至藤戶平軍屢揚扇招之範賴軍以無船不能進會賴朝聞佐々木盛綱襲馬遣使賜馬盛綱感激求一瀝者訪淺處瀝者曰上弦在東下弦在西即夜與俱濟植竹條爲標而還明日平軍又招之盛綱躍馬破濤而進範賴懼其沒溺使人過之盛綱爲不聞而進諸軍相繼濟行盛邀戰敗航海還屋島賴朝賜書盛綱曰騎而濟河者有之未聞濟海眞希世之勇矣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嚮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十二日法皇幸日吉社是歲盜壞宇佐宮竊神寶京師多盜公行剽掠入朝餉所觀女官衣放火法皇宮初源爲朝軍伊豆大島也後竟侵略諸島至于鬼島生子曰舜天王是歲立爲琉球國王是爲其國不祧祖云



四年乙巳後鳥羽院春正月朔帝在屋島量尤旗見東南十日法

皇遣義經討平氏先是義經請討平氏廷議或謂平氏餘黨尚在

京師潛謀不軌宜留義經警衛遣其將佐於西國義經又奏曰若

追討稽緩及二三月西海軍食不支範賴引還京師則太宰府管

內兵士稍屬平氏討伐益難於是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

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於此臣既奉追討之命

鬼界高麗窮其所至盛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主城矣出謂將士

曰畏死者還十二日範賴將赴西海自周防至赤間關以乏船糧

頓軍不進將士思歸益甚乃還周防十四日新主奉幣伊勢石清

水賀茂救諸大寺祈平氏伏誅神器還京師二十六日豐後人白

杵惟隆緒方惟能素欲應源氏而範賴亦遣人求船惟隆發戰艦

八十餘艘來迎周防人水上七速隆亦餽糧範賴將進入豐後下

河邊行平資糧悉竭遂繫兜鍪乘小舟而濟衆曰何不登大將船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二

行平曰吾雖身無甲冑志在先登範賴遂進濟海諸千葉常胤曰

吾聞之家兄周防通京畿控宰府爲西國咽喉吾今欲令智勇而

有衆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義澄其人也乃命義澄澄曰

臣銳意先登何敢停駐範賴論之乃駐軍二月朔範賴以諸軍濟

海至豐後與原田種直戰於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二日院

應符豐後戮力討平氏先是鎮西多屬平氏唯豐後不從至是誑

諭之五日賴朝遣中原久經近藤國平于京師乞院宣禁兵士侵

掠按板近畿諸國及西海南海十四日賴朝遣書於範賴曰遣土

肥實平梶原景時招徠西海兵彼應則赴之不應則直赴南海擊

平氏慎勿與鎮西構兵適範賴亦再遣使告其既乏至是賴朝答

範賴書曰舟糧之須我別有處置子雖困姑待之平氏以羈旅之

軍而猶能給資糧子爲追討使無功而還何面目復見人哉時義

經治舟師於渡邊福島將佐多東國人習水關群議嗷嗷梶原

景時以監軍事從欲設逆櫓於船義經問何謂逆櫓景時曰櫓設

櫓謂之逆櫓陸戰騎馬進退從意如舟師則不然進易退難今所

以設逆櫓者敵堅則以櫓退敵撓則以船進義經曰凡臨戰者主

將勇銳勵衆猶欲退況未戰而預設逃計何以得利景時曰謀出

萬全謂之良將知進而不知退是謂家武者所以取危將軍年少

氣盛故如是邪義經作色曰我不自知家邪鹿邪我惟以奮戰殄

敵爲快赴敵者期以必死若愛軀命則不如不臨軍卿若受大將

之任雖設逆櫓千百可也我則不敢景時由是怨義經十六日義

經將赴屋島法皇以爲義經離畿甸京師益空虛遣親臣大藏卿

高橋泰經說而留之泰經就路次語曰我不曉兵法然爲足下一

言大將宜持重總夜如先鋒命之偏裨可也義經曰吾有志願先

士卒而隕命則足矣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

自此去島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々木高綱等願從者數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四

百人時南風俄起兩日不歇舟艦多破乃留修艦成義經託言

落宴以具糧食十七日至夜天返風風益烈義經曰發舟舟子請

減風定義經曰風雖急順也若風靜海平則敵必警備今襲其不

意必捷矣因令曰舟子不聽命者殺之伊勢義盛等注矢勢舟子

舟子大驚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船所從唯田代信綱等

舟五艘兵纔百五十騎其餘畏景時不敢發義經令曰獨等火於

我舟自餘不用恐使敵知我兵多寡舟駛如飛十八日黎明達尼

子浦水路三日程三時而至義經望見海岸旗幟皆赤謂從士曰

敵已備矣卿等治裝船中馬足縮立直上岸恐難急用宜先使馬

下船而游衆皆從之櫻間良連以兵三百陣岸上義經帥百五十

人登岸奮擊良連潰走追而擒之問生虜曰近地有敵否曰櫻間

良遠營距此五十餘町廻進攻走之乃召土人問地名對曰勝浦

義經悅曰是吉兆也軍必大有利踴躍而進略見甲士一百餘來



皆無旗幟義經以爲敵軍出奇使伊勢盛馳問義盛與其將俱來義經問曰汝爲誰曰臣是州人近藤親家也比年天下擾亂未知所屬竊聞義旗向本州而來願在麾下充驅役義經用之爲鄉導親家曰田口成直往攻河野於伊豫留兵守勝宮距此三十町經攻走之即夜進兵至中山會有一卒齎書過義經問曰子往何處曰自京師赴屋島又問所齎何人書匿而不告義經給曰我是阿波人應徵赴屋島聞九郎判官議浚河尻且暮將犯屋島內裏子自京師來必觀其軍兵衆有幾卒不知爲義經告以實曰所齎六條攝政北政所所寄屋島內府書也義經曰書言何事曰安得知之但囑曰九郎判官已發京師九郎銳將也木曾之勇猛如鬼神一戰殲之兇威可畏公能修築壁聚徒衆備之意書詞亦然我獨過浚河尻兵如連雲若速赴屋島義經又問曰子始赴屋島乎曰政所內府妹也平氏西奔後每報京師消息我屢爲其使曰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六

則子審屋島形勢我聞其地有要害實然否曰城下潮盈則非舟不能至潮退則水淺及馬腹耳其險不足恃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而去時平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被土肥實平於備前復見島又擊被河野通信斬其黨族百六十人效首屋島宗盛檢之時聞源義經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十九日義經進至屋島縱火於牟禮高松民家平氏望見大驚以爲大兵至也以田口成良策奉帝及女院泛海避之留有盛教經等守城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官曰是義朝婢子從鐵買如陸奧者乎義盛怒城兵嘲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放火燒民舍延及行宮營壁悉爲灰燼煙焰蔽海平氏兵皆航更來追岸七騎拒射源氏兵後者稍稍來屬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

嘗從入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爲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平氏以一船載美姬插畫日扇于竿植之袖去陸五十步隱而請射義經謂畠山重忠曰是敵誘我也卿爲我射之重忠曰摧鋒陷陣惟公所命射則不能也乃以下野人奈須餘一宗隆對義經召而命之宗隆脫甲徐進按轡水中兩軍注視時風起船馳宗隆持滿待定一發斷扇敵扇翻而墮海陸諸呼如雷一老軍頓足狂舞于船宗隆亦射殲之源氏復呼平軍聲止海陸交射藤原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開而走景清追攔其經經斷挂之薙刀振而呼曰吾景清也盡來決死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退上舟以誘致義經義經追而入海時義經數易裝不著鮮甲令人不得識別而藤原景清平盛嗣等注目義經欲相搏義經誤墜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我兵爭以鐵搭釣其胃義經以刀扞之輾掣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將佐皆曰將軍奈何爲一弓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八

輕不費之軀義經曰吾何爲愛弓今我弓如叔父鎮西八郎所執則故遺以示敵亦可我弓弱遺之受侮是我所以冒危而取也將佐歎服宗盛謂教經曰我兵皆注目九郎而不能獲彼戎裝易辨卿試登岸視之教經曰諾乃與飛彈景經景俊平盛嗣藤原忠光平景清等三十餘人登岸義經曰此皆名士也欲進戰土肥實平止之曰大將不宜屢自戰請委之壯士乃與子遠平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熊谷直實平山季重佐々木高綱金子家忠滋谷國重重助渡邊呢伊勢義盛鎌田光政佐藤繼信忠信片岡爲春等五十餘騎聯轡突進教經發矢甚疾死傷相屬繼信中矢墜馬教經從者菊王將斬之忠信射殺之扶繼信而退忠信從卒欲取菊王首教經乃提菊王授之於船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間所欲言嗣信曰臣出自陸奧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親君惡敵爲憾耳義經泣曰我屢敵在旬日而不及舊汝勢嗣信肯謝而絕

年二十八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以愛馬大夫驥蓋、藤原秀衡所贈、宇治一谷二役所騎者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義經部下、鎌田盛政、光政及繼信兄弟最勇、號四天王、會日暮、義經退軍、牟禮高松、教經軍行宮、趾時東軍皆倦、臥、義經慮敵來襲、登高瞭望、伊勢義盛與片岡經春、徇警微明、此夜教經欲襲義經、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微曉不果、襲二十日、義經侵晨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射而禦之、衆畏避不進、辨慶等舞雜刀、殺十餘人、教經航海而逃、宗盛率帝走志度、二十一日、義經以精兵八十騎攻志度、宗盛率帝走、彥島義經駐軍招諭四國、先是田口成直攻河野通信於伊豫、走之、通信以三十船屬義經、義經聞成直旋師、命伊勢義盛往說、義盛從十數騎赴之、皆不被甲、先使一卒爲旅客往、成直廻軍見而問曰、汝焉如、曰、自屋島赴伊豫、曰、屋島有何事、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三十九

九郎判官率大軍、攻破屋島、內府以下宗族多爲虜、櫻間大夫遭擒於勝浦、民部大輔戰敗而降、其餘或戰死、或溺死、熊野別當、河野四郎亦以舟師往屬之、是外騎兵自四國九州、益集、阿讃綠海兵衆如雲、判官駐軍、擊不服、其他則我不聞也、成直聞而膽落、歎曰、家君之降敵、豈以我故乎、然略人言、未可還信、進至琴造宮、而遇義盛、義盛曰、子非田內左衛門乎、吾是源家耶、黨伊勢三郎也、吾非欲與子戰、有一事欲面諭之、成直進馬而近、義盛曰、我軍既破屋島、內府以下宗族皆爲虜、子父既降、櫻間大夫亦見擒、皆拘之於我營、子父欲一見子、日夜泣而言子恩愛之情、固應如此、吾不忍聞、欲使子知之、故來諭之、子欲戰則戰、欲降則降、子償欲再見父、則吾能爲子乞父之命、成直聞之、乃免胄弛弓而降、義盛曰、已爲降者、不宜率士卒、乃使其徒皆散去、將成直至志渡、義經歎賞、義經使成直手書勸成良降、成良遂通款於義經、熊野滿增、河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四十

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二十二日、梶原景時以下舟師二百餘艘、悉至二十九日、加藤景康、隸範賴攻平氏于西海、範賴自周防赴豐後、景康病甚、強起從軍、還書遺父、景員曰、日者奉命常侍左右、然緩急之際、非辭難之日、從軍西海、遭疾瀕死、借如病終、將軍視爲死事、則死有餘榮、是日、景員持入府、賴朝覽書深嗟歎焉、三月三日、新主遣使授位一級於諸社、祈滅平氏、十一日、先是範賴致書鎌倉曰、範賴移軍豐後、以蹙平氏、然國民逃亡、無所徵糧、如和田工藤等將士、皆欲東歸、願賜教諭、如聞滿增以義經議承追討之任、既至、讀岐、又將入九國、夫四國事、義經統之、九國事、範賴領之、果如所聞、則匪啻範賴之羞、且示我軍無人、願將軍察焉、於是賴朝報以滿增事、非實、復與北條義時、中原親能、工藤祐經、小山朝政、長沼宗政、葛西清重、加藤景康、宇佐美祐茂、天野遠景、仁田忠常、比企朝宗、能員十二人書慰勉將士、十二日、賴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四十一

以戰艦三十二艘、運糧于西海、宗盛欲赴鎌西、範賴以三萬騎軍豐後、平氏不能入、二十一日、周防人船所正利、獻數十船於義經、二十二日、義經將航海擊平氏、三浦義澄來會、義經命之前導、乃進、平氏聞之、率帝發彥島、駐船壇浦、二十四日、義經進攻壇浦、梶原景時請爲先鋒、義經曰、我不在、則可、我豈後於卿乎、景時曰、公是大將軍、不可與偏裨爭先、義經曰、所謂大將軍、鎌倉殿也、我是軍奉行也、初與卿等不異、需一谷之役、侵軋越之險、破十萬衆於瞬息、及發渡邊、諸將皆畏風濤而不從、我率五艘舟兵直至屋島、頃刻攻陷、壘壁今敵垂亡、可使卿爲先鋒乎、我當先諸將決一戰、爲鎌倉殿效報效、景時許諾曰、是人非將帥之器、義經大怒、將手刃之、景時起曰、吾唯以鎌倉殿爲主君耳、叩刀而前、三浦義澄、土肥實平等遮隔其間、極言切諫、義經抑怒而止、黎明、義經以戰艦八百來攻、平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于今日、汝輩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千九百四十二

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平景清曰東兵所長惟騎戰至於水戰猶魚緣木悉搏而投海耳平盛嗣曰吾聞義經面長軀短白暫反齒日夕易裝不著鮮甲吾將搏之敵皆曰彼雖猛銳小男子耳可挾而投也伊賀家長獨嘆曰吾今日延爲金商僕所困天也知盛退謂宗盛曰吾軍皆奮而田口成良獨不然得無懷貳耶請斬之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良曰今日之戰卿勉之成良曰敢不竭力知盛按刀欲斬之宗盛不許延止會菊池隆直原田種直以三百餘艘射東兵義經不利而退平氏鼓譟乘之義經乃激而拜入幡神適空中有物如白旗兵士羅拜乃復振義經勵衆進和田義盛挺進而射箭快二百步及平知盛舟義盛頗誇其能揚扇麾海上知盛使仁居親清答射箭汰義盛貞傷其後騎源氏軍羞之義經命淺利義遠還射義遠按其箭曰幹短且弱請以我箭乃注十四牽箭洞視清胸而過海三十步舉軍大駭義遠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千九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千九百四十四

安田義定弟也義盛慚憤迫進亂射殺傷甚多平氏載兵士於唐船詐爲宗盛宗盛更乘兵船欲待義經攻唐船四面掩擊會成良送款義經告平氏計遂以三百餘船射平氏軍宗盛大悔義經乘之急攻平氏遂敗知盛乃赴帝船手掃除船中盡棄污穢物官人問曰事果如何知盛笑曰君等今見東男子耳官人悉悲號泣平時子歎曰宗盛實非相國之胤亦非我所生宜其心操不似小松內府彼必不能死爲虜受辱矣蓋時子既生重盛後不復有男清盛憂之後復有身欲其爲男禱祈神佛既而生女秘之不告竟得清水寺北坂傘工家兒密易之沒清盛世終不言之至此時子悲憤始言之云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墮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俱與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渡邊昵釣其髮獲之大納言典侍謂昵曰是女院也爾等慎之昵奉送之義經船典侍乃持內侍所唐櫃將入海

兵士入船止之將啓櫃視之忽睽眩血平時忠視之叱曰此是內侍所也兵士恐怖而退神璽亦浮出片岡經春收之義經使徇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辱行盛有盛皆力戰死教經搏戰甚厲義經望見嘆曰敗軍之將孰能奮勵如龍州者平氏得至今日龍州之力也吾恨不獲此人爲將耳東兵索聞教經馳名爭先欲獲之教經挺身血戰遠者射而殪之近者搏而沒海從兄知盛見教經奮鬪不止止之曰大事已去君宜自圖勿爾多殺彼等皆卒伍不足與也教經曰善吾搏九耶足矣適義經船摩教經船而過教經躍而入脫胄微鎧袖欲搏義經左右捍衛教經悉斃倒投海義經遁跳身登別艘教經不能跳而止安藝時家力兼三十人以二壯士進搏教經斃倒一人被二人投水而死年二十六宗盛與子清宗猶彷徨舟中兵士詐爲失手擠之海宗盛父子素善泗不得死伊勢義盛鈎獲之藤原景經景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敗虜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千九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

千九百四十六

我君追斬一人中箭死平經盛登岸入山中自殺教盛知盛猶在一船召伊賀家長曰帝既崩吾將就死大臣如何曰既就擒矣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矣與教盛皆自殺知盛年三十四家長有國等八人殉之餘衆殺溺殆盡經盛資盛皆遁已而自殺宗盛及子清宗能宗平時忠及子時實平信基藤原尹明源則清源季貞平繼景後藤信康矢野家村攝津判官盛澄官人帥典侍大納言典侍帥局按察局僧全真忠快能圓行明等就擒菊池隆直原田種直出降平氏亡

賴襲曰平源之事其名分逆順姑置可也至其興廢之數攻守勝負之勢請得而論之夫平氏遭遇時變擁天子以定亂逆及是之時退居攝播之間開府養兵據爲根本官止大納言大將而與聞朝政庶幾可以保其功名樹子孫之業不出於此而溺於習俗必求如藤原氏之比身擅京府敢爲天下之的所以天

下嗷然競起也至是乃退據福原晚矣適足以示怯動搖人心耳乃募無根之兵四出防禦自竭其力而敵益得志其勢固然也然源義仲自預平氏之車而復闢其轍何哉義仲之國近於京師所以速奏効使其既已逐平氏留一親信將領護輦而身歸信濃如異日之織田氏據美濃而經營京畿厚集其勢與鎌倉對峙雖源賴朝伺我隙而無可乘則未敢動也或再親將窮追平氏殄滅之勢不能然則或與之和以謀鼎足而觀其變無不可也乃以爲我據京師可以號令四方不知是天丁之散地不可爲根據如雞棲木上必有來逐下之者矣前日之平氏可以見焉譬之人家京師廳事也可以會議而不可以坐臥可以坐臥者有奧室焉夫越信者義仲之奧室也而鎌倉者賴朝之奧室也賴朝據其奧室而治義仲於外應酬義仲與平氏而徐制其後如賴朝則可謂獨不拘習俗之見而知天下之形勢

帝亦可害之言至尊遂不可害焉若強詔之則身宜死之至尊遂不可害焉況上皇命西討非與前帝之事而義經不學無術不思此義唯以奮擊爲快遂逼帝沒海而不知身爲朝敵或人曰抱帝沒海二位禪尼誤之咎不在義經也余曰否是時東軍急擊連射帝舟與手刃絃之僅一間耳帝將投海驚嘆曰何往唯此一驚一語遺憾滿天地讀宋史至八歲幼主沒海以其慘同帝雖爲異邦之事懷然淚下況我皇國臣民志忠義者讀此條孰不感傷悲泣乎孰不恨義經不盡心力邪故義經自誇軍功可謂善戰服上刑者是故六十六州無地容身奔走潛匿生涯辛苦遂爲人所害豈非神明罰朝敵乎

者矣宜乎其躬建無前之業也後焉新田足利皆不及也雖然賴朝初念亦不至此或觀與之藤原氏越之城氏乘王綱之弛竊據一隅也而欲倣之歟平氏使此二氏圖源氏如秦人之遠交近攻亦善計也雖然二氏之國富兵強勝新造之源氏而其智與勇非賴朝義仲之對所以前後並馳也而況平氏乎

嚴垣松苗曰西尾言忠有論云我邦古來向關關弓者稱曰朝敵朝敵即逆賊之謂也凡爲朝敵者未曾有全其終者也當時源氏之西討雖假名王師其實私戰耳非爲朝廷也要之平氏有罪則可伐有讎則可復唯此安德天皇雖謂故相國平公之外孫身擁三器位居萬乘儼然我臣民之主也豈可向帝舟發一矢乎先是一谷八島之戰平氏族屬殆盡及逃擅捕諸將士存者無幾其亡可計日待也方是時義經宜命軍士不用急擊千思百計奉迎天皇而後討平氏殲之縱使上皇詔義經有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館林 岡谷 繁實修

後鳥羽天皇上

後鳥羽天皇諱尊成高倉帝第四子也母七條院平殖子宮內少輔義範女也治承四年七月十五日生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先帝崩于海

文治元年乙巳夏四月四日義經奏捷法皇大悅遣使慰勞十二日賴朝使範賴留豐後鎮筑紫義經具生虜入京是時朝野靡然咸稱義經功賴朝陰惡之十五日賴朝下書讓實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衛府官者不許東歸二十一日梶原景時致書鎌倉曰判官戰功莫非關東力而判官驕然自負意氣太盛部下戰懼如履春水景時規諫反遭譴怒願早還關東尋又告賴朝曰賴一谷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二

役虜平重衡其餘生獲在蒲殿判官怒曰今蒲殿因人成事何得率俘獲殆至紛爭臣與土肥實平調息得釋臣視判官殿之舉措終非立入下風者賴朝聞之頗有戒心後遂陷義經者皆景時之謀也畠山河越等之諸將莫不惡之二十五日義經奉神器及太后二宮入京師帝遣權中納言藤原經房參議藤原泰通權左中辨源兼忠等迎神鏡神璽於鳥羽移於太政官朝所二十六日義經兵以宗盛清宗等入京師有命拘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與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時觀者喧擾有厲歎曰是平氏第一人位高望重而不克治家既陷反逆一家自殺而不能同死苟生就囚如是乎不知醜甚固不若吾輩也既而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以袖庇清宗守兵見而憫之二十六日諸國兵頻年依託軍糧侵牟莊園鈔奪官物朝廷嘗教賴朝治之既而賴朝以土肥實平梶原景時爲近畿總追捕使而其所置吏侵暴特甚至是賴朝下書

謂讓之二十七日御大內安鏡璽於溫明殿奏神樂三日謂之臨時神樂是日賞賴朝虜宗盛之功叙從二位二十九日賴朝以備中妹尾鄉爲崇德帝香華之地是日賴朝密令西國將士曰卿等若歸心關東勿受義經號令五月朔故木曾義仲妹至鎌倉賴朝

慙與邑於美濃六日奉幣二十二社告謝鏡璽入京并祈得寶劍寶劍遂沒海因以畫御座劍代之七日義經遣龜井六郎於鎌倉致誓書申理賴朝却之據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讓送宗盛路苦祈宥死義經慰曰必以我軍功贖宗盛喜曰苟得延餘喘雖逐遠惡亦所甘心也行至內海使父子徒行七匠義朝墳拜泣過之義經先遣使報明日將入鎌倉賴朝使北條時政至酒匂驛受俘獲十六日入鎌倉觀者如堵義經不得入府留腰越驛先是平時忠有文書一篋爲義經所收皆軍中密畫時忠謂時實曰義經若送文書於鎌倉獲罪者必多而吾亦不得保首領如何時實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四

大人何不以女妻義經誘而取之時忠從之遂得文書燒之賴朝嘗爲義經聘河越重賴女及娶時忠女賴朝怒曰彼適與仇家婚賴朝方舉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先是加藤光員兵捕藤原忠清於志摩麻生浦是日斬之六條河原三子忠綱忠光景清十七日伊勢義盛部下與後藤基清部下鬪爭賴朝聞之怒義經不戢下十八日盜竊畫御座劍捕獲之二十日流平時忠于能登平信基于備後平時實于周防藤原尹明于出雲其他有差時忠奏請法皇曰臣從賊赴西海自知其罪難免然前內大臣命臣沈神鏡於海而臣保護歸降是臣之力也願以此功得免流罪安堵京師即當剃髮染衣長謝入間乃下公卿諭之時忠在鎮西也雖未嘗居間職至軍國事則無不豫決以故深爲賴朝所忌且前厚院使花方詞甚悖慢法皇亦銜之廷議遂處流二十四日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



夷國賊下雪家耻心竊期獲賞不圖忽蒙譴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遠恩顧骨肉臨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爲分疏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爲張謙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海不敢顧羈命欲以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顧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六月七日賴朝大會諸將士欲見宗盛大江廣元曰主君已定海內爵贈二品不宜見囚虜乃延之別室隔簾見之使比企能員言之曰賴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之臨何幸甚也宗盛竦動極息曰若得宥一死則當出家事佛也觀者彈指清宗進曰我家世護朝家有功無過世人所共知而事既至此復何言惟速賜死爲幸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六

清宗知其意然不忍先父而止賴朝更宗盛名末國貶爲讚岐權守九日復令義經護送西還義經大失望快而西十三日賴朝聞其怨望也怒奪其邑二十四所謂左右曰不藉吾兵力彼安能成功顧乃恃功傲物臨發稱旨有憾於關東者皆歸我是何言與又命源賴兼押平重衡赴奈良從僧徒之請也十四日前對馬守藤原親光還自高麗初親光爲宗盛所迫遁至高麗時有猛虎來親光從士射獲之高麗王感給以食邑既而賴朝遣使迎之國王命鑾船三艘與珍貨而還十六日還關院二十日法皇幸日吉社是夜地震連日不止二十一日斬宗盛父子於篠原宗盛以父子別拘知將被殺也請僧稱佛曰吾不死於檀浦以有清宗耳於是皆被斬傳首京師二十三日皇宗盛父子于右衛門宗盛年三十九清宗年十七是日以南都僧侶請斬重衡於木津川上皇首於奈良重衡年二十九姬千手伊王削髮爲尼云秋七月七日賴朝故

平貞能貞能壇浦役前削髮爲僧遁至關東投宇都宮朝綱朝綱請宥其罪不報朝綱曰彼嘗請內府赦朝綱及畠山重能兄弟之死以故曩時皆得盡微忠然則特非有私恩而已又有忠公家者也彼若有他日挾異心請先斬朝綱子孫賴朝遂赦之九日地大震地圻水涌日華門關院西廊倒官舍佛寺多壞人多壓死臨月不止十二日救義經逮捕京師盜賴朝使中原久經近藤國平院廳下文抵太宰府悉復兵士所侵國衙莊園二十二日移御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大炊御門第八月四日賴朝命佐佐木定綱擊行家先是行家出兵數失律以故不爲賴朝所准獎及西海已平兵權專歸賴朝而行家遂不與之通往來西海京師假賴朝威所在鈔掠賴朝益惡之義經亦爲賴朝所忌辭辭不得志行家依義經潛居京師十四日改元赦十六日賴朝奏請以山名義範任伊豆守大內惟義相模守足利義兼上總介加賀美遠光信機守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八

安田義實越後守特昭任義經伊豫守兼院院別當宿衛京師賴朝置地頭於伊豫令不得領國務二十一日鹿島祠官中臣親廣訴下河邊政義掠神宮所領橘鄉賴朝召政義與親廣面決親廣言政義非政義不爭賴朝笑曰爲祠官屈生平之勇何在政義曰臣聞鹿島之神保護勇士可不敬畏哉臣雖有辭不敢自陳二十四日下河邊行平還自西海獻良弓酒饌於賴朝賴朝問曰西征將士皆乏糧食至有逃歸者卿長役踰年而贈遺豐饒得無納賄賂乎行平曰臣在西海匱乏殊甚以器械易軍食及赴豐後諸將皆假船於參州臣實所著甲別雇一小舸身不戎衣直進入陣斬美氣數種時有醫此弓者製造甚精臣欲得之以獻脫衣賀之酒食則留守家士之所齎若猶有疑則質問于諸將賴朝嘆其悃悃賜酒謂曰卿有忠勳將賞以守護往日卿所經歷處欲得何他行平曰願賜播磨其佳勝有須磨明石賴朝諾而不果二十五日避

方忌於鳥羽殿二十七日法皇幸奈良兼倉御靈社鳴動如地震二十八日慶東大寺大像法皇臨焉親點眼二十九日法皇還宮時先是賴朝奏請造義朝廟法皇許之敕索義朝關懷獲之東獻門側遣使送之兼倉是日賴朝素服迎之稻瀨川創設長壽院葬之九月四日以開眼大像非常赦二十三日賴朝上奏促平時忠赴配所時時忠逗留數月賴朝意義經之所爲於是促退之冬十月六日先是賴朝使梶原景季於京師至義經第面傳命擊行家且謂其形迹至是景季還報曰初造義州義州稱疾不見銜命至密不可以入通故經一兩日造之義州乃梯几引見面貌憔悴有灸瘡數所臣傳嚴旨義州曰都下縱有小盜吾猶將自往捕之況行家乎行家曉猛非兵士所能捕吾待病愈徐圖之卿宜以此反命也賴朝曰彼黨行家故詐稱病耳梶原景時曰臣揣度其情實不爲無謀人一日不食一夜不眠身已憔悴雖灸瘡所隱息可灼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五十九

之廷議捕昌俊會土肥實平番直京師廼付實平囚之實平携還遂薦之賴朝於是授計而西時關東將士嘗有怨於賴朝者往往密通意於義經而賴朝特勢漸陵侮朝廷大失法皇之意義經揣知之嘗有所密奏法皇多許可之十一日義經詣法皇宮奏曰前備前守行家與賴朝有隙以故欲除之行家亦將起兵臣欲釋之不得臣亦爲賴朝所忌惡如聞賴朝謀加兵於臣臣是以與行家合臣繼代賴朝奉敕討賊奮不顧身遂立大功而賴朝處臣如是臣知不免當赴淵股決死於一箭耳願賜宣旨討賴朝法皇敕曰爾宜務開諭行家勿令生事十五日法皇謁石清水宮十六日行家捕關東祇候人奪東洞院亭自徙居焉十七日昌俊至京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之對曰臣本奈良僧近將詣七大寺奔宿禰期在明日欲待事畢來謝耳義經笑曰卿之來欲襲我也若命之它將佐吾將設備故命之卿夫平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一

經日而見得非構計詐病乎其黨備州無可疑者又曰今平氏既滅海內莫不風靡可慮者惟判官耳判官用兵如神陵絕壑衝驚濤倏忽變幻敵莫能禦真天下名將矣將軍不早爲之所必貽大患賴朝然之九日賴朝會將佐謂之曰吾嘗擊平氏將擇諸弟命之陰以火烙盟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九郎神色不變從容終日吾知其可用廼命之爲將彼果滅永曾盛平氏功冠天下今乃待法皇寵而先我昇殿不告我爲五位尉車服華侈翔院中饒有君寵何不自孫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又娶平勝女橫恣如此不得不誅鋤誰爲我擊九郎者衆莫敢答賴朝不憚曰惟景時可以任之汝速發景時自圖不敵遜辭曰臣素與判官有隙臣而西上判官必備之不若遣其意外者襲其不備賴朝廼召土佐房昌俊命之昌俊本奈良僧嘗與針莊代官小河遠忠及興福寺僧快尊有怨夜襲遠忠殺之快尊帥衆將訴之昌俊遮擊走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

氏之亂諸國鼎沸吾二年而平定之卿何人也適欲襲我我今捕卿人其謂我何且吾兄使者安得無禮昌俊曰非敢然也請獻誓書乃遣誓書焚灰吞之而出義經夜謂妻靜曰吾心動得非昌俊來襲耶街路甚且塵上必有故也適令豎二人往視久之不還又遣一婢婢急還報曰二豎已斃於門門中骸馬數十匹衆皆擐甲將發言未畢昌俊帥六十餘騎大喊來襲義經左右僅六人義經曰僅徒何能爲靜曰小寇未可侮也乃取鎧進之義經呼曰開門跨馬而出縱橫馳突所向披靡退而入門與佐藤忠信源入廣綱熊井太耶等雨矢禦之昌俊應衆叢射廣綱被矢死太耶被重創事急兵士稍稍來聚行家亦聞之來援昌俊兵敗走骸馬山十八日義經奏變法皇全體被箭箭在腋者三見者指曰眞猛將矣是日法皇令公卿議義經所請左大臣經宗曰當時護衛京師者唯義經一人若懷慝生變不知朝廷使誰制之姑許所請以悅其意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二

而後開諭賴朝使知非朝廷本意則何不可之有公卿皆懷義經欲權許之法皇使高階泰經咨右大臣兼實兼實不肯曰追討宣旨所宜慎重非罪犯八虐未嘗輕下今賴朝所犯未至此輕下宣旨非臣所知也義經清盛義仲討賴朝也皆賜宣旨本非輕慮而出不得已也而邇者亂逆不已職是之由今縱欲避目前之難焉可襲其罪乎然非臣所敢決唯底衷審之泰經曰法皇固察賴朝無反意祇欲安慰義經耳見公辭氣似助賴朝賴朝竊為公歎慮或意公德其言而為之地則於公不利賴朝既察審之宣旨出於清盛義仲所請獨不察今之宣旨亦非朝廷意哉下之何害兼實曰是朝家大事豈可私忘公哉區區孤忠不避嫌疑義經之於賴朝與清盛義仲同乎君以權之不溫能保今之無他乎當今之計宜離義經殺其謀而遣使問賴朝曰義經屢有勳功且為汝代官故朝廷倚賴焉近聞汝將殺之其罪何也或為義經所構因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四

而害之不亦冤乎抑罪狀明著邪宜致之鎌倉以處法令欲差兵薩長京師何處朝章之甚也戒敕如此賴朝尚聞則宜處之速致征伐今未審罪科輒下宜旨後悔何及泰經出兼實歎曰天倫泯滅兄弟交違悖逆喪亂極矣法皇不得已賜宣旨是日行幸賀茂社

青山延于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生所持以為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舉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寢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藤原俊兼以法皇比晉惠帝良有以也

十九日伊勢義盛襲守護首藤經俊不克重匿鈴鹿山經俊往擊

義盛自殺義經將去京師義盛曰臣自此辭比公至西海當追而奉從遂歸伊勢義經俊不克而死二十日範賴退鎌倉初義經在西海恃才自專而範賴能違約束每事諮稟鎌倉賴朝以此親愛之及其功成凱旋稍懷猜忌二十二日京師警報累至鎌倉賴朝神氣自若先是賴朝令安達清經事義經清經逃還告變賴朝喜曰吾兵始有名矣賴朝適創勝長壽院方成議臨而慶之二十四日賴朝慶勝長壽院命範賴擊義經範賴辭曰西國之戰範賴兄弟共事而義經功最多今以兄討弟範賴不忍為也賴朝不聽範賴將發賴朝謂曰罷矣我於卿亦不能深信卿亦為九郎貳舞者範賴大懼進誓書以謝賴朝召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曰吾將以明日發誰能先驅者乃急徵將士來會者二千九十六人請前驅者小山朝政已下五十八人二十五日使將士先發令曰比至美濃尾張徵西國兵守足近洲股而後進先我未至擊行家義經慎勿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六

遲疑二人既遁逃且駐軍待我二十六日昌俊逃被馬山山僧與義經有故索獲獻之義經謂其背誓對曰昔者昌俊襲者二位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即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義經壯之欲使活還昌俊謂速死乃斬之六條河原義經謂左右曰人為其主者宜如是兵士皆嗟賞之二十九日賴朝帥東國兵發鎌倉令東山北隱曰從山道會於近江美濃十一月朔賴朝進至黃瀬川今日吾駐軍於此待京師聲問二日義經詣法皇請勅關西兵援已法皇許之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義經將赴西海令兵士友實具舟路過莊四郎四郎嘗屬義經者延昨來屬義經覺而斬之三日義經行家遣使辭法皇遂出走平時實異父弟侍從藤原良成女塔右衛門尉源有綱堀景光佐藤忠信片岡弘經僧辨慶等二百人從焉遂如關西義經宿衛京師專以指揮奉上威恩兼行士民稱之及去京師入管借焉五日義經往至攝津河尻

州人多田行綱等帥兵要之義經擊敗之六日進至大物浦發船會大風暴起舟船漂蕩從兵散走遂與行家相失所從者有綱及堀景光辨慶安靜而已義經不得赴西海走于大和吉野是日下院宣於諸國搜捕義經行家

永井定宗曰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賴略義經最爲傑然矣惜哉其憤偏武闇大義誇功侮士遂爲衆所疎也然義經未有大過賴朝棄其大功而廢天倫何邪賴朝素畏義經勇才是以欲託其過而除之也噫賴朝苟欲天下無虞則宜賞功舉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戮耀武威義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親親相殘四十餘年爲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栗山鳳曰賴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對乎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閩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據天下之心所以不得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八

怒乎賜義仲詔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已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驚悍無足道者反覆時勢湊會事情則賴朝之詐術亦不得迷於千載下

山縣禎曰賴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賴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賴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賴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爲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爲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遜意是所以爲賴朝不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誚自古而然義經盡自罪自責謹慎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法皇而請詔欲以討其兄亦何逆也

七日賴朝聞法皇降討已宜旨大怒曰何乃忘我忠勳反庇叛人適聞兼實議願助已適大喜是日法皇奪義經官爵八日賴朝遣

使京師自訟十日賴朝還鎌倉十日法皇聞賴朝怨怒大驚下

院宣於諸國捕義經行家十二日賴朝奪義經妻父河越重賴下河邊政義采邑尋殺重賴大江廣元謂賴朝曰將軍鎮東國東國固無憂矣諸國則判官藏人所在適宜安保不亂亂起輒遣兵攻擊人人疲於奔命民力竭矣不如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以備之則郡國皆有兵備何叛亂之足患賴朝然之十五日卜定潔子內親王爲齋宮是日高階泰經遣使鎌倉謝曰義經等因僕有所請僕恐其逼所以奏之也而世或謂僕實黨之且二人所爲恐天魔使之法皇若不之許適足以陷亂是不得不許而其事初非出於聖意不過避禍耳賴朝報曰二人所請托之天魔甚無謂也賴朝珍藏朝敵以除宸憂何乃比之罪人下追討宜旨今二人未死發兵搜捕諸國衰弊民何以堪所謂天魔者恐非他人其悖慢如此初義經之匿吉野山也聞執行覺範率僧搜索靜缺別使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

僕實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棄靜靜獨行風雪中十七日僧徒帥衆窮搜義經途遇靜靜而詰問靜曰判官變服爲山臥逃去十八日僧徒復搜索義經義經窘迫將自殺佐藤忠信曰家兄繼信代公致死今日臣亦當稱公名以戰死公宜乘間而去義經不許忠信苦請乃解所著甲與之且分甲士十七屬之遂率十餘人潛逃去忠信伴稱源判官與從士俱放矢拒之殺傷頗多僧徒驚嘆曰判官劍術嘗聞之不料善射如此無敢近者既而矢竭揮刀奮戰從士皆死於是忠信大呼曰汝等以我爲判官乎判官去已遠矣我是佐藤忠信也請視勇者死乃伴爲自殺超谷而逃去十九日賴朝遣土肥實平於京師義經在吉野僅五日二十二日逃走多武峰投十字坊主僧侍之甚厚既而主僧謂義經曰此山狹隘僧徒亦寡恐君難秘迹十津河地喻人馬不得輒通若其行矣遂使其徒八人護送之義經又還京師置匿數月自是人莫知其所



匿處二十五日救賴朝索捕義經行家賴朝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捕義經二十八日賴朝使時政因中納言藤原經房奏曰行家義經逃竄難輒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虛耗其費不貲請令臣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所在擒獲則不勞而自定如其兵糧五畿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二十六國段別課米五升以充之又謂爲總地頭朝議雖之時政往復辨論遂得如所請既爲總地頭諸國地頭皆以家臣爲之國司之權移於守護領家皆喪其地而朝廷愈衰矣自莊園之興也王土分崩莊田與公田並立併稱曰莊公公田屬國衙者曰公領國領莊田屬院官王臣家者曰莊領家領屬神社者曰神領社領屬佛寺者曰寺領其他又有保名御府御園等地府園多屬神領伊勢二官所領尤多加茂社次之社司專管其地置府司園司等職以實其課於是保名府園又錯雜乎莊公間各有其主相分領焉各領殊政維亂無紀賴朝又皆置地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二

頭前此有地頭者皆國司領家所私置蓋不異莊司至賴朝以武略宰制天下地頭皆家人有勳功者補之割其地所出物班給焉謂之得分其舊所領者曰本領私領特給新地者曰恩地舊古功田其莊鄉有全給有分給全給者曰總地頭凡所領號曰知行地皆許傳子孫國司領家稱曰本所只納租稅猶古封家其地乃稱之下地關東專領掌焉莊園收公者曰關所以擬賞賜守護皆以勳舊將帥任之掌兵權以制遏奸盜守護地頭身在鎌倉遣吏視事謂之代官法制既定乃嚴其號令審功罪以行與奪於是土地人民舉歸其掌握焉其後地頭太盛併掌稅務訴訟下司莊官漸失其職而本所遂衰矣名亦私田蓋初開空荒地以爲私邑特附名字以別公田故曰名田稱其主曰名主及後在廳官人郡司百姓等往往掠公地以爲名田自是名田增殖遂錯雜於莊園鄉保之間其占有名田多者爲大名少者爲小名大名小名即所謂武

士者如常陸豪族八田知家多氣義幹等稱曰大名皆攘奪王土者也十二月六日遣使字佐奉御劔神馬五色絹至明石驛爲兵士所劫官使脫身逃歸賴朝遣右大臣兼實書曰前者平氏悖逆陵暴罪惡充盈賴朝時在遠竄雖未承明詔奮身建義志圖剪滅賴天祐皇運賊徒授首得以歸福祚於廟堂四海翕然莫不惟悅其間差遣兩使巡察近畿十一國禁止侵掠然凡事奉旨靡有專斷尋令兩使奉院宣按鎮西四國如原田種直菊池隆直等沒郡邑者例宜直吏治之而尚不敢專矧他州郡乎事無巨細欲一遵院宣以除兇寇而今朝廷遠種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如此則前後乖謬無所適從二兄特力煽亂相率而西自懼風濤船隻漂沒徒屬亡滅脫身竄逃不知蹤迹豈非天譴之所致哉即發軍士逼索四方奔走之下雖或致指擗而捕繫之後徐歸寧諱特恐榮滑之民爲賊誑誤或依所在武士託事謀殺則禍之所基殆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四

將不測爾諸國莊園置地頭職而賴朝統之非爲一身之謀抑亦爲國家撥亂弭賊之良規也雖伊豫國亦須準此如其正稅雜役百姓或有杆格者乃嚴加督責如夫當今宜施行者謹注擬以奏之於院今當與天下更始其處分尤不可不究淵源也大道有所與不宜顧慮焉賴朝奏法皇曰諸臣議奏公卿以右大臣九條兼實內大臣後德大寺實定大納言藤原實房權大納言藤原宗家藤原忠親權中納言藤原實家土御門通親藤原經房參議藤原兼光藤原雅長十人爲之天下之事自神祇至諸道皆以朝務之餘奏決勅兼實內覽權右中辨藤原光長源兼忠補藏人頭權中納言藤原朝方復院御院別當伯耆守藤原宗賴爲大藏卿藏人藤原親經爲辨官侍從藤原公佐爲右馬頭日向守小槻廣房爲左大史令兼實知伊豫事實定越前宗家石見權中納言藤原光隆越中實家美作通親因幡雅長近江光長和泉兼忠陸奥義經



行家黨與多在豐後請臣知此州事以便接洽自外官職有調宜擇其器授之藏人頭藤原光雅奉行討臣宜旨左大史小槻隆職書之更張之間用是不祥也宜停其官參議平親宗大藏卿高橋泰經右大辨藤原光雅刑部卿藤原賴經右馬頭高階經仲左馬權頭平業忠左大史小槻隆職左衛門尉平知康藤原信盛中原信貞藤原時成兵庫頭藤原章綱等並援姦構亂宜解官廢放其他兒類按論罪狀帶職者觀之沙門陰陽師之徒與賊交涉者一切逐之法皇曲意皆從其請十七日大藏卿高階泰經右馬頭高階經仲越前守高階隆經侍從藤原能成少內記中原信康坐黨行家義經奪官是日賴朝斬丹後守平忠房初賴朝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胤子伏匿所在者幼孩生埋之稍長者刃之其母若保往往隨死啼哭四聞獲重盛子忠房宗盛子能宗通盛子通衡維盛子六代重盛子宗實爲大炊御門經宗所養亦就擒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六

僧文覺請宥六代時政曰子請之鎌倉吾且緩其死文覺遣使鎌倉請宥六代經宗亦遣使請宥宗實賴朝念重盛舊恩皆許之命斬其餘平氏之亡也忠房遁匿紀伊平盛嗣藤原景清等來屬者多因舉兵據湯淺城爲熊野別當所攻破至是被斬六代削髮爲文覺弟子名妙覺世稱三位禪師藤原實盛二子宗貞宗光事維盛維盛西奔宗貞兄弟請從之維盛不聽曰乃父北征留爾等在此似逆知有今日矣爲我保護幼子六代宗貞兄弟乃止隨六代匿六代之見捕兄弟從之從跡東行及被宥還京師共爲僧二十日地大震二十五日自大炊御門第還關院二十八日敕右大臣九條兼實內覽時藤原基通攝政更置內覽以分其權賴朝欲使兼實代基通法皇遣人謂基通曰賴朝請使右府代卿者數矣朕不允他日復請朕不能違爲卿謀之宜自退避基通不能平時法皇稍厭庶政基通深以爲憂密奏曰聞有以恬靜攝養之事勸陛

下者是姦臣之言宜勿聽從法皇曰朕逢時不祥欲就安閒既久非由入慈恩也朕雖不聽庶政攝政無有他故勿深顧慮至是從賴朝言授兼實內覽兼實辭曰今幼主初立百度復舊賴朝欲肅清朝廷致維新代然攝政之外更置內覽非所求治而反招亂也醍醐帝爲帝王之稱首而失於遜晉丞相鳥羽帝爲叔世之賢君而失於用賴長是或謀分威權或寵昵凶儉保元以降伺伺不安原其始莫非仁平之謬舉也帝王之圖治務欲胎厥孫謀延喜仁平之故事舉世皆爲病戒今復效尤詎垂後來夫天子親政以所獻文書先示委任之臣謂之內覽今幼主未親萬機攝政假就南面攝萬機而別置內覽以可示攝政文書先示內覽則攝政與內覽始似有君臣之禮今以臣爲內覽勢不與之均叙位除目官奏行之攝政直虛久矣以臣爲內覽亦就其直虛分而行之哉凡事固有先理而後例者既非古例又背其理豈可襲未造謬舉以施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八

背理之事哉伏乞寢其奏法皇不聽曰事例有無不可復拘黜陟進退賴朝率意注擬寧有例邪兼實既奉內覽不爲法皇所喜基通雖攝政譽望出兼實之下法皇每愠之謂毀日行稍嫌益甚兼實求見愛姬丹後局自陳不能得二十九日特敕右大臣九條兼實及內大臣後德大寺實定大納言藤原實房權大納言藤原宗家藤原忠親權中納言藤原實家土御門通親藤原經房參議藤原兼光藤原雅長十人議奏政事參議平親宗刑部卿藤原賴經左衛門少尉平知康左馬權守平業忠等坐黨行家義經奪官晦流高階泰經于伊豆藤原賴經于安房皆賴朝所建議也是歲賴朝使北陸宮入京師居嵯峨稱孫王奉飯高郡及尾張參河遠江各十戶于伊勢大神宮初垂仁朝諸國國造縣造等所獻神戶曰本神戶天慶中朝廷所新奉者稱新神戶至此復加者稱新加神戶合四百十三戶散在二十一所跨于七國其稱御國御園者亦

四百五十餘所、三百餘所在本國、餘在諸國、歷朝所奉、豐贍如此、而當時兵亂之餘、天下武人略奪神邑所司、亦或託事不輸神稅、賴朝雖稍加裁制、而不能如古、時承兵亂之餘、百姓困弊、而守護地頭、憑恃權威、陵轡國司、領家橫斂、倍克爭訟、競興賴朝乃奏法皇、下敕禁遏焉、賴朝已定廟業、專制天下、然陽示恭順、每乞院宣以行事、而自置公文、所問注所引、縉紳有才幹者、以參決庶政、實有功仲、冤枉守護地頭犯法者、黜罰無赦、賴朝政寬弛之失、專以武斷爲政、法令簡嚴、人心稍服、天下人民幾乎息肩矣、春夏大旱、秋冬風雨洪水、諸國飢、

二年丙午、春正月七日、避方忌、鳥羽殿、十七日、奉幣石清水、假藏宇佐宮神寶、二十三日、流平時實於上總、二月朔、北條時政捕盜八人、斬之六條河原、不復報檢、非違使好猾屏息、二日、賴朝奏請藤原親光復任對馬守、源邦業爲下總守、藤原季光豐後守、又令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

家臣久帶京官者八人、辭之、六日、賴朝遣妹夫左馬頭藤原能保還京師、知雜務以廣耳目、七日、賴朝賞大江廣元以肥後山本莊、三月朔、始置諸國地頭、以北條時政功大補七國地頭、時政奏、法皇檢察部下、兵士過徵糧米者、皆糾返之、民有違租者、覈實田畝、令速完濟、九日、武田信義卒、十二日、攝政基通罷、以右大臣九條兼實攝政、賴朝以基通奏決追討議、請使兼實代之、朝廷從之、賴朝將收基通家領、以付兼實、基通聞之、愁訴法皇、敕問賴朝、賴朝奏、方平氏專政、日舉攝錄家領、悉屬基通、而付基房者、綏止氏寺領已、私曲亦甚矣、攝政豈可無領邑也、請其累世家領、盡付兼實、更以高陽院莊五十餘所付基通、十三日、賴朝奏曰、治承以來、兵革屢起、民苦繇役、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凡臣所知、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九國、去年以往、逋租悉已蠲除、更自今年、量較民力、以收納焉、伏願諸國賦稅一切準之以

安百姓、夏四月四日、長谷部信連至鎌倉、賴朝念以仁王功、賞以采地、七日、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八日、先是、賴朝召義經、至鎌倉、問義經所在、對以不知、賴朝知其有身留之、靜本白拍子、政子曰、彼天下名妓、請試其技、乃召之、辭以疾、哀訴曰、妾本賤流、不足自惜、然已充豫州之後房、而今豈示耻於稠人哉、是日、賴朝與政子詣鶴岡祠、召靜歌舞、靜固辭、政子強之、靜不得已、起上場、工藤祐經、搥鼓、島山重忠、擊銅、柏子靜整衣而進、先唱和歌曰、乃也、美福乃志、良由機、不美和計、天、次、歌、離、別、曲、又、唱、曰、志、豆、也、以、里、那、志、比、登、乃、阿、登、曾、古、比、志、機、志、豆、也、志、遠、以、未、那、奈、寸、與、志、毛、加、奈、聲調悽惋、觀者悚動、賴朝變色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曰、君昔爲流人日、密結終身之約、妾父憐時勢、爲防禁之妾、暗夜冒雨、奔于君所、及君舉義旗於石橋、妾獨留伊豆山、而不知其存亡、日夜思念、今彼若恰豫州之恩、而不戀慕者、固非貞女之操、情動于中、而形于外、公宜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二

矜恕、賴朝乃推衣於簾外、以爲纏頭、後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嫌倉公親弟哉、汝乃公家人、何過吾亡狀、使公而全友道、汝欲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慚、

齋藤謙曰、中古宮嬪、以才色聞者、聯翩輩出、衆美相映、然治容之誨、微詞之誘、視然行之、不爲醜、公卿以下、馳花鳥使、通殷勤、鑽穴隙、唯恐不當、於是槐棘之地、化爲花柳之巷、欲求一貞靜女、於其間、不可得也、誰知閭里之選、有名實相稱如靜女者耶、方源大將軍之得志下、乃王公卿相、孰不仰其鼻息、以爲悲歡者、獨靜女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將虎鬚、不爲少屈、歌詞戀戀、言故夫不置、源大將軍轉乾旋坤之威、竟不能加焉、於戲、靜女不獨貞靜之德可稱、其義且烈、雖鬚眉男子、比之有愧色、況當時諸姬乎、然諸姬之歌、家有集、朝有選、彤管之貽、芍藥之譜、爲

世醜稱而靜女之歌不得預於其間豈非其爲妓流之故歟雖然諸姬嬪而妓靜女妓而嬪假使靜女齒列於諸姬之間靜女其耻之

十三日賴朝召還時政當是時大亂初平京畿多事時政身當其衝事無不立辨措置懸合賴朝所算京畿無虞及歸鎌倉帝亦惜之敕自學代以賴朝意薦從弟北條時定留武士三十餘人警衛京師時定亦頗著名稱十六日召還流入高階泰經藤原賴經兩賴朝貽書議奏官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章偶有所奏願諸公簡之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宜旨或有不便民亦當盡言焉而從非忠也二十四日初藤原秀衡累世跨有陸奥歲貢黃金馬匹賴朝既定諸道秀衡尙雄視一方賴朝以秀衡老將憚之遺之書曰君與六郡主我東海道總管請修隣好以相親睦如君貢馬貢金宜託之我是日秀衡託賴朝送貢馬貢金於京師五月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四

日先是賴朝奏請諸國神社有損壞者募成功修造至是賴朝以前對馬守源親光蒙成功宜旨修理八幡宮以下六十餘社功勞無比請賜重任許之三日祈雨十二日北條時定聞行家逃匿和泉八木鄉欲襲擊之常陸房昌明應募赴之行家見昌明突入左右揮刀禦之與昌明交搏行家多力昌明不能制時定從士宗安以石擊行家額行家笑曰擊敵以刃何用礮爲兵士踵至遂見擒行家坐使昌明試視其刃昌明所執有剗刻四十餘所行家兩刀竟全昌明曰我於山上屢與惡僧鬪未值精技如公者公亦視昌明何如行家曰已爲汝所虜我復何言遂斬之赤井河原傳首詣鎌倉賴朝不賞反流昌明世人怪之後徵還賜食邑曰汝以下薦殺良將恐受之不祥故姑流以塞咎殃而已十三日時定殺行家子光家十五日有金色蛇見春日社二十一日行幸右兵衛督藤原隆房萬里小路亭避方忌二十九日賴朝奏請修東海諸國總

社遣吏檢校是月京師盜起鎌倉黃蝶群飛鶴岡尤多六月朔賴朝以民力虛耗賑給相模六日敕五畿七道索義經十四日御大內遊祇園神興十六日時定擊源有綱於大和宇多有綱自殺仲綱之子也二十一日賴朝聞諸國守護地頭托言兵糧侵暴百姓除平氏沒官及凶徒潛伏地外停置守護地頭遣大江廣元於京師奏法皇降勅禁之二十六日奉幣伊勢已下十二社祈得寶劔二十八日有白鳥見閑院秋七月二日以遷宇佐神子假殿廢朝五日五日京師雨蝶九日御大內避方忌二十一日法皇幸日吉社二十五日先是賴朝捕平盛國囚之岡崎義實家是日不食而死資盛子亦有盛國者賴朝特宥之附北條時政子孫事北條氏關長崎二氏其裔也閏月朔遣使宇佐宮實檢損壞十八日風警御衣二十九日義經妾靜生男政子請育之賴朝不聽命安達清經棄之由比浦靜號哭不與清經奪而殺之放還靜於京師政子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六

憐厚賜遣之八月六日祈晴十一日法皇幸四天王寺留二十餘日十五日賴朝詣鶴岡社途逢老僧使入問名乃西行也因召見問和歌及射御辭謝曰弓馬略繼其業而遜世之日秀卿以來所傳書悉焚之若和歌感時觸物僅能爲之微旨與義素所不解無可以對賴朝固請於是通宵談焉馬賴朝使侍臣筆記翌日辭行賴朝固留不聽遣以銀猫受而出適見門側有兒童遊戲予之而去嘉禎中北條泰時以海野幸氏精於射法令傳之於時賴幸氏學西行所告賴朝之言教之一時將士如三浦義村等皆稱善定爲射家法則二十三日大風春日山木多偃九月二十二日糟谷有季斬佐藤忠信初忠信之出吉野也竊入京師贈書於營所私女其夫白之於是有季以兵圍之忠信與從士二八突出力闘遂自殺年二十八以義經奏請與兄繼信並爲兵衛尉堀景光亦匿京師有季生擒之間義經所在曰在奈良僧聖佛許二十九日比

企朝宗以五百騎搜索義行於奈頁不獲僧徒蜂起義行義經也以義經名嫌於右大臣兼實之子良經改爲義行三善康信曰義行訓能行能隱之義也宜不克獲於是復改義顯咳疾流行冬十月五日法皇幸熊野八日以諸國地頭妄稱恩賞加徵課役擾在應官人郡司等下官符禁除見在謀反人故地之外地頭進止十七日攝政兼實罷右大臣法皇謂左少辨藤原定長曰汝兄光長有學問頗得入望近聞密通攝政屬事短朕就中有法皇不宜知天下事語攝政使光長報賴朝朕甚怨焉兼實聞之益不自安杜門不出延因定長奏曰臣自願身無過失反被阿黨之名何以得居樞機之任謹誣之言不可得辭願速賜罷黜若蒙允許請私達教旨于關東臣欲以哀情諭賴朝而臣之登庸出賴朝恐賴朝依違不決也法皇默然有悔色曰朕怒光長密語待臣不圖事至於此也後數日使定長謂兼實曰曩者朕於光長徒言所聞耳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八

必信之而公憂懼辭職甚亡謂也至報諸關東則朕之命與卿之言豈有輕重所謂皆非朕意且夫居攝籙之寄蓋春日明神之所裁各有定命何遽辭職之爲前攝政屢表忠節思之不已既罷其職更削其家領朕甚愍之屢言于關東然亦各有其命歟自今之後公其善視之待以平心無芥蒂於其間朕所深嘉也凡朕之可否唯取興人之論非有他意今歲豐饒蓋政事應天意之徵卿其勿有畏避兼實乃止亡幾詣法皇宮議曰頃諸國貢賦隨請免除諸司整竭見無儲蓄神事佛事及諸禮儀安取供給不少加督趣則轉相模倣應修造諸社之國亦將望錫貸矣須斟酌時宜立免除之法終歲所須之物豫命諸司上色目若其用度務從節減撰上卿一人總領計會先事議定勿使國家禮典稽緩後時也時諸國不獻龜停御體御卜兼實奏實罰國之大綱今諸國慢命如此元曆中以喪亂停御卜除是未有其例朝廷無一言何以爲政

又請施德化崇風教法皇報曰卿視職之初朕惑流言今皆釋然輔政以來公正無私具瞻之望久而益高所奏誠善自今倚賴經倫卿其勿知而不言神祇監臨不復容疑雖慰勉懇到終不相協二十一日前此豐後人白杵維隆緒方維榮等乘亂破宇佐宮奪其神寶社司訴之已而獲其寶物黃金送之京師後權安置於石清水宮使公卿議還納之事攝政兼實曰檢舊記黃金雖非御體而神宮靈寶猶朝廷有劍璽也神寶悉亡而黃金獨出尤可貴重置之他處固所不安宜速付和氣使送納本宮且國家靖亂多賴神德宜特遣使告謝中禱其盜神寶者實爲大不敬據律斷罪勿有寬宥至是遣使奉送而維隆維榮皆已遇赦免罪二十五日法皇至自熊野二十九日以內大臣後德大寺實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通爲內大臣良通兼實之子也十一月二日木工頭範季坐黨義經奪官四日右大臣後德大寺實定辭左近衛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

將八日御大內二十日還開院二十五日又敕索義經二十七日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通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實房兼右近衛大將實房公教之子也十二月朔始讀孝經三日盜入太皇太后宮殺進仲賢等男女若干十日賴朝以天野遠景爲筑紫奉行二十七日賀法皇壽六十命諸寺讀經度僧是歲賴朝遣中原親能守護京師三年丁未春正月十九日雷二十日賴朝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祈獲義經二十四日法皇幸四天王寺二十七日還宮二月三日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九日初平氏以大夫賜定康黨源氏沒其食邑定康來訴賴朝奏復之十日是時敕諸道設關物色義經益急義經與妻河越氏及從士爲修驗者經北陸道又投藤原秀衡時秀衡既老憂子孫不能守業聞義經來而大喜以爲舉二州兵任其驅使賴朝無所取藉手館于衣川禮接甚篤賴朝之舉兵



也義經在奥州將赴之秀衡使佐藤繼信忠信兄弟從之其後義經與賴朝有郤至是又來投初龜井片岡等數人從義經出奥州及其歸亦皆從還繼信兄弟皆爲義經死不還其母每見龜井等泣曰假令二子中一人生存得與彼人與還妾何爲恨今也不然慟哭伏而不能起兄弟妻二人悲之欲慰其姑與偕懷甲著兜鍪橫薙刀奮然鼓氣進曰阿母兄等兄弟卽今凱陣音容依稀似繼信兄弟時人憫二妻孝志作木像擬其形容陸奥才川驛高福寺其像猶存云二十八日復置記錄所聽決內外訴訟檢覈莊園券契并勘中歲中公事用度三月四日法皇使議奏公卿及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內大臣藤原良通及守覺法親王前太政大臣忠雅師長等二十三人各上意見詔曰朕雖夙遁帝位猶諮詢朝政七八年來干戈屢起人苦軍旅民忘農桑因茲諸國諸司專於課役神事佛事多以闕乏誠知祭祀疎而答祝遲施供闕而効驗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二

何況連年變異天譴若示乙巳之秋地大震動近雖無事未遑修德經國之術宜憑衆智堯鼓納諫舜旌進善豈可不仰慕哉遠則弘仁貞觀近則延喜天曆亦資衆賢久致雍熙古何爲渾今何爲薄只緣政教之得失實致國家之治亂在官奉公之人盡盡諫諍之情縱雖觸犯勿有所慮八日賴朝聞南都僧聖佛爲義經有所祈召詰之聖佛對曰豫州蒙追討之命赴南海之日使貧道祈戰勝有焉及其獲罪窘蹙來投僕念舊好諱以暫避威怒徐謝其罪延使從僧送之伊賀實欲爲公全骨肉耳爾後音信斷絕何祈禱之有而曰公一統天下抑誰之功非豫州之功乎今無故爲說口奪其邑地是實人之所不能忍也公宜恕察焉速召還豫州存友愛之義爲治國之謀非爲取豫州說也賴朝感爲勝長壽院供僧職十四日雨雹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十六日權中納言藤原成範薨性愛櫻花移芳野山櫻環植於樋口町宅人呼曰櫻町成

範禱神延花壽花爲不著者三七日帝愛其風流賜書曰櫻町中納言夏四月三日以法皇違豫非常赦六日春日山鳴動九日又鳴二十三日證光帝曰安德天皇二十六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五月二十三日公卿上意見十七通祈雨後屢祈之二十六日救鎌倉復宇治義定所侵齋宮寮田六月十二日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十四日還開院二十六日省試法皇幸日吉社二十八日上準母皇后號曰殷富門院秋七月二日齋王群行賴朝課其用度於諸國家人十三日賴朝遣前因幡守大江廣元修開院十八日先是仁田忠常有疾醫藥無效其妻詣三島社祈代夫死既忠常病愈妻大喜以族死詣三島社途歷江尻河中流風起覆舟其妻溺死聞者爲流涕二十日奉幣伊勢已下七社祈得寶劍遣使長門與嚴島神主安藝介佐伯景弘求寶劍於海中二十五日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二十八日法皇幸四天王寺八月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四

日御大內避方忌十二日以將修開院從御大炊御門第十五日賴朝詣鶴岡始修放生會觀流鰯馬從茲爲例時命能谷直實樹的直實憤恚曰射者騎馬樹者徒步似有優劣臣不敢奉命賴朝曉諭曰擇器從事我初非優劣之且樹的非賤役新日吉祭御幸之日樹的者瀧口本所衆也是則樹的不貴於射者乎今存其故實汝勿拒直實固不從賴朝怒削其邑諫訪盛澄藤原秀鄉苗裔善射世傳其秘訣最妙於流鰯馬術屬於平氏久在京師其名著聞其至關東最晚賴朝憤拘之是日賴朝急召盛澄擇腕中惡馬賜之命流鰯盛澄將騎馭者謂曰此馬有癖每抵候前必右馳君其用心盛澄領之騎出馳至候前馬果將右盛澄素善馭執轡左之射中候心又以斗柄揭小土器凡三盛澄馳驅皆射破之賴朝感歎亦命射其柄柄長纒五寸盛澄竊謂所命何艱是我武運之窮也然無由辭捻燕尾纒令橫乃射之三發皆中見者感稱嘆聲



不止賴朝亦大感賞竟有其罪都筑經家武藏人以馭聞初事平氏平氏亡或擒之以獻賴朝囚之梶原景時家會陸奥貢馬人莫能馭景時薦經家賴朝召之問曰卿能馭此馬否經家曰馬受制於人者也奈何不可馭乃命騎之馬大而驕跳騰不已經家縛袴跨之馬猶跳乍駐轡除步姿容閑雅觀者駭異賴朝擢爲厩別當經家畜馬夜半以物飼之曉則繫之不與寸草每從獵放鞍馬數匹自隨馬疲則易之其妙如此十八日地震自北條時政還鎌倉京師盜賊充斥所在劫略賴朝差遣兵士捕治之十九日賴朝遣書權中納言藤原經房曰中原親能大江廣元雖在釐下是唯監關院修造土木且其人非有武幹若有搶攘非彼曹之所能制故今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二人關東勇士多領兵馬接治橫暴其若二人故選而任之宜竭其用二十五日法皇還宮二十六日御大內避方忌二十七日常胤有病行平先發賴朝條奏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五

北面諸士任檢非違使自古所難宜精選其人補之功臣子孫皆至沈淵責在有司宜加甄拔至諸州地頭臣已嚴加告戒若有不從臣指揮者承救按治法皇優答納之行平先到京師即夜分兵索捕獲盜八人斬而梟首常胤躍至其治倣北條時政之所爲而不聞子檢非違使應群盜驚怖皆逃去京師肅然足月法皇受灌頂於園城寺九月四日法皇遣使陸奥責藤原秀衡容匿義經秀衡謝以無異圖五日法皇至自日吉十五日盜入法皇大條殿竊護劍等物十九日賴朝聞勢多橋壞命佐佐木定綱以船濟人延曆寺僧與衆爭渡慢罵定綱從者呵之僧怒與從者鬪頗有死傷僧徒大怒將訴之京師抵定綱罪廷議令近江守雅長諭止之敕座主全玄曰定綱關東兵士不得輒決僧徒遂與定綱有隙二十日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上千歲和歌集二十七日伊勢神人員部大領家綱訴畠山重忠目代鈔暴神戶賴朝怒創重忠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六

邑拘於千葉胤正策重忠絕食七日杜口不言胤正以告賴朝大驚釋而召見重忠拜謝乃謂等列曰凡受邑土者宜擇目代吾常以清潔律身今任不良之人自速此辱賴朝命復其本領但奪伊勢沼田御厨賜吉見賴綱重忠還武藏冬十月十二日地震二十九日前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藤原秀衡卒秀衡沈毅有度量臨終遺言泰衡等曰汝輩謹事藤州勿有貳心我死鎌倉氏必復有命餌以常陸也勿聽與羽於我已多沉汝輩乎勿求地而失地以躬殉焉有命輒斬使者斬者三渠必親來乃塞念珠白河之關軍事一聽於藤州言畢而死十一月二日大織冠像破裂七日關石清水宮八日觀法皇於鳥羽殿是日還大炊御門第十三日關院成徙御焉十四日行幸賀茂社十九日大風雷二十一日先是梶原景時畠山重忠曰重忠怨望鳩集宗族據菅谷而叛賴朝召結城朝光下河邊行平等議之朝光曰獨重忠以目代之姦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七

暫遭譴怒當此之時唯自引咎曾無怨色其人天資忠直敬神慕義決非懷異圖者宜召致之面察其情狀賴朝然之以行平與重忠友善遣而召之彼果無貳速以彼來行平往告其狀重忠大憤悲曰我有何缺望自棄舊勳忽爲叛人赤心奉公幕下所知而爲讒口所陷無由自明子衡命而來欲誅我也引刀將自殺行平遽止之曰子常自稱不譎何今逆詐之至此以信接人我豈讓於子邪子爲將軍之胤我亦四代將軍之裔適足相敵戰以決雌雄何用詐謀陷子乎且將軍使我來者欲携子來也重忠大喜乃勸杯酒盡平生之歡遂與行平俱至鎌倉是日因景時陳謝景時曰子如實無反謀宜上誓書重忠曰若人謂我恃勇掠奪貨財則我深愧之今枉得叛名適足見其勇耳雖然我遭源氏之興委身幕府未嘗懷貳而忽罹讒謫實出不幸我心與言無二何煩誓書且盟誓所以防姦詐如我赤心幕下所知子以是白之景時入白賴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八

默然賴朝廻召行平重忠譚話移時竟不及其事而罷實行平以佩刀景時之讒搆忠良率此類也嘗誣土佐人夜須行宗行宗辯之甚詳景時之詐悉露賴朝命景時脩鎌倉道路隨之然龍任如初十二月朔雷十一日法皇幸熊野十三日復弓場始儀是月救天下禁殺生

四年戊申春正月六日法皇至自熊野十六日法皇幸日吉社二月二十日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通薨幼而聰敏頗有才學二十一日救陸奧出羽國司使前民部少輔藤原基成及藤原泰衡押義經是月不豫三月十六日救天下每家門戶安置四天王經仁王經等二十日法皇慶楊柳觀音般若心經於六條殿禱天下安靖夏四月五日式部大輔藤原資定坐事流於淡路八日原輕犯十三日法皇所御六條殿火十九日禁賀茂祭近衛使檢非違使車馬僕從用金銀錦繡爲飾二十日法皇救賴朝造六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千九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

殿五月賴朝遣所聚藤原信房及天野遠景擊鬼界島降之初遠景爲筑紫奉行及義經西奔賴朝疑其支黨有匿鬼界島者遣宇都宮信房於鎮西令與遠景俱擊之先是薩摩人阿多權守平忠景獲罪匿於島中詔宛後守平家貞討之風濤險惡不能進而還至是遠景遣人至島偵探具得要領上書賴朝曰臣既使人伺鬼界島攻取實爲不難因募鎮西兵士應者甚鮮信房欲徑往襲之臣以其兵寡固止之願賜教書以發會攝政兼實等聞之遣使諭賴朝曰昔者朝廷固嘗捷伐三韓矣及至後世我兵不復外征況鬼界絕域取之不易發兵濟海安得萬全宜罷是役賴朝廻諭遠景罷役已而信房具圖海路曲折送之鎌倉賴朝覽圖曰此易取也何必費兵力遂命遠景信房擊之以鎮西人小物資政爲先鋒島人悉降廻獻捷鎌倉賴朝大悅行賞初賴朝在伊豆安達盛長嘗夢賴朝踞足柄倉嶽足踏鬼界島覺而異之告賴朝賴朝心竊

自質至是銳意取之云痘瘡流行六月五日鎌倉大雨洪水十三日御大內避祇園神興十四日還閑院十九日賴朝令坂東諸國春秋二分放生會日禁屠殺及如火獵瘡魚之類亦永停止之因奏請下敕諸州一切準此朝廷從之二十四日白虹貫心大星秋八月十七日申禁殺生九月十四日初賴朝捕城長茂也幽于梏原景時家賴朝與僧定任善長茂亦與之結以故定任屢稱長茂賴朝欲赦而用之於是坐藤內召見僚佐班列左右長茂毫無卑屈色進升上坐背賴朝而坐賴朝終無一言景時怒曰二品在彼長茂曰吾不知也乃起出定任愧懼十五日法皇八條院幸四天王寺冬十月十二日申救陸奧出羽國司捕義經十四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房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兼雅兼右近衛大將兼雅權大納言忠雅之子也十一月二十八日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罷是歲中原親能辭京師守護賴朝使前中納言藤原能保代之

五年己酉春正月五日賴朝叙正二位二十日法皇幸日吉社二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下院宣賴朝繕治大內二十二日法皇幸四天王寺是日賴朝遣使京師奏法皇曰義經既逃索捕稽緩恐致禍亂今泰衡容匿義經罪在不赦臣請討之前刑部卿賴經黨義經臣擢請奪官逐之而彼猶在京大納言朝方左近衛少將宗長侍從朝經兵衛尉政綱前兵衛尉爲孝皆黨義經請奪其官山僧黨義經弄兵臣嘗請奪之兵器陛下許之而彼猶自若陛下感夢兆欲召還平氏流人時實信基何不可之有請速召還之二十四日平時忠終於貶所年六十賴朝嘆曰斯人前朝之輔佐而有智臣之譽宜爲朝廷惜也時忠在高倉安德二朝階級椒掖荇畀清要且以清盛妻兄勢焰傾一時叙位除目多出其意世人期以大臣呼曰平關白凡三爲檢非違使別當廳務尙嚴嘗逮強盜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二

二人斷其右手懸諸獄門時人驚氣焉二十六日法皇使者還自陸奥過鎌倉致泰衡報曰臣既知義經所在尋當捕送賴朝曰彼前日不奉勅而今爲此言者詐也二十八日前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薨久居顯要鎌倉朝廷爲時所欽重世稱大炊御門左大臣彗星見三月十一日流藤原賴經于伊豆十四日地震十八日又震二十二日賴朝遣法橋昌寬於京師請討泰衡二十五日以豐受宮戶鎖不開遣權大納言藤原實家于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晦白氣貫北斗魁星夏四月十三日權大納言藤原朝方及子出雲守朝經坐黨義經奪官十八日初賴朝過三浦義澄家燕飲岡崎義實與平廣常乘醉忿爭相罵佐原義連大叱義實曰叔父老狂今日將軍臨席實一門光榮奔走督辦唯恐不及叔父何傲慢廣常亦何無禮如有所言豈無他日開啓再三二人愧服而止賴朝心惡之親遇日厚是日北條時連加元服於幕府賴朝不

豫點加冠人及期豪族畢集賴朝特命義連加冠義連辭不敢當賴朝不許曰我嘗遊三浦卿一言解紛我知卿於是時此兄夫人所鍾愛將來賴卿調護善視之義連乃從命人皆榮之閏月八日復藤原朝經官十四日大外記明經博士清原賴業卒年六十八治承養和之間諸州兵起官軍無利內大臣宗盛計無所出使謂賴業曰今觀事勢難以威力戡定非禱神奉佛則不能濟其修大神宮臨時祭邪將遣阿育王故事造八萬四千寶塔邪籌略所宜請指畫之對曰臨時祭可問其人造塔在公意今之所急在亟革弊政誠辭訟也不然危亡無日雖然是非我所知公卿大臣所宜議也藤原兼實稱曰賴業學該和漢當世無雙國之大器道之棟梁凡朝儀典故每有咨儀賴業引證古今辨折精覈多見從用爲高倉帝侍讀每讀禮記至大學中庸二篇乃嘆曰後世有達儒之人別表章之以爲二經則爲天下至寶矣於是表出二書據本經

爲解不取舊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熹註未傳其所見適相暗合人以爲奇云子孫建祠祭之後嵯峨帝賜號曰車折大明神相傳有人嘗乘車過其祠車忽折因名焉十五日召還流人平信基及弟時實藤原尹明藤原資定等晦藤原泰衡攻義經殺之賴朝聞秀衡卒屢乞院宣使泰衡密圖義經泰衡懼於是遣兵數百襲衣川辨慶及鷲尾經春等皆奮戰死義經手刃妻河越氏及女子遂自殺年三十一國人惡泰衡不仁五月四日以法皇慶法華經一千部於四天王寺非常赦六日法皇至自四天王寺十日法皇幸日吉社六月二日避方忌於鳥羽南殿三日還閑院十三日行幸攝政兼實大炊御門第避祇園神興藤原泰衡遣新田高平送義經首於鎌倉賴朝方落鶴岡浮屠使使止之於途是日首至天方盛暑盛以漆函漬以美酒賴朝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受之見者哀其寃或曰義經不死匿在蝦夷賴朝不復推究島中有義經

祠今猶存云論贊曰義經智勇兼備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驅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圖讎讒惡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屠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齊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真偽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踏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稽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

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十六日、還關院二十四日、賴朝謂將佐曰、泰衡容匿叛人日久、罪均叛逆、吾將討之。會藤原能保致書曰、朝議謂義經已死、泰衡不必討可矣。二十五日、賴朝又請討泰衡。二十六日、泰衡聞弟泉忠衡黨義經殺之、忠衡稱泉三郎守父遺命、事義經最謹、及泰衡有異圖、獨不與、於是殺之。二十七日、賴朝徵兵士、即日來會者殆一千、令曰、武藏下野大兵所經、國人宜迎會焉。晦、賴朝召大庭景能曰、吾請討泰衡、朝廷未許、而將士既聚、奈何。景能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公既已奏之足矣、何必待命。況泰衡累世家、人欲擊則擊、奈何。聚兵費日、請速發。賴朝大悅、賞以鞍馬。秋七月八日、賴朝使諸將各獻武器、千葉常胤製旗上之、常胤摸賴義東征所用以獻。下河邊行平上、鎧冑皆後附、笠幟賴朝異日、笠幟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八

在鎧袖行平曰、祖先秀鄉之製也。士之臨戰、必期先登、自呼其名、使敵聞知之、又設笠幟、使吾軍自背後見之、以爲標、如移置於袖、則在將軍意爾。賴朝善之。十日、以右大臣後德大寺實定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雅爲內大臣。十七日、賴朝部署諸軍、使大庭景能、三好康信等留鎌倉、命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帥東海道兵、經常陸會於越限河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等帥北陸道兵、從越後攻出羽。念種關賴朝以畠山重忠爲先鋒、從中路、加藤景廉、葛西清重帥武藏下野兵、從之。十九日、賴朝發鎌倉、梶原景時、白賴朝曰、囚虜長茂、勇悍無雙、願將軍用之。賴朝許之。長茂曰、旣爲囚徒、不可復揭家旗、請別賜之。賴朝仍令用其家旗。幟長茂喜曰、我復揭此旗、故衆稍來集也。二十日、上西門院崩。二十一日、葬上西門院。帝爲廢朝三日。法皇著喪服、踰旬不釋、攝政兼實諫曰、王者當絕傷養、今陛下哀悼過禮、不接群

臣、已經旬日、奏事壅滯、宜抑情節、哀以副在庭之望。法皇從之。二十五日、賴朝進至下野多古、奉幣宇都宮、祈曰、此役戰捷、以生虜一人爲神官。小山政光來獻糧、指近臣著紺直垂者曰、何人也。賴朝曰、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也。政光曰、何以獲無雙之名。賴朝曰、一谷之戰、隨父先登、政光笑曰、此輩無從兵、單騎奮戰、所以獲名也。臣等每遣從兵先驅、故不得與此輩爭功。不然、武夫善戰、人皆然、豈獨直家哉。延願子朝政、宗政、朝光曰、汝等必効力此役、獲無雙之名。賴朝大笑。二十六日、佐竹秀義率兵會於宇都宮。賴朝見其所建白旗、與己旗無異、延與以盃月扇、使爲旗號。二十八日、軍至新渡戶。賴朝令諸將上兵、薄城、長茂手下從士二百餘、賴朝怪其多、梶原景時曰、長茂初養兵數百人、及其敗、悉皆遊散、此地近彼鄉土、所以聞其從征而奔歸也。賴朝大喜。八月七日、至陸奥伊達郡阿津賀志山、會雷震其營、軍中大懼。泰衡城阿津賀志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十

山、堰越限河爲壅、令庶兄西木戶國衡及金剛別當秀綱、秀綱子秀方等、以兵二萬守之。又城刈田郡、扼名取、廣瀨兩河、植楮引繩、又使若九郎大夫、余平七等守栗原三迫、黑岩口一野邊、田河行文、秋田致文、守田羽、自陣國分原、橫橋賴朝令衆以明日進攻。重忠命步卒運土石填壘、初重忠發鎌倉、使卒三十人執鐵錘、至是人服其智。小山朝光夜潛先衆而進、八日、秀綱帥兵數千出城、而陣重忠、朝光、加藤景廉、工藤行光等進、擊敗之。秀綱退合於國衡。泰衡將佐藤元治、陣石坂、據險設營。伊達爲宗、爲重等潛甲出伊達澤、原橫衝之。斬元治以下十八人。元治忠信父也。九日、賴朝夜令衆以明日踰嶺、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工藤行光、狩野親光、藤澤清近、河村千鶴丸等、欲先登、夜潛過重忠營下、藤澤成清告重忠曰、公爲前鋒、結營於此、諸將爭先挺身、競進、請遮留之、否則訴之幕府、以軍法從事。重忠曰、我已爲前鋒、假令他人卻敵、我亦不



爲無功且燒人之先登非我所欲也不如坐收其功乃佯爲不知遣之七人遂踰嶺薄城門大呼挑戰泰衡壯士伴藤八等出拒親光戰死行光搏藤八斬之提頭而進闇中有兩騎相搏廻問轡問之曰藤澤清近搏敵即助清近斬之賴朝寵臣大友能直亦密與宮六國平論嶺斬佐藤秀員父子十日遲明賴朝踰嶺重忠及小山朝政和田義盛下河邊行平三浦義澄佐原義連加藤景廉等進攻甚急聲震山谷城堅不拔小山朝光宇都宮朝經等七人從間道赴會津踰土湯嶺繞出城後山上大喊發箭城兵駭亂不能禦乘曉霧逃走國衡棄城遁賴朝進擊金剛秀方年十三還戰甚疾工藤行光將搏之從士藤五從旁進搏之怪其少年多力問名不答搏鬪良久遂斬之朝光追秀綱斬之國衡馳赴出羽義盛迫而呼之國衡轉馬注矢未發義盛射中其膊國衡傷走重忠尾擊國衡極豐肥有良馬曰高橋黑駒而上下平泉高山日三次馬終

比至津久毛橋敵必遁逃泰衡拒我必於平泉卿等勿以寡兵浪戰必待後軍一戰殲之勿妄損一人是日京師大風神社官舍多倒二十一日賴朝兵乘風雨追泰衡遇敵於栗原三迫擊破之斬若九郎大夫賴朝經松山道至津久毛橋泰衡逃還平泉不入而去留從兵火其第二十二日賴朝進至平泉屋宇皆已焚蕩僅存一庫命葛西清重等檢視奇珍不可勝計乃以牙笛蜀錦帷賜清重其餘悉頒之諸將二十五日賴朝遣千葉胤賴於衣川召泰衡外祖前民部少輔藤原基成基成乃降二十六日以討泰衡敕神祇官禱七日是一日有一卒至賴朝營投書而逃視之則泰衡書也書曰伊豫守先父之所擁護非泰衡所知也父已沒泰衡受公命殺之有功無罪何故被討泰衡失國竄匿山林心甚悲焉今兩國已歸公泰衡願爲家人不則減死處流矣請幸置答書於比內郡土肥賀平請置答書擒其人聽分兵搜比內九月二日賴朝發

不汗至是陷薄城不能前重忠部將大串重親追斬之潰兵往報泰衡泰衡大驚逃還安藤四郎等進攻根無藤敵疊拔之斬其將金十郎十一日重忠獻國衡頭賴朝大悅義盛進曰臣實射之重忠不服賴朝命取其鎧驗之箭孔大如鑿重忠不敢爭十二日賴朝聞大木戶之戰河村千鶴丸年十三自呼名字善戰召見於船迫驛問父名曰山城權守秀高乃命加首服令加加美長清加冠賜名秀清秀清兄義秀嘗從大庭景親擊賴朝者也賴朝進至多賀國府千葉常胤八田知家等濟遇隈河來會十三日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進入出羽擊田河行文秋田致文斬之十四日國人言泰衡在玉造郡或言保物見岡賴朝謂彼必在玉造經黑河而進道下河邊行平小山朝政宗政朝光等國物見岡殘兵僅四五十八掩擊悉獲之二十日賴朝進入玉造郡國多加波波城泰衡已逃餘衆悉降乃經葛岡郡赴平泉賜書先鋒將士曰我兵追蹙

平泉赴河河謂衆曰祖先討貞任克之河河吾獲泰衡亦必於其地也三日泰衡將走蝦夷至賀柵從兵河田次郎叛圍而殺之泰衡年三十五是日復藤原朝方官四日賴朝至志波郡泰衡從父樋爪俊衡火比爪第而逃遣三浦義澄等追蹙賴朝進陣陣岡蜂社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從出羽來會於是三道兵悉聚兵凡二十八萬四千騎旌旗蔽空六日河田次郎持泰衡頭來獻賴朝執而謂之曰泰衡在吾掌握豈假汝手汝背舊恩敢行弑逆吾所不赦也命斬之乃梟泰衡頭七日宇佐美實政擒泰衡勇將由利維平時天野則景後至下手及獻捷二人爭功不決賴朝竊命認二人繼馬使梟原景時往問維平景時謂之曰汝泰衡曉將必無僞飾向擒汝者擐何甲維平怒其僞慢張目曰汝佐殿家人何言之做乎故御館鎮守府將軍之嫡統汝主猶不宜爲此稱呼況汝與我等夷乃敢出此言乎運窮就擒勇士之常我卒不對汝問矣景



時愧報還報曰：「虜極口慢罵，無復它語。」賴朝知其無禮，更命畠山重忠、重忠親爲之設敷皮，徐問曰：「武夫戰敗就擒，古今之常，不足爲耻。雖我二品亦嘗受辱，平氏然一旦崛起，遂平天下，足下雖在禁虜，豈終淪沒？足下晚名冠六郡，故將士以獲足下爲功，相爭不決，此輩優劣係足下一言。」執足下者，鎧馬何如？願聞之。維平曰：「足下非所謂畠山殿邪？應接有禮，不類前人驕傲，不得不爲足下言。」捉獲者，撥黑絲甲、騎鹿毛馬，其後衆人蟬集，無所記憶。重忠入報之，賴朝乃知爲實政。賴朝曰：「維平與壯士矣。」廼召見問曰：汝主泰衡世據二州，發兵十七萬，威振境內，予頗難於加誅。然大兵一臨，不能支。百日舉族覆滅，身爲其下所殺，豈所養非所用乎？維平曰：「壯士分守要害，老者艱步自殺，如余不肖，乃被生擒，故不共死耳。昔左馬頭殿管領海道十五國將兵數萬，不治之亂，不施踵而敗，授首長田莊司，古之與今，優劣何如？且我主所統，僅兩國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十六

士拒戰數十日，猶爲幕下之憂。幕下勿深謂焉。賴朝默然愛其勇壯，屬重忠善遇之，遂釋爲家人。八日，遣使奏捷京師，謝擅征之罪。九日，實政兵士入高水寺毀壁板，僧徒訴之，乃命捕兵士，截其左右手。是日，討泰衡。七月十九日，宣旨院宣始到。十二日，賴朝進至厨河。十三日，令曰：「兩國被兵，百姓離散，今宜速還鄉里，因召其耆宿，各賜綿衣一馬。」十四日，賴朝令索二國省帳田籍，而平泉之災皆已蕩盡。有土人豐前介實俊及弟橋藤五實昌者，諳習二國事，因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獻。二國諸郡稅額戶口鄉里山川大備，賴朝嗟賞，錄用二人。十五日，賴朝進次于厨川，比爪俊衡及弟季衡與諸子來降，救俊衡食邑如故。十七日，慰問僧徒，賜寺封如故。十八日，泰衡弟本吉高衡亦降，與羽二國悉定其所擒獲多釋之，自師出四十餘日，兩州平定。自清衡領六郡，遂略二州，四世九十九年而亡。

山縣賴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賴朝起兵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既而得罪於賴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何深咎之？當是時，賴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既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釋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與羽強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焉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二十日，法皇幸四天王寺。賴朝論將士功，頒授二國地三浦義村等賞賜頗厚。畠山重忠、葛岡郡其地狹小，重忠竊語所親曰：「我雖承前鋒命，而大木戶之戰，則他人先我，我知而不禁者，欲分功於尋夷耳。」見其請賞果如我意，葛西清重功最多，授伊澤磐井壯鹿數郡。二十一日，賴朝入伊澤郡鎮守府，奉幣八幡祠，坂上田村麻呂所創也。二十二日，令將士在陸奥者，慕葛西清重節度。二十四日，命清重統平泉檢非違使所事，聽斷訟獄。二十七日，賴朝周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十八

覽安倍賴時貞任衣川遺址。二十八日，旋師置留守所於田羽。是日，多武峯鳴動。冬十月朔，賴朝至國府，諭地頭等平租賦省冗費，緩民力，勿恃勢擅權侵暴百姓，乃大背其應曰：「政事一邊秀衡泰衡之舊，勿得更革，是役令上野下野運輸軍糧供給軍資，無煩居民人皆悅服。初義經之奔西州也，至攝津渡邊依源番，番悉意護送，番坐囚于鎌倉數年，日自束髮待刑，會天野遠景征鬼界島而還，至渡邊娶番妹，携歸鎌倉，親族咸喜，謂番必得釋，遠景亦許諾，及還鎌倉，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事就囚，何耻之有？與渠爲姻，固所不願也。」乃謝使曰：「辱承至情，第僕孤獨，無由結姻，遠景大怒，謂之於賴朝拘囚益嚴，番不以爲意，至是賴朝召番謂之曰：「爲是有役，久繫留汝，宜立功以贖罪，乃給以鞍馬器械，番果有功，竟復舊土，番爲人沈勇，尤善射，嘗會客於家，見鯉魚躍淵射之，每發皆中，坐客服其精妙。十六日，法皇還宮。十七日，行幸押小路第，遊

方忌十九日賴朝至宇都宮以俊衛族人爲神官二十四日賴朝  
運餼倉命出羽留守檢行郡邑留守欲廢間田地頭等患之賴朝  
下書留守曰出羽陸奧東夷之地風俗各有攸宜前頒新制亦除  
此二國若夫間田如何廢之宜一從舊貫無所改革賴朝尋謂左  
右曰義經泰衡初非朝敵吾特以私怨滅之耳吾當修佛事以慰  
冤魂乃建佛堂於永福寺摸平泉精舍以薦義經泰衡冥福二十  
九日行幸春日社晦還宮十一月三日法皇幸日吉社是日十月  
二十四日院宣褒討泰衡功且勅曰降人卿皆論決不須送京師  
如卿之賞則依所請將士有功者以名上之八日賴朝遣大江廣  
元于京師辭謝獻駿河綿千兩於法皇竟不上將士名且條奏戰  
定後應施行狀今歲陸奧禾稼不登加以兵革民不安業是日賴  
朝命葛西清重振濟察民磬井贈澤江刺三郡自山北運農料和  
賀部實二郡自秋田郡輸給種子清重設互市通有無國中太治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二十

### 賴朝感賞

山縣賴田賴朝親將而在討唯此一舉耳而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其鋒所向如雷靈鬼神政取戰勝與羽強族奕世盤據幅疆  
難制者不數旬而授首與羽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  
也其將略才度孰能及之者耶以此觀之其能服人心而統一  
天下蓋亦非偶然也

十九日以皇兄守貞惟明爲親王十二月十四日以兼實爲太政  
大臣攝政仍舊泰衡將大河兼任起兵出羽詐稱義經或稱義仲  
子朝日冠者衆七千餘聲勢日熾二十四日賴朝遣工藤行光由  
利維平宮六國平等於陸奥禦之二十五日法皇敕賴朝傳伊豆  
相模於子孫且召之入朝賴朝奏曰臣藩平陸奥宿志既遂請以  
明年入朝二十九日右大臣藤原實房罷左近衛大將晦權大納  
首藤原良經兼左近衛大將是歲賴朝遣土肥實平守護京師實

平爲人多籌略曉暢軍事征伐之際賴朝命範賴義經依其區畫  
救治承以降平氏要請院宣課兵糧於五畿七道公田莊領暴斂  
誅求百姓凋弊源義仲復循其轍兇暴益甚今源賴朝討滅兩賊  
干戈永斂宜速命諸國司停止徵物以拯民弊初平氏擅勢奪諸  
社神領以爲私邑及聞源賴朝起兵差使伊勢神郡賦課兵糧迫  
押神民人人憤起賴朝卒得以藉口既定東國檢出大神宮御領  
悉皆還附東國名神若鹿島香取三島安房等社皆進神田禁國  
掠以祈冥佑特尊信八幡神建祠餼倉號曰鶴岡宮極其崇奉有  
事必禱會大神宮神主等爲平氏所疑服被譴責神主等懼訴之  
賴朝賴朝曰忠邪曲直神明必鑑之何懼之有御領在東國者吾  
必保全之宜終始致禱焉及平氏西奔乃奏曰吾國神國也孰不  
尊神頃者賊臣當國侮蔑神威抄掠神領咎殃乍至自取敗亡是  
實神罰而非臣之力也凡諸社神領宜悉仍舊返附其祈禱有勞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二千二十二

者宜加勸賞時所在武士乘兵亂掠敗神地神寶或搶劫社司資  
財賴朝遂請院宣檢勘大神宮以下神領在諸道者皆附之本社  
新奉御府于大神宮進納齋宮用度禁遏武士暴行修祠宇破壞  
者附神田慎祭事於是諸社認獻皆取決乎餼倉而朝廷所行僅  
僅不過恒例神事及神階御卜等事也初法皇停廢攝津諸莊其  
租入殆六萬餘斛而藤原氏莊園被廢者亦多及帝立法皇以院  
宣號令天下而其所施爲大抵不過莊園廢置之事廷臣亦區區  
以莊園爲意不顧國難軍國大事一聽武人所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鳥羽天皇下

建久元年庚戌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用垂御座劍代寶劍六日大河兼任帥兵赴陸奥至志賀渡乘冰而濟冰忽解溺死者五千餘人兼任致書由利維平曰古今報六親之仇有之未聞有復主之讎者今我始爲此舉將以申君臣之大義也時維平及橘公成守小鹿島兼任進攻之公成棄城走維平戰死乃由千福山本轉抵津輕斬宇佐美實政等眾稍至一萬七日公卿表賀元服赦八日賴朝令千葉常胤胤正帥海道兵比企能員帥山道兵討兼任小山朝光以下邑陸奥者道會之相模以西具兵待命十三日賴朝以上總介足利義兼爲追討使令上野信濃發兵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二十四

葉胤正謂曰葛西清重驍勇絕倫臣嘗共事效功於上總今願與之俱賴朝許之十六日以從三位藤原任子爲女御兼實女也十八日葛西清重健步來報曰公成戰死維平遁逃賴朝曰健步錯誤死者必維平逃者公成也吾以其生平知之後報尋至果如賴朝言二十七日觀法皇子六條殿二十九日賴朝謂左右曰維平之死非不烈顧大敵在前突戰而死可謂無策矣乃令陸奥諸將曰敵縱來進勿貪功獨進以取敗要當齊心一力以成其功耳二月四日令諸國將士曰吾將以十月初京師五日遣使於陸奥諭諸將曰敵若強盛卿等不能克之吾當親發今日之戰宜先窮搜支黨魁首果有可襲之機即進奮戰潰兵不論步騎悉縛進之六日陸奥再告急乃遣使令曰渠魁不可得赦處分當待朝命至於務從之徒降者皆赦宣布告國中不然窮寇死戰不易速克也以留守所黨兼任命清重擒之納甲二百領贖死十二日足利義兼

與清重等進至泉田間兼任所在曰彼已以兵一萬發平泉諸將乃追躡至栗原一追會日暮阻隘不能進兼任既踰險矣千葉胤正等冒險追擊大破之兼任以殘兵五百餘走衣河臨冰而陣諸將濟川奮擊兼任走保多字末井城義兼等進攻走之多所斬獲

十六日僧西行寂年七十三西行常謂桑門無家須抖擻終身於是東關西州無遠不到當其得意嘯咏自適結廬伊勢二見蒲藉草爲窟穴石爲研每和歌會用扇或花篋代文臺每自歎曰一生無幾來世在邇過嘗遠江天龍渡舟人以所乘太多叱令下西行爲不聽舟人怒而鞭撻血流被面西行毫無怒色從容下舟從僧愠之西行曰我爲法至此陵辱抵死非所憾也若無此心不若不被刺之爲愈汝未能遺世不宜爲吾徒也遂謝遣之神護寺僧文覺不悅西行曰沙門爲業唯道是修彼何爲者周遊四方吟詠涉日實釋門之賊也吾見之必擊破其頭西行抵高雄文覺與語犬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二十六

悅其徒謂文覺曰師前言加陵辱而今如此何也文覺曰爾曹不見西行狀貌邪固非彼我毆者反將毆吾矣西行浪遊諸國歷年偶還京訪左大臣實定造門見其寢屋上張繩問人曰爲使爲不得集爾西行曰爲居何害比公俗情未脫不入而去其於釋教兼通顯密僧慈圓請教對曰欲窺密家之要當先學和歌不然竟不能造其奧焉帝嘗謂西行才思天成非常人所學得其集曰山家集又有御裳濯川歌合撰集抄並行于世二十二月初自莊園大興貢賦闕乏若造大神宮役夫工米及御裳濯河堤役皆課諸莊園是歲造宮諸國地頭等往往不供課役乃下敕鎌倉催督是日賴朝奏言臣所領諸國應命進納且命家人等悉皆供役如熟田八幡等社領工役亦已加嚴制況大神宮恒例課役實是朝家大事何敢懈緩三月七日法皇幸熊野十日大河兼任間關至栗原寺村人怪其美服獨行因而殺之獻首胤正清重馳使告狀於

鎌倉且奏將士功十五日、以左近將監伊澤家景爲陸奥留守、凡陸奥之事專令清重家景奉行焉、十八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夏四月七日、法皇至自熊野、十一日、改元十九日攝政兼實罷太政大臣、二十二日、上所生準三宮藤原氏號曰七條院、二十六日、立女御藤原任子爲中宮、法皇敕賴朝修六條殿、五月七日、以心柱倒奉幣大神宮、廢朝五日、十五日、鎌倉大風雨、雷水俱山崩、六月二十九日、賴朝奏言、臣所管八國充文返鈔等、已載別目、如相模武藏、速令充濟、自餘六國、道途稍隔、須令國務沙汰人隨例進納、若有託言彼此規避課役者、宜發官使嚴加督責、尋又下令、管國在廳官曰、神宮禰宜解狀、載御裳濯河堤役事、歷代救命、頗爲鄭重、凡神宮課役、非諸社之比、家人住東國神領者、有或託言幕府、不勤辦納、或稱爲舊例、恣致對捍者、神威嚴重、何得如此、亡論神戶御府御園及社領寺田、如家人等給地、苟係神領者、悉供課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二十八

役脫持異議者、宜注交名科責焉、夫吾朝六十餘國、雖立針地、莫非大神宮神地者、性者平氏擅權、蔑如神明、吾祈請神宮、終殲兒逆、自非神助、安能至此、爾後神宮課役、必隨禰宜催督、不得有違慢、賴朝已以平氏奪神領、聲以爲其罪、力反其所爲、故神祈福以收民心、然當時國郡武士、跋扈放縱、侮慢神祇、輕蔑朝廷、王制益壞、關白兼實嘆曰、自賴朝秉兵權、雖名屬治平、而朝廷衰微、典禮殘缺、自余在職六七年來、公事廢絕、國郡凋弊、比之昔日、殆如霄壤、太祖之靈、其謂之何、淳厚之風、豈可復望乎、秋七月、朔、賴朝令關東禁殺生、今年至明年、十七日、左大臣後德大寺實定罷、以右大臣藤原實房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兼雅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房爲內大臣、兼房兼實之弟也、二十三日、法皇幸日吉社、晦、賴朝流前佐渡守重隆於常陸板垣、兼信於隱岐、高田重家於土佐、八月三日、御大內、避方忌、十四日、遷權大納言大炊御門賴

實子伊勢華宸、肇宣命神寶於大神宮、十七日、風雨洪水、二十七日、伊勢神官言、神宮瑞籬門倒、九月十日、法皇幸四天王寺、十三日、以造東大寺下院宣于五畿七道、實案二十日、賴朝將朝京師、遣使營第宅於六波羅、平賴盛宅址、晦、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冬十月朔、始讀史記、法皇幸日吉社、使一千僧讀經、非常赦、三日、賴朝以畠山重忠爲前驅、將發鎌倉、諸將悉會而入田知家未至、賴朝爲之不發、至午乃至、賴朝讓之、知家謝曰、前驅後隊、命何人也、賴朝曰、前驅已命畠山重忠、而後隊未得其人、知家請命千葉常胤、賴朝從之、乃發十七日、法皇幸奈良十九日、以東大寺上梁、赦二十日、法皇還宮、二十五日、賴朝途過內海、謁義朝墓、二十九日、至青墓、召女延壽相見、道舊故、十一月七日、賴朝入京師、從騎皆戎裝、觀者如堵、法皇亦密觀焉、賴朝入六波羅、第九日、朝法皇、然後朝帝、勅爲權大納言、賴朝屢謁、法皇陽陳誠款、法皇大悅、待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三十

之甚厚、每入見、漏數刻不許出、二十四日、右大臣藤原兼雅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賴朝兼右近衛大將、二十七日、行幸平野社、十二月朔、賴朝行拜賀禮、三日、上表辭兩職、四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賴朝罷、故事、辭職者、不得乘半部車、院宣特許焉、賜大功田一百町、十一日、法皇敕舉功臣二十人、賴朝固辭、不得、遂舉十人、授衛府官曰、千葉常胤、梶原景時、八田知家、任左兵衛尉、三浦義澄、葛西清重、右兵衛尉和田義盛、義連安達、遠元、左衛門尉小山朝政、比企能員、右衛門尉常胤、景時、知家、義澄、皆請而授子及孫、初、朝廷往往遣追捕使於諸國、糾察姦盜、賴朝亦嘗以家臣爲總追捕使、按檢近畿諸國、至是、請爲天下總追捕使、廷議許之、於是兵馬之權悉歸賴朝、而朝廷不復得問焉、

栗山愿曰、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問、上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賴朝攘一臂、而天下響應、救者生於溺、援神



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衽之不在也而其巧譎百端求竭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焉於是賴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賴朝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雖倉所以成霸業也其員之簡一也員簡則擇之精擇吏精則民安其生擇將領精則盜賊無所容其足盜賊無所容其足然後安民之政可得而施故大江廣元之議源賴朝之請皆濟時之急務而朝廷許之亦時勢然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焉今之所謂盜賊古之所謂王民也使民而安其生何患盜賊而追捕之乎追捕使之不得不置者由於吏不稱職吏不稱職由於擇之不精夫是六十六人而已不難於擇也而不精焉者不用心也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貨進非執袴乳臭之子則懸點食汚之人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三十二

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盜故或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廣元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何哉以六十六員督天下之兵其名輕而其實重也其廢置之權不總之朝廷而總之霸府也故曰追捕使者亦非有此定名也而有此定實焉也自是以還捕盜者反兼監稅總之者數申戒之曰勿敢侵吏治亦姑云爾耳國司雖仍出於朝差而非必有其實徒有其名耳不獨國司徒有其名也總國司者亦徒有其名而其實則歸於總追捕者是雖時勢之使然其初

植六十六人私黨以篡天下其術可謂簡捷也朝廷以爲是不過六十六員何能爲而不知其失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勢終大變不可復可慨也夫夫所謂追捕者視力能勝追捕而已不必須精擇也故皆其地方豪族爲之雖時有廢置久而因襲者往往而然以及足利氏之時強弱相并合爲二三十員再合爲七八員員愈簡而天下愈不治古之簡所以安民而後世之簡所以困民可不慨哉

山縣瀨曰前此藤原氏平氏秉天下之權也皆狹官爵之貴籍外戚之勢以爲重焉然猶天子之大臣而擅威福者也故其身雖貴重天下之土地非其有也雖倉氏則別建府於鎌倉以土地兵馬之權歸之於已狹此以令天下實功報勞必割地以與之天下之武士皆歸焉賴朝辭大納言而東歸不敢以官爵之貴逼朝廷而其威權之重則非復藤平二氏之所及也自是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三十四

後天下之土地人民咸歸武門朝廷縉紳徒以官爵自高武弁之士乃以田祿相誇天下之勢於是乎判然矣鎌府與京師相對立而天下之權勢全歸焉是賴朝於我東方所以肇開霸王之業也賴朝之躬此業其不臣之迹雖可惡其實則朝廷失馭將門代之而起勢不得不然也已

十四日行幸大原野社賴朝以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而辭發京師凡往還所需不累百姓遠近悅服十八日白虹貫月二十九日賴朝還鎌倉是歲諸國旱澇稼穀不登

二年辛亥春正月十五日賴朝改公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以大江廣元爲別當藤原行政爲令藤原俊長爲案主中原光家爲知家事中原親能藤原俊兼三善康清三善宣衡平盛時中原仲業清原實俊爲公事奉行蓋先是賴朝爲右近衛大將故改公文所爲政所皆遵朝廷之制也政所參決幕府政事最爲樞



要而北條氏以執權居其上猶朝廷之有藤原氏也十八日先是內藤盛家掠石清水神領周防遠石莊傷損神民押留神稅別當訴之朝廷救鎌倉停之至是賴朝下令嚴禁二十七日避方忌於六條殿二十九日還開院二月十一日藤原長方薨世稱梅小路中納言又稱八條壽永之亂木曾義仲欲擁法皇以赴北陸勸詣石清水社衆皆危懼長方遣使諭義仲曰法皇有禍穢未可拜神假令不親拜禮而猶不可近神宮也義仲以爲然乃延其期義仲尋伏誅文治元年賴朝請爲總地頭法皇問之群臣長方固陳不可法皇不從是歲薨髮更名中印右大臣兼實常推長方爲一代名士至是嘆曰朝廷之失臣公家之巨損誠可惜也三年敕群臣上意見問及長方而長方知朝家之事不可爲不復建言長方能詩所著有新撰秀句二十一日敕賴朝修法住寺殿二十四日御大內避方忌三月四日鎌倉火延及幕府六日權大納言大炊御

門賴實兼右近衛大將經宗之子也鎌倉地震二十五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實宗於伊勢奉宸筆宣命神寶於大神宮二十八日以內大臣藤原兼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中山忠親爲內大臣忠親家忠之子也夏四月朔以因幡守大江廣元明法博士兼左衛門大尉爲檢非違使攝政兼實曰彼世儒流仕途所由不可出大外記明法博士而帶大尉爲檢非違使非選除紊亂乎朝廷不聽賴實曰吾閱史有知主嗣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大江廣元爲應使衛尉攝政兼實議爲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資臬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移邪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一許應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彙僕也十四日避方忌於鳥羽殿初佐佐木莊租入充延曆寺千僧供料

遭水溺多遺貢去月僧徒遣日吉社官仕奉神鏡入佐佐木定綱宅誅責暴急擊破門牆侵辱奴婢放火傍近民屋時定綱在京師子定重忿怒磨兵禦之傷官仕二人僧徒誣奏定重放火斷橋縱騎扼歸路殺傷甚多乞得定重父子兄弟甘心十六日賴朝遣梶原景時於京師請抵定綱罪且諭僧徒欲以定綱采地之半贖之僧徒不聽十九日法皇還自熊野延曆寺遣使鎌倉欲必得定綱父子賴朝諭之曰此事既已奏問不得私決宜待朝廷處分乃厚賜遣之未至二十六日僧徒奉日吉祇園北野神興詣開院訴之法皇敕大內守護安田義定帥衆遏之僧徒擊傷數人法皇諭以流定綱父子僧徒不服棄神輿而去二十七日還祇園北野神興于本社權遷日吉神輿于祇園晦流定重於對馬定重父定綱於薩摩兄廣綱於隱岐弟定高於土佐下其從者五人于獄是月僧榮西歸自宋備中人也姓賀陽氏幼聰敏絕人仁安中如宋學台

教文治未再如宋學禪法於萬壽寺僧懷敏歸禪法自此而興矣初孝德朝僧道昭傳禪法延曆中最澄又傳之皆絕無繼者故中國禪法以榮西爲始祖焉嘗曰我沒五十年禪教大興文應以後禪教日盛竟如其言五月朔僧徒迎日吉神輿而還法皇幸四天王寺避方忌三日賴朝上書曰延曆寺遣使訴定綱無狀欲必獲父子臣諭以待勸裁令使者還報僧徒不待報乃奉神輿駭動嚴下彼欲逞暴怒何必遣使既已遣使何不待其報聞延議已處遠流而彼猶欲殺之凶頑甚矣需義仲害座主明雲重衡火興福寺堂宇而賴朝滅義仲擒重衡此爲兩寺報仇也興福寺既嘗謝恩延曆寺未致一言今定綱傷一二官仕暴怒乃爾座主與官仕孰重彼於官仕猶如此即明雲遇害之日何爲不舉兵擊義仲彼遇凶徒則畏縮不發遇恭順者則反凌侮之抑又甚矣且彼有所訴但當奏狀陳請何必擾動況今年當三合之厄彼當專務祈禱今

乃以私忿激微屬亂非凶徒而何大內守護義定奉勅過僧徒不  
敢抗關而僧徒乘勢傷數人義定非不能戰但有命禁戰故束手  
不戰而其下被創需使義定忿怒拒戰僧徒孰能生還者蓋僧徒  
凶惡者頑如瓦石善真者寧不辨是非曲直耶幸擇其人諭之不  
許其請是臣之願也十五日法皇又幸四天王寺二十日以僧徒  
再訴殺流入佐佐木定重凡延曆寺所請累朝曲垂優容賴朝以  
佐佐木氏勤舊多方營護然力不能得二十二日避方忌於鳥羽  
殿二十三日法皇至自四天王寺六月十日法皇六條萱御所火  
十三日御大內避祇園神興十四日還宮二十六日進準三宮親  
子內親王號曰宣陽門院夏旱秋七月四日祈晴九月十日法皇  
幸四天王寺二十一日法皇還宮二十六日鎌倉地震是秋閑院  
櫻華冬十一月十四日梶原景時遇一男子於山比濱診其狀異  
而執之男子自稱叛黨問其姓名不答曰我欲面幕下白之賴朝

皇朝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三十九

皇朝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

引之府庭隔簾問實乃曰我故伊豆右衛門尉家人前右兵衛尉  
平康盛也欲圖北條平六而不能畢志以至于此十二月六日賴  
朝命和田義盛斬之腰越梟其首有綱源義經女婦也及義經敗  
賴朝遣北條時定殺有綱康盛潛抵鎌倉圖復其讎不成而死八  
日行幸松尾社十三日行幸北野社十六日法住寺殿成法皇自  
六條殿徙御焉十七日以攝政兼實爲關白二十二日鹿島宮鳴  
動是月法皇不豫閏月十六日前左大臣後德大寺實定薨爲人  
類敬頗有才學蚤歷清要義經奏請追討兄賴朝宣旨事下三公  
議之實定不職可否賴朝德之選舉議奏公卿實定在其中及薨  
深惜之實定家多藏書和漢都萬餘卷花園左大臣記八十許卷  
四條戶部記百餘卷皆世之所無也最好和歌構一室常延歌人  
嘯咏自娛佳句頗多世傳稱之十八日以法皇達豫非常赦賴朝  
齋戒日讀法華經又奉勅馬於石清水惠禰焉二十九日奉幣崇

德帝廟奉讀御影堂陵戶造阿彌陀堂於長門萬安德帝冥福  
以禱法皇疾  
三年壬子春正月法皇達豫示奉大神官告文於關白兼實有朕  
亦不慕浮生不若早期進臺之句兼實對曰聖旨曠達非愚昧所  
知也然退而思之有未安者主上漸長總攬乾綱則容念及之亦  
猶可今主上幼冲政在陛下萬一陛下有不可諱將奈天下何近  
世白河法皇保七十七春秋億兆樂戴雖脩短不必齊宜爲天下  
乞延數年之寶算以待皇孫成長且臣聞之國家治亂皆諸人身  
有疾病也凡疾雖有急遽者一旦全瘳則無復餘患壽時之勢是  
也若夫疾痼纏身往再歷年則淪浹肺腑必至頽斃今日之勢是  
也何則清盛義仲之禍行家義經之難其患非不急而誅討及時  
敗不旋踵莫有後患今也賴朝之雄傑莫與爭鋒芟夷大難名爲  
太平而民戶凋弊茲究日甚以天下之富貢賦闕乏諸事不辦禍

皇朝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一

皇朝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二

殆不可測大廟之靈無乃憂煎獻微乎臣等雖在循默備員而已  
非陛下之軫念斯民誰能扶持顛覆者冀以此意獻告文十二日  
法皇遣權中納言士御門通親于伊勢奉幣大神宮二十一日賴  
朝初永福寺於鎌倉臨焉時平氏遣臣藤原忠光雜役徒欲刺賴  
朝按魚鱗于左目以爲眇荷奔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刃曰  
我是上總五郎兵衛尉也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  
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囚之和田義盛家絕食飲月餘  
賴朝命斬之梟首于六浦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  
山縣禎曰忠光之事與藤原顯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  
非有所爲而爲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而趙襄子則感讓之義  
而宥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  
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士也  
晦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二月十八日觀六條殿視法皇疾三月

十三日、法皇崩于大條殿年六十六、稱後白河院帝、素好佛、去位之後、數幸石清水熊野日吉四天王寺、修法讀經、殆無虛歲、在院三十餘年、擁立五帝、而皆幼冲、舉措黜陟、如白河鳥羽二帝、藤原通憲嘗譏帝謂、叛臣在側不知也、人或言之、無警也不明甚矣、然強記過人、所聽之事雖經歲月、無所遺忘、而欲有所興建、則決意施行、不復拘故常其所長如此而已、子俊憲亦竊語人曰、法皇全然晉惠也、八王爭權將不遠矣、人以爲知言焉、初宇多法皇始幸熊野、至白河鳥羽二帝最崇敬三社、脫屣後歷幸焉、謂之御熊野詣、於是三山爲浮屠巢窟、合祀天照大神以下諸神、號曰十二所權現、衆徒太盛、有事不如如意者、至于奉神輿詣闕、強訴若帝敬信尤篤、幸三山前後凡四十九度、修法於社中、爾後歷朝去位後、往往御幸修法以爲故常、帝嘗建長講堂、有良室高光者、獻尾張稻木莊以爲堂領、其後堂領增至一百八十所、天子遜位後、常取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四

給予此帝、性昏闇、以故亂逆相踵、武臣跋扈、王室日卑、無復綱維、云十五日、葬後白河天皇于蓮華王院、法華堂、賴朝大張法會、施浴於民一百日、

栗山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親四宮、遂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爲不久、享年不爲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張、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呼邦家難于清盛、危于義仲、安乎賴朝、以微乎賴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巨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昭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豈於塵、螢燭滅於太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么麼眩小技以蔽聰明、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慧字化爲景瑞、鵲巢變爲鸞鳳、

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陳力奉令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誅卓、以懲于凶逆哉、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矣、賴朝曰、保元建久之間、國勢一變、本於朝廷處置失當、論者歸咎於後白河法皇、以爲庸暗無比、晉惠帝類也、然不幸處綱紀極弊、發豪駢起之時、雖英傑之君、或不能濟、如法皇束手無爲、猶恐不免也、然而輕舉妄動、不恤入言、驟犯強臣、動輒資其強、而損我威、敗失信於天下、惠帝無此自用也、蓋漢靈獻唐代德昭宣之類耳、然國朝祖宗德澤紀綱、在天下者未亡、有異於漢唐之季者、假使如後三條之主、出此之時、而輔以通變明機之士、未必無濟危之策也、處保元之時、不濫其罰、不借其賞、賞武人以勸爵、不假權柄、而自克自治、潛其根本以臨之、可以靖義朝矣、可以不發成清盛矣、至平治而後清盛得權、則勢不復可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六

奈何矣、然及其專恣、極諸源乘之、則其勢益變、而有可慮焉者、何歟、彼皆繼平氏、非怨朝廷也、朝廷之利在於並存之、以使相持、制則其勢不暇、及於我、我可以徐處之矣、當壽永之初、賴朝義仲未有公然相隙、第其功賞彼莫敢言、可以見焉、當此時法皇當禮親義仲、以陰備賴朝、賴朝不敢專擅也、一無義仲、則賴朝無復所忌、於天下乃欲倚無地無兵之義經以抗之、何不初用之於義仲乎、曰、義仲強暴制之猶不可、曷可倚乎、曰、義仲雖強暴、不若賴朝之姦猾、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而約束之以法度、可以馴服而爲我爪牙也、法皇乃甘受賴朝之美言、欲遠借其力、以除目前之逼、是以生嫌隙、速淺暴耳、及受其凌、乃宣許討賴朝、晚矣、及義仲與平氏共亡矣、而許義經討賴朝、則尤爲晚矣、賴朝既無所忌於天下、而欲發其自利之請、未敢也、及聞此宣旨、蓋心竊喜曰、是可以持朝廷之短長矣、於是訴所欲、訴請

所欲請以圖收天下之利朝廷不能違大勢一變而大權不復可收可勝歟哉曰處諸源則然矣何以處平氏曰亦存之而已諒以奉還駕及神器則宥其死給予一州曰源平深讎皆不肯聽也曰賴朝初志在竊據東隅故不遣一兵西行又有願源平並仕之奏義仲已取京師得賜平氏邑不欲復西伐而欲與之連和皆以其並立勢已不得不然也何不聽之有源氏且然平氏以權賴之餘恒悸涉日苟聞沛恩之命無不聽之理也特以朝廷助源氏雖已又別立主也故絕望自弄耳夫安德雖平氏出在法皇為親孫何必別立主別立主者利於源氏不利於朝廷是亦處置失當之大者也雖然並存者必宜有以漸收其權而制其爭不然樹兵也是非法皇與當時公卿之所能辦而賴朝智略絕世能定禍亂併事權亦時運之致於此非人力所能歟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八

山縣順曰保平之亂啓端於後白河帝實為本邦亂世人首矣帝禪位之後猶執政權三十餘年嘗流宣崇德上皇使清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之立以其叔父為太子而素倫叙又遽奪少帝之位而使童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劔璽而立天子國有二王矣當是時舞倫全廢乎上而亂賊相踵乎下帝三為逆臣所拘幽王室之卑弱極矣於是乎鎌倉氏起宣謫之餘亂平禍弼業一成而天下之權歸焉自此而後土地人民悉歸武人之有天子徒擁虛器于上天下之大勢變矣是本邦古今之大界限而帝實當之矣安得免其責哉蓋古今人主之失道未有若帝者也其失天下之大權不亦宜乎但寶祚尚傳萬世而無替者蓋以神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爾

夏四月二十九日鎌倉有大流星五月二日原賴因秋七月二日避方忌十二日朝廷遣中原景能就以前權大納言源賴朝為征夷大將軍賴朝曰吾為武臣敢坐受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死義以榮之也賴朝受任竟為世職不置副將軍且廢陸奥鎮守府以重其任雖號為將軍幕府而其實乃儼然幕府也凡國郡住人皆從其土地兵力大小以為名號所謂大名小名家黨者悉隸屬賴朝聽其使令稱曰將軍家人幕府僚屬皆以家人為之當是時將軍家人布滿于天下而其稱大名者私兵皆不下五百騎矣十九日前太政大臣師長義幼顯悟好音律最長琵琶及箏天下嘗大旱百禱無應師長奉敕彈琵琶於日吉社樹雨立降眾嘆異稱曰雨大臣師長嘗謂人曰觀舞聽樂知國之興亡者古賢之論也今世民間所謂白拍子其音屬商亡國之音也舞容不端仰天而立有憂思之態人以為知言所著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五十

有三五要錄要略仁智要錄要略白馬節會鈔冬十一月二十五日熊谷直實與入下直光爭疆而訟賴朝親裁決之詰難數回直實口訥不能辨大怒曰梶原景時當援直光巧言先入其以臣為曲宜矣所證文書無所用乃投之庭上走出西侍拔刀斷髮瞋目大呼曰吾不復詣于此矣遂不還家馳馬而西賴朝聞之遣入處庭遞留直實將赴京師路值走湯山僧專光苦諫復初直實不肯遂走京師投新黑谷僧源空為弟子更名蓮生十二月二十九日帝患痘瘡是歲北面下膳等競建莊園蓋以帝愛重武士也彗星見痘瘡流行賴朝遣牧國親衛京師四年癸丑春正月朔賴朝始定家人坐次十五日原賴因二十日疾薨二十六日始覽吉書臨除月三月九日慶佛堂於蓮華王院十二日召還流人佐佐木定綱二十五日賴朝獵于人間野藤澤清親射獲雉鷄三十賴朝嗟賞贈以其馬親執轡授之人以為榮



夏四月二日賴朝獵于那須野將士雲集馳逐連日二十八日還鎌倉五月八日御大內避方忌是月賴朝大獵于富士野長子賴家從焉年甫十二射中走鹿賴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政子曰彼將家胄子獲一禽何煩專使賴朝愧之二十七日獵射有賜餅射手禮工藤景光爲選首賴朝先召而賜之及臨獵場有鹿挺走景光見之曰是我之獲持滿而待衆咸屬觀一發不中追馳三發皆不中於是投弓而嘆曰吾自十一歲射獵爲事今已七旬餘每射必中而今心神惘然令鹿逸去是豈山神所取乎我命盡於此及昏果病作竟至不起賴朝以爲不祥欲罷獵而還將士止之二十八日夜曾我祐成及弟時致殺工藤祐經于獵場祐成伊藤祐親之孫也父河津祐泰嘗爲從祖父祐經所殺奪其會我莊時祐成五歲曰一萬時致三歲曰富王其母抱屍哀哭撫兩孤曰汝等成長能報父讐乎一萬泣曰兒等成長必斬讐頭及母再離會我祐

歷間將士姓名及祐經不覺色動乃袖小刀密圖刺之祐經執其手曰子非富王乎容貌尙類父我與子至親今日相遇且喜且悲宜速祝髮專歸佛乘因出一裝刀授之曰表一時相見之情耳富王欲得聞刺之而衆人環坐又恐力不敵終不果富王年十七行實命披緇受戒富王憂之竊還曾我謂祐成曰弟今日爲僧如仇讐何願早束髮以避師命祐成然之相與造北條時政訴衷曲時政壯其志卽爲備禮加烏帽命名時致稱曾我五郎母見時致大駭曰吾使汝爲僧何遽如此汝不母我吾何子汝母子之恩絕矣勿復來見時致嗚咽而退自是兄弟歷遊大磯黃瀬川三浦屢覩祐經祐經每出從卒自衛兄弟時或望見不能下手至此賴朝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祐成時致大喜曰天也因定計往富士野時致謂祐成曰弟獲罪於所特不能面訣死而不瞑祐成見母告別因請召見時致母峻拒之祐成叩頭涕泣具告時致憂懼之狀母

信兄弟遂爲祐信所鞠年稍長嬉戲常以擊刺爲事一萬挽弓射屏障富王曰復父讐何用弓自執木刀斫之一萬嘗仰見蜚雁歎歛曰禽鳥猶有父母使我孤者誰富王曰讐之首豈堅於鐵石乎一萬遽掩其口曰勿妄言因相對號泣焦思勞心復讐之念未嘗一日懈會賴朝滅平氏管轄天下兵馬祐經事之甚被眷遇以賴朝嘗怨祐親乘間竊說賴朝曰伊藤孫河津二子爲曾我祐信所養伊東乃公之讐彼若成長必將逞其志豈不危哉賴朝卽使梶原景季往會我諭祐信致二兒於幕府母子泣而別景季心憐之見賴朝白其狀請宥之賴朝曰祐親殺我兒奪我妻今已死矣吾欲逞志於其孫子如何宥之富山重忠和田義盛等營救甚至二兒因獲放歸母喜其免死而切戒之深自晦匿一萬年十三更名祐成曾繼父氏稱曾我十郎乃遣富王爲箱根山僧行實弟子富王復讐之志日切適祐經從賴朝詣箱根富王欲識其面從山僧

不聽祐成陽怒曰彼之在世真無益矣請斬而棄之撫刀而立母大驚曰汝狂乎遂召見之兄弟請賜衣母解所著授之戒曰狩獵之場士庶聚集慎勿致忿爭兄弟遲遲不忍去泣然泣下退而復進回顧數四母頗怪之兄弟至箱根見行實行實察其志取社中所藏二寶刀授之遂往富士野百方狙祐經不得聞既而賴朝還府有日兄弟憂之曰時難再得機不可失今夜急入神野營以殺祐經乃陽爲警夜者過列營前入祐經臥所祐經已移別室兄弟彷徨不知所爲會富山重忠家士本田親恒至索欲兄弟遂其志指畫祐經所在而去是夜祐經召倡妓與吉備津祠官王藤內宴飲大醉酣寢兄弟舉炬相視曰殺醉臥人猶斬死人因蹈席大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讐祐經驚覺將執刀而起兄弟揮刀交下遂寸斬之并殺王藤內倡妓驚呼曰曾我兄弟殺父讐時雷雨闇黑營中騷擾平子野右馬允愛甲三郎等倉皇出關兄弟殺傷十許



人力極而疲祐成與新田忠常接鋒遂爲所殺時年二十二時致見祐成死徑前突入將軍營賴朝欲親出拒大友市法師年甫十一曳袂諫曰闇夜小闘不足勞親手君非征夷大將軍耶何不自重賴朝乃止小舍人五郎丸被婦人服俟時致過自後抱持衆共擒之賴朝乃遣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祐經尸二十九日賴朝坐幕中諸將環列召見時致小川祐貞視被其縛繫曰非寇賊何必至此時致喜曰爲父也何病之有賴朝使工藤宗茂親開實光詰問所以殺祐經時致頓目叱二人曰祖父入道歿後子孫沈淪雖不得昵近何就汝輩對狀顧面一言而死賴朝壯其言親問之時致曰祐成時致自髻斷至今復讐之念無須臾忘今日志願畢矣犯幕府者欲一賜謁而自殺也夫祐經我之讐而君之寵臣也寂心入道君之讐而我之祖父也君寵吾仇而讐吾祖能無憾乎意氣益猛厲聽者竦動祐經子大房乃起扇打時致而時致曰我好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五十六

汝志汝能打我我報父仇苦慮十餘年汝一朝報父仇是汝之幸也賴朝愛其膽氣欲宥死大房哀訴乃處斬時年二十賴朝得祐成時致遺其母書彈淚讀之命藏之書庫時祐信在獵場賴朝召而慰諭使還鄉修二孤冥福除曾我莊祖後人立祠於富士野祐泰遺腹子律師爲僧犬房又請殺之賴朝召見至則自殺祐成有妾名虎大磯倡也祐成屢遊大磯見虎而悅之虎亦相愛諸豪競欲通殷勤皆不顧焉會和田義盛來飲其家召虎佐酒不出義盛怒欲罪之其母懼促之虎不肯曰曾我寒士也和田豪貴也妾豈忍以貧福易其心乎時祐成在虎許義盛請祐成與虎同出飲及酒行終不與義盛相酬酢引盃飲屬祐成及祐成報讐關死賴朝召虎問狀既而免歸哀慕悲泣登稻根山請僧行實修祐成冥福作諷誦文悼之以祐成所騎馬爲呪遂爲尼如信濃善光寺時年十九山僧皆墮淚後歸大磯住高麗寺云祐成僕鬼王圖三耶請

從行焉兄弟不聽還伊豆後削髮爲僧祈其冥福鎌倉訛言賴朝遭害政子聞之驚悲範賴慰諭曰範賴在假有大變勿以爲憂賴朝聞而深惡之六月七日賴朝還鎌倉二十二日賴朝抑多氣義幹奪食邑初義幹之邑與八田知家邑接界爭勢相惡會曾我兄弟復父讎遠近騷擾知家聞變將往乃謀陷義幹竊使人誘義幹曰知家將來襲當爲之備義幹以爲信勒兵自守又遣使謂義幹曰聞將軍狩獵有戒諸將悉集我將與公俱行矣義幹益疑而不聽知家至富士野見賴朝譖義幹有姦謀賴朝召義幹與知家辨晰義幹不能自明遂得罪是月早秋七月二十四日橫山時廣獻九足馬於賴朝賴朝曰奇獸無益國命放之外濱八月二日鎌倉流言範賴懷異圖賴朝詰問範賴大懼獻誓書自訟賴朝見其誓書署源範賴曰範賴謂於我有骨肉之分乎何得妄稱源姓乃使大江廣元讓其使大夫屬重能重能曰參州實故左馬頭殿之子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五十八

而幕下之弟也繼者參州爲追討使赴西海幕下以弟聞于朝廷既載之官符登借冒乎哉廣元以白賴朝不復出言重能還告範賴益懼十日賴朝夜開床下有入氣息急呼衛士結城朝光宇佐美祐茂梶原景季等發床獲一人乃範賴力臣當麻太郎也曰臣視參州憂迫欲聞幕中之議耳掠治之無異辭遂問範賴面陳不知於是命工藤宗茂宇佐美祐成逐範賴於伊豆拘留修禪寺十八日範賴臣橋本左衛門江瀧口梓刑部丞等相率據濱館舉兵賴朝遣結城朝光梶原景時仁田忠常等誅之景時勒殺範賴賴朝遂遣景時及其子景季景高等以其手兵五百攻範賴於修禪寺事出不意範賴不及攢甲彎弓射之殺傷頗多既而矢盡放火自屠而死景時獲首於火爐中於是賴朝諸弟僅有僧全成將府孤立無復援遂啓北條氏篡弑之漸矣是月敕修粟田宮祭冬十月十一日行幸日吉社十一月十七日武藏鷲宮神座前血流

十二月十三日常陸人下妻弘幹謀殺北條時政事覺賴朝捕而殺之是歲收禁錢貨交關用宋錢賴朝以大友能直爲豐前豐後守護職補鎮西奉行

五年甲寅春正月六日行幸齋院五辻第避方忌二月十九日又行幸五辻第二十七日置藥所三月十六日鎌倉日無光二十八日有盜入大內放火捕獲之二十九日修法華八講於長講堂著爲永式夏四月三日行幸金剛院避方忌五月十九日行幸八條院避方忌六月五日祈晴雨後白河帝廟鳴動秋七月十二日行幸五辻第避方忌十五日廣田夷宮鳴動十九日祈雨二十日宇都宮朝綱掠領公田一百餘町國司行房訴之勅拘致其身朝綱拒詔使而不至乃下官符責其重犯流朝綱于土佐二十六日行幸五辻第避方忌八月三日松尾社司言靈木無故價十一日行幸五辻殿避方忌是月內大臣中山忠親罷十七日八條院所居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

火十九日賴朝殺安田義定子義資嘗挑賴朝侍女爲梶原景時所發處斬義定坐罷淺羽莊地頭職憤怨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源義光孫義清之子也二十七日地震九月九日大雷二十日以後興福寺大赦天下冬十月十九日行幸五辻第避方忌十一月二十三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十二月朔祈晴二日行幸稻荷祇園十七日行幸法金剛院避方忌是歲賴朝遣三條有範衛京師定寺社奉行掌神祇佛事

六年乙卯春正月十七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先是後白河法皇敕僧重源修造東大寺賴朝資米一萬石黃金一千兩絹一千匹久而未成賴朝復給播磨租稅于東大寺令僧文覺董役又命佐佐木高綱採材於周防畠山重忠梶原景時等造諸佛像至是成賴朝將往慶之通流言行家義經餘黨謀狙擊賴朝延遣比企能員等先發二月十四日以畠山重忠爲先驅賴朝與政子賴家

發鎌倉時御大內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賴朝路經勢多延曆寺僧徒擁路縱觀賴朝遣橋公業諭之曰武將無下馬之禮公等無佐僧徒未答賴朝直進橫弓揖之僧徒拜伏遂入京師九日賴朝謁石清水及左女牛若宮十日至奈良是日行幸東大寺十二日地震慶東大寺賴朝慶以馬一千匹會僧徒以事與護卒忿爭梶原景時諭之接待倨傲僧徒益怒喧鬧賴朝乃遣結城朝光朝光進跪曰我前右大將使者也僧徒雖然朝光徐曰平相國焚毀本寺凶暴極矣今源氏傾力營構不遠數百里而來慶公等奈何不思所以謝之而妄啓爭端僕竊爲公等不取也僧徒愧服曰勇士哉貌美言辨又能知禮請問其名朝光曰我結城七郎也事乃解

景時繇此惡朝光將家奉佛亦不異於朝廷故舉世莫不趨向僧徒乘機爭唱其說以誑誘衆庶於是諸宗紛紜相踵而興是日前內大臣中山忠親薨嘗著水鏡山槐記十三日車駕還宮十四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二

賴朝還京師後屢朝謁夏四月五日畠山重忠訪僧高辨於梅尾將造其居高辨之徒遙望煙塵謂京師火高辨曰不然當有勇士來是其兆也有頃重忠至談華嚴而去六月二十五日賴朝還鎌倉畿內西海將士皆從賴朝之在京師也招高橋榮子厚遇之榮子僧章尋女爲後白河法皇所寵以故及帝時屢出入宮掖希賴朝旨每竊報朝廷消息秋七月十六日武藏地頭平賀義信在任有政聲甚得民歡心賴朝以書褒嘉揭其應曰凡守國者當則義信是後國司治皆依倣焉義信解職之日民庶無不思慕焉源義光孫盛義之子也

賴朝曰國之大政二而已矣曰兵曰食二者國之所以盛衰也有兵無食無以養之而食之所以生者在於民故民爲本食次之兵又次之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強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

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克剝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租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頹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世知源賴朝之雄略蓋世能創此業而不知所以能成其業自有其本也觀其奏鐔所領九國通租因請諸國准之又奏兵興以來民不暇農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以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有惠政因旌之以風凡任民牧者其定陸奧令凡政皆因秀衡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慮擾民也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曉越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孳孳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唯然是以能歲歲出師一舉殲義仲再舉殲宗盛三舉夷泰衡四海之內一草一木無不靡從其風以遂御建無前之大業其本在於此日在於此而已乎曰末也賴朝嘗見侍臣衣服闕都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四

曰汝不見乎葉常胤土肥實平等所自奉乎彼其志在多養兵卒爲國建功汝小臣乃敢爾命取刀親截其裔夫賴朝戒小臣引常胤實平己之所領雖什百倍常胤實平而不敢奢侈可知矣是其所以當多事之日能竭通租養民力而不患不足也賴家實朝坐享其業豈不能然能然者乃北條氏所以盛衰相敗也

八月二十八日賴朝令關東莊園及陸奥出羽等曰自今諸地頭有隱強竊二盜及博徒者一切罷其職以授捉搦之者九月三日賴朝命修理平泉寺塔六日大風成勝寺延勝寺門倒冬十一月十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良經爲內大臣良通之弟也十一日避方忌十九日御大內十二月九日還閑院二十八日行幸五辻第避方忌

七年丙辰春三月二十三日御大內是日左大臣藤原實房罷二

十六日初觀射於大內夏四月二十三日檢非違使別當日野兼光兼光對策及策累應要職建久二年爲檢非違使別當興復廢絕廳務修舉有幹事之稱時有失簽者就其隣家索獲之隣人不服訴於官乃召問之其人辨曰我寔也每控地而行非手則不能寸進何得持簽去也衆以爲然失簽者認而不已兼光判以簽予被告者曰汝言有理我知告者爲妄也盜喜即以頭戴簽而去兼光呼同詰之盜竟服嘗著紳言記五月九日避方忌六月二十五日初平氏赴鎮西也平知忠年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攜往備中宮內居數年至伊賀寓山中僧舍後潛還京師匿于法性寺側平盛嗣藤原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京師騷擾能保請賴朝延後藤基清自衛於是使基清率兵擊知忠知忠兵二十餘人拒戰而死知忠與紀友方俱自殺時年十六知盛之子也盛嗣景清遁去景清後出降于賴朝嗣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六

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氣比道廣爲其厩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爲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既而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園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即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擒曰吾不欲受緇網與腰帶縛焉道廣送之鎌倉賴朝面讓之曰盡死於墮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刃銳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賴朝意欲赦之慮其爲後患遂斬之由比濱先是平氏遣臣平忠房盛久宗助藤原忠光等或結黨起兵或毀形變服狙擊賴朝事皆不成相繼擒殺至是黨與悉平初平氏之亡維盛伴爲赴水潛匿紀伊那智而世莫知其詳也後百四十餘年護良親王避亂十津河土人戶野兵衛者自謂吾祖嘗保護維盛於此世

始知維盛嘗匿于津河矣維盛從子親實亦匿近江轉入越前以繼田爲氏云是月有物如髡首見法性寺清水寺秋七月二十一日造朱雀藻壁偉鑒三門冬十月二十五日謁石清水宮十一月五日行幸賀茂社二十三日御大內避方忌二十五日關白兼實罷以前攝政基通爲關白初刑部卿藤原範兼女範子嫁法勝寺執行能圓生女在子能圓與平時忠及時子異父同出也以故範子入宮爲帝乳母號刑部卿三位平氏奔西海能圓亦從焉範子諸父範季嘗鞠養帝帝之踐祚亦與有力焉範子往依之至此賴朝欲納女於宮適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與範子私亦欲納在子與承仁法親王及上皇官人高橋榮子謀窺伺帝舉動陽以賴朝意勸帝勤政事省遊豫而密告賴朝以帝意不懌因設詭辭離間中宮及兼實由是中宮寵衰遂出宮兼實罷職使兼實弟慈圓辭天台座主以承仁代之賴朝大恚在子遂入宮生皇子通親養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八

於私第稱今宮通親稍用事世人目曰源博陸十二月九日太政大臣兼房罷二十一日還閑院是歲賴朝再遣中原親能衛京師以武藤資賴任太宰少貳爲鎮西守護職管九州二島大監小監大典小典餘事參軍等屬焉稱守護所後其號令准鎌倉六波羅矣子孫世襲其職專掌府事竟以少貳氏焉是後朝廷雖相繼任府官皆爲空名

八年丁巳春正月十日行幸蓮華王院避方忌三月十六日自閑院還御齋院大炊御門第是月以藏人橘兼仲夫妻妖言流兼仲於隱岐妻於安房囚僧歡心夏四月二十二日觀七條院閏六月二十五日大風東大寺迴廊倒昃夏天下疫疾流行

九年戊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九日從御大炊御門第十一日立皇子爲仁爲皇太子即日傳位於皇太子帝素惡賴朝秉兵權制朝廷然力不能制賴朝妹夫藤原能保以女妻藤原良經子道家

道家女適藤原實宗子公經繇此緒紳多爲賴朝耳目後白河宮人高階榮子亦媚附賴朝帝益惡欲遜位諮之賴朝賴朝屢陳不可不聽關白基通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贊成之帝意乃決時儲貳未定帝意在爲仁長仁二皇子而疑所立齋戒登石灰壇拜大神宮者七日探繇卜之得爲仁帝雅意屬長仁以不從頗不樂及上食輟箸不御沉吟久之曰無如之何無如之何左右不知故時在子陪膳帝顧曰往語通親今宮膳羞宜加意在子悟其意喜不自持走告通親通親亦大喜議者謂故事無沙門外孫履天位之事通親駁其議關白基通亦贊成之帝敕通親養在子爲子遣使鎌倉言立今宮之意使者未還既立今宮是爲土御門帝帝世諸國例貢多闕如御座御簾無復貢進者至幕內舍人成功三千匹以修造之及地頭布滿國郡則宰吏莫所資給故臨時募以受領亦無復應者朝廷益困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二千七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土御門天皇

土御門天皇諱爲仁後鳥羽帝第一子也母承明門院在子法勝寺執行能圓女也建久六年十二月二日生九年正月十一日立爲皇太子即日受禪于閑院以關白基通攝政右大臣藤原兼雅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經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大炊御門賴實並如故十九日內大臣藤原良經罷左近衛大將權中納言藤原家實兼左近衛大將家實基通之子也二十日尊後鳥羽帝曰太上天皇上皇決政院中以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爲後院別當通親據外戚之權專弄威福九條兼實雖不預朝政每憤之賴朝聞而切齒二月二十日御大內三月三日帝卽位於太政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二

官應時年四歲尊準母前齋院範子內親王曰皇后冬十月二十七日御禊十一月十四日以右大臣藤原兼雅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賴實爲右大臣二十二日大嘗

正治元年己未春正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實地震十三日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年五十三先是稻毛重成造橋于相模川落之賴朝臨會歸路墮馬疾作至是薨適上皇將幸蓮華王院聞賴朝薨而罷賴朝好和歌善射屢令將士講流鏑馬牛迫物笠懸親試其優劣常以節儉率下召藤原俊兼衣服鮮麗賴朝命取其刀親截其裔戒之曰汝有材幹盡守儉素若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介冑武夫不曉禮法而其采邑之大亦非汝之比猶能蠲薄自持以富其家多養士卒志在建功汝何不思之其在京師詣四天王寺藤原能保等課所領郡邑各將獻酒食賴朝聞之慮其擾民廢財命止之遠近稱焉後白河法皇欲悅賴朝悉出秘府名畫令中使

齋至曰是朕所愛卿在東國或有未見者須展看以慰旅勞賴朝拜謝曰聖恩洪大陛下所寶賤臣何敢寓目不敢展開謹具上法

皇初謂賴朝必悅於是中使歸報法皇頗慚賴朝爲人面大而身短風度溫雅音吐亮朗沈毅有度量算不前定未嘗舉事故軍無敗衄將士畏服然猜忌寡恩骨肉功臣多遭殺戮賴朝年三十四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賴朝常曰吾首不斷者池殿之恩吾髮不剃者盛安之忠也賴朝疾贈書九條兼實曰今歲入朝欲正朝儀不幸罹病命也乃歿長子賴家立賴家小字一萬年甫七歲習被甲騎射九歲學射下河邊行平既長趨捷善武藝政子削髮爲尼而與聞政事畠山重忠受遺命輔衛焉

論贊曰源賴朝以伊豆一鄙人誅勦平氏雖由奉辭討罪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霸府于鎌倉傳業三世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逮捕通逃而兵馬之權實歸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四

于已其術亦深矣究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懷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勅賴朝籍爲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也

賴襲曰余嘗臨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吳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强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綏就條緒叛服不常每爲國患而廟堂不以爲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焚官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而夫貞任家衡等皆桀黠之才足以乘而逞焉微源氏父子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敝義家官不過四



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平之亂又聞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賴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備預睹之耶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略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爲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開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嗾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逞者以輔其所不及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六

會於國家綱紀極墮之時著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而往者亦可以見入心所向矣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賈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創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又曰源賴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有次第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其起於東國躬被堅執銳與敵血戰者石橋一役而已親與平氏對軍者富士川一次而已而入抄鎌倉用八州豪傑以自衛如曹操據兗州高歡據晉陽蓄力養威以觀天下之釁未嘗輕用其兵也及源義仲起則一自將大兵臨之徙其跡於北陸何哉八州雖形勝之地不得甲信則不成國後世伊勢氏擅八州而不得一西其鋒者甲信爲人所塞也賴朝蓋知之矣已得信濃出兵中原易也而不肯出使義仲先試之義仲百戰挫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鈍矣於是賴朝徐起以制其後故用力約而收功倍是義仲亦爲賴朝所用猶其用範賴義經也世傳範賴不若義經之精悍而賴朝同視之又惡彼愛此獨遺此先往及其久無功乃命於彼不知毀之善治疾者既用稍黃又用北苅義經稍黃也不可獨用必配範賴之北苅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八

後可以奏効一谷是也抑鹿者捕而角之捕者不緩鹿將覺而先遁故先遣範賴擒之而後以義經角之以獲平氏屋島壇浦是也如人有左右手右手可用也而無左手不能成右手之功故賴朝善用用人而已收其功者也其用範賴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借東南未定置與羽於度外如趙匡胤之後大原知其不可不大用力也其既定矣於是乎再自將大兵以治之然亦非不用人也初令泰衡殺義經已殺義經則以其不早殺爲泰衡之罪以起兵端是互用泰衡與義經以取與羽也豈翅此哉用藤原兼實與十議奏以制朝廷用六十六人追捕使以制七道其終始用人以經營天下可不謂巧歟然而不察北條氏之袖手而窺其成功其巧猾猜忍自剪手足足以資其篡耳則是已亦爲北條氏之所用而不自知也可不哀哉

山縣禎曰王室之衰弱由來久矣其失道亦非一日也至於保元治承之間而極矣其不能復制馭天下雖兒童愚夫亦知之也賴朝當其時因父祖之餘威一舉兵而誅木曾氏之暴討平氏之逆坐制天下如取掌上之物焉何其易也世有以賴朝首奪王權責之者也則賴朝亦不得道其罪矣雖然時勢之至於此蓋有雖賴朝亦不自知其然者也豈非天耶

十九日山科山陵鳴動二十日右大臣大炊御門賴實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兼右近衛大將通親雅通之子也初通親欲得右近衛大將奏以權大納言大炊御門賴實超內大臣藤原良經拜右大臣使之辭大將遂兼之二十六日敕左近衛權中將源賴家總督諸國守護一如賴朝二月六日寅三月五日賴家以後藤基清有罪罷職岐守護以近藤國平代之是爲賴家改父政之初時人譏之初基清與中原政經小野義成仕賴朝妹婿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

藤原能保及能保堯三人圖殺土御門通親通親匿法皇宮使人誘賴家源賴三人處流參議左近衛中將藤原公經右近衛中將藤原保家右京大夫藤原隆保等皆與賴朝能保善至此皆獲譴時人謂上皇本無偏頗憐人生事誤君也八日足利義兼卒義康之子也長八尺餘臂力過人資性循良賴朝嘉其忠貞命北條時政爲子婿爲加親待十九日流僧文覺于佐渡文覺資性傲狠至老不悛身在山林訪訕朝政時後鳥羽帝喜佚遊意政事皇兄守貞親王有時望文覺竊欲謀廢立然以賴朝在不敗發及賴朝薨陰圖不軌事洩處流文覺踴躍大罵曰我已老憊餘喘無幾借如有罪何不就近境而棄逐還順我死爲厲必迎越杖冠者于此帝幼好擊毬故爲是言竟不食而死時年八十先是妙覺齋文覺書至鎌倉就大江廣元陳情謝恩賴朝感重盛德留而厚遇欲補一寺別當不果而薨至是妙覺在高雄賴家恐其爲變捕斬之年二

十六夏四月朔賴家移問注所於郭外初賴朝設問注所於幕府衆人喧囂賴朝稍厭之及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忿爭遂移之三善康信家至是移之於郭外康信爲執事日久聽決詳當府無冤結十二日政子禁賴家不許親聽訟命北條時政義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遠元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十三人事無大小參決禁他人徑啓稟時政以外祖執權權勢翕赫將士畏怖時小笠原長經比企三郎和田朝盛中野能成細野四郎皆以便倭見龍曉二十日賴家使梶原景時等下令曰五人家屬雖爲積弊士庶不得抗捍違者疏名處流且言五人之外非有命勿入見賴家荒淫日甚尤好蹴鞠不省政事而時政如不聞知務施私惠收入心二十七日改元是日幕府命東國地頭等因水利墾闢荒地若有稱田園荒蕪租稅減耗者改補其職五月十六日鎌倉地大震二十一日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二

左馬頭源隆保坐事流于土佐流僧有慶于淡路是月京師大水六月十三日御大內二十二日以右大臣大炊御門賴實爲太政大臣左大臣藤原兼雅罷以內大臣藤原良經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爲內大臣時雨秋七月十日參河飛驒報曰室平重廣帥群盜作亂時賴家聞安達景盛妻美欲奪之十六日命景盛往擊重廣景盛不欲往託事辭命賴家讓曰參河汝父守護地不可使他人當其事景盛乃發二十日賴家遣中野能成參景盛妻實之小笠原長經家尋徙北向御所寵傾一時唯長經等五人得出入八月十六日遣權大納言源通資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八日安達景盛聞賊已遁走而歸則賴家已奪其妻絕愛幸之梶原景時讒景盛曰以幸故怨望十九日賴家召小笠原長經等五人謀誅景盛將士聞之皆來聚政子大驚自往景盛父盛長家使工藤行光誚賴家曰

先君卽世三幡亦繼沒而忘哀弄兵是禍亂之源也景盛素有契分先君特加優待備所犯有迹我當親鞠問定罪名也今不審虛實欲妄行誅殺事若無實悔之何及而猶加之兵我將先受其矢賴家懼而止將士皆歎賴家狂暴大江廣元謂眾曰昔鳥羽帝奪源仲宗妻流仲宗於隱岐安在其無故事二十日政子懼其再生嫌隙微景盛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賴家以和解之因諭賴家曰昨日之事輕躁莫甚焉凡視汝所爲倦政事而不恤民隱耽聲妓而不畏讒議擅斥忠良受佞邪先君常禮遇諸將稱呼不名如長清義時稱加美江馬汝動輒名之舉動如此豈得鎮撫海內哉先君敦睦親屬波及姻黨諸源北條常被眷遇及汝世恩禮衰薄人懷怨恨願少留意勿及於悔賴家般樂如故是日上皇幸熊野是月越後大水九月八日上皇還自熊野十七日幕府令諸國守護催督大番初朝廷徵諸國武士宿衛京師稱大番交替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四

三年爲限武士甚苦之及賴朝乘兵權遣其腹心徵發大番警衛京師因奏請減三年爲六月武士皆德之十九日祈晴冬十月賴朝嘗召諸源及千葉三浦小山結城等諸將親抱子實朝囑之曰此兒吾所鍾愛卿等戮力輔翼之及賴朝薨結城朝光深感殊遇不忍復立府廳欲爲僧資其福以其有委託之命未果一日眾中微啓其端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梶原景時謂之曰朝光常懷怨望誰誘當世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是何等語宜蚤除之賴家將從之二十七日阿波局密告朝光朝光聞而大懼遣其所善三浦義村問計義村曰事急矣不得無一奇策文治以來彼輩讒毒多殺無辜衆人冤憤痛入骨髓若不早圖禍必及主君矣然吾等擅動干戈安知不招禍難請謀之宿老乃招和田義盛安達盛長告之二人曰不如與衆連署訴之願誰能草之者義村曰源仲業有文筆又與彼相惡請命之廼招而告之仲業抵掌曰敢不奮筆二

十八日招諸將士會於鶴岡社於是千葉常胤三浦義澄畠山重忠小山朝政比企能員葛西清重佐佐木盛綱阿崎義實天野遠景工藤行光等來會者六十餘人誓神除景時獨朝光兄小山宗政不加署頃之仲業訴狀成有義難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之語義村嗟賞乃與衆連署與義盛俱因大江廣元呈賴家廣元欲講解之猶豫不決十一月十日義盛問廣元曰訴狀已呈否廣元曰猶在我許義盛瞋目曰卿關東耳目奈何畏景時不顧衆怒廣元曰吾偶彼覆滅耳非畏彼也義盛叱曰卿遲疑曠日非畏彼而何聲色俱厲廣元謝曰請速呈之十二日呈之賴家賴家廼示之景時命令辨折景時不能答十三日景時將親族奔其邑相模一宮子景茂有寵於賴家獨留鎌倉十八日賴家宴於比企能員家景茂從之賴家謂之曰汝父擅權跋扈諸將皆怒時仲業行酒景茂對曰臣父海荷故幕下殊過幕下謝世後上失所賴今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六

何所持而縱肆哉仲業筆端利快鋒刃辭色不撓人稱其對二十七日觀上皇子二條殿十二月九日景時潛還鎌倉十六日以皇弟長仁守成爲親王十八日賴家使義盛等逐景時毀宅捨永福寺景時復走一宮竊設戰備二十四日卜定肅子內親王爲壽宮二十九日幕府以小山朝政爲播磨守護二年庚申春正月二十日梶原景時乘夜西走將赴京師賴家遣三浦義村糟谷有季比企能員等追擊景時父子行到駿河清見關會蘆原小二郎飯田五郎等群衆習射將歸見而怪之欲殺之景時馳而過然急迫之景時度不可免還戰孤峭斬飯田四郎既而吉香友兼等來擊景時景時最高景茂等三十三人皆敗死明日衆獲景時父子首於山中梟之路先是景時謂子弟曰駿河吉香友兼勇冠一國吾得過其門則無復可慮焉果爲所殺初景時蒙讒謀立武田有義爲將軍竊通書於有義約俱至京師誘與西

眾以舉兵有義許之有義弟信光聞而懼將按檢之至有義宅有義覺而逃去信光入其家搜索得景時書上之賴家二十三日三浦義澄卒義澄義盛等攻戰數年蕩平強寇其功居多以故賴朝待三浦族最渥凡軍旅機密義澄等多所參預卒年七十四二十四日幕府奪加藤景康食邑以與景時交深也二月二日賴家命波多野盛通捕景時黨勝木則宗盛通從後抱持之則宗多力挺刀欲刺盛通畠山重忠在座急握其腕骨碎氣絕遂擒之使和田義盛詢問則宗曰景時使臣移書西海黨類曰景時奉密敕管領西宜來會京師於是景時叛謀愈露焉五月初景時欲補侍所別當以和田義盛居職未得便時其遺喪數日不出請暫假其職言之甚切賴朝難違其意遂許之待義盛之出解之而景時巧詐百端不肯解職至是義盛復職六日賴家欲賞盛通真壁紀內曰捕則宗者重忠也非盛通也賴家問之重忠重忠曰盛通實捕之臣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八

何與焉退讓紀內曰武夫以正直爲本子何誣妄至此滋谷高重謂衆曰景時何不撤橋拒戰而遽爾就戮重忠曰倉卒何暇撤橋安藤右京曰畠山殿將帥也不知細務壞民家燒之橋上俄頃而辨乎初景時讒義經將士皆憤嫉然畏其桀猾不敢營救及敗死聞者快之謂義經爲景時爲人材武校給隱隱有口辨暗和歌賴朝愛其才幹日親任景時怙寵欺罔陵侮無所不至遂取被滅矣

阪井華曰景時之讒義經史以爲本於壇浦之怨固然然亦有所持也誰恃也恃時政也時政老姦雄傑以賴朝之親據軍國之權其有志天下蓋非一日也而平居所忌害莫義經之甚也義經智勇無雙新有大功而諸將畏服雖欲除之其方無得而施也獨計以爲景時曾與之忿爭使之強之必其所欲而景時亦以爲時政勢位強盛可倚以報舊怨於是風旨微情不約投

合而讒遂成矣夫小人之於利害講之極明無利於己雖惡其人而不敢讒及其有利反是景時即小人之最者豈無所持而遽讒至親大功之人以自失其利哉袁盎辱趙同於文帝之座而同不能復讒蓋景時之與義經爭三軍所齊視賴朝亦必聞之而遽讒之於賴朝賴朝必以爲報怨而不信矣且當此之時賴朝與義經嫌隙未明特藏之於意中耳而景時諂譏一無所避豈無所持而能哉蓋時政與政子日夜媒孽義經之短顧其奸謀深至人不能得而覺而景時狡獪多智投其機而報其怨是以深言切譏而賴朝不疑耳曰讒義經宜恃時政讒重忠恃何人乎曰亦恃時政也讒義經未見其實恃時政讒重忠始見其實恃時政也何則時政所最忌義經也次莫如重忠重忠親爲時政之子婿而勇武出於諸將之上故讒之以反逆外如爲賴朝削北條氏之黨者而實以適時政之心也當此時北條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

之勢力嚴諸將不敢出一語以議其事意賴朝之聰或不能無疑於其大盛而景時獨刺其黨而弗顧於是乎見禍之讒義經者出忠國家而非報私怨也是以賴朝之寵日隆而時政之計亦始成矣景時既得賴朝之寵於是讒虐橫肆無所不至是亦小人之常情也卒之至諸將連訴走死道路而不能復恃時政之勢蓋時政陰收其用以成其志而及其志既成則不復顧之以令禍之使之讒譏者如己一不相知此其所以奸謀深至傑出萬人而奪賴朝之天下於指顧中也嗚呼景時當其得意陷入也雖慮可畏如彼而及一旦自陷則橫死可憐如此凡恃人而不能自恃者孰不蹈景時之禍哉

十一日權大納言藤原經房薨初平氏用事時有大議則每諮詢於經房平氏滅賴朝起亦聞其爲人屢通懇懇以故經房深自結于賴朝竊望其薦己文治初賴朝爲天下總地頭經房贊成有力



焉自是賴朝每有所擬請事無巨細因經房奏達遂薦爲議奏人或  
有讒諸賴朝者賴朝不聽曰經房素有良臣之譽且吾所擬請  
一因彼奏達未見其不可也如此之言莫出諸口其日錄曰吉肥  
三月三日錄倉大風雨二十一日上皇幸春日社夏四月朔以北  
條時政任遠江守十五日立守成親王爲皇太弟內大臣土御門  
通親爲傅所生藤原重子有寵上皇以故守成親愛超諸子通親  
察知勸上皇立之而爲傳威權益隆二十六日安達盛長卒年六  
十六五月十日奉幣二十二社祈國家安靖十二日幕府禁念佛  
僧觀其製娑婆之有伊勢僧稱念大言曰冠帶細衣各自爲用何  
觀之有且當今之政佛法世法將俱混矣二十八日陸奧新熊野  
社僧爭院領界賴家視其地圖援筆抹圖中央曰廣秋命也不能  
費案檢凡疆場之訟以此爲準即不厭心不如母爭六月二十一  
日阿崎義實卒二十八日上上皇中宮號曰宜秋門院秋七月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二

六日前左大臣藤原兼雅薨十九日祈雨八月二日賴家以佐佐  
木經高有罪罷阿波淡路土佐守護先是有人告大和賊謀犯京  
師經高即徵發淡路阿波土佐三國兵京師爲之騷然上皇怒其  
蔑如國司擅興兵驚擾羣下下幕府按治觀守護奪食邑九月二  
日賴家遊海濱聞朝夷名義秀善泗命試其技義秀游泳數回乍  
深沒不見衆驚恠須臾捕三鰐魚而出賴家大悅賞以鞍馬馬極  
駿阻義秀兄常盛嘗謂之不得乃進曰義秀固習於水臣不及也  
至齊力則義秀不如臣請試角力然後賜馬勝者賴家笑而許之  
兄弟解衣相搏常盛殆不能支北條義時進解救之常盛裸體跨  
馬揮鞭馳去賴家大笑冬十月初賴朝令陸奧出羽郡鄉地頭守  
藤原秀衡父子之約束而動輒多爭界者是日申令留守所疆場  
界限一依秀衡所榜十四日先是賴家屢遣使陸奧召芝田二郎  
稱病不至令宮城四郎討之芝田敗走工藤行光有三壯士曰藤

五藤三郎美源二賴家之妹芝田也藤五藤三郎適自陸奧赴鎌  
倉途聞之馳歸赴戰射殺十餘人芝田遂敗賴家素聞其勇名召  
三人見之愛其曉壯欲取一人置府行光辭曰故幕下珍滅平氏  
以來先臣景光屢從征戰出萬死遺一生皆彼力也今將軍收天  
下精銳悉置之幕下素無所少臣唯有是三士死生是託願舍之  
賴家是其言不之強賜杯酒而罷二十六日賴家任左衛門督叙  
從三位十一月四日帝收賴家討近江賊栢原彌三郎賴家遣滋  
谷高重等往擊未至栢原敗走二十八日上上皇幸熊野十二月二  
十八日有僧源性善葬術賴家令政所徵諸國田簿使源性校項  
畝欲計治承養和以來將士新給莊園每人限五百町收其贏餘  
以與新進近習命既下大江廣元以下老臣皆憂之計無所出三  
善康信苦諫事遂寢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四

長茂聞賴家昏暴失衆作亂京師襲小山朝政於東洞院朝政時  
還駕留守家兵拒卻之長茂轉犯上皇宮閉四門迫請賜討賴家  
宣旨不報長茂知事不濟逃匿吉野募髮爲僧賴家索之甚急二  
月十三日改元二十二日捕長茂誅之二十九日誅長茂餘黨城  
資家資正等三月二十四日千葉常胤卒年八十四爲人厚重體  
儉世爲關東望族西海之役賴朝諭範賴曰常胤以暮暮之齡奮  
不顧身宜優待超等倫如常胤之功終身報之亦不能盡焉初賴  
朝賜諸將文書紙尾必親畫花押及拜右近衛大將置政所不復  
親押署視事之始賜常胤下文稱閱閱勳勞令子孫永襲采地常  
胤請曰今之所賜惟書有司姓名此不足傳後嗣願賜親畫以爲  
光榮賴朝從之又請美濃蜂屋莊賴朝曰卿勳勞最大我不敢忘  
然後白河帝有約蜂屋莊不得補地頭職他日當擇便宜之地以  
資子孫語意懇到常胤感泣曰將軍至誠遇臣臣雖不得其地無



復所憾初賴朝起兵常胤闔族歸櫛累立戰功展力竭忠諸將莫能及賴朝深倚信之軍機巨細莫不諮決終始眷遇不替能保全其功名賴朝常曰行賞功臣當以常胤爲首其寵異如此實賴朝命功臣家上賴朝所賜手書諸將所上皆不過兩三紙唯千葉氏小山氏各上數十通時人榮之夏四月三日先是城長茂姪小太郎資盛欲爲報仇築壘於越後島阪據之佐渡越後兵討之不能克幕議以爲將領非其人於是日命佐佐木盛綱擊之時盛綱在上野磯部五日適出在其門外命至不入家而發從士不遑束裝倉皇追隨諫其輕易盛綱曰吾聞天慶中平將門反宇治民部卿爲追討使方食詔書至拋箸入朝賜節刀不還家徑赴東國是勇士之所尚也乃倍道兼行三日到越後島坂遣使諭告不聽於是將越後佐渡信濃兵傳城盛綱子兵衛尉盛季先登海野幸氏爭先盛季從兵攬轡止之盛季乘間先登幸氏繼進城兵殊死戰矢下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六

雨盛季幸氏並被創兵多死傷資盛姑名阪額雄策多力善射兼有兵略束髮如童形著腹卷從櫓上射發無不中信濃人藤澤清親避城後從山上狙射之貫其兩股阪額僵因虜之資盛兵敗奔竄城陷時諸國稍多事而賴家盤樂無度最嗜蹴鞠憂無良師請之上皇上皇亦工蹴鞠藤原泰通藤原宗長等上號曰蹴鞠長者十九日從御鳥羽殿二十一日上皇從御鳥羽北殿五月七日祈雨六月二十八日藤澤清親以阪額到鎌倉賴家召見之阪額進至庭前容貌醜陋無少風色淺利義遠請賴家爲己妻賴家怪之義遠謝曰臣無他意第以阪額材武故欲得之而生男壯兒以充國家之用耳賴家笑而許之秋八月十日避方忌十一日鎌倉大風雨鶴岡宮寺及堂塔舍宅多倒下總葛飾郡海濱漂沒千餘人十五日祈晴二十日行幸春日社二十三日修太政官廳鎌倉大風雨禾稼悉損二十八日御大內避方忌九月九日上皇避善鞠

者紀行景於鎌倉賴家大悅賜以銀裝刀是後蹴鞠連日不復聽政將士亦競演習十八日幕府定飼犬日每日結番二十日慶四天王寺塔夜鎌倉有光降如月星二十二日北條義時有子曰泰時少有器局是日泰時侍鞠會密謂中野能成曰蹴鞠韻事爲之固善願今災異疊至人民饑困恐非遊嬉之時建久中先將軍嘗將遊海濱適有天變廻懼而不出命禱之神今日警懼當如此子寵臣也何不以此觀之時北條告仇泰時且往視之冬十月二日僧觀清至日將軍聞能成語怒曰言非無理論父而言何也公且稱疾歸邑俟其怒衰可也泰時曰吾聊語師意於侍臣耳豈敢諫乎即被譴怒非所避也吾有事如邑且日將發子莫以爲避焉乃出簀笠視之遂至邑先是伊豆大飢泰時貸穀窮民已而大風傷禾民不能償相與謀逃亡泰時憫之召諸貢債者悉燒其券曰父老安之饒使年豐吾不復責之也乃賜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八

曰願使君多子孫時賴家驕怠不恤百姓而泰時留意民事人心益歸北條氏五日上皇幸熊野二十六日上皇至自熊野十一月三日雷十二月二日二條殿火三日幕府復佐佐木經高食邑一所先是經高使子高重訴冤幕府曰去年七月有人屢告大和賊謀犯京師即集三國兵遂捕得賊圓識法師朝廷用讒者言反被譴責經高不能自明願申理此冤賴家命覆議赦其罪高重辭歸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將佐馬經高尋至謝恩以所寫法華經六部作祭文獻賴朝彰堂語甚酸楚叙觀官職嘲施匱乏政子聞而憐之使賴家復食邑一所經高自說勳勞感憤激烈聲淚俱下和田義盛以下宿將爲之流涕北條泰時謂父義時曰經遵舊邑莫非勳賞已理其冤宜全復之累世勇士使其於邑後必有異圖義時不聽經遵經高法名也二十二日始讀孝經二十四日太皇太皇藤原氏崩是月上皇置和歌所以源家長爲開闢清範秀能

鴨長明等爲寄人，是歲幕府遣里見義直衛京師。

二年壬戌春正月十四日，新田義重卒。初，義重之居新田也，時足利氏與秩父有隙，欲襲秩父。率兵赴古我杉，乞援於義重。義重引五百餘騎抵利根川，臨長井渡，敵豫壞船，嗣軍不得濟。義重曰：「丈夫既許人，以無船而猶豫不進，使人致敗，何面目復操弓矢乎？」寧付骸於長流以成名耳。聯騎齊濟，擊秩父破之。義重有女初嫁賴朝兄義平，義平死後寡居。賴朝聞其有姿容，通書挑之，不從。賴朝露告其意於義重。義重素知政子妬忌不許，遂嫁於帥六郎者。賴朝不悅，遂見疎。斥義重卒未幾，賴家將獻鞠政子遣工藤行光止之。曰：「新田上西者，源氏遺老將家領袖也。卒後未逾二旬而事遊戲，恐致與人之謗也。」賴家乃止。十五日，號所生準三宮源在子。曰：「承明門院。」二十八日，鎌倉兩日並出地大震。三月八日，賴家宴于比企能員家，能員使舞女微妙歌舞，態度妙絕。觀者稱嘆，能員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百

白賴家曰：「舞女本京師人，欲訴事於幕府，願公親問之。」賴家問其故，微妙潸然淚下曰：「曩時建久中，妾父右兵衛尉爲成因讎得罪，置子蝦夷。母亦以憂終。妾時七歲，旁無親戚之可憑賴，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無緣聞父之消息，故執此賤技于幕府，冀賜哀恤。賴家惻然，滿室酸鼻。政子深感其孝志，即遣使陸奥爲搜訪之。至則父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絕，遂薙髮爲尼，更名持蓮。政子特憐之，授居宅，厚存撫焉。是春慧星見，夏五月二日，幕府下令兄弟爭訟者，不論曲直和協之。二十三日，兩冠大寸餘，是月京師多盜。六月十二日，御大內。十六日，還閑院。二十五日，政子觀蹴鞠於賴家第。天新雨，潦水未過，平知康脫直垂，漬而取之，衆驚賞蹴鞠畢，設宴。知康乘醉調北條時連曰：「五郎容儀進退，超人之遠，而其名甚不稱時連之連者，實錢貨之義乎？何鄙猥也？將追歌仙貨之蹤乎？」宜速改之。政子惡之，明日遣人讓賴家曰：「義仲之雞職由此

廢一收不懲，又黨義經，故先君惡之，奏奪所帶官，而今遺其瑕疵，使之侍左右，甚乖先君之意也。初，知康以輕佻好諧，詭爲後白河法皇所寵昵。義仲之亂，知康以兵端由己，欲見賴朝自陳至，鎌倉賴朝惡而不見。一日賴朝隔簾窺之，以被授子。賴家曰：「是夫也，善擊波，汝宜以此子彼，使盡其技。」賴家如教，知康倏媚無耻，欣然諾之。坐立俯仰，極盡醜態。及賴朝見之，知康承間陳義仲始末，賴朝岸然不答，知康愧而退，遂留鎌倉，以巧佞爲賴家所親昵。是月賴家創建仁寺，使僧榮西居之，始開禪宗。秋七月六日，行幸賀茂社。二十日，僧寂蓮寂藤原俊成弟僧俊海子也，初名定長，幼有俊才，俊成養爲子，任中務少輔，及定家生避而爲僧，改今名，以善和歌稱于世。是時僧顯昭亦以和歌自負，與寂蓮友善。顯昭學識優博，而才思少不逮，寂蓮雖無文學，而特造妙。顯昭曰：「和歌於藝要非至難者也，寂蓮不學而猶能之，寂蓮曰：『天下之難能者，無過和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百二

顯昭博學，猶且不能也，顯昭不能，定家素重其歌，及歿甚憫惜焉。二十二日，以左衛門督源賴家爲征夷大將軍。八月十八日，有鳩集鎌倉鶴丘視者如堵，賴家又往視之，集午去。西二十二日，行幸賀茂社。冬十月十九日，京極殿成，上皇徙御焉。二十日，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皇太弟傳土御門通親薨，善和歌家號土御門閨。月十五日，幕府申禁諸守護越職預吏務違者罷之。二十日，以大納言藤原隆忠爲內大臣，基房之子也。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三日，權大納言藤原忠經兼右近衛大將，基通之子也。十二月二十四日，鎌倉雷。二十五日，攝政基通罷，以左大臣藤原良經攝政。太政大臣賴實兼皇太弟傳，當是時，稱基房曰「入道殿」，其子師家曰「小殿下」。基通曰：「近衛殿下兼實曰九條殿下，良經曰當殿下，同時有五殿下，自古未有之也。」上皇素不直，內大臣通親及通親薨，意欲使人知當時黜陟，多不出宸衷，以良經爲內覽氏長者，尋

攝政時人悅之、

三年癸亥春正月二日賴家子一幡詣鶴岡社神憑巫曰今年鎌倉富有變嗣子不得承襲譬猶岸上之樹根已枯人不之知而攀其杪也聞者危懼三日雷二十六日大風雷折木發屋二十九日避方忌二月十九日上皇幸日吉社三月十日上皇幸熊野十二日御大內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幕府遣歸河野通信于伊豫初賴朝割伊豫國務爲二投道前于佐佐木盛綱道後于通信以其地距鎌倉遼遠歲至甚勞命納其子若近親一人代侍以優異之通信後往居鎌倉陸奥之役有功賴朝與陸奥三迫久米二邑遭梟原景時讒奪道後務及景時收旋見信用初通信之先守與酷好潔飲食常用陶器子孫承效之此役也通信亦載陶器而行世以爲口實及賴家襲職深嘉舊功於是遣歸隨發面許國中事無巨細便宜裁處仍舊統門族十一日上皇還自熊野五月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四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四百四

日有告僧全成在阿野謀反幕府使武田信光擒之二十五日放之常陸賴家之叔父也二十七日太白晝見上皇慶八萬四千塔於法勝寺二十八日以僧淨戒見光發聖德太子墓流淨戒于備前見光于鹿防六月朔賴家狩伊豆聞伊東崎山中有洞窟令和田胤長探其深淺胤長執炬而入遇一巨蛇殺之乃還三日狩駿河富士山麓有洞穴世呼曰入穴賴家令仁田忠常探其深淺忠常率壯士四人執炬深入遇河流不能進一晝夜而還從者皆死宿老曰入穴號爲有靈人不放入今乃如此得無神譴乎二十三日祈晴賴家命入田知家殺僧全成秋七月九日上皇幸熊野十二日祈雨十六日賴家殺僧全成子賴全於京師二十二日大風折木發屋二十三日賴家病甚卜之云神爲祟八月朔延曆寺西塔釋迦堂學生與堂衆不協築城大納言阿通堂衆四日幕府以三浦義村爲土佐守護六日堂衆率莊官攻學生院宣囑之堂衆

解去二十七日政子度賴家不可起令之辭職授關西三十八國

地頭於弟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及總守護於子一幡一幡年六歲千幡十歲一幡外祖比企能員聞而憤怒九月朔賴家病劇鎌倉洶擾人竊相謂曰叔姪之爭將起矣二日能員密使其女若狹局謂賴家曰今割地頭職傳千幡君叔姪相竝似可保無事然威權兩屬適足啓爭端自非滅北條氏除其偏欲嗣君之安其可得乎賴家驚愕遽召能員於臥內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之急作書使侍女齎致時政時政將赴名越第途得其書按書思愈直詣大江廣元密謂之曰能員懇待外戚之親凌蔑衆士今又乘將軍不省事矯命圖逆宜先發誅之否乎廣元曰僕自先將軍在日獨執文墨議論至於兵事不敢與知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時政卽起天野遠景仁田忠常從從騎中至在柄前時政顧謂二人曰能員反矣子等將兵伐之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發兵宜召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四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四百六

誅之耳時政至第又召廣元廣元疑懼有戒心而屏從士獨從飯宮宗長曰有急刺我遂往時政復密議於是時政衷甲令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人謂能員曰吾侪佛事公盡一職因與計事能員將往子弟皆諫曰彼不可信安知我密謀之不漏露請勿輒往縱往非設兵衛不可能員曰我而具兵適足駭衆人彼將待我而議事何必疑之廼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左右手伏而斬之從者走歸告之其子宗員宗員舉族奉一幡據小御所政子乃遣義時及小山朝政畠山重忠榎谷重朝三浦義村和田義盛加藤景廉等攻之能員三子及四郎與能員女婿笠原親景中山爲重槽屋有季等拒戰甚苦景廉等不利而退重忠廼應衆急進親景等不能支遂縱火自殺一幡亦死三日時政索捕能員餘黨多殺之流其妻妾幼兒於安房僧源性收一幡骨於灰中赴高野山四日時政捕小笠原長經中野能成細野兵衛等奪島津忠久大隅薩摩日

向守護皆能員黨也。初能員姨夫掃部允某爲武藏比企郡少領。有三女掃部允既死。姨薨。爲尼。世稱比企禪尼。養能員爲己子。冒比企氏。女長曰丹後內侍。事二條院。與惟宗廣言私生島津忠久。後還關東。嫁安達盛長。次女適河越重賴。次適伊東祐清。禪尼嘗乳養源賴朝。及其在伊豆。國人畏平氏。無敢資給者。禪尼遙給糧二十年。未嘗匱乏。亦令盛長重賴祐清扶助賴朝。深德之。及起兵。能員常在幕下。稍被親近。賴朝遇禪尼最渥。屢至其家。譙飲。命以盛長女嫁範賴。重賴女配義經。祐清女再醮平賀義信。授忠久大隅薩摩日向三國守護。至是奪之。

賴襄曰。經營天下。建立大業者。誰不欲使其子孫長守之哉。於是爲除其所忌者。以託之所信者。人人皆然。雖然。當信者未必可託也。當忌者未必可除也。並存當信當忌者。以使相制。是可謂之善慮子孫已。源賴朝藉父祖餘威。爲其舊部曲所擁戴。終

得總海內之兵權。故忌其同姓。恐其亦爲吾所爲也。如弟義經之威名。著軍中最。其所忌也。故決意除之。不必待梟原景時之說而然也。而後託其子於妻父。以爲在彼亦爲外孫。吾雖死。當代吾以扶植之。是與當信當忌者。亦何圖子孫之死。其所信倚者。手戔大凡。信外戚而忌骨肉。習俗之私見也。夫賴家嬖小臣至橫恣無忌。以失士心。固也。然吾觀其所嬖者。概皆比企氏支族也。得非亦視父所爲。專親信戚黨乎。於是子之戚與父之戚交關。而源氏之業墮矣。當是之際。如大江廣元。中立自全。其足怪焉。所佐者。島山重忠。稱忠不倚者。亦助北條。伐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無他。亦助戚黨焉爾已。而重忠終斃於北條。與源氏無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賴朝何不近望之王家乎。王家所以衰者。非由於專信倚外家耶。王家古制。以親王視政。王族賜姓者。每與藤原氏參列相府。是先王之遺慮。

深識也。守而不變。則何至於如此耶。今使賴朝亦能存範賴義經等。各以爲數國地頭。雖不列幕府評定。每有大議。必參焉。則北條氏有所忌憚。而不敢專也。唯其偏信外戚。無復鈐制之者。是以一瞋而禍作。中外環視。而莫敢齟齬。故曰。毋若並存所信所忌也。夫人不可無所忌也。吾獨任吾所信者。吾所信者。獨行胸臆。何以禁之。故使其亦有所忌。夫吾所信者。實非吾所當信也。吾所忌者。實非吾所當忌也。吾所忌者。吾所信者之所忌也。並存之天下。相忌相憚。而子孫得以守業於其間。非脫習俗之見。而深見天下之機者。安足與論於此。

山縣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家子承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絕爭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

欲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意可知矣。

五日。賴家病少愈。聞一幡死。不勝悲憤。使親家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以書告之時政。時政捕親家使工藤行光。殺之。賴家聞之。益憤怒。六日。時政招忠常。賞殺能員功。久之。不出。其馬卒怪而歸告。忠常二弟五郎六郎危疑。遂政義時於政子第。義時不在其家人防戰。斬之。忠常歸途聞之。遂赴幕府。爲加藤景康所殺。政子與時政謀。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爲寶朝。七日。詔爲征夷大將軍。奉之時政第。時政與妻牧氏保護之時。政慮衆心危疑。令將士曰。采地一皆依舊。是日。政子逼賴家使削髮。十二日。政子逐平知康。紀行景於京師。十五日。侍姬阿波局密語政子曰。牧氏笑謔中挾枝心。不可託。保母之任。政子以爲然。乃迎寶朝置府中。



以義時弟時房掌營中事二十九日時政與廣元議幽賴家于伊豆修禪寺冬十月三日政子遣武藏守平賀朝雅警衛京師朝雅時政女婿也幕府命西國家人遞番到京師隸朝雅朝雅權勢甚熾六日雷八日實朝加元服於時政名越亭九日御大內是日幕府政所始十五日延曆寺堂衆擡金子山廷議遣佐佐木經高佐佐木盛綱援學生攻之官軍多死堂衆引去高綱子重綱戰死初將發高綱聞之往見二兄且說兵略熟視重綱久之無言二兄在側盛稱重綱武幹高綱曰不然甲冑欲輕弓矢欲短便驅馳故也山上坂本用步兵之地今重綱厚甲大弓器不稱身欲免死可得乎重綱果敗死初高綱累功爲備前安藝等七國地頭任左衛門尉初賴朝之逃于杉山謂高綱曰我今日獲不死實汝之力也我如得號令天下必分其半與汝及討義仲又曰事平必蹈前言至是高綱以爲賞薄怨之雖發入高野山十九日幕府遣使安撫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十二

人在京畿者諭以效忠貞不悞稱貳徵誓書二十七日御大內避方忌是日北條時政令和田義盛諭武藏將士曰慎勿貳於北條氏晦京師火十一月五日日吉八王子三宮火六日賴家遣政子實朝書曰幽閉深山抑鬱無聊願得一二親臣復侍左右且乞得安達景盛而甘心也政子遣三浦義村傳言曰所謂不可許後勿復通書十日義村還見政子具告幽囚之狀政子惘然十九日幕府滅關東諸國今年租休息民戶二十六日上皇幸春日社晦慶東大寺十二月二日二條殿火四日上皇從宇治離宮十五日上皇幸日吉社十八日幕府下令士庶訴訟獻狀之後過三日不加裁斷坐吏緩急二十六日避方忌於三條殿元久元年甲子春正月九日以皇弟雅成爲親王十九日有赤氣見東北二十一日赤氣又見二月二十日改元幕府下令莊園諸務悉遵賴朝舊規二十五日上皇幸四天王寺二十七日上皇還

宮三月二十二日先是平基度盛時等聚兵於伊賀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經俊奔逃敵虜路二國奪鈴鹿關塞入峰山路險遠備幕府使武藏守平賀朝雅將兵討之朝雅以鈴鹿路塞由美濃路入伊勢擊基度於富田斬之進至安濃攻破岡貞重壘又進抵多氣擊莊田佐房走之虜河田刑部大夫直赴伊賀攻盛時於大箇山壘數日克之其黨魁若菜五郎橫行伊勢築壘日永若松南村高角關小野等所朝雅復回軍伊勢連攻皆殄之斬五郎於關小野經俊亦收散卒助之二國遂安二十五日避方忌夏五月八日幕府以國司訴令地頭山海漁獵稅從國衙調發折鹽戶三分之一給地頭節科燒米給國司各從土宜不得擾舊規十日行幸安井殿幕府賞平賀朝雅功補伊勢守護責首藤經俊委其職十九日幕府徵賴朝所與諸將手書觀當時制置六月十三日祈雨御大內避祇園神興二十三日卜定禮子內親王爲齋院秋七月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十四

十八日北條時政殺前征夷大將軍源賴家時政竊欲使人殺之賴家勁健不可近伺其在浴室飛索縋頸刺殺之時年二十三許言病死初賴朝潛意軍政駕馭得宜賴家襲職驕恣昏惰不遵家規無意於接將佐庶務苟適情好盤樂無度以故綱紀頹敗人心相離遂喪其身以變故之際人懷危懼時政諭告將士安堵如故時政爲人外厚重內深沮能以權略收衆心於是威權傾天下賴家子一幡先卒猶有二子長者四歲政子使千幡養之曰善哉次者曰千壽丸爲中務丞其所養

巖垣松苗曰賴家繼父業以霸天下而極奢侈恣女寵遊戲于詠歌蹴鞠不省國政遂爲北條氏奪其權修禪寺之禍是誰過乎北條氏姦謀亦成於賴家無道矣已山縣禎曰賴朝嘗剪其枝葉毀其羽翼恐其害本根也而其子孫孤立無所庇斬艾滅絕至于無遺孽而止悲夫

二十四日、賴家家人潛謀復讐、北條義時遣金窪行親等盡殺之。八月八日、上皇徙御五辻殿。二十三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公房子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獻御衣、劔、鼓。是日、流延曆寺堂衆九月十三日、觀上皇子五辻殿。十七日、上皇幸熊野。冬十月六日、上皇至自熊野。是日、鎌倉地大震。十四日、政子爲實朝娶前大納言藤原信清女。遣畠山重保等迎之。重保重忠之子也。十八日、幕府國司領家訴地頭僞稱勳功之賞、論制撰奪租賦、下令地頭諸名田租入。一依本下司所傳、領達者觀職。十一月三日、謁石清水宮。四日、還宮。是日、畠山重保與平賀朝雅飲、忿爭相置。一座救解之。朝雅妻北條氏、即牧氏所生。侍外家勢頗驕恣。遂譖重忠父子於牧氏。重忠又娶時政女。然非牧氏所生。牧氏遂勸時政除重忠。重忠雄猛爲衆所畏服。時政素憚之。遂謀殺之。十三日、行幸賀茂社。十六日、攝政夏經罷左大臣。晦、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薨。年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一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一十六

九十一、權中納言俊忠之子也。幼而聰慧、受業於藤原基俊。授古今集秘旨、久之名譽益著。常曰、歌之佳處在得大體而已。不可務爲彫刻、組織譬諸畫工、圖物倘徒事丹青爛絢、則反使人厭之。要自然而有味、是爲得之。平居作和歌、披古澤衣、擁桐火桶、凝然靜坐。未嘗有惰客及成雅、淡深遠語、熟意婉後鳥羽帝最愛之。及晚年、惕然悔悟曰、予以不才、判歌詞多矣。或有輕重失機、前賢有知其謂之何也。加之、以衰老、朝聞夕忘、恐引證致疎謬、而猶不自省、以一己之私意妄定其優劣乎。爾後不復置判詞矣。初源俊賴與藤原基俊不相能、其徒各立門戶、互相短毀。唯俊成於基俊稱其學力於俊賴、取其風體、至撰千載和歌集、多採俊賴歌。或曰、彼非卿師之所惡乎。俊成曰、我唯取歌耳。其人何與焉。時稱其坦夷、少壯與藤原清輔爲一時判者。所著有古來風體鈔。十二月七日、太政大臣賴實罷。十四日、以夏經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右大臣藤

原家實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隆忠爲右大臣。二十七日、御大內地震。二十九日、有赤氣見東方地震。

二年乙丑、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十九日、觀上皇子京極殿。二月十一日、行幸權中納言源通光中院第。三月二十六日、參議右衛門督藤原通具、右近衛中將藤原定家、上總介藤原家隆等、上新古今和歌集、每部皆冠以古人歌。上皇敕以藤原定家、家隆等所作實部首世榮之、是春畿內大風、時僧榮西新唱禪宗京師流言、是其天譴。帝乃勅有司逐榮西、榮西悅謂徒弟曰、吾事成矣。乃奏謂、風者天地之氣、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有能作風者、其人最靈明、主不當加放逐。有司還奏、以其言有理、免之。更敕問其意。所願榮西乃陳營構事、詔以建仁爲官寺。榮西又創壽福寺於鎌倉聖福寺、於鎮西禪法自此而興矣。初孝德朝僧道昭傳禪法、延曆中最澄又傳之、皆絕無繼者。故中國禪法、以榮西爲始祖。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一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一十八

焉。後有辨圓者、又如宋學禪法、攝政道家深信之、爲創一大寺曰、我亞洪基於東大、取盛業於興福、乃名曰東福。今辨圓居之、禪法於是益盛矣。辨圓字圓爾、平氏族駿河人。正和中賜號國師。國師之號始此。夏四月三日、御大內。九日、佐佐木定綱卒。十一日、北條時政召稻毛重成於武藏、重成重忠族人、方坐事屏居鎌倉、聞之驚恠。近地將士皆來會。時政誘重成謀殺重忠。重成許之。重成亦時政女婿也。十三日、以藤原麗子爲女御。賴實女也。十七日、行幸中院。第五月三日、實朝諭將士散還。六月二十日、稻毛重成詐招畠山重保、重保至鎌倉。二十一日、時政召義時、時房、誅殺重忠。二子諫曰、重忠屢建勳績、專秉忠直、故將軍素知其誠、歛託以後嗣、而能具之難、去彼附我、豈非重子婿之好邪。今有何怨、驟驟蓄異圖。大人輕信單辭、暴加誅殺、如或悔之、其可追乎。先覈其真僞、然後圖之、亦未晚也。時政怒而入牧氏聞之、使人謂義時曰、重忠異

謀已成吾憂禍及家國告之遠州何意汝阿姦曲曲庇重忠豈以繼母故欲令吾爲讒人乎義時不得已而從之二十二日時政以實朝命遣兵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重成又遣其子某於督谷給重忠曰鎌倉有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鎌倉時重忠二弟長野重清在信濃重宗在陸奥以故不相從重忠纔率百三十四騎就道時政遣義時時房及葛西清重足利義氏小山朝政三浦義村宇都宮賴綱八田知重安達景盛和田義盛等逆拒分道而進從軍甚夥彌滿山野重忠進抵二股川始知重保遭害義時來擊本田親恒榛澤成清謂重忠曰大兵奄至勢不可當不如還武藏據要害拒之重忠曰臨難忘家大將本意況重保既死我有何顧戀而歸鄉里獨者梶原景時畏死逃亡暴骸道路爲世所笑我既無異志豈踐其覆轍乎於是屯兵鶴峰安達景盛率野田與一加治宗季等七人挺衆來進重忠望見曰景盛我弓馬友也乃麾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二十

其子重秀當之格闘數合重忠摧銳破堅殺傷過當宗季以下壯士多死愛甲季隆射中重忠重忠遂見殺時年四十二重秀及從兵悉自殺二十三日義時還鎌倉時政問戰狀義時曰重忠親族多在他所所率不過百餘騎以是觀之非謀叛者豈議構至此乎太可憫傷兒不忍見其頭時政默然是日時政殺重成及小澤重政弟榛谷重朝子重季秀重重忠男而有衆從賴朝常爲軍鋒而性忠孝不與人爭功賴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事而爲北條氏所陷天下冤之重忠有威嚴等輩值重忠在傍雖夏月避暑肅然改容又有異力有長居者自負其幹力曰當今我力冠關東所慮者唯有畠山二郎而已賴朝疾之令重忠角力重忠壓長居肩至地骨碎氣絕賴朝創永福寺諸將手自營築重忠與佐貫廣綱城長茂等自挽棟梁其功敵役徒數十人重忠捧持大石一文許置之池中賴朝嘗分將士座次爲三行重忠與三浦梶原同爲第一其

見重如此以重忠寡婦妻足利義純悉授重忠食邑義純遂冒畠山氏

論贊曰重忠勇武絕倫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忠亮誠懇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貞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民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其惡若本邦北條時政之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齋藤馨曰世之有所議於畠山重忠者以其助北條時政而政比企氏也蓋曰累於妻黨而弱公室耳吾則謂重忠唯欲張公室故政比企氏縱使時政非妻黨亦必助之何也人臣有爲於國家必無營利圖私于己而後可也觀夫比企能員之謀時政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一百二十二

豈專爲國家而不爲私耶彼見時政之專擅曰彼前日之外家也我今日之外家也前日之外家專權於今日而今日之外家今日無權又何用外家爲是其所以謀除之也故能員此舉託名於國家而圖實於私使其有成亦一時政耳然則重忠政之非攻忠國家之人也攻他日之強臣也其助時政者非助妻黨也助其除後患也蓋其初重忠之父與叔皆屬平氏而重忠獨從賴朝是其義所在父叔且不顧而會謂累於妻黨耶雖然比企氏滅而後患則除矣北條氏之權愈熾而公室因以不振是未必非重忠爲之也曰重忠既除害于他氏之比企氏獨害于今日之時政乎但時政之老奸巨猾深謀遠慮不可以朝政而暮拔之故重忠之不急于圖時政者欲徐起而全獲也而時政之殺重忠亦由有所忌矣非必以繼妻之讒故也時政爲重忠之外舅知其志氣節概已素今見其助我而攻比企氏曰是

非助我也特爲公室計耳苟爲公室必復以比企氏視我矣時政以此忌之是所以致繼妻之讒也不然婦女閨閣之私安能欺智數絕人之時政乎今時政從婦言而不疑是可以見重忠之志矣而尙謂其繁於妻黨非獨不知重忠併不知時政者也二十六日幕府申令關東諸國守護檢斷地頭身分不可論制多取晦以修關院選御前太政大臣賴實大炊御門第秋七月八日幕府以重忠親黨鄉邑分與功臣十一日立女御藤原麗子爲中宮祈雨閏月三日上皇宇治離宮火十九日時實朝在時政第時政妻牧氏以婿平賀朝雅亦源氏疎屬欲誣時政廢實朝立朝雅爲將軍密聚兵士政子使三浦義村結城朝光等取實朝移居義時家政時所聚兵士皆去從實朝用義村計勒兵矯實朝命如將誅時政狀迫使剔髮二十日政子幽時政及牧氏于北條命義時代輔軍政當是時諸豪傑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皆老死佐木

高綱能谷直實前後逃隱獨北條氏專掌幕府事而實朝仰其成齋藤器曰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又殺將軍賴家已而殺畠山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覺放於伊豆天下知其殺能員殺重忠之皆篡國柄而不知廢實朝立朝雅之欲奪天下也不知者曰能員與賴家親近圖撓其權重忠專心公室而不肯黨私皆不利于北條氏則殺之宜也至實朝與朝雅則此孫也彼婿也其女之所生與女之所配其親疎亦有間矣而今廢親立疎用心迂謬豈老悖顛倒遂惑於後妻浸潤之譖而不悟耶嗚呼吾知其不然矣蓋時政輔賴朝霸天下非欲從賴朝而終也欲借其威以圖私也故陰謀狡計結賴朝於祔席之間使其盡除同室骨肉而獨己是倚其手足而己爲之心腹腎臟將待其死而爲所欲爲於是賴朝已死輒廢賴家立實朝無所敢憚然自賴朝後君臣之分一定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

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既殺賴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遭賴家之禍耶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時政免誅之不暇而何有於祖孫吾是以先廢之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如異日立親王威權在己欲立則立欲廢則廢唯吾所爲而無敢違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姑置諸將軍之位觀天下之變爾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雖老悖曷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故自吾親之時政者老而益狡也非悖也是以後妻之勸立朝雅口受而心不受其謀雖妻妾不使知也然事輒泄政子與義時奉實朝而身爲其所逐則己之謀妻妾不知而子女之謀己亦不能知也乃謂之老悖可矣二十六日幕府遣使命京師兵士殺武藏守平賀朝雅于京師朝雅時在上皇宮園若其奴來告急朝雅毫無遠色復坐收子納實徐奏曰關東使至方誅臣事幾迫臣無所遁請退朝乃出還東洞

院第俄而後藤基清佐佐木廣綱等率兵圍攻朝雅戰敗走松坂中矢而死二十九日幕府以河野通信屢有戰功停伊豫守護所指揮家人二十二人誅之通信晦避方忌八月七日鎌倉流言宇都宮賴綱叛義時命小山朝政擊之朝政曰僕與彼有姻不欲往擊請命他人彼若來犯敢不力拒十一日朝政諭賴綱遣書義時自明無仇事乃解十三日上皇從永無瀬殿二十八日帝從御關院冬十月二日延曆寺火十日幕府遣藤原季時衛京師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大納言藤原實宗爲內大臣大納言公通之子也十二月二日上皇從賀陽院二十四日觀上皇建永元年丙寅春正月二十七日幕府下令諸將在賴朝時授地頭職者非犯大罪不得輒奪二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熊野本宮火三月七日盜殺攝政太政大臣良經詔求之不得良經博通敬養最長和歌上皇推重每有諷詠引與俱焉嘗待優隆以爲執



柄得人稱後京極其日錄曰殿記初大納言藤原宗賴其妻承明門院之母之妹也宗賴因是有寵於上皇宗賴沒再嫁太政大臣賴實賴實又有寵及帝元服其經女將入內上皇止之納賴實女已而其經被殺十日以左大臣藤原家實攝政十三日內大臣藤原實宗罷二十八日以大納言藤原忠經爲內大臣攝政家實罷左近衛大將忠經兼雅之子也夏四月二十七日改元以痘瘡流行詔赦天下賜穀於老人僧尼有差晦祈晴五月朔上皇幸熊野十六日上皇還自熊野六月十三日御大內遊祇園神興十五日還閑院十六日權中納言藤原道家兼左近衛大將其經之子也秋七月朔幕府先是平賀朝雅平伊勢之亂近境將士不赴徵者視地頭職至是各訴緣由有徵驗者還與二十六日避方忌於五辻殿八月二日祈晴三日上皇徙御鳥羽殿二十四日宜秋門院所居九條殿火九月二日上皇母皇后號曰坊門院八日避方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二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二百二十八

於五辻殿十八日參議藤原公定坐事流于佐渡二十七日延曆寺堂衆聚徒大津圖亂遣兵捕斬之冬十二月八日攝政家實爲關白九日上皇幸熊野

承元元年丁卯春正月二日觀上皇子賀陽院二十日關白家實罷左大臣二月十日以右大臣藤原隆忠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忠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經爲內大臣道經基通之子也三月二十日幕府令武藏地頭墾開草萊二十二日上皇幸高野二十七日上皇還自高野夏四月五日前關白兼實薨年六十世稱月輪關白家號九條兼實以天下爲己任開言路修廢典匡弼獻替務總大體天下稱爲良相而後白河法皇感溺便嬖不能大展其用時人情焉其日錄曰玉海京師火九日地震十日右大臣藤原忠經罷右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公繼兼右近衛大將公繼實定之子也二十三日祈雨六月七日號準三宮藤原重子曰修

明門院帝嘗集群臣於水無瀬殿賭射遣近習乞賭物於門院以試之門院乃與之韓檀甚重啓視之錢也使者意鄙之帝笑曰門院知故事殿上賭射賭以錢是故事也願汝曹不之知而已十三日御大內遊祇園神興十四日還閑院秋七月五日大風折木發屋十九日大風上皇幸日吉社八月二十一日避方忌二十七日帝患痘瘡九月四日雨水二十日中宮所居火冬十月朔上皇幸熊野八日御大內避方忌二十四日上皇還自熊野二十五日改元十二月三日白鷺集於幕府寢殿上實朝命吾妻助光射之時助光有罪屏居乃出射獻之實朝曰非死疵對曰以箭羽曳鷺目實朝喜賜佩刀宥其罪十九日上皇幸賀茂社二年戊辰春正月六日鎌倉地大震二月二十八日禁專修念佛宗配僧源空于土佐其弟子範安於越後初源空弟子安樂住蓮等唱六時禮讚其聲悽婉哀怨務悅俗人上皇宮女鈴蟲及松蟲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二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三百十

感之受戒爲尼上皇怒救捕安樂住蓮拷訊安樂出不遜言乃誅二人處源空範安於流禁其宗源空赴謫怡然不憂曰我若不遭貶竄安得弘法於邊土是我之幸也範安者皇太后宮大進日野有範之子也幼從慈鎮剃髮爲僧後爲源空弟子專奉師說又蓄妻食肉最爲愚俗所便世人翕然趨之謂之淨土真宗其後子姪相繼蔓延益盛矣三月五日行幸土御門殿閏四月十五日京師火晦避方忌於京極殿五月十五日震法勝寺九層塔災二十八日右大臣藤原忠經罷六月三日上皇幸熊野十三日御大內秋七月五日上皇還自熊野九日以內大臣藤原道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輔爲內大臣良輔兼實之子也八月朔御大內是日上皇幸日吉社二日以皇弟寬成爲親王三日還閑院八日尊皇姊準三宮昇子內親王曰皇后九月十三日北山雪十四日熊谷直實卒直實豫知死期告之其子直家直家奔赴之果如其言

先是直實來鎌倉謁賴朝自言專歸佛乘及談兵法武藝之要聞者感歎賴朝苦留之不聽而去二十七日朱雀門火冬十月七日以皇弟朝仁爲親王十日政子至熊野二十七日入京十一月十五日幸賀茂社二十七日開院火帝避之大內十二月朔從御大炊殿十七日以賴實再爲太政大臣十八日中原親能卒年六十六明法博士廣季之子也有幹事稱後從賴朝甚被任遇入以參預機密賴朝欲九條兼實爲攝籙親能與前權中納言源雅賴有舊就噉其意兼實遂得攝政西海之職屬源範賴參謀軍事有功賴朝特贈書賞之嘗修閑院六條殿課功諸國與大江廣元董役其在京師督朝廷糧運時有所上奏或議之賴朝曰親能挾私抑留貢物及被詰問失陳謝辭賴朝問其故親能不辨明只呈所上奏草案賴朝悟其誣罔遂得釋賴朝爲右近衛大將廷臣在關東者各有分職親能掌辭訟往來京師隨事辦理親能再守衛京畿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三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三百三十二

二十一日行幸八條殿二十三日御大內二十五日皇太弟加元服二十九日行幸大炊殿三年己巳春正月二十一日太政大臣賴實罷二月武藏鷲宮鳴動三月六日上皇幸春日九日還自春日二十六日右大臣藤原道經罷夏四月十日以內大臣藤原良輔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繼爲內大臣二十五日上皇姊皇后號曰春華門院六月九日上皇謁石清水宮十三日上皇幸日吉社十八日朱雀門無故倒秋七月十一日行幸權中納言藤原隆衡冷泉萬里小路第八月十二日皇太后藤原氏崩二十三日祈晴冬十一月十日從御大炊殿二十日幕府國衙訴諸國守護怠於釐務群盜輒起侵掠莊保護者謂守護專任一人則動引故事反致懈緩宜結番遞年悉心奉職若其不然則檢察諸國改易不忠者議未決乃徵所補任守護下文甄別恩澤勳功之異

四年庚午春正月十二日內大臣藤原公繼罷右近衛大將十四日大納言大炊御門公房兼右近衛大將經宗之子也二月晦賀陽院馬場殿火三月二日以皇弟賴仁爲親王十九日號中宮照子曰陰明門院夏四月九日大庭景能卒景能嘗在賴朝前與諸將語曰士之當用意者兵器也弓矢宜稱其力差短小鎮西八郎善射稱天下無雙而弓矢規制過量保元之亂我遇八郎于大炊御門河原值彼之左八郎將射我以爲彼在鎮西不便騎射我長東國素慣啓控驅而右避不令入彀故其矢低中膝不然我殆不能脫焉坐者皆服十二日坊門院崩五月六日發行火盜二十二日上皇幸熊野六月十四日還自熊野秋八月二十日行幸春日社九月十八日上皇幸春日社晦彗星見冬十月十三日御大內十六日還大炊殿上皇幸熊野十一月十一日彗星又見二十一日駿河建福寺所鎮馬鳴大明神憑兒曰酉歲當有戰此夜實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三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二千三百三十四

夢又同實朝曰靈夢也納太刀於社二十五日帝傳位于皇太弟帝溫醇淵懿仁慈矜物施爲不耀上皇深愛順德帝使亟傳位帝雖心不慊而無幾微形于色從此居閑詠和歌自娛帝時褰帳女王資裝御更衣御座加茂祭唐鞍最勝講御簾等料皆募成功以補其費其御座料一千匹或一千五百匹唐鞍料少者三千匹多者九千匹御簾料三千匹如近衛府雜用亦給內舍人以充之竟至民部丞大炊頭市正近衛將監等官亦皆蠲以補用度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館林 阿谷 繁實修

順德天皇

順德天皇諱守成後鳥羽帝第三子也母修明門院藤原重子贈左大臣範季女也建久八年九月十日生正治元年十二月爲親王二年四月立爲皇太弟十一月著稱建仁三年十二月始讀孝經承元二年十二月冠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弟受禪於押小路殿關白家實左大臣藤原隆忠右大臣藤原良輔內大臣藤原公繼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道家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公房並如故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五日尊土御門帝曰太上天皇稱後鳥羽上皇曰本院本院決政院中二十日御大內二十八日帝卽位于太政官廳時年十四二十九日以藤原立子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三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三百三十六

女御良經女也

建曆元年辛未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三日避方忌於八條殿十九日觀本院二十二日立女御藤原立子爲中宮二十七日鎌倉日無光地大震二十八日避方忌於大炊御門殿閏月五日大雪晦本院幸熊野二月二十三日本院還自熊野三月九日改元二十三日延曆寺僧將火園城寺實朝命京畿兵士警衛園城寺夏四月僧俊仍還自宋肥後人始弘律宗五月十日避方忌於八條殿六月數祈雨二十五日避方忌於七條殿二十八日準母八條院崩秋七月三日鎌倉地大震九日避方忌於七條殿八月四日大風雨六日避方忌九月二十二日左大臣藤原隆忠罷冬十月四日以右大臣藤原良輔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公繼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信清爲內大臣信清修理大夫信隆之子也五日澧口陣無故倒七日行幸藤原道家一條第避方忌十九日御大

內二十二日御禊是日朱雀門無故倒十一月八日春華門院崩

十三日避方忌十六日葬春華門院二十三日還三條殿晦本院幸熊野十二月十三日萬機旬始御紫宸殿二十日先是和田義盛請任上總國司實朝稟政子政子曰故將軍有制諸士不得任

牧守今任之者非我所知也實朝猶豫不決義盛再執書就大江

廣元請之詞甚激切實朝報曰我有所思姑俟之義盛喜謂必得所望而三年不得於是義盛使子義直謂廣元曰所謂不獲願還

前書廣元以告實朝怒其輕慢然以其宿老優容之二十三日本院還自熊野

二年壬申春正月二十五日僧源空寂年八十諡法然二月十九

日幕府令以大番多僻戒防諸國守護其無事故不上一月者加

直三月以贖其罪二十七日盜入蓮華王院寶藏取御物二十八日實朝命修造相模川橋北條義時大江廣元等止之曰初稻毛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三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三百三十八

氏造此橋落慶之日故將軍臨之歸路驢馬不幾而斃重成又尋

被誅不詳也實朝曰二事皆不關焉今不修理之如良煩何義時

等咸服焉三月二十二日頒新制二十一條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十一日詩歌合十四日祈晴二十七日鎌倉大水六月五日

御大內二十日內大臣藤原信清罷二十七日修閑院以本院修七佛藥師法免釋繫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道家爲內大臣

秋八月朔祈雨六日本院幸日吉社七日避方忌於七條殿二十四日本院幸熊野九月十五日避方忌於七條殿冬十月三日本

院還自熊野十九日避方忌於白河殿二十二日幕府分遣使者關東諸國理民冤抑二十三日觀賀陽院二十五日御大內二十

八日御禊十一月十三日大嘗十二月十四日避方忌於賀陽院二十八日鎌倉騷擾是歲敕諸國吏以祈禱等故私寄附公田於社寺或許以永世免除新司不得停之國領歲減爲吏之道豈當

如此自後永從停止其非赦免地者宜咸爲國領又教吾朝彝範  
尤先敬神萬機繁務無過慎祭是以治邦安民專憑冥助恒例臨  
時宜嚴禮節而有司怠慢不務職掌諸國拒捍違背條制狎黷神  
禁不可不戒就中祈年祭以下四度幣帛案上案下有尊設之備  
諸國諸社無奉送之實且祈年殺以下神宮幣物率分所納近年  
或訴艱難當日緣致進貢儀式至夜奉還及曉自今以後永勿懈  
緩又修社之制格條炳焉而社司徒貪地地利不顧破壞爾後有  
此者解卻見任補修有功者必加褒賞又頃者愚俗恣營仁祠于  
帝都宰吏損建末社于神地雖似敬神實涉不信加之別官末社  
日增都鄙田園月損敗法亂紀莫甚於斯自今以後永加禁遏又  
聞諸國司恣以國領公田寄附神社永世終存免租之文後代恐  
無立錐之地爾後永從停止又大神宮以下諸社訴訟勒狀付官  
官以頭藏人奏聞判其曲直者爲明時之軌範而近年因緣濫奏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三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四百四十

已求媚於奧不仰裁於理實乖敬神之義爾後宜嚴禁犯者處重  
科又諸社神人齋敬爲本而暴惡之民或稱神人偏致濫行宜從  
法糾斷又賀茂祭使齋王御禊供奉人等整車風流童僕衣服費  
貨財競侈麗及京畿諸社供祭人糞束裁綾羅錦綉飾金銀珠玉  
雖似神事之嚴實爲國家之費永從禁制不可違濫

建保元年癸酉春二月信濃人泉親衛奉故賴家子千壽丸起兵  
討北條義時使僧安念說諸將將多應者和田義盛二子義直  
義重姪胤長等與焉次至千葉成胤成胤不肯十五日執安念送  
之義時義時令家臣金窪行親安藤忠家鞠之得狀十六日義時  
悉捕其黨與二十七日閑院成徒御焉三月二日義時聞親衛  
建保遣工藤十郎往捕之親衛斬十郎逸去親衛姓源經基子滿  
快之遠孫也齊力過人後世言武力者以親衛及朝比奈義秀並  
稱云千壽削髮改榮實匿京師義直等就虜八日義盛時在上總

聞變馳歸直謁實朝叙已戰功請購二子義盛爲實朝所親信特  
受命與結城朝光並統衛兵於是聽其請義盛大喜而出九日義  
盛又以其族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因大江廣元乞赦胤長義時  
素忌其強宗欲激而除之令廣元謂之曰胤長首謀也奈何宥之  
命金窪行親安藤忠家縛胤長過義盛前而屬之吏義盛慚忿塞  
門不出潛謀滅北條氏十日諸石清水宮還鳥羽觀本院十三日  
還閑院十五日行幸賀茂社十七日幕府流和田胤長于陸奥十  
九日實朝衆守庚申會義盛妻黨橫山時兼帥甲士五十餘人  
至義盛第實朝聞之驚而罷二十五日胤長第在往柄近幕府便  
出入近臣多欲得之故事沒入第宅者皆賜其同族故義盛就胤  
姬五條局謂之實朝聽焉義盛大喜遣人守其家夏四月二日更  
賜胤長第於義時義時與行親忠家使人逐義盛家衆義盛益  
不能堪八日行幸龍華口九日觀賀陽院十四日還閑院義盛子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四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四百四十二

朝盛號壯好和歌爲實朝所親寵及義盛謀舉兵意甚憂懼欲爲  
僧避世十五日適往謁實朝實朝方會衆賦和歌朝盛獻一篇實  
朝稱善賞以地頭職是日朝盛不還家雜髮出奔留書於家曰大  
人之謀不得中止兒既不忍背主君又不忍抗大人所以逃也義  
盛大駭令義直追之及於駿河乃携之還二十四日義盛逐僧尊  
道時人謂逐之詐也實祈捷大神宮流言嗾嗾內外疑懼二十六  
日行幸法勝寺觀慶九層塔故二十七日觀賀陽院是日實朝遣  
兵衛尉泰公氏於義盛宅廉問義盛出接之誤落烏帽其狀似閉  
首公氏以爲凶兆義盛曰臣事先將軍受其重恩義後未歷二十  
歲而恩禮頓衰所請不獲所以愧而不出也豈有他心哉時古郡  
保忠朝比奈義秀等在座點檢兵器公氏還報義時會將士謂之  
曰義盛果叛特未擐甲耳延令刑部丞忠季往諭曰卿慎勿生事  
義盛曰臣豈敢怨上哉但義時驕橫凌人子弟輩不能堪欲起兵



問罪、臣屢止之、而彼不從、臣不得不從也、義盛諸子皆有勇、而義秀最鷙猛、有異力、二十八日、實朝祈禱亂於鶴岡社、二十九日、義時子朝時獲罪、實朝屏居駿河、義時召還之、五月二日、義盛將率兵、或報之大江廣元、廣元方與客飲、乃起赴幕府、三浦義村及弟胤義初黨義盛、約守北門、已而相議曰、自義祖爲繼、屬八幡殿征陸奥、世世受源氏厚恩、今日奈何抗君、乃往報義時、義時方圍棋、徐起更衣赴幕府、初義時慮義盛衆未衆、不設防備、繇此幕府守兵甚寡、乃令政子及實朝妻避於鶴岡、義盛遂與七子常盛朝盛、義秀、義直、義重、義信、秀盛、及土屋義清、古郡保忠、滋谷高重、中山行重、土肥惟平、岡崎實忠、梶原朝景、景衡、景盛、景氏、大庭景兼、深澤景家、大方政直、鹽谷惟守等、分兵爲三、攻幕府南門及義時廣元第、義時兵拒戰多死、廣元客未散、乃出拒、衆知二入不在、齊進圍幕府、會日暮、波多野忠綱先衆拒戰、北條泰時朝時與足利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四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四百三十四

氏等俱出拒、義秀排門直入、守兵驚、隙俄府中火起、炎焰漲天、實朝避之法華堂、義時廣元從焉、兩軍大戰、義秀挺身衝突、猛氣咆哮、擊殺五十嵐小豐次、葛貫盛重、新野景直、禮羽蓮乘、高井重茂等、府兵望見皆竄避、義盛明重茂獨屬實朝、搏義秀、墜馬、遂被殺、朝時盤刀進擊、被創而退、義氏遇義秀於政所橋、義秀進捉其鐵袖、義氏躍馬踰塹、袖斷而馬不僵、義秀馬疲、轉轡渡橋、鷹司冠者朝秀遮擊、義秀殺之、義氏脫去、義秀進至若宮巷、遇武田信光將戰、子信忠馳進蔽父、義秀感而棄去、義盛等終夜力攻、勢甚銳、士卒無不一以當千、呼聲震天、府兵奔氣、泰時獨奮厲不撓、督救血戰、天將曉、義盛兵稍疲、退陣、前濱泰時乃進、守下馬橋、分兵斷義盛糧道、義盛大困、三日、橫山時義帥衆來援、義盛兵復振、府兵追擊、不利而退、會我中村二宮河村諸族聞變來聚、陣稻村崎、實朝召之不應、義時與廣元謀、以書諭衆曰、義盛兵既潰、幕府安穩、宜

速率衆擊破殘兵、於是兵士競集、乃遣波多野朝定齎書往諭、諸族悉至、千葉成胤亦帥衆來會、實朝遣使召近國將士、義盛再進欲攻法華堂、義氏及近江守源賴茂等遮路不能前、迴戰于若宮大路、鎮西人小物資政衝義盛陣、爲義秀所殺、日光別當辨覺帥弟子與中山行重戰却之、長尾江丸年十三、從兄景茂拒義清、義清愛其勇、不敢發矢、義秀遂與保忠、義清聯轡突擊、府兵屢却、泰時告急、實朝實朝大驚、令廣元作文祈捷、鶴岡社、義清自甘繩欲徑竄堂前、攻之路中流矢而死、義直亦戰死、義盛聞之悲慟、不自勝、江戶能範兵擊斬之、義盛年六十七、義重、義信、秀盛皆戰死、義秀帥殘兵五百、航海走安房、年三十八、或云赴高麗、又云釜山浦、絕影島、義秀祠見在、土人時祭之、常盛朝盛惟平、實忠、保忠、時兼皆脫走、餘黨悉潰、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四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四百三十六

條義時而欲奪其權、故謀取實朝以治之、而不克也、或曰、義盛受實朝密旨、以圖義時、反爲其所激、而怒輕舉以收、故實朝嘗眷顧之、又寵其孫朝盛、及事作、將士疑所屬、可以見焉、吾謂激而怒、則然、曰、受密旨、則不然、夫義盛視利不知義者也、初要賴朝於困、預求爲待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幡之禍、賴家命之討北條氏、乃先告之時、政以誤賴家、何敢受實朝旨、以圖義時哉、實朝亦不至察義時之姦、引義盛自援也、其頗眷之者、以其更事欲聽說耳、聞朝盛者、愛善歌耳、觀其戒朝盛、勿同宗族亡、使誠有密謀、何以顯之言迹如此乎、且義盛亦何以舉族嗷訴乎、凡圖是人者、是人唯我罵我、我不肯怒也、怒者非圖之也、使之怒者、乃圖之也、吾故曰、義時與實朝圖義盛、夫此事何由而起哉、衆親衛擁千壽起兵、千壽故賴家子、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義盛子姪爲焉、故義時乘其畏而譁搆之、曰、欲爲賴家復

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爲強宗公然縛其姪以面解之夫雖人罵人而不顧者必有所恃也義時之爲之非特實朝之畏忌之哉將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府故以其手書令之而定矣嗟夫義盛雖不能忠實朝而能疾義時者也義盛亡則義時無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義時而其斃之則使賴家子乃其所以譏誹義盛焉而自用之也

齋藤馨曰奪源氏之霸者北條氏也破北條氏之膽者和田義盛也義盛之前比企能員有滅北條氏之志而無輔公室之忠畠山重忠有輔公室之忠而事未發輒爲北條氏所陷至其後力能揭北條氏之罪而討之者獨義盛爾義盛宗族強大子弟皆傑犖勇闊一麾而起府門不守義時奔走死之不畏是亦足以破其膽矣而義盛之志則可知也曰請赦胤長而義時面縛過前也曰賜胤長策而義時奪之也於是不勝忿忿之心決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四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四百四十八

志一戰思以報之則固非若重忠之專心公室而不從也亦非若能員之挾外戚而謀代之也唯無能員之志故吾有取於義盛又無重忠之忠故吾有惜於義盛設使義盛有重忠之忠則怨可報也公室可張也一舉而公私兩得顧不可乎吾嘗謂實朝未必如此之愚弱也世以其好和歌疎武事故稱愚弱不知實朝在外家之掌內無所獻爲故自託和歌以爲排悶計耳然其英悍之氣或見於吐屬而非尋常文弱公子所道且其超爵位與造巨艦皆不可謂無豪壯之志而觀其源氏正統必絕於我之語則其察義時之姦亦已久矣以英悍之氣豪壯之志兼察姦之智而無能佐之者故卒斃於外家陰狡之手而其能救義盛果有輔公室之忠則實朝必倚焉以爲腹心潛協其譏見時投機而起子姪之罪不必請也第宅之利不必爭也舍忿忿之怒而就遠大之謀吾見源氏之統未絕於實朝而陪臣所執

之命亦不待田樂入道而盡也是知人臣報怨於私則怨未報而事敗苟謀忠於公則公室既張而怨亦報義盛無輔公室之忠乃無報怨之志者也

泰時獻首虜置酒勞諸將士謂之曰吾不復飲酒噲昔與宴其明亂作吾擐甲上馬而宿醉未醒吾意自今禁飲已而戰數十合渴而求水葛西六郎執榼進酒我輒飲之甚矣吾無常操也吾不復飲也四日追兵斬常盛保忠來獻實朝從法華堂還政子第召將士論功波多野忠綱與三浦義村爭先登不決義時心驚三浦乃引忠綱於無人處軟語諭之曰將軍既以義村功爲第一不可爭已且足下以無伐功而受賞不亦善乎忠綱厲聲曰士之執兵赴敵必死不顧亦爲身後爾不賞無恤安肯爲謾人而自沒功名乎實朝乃問金子某金子曰撥赤甲騎革毛馬者實先登矣即忠綱也五日義時代義盛爲士所別當六日擒阿崎實忠斬之七日第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四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四百五十

功行賞實朝惡忠綱無禮不賞實其子經朝賜泰時陸奥遠田郡地頭職泰時辭曰義盛無反心獨恨臣父爾而諸將士多爲之致死臣爲父擊仇焉可受賞宜以實臣者恤死事家弗聽九日移書京師鎮安將士遣使斬胤長於陸奥畠山和田二族既滅將士益畏義時義時威權日熾二十一日鎌倉地大震二十四日還開院六月二日炎旱涉旬十三日觀賀陽院十六日還開院秋七月七日鎌倉地大震十六日如三條坊門殿十八日還開院八月朔祈雨三日清水寺僧徒與延曆寺僧徒爭地築城將戰遣使毀城罷兵延曆寺僧徒不奉命據長樂寺慢罵使者使者馳還奏狀勅遣兵捕之近江守源賴茂度僧徒據險拒關潛遣士卒從山後登植旗嶺上僧徒顧而駭懼官軍進政斬十餘人擒二十人餘皆逃潰六日延曆寺僧徒釘中堂滅三昧堂燈破七社鐘鏡鎖諸門逐祠官朝廷患之罪行事西面解之不聽約以日吉祭準賀茂祭給六

月會費令辨官行事學頭一人歲任律師僧徒乃定二十二日鎌倉鶴岡黃蝶群飛二十五日觀賀陽院九月十七日地震有聲十九日日光山別當辨覺報曰島山重忠季子重慶匿山嶺謀學兵適長沼宗政在座實朝令宗政往捕宗政不還家而發二十六日宗政斬重慶來獻實朝怒使人讓曰重忠冤死吾所深憫孤兒爲僧彼何能爲吾之遺汝欲捕而詰問耳何乃殺之宗政頓目曰重慶反形既露何須擒之擒之固易願臣以之來將軍必用婦言宥之此臣之所以斬首來獻也先將軍嘗欲賞臣功臣請賜蓋目條備海道十五國奸民先將軍許之其重武備如此今則不然所嗜者和歌蹴鞠所親寵者婦人廢武事而疏將士沒收之地不授之功臣而賜之嬖寵榛谷重朝邑賜之五條局中山重政邑賜之下總局臣不知其可也實朝讓之屏居無幾得解初賴朝好和歌至實朝尤好之以藤原定家爲師定家奉勅撰新古今集採賴朝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五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五百五十二

歌實朝聞之大悅托京師人爲之京師人好聽子規夏月或往郊外待之實朝慕之嘗夏月遲明至永福寺傾耳移時雖有罪者獻歌則免而軍國事一決於義時其優柔如此閏月十六日還開院二十七日本院幸熊野冬十月十四日雷十五日京師大火白河泉殿悲田院罹災二十二日本院還自熊野二十六日觀賀陽院十一月十日觀賀陽院十七日興福寺僧徒怒清水寺割地入延曆寺將燒延曆寺傳檄曰春日神將進發藤氏公卿宜速來會其宰吏須進兵餉遂率二萬人奉春日神木至宇治燒小倉遣檢非遣使過之十八日遣樞中納言藤原光親於宇治諭之罷延曆寺座主公圓罪僧綱奉幣春日大原野吉田社告興福寺僧徒擾亂是日日吉臨時祭設東遊走馬神樂遣使奉幣承爲例二十日春日神木歸座十二月六日改元九日前內大臣藤原實宗薨十三日建禮門院崩后還京師薨髮受戒徙大原寂光院旁神慮竹林

僅蔽風日帥典侍阿波內侍等皆爲尼供薪水後白河法皇欲往唁之而憚賴朝不果文治二年託幸補陀洛寺至其居相泣叙往事具說軍中窘厄橫受汚辱嗚咽不禁后親糊安德帝宸翰及所手書故紙造其像見在寂光院是月京師數火二年甲戌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日觀本院於賀陽院二月七日鎌倉地大震十四日行幸七條院觀慶佛堂二十四日觀賀陽院三月二十六日行幸春日社夏四月三日地震十五日延曆寺僧徒怒開城寺僧徒將奪吉田日御供神田屬新羅社行火開城寺堂舍盡焚開城寺長吏公胤遣使鎌倉告變實朝命營堂字令諸將督役源氏累世助開城寺云二十日車駕還開院五月七日遣使延曆寺脩六月會準御齋會興福寺應開城寺將過之乃令檢非違使及兵士護送諸國炎旱六月三日實朝齋戒轉讀法華經祈雨既而雨十日號準三宮禮子內親王曰嘉陽門院十三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五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五百五十四

幕府令關東諸國幕府所領租稅自今年秋遞減三分之二二十四日御大內秋七月四日奉幣春日大原野吉田三社祈靖僧徒擾亂十一日觀賀陽院十三日還開院八月七日興福寺僧徒將援開城寺攻延曆寺奉神木入京師是日遣官兵宇治勢多浞退之鎌倉大雨洪水十日大風破蘆舍九月朔日有食之二十日本院幸熊野二十二日鎌倉地大震冬十月二十二日謁石清水宮十一月十三日和田義盛遣臣奉故賴家子僧榮實聚兵京師事覺大江廣元遣兵攻之一條榮實自殺餘黨散走二十二日熊野新宮火晦新院所居大炊御門京極殿火十二月十二日幕府令諸將冀望官階者其家督考勳勞具狀申請不許庶支徑奉狀三年乙亥春正月六日北條時政患瘍卒年七十八十日避方忌於鳥羽殿十七日如大炊殿二月十八日幕府令諸國關津地頭無礙行旅三月十日觀賀陽院十四日卜定照子內親王爲齋宮

十五日、園城寺僧徒燒東坂本、夏四月十八日、幕府以在京家人警衛多不如法、下令申戒、爾後當甄別忠否、而賞罰之、二十三日、行幸平野社、二十六日、行幸大原野社、五月二日、祈雨、後屢祈之、六月十四日、觀賀陽院、二十日、鎌倉御靈社鳴動、秋七月十二日、浚神泉苑池、十九日、幕府定鎌倉商賈員、八月十八日、鎌倉大風雨、九月十四日、伊賀朝光卒、老練武事實朝嘗選近習曉勇番直北面、特命朝光及和田義盛加直、以備燕間諒訪、朝光女爲北條義時後妻、以故父子得恩遇、是月、鎌倉地數震、冬十月八日、本院幸熊野、九日、右大臣藤原公繼罷、十一月二十五日、實朝命僧修法會、曰、噯昔夢義盛率族群至我前、吾爲修其冥福也、十二月十二日、以內大臣藤原道家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房爲內大臣、二十四日、京師火、是歲、鎌倉災變荐見、

四年丙子、春正月七日、左獻滋野井泉殿桂宮火、九日、避方忌於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五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五百五十六

賀茂福宜祐綱家、二月朔日有食之、五日、盜取東寺佛舍利及寶器、詔大索天下、二十三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光親於伊勢、祈獲盜、二十九日、獲盜、三月七日、鎌倉海水變赤、十四日、前內大臣藤原信清薨、夏四月二日、準母股富門院崩、四日、葬股富門院、六月二十日、實朝任中納言、二十七日、觀舞樂於清涼殿、閏月十五日、本院幸日吉社、秋七月十日、大風、紫宸殿櫻折、二十二日、實朝兼左近衛中將、八月十六日、本院修明門院幸熊野、二十八日、大風折木發屋、太政官廳南門、東院大炊寮門倒、祈晴、九月八日、本院修明門院至自熊野、二十日、北條義時謂大江廣元曰、故將軍每宣下輒辭之、以爲後胤之地、而今將軍年未壯、昇進太速、又令家臣不朝、而取官爵、使愚昧竊危之、欲爲入言、而恐遭讒怒、公盍言焉、廣元曰、僕亦思之、故將軍每事下問、今也則否、故默以至、今耳將軍坐享成業、而不次榮進、積殃累害、其能免乎、公有言焉、僕敢不

言、既而從容謂實朝曰、將軍欲貽慶來裔、宜戒滿盈、盡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大將、實朝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緒於今日、不可應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舉家聲、不暇應子孫也、廣元無言而退、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實朝命造大艦、先是宋佛工陳和卿在京師、賴朝營東大寺、令和卿造佛像、及朝京師、欲召見之、和卿辭而不見、其後和卿來鎌倉、謁實朝、卻行拜伏曰、昔辭先將軍召者、以其多斷人命、罪障居多也、將軍權化降誕、前生爲育王山長老、和卿嘗列門弟、今以夙緣拜謁也、實朝喜焉、先是夢有僧告其前生適與和卿所說符、實朝益信之、欲適宋見前生之地、命和卿造船、定從行六十餘人、北條義時時房等諫不聽、十二月朔、幕府趣問注所、限歲中理士民訟、

五年丁丑、春正月二十六日、內大臣藤原公房罷、右近衛大將、二十八日、權大納言土御門通光兼右近衛大將通親之子也、三月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五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五百五十八

二十二日、以中宮有身、免輕繫、二十四日、本院幸春日社、二十五日、車駕還閑院、二十八日、前太政大臣兼房薨、夏四月八日、鴨長明卒、稱菊大夫世鴨社氏人、通管絃善和歌、後鳥羽上皇召爲和歌所寄人、敕一時名和歌者、獻肥大枯細豔雅三體和歌、以試其才、衆皆難之、唯長明及攝政長經僧慈圓等六人奉敕後有不得意事、削髮爲僧、改蓮胤、入大原山、建曆中、往鎌倉、實朝索聞其名、數被延接、無幾還京師、長明刻意作室、方一丈、高不過七尺、柱櫺屋、皆用鈎鎖、令可開闔、或不適意、移以他往、可載兩車、遂入日野外山、居焉、所有佛像及書數軸、筆硯、餘無所貯蓄、登山臨水、採蘋自給、著方丈記、其耿介之氣、概見其中、世傳誦之、後上皇欲復召入和歌所、長明上和歌辭之遺跡、有石牀、世號方丈石、初藤原俊成撰千載和歌集、採長明歌、僅一首、長明喜曰、我非歌人之後、身亦非有才、而收撰集中、見採錄、豈非至榮邪、或曰、子之言甚



有理他人不能如此。吾聞是集。能流多被收載。多者十數首。少者不下四五首。吾以謂子內不能平。初不信。子言而屬言不措。自今而後。知子之實喜之。存心如此。終當於斯道得神助也。其後長明聲譽日盛。果如其言。當撰新古今和歌集。一時進和歌者多至千百首。撰人刪去者多。長明唯進十二首。而皆爲所取。云所著有瑩玉集。無名鈔。發心集。文字錦。四季物語。行于世。十七日。陳和卿所造船成。實朝試之。由比浦以船膠沙不可撻止。宋行。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日。本院患瘧。十七日。以本院達豫非常故。二十九日。慶春日社塔。八月四日。本院疾愈。九月三日。大風雨。朱雀門左近衛府南門倒。四日。鎌倉大風。廬舍多倒。晦。本院修明門院。幸熊野。冬十月二十六日。還自熊野。十一月十一日。政子召僧公曉於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幼名善哉。賴家之遺書。公曉年四歲。師事僧定曉。更今名。後削髮入園城寺。從明王院僧正公胤受業。公曉常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五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五百六十

憤父廢黜。遇害。謂實朝父仇也。不肯祝髮。竊謀報復。稱有所祈。新國祠者。千日。時鎌倉傳言。幕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步如飛。十五日。如五辻殿。十二月朔。行幸松尾社。八日。行幸北野社。六年戊寅春正月三日。平正重潛居白河謀作亂。後藤基清襲之。正重逆戰。多所殺傷。遂死之。正重伊勢平氏之遺孽也。二十一日。實朝任權大納言。二月四日。政子遊京師。北條時房從焉。二十六日。右大臣藤原道家罷左近衛大將。三月六日。權大納言源實朝兼左近衛大將。先是實朝屢遣使京師。請兼左近衛大將。廷議遲。賴朝故事擬右。而以其苦請。使藤原道家辭左近衛大將。以實朝兼之。家臣授官有差。即日。遣使救兼左馬寮御監。當是時。鎌倉權勢日盛。本院居常憤憤。欲驕實朝以斃之。連進其官。爵實朝不覺。又建最勝四天王院於三條白河。咒祖實朝。十一日。行幸日吉社。夏四月十四日。政子叙從三位。上皇欲召見政子。辭曰。邊鄙老尼

何敢咫尺龍顏。乃促駕東歸。二十一日。京師火。二十五日。御清涼殿觀童舞。五月九日。本院幸日吉社。六月八日。鎌倉白虹見。十一日。鎌倉五色虹見。二十七日。實朝行拜賀禮於鶴岡社。朝廷賜鞍轡半部車二兩。九錫彤弓。裝束隨身。裝移鞍等物。廷臣來會。二十八月。鎌倉有流星。大如月。秋七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八日。實朝詣鶴岡社。三浦義村中。隨兵之選。與長江明義爲偶。命義村列左。辭曰。明義高年。難立其左。請易班列。明義曰。義村有爵。且爲三浦黨之長。理當在左。相讓不止。實朝喜曰。今日之事。我所最重。二人以禮相讓。甚可嘉尚。願義村年齡猶實。明義前途無日。宜在左列。以爲子孫光榮。二人喜而從命。九日。義時建一堂於大藏鄉。以祭成神。曰。夢明年拜賀不可從也。時實朝娛翫文史。耽好和歌。不親政事。武備日弛。義時心貪私權。而終莫規諫。二十二日。實朝以北條泰時。山城行村。三浦義村。大江能範。伊賀光宗。爲侍所司。八月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五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五百六十二

二日。以七條院逆修冥福。免輕繫。九月十四日。祇園社鳴動有光。二十一日。先是爲崎宮留守。殺大山寺神人。議罪下留守於獄。延曆寺僧徒不服。是日。奉日吉祇園京極寺北野神興詣關。請流督主石清水別當僧宗清。及以爲崎宮屬本寺官兵。遏之。誤傷駕輿。丁僧徒棄神輿去。冬十月九日。以內大臣藤原公房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源實朝爲內大臣。十三日。神興歸座。政子叙從二位。十五日。本院幸日吉社。二十三日。本院幸熊野。二十七日。長谷部信連卒。子孫世居能登。以長爲氏。十一月十日。左大臣藤原良輔薨。二十一日。以皇子懷成爲親王。二十六日。立懷成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道家爲傳。十二月二日。以右大臣藤原道家爲左大臣。內大臣源實朝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通爲內大臣。家通家實之子也。五日。鶴岡別當公曉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聞者恠之。二十一日。本院幸日吉稻荷祇園社。



祖父仇則陰使人嗾之也當時至事聞鎌倉使政子驚泣則其危可知矣幸而免耳故曰爲之不中也義時與會我之子結爲兄弟蓋知其故矣故學焉蓋亦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嫌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已而義村告之義時命殺之滅其口也故曰再爲之而中也而義村與其謀者也大江廣元亦知其謀而爲不知者也史稱廣元與義時譏諫實朝驟進官位必嬰禍殃又勸實朝及未嘗行禮衷甲而往不聽皆於事後飾言於衆以掩己知其謀耳豈非欲揜益顯者哉夫以義時之狡黠如此而又有多智之士爲之腹心者一時老臣宿將蓋頗察知其故而蹤跡詭秘莫能見端倪故以政子之智而終身不悟也況實朝之執柄乳臭日在其機械而不省曷足恠耶或稱實朝亦知禍之迫而不可解免欲赴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六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六百六十八

遁之命工造船不可用而止及拜賀之夕將出作歌爲訣吾以爲皆戲也審然何有不告政子政子聞之必大會諸將士窮詰義時即座囚之而特釋其族則不終朝而事定實朝雖優柔而在政子辨之不難且愛其子與胞其弟其情孰重故曰不悟也猶不悟其父之危其夫也然則北條氏之蓄此謀數十年今而發之中矣而不自代立何哉曰使人仆之故亦使人代立焉若已代立世將曰已欲立而仆之也故不敢立而引二歲嬰兒立之曰是亦與故君連姻者也可以立此位矣其實猶立木偶也故稍知覺運動則去之更立不知覺運動者代之是北條氏本謀所以貽於九世者也山縣禎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則不可以爲父讐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爲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

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況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爲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二月二日報至京師都下駭擾兵士競聚本院收禁之十三日政子遣使京師請曰鎌倉將士數百一旦無主安保其不攜離願擇上皇皇子雅成賴仁兩親王爲主帥以鎮之本院以爲兄踐大位弟補閫職是啓爭端也不許乃救曰苟非皇胤則關白攝政之子亦唯汝所請十四日幕府火十九日阿野全成子時元聞實朝死起兵駿河矯宣旨管領東國義時遣金窪行親攻殺之閏月十五日長谷寺火二十五日內大臣藤原家通兼左近衛大將三月四日藤原家通轉右大臣大納言土御門通光爲內大臣六日地震二十二日祈雨二十六日遣內大臣土御門通光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夏四月二日京師大火十二日改元五月十四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六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

卜日前國懸社戶自開二十七日星晝見六月三日北條義時事兵馬之權不欲立源氏政子及義時與權大納言西園寺公經謀以左大臣藤原道家子三虎爲主帥本院許之初賴朝妹婿藤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良經生道家道家娶公經女生三虎三虎年甫二歲後名賴經先是本院許公經近衛大將已而大將關太政大臣賴實學子師經本院不得已遣使諭旨公經公經怨望曰臣不欲復立朝臣姻戚有源實朝臣當難染謝世往而依之中使還報本院怒停朝參實朝救之獲解至是以外孫襲實朝後秋七月九日三虎至鎌倉政子聽斷將府庶務政子爲人明決佐賴朝定天下爲諸將士所畏服天下稱謂尼將軍以其拜從二位又曰二位尼義時與廣元等令諸將修賴朝舊規義時躬執兵權自是後將軍徒持空名自賴朝薨居鎌倉四十一年而權柄悉歸北條氏矣義時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並護衛京師七日京師

訛言三條堀河有小井飲此水者免疫男女爭汲十三日大内守護右馬權頭源賴茂潛謀起兵事覺本院欲誅之以大内守護居昭陽舍召不出遣兵擊之賴茂與子下野守賴氏右近衛將監藤原近仲右兵衛尉源宗具前刑部丞平賴國等入仁壽殿縱火自殺殿舍寶物多焚蓋賴茂源賴政孫自以爲源氏嫡宗因圖自立事覺被誅十四日以大内火廢朝三日祈雨二十一日大風神祇官南廳右近馬場官舍倒二十七日殿上百番歌合二十八日幕府置小侍所以北條重時補別當八月十六日本院違獵是日以熊野訴流前左兵衛尉紀宗光於對馬島九月六日幕府以前信濃守藤原行光病辭政所執事以左衛門尉伊賀光宗代之八日行光卒二十二日鎌倉大火冬十月五行幸稻荷祇園社十六日本院幸熊野十一月朔太原野社龍神殿火三日觀舞樂十三日大納言西園寺公經兼右近衛大將實宗之子也二十七日觀

預應延勝成勝最勝三寺證菩提院火二十九日本院幸日吉留七日十二月十八日彗星見二十四日幕府火二年庚辰春正月八日避方忌於大炊殿二月二十六日清水寺火三月五日本院幸熊野二十二日造大内夏四月二日本院還自熊野九日先是興福寺僧忠覺燒藥師寺別院是日敕索天下十三日祇園社火二十七日陽明門左近衛府左兵衛府門火五月十二日行幸仁和寺避方忌十四日還閑院二十七日行幸仁和寺避方忌晦觀舞樂于校書殿秋七月晦鎌倉大風雨冬十一月二十一日鎌倉雷三年辛巳春正月四日本院幸熊野五日避方忌於大炊殿十日鎌倉雷十七日觀賀陽院二月十日盜燒七條院所居三條鳥丸宮幕府遣三好康俊于京師唱之命大江親廣伊賀光季搜盜三月十日宗像社火十一日藤原雅經薨嘗學和歌於藤原定家後

奉敕與源通具藤原定家撰新古今和歌集至其子孫體裁與二條家略無別又好蹴鞠與兄宗長冠一時號宗長曰難波雅經曰飛鳥井子孫以爲稱號後難波漸衰唯飛鳥井和歌蹴鞠俱爲世所宗二十日行幸賀茂社夏四月十六日從御大炊殿先是源賴茂之誅也源氏略盡本院謂威權當復歸王室而北條義時擁異姓幼穉驅駕將士又與西園寺公經相結竊弄朝政本院惡之一日幸熊野信濃人仁科盛遠携兒拜神本院見其兒愛之擢爲西面盛遠感喜竟留京師義時聞之曰彼關東家人安得恣侍本院乃收其食邑本院諭義時復邑義時不奉詔本院又嬖白拍子龜菊自製歌曲教之賜以攝津長江倉橋二莊地頭侮慢之本院軟義時停地頭義時曰地頭之職古所未有朝廷以此賞故右大將右大將以此賞百戰之士臣何敢奪之本院忿然以爲今源氏既滅義時何爲者跋扈乃爾遂欲誅之日夜講習武事最善弓馬親

碎刀劍賜之武人本院素有齊力嘗聞今津有盜遣西面捕之盜多力不能捕本院駕船往觀舉權指鷹盜乃就縛本院恠問盜曰囚見大家執權如揮扇殆非人力所以服也本院頗自負西面本院所置以配北面也嘗命鎌倉貢練達射藝材力絕倫者又好相撲徵力士於鎌倉鎌倉貢大竹家任本院擢爲西面時人驚恠於是本院與帝專講東征二十日使帝讓位皇太子帝英敏開朗好典籍最能和歌所親撰有八雲鈔禁秘鈔仲恭天皇仲恭天皇諱懷成順德帝第三子也母東一條院藤原立子攝政良經女也建保六年十月十日生十一月爲親王遂立爲皇太子承久二年十一月著袴三年四月二十日皇太子受禪于閑院時年四歲關白家實罷以左大臣藤原道家攝政太政大臣公房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通內大臣土御門通光大納言兼右



近衛大將西園寺公經並如故本院執政院中二十三日尊順德  
帝曰太上天皇於是三上皇稱後鳥羽帝曰一院土御門帝曰  
中院順德帝曰新院五月朔日有食之三日月惟明親王薨時一院  
欲討義時中院獨以爲關東未可伐乃以時未至諫之權中納言  
藤原光親亦諫之書數十上不聽時檢非違使三浦胤義番直京  
師過期不還一院命能登守藤原秀康探其情秀康夜密招胤義  
置酒從容問曰卿何爲淹滯不還胤義曰僕妻故右大將親臣一  
品坊昌寬女也嘗侍故左衛門督生千壽丸而爲義時所害妻常  
切齒於義時故僕留而不還耳秀康曰義時一院之所甚惡彼可  
誅乎胤義奮曰天子欲誅之何所不可詔旨一下海內皆應僕况  
義村贈略絕人若許以總追捕使則必不肯辭僕亦當繼書勸誘  
秀康入奏一院之意遂決乃託爲羽城南寺流錫馬徵大和山城  
近江丹波美濃尾張伊賀伊勢攝津河內和泉紀伊丹後但馬丹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七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七百七十六

四國兵來會者一千七百人一院大悅公卿亦皆奮躍一院欲先  
殺大納言西園寺公經前內大臣公繼諫曰彼非武人何必殺之  
且今日之舉臣未見其可也後白河上皇之討義仲不命之賴朝  
而命輕仇胤妄之知康故王師一敗不能支此輕舉之禍也大抵  
海內地勢東國幅員最廣故海內之兵亦東國最盛陛下欲伐之  
奈衆寡不敵何況公經廷臣制命在我今疑其與關東交通急行  
誅戮彼之生死固無損益於關東徒以取怨啓釁也不聽

永井定宗曰北條氏恣權蔑上之罪舉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  
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聚傑四方靡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  
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  
上皇若欲討北條之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懷而後舉  
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  
輕遽舉事臣倉卒應之而宇治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群卿戮辱

豈不痛乎  
青山延子曰自古人君慎諫違衆輕遽舉事未有不喪國者也  
袁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  
淝水之敗是以人君兼聽廣納然後舉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  
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  
帝亦諫止之帝皆不納蓋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  
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雙上下輯睦所以盛其罪者適足  
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  
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  
致播遷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七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七百七十八

待命猶可動必憂公伐季氏果不克奔齊冷後鳥羽上皇之舉  
亦猶是爾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易戒其動樂耶之言蓋得湯之意矣然則上皇之  
動其不可也必矣

乃召公經及子實氏令其妻弟僧尊長幽之馬場殿公經潛遣人  
報伊賀光季曰禍亂將起卿勿應一院一院召胤義曰伊賀光季  
大江親廣在京如之何胤義曰親廣召轉來此季與義時連姻必  
不來矣請併召而誅不來者一院從之十四日遣使召二人親廣  
不悟即以五十騎至一院問曰汝屬義時乎屬官軍乎速決法就  
親廣惶遽請屬官軍即命獻誓書光季報曰鄙下驢驘臣未知何  
故且臣關東代官陛下宜具告臣而令徒召臣臣何敢往再啟曰  
事當面敕遣來勿違光季曰奉命赴敵臣之分也轉入宮闕非臣  
所知也不往乃命秀康胤義親廣及佐佐木廣綱佐佐木高重等

誅之。會日暮未發。光季從者勸走于縣倉。光季曰。吾職在警衛。而禍發先逃。何以自贖。且今所在梗塞。欲走可得乎。與其斃道路。自遺醜名。不如致死於此。以明無貳。時從者多逃。遺留者纔二十七人。長子光綱年十四。光季曰。汝尚幼弱。宜投託所親。待長仕幕府。光綱曰。大人死節。見何忍去。光季大悅。乃夜招白拍子歌舞。悉散財貨與之。十五日。諸將攻光季。光季閉京極二門。開高辻土門。而待官軍。往攻。光季逆拒。官軍不進。欲斫京極門。光季叱從者令開左衛門。尉間野時連先登。光季射之。時連反走。胤義呼光季爲朝敵。光季曰。汝欺君倡亂。吾詳知之。猶何饒舌。今吾不舍汝。射中其弓。光綱見高重至。挾矢謂曰。初君加我冠約爲子婿。今將死。敢還所賜矢以訣。射中胸。而年少臂弱。不徹甲。高重憐之。流涕而去。官軍銳入。光季從者盡死。唯黃田三郎與弟四郎力闘。三郎重傷。自殺。光季縱火其家。先殺光綱。投火而自潰腹。伏其屍焚死。黃田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七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八百八十

亦自發諸將還奏。一院大悅。將行。實胤義曰。雖一小敵。何以賞焉。待賊平。

論贊曰。伊賀光季不從後鳥羽上皇之召。父子拒官軍。力闘而死。在京師則爲逆臣。在關東則爲忠臣。食其祿者死其難。守職之臣。分當如此。爾使光季廣虎賁之選。居西面之列。則豈不能以所事北條氏者。盡忠子王室哉。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歸人。正此之謂也。

一院曰。關東武夫從義時者有幾。胤義曰。不過一千人。見玉家定曰。判官誤矣。爾永以降。將士多受義時恩。欲同死生者。下一萬如家定者。若在關東。固難從之。一院不懌。乃召諸寺僧徒。與福寺僧議曰。本寺嘗爲平氏所焚。而鎌倉右大將實督造之。此恩不可忘。故誦平而交願。本寺所援在白旗。然今日之事。天子之命也。奈何不應。乃使募兵。勸王延曆寺及熊野僧徒亦至。一院遣使但

馬召法橋昌明。昌明以勇聞。嘗護源行家者也。詔使至。昌明即殺之。但馬將士欲勸王者進攻之。昌明敗走。一院軟權中納言光親下院。宣天下曰。近稱關東處置。亂天下政務。將軍猶在幼稚。彼義時假言於救命。致斷於都鄙。繼已威震皇恩。論之政道。可謂謀反。須下知五畿七道諸國。道討義時。諸國莊園守護人地頭等有上言各宜詣院。聽奏。隨狀聽斷。奪義時官位。還善走者。押松於鎌倉。賜院宣於義村及武田。小笠原。千葉。小山。宇都宮。葛西諸族。募以厚賞。胤義亦遣使誘諭義村。是日。六角西洞院火帝避之。賀陽院召道助。法親王。修法祈征討有功。十九日。固關是日。押松至鎌倉。義村逐胤義。使以其書示義時。義時曰。吾命在卿手。義村曰。僕若有貳。群神必殛之。義時曰。卿能然乎。吾夙知有此事。殊怪其遲緩耳。押松度已在鎌倉矣。乃索之。獲於葛西谷。奪院宣。燒之。見政子告故。政子乃大會諸將于鎌下。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吾今日將訣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八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八百八十二

於諸君也。先將軍被堅執銳。開草萊以創大業。諸君所知也。今議朕之徒。誣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諸君苟不忘先將軍之恩。則協心戮力。不斬秀康胤義等。以全舊圖。即欲應詔西上者。即今決之。諸將皆感激。願效力。莫敢異辭。義時乃會議於家。義村安達景盛請據足柄箱根。待官軍。大江廣元曰。衆心不一。則據險曠日。適足以取敗。今日之策。委成敗於天。鼓行而西耳。義村告之。政子政子曰。今不發兵。何以能克。宜待武藏兵上途。乃徵兵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等。二十一日。義時以異論紛起。再議之。廣元曰。今待武藏兵。故異論復起。若遲疑不決。雖武藏兵安保不叛。今夜武州宜單騎上途。衆必爭奮如雲從龍也。三好康信方臥病。政子召而問之。康信曰。關東安危在此一舉。經日不發。何緩也。請速發。義時曰。二老之議暗合。吾意決矣。遂據鎌倉。反。泰時諫曰。昔平清盛罔君虐下。故將軍受

詔掃殄上下安堵自爾以來幕府相承世奉朝廷不敢失墜今無罪被討者豈非讎者之謬宸聽邪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尙不震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備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矣義時沈默良久曰如汝之所言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本院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懷愁怨其儘免荼毒幕府所管耳如幕府陵夷政出一途則奈若生何自下刺上雖冥譴之可畏固非爲一己謀不過欲爲天下除患耳外國固有故事周武漢高是也然彼皆取天下我則不然誅一二讎臣以安天下耳遂部署諸將遣時房泰時義村帥十萬餘人自東海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小山朝長等帥五萬餘人自東山道北條朝時結城朝光佐佐木信實等帥四萬餘人自北陸道並進犯京師是夜泰時發鎌倉次稻瀨川二十二日以親兵十八騎先發諸將繼發泰時單騎馳還義時驚問泰時曰號令部

足利義時史記卷之四十一

二千八百八十三

足利義時史記卷之四十二

二千八百八十四

署兒既聞命矣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良久曰善乎問也若遇乘輿可免冒馳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勿退軍如失利我不能復見汝矣泰時乃發二十五日東軍悉發凡從軍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行者凡十九萬義時與廣元康信等居守督調發總軍務二十六日泰時至遠江手越信濃人春日貞幸會之檢非違使藤原秀澄自美濃告急中外失色二十七日義時使判官降邦書對宜旨文乃放還狎松令還奏曰臣有功無罪以讎見討臣將何言聞陛下好戰臣令子弟帥十九萬人西上陛下試觀其戰意猶不展則臣請以二十萬人繼之二十九日參議藤原信成將河勾家賢以六十餘人據越後願文山與佐佐木信實戰而敗晦時房至遠江橋本候騎報曰有兵士十九人入高志山時房令內田四郎追之及於音羽河遣人問名兵士曰吾下總前司盛綱族人筑井高重也適在關東聞變還京耳請與決死

乃馳入民家蔽牆雨矢賊多死傷矢盡乃相刺而死六月朔狎松還京師謁一院於賀陽院公卿問曰誰斬送義時頭者狎松頓咽不能言公卿皆笑狎松收淚曰臣爲義時所捕僅脫虎口而還比發鎌倉東兵既發山陸二道則臣不知海道則彌望皆人馬旗旌蓋不下百萬也一坐失色一院徐曰寧無誅義時者乎乃議守戰諸將或欲守宇治勢多或欲扼尾張河一院曰尾張河不守然後扼宇治勢多未暮也乃分兵赴尾張河河有九津檢非違使大內惟信左衛門尉筑後有長槽屋久季等帥二千餘人守大炊渡藏人神地賴經等帥一千餘人守鶴沼判官代朝日賴時海泉太郎等帥一千餘人守板橋判官代土岐次郎左衛門尉關某等帥二千餘人守池瀨秀康胤義及前下總守中條盛綱等帥一萬餘人守大豆渡河波太郎左衛門尉山田某等帥五百餘人守食渡判官代長瀬某帥五百餘人守神島秀澄及山田重忠等帥一千餘

足利義時史記卷之四十一

二千八百八十五

足利義時史記卷之四十二

二千八百八十六

人守洲股前伊勢守加藤光員帥五百餘人守市河別遣宮崎定範槽屋有久仁科盛遠等於越中扼北陸道五日時房泰時至尾張一宮時房進犯洲股泰時義村犯大豆渡遣毛利季光犯鶴沼足利義氏犯池瀨狩野入道犯板橋山道賊亦至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逼大炊渡一院賜院宣於信光長清諭降之信光與長清議斬詔使二人放還一人曰汝還報之初信光臨發家人皆諫曰今日適值十死一生日請延期信光不聽曰十死一生多出少歸之謂也臨軍忘家武夫之常何忌諱之爲乃勵衆而行進至尾張川信光召子信政曰在軍父子尚不相顧況親族乎汝宜潛濟大井戶先登立功勿使族人知信政先使善泅者測其深淺標津渡之處乃率兵而進官軍發矢如雨連殲數人信政不撓濟川奮戰信光厲信政曰汝若旋轡吾斬汝矣信政既濟長清繼進後軍雲擁而濟惟信等遂敗諸將在下流者見西岸流屍以爲官軍敗賊

俄而敗問至，聽召官軍往援，亦敗。美濃蜂屋冠者死之。八田知尚却走，爲武田信隆所追，登知尚轉馬，挺刀斷武光馬首，得間逸去。大竹家任還戰而死。大妻太郎被重創，謂旁人曰：「吾創重，將入林中自殺。」請報放大豆渡，旁人馳報之。胤義盛綱將往援秀康，曰：「吾今不退，歸路無乃斷乎？」一院有命，尾張河失利，則退守宇治勢田。吾不敢違，乃先逃。胤義憤怒不得已，而退。六日，泰時濟大豆渡，官軍皆已逃，乃縱兵窮追，及於美濃窪田。參河人足助重成等戰死。山田重忠奮曰：「吾等不發一矢而退，歸路亦不一血戰。」一院有問將何以答，乃以殘兵九十餘騎陣株瀬川。西賊來擊，重忠兵多善射，誓不虛發。賊後軍奄至，重忠却走。伊佐行政急追之，重忠馬踴壁溝中，行政搏之，重忠兵扶重忠上馬，行政擊其背，纓乍斷，乃得逸去。至小關，縛旗於樹爲疑兵而去。右衛門尉鏡久綱書姓名於旗，留而奮戰，歎曰：「吾悔從懦夫秀康，遂自殺。」洲股市河官軍皆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八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八百八十八

潰。七日，一院修仁王講於法勝寺，祈兵有利。是日，季常十一社時，房泰時陣野上，壘井二驛，議軍事。義村曰：「北陸兵未至，請分兵自東路。於是時，房自勢多泰時自宇治，景盛信光自手上，季光自宇洗，朝光義村自淀，義村子泰村謂父曰：「兄獨與京兆約，軍中必與武州同死。」生請踐其言，乃屬泰時。八日，秀康等還京，奏狀，舉朝駭愕。一院戎衣，與中院新院御馬幸延曆寺，雅成賴仁兩親王皆從，路過法印尊長宅，議戰守。帝獨婦人與奉神器出宮，與三上皇留西坂本梶井御所。北條朝時至，越中宮崎定範屯市降淨土，據蒲原之險，瀨海樹鹿角，伏弩以待。朝時獲牛七八十頭，束於其角，乘夜放之。士卒從後譟噪，牛怒奔突，官軍大駭，以爲敵至，伏弩皆發，牛多死傷，臂不能復繼，賊從後破柵而進，官軍不能遏，定範走會仁科盛遠守彌波山，柵屋有久帥加賀越中泰族林富經野尻守志雄皆爲賊所破，盛遠有久死之。林石黑降北陸道陷矣。是日，

雷震義時家，有死者。義時大懼，召廣元曰：「兒輩方犯京師，而有此災異，得非命窮乎？」廣元曰：「成敗在天，何必畏縮？右大將陸奥之役，雷震其營，而軍有功，以此推之，安知非吉兆？」宣命卜筮以驗。天意陰陽家皆曰：「吉。」義時心稍安。九日，一院欲御延曆寺，僧徒辭曰：「東兵猛銳，非繼徒之所能禦也。」尊長以公經父子至行在，屢目公經欲殺之。實氏以身蔽之，乃止。十日，一院與帝及中院新院還賀陽院，釋公經父子。公卿建議，分遣諸將，控扼衝要。十二日，遣山田重忠及延曆寺僧兵二千餘人於勢多，秀康胤義親廣高重盛綱等一萬餘人於食渡，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右衛門佐藤原朝俊佐佐木廣綱及熊野奈良僧兵一萬餘人於宇治橋，長瀬某左衛門尉足立親長五百餘人於牧島，參議藤原信能僧尊長一千餘人於芋洗，大納言藤原忠信一千餘人於淀，河野通信五百餘人於廣瀬。十三日，賊分路入寇，時房至勢多，官軍撤橋，登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八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八百九十

射賊不能進，曉賊數人緣架而進，僧兵退，重忠怒讓之。僧徒曰：「非敢退也，誘之也。」乃還戰。戰之，官軍飛矢雨下，賊兵熊谷直家謂衆曰：「戰未可克，何不憩息？」乃臥地避矢。天方雨，重忠擁傘，麾衆賊將宇都宮賴業射之，殆中，乃撤傘，延曆寺僧觀源方守水尾城，乘舟來救。中流射賊軍，時房收衆而退。泰時進陣，栗子山足利義氏三浦泰村不告而發，逼宇治橋，官軍矢石亂發，賊多死，乃退。屯平等院，遣使報泰時曰：「僕欲待明日而進，會壯士競進挑戰，死傷甚衆。泰時大驚，將進，適暴雨如注，鐵馬濡濕，賊皆沮縮，相謂曰：「以臣抗君，天譴乃爾。」泰時神色自若，冒雨徑進，賊不得已而從之。夜逼宇治橋，官軍奮擊，破之。泰時退據平等院，賊壞其寶庫，盜藤原氏攝錄寶器十四日，泰時召芝田兼義曰：「吾不濟河，何以能克卿爲？」我探淺處，兼義沒水試之，還報曰：「牧島可渡。」於是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與兼義爭先而濟，官軍叢箭射之，河流暴漲，水勢驟急，賊



中矢溺沒者八百餘貞幸亦溺從兵救之泰時手炙之得蘇信綱達中島其子重綱年十五攀父馬尾泅而渡顧後軍皆溺使子重綱還乞援泰時呼子時氏曰吾兵將挫此大將致命之秋也汝速濟時氏以六騎濟泰村繼之泰時進馬將濟貞幸攔轡止之曰甲者皆溺何不釋甲泰時從之貞幸牽馬而去泰時不得濟信綱兼義與時氏俱濟官軍引經水底信綱挺刀斷之義氏以筏濟泰時亦壞民家縛筏而濟賊遂登岸勢甚銳官軍敗績有雅範茂等遁逃獨八田知尙佐佐木氏綱荻野成時等奉朝俊苦拒朝俊錦袍白馬自呼其名曰吾綱奏上皇戰捷則被矢還奏不捷則死吾將踐言乃擣陣而死知尙氏綱成時亦皆戰死賊繞出官軍後縱火宇治民家烟燄熾怒官軍狼狽潰走死者無算食渡廣瀬牧島諸營望烟皆潰無復隻騎矣淀芋洗諸將與季光義村戰敗走秀康胤義拒時房於勢多苦戰終日至夜敗走佐佐木高重拒追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九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九百九十二

兵於關寺死之泰時陣深草河原公經進使迎之泰時遣人護其家十五日秀康胤義重忠還京師一院命閤官門使人謂眾曰卿等自此去重忠怒鼓門呼曰懦主使我徒死乃走離峨山爲賊所追及子重綱禦戰重忠自殺重綱被擄胤義走據東寺族人佐原氏來攻胤義避而不擊佐原景吉以二十騎急進胤義怒曰汝同族也何乃無禮命子太郎及胤連迎擊破之安房人安西金鞠兵繼進胤義潰圍而逃胤連與父相失惟高井時義從乃交刺而死胤義從賊藪死獨與太郎走東山其妻子在太奏欲往見之前路既梗乃潛匿祠中待日暮家衆爲僧者適至謂之曰前後皆敵如之何太郎自殺胤義謂僧曰汝持我父子頭視吾妻然後致之吾兄謂親屬殲亡家兄獨存真可慶也言畢自刃僧如其言義村遂之泰時泰時長驅入京師至龜口河原一院不知所出乃復義時官辭奉還追討院宣遣使賜院宣於泰時曰啓兵端者謀臣也非

朕也卿有所請朕當從之卿亦殿戰兵士勿肆掠輩下泰時下拜不答入六波羅集賊兵填咽都下縱火數處都人皆遁逃賊搜索殘兵所在擒殺僵尸塞路遂制神祠佛寺中院新院還寶茂貴布禪十六日泰時聞佐佐木經高匿鷺尾遣使曰卿勿死吾當力救經高謂是勸自殺之語遂自殺泰時與時房議凡論罪從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泰時命諸將各拘一人捕王師逃亡者并殛其食邑得三千餘所具狀錄送攝政道家遣使泰時請還寶器十九日一院自賀陽院遷四辻殿中院新院還京師下院宣討藤原秀康等判官代錦綱義繼規六波羅爲賊所擒二十日帝還閑院北條朝時入京師神地賴經爲賊所獲藏人多田基綱被殺二十三日賊捷聞至鎌倉大江廣元援文治中平氏黨與例當公卿以下死二十四日一院收前權中納言藤原光親源有雅藤原宗行參議藤原範茂送於六波羅二十五日收權大納言藤原忠信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九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九百九十四

參議藤原信能送之泰時二十八日泰時命伊豫將士擊河野通信尋擒之流於陸奥義時令泰時殺諸公卿於京師秋七月朔泰時不欲殺三位已上於京師使將士送之關東二日泰時殺後藤基清平有範佐佐木廣綱大江能範皆一院西面也三日內大臣土御門通光罷五日遠山景朝斬參議藤原信能於美濃遠山六日時氏圍四辻殿遷一院於鳥羽殿一院使姬妾先出時氏疑之以弓撥車簾驗視八日泰時逼一院薙髮受戒法名良然攝政左大臣道家罷九日帝遜位於九條院委棄神器於閑院在位僅七十餘日世稱九條廢帝又曰平帝賴襲曰承久之事以倍臣放流天子天地反覆論者皆曰後鳥羽上皇之非舉自取禍敗北條義時不得已而犯關廢無道之君以安天下噫假使此事克乎則必曰王師東伐強藩伏誅盛德大業光前垂後故彼因成敗論事者必顛倒天下之是非不

可以不辨。裴曰：上皇可謂有志之君矣。雖然，苟有此志，非憂思勤厲，延攬英雄，選養時晦，觀釁而動，不可庶幾萬一也。乃游宴泄沓，耀區區之膂力，至自鑄刀劍，其所共謀，非裴龍公卿，則逋逃將校，信其從諛，輕舉妄動，而欲以圖天下之老姦巨猾，難矣。故吾以上皇爲有志而無謀也。如其舉則不非也，此而不舉，坐視王權之日去，放祖宗舊物而不恤，可乎？曰：未得其時也。東藩雖乘亂攘權，然既建立此大業，天下莫不畏其威服其恩，而欲以空拳擊滅之，當時已有以此諫之者，是未得其時也。裴又以爲不然，曰：王師滅東藩，唯此時爲然。所謂觀釁而動，是已。烏謂之未得其時乎？吾特惜未得其謀耳。何哉？夫建此大業者，非源氏乎？天下之所畏，源氏之威也。所服，源氏之恩也。北條氏所以專權者，以外戚源氏也。而陰殺其主者，再矣。有心其主者，因事誅勦之者，數矣。關東將士皆知其心跡，而莫敢言其間，豈無憾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九百九十五

懷憤激欲起而擊之者哉？特懷其食邑，顧其妻子危疑相仗，莫能先發耳。當是之時，使朝廷有智謀之士，改其詔旨，不曰滅關東，而曰復源氏，明諭之曰：故源賴朝有勳勞於王家，時命元帥統汝將士，襲之子孫，聞有賊臣謀篡其業，欺其寡妻陰斃其孤，而立異姓嬰孩，斷其血食。汝將士世受源氏恩，與之比肩，乃忍北面事之。今朝廷盡發其姦，徵天下兵誅之，將更擇源宗以爲汝主，其守護地頭，賴朝父子所著，盡安堵如故。能先王師殲彼醜類者，更加醴賞，敢昧向背，旅拒詔命者，同戮勿赦。以此宣布七道，足以竦動諸豪傑，而破北條氏之膽。夫藤原氏王氏之子，非有恩於將士也，猶且有挾以圖北條者，況以源氏令之乎？而甲信兩野之諸源聞之，必人人自負，皆可鼓舞以爲朝廷用。縱使不能輒議定，何至一敗塗地耶？唯其以滅關東爲號，關東滅，則將士無生活之地，故義時泰時得以脅之入犯，而我以烏合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九百九十六

之卒禦之，故曰未得其謀也。夫二位尼之屬將士大江三善之徒，之輩籌策，皆稱源氏舊業，以扶其顛墜爲言。朝廷一同其指向，則此輩勢不得不變爲我徒。十九萬人可使倒其戈也。曰：如此北條可滅，源氏不可不復，而王權可收乎？曰：我滅之，我復之，德在於我矣，則權亦在於我。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九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二千九百九十八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館林 岡谷 繁 實修

後堀河天皇

後堀河天皇諱茂仁高倉帝孫後高倉院第三子也母北白河院藤原陳子贈太政大臣基家女也建曆二年二月十八日生承久三年七月北條義時遣兵入京師使人言於守貞親王以茂仁踐祚之意守貞在佛堂聞之曰適亂道心耳不聽妃陳子懋請不已乃從之九日帝踐祚于閑院以前關白家實攝政太政大臣公房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通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經竝如故北條泰時北條時房分居南北六波羅掌西國事務以守護京師號曰兩六波羅泰時居北方時房居南方北條氏勢威滋熾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九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

賴褒曰北條氏可謂知制天下之術矣既定承久之難留將鎮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繕卒隸焉名爲護衛官城其實鎮壓之猶大水之後既塞其決溢之口又植石柱木楹以防後患也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而其威所被遠及關西諸道莫不奔赴聽命譬之人鎌倉胸腹也兩府臂也而諸道指也胸腹以使兩臂兩臂以使衆指關節脈理運掉自如所以能制天下也彼其繼承久之亂豈不欲直移幕府鎮京師哉而有不可者焉何則關東者其根本也不可搖也其巢穴也不可離也離其巢穴搖其根本而遠居京師勢如樓泊寄託焉能制天下則異日之足利氏是已故北條氏不爲也泰時之始置鎮也不以他將帥充之而自當之與叔父時房對守南北重其任如此及泰時歸與執權遇有內變趣遣其子與從弟以鎮兩府人勸其留以自衛曰鎌倉可虞也泰時曰不若京師

之可虞也可知其重之矣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可以爲後世之法凡鎮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而當其在鎮不必汲汲求遷所隸兵士又不徒備文具也觀於元弘之際亦足驗焉又可以爲後世之法

十二日武田信光斬前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于駿河加古坂年四十六才學優長尤蒙殊遇及一院討北條氏力陳其不可書數十上一院不納於是不不得已作詔書降義時罪狀後泰時見其諫疏甚悔惜之所著有言言記十三日義時遷一院于隱岐縱待女數人及施樂院使長成左衛門尉能茂從之十四日小山朝長斬前權中納言藤原宗行于駿河藍津年四十七宗行至遠江菊河題

逆旅柱曰昔南陽縣菊川汲下流而延齡今東海道菊河宿西岸而失命十八日北條朝時殺參議藤原範決于足柄山朝時將斬之範茂謂守者曰我聞五體不具者不能成佛請沒川終命朝時許之遂沈之水二十日義時遷新院于佐渡世稱佐渡院二十四日義時遷雅成親王于但馬二十五日義時遷賴仁親王于備前北條時房間藤原秀康秀澄匿奈良遣人索捕興福寺僧以爲盜圍而殲之時房怒明日遣兵往攻僧徒謝曰願捕二人自贖時房許之二十六日義時改置畿內西國守護二十九日小笠原義清斬前權中納言源有雅于甲斐板垣年四十六有雅以與政子有好名有請待報就死長潛不聽斬之會報至有之有雅已斬人皆憐之八月朔千葉胤綱押送權大納言藤原忠信至遠江舞澤將殺之實朝妻哀訴政子故特釋之歸京師披髻爲僧亡繼義時流之越後三日加藤景廉卒父兄皆有勇名景廉最鷙猛齊力遏人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一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

五日、一院至隱岐菊田郷、依嚴穴爲官茅茨松椽、僅蔽風雨、世稱隱岐院。六日、中宮屬三善康信、以病辭、問注所執事、子民部丞康俊代爲執事。七日、政子論功行賞、義時悉分與諸所籍沒三千餘邑於戰功將士、一無所取焉。時人歎異。此後稱源氏所定地頭曰「本補地頭」、北條氏所置者曰「新補地頭」、其得分亦有差等。時北條時房戰士有不得賞者、數以爲言、而不見聽。乃請納私邑四所、願與有功。九日、三善康信卒。康信在賴家實朝時、爲關東宿望、政子及義時父子皆推重之。卒年八十二。十六日、尊守貞親王曰「太上法皇」、預聞萬機、不卽位而上。太上法皇號是爲始。九月九日、大炊殿火。太上法皇徙居賀陽院。十二日、熊野本宮火。十六日、幕府命家臣在京畿者、護太上法皇所居賀陽院。冬十月二日、僧徒捕秀康家宰送之。六日、秀康秀澄逃匿河內、至是發覺、索捕秀康自殺。僧尊長亦被捕、自殺。增尾春榮武藏人、從兄種直屬官軍、拒戰于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

宇治勢田種直中筋、假春榮進欲扶之、爲賊爲擒、義時命高橋家次監衆虜於伊豆三島。春榮亦在其中。兄種直不死、得脫。悲春榮爲虜至三島、告家次。請見春榮。是役也。家次子某戰死。春榮年貌似其子。故家次愛憐春榮。謂曰「汝兄自遠方來求見汝。汝宜相見以慰其情」。春榮意今若見兄、兄亦得罪、不利於家次。乃伴曰「僕兄宇治之戰被創死、是必他人冒兄名以欺君耳」。家次恠之、使春榮潛窺兄。春榮曰「彼家僕也。若吐實、不得見。故冒兄名來也」。家次語其兄。兄曰「請面與弟對決。家次乃使兄見弟。兄數春榮曰「汝指兄爲家僕。何謂也」。弟曰「汝不顧身禍、遠來訪實。吾所喜。自誣曰兄是欺人也。汝速去。兄曰「吾拂汝臨陣不須與汝相離。吾中筋與汝別。故汝恠而不信。弟固爭不服。種直不得已曰「吾來此者、欲與汝共死也。然則我先自殺、以明吾志。欲挺刀自刃。春榮大驚泣涕。且拜曰「指兄爲僕者、欲救兄死也。今已如此。何強爭之。乃握手悲泣。

見者皆流涕。種直謂家次曰「春榮年幼無罪。請罪我有弟。家次曰「汝弟已列囚人名簿。不可私易也。於是兄弟從容待死。時鎌倉馳急遞曰「因大官別當請衆囚中命有七人罪春榮兄弟亦在赦中」。免死。家次請春榮爲義子。聞者皆感。兄弟義氣云。閏十月十日、義時選中院子土佐中院不與謀、且屢諫之、以故不問。義時選二帝於海外。中院不忍獨留京師、使攝政道家諭旨、鎌倉義時於是選之。世稱土佐院以右大臣藤原家通爲左大臣、前右大臣藤原公繼爲右大臣。大納言西園寺公經爲內大臣。十八日、雷。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十二月朔、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歲。尊準母邦子內親王曰「皇后」。二十日、太政大臣公房罷。以家實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晦、始臨萬機。帝踐阼初、武人跋扈。妄稱地頭對捍領家守護。恣補地頭。武人帶兵。糧充文者亦便號地頭。課責百姓。每段加徵米三升。朝廷病之下、敕禁制。賜武人以備前備中等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六

國、諭止加徵民粟者。貞應元年壬午、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于閑院。二十日、親太上法皇。三月二十五日、上佐渡院中宮號曰「東一條院」。夏四月六日、宣揚門院所居六條西洞院火。十日、攝政家實罷。太政大臣十三日、改元。是月、北條義時選中院子阿波世又稱阿波院。五月二十九日、松尾窟神殿供御所寶藏火。六月十四日、避祇園神興於賀陽院。夏旱。秋七月二日、承明門院所居土御門萬里小路殿火。十一日、號皇母準三宮藤原陳子曰「北白川院」。八月朔、彗星見。十三日、以內大臣西園寺公經爲太政大臣。大納言大炊御門師經爲內大臣。師經賴實之子也。十六日、權中納言西園寺實氏兼右近衛大將。冬十月二十三日、御禊。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嘗。二十九日、松尾社火。十二月八日、始讀孝經。十七日、以從三位藤原有子爲女御。公房女也。



二年癸卯春正月十二日賀陽院火太上法皇徙太政大臣公經一條第二月二十五日立女御藤原有子爲中宮夏四月二日太政大臣公經罷五月八日詔一條殿親太上法皇疾十四日太上法皇崩葬北白河諡後高倉院又號持明院初納贈太政大臣藤原基家女陳子爲妃因居基家持明院第故稱持明院宮十九日河野通信卒于陸奥平泉配所年六十六秋八月朔望星見九月朔日有食之秋宇佐宮屋生符冬十月三日盜取鴨社神服十三日幕府置近習番十一月十九日熊野那智社火十二月十四日以攝政家實爲關白是冬高麗人漂至越後寺泊浦存者僅四人船長十餘丈是歲數頃年以勳功新任地頭者各踰涯分悉占地利國衙莊園託言於彼不輸年貢神事佛會空以陵替故今定折中法一以息公私愁訴一以優地頭勳功凡其地頭不論公私田園每十町給免田一町每一段加徵米五升今後宜守符旨永令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八

遵行是爲新補率法比本地頭得分蓋稍優矣

元仁元年甲申春三月十八日幕府有蔬生子釜耳二十六日盜入大學寮裂文宣王畫像夏四月赤班瘡流行高麗漂民入京居六角堂側觀者甚多命北條泰時逐之五月八日地震夏炎旱世以爲亂逆所致也北條氏祈禱甚力鎌倉海大魚多死時人爲旱兆六月十三日鎌倉執權前陸奥守北條義時暴死年六十二義時沈深有膽略度量過人義時以政子弟爲賴朝所親信後爲待所別當建保五年爲右京權大夫代大江廣元兼陸奥守義時外示忠厚內極陰狡每遇除拜不以新官自稱至右京權大夫猶稱前官既弒賴家及其三子又殺宗室阿野全成等實朝之姦又出義時之意而蹤跡詭秘人不能窺其端倪及承久犯關以後廢立天子進退大臣世出其家至攝政以下有想實其曲直國家大柄悉歸于北條氏至是爲近習所刺死世以爲悖逆之報義時常好

蹴鞠嘗詣熊野還入京師請觀後鳥羽上皇蹴鞠上皇許使觀之義時又數入宮蹴鞠上皇稱其得法子泰時朝時重時政村時經實泰尙村有時時尙

論贊曰北條義時承久舉兵以抗王師迫脅三上皇遷之海島悖逆之甚古今未有今不列之叛臣而置於此者蓋亦有說焉方幕府絕嗣之後義時雖內懷姦邪竊弄威權然藉藉王之義不臣之迹未著也後鳥羽上皇肆驕亢之志施不善之政治使生靈墮於塗炭而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是以屢招詔旨觸犯天威而上皇赫然遂加之兵則義時有辭於天下故三道進兵直犯京畿而將卒趨難奔命無一人後者幕中元老謀臣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亦陳謀略以贊成之斯可以見衆心之所嚮矣及官軍不守一舉輒克遂奉新帝續皇統以定天下此其始終與夫叛逆之徒謀不軌傾國家者殊科異等豈可概以叛臣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十

而視之哉若謂入臣之義死不負國蓋亦束身歸國延頸就戮乎則忠臣之事君子之行有學問識義理者能之非所責於義時也兵難已平得志天下當是時何求不獲何欲不成然終其身位不踰四品子孫世守節儉以致海內無虞家給人足後三條之治不在京師而在鎌倉若義時者亦不可謂無功於天下也方承久之難使義時擁衆鎌倉不敢進兵遣使至京謝罪朝廷則我辭直矣朝廷未必不聽其請然後命吏急捕讒邪之臣而悉誅之苟如是也天下之難將不日而定矣不能出此大兵長驅騷擾聲威遂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君子於是乎有以難世道之大變而據事直書義時之罪不待辨而明矣

二十六日泰時時房皆束歸二十八日政子以泰時爲執權與時房同輔賴經而泰時以遭喪未經月不欲就職議之大江廣元廣

元曰公荷重寄居幕僚之上安危隆替之所繫不可一日曠延至今日猶可謂緩泰時乃起視事初義時娶伊賀光宗妹爲後妻生政村及子女適參議藤原實雅以故召實雅侍幕府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爲賓約爲父子至是義時疾篤泰時在六波羅未退義時妻藤原氏與其兄光宗謀以政村爲執權以實雅爲將軍於是光宗與弟朝行光重驟適三浦氏及義時卒有流言曰武州自京師還將殺諸弟人人懷危懼及泰時還人人駭懼諸將分爲二黨或聞光宗謀告泰時泰時曰是何足信然懼衆乘隙生事乃令日用事者某某之外勿輒來見門庭寂然二十九日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二人曰今物議喧駭奈何離鎌倉泰時與時房議曰京畿人心易搖警衛何可少也二人乃發時氏居北方時盛居南方從是擇子弟俊秀者送爲之而兩六波羅遂爲掌職是時鎌倉災變荐見秋七月五日光宗兄弟頻往來三浦氏或至藤原氏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一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一十二

互爲誓約待婢微聞其語告泰時曰光宗兄弟矢於天夫人之前曰莫之或渝是必有異圖也泰時曰兄弟莫渝爲可嘉耳既而騷擾不已近國兵集殆填城市十七日政子從一侍女夜往義村家諭曰自奥州卒人心洶洶如聞政村光宗屢來卿家密議所議果何事也豈欲除武州專威福與承久之亂東兵克捷雖曰天命武州之功居多夫鎮關東定禍亂者奥州也能繼其志者武州也不有武州卿等何以得有今日政村於卿親如父子吾不能無疑卿速諭止之義村謝以不知政子曰何謂不知卿果黨彼與抑諭止之與明告之我義村謝曰政村實無異圖光宗等爲之耳謂諭止之十八日義村謂泰時曰奥州嘗親信僕命加冠四郎又以僕子泰村爲義兄僕豈敢懷異圖哉光宗近有所密議僕已諭止之泰時曰吾待政村以誠彼亦豈懷貳乎晦鎌倉又夜驚衆皆擐甲植旗終夜奔馳至曉乃定聞七月朔政子與時房奉賴經入泰時第

召義村及小山結城葛西等諸將曰今將軍幼弱下有逆謀吾雖老病無益於事而諸君何無意保故將軍之餘緒哉輯睦戮力何虞之有八日政子召廣元等議曰光宗異圖已露而實雅朝貴安得濫罰之宜請之京師奥州妻及光宗等皆當流餘黨不問可也二十三日送實雅歸京師光宗弟朝行光重等從而逃二十九日罷光宗政所執事奪其邑五十二所屬其舅二階堂行村囚之民部丞藤原行盛爲政所執事尾藤景綱爲北條氏家令北條氏置家令始于此八月朔日有食之四日上準母皇后號曰安嘉門院五日中禁專修念佛十一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通薨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土佐大風殿舍悉倒二十七日鎌倉又夜驚二十九日政子幽義時妻藤原氏于北條流光宗於信濃朝行光重於鎮西事即定九月五日政子命泰時分義時采地給諸子泰時多分諸弟自取甚少已而政子問曰汝何自取甚少也泰時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一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一十四

身備執權何求之有唯以撫諸弟爲意而已政子嗟歎久之冬十月五日廷議流實雅于越前十一月二十日改元十二月十七日權中納言九條教實兼左近衛大將通家之子也二十五日以右大臣藤原公繼爲左大臣內大臣大炊御門師經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良平爲內大臣良平良輔之弟也是冬疫癘流行踰年不已嘉祿元年乙酉春正月十日圍城寺僧分黨將戰遣兵禁之二十一日帝始視除目二月二日避方忌二十六日盜取神祇官厨子鎖及蘭林坊雜物三月朔大風發屋四日攝津廣田海水變如血盜入蘭林坊縛守者裂文宣王畫像北野神影取寶物是月大白經天夏四月二十日改元六月十日前陸奥守大江廣元卒中納言匡房曾孫式部大輔維光之子也家世業儒多聞人頗涉文史有籌略後從賴朝被信任討伐平氏之際庶務殷湊章奏文移多

所草創廣元諱練朝章明達政事凡幕府每有重事奏請舍命周旋皆被允可賴朝得振耀武威號令天下者廣元及三善康信等功居多賴朝薨後政子最重之與時政義時連署敕令賴家實朝時每有背叛及疑議與康信參預決之承久役後爲北條氏所親愛卒年七十八子親廣時廣宗光季光忠成子孫綿延世事幕府上田古河小澤西目柴橋寒河長井那波毛利海東水谷等祖也賴義曰抱濟天下之才而不用士之所以爲不幸也雖然用之而不得其當不幸有更甚焉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夫吾才不可自用也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我事以成我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得善人可矣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爲天下之戮者鮮矣吾於大江廣元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十六

廣元爲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爲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爲廣元之用賴朝也承久之役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舉事不過欲無父祖之舊嫌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樵朴知効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得京師檄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我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謀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篡竊而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資於源氏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入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

何至坐擁王權如此哉承久之役流竄帝王敢行悖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辦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我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蓋悔而不及也可不惜邪抑吾又有爲廣元惜焉者管中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符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拊制之使不能肆其噬搏以陰報於王家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秋七月五日前太政大臣賴實薨十一日北條政子薨年六十九初賴朝流于伊豆通伊東祐親女生男祐親懼獲罪祐親後妻素惡其女頗離間之終欲殺賴朝賴朝遁于北條依時政聞時政多女欲以書挑之竊訪其姦醜或曰長女前妻所生有姿色次女後妻所生容態不如也賴朝以鄉遭祐親之怒由後母之言欲通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十八

妻之所生而免離間之患因安達盛長通書次女盛長度情好不終而又與時政忤乃毀其書改寫致長女即政子也先是次女夢身登峻嶺袖日月手持桃枝無實瘡而疑之問政子政子頗識故事憶日葉醉媛命歌橘生景行童心欲奪之爲已瑞乃給曰是凶夢也且我聞之吉夢三年不告人凶夢七日不告人不然殃咎至矣今汝妄說非警戒之道也次女大懼請爲禳之政子曰夢有轉移之法謂賣與之人也曰目不可親手不可提誰肯買之憂戚形于色政子熟視久之曰我爲汝買之曰姊不自惜恐不利于姊曰買者無咎賣者免禍所謂轉移之法也乃出唐鏡一枚衣一襲償之唐鏡家世相傳爲寶時政最愛政子以故與之次女大喜過望是夕政子夢白鳩銜金函來啓之則賴朝書也且而書至遂私通焉政子時年二十一時政宿衛京師罷歸道與目代平兼隆俱兼隆者清盛之疎屬也乃許以與長女而聞其與賴朝通大驚既而

以爲源郎器局非凡足相倚重且其曾祖姑適源豫州生義家及諸子迄今蕃衍此安知非吉兆乎然畏負約被訴陽爲不知遂歸兼隆政子即夜逃山中密告賴朝賴朝往與居焉兼隆搜索不能得時政亦不問賴朝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結托遂爲翦業矣政子管使皆原爲長以國字譯貞觀政要以爲法則建曆承久間內外兵興斟酌群議裁定禍難雖賴朝胤絕而功臣宿將不敢生心義時泰時相繼用事管轄兵馬北條氏之得政蓋由政子之基焉八月十七日前左大臣藤原實房薨九月二日延勝寺火冬十月三日盜入七條院所居仁和寺殿傷宿直士二十七日廣田社火二十九日下新制三十六條十一月二十五日謁石清水宮二十

官文殿火累代文書列見定考具多亡是月先是以布準錢定諸物直謂之準布行來尙矣至此幕府令廢之專用銅錢九月十一日盜取民部省文書圖帳冬十一月十五日白虹見西方二十六日卜定利子內親王爲齋宮十二月十二日盜裂大學寮文宣王畫像二十四日地大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八日又震是歲肥前松浦黨誘對馬島氏乘戰艦數十艘侵高麗全羅州掠略人物國入出戰松浦兵死者且半餘衆掠銀器等物而還安貞元年丁亥春正月二十三日左大臣藤原公繼薨晦公繼薨靜野宮公繼幼其母抱詣相者相者曰此兒當爲一上其母詭曰兒父爲士如何爲一上曰若父爲士必爲檢非違使然如吾所見則大臣相也果如其言公繼幼而聰慧年十一謁右大臣兼實時諸卿會集聯句公繼彈琵琶書聯句於扇筆法可觀兼實嘆異贈以琵琶是月京師多盜二月三日大風發屋地大震二十日號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

氏親戚充之

后曰安喜門院三月七日錄倉地大震而裂二十七日盜取內藏寮禮服寶器二十八日盜燒陰陽寮庫閏月七日獲內藏寮盜十

二年丙戌春正月二十七日以右近衛少將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二十八日大雷震日吉社樹是月幕府禁以土田賭博及出舉息過倍舉錢過米錢夏四月二十七日錄倉地大震是月幕府以河越重員爲武藏留守所總檢校賊忍寂稱若宮禪師公曉聚徒於白川關將作亂結城朝廣淺利知義擊斬之五月七日大風發屋六月四日盜火最勝光院十一日日吉十禪師神體動十三日避祇園神興於四條壬生第十四日還宮秋七月朔以藤原長子爲女御家實女也十四日大風雨左近衛府南門倒二十九日改中官爲皇后立女御藤原長子爲中官晦地震八月四日小守勝手神人訴金剛峯寺僧燒藏王堂奉神輿將入京遣兵宇治防遏之十日日吉十禪師神體又動十五日肥前大風海溢人畜多死十九日小守勝手神輿歸坐十禪師神體又動二十六日太政

三日避方忌於七條院十九日尊勝寺金堂無故而倒二十日相模腰越海水變如血夏四月二日右大臣大炊御門師經罷九日以內大臣藤原良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九條教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兼經爲內大臣兼經家實之子也二十二日京師大火延及大內五月晦男山鳴動六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延曆寺僧請禁專修念佛僧廷議未決僧徒怒將毀僧法然墓法然徒謀知潛取其骨逃秋七月五日流專修念佛僧隆寬於陸奥空阿彌陀佛於薩摩成寬於壹岐冬十二月朔大風發屋十日改元十四日行幸春日社十五日還宮二十一日避方忌於五辻殿是歲高麗使至太宰府謁前年侵掠少貳武藤資賴具事聞于關東捕姦民九十人斬之私送報牒於是朝議曰高麗牒文無禮資賴不



由官議捕斬島民私送報牒大損國體命吏治其罪諸國飢饉  
二年戊子春正月九日大刀契失十四日得之三月六日慶賀茂  
社二十日觀北白河院於持明院殿夏四月二十三日多武峯僧  
殺興福寺奴與福寺僧怒火多武峯坊舍六十餘宇五月二日祈  
雨六日罷興福寺別當實尊七日延曆寺僧奪興福寺近江莊園  
興福寺僧鎖春日社釘諸堂散去六月六日延曆寺僧遷日吉神  
興於中堂將入京令兵士備之已而事解興福寺僧皆還秋七月  
二十日大風雨水鴨河溢賀茂社瑞籬貴布禰社拜殿壞人民漂  
溺九月十六日七條院崩二十九日盜火法勝寺寶藏冬十月七  
日大風雨壞廬舍十二月二十四日關白家實薨以前攝政通家  
爲關白冬疾疫流行

寬喜元年己丑春三月五日改元大赦夏四月六日行幸四條殿  
十八日號中宮白鸛司院是月春日若宮社樹千株無故而折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四

月二十一日避方忌六月十九日左衛門尉三善爲清前左兵衛  
尉大江貞知坐與日吉神人關遠竄晦日吉社樹無故而傾秋七  
月九日避方忌八月五日前右大臣藤原忠經薨二十五日避方  
忌冬十一月三日雷四日鎌倉雷二十二日以藤原子爲女御  
道家女也二十六日觀北白河院於持明院殿二十七日備後吉  
備津社火神體焚是歲出羽淡路筑後等各上國解出羽請準操  
格例停止寬德以後莊園淡路筑後請依先例給官使停廢新立  
莊園禁遏國內公民逃入莊園對捍國務及神民惡僧橫行所部  
恣爲奸亂者朝廷乃下公卿議謂之條事定後以爲例多因改元  
行之蓋朝廷無施政之故故但存前世故事以備典儀也先是建  
久中記錄所議定出舉錢貨以米償利法以米一斛抵錢一貫其  
利依弘仁十年格至此敕禁私出舉利過一倍舉錢利論半倍者  
凡出舉利一遵前格又禁民間絹布短狹不如法者初嘉祿中以

信濃受領募齋官用度有一貴官應之差使檢其國即鎌倉家人  
二百餘人分領其地國司所治亡幾貴官乃辭而不應會鎌倉家  
人有受領者請納五萬匹朝廷許以三萬匹至貞永元年幕府  
令家人以成功望官爵者不在禁限但宜預申于府

二年庚寅春閏正月五日大風七日多武峯基淨妙寺基鳴動十  
三日地震二十六日以龍口無衛兵院宣幕府徵之乃令小山千  
葉等族各遣一子入直龍口亦大番也初賴朝以軍旅創業用法  
甚嚴嘗怒西征家人不經其選舉擅拜衛府官言宜勤勞陣役以  
供王事若有違令東下者處斬沒入食邑其以威刑肅下如此故  
當時人人惴惴莫敢犯法其後屢下令戒飾京師大番大番蓋古  
衛士之遺也在武家所掌最爲緊要公事其徵發號令皆以勳舊  
爲守護掌之從時番上守衛京師若王官致仕在管內者皆出家  
兵充役神封錫他公役唯大番不得免二月十六日立女御藤原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六

嬪子爲中宮帝初納太政大臣公房之女有子爲后年長於帝及  
藤原家實相其女長子入爲后年僅九歲乃黜前后使帝不得幸  
之既而藤原道家相其女蓮子亦入爲后而黜前后如初  
山縣禎曰天子立后不出其意大臣任意進退之而大臣黜陟  
又陪臣制之顛倒錯亂如此宜乎天下之形勢一變臣主易處  
朝廷之尊永受制於將府終至陪臣廢立天位豈不悲哉蓋王  
室失道而權下移其極至于此天邪抑人邪  
晦夜鎌倉無故驚擾將士揚旗擐甲奔淺草府及北條泰時之門  
殆數百騎泰時使平盛綱尾藤景綱等馳出海濱呼曰有反者士  
卒從後至稻瀨河盛綱等顧而諭曰實無變將以誦諸君喧噪耳  
今不宣命擅興兵甲果何謂哉若無異心宜及夜未明速獻其旗  
於是應聲獻旗者二十餘人三月朔泰時召見曰緩急用命信義  
可嘉然爾後慎勿妄動搖乃悉還旗記其姓名遣焉十一日避方

忌二十六日北條重時來居大波羅北方北條時氏罷歸夏四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七日行幸參議藤原隆親第避方忌是月京師多盜五月二十四日嘉陽門院所居四條壬生第火六月九日美濃蒔田莊雨雪二寸許武藏金子鄉雨雪雹十三日行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氏第避祇園神興十八日北條時氏卒愛禮將士有父風卒年二十八十九日行幸實氏第避方忌二十四日定米價斛錢壹貫文秋七月十六日鎌倉限霜是月阿蘇社池無故而沸騰八月六日關東大水人多死八日大風關東大風雨傷稼十二日園城寺僧徒放火相闢遣兵止之僧徒解去九月八日大風雨大神宮內外院殿舍倒諸國傷稼十二日禁諸國新置莊時諸國守護悉課公事於莊保下司莊官等假名鎌倉家八對捍國司領家地頭亦營私利抑留本所年貢百弊滋生冬十月十六日陸奥芝田石限如雨宜二十里二十四日右大臣九條教實罷左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八

近衛大將二十五日左大臣藤原良平兼左近衛大將二十七日盜奪東大寺教封庫取寶物二十八日客星見十一月十八日鎌倉大風雷二十日非常放曠客星是月櫻華笈誕麥穗十二月六日遣使檢東大寺教封庫二十五日觀北白河院於持明院殿二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基房薨稱松殿又中山或菩提院基房嘗取奏兼國補府官關番長下毛敦景讒兼國基房間其瑕敦景曰兼國家貧躬自穿井於後園基房曰如是適足以信無他可毀也遂用之後白河法皇命畫工繪年中行事圖視基房基房簽貼其外遂進呈法皇嘉賞且以其手書命藏進華王院是歲修祇園祭議者譏其奢靡過度當時朝廷常祀猶多闕而祇園及賀茂等祭廢闕殊甚蓋以富民等供奉競奢侈也三年辛卯春正月五日大風發屋二月十一日避方忌於持明院殿三月二日大風雨五日避方忌於中宮七日還宮十六日有童

子竊畫御座劍獲之二十八日如中宮二十九日還宮夏四月十一日以皇子秀仁爲親王十八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平罷二十一日幕府下令六波羅強盜殺害二罪首謀處斬黨與配鎮西又禁京師諸社祭日非武臣而執兵器二十四日定大臣以下樞制二十五日郁芳門火二十六日以右大臣九條教實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兼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氏爲內大臣時右大臣近衛兼經兼左近衛大將五月十三日幕府下令諸國守護所斷不得過大犯三條其餘不許專斷檢非違所糾察務從寬恕使人民得竭力於稅務守護地頭被領家訴六波羅召之至三不應者註名告鎌倉盜竊百錢以下宜令倍償百錢以上逮捕止於其身勿坐累親族若其謀叛等不在此限二十二日禁京師饑民入富家強貸錢穀鎌倉炎旱涉旬秋七月五日關白道家罷以左大臣九條教實爲關白八月朔尊勝寺塔火二月至是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

月疾疫流行九月十九日禁京師窮民壞屋爲薪二十七日鎌倉有寇國北條朝時宅泰時時在評定所聞之徑馳救之會朝時不在家衆禦盜破殺之泰時途聞之遇還平盛綱諫曰公當爲天下自重輕仇赴難非所宜也縱爲朝家之寇賊可先覘形勢爲之方略盛綱等奉命足辨不愼將來恐招譏議來禍泰時曰人之居世親親爲大人將殺吾弟坐視不救人謂我何是非招譏之大者哉朝時爲寇所圍在他人則爲小事在我則不減建保承久之難朝時聞之益敬重焉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諸也冬十月九日遣權中納言藤原隆親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二日中院別子阿波年三十七薨髮法名行源稱土御門院火葬送御骨于京師藏西山金原法華堂論贊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於孝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

於天顏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馳蛇之與處、若梧之駕竟不返、天乎、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帝胤立後、嵯峨帝於藤華之中、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佑果不貳矣、

十月二十五日、鎌倉火、十一月十七日、鎌倉海鳴如雷、二十四日、鎌倉三島社鳴動、二十八日、立秀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西園寺實氏爲傅、十二月晦、鎌倉雷是歲天下大饑、筑前鏡社神官至高麗、夜襲民家掠奪器財、泰時命守護捕犯民、

貞永元年壬辰春三月朔、以前年無水不奏、冰橫十二日、觀北白河院於持明院殿、二十三日、登御座、劍失、二月朔、夜御殿鏡一枚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二

失、三月二日、震春日社東大寺元興寺塔、七日、盜取大學寮影像二十一鋪、夏四月二日、改元、五月五日、石清水神股鳴動、六月朔、盜火尊勝寺寶藏、秋七月七日、日吉大宮神股鳴動、十日、泰時與評定衆十一人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座之、十二日、僧住阿彌陀佛申請、築和賀島、便泊舟、泰時嘉之、爲給資、諸人又助之、旣成、號曰和賀江津、八月十日、泰時與三好康連、議立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以資聽斷、泰時頗節儉、自守、務講治術、盡心民事、嘗徵諸國田文、檢定公私田畝、申明賴朝法制、守護地頭各守其職、上無枉法、下不犯禁、天下小康、其後田租或有停輸米專課錢貨者、謂之分錢、田額皆準錢爲定、稱曰幾貨、幾百因有賈高之稱、又其收納之法、有地頭與領家約、定其稅額、乞鎌倉証文、每歲依額包納者、號曰請所、不帶証文者、爲私請所、蓋用揆買法也、十三日、前筑後守武藤資賴辭鎮西奉行、以子左衛門尉

資能爲之、九月朔、幕府下令畿內近國及西國、凡地訟公領宜依舊、聽國司處分、莊園則宜委領家聞奏、仰朝廷斷決、閏月八日、彗星見、十七日、捕鞠肥前人抄掠高麗者、冬十月二日、權中納言藤原定家上新救撰和歌集、四日、帝讓位於皇太子、帝容止詳雅、喜怒不形色、資性寬仁、政不苛酷、頗有藻鑑、好學、每召對儒臣、論談移刻、凡百玩好未嘗留意、如遇預御、恩眷均一、無有濫幸其秉心類如此、

#### 四條天皇

四條天皇諱秀仁、後堀河帝之子也、母藻壁門院藤原仲子、攝政道家女也、寬喜三年二月十二日生、四月爲親王、十月立爲皇太子、貞永元年十月四日、著侍、是日、受禪於閑院、以關白左大臣教實攝政、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近衛兼經、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實氏、並如故、七日、尊後堀河帝曰太上天皇、二十四日、內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四

大臣西園寺實氏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家嗣兼右近衛大將、家嗣師嗣之子也、十一月十三日、北條泰時以是歲諸國大饑、發米九千石救濟貧民、又停美濃大久禮等千餘町田租、設場株河驛、賑給流民、其欲依親故者、量行程與資糧、願往者、命所在莊園收視、士民就富家借糧者、待明年豐熟還本、泰時償其息、身無莊園及貧者子本俱償、減損膳羞、衣服器皿、因舊敝而用、節儉刻苦、以身先人、時朝廷唯令諸國佛寺讀經、以饗災異、耳無實惠及民者、故天下益服北條氏矣、二十九日、幕府定六波羅式目十六條、十二月五日、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二歲、

天福元年癸巳春正月十二日、大風發屋、京師懷樂大行、二月二十八日、遣使山陵告卽位、是月、京師咳嗽流行、世曰夷病、三月七日、盜取安樂壽院銀塔及寶物、十二日、如室町殿、二十九日、大風藻壁門倒、春日山樹多僵、右大臣近衛兼經罷左近衛大將、夏四

月朔金峯山勝手若宮神殿震動聲如雷神體神箭墜三日又動小守社神體墜是日上上皇中宮號曰藻壁門院初後鳥羽中宮加院號也議者以藻壁門擬之九條兼實以爲不吉改爲宜秋門院至是宜秋門院謂左右曰前日以爲不吉而今乃吉歟蓋譏道家不知祖父之所議也方議院號藻壁門倒世以爲不祥八日樞中納言藤原良實兼左近衛大將教實之弟也十五日改元二十日發宇佐使以雜事不給道路多難不能達而還二十三日興福寺僧徒燒多武峯坊舍延曆寺僧徒將燒清水寺教禁遏之二十八日日吉雨蝶五月七日石清水高良社神鏡鳴是夜冷泉有物放光狀如巨人十二日高良神鏡又鳴十七日住吉社第三寶殿鳴動晦前攝政內大臣基通薨號普賢寺家稱近衛子孫襲稱基通叔父兼實代基通攝政稱九條其曾孫教實良實實經兄弟相繼攝政關白教實襲稱九條良實稱二條實經稱一條其後五家

各世攝政是日五攝家六月四日星月晝見二十日尊準母前齋官利子內親王曰皇后二十一日日吉大宮社震動二十三日大風折木夏旱秋七月朔北野宮寺自倒二十二日鴨社獅子生銀花八月十五日謂石清水宮十八日幕府禁博奕是日北條泰時早出途見刃傷而死者與評定衆議遂馳人搜索四方抑得血濡衣者鞠問伏其罪即因博奕而殺人也於是禁之二十一日始臨萬機二十五日武藤資賴卒資賴自下於太宰府以往子孫世在府嗣其職敢無他姓雜焉是武藤少貳之始也卒年六十九九月十八日藻壁門院崩后容貌姝麗寵遇無比先是上皇弗豫會后崩悼思不已遂至不諱云晦葬藻壁門院冬十月四日盜燒法勝寺圓堂發敕封取佛像十八日大風發屋是月大內櫻華十二月三日將軍塚鳴動二十四日西寺塔火二十八日行幸今出川殿避方忌

文曆元年甲午春二月八日地大震十四日北野社火是月奈良有鬼書未來不三字於民家遍千餘字夏五月二十日廢帝崩于九條院年十七二十三日葬于東福寺山上陵追諡曰仲恭天皇六月二日僧明順族壬生藏人以二百騎襲僧圓順於天王寺秋七月十五日上皇遶獵二十一日祈雨八月六日上皇崩于持明院殿年二十三稱後堀河院置國忌于安樂光院十一日葬後堀河天皇于東山觀音寺是月海水入淀河色殷黑魚多死食魚者亦死九月十日石清水宮鳴動十六日地大震晦不豫冬十月七日客星見十五日白虹見東方十一月五日改元二十十八日後山階陵鳴動二十九日又鳴動

地大震二十日盜發檜隈大內陵取寶物二十八日攝政教實薨稱洞院是爲九條之祖以前關白道家攝政時帝尚幼冲道家爲帝外祖而其子賴經爲將軍外舅前太政大臣公經爲後院別當一門烜赫勢傾朝野夏四月鎌倉地震踰月不止五月四日雨雹傷禾六日行幸藤原隆親冷泉第避方忌二十二日幕府以前上野介結城朝光爲評定衆六月三日先是石清水神領薪莊民與春日神領大住莊民爭水殺之興福寺僧徒燒薪莊殺神人至是秋遣兵拒之閏月三日結城朝光罷評定衆七日祈晴十四日春日社第一寶殿神鏡無故而墜十九日遣使石清水水敷問神人與僧徒爭鬪之狀神人逐使者二十日石清水神人移神輿于宿院將入京訴興福寺事狀遣使諭之二十一日奉伊賀大內莊子石清水宮二十三日遣大納言源定通權大納言源通方于石清水慰諭神人神人不奉命二十七日改奉因幡於石清水宮二十八



日、石清水神興歸座、秋七月二日、幕府下令、凡爭訟所職所帶及地界者、先使訟者納誓書、所訟無證信者、沒入土田、無土田者受刑、不悔然後聽決、十日、鎌倉雨水、二十三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十禪師客人入王子神興入京、訴左衛門尉佐佐木高信傷害官仕、使右衛門尉遠政等拒之、於近衛河原、僧徒棄神興而走、初、高信監修勢多橋、發高島郡民丁、郡有日吉神人雜居、延曆寺僧徒改補其數人、及發改補者、請免公役、高信不聽、至與神人忿鬪、至是僧徒訴之、幕府令六波羅京師殺傷事涉武士者、宜報檢非違使、應聽處分、強盜具限、主者本府論決、從者發遣關東、宣蝦夷、又令大番交代、既有程限、頃者武士入衛多、不以時自今、宜使後期者連直二月、先是將士差遣人多、取行人馬騎之道、路愁苦、至此下令禁之、每驛增置傳馬、二十四日、還神興於祇園祇院林、八月五日、遣僧隆承諭延曆寺僧徒、十禪師客人神興歸座、八日、流佐佐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

水高信于豐後、右衛門尉遠政于備後、九月朔地震、十九日、改元、冬十月二日、以右大臣近衛兼經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氏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二條良實爲內大臣、三日、行幸五辻殿、八日、八王子神興歸座、十四日、如太政官廳、二十日、御禊及行禮地震、二十一日、還宮、二十七日、帝患痘瘡、十一月十七日、如太政官廳、二十日、大嘗、二十六日、還宮、十二月二十二日、興福寺僧徒與春日神人奉神木將入京、請賜新莊、流石清水別當宗清誅神人交野宗成、遣兵宇治、撤橋拒之、二十三日、遣左少辨藤原兼高慰諭僧徒、二十四日、下交野宗成于獄、石清水神人所獻奪宗成、二十五日、遣藏人頭左大辨藤原爲經、重諭僧徒、僧徒不奉命、是月以神木未歸座、罷京官、除目定考、是夏、夏秋之交、春日山神木二千四百餘株枯、二年丙申、春正月、元會以神木未歸座、不御殿、徹樂罷小朝拜、藤

原氏公卿皆屏居不出、是日、興福寺僧徒棄神木於宇治而去、春日神人安之平等院、二月十日、雨水、十四日、僧徒已欺罔朝廷、以神祇爲寺家私有、籠絡神戶百姓爲之首領、獲神興神木以爲假、威却上之具、事若有不如意、則帥神人奉神興神木詣闕、強訴朝廷、亦詎禍福之說、不敢抵抗、天子或下殿拜之、若不許、所謂即委神興神木而去、乃爲之廢朝、使諸衛官門、猶如皇居罹災之例、官或遣兵禦之、即徑犯陣、不顧官兵有射神興神人者、而朝廷不之罪、乃又喧訴不已、若日吉春日、實爲其最朝廷既畏其兇威、或增其神領、或崇其祭典、力慰順其意、故僧徒益得勢、其橫暴悖逆、不可勝紀、北條泰時深惡之、每欲摧折之、朝廷奉因幡于石清水、以慰安神人也、議奏曰、別當宗清不待朝裁、詣闕濫訴、朝廷乃加恩慰撫、如此則僧徒驕暴、何所不至、如下之鎌倉、必有所處分、自後有復越訴者、宜改補別當職、及興福寺事起、又議曰、是朝廷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二

事、應使處置、是日、命六波羅府遣後藤基綱諭僧徒、威以兵威、僧徒稍怖、然以不得意、蠢動不已、二十一日、神木歸座、惟野社證誠殿有光如金、夏四月朔、鎌倉鶴岡羽蟻群飛、八日、大風雨、雹大如柑、十五日、遣參議藤原爲經、檢察檜隈大內院、十八日、右大臣西園寺實氏罷、六月九日、以內大臣二條良實爲右大臣、大納言源定通爲內大臣、定通通親之子也、二十日、慶平野社樹、七月二十四日、前此興福寺僧作亂、幕府乃令在京及近國武士率其族警衛京師、而族人或不聽宗家命、宗家訴之、鎌倉於是下令、自今大番如有緩急、支庶宜奉家督之催促焉、二十八日、興福寺僧徒以所請不允、移春日神木于金堂、八月四日、賴經造館於若宮大路、成徙焉、八日、北條泰時以爲高信遠政、吾既從僧徒請、處流彼亦宜從吾請、捕送首惡者、屢奏請之、是日、朝廷敕延曆寺召首惡者、僧徒不奉命、移日吉神興於中堂、九月、興福寺僧徒築城修職

具六波羅遣使諭之、不聽。五日、幕府罷前近江守佐佐木信綱評定衆、以遠江守北條朝時爲之。冬十月五日、泰時收僧徒莊園權置大和守、護補地頭、命畿內近國兵士斷僧徒糧道、還鎌倉壯士印東八郎、佐原七郎等、遣之。命曰、彼若拒關、必殲滅之。既而惡僧容窮、十七日、僧徒墮城解兵。十一月二日、神木歸座。十四日、泰時罷大和守、護地頭。二十九日、敕以三位以上爲春日社使。十二月六日、敕、春日若宮祭宜奉官幣、並著爲令。二十一日、號準三官諦子內親王曰明義門院。

三年丁酉春正月三日、鎌倉雷。二十二日、鎌倉又雷。二月朔、地震。三月九日、鎌倉雨水十日、攝政道家罷、以左大臣近衛兼經攝政。夏四月八日、前宮內卿藤原家隆薨、年八十。中納言光隆之子也。幼而穎敏、後鳥羽帝稱爲奇才。學和歌於藤原俊成、俊成曰、此子每見我質問、不事疑難、而切問作者要旨、後來必爲歌仙。後果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四

和歌大著于世、與藤原定家並稱。攝政良經嘗問曰、當世歌人誰爲第一。家隆默不答、臨去置懷中之帖而出、視之、定家之歌也。及定家奉敕撰新敕撰集、採家隆歌最多、其相推許如此。後鳥羽帝問良經曰、朕欲學和歌、誰爲師者。良經薦家隆。且曰、斯人當世之人、麻呂也。素爲後鳥羽上皇所親昵。及上皇遷于隱岐、賜題作和歌家隆單思篇詠。前後所作凡六萬首。子隆祐亦善和歌。定家嘗謂家隆歌有家滅之徵。子孫果不榮。十一日、幕府以北條資時爲評定衆。二十二日、日薄食。二十三日、講石清水宮是日、日又薄食。月色黃。五月十九日、祈雨。六月朔、地震。晦、救幕府及五畿七道國司捕延曆寺兇徒。秋八月五日、四天王寺僧覺順率二百餘人與渡邊黨戰、敗死。是秋、以將修關院、從御中納言藤原隆親萬里小路第。冬十月九日、鎌倉白雲竟天。十一月七日、鎌倉雨水。十一日、行幸賀茂社。十四日、行幸北山西園寺。十六日、還宮。二十四日、卜

定。翌子內親王爲齋宮。十二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八日、內大臣源定通罷。二十五日、以大納言藤原基家爲內大臣。良經之子也。二十九日、始讀孝經。

曆仁元年戊戌春正月二十六日、右大臣二條良實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八日、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入朝。是日發鎌倉。二月六日、權大納言一條實經兼左近衛大將、道家之子也。是日賴經至天龍川。將士爭欲先濟、吏憂浮橋或壞、止之。不聽。北條泰時聞之、馳至河上坐地、衆望見不肯濟。賴經既濟、泰時乃起。七日、至橋本驛。將士皆已宿民家。北條實時後而至、無所投宿。乃露宿舞澤。泰時聞之曰、實時小侍別當、宜親近將軍。今延露宿、吾不忍安枕。乃至舞澤。於是足利泰氏、三浦義村等繼至。遠山景朝請以客舍授實時。泰時乃還。十一日、閑院成、從御焉。十七日、賴經入京師。二十三日、日朝帝是日任權中納言兼右衛門督。二十六日、補檢非違使。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六

當閏月十三日、日有重暈。十六日、鞍馬寺火。十八日、盜竊盡御座。劍海大風、法成寺步廊倒。三月七日、賴經遷權大納言。十八日、幕府以左衛門尉海老名忠行不由關東、薦引叙爵、奉其位。記二十三日、大風發屋。二十八日、行幸春日社。別當職當騎乘護駕。賴經以不慣鞍馬、不能扈從。二十九日、還宮。晦、小山朝政卒。年八十。四、西海之役、軍中乏食。將士多思東歸。獨朝政宗政與千葉常胤等能忍艱苦、銳意攻戰。賴朝下手書褒焉。承久之役、朝政以耆舊留鎌倉參決軍謀。調遣兵士。夏四月二日、幕府以若狹守三浦泰村出羽守二階堂行義爲評定衆。五月十六日、賴經遊右大臣良實第。賴經弟福王所愛小禽脫籠上樹。賴經命上野朝村射之。且曰、勿使傷死。朝村射之。小禽經鏖而墜。捕人籠中、飛鳴飲啄如故。舉座歎稱。六月七日、內大臣藤原基家罷。十日、前加賀守三善康俊以病罷。問注所執事。以子民部少丞康持爲執事。十四日、康俊

卒年七十二，十八日，攝政兼經罷左大臣，十九日，京師街陌設篝火，大波羅遣兵士守之，以備群盜，其後加置篝火，凡四十八所，每  
經置鼓警備，京中有事，發兵赴急，謂之尋役，經屋費用皆課之武  
士，或令大番解意者謫作，二十五日，京師雨水，秋七月二十日，以  
前左大臣藤原良平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二條良實爲左大臣，權  
大納言藤原實親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嗣爲內大臣，罷右  
近衛大將實親公房之子也，八月十九日，幕府禁雙六，九月九日，  
有流星無數，色白赤，冬十月四日，前攝政師家薨，十三日，賴經還  
鎌倉，十一月六日，權大納言應司兼平兼右近衛大將家實之子  
也，二十三日，改元，十二月二十八日，宜秋門院崩，是歲幕府令家  
人求官爵者，皆因成功，進納其料，是亦國益也，今聞京都奉行入  
等，私議減省其料，或進納違期，皆非奉上之義，爾後不得更然，  
延應元年己亥，春正月十九日，太政大臣良平罷，二月五日，鎌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八

雷，七日，改元，十一日，日有暈，二十二日，一院崩于嵯峨，年六十一，  
院在隱岐十九年，及崩聞者莫不悲痛，火葬於菊田山中，遺詔不  
置國忌，山陵故北面，藤原能茂收御骨還京，師藏於大原西林院，  
帝敏慧多能，最妙和歌，讓位後，置和歌所於禁中及水無瀬宮，命  
源通具藤原有家等撰新古今和歌集，親臨裁定，又好講究故實，  
嘗與群臣習節會，除目儀，帝自爲內辨執筆學，嘗謂于藤原定輔  
深造精微，又召天下劍工，番上造刀，以公卿爲奉行，又命造刀撲  
親燂之號，御所銀，是時良工輩出，創意鍛造，其制益精，帝好猿樂，  
始召之宮中，而覽焉，又愛今樣白拍子，故有以舞妓入宮蒙幸，如  
丹波局瀧姬法師者，後寵白拍子龜菊，賜以攝津二莊，其耽淫樂，  
如此，帝在位日，憤王室陵替，有恢復之志，嘗作和歌，於久夜麻能，  
多毛布美和計處美知阿流，而志業不就，遂遭播遷之禍矣，  
論贊曰：人君即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自古未有

無神器而登極之君，元曆踐祚，出於一時之權，而不可爲萬世  
法，藤原兼實議之於當時，藤原冬良論之於後，異邦之人猶識  
白坂天子，國朝赫赫神明之裔，豈可不重其禮哉？是葦祖宗之  
法，而不正其始也，及帝遜位，惡北條義時之竊權，亟欲誅之，此  
誠有爲之主也，然不修德教，不審時勢，憐壬姦邪，譁張欺罔，而  
欲以畿輔之招募，捍關東之堅銳，是猶根本撥而求枝葉之暢  
腹心也，而冀難進之除庸，可得乎？況將非其人，兵無紀律，萬馬  
犯關，三院蒙塵，古今未有慘於此者也，實字之變，以皇太后幽  
皇帝保元之禍，以天子從上，皇事雖不可，而猶得以號於人，曰  
我流之也，承久之亂，以僭臣制至尊，天地否塞，人神共憤，而又  
使元弘之世，賊臣得以藉口，豈非不正其始之故耶？後之議者  
不能無憾於後白河法皇也，  
二十三日，盜取宜陽殿庫服御物，夏四月二十七日，行幸法性寺，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

避方忌，五月晦，追稱一院曰顯德院，秋九月十一日，鎌倉先是諸  
國地頭令延曆寺僧徒及富商納財者，代莅事，至是禁之，二十日，  
先是延曆寺僧徒奏請，以四天王寺復屬延曆寺，不報，至是僧徒  
移神興于中堂，晦，幕府禁將士寡婦再離他人，仍領前夫地邑，及  
家長，冬十月九日，鎌倉實十日，神興歸座，二十日，日有兩珥，十一  
月朔，鎌倉雷雨大風，十二日，上皇母皇后號曰式乾門院，鎌倉地  
大震，十二月五日，三浦義村卒，承久役後，與北條氏益親厚，協心  
輔政，威望日盛，及卒，賴經使左馬助光時弔之，頒賜其采邑子諸  
子，子朝村泰村，光村，家村，資村，長村，重村，胤村，僧良賢重時，  
仁治元年庚子，春正月四日，彗星見，八日，月晝見，二十三日，北條  
時房卒，三月十二日，禁賀茂祭，使車服奢侈，十七日，前太政大臣  
良平薨，十八日，鎌倉禁關東家臣及鎌倉祇候人奢侈，務從儉素，  
又禁將士臣僕私請，任朝官，夏四月三日，以高麗牒無禮，令公卿

議八日、有到鳴北條泰時邸、十七日、限霜、五月五日、熊野社火、六月十六日、慶賀茂社塔祈雨、秋七月十六日、改元、九月二十七日、右大臣藤原實親罷、時北條泰時議、令鎌倉家人身帶朝官、而不供主事者、咸納錢幣、號爲功錢、因定其數、衛門尉人別一百匹、兵衛尉七十四匹、將監三十四匹、內舍人減十匹、每歲貢進、命六波羅、隨其所進、速獻納官庫、是歲以御更衣及尚侍入內修理官舍社寺等成功、授省丞、頭助允衛尉尉等官者二百六十餘人、冬十月九日、內大臣藤原家嗣罷、二十日、以權大納言一條實經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家良爲內大臣、家良大納言忠良之子也、有鼻入、清涼殿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十七日、雷大風、二十一日、鎌倉倣京師制、置築火、使保內人家交代服役、以備不虞、十二月十二日、大神宮外院火、十四日、以兼經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十六日、幕府令略賣男女者、拘致關東、其所賣者、隨得放免、二十四日、遣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一

參議藤原忠高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廢朝五日、是冬、京師多盜、二年辛丑、春正月三日、避方忌於春日殿、五日、帝加元服於關院、是夜彗星見、八日、雷、九日、流星入、月十一日、鎌倉雷十七日、策試、二十八日、太夫坊覺明死、年八十五、二月四日、鎌倉白赤氣見、七日、鎌倉地大震、八日、慶大原法華堂奉藏顯德院御骨、十二日、鹿島社火、三月二十五日、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北條泰時與之、或曰、信光卿公泰時曰、嚮和田氏請宥胤長、而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願公私如何耳、畏恐而不決、何取於執權乎、信光聞之、自懼、效書誓無他、泰時以示諸將、終爲恒例、夏四月三日、鎌倉地大震、五日、內大臣藤原家良罷、十七日、以權大納言鷹司兼平爲內大臣、五月十日、幕府以民部少丞大江以康問注失勘當、削領邑一所、六月八日、熊野新宮火、十一日、幕府先是諸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二

民訟分委奉行人聽斷之、遇事不能審理者、送鎌倉乞御教書、民庶往反、遷延日月、貧弱愁苦、至是下令以奉書從事、十八日、幕府又下令六波羅、西海諸社神人、權門賓客、託事爲民蠹害、詳加按訊、送致其身、先是京師決重囚、皆送檢非違使廳行法、至此使六波羅申請輒論決之、是月、早、秋七月二十二日、行幸平野社、二十六日、行幸大原野社、八月二十日、前權中納言藤原定家薨、年八十、世稱京極中納言、定家頗涉獵史傳、又能詩、而和歌之才、得之天資、縱橫馳騁、曲盡精微、且家學有淵源、奧義秘說、無所不究、極其在家作歌、必洞開南面、令可遠望、而整襟端坐、曰、平常於清肅中習之、則雖在至尊之前、不至失措、又曰、凡臨作和歌、先誦故鄉有母秋風淚、旅館無人暮雨魂、蘭省花時錦帳下、蘆山雨夜草菴中、句則意格自高、妙其用心之勤、類如此、後鳥羽上皇嘗召詣小御所、判和歌面諭曰、延卿至此、朕之待卿爲不非矣、宜略盡底蘊、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三

無所遜避、如知而不言、則非朕召卿、本意定家深感其知遇、上皇嘗曰、定家才學、莫匹、然心術頗不正、至有所推獎、則不能無私、且高自標置、藐視一世、人或稱其歌、而如非得意之作、則必然見於色、又曰、定家之歌、非人之所能模倣、何則、專尚流麗、不主意味、蓋彼以逸群之才、巧於結構、是以克濟其美、如使骨力、輒弱者爲之、則索然無味也、定家嘗撰天智帝至當時作者凡一百人和歌各一首、書于麤紙中、院障子世謂之百人一首、其他所著有數種、日錄曰、明月記、子爲家、九月六日、檢非違使爲季坐、捕賀茂氏人流于阿波、十日、敕天下田地、不論公私、每段課錢二百文、充御禊大嘗支費、冬十月九日、鎌倉有大流星、十日、內大臣鷹司兼平罷、右近衛大將十三日、大納言德大寺實基兼右近衛大將、公繼之子也、二十六日、春日社鳴動、十一月八日、右大臣一條實經罷、左近衛大將十日、權大納言藤原實有兼左近衛大將、公經之子也、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四



三日、大風、興福寺僧舍火延及西寶藏、十七日、幕府舉關武藏草  
萊地引多磨水澆之、晦以前、攝政家實疾、非常赦、十二月朔、幕府  
申禁臣僚過差、八日、幕府選庶士便弓馬及善文字歌絃踴躍者  
各一人、直小侍所、十七日、以藤原彥子爲女御、秋實女也、二十日、

攝政兼經罷太政大臣、是歲僧圓爾歸自宋、

三年壬寅春正月五日、不豫、九日、非常赦、晦疾、是日、帝崩于閑院、  
年十二、稱四條院、帝幼冲嬉戲宮廊塗滑石未欲令嬪御頓仆而  
調笑之、反自誤倒傷體、犬連繞吠之、人以爲不祥、適京師怪異數  
見、亡幾帝崩、自北條義時流後鳥羽帝鎌倉常恐朝廷繼其遺志、  
防備尤至、置兩鎮將於大波羅、天子一言一動、鎌倉無不知者云、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六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終

後嵯峨天皇

後嵯峨天皇諱邦仁土御門帝第七子也母贈皇太后源通子贈左大臣通宗女也承久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當土御門帝之南遷帝年甫二歲依外家大納言通方通方薨後供奉稍息帝厭之徙皇祖母承明門院所居土御門殿及長欲爲僧承明門院止之帝意未決潛謁石清水宮通宵默禱夢壇上有聲曰榛葉之影再改帝覺而心喜之自是勵精學問仁治三年正月四條帝崩無後時論洵洵人懷疑惑修明門院及前攝政道家欲立順德帝皇子忠成王計至鎌倉北條泰時適與時房歡飲起席歎曰天位至重神人所主吾如符默使廷臣專定策則安危未可知也乃閉戶沈

吟幾忘寢食意在立土御門帝皇子然不敢自決謁鶴岡社探籌果協其所念於是遣秋田城介安達義景于京師立之義景道還曰佐渡院皇子既立則將如之何泰時曰善哉問也煩卿爲此也如立新院皇子雖既立宜即廢之公卿聞泰時使者至皆聚修明門院許獨前內大臣源定通至承明門院許義景入京師兩門院皆使人迎問義景曰承明門院焉在聞者愕然至則門庭蕪穢闕無人避乃排門而入定通大驚出見義景曰土御門宮宜襲大統門院侍者至驚喜仆地義景乃張傘警衛公卿聞之絡繹來聚填咽門庭二十日冠爲親王卽夜踐祚於權大納言藤原隆親冷泉萬里小路第時曠大位十二日以攝政兼經爲關白左大臣二條良實右大臣一條實經內大臣堀司兼平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實有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德大寺實基並如故齋藤馨曰北條泰時之用術可謂巧矣蓋歸叛名于父而已若

不得已而從之也然此術也非始于泰時也泰時之祖時政爲

賴朝之外戚而使賴朝剪滅兄弟親戚則託孤之任時政若不得已而其父義時又使公曉弑實朝於幽隱之間而已復其讐于顯灼之地則賴朝府大權之所歸義時亦若不得已也然時政義時之術咸用之他人而泰時乃用諸父則其巧可謂勝于父祖矣何以知其然也承久之役泰時諫父曰宜束身詣關天威不齊舉族就刑亦何憾義時不聽泰時遂進犯京途還問曰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曰若遇乘輿可免曳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有進勿退據斯言也泰時之志固不欲犯關而父命萬不容已罪在父而不在泰時也然余謂泰時之諫者泰時之迹也非泰時之心也欲知其心則觀其立後嵯峨而可知矣當斯時安達義景受其命問曰順德皇子既立則如之何泰時曰廢之可也是後嵯峨者土御門之皇子而有私恩于已

之皇胤也而順德乃有私怨于己者也故不立其皇子至欲立己所善之皇子而廢既立之天子則謂其心有君不可且其於皇子尙然況親國滅己之天子邪此其欲犯關而放之固也苟無犯關之志于其初則其後安有廢天子之言豈其心今日有君而明日無君邪吾以此知泰時固有斯志而歸名于父也唯歸名于父故議者責義時之罪而有恕於泰時此泰時之術之所以勝于父祖也雖然泰時術勝故其自悔亦勝於是日夜盡心于民事恐恐然唯失其心是懼將以自償其罪此則泰時之實不得已也

二十五日葬四條天皇于泉涌寺三月朔行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公相今出川策避方忌六日佐佐木信綱卒年六十二七日卽位除目停成功任官尋詔公卿議公事用度民部卿平經高曰建曆之制定賣官之具隨國之大小與貢之多少立分配之法尙以別

功濟公用者已爲定例而承久已來成功功程逐年零落人員無限連亂甚多今宜定其功程以防連亂且方今勦討功程甚減不宜下萬匹諸卿皆請與關東議定之鎌倉乃議勦討定爲萬匹式部丞諸司助兩職倍之但家人爲諸侍者不得望兩職於是大嘗會萬機旬等諸費及諸修造料皆募成功前後授官者一百餘人至寬元中成功增進一歲中任侍從內記監物彈正判事丞助允將監尉等官者不知幾百人初嘉祿中御座及加茂祭唐鞍等料募成功者各不過三五萬匹及此時各增至十餘萬匹時人嘆謂朝廷公事每先成功衰替亦甚矣十八日帝卽位于太政官廳時年二十三二十五日關白兼經罷以左大臣二條良實爲關白夏四月三日御太政官廳九日權大納言左近衛大將藤原實有罷權大納言九條忠家兼左近衛大將忠家教實之子也十二日還御冷泉萬里小路第二十五日遣使山陵告卽位五月二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二

八日行幸今出川第避方忌六月三日洪水十日以藤原結子爲女御實氏長女也十五日鎌倉執權前武藏守北條泰時卒年六十泰時幼名金剛答徒步出遊遇多賀重行重行不下馬賴朝聞而大怒謂重行曰禮者不可別老少因人而加敬焉如金剛非汝濟輩也重行昨稱無是事賴朝愈怒質問金剛金剛懼重行獲罪對如重行言賴朝嘉其能掩入過賜劔褒賞年甫十三召之幕府手親加冠名賴時後改今名及長寬厚詳雅識量過人施德惠整法令謙虛接衆爲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泰時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教庶樂業而自量涯分不登顯位又不爲宗親將士求官職每有除拜常懷抱損其進四位也召陰陽助安倍忠尙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宜禱神明以保寵錫因祭泰山府君於家庭有僧說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泰時曰廣財惠民何治安之有遂逐其僧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泰時不以權勢

自異常與諸將吏直幕府連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寐也每詣賴朝煩拜于堂下或曰盡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登豈死將軍乎每戒守護地頭不得佔勢奸職遭國司領家訴者召至六波羅按問不卽赴召啓狀鎌倉宿衛京師後期者展代償之身在鎌倉帶衛府內舍人而不服主事者入錢於官有差以清廉自處無聲色娛翫之好諸將士有教奇珍乃不悅曰諸君厚情將無以難得見況邪其價亦應不貲諸君雖富財出有用是既無益於我而諸君有取於人寧可以玩好相共處穢乎盡隨其價出價而止爾後無行貨者下總地頭嘗與領家爭租稅連關泰時親聽訟及共訴陳領家所言得要領地頭抵掌曰我負矣人笑其屈之速泰時曰我聽訟久矣縱令非理反覆論辨僥倖萬一是訟家之常態也前汝之所陳非全無其理一聞領家之言遽自屈伏亦可稱也感歎拭淚領家亦感之緩地頭逋負半泰時聞麥茅繕橋梁苟利於民知無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四

不爲三河本野原曠莫行人迷路泰時令土人植柳行旅得便民恩之如周人愛甘棠泰時愛民力不營土功家第牆版疎薄覓見室家或謂之曰築土牆設塹以備不虞如何泰時曰牆塹之設雖小舉勞民費力且我事君無失身家得全如失天命雖鐵牆何補之有聞者稱其有識見梅尾僧高辨嘗謂泰時曰吾國百代一姓皇祚尊嚴四海孰敢背者今君乃以一家之故破官軍陷皇城廢天子遷上皇流親王殺公卿上下惶駭哭聲滿巷古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君將何以償悖逆之罪泰時爲之悚然又謂泰時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原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莫不立愈世之爲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僞益作風俗日偷欲爲之治未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欲治其疾疾愈重治之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衆禍競起足下執政柄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行之奈衆不

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正則邪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能存之則人人慕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影影曲不正身而欲罪影其可得乎秦時語人曰我承乏爲執權獲免罪戾高辨之力也及卒都鄙無貴賤若喪父母焉子時氏時實時氏先卒時氏子左近衛將監經時嗣爲執權遂襲其官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型桀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教勤儉誠措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六

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如此況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譬如登高而呼不加疾也而聞者遠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山縣禎曰泰時行己之恭儉爲政之仁恕民服其化海宇致清寧世以賢稱之固宜矣然謂之仁人則否也昔者楚令尹子文事上而忠爲國忘其身賢大夫也孔門弟子疑其爲仁人焉而考其平日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是以聖人不許許其仁矣今察泰時所謀亦皆無非抑王室張霸圖之事則稱之曰仁人君子不許也

十七日雨水自五月雨至是月凍寒如冬秋七月朔鳥羽勝光明院火八日遣使大原法華堂追改顯德院稱後鳥羽院十一日追

尊所生源通子曰皇太后置國忌十三日先是金剛峯寺興院僧徒與傳法院僧徒爭鬭遣使禁止之至是興院僧徒燒傳法院復遣兵防遏之八月七日以將修陣座移內侍所於西中門廊九日立女御藤原結子爲中宮十四日陣座成奉安內侍所九月十二日新院崩于佐渡年四十六冬十月二十一日御禊十一月十三日大嘗十二月十六日始臨萬機二十七日前關白家實薨是歲

小笠原長清卒年八十一長清精于騎射後世相傳以爲矜式寬元元年癸卯春二月二十二日以後鳥羽帝忌辰原輕囚二十三日號準三宮藤原彥子曰宣仁門院二十六日改元三月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十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公經今出川第避方忌十三日藏新院御骨於大原法華堂側十八日雨雹二十三日鎌倉地大震是月痘瘡流行六月二十六日號準三宮覺子內親王曰正親町院二十八日以皇子久仁爲親王秋七月十五日避方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八

於土御門殿十七日幕府命北條政村等百四十六人遞番更直以充不時出遊從騎閏月二十三日以盡切劒失改鑄之八月十日立久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一條實經爲傳九月十八日陰明門院崩冬十一月五日大雪十二月朔講石清水宮五日行幸賀茂社十四日號準三宮暉子內親王曰室町院十八日慶珍皇寺晦白虹貫日足歲前攝政道家建東福寺以僧圓爾居焉圓爾姓平氏駿河人嘗與參議菅原爲長會太政大臣家實坐爲長世儒家常欲折圓爾家實曰今兩雄相遇勝敗可決圓爾曰久聞管公從事儒術是不爲長日然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摩以來二十七世雖強弩窮矢尚以系受得稱釋氏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爲長不能應退謂人曰我欲以道義相角彼以世系爲言我既陷重圍中正和中證聖一國師國師之號始此



二年甲辰春正月二十七日松尾山崩大井川竭二十八日以皇子宗尊爲親王以母睦不得爲儲貳帝意矜之三月十八日置御書所夏四月二十八日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辭職以其子賴嗣爲右近衛少將征夷大將軍時年六歲賴經之在職事權一出北條氏徒持空名耳自幼長於婦人之手舉措輒牽時日拘忌妄神施佛率無虛月嘗正月月食賴經以其辰宿皆值本命大惡之豫命僧隆辨等禳禱及期陰雲澍雨賴經大喜厚賞隆辨其拘忌多此類

山縣禎曰強臣專權大率利幼主是以自皇室之衰天子稍長則皆蚤禪位白河上皇以降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得久其職唯幼冲儲位焉已至於其廢逐主則專橫亦滋甚矣五月六日不豫時疫流行二十日減服御常膳六月朔關白良實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

罷左大臣十三日以右大臣一條實經爲左大臣內大臣兼司兼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九條忠家爲內大臣是日祈雨二十七日廷議國忌廢置秋七月二日地震有聲五日夜黑雲起西南五十道十八日置贈皇太后國忌於東寺二十六日遷閑院八月二十九日前太政大臣公經薨年七十四公經既與關東連姻而其女亦適關白道家生將軍賴經孫女一爲後嵯峨中宮一爲後深草中宮權勢薰灼一時無比嘗構佛堂於北山別莊名西園寺園地堂宇壯闊宏敞爲天下之壯觀因稱西園寺又稱今出川初太政大臣公季之後號閑院公經曾祖通季所乘車畫兩繪子孫傳之非閑院嫡宗不得用公經承而乘之時人呼曰兩繪大將冬十月十日雷十三日幕府禁四一半目勝諸博戲特許武士爲變陸十九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二十六日黑雲竟天先是石清水別當紀兼盛等爭鬪血汚寶殿十一月朔遣使中納言藤原顯親於石

清水宮奉幣謝汚寶殿三日鎌倉洪水二十日仗議紀兼盛罪十月十六日卜定磯子內親王爲齋宮二十九日行幸法性寺避方忌

三年乙巳春正月朔鎌倉雷九日幕府令西國諸社神職賜補神人假神威以侵略莊園動起獄訟囊令除本神人外停新補神人若猶不悛逮捕其身押送鎌倉十一日雷電二十一日鎌倉雷二十六日客星見踰月不滅二月朔地震九日避方忌於土御門殿二十五日免輕囚三月朔彗星見五日日薄蝕九日地震十七日白虹見二十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夏四月五日地震六日遠江守北條朝時卒有權略勢力過人稱名越氏七日地震十五日北野社神鏡無故而墜二十五日詔曰朕聞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雖堯舜禹湯之君謬謬契皐陶之臣君從諫而聖臣無諂而直社稷因茲安全寰海因茲靜謐朕以眇身謬備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二

首親勢萬機四年于此德不合天天頻示變化不合地地屢有震咨徵問至祥瑞不聞況亦希微空竭百姓凋弊熟思治績獨勞襟懷宜令參議以上各上封事凡厥法令不便政教不行各盡忠言勿有所諱二十八日地震五月三日避方忌於土御門殿幕府下令士庶訴訟下問注所之後吏員誘說不赴局及奉行人不親臨鞠問懸注辭對者處罪守謫地頭不應大波羅召至三者奪職八日地震十二日祈雨二十三日前左大臣藤原隆忠薨二十七日地震六月十三日如土御門殿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還宮二十日祈雨秋七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九日雨雹二十一日避方忌于六條殿二十六日地震大震流紀兼盛于伊豆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八月三日祈晴十一日地震九月十三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二十日蘭林坊壞冬十月八日原輕繫二十四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十一月五日鎌倉雷十五日兩月並出二十九日

稻荷上社火十二月六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二十日、鎌倉地大震、養和初、源賴朝奉下總下福田郷于香取神宮、以祈靈佑、明年又遣使奉幣、初藤原氏崇奉香取及鹿島神、號爲氏神、及其得志也、若其家女立爲皇后、及有新任大臣者、每必遣使奉神封及金銀白妙幣、朝服笏等物于二社、以爲恒例、崇皇后誕皇子、亦必禱焉、前後奉封于香取、多者十戶、少亦不下五戶、皆在下總、凡神領事務、亦爲藤原氏長者所處分矣、及鎌倉時、則地頭等輕侮神主、或橫奪田宅、抑留租稅、或貪賄賂、恣改補神宮、藤原氏不能制、令鎌倉糾正之、雖稍得安堵、然率不免侵牟也、迨寬元以後、神領在下總者、不過十餘村云、

四年丙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地大震、十一日、避方忌于六條殿、十五日、祈晴、十七日、行幸春日社、十八日、還宮、二十八日、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一條實經爲關白、二十九日、行幸冷泉萬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四

小路第讓位於皇太子、帝性寬易、慈仁愛物、朝野歸心、既賴北條氏之推戴、不敢自尊、朝廷大事、皆仰成鎌倉、辨內侍、左京大夫藤原信實女也、嘗視賢聖障子曰、撰本邦忠臣孝子而畫之、世人必有勵忠孝者、惜哉無撰之者、帝聞之、賜位階、其性度如此、

### 後深草天皇

後深草天皇、諱久仁、後嵯峨帝第三子也、母大宮院藤原始子、太政大臣實氏長女也、寬元元年六月十日、生、未閱月爲親王、八月立爲皇太子、三年十月、著袴、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受禪於前右大臣西園寺實氏、冷泉富小路第、以關白左大臣實經攝政、右大臣鷹司兼平、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九條忠家、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德大寺實基、並如故、二月七日、大原野釜鳴十三日、自冷泉富小路第遷關院、尊後嵯峨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三月四日以前、右大臣西園寺實氏爲太政大臣、十一日、帝即位於太

政官廳、時年四歲、十三日、修千日講、薦後白河後鳥羽土御門三帝冥福、十五日、行幸冷泉殿、二十三日、鎌倉執權武藏守北條經時病免、職弟左近衛將監時賴代之、二十八日、前參議菅原爲長薨、善書工和歌、練達朝廷典故、縉紳之士推爲國家重器、建保中、侍上皇談、貞觀政要、所著有文鳳抄、夏四月二日、地震、寬成親王薨、七日、雨霜、繼二十九日、多武峯基鳴、霖雨月朔、前武藏守北條經時卒、年三十三、經時善射、嘗敗于藍澤、注飽箭射熊、應弦而斃、泰時常愛儒人、謂經時曰、爲政在文、不可專用武、斷經時長吏事、世稱有祖父風、二日、三條坊門火避之、冷泉第三日、還關院十八日、鎌倉騷擾、甲士填巷、至曉乃定、二十日、鎌倉又騷擾、近國家人競至、時時賴從父越後守光時有寵於賴經、以故驕心漸萌、及時賴執權、光時不悅、以爲時賴於吾祖義時爲曾孫、吾親其孫也、密謀代、時賴襲其職、賴經亦預其謀、謀泄、五月十三日、行幸冷泉第、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六

避方忌、二十日、內大臣九條忠家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四日、鎌倉又騷、民爭運資財逃避、時賴發兵守中下馬橋、過將士入幕府者、夜半士咸擐甲揚旗、分入幕府及時賴第、二十五日、騷動弗已、時賴設兵戒備、賴經遣使時賴第、賴經拒不入、光時知不可免、剪髮遣時賴謝罪、二十八日、中納言藤原道良兼左近衛大將、良實之子也、六月四日、祈雨、六日、京師火延燒六角堂、因幡堂公卿第宅數十所、七日、前佐渡守後藤基綱前太宰少貳藤原爲佐、上總介平秀胤、前加賀守三善康持、坐光時事罷、評定衆、康持罷、問注所執事、八日、建仁寺火、九日、織部司火、十三日、時賴流北條光時于伊豆、朝時之子也、十七日、占多武峯墓有光、以旱赦囚、二十七日、行幸太政大臣實氏第、避祇園神輿、秋七月十一日、時賴逐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於京師、令三浦光村等護送、二十八日、至京師、光村近侍賴經、二十餘歲、甚被親愛、及辭京師、歎歎曰、臣必有

以報君也既歸鎌倉證徵兵其邑勸其兄前若秋守泰村反泰村知而不禁八月朔幕府以民部少丞三善康連爲問注所執事十七日以山科陵鳴遣使謝之冬十月六日鎌倉雷十日地震十三日時賴罷京師募兵二十日所晴二十四日御禊十一月二十日如太政官廳二十四日大嘗公卿議曰從前大祀兩所事所各給用度二十餘萬匹而今務從節約諸調度一切省略或流用舊物宜各給五萬匹因使諸國進正稅會以尾張播磨等國不進濟樂人護束等不能辨備乃命督促焉又徵用度於關東不肯應命而御禊用度已費徵物大半祭費不給太政大臣實氏特進四萬以補調乏其困弊如此二十七日鎌倉地大震二十八日還閑院十二月五日地大震九日太政大臣實氏罷十四日攝政實經罷左大臣十七日幕府下令守護地頭蔽匿惡少及博徒者奪職二十一日避方忌於太政官廳二十四日以前內大臣源通光爲太政

皇朝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七

皇朝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八

大臣右大臣鷹司兼平爲左大臣內大臣九條忠家爲右大臣大納言德大寺實基爲內大臣二十七日始臨萬機  
寶治元年丁未春正月十三日地震十九日攝政實經罷以前關白兼經攝政二十五日雷二十六日鎌倉雷二十九日鎌倉羽蟻群飛晦星流二月六日避方忌於記錄所二十八日改元三月十一日鎌倉海水赤如血十二日有大流星長五丈許如火焰自東北行西南十三日地震有聲十六日鎌倉騷擾十七日鎌倉黃蝶群集廣丈許長數丈老人曰聞承平有此怪而將門叛天喜亦有此怪而貞任叛今日恐有兵革夏四月二十五日日有彗卜石清水宮有煙氣北條時賴建後鳥羽帝神祠于鎌倉鶴岡西北山稱曰今宮五月四日避方忌于記錄所六日時賴以三浦泰村子駒石丸爲養兄十一日陸奥津輕郡海濱獲入魚陸奥海水紅如胭脂十八日鎌倉有光怪自西行東有氣如白旗二十六日祈雨初

三浦泰村爲評定衆及時賴秉政最被親遇常參預機事勳舊豪族多爲姻黨威焰赫然加以北條氏外家驕蹇縱橫陵蔑諸將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常往來鎌倉每有處分多被諮詢世呼曰高野入道是夏來府下數往時賴家已而謂其子義景孫泰盛曰三浦氏權勢無比汝輩不武恐他日不能與抗宜及今爲之計也五月十三日賴嗣妻北條氏死即時賴女弟時賴出居泰村家泰村弟光村益謀納賴經賴經父道家亦有所密囑光村索稅敢欲遂殺時賴泰村性緩猶豫不決二十一日或投匿名書於鶴岡曰泰村驕橫方命將處顯戮何不戒慎二十七日時賴猶在泰村家泰村族人悉聚託治具不敢出見時賴佐之夜聞鎗聲鏘然益疑之潛與近臣一人還家泰村大驚謝罪二十八日鎌倉騷擾時賴夜進人謁泰村家光村等方取兵器於安房上總采地海船競至時賴知其有謀六月朔遣佐佐木氏信諷諭泰村泰村

皇朝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七十九

皇朝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

曰吾兄弟叙正五位下爲數國守護食莊園數萬町一門盛滿極矣物議沸騰亦不爲無由譏黨得無乘之耶氏信還報曰弓箭填室鎗槓滿旆時賴密爲之備二日近國將士競至鎌倉守時賴策時賴閉門不納泰村族遠江守盛連帥諸子屬時賴先入在第三左衛門尉盛時後而至踰牆直入矯捷如飛時賴賞以鐵甲三日或投匿名書於泰村家曰頃物議紛起卿知其故乎禍將及卿卿其備之泰村毀之曰惡我者爲之耳乃遣使謝時賴曰聞道路之言如關泰村者泰村非敢有異圖但家兵來聚所以招物議即見尤怪請速放還之若別有所討請以衆從時賴慰諭還歸而泰村意猶不安日夕患之四日諸國將士益聚鎌倉毛利季光泰村妹夫也甲士環其家如堵牆時賴令將士散還關政泰亦泰村妹夫也將還常陸途聞泰村見殺又至鎌倉季光妻夜至泰村家謂泰村曰幕議將殺兄兄速爲之備妾夫妻必論之援兄五日鎌倉益

騷擾時賴遣使諭泰村欲戢兵士又遣平盛時遺書曰頃者人情疑懼而幕府曾非有討足下之議請速解疑勿忘往日之歡因申之以誓辭盛時亦口說辭和之意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其妻賀進食泰村一嘆未能下安達景盛謂義景泰盛曰和議果成彼益侮我我欲抗之適足取禍汝等急擊勿失泰盛帥眾大賊進攻泰村時始急防之比盛時還報兵既交時賴謂事既至此勢不可遏令北條實時警衛幕府追弟時定擊泰村毛利季光將赴幕府妻挽其鎧袖曰舍若州而與北條氏不顧平生之言唯勢之視豈武士之所為哉季光乃援泰村萬年某馳報時賴曰毛利入道叛矣時賴廻令眾縱火泰村隣家適南風暴急泰村不能支舉族走法華堂光村帥兵八十餘陣永福寺遣使謂泰村曰此地要害請速來守泰村報曰吾今縱據鐵城決無生理等死則死於敵將軍影像前耳汝宜來會光村猶欲戰強之不聽光村不得已出寺道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二

過二階堂行義二階堂行方甲斐前司泰秀等兵光村力戰奮陣而過竟得入法華堂追兵大至泰村從士拒戰移時矢盡力屈宗族列座賴朝像前修法華證光村忿然曰前將軍時受禪定殿下密囑決意舉事則大權將歸我家顧吾兄狐疑所以取今日之禍悔無及矣欲縱火自焚泰村止之曰無益于事徒取不忠之名不可為也光村乃以刃劈面謂旁人曰吾面貌猶存否遂自殺泰村歎曰吾家自大介以來世有忠勳北條信讒一旦翦滅冤亦甚矣然先人執事冤殺頗多安知無餘殃乎於北條何怨也乃號哭與駒石丸及季光等二百七十六人及其兵士二百餘人皆自殺泰村及季光宗黨蔓衍連坐者甚多泰村有九子長景村次景泰其餘七子尚幼皆與父同死三浦氏亡唯遠江守盛連族以歸北條氏得存時賴令諸國守護地頭就所在索捕泰村親黨

論贊曰泰村納弟光村之言謀殺北條時賴而畏尾反為所乘

雖由安達景盛之激變然觀光村臨死之言則攝政道家蓋有所密屬焉遂以優柔不斷陷於禍害舉族殲於法華堂而咎義村嗜殺之過不亦悖乎

七日時賴遣大須賀胤氏東來迎擊泰村妹夫千葉秀胤父子於上總一官館秀胤積薪炭環其家縱火自殺弟時常稱殖生二郎初父常秀割殖生莊與時常常秀沒後秀胤奪之由是兄弟有隙聞秀胤有難赴之同死時人義之三浦氏之誅有告道家會略泰村等以滅北條氏代其職者時賴聞之不詳究九日赦罪囚十日地震有聲十三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富小路第避祇園神興十四日還宮十五日又赦囚二十三日以山科陵鳴動遣中納言藤原良教謝之二十九日先是結城朝光薨髮名曰阿還居下總泰村之亂出兵援幕府是日至鎌倉見時賴語及其事因叙與義村有平生之舊哀惜淚下且曰我若在鎌倉不使泰村至此極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四

賴稱其忠厚及論將士功僉謂朝光不宜賞也時賴以為朝光失言適足見其忠朴今以微嫌不賞勳舊恐虧政體乃賜小烏莊夏旱秋七月八日北方有赤氣如野火白氣數道交其中蔽北斗須臾滅是月北條長時來居六波羅北方北條重時還自京師為連署先是重時鎮六波羅北方時賴欲召之三浦泰村止之至是召至並執權八月二十八日法勝寺阿彌陀堂火九月朔鎌倉大風發屋二日又大風二十四日御記錄所二十八日前內大臣源定通薨冬十月八日鎌倉地大震十一月二十日赦禁西海民囿於宋國二十六日又震二十七日幕府禁守護地頭擅履頃畝橫飲百姓二十九日地震十二月二十一日東一條院崩后天資莊重寡言善和歌及筆承久胤後屏居山莊居常懷然詠和歌以寓懷二十九日幕府改大番交替之期為三月令小山遠山島津葛西中條隱岐結城千葉宗戶足立後藤伊東佐佐木三浦名越秋田



大友天野信濃、宇都宮等二十二人各爲一番守衛京師、尋又幕府以諸國家人或有不順、守護總領者、諭令後宜奉命供役、不得濫越法制、恣意自由、是歲用大藏卿藤原定嗣言、停御更衣御座、加茂祭唐鞍最勝講御座等料、募成功、使諸司諸國進之時、成功以見濟爲急、故行事官任意定數、其價太賤、輒貢尉七八百匹、兵衛尉四五百匹、省丞二三百匹、是以成功亦有名無實、定嗣又奏定其功程、

二年戊申春正月十七日、太政大臣通光罷、十八日、通光薨、三月九日、內大臣德大寺實基罷、右近衛大將十日、權大納言土御門通忠兼右近衛大將、通光之子也、夏四月二十九日、幕府定市中商戶色數、五月十五日、幕府下令、主從爭訟、不論曲直、理官不受、兄弟爭訟、不得引父母爲證、十八日、安達景盛卒、六月九日、相模河水赤如血、十五日、常陸雨雪、十八日、上中宮號曰大宮院、鎌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六

微雪、秋七月十日、幕府下令將士質莊園借貸、未償而死、仍傳其地妻或子者、令妻子附其半於債主、若文契既載其子之名字者、令債主悉有其地、又禁婦人不依夫命擅葬他人爲子、先是定盜竊輕重之科、其輕科使犯民僭贗物至此、下令再犯者處重科、秋八月八日、尊前齋宮曦子內親王曰皇后、二十三日、左近衛府火、九月七日、鎌倉黃蝶群飛、八日、大風雨水、春日社鳥居倒、十日、陸奥津輕郡海濱獲人魚、十九日、鎌倉黃蝶又群飛、廣數丈、冬十月二十一日、上皇幸春日社、二十二日、內膳司火、庭火釜焚、是月山城盜起、十一月二十三日、幕府禁問注所吏員廢局、務作燕遊、違者除仕籍、閏十二月十二日、行幸今出川殿、避方忌、幕府以諸國地頭侵牟國司領家、下令禁約、本補一依舊例、新補必循率法、據國司領家檢注帳處分焉、不得爲奸、臘二十八日、改鑄庭火釜、是歲武田信光卒、年八十七、信光爲賴朝所寵、異常侍左右、三兄

皆以罪失、邑惟信光承武田氏之宗、信光錄習弓馬、通習笠懸犬、追物流鏑、馬儀世稱信光及小笠原長清、海野幸氏、望月重隆、曰弓馬四天王、信光嘗授射於時賴、情好款密、至是時賴爲建寺于甲斐市川莊、

建長元年己酉春正月十五日、長仁親王薨、二十三日、多武峯墓鳴動、二十八日、行幸攝政直廬、避方忌、二月朔、閑院火、帝避之冷泉宮小路第二日、以閑院火廢朝三日、三月三日、祈晴五日、避方忌于六條殿、十八日、改元、詔赦免寬元二年以往調庸未進、給穀賜物有差、二十三日、京師大火、延及蓮華王院、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行幸今出川殿、避方忌、秋七月六日、不豫、二十日、追稱佐渡院爲順德院、八月十四日、以皇弟恒仁爲親王、延曆寺青蓮院僧徒遷日吉神興於中堂、訴四天王寺別當職屬園城寺、十九日、前太政大臣公房薨、九月五日、日吉神興歸座、冬十月八日、定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八

沽價法、二十一日、上皇幸春日社、十一月十五日、觀上皇子富小路殿十二月、幕府置引付衆三番、每番置頭、以評定衆爲之、參決訟獄、北條政村、北條朝直、北條資時、以評定衆兼引付頭、是歲播磨伊和社火賀茂社金花生、東大寺大佛鳴動、太神宮戶不開、二年庚戌春正月十一日、朝仁親王薨、十三日、下野雨麥、二十七日、鎌倉雷、二月四日、御裳濯川紅一日、夜、是月、時賴勸賴嗣、講習文學、武藝、選師範侍左右、簡俊秀子弟同學、三月朔、卜豐受宮遷宮、遺瑠璃盃及西寶殿汗血、四日、遷權中納言源通成于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一日、上皇幸熊野、夏四月二日、造閑院、四日、上皇還自熊野、二十日、幕府禁夜行、執弓矢及卑賤者帶刀、二十五日、又禁家臣無本官、直任兵衛尉、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太政官直廬、二十七日、內大臣德大寺實基罷、五月十七日、以大納言源具實爲內大臣、通具之子也、六月十三日、下沽價法、霖秋七月

十三日、課試十八日、鎌倉地連震冬十月十三日、觀上皇子鳥羽殿十一月二十四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土御門通忠薨二十入日、內大臣源具實罷、幕府下令頃者游手浮浪之民、假名於變陸陰爲賭博常陸下總陸奥殊甚、自今局戲除圍若之外、一切禁絕乃命穴戶家周千葉賴胤等糾察之、十二月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道良爲內大臣、實之子也、二十三日、藤原道良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四日、大納言花山院定雅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西園寺公相兼右近衛大將、定雅忠經子、公相實氏之子也、是歲、賀茂別雷社戶鎖不開、金峯山鳴動、

三年辛亥春正月二日、式乾門院崩十九日、地震、二十日、有鳥數十集諏訪社而死、二十七日、以皇弟省仁爲親王、二月六日、鎌倉雷十四日、熊野神倉火、十七日、行幸今出川殿、二十七日、熊野本宮火、三月六日、武藏淺草寺有物如牛、見者卽死、二十七日、上上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

皇準母皇后號曰仙華門院、二十八日、避方忌、夏四月十九日、上野赤城山自焚、二十日、幕府令地頭處分國司領家年貢、宜依實辨濟若過稅期、本所訴之者、據其所訴論決、二十三日、鎌倉雨水霖、五月十二日、行幸大納言藤原隆親第、避方忌、十九日、大風破廬舍、六月五日、有赤雲見南方、二十七日、閑院成、徙御焉、是月、鎌倉寒如冬、有冰、秋七月十八日、鎌倉雪、二十六日、又雪、八月三日、造法勝寺阿彌陀堂、是日、鎌倉雪、五日、行幸大納言藤原隆親第、避方忌、十日、造蓮華王院、九月十七日、地震、閏月十四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一條第、避方忌、十七日、上皇幸實氏吹田別莊、冬十月二十三日、鎌倉雷、地震、是月、權大納言藤原爲家上、繼後撰和歌集、十一月八日、北條時賴創建長寺於鎌倉、初宋僧道隆來、出鎌倉、至是時、賴營神林居焉、十三日、號準三宮、種子內親王曰永安門院、十二月五日、鎌倉曙、九日、始讀孝經、前將軍賴經謀

滅時賴聚兵京師、應者頗衆、事未發、二十六日、佐佐木氏信連長久連、偕了行等、時賴命鞠之、悉得其情、誅久連等廢賴嗣、

四年壬子春正月七日、鎌倉又擾十一日、鎌倉雷、二十七日、鎌倉海水赤如血、二月朔、日有食之、五日、修五壇法、禱國家平安、二十一日、前攝政道家暴薨、年六十、稱光明峰寺、又東山入道、關白之薨、世稱其不哀死云、其日、錄曰、玉榮二十八日、鎌倉海水赤如血、北條時賴請迎上皇第二子三品宗尊親王、鎌倉、上皇許之、夏四月朔、以宗尊親王爲征夷大將軍、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三日、時賴逐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于京師、晦、幕府引付增二番爲五番、二階堂行盛、秋田義景以評定衆、兼引付頭、六月八日、宣明門院崩、十三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富小路第、避祇園神興十四日、還宮、秋七月二十日、右大臣九條忠定罷、以內大臣藤原道良爲右大臣、大納言花山院定雅爲內大臣、二十三日、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倉地大震、九月晦、幕府以旱禁鎌倉及諸國沽酒、椎破壺甕三萬七千二百七十餘口、冬十月三日、攝政兼經罷、以左大臣鷹司兼平攝政、十四日、幕府頒令、掠略子女及盜牛馬至三次、罪及妻子、放火準強盜殺害及傷止、抑其身盜竊雖小、至兩次抵罪、入妻者納錢贖、十一月三日、左大臣兼平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右大臣藤原道良爲左大臣、內大臣花山院定雅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公相爲內大臣、十八日、雷、十二月十六日、鎌倉日有珥、五年癸丑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于閑院、二十六日、謁石清水宮、二十七日、還御鳥羽殿、二十八日、觀上皇二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三日、行幸賀茂社、鎌倉大風雷、二十一日、有光怪、二十五日、慶石清水大塔、鎌倉地大震、三月十二日、大隅八幡宮火、十三日、上皇大宮院幸四天王寺、二十四日、右大臣花山院定雅罷、左近衛大將夏四月八日、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相轉左近衛

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基兼右近衛大將公基實氏之子也二十  
五日幕府令鎮西守護地頭家人勿背大波羅命五月十三日祈  
雨二十日避方忌于四條殿二十一日延曆寺東塔五佛院實相  
院火六月十日鎌倉地大震十三日如上皇宮避祇園神興秋七  
月十二日下新制十八條二十三避方忌于四條殿八月十一  
日祈晴二十八日僧道元寂姓源氏京師人如宋學曹洞宗旨歸  
朝之後始唱之開越前永平寺居之九月六日避方忌十四日鎌  
倉雷十六日鎌倉地震十七日地震冬十月十一日幕府定薪炭  
批糧價及禁強買又材木尺寸不如法命奉行人定其寸法及沽  
價十三日西國地頭所收租稅多不依本司之法侵漁百姓下六  
波羅禁之二十一日行幸今出川殿避方忌十一月五日丹生王  
子寶殿火八日攝政兼平罷太政大臣二十四日以前內大臣德  
大寺實基爲太政大臣十二月朔省試二十日上皇慶法勝寺阿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四

彌堂二十二日車駕臨幸是歲僧日蓮始倡法華宗日蓮安房人  
居者子其母夢日在蓮上有身生日蓮因以爲名幼而明敏年十  
二從僧道善學真言十六薙髮周游諸國經歷延曆園城興福東  
寺博學諸宗受神道於吉田兼益是時從鎌倉始誦南無妙法蓮  
華經七字新創一宗誣誑諸宗有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  
國賊等說

六年甲寅春正月九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北山別業避方忌  
二月十一日太政大臣實基罷十七日行幸內大臣西園寺公相  
今出川第避方忌十九日地震二十四日前上野介結城朝光卒  
年八十七三月晦避方忌於記錄所夏四月二十九日幕府諭西  
國地頭本補新補皆宜循舊規守率法不得設新例爲奸濫又幕  
府定遣宋船員限五艘霖雨五月朔宗尊親王視相撰講武也十  
一日地震二十六日避方忌於記錄所六月十三日行幸今出

川殿避祇園神興十四日還宮十七日震東大寺敕封寶藏秋七  
月朔鎌倉大風壞廬舍傷穀稼五日遣使檢東大寺寶藏二十三  
日行幸今出川第避方忌自六月不雨至是月八月三日以皇弟  
雅尊爲親王十日鎌倉白虹見冬十月四日鎌倉雷十一月十日  
內大臣西園寺公相罷左近衛大將十一日右大臣花山院定雅  
罷二十一日足利義氏卒年六十六義兼之子也義氏善和歌賴  
經屢與義氏燕私時臨其家特加優崇十二月二日以攝政兼平  
爲關白二十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冷泉第避方忌二十三日  
幕府令評定衆大名外禁僕從騎馬減從者員二十五日以前大  
臣西園寺公相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基爲內大臣  
七年乙卯春二月十日三品雅成親王薨于恒馬三月八日上皇  
大宮院幸熊野夏四月朔上皇大宮院至自熊野十二日內大臣  
右近衛大將藤原公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親兼右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六

近衛大將公親大納言實親之子也二十四日祈雨是月男山鳴  
動六月十三日行幸富小路第避祇園神興十五日有大流星自  
西北東北行秋七月二十五日有群狼出七條堀河壞廬舍八月  
二十八日震法勝寺九層塔冬十月十九日行幸春日社二十一  
日還宮十二月四日內大臣藤原公基罷左近衛大將十三日權  
中納言近衛基平兼左近衛大將兼經之子也

康元元年丙辰春正月朔避方忌於太政官直廬二月七日號準  
三宮體子內親王曰神仙門院二十一日北野社神體自墮有光  
二十九日鎌倉雨水三月十一日連署北條重時罷二十日六波  
羅北方北條長時罷二十三日以北野宮寺訴流檢非違使章國  
於越前晦幕府以北條政村連署夏四月北條時茂來居六波羅  
北方六月二日先是下野陸奥盜賊蠱起劫掠行旅至此幕府令  
二國地頭所在置兵士備竊發稽緩縱賊者奪其邑十三日行幸

冷泉第避方忌十四日還宮石清水宮鳴動黑雲覆社有流星錄倉光怪晝見初如白鷺既而如火後如白布秋七月三日大宮殿成上皇徙御焉八月六日錄倉大風雨水山崩人死十一日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薨年三十九十七日盜火粟田宮是月赤斑瘡流行踰月不止九月五日帝患赤斑瘡二十四日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薨年十八二十五日帝疾瘳雅尊親王薨晦三善康連因疾辭間注所執事子康宗代之冬十月三日康連卒五日改元十一月十八日錄倉實二十二日錄倉執權相模守北條時賴有疾辭職削髮法名道崇號學了坊嘗創最明寺於山內至是退居養病以長子時宗猶幼委其職於重時子武藏守長時攝執權事猶參知軍政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詣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盞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度視碟有殘醬取而佐酒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七

其儉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遺年早時賴發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島祠其束載之牛渡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倣北條公萬事邪眾聞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盡渡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食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渡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爲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圓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模公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模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晝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拾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哺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八

斬藤綱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錄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  
山縣順曰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敬服者二人焉吏治則青砥藤綱將略則楠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泰時時賴勇武智略如甲越二氏繼田豐臣二公豐勳丕績垂於青史炫乎萬世然其所爲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綱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茫茫宇宙能幾人歟千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欽仰感慕哉  
二十三日以藤原公子爲女御實氏第二女也十二月十九日錄倉實是歲關東雨水  
正嘉元年丁巳春正月二十九日立女御藤原公子爲中宮二月九日幕府令九州嚴陸海防備十日太政官廳火二十八日大宮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二百九十九

殿火三月二日造太政官廳十四日改元二十日上皇幸金剛峯寺閏月二十五日雨灰夏四月十三日三條坊門殿成上皇徙御焉五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八日錄倉地大震六月十三日觀上皇于三條坊門殿是月旱秋七月五日承明門院崩八月朔錄倉地大震二十三日錄倉地大震有異山崩地裂水涌火出越月不止冬十月十三日錄倉實十九日以皇弟貞良爲親王二十六日三善康持卒十一月八日右大臣西園寺公相罷錄倉地大震二十六日以內大臣藤原公基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洞院實雄爲內大臣實雄實氏之弟也十二月二十四日幕府置廂衆選將士五十餘人更番宿直幕府以左近衛少將藤原能清侍從藤原雅有等朝官六人爲番頭先是以其疑於上皇官警衛遣使京師請之敕許之賜以御書  
二年戊午春三月九日行幸富小路殿十日還宮二十日上皇幸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三百



金剛峯寺夏四月十三日、上皇所居大炊御門殿火、十七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詣關院、訴園城寺建戒壇、棄神輿而去、五月朔罷園城寺建戒壇、日吉神輿歸座、四日、住吉社第一寶殿鳴動、六月十三日、避祇園神輿於三條坊門殿、是月、霖、鎌倉寒如冬、秋八月朔、大風、傷穀稼、安嘉門倒七日、立皇弟恒仁親王爲皇太弟、太弟最爲上皇所鍾愛、故得立、二十八日、有大流星東南行、九月二十一日、諸國盜賊蠭起、流劫郡邑、幕府下令諸國守護追捕之、冬十月二十二日、右大臣藤原公基罷、十一月朔、以內大臣洞院實雄爲右大臣、兼皇太弟、傳權大納言近衛基平爲內大臣、十二月十二日、鎌倉貢十六日、又雷、是年、穀稼不稔、

正元元年己未、春正月五日、行幸押小路殿、避方忌、九日、行幸法勝寺觀修正、十五日、前右大臣大炊御門師經薨、三月五日、大宮院慶大藏經于前太政大臣實氏北山別業、帝上皇臨焉、禁諸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三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二千三百二

殺生三日、九日、還宮、二十六日、改元、是春、疫癘流行、夏四月十一日、日吉十禪師社火、五月四日、前關白兼經薨、稱阿屋、二十二日、閑院火、帝避三條坊門殿、二十八日、自三條坊門殿遷御富小路殿、是月、一條壬生有小尼食死人、秋八月十一日、大宮殿成、上皇徙焉、二十二日、觀大宮殿、二十八日、皇太弟加元服於大宮殿、晦、遷御富小路殿、冬十月、不豫、十一月朔、日南至、八日、左大臣藤原道長薨、十四日、以前右大臣西園寺公相爲左大臣、十五日、遷居萬里小路殿、二十六日、帝讓位於皇太弟、初帝多病、上皇聽政、及太弟生、促帝遜位、讓位固非其志、

龜山天皇

龜山天皇諱恒仁後嵯峨帝第六子後深草帝同母弟也建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生八月爲親王五年十月著袴正嘉二年八月立爲皇太弟正元元年八月冠十一月二十六日皇太弟受禪於冷泉宮小路殿關白兼平左大臣西園寺公相右大臣洞院實雄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近衛基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三條公親竝如故十二月二日尊後深草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後嵯峨上皇曰一院一院聽政院中十九日上中宮號曰東二條院二十八日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一是歲自春及夏京師諸國疾疫餓殍盈道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

文應元年庚申春正月四日太政官下符園城寺許建戒壇六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建園城寺戒壇棄神輿而去遷之祇園社十四日鎌倉雷十九日追奪戒壇官符二十日幕府置早晝番以少壯曉詠歌蹴鞠管弦書及弓馬等藝者爲之二十一日神輿歸座二十三日幕府下令諸國禁殺生於六齋日及二季彼岸二月三日延曆寺僧徒謀燒園城寺幕府令六波羅遣兵備之三月七日貞良親王薨十四日日色赤十五日又赤二十四日遣使山陵告卽位二十五日鎌倉地震夏四月十二日一院所居大炊御門殿火十三日改元六月朔鎌倉大風雨水山崩人死十五日一院建豫秋七月二十一日仙華門院崩八月五日鎌倉地震大風雨破屋冬十月二十一日御禊十一月十六日大嘗鎌倉雷十二月二十一日始臨高機二十五日以洞院信子爲女御實雄長女也幕府以大番供役恣徵錢貨役人馬人民疾苦定制大

番役該催每段錢三百文每五町官駄一匹丁二人自外一切禁止不得增加是歲宋僧普寧來北條時賴居之巨福寺待過優渥弘長元年辛酉春正月六日鎌倉雷十二日盜裂孔廟七十二賢畫像二十三日內大臣近衛基平罷左近衛大將二月五日權大納言鷹司基忠兼左近衛大將兼平之子也八日立女御洞院信子爲中宮二十日改元二十五日幕府先是每驛置二廂備急報而將士到鎌倉者矯命擅用或至發數疋至此令六波羅非有變故不得輒發馬遞又禁將士役丁夫運私物復驛長給日食二十七日左大臣西園寺公相罷二十九日幕府令關東諸國神社佛寺薦享不懈繕治及時修橋梁掃街衢禁將士屋舍騷從踰制僧徒裹頭往來里巷念佛僧會集婦女棄病夫孤兒及尸骸於路三月五日幕府以訟獄壅滯召引付家督責之徵評定衆及引付衆誓書八日號準三宮義子內親王曰和德門院二十七日以右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六

臣洞院實雄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基平爲右大臣大納言三條公親爲內大臣夏四月二十四日關白兼平罷二十八日日有暈二十九日以前關白貞實爲關白五月十二日幕府流僧日蓮於伊豆六月二十日以西園寺瑄子爲女御公相女也二十二日三浦義村子僧良賢稱大夫律師與家村子駿河八郎及泰村女野本尼密謀欲滅北條氏以報讐事覺被捕斬秋七月七日出雲杵築社鳴動八月二十日改中宮爲皇后立女御西園寺瑄子爲中宮九月朔一院與大宮院東二條院俱幸興福寺五日置赤山權現祭八日一院還宮二十三日內大臣三條公親罷右近衛大將二十六日大納言大炊御門冬忠兼右近衛大將家嗣之子也冬十一月三日北條重時卒號極樂寺赤橋祖也七日鎌倉雷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左大臣西園寺公相爲太政大臣二十八日熊野那智山火

二年壬戌春正月五日宣仁門院崩八日避方忌于五條殿二十日內大臣三條公親罷二十六日以權大納言爲司基忠爲內大臣三月二十七日觀一院於鳥羽殿夏六月十三日避祇園神輿于萬里小路殿十四日流左衛門尉大江賴重於太宰府二十一日日吉八王子社火是月幕府減引付衆爲三番秋七月二日太政大臣公相罷十三日內大臣爲司基忠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大炊御門冬忠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通雅兼右近衛大將通雅定雅之子也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僧親靈寂年九十一親黨初名範安爲平願寺祖著妻生子至孫如信嗣絕後有範弟範綱曾孫宗昭爲子其派自是而滋矣十二月四日下定愷子內親王爲齋宮三年癸亥春正月十七日鎌倉有光如火經日不滅二月十三日觀一院于龜山殿十九日還宮三月二十日左大臣洞院實雄罷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八

夏六月二十六日宗尊親王聽講帝範秋七月二十七日號準三宮綜子內親王曰月華門院八月六日宗尊親王讀臣範十二日以前左大臣一條實經爲左大臣十四日京師諸國大風發屋傷稼二十五日宗尊親王以十月將入朝豫令諸國每田五町課二夫一遞畝田一段百錢而以大風年穀不登輟之還課錢二十七日鎌倉大風九月十日幕府禁民間用切錢十二日鎌倉大雷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前相模守北條時賴卒年三十七時賴在職一守貞永式目遵賴朝父子舊制士庶然悅服天下稱治矣一日諏訪某視伊具四郎從鶴岡歸射殺之於途時昏黑不知主名執諏訪者問備至久之不能決時賴召諏訪屏人謂曰伊具遭害主名久不立然汝家僮言事出於汝府議既決汝死而今雖同避多端不可得也宜以實告則更得生路諏訪感泣自首曰伊具前掠奪僕邑故僕報怨也遂命梟之時賴能務察民瘼嘗戒西國地頭

不遵舊規侵奪公私租賦者令六波羅禁遏之莊園之治稍有可觀者時賴既解職恐諸國吏或有挾私害民者身自就服陽爲遊僧間行四方潛察風俗有人抱冤結者就問事狀乃云我嘗仕鎌倉爲子訴焉自作書與之曰持到鎌倉其人從之宛遂得解行抵攝津離波浦日暮投宿其家屋壁傾頽有老尼獨居躬親爨炊進飯時賴見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潛焉垂泣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喪夫失子門戶殄瘁遂爲人所奪無所告訴孤棲二十餘年財保殘軀而已時賴憫之及歸鎌倉命復其舊邑其餘所歷之地察問辨毀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自脩飭風化歸厚戶口豐安時賴深信禪教粗通其旨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打破大道坦然後深草上皇遣使弔喪諸將士無親疎悲慕慟哭難髮者甚衆至下令諸國守護禁難髮者其得土心如此嘗上書將軍賴朝勸其兼講文武乃擇縫殿頭中原師連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十

達義景小山長村等數人置賴朝左右以備顧問爲貞觀政要一部裝而進之屢試將士騎射校其能否時賴母安達氏秋田城介景盛女也稱松下禪尼嘗爲時賴設食兄義景來助治具尼方手裁小紙糊補紙格義景請命人爲之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之省勞尼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破宜修補之欲使兒輩知此意耳人謂時賴克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母教之使然也子時宗嗣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願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耶能之太耶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至是嗣時年十三外舅安達泰盛參與軍政論贊曰世謂時賴爲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爲非爲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賴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間人耳夫天下之大郡國之廣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

偽哉然舉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壤納微屨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體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爲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賴推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賴在職之日能得人材如此豈謂不急於求賢哉

青山延于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內又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倣之哉山縣禎曰時賴繼泰時之遺緒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權此其所以承父祖之遺意而經營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一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一十二

時賴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賴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二十四日熊野本宮火是歲罷五節風流柳

文永元年甲子春二月二十八日改元三月二十三日先是前權大納言藤原實藤殺延曆寺宮仕法師僧徒請流實藤又訴四天王寺別當職承嗣園城寺朝議不決至是僧徒自火講堂四天王院戒壇院常行堂法華堂等二十五日僧徒奉日吉神輿入皇后二條東洞院及一院新院宮官兵拒之僧徒棄神輿而走二十六日遷神輿於祇園社二十七日流藤原實藤於淡路四天王寺別當職改屬延曆寺夏四月十三日有羽蟲起自日吉社十五日小比叡社寶殿震動十七日八王子寶殿震動十八日神輿歸座五月二日延曆寺僧徒燒園城寺戒壇堂塔房舍悉亡修日吉小五月會參河守平敦朝以成功造七社神輿納之本社武士戎裝扈從延曆寺僧徒亦皆擐甲帥社司迎於大宮樓門前讀祝然後安

之神殿僧徒託神事以示狂威如此六月二十六日彗星見東北

光芒亘天連月不滅二十七日震金峰山藏王堂災秋七月晦春日山鳴動是月北條長時罷八月十一日北條政村攝執權事北條時宗連署北條時輔來居六波羅南方九月十日前內大臣藤原家良薨冬十月二十六日一院新院幸日吉社二十七日兩院還宮是月幕府以北條實時安達泰盛爲越訴奉行是歲幕府令諸國百姓穫稻後種麥其田領主等隨即課稅理不當然備前備後多有此例爾後宜禁止令百姓專其利又農月不得私使百姓但領主耕田養蠶等服役爲例者不在此限流僧日蓮於佐渡先是弘長三年赦歸鎌倉居名越時有人告時賴曰日蓮誹謗諸宗咒詛幕府時賴命吏逮捕置于地牢飲食澁穢共在一所將斬之日蓮曰爲弘法遇此難不足患也時宗減死一等處流二年乙丑春正月朔日當食雨不見二十日鎌倉雷二月十二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一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一十四

筑前宮崎社火二十八日祈晴三月九日鎌倉地大震夏四月十八日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一條實經爲關白五月七日從御大宮殿冬十月二日無品幸仁親王薨五日關白實經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近衛基平爲左大臣內大臣鷹司基忠爲右大臣大納言大炊御門冬忠爲內大臣十一月大炊御門冬忠罷左近衛大將八日權大納言一條家經兼左近衛大將實經之子也十二月十日彗星見至明年正月二十六日權大納言藤原爲家上續古今和歌集

三年丙寅春二月朔鎌倉雨泥三月五日鎌倉雷雨雹大如李七日一院幸日吉社是月幕府罷引付衆令問注所聽斷訟獄夏四月二十二日宗尊親王疾使僧良基禪之而不徵藥府下頗有物議兵士四集二十七日帝一院新院慶蓮華王院六月十九日召還前權大納言藤原實藤於淡路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素親近



宗尊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宗尊不之知至是謀漏是日良基奔高野山絕食而死二十四日鎌倉地震良基黨嚴慧亡命二十六日鎌倉騷擾秋七月朔將士競至守北條氏第幕府近臣稍稍出留侍者五人而已北條時宗與政村實時及安達泰盛等議竟廢宗尊立其子惟康四日遂宗尊于京師二十日宗尊入京師處六波羅北方上皇遣左少辨藤原經任伺北條氏意知其無他故乃安於是宗尊得徙承明門院土御門故宮始與上皇及母準三宮相見焉二十四日以惟康王爲征夷大將軍時年三歲

論贊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爲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資緣攀附欲圖北條氏者時賴忠之其意以爲後醍醐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爲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賴之謀而將士犯以構變動輒離幕府故宗尊久時相繼廢黜惟康守邦並以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十六

世王隆爲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虛變可謂周密矣八月十八日大風雨明堂陰陽寮守護社延曆寺諸堂多壞西國被害殊甚冬十一月十六日一院幸春日社

四年丁卯春正月十九日內大臣大炊御門冬忠罷二月二十三日權大納言一條家經爲內大臣夏五月初日當食雨不見十九日盜入大學寮裂孔子十哲畫像遣使檢之二十三日修如法經十種供養原輕繫六月十三日避方忌于三條坊門殿秋八月十三日卜齋集內侍所十九日知仁親王薨九月十四日一院幸四天王寺是月諸國大風冬十月十一日免輕囚十二日前太政大臣公相薨性急寡恩及葬爲妖術者發其冢祈首去云十二月九日關白實經罷以左大臣近衛基平爲關白

五年戊辰春正月朔高麗國王植使其臣潘阜來筑前奉蒙古及高麗書于太宰府附使獻方物太宰府致其書鎌倉十四日京師

大火二月三日三島社火六日北條時宗進蒙古高麗書京師蒙古書曰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尙務講信脩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還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難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便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意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高麗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爲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十八

辭其旨殷切茲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朝野大駭於是時宗令濱海曰蒙古凶心覬覦上邦宜戒嚴以備不虞矣二十五日奉幣二十二社禱頭蒙古難三月議蒙古事徵諸道勘文或曰宜修復書或曰宜斬其使終詔參議皆原長成草答書下之鎌倉時宗以爲牒狀多失禮真如不答覆奏陳其不可抑而不遣潘阜留太宰府者五月不得報而還潘阜潛偵伺沿海要害之處而去議者謂使彼生還是放虎也高麗遣使於蒙古報中國却使者之狀忽必烈遣其臣黑的股弘於高麗讓曰卿言不足信所謂日本不納者安知其非託言風濤中道而還哉今再遣使期於必達卿令重臣導達毋致稽阻是月幕府以北條時宗爲執權北條政村復連署夏四月十

三日以蒙古難遣權大納言花山院通雅於伊勢奉宸筆宣命及幣大神宮是月幕府復置引付衆五番五月四日地大震十八日祈晴六月五日震法勝寺九層塔十三日避祇園神興于萬里小路殿關白基平上意見十二條十五日還宮二十二日遣使盾列池上山階大內山圓宗寺法住寺大原金原陵告蒙古難二十五日以皇子世仁爲親王秋七月七日祈雨十八日彗星見八月十五日詩歌合二十五日立世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鷹司基忠爲傅後深草宮中竊怨恨冬十月五日一院薙髮法名素覺修佛事於東大寺資後福十一月九日關白基平辭左大臣十一日先是梶井門徒有所訴不許及一院將受戒於青蓮院梶井門徒怒至是襲青蓮院門徒奪日吉聖眞子客人神興十九日關白基平薨二十七日以右大臣鷹司基忠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家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花山院通雅爲內大臣十二月六日號中宮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

日今出川院十日以左大臣鷹司基忠爲關白二十七日北條時宗沒梶井青蓮院兩門跡付於天台座主慈禪六年己巳春正月十日梶井青蓮院門徒奉入王子客人等神輿入京訴座主慈禪遣兵禦之十九日內大臣花山院通雅罷右近衛大將二月八日大宮院東二條院詣春日社十六日復梶井青蓮院兩門跡二十日神輿歸座三月朔月華門院崩關白基忠罷左大臣七日高麗使門下省事申思佐侍郎陳子厚及潘阜等七十餘人偕蒙古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至對馬島請前歲報牒使者適與島人鬪爭遂執島人塔次郎彌次郎而去二十七日權大納言二條師忠兼右近衛大將良實之子也夏四月二十三日以右大臣一條家經爲左大臣內大臣花山院通雅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通成爲內大臣通成大納言通方之子也是月法皇受戒東大寺高麗遣使送黑的徃蒙古忽必烈見之喜曰爾等

衝冒風濤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謂對馬人曰汝國通好斯土其來尙矣今吾欲汝國之來聘非以逼汝也但欲聖名於後耳六月七日前太政大臣實氏薨居京極常盤井第世稱常盤井入道實氏善和歌及薨藤原爲家特惜之謂人曰相國嘗謂寬元六帖近俗續古今集無秀逸是確論也嘗途過北面嘗敕書者見實氏下馬爲敬實氏劾奏曰貴敕書者不可下馬北面某不知禮此輩豈得仕朝邪因黜之其存大體如此秋八月高麗金有成高柔來太宰府奉蒙古及高麗書還所執二人亦不報高柔稱有奇夢納其毛冠於安樂寺作詩叙其由而去九月四日法皇新院大宮院東二條院幸四天王寺冬十一月九日內大臣源通成罷二十八日以權大納言二條師忠爲內大臣七年庚午春正月二日安藝嚴島社出雲杵築社火是月大波羅北方北條時茂卒二月忽必烈以其臣趙良弼爲秘書監充國信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二

使使中國發兵送之高麗屯駐金州以待良弼還令高麗給糧食三月十四日行幸春日社夏四月二十日東寺塔火是月帝患瘧宮殿多怪五月十日足利泰氏卒義氏之子也二十六日奉幣石清水宮謝香椎廟火廢朝五日六月十三日避祇園神興于萬里小路殿十五日還宮秋八月十五日詩歌合二十一日五條殿火帝避之萬里小路殿廢朝三日九月七日從御二條殿晦詩歌合閏月九日詩歌合冬十月十七日如龜山殿臨法皇宸筆法華八講十一月晦前關白良實薨號普光園院是爲二條之祖十二月賜惟康親王姓源八年辛未春三月十日右大臣花山院通雅罷二十七日以內大臣二條師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花山院通雅繼爲內大臣師繼忠繼之子也夏四月十五日大風延曆寺常行堂法華堂火五月七日避方忌于六條殿六月旱蒙古臣曹介升謂忽必烈曰高麗迂

路導引國使別有捷徑。倘得順風。半日可至。臣不欲與使人俱往。若大兵進攻。願爲嚮導。忽必烈曰。吾當思之。秋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二日。北條時宗奏高麗奉書告蒙古。圖來寇十五日。法皇幸四天王寺。十九日。高麗使通事別將徐稱校尉金貯偕蒙古使秘書監趙良弼至。筑前今津。使者凡百餘人。津人望以爲賊。欲發兵擊之。良弼舍舟登岸。諭旨。津吏乃延入板屋。環兵守之。明日。太宰少貳筑後守武藤經資率兵往問。良弼以向數通好。卒不答。爲無禮。詰難不已。求書則曰。往獻之于王。所若不允。直傳之大將軍。不然。不敢釋手。其書盛以櫃。鎖以金。護之甚嚴。後數日。經資以謂蠻夷不宜直抵帝闕。索書不止。良弼終弗與。但出其錄本授之。其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實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行構亂。坐是弗果。登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四

王亦同此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邪。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令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卽達之。錄倉晦。法皇還宮。冬十月二十三日。北條時宗因大納言西園寺實非寫蒙古國書奏之。亦以書辭不遜。不答。乃命太宰府都其使此行也。蒙古意必得答書。以十一月爲期。遂不得而還。時宗遂令鎮西將士曰。聞蒙古欲來寇。故今發遣兵士。宜與守護人務防禦焉。二十二日。修熾盛光法祈禱蒙古難時人傳聞蒙古熾盛。稍懷危懼。十二月十六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公守告蒙古。難於大神宮。十九日。以皇姪滿仁爲親王。是月。北條義宗來居六波羅。北方趙良弼使其書狀官張鐸等先持書返。既而有司遣人送良弼於對馬。蒙古以是歲十一月建國號曰元。

九年壬申。春正月十一日。法皇建豫。二月十一日。如龜山殿。視法皇疾。十三日。還宮。十五日。六波羅南方北條時輔叛。北條時宗時宗遣北條義宗擊滅之。時輔時宗之庶兄也。十七日。法皇崩于龜山別院藥草院。年五十三。遺詔稱。後嵯峨院當時四方無事。逍遙游歷。怡然自適。屢幸熊野高野。修爲羽殿。又造宮於嵯峨。稱龜山殿。移植芳野櫻。建藥草院。如來壽院。就檀林寺。故趾。造淨金剛院。置淨土宗。松四天王寺。金堂。造多寶院。帝研精佛宗。究盡法理。受止觀於僧經海。遠具言天台淨土奧旨。屢親寫經論。藏石清水北野。每春必謁石清水宮。齋宿七日。尤長和歌。所至吟詠。命藤原基家藤原爲家等撰續古今和歌集。親臨裁定。相傳龍潛之時。八月朔。近臣偶盛福土器進之。及登大位。以爲嘉瑞。每歲必御後。遂遍於天下。脫屣後。二皇子相踵臨祚。帝聽政院中。殆三十年矣。特屬意於帝。臨崩密勅曰。大統必傳之當主子孫。新院子孫不得有訛。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六

幸長講堂。領百八十所。永給之。新院子孫朝廷舊藏坂上田村麻呂劍。傳爲寶。鎮法皇屬之大宮院。竊授之。帝繇此後深草上皇與帝不相能。大宮院二帝生母也。十九日。火葬後嵯峨天皇。奉安御骨於淨金剛院。十年六月。移藏御骨法華堂。是月。高麗王植寄書于我。請通好。元不報。高麗世子諱久留蒙古。思歸。近臣勸諫。請忽必烈曰。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儼以此委臣。臣請竭力辦之。忽必烈乃還之。命具舟楫。助役。時宗命將士警衛肥前筑前要害。夏四月。時宗遣藤原景泰視鎮西將士懈怠。五月。張鐸再來致高麗王植書。請必通好。元亦不報。秋八月九日。皇后崩。十三日。葬京極院。十年癸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六日。彗星見。二月十四日。前太政大臣實基薨。實基嘗行事於檢非違使廳。有牛入廳。上牀伏。衆驚以爲怪。議當送牛陰陽家。顧焉。實基曰。牛無意而有跡。足何處。

不到，臣弱官人適會公事，祿被奪一牛，是可憐恤，遂從其議返牛。其主竟無凶災，又嘗登龜山宮，其地有古墳，內有蛇無數，土人相傳爲地主神事，聞帝下其議，咸謂神占地久，不可妄動。實基曰：凡王土所有之生靈，何物其妨王事？使彼有知，必不爲祟。如其無知，何足畏避？但宜驅逐之於他所，而營皇宮也。乃命吏捕蛇悉投之。大堰川後果無祟。三月二十二日，客星見趙良弼復來，太宰府竟不得入京，而還。忽必烈召見問狀，良弼述逼脅不屈之狀，忽必烈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良弼具以中國君臣爵號國郡名數土宜告，忽必烈必烈積怒日久，遂決意來寇。夏四月十二日，右大臣二條師忠罷右近衛大將，權中納言近衛家基兼右近衛大將家基基平之子也。二十三日，詔令公卿大夫重官外國五位已上，職居官長秀才明經課試及第名爲儒士者各上封事，極陳得失。五月五日，關白皇太子傳基忠罷以前右大臣九條忠家爲關白。是

月，連署北條政村罷。二十七日，政村卒。年六十九，爲人沈默溫雅，善和歌，曆紳重之，稱爲東方遺老。及卒，帝遣使弔其喪。閏月十九日，以左大臣一條家經兼皇太子傳。六月，北條義政連署。秋七月十二日，避方忌於龜山殿，自閏月不雨至是月八月二日，避方忌於龜山殿。三日，還宮。十六日，前左大臣洞院實雄薨，號山階是爲洞院之祖。冬十月十二日，京師火，延及六條殿。六條院若官長講堂二十日，皇居大炊御門殿火，大宮院皇太子倉皇出宮，求門諭不得，火已及車蓋。帝雅多力，足踰開之，皆得無恙。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二十五日，遷押小路殿。二十六日，帝讓位于皇太子。帝天資英銳，多材藝，而遊幸靡覺，隨意娛樂，且好和歌。敕藤原爲氏選續拾遺和歌集，神位之後，聽政院中者十餘年。

後宇多天皇

後宇多天皇諱世仁，龜山帝第二子也。母京極院洞院信子，左大

臣實雄長女也。文永四年十二月朔生，五年六月爲親王。八月爲皇太子。六年十月，著袴。十年十二月始讀孝經。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皇太子受禪於二條殿，以關白忠家攝政。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一條家經右大臣二條師忠內大臣花山院師繼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近衛家基並如故。二月二日，尊龜山天皇曰太上天皇，稱新院。聽政院中稱後深草上皇。曰本院。三月二十六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八歲。夏四月十二日，關東大風殺禾。六月二十日，攝政忠家罷，以左大臣一條家經攝政。秋七月十七日，攝政家經罷，左近衛大將晦前征夷大將軍一品中務卿宗尊親王薨。年三十三。宗尊善和歌，以權中納言藤原爲家爲師，所著有瓊玉集十卷。有女曰掄子，敏而好學。暗十三經，常嘆曰：道德仁義人之飲食也得之，則在山中海畔，亦可以養身。失之，則居帝都金殿，不能安身。後入宮。九月十日，權中納言九條忠家兼左近衛大將。

冬十月五日，對馬入幡祠有赤氣如火，見者驚怖。時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一萬五千人高麗中軍將金方慶左軍使金洗右軍使金文庇等八千人，稍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餘人戰艦九百餘艘來寇。對馬守護代右馬允宗助國率兵八十餘騎出對之。六日，使譯人具繼男者問來故，賊不答。亂射如雨，直進上陸，助國苦戰，親射殺數人。宗馬彌次郎射燈賊魁騎馬者然衆寡不敵，助國及其子宗馬次郎等皆死之。十四日，賊轉侵壹岐，登岸立赤幟，守護代左衛門尉平經高以百餘騎當之，不利。退入城十五日，城陷。經高死之。賊既破二島，多殺兵民，伏屍如麻。奪女子以索貫其手心，繫之船側，尋冠肥前沿海郡邑松浦黨人拒闕或陣亡或爲俘，助國家士小太郎等僅免。奔報筑前博多，太宰府告急於京師。又徵發九國兵少貳八道覺惠其子景資鎮西奉行大友賴泰戶女重秀菊池隆泰赤星有隆等各率兵會於



博多無慮十萬二千餘人，人馬蔽野，旌旗駢空，人人特象奮躍，唯恐賊之不多。十九日，賊寇博多。二十日，賊舍舟登陸而騎，我兵邀擊之，覺惠有孫年甫十二三，弱弓微箭射賊，賊軍哄笑，鼓鐸震地，我馬爲之狂躁，賊將據高鳴，鼓指揮賊兵勇健，能從其指揮進退，應敵聲有衝者圍而擊之，毒箭雨注中之者皆斃，見我兵勇戰而死者則取其肝吞之，又其戎器有鐵炮丸大如鞠連發二三千，飛鳴如雷，其勢迅於車輪，下坂烟暗，不知東西，我兵爲之死傷甚多，松浦黨士謂可以奇克之，乃以千餘人襲賊，斬二三千人，松浦黨亦山代階石志二耶以下多死之，原田氏敗走，陷死於田渚，日田氏、青屋氏各率二三百騎禦當，青屋氏馬逸不得駐，遂入賊中，其徒卒從之皆歿于敵，山田重基託磨賴秀以二百三十騎突入賊軍，力戰死之，賊追山田兵不及，褰衣露臂而還，山田兵相謂曰：吾爲賊爲追耻也，乃臂臂曰：八幡神助我，一發洞賊臂，斃之，乃大笑。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三十二

竹崎秀長、江田秀家、白石通泰、光友又次郎皆戰有功，季長又次郎被重創，葉室高善及平四郎入道、手光太郎左衛門等皆殊死戰，然賊勢益熾，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坂、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菊池康成以八百餘騎戰於赤坂，部下多死，武房手斬數人，有隆斬賊魁獲首，康成戰勇被創，突賊軍僅免，少貳覺惠其子景資，率三千餘人戰於百道原，覺惠被創敗走，景資性剛善騎射，賊將有鬚髯甚美者披赤甲騎驄馬縱橫指揮，徒卒銳氣不可當，進逼景資，景資射墜之後得虜而問之，劉復亨也，賊又進陣于松林中，破大友賴康軍，放火民舍，烟燄蔽天，延及箱崎祠，我兵退保水城，水城在太宰府西，在昔天智帝慮新羅侵我西裔，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及蒙古禍起，北條時宗更修築之，石壁高丈餘，亘數十里，其上平坦可騎，云既而日晚，賊亦疲，箭盡還登舟，金方慶謂忽敦洪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即孟明焚舟，淮

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班軍，劉復亨傷頗重，先引兵還是夜，大風雨，賊船觸巖，崖多破，金佐隆水死，於是全軍亦乘夜遁去，二十一日，遲明，我兵望海無復隻舶，眾咸驚喜以爲神助，忽見一艦泊志賀島，我兵不敢擊，賊舉手乞降，眾猶遲疑，賊皆登陸乞降，我兵擒而斬之，我民被擒者逃還曰：賊夜望海岸民家，火光晃耀，如從海中湧出，皆僞魂，逃還聞者異之，是後禦賊必多設疑，拒云：賊將既還，詐言矢盡而退，文永之初，彗星數見，光芒亘天，連月不滅，識者以爲兵象，至是果有元寇云，此役賊軍不還者凡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十二日，御禊十一月六日，捷聞于京師，七日，修金輪法於延曆寺，奉幣十六社，十三日，奉幣三社，並祈平蒙古難也，後屢祈之，十九日，大嘗十二月十四日，前右大臣藤原公基薨，二十九日，先是盜發柏原山陵，至是遣使檢之，是歲賀茂社石清水宮鳴動。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三十四

建治元年乙亥春正月八日，高麗王遣門下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表奏曰：小邦近因掃除逆賊，大軍糧餉連歲戶收，加以征討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晚旱水禾不登，場園用彫弊，況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囑，不可以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舉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款，二十二日，新院詣石清水宿禰七日，元寇二月十一日，廣司院崩，三月二十八日，號準三宮藤原位子曰新陽明門院，夏四月十三日，六條殿成新院移御焉，十五日，遣內大臣花山院師繼於伊勢，厭禪外寇，是日，元主復使其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養計議官撤都魯丁齋書通好于我高麗，令舌人耶將徐贊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達長門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二十三日，慶長講堂，二十五日，改元五月朔，前權大納言藤原爲家薨，爲家年二十餘，未得和歌要領，定家數謂責之爲

家甚愧遂詣日吉社祈神助忽有方寸紙飄然落其袖視之有這字爲家大悅以爲靈貺留宿七晝夜作和歌一千首及歸定家慈鎮見其歌大稱許之自是才思日進爲家嘗誨人曰凡作和歌如渡危橋不可左右回顧又曰譬之作重塔始自基址必當留心下句晚節懶思索故常好作連歌兼能蹴鞠後鳥羽上皇授以秘說子爲氏爲教爲相十二日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備後結番將衛要害曰有夷賊來宜戮力防戰焉十六日興福寺僧徒以訴事遷春日神木於移殿六月朔日有食之九日前攝政右大臣忠家薨二十二日興福寺僧徒遷神木於金堂前秋七月十七日幕府遷鎮西將士元寇之時臨戰場不進關或稱守常境不出兵者八月二十日春日神木歸座二十七日以前右大臣花山院通雅爲太政大臣是月押送杜世忠等於鎌倉九月七日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都魯丁燕畏國人果徐贊等五人于龍口梟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六

其首乃減省公私用費權停京師大番兵以蠶下人代之簡選勇士分遣鎮西以成邊益築太宰府水城冬十月二十一日攝政左大臣家經罷以前關白兼平攝政二十七日以皇從兄熙仁爲親王十一月五日立熙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二條師忠爲傅初後嵯峨帝之崩也時人皆謂萬機當出於後深草上皇而龜山帝親決庶政置後院別當管院中事後深草上皇無所預焉及帝登祚後深草上皇益憤懣將削髮北條時宗聞之惻然因譏曰雖先皇意專屬龜山帝然推本而實則後深草帝先皇之嫡長而在位亦無失德置諸貳宜在後深草之胤龜山亦念友子之道從其議以後深草第二皇子熙仁爲帝儲貳於是後深草上皇意遂釋兩宮之間乃釋然鎌倉始達後嵯峨遺詔矣龜山上皇憤邑是月幕府遣北條實政於鎮西以備元寇實政時年十七十二月八日内大臣花山院師繼薨二十二日以右大臣二條師忠爲左大臣

權大納言九條忠教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家基爲內大臣忠教忠家之子也是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將士曰朔明年三月將發兵征蒙古宜修戰艦備器械簡水主先是伊豫人河野通有往戌鎮西臨發祈三島神曰臣往戌十年賊若不來寇則臣請往攻北條時國來居六波羅南方二年丙子春正月二十八日新院幸春日社二十九日還宮三月二十九日太政大臣通雅罷閏月二十一日三條坊門殿火夏五月四日前太政大臣通雅薨六月十四日祇園御靈會神人與近衛行清爭鬪燒三條屋棄神輿而去上皇救還之本社秋八月北條時宗令南海山陽兵成長門備元寇冬十月二十三日北條實時卒于金澤實時幼好學師事清原教隆學業彌進仕宗尊親王歷引付衆評定衆陞引付頭晚恬退金澤別業建文庫度生平所聚圖書使子弟就學焉其書自秘府縉紳以至神祠佛刹竭力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八

搜羅勝寫又購儒釋書於異邦而藏焉每卷首掠金澤文庫印跋尾記其出所及校讐時日最後署姓名華押保元以來王綱解紐武人跋扈唯武是務典籍之道幾乎熄矣實時獨能奮於舉世廢學之日聚書講磨不遺餘力至是卒年五十三號稱名寺其子顯時創建一利其地名曰稱名寺其子貞顯始稱金澤相繼循守家學不敢失墜十二月十四日以攝政兼平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二一三十三日避方忌於六條殿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義宗罷是歲僧一逼始倡時宗伊豫人河野通廣之子也爲僧學淨土宗初村上帝時有僧空也周游諸州以念佛爲業至是一逼亦襲其跡遍歷天下勸化時人所謂之游行上人又有稱山伏者本謂僧徒住山鍊行者其徒多出於天台真言二宗仁和寬平間泰澄聖實等鍊形有驗故或稱修驗者又行者至後世則本於佛說更立一派宗法以殺小角爲祖其徒多不去髮居寺院嫁娶飲食與俗無異入

山修法則額著小帳、負笈佩刀、振鐸鳴螺、持戒頗嚴、專事祈禱、以誑愚俗、保元以後、其流漸著、而門徒私設刑獄之法、事關宗門者、雖士民亦恣以其法處分、頗爲國家之害、是時三論法相俱舍成實律、華嚴天台真言、謂之八宗、後加以禪淨土、稱十宗、復有淨土真宗、法華宗、時宗等、

三年丁丑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二十二日、觀新院於龜山殿、泛舟大井川、放鰯、二十四日、還宮、祈願元寇於十二社、始自是月一社、二月二十一日、右大臣九條忠教罷左近衛大將、夏四月二十六日、攝政兼平罷太政大臣、是月連署北條義政罷五月八日、春日神木遷座、六月、太宰府奏胡元益猖獗、趙宋殆亡、是以我商舶貿易於彼者畏難遁歸、秋七月十四日、京師大火、延及六條殿、十五日、常盤井殿火、二十六日、震興福寺、災、八月朔、遣左大辨藤原經長檢之、冬十月朔、日常食陰雨不見、十四日、幸嵯峨第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

六日、還宮、十二月十九日、皇太子加元服于清凉殿、是歲、疾疫流行、

弘安元年戊寅春正月、北條時村來居大波羅北方、二月二十五日、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近衛家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通基兼右近衛大將、通基通光之子也、二十九日、改元、夏四月十日、觀競馬、五月十二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十禪師八王子客人三神興詣開新慶園城寺金堂、準御齋會、兼神興於省中而去、十五日、收園城寺宣旨、十六日、日吉神興歸座、二十七日、以奈良僧徒訴、流前參議藤原賴親於安藝、夏、疾疫流行、秋七月、僧闍溪寂賜諡大覺禪師、禪師之號始于此、是月、高麗王朝忽必烈請再寇中國、八月二十三日、內大臣近衛家基罷左近衛大將、是月、萬里小路殿成新院、徙御焉、冬十月二十一日、新院幸春日社、二十三日、還宮、閏月十三日、二條殿火、帝避之萬里小路殿、十二月七日、

以攝政兼平爲關白、九日、啓仁親王薨、二十三日、北條時宗建圓覺寺、二十七日、前權大納言藤原爲氏上續拾遺和歌集、是月、禁車服僭侈、

二年己卯春正月十日、權大納言藤原兼忠兼左近衛大將家忠之子也、二月、忽必烈命遣戰艦六百艘、將來寇宋、降將范文虎謂忽必烈曰、臣遣周福、欒忠諫日本、期以明年四月還報、謂待之忽必烈從之、夏五月四日、石清水神人奉神興入京、謂罪殺神人者、遣兵禦之、兼神興於五條東洞院而去、救遷之東寺、八幡宮廢朝五日、七日、以石清水訴奪檢非違使、別當藤原親朝官、八日、石清水神興歸座、儀准放生會、六月二日、救藤原賴親、二十五日、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欒忠、及渡宋僧本曉、房靈果、通事陳光等齋書來、亦斬之博多、秋七月、宋舊臣奉牒我曰、宋朝既爲蒙古所滅、恐又危日本、故告焉、忽必烈滅宋、勢益張、大蠻夷致貢者千餘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二

益有覬覦中國之志、八月二十一日、元僧祖元來子鎌倉、初北條時宗好禪教、具疏幣航海聘禪僧、於是祖元應招而至、時宗禮遇甚渥、冬十月二十四日、時宗發遣關東士卒、益鎮西成兵、十二月十八日、救京畿諸國、每年自八月一日至十五日、嚴禁殺生、神社供祭者不在制限、是歲、造興福寺、

三年庚辰春三月四日、新院幸日吉社、五日、還宮、十四日、長谷寺火、夏四月七日、足利賴氏卒、泰氏之子也、五月十二日、行幸北白川殿、十六日、長谷水暴溢、漂溺居民、六月二十四日、延曆寺僧徒開慶園城寺金堂、將準御齋會、率衆攻之、與衛兵戰、夏、熱田宮鳴秋七月十一日、前內大臣近衛家基薨、九月十二日、繼仁親王薨、二十四日、宮崎八幡宮火、冬十月十七日、僧圓爾寂、賜諡聖一國師、國師之號始于此、二十八日、鎌倉大火、是月、北條時宗發西海道及阿波讚岐伊豫土佐兵屯博多、令山陽山陰二道兵衛護京

師、東山北陸二道兵、成敦賀津、以備焉。十一月二十七日、毘沙門堂火。

四年辛巳、春二月十六日、新院幸熊野。三月九日、還宮。夏四月九日、前內大臣花山院師繼薨。五月二十一日、元將忻都洪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蒙麗漢軍四萬人、戰艦九百艘來犯對馬。及壹岐、殺島民三百餘口。慘毒尤甚。島民乃挈妻孥走匿山中。賊或聞兒啼、即至焉。至有父母殺其兒避之者。少貳資時、龍造寺季時、松浦、彼杵、千葉、高木等、率兵數萬、防戰於壹岐、瀬戶浦。斬賊將康彦、康師子等。賊登船、樓發火砲、我兵披靡。資時死之。六月五日、戰於筑前志賀島。敗之。賊將洪茶丘殆。爲我兵所獲。賊將王萬戶橫擊之。我兵死者五十餘人。茶丘僅免。六日、復戰。大敗之。時軍中大疫。死于兵與疫者、凡三千餘人。既而賊進至宗像海。先是筑前沿海地、築砂石爲壘。高丈餘。險外易內。難攀附。而易騎登。以便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四

臨射。北條時宗又遣秋田盛宗等將、來督軍事。及寇至、少貳覺惠其子景資、大友貞親、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葉室高善、相知比山代榮、石志兼、宇久競、田尻種重、其弟種光、龍造寺季時、其弟家益、季友、原田種元、大村澄宗、島津氏等、凡九國山陽南海諸將皆來會于太宰府。勢威甚嚴。賊船不得近岸。然我軍糧餉稍乏。人人危之。草野經長夜襲燒賊船一隻。斬二十一人。賊大駭。船離十里。以鎖聯之。爲圖營。外向。我舟有進者。皆便連發。舟皆摧壞。死者甚多。我兵乃令曰、勿離隊獨進。時河野通有獨背堤而陣。望見一巨艦。旗幕華異。與伯父通時以二舟進。我兵驚呼曰、河野無乃狂與。賊亦指笑曰、日本驚猛乃爾。比近巨艦。賊發矢禦之。左右死者數人。通有通時皆被創。二人神氣益壯。緣舟檣投鉤繩而登。舞刀擊繫。斬獲甚衆。遂擒一賊將。戴玉冠者。而還我舟。陸續迎之。賊不敢追。通時死於舟中。乃斬賊將。獻首京師。大友貞親率三十騎從斥

幽迫擊賊。多得首級。少貳覺惠力戰被重創。遂死。田尻種重、種光、城盛宗、家士、新左近十郎、今井彦次郎、財部九郎等戰死。菊池武房、赤星有隆將千餘騎破賊。有盜獲賊魁薩摩人武光師。兼彌寢清親。豐後人志賀泰朝、天草人大矢野種保、種村筑前人、秋月種宗、肥後人訖磨時秀、大野國高、及竹崎季長、野中長季、須田秀忠、小野賴承、燒米五郎、宮原三郎等皆善戰。有功。自五日至十三日、戰爭數回。賊不能得捷。時諸州人心洶洶。市無糴米。民有菜色。流言曰、賊指長門直犯京師。又轉據東海、北海。廷議或謂宜召兵於關東。議衛京師。使二上皇避賊於關東。二十日、新院謁石清水宮。精禱。一夜使從臣奏神樂。秋七月十一日、新院幸春日社。十三日、還宮。十九日又幸日吉社。二十日還宮。既而范文虎以船艦三千五百艘、軍十餘萬至。女能古志賀二島、忻都洪茶丘軍乃來會焉。於是肥筑海上、船艦相衝。我軍防戰屢敗。之斬招討使忽都哈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六

恩等賊以累失利。乃移據肥前。屬島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會青龍見於海中。硫黃氣盈。乎虛空。怪異百出。賊帥見之大懼。單艇先遁。晦夜颶風大作。海水簸蕩。賊船皆覆沒。破壞左副都元帥阿刺帖木兒以下溺死者無算。流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海中積尸。望之如島。閏月朔。殘兵數千猶在。屬島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聽其約束。繕修壞船七八艘。將逃歸。少貳景資覘知之。率鎮西兵艦數百掩擊。殺傷溺死甚多。請降者千餘人。悉斬之。那珂川壅其屍於今津高麗寺。初賊載什器及耕具至。以爲久住之計。至此大敗。賊兵十萬生還者僅三人。是日有黑雲覆石清水宮。有白羽鳴鶴出宮西去。朝廷未知。二日新院遣權大納言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大神宮。所以死代國難。十四日、太宰府奏捷。朝野相慶。初賊之至。京師守護宇都宮貞綱受北條氏命。率兵六萬發至。則賊已敗矣。乃增築城壘。自志摩郡至宗像



演令九國將士更番成之、

論贊曰、時宗斬元使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嗚呼可、曰不然、彼挾強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貴、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心、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新井君美曰、文永弘安之間、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隋氏故事耳、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曩時焉哉、況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敬迓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八

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北條氏其庶幾乎、

賴襄曰、國朝自置太宰府以還、非無外寇、然止於三韓小醜、未有如元寇之可患也、而防而卻之、使彼懲而不復窺者、北條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役者曰、賴宗廟之靈、颶風大作、不血刃而克、是不足言也、稍有聞識者、乃咎時宗武人無謀慮、殺元使者、所以來此寇、曰、殺使者來、不殺亦來、殺之速其來耳、何則、忽必烈志在吞滅我國、以其所以滅趙宋者來、擬於我先遣使來、書因我不受、乃用兵、剪屠慘酷、以示其威、期我懼而服也、又遣使猶以和議爲言、使我聽之、則我爲趙宋矣、稱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既得我要領、乘我罷敝、大舉而來、其勢便於攻宋、宋阻一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其實有難焉者、彼攻宋自一面來、攻我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宋之君臣、苟免近禍、

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將士、不敢決於防禦、如時宗則雖未知宋事、而能慮及此也、以爲不若早絕之以速其來之易防也、是以斬其使、以示不悞、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吾以爲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是故時宗之所以處元防元、不唯濟當時、皆可爲後法、曰、所以處元則然、所以防元如何、曰、節用蓄力、不內自擾、敝以逸待勞、因其方面之兵食而遣一將令之而已、曰、彼幸自一面來耳、自四面來則何以防之、曰、四面皆有兵食在、我所令之要備論之、使後世萬有一逢如忽必烈者、必以趙宋爲戒、而以時宗爲法、

山縣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皇祖之神威、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竊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

功爲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禱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恃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哉、

大橋順曰、甚矣哉、戎狄之嗜利、殲武而不知屢也、元主雄悍桀驁、乘三世餘烈、戰勝攻取、威風動天下、固非庸常人主、惟其嗜利、讀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小變、移焉初命阿合馬、奏括天下戶口、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施設專以括克聚歛爲事、繼用盧世榮、商稅田課、凡可以固利者、靡不搜括、後又用桑哥、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此其嗜利貪得、牢固不可破、而又玩兵、戰武不已、當其初視宋爲敵國、恐不能必克、則尙有慎重之意、及既滅宋、遂視戰勝爲常事、幾欲盡天之所覆、以稱雄於千古、乃興安南占城緬國瓜哇之役、無歲不用兵、而又移其餘餒子、我其意蓋以我爲海心孤島、可彈指定之也、殊不知我日出之國、皇統蟬聯、萬古不替、土壤富沃、人心忠烈、決于

取舍而明于死生有非萬國所翹企者安可使匪裝之徒逞其猖獗哉雖然當時朝廷專事禴禴計議謀畫一無所聞終至報答苟微北條時宗斷然沮朝議却彼使聘以執勝機於未戰之前吾未知其所稅駕也夫用兵制勝之道在與士氣以一其心耳欲與士氣以一其心非雄斷爲之則不可得焉時宗之卻元使也天下之士必謂元大國也或將懷恚以舉兵我不可不豫戒飭於是天下之氣已興而其心始一矣既而彼求通好愈勤而時宗拒之愈堅則天下之士又必謂元強勝也必將大怒以入寇防之亦死不防亦死我不可不決死待之於是天下之氣大興而其心益一矣是以元寇之至雖離蔽海勢吞宇內而我兵敗之猶決積盈之水崩山漂石而已是其致奇捷挫兇炤以保護金甌於無疆者皆由時宗雄斷爲之則其功烈之大且遠謂之古今一人可矣足利義滿位列三公上而稱臣於外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二

邦修責職受封爵不知辱國之不可復雪焉較之時宗以一陪臣任大事處大難確乎不惑者其得失懸隔洵爲何如也然而論者或謂時宗拒絕元使擒之可矣至斯杜世忠等于鎌倉周福等于博多則徒激彼怒而速彼兵也其所行不亦已甚乎夫元主出於胡虜而奪人之國者妄不自揣其分欲恫喝我神聖之域我乃却其使不報待以胡虜者義固宜然也元主反興無名之師以剪屠我邊疆創痍未復遣使通問何其侮我之甚也時宗即誅其使以報彼殘虐而元主猶且不知省悟亦復致使以要我勢已至斯則雖不嗜殺而不得不殺也何已甚之有朝廷乃祈禱難於天神地祇加位各一階於天下大小諸社八月幕府流北條時光於佐渡九月十六日北條時宗令鎮西將士曰賊船雖逃將士勿輒離鄉里往來京師有所往必請賊之降者付之將士未斷其罪津泊舟船往來必嚴檢察我船勿輕出境蕃人

有來者慎勿納之凡守備一如前日勿有懈弛一時喧傳忽必烈憂憤而死忽必烈聞敗大怒謀再舉其臣相威諫曰前車既覆奈何踐其轍請修舟練兵伺隙徐發忽必烈從之其後造戰艦具糧食欲雪前耻群臣畏中國威猛皆諫止之趙良弼亦諫曰臣在日本歲餘熟知其風俗勇猛殊甚不擊便歸此其令屢下屢罷冬十月四日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木入京詣石清水神人傷春日神人使兵士禦之僧徒棄神木而去六日移之法成寺十五日金峰山僧徒奉藏王神與入京置之法成寺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四

好兵端漸啓日蓮乃言諸法華經者三世諸佛大怨敵也故蒙古搆亂又誹諸宗益甚謂不誅禪念佛之徒燒其寺塔則國家必滅矣諸宗益怒北條時宗捕日蓮將斬遠命弗誅流之佐渡經數歲復赦還平賴綱曰我嘗薦爲受染堂別當爲天下祈安全日蓮曰蒙古將入寇慎勿用念佛具言禪律等邪宗若用之則國必亡矣後居於甲斐身延山至是死於武藏池上其徒相繼以誣排諸宗爲教法華宗自此而滋矣二十五日延曆寺僧徒遷入王子十禪師客人三神興於中堂訴四天王寺別當職復屬園城寺十一月二十六日常盤井殿火十二月十四日以興福寺訴流權中納言重於越後十六日毘沙門堂火十九日以興福寺訴流權中納言源具房於安藝前中納言源資平於越前禪正忠職直於土佐二十日石清水神人以流源資平源具房棄神興於大渡二十一日春日神木歸座是歲北條時宗創圓覺寺於鎌倉以宋僧祖元爲

開祖北條時定爲鎮西奉行、居筑前姪濱以統轄軍事、

六年癸未春正月六日、延曆寺僧徒以不聽祇園赤山京極寺斷、  
奉祇園京極寺八王子十禪師客人神興入京、遣大波羅兵禦之、  
僧徒闖入禁闕、納諸神興於紫宸清涼等殿、截御簾、破年中行事、  
障子、帝避之西小御所、御腰輿幸內大臣近衛家基近衛第、尋幸  
故內大臣源通成三條坊門第、以有狐妖、遷御萬里小路殿、遷神  
興於祇園社、僧徒暴亂極矣、二月二十五日、遷幸大炊御門殿、三  
月十一日、召還源具平源資平、夏四月、北條業時連署、霖疫五月  
三日、北條時宗遣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外寇、秋九月四日、安嘉  
門院崩、冬十月二十九日、徙二條東洞院新宮、日吉神興歸座、北  
條時宗遷北條實政爲長門警固、十二月七日、新院幸春日社、留  
七日、

七年甲申春正月十五日、前大納言堀川基具准大臣具實之子

皇朝御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五

皇朝御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六

也是月、忽必烈遣其臣王積翁齎書而來、途爲舟人所殺、二月二  
十七日、廢宇治河網代、二十八日、號準三宮悅子內親王曰延政  
門院、三月十八日、新院幸四天王寺、二十二日、還宮、夏四月四日、  
相模守北條時宗卒、年三十四、及時宗爲執權、欲建療病悲田等  
院、時有僧忍性者、力贊成之、設院數所、若桑谷療病院、時宗以王  
佐大忍莊充其費、二十年間所存濟者、四萬六千餘人、云子貞時  
嗣、時年十四、安達泰盛以貞時外祖益專、太宰府之捷、泰盛子弟  
與有力焉、威望日盛、六月、幕府流大波羅南方、北條時國於常陸  
秋七月十八日、前關白左大臣實經薨、號圓明寺、是爲一條之祖、  
是月、幕府以左馬權頭北條貞時爲執權、冬十月、殺北條時國、十  
二月、北條兼時來居大波羅南方、是歲、禁沽酒及強買、幕府令地  
頭究濟年貢、既有定期、期日以前不遂、結解者、雖無未進、改補其  
職、

八年乙酉春二月晦、車駕與大官院臨北山第、賀準三宮藤原貞

子壽九十、三月朔、還宮、十八日、松尾社火、夏四月二十五日、以前  
關白左大臣基忠爲太政大臣、秋七月二十一日、慶延曆寺大講  
堂八月十九日、立始子內親王爲皇后、後深草帝長女也、冬十月  
十四日、新院新陽明門院幸四天王寺住吉社、十七日、幕府令北  
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壁嚴守、防以備元寇、雖有事、故而不  
許赴於鎌倉、二十六日、新院新陽明門院還宮、十一月十七日、北  
條貞時殺前陸奥守安達泰盛及子宗景、泰盛與內管領平賴綱  
爭權、內管領即家令也、泰盛子宗景性狂易、謂其曾祖實賴朝子  
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彼更姓、冀爲將軍也、於是貞時發  
兵夷滅安達氏、人以爲三浦氏之報也、賴綱自是日懷戚福、是歲、  
定僧位書札式、僧正准參議、法印法務僧都並四位殿上人、法眼  
律師五位殿上人、凡僧六位、諸寺三綱僧綱四位、諸大夫凡僧五

皇朝御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七

皇朝御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八

位、威儀師五位下北面、從儀師六位、  
九年丙戌春二月六日、安嘉門院崩、三月二十七日、行幸春日社、  
至美豆頓宮、雷電雨雹、大如橘子、從官失儀、夏六月十二日、新院  
幸日吉社、大風雨水、秋九月十四日、前權大納言二條爲氏薨、時  
世尊尚連歌爲氏才思敏捷、能賦險阻、自貢以爲足誇、示海外焉、  
冬十月二十五日、以皇子邦治爲親王、十一月十九日、平等院僧  
請西大寺僧寂尊、再修宇治橋、是日慶之、本院新院臨焉、寂尊之  
徒有忍性者、亦事利濟、修營諸國河橋一百八十九所、二十七日、  
興福寺僧徒遷春日神木於移殿、訴造寺後期、十二月、朝廷及北  
條貞時論伐元寇功、行賞賜、甲冑於赤星有隆、肥前小崎鄉、加納  
下東鄉於河野通有、松浦郡向邑於相知比、神崎郡某邑於山代  
榮薩摩鹿兒島十分一於田尻種長、貞時又令將士曰、既置鎮西  
奉行、自今而後、防禦外寇、不從奉行守護令者、雖有功、不錄、必科

其罪、

十年丁亥春正月二日、觀新院、三月五日、夜有光怪、長五尺許、從西南飛向東南、夏五月、霖雨洪水、六月五日、大納言源通基罷、右近衛大將、征夷大將軍中納言源惟康兼右近衛大將是月、連署北條業時罷、秋八月十一日、關白兼平罷、以左大臣二條師忠爲關白、十三日、太政大臣基忠罷、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村罷、十九日、以北條宣時連署、冬十月四日、以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惟康爲親王、叙二品、征夷大將軍如故、大納言源通基兼右近衛大將、二十一日、帝禪位於皇太子、帝英敏好學、博綜衆藝、北畠親房稱帝文學、亞於後三條、帝旁通釋典、若後嵯峨龜山後宇多諸帝、皆有英明之資、然又崇尚佛法、是時天下積有一萬一千三十七寺矣、是歲更定成功官價、省丞七百匹、但民部一千五百匹、寮助準民部丞、允五百匹、諸國權守、概負尉及叙尉、並準助、將監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

二千三百六十

百匹兵衛尉一千匹、馬允六百匹、其他法眼一千五百匹、法橋一百匹、以爲定額、不許減省、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伏見天皇

伏見天皇諱熙仁、後深草帝第二子也。母玄耀門院藤原愔子、京極院妹也。文永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生。八年八月著袴。建治元年十月爲親王。十一月立爲皇太子。二年六月始讀孝經。三年十二月冠。弘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受禪於富小路殿。關白左大臣師忠、右大臣九條忠教、內大臣近衛家基、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兼忠、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通基、並如故。十一月十五日、尊後宇多天皇曰太上天皇、稱新院。後深草上皇稱本院。龜山上皇稱中院。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幸于權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避方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二

正應元年戊子、春正月二十日、本院納願文於石清水宮、祈寇平。二月十三日、行幸于西園寺第。避方忌。是月北條盛房來居大波羅南方。北條兼時移居北方。三月十五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二十四。夏四月、疾疫流行。十二日、避方忌於鳥羽殿。二十日、本院幸春日社。慶辰筆唯識論修三十講。祈寇平。二十六日、還宮。二十八日、改元。六月八日、以從二位西園寺鐔子爲女御。實兼女也。二十六日、關白師忠罷左大臣。秋七月十一日、以右大臣九條忠教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家基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通基爲內大臣。二十八日、奈良大風興。福壽寺講堂倒。八月十日、以皇子胤仁爲親王。二十日、立女御西園寺鐔子爲中宮。九月二十五日、本院幸春日社。留七日。冬十月三日、行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避方忌。二十一日、御禊。二十七日、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通基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兼忠爲內大臣。是月、賜筑前三奈木莊某地。

於志賀奏、七隈鄉某地於武光師兼比伊鄉某地於藤原清親皆賞辛巳之功也。十一月八日、內大臣藤原兼忠罷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大炊御門信嗣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兼右近衛大將。信嗣冬忠子、實兼公相之子也。十八日、御太政官廳。二十二日、大嘗。二十三日、還宮。十二月十六日、號所生準三宮藤原愔子曰玄耀門院。是歲、謀造大神宮用度于諸國莊園。東大寺稱無前例、不應命。造宮使奏、造宮課役、無論權貴社寺之所領、與先例證券之有無、不除一莊、無遺寸地、依例賦課。必令進濟。而今寺僧敢致對捍、造宮爲之遲緩。請速下院宣督責。初延久以降、諸國莊園所免造宮課役者、官究其事、由特賜宣旨免徵焉。其他則嚴重用度、均一賦課。莫有遺地。至後、點僧等侮蔑朝命、規避公役、往往此類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四

火三月二十三日、觀本院于鳥羽殿。二十六日、還宮。夏四月十二日、觀本院于鳥羽殿。避方忌。十三日、關白師忠罷以右大臣近衛家基爲關白。十四日、還宮。二十五日、立胤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藤原兼忠爲傅帝之即位也。後深草上皇聽政并長講堂。領以下奉邑領之。又舍後宇多皇子邦治以胤仁爲太子。於是後嵯峨之遺詔悉差。後深草供奉甚豐。而龜山甚儉。兩宮之間漸開朋黨。疾疫流行。五月二十六日、免輕繫。六月九日、奉幣二十二社。十八日、修七佛藥師法。禪外寇。秋八月十七日、本院幸日吉社。留七日。二十三日、僧一遍寂弟子襲跡周游念佛賦算如故。謂之時宗晦。以準大臣堀川基具爲太政大臣。九月七日、中院薨。葬法名金剛眼。十三日、東二條院幸。春日社。二十八日、關白家基罷。右大臣冬十月朔、北條貞時逐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是日親王歸京師。貞時聞惟康有滅北條氏志、遽廢之。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東人曰、

將軍被流京師也乃請後深草帝六子久明親王爲鎌倉主帥時年十六、

賴襲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承久之事既所不忍言敢廢立天子進退宰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棋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曰有天道故也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君也而時君以爲爲己也猶君之置相爲民也非爲相也而庸相以爲爲己也吾前聖王若仁德若天智若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則不然知天之立己爲民也是以自儉勤以養民其相臣亦知君之置己爲民也是以體君之心以養民養民所以報君不唯貪官爵而已貪官爵而已也者中古以下之相爲然曰吾關白也吾攝政也以驕天下而不知攝政關白之職爲何職也不唯相爲然也人主亦然曰吾天皇也以驕天下而不知天皇之職爲何職也未得之以得之爲務奔競爭擢喪亡廉耻已得之則務奢泰淫佚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六

位爲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爲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矣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意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曰是嘗竭力於民者也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右大將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以買實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云爾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衡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模守武藏守而相模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

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爲天職也雖不及前聖王其相之爲庶幾得其意者而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無比之賊而得傳九世乎至於

高時一爲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無天道哉九日以久明親王爲征夷大將軍久明愛鎌倉僻陋至則屋宇壯麗帷帳華鮮過於京師十八日以內大臣藤原兼忠爲右大臣大納言西園寺實兼爲內大臣十二月十日號準三宮憐子內親王日五條院十二月行幸內大臣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避方忌三年庚寅春正月二十六日內大臣西園寺實兼罷右近衛大將二十七日新院幸春日社留七日二十九日行幸北山第避方忌二月十一日本院薙髮法名素實三月四日紫宸殿木獅子裂十日淺原爲賴入宮作亂爲賴稱八郎甲斐人小笠原氏之支族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八

容貌魁偉有膂力善挽勁弓性素無賴不事產業每招結徒衆於諸國爲群盜民間頗患苦之朝廷數所在召捕之不獲至是爲賴潛至京師夜與其二子授甲騎入禁中就女孺問曰主上臥何處給曰御寢殿又問寢殿何處曰南殿良隅爲賴如言而入女孺急入內因長姬告變時帝實在中宮乃著婦人服幸春日殿宮人或携寶器從帝或抱皇太子避於常盤井殿爲賴已入寢殿中宮衛士景政格鬪被創二條京極衛兵五十餘人自外而入排闥繼進爲賴自知不免與二子俱至紫宸殿各割腹而死并三屍塗六波羅時檢其所射箭鏃太政大臣爲賴六字又其佩刀即前參議藤原實盛家藏寶刀名鯨尾也初帝之登祚中院以不稱後醍醐帝遺詔之意愾之爲賴之犯宮闕世言中院所令爲也權大納言西園寺公衡奏本院請選中院子六波羅本院潛然曰浮言難信何遽至此也先帝而有知將謂朕何不聽因矯詔歸咎中院中院甚

不安作誓書賜北條貞時以自洗雪事由是得釋中院條此益惡鎌倉十三日太政大臣基具罷二十六日帝始親政事夏四月八日前參議藤原實盛侍從藤原公久坐淺原爲賴事遣捕于六波羅二十五日內大臣西園寺實兼罷六月八日以大納言大炊御門信嗣爲內大臣秋七月二十一日大炊御門信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守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公孝兼右近衛大將九月九日新院幸四天王寺十八日還宮冬十月十五日九州奉行北條時定卒十一月二十一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德大寺公孝罷權大納言二條兼基兼右近衛大將兼基師忠之子也是月北條時輔子某與三浦賴盛謀叛北條貞時捕而誅之十二月四日調石清水宮八日行幸賀茂社二十日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嗣罷二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守爲內大臣是歲朝廷幕府命諸社諸寺祈禱禳外寇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

四年辛卯春正月三日觀本院於常盤井殿十七日興福寺僧徒以訴吉田莊傳敎院事遷春日神木於金堂十八日救許之十九日興福寺僧徒訴造寺猶緩遷神木於和泉木津二月二日熱田社火七日觀本院於常盤井殿藤原氏公卿以神木遷座不從駕二十三日聽興福寺訴神木歸座三月十九日紀伊由良鷲峰山有物隕形如珠二十三日內大臣藤原公守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五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兼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重兼右近衛大將實重公親之子也夏五月二十七日關白家基罷以左大臣九條忠教爲關白六月八日祈雨秋七月二日內大臣藤原公守罷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二條兼基爲內大臣八月四日上上皇皇后號曰遊義門院冬十一月二十四日本院幸春日社受戒東大寺二十六日還宮十二月二十一日關白忠教罷左大臣二十五日以前內大臣西園寺實兼爲太政大

臣自其祖公經任之以來四世相嗣爲太政大臣世稱西園寺四代相國右大臣藤原兼忠爲左大臣內大臣二條兼基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德大寺公孝爲內大臣二十七日興福寺僧徒以訴改補大藏經檢校於龍華院遷春日神木於移殿是歲民間流言元賊又來觀觀邊陲朝廷及北條氏令諸社諸寺祈禳之五年壬辰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以神木遷座停諸節會十三日興福寺僧徒訴延曆寺僧永源爲御齋會講師遷春日神木於金堂且訴參議藤原教經藤原冬季藤原宗冬藤原資高右中辨藤原光泰不待神木歸座與朝會乞除五人姓氏罷朝參許之二月朔以興福寺僧徒訴參議藤原冬良藤原宗嗣右兵衛督藤原長相左中辨藤原俊光權右中辨藤原顯家左少辨藤原爲行治部大輔藤原雅俊與朝會除姓罷朝參夏四月二十一日還龍華院院務於大乘院神木歸座二十二日教經冬良宗冬宗嗣資高長相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二

俊光顯家爲行復姓藤原氏許朝參五月十五日右大臣二條兼基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家教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重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西園寺公衡兼右近衛大將家教通雅子公衡實兼之子也閏六月十六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衡罷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花山院家教爲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重兼左近衛大將秋七月元燕公南托我商船奉牒狀八月八日內大臣德大寺公孝罷二十一日冬季光泰雅俊復姓許朝參九月五日前權大納言源定實準大臣定通之孫也九日大宮院崩后風姿溫雅貴寵兼後嵯峨帝傳位後相共供佛寫經每出遊必同車母儀二帝保全隆盛豫樂從心終始無憂嘗置酒龜山殿酒闌后把杯謂龜山帝曰諺曰天子無父母然無妾侍先帝則上豈踐十善之位哉何無一曲以報龜山帝歌爲壽崩年六十八冬十月二十四日兼良親王薨先

是或謂忽必烈曰江南戰艦制大遇觸則毀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再擊日本可取也至是忽必烈遣其臣洪君祥於高麗還中國民被擒者因命高麗求通好高麗乃使宣諭使金有成書狀官郭麟齋書來送還我商人其書曰小邦與貴國隔海爲隣昔貴國商人時或來往於金海國因爲好曾無嫌隙今年五月貴國商船到泊耽羅州渚耽羅性頑頑射逐其船遞提二名而送之小邦由於大元國皇帝詔問其由命還本國而護送伏惟悉之兩隣既以爲隣凡興亡休戚敢不相恤且爲貴國計之將有利害兩端不得不陳我國元自祖先臣事大元其來久矣我父王再觀天庭輒蒙聖獎安保國家恪謹候度予爲世子時繼父親朝皇帝特垂寵渥許尙公主冊爲駙馬承襲宗器不失國號君臣社稷禮樂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舊百姓安堵樂業安生實輸誠事大故也且宋朝軍民不爲不多金湯不爲不固不知有唐虞之大統自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四

而不庭皇帝親征天兵奄至宋之君臣倉卒失措遣使請哀若許班師世修職貢歲納方物皇帝軫慈而却兵遣翰林學士郝經宣諭甚敦宋國執迷不悛違命不朝皇帝震怒大發王師討以失期兵威所加如石墜卵殄滅國號九廟墮百官毀無復君臣之禮三百年積累之基一旦傾覆乃命設官署省完護遺民亦貴國之所聞殷鑑不遠古典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又云抗衡爲禍和睦爲好可不戒哉可不敬哉今秋大元國皇帝陛下千載應期聖神文明功德兼豐仁慈寬厚好生惡殺德洽群生普天之下莫不感德梯航輻湊猶恐不及念我國之存懲宋之亡遣一介之使奉尺一之書朝於大元則無損於今有益於後誠貴國社稷之福也若恃阻大洋而不朝存亡之機未可知也脫有不測之患噬臍何及自古未有恃險而能保國家者也小邦爰處舊都其勢易弱猶且有宥一視同仁許安土着如向所陳者貴國邇在海外但遣使入朝

決無後患幸進退詳酌頃在辛巳年因邊將所奏發兵征戰艦因風濤掃揚間或失水軍卒有遺漏不還者今聞耽羅所送商人言貴國並皆收護處養以順好生之聖德此一幸也若貴國之社稷有靈以不殺之言爲可取納款歸朝則必蒙聖澤無秋毫之失有磐石之安予亦處中保命導靈皇恩以貽百歲之寧不殺之言追後方信予之所以區區者只爲彼是無辜耳伏惟傾照北條貞時召有成拘留不遣是月我商船至元四明元主命嚴海防十一月五日以權大納言三條實重爲內大臣十二月二十五日三條實重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通雄兼左近衛大將通雄權大納言通基之子也是日石清水神人據神宮寺二十八日太政大臣實兼罷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六

北條兼時罷二月二十二日修七佛藥師法於禁中轅外寇二十五日關白忠教罷以前關白家基爲關白二十六日幕府命高野金剛生寺及薩摩新田社行祈禱三月七日幕府以北條兼時爲九州探題二十日尊伊勢伊雜社爲伊雜宮風社爲風宮兼古難平初奉幣祈蒙古之難于二社大神宮禰宜荒木田尙良豐受宮禰宜度會貞尙等奏二宮末社風社震動稍久至七月六日紅雲簇起大風激颶僉言海寇敗亡之兆也事若有實請賜宮號以增神威已而賊艦果湮沒溺死略盡於是陸二社爲宮預官幣爲二宮別宮二十一日北條貞時令九國將士曰防禦外寇宜一心從兼時時家二人指揮以北條氏戚族爲之後以爲例二十二日修大猷盛光法以御製祭文壓禪之二十六日東二條院幸春日社夏四月十三日鎌倉地大震山崩屋壞死者二萬餘人二十二日內管領長崎賴綱專橫日甚權勢過貞時遂謀廢貞時以己子



安房守爲將軍長子宗綱憂之密告貞時是日貞時殺賴綱父子  
流宗綱於佐渡尋召還之是月北條久時來居六波羅北方秋七  
月八日遣權中納言京極爲兼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大神宮其  
文曰朕忝稟苗胤謬守神器去年冬蒙古奉書不遜之甚至以干  
戈要和好安危難決理亂叵辨緯既起于文永延及今日將卒成  
興衆庶苦役加之天歷呈變地頻示妖災旱涉旬稼穡不登是則  
朕薄德所致職由失其柄宗廟不祐賢臣不佐而今而後與廢繼  
絕道祖宗之道德帝王之德故今齋戒凝念懇祈皇太神即遣使  
薦庶品尙神靈攘災孽撥逆亂實位無動海內清平願垂靈降二  
十日祈雨二十四日幕府以北條時家爲九州探題八月五日改  
元冬十月二十九日彗星見十一月一乘院僧徒與大乘院僧徒  
戰十二月十三日前攝政左大臣家經薨十八日幕府使近畿家  
人護興福寺是歲中院創南禪寺京師鎌倉禪法盛行幕府令領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八

家與地頭中分輸物新補皆用折中法本補則否事乖公平自後  
本補亦宜從折中法

二年甲午春正月二十二日元主忽必烈死孫鐵木耳立罷東侵  
兵二月七日號準三宮久子內親王曰永陽門院三月修法肥後  
國圓通寺禪外寇夏五月十九日本院幸延曆寺受戒六月朔幕  
府罷護興福寺兵秋七月十三日東大寺僧徒神人有訴奉本  
寺八幡神興詣關葉神興去十四日遷之於東寺金堂禮堂八月  
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兼平覺稱稱念院是爲關司之祖九月七  
日本院幸日吉社二十七日罷一乘院總管僧覺昭晦盜開神祇  
官八神殿戶冬十月五日興福寺僧徒遷春日神木於和泉木津  
三年乙未春正月朔以神木遷座停諸節會三月改補一乘院大  
乘院兩總管九州探題北條兼時有病還于鎌倉以北條定宗代  
之夏四月二十四日雨雹是月北條時家亦還于鎌倉五月四日

遣使木津諭興福寺僧徒神木歸座十一日北條兼時爲評定衆  
秋八月十九日北條定宗卒于九州九月北條實政代之令將士  
黜陟便宜從事冬十一月二十日本院幸春日社二十三日本院  
幸興福寺二十四日幸長谷寺二十五日幸東大寺二十六日本  
院還宮大乘院僧徒與一乘院僧徒戰於春日社各取神木或遷  
之放光院或遷之興福寺金堂十二月十五日醍醐寺火十九日  
東大寺八幡神興歸座  
四年丙申春正月朔以神木遷座停諸節會十三日土御門殿成  
本院徙御焉二十二日新陽明門院崩二月十六日盜取大學寮  
孔廟杉木障子三月朔三島社火二十六日觀玄耀門院於衣笠  
殿是月故源範賴裔吉見義春謀滅北條氏北條貞時捕誅之夏  
四月二十二日盜取日吉神興裝飾六月十八日關白家基罷十  
九日家基薨秋七月二十四日以左大臣藤原兼忠爲關白八月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

十一日號準三宮喜子內親王曰昭慶門院十六日修法太宰府  
雷山千如寺轉讀大般若經禪外寇二十八日內侍所臨時神樂  
晦安樂寺院法華堂火九月十六日奪大乘院僧慈信檢校職付  
之一乘院覺意二十三日將修本殿遷御別殿冬十一月北條貞  
時殺吉見義春子義世流其黨僧良基十二月二十五日關白兼  
忠罷左大臣二十七日以右大臣二條兼基爲左大臣內大臣九  
條師教爲右大臣準大臣源定實爲內大臣

五年丁酉春正月朔以神木遷座停諸節會七日興福寺僧徒以  
奪大乘院慈信檢校職付于一乘院覺意使神人毀藏人平信忠  
宅二月十五日慶法金剛院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八日冷泉宮  
小路殿火帝避之春日殿是夜遷土御門東洞院殿廢朝三日二  
十八日遷御二條高倉殿五月十二日奈良雨雹圍八寸許十七  
日夜盜入禁中捕獲之是月六波羅南方北條盛房罷六月十四

日北條貞時置地頭於一乘院領地十九日多武峯神人以訴置  
一乘院領地地頭奉神寶入京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久時罷秋  
七月六日北條宗宣來居六波羅南方二十七日北條宗方來居  
六波羅北方八月十二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家敦  
罷二十一日春日神木歸座二十五日大納言西園寺公衡兼右  
近衛大將冬十月十六日內大臣源定實罷以權大納言久我通  
雄爲內大臣前權大納言中院通賴準大臣通賴通成之子也十  
八日貞時罷一乘院領地地頭閏十一月朔日南至賜安群臣二  
十七日造富小路殿十二月十七日內大臣久我通雄罷右近衛  
大將右大臣九條師教兼左近衛大將是歲北條貞時誅鎌倉姦  
臣百餘人初貞時年遣使諸州考守護善惡問民間愁苦使者皆  
貪賄賂以曲爲直出羽山伏某訴之故有此罰

六年戊戌春正月七日六波羅前權中納言京極爲兼八幡執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二

行聖信白毫寺妙智房以謀滅北條氏也三月十六日六波羅流  
京極爲兼于佐渡夏四月二十九日右大臣九條師教罷左近衛  
大將五月二十三日權大納言鷹司冬平兼左近衛大將基忠之  
子也六月十二日內大臣久我通雄罷二十三日以大納言西園  
寺公衡爲內大臣秋七月十九日如衣笠殿二十日幕府命鎮西  
將士修造箱崎石壘二十二日帝讓位於皇太子

後伏見天皇

後伏見天皇諱胤仁伏見帝第一子也母准三宮藤原經子參議  
經氏女也正應元年三月三日生爲永福門院所子養八月爲親  
王二年四月立爲皇太子三年十月著袴永仁二年六月始讀孝  
經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皇太子受禪於二條富小路殿以關白兼  
忠攝政左大臣二條兼基右大臣九條師教內大臣兼右近衛大  
將西園寺公衡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鷹司冬平竝如故八月

三日尊伏見天皇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十日立皇從祖兄邦治  
親王爲皇太子太子長帝三歲以左大臣二條兼基爲傅十七日  
遷御二條高倉殿二十一日上上皇中宮號曰永福門院九月十  
九日延曆寺火二十一日內大臣西園寺公衡罷右近衛大將二  
十五日權大納言一條內實兼右近衛大將家經之子也冬十月  
十三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一二十五日御禊十一月二  
十日大嘗十二月二十日攝政兼忠罷以左大臣二條兼基攝政  
是月彗星見

正安元年己亥春正月二十七日幕府置鎮西評定衆夏四月十  
日又置鎮西引付衆十四日攝政兼基罷左大臣二十五日改元  
二十六日以右大臣九條師教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公衡爲  
右大臣權大納言鷹司冬平爲內大臣六月二日以前內大臣藤  
原公守爲太政大臣秋八月二十九日內大臣鷹司冬平罷左近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四

衛大將冬十月八日元主鐵穆耳聞上國俗崇浮圖使江浙釋教  
總統補陀僧一山齋書來其書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遣補  
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願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  
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邇日本之好宜  
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  
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穆好息民之  
事王其審圖之一山至太宰府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激怒  
宣之伊豆拘管不報後延建長寺十三日太政大臣公守罷十  
九日行幸右大臣攝政仍舊二十七日行幸攝政兼基二條第十二  
月二十日右大臣西園寺公衡罷二十七日以前內大臣德大寺公  
孝爲右大臣

二年庚子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五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

一條內實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近衛家平兼右近衛大將家平家基之子也十一日、觀本院新院於富小路殿、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八日、新院所居常盤井殿火、夏五月三日、攝政兼基罷太政大臣、疾疫流行、秋七月、幕府令九州探題北條實政、申嚴海防、閏月三日、賜西大寺僧報尊號興正菩薩、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以慶興福寺奉幣三社、是月、大波羅北方北條宗方罷、十二月十六日、以攝政兼基爲關白、

三年辛丑、春正月二十一日、帝禪位於皇太子、初伏見帝爲北條時宗所拔立、既立、竊爲固位之計、密諭北條貞時曰、乃者方龜山帝在位、以卿祖先選後鳥羽帝於隱岐、切齒思報焉、時無歎可乘、不敢輕動、若今俾其孫子臨御日久、人心歸嚮、則必不利於卿、朕賴先皇之餘德、撥擁重器、願與卿同心戮力、馴致太平之化、不知其他也、貞時深然之、不欲龜山帝後復承大統、遂與帝合謀立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六

伏見帝於是後宇多上皇不悅、遣左中辨吉田定房於鎌倉讓貞時曰、國不可有二主、如何數違先帝詔旨、時遂定策、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限十年迭立、因先立上皇皇子、循序相傳、時後伏見帝立僅三年、俄讓位於後二條帝、事遂定、而元弘之亂實胎於此矣、

論贊曰、兩宗迭立之義、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豈得爲長久之道乎、況天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青山延子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窺覷之心、勦諸將傾實朝、遂成篡奪之勢、陽奉賴經、陰執大柄、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方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甚焉、然繼之以泰、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以傳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業、然身以陪臣遙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爲一時姑息之計、倡兩宗迭

立之議、竟階元弘之亂、九世之宗、一朝而滅、悲夫、

後二條天皇

後二條天皇、諱邦治、後宇多帝第一子也、母西華門院堀川基子、內大臣具守女也、弘安八年二月二日生、九年十月、爲親王、永仁六年六月、冠、七月、後伏見帝登祚、八月、立爲皇太子、正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受禪於二條高倉殿、關白兼基左大臣九條師教、右大臣德大寺公孝、內大臣鷹司冬平、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一條內實、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近衛家平、竝如故、二十八日、尊後伏見天皇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後宇多帝曰一院、稱伏見帝曰中院、時本中新三院、并前後伏見共五上皇、上皇之多、自古所未有也、一院預聞政事、二月十二日、行幸前右大臣西園寺公衡北山第、避方忌、十七日、最勝光院火、三月十九日、號準三宮、藤原瑛子曰、昭訓門院瑛子嘗曰、世上可悲者、四深志道者、處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八

貧窮一也、昏愚者多財寶二也、爲國司者無慈惠三也、德高不得位交、賤愚四也、二十四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七、右近衛中將藤原家定奉御劔、授內侍、世以爲不祥、夏四月五日、興福寺僧徒以與大和國民爭、遂春日神木於金堂、六月二日、以前內大臣源定實爲太政大臣、是月、北條基時來居大波羅、北方秋八月十五日、以皇從祖弟富仁爲親王、二十四日、立富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左大臣九條師教爲傅、

賴輿曰、兩統迭立之議、出於北條氏、猶其分攝家爲五派、使其勢相爭而不相合、而我得持權樹恩於其間、可謂巧詐極矣、而其取滅亡實基於此、夫以赫赫天統、而敢分折之、以便於己、至每十年相更、惡有不獲罪譴於祖宗之靈者哉、蓋後嵯峨生後深草龜山二帝、其母同也、而後嵯峨專屬意於龜山、遺誠母后、以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封邑、則大統已定矣、故後

宇多以龜山子嗣立宜也而後深草以失勢憤懣倚北條時宗以立其子伏見帝又倚北條貞時以立其子而後宇多持先皇遺旨詰之於是乎迭立之議出宜若出於不得已也然當後深草伏見之託使時宗貞時仗正義辭之何有此紛紛哉所以不辭者非謂是可以持我權而樹我恩也耶抑亦有故也後嵯峨雖爲北條氏所立然常陰懷皇道之陵替而冀於匡復雖已不得其時望之於子孫以爲後深草之孱弱不足有爲見龜山有英氣材力可以庶幾焉史稱朝廷有阪上田村鎮國劍後嵯峨臨崩屬后竊付之龜山云夫田村非能誅東夷者邪觀伏見帝告貞時曰龜山每切齒承久之事立其後非卿家利然則當時中外頗察其旨是北條氏所以右後深草之統也龜山之愛皇孫祈其得位猶後嵯峨之於己也及花園之議儲當立後二條之子而後宇多曰吾有所慮故先立後醍醐由是觀之兩皇亦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八十九

不得其時而望之於子孫也而後醍醐能不負其望誅宿猾於斧鉞之下復除難雪大耻後嵯峨之志於是而成而列聖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矣而伏見之統每仇疾之每爲關東間諜光嚴爲北條高時所立光明又爲足利尊氏所擁戴皆欣然受之不辭夫兩統均出於後嵯峨同源同本宜其耻其仇仇其仇也而如此其後南北分爭五十餘年八州生靈肝腦塗地雖叛臣之罪亦王室之不思懿親也及兩統合一是利氏亦舉迭立之議故致海內之嗷然夫足利氏之勢非北條之比無復事於持權樹恩也而仍襲其故禍亂不止骨肉相殘豈非亦獲祖宗之譴者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

實政罷冬十月二十五日大和國民掠春日四社神鏡各二若宮神鏡十又據二上山官符發大和兵士及興福寺僧徒討之賊伏誅二十八日御禊十一月二日幕府以北條政顯爲九州探題二十日大嘗二十一日元船一隻至薩摩嶺島其餘二百隻許值風濤盡漂沒十二月朔索竊春日神鏡者奉幣春日社十日幕府奏京師朝議復行祇禱二十四日幕府獻土地於薩摩八幡祠禱外寇自此之後無復邊陲之報胡元終不能得志於我者蓋北條氏之功云二十七日悉獲神鏡還藏春日社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一

邦良爲親王二十八日神木歸座秋七月八日大風雨水泉木津橋長谷寺堂舍漂流二十七日玄祖門院所居火是月太政大臣定實罷金澤貞顯來居大波羅南方八月二十八日以德大寺忻子爲女御公孝女也九月北條貞時建最勝園寺冬十月五日以北條貞時子菊壽磨死不奏事七日十一月二十一日改元二十一日以右大臣德大寺公孝爲太政大臣內大臣鷹司冬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一條內實爲內大臣十二月二十九日興福寺僧徒以訴事遷春日神木於移殿是歲安東爲條者自出資財築掃磨福泊當賀古河口造石塘海中二町餘停泊之便與經島相比商估輻湊後四十餘年塘內游塞無復修治者終至衰頽即位初幕府令向有宣下諸請所係寬元以前所立者不宜停廢今定承久以後請所不帶關東證文者爾後一任本所進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二



日神木歸座二月二十三日日吉八王子三宮火夏四月三日禪  
林寺法皇幸東大寺四日幸春日社遂幸興福寺受戒十一日興  
福寺僧徒以訴事遷春日神木於金堂閏月五日內大臣一條內  
實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近衛家平轉左近衛  
大將權大納言二條道平兼右近衛大將道平兼基之子也十六  
日神木歸座十七日幕府令鎮西將士修築博多海濱石壘泊兵  
船於海岸以備外寇是月召還京極爲兼六月晦春日社神厨火  
失第四殿神鏡秋七月六日祈雨八月五日改元十七日占春日  
社第四殿神鏡火遣使以社庫所藏神鏡代之十九日興福寺僧  
徒遷春日神木訴延曆寺僧侵奪河內坂田二莊稅救流延曆寺  
僧慈俊賴俊等九月十四日神木歸座二十四日立女御德大寺  
忻子爲中宮冬十二月十九日前權大納言二條爲世上新後撰  
和歌集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四

二年甲辰春正月十一日幕府命筑前將士警備博多二十一日  
東二條院崩三月十三日太政大臣公孝罷夏六月六日避祇園  
神輿於萬里小路殿八日還宮二十八日興福寺僧徒逐生駒莊  
地頭北條貞時流首事者補地頭秋七月十六日本院崩于富小  
路殿年六十二稱後深草院又稱持明院帝孝友和順脫屣之後  
每侍後嵯峨上皇宴遊必從愉色婉容承意不違十七日火葬後  
深草天皇藏御骨於法華堂是月春日山木多枯八月七日夜大  
風雨有光怪如日者五出自春日山向西北飛二十四日石清水  
神人宗永等據神宮寺聚衆九月十三日石清水社務妙清捕宗  
永等神人五人自殺廊內二十五日以興福寺請罷生駒莊地頭  
職二十八日夜葛城山有光冬十月晦準大臣中院通賴薨是月  
大波羅北方北條基時罷十一月北條時範來居大波羅北方十  
二月十七日內大臣一條內實薨

三年乙巳春正月十六日禪林寺法皇幸興福寺十九日還宮二  
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近衛家平爲內大臣二月晦禁京師沽酒三  
月五日觀二條殿六日聽講群書治要七日蹴鞠詩歌合八日還  
宮九日地震二十三日中院幸春日社夏四月六日興福寺僧徒  
放火燒達磨寺十二日關白兼基罷以左大臣九條師教爲關白  
二十三日北條宗方時賴之孫貞時從弟而與師時爭權師時與  
時村親睦故欲先殺時村後害師時將軍命募兵乘夜襲殺時  
村貞時大怒五月四日使其族宗宣等討宗方宗方防戰力盡自  
殺貞時悉誅餘黨六月二十日幕府命品津氏嚴海警秋七月十  
二日前太政大臣公孝薨二十二日北條宗宣連署九月十五日  
禪林寺法皇崩于龜山殿年五十七遺詔稱龜山院帝深信佛法  
最崇禪法捨禪林寺離宮創南禪寺御製顯文梁牌嘗和達磨忌  
偈曰江浪激奔嶺雪寒栖栖南北不安間當時若得親相見不在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六

魏梁肅主間帝早好內年十三始生子及長寵嬖日多幸御無度  
至通異母妹產女子削髮之初勉強精修不復近婦人行履一如  
僧新陽明門院以下廊御方議岐二位或削髮或出歸家而帝復  
收德淫縱益甚云十七日火葬龜山天皇分藏御骨於淨金剛院  
法華堂南禪寺金剛峰寺冬閏十二月十七日關白師教罷左大  
臣二十一日以右大臣鷹司冬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家平爲  
右大臣準大臣藤原實家爲內大臣是歲僧德見塔商舶至四明  
元禁我邦人入內地德見僅得入城  
德治元年丙午春三月晦前太政大臣定實薨夏四月十四日右  
大臣近衛家平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道  
平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堀川具守兼右近衛大將具守權大納  
言基具之子也二十五日我商船抵元慶元路貿易元命阿老瓦  
丁等備之五月祈雨六月六日避祇園神輿於萬里小路殿七日

還宮是月內大臣藤原實家罷秋九月十二日、以龜山帝周忌、非常赦、冬十一月八日、熊野社火、十二月六日、以前內大臣藤原實家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二條道平爲內大臣、十四日、改元、二十日、卜定皇子內親王爲齋宮、關白師教罷皇太子、傳以左大臣鸞司冬平兼傳二十九日、二條宮小路殿火。

二年丁未春正月十二日、修結緣灌頂於石清水宮、著爲式、三月二日、關東地大震、夏四月三日、內大臣二條道平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近衛經平兼左近衛大將、經平家基之子也、六月二十二日、號準三宮、舉子內親王曰章義門院、秋七月二十四日、遊義門院、崩、后有殊寵、顯房及崩一院哀慕不已、遂薙髮屏去嬪御、而持長齋、建法華堂於今林、藏遺骨、日修佛事、每忌日必幸焉、以后遺髮手繡梵字、又一字三禮、寫法華經於遺書紙背、慶之攝收院、二十六日、葬遊義門院、二十七日、一院薙髮、法名金剛性、八月六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八

波羅北方北條時範卒、冬十一月二十日、一院幸東大寺、二十二日、幸春日社、遂幸興福寺受戒、二十三日、還宮、十二月十五日、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木、訴前備中守賴綱達磨寺僧仙海等事、還兵宇治、撤橋防之、十九日、進前權中納言藤原雅藤、下院宣罷防禦兵、二十日、神木入法成寺、公卿相率奉迎。

三年戊申春正月、以神木在京、停諸節會、下宸筆敕諭興福寺僧徒、二月三日、賜東寺故僧正益信號本覺大師、秋七月十二日、先是、以興福寺訴流前備中守賴綱于尾張僧山海子參河、下院宣諭僧徒至是、神木歸座、八月四日、北條貞時遂征夷大將軍式部卿久明親王、是日久明歸京、十日、以久明長子守邦王爲征夷大將軍、時年七歲、二十三日、日吉聖眞子客人社火、是月不豫、二十三日、大漸、二十五日、帝崩于一條高倉殿、年二十四、稱後二條院。

花園天皇

花園天皇諱富仁、伏見帝第三子也、母顯親門院藤原原子、玄耀

門院異母妹也、永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後伏見帝養爲子、正安三年八月、著袴爲親王、遂立爲皇太子、嘉元元年十二月、始讀孝經、德治三年八月、後二條帝崩、二十六日、皇太子踐祚於土御門、東洞院殿、以關白師教攝政、太政大臣實家左大臣鸞司冬平、右大臣近衛家平、內大臣二條道平、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近衛經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堀川具守、並如故、二十八日、葬後二條天皇于北白河殿、九月十九日、立皇從祖兄三品太宰帥中務卿尊治親王爲皇太子、以左大臣鸞司冬平爲傅、初及帝當置嗣、議欲立邦良、而法皇以爲邦良方有脚疾、難即升儲、貳且皇子尊治是固先帝之所欲立、宜先立之也、遂命立尊治、因作書與尊治約曰、及建嗣之日、固宜立邦良、若邦良不得立、則當擇其諸子立之、冬十月九日、改元延慶、十九日、以征夷大將軍守邦王爲親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三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四百

王二十四日、以延曆寺訴罷益信、賜號十一月十日、攝政師教罷、以左大臣鸞司冬平攝政、十六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二、二十九日、前內大臣源通基薨、十二月朔、號上皇所生準三宮源基子曰西華門院、是月、北條貞房來居六波羅北方、是歲、六波羅南方金澤貞顯罷。

二年己酉春正月十三日、號准母藤原寧子曰廣義門院、二十一日、宇佐八幡宮火、二月三日、號準三宮永子內親王曰章善門院、晦、東大寺僧徒奉八幡神輿至二條萬里小路殿、請復益信大師號、遷之東寺、三月朔、太宰府言元兵將復入寇、十四日、攝政冬平罷左大臣、十九日、以前右大臣西園寺公衡爲左大臣、夏六月二十七、日、號準三宮瑤子內親王曰朝平門院、是月、肥前國武雄社大宮司國門真幕府請文永弘安觀寇報、秋七月二十日、復益信大師號、二十八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八月十五日、

左大臣西園寺公衡罷九月五日東大寺八幡神興歸座冬十月六日以北條貞時女死不奏事五日十五日太政大臣實家罷以前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嗣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近衛家平轉左大臣內大臣二條道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經平爲內大臣二

十一日御禊二十四日內大臣近衛經平罷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堀川具守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洞院實泰兼右近衛大將實泰權大納言公守之子也十一月二十四日大嘗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貞房卒十二月五日延歷寺僧徒奉日吉七社神輿入京請罷益信大師號十七日避方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十四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十四百二

日北條貞顯來居六波羅北方二十八日以皇弟吉永爲親王秋七月北條時敦來居六波羅南方冬十一月朔罷益信大師號六日鎌倉大火晦日吉神興歸座十二月十三日太政大臣信嗣罷十五日以冬平爲太政大臣攝政如舊十九日上後二條中宮號曰長樂門院是歲金澤貞顯來居六波羅北方

應長元年辛亥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于紫宸殿五日大風壞屋揭沙七日以加元服原輕繫十四日中院移御常盤井殿三月十五日以攝政冬平爲關白二十日前太政大臣信嗣薨夏四月二十四日關白冬平罷太政大臣二十八日改元疾疫流行秋九月二十三日盜取鳥羽寶藏物二十六日相模守北條師時卒冬十月二十六日前相模守北條貞時卒年四十一薨葬法名崇演號最勝園寺弘安季貞時漸事奢侈屢宴於諸將家費用過差上下困弊鵬政始衰矣筑前權守政連以書諫云自古賢君治國必以

節儉爲本未有好華美而克永其世者也昔者前武州躬行儉素常務儲積國有飢荒別加賑給民若困乏則錫賦租故世屬豐稔人多壽考頃者上下皆尚華飾漸忘其本大名家人競設謀享窮極奢靡以務逢迎過差非度財用不給鬻領邑以充其費耶徒不能資養親戚不得扶助雖有大名之號而無強勢之實下至庶民以衣食不足專事奸詐不顧廉耻古曰禮節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豈可不思哉請自今以後省游宴崇儉約務儲蓄恤衆庶力施恩德以祈後福言頗剴切貞時留意於政治慕時賴之風辭職之後躬披僧衣遊歷郡國察風觀俗訪民疾苦時前內大臣源通基蒙譴於後宇多上皇奪食邑屏居田廬貞時至京偶過其廬愛其閑寂徘徊久之值有人出貞時問主人姓名其人具告并道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十四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十四百四

此滅絕命也何傷貞時憫之東歸之後上陳其事上皇大慙悔復通基食邑貞時風餐野宿備嘗艱苦凡三歲而還初時政義時以來數遣使分曹行郡國問吏民冤枉至於時賴貞時發問使被緇衣四出多所摘發吏不得欺也而問使又稍成奸時賴貞時終親出按之云子高時嗣二十八日以北條照時連署十一月十一日字治橋火

正和元年壬子春二月十三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今出川公顯罷三月二十日改元二十八日前權大納言京極爲兼上玉葉和歌集夏四月十二日伊豆駿河武藏下總海水赤如血數日復故六月十四日連署北條宣宗卒秋八月十日權大納言三條公茂兼右近衛大將實重之子也二十五日興福寺僧徒以訴事奉春日神木入京

二年癸丑春正月五日以神木在京罷叙位二月四日法琳寺火

三月十七日、彗星見、秋七月十二日、關白皇太子傳冬平罷、以左大臣近衛家平爲關白、八月七日、大覺寺法皇幸高野、十六日、以聽興福寺訴神木歸座、二十日、法皇還宮、九月十二日、永嘉門院所居鷹司萬里小路第火、冬十月十七日、中院雅發、法名素融、初帝之登祚也、中院再聽政、至是屬機務於後伏見上皇、移居伏見殿、幽間度日、十一月七日、右大臣二條道平兼皇太子傳、十二月二十日、關白家平罷、左大臣二十六日、以右大臣二條道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經平爲右大臣、前大納言堀川具守爲內大臣、三年甲寅春正月二日、觀中院新院於常盤井殿、二月十四日、尊勝寺最勝寺火、三月十一日、興福寺僧徒遷春日神木於金堂、十三日、以後白河帝忌辰免齋繫、十七日、春日神木入京、閏月四日、石清水神人以訴事奉神輿至富小路殿、帝避之常盤井殿、遷神輿於東寺廢朝、夏四月十三日、神輿歸座、秋八月十三日、神木歸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四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四百六

座冬十一月、六波羅北方金澤貞顯罷、十二月二日、內大臣堀川具守罷、四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二日、造富小路殿、二月二十四日、號準三宮延子內親王、曰延明門院、三月八日、鎌倉大火、十三日、以大納言洞院實泰爲內大臣、夏四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五月二十一日、祈晴、秋七月十一日、幕府以北條基時爲執權、金澤貞顯連署、以六波羅南方北條時敦爲北方、十五日、前相機守北條熙時卒、二十日、內大臣洞院實泰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一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三條公茂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家定兼右近衛大將、家定權大納言家教之子也、疾疫流行、八月北條維貞來居六波羅南方、九月二十一日、關白家平罷、二十二日、以前關白冬平爲關白、二十五日、前左大臣西園寺公衡薨、冬十二月十八日、東大寺僧徒奉八幡神輿至禁中、遷之東寺、二十六日、神

輿歸座、二十八日、北條高時拘前權大納言京極爲兼於六波羅、五年丙辰春正月十九日、前內大臣堀川具守薨、二月十二日、少貳貞經令管下修理博多石壘、十五日、大覺寺中御所火、秋七月、執權北條基時罷、十日、以左馬權頭北條高時代之高時委政、秋田時顯、長崎高綱二人合心協謀、一邊泰時約東顏稱無事、高綱薨、號圓喜、八月二十三日、關白冬平罷、以左大臣兼皇太子傳二條道平爲關白、冬十月二十一日、關白道平罷、左大臣二十二日、以右大臣近衛經平爲左大臣、內大臣洞院實泰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今出川公顯爲內大臣、閏月二十四日、盜竊玄上琵琶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文保元年丁巳春正月三日、地大震、五日、又震、九日、又震、晦、又震、二月三日、改元、三月二日、地震、八日、又震、晦、善統親王薨、是月北條高時任相、松守夏四月十七日、地震、十九日、富小路殿成、自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四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二千四百八

條殿遷御焉、五月十五日、地震、晦、以興福寺訴除大納言花山院師信姓、六月十二日、復師信姓、二十一日、右大臣洞院實泰罷、以內大臣今出川公顯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三條公茂爲內大臣、秋七月四日、地震、二十二日、又震、八月二十四日、內大臣三條公茂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一條內經兼左近衛大將、內經內實之子也、九月三日、中院崩於持明院、年五十三、稱伏見院、帝善和歌、工書、命京極爲兼選萬葉集以下和歌、曰玉葉和歌集、四日、火葬、伏見天皇於深草、神御骨於後深草、帝法華堂、冬十月二十三日、地震、十二月十日、右大臣今出川公顯罷、是歲九州探題北條時赴任所、二年戊午春二月二十六日、帝禪位於皇太子、與後伏見帝俱居持明院、殿情愛最厚、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館林 岡谷 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一

後醍醐天皇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也母談天門院五辻忠子參議忠繼女也正應元年十一月二日生龜山帝愛其顙悟常置左右然以後二條帝長且無它過失不得越立因納誓詰於石清水宮禱其遂獲大寶乾元元年六月爲親王嘉元元年十二月冠叙三品二年三月爲太宰帥德治二年五月兼中務卿延慶元年八月花園帝踐祚九月立爲皇太子文保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太子受禪于冷泉宮小路殿嗣白道平左大臣近衛經平內大臣三條公茂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一條內經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家定並如故補院司前右大臣今出川公顯爲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十

當權大納言西園寺實衡爲執事前權中納言坊城定資爲執權法皇使右中辨日野資朝奉今上皇子年十歲入梶井寺爲僧稱前帝曰新院稱新院曰本院時花園帝春秋二十二未有禪讓之意然太子齡既三十一法皇屢告難倉促之北條高時金澤貞顯等馳使勸帝帝不得已遂成禪讓法皇在常盤井殿聽萬機初花園帝之立也後宇多致政後伏見乃立一堂於大覺寺屏歸女絕人事覃思密教儉薄如僧與京師往來甚希於是復起握大權是日地震二十九日法皇定評定衆傳奏以前右大臣洞院實泰今出川公顯從一位權大納言花山院師信右近衛大將花山院家定前大納言六條有房二條賴夏日野俊光前權中納言坊城定資中御門經繼吉田定房前左大辨參議萬里小路宣房爲評定衆實泰師信有房定資經繼定房宣房及從三位中院有忠爲傳奏使實泰知行丹波國定房知行出羽國法皇博識史儉身遊

道天下想望德政三月二日帝臨安福殿覽釣殿六日地震七日又震九日立皇姪邦良親王爲皇太子仍加元服以左大臣近衛經平爲傅花園已遜位本院皇子量仁長本院以謂女當立爲儲貳及皇太子定邦良也本院憮然失望是日新院幸長講堂修法

華八講薦後白河帝冥福十日尊花園天皇曰太上天皇十六日遣使於伊勢告即位二十一日法皇詣大覺寺修御影供二十九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先是諸帝多以冲齡立不能親政而帝久在藩儲周通物情又與儒臣討論經史時法印玄慧粗涉書史又有詞漢帝召侍讀玄慧尊信宋人程頤朱熹之學先是經筵專用漢唐諸儒註疏至是玄慧始倡程朱之說又得資治通鑑教授人帝嘗欲閱論語惡紫奪朱章使人檢索不獲吉田兼好進曰是在某卷第幾頁一時君臣好學如此夏四月七日地震九日帝始讀史記十二日號所生准三宮五辻忠子曰談天門院以若狹國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十二

奉初內大臣花山院師繼養族五辻忠繼女忠子納後宇多宮曰中納言典侍後入龜山法皇宮爲准后至是有是命權大納言花山院師信師繼之子與門院義爲兄弟帝之爲親王也前權中納言吉田定房傳之故二人以肺腑特被信任十八日賀茂祭法皇御淺棚觀之二十五日今出川院崩先是延曆寺衆徒聚日吉社擁神輿訴事久之不散帝即位諭旨解散據大宮者不肯散曰我惟資西塔背約耳乃諭西塔不聽於是座首以下釀錢五萬正以付僧承喜講解之衆徒乃散五月二十一日北條高時以蝦夷亂熄與善金澤稱名寺襲其祈禱法驗二十五日法皇詣龜山殿修仁王經法駐蹕數日六月八日法皇詣石清水宿禰七日明日還宮又詣賀茂社二十五日左大臣兼皇太子傳近衛經平薨經平父家基娶經司氏生家平以爲嫡京極院雅仕貫川幸於龜山帝生皇女鞠發於帝乳母按察二位局家隆嫁家基生經平是以兄

弟拉貴經平子基嗣嗣近衛家從是分東西秋七月四日法皇竊幸關白道平泉第明日詣北野社七日詩歌會十三日興福寺僧徒訴事移春日神木於金堂二十八日以西園寺禪子爲女御實兼女也阿野廉子勝爲廉子右近衛中將公廉女也洞院公賢養爲子有才色善和歌初太政大臣公經生實氏實雄分爲西園寺洞院氏實氏二女爲後嵯峨後深草中宮自是家出七后實氏孫曰實兼爲太政大臣其三女長爲伏見中宮號永福門院仲侍法皇號昭訓門院季則禪子上爲太子見悅其美遂入東宮殊被寵遇生權子內親王及踐祚姪實衡奉之從富小路殿後如行啓叙從三位遂有此命姊妹三人並貴榮異宮而居八月二日以權大納言花山院師信兼皇太子傅十五日內大臣三條公茂罷遣永嘉門院宮於土御門殿十六日成而徙焉十八日良助法親王薨二十四日以前內大臣三條實重爲太政大臣前右大臣洞院實

泰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花山院家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一條內經爲內大臣是月行幸常盤井殿和歌會九月朔大雨洪水二十九日法皇寄附肥後縣牟田莊於高野山永爲勸學院營作料延曆寺僧徒結黨嘯聚據日吉大宮坂本僧徒相議曰數縱暴人重瀆神明不可復寬假也發兵攻之暴徒圍門拒戰不勝火燒死屍狼藉冬十月九日日吉大宮火十三日納言諸神人皆譏曰據祠者不罪反歸咎一人不亦悖乎是社隨造輒燒必有故也徵津料於行旅以充造營費是之謂聚怨而成募無賴徒假以凶器曰興隆人法也數遭災害固宜二十七日御禊時法皇勅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爲世撰和歌集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嘗二十三日盜殺前參議綾小路有時於待賢門初帝即位大嘗使有時奉清暑堂神樂右近衛中將紙屋河顯香以雅長其技爭之不能得是日陰使人殺有時顯訪知顯香所使乃捕顯香尋送鎌倉處流十二月

十日右大臣花山院家定罷右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九條房實兼右近衛大將房實師教之子也二十九日關白道平罷以內大臣一條內經爲關白元應元年己未春正月朔法皇御歡喜光院修理趣三昧十三日法皇敕公卿議興復神事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宣房等論奏祈年祭神宮臨時祭及諸社修造等五事然是唯存故事以供卽位政始之儀式耳其寔非有所施行也當時若太神宮御邑固稱不易之地者儼管主有罪即沒官稱朝恩給與他人或轉施佛寺其諸別宮大抵破壞不修有神體暴露者有神寶亡佚者遂不能回復也既而亂離相踵朝制皆廢矣然國郡武人尙義勇者往往崇敬神祇以祈靈佑或奉神地或修殿舍率爲風習古社之存乎今日蓋亦有藉其力者也十四日法皇幸法勝寺本院新院與廣義門院同車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遂幸衣笠殿而還十五

日法皇幸龜山殿十七日詣石清水初朝議以東大寺大勸進聖尋神貝外僧收兵庫關付大覺寺僧徒鬱然不服奉八幡神興於大佛殿訴之論年未決擁神興向京師十九日至法性寺側衆徒逃歸神人猶進六波羅還檢斷奉行澁谷某率兵拒於七條河原捕二人殺一人衆棄神興於鹽小路河原走勸權安東寺東寺不欲法皇勸安蓮華王院二十五日修造杵築社二月朔日有食之七日東福寺火十日本院新院幸長講堂臨二月會十三日法皇幸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遂幸龜山殿修法華八講十八日立前權中納言源忠房爲親王順德帝曾孫也父彥仁賜源朝臣姓生忠房法皇養以爲子因有此命三月八日本院新院幸長講堂本院念誦御影堂遷新院留修法華八講七日二十七日尊皇姊前齋宮獎子內親王爲皇后夏四月五日法皇詣東寺受佛舍利石清水神人擁神興向京社務善法寺尙清遣弟榮清率兵闕止職於

相模辻頗有殺傷七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興自橫川遷本祠  
十日右大臣花山院家定罷十三日石清水神人使社殿僧正顯  
辨連署金澤貞顯兄也補國城寺長吏往拜堂因造戒壇是日勅  
使就聽中綱製袈裟顯辨因欲修金堂供養延曆寺僧徒怒謀廢國  
城寺朝廷聞之乃止敕使遣兵護衛京師騷擾十八日遣左中辨  
日野資朝莅變之僧正長乘夜坐丈室三井眾徒甲冑沓至扶去  
以爲金堂供養導師於是三塔連署劾奏之朝廷大驚綸書交下  
眾憤不熄謀攻國城寺朝議觀長乘官更名字治永業流土佐勅  
六波羅毀戒壇眾徒乃止六波羅稍緩不毀戒壇延曆寺眾徒益  
怒二十五日燒國城寺三塔悉燼火及大津國城寺僧徒不能防  
而逃兩六波羅遣兵亦不及事朝廷遣評定眾往視眾徒已散矣  
二十八日改元是月疾疫流行人多死僧疎石至鎌倉五月朔新  
院畢法華讀中禮讚修一日經供養五日鎌倉收六波羅所管六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十八

國以伊勢志摩三河充政所用度尾張美濃加賀充問注所六日  
搜得前朝所失玄上琵琶十六日法皇幸西園寺實兼北山第使  
實兼彈聽之乃納御府二十八日關白內經罷左近衛大將六月  
十四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九條房實轉左近衛大將引付  
頭北條貞規卒二十一日法皇付安藝貞應以後新莊及國衙於  
東寺充塔婆修理費二十六日以皇女惟子爲內親王前權大納  
言六條有房病二十七日關白內經遊罷內大臣明日以有房爲  
內大臣自五月至是月霖雨七月朔日有食之是日法皇臨六條  
有房第視病二日薨有房才該和漢善書爲法皇所任用二十二  
日新院召修理大夫中原章任說令四月而畢日野資朝侍焉資  
朝嘗入候談道新院悅曰朕好學七八年矣與諸人語未稱旨今  
始逢知意談論終宵不知倦是夜章任已罷資朝直宿與諸僧但  
談論語新院聞之曰玄慧之說可謂達道矣二十九日本院新院

幸前關白道平泉第閏七月九日祈雨二十八日以權大納言九  
條房實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久我通重爲內大臣通重通賴之  
子也八月朔法皇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實衛北山第七日立女御  
西園寺禮子爲中宮猶在北山第九日新院詣石清水宮十三日  
帝駐蹕於北山第中秋月色晴明開觀月宴中宮陪之嬉歡而罷  
明日還宮尋中宮入內二十一日右大臣九條房實罷左近衛大  
將以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冬氏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今出川  
兼季兼右近衛大將冬氏信嗣孫兼季實兼之子也九月二日冷  
泉萬里小路殿火十六日避方忌於常盤井殿新院幸六條殿供  
花二十日以忠房親王爲彈正尹冬十月十日以足利高氏叙從  
五位下任治部大輔足利氏與新田氏同祖出自源義家義家生  
義國義國居下野足利生義重義康義重之裔爲新田氏義康生  
義兼義兼娶北條時政女生義氏居三河義氏生泰氏泰氏生賴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二十

氏義兼以來三世爲北條氏女甥故親於幕府賴氏生家時家時  
娶北條時茂女生貞氏貞氏娶上杉賴重女曰清子生高氏直義  
十八日太政大臣實重內大臣久我通重罷以前內大臣久我通  
雄爲太政大臣大納言花山院師信爲內大臣兼皇太子傳如故  
十一月十五日以皇妹祿子爲內親王是日談天門院崩初高野  
大勸進僧證道甚得法皇信依因勸僧徒奏請法皇修造大塔延  
慶元年法皇下院宣賜淀津升米之半尋復回收更賜備後國務  
僧徒器然據寺堂訴乃賜飛驒國事姑熄至是又懼請不已前年  
遂寄附之是月下官符永定爲大塔修造料僧徒大喜十二月十  
八日下院宣賣實米穀者每年家別一服大炊寮課役商賈託權  
門假神威不奉祭命尋又下院宣嚴督之東大寺東寺爭本末以  
故權安八幡神興於他寺二十六日法皇使權大納言吉田定房  
諭旨曰兩寺聖武桓武兩朝建爲勸願以興顯密二教無有本末

僧侶所競勵者在學習不在寺本末。至今宜於式其止諍論。奉安八幡神興。於是入幡神興自蓮花王院遷於東寺後下。太政官符曰。東大寺僧繙稱遺詔。謂東寺爲末寺。謀抑制之。固屬謬妄。然恐後主生惑。特告此由。是歲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宣房上議。請舉朝綱凡七條。其一。選才德授官。其二。選評定傳奏。其三。裁事不偏聽。其四。訴人獻料。先罪受者。其五。興文學。其六。興恒例祭事。其七。修治諸寺。於是下德政議。令評定衆傳奏。注篇目上之。

二年庚申。春正月六日。冷泉萬里小路殿。又火。二十日。法皇詣石清水宿禰七日。畢。與邦省親王俱幸愛染王堂。二十七日。還宮。二月二十六日。號準三宮一條。璣子曰。萬秋門院。三月二十四日。幕府造鎌倉大御堂。是日上棟。大將軍守邦親王莅焉。是春。北條氏家宰長崎高綱讓職于高資。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以貽成。夏四月。高野大塔之成。未行慶讚。法皇勅左大臣實泰。製誦文。遣

前大僧正禪助。二日。禪助爲導師落慶之。十一日。議德政於法皇宮。定文學篇目。十二日。大納言大炊御門冬氏罷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鷹司冬教兼左近衛大將。冬平之子也。十四日。法皇臨記錄所。諸時政之要。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宣房曰。誠者天之道也。聖賢之道誠而已矣。今年一部之終。明年辛酉革命。宜施德政。顧災厄也。神事佛事。任官文學。雜訴及南都北嶺。靜訟悉裁。條目惟誠可以行之。凡任官宜選有德行才庸。而能承家業者。不問才德。惟由門閥衰世之事也。後嵯峨朝以來。傳奏評定衆爲輔佐職。亦漸啓門閥之習。以致政綱陵夷矣。如難訴。特關入疾苦。自今庭中竊出御親聽。當直公卿陪之。謂聖斷裁判之足紓民憂也。又曰。唐太宗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先蹤。晚接賓筵。訪得失於當代。寬平聖誠朝延有識公卿。諮詢治術。夕召侍臣。講六經以修德。今及得失之議。可謂盛德之至也。顧傳奏評定衆。曩有黜陟之令。亦非才非

行輩如漸加者。謂更精選之。魏文帝嘗曰。婦人與政。亂之本。自今以後。不得請事於太后。夫女禍。太后猶戒之。況陪士女乎。近者特加禁戒。猶有犯者。請更肅正之。天下至廣。一日萬機。今以聖駕在西郊。每月關奏事七日。此頗關民憂。往年宿禰賀茂。聽奏事於行殿。是常儀也。乃薰修潔。誠爲聖聽。煩亦少定時。而得奏事焉。甚稱聖旨。十九日。僧德儉寂。賜佛燈國師號。二十四日。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敦卒。幕府停廳七日。六月七日。前關白師教薨。師教之少時。昇平日久。後宮妃嬪競媚辭令。縉紳接之。善應對者罕。龜山宮人嘗設問試其才。問大納言某曰。聞時鳥歎曰。不肖未得聞之。問內大臣堀川具守曰。嘗在岩倉。如聞之者。宮人相評。與後對而譏。前對左大臣洞院實雄。語人曰。吾見宮人雖不貴。煩悻悻不得自安。師教之母西園寺氏。訓養師教。特加意焉。是以其辭令。娓娓稱允。可聽。帝卽位。欲復爲關白。師教辭之。新院聞計曰。是公博學。汎濫

漢籍賢才超衆。人稱忠良。今攝家乏人。而失斯人。可重惜哉。秋七月二十三日。石清水神人訴事。擁神興入京。師明日權安東寺。二十五日。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爲世上續千載和歌集。爲世撰集之日。每對客輒求佳作。子爲藤曰。救撰重事。宜就其集。取秀絕者。何必求諸無名人。爲世曰。歌之可採者。雖非作家。亦宜收載。不遺也。爲世嘗撰續後撰集。及撰續千載集。爲藤與有力焉。比諸前集。更稱善美。爲世爲家之孫也。爲家有子三人。長曰爲氏。爲氏生爲世。家稱二條。仲曰。爲教。生爲兼。家稱京極。季曰。爲相。生爲秀。家稱冷泉。御子左氏之和歌。從是分爲三派。八月朔。石清水神興將以十日歸座。其曉神人千餘集。社頭與守護武士。開因又遷延。十七日。本院新院詣東寺拜神興。初幕府設警固所於安藝。使國人結番警備海上。十七日。守護定九月番名。令兒玉光行鹽谷某成之。曰若捕賊徒者。可注進交名於關東。其以此布之。二十日。京師御靈



神興出爭事於途委神興而去二十三日號準三宮嬪子內親王  
日壽成門院九月二日鎌倉遣安藤右馬助還前年所收六國於  
大波羅八日本院新院幸梅尾遂詣石水院檢非違使別當甘露  
寺隆長請院宣押入叡山封鎖其宅日吉宮仕僧解其封縱之檢  
非違使捕僧下獄延曆寺僧徒怒擁神興訴之朝廷推訊歸罪使  
監十日隆長坐神興助座左遷阿波權守停大判事中原章房事  
務僧重賴官並處流公卿連座者多隆長吉田定房之弟也冬十  
月五日順助法親王薨十日新院召中原章任說律令北面聽經  
月而畢二十六日修宸筆法華八講於一條宮小路殿薦談天門  
院冥福本院使西園寺實兼謀立坊踐祚於鎌倉二十八日實兼  
執奏其返書明日幸其北山第覽紅葉十一月十四日石清水神  
興歸座京師有行火者每夕發十二月朔立本院皇子寧永爲親  
王三日移宜陽殿及軒廊於東十七日先是盜入伊勢高宮竊神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二十六

鏡神服後得神鏡八十猶闕其二十九日本院詣東寺拜入幡神  
興遂與新院俱詣新宮明日新院詣東寺拜入幡神興是日本院  
以後鳥羽帝文永託宣記贈新院春日社修造成二十七日遷神  
主於正殿是月召還阿波權守甘露寺隆長是歲法皇創元應寺  
蝦夷又亂蝦夷邦之東陲島嶼羅峙稱曰千島土民有三種曰日  
本日店子曰渡渡種交易津輕六十八爲一把其聚有及百千把  
他二種所處控連外國貌如夜叉食獸魚肉或有啖人者不知農  
穀言語不通渡種較類邦人多鬚髮渾身生毛言語鄙俚男子帶  
弓挾毒箭婦人削木爲幣仰天咒祖徒涉山塗健如走獸無所統  
屬初安倍貞任之妹歸陸奥權守藤原經清生清衡及貞任滅少  
子則任匿山中清衡子惟平無子見則任容貌偏偉養以爲己子  
盡讓祿邑則任因稱安藤氏源賴朝伐藤原泰衡其孫季俊屬之  
有功生季信北條義時舉季信爲津輕守護人鎮撫蝦夷其孫季

長與族季久爭嫡長各引蝦夷爲援構壘海濱據險阻河聚兵對  
持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二千四百二十八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二

元亨元年辛酉春正月朔昨日法皇避方忌於繼大納言吉田定房第時還御常盤井殿受賀十日法皇幸法勝寺葺修正會十四日詣石清水宮宿禰七日二月八日前右大臣今出川公顯薨承父業善琵琶嘗授祕曲於新院叙從一位班瘡流行興福寺久不補寺務僧又請造營料不得十五日移春日神木於徒殿二十三日改元大赦二十七日興福寺停藤原氏公卿朝參三月二十八日以辛酉革命授諸神位京師流言今年辛酉必有疾疫夏四月永福門院景仁親王皆罹病六日新院幸北山殿八日本院亦幸因駐蹕避病十七日左大臣實泰傳勅感神院定神社祭幣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

下六條時京師風雨晦冥振木壞屋是月法皇再造大覺寺金堂定式目二十五條一如仁和寺自上踐祚法皇著法服聽政挂玉冠在寺正寢冠間始於此五月五日法隆寺僧徒不服法印定朝處分聚黨開戰十九日行成業會衆又不服因相誶闕本院新院自北山幸長講堂供花一七日畢二十日還持明院二十一日流星如月墜地鳴動踰日石清水奏流光起石清水宮霖雨河水大溢是月觀法皇子大覺寺六月朔日有食之八日東大寺八幡神輿歸座二十五日九州探題阿曾隨時卒於鎮西是春疾疫流行夏霖雨炎旱穀價踴貴道殣相望乃詔減膳使檢非違使別當中御門經宣閱飢民賑粟定沽酒法噓都下富戶發糶置場二條定價監賣時人感悅前參議唐橋在兼大內記日野種範相繼卒在兼年甫十六以文章得業生獻策及第事本院新院於東京爲學士種範侍讀新院以名儒稱新院篤學讀資治通鑑曰此書歷代

治亂君臣淑慝大概無遺可謂樞要之書也聞在兼死曰今年頻喪名人文學則在兼種範管絃則前右大臣舞則久雅樂則季俊

明法則章任章治諸道衰微可歎也夫種範子曰行長俊甚後基自上即位始爲大內記與藏人島丸成輔稍被任用秋七月二十三日石清水神興入京師二十六日一條西洞院火法皇數至大覺寺薰修厭群臣奏請妨之既納萬里小路宜房言有還政之志於是將還前權大納言吉田定房使東議者謂天子之父欲還政天子有何不可而告之武人皇室衰替可謂極矣羣臣或不便法皇聽政而恐關東不奉旨有禱神祇冀其成者八月七日遷春日神木於移殿十二日幕府中命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協辦警固庶務十五日歌合於安福殿是夜鎌倉大風二十九日有盜入量仁親王宮拔刀威迫剝富人衣而去九月二日以邦省親王爲太宰帥太子之弟也二十八日本院新院與太政大臣實兼等謀還權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二

大納言日野俊光於鎌倉晦和歌會是月亢旱冬十月四日本院以量仁親王不爲儲貳意甚憤懣親書誓誥納石清水宮是夜毘沙門堂火十一月朔內大臣兼皇太子傳花山院師信薨新院曰和漢之才不耻時輩可謂良佐可惜也十四日石清水神輿歸座十二月常葉範貞來居六波羅北方吉田定房之東諭法皇還政旨於幕府幕府對曰惟聖意所欲也九日定房俊光自關東歸法皇即召關白內經還政帝帝開記錄所親聽萬機廢諸新關特存大津葛葉關十五日左大臣洞院實泰前權大納言吉田定房等傳奏如故餘頗有交營帝天資英毅材力超人決斷如流博涉典籍殆超法皇勵精爲治夙夜匪懈當此時北條高時驕縱酣肆政刑失當士民離心天下翕然咸望其復王朝舊治三宅輯明日帝自踐祚親御記錄所聽訟而通寃出羈而救飢除關稅而利行旅其始初清明善政鼎鼎可記以改民觀萃入

心而兆中興之謀也。廣矣惜其不終也。嘗考源氏設計以天下之權未易一朝而奪也。請以其人爲諸州守護俾我土地兵甲之威日張而彼號令制度之施日縮蓋圖漸以吞之耳。未始顯然定制使朝廷無所參預專斷也。不然當二帝西狩朝綱壞弛之季時君親臨民事錢穀租稅斷之宸衷而播之時政此正北條氏之所大忌豈可以傍觀熟視不得沮抑而止邪。蓋當時有志之君猶得可爲而前者數主讓讓然唯恐逢彼怒攝處偷過以安逸樂而已。然則王室之不振皆由不自爲之復孰乎咎。是月幕府以赤橋英時爲九州探題初北條實政之爲探題置引付以越後九郎少貳大友等爲其頭後以子政顯爲奉行及英時赴職政顯子種時襲職弟規矩高政爲職事共佐其政令。二年壬戌春正月三日帝親法皇於常盤井殿前權大納言吉田定房視兩皇相見之盛感喜至泣乃入內寢使壽王舞落贈公卿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四

肄樂法皇親吹笛歡宴徹曉十三日詩歌會前權大納言北畠師重薨一稱萬里小路祖父雅家事後嵯峨帝父師親事龜山帝而師重事法皇三帝落飾皆從難幾三世被親信如此子親房帝即位爲中納言兼淳和院別當列評定衆是年三十矣除喪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親房文學博洽世與吉田定房萬里小路宣房並稱爲後三房十七日本院宴於永福門院有管絃暴人與持明院保藤園基成士圍門外殺之而逃尋逮捕其二人三月十三日本院幸北山以本院皇子豐仁爲親王二十三日京師有盜賊嘯聚黨類夜執弓矢攻獄舍囚徒三十餘人逃走是春陸奥人安藤季長與其族季久爭嫡長而訟北條氏皆略其家宰長崎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反高時遣兵擊之不克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

賴襲曰承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至此陸奥人

安藤季長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威之繼亦始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況天討乘之乎夫其兵卒非必有缺也糧餉非必有乏也將帥非必無才也昔者以新造之家嚮背未定之時而能抗拒天子之討挫六軍之勢如摧枯拉朽今藉累世之權四海盡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季長是其故何哉兵之強弱不在其鋒而在其本本弱則未繼譬之木心蠹當其未蠹也加以大風暴雨而挺然不折一得蠹蟲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童稚孱弱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爲頭率奔做以失入心則其招衰繼如此抑不唯此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季長與其族爭邑而訟內管領長崎高資兩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爲後世之戒哉北條氏先世非無外戚與家宰也而未專政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六

義時泰時之際三浦氏以外戚輔謀議而時賴之世安達氏又以外戚與之相軋時賴右安達氏以滅三浦氏矣貞時又滅安達氏矣其親漸遠愛憎遞變其勢固然莫足怪者推時賴貞時之心猶其滅畠山氏和田氏適足以除其逼耳而貞時既除安達氏而復親倚秋田氏其妻父也而所以除安達氏者由於平賴綱之力其內管領也賴綱雖敗其甥長崎圓喜又爲宰爲政而高資以其子襲焉貞時臨沒顧高時幼弱遺囑圓喜與秋田時顯輔佐之以爲宗族不足託孤足託孤者莫若外戚與家宰而不知此二者實亡北條氏也猶東漢之外戚宦官相爲消長而終亡於二者貞時初患外戚賴內管領以滅之不懲而倚秋田氏已而內管領以橫邪敗又不懲而用長崎氏何其不明也故北條氏之亡不獨高時罪也雖然北條氏之於源氏實兼外戚與家宰而爲其所親倚得以篡其家嗚呼流俗之見每速禍

敗非一世也。而天道好還如此。亦不獨可罪責時也。

夏四月五日。右大臣九條房實。兼皇太子傅。十三日。賜給旨於東寺。以安藝高屋。餘田。平田村。三田鄉等國。衛入爲勸學料。六月朔。日有食之。十九日。法皇以六勝寺事。委帝處分。遂徙御大覺寺。齋修絕世事。二十九日。以大納言大炊御門冬氏爲內大臣。秋八月十一日。左大臣洞院實泰。內大臣大炊御門冬氏罷。以右大臣九條房實爲左大臣。大納言今出川兼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冬教爲內大臣。十六日。東福寺僧師鍊上元。享釋書京師人。穎悟出群。少好讀書。過目成誦。時人號曰文珠童子。八歲入三聖院。從僧湛照。湛照一見悅曰。是千里駒也。十歲別號號脫關。湛照不亦策勵曰。北溟之物。聽其化鵬耳。授起信論。明日背誦不謬一字。湛照大驚。謂人曰。箇兒必興吾道。恨我老矣。不及見之也。既而縱遊四方。諸老咸莫不敬憚。通歷二十年。聖教語錄。九流百家。本朝典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八

籍莫不卓犖。涉獵聲名。嗚乎。天下師鍊嘗慨然曰。此間庸流。奔波入元。適貽我耻已。吾當一往彼地。令知國有人也。母氏不欲。乃止。正和二年。寓居嵯峨後宇多法皇館。諸歡喜光院數臨問法。尋如伊勢。建本覺寺。還居白河。濟北庵。掩室謝客。以著述爲業。帝起之。令住東福寺。數延問師鍊。爲人健而順。和而嚴。平素寡言。與語和漢。先言往行。則便便終日不倦。壯年見元僧一寧。談兼儒釋。汎濫古今。而問我高僧事蹟。多不能舉。一寧怪曰。子之博辯。能涉異域。却澀於自國。何也。師鍊大慚。於是遍考國史。雜記草起。是書三更稿而成。總三十卷。帝見嘉納。使儒臣校讎。藏諸秘符。師鍊嘗遣徒弟至高野山。求其四哲傳學侶。拒不與。故不載之。及是書出。學侶甚悔。二十三日。右大臣今出川兼季罷。右近衛大將。僧紹遠。越前人。乾元二年。往加賀大衆寺。唱宗乘。衆僧雲集。滋野信真。妻施與洞谷山。藤原家方。建永光寺。州人創淨住寺。皆延請爲主。能登櫛

比莊權律師定賢。屢來問法。其教院觀音堂。相傳爲行基所創。謂行基伽藍雀不巢。是堂自古雀不巢。紹建甚信之。去年四月。在洞谷偶夢。改教院爲禪刹。亦號門曰總持。既而定賢改教院來請。紹建感喜。乃建寺門。遣入京師。請一條行房。書過額曰總持寺。揭諸門曰行基御之。行生與之行房書之。三緣和合。百事圓成。定賢寄附寺域。東限大尾。南厨谷。西長峯。北荒志。尋帝降十疑問。紹建奏對。明晰。二十八日。賜給旨。以總持寺爲書洞。出世道場。淮南禪第一上刹。九月十日。前太政大臣實兼薨。西園寺氏世傳琵琶秘曲。後深草帝師實兼。受其傳。正應季年。致仕。薨。子公衡。公顯。兼季並莫不善之。新院師公顯。未及受秘曲。而公顯薨。欲就實兼受之。奉旨未果。而罹病。乃力病。親筆。啄木秘譜。使樂人孝重。奉授。新院齋戒受之。筆跡不異。平日云。十五日。前內大臣中院通重薨。十二月二十一日。行幸大納言吉田定房。吉田第。避方忌。是歲奈良僧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

徒爭入幡宮。祭事閑職。鎌倉令國領地頭辨濟年貢。以明年二月爲限。雖進京庫者。不得過六月。若有狎留者。令遂結解。辨償其不能遂結解。以實申請者。依請處分。若不以實者。改補其職。又前司之時。有未進者。爾後宜納于前司。其有請所。不帶證文者。宜皆停廢。但係康元以前者。雖私請所。不得停廢。弘安七年以後。雖帶證文者。一任國司處分。

三年癸亥。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內大臣鷹司冬教罷。左近衛大將。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近衛經忠。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西園寺實衡。兼右近衛大將。二月。法幢院僧賢秀。詣叡山。宿養父里。里多盜賊。數劫掠。西坂村民。警虞。誤以賢秀爲其黨類。就殺斬首梟之。寶幢院僧徒怒。五日。侵養父里。燒一乘寺。乃治其址。爲日吉神興。垞域。養父里屬賀茂社。領社司。訴大判事。中原章房毀之。三月。先是幕府付出雲國。衛正稅半。更造杵築社。久之不行。五日。假



出其費以就工二十九日關白內經罷以左大臣九條房實爲關白晦和歌會夏四月十一日本院幸今小路殿召新院因新院亦幸之二十七日觀法皇于大覺寺殿五月二日太政大臣通雄罷鎌倉地震十四日關白房實罷左大臣十五日復以前左大臣洞院實泰爲左大臣乃與房實實泰等爲兩席會管絃既畢大內記日野俊基集詩披讀比事天已白實泰朗詠御製數回適有啼鵲過滿座嘆賞帝數開文筵課以險題陰試其學是以公卿競興文學當此時長崎高資擅恣自用幕府之政日頹及帝親政公卿竊勸除北條氏收政權帝以爲時猶未矣勸者不已因竊有蕩平之志與二三近臣計畫數就僧師鍊諸詢籌策事秘不漏帝素好學常與羣臣討論經史大膳大夫五條有枝龜山帝以來世爲侍讀自帝在東宮亦侍經筵年已七十是年特勅聽內昇殿以賞七代侍讀之勞又崇信佛乘密旨禪旨特所研究是以名儒高僧咸歸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二

心思效用參議日野資朝自文章博士進日野俊基爲大內記二人才學優長特蒙寵眷俱參機密焉十六日俊基補藏人聞者誹之新院曰世俗所誹以其家卑爾惟世貴在高位者衰世之風也本朝君臣雖尚譜第中古以來固舉賢才世人未達耳夫尊賢左戚治世之事近者愚勢依威輒興絕家則有之以賢被擢者未聞之是君不好賢殊爲可耻矣乃有擢賢之可貴則反斥誹毀澆季之習不知大義如此可悲矣晦大佛宣時卒秋七月二日勅繼中納言御子左爲藤撰和歌集七日管絃和歌會十四日京師大風雨振樹倒屋大雨旬餘日河水大漲二十一日和歌會是月右大臣今出川兼季罷八月十八日總持院火自文德帝創此院於叡山西谷以禱本命四燈四造堂宇宏壯於是不復造惟存小利耳二十四日和歌會是月幸大覺寺爲和歌會九月皇太神宮成十六日遷皇太神宮于正殿二十八日關白房實罷皇太子傳內大

臣鸞司冬敘兼皇太子傳晦和歌會冬十月五日以前關白道平爲內覽十六日始行妙音講十八日覺雲法親王薨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五日參議日野資朝罷檢非違使別當奉使關東檢校等柿紅衣裝修驗者間行出京入頗怪之九日以前關白冬平復爲太政大臣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明年值甲子命四道博士上革命勘文是歲伊豫三島社火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四

甚愛其音以未給代置其庫而留元興寺于宮中未嘗許入彈是日特與冬平彈之殊發徽音帝大悅帝新院皆受琵琶於西園寺氏其於管絃殊爲造詣焉二十二日和歌會二十五日雪數日不休是日晴本院新院浮船於池令北面基國吹笛二十七日詩會二月五日和歌會帝與法皇師御子左爲世本院新院師京極爲兼兩宮不睦詩歌並異宗尙十九日幸西園寺實衡北山第先是中宮在北山帝因駐蹕數日與群臣爲小弓和歌舞樂三船蹴鞠會宴遊嬉歡二十四日還宮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和歌會十一日世良親王冠叙二品爲上野太守明日昭慶門院薨爲上姑故貴給特厚賜大井川上離宮世稱曰川端女院置世良親王於其宮子養之於是病篤故世良親王不幾而薨以其宮爲世良宮寔臨泉寺二十三日行幸石清水宮儀衛甚盛明日還是夜日吉客人社火延及劍宮日吉社四月恒祭自元應之變久廢不行是年

命僧徒課馬上役於京師土倉以節約行事僧徒不聽請進神樂  
竟許之當此時寂山僧徒健訟成風官仕僧與祠官不和祭典不  
修支社未寺且閉夕開紛糾不絕眾不堪弊又課稅京師近江名  
曰馬上役極其貪虐怨譟四起夏四月十七日行幸賀茂社明日  
行賀茂祭其儀甚盛新院曰綾羅錦繡棄儉競奢往觀何益朕將  
對書與古人臨也不出皇太子亦託觸穢不出二十三日左大臣  
洞院實泰罷二十七日以內大臣鷹司冬教爲左大臣權大納言  
近衛經忠爲右大臣大納言西園寺實衡爲內大臣是月法皇不  
豫五月十四日前關白家平薨十九日北條高時修五壇法於其  
第禱陸奧亂鎮靜二十九日性圓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大覺寺禱  
法皇病性圓法皇第四子法皇遜位居大覺寺側鍾愛性圓召置  
左右親授以真言密旨令住大覺寺永傳真言之流後及病篤定  
大覺寺條規十八條以讚岐國入五萬正爲公請修法費五年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五

用以充修繕費再五年不用以給學生尙儉斥華屏絕婦女不得  
以施入貨領妻孥不得以寺領給非僧者若爲收公地不得臨親  
故家妃嬪詣寺禮拜即出不得發發鳥獸不得飲宴不得爲國若  
雙六管絃鞠弓等戲本寺爲密教場故禁戒甚嚴六月十六日帝  
省法皇病於大覺寺駐蹕七日二十五日法皇崩于大覺寺年五  
十八遺詔曰後宇多院法皇在位十三年而禪位及後二條帝立  
預聞政事遊遊義門院喪難發號金剛性受戒東大寺師仁和寺  
僧正禪助灌頂東寺道弘仁寬平遺詔及帝即位復聽萬機四年  
矣以群臣奏請勸妨燕修還政於帝不復預焉初法皇之臥病也  
皇太子邦良入而起居法皇素知帝不愛太子竊爲危之及見太  
子因口授以治世之要丁寧告戒太子對曰兒可能代先帝而得  
盡心焉乎法皇慈然久之是時已新致政於帝而其間內外諸臣  
恩寵官爵隨時隆替不得志者頗眾前大納言中御門經繼中納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六

言六條有忠右衛門督山科教定左衛門佐中御門俊顯等數人  
法皇之所寵眷而皆抱不遇之歎法皇常憐之然而未得隨意任  
用至是亦懇託太子遂即位之日盡登汝焉太子哀感奉教而退  
又託太子於經顯曰朕甚憫邦良百歲之後善爲計慮焉及崩太  
子悲慕不已追福切至初字多帝諡曰天子善讀群書治要則足  
矣勿驚雜文以妨政道於是醍醐村上一條後三條四朝博學之  
天子踵出焉及其哀羣書治要所載經史諸子猶或不讀輒謂寬  
平誠博學法皇之在位政自龜山帝出既及遜位預政之日淺而  
閑居之年久是以飽低文學宏覽博識悉通諸道其文學後三條  
以後所無也又崇信佛乘就禪助受真言奧秘召元僧一寧屢問  
禪要嚴守戒律終始無渝至躬爲阿闍梨於是朝廷盛興文學僧  
侶景尙帝出自其統遂啓一統之運可謂其遺德矣二十八日葬  
於後宇多天皇大覺寺北山廟曰蓮華室寺秋七月十日權中納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七

言御子左爲藤薨十六日大風雨洪水掘樹漂倒民家人畜多死  
建保以後所無云鴨河隄大壞幕府命金澤稱名寺架天龍高野  
二橋二十二日帝御倚盧發願經使於諸寺二十三日彈正尹忠  
房親王永嘉門院並薨發八月四日帝自倚盧還十六日大風外  
記廳倒從是不復造並太政官云前內大臣大炊御門冬氏薨十  
七日幕府召還六波羅南方金澤維貞二十三日行幸大覺寺二  
十五日還宮九月三日召僧正仲圓講大日經疏於仁壽殿代十  
日前權中納言綾小路信有薨源雅之裔也世傳其郢曲和琴鞠  
鷹等以至父有資有資善家業爲後深草龜山伏見三帝師時人  
稱曰鈴蟲中納言長子經資不承家業家稱庭田季子爲信有亦  
授郢曲和琴於伏見帝命繼父神樂催馬樂郢曲之業家稱綾  
小路生有時有賴皆能繼業有時遭害以有賴爲嗣初北條高時  
爲執權年甫十四獲病喪心特以世嫡襲職長崎高資來藉高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八

昏暗專行胸臆作威福無有所顧海內怨憤衆情日離而高時昏亂滋甚日夜以酣飲爲事帝素憤北條氏專恣慨然有蕩平之志權大納言京極爲兼管謀滅北條氏爲高時所執遣佐渡中納言日野資朝過之于一條目送而嘆曰大丈夫處世得如斯足矣遂嗟久之帝知其有氣慨引參謀議藏人頭日野俊基亦與焉俊基以其要劇不暇每思得屏居以營畫大事會延曆寺狀訴事俊基故誤讀狀中榜字爲慢衆目笑曰相字从木从目是亦讀爲木邪俊基爲愧色稱病不朝半歲與資朝竊裝爲修驗者歷游畿內關東西海要害風俗無不觀悉且以結兵士及奈良叡山僧徒等美濃人士岐賴兼多治見國長竝以曉勇著資朝資緣得見會賴兼國長番直京師資朝欲引爲同謀而慮不聽乃事泄乃與俊基及大納言花山院師賢中納言四條隆資左衛門督洞院實世僧游雅玄基武人錦織俊政足助重範等數延賴兼國長深相交驩每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

會聚皆露髻散髮坐無位次令婦女二十餘人著單紗衣以行酒無酬酢禮名謂無禮講宴語款熟終以計告之賴兼等傾心相謀又恐外議召僧玄慧說唐韓愈集至赴潮州詩家咸曰是不祥之言當今但當講孫吳耳遂罷之賴兼族賴春亦與焉賴春妻六波羅奉行齋藤利行女也一夕賴春對妻語及身後因悽愴涕下妻怪詰之賴春遂以實告深戒勿泄妻以爲事不濟則我夫死矣濟則我親黨滅矣不如早登其謀使夫有告變之功而父家亦獲全也遂告之利行利行大駭責賴春曰如何爲此不祥之計方今謀滅鎌倉猶抱石入淵事若自外發吾屬無煩矣賴春曰計由賴兼國長因請圖保全利行馳告常盤範貞是時攝津葛葉邑民忿爭作亂範貞乃辭言置莊家制之因悉召四十八所等軍及在京兵士欲以襲賴兼等故俾賴兼國長在遣中賴兼國果不之知戎裝待旦十九日範貞遣山本時綱小串範行率兵三千分抄賴兼

國長時綱單身潛遁賴兼寢所賴兼方起理髮見時綱至奮然躍出挺刀格闘既而敵衆大至賴兼自知不免走入寢所潰腹死家士盡開殺範行率兵襲國長國長會被酒而臥倉皇驚起側有游妓取甲使擾之小笠原通弘適在其家出望敵衆告國長曰謀已露君宜決死也即執弓矢上門樓射殺二十四人留一箭插腰曰地下不得無備乃衝刀投樓死國長乘間與其兵二十餘人開門待敵伊藤秋澄父子四人從門扇少隙匍匐而入即擊殺之衆懼不敢逼國長乃開門罵曰卿等怯甚請以吾頭相贈敵遂進國長擊卻之敵番陣而戰自辰至午殺傷二百餘人佐佐木時信兵千餘人毀民舍自屋後入國長知不可支與其兵二十二人交刺而死時近畿武士應六波羅徵漸集外間喧傳事出聖意資朝俊基奉之周旋二十三日免二人官是日六波羅變報到鎌倉鎌倉震驚二十四日遣工藤右衛門次郎諏訪三郎兵衛往治焉馳令西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二

國曰禁裏有變其發兵到管長待命焉冬十月朔二使至京師拘執資朝俊基於六波羅於是公卿皆懼鎌足而立帝顧前樞中納言松殿冬房曰資朝俊基被虜不知高時更作何兇卿善爲計冬房曰資朝等不敢首實彼將奈之何然彼本蟲豸宜先賜告文以紓其怒即命屬稿帝授讀之泣下聽紙上親以御袖拭去左右莫不悲惋也四日東使押送資朝俊基于鎌倉五日朝廷遣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宜房於鎌倉從正應故事賜誓諸於高時二階堂貞藤諫高時曰天子賜誓書於人臣未之前聞不宜披閱以瀆天威請速奉還之高時不聽令齋藤利行讀之利行嘆咤不能讀而止見者震懼高時乃奉還告文報宜房曰朝廷之事臣何議焉事乃解宜房還奏帝大喜特陞爲權大納言資朝等既至鎌倉高時使吏鞠之且問其爲無禮講俊基曰兵革之事締紳所不干預至如無禮講不知亦爲何名我儒官有暇招僧玄慧爲文禮講無乃傳

聞之誤邪高時以爲其言有理且以朝廷近臣才學優長不稱損付之侍所二十日肥前武雄社大宮司塚崎國行遣弟安門率兵到博多十一月先是日下氏爲東寺領攝津垂水莊下司百姓淨願良義覺尊等結徒逐其代刈禾縱火刃傷狼籍日下氏以訴因噴讓置其代勘解由允某等以數百人據城邸拒戰却之二日六波羅命直上彥三郎與伏野七郎太郎俱催發隣地地頭家人毀其城邸納下司代於莊家捕致惡徒其失踪者索之十六日金澤貞將來居六波羅南方二十一日地大震竹生島崩以御子左爲藤撰和歌集未成是月勅其嗣子參議爲定畢其撰十二月七日關白房實罷九日大赦改元二十七日以太政大臣冬平復爲關白是歲僧一遍再興藤澤寺

二年乙丑春正月朔勅東寺修長日護摩法三日鎌倉北條高時第火政所燼十三日本院新院遺方忌於主御門殿多武室僧徒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四

嘯聚抗寺僧命假援國人劫掠寺田久之不平二十八日其黨榮珍乘夜襲靜心院殺主僧掠財去於是檢校僧賢辨等協謀戒寺中警鐘相報二月八日前權中納言六條有忠如鎌倉後宇多法皇既崩皇宮東宮稍不睦皇太子欲早卽眞因遣有忠往謀鎌倉僚屬亦有通志太子者竊贊助之帝聞之憤怒本院亦與前右大臣兼季議遣使赴東十二日幕府祈陸奧亂平定于鶴岡八幡宮十六日伏見宮爲景仁親王置學問所詰番勸其學新院所建也是日出雲大社成遷神主于正殿十九日幕府遣伊勢前司忠貞因內大臣實衡奏曰日野資朝奸謀非一惟事猶涉疑似故決之流俊基亦疑同謀然無支證故免之是日忠貞參朝帝使權大納言宣房問難二十六日法隆寺僧徒闢三月五日元僧道隱寂二十九日新院以大德寺爲祈願所寺在北郊紫野僧妙超所建妙超播磨揖西郡紀氏之子肌膚瑩晶項骨秀出目稜逼人年甫七

歲見入磨刀日不快利處却有快利子知之乎其人驚嘆父母奇之學往圓覺寺託戒信律師爲僧未幾悉得台宗奧秘甚慕禪旨遂入萬壽寺易衣居東山雲居寺數年抵紫野攝小院而居緇白參問甚多僧玄慧屢來參禪粗有造詣因捐私宅爲建方丈京師富豪宗印爲化主營堂宇赤松家宰浦上氏之子從傳其法授戒其主則村則村渴仰亦捐貲名曰大德寺前月新院聞其道義召見俱讀碧巖錄玄談不知畧移自是數召帝亦召見禮遇甚優五月量仁親王病陰陽頭土御門泰世占曰兆不輕有沮之者四日本院命泰世等修泰山府君祭脈勝之災是二十八日以攝津滿願寺准勅願寺是月幕府流前權中納言日野資朝於佐渡大外記日野俊基免歸京師俊基杜門不出人心始安而帝志益銳六月六日幕府以蝦夷亂爲安藤季長罪罷代官以季久代之蝦夷亂滋甚大乘院權僧正覺尊前關白房實之弟也代權僧正顯親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六

爲興福寺別當者兩井元亨三年夏罷隱居菩提山及前別當慈信致寺務於良信覺尊徒內山去年權少僧都聖信爲大乘院門主慈信聖信皆一條家之出與覺尊不睦僧徒分黨訐爭二十三日奉覺尊政禪定院遂聖信徙居之二十五日僧徒移春日神木於金堂二十六日京師大雨雨洪水白川溢游沙壅田壓死五百人晦前權大納言日野俊光奉本院旨使鎌倉子資名從行秋七月聖信黨燒禪定院延及龍花樹院二十七日和歌會八月十日本院遺方忌於伏見殿十五日和歌會十九日東寺八幡宮成遷神主于正殿二十三日修五壇法于宮中祈天下靜謐僧疏石自三浦浮海至上總建退耕庵居之三年矣南禪寺開帝以召不起勅鎌倉強起之是月疎石至京師召對便殿帝大悅令往南禪寺辭曰疎石平生烟霞之願不欲出世敢辭辟命竊者勅謂惟聞法要住否任意今如此給旨無乃違論言乎帝諭曰朕欲朝夕問道



也故以南禪寺請耳。疎石知聖意甚切，遂受命。從是每月三次召問法。九月朔，日有食之。十日，行幸神祇官。明日，行例幣還宮。十二日，本院幸六條殿，供花。十三日，歌合。十六日，豐受大神宮成遷神主于正殿，起功後內宮二年晦，和歌會。冬十月朔，前關白內大臣內經薨。十三日，法華宗阿闍梨日興使其徒日代住本門寺爲東國法華頭領。日目爲西國三十一國頭領。日仙爲北陸七國頭領。二十一日，近畿地大震，自子至卯，延曆寺輪燈悉滅。中山崩，竹生島與院淪湖。文治以後所無也。二十四日，日吉祠鳴動，有光怪。十一月十二日，薩摩守護島津忠宗卒。忠宗祖曰惟宗，忠久爲左兵衛少尉，仕攝政近衛基通。文治初，近衛家以爲島津莊下司，莊在日向。踰大隅，源賴朝經理天下，以忠久爲日隅薩守護，以綏西陲。忠久往治於薩摩山門院，稱島津氏。基通稱姓藤原，前後累功，賜守護地頭於諸國，是以子弟散處，居若狹者爲三方氏，居甲斐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二千四百五十八

者爲宮里氏，或居越前，或居信濃，而以薩摩爲嫡宗。山田伊集院皆其族也。忠久孫曰久經，生忠宗。久長，久長居伊作，稱伊作氏。忠宗爲下野守，上總介有七子。長子貞久，嗣宗。次實忠，忠光，時久，資久，資忠。文保二年，忠宗請幕府以和泉與實忠，大隅佐多與忠光。日向新納與時久，權山與資久。北鄉與資忠，而老薙發曰道忍。五子各以爲氏。季子久泰，未有分地，貞久襲職。後弟實忠會豪族狩大隅諸郡，尋狩薩摩南郡，謂之守護國巡狩例也。十六日，命聖護院青蓮院，梶井寺各修五壇法。祈南都關亂鎮靜。二十二日，北條高時子萬壽麻呂生。二十五日，和歌會。十二月十日，本院新院帝及皇太子皆賜親書及御劔於高時。賀萬壽麻呂生十八日，參議御子左爲定上續後拾遺和歌集。二十一日，內大臣西園寺實衡罷左近衛大將是歲，再造入坂塔，災皆瘳。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三

嘉曆元年丙寅春正月十一日管絃和歌會二十九日大隅正八幡宮供僧毀神體面並餘殺傷縱火是日幕府議處之流二月七日號准三宮洞院季子曰顯親門院八日尊良親王冠叙二品爲中務卿尊良幼聰慧容姿可觀人皆望爲太子三月六日南殿左近櫻花開帝與尊良親王召關白冬平前關白道平等公卿善詩歌者宴於花下歡醺至夜半散十三日北條高時罹疾危篤長崎高資勸罷執權薙髮號德鑑十六日幕府以金澤貞顯爲執權高資素與貞顯相好援以代之北條泰家母患泰家不得繼其職勸泰家薙髮鎌倉動搖高時疾瘳怒將殺貞顯貞顯懼亦薙髮不出

視事時群下爭鬻剝以慕效之四頂者盈府庭焉時以爲不祥兆二十日皇太子薨年二十七遣命辭贈號前權大納言中御門經繼等薙髮前權中納言六條有忠在鎌倉方謀踐祚將得妻領與東使俱歸聞計即薙髮那良爲人和易人莫不悅附宮僚妃嬪悲慕甚切爲下髮者男女三十餘人時人皆謂雖入主之厭世亦未有及於此初後宇多法皇以皇太子有脚疾詔曰若邦良病甚宜傳位當主子至是帝欲擇諸皇子立之北條高時固執兩宗迭立之議不可帝遣權中納言吉田定房於鎌倉諭之後伏見上皇亦遣權大納言日野俊光對辨其事定房曰今後深草子孫世襲長講堂領是避後嵯峨遺詔也至今上子孫襲位獨不當避遺詔邪高時不可帝怒曰神武以降豈有人臣而議皇統者邪遣詔之重人臣之所當遵奉彼乃敢廢格之妄執兩宗迭立之議暴慢極矣後深草子孫既襲長講堂領又繼天位固爲豐厚而朕子孫則一

且去位不獲尺地何以自給宜以長講堂領屬朕子孫也乃復遣使諭高時高時遂不奉詔帝益憤怒二十九日幕府遣工藤祐貞往伐蝦夷是春大疫夏四月幕府罷金澤貞顯執權二十四日長崎高資又以己意推赤橋守時爲執權大佛維貞爲連署按益不服幕府政益亂二十六日改元五月五日帝使僧正桓守納誓詔於日吉社及延曆寺十三日幕府以北條茂時爲引付頭甘繩顯實鹽田時春大佛貞直安達延明爲引付十五日前權大納言日野俊光薨于鎌倉二十七日修於華仁王經供養於祇園祠賴天下疾疫六月中宮有妊徙居常盤井殿乃命座主承鎮法親王修五壇法又命青蓮院慈道法親王修七佛藥師法又命東寺僧正道意修大北斗法又召僧圓觀文觀等于內祈中宮產安實呪詛北條氏圓觀名弘真文觀名懸鎮秋七月幕府遣攝津親秀如京師本院恨量仁不得爲儲式數開論幕府欲以次及之幕府奉旨至是親秀至持明院君臣相慶帝益憤怒承久以後天子禪代皆出於鎌倉鎌倉使者一至京師上下爲之惶駭二十四日立量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近衛經忠爲皇太子傅二十六日工藤祐貞平與羽捕安藤季長而還鎌倉八月九日行幸常盤井殿二十日還宮九月朔日有食之十三日和歌會十七日石清水護國寺火是月以尊雲法親王爲大僧都冬十月十一日修法華八講萬土御門帝冥福六月以來修法常盤井殿中宮婉身甚盛僧正道昭行金剛童子法道意行如意輪法淨羅行一字金輪法桓守行尊勝法賢如行愛染王法昭訓門院使慈勝行佛眼法達智門院使信耀行卑臘法時際炎熱護摩烟燄無日不薰宮又勅畝山山梨御室等盛修法巫醫奔走聘使交馳中外頗驚耳目至秋中宮遂不妊外間或謂是勝伏關東也帝恐高時聞而憤怒十七日賜書曰諸修法爲祈中宮平產非咒詛關東十九日親臨常盤

井殿、畢修法二十三日、東寺律師弘緣奉勅、又修長日護摩法、二十四日、本院幸伏見殿、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實衡罷、二十五日、中宮疾瘳、晦、前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薨、年六十三、自鎌倉歸之後、難發閑居、嵯峨子皆爲僧、十一月朔、以權大納言近衛基嗣爲內大臣、經平之子也、三日、右大臣近衛經忠罷、左近衛大將、四日、以大納言西園寺季衡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洞院公賢兼右近衛大將、季衡公衡子、公賢實泰之子也、十六日、攝津垂水莊動亂不熄、六波羅命眞上彥三郎急鑾定之、不應命者、並捕致焉、十八日、前內大臣西園寺實衡薨、三十日、護國寺成、十二月十一日、行幸神祇官、十二日、御太政官廳是歲有年、

二年丁卯春正月十六日、命慈道法親王就中宮寢所、重修五壇法、十九日、關白太政大臣冬平薨、二月十二日、以前關白道平復爲關白、三月十三日、前關白左大臣房實薨、興福寺僧徒訶爭未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六十四

總聖信黨攻金堂、據之、十二日、六方衆奉覺尊與之戰、火自金堂起、寺宇盡燼、六方衆者、一曰戌亥方、凡八寺、二曰丑寅方、凡七寺、三日辰巳方、凡二寺、四曰菩提院方、凡十五寺、五曰龍華院方、凡十寺、六曰未申方、無寺院、由是聖信獲罪、秋流於佐渡、十八日、中宮產寢所五壇法、更修護摩法、晦、幸常盤井殿駐蹕、是月、一條院僧正良覺爲興福寺別當、夏四月十二日、以前左大臣鷹司冬教爲左大臣、十九日、以東南院大僧正聖壽爲東寺二長者、修六字法、中宮分娩、二十四日、幸常盤井殿、二十七日、勅極樂寺、以兵庫渡邊神崎三津商錢目錢、自今八年間所收、皆大佛殿、五月二日、帝還、自常盤井殿、中宮寢所五壇護摩法、更修五壇法七日、而又修護摩兩旬、更合修五大尊法、津輕安藤季長部下季兼等起兵、又叛、六月十四日、幕府命宇都宮高貞率紀清兩黨、小田貞宗遣子治久、俱往擊之、至則數爲季兼等所破、秋七月九日、以右大

臣近衛經忠爲記錄所上卿、十六日、大納言西園寺季衡罷、左近衛大將、以內大臣近衛基嗣兼左近衛大將、八月十五日、前左大臣洞院實泰薨、西園寺氏洞院氏並世官、至太政大臣西園寺公衡爲左大臣、曰、從陞極官不足爲異矣、遂以一上終實泰每嗟嘆其操、亦不敢請時、論謂亢龍有悔、月滿卽缺、二公可謂知足矣、實泰有文學、帝卽位甚被信任、故洞院氏宮藏書十七日、以常盤井殿五大尊合行護摩壇、移青蓮院、九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以右大臣今出川兼季爲後院別當、七日、連署大佛惟貞卒、十五日、歌合中宮遂不妊、十月九日、行啓京極殿、畢修法、二十六日、行幸法勝寺、臨大乘會、二十八日、還宮、十二月五日、石清水神興入京、師勅權安東寺、六日、以尊雲法親王爲天台座主、二十一日、大將軍守邦親王鎌倉新第成、徙焉、

三年戊辰春正月十七日、議定始世良親王始參焉、二十二日、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六十六

受東寺佛舍利於清涼殿、東寺佛舍利者、阿闍梨金剛智自南天竺所齎歸、以傳廣智三藏、青龍和尚、而及空海、封藏東寺經庫、爲傳法信、後漸增多、天曆天祿際、已有四千八百粒、納甲乙兩壺、一粒不得散、東寺又傳乾陀穀子、袈裟云、達磨所著、在天竺雞足山、自月支流傳於唐、而至我邦、亦金剛智所獲、爲眞言印信、帝聞其弊、破遣前權中納言葉室長隆、藏諸經庫、不得復著、二月十五日、帝受毘毘喙木秘曲於今出川兼季、是曲尤秘、非手操絕倫、不肯授之、帝善琵琶、名高天下、西園寺實兼嘗約授之、未果而薨、至是遂受、傳帝好樂善吹笛、嘗受櫻人曲於中納言平松資親、窮其妙、豐原龍秋爲帝笙師、每怪其宮沉商亢時、大原有一僧、亦精音樂、龍秋與之語、以謂是上替下僭之兆、既而果有播遷之禍矣、三月十九日、慶清水寺塔、五月朔、帝患瘧、二十六日、賜故極樂寺僧良觀號曰忍性菩薩、六月十三日、賜大將軍守邦親王弟久良王源

朝臣姓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權中納言冷泉爲相薨於鎌倉御子左爲家之季子也爲相善和歌與兄爲氏齊名兄弟各成一家後世有二條冷泉之別焉初爲家再奉敕撰和歌集大振家聲傳和歌訣於三子令紹其業播磨細川莊近江小野莊爲和歌所田御子左氏管之爲家以傳之長子爲氏爲氏失愛爲家奪之更與爲相作文券爲證曰以卿斯道訓發汝子孫及薨兄弟爭邑幕府聽斷定爲冷泉氏所管八月五日石清水神興歸座九月四日本院納言諸賀茂社禰皇太子即與冬十月十四日前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薨年五十三久明娶惟康女生守邦及源久真及守邦爲將軍退居佐介谷尋還京師居二條富小路第二十七日行幸法勝寺修大乘會二十九日還宮宇都宮高貞小田治久願兵津輕輪年不能克一夕河水凍合急變賊壘中有內應者安藤季兼等不能守出壘降乃誦和而歸十一月二十一日勅以松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六十八

葉谷本國寺爲勸願所二十九日遣前中納言九條光經於東寺迎佛舍利十二月五日石清水神興入京師元德元年己巳春正月八日管絃和歌會二月二日幕府政所執事二階堂行貞卒薨髮髻行嘯子貞衡代父爲政所執事十一日罷尊雲法親王天台座主晦和歌會三月二十七日幕府遣二階堂貞藤寄付船莊於法隆寺貞藤薨髮髻道蘊以才學稱夏四月中宮又姓行著帶禮遂不分燒六月二十五日盜竊東寺健陀穀子袈裟佛舍利獨鈷等既而緝捕盜賊所竊舍利獨鈷不復還東寺二十六日前太政大臣實重薨閑院公季之裔多顯於朝而三條氏承其正宗是月元僧楚俊楚僊等來帝召見紫宸殿明日遣參議洞院實世賜佛日談惠禪師號楚俊善相曰帝有亢龍之悔然必得再登極矣果如其言秋七月十六日佐渡守佐佐木宗氏卒宗氏爲檢非違使因稱佐渡判官娶季父宗綱女生貞氏及高

氏宗綱無子養高氏以爲嗣貞氏稱鏡氏餘子數人岩山永谷高田倉知餅田諸族皆其胤也京極氏最著於世八月咳疫流行人多死二十九日改元九月二十六日內大臣近衛基綱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久我長通兼左近衛大將長通通雄之子也二十九日永嘉門院薨晦帝御記錄所親決訴玄耀門院薨北條氏使僧疎石住圓覺寺疎石固辭寺僧押淚說曰既承佛光之業不肯居是寺將使何人振興斯道邪竟起受命時凶獸寺乏資糧疎石無戚容寺檀信徒某氏將託財商舶至元鄧州僭徒其利聞之曰不如以此財歸佛門結緣來世乃以三百萬疋寄寺寺資遂豐疎石無喜色衆服其雅量冬十月二十六日行幸法勝寺修大乘會十二月十一日前太政大臣通雄薨久我氏村上源氏之正宗也十七日以尊雲法親王復爲天台座主二十八日皇太子加元服於紫宸殿兩院臨御事皆自新院辦給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七十

二年庚午春正月八日帝御清涼殿覽東寺獨鈷舍利召法印道耀奉之納言言院大判事中原章房率兵警衛九日行幸權中納言西園寺公宗第避方忌二十六日關白道平罷以右大臣近衛經忠爲關白二月七日大將軍守邦親王鎌倉第火守邦出避北條高時第尋徙守時第而同居十一日立左近衛中將源久良爲親王二十三日中殿和歌會二十六日關白經忠罷右大臣以內大臣近衛基綱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久我長通爲內大臣北條氏使元僧楚俊住建長寺時南禪寺久關僧疏石同學友本元隱在醍醐勅起住南禪寺三月五日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久我長道罷以大納言洞院公賢爲內大臣權大納言一條經通兼左近衛大將經通內經之子也八日帝與世良親王幸奈具關白經忠從佐佐木時信爲橋渡使率兵先發左右近衛大將以下從駕儀衛甚盛沿路設棧棚觀之九日詣春日社讀仁王經乃付備前爲布



施料十日與世良觀片舞於社十一日還宮衛兵總三十三將二十一日關白經忠罷皇太子傳二十二日右大臣近衛基嗣兼皇太子傳內大臣洞院公賢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九條道教兼右近衛大將道教房實之子也二十六日行幸叡山詣日吉社以彼岸所爲頓宮奏神樂有舞樂權大僧都實守稱宜匡長等進位有差餓至天明畢帝過大津視園城寺燒燼觀之及還付讚岐買田鄉二十七日詣延曆寺慶讚大講堂凡願尊雲法親王導師尊澄法親王夜半餓畢還御中堂於是行實有差二十八日帝巡拜常行堂法華堂乃詣我壇院及南山玉堂二十九日詣總持院而還詔大赦賞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以下叙位有差夏四月朔大判事中原章房詣清水寺鼓笠壯士斬首逃去章房歷仕四朝爲大判事帝以章房諳練法律引參庶務甚被寵待帝方謀東伐密召章房謀之章房諫之帝恐語泄陰命前參議島丸成輔圖之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七十二

有顯尾兵衛太耶及卿房者居雲居寺傍俱以俠聞成輔昭之以貨囑殺章房  
青山延于曰藤原公繼諫後鳥羽帝帝雖不納猶優容之中原章房諫後醍醐帝而帝殺之則帝之拒諫抑又甚焉然其致亂二帝一轍而帝能復位其故何哉蓋方承久之時義時秉柄輔以泰時上下輯睦士庶歸心元弘之時高時兇逆人心離叛海內思亂此其成敗所以異也  
十七日尊雲法親王罷天台座主尊雲天資英毅帝甚寵異焉從叡山行幸後廢讀誦專習武事常講韜略擊刺精妙矯捷如飛於是居大塔因稱曰大塔宮播磨人赤松則祐以律師給事親王帝素崇佛教及謀滅鎌倉以天下武人未易驟徵乃計賴僧兵以資軍興數行幸延曆東大興福寺以豫收衆徒之心諸國凶歉京師商賈藏匿米穀市價益騰聞朝廷命有司檢封糶糴生意稍復五

月十六日叡山僧徒依放其法遣吏封湖津商賈不用命者治以嚴罰今日近者國土飢饉人民流離山上烟戶凋落戶津比叡牙商沮止進口船詭謀以促饑餓甚可憎也宜加禁戒交名露顯者處之重罪毀其宅以山器臺爲市場賣買一如京師法猶營私利嚴法罰之中原章房之遭害也其二子章兼章信日夜謀復讐而不知誰爲也多方蹤跡始知兵衛太郎所爲十七日會章兼疾章信乃率甲卒四十餘人黎明圍兵衛太郎宅發掘搜索無所獲章信悵然將還從者適仰屋見衣裾微露以短刀快承塵兵衛太郎知不免拔刀將下從者既斫其股而墜兵衛太郎不能起尙能左右盤刀從者從後刺殺之章信遂毀其屋縛其弟卿房置其首于車前而還道路觀者皆稱快二十一日記錄所又下令曰米穀者民之天國之本也比年荐登但以和市無定則乃致黎庶飢餓今新穀將上市宜斗直百錢如弘安例今年之豐饒當更折減特寬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二千四百七十四

假依前例若違犯者處罪天台座主慈嚴修法官中二十九日結願乃加持清涼殿伴僧既還猶見慈嚴香染衣於年中行事障子側須更六月京師商賈猶寄藏市乏穀飢餓日甚九日勅檢非違使別當四條隆資定沽酒法十一日二條西東設市場集商賈監賣米穀民大悅集者如雲初一向專修僧徒之成黨煽起也叡山僧徒憎嫉訴曰是國之盜賊八宗之蠹也建保嘉祿際朝廷因數下禁令執其徒隆寬幸西宮阿等竄流之且命叡山曰自今凶類徘徊京師山門得加治罰近年其徒復聚處處成群放逸之行聞踞叫喚無所不聞其辭於是叡山將差派公人四出逐之朝廷止之曰勿專斷必經奏聞然後處之叡山不服二十二日具底細上請以付寺家僧徒因謂奏下有日二十八日政所集會移文寺家以三十日爲三塔會合議驅逐一向徒東南院大僧正聖尋修仁王經法於仁壽殿二十七日帝私召聖尋及其徒觀海舍海於便

殿問心經與義及修法畢賜宗經於聖尋爲實聖尋儒司基忠之子也二十九日天台座主慈嚴修法官中閏六月二十八日六波羅南方金澤貞將罷秋七月七日和歌會九日幕府以北條茂時爲連署二十日北條時益來居六波羅南方是月和歌會八月朔和歌會七日勅贈故招提寺僧覺盛大悲菩薩號覺盛大和服部人四條帝延見宮中受菩薩大戒公卿妃嬪受戒者甚多及住招提寺修舍利會梵唄伶樂聲震山谷眾望之盛如此十五日 and 歌會二十五日關白經忠罷以前左大臣將司冬教爲關白九月十三日和歌會幕府申令鶴岡八幡宮社內供僧亂行執刀出入乘輿往還放牛馬於瑞籬內穢三方埃持魚鳥入社之禁十七日太宰帥世良親王薨世良爲河端女院所子養因稱河端宮幼而警悟溫仁有才善和歌曉音律時人歸心常甚愛之當此時帝方圖恢復命世良臨記錄所贊助機務傳大納言北畠親房傾心匡輔

及薨親房不勝悲悼剃髮號宗玄親房歷事五朝素有時望其罷官退居時人嘆曰帝非唯喪皇子又失賢臣矣冬十月朔小山貞朝卒貞朝下野世族自冀祖秀卿著勳本枝盤固爲州名族小山氏承宗貞朝爲幕府評定衆和泉大鳥莊擾亂不熄莊人勸勝等構城拒捍二十五日六波羅命堀江香河二氏往擊之勸勝等拒戰二氏不能敵而引還十一月二十四日行幸平野社及北野社是月六波羅北方常葉範貞罷十二月十三日移伊勢內宮神體於假殿改其心柱十四日以尊澄法親王爲天台座主皇子相繼爲座主僧徒益歸心十九日卜定懼子內親王爲伊勢齋宮二十七日北條仲時來居六波羅北方以三寶院僧正聖珍爲法親王本院之季弟也是月幕府遣三浦道光於京師流聖護院尊珍法親王於越前龜山帝之皇子也薨於配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館林 岡谷 繁 實 修

後醍醐天皇四

元弘元年辛未春正月十二日以帷子內親王准三后晦關白冬  
教罷左大臣二月朔內大臣洞院公賢罷以右大臣近衛基綱爲  
左大臣前內大臣久我長通爲右大臣前大納言西園寺季衡爲  
內大臣十二月長井貞重卒長井氏自祖大江廣元以來世掌幕  
府政務貞重稱木所氏在大波羅南方用事十八日阿野廉子叙  
從三位二十二日鎌倉山內邸火是月延曆寺東塔僧與北谷僧  
關三月四日帝與尊良親王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北山莊中  
宮與永福門院昭訓門院前後行啓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往候  
前關白道平大納言堀川具親等從帝親吹笙參議北畠顯家舞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七十八

蘭陵王容貌閑雅俯仰中節觀者嗟賞舞畢將退帝召還更舞一  
曲賜物賞之顯家時年十四親房之長子也泛池詣妙音堂賞櫻  
花於無量光院還爲和歌會八日尊嘉法親王薨九日還宮晦和  
歌會夏四月朔和歌會鳩入延曆寺中堂撲滅新常燈十三日延  
曆寺火二十九日從一位吉田定房飛驒贈書幕府曰主上有東  
伐之謀日野俊基主爲壽畫北條高時大驚曰不行廢立吾不能  
高枕京師鎌倉隔絕飛驒三日繼得達五月五日幕府遣長崎高  
貞南條高直於京師十一日六波羅遣兵捕右中辨日野俊基僧  
文觀圓觀等俊基潛匿禁中兵士闖入園內陳索之中宮驚愕帝  
適不豫近臣以報帝大怒明日更遂執俊基而去初幕府命高貞  
等曰俊基諸僧事有跡跡不必訊問直致鎌倉左近衛中將御子  
左爲明以能和歌爲帝所親近每預宴遊必知事情召喚詢問若  
得端緒乃以報於是檢斷樽谷某欲勢而得其實數青竹于殿炭

上將夷而蹈之爲明神色不獲徐索筆現作歌於毛比後夜和我志  
斗波流傳志斗波傳字授與能古斗波常盤範貞等讀之嘆異不問而放還六月十三

日春日社神降生金花銀花十五日帝病瘳於是帝不自安除北  
條氏之謀益急長崎高貞等又捕僧正仲圓知教遊雅等押送鎌  
倉俊基至菊川驛以羽志僧毛如加流多志志道賊返歌館柱而去致我波能於奈志奈我禮耳美志  
佐介遠江守第忠圓於足利貞氏邸高貞等以二僧禪檀圖備按  
檢幕府以問佐佐目僧正賴禪賴禪曰是調伏法也乃榜訊圓觀  
圓觀遂服曰奉勅咒詛又訊仲圓仲圓性怯具供帝結山門大塔  
官講武等事又將訊文觀諸僧咸負時望衆所畏敬加之榜掠高  
時意不自安夜夢群獺謾文觀竟寢不訊是月幕府以北條茂時  
爲執權秋七月三日諸國地大震紀伊千里濱地出二十四町六  
日勅東寺以寺領安藝所入爲造營料如大勅進請七日諸國地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

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十三日行幸西園寺公宗第北條高時流  
文觀於疏黃島志圓於越後今結城宗廣錮圓觀於陸奥十四日  
高時女生既而鎌倉人心恟恟二十九日還宮北條氏內管領長  
崎高資推奉執權赤橋守時政務一自己出高時受其箴制所言  
不聽積而不平陰圖除之高資覺以責高時高時曰是長崎高賴  
所爲也八月六日捕高賴及典藥頭丹波長朝前宮內少輔忠時  
工藤七郎右衛門大疫十日改元幕府以無改元記仍用元德號  
二十日齋宮帷子內親王修河原禊乃入野宮日野俊基等就捕  
帝知大事已露欲先發攻六波羅及齋宮禊畢使權中納言北畠  
具行發詔徵兵諸國勅東寺還後宇多帝起請寄附播磨天野莊  
二十一日幕府罪長崎高賴陰圖不具流於陸奥丹波長朝等坐  
其黨亦處流六波羅漸覺帝有異謀欲以兵嚴衛禁門二十二日  
初北條高時之殺土岐賴兼本院官屬咸喜曰大位必歸吾君已

而事解衆大失望。是月本院遣使於鎌倉告帝陰謀。高時益驚。又聚諸將吏問計。夜莫敢言。長崎高資進曰。前者明公不果廢立。所以貽此患也。爲今之計。莫如速還車駕。遠流大塔宮。預謀緝執。處斬罪人。事乃定矣。二階堂貞藤諫曰。國權東移。殆百六十年矣。威服四海。榮傳累世。其故無他。以輪忠貞於王室。而布德惠於庶民也。今者拘廷臣。流僧徒。此爲已甚。又復放天子。置座主。人其謂之何。神祇在上。可無自畏。苟使我無嫌。雖朝廷有異處。分誰敢與之。古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宜益效臣節。師懈則天威亦安得不震哉。高資睨視貞藤曰。文武之用。緩急異勢。孔孟之道。非今日宜言。不速決有勛討我。悔何及矣。承久之事。明公所當則也。高時從之。帝豫與尊雲法親王約曰。異日攻六波羅。幸延曆寺。聚僧徒。自衛以爲諸軍應援。二十四日。帝御記錄所。聽斷雜訴。是日。六波羅二帥得高時書。未發封也。尊雲謀知其謀。即夜馳使奏曰。高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一

時遣兵將遷乘輿于絕島。殺臣尊雲也。陛下乘夜幸奈良。假御衣于近臣。賜爲行幸至本寺。揚言車駕避賊。賊聞之。必盡銳來逼。則本寺僧徒勢不得不力拒。延及數日。漸微。畿內官軍夾攻。殲賊必矣。今禁旅未集。城壁未立。而賊兵奄至。何以禦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願陛下速用臣計。不然。則大事去矣。時大納言花山院師賢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及弟參議季房宿直。帝召與議。藤房曰。人主避難。自古有之。今事急矣。宜疾出宮。裝車如婦人所乘。藏帝及劍。隨陽明中官如北山第。出陽明門。比至三條河原。中務卿尊良親王及權大納言洞院公敏。權中納言北畠具行。左近衛少將千種忠顯。追至。帝更御肩輿。大膳大夫重康。藏人清藤樂工豐原兼秋。隨身。奏久武等。兒之藤房等。皆微服。從赴奈良。帝用尊雲謀。令花山院師賢著袈裟衣。乘御輿如延曆寺。權中納言四條隆資左近衛中將御子左爲明。中院定平從之。揚言車駕幸延曆寺。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二

緝賊兵。且試僧徒向背。神五左衛門連告變。六波羅曰。夜半主上行幸他所矣。仲時等大駭。即抵西園寺。公宗問實否。小田時知馳至宮中。持炬搜索。簾帷器具。筆視如故。而無復影。宮人出房見之。惶遽逃匿。中宮微行。隨惟子內親王野宮。惟萬里小路季房從耳。九重荒涼。頗如廢宮。時知入田時家之裔也。時家曾孫知宗爲六波羅頭人。養權大納言中御門經繼子爲嗣。是爲時知與父職居於京師。二十五日天明。六波羅遣人關入帝所。親信公卿第執大納言萬里小路宣房拘於長井高廣邸。前權中納言洞院實世拘於小田貞知邸。權中納言九條公明拘於波多野宣通邸。參議烏丸成輔拘於毛利前丹後守邸。二帥遣高橋孫五郎。相屋孫八告變。鎌倉又檄所執公卿諸士於六波羅門側。改任近衛國司。絕通志於帝者。緣自是夜。朝廷皆介冑從事。恐諸國禍變不測。馳令戒之。飛使旁午。各營不虞。上下恟懼。是日黎明。車駕行至古津進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三

御膳至奈良。東大寺僧大僧正聖壽奉迎。告衆以潛幸事。西室尊勝院僧顯實。素與東南院不諧。因有異議。聖壽乃奏幸和來。與寬實實祐供奉。夜半出東大寺至中川。兎徒遮道。寬實實祐分三百騎爲三。擊走之。得達和來。入鷲峯山。以大僧都信覺之坊爲行在。朝臣相踵馳至。二十六日。六波羅馳書鎮西。告變曰。上幸山門。應急發兵而來。帝之幸東大寺。詣春日社。命神人祈禱。供御鏡一面。去。一乘院候人內侍原好專踪。跡帝。語神人以帝宿禰之狀。神人答無是事。鷲峯山地形不便。乃相定笠置寺。二十七日。車駕從御笠置。以本堂爲行在。笠置山起。木津川南走。城和界東。峯聳立。擁柳生溪。西嶺巖嶠。惟通一徑。至頂稍平。山腰兩泉。旱澇不增減。據險構營。人心少安。持明院君臣聞帝南狩。咸喜謂皇太子得立。既而京師洶洶。師旅紛擾。不遑議位。宮中恐怖。爲亂兵所却。掠欲依六波羅兵。因奉本院新院皇太子。徙六條殿。經日騷擾。益甚。皆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四

得自安是日六波羅遣毛利丹後守小田貞知率兵護衛迎入六波羅北方以將軍第爲宮請院宣討亂二十八日初花山院師賢至延曆寺僧徒奉迎衛護甚謹居之西塔三夕間衆至二三萬尊雲與弟尊澄別將僧兵六千陣入王子是日二帥遣佐佐木時信海東仲家攻東坂本長井宗衡等攻西坂本小田時知攻勢多仲家帥部兵先驅僧徒進戰於幸崎仲家挺身血戰僧快實舞刀斬之並殺其子幸若賊競擊快實快實笑曰汝等不爭敵首而爭汝將之首吾還之汝乃擲仲家首墜戰遂死之士兵泛三百餘船於湖將斷賊軍後賊遂驚潰僧徒迫擊賊將時信脫而還山徒初與賊遇仲家投首皆悅曰吾一戰斬海東東海不日而滅矣承久以後京師絕無兵革至是賊兵收還都下震擾僧徒議曰昔後白河院避兵本寺實御東塔請製其故事乃往迎寂悉來集促駕會風揚與廉見師賢衰衣而坐衆皆愕然驚曰得非天狗魅我邪乃皆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六

散去師賢與隆資爲明夜走至行在路過湖上曉景殊佳乃賦歌而去於毛布古斗奈久底曾美賦之保能保能淨林房豪舉與賊通執尊澄執事澄俊送之六波羅護正院僧都猷全守入王子柵門率部兵出降離叛相屬二十九日尊雲尊澄兵亦散盡留者僅數人乃夜多設燎火爲疑兵乘小舟逃去尊雲走奈良尊澄至行在尊雲之走奈良也匿於般若寺內侍原好專兵來圍般若寺時方天明從者皆外出尊雲不知所爲將引刀就盡傍有三函盛大般若經其一出經過半乃跳入函中而尊雲所匿函以蓋開不怪而去尊雲度彼一索不得後必復來索急移匿別函好專兵果還指稱所匿函曰前檢索之傾函出經戲曰不見大塔宮唯見大唐玄弊三藏耳大笑而去京師避難色雜賀西阿相田十郎觀坂本戰是日二人自坂本東行告捷鎌倉帝在登置權大納言洞院公敏與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北畠具行等供給左右藤房係人近

藤宗光具行倭人對馬重定率兵守衛大僧正聖尋發東大寺衆徒警備徵兵近國大和河內伊賀伊勢兵稍聚行在而未有名族來應者帝頗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百官班列忽有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本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寺僧快元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木正成者焉楠諸兄之裔也其母嘗憂無子祈志貴山毘沙門而生焉故小字曰多門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汝應命即至允足深嘉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坐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學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摸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八

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辭歸城赤坂慮行在不守欲迎駕拒戰二帥同行在兵日盛遣佐佐木時信帥兵八百陣大津以備延曆寺賴實曰古之所謂武臣者勤王云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至於平治之後衆綱維之弛以逞鴟梟之欲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爲不同而其蔑王意營私利一耳然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條氏以將門屬隸而坐制朝廷天下之事不復忍言也且夫承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之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今安者信焉況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乃指斥馮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孤豚嗚呼八州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當時所謂武士者恆其豪養供其使喚雖名位族望遠出其右者奔走驅馳甘爲之役之不暇氣類所召習以爲常豈可勝言哉即稱爲公卿者平時趨踰朝廷之上取



天子之爵秩以驕天下而及於此際未嘗畫一策以救危難袖手傍觀以聽其所爲是曷尤於武人耶雖時勢有所未可君德有所未洽以致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自是以來百餘年間廢立黜陟一仰其處分而朝廷覺登如被束縛至於觀其顏色以爲憂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宿禰屋繞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蓋父子三帝隔絕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爲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更甚焉藉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包祿中國莫之或撓天下方以承久爲戒重睡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激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

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世之大恥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烏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彼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戴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請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槩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其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

山縣禎曰後醍醐帝憤北條氏之篡國誅之以蹈後鳥羽上皇之覆轍亦可憫矣然後鳥羽竟崩於海島帝則一獲恢復者當義時之時北條氏之惡未甚顯泰時亦能得人心而後鳥羽不勝一旦之憤卒然起兵以自取禍敗也至高時則罪惡貫盈加

以長崎高資之驕橫衆怨民叛天下思亂而帝乘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亦首徵楠正成於行在託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奇以挫敵威武震天下足以帝雖一遷海島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僞與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人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効不亦大乎

九月二日六波羅馳書紀伊隅田莊曰急發兵擊據笠置寺輪家齋所開者執權赤橋守時傳令遵承久例舉兵上京四日新院命青蓮院尊圓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六波羅北方殿禱奈良寂山之職捷五日幕府命大佛貞直金澤貞冬足利高氏三將率大軍西上以長崎高資爲監使命仲時益日前帝遷幸叡山乃者下院宣捍禦之因遣貞直貞冬高氏蕩平之宣以此報西園寺家又遣安達高景二階堂貞藤立新主鎮西探題北條英時得六波羅變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二

報宣布諸國以徵發兵是日足利貞氏卒高氏丁喪幕府強起將兵西上前日以來幕府以院宣長者宣徵發諸國兵三浦狩野二階堂土屋土肥族以互相兵葛西河越並谷橫山猪俣族以武藏兵相馬千葉等以下總兵那波佐竹等以常陸兵武田南部以甲斐兵結城兼河小山長沼佐野那須宇都宮諸族以兩野兵蒲原氏以駿河兵岩城田村伊達諸氏以陸奥兵屬之兵稱二十萬八千陸續發鎌倉三日不絕其徵發一出長崎高資手六日六波羅遣檢斷糟谷宗秋隅田通治等出屯宇治諸國兵會者十餘萬將以明日已刻犯行在高橋通宣先期獨進官軍邀戰於木津河破之溺死殆盡九日鎮西以京師亂命諸社爲關東禱禱十一日河內人告變於六波羅楠木正成起兵赤坂十三日河內和泉守護徵集國人擊正成賊來圍行在彌望無際是日賊四面進逼喊聲震天官軍寂然賊侮之緣崖攀葛而登仰見則錦旗耀日兵士闕

濫賊駭怖不敢進足助重貞登門檣呼曰先鋒非美濃尾張兵邪足助重貞欽奉聖旨自守此門本城車駕所御六波羅殿必親詣也吾命大和工人爲備一二箭鏃請與諸君試之乃發一矢斃荒尾行忠其弟彌五郎以身蔽其屍扣心呼曰君手不似所聞請再射之重貞以爲彼恃重鎗乃射其兜鍪貫額殲之山田重綱躍馬逼埭重貞又射卻之賊兵更擁橋肉薄而進城中叫呼兵皆殊死戰會奈良般若寺僧本性者以事至行在本性有膂力乘高連投鉅石數十人馬壓倒相枕籍死者無算賊兵褫魄乃退相持經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四

門乃遣三須雅樂等報鎌倉二十日以花園上皇宣皇太子踐祚土御門殿不授劍璽儀遊壽永故事關白冬教左大臣近衛基嗣右大臣久我長通內大臣西園寺季衡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一條經通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九條道致並如故兩院從御常盤井殿新院裁決萬機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爲院執事前參議勘修寺經顯爲院執權尊帝曰太上天皇仍用元德號大佛貞直率兵入京師金澤貞冬軍於宇治二十三日帝勅金剛寺曰關東逆臣以武威亂朝家萬民愁苦宸襟無聊其盡法力令順皇化尊良親王與尊雲法親王俱遊行在走河內依楠木正成二十五日金澤貞冬移軍加茂二十六日大佛貞直與長崎高貞發京師向笠置二十七日貞直貞冬高氏等大舉犯笠置行在行在受圍兩旬賊不諳地理冒險而進輒陷崖谷死曠日持久無所能爲於是大軍奄至官軍素恃山險繕壁植柵多儲弓弩謂賊雖欲不可

遽拔賊亦知難力爭陰陷城兵爲內應賊備中人陶山高通小見山氏與從五十餘人夜冒險縋藤葛而上會雨暗甚密從邏卒後周觀諸營有誰何者輒答云巡夜更戒守者而過至行殿傍縱火誼噪外兵以爲有內應賊謀相應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判官代錦織俊政奮曰奉詔討賊義當死報逃將安往乃袒袖力戰矢竭刀折遂與其子及衆十三人刳腹死飛驒守石川義繼及子義右亦死之烟焰及行宮帝微服奉神器執尊澄手徒步出城須臾相失唯權大納言花山院師賢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北畠具行從焉扶帝上馬關嶮峻而逃君臣饑困憩樹下露渴御衣帝詠和歌佐志山久加左殿能夜麻邊伊氏志與藤房安歌伊加爾世加計斗底多知與禮波奈保智底奴及須麻豆能志多豆山二十九日將奔多賀山過安王山城人深津三郎開丸山中有入馳往執之帝亂髮著小袖單衫深津素不知帝欲捕之左右扞禦有自死者松井藏人踵至執尊澄注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六

親王及具行藤房忠顯四條隆重等深津始知帝大驚報貞直乃遣宇治人房資來迎貞直迫請幸宇治帝憤懣乃麾兵擁帝幸宇治平等院報六波羅符命師賢道與帝相失爲野遊若熊丸所執送貞直軍帝勅進御衣十月朔平明貞直使馳詣土御門殿具報狀西園寺公宗承新院旨以御衣一概進之先是二階堂貞藤迎使說兩統和持明院君臣拒弗納於是皆賀曰天下之事大定矣及貞藤至謝不敏三日尊良親王聞帝爲賊所擁出赤坂城還金澤貞冬部下宗像四郎要於城外以歸貞直貞冬高貞等至宇治迫帝幸六波羅帝曰必備國簿儀仗然後發乃具衾衣儀仗如儀四日黎明乘輿入京貞直在前介而不習武士數萬皆執炬火明如白日擁圍入六波羅御時益第植柵守衛乃請授神器於新主帝弗許貞直等以復五日新主令強請西園寺公宗白新主曰帝遂諾之矣於是與謀朝臣當觀官納言五名闕新主以參議西園

寺公重今出川實尹、希泉賴定爲權中納言。六日、新主進大納言堀川具親於大波羅行在、迎劍璽乃授以新器、神器始有真偽矣。七日、白晝京師南方火起、武士驚擾、關法城寺焚乃安。八日、新主幸富小路殿、洗滌正殿。是日、西園寺公宗私見帝、帝曰、頃日之事、天魔所爲乎、惟令武家從寬處焉。十日、西園寺公重見尊良親王於貞冬邸、尊良言亦如此、並陳辨不與謀。十一日、僧都兼運見尊澄法親王、尊澄自陳至、位兼運惻然、新主君臣素聞其不與謀、爲憫之、新主欲削與謀朝臣官、得下大波羅問罪、輕重十二日、新主再幸富小路殿、停大納言宣房中、納言公明藤房權中納言具行、隆資實世實隆參議季房左近衛少將隆重忠顯十人官爵、拘尊澄法親王於長井高廣邸、而賢於長井遠江守邸、具行於小田貞知邸、隆重於佐佐木貞氏邸、忠顯於佐佐木高氏邸、而賢臣氏信於海部氏、近藤宗光於中條氏、對馬重定於名越氏、邸明日、拘尊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八

良親王於佐佐木時信邸、大僧正聖壽於小田時知邸、藤房於北條時益邸。十三日、新主自土御門殿徙富小路內裏、權中納言公敏從笠置逃匿、於是難發號宗、強抵二階堂貞藤邸、就逮乃拘於名越下野守邸、關東飛騎至京師、十四日、將士騷擾、欲攻小田時知邸、大波羅發兵鎮之、大佛貞直、金澤貞冬、長崎高貞等部署、大舉擊楠木正成、一軍貞直爲將、高貞與河越小山、佐佐木、島津諸氏屬之、自宇治進、一軍貞冬爲將、千葉、長沼、小田、伊東諸氏屬之、自八幡進、一軍江馬越前守爲將、武田、三浦、狩野諸氏屬之、自山崎進、一軍足利高氏爲將、結城、加藤、及尾張兵屬之、自伊賀路進、十五日、四路兵皆發、參議萬里小路季房奉中宮在野宮側、十七日、難發出就逮、九州探題北條英時得京師變報、懼徵九州兵、宇佐宗智及薩摩大隅諸族陸續集、博多十八日、大波羅使者會我左衛門尉須山又次郎至、告京師情、益發兵備不虞、英時乃移書

召九州豪傑、族各一人會於博多、大隅人佐多親經不至、奪其田宅、新院以楠木未平、珍慮諱安達高景二階堂貞藤且留京師。二十日、二人因西園寺公宗奏幕府復書於新院、踐祚院政並遵旨、並請儲位、定立龜山統新院、賜馬高景貞藤。二十一日、赤坂城陷、初賊之圍赤坂也、城方可二町、墮地淺狹、樓櫓僅完、賊侮之曰、此不足勞我隻手、彼能一日拒守、吾獲厚賞、乃急進攻城中善射者二百餘乘高雨射殺傷千餘、賊驚沮而退、正成豫使弟正季及和田正遠帥兵三百伏山中、賊方解鞍脫甲、忽望見菊水旗於山間、恠曰、敵耶我耶、伏兵突起、大喊而進、城兵開門夾擊、賊悉崩潰、走石川河原、獲其器械鞍馬、不可勝算、賊咸觀氣、欲伐山木火民家、然後進攻、本間滿谷勵衆復進、踰壘毀柵、城中寂然、賊懼曰、得無伏乎、乃分兵備之、遂四面蟻附攀陴、正成豫造懸陣、應時斷繩、賊從而墜、乃投大木、鉅石、殺七百餘人、居數日、賊怒曰、安有衆八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四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

攻孤城而不能拔者、乃蒙櫓齊進、舉鐵搭鉤、陴陴將壞、正成令衆以長柯杓灌沸湯、賊皆焦爛、棄櫓搭而退、每賊來攻、正成隨機捍禦、賊益沮、乃退植柵圍守、欲持久困之、正成守戰二旬、糧食將罄、乃謂衆曰、我殺獲非不多、奈賊兵甚衆、何況今糧盡、援絕、將何以守、吾先天下唱義、死不足惜、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武夫所尚、吾今佯死以誑賊、賊必引去、賊去則來、賊來則去、彼必困矣、衆稱善、乃穿大坑、填以賊屍、留一卒、誡曰、候我去、遠火城會夜風雨、正成分衆散去、比過賊營、賊覺而誰何、給曰、大將士卒失道耳、適火起、賊爭登城、見灰中亂尸、以爲正成兵死、引兵束歸、令湯淺定佛守赤坂、正成與衆議、以爲金剛山高峻峭拔、人懼其神、不敢登、登者僅有修驗、吾爲天子學義、宜憑仗神威、乃入金剛山。二十五日、新主號准三宮、媒子內親王曰、崇明門院、媒子後宇多帝女、太子邦良妃也、以邦良子爲親王、賜名曰、康仁。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五日、

幕府命大佛宣政、江馬越前守、千葉貞胤、小山秀朝、河越三河守、結城親光、長沼駿河權守、佐佐木清高、佐佐木貞氏、小田尾張權介、佐佐木時信、土岐賴貞、小笠原又五郎、加治時秀、佐佐木高氏、狩野紹琳、千葉太郎、駿河八郎等二十餘將駐京。六日、大佛貞直班軍鎌倉。新院賜馬。先是、足利高氏東還、不詣關辭、賜亦不及。明年夏、幕府奏請叙高氏從五位上。八日、新主立康仁親王爲皇太子。自法勝寺第徙居土御門高倉殿。以右大臣久我長通爲皇太子傅。新主既立、其近臣謂持明院之統必爲儲貳、而幕府立康仁、皆失望焉。幕府遣長井高冬、問註所時連治公卿武人與陰謀者。十日、上北條高時封書於新院。雖六波羅及西園寺公宗亦不得啓。新院乃作制書、使公宗付兩使、以致關東。事秘不漏。高冬大江廣元之裔、賴朝以來、幕府重臣。雖年尚少、被任以大事。時連、太田康有子、薙髮號道太爲宿老。十二日、大膳大夫五條良枝卒。世傳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

明經學爲太外記、良枝爲七朝侍讀、帝殊寵遇之。十六日、新主幸長講堂、供花。二十日、上皇幸長講堂、罪之。幕府疑叡山衆徒之動、神興與先帝陰謀、謂下院宣令、錄進其交名。上皇以無其例、難之、既而許之。二十五日、問註所時連。二十六日、長井高冬至京師。二十七日、叡山僧徒遊院宣盡奉。日吉神興歸座。二十八日、幕府兩使因西園寺公宗、請齋宮處分於上皇。且勸帝薙髮、尋罷齋宮權子內親王。十二月朔、新主新院陳幕府貢獻於南庭。調馬覽之。以五馬付御廐。餘賜太子及公卿。十五日、北條高時子萬壽麻呂冠於鎌倉將軍。第名曰邦時。年甫七歲。二十七日、幕府兩使以關東復書上。新院請遷天皇於隱岐。尊良親王於土佐。尊澄法親王於讚岐。二十八日、定評定公卿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權大納言葉室長隆、西園寺公宗、從一位吉田定房、按察使權中納言日野資名等、與焉。新院欲興神事、以因幡越前長門等充之。幕府未答。是

秋大疫、初赤坂城之陷也。尊雲法親王與光林坊玄尊、赤松則祐、木寺相模勝窓、岡本參河房英實、武藏坊豪雲、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彥七、平賀三郎等、獲爲修驗者、走熊野、而所經皆峻嶺深谷、絕無人烟。重蘭饑困、旬餘始抵十津川。憩息佛舍、從者散入村落乞食、得粟飯、椀粥進焉。如此者三日。玄尊適遣人入遇童子出、因問主人姓名。對曰、是戶野兵衛者也。玄尊索聞其爲土豪、乃入門、覘伺會聽內有人言、安得咒師禳病。玄尊乃爲修驗者語曰、某棲那智山千日、浴三級瀑、七日、今將巡禮三十三所觀音、失道來此。願大檀越哀愍止宿。有女奴出請曰、主母正懼邪祟、願煩師之禱解。玄尊願指佛舍曰、老師在彼、無禱不効。女奴曰、請爲風之尊、雲乃往其家而誦咒。少選病者得愈。兵衛出謝曰、山家無物可答、報願舍于此。旬餘以解禱倦、然去留任意。師家常態、卒出去、悔之何及。請以是爲質、悉收其所負笈。衆意喜之。遂停浹旬。兵衛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四

夕對爐燎寒從容謂曰、如聞大塔宮避難熊野、師等豈知之邪。熊野別當定通素黨北條氏、非宜駐駕之地。此地雖小、四方負嶮、加之俗頗撲實、習武。往昔平維盛避亂投我家、卒得保全。今大塔宮亦幸來于此乎。某將出力奉之。尊雲問曰、大塔宮若至君實爲之用邪。曰、我門雖微、一日唱義、則吉野十八鄉及鹿瀨、蕪坂、湯淺、阿瀨川、小原、芋瀨、中津等所在豪族莫不率從也。尊雲乃目勝窓、勝窓促膝近兵衛、指尊雲謂曰、是即大塔宮矣。兵衛熟視左右、猶有疑色。見片岡八郎、矢田彥七脫頭巾露月額、乃驚而避席稽顙謝罪曰、野人無狀、若微前言、何得知殿下之降臨。乃造新館奉尊雲、柵絕諸要爲守備。計兵衛身竹原宗規聞之大喜、迎致其家。尊雲於是蓄髮還俗、更名護良。納宗規女有龍宗規、益喜崇奉無二。傍近邑人稍皆歸心焉。護良往來熊野、吉野、高野之間、入服其雄猛、皆奉爲主帥。護良遣使河內與正成約起兵。護良母親子留京、發



思不自勝。詔北野社宿留七日，以禱焉。和須禮部波加美毛阿波波志能，以可志。夢有老翁手執梅花一枝倚杖而立，親子問其所來，

翁愀然無言，棄梅花而去。親子視之，繫和歌。送恩利岐底，津比那須波志久毛流遠，奈覺而異之，以爲吉兆，後果驗焉。

二年光嚴院正壬申春正月朔，帝在六波羅南方，七日，政所執事

二階堂貞衡卒，薨後稱行惠族貞藤代爲政所執事。十七日，帝竊逃京師，騷擾既而帝還得無事。二十日，新主幸北山殿。二十一日，

櫻山慈俊略定國中將，攻鄰境既而開登，置陷正成亦死。兵皆散，慈俊知事不成，詣吉備津神祠先刺殺妻子，火祠而後自殺。從死

者二十三人。殿法印良忠謀奪帝不成，良忠關白二條良實之孫父曰良實爲伯父師忠所殺。二月二日，新院開文殿，以其北面爲

評定所，行評定始。六日，六波羅建前參議葉室光顯僧正慈嚴及忠守重賴等十日，延政門院薨。十四日，新院賜勅封書於幕府新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六

主避方忌於北山殿。二十日，新院薨後鳥羽院追薦先是檢東寺

佛舍利於眞言院，惟少五粒耳。是日，僧正桓守奉舍利並健隨殺子袈裟詣院還之。三月先是，新院將遷帝勸其薨髮不聽。帝淨席

擬石灰壇，日拜太神宮。如在位時，衆皆畏懼。六日，中宮關帝將遷隱岐，夜如六波羅告訣。七日，遷帝於隱岐。帝御綱代車，權大納言

西園寺公宗進牛，發六波羅藏人頭左近衛中將一條行房左近衛少將千種忠顯與內侍阿野廉子大納言局小宰相局三人從

駕而行。關東人成田小三郎頗知醫術，失祿來京從笠置難，因與隸卒金若根隨幕府選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等有名

將十人率兵五百擁輿護衛，朝發京師，至鳥羽殿上食。公宗別路來拜辭，乃乘車御四方輿，三面鈎簾而西，其禮比承久頗厚。觀者

悲憤，罵哭滿巷。中宮在野宮，帝進帝琵琶，附和歌曰。遠毛比耶禮毛流，余津乃遠仁波羅比毛帝乃答曰。奈美多由閉，奈加波乃津岐波，河間受加波奈美多遠。

須禮志和及關帝還選悲不自勝，憂思遂成疾。八日，遷中務卿尊

眞親王於土佐左近衛中將御子左爲明從，佐佐木時信護衛。遷尊澄法親王於讚岐，數僧從行。是日，至尾陽驛。九日，至湊川。尊眞

親王至尾陽行在，聞乘輿朝發，思慕詠和歌，使爲明書於壁。十日，乘輿發湊川，渡和田岬，刈藻川向播磨。尊眞自福原上舟而南，航

土佐，置於有井莊。是日，尊澄法親王至尾陽視尊眞題壁歌，悲喜而和之。十二日，乘輿至加古川。尊澄至野田，與行在僅隔川，尊澄

請謁帝，護兵不聽。父子三人同路異程，思慕殊切。十六日，新主莅神祇官，發卽位奉幣使初乘輿發京也。擬行程十四日，至出雲御

舟十七日，至美作院莊，不豫，因駐駕數日。行在秋小護兵近見御座備前人兒鳥高德又謀奪帝，復不成。高德備後守範長子也，稱

備後三郎，少好讀書，偶儻有奇略。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帝賜以錦旗，既而行在失守，至是車駕西遷，高德乃聚族謂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八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爲無勇也。我欲奮駕於途，奉以

舉義，儻事不濟而死亦足以耀名，衆奮從之。俱伏舟坂山而侍，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想向山陰道，乃問道至美作杉坂，則駕既過

遠矣。」衆於是散去。高德恨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問於是夜入帝館，白櫻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

心知有勸王者也。

古賀揆曰：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縉紳而在武夫悍卒，不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而磨滅者，

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山縣頌曰：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略曰：「開闢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



雖不肖，碎肺肝運智計，時爲范蠡欲一爲君雪會稽耻爲吾徒者，宜輕生命於塵世，隱戶於軍門，嘉曆二年五月初三，備後三耶高德，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亦有密應其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旦感激奮勵之所爲，而義理之心發乎肺肝，確乎其不可奪，宜哉其精忠義烈，歷艱險陟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二十一日，乘輿發院莊，過雲清寺，至出雲八杉津，駐蹕數日，帝修政年久，天下仰德，沿道諸國供張甚謹，不似遷幸，微皆歎曰：天子播遷，未聞有此事也。二十二日，新主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二十，前權大納言京極爲兼亮，爲兼受，父祖業優有和歌才，稱風骨拔萃，兼善蹴鞠，伏見帝爲太子時，授和歌訣甚被敬重，及卽位，爲藏人頭，與政務稍直多猜忌，持論在愛君，敢言無所假借，同列仄目，從兄御子左爲世承和歌宗才力不及，風尚亦異，甚忌憚焉，帝欲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

令撰和歌集爲世爭之久，而不決，帝乃特勅爲兼，就萬葉以降諸集選拔名歌曰：玉葉集，既而憎惡沸起，議之鎌倉罷官家居，與爲世札轢益甚，議口啓啓，撰未畢，或誣告鎌倉曰：爲兼謀不軌，永仁六年，坐流佐渡，五年而召還，花園帝立，任權大納言爲世指摘玉葉集之失，譏毀鎌倉，爲兼辨論不屈，正和元年，撰成上之及伏見帝薨，髮亦薨，號靜寬新院，新主長於其第，與本院並受和歌訣，姊爲子亦甚善和歌事，永福門院曰：大納言局延慶廢爲憲帳典侍，於是昆弟權勢絕倫，爲兼幼爲西園寺實兼所收，錄如家臣及受伏見上皇寵遇，輒挾勢抗之，實兼積怒，遂譏鎌倉五年正月，再流土佐，帝立量移和泉新院，欲召還，怨家極力拒斥，遂薨配所，年六十九，其遷土佐也，以和歌缺九十卷呈新主，新院新主常謂：先上皇與爲兼得和歌之正，爲世未達，煩疾排之，天下概歸其門，而和歌正風衰矣，惟相國實兼頗知此義，可謂惡而知善者也，且其

得罪者由參政事不由和歌，彼久暱近先上皇愛君心切，以不附己者爲不忠，彈論不避貴戚，因以得罪，然其才藝衆人所共推也，大才爲行之士，或遭讒獲罪，或不幸短命，豈可不爲道嘆惜哉，爲兼無子，以洞院實明子忠兼爲猶子，傳家業，忠兼後繼父後，更名公蔭，是爲正親町三條祖，京極氏遂絕，夏四月朔，乘輿在出雲八杉津，大船二十四艘，小舟無數，擁衛御船，二日至隱岐，問後鳥羽帝行宮之地，遺址不復存，乃慨然曰：帝終此地，得無積憤乎，朕欲成其遺志，所以有今日之行也，因以國分寺爲宮，北條高時使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護衛，初北條義時遷三帝，而天下無復舉義者，三帝竟不得回鑾，高時既效義時所爲，以爲海內無虞，日益驕縱，一日見狗闕于庭，喜之，索諸將吏家及課百姓田以充租賦，遠近獻致積至數千頭，分附諸將，資視輿載往來，遇焚不下者有誅，每月十二度，分朋爭鬪，召會諸將，觀以爲樂，其群嘲呼噪如爭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二

戶者聞者皆惡之，是風一成，諸國皆倣，關狗之禍滿天下，至一狗價百緡，京師有田樂戲盛行，高時又喜田樂，多召優人付諸將各養一人，每宴飾進作戲，自高時以下，流解衣以爲纏頭，竟席積成丘堆，其費不貲，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乎，聲甚異，侍婢觀之，皆奇異，修驗僧也，走告舅安達時顯，時顯至，忽不見，獸跡滿座，高時醒無所見，聞者駭異，儒臣刑部少輔關院仲範聞之曰：爭亂之起，其在天王寺側歟，時人亦皆知其不終。

賴褒曰：後醍醐卽位之初，厲精政治，舉行恤民之典，而關東多亂，政人心不服，朝廷與東藩勝負之勢，不待交兵乃而決矣，夫鸛鳥欲搏，必飲其翅，不飲其翅而露其搏擊之機，適足以困敝已，正中元德之際，不其然乎，同謀公卿武人，旣見因執使北條氏更究詰本源，豈不危殆，帝之下誓書於關東，雖沿龜山之例，

其爲計可謂窮且醜矣及東吏再來又用苟且詭詐之謀僥倖一時雖有智勇忠義之士施其謀略而機會皆失不能救其蒙塵也幸而投賊之衰運得義旗四合纔致歸闕反正耳向使帝藏其鋒養其銳舍圖賊之謀而益務自治之術賊已失入心叛者驟起俟其罷極擠其將墜用力寡而無後患何必曰兵哉且使帝不能已於兵乎如補正成近在畿甸及其平時訪求諮謀必有萬全之策寄行在於形勝之地以招聚四方之豪傑其知義効順與欲釋憾於北條氏者將雲合霧集天下之事可以指顧而定矣不必授偽器於光嚴也不必許龍爵於足利尊氏也如帝之所爲其濟者幸也不然與承久異者幾希矣雖然承久之事我作彼應元弘之事我未作而彼來犯因危而發出死得生以激天下之義氣其勢然也當賊徒駕夾路觀者公罵北條氏不忌其時然也崎嶇憂辱而未嘗失其常無懼怯求免如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四

鳥羽者其主德然也嗚呼是其所以異於承久歟

長井高冬問註所時連鞠訊僧正慈嚴等慈嚴供曰二條近衛兩關白與知陰謀聖尋供曰普門院僧正亦與焉六日西園寺公宗以奏新院先是幕府議皇子及與謀公卿處分十日高冬等上其狀書案公宗以聞乃收中宮供奉四所及一條高倉宮皇子年十歲以上置城外十歲以下及尊良親王子託公卿於是遷靜尊法親王於但馬內侍阿野廉子生恒良成良義良皆幼置於西園寺公宗邸成良年甫八歲素稱穎悟日夜思慕帝謂中御門宣明曰聞上在白河卿何不一將我往謁宣明潛然掩淚舉僧能因歌以對曰白河在陸奥其地有關過人安可輒至成良即誦藤原雅經津守國夏歌曰京師自有白河名同而地異耳卿將誑我邪竟不復言偶倚門聽昏鐘悵然詠歌北志阿比能加御能於斗耳毛絛君鑄古岐是時都下盛傳入歲宮之歌莫不爲下泣者左近衛中將御

子左爲道女爲中宮宣旨帝幸之生躬良養於前大納言花山院師賢第遭變屏居母氏削髮爲尼前關白道平罪當及家門特宥之因于祖父師忠第前內大臣洞院公賢朝參如故子實世下官因于其第大納言萬里小路宣房免罪縱歸許朝參並進按察使日野資名傳令權中納言御子左爲定停朝參託祖父爲世定名九條公明並免罪北畠具行日野資朝島丸成輔日野俊基處斬花山院師賢萬里小路藤房季房僧正聖尋俊雅仲四僧文觀遠流新院使西園寺公宗傳旨曰聞前關白經忠亦與謀宜審定以讀十二日夜延曆寺火法華堂常行堂講堂等皆燼新院賜書唱之十五日新主創權中納言御子左爲定二條良基官十六日縱九條公明歸第十七日京師地大震二十日新院邸文殿議政舉興開政以關東方失人心願傳奏竭心輔佐既罷召吉田定房於弘御所諮時政急務二十二日新院本院與廣義門院均子內親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六

王竊往視賀茂祭大乘院僧正覺尊設機棚請前關白忠教忠教辭曰前帝播遷兵革未熄臣子宜存戒懼豈遊觀之時乎覺尊大愧二十八日新主改元正慶鎌倉仍用元德號至此始改五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北條高時斬足助重貞於六條河原重貞源滿政之後曾祖重秀爲源爲朝外孫始居三河足助因以爲氏父曰重成爲佐渡守聽昇殿帝圖恢復重貞首應義有弟數人賴方繼嫡宗親重聽昇殿重連有子曰重成明年屬官軍戰沒鎌倉高時流前大納言花山院師賢於下總因于千葉貞胤館前權大納言洞院公敏於下野因于小山秀朝館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於常陸因于小田治久館弟參議季房於下野因于長沼宗親館佐佐木高氏護權中納言北畠具行河越圓喜護參議島丸成輔赴鎌倉權中納言四條隆資藏跡不出故不決罪流僧正聖尋於下總俊雅於長門仲圓於越後僧文觀於陸奥圓觀於硫黃島託文觀

於結城宗廣廢房在常陸常陸豪傑稅所久幹笠間成朝等歸心厚供給十一日新院文殿評定議節儉令明日聽庭中並難訴新院竊臨寢殿東聽之十七日鎌倉今宮松樹無故倒人以爲凶兆十九日嵯峨釋迦佛放光時災變荐見二十日本院幸西園寺公宗第新主廢中宮進號曰禮成門院中宮屏居不出宮中岑寂隱岐靜息時通耳是秋削髮爲尼二十二日高時命河越圓喜殺參議烏丸成輔於相模早川權中納言惟輔之子也自藏人兵部少輔進及帝親政擢用兼中宮亮藏人頭彈正大弼至從三位參議子行輔二十六日新主修五壇法八日禪寂靖及地震六月二日高時命佐渡守護本間宗忠殺前權中納言日野資朝權大納言俊光之子也世以文學仕朝資朝惟慨有節操不隨俗尚嘗與內大臣西園寺實衡上直會西大寺僧靜然入朝實衡望見其腰背曲僂眉毛皓然有起敬之色資朝曰彼老憊耳何敬之有他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八

繼老狗皮毛悴落者贈實衡曰此物亦有可敬之資矣又嘗愛盆樹多聚條幹盤屈者一日適出避雨于東寺門見側有丐兒數人率多瘡殘跛蹙之類資朝以爲其奇貌異狀可愛也注視久之覺其醜穢可厭因謂世所謂奇怪皆物之反其性而終不如平易正直之可尚也吾頃間所愛盆樹輪囷離詭者何異於此哉比還家悉拔所植而棄之子邦光年甫十三從母匿仁和寺側聞父死期在近欲適佐渡相見爲訣母泣止之邦光陽諸密與家奴謀行母不得已裝而遣之今茲五月邦光遂與奴徒步十餘日乘商船到佐渡詣本間所居躊躇者久之適有僧出問之邦光曰我資朝子至自京師願垂哀愍使得一見宗忠聞之命僧延待善過經日不許之見更請資朝出囚室洗沐資朝知將殺曰聞吾兒遠來不得一見可悲也正色不復言作偈贈邦光遂遇害時年四十有僧爲收屍火之致骨于邦光邦光慟哭投地曰使我徒觀白骨邪遣奴

齋歸葬高野山乃稱病淹留每晝臥夜出伺間以圖宗忠一夜候風雨甚往至其寢進闔戶隙宗忠適不在本間三耶熟臥燈下雙刀倚枕邦光謂聞渠下刃大人是亦父仇殺之足矣欲奪其刀以刺之恐其有覺遲疑久之會飛蛾群聚乃唾破紙障縱蛾滅燈因入取太刀以擬其胸既而謂睡人猶死屍也足蹴枕驚方起刃已洞腹出背刳其喉殺之出而匿竹叢頃焉守者覺之蘇垣逼索邦光欲自殺復謂仇既報矣徒死無益不如赴君事濟先志以兩全忠孝也出將走有隍廣二丈許傍多巨竹邦光攀之隨低以達前岸行遶天明伏麻田中追者數十人呼索而過迨夜邦光復出行略遭修驗者請哀憐救死修驗者至之至津適有商船將發請而附載迫者方至船已離岸因獲免到越後遂還京師三日高時命工藤高景殺前右中辨日野俊基於葛原阿俊基以儒素職居內記帝國恢復贊翼之力最居多正中之變釋歸去年陞爲右中辨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

俊基妻居離職聞其處刑使倭人後藤助光齋書往未得見而已臨刑乃至刑場懇請相見訣別俊基截髮與之曰以此贈內乃書偈曰古來一句無死無生萬里雲盡長江水清助光還致遺髮其妻慟哭削髮爲尼助光納遺骨於高野山爲僧子俊業俊孝有女養於伯父行氏家及帝還京入侍善和歌稱辨內侍獲良親王在十津川半歲熊野別當定遍聞之以爲十津川要害之地不可以力取也乃揭勝道路購求日獲大塔宮者不論士庶授伊勢車間莊定遍又與私錢六百萬殺從者五百萬出降者三百萬即日施行若有食言明神殛焉十津川熊野間土豪稱莊司者八姓皆食婪無信見之皆生異心護良忠之謀避于吉野竹原宗規強留而止既而又聞宗規子亦有貳志遂與衆潛赴吉野而沿途敵地不可輒過護良以爲若歛布誠信或得無梗也乃試遣從者於幸瀨莊司說以殺託之意對曰定遍窮求官軍黨與錄名以報鎌倉臣

今欲納大王而不能也。然退前行亦所不敢。請留錦旗。若近臣一兩人得以爲辭。護其默然未應。赤松則祐進曰。見危授命。是士之職。臣請留死。平賀三郎曰。從行之士。皆大王股肱。不可失也。宜以旗見授。護其從之得過。村上義光適後矣。過莊司擁衆荷錦旗而還。義光直前奪旗。莊司錯愕。不顧而去。護其喜曰。吾得此三人。於平天下何有。翌日到小原。道得樵夫言曰。前路有玉置莊司者。布柵山道。退絕行人。非誘之不可也。乃遣片岡八郎。矢田彥七。諭之。玉置急入內不出。二人知事不諧。走還。玉置馳數十騎追之。二人返戰。立斬一騎。餘兵遙射。八郎中二矢。急應。彥七曰。去矣。速報大王。爲避賊計。遂前關死之。護其聞彥七言。奮曰。事已至此。避之何爲。乃進望見賊兵擁嶺笑謂左右曰。子等唯義射。孤當徐自盡。子等必務孤面皮割鼻耳。不可識別。賊謂孤猶未死也。不爾恐天下義旅聞孤死者喪氣。而賊勢益張矣。衆咸奮激。爭趨玉置陣。會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二

伊入野長瀨六郎及七郎率兵來援。玉置兵不戰而潰。護其召六郎曰。孤以十津川狹隘。不便用兵。將欲出大和河內間。據形勝之地。以圖恢復。今爲玉置所困。幾乎不免。不意賴卿之援。得出萬死也。然今日之事。未遑一介奔告。卿何以知之。若非天祐。孤安至此。那六郎曰。昨有一童子來。臣之鄉戶。諭曰。大王明日自十津川至。小原必在途遭難。宜速往奉迎焉。臣等謂大王之使也。護其驚歎神之心。私負焉。於是遣宗規往熊野。伊勢募義徒。舉兵熊野山。僧徒得其令旨。六日。熊野使者封呈諸京師。京師詔言。大塔宮匿京人心。恟恟十九日。高時命佐佐木高氏殺權中。納言北畠具行於近江柏原高氏館。具行於柏原待遇甚厚。高氏愍之。先告其由。具行曰。主上且播蕩遠境。何況我徒死固其所也。但日來懇遇。無以報已。端座就死。時年四十三。右近衛中將師行之子也。自帝爲親王時。歷近左右。最被親信。及即位。歷任藏人頭。攝津權守。至從二

位權中納言三位經相之女入宮。有寵。爲勾當內侍。以賜其行。及具行就戮。削髮爲尼。往近江居高島佛寺。爲萬冥福。子家資二十一日。六波羅執殿法印良忠。北條仲時使齋藤十郎兵衛言曰。方今圖滅鎌倉。萬乘之君。且所不能子等舉事。何粗聞于圖。按吾地形。謀奪前帝罪不容誅。凡其所謀。當悉自首。良忠慨答曰。普天之下。無非王土。拔主于難。誰謂非分。仗義討賊。何謂之粗。吾爲天下濟大事。拮据勉力。與北畠黃門俱發。詔徵兵未還而敗耳。所謀如此。辭氣壯烈。無所屈撓。仲時議欲寬刑。問注所時連曰。宜留以引黨。與乃付吏。閉之室中。良忠多力。夜潛破戶逃去。二十五日。高時流前參議葉室光顯於出羽。竹原宗規從熊野往伊勢。以大塔宮令旨募勤王。徒起兵。國人響應。勢甚。京師頃頃傳其變。亂二十日。六波羅遣使往接檢問。二日還報曰。事皆實矣。所在村落縱火蹂躪。殺地頭數輩。燒寺護代宅而去。京師駭懼。露霖自五月至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四

六月秋七月十三日。新主罷右大臣兼皇太子傳久我長通十九日。興福寺僧徒爭鬧。八月。護其親王起兵吉野。築城愛染寶塔據之。下令諸國。招聚義旅。楠木正成相。金剛山之千劍破城之。與吉野相呼應。二十七日。左近衛少將四條隆貞傳護其親王令旨於高野金剛寺起兵。僧徒未遑應。九月。幕府罷若狹今富名主。澁谷重光。二十一日。復以工藤貞祐爲若狹守護。今富名主。十月十四日。新主以內大臣西園寺季衡爲右大臣。大納言中院通顯爲內大臣。通顯權大納言通重之子也。前權中納言日野資名爲院師賢。薨於下總。千葉年三十二。帝即位初。師賢猶弱冠。以才學稱。擢爲權中納言。聽帶劍。兼中宮大夫。彈正大弼。累進。正二位大納言。笠置陷。日。薙髮號素貞。志操卓然。不以榮辱經心。其在配所。每想及君。未嘗不歔歔流涕。自誦曰。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六

何時近臨穰裂非所患也時時諷詠自遣贈百首於尊良親王附歌外封陰期恢復再會初師賢之赴配所也或有慰其去京遠者師賢詠歌以對和加流斗毛奈通加部計加牟岐美須彌臨發贈名香於夫人藤原氏曰炷之必夢我矣夫人如其言果有見云帝還宮後贈太政大臣鑑文貞二子家賢信賢十一月八日新主以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爲太政大臣十三日新主大嘗新主命左兵衛權佐世尊寺行尹及一條行信書悠記主基歌初一條氏世傳其祖行成書法以至經尹經尹二子長曰行房少曰行尹皆受家業行房嗣家行尹稱世尊寺氏於是新主還書悠記主基歌者而難其人以行房從帝於隱岐議召還帝聞之愜然行房亦不忍去新主遂命行信行信經尹弟定成之孫也行房與千種忠顯奉侍帝甚愜手執薪水犯風敲冰供御不闕帝恢復之念益切護良親王及據吉野景從者日衆吉野郡大和南境崇嶺綿亘層嶂數十里南被熊野西連高野東接伊勢襟以大河連山又限其外形勢甚壯金剛山在其西北楠木正成以爲根據城挾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京師大震新主行節會諸門衛皆衷甲東兵猶未至修熾盛光法勝伏之諫淑山發兵警衛淑山謂得院宣院執事西園寺公宗與六波羅商議依違不決數促鎌倉而東使延緩新院怖甚幕府遣尾藤彈正左衛門往擊護良親王及楠木正成十二月五日至京師六波羅移檄近畿率兵來會六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忠教薨楠木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遮奪之充苞以甲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迫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吶喊起關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爲與安田重顯石垣宗有藤並彥五郎生池師澄宮原孫三郎等出降六波羅兵南下河內人和田助家舉族應之九日北條守時茂時遙與書慰勉楠木正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二千五百二十八

成率兵入紀伊攻關田莊關田氏拒戰甚力近畿應義者大起充滿阿賀川是日攻破山崎向京師京師騷擾六波羅遣宇都宮高綱赤松則村擊却之義軍退據仁定寺攝豐高綱進攻之十三日左近衛少將四條隆貞傳護良親王令旨於高野金剛峰寺起兵來援初尊良親王之遠謫也鑑其從臣南部次郎等是日斬於六條河原十五日宇都宮高綱拔仁定寺壘以首級歸因知護良親王所爲也於是六波羅大索京師其黨就縛者日多京師踈足憚懼二十五日護良親王禱恢復於天野丹生祠又禱和泉久米田寺高野僧徒未青山兵是月新院典侍洞院實子准三后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五

元弘三年癸酉春正月帝在隱岐行在狹隘恒覺殊甚修密教秘法益勤運宵不御寢夢寢之間時見後宇多帝有所慰勉帝意差強五日楠木正成戰於甲斐莊安滿見斬紀伊人井上山井等五十餘人傳誨良親王令旨於久米田寺禁官兵狼籍禱克復十日粉河寺行人應護良親王令旨赴吉野營十四日新主以尊胤法親王爲天台座主楠木正成擊河內守護代丹南某和泉守護某等走之進與和泉人當器左衛門尉中田橋上地頭戰自正成再舉以瓶戶太子基爲戰場操縱應變勢如潮汐齡年益振河泉略定乃引兵赴攝津大波羅遣行井有賀二將往城四天王寺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

日新主命尊胤法親王修五聖法于六波羅新戰地十九日楠木正成奉左近衛少將四條隆貞爲將弟正季及石河平野平石山城切春日地八田村上渡邊河野湯淺諸氏以兵六百屬之攻四天王寺烈戰終日視星不休平野四郎陳歿城兵卒收夜半棄城而逃正成進至渡邊六波羅檢斷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也尼崎神崎正成分兵爲四隊伏其三隊而以一隊扼渡邊橋而陣賊望見易之輒渡渡邊兵佯走賊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壓兵卻我兵疾擊乘之賊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師作謠嘲之播磨白旗城主赤松則村起兵權大納言堀川定忠之裔也定忠子左近衛中將師季謫播磨生季房季房因居佐田莊子孫降爲武臣徙赤松鄉因以爲氏七世孫曰茂範生則村則村性慷慨有大志不欲屈人下及則祐齋誨良親王令旨至深以爲榮城書繩學義趨附者千餘人乃守杉坂及山里塞山陽山

陰兩道二十二日楠木正成引兵還葛城山北條仲時謂宇都宮

高綱曰勝收兵家之常雖然渡邊之敗實由謀拙兵怯以取眾笑即使此曹再發豈復能爲嚮使仲時鎮京重煩足下至以備緩急耳今日是國家成敗之機非足下則不可高綱曰二將已挫衄矣今復以寡臨衆未見其可也然高綱自受命西上思出死力以展效事之濟否豈計較乃起不還舍而發見騎僅十餘比過東寺手下兵迫至者七百遇馬騎輒奪之疾馳二十三日至四天王寺火傍民舍而進和田孫三郎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兵我已破之乘此新勝以拉高綱何難之有請出兵逆擊正成默然良久曰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高綱坂東驍將從以紀清兩黨且彼承敗叙之餘搖軍孤進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我猶使克之能無失亡吾受大任前途甚遠而首傷我士後誰爲我用者我今輸彼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誑之則坂東懷急之士氣索而去矣所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二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棄陣而退高綱馳騎報捷六波羅仲時等大悅高綱以兵寡難前關又耻不見敵而還因留陣寺內居數日正成遣卒三百及民兵數千大然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漸多漸近高綱嚴兵而俟意其衆日盛也如斯數夜敵終不至士衆頗怠各生退志或諫高綱曰以寡敵衆固非良計爾敵幸爲我退是足以藉口請全軍而還高綱從之二十九日鎌倉使二階堂貞藤至京師二月二日宇都宮高綱自天王寺引還楠木正成復入天王寺謂寺僧觀上宮太子未來記其文曰當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香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指而諭衆曰所謂九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爲西鳥所食常有起兵滅關東者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指上在隱岐歸闕反正蓋在明春諸君昂之衆

皆奮勵因以金裝刀與僧正成數出耀兵令軍中禁誹謗遠近屬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吉野吉水院新熊野兩寺迭任吉野執行護良親王以吉水院爲執行由是新熊野岩玉丸怒而叛是日楠木正成遣兵擊走之湯淺氏亦破賊各地三日幕府令薩摩守護島津貞久兼日向守護職五日護良親王下令賞粉河寺行人戰功七日四條隆貞傳護良親王令旨於筑前人原田種昭等舉兵伐探題北條英時櫻田御賴等十三日右大臣西園寺季衡罷二十一日護良親王賜令旨播磨大山寺曰伊豆國在廳北條時政子孫承久以來掌握四海蔑如朝家至頃年高時奉遷至尊於海島僻遠殊甚欲加誅戮成還幸因微西海道十五國軍勢各當歸帝德舉族赴義速參集戰場又日期今月二十五日寅時率軍會赤松城其勸賞應因功依請先是鎌倉遣阿曾治時大佛高直名越宗教三將率大軍西上絡繹上途既而河野通盛發四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三

兵自尼崎上岸大內長弘自兵庫上岸武田小笠原下中山道江馬淡河發北陸自叡山入京於是京師四郊皆陣營寺樓民舍無不宿兵乃定部署治時將河內和泉攝津美濃加賀淡路丹波兵長崎高兵爲軍監自河內進高直將山城大和伊賀近江丹後但馬伯耆播磨兵工藤高景爲軍監自大和進二階堂貞藤爲監使宗教將尾張越前美作因幡備前備中備後安藝阿波伊豫兵安藤圓光爲軍監自紀伊進乃授軍令曰諸軍分三路進勦凡在軍者勿相要約勿先期進見人創而走者有辱親族創而進者有賞禁侵暴與掠略軍監執禁令若有犯者卒徒罪之士以狀聞輪輒總任六波羅調辦往者下令大塔宮惟拘執之今後雖戕之可凡斬大塔宮者賞以近江淺生莊斬楠木正成者以丹波船井莊治時駐軍四天王寺期二十二日午時政赤坂城本間須山猪股三族爲先鋒猪股黨人見光行謂本間資貞曰關東失政久今又抗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四

王命其亡必不遠矣吾年七十餘將及今而死也資貞料其先期而進冒夜馳至石川河原果遇光行共薄城挑戰楠木正成弟正季守赤坂正門平野將監守後門戒衆不應資貞光行乘馬踰塹與本間又太郎其弟與三等破三柵及第四柵城兵攢箭雨射中又太郎肩洞與三股衆遂巡光行資貞皆戰死資貞子資忠年十八欲從死有人止之曰凡士之先人而死不翅自行其義且期子孫之榮九郎不告死於汝豈無意哉若乃同死大逆父志資忠伴諾其人出乃結束執兵詣上宮太子影堂血書和歌馳至赤坂曰我是本間九郎子也父不使我知以故不得從父子冥府願死父之死處城兵開門資忠突入與五十餘人搏擊而死結城出雲守踵進亦敗城兵所殺傷五百人二十六日侯野藤野進攻城兵擊却之治時乃圍之治時軍死傷甚多前後一千八百餘人高直自奈良路攻平劍破城二十七日齋藤新兵衛父子勵衆追赤坂城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五

城兵擲石父子負創却走既而支城連陷所餘僅三四播磨人吉河八郎謂治時曰正成撫輯和泉河內城中儲峙必不乏所乏者水也而我發火箭輒灌以水得無造暗渠以引水南山乎請鑿山奪之治時從之果有暗渠時又久旱兵士困渴衆欲戰死將監曰吉野金剛未拔請暫降得時遂率三十餘人出降長崎高兵受而桎梏逃者八人盡被捕斬城兵見之皆有死心閏二月初出城決戰赤坂城陷正季逃三備衆防兵赴援六波羅赤松則村使子貞範拒之舟坂山擒三石城主伊東惟翠等二十餘人悉免其死待之更厚惟翠感恩還據三石起兵進據熊山擊備前守護加地時秀走之京師西路斷矣則村既使惟翠守西面乃攻高田兵庫助拔其城引兵東上降者相踵獲兵七千餘長驅至兵庫謀休兵攻六波羅城摩耶山守焉伊豫人河野通盛得能通綱下令四方募勒王師而六波羅徵發亦急通盛已率族人赴役京師叔父通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六

及通增通綱起兵勤王其宗祀三島社祝安親應之六波羅開播磨伊豫官軍蜂起命二國守護從金剛山下軍者就圍擊之護良親王在吉野城發兵募勤王師高野眾徒粉川行人等盡力拒戰與河內官軍相呼應四條隆貞已捷賊於渡邊乃還吉野勵眾守禦二階堂貞藤以大軍來攻是日城遂陷初貞藤率大軍犯吉野至夏箕川望城旌旗纓山兜盔列旛峰峻路窄大衆無所用攻戰七日城兵不屈新熊野岩玉丸索諸地理謂衆曰赤坂已陷兩路兵會金剛山我猶頓刃堅城下甚可耻也若攻正門徒喪師耳城背則樹梢有旗乃枕甲而伏貞藤分兵三面齊攻城城兵拒之戰方酣伏兵猝起火爇塔城兵大驚擾亂相率死闘護良親王在藏王堂執雜刀率左右二十四人縱橫奮戰賊兵披靡護良甲著七矢煩腕中兩刃流血淋漓退入幕中命酒與將士訣引巨觥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八

立囑三將木寺勝慰貫賊首于刀鋒歌舞左馬權頭村上義光體被矢如蝟毛來跪曰臣拒中城數時適聞歌聲來取相會賊勢強甚城不可支臣請賜大王鎧裝詭爲大王死大王乘間遁去護良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勵辭曰大王今死天下事去矣誰復成恢復之功哉大王一身所係甚重豈得同微臣死邪起自解護良鎧護良泣曰卿忠易生不忘我儻得免厚爲修福不免迫從地下遂與吉水院兵逼等潰圍而走義光乃被鎧登譙樓子義隆來欲偕死義光曰亟去爲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遙望護良去遠大呼賊軍曰今上皇子護良引決汝等行受天誅見我自刃以爲法乃劖腸抽腸擲壁而斃賊四集就斬其首解去城陷既而岩玉丸將兵數百迫及護良於天河義隆單身留關斬數人身被二十餘創潰腹死護良終獲免義隆時年十八矣貞藤送護良首于京不是棄之貞藤開護良在高野山縱兵大索山中僧徒匿護

良於承塵上竟不能獲左衛門尉景朝傳護良令徵發粉川寺兵深結托高野山徒圖再舉赤坂吉野既陷治時貞藤皆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號八十萬合勢攻之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長崎高兵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開筆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阿曾治時謂大佛高直曰前者絕水赤坂即陷此鼓爾山巔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遣名越越前守將三千人櫛守東溪以承雨蓄土泥以防浮敗故水有餘越前守守東溪數日毋出汲者正成賊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輜而還且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慚悲舉族薄城城上豫橫懸大木及賊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

畏憚休戰築長圍環守日夜遊戲城兵困之正成賊之謂衆曰吾將出奇以警睡乃作葉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開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賊集於巖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乃欲饑而取之布營環圍因多會倡妓博奕酒茶以慰軍士有部將叔姪二人膠肅爭道相刺而死其下二百餘人亦相率刺死是以賊軍益衰十日帝新賊討滅于丹生社長門探題北條時直發兵船往攻伊豫十一日上樞舟津士居通增單騎來謂曰賀公來焉若遣別將我失諸公孰權之一門吾河野之內族足相抗禮明日將貽一箭也乃還去時直欲及其兵未集破之夜率一千五百人攻通增將陣會部下厚東某反應官軍戰後祝安親破時直兵於石井濱時直窘困豐田某勸令逃乃委兵仗糧食而走還長防兵士皆志曰若從渠後將流臭於天下留戰而死新院

修五壇法、六字法禱戰勝、尊圓法親王亦禱禳以報新院悅十四日、賜書曰、佛法未墜、址戰勝將在近吉野焚夷已亡其兆、其勉諸二十二日、護良親王令攝津箕面寺眾徒、修還幸祈禱、輸忠款、赤松則村亦與書禁武士亂入寺內、攝磨大山寺眾徒應護良親王令起兵、援則村戰攝津小平野、及兵庫、二十三日、轉戰於尼崎、坂部勤王之師四起、六波羅命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防衛帝益嚴、先是護良親王數託漁舟潛通聲息、是以帝略知世亂滋甚、義士競進陰窺守衛隙、而守衛士或有歸心者、帝竊令成田小三郎覺、知義者成田得土屋又四郎以聞、使千種忠顯諭旨對曰、臣微力不足濟大事、伯耆名和地頭村上長高、族大家富、耽武好義、竊謂可倚矣、長高弟泰長在守衛中、成田因國分寺僧招泰長問京師事、泰長嘆息曰、主上猶未知乎、楠木正成據金剛山、東軍二十萬環圍攻之、曠日不能拔、伊東氏起於備前三石塞山陽道、赤松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二

起於播磨、方戰於攝津、伊豫士居得能破長門探題、或謂將其船來迎、臣竊知主上開運必不在遠矣、吾還國亦將狗義也、成田驚喜乃謁泰長帝、帝使忠顯諭旨結托泰長、稽首曰、臣兄長高城船上山險阻可操、若得奉乘與何榮過之、雖然不可不求出雲義士也、鹽治高貞可共謀大事、其族富士名義綱在守衛中、臣試之明日與義綱談論時事、義綱慨然曰、奪駕舉義則如何、泰長大喜亦謁之、帝帝賜二人酒、獎勵之、二人感激無幾、交番還國、泰長經出雲、以說高貞、高貞不聽、使人要路殺之、義綱亦還說高貞、高貞拘之、高貞與清高同祖、出自雲隱、守護義清、義清生泰清、泰清生時清、及賴泰時、清為隱岐守護、高其孫也、賴泰稱鹽治高貞其孫也、成田因一條行房奏曰、伯耆路遠、泰長之來必遲矣、義綱約速復命、而至今不至、可怪也、若事漏則太危、請明早脫此島、帝然之、乃賜酒守衛士、二十四日味爽、稱內侍振月滿出就外舍、帝御內侍

與潛出行宮忠顯、成田金若與富士名義綱所留之士、惟四人跟隨、既出奔興成田、金若扶帝徒行、天猶闇、扣路傍家問、千波港主、人熟視帝曰、港距此五十餘町、多岐易迷、吾為鄉導、乃資帝到港、覓得商舟、還伯耆者、御之乃辭去、及事定、懸賞求之、竟不知其所、在舟人亦知非常人曰、今日奇遇、則終世之榮、敢請所之、忠顯附耳曰、是主上也、欲屈雲伯之間、宜向形便地而駛行、適曉霧大起、帝默禱、久之海霧順風快至、乃揚帆、行三十餘里、守衛將士覺帝脫發、船來迫、俄風起、舟東西散、御舟抵出雲野波浦、往託地頭地頭辭以力微、聞名和路曰、東二日程、道路梗塞、乃回舟泊三浦、追舸集三尾津、徵兵守護高貞、高貞不應、二十六日、六波羅鼻官軍首於河濱、後鳥羽帝廟鳴動大雨洪水、首悉流失、是日、御舟抵沙汰浦、富士名從士勸往鹽治氏館、不果、復出港泊海上、二十七日、長門探題時直又遣兵與伊豫官軍戰於根來城、踰月不能克、是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四

日、御舟抵杉築港、金若與富士名從士登岸、取食、釣舟在港皆怪、御舟千種忠顯曰、我為詣社來也、皆曰、容貌異常、今隱岐天子逃矣、即是乎、請進船、忠顯執弓、撞却其舟、乃出港、金若等為追兵所殺、西風暴起而驟、二十八日、過伯耆灣、天晴、山樹可眺、問釣舟則過片見前也、問名和港曰、已在五里後、將返舟、偶賊舸至、舟人躊躇帝曰、第返舟焉、乃匿於而密下賊舸近、則佐佐木清嗣與弟清房在船、舟人失色、忠顯曰、直摩其船而行、清嗣不怪、駛去、御舟遂達於大坂濱、濱磯不可上、岸遣成田諭旨村上長高來迎、午時、成田至、名和莊謂者怪曰、將何言、曰、不見主人、不敢告也、長高隔室聞之、出延一室、成田乃傳旨曰、天皇脫隱岐、今至是港、欲倚足下、足下若不欲奉勅、則抑留報六波羅主上進退、而托足下、不欲托隱岐守也、勅旨如此、長高感激涕墜、避席曰、普天之君、錫命及此、區區小臣、粉身赤族、當報効、奈何辭之、乃進食、成田喜而胸懷、食



不下咽。長高乃介冑。聚子弟。愴告曰。生負此遇。吾已決死矣。不與者去。無用靜論也。與者俱來。奉帝船上山。以爲死所焉。二子基長弟助高。從弟信貞。家宰內河真信等。咸奮曰。船上險阻。我勇震四隣。賊縱蒙鐵盾來。我能射洞之。數日之間。我族盡聚。縱賊擊天。下來攻。吾不憚焉。長高卽起。與俱馳赴大坂濱。帝已遣成田。忠顯亦出募舟子。於是舟人盡逃。散帝漂蕩四日。食飲罄竭。疲憊殊甚。獨蒙蓬而臥。長高至。演索御舟。不得。惟見小舟橫連。呼忠顯帝在蓬下。屏息聽之。諺知非惡意。乃推蓬而起。冠傾衣盡濕。長高泣拜曰。謹應勅奉迎帝。驚定曰。朕以爲隱岐兵也。言畢。泣然淚出。不可禁。忠顯成田踵至。長高曰。佐佐木清高以兵二千在小波。弟清嗣清房兵八百在赤崎。相距僅三里。不速去。則危。請幸船上城。乃扶帝上馬而馳。族人踵至。行二里而休。帝疲困欲留。長高進曰。此密遯賊境。若躊躇將爲其蹂踐。陛下亦不自奮。何以蕩平海內。帝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六

起進至山麓。衆斬木解帶縛之。逆與皇帝從西坂登。長高弟僧源盛率大山寺衆徒而追至。長高命先行。遂御山上佛寺。船上山。北綿亘大山。山勢峻絕。乃伐巨木。據崖構棚。募民曰。運我倉穀。能致山上者。每擔給錢五百。民爭輸輻。得五十餘石。長高之赴船上。途謂基長曰。汝歸家處分家事。基長曰。賊兵將至。兄奈何。離左右仗義殉節。是兄所願。家事委之家衆。長高曰。否。吾愧使賊徒蹂躪我家。汝往矣。家衆不能也。基長乃還。告情母內河氏。母曰。速火家。吾已決死。惟恨阿兄不與汝與死耳。阿兄者。義高方役于京師。故云爾。基長欲殺妻孥。且命令逃。咸不敢去。基長命乳母夫近清斬之。近清曰。事不可豫定。大事若成。悔靡及。且俱赴船上耳。基長曰。然。以我小衆。受天下師。固不期其成矣。事敗則刺齒曹而自殺。未晚也。乃將母及妻孥。馳赴行在。留內河義實曰。賊若來火之。又遣僕招稻井瀨弘義。梶岡某。弘義怒曰。恃武侮人。四隣陵之。汝主亡

期至矣。馳告清高梶岡某。亦同至曰。及勢未集。速擊勿失。清高宰田所某曰。舉大事者。必有深謀。請勿輕舉。乃止。明日。清高攻名和莊。義實燒莊。清高望見。轉向船上。陣登見烟。行在見火起。知賊來。城中見兵不充。六十。長高守前門。大山寺衆徒守後門。賊將清房自西坂登。長高分兵助守後門。信貞曰。坐待敵來。不如往戰。卽馳下山。乘賊未定。陣擊之。大戰山麓。無不一當。百清房不勝而退。清高自東坂登。呼噪基長。戒衆無應。適細雨冥濛。賊不得進。因相射。城兵所射無虛。箭帝開後門。雖克。前門猶強。而怖。長高曰。基長在焉。未易遽破也。臣往試之。執弓而起。帝目送曰。壯士哉。忠顯曰。陛下得此良將。殆天所啓也。長高至城門。一箭斃山所種直及弟六郎。賊披靡而退。是日殺賊五十餘級。城中惟喪三人耳。長高三子高光年十四。善戰。帝手賜黃楊櫛。御賜賜長高族人問世系。長高對曰。具平親王之裔也。降居但馬。爲小野氏。承久之役。勤王。因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八

失祿邑。惟存女子口。以至臣也。帝嗟嘆。乃許復但馬舊邑。賜名長年。長年父曰行高。稱長田小太郎。生十有一子。長爲長年。次曰長行。次曰大井。長義。次曰加悅。泰長。首唱義而死。次助高。稱布施氏。次行氏。次曰竹方。氏高。次曰美作。高重。次爲僧源。盛。次曰河南。行泰。次曰河北。高則總稱村上族。長年居名和莊。因氏名和。清高犯行在。數日。連敗長義。行氏。高重。行泰等。相率赴義。官軍勢日加。乃賜宣旨於諸國武士。令討滅朝敵。叡山亦與焉。是月。北條高時修大元法于金蓮院。祈天皇降伏。六波羅聞。赤松則村侵擾攝津。遣佐佐木時信。小田時知擊之。三月朔。攻摩耶城。則村誘敵險隘。據高雨射。賊欲退。乃縱兵急擊之。賊潰走。僞屍委路。達武庫川。遂據守摩耶城。船上北接大山。山勢峻絕。名和長年倒鉅木爲柵。繫群馬於樹。每一嘶。霹靂山谷。弟氏高取白布四五端。悉畫近國將士旗號。以爲疑兵。佐佐木清高望旌旗。謂敵益加。宵間狐火亦兵



初二日引還三日帝叙千種忠顯從四位下以名和長年爲伯耆守問曰兵集幾許對曰命史記之已得雪伯因作兵二千餘曰然則攻清高長年乃遣信貞行氏二人請待且帝曰急攻之小波城距行在三里黃昏戰於城下清高力拒殺傷六七百人帝翹望曰火不起者何亟發使往偵適我兵扶傷而至忠顯曰兵敗矣急救之長年厲聲曰軍事宜委之臣公勿怖帝聞之而止既而信貞行氏擲炬城中從其明而進夜半城陷進攻守護槽谷元覺又陷之行在瞭望火連起兵氣百倍長年命攻小鴨及忠長館蓋陷之於是伯耆無賊兵矣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率兵千餘屯八木觀望不進長年使基長擊之高貞懼遽至行在謝乃置之城外富士名義綱亦以五百餘至兒島高德朝山金持諸族踵至山陰山陽豪族望風奔附者無慮數十姓官軍大振清高逃還隱岐國人鎖港不納乃走越前後與北條仲時俱自殺番馬云護其親王在高野山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一

以丹波和崎莊賜播磨大山寺賞戰功五日阿曾治時等圍千劔破城竟月不戰諸營擁娼娼婦蒲軍氣不振北條高時遣使者督促大佛高直等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楠木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家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京師相傳帝脫隱岐據伯耆大山寺國分多應之隱岐守護迫臨而戰猶未遽信八日六波羅構關柵自三條沿鴨川北至中御門西限東洞院並堀壕壘以警戒不虞九日名和義高自京師逃還至伯耆謁帝尋河北高則亦自千劔破逃還具奏戰狀佐佐木時信等已敗備前盡應官軍六波羅聞之益兵攻赤松則村十日至瀬川則村料賊軍行程謂其至當在明日會急雨至入民屋避之賊兵奄至則村突出血戰左右緣五十餘人眾寡不敵兵漸殲只餘六騎則村便卷笠號混賊兵中適

見賊將小笠原實宗將上馬則村伴爲賊者下馬試扶乘之實宗不悟於是復騎目賊衆爲赴戰狀欺之馳還本軍十一日則村進至瀬川敵充滿兩岸乃與子貞範等七騎草竹林登南山而望則賊陣動搖即擡箭射斃二十五人大呼而進賊潰亂不可制則村殺獲三百將還子則祐曰賊悉銳來一敗奪氣我乘勝窮追則入六波羅必在此學矣則村從之乃進夜熱炬火長驅是日上野人新田義貞奉護其親王令自千劔破東歸義貞初應高時徵攻楠木氏於金剛山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船田義昌語之曰源平相制並護王家自古之爲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豈特以時勢爲北條氏所驅役遂敵官軍豈其本心也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吾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官令旨則吾事成矣義昌乃使三十人爲山寇狀夜上葛城峯而自爲亡卒翻於山下山上寇見之下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二

援因合擊生擒敵人解縛諭之曰非以殺汝也新田殿計獲大塔官令旨以舉義汝等欲保首領當導到官所賊悅曰此易致耳請縱我輩一人往義昌遣之護其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卽爲令與之其文一倣諭旨制曰敝化而理萬國者明君之德也撥亂而鎮四海者武臣之節也頃年北條高時蔑如朝憲恣振逆威積惡之至天誅已顯爰欲安宸機將舉義兵叙感尤深拙賞何淺宜早運征伐之策底靜謐之功義貞大悅翌日稱病東歸日會宗親子弟謀討北條氏義貞源義重之裔也義重之子義兼爲武藏守補守護生義房義房生政義政義生政氏政氏生基氏三浦泰村之亂基氏以功領上野甘羅基氏生朝氏朝氏生義貞稱小太郎世食新田世良田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又遣防長兵田鋤深野等攻伊豫是日自水居津上坪攻平井城三島社祝安親戰於根來城遂轉戰於星岡長防兵敗績於平井城田鋤三郎深野彌太郎等死

者百餘人，十二日赤松則村火浣，赤井山崎三十餘所，六波羅未知，瀨川敗申，見火起，大驚，警鐘聚兵，皆吏胥，不慣兵，恒擾無圖志，果如則祐所料，中納言日野資名，左大辨日野資明，聞警參朝，四門不衛，新主從勾當內侍在南殿，資名奏曰：兵破矣，請避之。新主即奉神器出，公卿追及於途，本院新院亦促駕，俱幸六波羅，北方官車分爲二，左衛門佐高倉忠俊，向西七條，則村向久我，吸北條，仲時遣兩檢斷隅田，通治高橋宗康，邀之郊外，壓桂川東岸，而陣，則村夾水相射，雪水方漲，則祐謂弓箭不足，決勝躍馬將濟，則村止之曰：足利忠綱，佐佐木盛綱，濟宇治藤戶，由豫知淺深處也。今上流雪消，水勢暴漲，非騎所能堪，設使馬健得濟，惡可一人往敵萬衆乎？則祐不聽曰：敵百倍我，利在急戰，乃單騎亂流而進，屬者僅五人，木寺相模失馬而沒，冒尖出水而達岸，賊不敢擊，則村壓衆從之，通治宗康不戰而走，則村迫蹶入京，忠俊軍至西七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四

仲時時益邀戰，時已夜矣，官軍按兵不進，仲時謂是小衆可破，乃益兵，通治宗康向八條河野，通盛陶山清房向蓮華王院，清房謂通盛曰：烏合之衆，適足潰亂耳，且使此輩作虛聲，我可以精兵決戰也，通盛然之，乃駐兵於鹽小路，鼓噪，官軍集之，通盛清房率四百五十人出蓮華王院東擊其不意，官軍敗而退，道盛清房不敢追，引兵至七條大宮坊，通治宗康方與忠俊軍戰於朱雀坊，通盛欲縱火清房素憎二人，俟止之曰：彼將以爲已功，且無救而待其敗，使勇怯易辨，二人果敗，向內野七條散走，清房曰：可矣，合兵突擊，忠俊敗潰，貞範則祐率數騎自竹田進，至六條將襲六波羅，官軍已敗，敵兵充斥，乃撤微譏，離其中，敵覺呼曰：鎧馬濕者敵也，貞範則祐血戰而脫，兄範資駐兵於羅城門，乃投之，敗兵又聚進戰於七條，爲通盛清房所背擊，又大敗，二將迫之，則村輒爲反戰，勢掠路而走，保摩耶城六波羅將士自酣戰，還所主親臨勞軍，以通

盛爲對馬守，賜劍清房爲備中守，賜馬以賞其功，通治宗康縱卒斬其傷殺居民，以誇示已功，翌日，桑首六條河原，總八百七十三，榜赤松圓心者有五，京師諸曰：已貸首級，盡償利子，赤松分身，冠無極己，肥後人菊池武時，襲祖則隆，六世孫隆直與子隆長，殉誓承之，難立，隆直弟隆定，隆定子能隆承，久之役屬官軍，削邑，是以不逞於幕府，然族大兵勁，著於肥後，能隆孫武房，襲元寇，最顯，武功武房生隆盛，隆盛生武時，武時稱二郎，難發曰：叔阿，初源賴朝薦武藤資賴，任太宰少貳，筑前守，爲鎮西守護，大友能直爲鎮西奉行，以鎮九州，少貳氏居太宰府，食岩門鄉，大友氏居豐後，共掌九州政令，子孫世襲，甚有權勢，及置九州探題於博多，九州將士趨附博多，探題門前與馬喧闐，評定家宰賄賂充盈，而太宰府廐廠朽廢，二氏怏怏不懌者久，資賴曾孫曰：貞經，難發曰：妙惠，能直玄孫曰：貞宗，難發號具簡，追諡貞親王，密使至，二氏因欲逐探題。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六

而復勢利，武時乃竊勸舉義，二人許諾，事秘不漏，既而少貳大友遊仙從京師還，言東軍甚盛，探題北條英時亦怪，三人舉動陰伺察之，貞經貞宗疑懼，不自安，武時還國募義，時阿蘇大官司惟時老子惟直，襲職應六波羅徵發，與族惟澄率兵東上，途得護良親王令，自備後柄津引還，乃應之，武時率兵三百至博多，是日參衙侍所廣田某責其遲，因相諍而還，十三日，乃遣使貞經貞宗約期，貞宗依違不答，貞經亦問京師官軍數失利，遂斬其使，武時聞之大怒曰：吾誤矣，與此奴輩謀事，奴輩不在，吾寧不能戰乎？乃揭錦旗以舉兵，貞經部下饗庭兵庫允往偵，武時覺之，斬其僕，兵庫允逃，武時自松原進，順西風縱火，烟燄及探題館，俄風轉東，武時乃馳，早見小路呼曰：承勅討賊，咸來應焉，至櫛田濱，駐兵，武藏四郎即變起於菊地氏，馳至其息濱邸，則武時已發，乃追蹙至櫛田濱，武時擊敗之，斬竹井安富等，欲襲探題館，背三巡櫛田祠，城馬俄

不前武時拔雙鎗矢賦歌毛能與夫能守波也能加布其比斗須知且叱曰何物牛鬼敢沮義兵顧射其命馬輒前人後見巨戟中矢死祠中云武時使視正門狀反命曰無人焉武時怒驅眾赴之武藏四郎拒戰於射犬場武時度不可克乃分兵五十附長子武重誠曰我今赴義授命固其分也汝急歸國完城撥兵以報乃父之讎武重固請同死不許揮淚而去武時遂督餘兵冒陣歿時年四十二子賴隆與父戰歿弟尊勝迫及御靈斬七十餘人而死餘眾逃散宇治惟直戰敗走還貞經貞宗等至探題館門前不見隻兵貞經即致菊池使首武時次子武敏及其弟某逃至筑後適北條三河守赴於博多相遇橫隈爲其所殺是日武時族從死者二百餘人盡梟於射犬場十日族加江某匿宰府山中五日以三十五人因貞宗出降探題英時拘之帝聞赤松則村敗報親修金輪法禱戰捷是日行動功除目墜千種忠顯爲左近衛中將兼藏人頭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八

乃議東征十四日勅行築社出雲國造孝時禱戰捷孝時天穗日命之後傳神代寶劍二柄藏之神庫帝徵其一以代神劍帝夜召名和長年曰朕爲賊所囚自謂終於絕島中不料得脫來托汝汝能重義輕軀以小眾退大軍以啓此禍運朕聞君猶船臣猶水船不得水則無克濟汝先世奉承久勅因喪祿今乃佐朕以雪耻其地名船上君臣遭遇可謂奇也親記自隱岐至船上漂蕩之難賦和歌和歌須米也與類倍毛奈美也爾顯伊甘願忠顯盡帆船並賜以爲徽號曰朕將垂示汝忠於萬世子孫勿忘正直以報國長年感泣去年之冬肥前彼杵郡人江串三郎與刑部房明慶園林房了本坊等謀竊往土佐奉尊良親王而歸匿之千綿山中於是起兵取本莊八幡祠帷帳以作錦旗狗本莊今富大村以尊良令假署三郎爲遠江守其子爲武部大輔肥前告急博多赤松則村自摩耶城出陣八幡初則村之走六波羅諸將特兵眾曰無能爲也

不迫擊則村因得收拾殘兵軍復振笠置之敗左近衛中將中院良定匿山崎則村推爲大將詐稱聖議院宮屯入幡山崎絕淀河潛路由是京師商賈不通糧運日艱仲時等始悔不迫十五日發兵五千擊之自入幡渡桂川而進則村設三伏以待賊過向日祠爲山上兵所射欲出西岡伏猝發與狐川兵裏擊之賊擾亂多陷田津敗卒還京塗泥滿觀者笑曰遣河野陶山必不至此四條隆貞傳護良親王令旨於陸奧人結城宗廣曰伊豆國在應高時法師榮耀過分輕蔑朝威下克上之至因被加誅戮速催督一族以下以討凶徒勸賞依請者結城氏出自小山氏小山朝政弟朝光食下總結城因爲氏子曰朝廣生廣綱及祐廣廣綱嗣以陸奧白川與祐廣因居之生宗廣宗廣爲上野介雅發曰道忠十六日九州探題北條英時以所在義旅起使大友貞宗少貳貞經等兵守衛探題府又遣規矩高政率肥後兵往擊宇治惟直帝命左近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

衛中將千種忠顯爲將率村上高重僧源盛等大舉向京師十七日發行在十九日新主選皇子恒性於越中守護名越時有股之恒性帝第十四子爲僧住大覺寺號越中宮探題英時得肥前變報乃命國人佐志值賀波多多久高木諸氏擊之平戶答兵不至督促之則前月已與所托大山寺律僧覺應俱東上不在國平戶肥前松浦族也英時又召筑後人赤目彌次郎彌次郎逃使少貳貞經擊之又疑清水又太郎匿菊池黨類捕而拷掠不服拘貞經邸先是行在遣八幡宗安書勸書募義鎮西二十日宗安至大友貞宗營被拘檢之得少貳大友菊池平戶三窪氏勸書六盡沒收之適口田肥前權守率兵而至英時疑之久而許謁是日肥前諸氏擊刑部房明慶破之擒其子安藝明慶奔大村三郎迫斬之致俘博多乃桑明慶拘安藝安藝脫走北條時直之自伊豫敗還也北條英時爲給證馬復往政不利兵多引還准田勘某止戰耳二

十三日、時直遣使英時曰、願得相會謀合體協力、英時因遂教伊豫逃兵、會高津道性率十國兵至長石境、時直震怖、二十五日遣妻孥於博多避難、是日規矩高政攻宇治、惟直火城不燒、乃懸兵退、惟直以兵五百保日向鞍岡山、險不可近、高政使國兵柴原桑內二士鄉導、二士曰、阿蘇氏微邑猶多、若深匿則不可復攻也、高政聞之、乃謀急攻、以新主兩院在行宮、春宮不可獨留、內二十六日、康仁親王從六波羅親王尙幼、內大臣中院通顯輔之、日夜侍直右、大臣久我長通雖爲傳備員而已、當此時、六波羅修法甚勤、尊胤法親王等來候、或命社寺禱願、付地與貨、以撥山門、奈良僧徒之心、公卿以下、各假院宣徵武士、以自衛、雖年少不知持弓箭者、亦充其數、識者知其收兆矣、時謾良親王居河內志貴山毘沙門堂、得赤松則村收報、下令旨、叙山援之、於是僧徒會大講堂謀大舉攻京師、遣使約則村、二十八日、下西坂兵號十餘萬、六波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二

羅聞報曰、彼雖聚皆徒、安能當我騎乎、便分七千騎爲七隊、陣三條河原、以待山徒先鋒陣、法勝寺乃縱兵進戰、步騎相當、久之山徒遂疲、自真如堂神樂岡引還、吉見某率石見兵三千、防高津道性、北條時直遣厚東宗西豐田胤藤等屯長門大室、援之、二十九日、與道性戰、晦、探題英時使北條三河守援長門、未發、當此時、鎮西士心益蹙、離英時疑離摩人大隅野邊、瀧谷三士舉動、命松浦黨擊之、三士逃還、夏四月朔、探題英時令守護島津貞久曰、近聞成兵多逃、逃者斯是日、厚東氏與大峰地頭由利氏、伊佐氏等、應官軍、導道性來攻、北條時直館時直據壘拒戰、創高津、厚東二子、遂射却之、道性又進、相射數日、勘解由次官吉田光守奉勅賜結城宗廣曰、不高時背君臣禮、敬國典、聖、振土暴民、僭亂已極、其發兵討之、賞當從功二口、以阿蘇全郡、付阿蘇社家如故、以禱瀧平、又勅少貳氏舉義、規矩高政攻宇治、惟直於鞍岡山、惟直僕之

妹爲尼、假高政、高政覺捕之、托肥後人引還、博多、北條三河守率日田肥前權守、宗像大宮司大隅諸氏、及豐前東四郡兵、渡文司關、援長門、叙山僧徒猶屯坂本、謀再舉、六波羅以十有三莊付叙山、又僧中權貴、增與便邑、略利以離間之、於是稍有還款者、赤松氏之兵傷夷未痊、然知京軍易與、又謀進攻、左近衛中將千種忠顯自丹波進、但馬守謨太田守延奉、靜尊法親王來會、篠村忠顯乃爲主將、以其令徵發兵三口、軍進陣西山峰、堂中院良定與僧良忠向鳥羽竹田、則村向西七條、六波羅聞之、聚兵六條河原、作四軍、以河野通盛、岡山清房善戰、向法勝寺、大路富樫林、島津小早川向東寺、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向西七條、遣佐佐木時信、小田時知、長井正顯等、屯紮河原、備叙山三路兵並進、與官軍接仗、官軍多徒、連射拒之、京軍縱騎馳突、自己至申、不決、離雄、通盛清房戰於木幡、官軍竟不能支、退保宇治、二將不迫、自竹田、進鳥羽新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四

道而進、島津、小早川等方酣戰、乃橫擊之、官軍敗、島津前安藝守轉向西七條、則村與通治宗康對戰、已疲、見之色動、頓官又次郎父子田中盛兼兄弟備前群盜也、連鐵棍進曰、我獲罪幕府、素賭一死、幸遭世亂、爲天子戰、雖敗不退矣、前安藝守顧二子曰、是西國第一齊力、可試我騎射也、一發斃盛兼、島津氏素慣習犬迫物、三馬盤旋而射、弦不止鳴、三士棍刀揮霍其間、而島津氏箭盡矣、小早川縱兵乘之、三士拔刀植立而死、箭如蝟毛、美作菅家之族、與糟谷高橋方戰於四條、猪熊聞西七條兵敗、有元佐光兄弟三人奮鬪死之、播磨人斐鹿長宗齊力絕倫、進至大宮、從兵皆死、單騎引還、印且駿河守追躡、長宗擲一士投之、軼六騎、墜泥淖中、全軀沒不見、衆慄怖不敢近、則村多喪精銳、退屯山崎、帝下條制千種忠顯戒軍曰、高時黨類、僭上無禮、是以正罪、加伐兩院、新主雖在賊中、不可混同、朝敵謹守其禮、勿侵掠仙洞若犯者、處以重科、



長講堂領以下本所各別莊園等勿侵暴之執柄以下諸流朝臣雖有罪過不可絕紀勿掠奪采邑授軍法曰前軍後軍不相助死傷之多職是之由其罪奪三勳行軍主和同心協力借可濟事縱有私怨臨戰克己和諧互誓事定之後爭訟不逞分糧必均勿私增減捕賊即斬有情故者錄進其名勿侵暴民犯者士付其將賤者即斬負傷致命者備加檢視錄進其名實應從功駐兵必擇要地勿爲賊所襲微糧食將校熟議勿失撫民之意土居通增得能通網糾合四國兵騎宇多津今治港四日渡兩津備後守護拒擊是日規矩高政引兵自肥後還博多高津道性攻北條時直數日時直拒戰射斃百餘人五日開鎮西援兵至官軍引還日田肥前權守迫之攻厚東城厚東宗西棄城走入日靜尊法親王軍進屯男山千種忠顯恃其聚欲專功未戒師期天明獨進兵書風字爲號當此時賊起樓壁於大宮坊自九條至三條以備官軍聞忠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六

顯來喜曰緒紳安知戰乎乘壁而待忠顯陣神祇官前部署兵九陌齊進戰塵蔽天殺傷相當但馬丹波兵潛入京縱火風猛餘賊賊棄大宮而退六波羅遣佐佐木隅田高橋等援之二條官軍先敗太田守延戰沒於是丹波萩野朝忠敗於四條金持三郎擒於七條丹波神池僧徒殲於五條三條六條等軍盡走保桂川岸獨一條軍不動名和行村常陶山清房兒島高德當河野通盛至昏未解忠顯遣使收兵官軍屯峰堂忠顯謂高德曰戰賊兵疲駐京甚危吾將退而集兵高德曰勝敗天也敗不足愧惟不可退而退爲將之辱也赤松以募軍三敗不屈猶保山崎我軍雖敗殘兵比賊猶聚且此地襟帶山河守禦甚便今兵方疲若恐賊來襲僕請當防禦幸無勞慮乃率三百人扼七條橋忠顯恒怯不能自安奉法親王走男山夜半高德望峰堂炬火漸暗怪而還路遇朝忠曰大將逃矣吾將還國子亦俱來高德曰叱吾誤屬此懦將馳入法

親王營則錦袍錦旗委乘振旗置日若曹何不詳講而死乃收錦旗迫及朝忠俱走丹波據高山寺城村上高重僧源盛與一族村上行村上神助貞內河實貞力戰終日部下死亡大半高重源盛被傷助貞實貞戰歿是役內藏寮庫懼兵燹歷代寶器蕩盡葉寶山淨住寺谷堂家堂衣笠寺松尾寺等又燒十一日收報達船上行在帝欲親征名和長年諫而止寄國富莊冰室莊於所築社所戰山城人林田實廣從靜尊法親王軍親王遣侍從坊門雅忠警守西國十三日實廣等城粟生山觀音寺塞大江山路以擊都賊徒十四日賊軍攻千劍破城十六日北條高時聞官軍入京師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率兵入京師初高時遣諸將攻笠置也高氏適遭父喪高時強起之往攻笠置赤坂高氏聞之赴之城陷而還至是又使高氏與高家總軍西嚮高氏有疾不欲往強之再三高氏大懼乃答使者曰當不日發矣因陰謂其親信曰彼陪隸我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八

將族時遷勢變乃至僕役我往年在憂服中彼不之恤反趣赴役今病如是又復見逼虐人一何至此我欲以今日歸官軍以興我家如何上杉憲房細川和氏等皆贊成之初大父家時父貞氏以源氏貴胤忿爲北條氏所裁制每有滅之之計而不果高氏欲乘釁濟先人之志即力疾而起將族族西行高時老臣長崎圓喜聞之說高時曰方今同族猶不易信況源氏乎源氏失意日久安保無異圖今足利欲舉族西上其意叵測夫微誓書收在子亂世之常木會殿嘗遼清水冠者於鎌倉請遊其故事高時然之以溫言來請焉乃謂高氏曰東國安靖無復可憂若宜以室家遺托留之鎌倉且足利北條世爲水魚況君既與赤橋相州親結姻好我何爲容嫌礙而時遭禍亂人人相危願作誓書以定眾心高氏忠之謀於弟直義直義曰公欲誅無道神豈不右焉要盟神所不錫也欲舉大事何顧小節千壽王猶幼留付家上有事則可抱而逃夫



人則屬赤橋氏。清無所愛。公第聽彼所言。亟成大事。高氏從之。遣  
誓書于高時曰。軍事方棘。思得以妻孥自隨。賤兒今留在此。卽有  
不意。仰煩庇護。無根之言。豈足信哉。高時大喜。設宴祖道。取一白  
旗授高氏曰。是自入幃。公傳至右大將。而我受之者。請以爲贖。  
副以鞍馬刀鎧。入幃。公謂義家右大將。謂賴朝也。高氏受之心竊  
喜焉。於是高氏率弟直義。又斯波。澁川。畠山。徒發兵而西。至三河  
入橋。夢神告曰。子孫無慮。七世護之。高氏心喜。吉貞。義德。方  
高。乃遣上杉。窓房。就謀舉事。貞義曰。吾待此舉久矣。於是決意密  
告腹心諸將。貞義與子滿義。發兵來從。高氏又遣使美濃。說土岐  
賴貞曰。自今以後。存亡與君家共之。賴貞許諾。先是密遣細川和  
氏。上杉重能。船上行。在歸順。帝賜給旨。二人齎還。至近江。鏡驛。授  
高氏高氏秘之。遂至大波羅。十七日。勅結城。親朝。發與羽兵。討北  
條高時。親朝宗廣之子也。宗廣二子。親光。在大波羅軍。應護貞親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七十

王令因赤松則村詣入幃。營歸順。賊大駭。出十八日。護貞親王賜  
紀伊平田莊於粉河寺行人。以賞其功。十九日。安藝。入吉河。經盛  
弟經長詣行在。帝賜給旨。討賊。經長還。發兵赴長門。會官軍攻周  
防新寺。共戰於正門。是日。名越高家至京師。時大波羅兵屢有利。  
而士卒日減。累使告急。鎌倉會高家高氏來援。衆心稍安。本院大  
悅。賜調下院宣。行在高氏由山陰道。高家由山陽道。二十日。護  
貞親王又命大和土寇。絕賊糧道。賊大困。逃亡者日多。於是六波  
羅二帥又遣宇都宮高綱。助大佛高直。高綱獨奮曰。吾能鑿金剛  
山倒之。乃以手下兵千人疾攻破棚。薄城。晝夜鑿堀。三日而傾倒。  
門樓餘軍咸傲而鑿之。楠木正成。應機拒之。賊竟不能拔。二十一  
日。護貞親王下令岡本隆親。起兵討賊。坊門雅忠。陷大原野賊寨。  
二十七日。二帥遣名越高家帥七千六百騎。足利高氏帥五千騎。  
攻入幡山崎。千種忠顯帥諸將拒之。自以五百騎。赤井河原結

城。親光三百騎。陣狐河。赤松則村三千騎。陣久我。暖坊門雅忠以  
兵數百屯碧倉。備高氏高家謀報曰。高氏天明已發。高家年少氣  
銳。志在耀武。聞之。恐爲所先。卽驅衆進。餉則村久我。暖陣。紅袍華  
甲。粲然奪目。鳥羽新道。泥深。兵不可前。自率先斬敵數人。所向披  
靡。高家徐下馬。拭刀血而進。則村部下佐用範。家射中其額。殺之。  
大呼乘之。賊咸奔潰。官軍躡擊。自鳥羽至今。在家。餓死滿路。時高  
氏方張宴于桂川。西指一佛。舍問其名。或答曰。勝持寺。高氏哂曰。  
吾將勝而持之矣。及聞高家敗。曰。可矣。卽越山入丹波。備前人中  
吉十郎。謂攝津人奴可四郎曰。高氏宴飲。聞敗而西。必有異圖也。  
俱馳告六波羅。六波羅大驚。高氏至篠村。陣入幃。祠前篠村其所  
領也。始以給旨。令衆建於旗。入幃。祠前。始倡義。乃截紙方三四寸。  
作東。順曰。承伯者勅。奔命。因請應援。使者連日發。藏諸櫺中。而往  
東。至陸奥。致結城氏。西至九州。致島津宇治諸氏。州人久下時重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二千五百七十二

以二百騎先至。其旗號書一番字。高氏召執事高師直問之。師直  
對曰。昔右大將殿起義。杉山見彼祖重光先衆而至。謂之曰。我若  
得志。其以汝爲賞。首親書賜焉。遂以爲號。高氏大喜曰。我家之嘉  
兆也。近國兵聞之。皆集。京師兵亦陸續來附。至二萬三千餘。六波  
羅震駭。北條高時命九州發大隅兵。行在是日。北條三河守傳  
令彌寢清種等徵發二十八口。幕府以島津貞久爲大隅守護。是  
日。護貞親王賞和田助秀軍功。二十九日。下勅山陰將士御神本  
兼衡等。盡復給其邑。足利高氏。時篠村入幃。祠曰。高氏承父祖弓  
馬業。敵王愾。誅兇賊。今天子崇神興法。利民救世。因下勅。募義。是  
以舉兵。揭旗揚樹。神幸守護焉。使一色賴行。今川範氏。納之。祠斯  
波高經在高氏軍。命子幸鶴丸起兵。越前於是北陸動搖。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六

元弘三年五月二日夜足利高氏嫡子千壽王竊脫大藏谷邸北條高時未知京師變錄倉流傳高氏叛因遣長崎勘解由左衛門誣訪奎左衛門二使於京至駿河高橋遇六波羅使聞變乃還千壽王即義詮有庶兄曰竹若若伊豆走湯山勇法印良遍裝爲修驗僧與俱間行遇二使於浮島原良遍自殺二使斬竹若桑之去大塔宮候人保田宗顯生地師澄率師侵紀伊安原鄉燒栗栖氏帝將還京師三日下條制千種忠顯曰天討所加止仲時時益徒新主兩院奉還本宮護衛供奉公卿錄進其名守衛邸第以候親裁還幸之日諸軍宜從關白會入幡宮梨本青蓮院兩門跡之事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七十四

宜承大塔宮旨並討叡山僧徒應賊者分兵金剛山而救正成申軍令曰凡有戰功者不論貴賤細素盡復祿邑並當有推恩以垂子孫陣亡者擇子孫妻妾族從隨才祿用朝士武人祠官僧侶凡帶官職者歸順復本領外別行其賞若不躬至能輸糧助需若獻籌策者亦如此省降人待建功後祿用之賊亡期已迫殺戮無辜侵掠焚燒殘虐已甚天討所加在克殘除暴宜禁戢士卒上下同心所誅惟賊不擾衆庶生擒卽縱惟拘有名者諸罪民家不火保完社宇城壘之外非預軍機勿及兵燹軍所備寓酒廬之費勿累家主且加恩惠如此可謂有道之師也庶幾得神祇之祐賴祖宗之靈以致掃蕩之功備後山內首藤通繼安藝武田十郎出雲來島和田三郎石見大家彌太郎等前後發兵赴山崎軍實但馬人巨勢家盛功授土田龜別宮地頭勅安藝小早川孫太郎等徵發入京六波羅將士去會藤村者日衆足利高氏乃移陣磯城將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七十六

前神泉苑禦高氏一軍淡河時治爲將民部大輔康世東氏時長井高廣大見能登守屬陣西七條禦則村一軍伊具藏人爲將佐佐木時信二階堂行意長井高冬小串秀信武田氏信水谷貞有波多野通貞與朽木橫山富樫長諸氏屬竹田伏見禦忠顯上沿白河隔二條大宮西向辰牌兵交矢鏑鳴聞聲發撼天股地迭進更退血戰七八合兩軍死傷無算高氏臣設樂助重與齋藤玄基相搏墮馬相刺而死北陸警報急時治還引兵赴越前關山清房與河野通盛共在高邦軍聞則村強俄向之大高重成呼河野陶山挑戰河野通盛鬚髮善戰乃挺身進重成提鐵之京軍竟卻走則村進望西七條陣則壘木柵校聯不絕妻鹿長宗武部七郎踰塹曳堞倒填壘守兵叢射二士折矢闖入衆簇擊之佐用範家得手秀元別所五郎左衛門等救之奮鬪則村父子壓衆繼進京軍不克而走竹田伏見望風潰至未牌京軍竟敗走入保六波

繼於是官軍分爲七隊七陌並進旌旗相望咸集西河原喇賊如雷飛矢雨迸輒達宮殿新主君臣失色二帥悉眾拒戰細川和氏謂高氏曰圍之者固彼志而損我兵也不如開其走路高氏從之解束一角城兵果無固志悅井僧正三百餘自北門出擊坊門雅忠僧良忠於五條橋雅忠遂巡忠顯令曰緩攻曠日恐金剛山賊兵解圍來救也急攻之伯耆出雲兵聯車數十輛積以屋材傳城火之賊不能禦入幡山崎竹田伏見宇治瀬田深草法性寺烟燄照空日已曷攻戰終日竟夜城兵猶眾皆無固志爭相逃亡不可復制留者僅千餘槽谷宗秋謂二帥曰城不可守賴東而圍未合宜奉車駕赴鎌倉以圖後舉佐佐木時信守勢多道路猶可依二帥然之使小串秀信奏夜半成逃走計縱山女院以下城中婦女使宮人奉神鏡假安西園寺氏北山莊伊豫官軍與賊戰於讚岐鳥坂山祝安親雅樂周敷淨圓房等率先破之九州探題北條英

時徵兵於筑後三池氏等以自衛八日昧爽新主兩院太子康仁易裝相扶齋劍照寶器破後陣出朝臣四散田野資名勘修寺經顯四條隆蔭日野資明等從時益先驅途關土兵競起雨射經苦集滅道時益中流矢墜馬而死太子以下相失惟資名經顯與綾小路重資六條有光從有流矢中新主左肘陶山清房去矢吮創扶上馬行至野路而曙土兵圍截所向苦戰士卒多死纔免得入佐佐木時信觀音寺城尊胤法親王越鈴鹿險走伊勢官軍燒六波羅內大臣中院通顯等狼狽夜逃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在北山不與難千種忠顯傳勅迎神鏡於其第奉安皇宮是日新田義貞起兵上野時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北條高時謀發武藏上野安房上總常陸下野六國兵屬弟泰家西上乃徵軍糧于郡縣世良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黑沼伴清與出雲介親弘催督甚酷義貞忿曰我源氏嫡統卽有臨時公役宜先告

我彼乃不顧主恩來掠奪民財是爲暴也命里見新兵衛大國平馬允斬作清梟示於里錮親弘於長濱氏高時聞而大怒曰不圖近地侮我乃爾命武藏上野擊之新田氏會議城沼田拒利根川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臨屋義助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其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狀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眾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眾以爲然乃傳檄甲信及越後諸源起兵大館宗氏及子幸氏氏明氏兼堀口貞滿及弟行義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桃井尚義等百五十騎推義貞爲將登旌於生品祠前以舉義焉義貞讀詔書畢進陣于笠懸野比日暮利根川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騎眾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族人來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前四日羽黑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料遠郡枝屬相繼至也言

未平越後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俊賢經隆弟善走者也義貞留叔父義景得川義秋兄弟山口兵衛及甘羅族守上野守護長崎孫四郎聞之發兵來攻國人皆黨義貞孫四郎不能敵引兵而退九日阿曾治時大佛高直等聞六波羅陷大懼棄千劍破圍走大和城兵迫擊賊相蹂踐死者甚多土兵競起圍截於路難斬掠略死體枕藉夜入搬若寺據之兵眾猶數萬人矣和泉松尾寺奉護良親王令修如意輪法禱捷是日結願遁賊返軍寺僧謂是法力所致也是日北條仲時奉新主兩院太子發觀音寺而北槽谷能隆先驅佐佐木時信殿先是某宮爲僧在伊吹山麓寺承帝密旨募兵備東軍走路近江美濃伊賀伊勢國人奉之扼番馬嶺能隆破其先鋒而後軍數千遁還據嶺能隆顧矢竭兵疲莫可爲計因入路傍佛舍待仲時至謂之曰我力尙能一戰也而土岐吉良之屬皆去從足利氏聞我東下必出兵爲梗今以寡弱出此畏

途恐難輒過也。請與時信謀退歸近江。據守要害以待鎌倉之援。仲時曰：我亦已慮之。但時事如此。雖時信亦不可保其無他也。然今日之事。當從諸君計耳。賴兵待時信。時信在愛知川軍中。訛傳仲時爲土兵所殺。時信乃納降。仲時待時信不至。眾謂仲時曰：請進刃主上。然後自殺。仲時曰：止焉。吾猶生存。而敵奪車駕。是耻也。苟吾死。何問後事。乃謂從士曰：諸君不遇平昔之好。周旋至此。而命窮力竭。無以相報。惟當持我首降源氏。謝過免咎也。適時益從士齋主元至。仲時視之。潸然引刃自殺。能隆殉之。櫻田淨心、菊田師時、高橋時英、隅田時親、安東祥兼、武田光高、二階堂忠貞、間注所清、近町野康世、陶山清房、小宮山吉帳、川越乘哲等將士堂上庭中死者四百三十二人。仲時年二十八。高橋隅田陶山族畧殲焉。新主兩院太子皆惘然自失。日野資名獲新院寵用。事懼禍及。走入附近佛寺薙髮。坊城俊實、冷泉賴定亦薙髮。惟勸修寺經顯。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八十二

日野資明、四條隆隆隨從。官軍擁之。明日遷伊吹山。太平護國寺新主以劍鎧寶器附某官。京師略定。千種忠顯足利高氏、赤松則村及村上高重、僧源盛等馳使奏捷。行在聞阿曾治時等軍集奈良。以中院良定爲將。往攻之。遣兵河內。屬楠木正成擊其背。高氏駐劄京師。設奉行所。號令諸國。招徠降人。徵發討賊。猶如六波羅例。僧良忠部下掠略民財。高氏逮捕斬之。梟六條河原。傍日大塔宮。候人殿法印部卒竊盜處死。良忠怒。率兵奔護良親王軍。新田義貞入武藏東國豪傑不期來會者數萬人。諸國告急。鎌倉倉大震。乃命櫻田貞國、金澤貞將將擊之。貞國發武藏上野兵六萬餘騎赴入間。截前。長崎高重與族孫四郎加治某等屬焉。貞將赴下河邊。發兩總兵五萬餘騎。繼後。兵皆飾鎧馬而發。十一日陣。小手差原。望見新田氏軍甚盛。欲要入間渡。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野。兩軍皆束國院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即相

馳突。凡三十餘合。至暝交綏。義貞陣入間河。貞國陣久米川。相距里許。經炬照野。十二日。義貞冒曉衝久米陣。貞國尋食而待。兩軍終日酣戰。貞國多喪士卒。又退屯分倍。義貞兵疲。亦不敢迫。止屯久米川。是日。平泉寺僧徒發兵。誅賊將淡河時治于越前。初帝及討北條氏時。治適爲越前牛原地頭。集兵防遏北軍。聞六波羅收部下多逃散。僧徒乘隙攻之。時治知勢之不敵。與其妻訣。沈二子於水。潰腹而死。妻亦赴水死。六波羅捷報達。伯耆行在朝臣逃難者亦踵至。帝大喜。議還幸。勘解由次官吉田光守曰：雖京師平。金剛山攻兵猶滿畿內。且諺曰：八州敵海內。鎌倉敵八州。承久之役。誅伊賀光季甚易。而與東兵鬪。乃取敗。今天下十得一二耳。宜暫居此。以視東國之變。諸公卿皆然之。名和長年亦止之。帝乃親筵之。遇師之蒙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乃勅嚴行。高時聞武藏野戰大勝。集金澤貞顯、安達時顯、長崎圓喜等諸老議。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八十四

四日。以弟泰家爲將。大舉伐之。十五日。泰家次關戶。關戶武野往來所由古者置關於此。云隔多摩川。對府中。砂磧廣莫。稱曰分倍河原。義貞未知之。冒曉攻分倍。泰家使弓手三千人堵進。兩射。義貞軍擾。泰家因縱兵乘之。義貞大敗。退陣堀金。泰家傳檄徵武相兵未至。而義貞挫衄。故易而不追擊。泰家意驕。謂彼軍中必有斬送義貞者也。乃下營而息。眾咸卸甲解鞍。邀妓縱飲。武相多平族松田河村土肥土屋本間。並谷江戶豐島葛西河越及武藏七黨與相模三浦義勝皆反。旗附義貞府中四面皆敵。泰家未知之也。義貞已敗。延義勝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並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吾使人偵泰家軍驕甚。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爲公先焉。十六日。黎明。義勝爲先鋒。卷旗徐進。賊營中酣醉而寢。相指語曰：聞



三浦氏應徵而至也俄開與將大驚而起則鋒乃既交矣義貞義助義勝三面迫擊縱橫揮霍泰家狼狽爭先潰走比至關戶泰家數危橫溝八郎安保道堪父子數百人返戰而死賴以纔免長崎高重血戰斬首十三級飛箭在身血流百甲成排詣鎌倉府庭祖父園喜抽箭吮血曰往者吾以汝為不肖今日之戰真我孫也益努力以報主恩先是金澤貞將統軍發鎌倉將赴下河邊時小山秀朝與千葉貞胤俱應義貞舉下總兵向武藏與貞將遇於鶴見擊敗之貞將走還兩軍皆敗六波羅收報亦至鎌倉將士惶擾失措官軍聞之益振義貞駐營關戶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聚號六十萬夜泰家走還鎌倉初泰家之發北條族皆從兵號十餘萬人皆謂以累世之威討鄙野小寇易易耳及敗士卒盡降敵還者僅五六百人於是鎌倉驕擾如沸相驚謂敵已迫境矣十七日下詔關白冬教太政大臣兼季左大臣近衛基嗣以下新主所授官

位悉停之復左大臣二條道平右大臣近衛經忠權大納言左近衛大將一條經道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九條道教官廢關白道平聽內覽如故與經忠俱總理萬機經忠辭不受又復大納言萬里小路宜房中納言九條公明萬里小路藤房權中納言御子左為定二條良基四條隆資洞院實世七人官以權大納言二條師基為太宰權帥往討探題北條英時越中守護名越時有軍二縣徵發近國禦山羽越中官軍及關六波羅陷關東勤王師遙起士卒逃散能登越中聚傑應徵至放生津遠颺心謀擊時時有不和所為是日與弟有公姪貞持害妻子自殺阿曾治時等在奈良般若寺遣宇都宮通綱攻千劍破城紀伊人隅田忠長等發兵援之足利高氏諭令歸順十八日通綱率其族降既而紀伊人愛洲忠保等亦相率降賊勢日衰佐介貞俊父祖以來善和歌貞俊以材藝自負北條高時不用怏怏不樂在千劍破軍千種忠顯招之

乃如京師亦不敢錄落魄遂流死是日車駕發船上山大和守金持景藤執旗為左伯耆守名和長年帶劒為右盛治高貞前驅朝山義連後拒左近衛中將一條行房勘解由次官吉田光守文服其餘文武百官戎服扈從步騎相屬三十餘里鎌倉南面大海三面山巒起伏阪路險隘往往列山以通道稱之截道正北巨福呂阪過山內而達戶塚是為武藏路稱上道稍西假粧坂經葛原而達藤澤稱中道東則朝夷奈截通以接金澤稱下道西則極樂寺截通出稻村而至腰越片瀨是為西上驛路稻村崎斗出海其頂曰靈山是日義貞分兵為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帥兵十萬道極樂寺坂堀口貞滿大島守之帥兵十萬道巨福呂坂義貞助帥兵六十萬道假粧坂平明縱火村岡藤澤片瀨腰越五十餘所三道並進鎌倉震駭高時使金澤忠時北條基時以兵三萬守假粧坂大佛貞直以五萬守極樂寺坂赤橋守時以六萬守巨福呂坂

平氏八十餘人別帥兵十萬備諸道援兵兩軍大戰驟動天地一日一夜六十五戰義貞與貞滿並捷入于山內守時戰數十合士卒死亡略盡謂南條高直曰軍固有百敗而一勝者今我軍雖敗北條氏之命豈必窮於此乎然我高氏姻戚恐相州疑我義當速死以示無貳心乃自殺高直已下從死九十餘人十九日宗氏攻極樂寺坂貞直家士本間山城左衛門將以事黜而家居聞貞直與敵戰率手兵百餘人奮戰遂斬宗氏首于刃見貞直謝曰冀以微效獲宥前過從黃泉為幸大矣遂自殺貞直大感奮宗氏部兵退屯腰越片瀨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在常陸藤澤弟前參議季房在下野於是常陸豪傑競起應官軍是日稅所久幹與子幹國詣藤房館表歸順意發兵赴鎌倉下野動亂二十日季房為賊所殺二十一日新田氏義攻靈山敵據高亂射不可嚮近三木俊連間道自山下折門版入戰益力迨夜戰于山上敵竟奔潰義



貞乃以選兵二萬乘夜經腰越赴極樂寺坂則賊大兵據海岸衙  
冊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乃下馬免胄向海拜曰天子爲逆  
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  
義退潮以開道因解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二十二日曉潮大退  
兵艦皆漂去義貞大悅曰二師刺山得泉神功投珠卻潮和漢千  
古之異我今值焉大呼應衆直入鎌倉自十八日諸道交戰吶喊  
之聲箭鏑之響晝夜無止時及極樂寺坂敗義貞兵進戰于前濱  
於是諸道竟不守行義貞滿諸軍相踵競進稻村崎已破官軍亂  
入鎌倉鎌倉鼎沸謀者昧曰兵及若宮街島津四郎有齊力氣局  
長崎四喜祿養以爲爪牙於是高時賜名馬往視軍四郎乃單騎  
赴由井濱至義貞陣前下馬納降從是降者相踵義貞令縱火稻  
瀬川傍民家適海風怒甚烟燄掩市街婦女叫號騰藉烟之中  
衆乘勢四面攻闕殺戮無數俄頃火延及高時居第高時自以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九十一

餘人擁衛妻子逃入東勝寺東勝寺乃其先登所在也長崎思元  
與子爲基在極樂寺截通關市街關壁引兵救之而戰息于若宮  
街思元望扇谷戰塵盛起即馳赴之爲基止戰所向皆披馬傷扶  
刀立大鳥居前衆不敢近因佯仆誘敵暗啞一喝揮刀而起渡圍  
而去終失所之貞將兵三十餘人知其不可抗相率自殺貞直奮  
曰勇士死則戰死耳奈何自殺乃帥二百餘人縱橫衝突遂冒義  
助陣而死金澤貞將戰山內身被七創還見高時于東勝寺高時  
賞其力戰授以相模守長門筑前兩探題署狀與之兩探題重職  
也相模守北條氏世襲官號也貞將感喜乃書狀背曰棄我百年  
命報公一日恩懷之馳衝我陣而死子忠時與父戰歿北條基時  
禦戰於假粧坂所餘無多諸寨連破仲時計音適至乃引刃自殺  
北條種時工藤行高等又戰死鹽飽聖速謂養子忠賴曰汝猶未  
從仕宜速爲僧薦我冥福忠賴曰國家生活誰非君恩寧論已仕

與未仕邪即割腹死聖速乃設椅臥坐作偈引頸令次子忠年斬  
之忠年亦自殺安東聖秀戰稻瀬河敗還高時已逃東勝寺府舍  
焚蕩將士悉散聖秀憤激曰堂堂百年之跡何無一人留死節之  
屍哉從殘兵百餘騎就無址將自殺其從女爲義貞妻適贈書招  
降之聖秀秀作色謂使者曰臨危逃死耻莫大焉姪女生士家爲士  
家婦不知廉耻何以教子孫哉然彼女子固不足怪義貞若知義  
者當叱而止焉何教我反邪何爾夫婦之相似也以書握刀割腹  
而死泰家家臣諏訪盛高戰敗而還勸泰家自殺泰家屏人語曰  
敗亂至此皆由家兄素行而自速之耳然數世惠澤在人苟餘慶  
未盡天其永絕其胤乎萬壽前已託五大院宗繁汝往取龜壽善  
匿以圖後舉盛高泣訣於是盛高以爲恐女輩知謀於後事漏乃  
往誑言主公欲一與郎君相訣速見付與聞太耶君既爲寇所殺  
臣恐此行亦定難免也諸傳母抱而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適信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九十二

濃匿諏訪祠官諏訪賴重家萬壽龜壽高時子那時時行之小子  
也泰家乃召左右二十餘人誡曰汝等度吾行遠速火第爲自盡  
狀因臥篋與覆以汚血衣南部景家伊達匡衡爲兒夫服兒之二  
卒被甲乘馬效新田氏軍號裝爲護送人而出所留士乃縱火其  
屋出呼曰主既死矣衆二十餘人割腹而斃軍士三百人亦同死  
泰家遂遁陸奥義貞軍進入府中無復抗者獨長崎高重挺身馳  
突四應所抵皆披更騎易刀手殺凡三十餘人還見高時曰事已  
至此公自爲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且待之乃乘其愛馬名克  
難往謁僧士雲訣別出門謂殘兵曰子等勞矣請從此辭衆不肯  
相呼死而前高重因命釋轡勒及混入官軍意得義貞刺之由良  
具滋覺曰此長崎次郎也應兵環圍高重苦戰潰圍復逼義貞橫  
山重負敵捍義貞而死高重戰益厲從士皆死殘兵纔八人從兵  
曰何不列主君高重曰古語忘前言乃引還官軍追急高重還戰

十餘至東勝寺被體如朝圓喜曰何遲也高重曰欲刺敵將不獲僅斃弱卒數百耳高時方與將士訣飲高重經入引觴三飲屬攝津道準曰請飲下拔乃自屠扶腸出之道準笑曰有此好下物誰得以量小而辭滿酌盡其半以傳之誦訪直性割腹死直性徐三釐訖勸高時曰年少輩奏伎相侑臣雖疲乎安得不少酬請以此肴推次見致割腹抽刀以置高時前而死圓喜曰我年老當為主公啓行自刺不殊其孫新右衛門年甫十五從傍刺之已亦割腹倚圓喜尸而死新右衛門高重弟也高時終自殺時年三十一北條茂時安達時顯金澤貞顯佐佐目僧正有助鹽田時國等將士殉之者八百七十餘人於鎌倉自殺者六千餘人官軍將足助賢尊千葉胤長等亦戰死初結城宗廣之奉綸旨及護良親王令旨適祗役鎌倉乃遣書囑子親朝募勇羽兵以勤王已而鎌倉亂起宗廣携弟寬祐義田島廣堯從義貞軍僧疎石時在鎌倉自排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九十四

白刃爲士民營救得免者甚多義貞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自鎌倉開府源氏三世藤原氏二世親王四世而北條氏以陪臣執權於其間者九世凡百七十餘年踰天踏地尊上惠下布治有法度講武有記程燈燧無警門戶不鍵富貴榮華度越於上古宿將名族畏風奉命漸執臣僕之禮不敢支吾宗黨親戚延蔓盤互爲守護地頭者蓋八百餘人及勤王師起高時授首前後夷滅幾無庶類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爲僧初工藤新左衛門每歎高時怠政時事日非累諫不聽乃去隱高野山爲僧誓不復出及鎌倉滅往弔其處府第五城瀨望茂草而已乃慨然作懷舊和歌布留佐乃波羅亞那波毛比奈佐阿志後周遊諸國不知所終義貞仍居鎌倉窮索黨與撫納降附威望日隆八州豪傑莫不聽命焉

北畠親房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不能平況其後嗣既絕寡妻廢職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斃之以復舊權似也雖

然王綱之衰久矣賴朝奮一臂以平其亂雖朝廷未復其舊而民庶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克斃之縱使克斃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加有罪賴朝雖高官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之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是朝廷未爲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賴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奕世累業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諭己之分戒飾親族及諸將士莫敢規望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驥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亡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賴朝有若泰時則六十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專者謬矣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五百九十六

中井積德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險謀譎詐雖多端緒要之以收人心爲歸故薄稅歛省冗費躬儉素賑貧窮似仁也八世之間爵不論五品官不出州牧胥率執臣節于幕府似恭也北條氏不敢自尊大而威權所在諸將牧守皆其等儔而得位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君臣者於是乎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爲效死又有若泰時時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而實有願治愛民之心是以人心益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滅亡豈緣失人心矣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心而終於失人心耳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之爲可畏夫知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以興也況至誠感孚于人心而風動者乎賴朝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不用寸兵尺鐵而篡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順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爲爲

子孫除患害而不惜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其謬計出王家所未爲故其取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非藤原氏所及關其骨肉剪其手足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已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襲戴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識己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之廢立攝錄之進退盡取決於已而如已無所關不得已而爲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觀也蓋自知其悖逆人神所不容備備焉計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間然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鞏下諸大處分莫不由已其於朝廷與幕府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可以勢禁足之不思而陷其父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五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五百九十八

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罪邪是知舊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詣關納降不聽臨發問遇親征則何爲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爲之文過耳不足信也至其立後嵯峨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以人理論者獨有泰時其他如義時輩皆蛇虺鬼蜮又曷足責歟或傳義時誅深見某者而近其子卒爲所殺噫是其或然也昔李清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讎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真無前逆賊而得脫振名於世天其假手其臣僕斃之也及其子孫遇新田氏之斧鉞扶其巢穴殲其醜類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不信哉

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島津貞久既奉勅足利高氏又贈書貞久舉義貞經聞六波羅收報而懼於是貞經等相議將發兵遣使告菊池武重武重謂彼既誑吾父我今可以報答曰審欲誅英時可臨

陣相見耳遂斬其使英時聞其謀使長岡惟幸來察發貞經稱病不見惟幸更詣賴尙則視士卒方製橋礮礮謂其果有謀也伺其出就座拔佩刀前刺賴尙索拳捷舉棋局扞之與惟幸交搏左右競集亂刺惟幸殺之二十五日龍造寺家親及族善智於保宗喜高木家朝今村高弘宗像氏勝發肥前兵宮野教心等發上妻那兵會少貳軍三原佛心及族種昭等自筑後深堀正綱安富恩房等自肥前會大友軍澀谷典重二階堂行久揖宿忠篤等屬島津軍大舉攻博多那珂川適漲英時遣兵逆擊其渡不勝貞宗長子貞載率族貞廣貞舉山田宗久與子忠能並率先而進少貳族田中賴景父子對馬左近將監及澀谷典重等奮鬪忠能搏擒英時從士揖宿忠篤斬門員余三宗智戰歿於保宗喜等被創賊竟敗走諸軍迫姪濱第二階堂行久踰北門墻入英時窮蹙縱火自殺從死者三百餘人是日詔廢新主停正慶年號二十六日車駕至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五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

播磨次千本驛前關白經忠率檢非違使別當洞院實世左近衛中將宮宗治等公卿自京師迎謁書寫山衆徒奉迎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迎尊良新王於肥前奉之太宰府原山以爲主是日命筑前人中村榮永筑後人宮野教心荒木孫太郎等更番宿衛迎俗正俊雅於長門爲佐權司九州號令先是長門探題北條時直爲高津厚東等所敗乘兵艦東走至周防鳴渡聞六波羅陷回艦抵赤間關又聞博多敗狼狽至柳浦贈書少貳島津乞哀二人素有舊好爲請後雅俊雅引見時直時直膝行而前俊雅隕涕曰禍福倚仗吉凶無常昔吾處流日被卿凌辱不料復有今日我將報卿以貴一死因遣使奏狀帝爲俊雅特免時直復懸命地存家二十七日車駕幸書寫山以安室鄉充不斷如法經料二十八日幸法華山二十九日新田義貞獲高時子邦時斬之初高時納五大院宗繁妹爲妾生子邦時及敗以託宗繁宗繁諸之卽日出降義貞

已而義貞購求高時遺胤宗繁計我親斬送此兒恐不爲衆所齒不如藉入下手自取告訴之賞也乃給邦時曰聞有人告郎君處者明日速者將至請促避之伊豆臣且留此告以不知不可則自殺以滅跡邦時信之從一奴乘夜而逃宗繁馳告義貞執事船田義昌與軍士與迫捕之相模川義貞深惡宗繁所爲欲誅以懲不臣宗繁聞之亡匿無所容舍後卒餓死路上初義貞之入鎌倉鹽田道祐戰敗其下狩野重光趣之自殺盜其家資逃匿佛寺船田義昌聞而捕之梟首由井濱北條門族舊故被縊遁世者裏頭請報効聞者醜之本院新院廢主及康仁親王還京師置兵護衛阿曾治時等頻募近畿兵伊勢動搖足利高氏命吉見圓忠往擊之是日治時取紀伊心淨邑與隅田忠長獎勵其功晦圓忠令伊勢三重郡地頭家人發兵會小河營曰若不到者處以黨關東罪圓忠源範賴之裔爲賴孫也是日車駕至兵庫次福嚴寺赤松則村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六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六百二

以兵五百奉迎帝駐蹕觀勢之曰恢復之功實依汝忠效賜錦直垂因恩從焉是夕河野某與土居通增得能通綱以兵艦亦至時車駕在途鎌倉堤聞未至上下猶懷危懼六月二日車駕發兵庫楠木正成以七千騎迎謁帝卷簾觀勢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陛下威靈臣安得脫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以其衆前導至西宮新田義貞使者至奏鎌倉戰捷帝大悅衆莫不歡呼敕授使者大和田小四郎長井六郎二人官遙授義貞上野介帝欲詣東寺然後還宮乃罷東寺長者成助復任大僧正道意而成助爲其貳四日車駕入東寺御西院文武百官盡迎謁冠蓋相望車騎雲合帝視庭松問其故時涼風颯起前大僧正賴意謹答且獻歌字衣於岐之武加志也加補氏知後利計召左大臣二條道平問還宮儀道平對曰陛下雖在外久然躬奉神聖臣以爲宜用巡狩還宮儀帝從之命慈道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富小路殿五日

車駕還富小路殿千種忠顯帶劍扈從楠木正成名和長年在衛府列足利高氏直義後拒赤松則村結城親光長沼鹽治佐佐木土居得能等諸將率兵警衛甚盛比車駕入宮後駒在東寺門道路井慶想望延喜天曆之盛治乃悉停新主所授官位廢太子康仁降崇明門院爲內親王夜中宮還宮去禮成門院號是日以足利高氏爲鎮守府將軍聽內昇殿時東北既平西海未服帝促太宰權帥二條師基上途未發七日少貳貞經大友貞宗使至奏博多捷島津貞久亦具戰狀報京師奉行所足利高氏以聞先是議者謂六波羅雖滅鎌倉私黨布滿諸國者八百餘根幹盤錯踰據東西非費十餘年之力則未易剷除也已而數旬之間盡就蕩平焉八日議定始評定衆傳奏並如故足利高氏之克六波羅遣使信濃遣書小笠原宗長發兵來援既聞其子貞宗從義貞在鎌倉是日又遣使與書獎勵其功九日結城宗廣使族伯耆朝保赴京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六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二千六百四

師具報鎌倉戰狀並子親朝發與羽兵方討賊狀十日隅田忠長歸順奈良賊軍降者相踵兵氣凋喪阿曾治時大佛貞直長崎高景等窮蹙削髮與二階堂貞藤俱出降中院良定護送京師乃錮於諸將第十二日復前右大臣久我長通前內大臣洞院公賢宣以鼎王爲禪正尹以足利高氏叙從四位下爲左兵衛督以其弟兵部大輔直義爲左馬頭龍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其他任叙有差品王恒明親王之曾孫也時高氏爲京師號令直義及高師泰輔佐之以論旨徵發諸國兵小田時知世爲六波羅頭人因爲倭風長井貞賴及海老名五郎左衛門等故吏宿將高氏爲禁其邑侵暴而安撫之護良親王居河內志貴山四方兵士雲集僧良忠率兵還志貴極言高氏有不臣之色護良更約束束士衆繕修器械竊圖除之時將士會集京師者聞其欲有所討各懷危懼群情洶洶帝乃使參議坊門清忠就言曰喪亂始定遐邇懼化朕將偃武



修文與衆更始王擅集軍旅更欲何討其宜還初服傳法燈稱朕興治之意護其對曰伏奉明詔使臣亟撤戒備退修舊業臣伏以方今大盜殄滅兆民慶賴是蓋雖皇帝陛下聖神威武之所致抑亦愚臣與少有奔走之勞也然逆賊餘燼未悉就撲滅置臣遐陬伺覷思亂臣愚竊以雖天下已平兵備未可遽弛也故竊嚴以警不虞若應明詔不審閭外之寄聖明其將誰任臣近見足利高氏憑藉天威僅効尺寸微勞乃凌侮衆功陰懷飛揚跋扈之志若不及其勢微而剋剿則是又生一高時也臣聞諸佛設攝受折伏二門方便濟度焉柔和忍辱慈悲爲先是攝受也威懲忿怒刑罰爲宗是折伏也在昔天武孝謙二帝脫去伽黎再御袞冕人主猶然況臣子乎望請天眷特借臣一員戎號任以折伏之事爲陛下誅豎子消禍亂乎未萌也帝報曰足利高氏未聞有罪實一旦加戮將士解體誰爲朕用王勿忘舉失衆心也若其執節旌鎮廟社余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六

高乃志其宜從所請而與之乃拜爲征夷大將軍於是護良發河內還詣石清水宮十三日振旅入京赤松則村僧良忠四條隆貞中院良定前驅千種忠顯後拒鞍馬鎧甲輝耀道路時人稱曰宮將軍帝外畏足利高氏威名而內抑損焉楠木正成名和長年等皆附護其竊謀待機除之尊澄法親王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僧圓觀文觀仲圓等相繼至自還所初六波羅之平也足利高氏乃遣細川和氏及弟賴春等持兵討高時于鎌倉途聞義貞已誅高時取鎌倉便往下野擁足利千鶴王入鎌倉和氏自倭後期無功將機攻義貞義貞之取鎌倉也密首級于鶴岡社因啓神庫展視寶器得白旗旗號重畫相傳源義家之遺物也新田氏號中黑故不可用和氏等聞之以其有足利氏之號就而求之義貞拒而不與和氏等欲因之生事時關東新平士歸義貞者相踵以故不得輒發乃大舉高氏在京師得寵遇狀以搖將士將士稍去義貞

歸于壽王和氏等竭心綏撫因留輔于壽王居鎌倉義貞大恚之由是新田足利始生嫌隙鎌倉數訛言相驚曰義貞欲弑壽王和氏至其營問之義貞曰無之爲贈誓書以安其心得無事無幾義貞舉族至京師尊良親王留鎮太宰府十六日大神盛榮傳令旨徵兵肥後人相良長氏等剿賊殘徒朝廷既收北條黨類食邑草率未遑區處諸國地頭家人競冒占侵暴不得自安是日下詔禁之又勅西大寺其末寺及諸國散在僧尼寺各安堵所領禁止武士吏民侵暴二十二日尊澄法親王還山復天台座主僧徒皆賀二十五日平賀兼宗狩野賴廣應奉行所徵發率兵至京囑足利高氏二十六日本院受戒慈道法親王薨髮號理覺勸廢主薨廢主不從二十九日勅以筑後竹原莊付西大寺充光明真言料觀心寺地頭職付觀心寺薩摩新田八幡宮自古國司赴任乃奉幣進神拜料以爲定例掌印鑰者曰執印職惟宗氏世掌因氏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八

迨至後世國司荒怠帝之在東寺命國司舉行之秋七月三日又命執印友雄領職如故先是中官還內宿疾猶不痊修五壇法禱禪十一日尊爲皇太后十二日賜給旨僧疎石付正續院領於圓覺寺如故帝甚敬重疎石高時強召之令居鎌倉帝既回即乃命足利高氏召疎石疎石望開謝恩乃起如京師朝見帝禮遇益厚十七日賜給旨陸奧人相馬重胤襲舊邑十九日賜給旨岩松經家領飛騨守護職天下始定朝廷復政乃諸國任國司補守護朝臣隨材舉用又楠木名和赤松以下山陽山陰將士以功任用寵遇優渥於是諸國地頭家人趨附闕下立支證具申狀以請恩裁記錄所審判日不遑給二十六日勅諸國曰方今兵革始定士民未安堵仍降絲綸以救流離而萬機事繁施行甚煩諸國不論遠近悉上京徒妨農業失撫民意其禁止之凡除高時黨與外將士所有田邑一皆仍舊宜仰五畿七道勿敢違失但臨時勅斷不在



此限是月石川時光山田道慶重久重兼權執印良選字佐諸利上島惟賴等應奉行所徵發率兵至皆屬足利高氏京師逐日喧聞八月三日救左衛門督洞院實世論恢復之功將士爭奉功狀集者數萬率多詐冒軍功實世不能辨別經旬月僅銓定二十餘人賞賜之尋復以所考濫收奪收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代掌其事藤房乃訪察動情甄別真偽擬授略備而內特降旨多所恩賜藤房知不可諫謝病不朝帝更以民部卿九條光經代之光經移問諸將領參驗軍士軍否將經奏行下而內旨又以高時邑充供御料大佛貞直邑給龍姬阿野廉子北條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其餘分賜衛府諸司宮闈寺院歌舞雜伎之徒殆無遺地有功將士虛手光經無如之何遷延徒引歲月帝恢復之初銳意圖治天下漸無事於是帝以爲無復可憂遂深居宮中以聲色自娛內寵左右專受請託蔽塞聰明以逞其姦其以巧佞貨賂者雖窮腐

降首超獲非望以功勞自居者多淹滯不達有司徒充位給唯諾而已適有所論定即內旨多改易不復由所司主者不得論執是以每相爲矛盾或授一邑者同時數人各爭其主相紛爭大爲擾動於是中興施設徒爲文具而人心不服矣四日賜小笠原貞宗美濃中川御厨初世良親王遺命以河端離宮爲寺遭亂不果於是成其遺志建臨川寺命僧疎石住之爲多付地追薦冥福五日以北畠顯家兼陸奥守叙從三位足利高氏兼武藏守叙從三位賜偏諱曰尊氏尊氏之志在繼源賴朝之業望任武藏相模守朝廷難之於是定議曰經畫東國宜先鎮制輿地因置陸奥府六日勅阿蘇大宮司宇治惟直管阿蘇郡如故九日足利尊氏令東海驛路曰近者稱飛騎若官使務行旅里民牛馬徵發驛站輒造爲口實侵暴百端自今飛騎不得過書勿許與之猶有犯者捕以報當鎌倉初稻庭時定以若狹權守領守護並稅所職居今富名賴

朝收之賜島津忠久弟忠季至承久北條氏領之忠季爲守護代尋以今富稅所職爲鎌倉親王奉終歸北條氏元弘初工藤貞祐爲守護代兼今富代官六波羅陷叡山僧多門坊爲守護尋以布志井三郎左衛門代之十日內大臣洞院公賢兼若狹國司著波多野通鄉爲目代居今富十四日勅造登置寺堂登置之變參議葉室光顯與謀坐流出羽恢復後復官十五日光顯兼出羽守管秋田城務十六日前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薨年三十三綸旨收尾張富山莊賜三位局阿野廉子又聽筑前安樂寺法眼信高請襲邑如故十九日勅極樂寺其末寺勅願寺邑並如故更禱湯平裁定二十九日勅大隅臺明寺管邑如故晦筑後人官野教心荒木家季等率兵至京屬足利尊氏九月二日勅鎌倉雲頂庵管邑如故四日二品覺助法親王在鎌倉因命補鶴岡八幡宮社務以勅旨行顯勝沙汰寺僧六日永福門院寄附美濃銀莊於清和院

十日帝應邊商有事難猝綏服欲鎮撫東陲以參議北畠顯家出居陸奥多賀兼鎮出羽顯家辭曰臣之所學朝章國典至於戎事吏務非所諳也帝詔曰古者皇子皇孫及執政大臣子內輔朝政外總戎旅方今海內統一朝野俱治文武之道何爲二揆其繼往守爾藩屏顯家不得辭驅赴任欲請皇子藉重乃令義良出鎮前大納言北畠親房輔之帝召顯家親書旗銘賜之及戎器數具時縉紳之赴任久廢缺及顯家出乃悉稽舊古儀帝莅朝更賜衣馬遣之特准鎌倉舊制置評定衆引付衆及侍所諸奉行輔國政初護良親王惡尊氏竊有執天下兵權之志欲散其黨與以分其權勢因推顯家爲東方鎮將使東國將士從之以壓尊氏顯家姑者護良之妃也故爲之初關東諸豪大底食地與羽故及義良開府多賀往而服事者漸衆焉上野介結城宗廣傾心輔顯家在任兩月與羽率服是日以足利直義叙正五位下十三日和歌披講二

十一日、美作人角田正秀、撤鎌倉兵、至京師、屬足利尊氏、二十三日、勅金剛空寺、領邑如故、更禱設定、二十四日、大和鶴寺、難掌與法隆寺僧、構隙鬭爭、兵結二年而解、冬十月、朔、勅以大德寺列五山、帝禮遇僧妙超、殊優、回邸後、延見清涼殿、陞座說法、帝與百官俱聽之、明日、加賜高照正燈國師號、並金線帛、又賜親翰曰、大德寺爲我無雙、禪苑安接千僧、令祝萬年、門弟相承、不得他門住之、不是偏狹、爲重法流、至是、亦有此命、明年正月、更列南禪第一班、二日、管絃會、阿蘇大宮司宇治氏、世有阿蘇益城二郡地八千町、其千七百二十町爲阿蘇健軍、甲佐郡浦四社神領、各四百三十町、北條氏別定健軍以下三支社領家、二日、勅停阿蘇本社、家領家稱、以北條邦時邑甲佐、北條泰家邑健軍、郡浦付本社、並以豐後大佐井、筑前下座郡、賜宇治惟直、管轄門族五日、北畠顯家命、結城宗廣、檢斷陸奥諸郡、十二日、皇太后崩、號後京極院、勅定高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十四

野山四至、據弘仁官符傳旨、座主勝實院付、備後太田莊爲大塔料、又東寺長者道意承旨、令蓮花乘院領紀伊南部莊如故、十四日、道意發諸莊兵、攻志富相賀兩莊、逐根來寺下司、二十六日、楠木正成奉旨、取觀心寺不動像、納禁中、供祈禱、像僧空海所作也、新院宣命西大寺其末寺及諸國僧尼寺邑、並如故、朝廷處分天下田邑、訴訟堆案、裁決甚繁、於是設難訴決斷所於都芳門兩側、特撰朝臣才學優長及紀傳明法外記、練達吏務者、充其員、分三番、各每月六度、審理裁決、猶鎌倉引付也、其大事經記錄所議決、並奏聞施行、凡事出聖斷、職事藏人奉行之、十一月四日、難訴決斷所下、藤肥後國衙阿蘇社四至、據承曆國宣授之宇治惟直、當此時、諸國諸士應奉行所徵至者、絡繹不絕、和泉人和田助家及子助康、筑後人三原種昭、豐後人志賀貞泰、肥前人龍造寺善智等、咸率兵來會、足利尊氏、高師泰受而部署、帝因置侍從所、武者

所親臨決事、伊賀兼光結城親光、富部信連、高師直爲所聚、新田族爲武者所頭、人諸國將士、分番宿衛、帝親裁定立新制曰、今日之舊例、乃往日新制、安知朕之新制、不復爲後日之舊例、八日、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爲相模守、二十三日、立皇子成良爲親王、是月、勅四大寺、寫大藏經、慶之法勝寺、以薦戰亡士卒冥福、陸奥好島西莊預所伊賀盛光、出羽小友地頭小早川宗平、但馬八木莊地頭八木高秋、豐後野上地頭野上資親、薩摩所答院入來院地頭滋谷重宗、及寡婦祖舜尼、族典重、重勝、重基等、請襲邑如故、皆賜綸旨、又以和泉包近名賜久米田寺、遠江相良田賜平田寺、各下國司、使自代交付其地、十二月七日、立御子內親王爲中宮、後伏見帝女也、是日、京師訛言、上下騷擾、難訴決斷所下、藤駿河國衛定伊豆、走湯山衆徒邑交付之、十日、尊廢主曰、太上天皇獻隨身兵仗、詔曰、朕恭承帝系、叨握神符、王道難申、謝德於姬周之賢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十六

肅昧可耻、宣化於夷夏之俗、而皇太子謙讓合道、惠澤普及、今避儲位於青閨之月、伴仙遊於射山之雲、雖無準的之舊蹤、加以禮制之崇敬、宜上尊號爲太上天皇、普告遐邇、俾知朕意、青山延子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量仁親王既爲帝儲、貳方帝之蒙塵、則監國稱制、固其宜也、然帝未讓位、太子既爲賊所立、斥爲閹位、則帝之復位、勢不得不廢、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名之不正、莫斯之甚、恢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綱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命千家孝時、停杵築社本所號、盡管神邑、以興神事、相模守足利直義奉成良親王、往鎮鎌倉、十四日、發京而東、帝命右中辨中御門宣明、將修東寺御影供、長者大僧正道意、還執事僧正泰親、巡役關東、泰親至則懈怠、其職道意以奏、勅除其門徒籍、是以御影供不修、二十一日、追行之、以相模覺圓寺爲勅願所、二十八日、卜

定祥子內親王爲伊勢齋宮立二條榮子爲女御道平女也是日  
成良親王至鎌倉居二階堂美作守邸時關東承大亂之後入心  
未定直義修北條氏舊政招散亡撫瘡痍遠近歸心焉然與羽別  
置鎮府以殺其勢不復比舊日之盛是月前齋宮惜子內親王竊  
入新院宮陸奥磐城郡豪右鎌田孫太郎父子結黨數百人襲族  
賴圓宅縱火闕關賴圓拒禦片寄小三郎攻後門被重傷經日而  
死賴圓訴守護所請逮捕拷掠處之罪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七

建武元年甲戌春正月四日東福寺火五日足利尊氏叙正三位十二日公卿奏曰夫帝王之業萬機事繁百官設位今鳳闕僅方四町不足備禮宜增爲方六町制曰猶不及古其復大內舊制乃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料費又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遣醫大內高野山奏請照例免遣官課役十三日以成良親王爲上野大守叙四品足利直義爲執權長井廣秀爲政所執事與高師直俱掌政務直義使上杉憲顯掌厩馬初北條時賴之奉宗尊親王奏請置兩番番如上皇宮許之乃結六番遞宿直每番十人朝紳爲首於是復其制一番澀川義季爲首長井廣秀仁木義長武田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

風二階堂時景二番岩松經家爲首上杉憲顯出羽權頭信重若狹判官時明二階堂盛高二階堂行冬三番吉良貞家爲首長井泰廣那波政家證岐權守長義二階堂高貞前華人正致顯相馬高胤四番一色賴行爲首豐前前司清忠宇佐美祐清天野貞村小野寺道親因幡高憲南部時長五番丹波範家爲首二階堂長藤伊東祐持後藤某美作高衡二階堂政衡七番吉良滿義爲首上杉重能下野判官高元高師顯加藤某下總高家凡二十八人由是而後關東郡國之事直義輒自裁決不復取進止二十三日立恒良親王爲皇太子以左大臣二條道平兼皇太子傅恒良阿野廉子所生也廉子天資警穎從幸隱岐及歸益專房善迎合上意無言不聽請托皆驗護良親王官人所生以其有大功恐害太子足利尊氏因深結之二十八日始行三席會以大德禪寺爲南禪第一以元僧楚俊居之使和田助家襲和田莊下司放光寺俗

別當職如故二十九日改元前大納言北畠親房奉義良親王與子陸奥守北畠顯家已赴任乃駐營宮城郡大藏少輔清高爲執事族左近衛少將春日顯時冷泉家房及修理亮廣橋經泰等皆從是月置式評定以家房式部少輔英房內藏權頭元覺結城宗廣及子親朝二階堂行朝二階堂顯行伊達行朝爲之引付分三番親朝兩行朝爲首座長井廣伊賀光貞武石胤顯佐竹安威下山飯尾等二十人典議事二階堂顯行父爲鎌倉政所執事因又使兼其職而行朝評定奉行飯尾三善庶族爲安堵奉行薩摩刑部左衛門爲侍所大江三善二階堂族世掌幕府政務嫺熟文書朝廷始興其之能改顯家因舉用之初北條英時之爲九州探題也以前探題北條實政孫高政爲猶子高政居豐前規矩弟貞義居筑後絲田各以爲氏爲英時爪牙及英時誅高政潛匿筑前山鹿麓屋間長野政通者豐前守平康盛之裔居長野城爲豐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二

豪族竊與通謀招聚杉板廣貞門司種俊等據門司城高政乃收拾殘黨城帆橋山俱起山鹿政貞與齋屋人弓削清常宗近忠杉原定公府著久直等俱狗山鹿會之兵五千人貞義潛匿筑後堀口又聚黨倡起國人黑木問註所星野諸氏應之宗像氏名發兵千五百攻高政於帆橋山城兵拒擊破其先鋒氏名整軍復戰高政收入城會長野貞安來援因夾擊之氏名收還筑豐動搖賊起擊少貳大友少貳族武藤賴宗墾豐前吉田爲其地頭生賴村及賴景賴村叛附高政賴景以田中嗣少貳帝在笠置之日和泉守道阿以麻生鄉寄付高野丹生社新主立慶性房稱令旨奪之及護良親王起兵高野僧徒首應義護良因下令旨禪社丹生社約與便宜地去年春神主請復麻生護良乃奏船上事未施行二月十二日勅賜其領主職如道阿寄進狀吉野之陷吉水院貞通奉護良逃東軍火院縱兵掠略本尊佛典文書悉亡於是貞通註記

所領田邑立十二人保證請改授券狀尋下一乘院及楠木正成  
檢覈實否十三日行勳功賞上野介新田義貞兼播磨守叙從四  
位上子義顯越後守從五位上賜屋義助駿河守左衛門尉楠木  
正成從五位下檢非違使判官如故尋爲河內守帝與義貞正成  
長年等議諸將功正成進曰元弘將士皆遭逢盛際獨菊池武時  
應勅致命宜爲功臣第一帝稱善乃以武重爲肥後守時人稱楠  
木名和結城千種曰三木一草諸將皆設第宅於京師不復還國  
二十二日賜島津貞久薩摩市來院豐後井田鄉賞其功右大臣  
久我長道罷二十三日以前關白經忠爲右大臣陸奥守北畠顯  
家以南部師行爲國代師行城入戶治焉曰根城二階堂行朝領  
久慈郡郡人不服命師行置行朝代官又以比內南河地與太田  
行綱山田六郎侵大澤御牧掠馬殺吏石見有資訴之乃使師行  
搜索而報三月北條殘黨本間氏澁谷氏嘯起九日襲鎌倉足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四

直義遣德川義季逆擊聖福寺前捕斬頗多二階堂時綱自軍中  
出奔顯行族祖昆弟也於是殘黨多逃入陸奥十一日命少貳賴  
尙及松浦原田秋月宗像等討規矩高政大友貞宗菊池武重等  
伐絲田貞義十六日北畠顯家令國中整備道路講察捕北條殘  
黨岩松經家領千倉莊其族本阿在鎌倉遣人僞稱受命構城寨  
於莊聚兵經家吏以告檢斷岩崎隆胤徵發國人伐之十七日勅  
五畿七道曰檣勅諸國莊園檢註據給主請而賜給旨今州郡未  
靜謐民庶猶疲勞今年明年宜停檢註十八日勅北畠顯家賜陸  
奥依上保令輸貢京師顯家乃命結城宗廣斥代官聚貯貢租朝  
廷方錄功行賞記錄所決斷所簿書山積訴人充京衙門喧鬧裁  
決朝夕變更衆因得喪頓爲炎涼赤松則村有大功爲播磨守護  
無幾奪之惟授佐用莊而朝紳或兼數國帝已收政權務抑武人  
武人缺望者多足利尊氏陰發威望及直義東亦收攬關左人心

而不拜朝命諸將怨望者思復賴朝舊制帝外禮尊氏陰甚忌憚  
密勅義貞親王與楠木正成名和長年等謀除之然畏其強因循  
不斷護良將舉事輒自中止或遊幸北山稍緩其期如此者數  
次事頗漏洩縉紳有無尊氏之語衆心洶洶自危阿曾治時大佛  
高直長崎高貞佐介山俊等因在京師及鎌倉告變恐其生事二  
十一日夜斬治時等十五人於阿彌陀院初貞俊之見收也思慕  
其妻弗已卽以佩刀託之僧以遺其妻遂卽刑僧乃持其衣與佩  
刀往示之其妻覽而不堪悲咽乃作和歌書之多禮美與登加太  
女計年多倍氏安留帶  
遂引刃自殺帝復政初仁德未敷愧先刑辟  
故竊賜死而許便宜葬之二十八日鑄新錢始行格幣詔曰國家  
有錢尙矣自天平寶字至于天德改鑄十次自近古外境之貨濫  
布民間國錢不行甚違彝典當茲庶政方始新命官鑄欲以濟用  
便民文曰乾坤通寶其銅楮並用交易毋濫識者竊嘆謂用中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六

未嘗有之格幣必廢事端其言果驗躬親王入仁和寺居大聖  
院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安藝土匪起侵略志道七日洪斷所下藤  
國衛平之十日足利直義傳令旨與下野某舊邑武藏大谷熊谷  
某舊邑相模河兩鄉於三浦時繼賞其功北畠顯家方緩撫部內  
以加神講田在金原保者與和知重秀石河莊鷹賀坂地矢澤三  
鄉與結城宗廣以賞其功命南部師行以鹿角郡收公地分給地  
頭陸奥動搖未靖北條殘黨名越時如安達高景等嘯起津輕乃  
遣多田貞綱往伐之十三日命師行會貞綱於維部郡協議鎮壓  
多田氏源賴光之裔世居攝津多田以爲氏其族甚繁爲源氏宗  
十五日勅金剛密寺修不斷愛染王護摩二十八日以島津貞久  
爲大隅守護阿多田貞綱收工藤四郎左衛門及子左衛門次郎  
族三郎兵衛橫溝新五郎邑在維部郡一戶八戶三戶者托南部  
師行戶貫出羽守河村又次郎感力警備郡中是月大友貞宗遣



子貞載率兵圍絲田貞義於堀口城。星野問註所草野氏等降。五月七日。定武者所規制曰。五位以上宜著衣冠。六位衣冠准龍口。並在散所待衣用布。私宿直者著水干葛袴。其鎧袍不得用蜀錦。吳綾。金紗。金欄。紅紫類。其大口用練絹。禁用精好小袖。不得用織絹綾練。貴金裝之太刀。鞍及唐皮尻鞆。切付。並不得用之。總轡。惟警固正具用之。嚮停諸國一二宮本家領家號其祠域及神職收公地。應尋究悉停之。其神領地頭職。且仍舊以俟。後命國分寺料所應特有其命。職田地。宜尋究處之。常陸土匪起。侵略宮本鄉岡野。並前萩原片岡。益山鹿島利氏訴之。是日決斷所下。牒常陸介佐竹貞義平之。九日。帝避方忌於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北山莊。十三日。詔修安鎮法於紫宸殿。祈諸國亂平。出雲牛藏寺僧榮空。朝豪偽作繪旨。與諏訪部扶重爭三刀屋鄉。扶重訴之。是日決斷所下。牒上使盛倫。禁其侵暴。捕兩僧致京師。以厚東崇西爲長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八

守護十四日。就國朝廷已設決斷所。員三番處分諸國土地。左中辨中御門宣明。右中辨甘露寺藤長承而施行。久之。事務益殷。劇十八日。增置四番。一。番從一位吉田定房爲首。藏人頭宮內卿中御門經季。左近衛中將中院良定。伊賀兼光。結城親光。掌東海東山二番。民部卿九條光經爲首。藤長近衛職政。佐渡秀清。掌北陸三番。檢非違使別當萬里小路藤房爲首。藏人頭左近衛中將中御門宗兼。名和長年。楠木正成。掌畿內山陽山陰四番。中納言四條隆資爲首。左衛門權佐範國。大外記五條賴元。六位史三條康基。掌南海西海。謂之恩賞番。每番分日支。每三日遞上直處治事。賴元職政。秀清兼光。正成長年。與左大史小槻冬直。大外記中原師利。中原師治。大判事中原明清。判官中原明成。爲記錄所寄人。乃申命決斷所條制曰。凡在京者。三召喚不承決。則就奉行人。註進別定。副奉行人。而審理。令其遣使就問。然後判決之。其在國者。

下。祿國司守護若行程限過不至。則召國司守護若代官審問。取其註進。而決行之。前者雖定訴陳日限。及臨對問。或互帶證驗。事理要審察。或事涉疑似。審判錯雜者。宜受理而訊。下訴狀經十五日。不辨中則且舍之。猶陳難。滿再過十日者。直判決之。若逃避而重申者。過十日。則爭其訴糾斷之事。則存兩造同時答書。而斷定之。凡訴陳難。滿並參決。逃避者。本訴縱有其理。不聽越訴。但其謂不及嗣。以不知行。稱當知行。或冒占有給主者。稱關所等煩朝議。啓姦。愚如此之徒。所領地勘合其所掠分限。而收公之。若無本領者。從本條科坐之。誣告反坐。則文法已重。宜從本條嚴加禁戒。當所衆並國司守護。上使挾私枉法者。科坐亦如之。侵越經界。臨糾決無辭者。直從所見。定行牒示。按冒占年紀。取所侵越町段一倍。以付訴人。若其新給者。兩造裁斷之後。猶犯者。科坐亦如之。凡記錄所及當所處分條件。其法如此。若有紛沿。臨當所庭中若越訴。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三十

可陳意見。事未斷行。際關訴者。記其名字。乃雖理訴三月不處分。違背勅裁。拒捍國司守護。上使若構城阻兵者。宜遵前所定法處分之。諸國行程。近國七日。中國十五日。遠國二十日。其往返。近國十日。中國二十日。遠國五十日。京師訛言。相驚數次。六月七日。復訛言曰。護良親王將攻足利尊氏。尊氏集兵自衛。無幾事熄。尊氏怨帝。帝慰諭曰。是非朕意。護良爲之也。護良由此竟得禍。遣太田大炊助於興羽。徵造內裏段錢十八日。以淨土寺寶琳寺爲祈禱所。二十日立皇子義良爲親王。二十六日。以從一位吉田定房准大臣。秋七月三日。日向島津莊上變曰。北條族遠江掃部助二子助三郎。助四郎。與名越高家臣布施四郎兄弟。肥後盛貞等。聚黨起于諸縣郡。辨濟使敕仁宗賴梅北貞兼。申良孫六。公文職三保重久。及野邊盛忠。富山義治。高木中務。島等諸族。應之。侵擾南鄉。五日。命千家孝時。改造杵築社。七日。和歌會。落藝正。遍傳九州奉。

行命徵發筑肥使規矩高政絲田貞義九日就後宮野寂惠荒木家有肥前深堀時廣深堀明意等會大友貞載軍攻貞義於堀口城十二日城陷貞義與族人皆死菊池武重陷絲田城筑後平少貳稻向率松浦黨惟黨純黨伐高政破帆橋山拔數寨轉攻山鹿宗像氏名爲先鋒麻生氏兄弟與山鹿政貞有隙出降政貞逃二十四日龍造寺善智等發兵會賴尙軍圍帆橋山高政奔城走保規矩二十八日相良賴廣及弟祐長發球麻郡兵至太宰府長野政道出降規矩城陷高政與族人皆死豐筑平足月陸奧守北島顯家命南部師行收橫溝淨圓邑與伊達善惠工藤祐貞子左衛門次郎邑與伊達光助工藤右近將監邑與伊達行朝曰本主若以關東券書拒之不帶輪旨國宣勿聽遲延有咎八月顯家徵兵國內自將伐津輕賊二日令工藤祐貞南部師行供給道路遂白懸左衛門以其邑遠野保與阿曾沼朝綱六日伊賀盛光小河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三十一

長發府中往伐津輕十日以左中辦中御門宣明補給錢長官明年大外記五條賴元補次官十一日追討使少貳賴尙至京師獻俘乃皇規矩高政首十二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兼基義十五日唱歌會十六日勅金剛空寺修愛染王護摩供祈四海清平十七日有鳥夜鳴紫宸殿上帝惡之命藤原廣有射之廣有持弓矢出將拔箭矢發之又止去鐵射而獲之人首蛇身舒翼一丈六尺帝問曰何故去鐵對曰如箭倒植殿屋不祥也故去之耳帝嘆異直授從五位下給以食邑二十一日官軍攻津輕賊於持崎多田運性付地多田院爲貞綱禱蕩平大德寺僧妙超奏請曰利濟億劫食輪爲最昔者吾佛以佛法托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良有以也本寺所管信州作野莊下總遠方御厨播州浦莊諸邑紀州高家莊四村請並停國司守護並役夫工米諸役爲一圓不輸地是日下官符如其請先是僧紹隆起寺於能登曰諸嶽山總持寺於是賜

給旨列御寺第一之上利則紹隆著衣以請聖躬寶曆二十七日

地震西國鎮定少貳大友菊池松浦島津伊東原田秋月肥前三黨相踵至京新田族大館氏明及弟幸氏亦至四方輻湊京師殷庶乃擴張決斷所規模實爲八番內大臣洞院公賢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久我長通大納言萬里小路宣房堀川具親前大納言葉室長隆中納言二條爲明前中納言三條實任前權中納言中御門冬定左衛門督洞院實世參議坊門清忠日野資明武人則宇都宮公綱鹽冶高貞小田時知佐佐木如覺海老名維則雜賀西阿佐佐木時信佐佐木高氏上杉憲房高師直文吏則小槻中原高階諸氏町野信宗齋藤基夏飯尾貞兼及左衛門少尉覺玄右衛門少尉賴連長井宗衡宇波貞重等僧徒亦與焉并舊員總九十六人每番各十二人分五畿七道畿內兼季東海長道東山公賢北陸定房山陰宣房山陽長隆南海九條光經西海光繼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三十一

班首二階堂貞藤爲北條氏心齊帝素聞其賢特宥死與懸命地亦在撰中掌北陸於是衛門訴訟難運益甚輒僞作給旨徵幸恩裁朝使東西馳召喚已至則命復替相文書往還市塵葛籠價爲騰貴公武泚同聯聯參術緒紳不知吏務尸位預議惟以虛貌自文妍蚩不掩武人不嫻禮節冠帶摺笏威儀頗唐京人笑之當是時京師暴富兵燹之餘競起家屋殆無隙地到處喧闐遊蕩成風婦女淫縱夜出勾人聯歌鬪茶田樂炷香盛行諸國右族受賈者驟貴榮失祿者頓流離或裏頭以干祿或削髮而自退巧佞諂諛乘間徼倖賤夫克上健訟成風不可甄別上下衣服競華僭上無度威者稍好大口不釋鐵袍至微日息以借甲冑或貸與供參衛遽講騎射笠懸犬追物大行京人謗曰落馬多於矢數尙武之風下廣京師馳馬較射遊獵臂鷹者相望於路街路到處見死者盜賊乘間襲民家掠財或作畫畫諸之胡紳率皆受寵祿爲奢侈

謀良親王亦頗耽聲色不賦其下陰發勇士圖襲尊氏家士駭恐不法夜出殺人六條氏家世以文學顯忠顯壯年好武無行父有忠絕之逢遭喪亂從帝艱難因立大功賞邑數十縣極豪華營繕亭宇擬河原青院日夜宴飲堂上聯袂者三百人日興萬錢肥馬五六十宴罷獵北山金闕之袍虎皮行膝驅犬放鷹日哺不還僧文觀特寵驕肆積財養兵媚附者爲奏請無功受賞黨與五六百人張臂橫行每出驕騎塞路而盜劫亦多凶猾橫行都下稍不安矣九月七日勅曰近年衣服多違法度自今以後袍袖闊二尺以下袴闊一尺六寸以下爲限裾依延久制大臣七尺大中納言六尺參議三位五尺四位五位四尺檢非違使別當等短裾官職不在制限冠巾子減其長婦人袴用鹿絹禁地下輩著精好大口雜人軍兵佩白劒白刀僅僕厮養用綾羅錦綺金銀珠玉其服一事以上者用布袴衣而禁染衣行此自入幡行幸始九日內大臣洞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六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六三十五

院公賢罷以准大臣吉田定房爲內大臣大隅贈於郡生蕩竹甚合箇材天智帝時定其貢曰青葉竹建臺明寺竹林在域內故又曰臺明寺竹伐之有厲禁後藏人所管轄之迨至後世藏人使者臨伐因侵暴寺域寺僧不堪其弊建仁三年藏人所下令戒飭建保季年林遭災枯數年復生四條帝時得二十餘竿以謂盛德所致勅守護戒侵暴於是寺僧請尋舊章十日決斷所下隱山禁侵暴狩獵嚴護箇材橫溝孫次郎應津輕賊族重賴以其謀密告官軍十二日陸奥守北畠顯家命南部師行與重賴邑獎勵之與俱剿絕賊巢九州既平乃以少貳貞經爲筑前筑後守護子賴尚豐前守護大友貞宗豐後守護子貞載肥前守護僧正俊雅領日向守護足利尊氏命貞經貞宗及島津貞久爲鎮西警固并使貞久綏撫日向薩摩事一依綸旨行貞久乃徙博多松口居焉十三日和歌會以山城兼光爲若狹今宮名稅所職十四日以足利尊氏

爲參議時帝寵尊氏族人皆獲殊賞綽紳相謂曰不圖天下復歸武家也前大納言北畠親房歎曰伏見朝淺原爲賴奉齋諸社書太政大臣時人笑之然皇威衰而名器輕亦可見矣今天下一統將舊弊是更則名器最當愛惜奈何尊寵武夫濫授顯官名器益輕武夫益驕鄙諺所謂一職之賞吾求天下者果非虛語而天下必不安矣又曰上世之治朝廷不敢專國郡立國司郡領委以庶務雖有封戶職田之制亦皆賜官符給其賦租土地常爲國司所管朝廷考其政績以黜陟之故天下無不輸之地國郡無犯法之民唯大功田得傳之子孫不受宰吏牽制猶後世莊園然累朝最重土地故光仁永施寺封尚謂永者止一代耳至于後世法制漸弛莊園太盛國郡多不輸之地而天下始多事矣雖延久首禁正斯弊而白河鳥羽後莊園新立增多國司所掌不過百中之一甚之國司不赴任委非才目代視事天下安得不亂哉況乎自文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六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六三十八

置守護地頭以來時勢一變朝廷不復得行政矣適際一統之運將有所爲而不翅不能除宿弊武人恃功驕傲益甚朝廷唯務撫慰增給莊園漸與國郡諸家采地亦擬動功之賞欲治愈亂求安偕俗未俗之弊至此衰哉時有作匿名書歷詆時政者首斥綸旨繆濫天下復思亂矣中井積德曰中興之勳孰爲大肺腑則親王護良股肱則楠公正成爪牙則義貞圓心若夫高氏之爲功丹中倒戈而京師之勢孤是已至於定京師則一圓心力可辦矣則雖曰無功可也當時輒稱其功參於義貞圓心焉可也及至論功行封高氏爲之冠而圓心不獲寸壤建武之政可知耳十五日帝受衣鉢於僧疏石尋命疏石復佳南禪寺二十一日行幸石清水鹽治高貞爲橋渡使高師泰爲侍所警固道路檢非違使別當萬里小路藤房警固足利尊氏楠木正成和長年等從

兩藩甚盛明日行幸護國寺塔供養二十三日行幸東寺明日親臨慶塔大教天下津輕官軍攻持崎城賊徒力拒踰月不屈伊賀盛光等烈戰數日遂不能破二十七日行幸賀茂上下社先是帝造離宮于二條高介曰馬場殿數幸之為勞懸犬追物帝將矯翼朝文弱之弊故尤留意武事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千里馬骨相異常且出本州暮到京師帝大悅資于左馬寮呼為天馬使本間忠秀調馬一日幸馬場殿問內大臣洞院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屬當朕世不求而至其應為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證時瑞群臣稱賀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周穆愛入駿而政衰漢文光武御千里馬而國昌二者取舍之蹤治亂之效可以見矣天馬之出於聖朝臣愚固不足以知其應何在然竊謂蓋由時多秕政天將生尤物以驚其心者也何則方今海內甫定民瘼未愈此當執政吐哺諫臣抗疏撫師疾苦臣救過失之

秋而百辟庶僚阿諛取容姪縱為風國家安危置而不問臣請粗陳其一二陛下幸察之需者播蕩之日天下軍士爭先赴義者其志在於建勳邀賞以圖榮富幸屬澄清入思蒙露澤群集闕下日造記錄所決斷所各上其功狀其始戶庭殆乎為市懸首鳴望侯恩命下其陳告書疎悉積為堆而主者不時決遣已而賞典所及非近侍寵臣則其參佐僚屬凡有功將士概遺敘錄則憤冤缺望雖既投狀者不復待報相率散歸鄉里竊歎時政枉濫怨有司不公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然人徒視訴者日減以為處內訟止無為所化何其惑也謀議之臣宜行賞頒封以慰士卒之心顧盛興不急之功役造營大內倍課郡縣賦入亂後兵農重困誅求乃至諸國則國司秉權使日代賤吏憑恃其勢豪奪貞應以後新建莊園在庭官人檢非違使健兒所等擅張威福而守護懷失職之歎如將軍家人之號澤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乃遭聖世一切罷之大名

高家降伍編氓怨謗豈少哉今如有武將其人望者雖門政因騰起兵則天下之士簞食而赴之猶水之就下矣足利尊氏新田義貞楠木正成赤松圓心名和長年等同功一體固無優劣然圓心一人觀前所補守護職俾賜其本領不知圓心何罪而陛下過之如此也古云賞當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則有咎者退當今之政不當賞罰失當將俾綸旨有翻覆之譏陛下之政如斯而此馬適至以臣觀之是殆胎禍階亂恐非祥瑞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聖化所覃何須此物設有不逞之徒乘朝綱之弛作亂登殿之下則此馬適足以為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裁玩物之志而施博濟之仁帝大不悅而罷藤房驟諫不納既還自京寺一夕藤房入侍從容語龍逢比干諫死伯夷叔齊餓死事以諷諭至曉而退即放還車徒徑入北山岩藏為僧帝聞大驚命父宣房索之宣房馳入召之藤房答以和歌云加修流傳美余耳阿利

古伊勢比 宣房乃親馳至岩藏則藤房既去不見題歌于壁須臾流夜顯遠字數余能比其詞阿良志夜耳波能隨耳耳古多倍年 冬十月五日能藤房官藤房時年三十九 山縣前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一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帝之舉事無一可觀矣其事嘗作就宴遊用婦言近議倭廢忠勳疎功臣莫非亡國之事也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傾蹙屢切諫非聽於是乎知其不可復為乃脫蹤軒輓而去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乎哉 青山延光曰正人在朝群奸畏伏其直聲剛氣有以折之也藤納言知無不言言雖不用猶足以奪奸人之氣一旦去國老奸巨猾乘微競起悲夫 勅高野山金剛三昧院領筑前粥田河內證良美作大原紀伊由良伊賀演武大和丹原和泉廣山備後神崎播磨桑原攝津小真

上伊勢大連等莊保如故尋以和泉甲斐治鄉賜僧徒充新禪料賞其功七日右大臣近衛經忠罷九日以前關白冬教爲右大臣十四日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北山莊使小笠原貞宗及長俊宣貞武田政義秋山光助鹽治高貞佐佐木時重土居通增島田仲高安居通村射笠懸初護良親王惡足利尊氏所爲與僧良忠謀必除之密下令徵諸國兵然以帝不許而止又多養挽強擊劔之士尊氏知其終不利已結帝寵姬阿野氏誣以謀反因上其召兵書告兵部卿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爲帝阿野氏自傍贊之帝獨不悅護良達詔然以其建勳最大也勉從其請及得尊氏奏赫然發怒二十二日夜託中殿和歌會召護良至則執拘於武者所明日遷常盤井殿命武士衛護錮其親臣南部工藤等數十人護良憤怨莫能自明因所識官人上書曰臣以罪累敢訴冤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爲君父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四十四

忘軀在廷臣子莫敢效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者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絕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儼有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蓋延古以鑒今焉涕隕心悵不終所欲言書入莫敢奏達者時天下始定政歸官家朝廷遣革國郡兵馬之制一還于古大抑排武人由是衆情憤怨私相語曰如是而不止我輩皆奴虜矣安得戴一將種執天下權尊氏牌望素著衆屬意焉尊氏固有大志矜貴自居寵擢驟至意望不厭期必得源賴朝之比常睨視時數圖以濟宿謀直義爲之計畫然外示忠款以媚朝廷帝不之悟也及陷護良姦計滋甚是月定諸國莊園鄉保地頭職以下貢額曰凡貢額不論本領新恩直就所

管田地據實註進其正稅以下各色雜物皆抽二十分一以進濟御倉但如貢金貢馬等並遵先例若其所註進田牧等減少有支證者收公其剩餘地凡參觀從國遠近已定其期宜守彼明文以進濟御倉解怠者過則三月進濟一倍猶難盡者以當年所務付之他人若稱無催促或隱匿其地而難盡年貢爲人告發則改易其職凡仕丁役每年十町役一日決斷所下牒國衙宣布諸國北條氏殘黨嘯起河內推佐佐目僧正顯實爲主據飯盛山勅楠木正成太田信連往伐之高野衆徒來援有殊功十一月十四日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二千六百四十六

畠顯家陷持崎城名越時如安達高景等出降二十八日行幸南禪寺晦還宮是月賞博多戰功各有差十二月四日斬工藤高景父子於四條河原十三日修五壇法于宮中斬賊徒平定地震津輕已平搜捕殘黨佐佐木泰綱獲賴孫二郎及六郎妻孥命南部師行拘兒子縱妻女因迫踪孫二郎等賊又掠七戶御牧馬命搜之十七日賞北畠顯家功叙從二位左大臣二條道平兼兵部卿二十七日飯盛城賊勢甚強勅小田西谷南部諸兵援攻之二階堂貞藤已舉用或告其有異圖二十八日俄收父子五人斬於六條河原晦飯盛城賊冒曉襲擊官軍官軍力戰賊兵猖獗傷小田時知所殺傷甚多官軍辟易賊則收兵入城是月賜播磨福井莊西保於吉川經清東保於經景賞其功以災異修治神泉苑以應時災苑承久以後蕪廢不修北條泰時聞而憂之遣人設周垣其後又廢至是修之



賴襄曰中興之政失乎曰不然論者皆謂之失矣所謂失者何哉將門尸政久矣而一旦收之代以朝紳如納鑿不相入失矣曰令楠正成名和長年等參直記錄所置關東兩番與州評定眾掌其方事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爲頭人道皇子鎮鎌倉以足利氏輔焉則不必專付縉紳也曰武人采邑蕃布七道者非一日而猝奪之速其怨憤失矣曰歸闕之翌月詔除賊黨外將士所有食田領職一皆襲故不須與來請則不必奪也曰有功將士群聚關下望賞者不輒予不能塞其欲失矣曰所謂有功孰若新田足利楠名和赤松等戰士卒之効力亦隸此數氏者居多歸闕之歲卽論賞割予土壤不恠一家各領三四州少者一二州於其部曲蓋足以推恩分祿而有餘則不可謂不塞其欲也總之當時之政槩皆得其宜合時勢極人情何謂失乎然則無所失乎曰政不失也而所以爲政者失矣所以爲政者何

也曰人主之心是已謂其意欲太廣好侈喜大乎曰否吾以爲其欲不廣所喜不大耳昔者漢高祖滅秦項百戰有天下猶躬被堅執銳荏弱彭越張敖之類至與匈奴戰見蕭何營宮室怒曰天下匈匈成敗未定何爲此等世謂天下既定矣而高祖則曰未也推其爲心非盡掃蕩天下可慮者不充其所欲也稱高祖曰大度謂其心之大如此爾今帝纔斃一狂童之高時則謂宇內無復足虞者是以遇足利尊氏之降則遽寵爵之以幸其可倚纔得歸闕卽晏然燕息以營宮室爲意以悅妃嬪爲務雖有記錄所蓋不數親臨而日居於內內勅所令與外廷指揮每爲狃習武人之邑往往爲內官私給積怨思亂固其宜也吾嘗觀藤原藤房之因龍馬進諫恠以藤房之有舊恩豈無可諫之地何必廷爭乎主過而沽己直乎豈非因出觀馬則不輒得而奏也公卿且然況將帥乎故天下之政無一所失而盡

爲文具虛言者由此其故也使帝之心常如元亨以前而不如建武以後則縱使政事少有所失而不至再取困蹙也唯夫其心不大其量易滿故當其未得則勤厲及其已得則懈怠待天下之群雄苟充其欲適其意以冀無事其少欲者安於此矣至其姦豪者溪壑之欲愈予愈不充非盡奪我業則不已彼之心乃大於我我何以能制彼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館林 岡谷繁 實修

後醍醐天皇八

建武二年乙亥春正月二日勅華人正徵華人二十人於丹波三日避方忌於常盤井殿七日足利直義在鎌倉簡仁木義長佐竹義篤等射手十人行弓場始十三日和歌管絃會於清涼殿足利尊氏亦與焉北條族越後左近將監上野四郎嘯聚殘黨起於長門府據佐加利山城少貳貞經遣族武藤賴宗等渡海擊之力戰七日拔數寨十九日命日御前官司出雲政高造日沈宮禱湯平朝廷得長門叛書命少貳賴尚往討之賴尚乃西下二十三日龍造寺善知宮野寂惠等發兵會賴尚軍是月勅定僧官相當大僧正准二位大納言僧正准二位中納言權僧正准三位參議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二

月二日號准三宮惟子內親王曰宣政門院四日左大臣兼皇太子傳兵部卿二條道平薨年四十九十六日內大臣吉田定房罷以右大臣鷹司冬教爲左大臣前內大臣洞院公賢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一條經通爲內大臣經通內經之子也北條英時之滅其族重時匿伊豫聞長門變起乃嘯聚黨與據立鳥子城河野通任據白龍城應之初朝廷以得能通綱土居通增頻有勳功通綱賜河野通信舊邑而繼宗任備後守通增任伊豫權守通綱因改河野氏於是河野通盛失祿其黨怨而叛朝廷聞變乃以通綱爲征討奉行與通增等協力擊之二十二日移敕祝安親等會軍二十八日始設造內裏行事所於外記廳是月又定決斷所條制曰凡文書宜糾明各地奸訴前後轉變等以作目錄部類定國奉行乃交付之凡訴答對審若散狀至陳難澀等其係正訴者宜留文書而本奉行處分之是非既決乃付國奉行但其篇目先爲國

別備藏目錄而註進事由凡牒狀需已經違行者宜以本領主所

領名字作副目錄交付之國奉行受此則以其勅裁有無施行旨意不問從前今後並宜註明之凡國奉行有故回避者則宜先送付目錄而後授他人凡承勅裁者既賜給旨未帶當所牒狀則宜稟事由於國奉行而記入目錄自今以後勅裁限三十日限過而無所命者不與牒狀必經奏聞仍無牒狀者仰國司守護停違行不得交付下地陸奥守北畠顯家命南部師行以橫溝彌五郎邑南川內與橫溝祐貞曰澀滯者有咎課諸國地頭家人復置內裏大番三月朔定其條制曰寺社一圓地從古所蠲免不復課賦惟近世所寄附則服勤仍舊本所所進止地並領家預所等所管地准地頭平均課之惟請所不必充課其數從田多寡遠國每三十町中國二十町近國十町各課一人地不足者宜辨課役於總領無總領者從郡催促懸命地自服勤之其他進之代官町別錢貨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四

及人夫若傳馬輒稱先例以累百姓甚無謂自今存撫民意宜爲領主役鐵直垂等武器尙儉素戒過度直垂用布不得用蜀錦吳綾金紗金襴紅紫之類太刀金銀裝並唐皮尻鞆不得用之值交遞期則奉行人役人等正員往參嚴令之又定陣中法曰幕必卷之不得垂下除衛府官及服仕官衙者外不得帶仗出入凡訴人記錄所決斷所已定其法國人不得濫入禁中畿內人則抵押小路邸有官職者及註名諸人抵記錄所決斷所其餘宜由法訴之近者警固不肅輒異裝出入宜嚴察禁之平民裹頭詭異著幘帽若笠或布服小袴蘭沓革鞵革駄履及商估禁入陣中諸國皆置國役所交遞番直五日右大臣洞院公賢兼皇太子傳下野亂足利直義命石川詮持等發兵伐之八日僧慧廣寂武藏比企郡人也入建長寺從僧祖元受戒修禪粗達文藻元應季年遊元天目山四年歸北條氏使住淨妙寺去年斯波時家創報國寺請以爲

住職勅證佛乘禪師十日陸奥守北畠顯家以大須賀二郎關所  
七戶與結城宗廣取宗廣族邑在七戶者與南部政長摩部鄉及  
未竹等邑與其兄師行及族人政長於是自甲斐破切井來居焉  
師行以女妻之以爲嗣十二日決斷所下牒伊豆禁三島社祝資  
親侵暴以社領北中村等交付神主盛親一如勅裁十五日以僧  
正弘真爲東寺長者高野僧徒聞之忿怒日預有澄行事賴秀年  
預賢有至京師連署抗疏檢校祐勝曰東寺長者我門徒秀傑之  
選也文觀何人資緣請謁濫汚此職可謂密家之陵夷矣請速革  
之更降勅裁若彼黨雖鎖至我山中則嚴加糾明若有犯者則逐  
其人毀其房又爲彼說者盡處之罪以一視聽朝家猶固執則闕  
山爲一以死拒之令莊家勿受其命及帝南狩北朝罷弘真以道  
意代之僧徒上表謝恩十七日置諸門警固奉行分督國郡又定  
傳奏及記錄所寄人番直傳奏二十人分四番寄人二十一人分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六

五番權右中辨洞院實夏左中辨土御門宣明右中辨正經吉田  
光守甘露寺藤長爲番首並分日上直兩衙無曠日而每月評定  
七日庭中越訴對決各七日諸員總會決事申命島津貞久爲大  
隅守護職北條氏之伏誅也帝因就其若宮街舊址建圓頓寶戒  
寺以濟度焉北條退臣及鎌倉男女隨集祭之二十八日足利尊  
氏寄付金目卿半曰高時天命已盡秋刑忽臻今上仁慈建寺慰  
靈爰尊氏奉武將之鳳詔誅逆徒之梟惡征伐得時雄勇遂功乃  
割金目卿寄寶戒寺今上久施殷周之化愚臣且同伊呂之功是  
月結城親朝侵暴石川莊燒河邊八幡祠祠源賴義所創也明年  
石川光念付伊具俊家邑以吏造之薩摩谷山郡司覺信族大兵  
強備強薩南山田宗久邑介在其間久與爭租北條英時之爲探  
題也調停令各納半以和覺信不肯從英時遂破前令悉予覺信  
及勤王師起宗久數樹功以希復邑候復之後決斷所審理乃以

探題判決爲失當其冬取兩造和狀令覺信還邑而所押留五年  
租直就京償清覺信依違猶不肯與稍緩數月決斷所督過曰必  
還之邑其所押留租限去年九月勘濟焉覺信代教信苦之然恐  
坐違勅乃以奉行人中原明成等三人證判受命竟解地頭所務  
以致宗久猶未償押留租也宗久訴決斷所復下牒督促會覺信  
死子隆信嗣立是月宗久重訴決斷所請下牒糾之未決而亂起  
宗久乃變節附足利氏赤橋重時黨據赤瀧城夏四月二日三島  
社祝安親發兵擊楠窪鉢野土寇却之七日進攻赤瀧城賊徒拒  
戰傷安親足利尊氏長子千壽王叙從五位下二十六日以三位  
局阿野廉子準三宮廉子通昭招外權每有陳請有司奔走奉  
之中外望之喻于正匹由是賞刑紊亂群下憤疾二十八日伊豫  
官軍復攻赤瀧城賊徒力拒踰月五月十二日陸奥守北畠顯家  
以大須賀二郎邑在岩城郡者與結城宗廣宗廣乃以依上保及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八

石河莊三鄉讓子親朝顯家又賞伊賀盛光功與其姑邑矢河子  
朝廷欲賞梓築社奉神劍功往者名和義高以勳功賜肥後八代  
等諸莊於是義高奏請付其高田鄉志紀河內帝嘉納二十六日  
下勅賜之梓築社伊賀黑田莊從古爲東大寺臨時神事料所因  
建黃龍寺久之寺僧偃蹇數抗東大寺東大寺數嚴督既而伊賀  
諸莊亦不用命是月寺僧莊民相謀拒捍東大寺使者而毆辱之  
使者逃歸東大寺怒訴曰請捕僧團信慈觀莊民金王盛任等處  
罪少貳賴尙伐長門賊平之赤橋重時黨聞其敗衆心離散重時  
自殺立島帽子城陷六月三日官軍拔赤瀧城毀其壘賊徒連敗  
河野通任棄白瀧城走先是河野通盛自六波羅收逃歸匿在山  
林通任與野本貞政俱往歸亦無所容身通盛遂走鎌倉及尊氏  
叛兄通時族通貞等並應之叔父通里與得能土居等屬官軍陸  
奥守北畠顯家以武石胤顯相馬重胤爲伊具亘理宇多行方等

檢斷職十五日始開造內裏行事所靈祿竟月上野介新田義貞奏請寄付中村於長樂寺十九日傳國宜於目代太宰權帥二條師基等率兵至持明院殿遷上皇於京極殿物議怪愕承久之亂西園寺公宗七世祖公經與北條義時爲內應義時深德之戒子孫勿忘以故家世與鎌倉相爲唇齒國門貴顯權勢薰耀舉朝無比后妃多出其家自高時伏誅勢頓衰公宗怏怏不樂常思復北條氏北條泰家將艦潛行至京師殺公宗第公宗祿發之舊髮更名時興稱刑部少輔日夜共圖作亂家臣三善文衡爲公宗政所執事從容曰欲知國之興亡莫如察政之善惡欲知政之善惡莫如觀賢臣之用捨今立朝持風節者獨有萬里小路藤房耳以諫不行引身遁去時事可知矣公何不速招舊舊以復鎌倉公宗然之乃與族橋本俊季日野氏光等協謀使時興舉京畿兵高時子時行舉關東兵名越時兼舉北陸兵公宗將待帝遊幸行弒逆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六十

浴室於北山莊設機如阱牀下列植鋒及計置已定事秘不漏弟權中納言公重聞知密上變二十二日遷中院良定結城親光率兵圍北山莊捕公宗及文衡俊季覺而逸公宗泣曰我家累世寵渥辱託葭莩有何所歆望而謀逆哉顧煩疾我家者所掛耳又捕日野資名父子楠木正成高師直等分兵搜捕其黨捕數人京師騷然時興逃脫不知所之乃拘公宗於良定第命親光詢文衡拷掠三日遂服罪二十五日命慈道法親王修五壇法禱鎮靜二十六日藏人右少辨範國下宣旨曰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左近衛中將藤原俊季左衛門佐藤原氏光文衡法師散位中原清景等奉太上天皇旨謀危國家宜仰明法博士等令勘申所當罪名資名法師知子氏光陰謀與逆不告官司亦如之乃罷公宗官秋七月七日賜陸奥宇多莊於結城宗廣賞勳功十一日賜僧疎石以圓覺寺舍利殿爲開山塔頭諡訪盛高之掣北條時行逃也乃奔

信濃諏訪郡健御名方富命故封因崇祀之有上社下社金刺姓世爲祝管全郡及附近邑稱諏訪氏山背佐久郡滋野姓居焉皆險僻之地盤據甚久族大兵勁嫻練騎射木曾義仲所資以起也鎌倉初諏訪大祝盛澄以善射著盛澄伯父貞方其後世爲大祝繼宗稱神氏十世孫曰賴重已老讓家子時繼盛高往託之賴重時繼與滋野族俱推時行爲將嘯聚其餘孽旬日得五萬人起亂名越時兼以兵六千反於北國應時行小笠原貞宗馳使上變朝廷議曰賊必由木曾而來乃遣兵備尾張路時行以信濃兵東赴鎌倉足利直義聞警乃遣澁川義季岩松經家伐之時行軍已至武藏邀戰於女影原其鋒銳甚義季經家全軍覆沒直義遣小山秀朝援之戰於府中收死諸國競起應賊二十二日直義自將伐時行戰於井出澤收績二十三日曉直義與細川顯氏等奉成良親王倉皇西奔初直義甚憎護良親王幽之藥師堂谷東光寺塗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六十二

土爲官曰牢御所稍防甚嚴惟新按察典侍持明院氏侍焉比至山內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牢中護其方焚燭誦經顧而蹶起曰汝欲殺我邪前奪其刀義博乃斫其膝露之跨胸刺吮護其縮頭嚙其鋒鋒折拔貳刀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持明院氏與理致光院僧收屍火之削髮爲尼齋骨歸天下聞而寃之後十二年東光寺僧友桂爲建塔焉  
三宅緝明日不知而爲之謂之愚知而爲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尙矣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如子而況護其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如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卒受厥紿執兄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于此豈非有醜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中井積德曰余深惜護良之不令終也世俗稱護良無罪被讒冤死非其郵也肝惡得無罪夫護良雖功大臣也子也乃以私怨尋干戈欲擅戮天子寵臣護良其罪也雖曰不無君與父吾不信也但帝也不治之以其罪而誣之以非其罪宜乎其謂之無罪也然毀之所由入也護良啓之門

賴襄曰世稱護良親王察足利尊氏之姦雄欲先誅之而後醒翻不聽反聽尊氏之讒因護良付之足利氏致斃於其手中興之不終決於此而致乘輿再板蕩天下鼎沸五十年者皆尊氏之爲也襄以爲不然曰當是時天下之桀黠若尊氏者豈爲少戕殺一尊氏則一尊氏生矣且尊氏肆斬親王之僕隸戕不法云爾其反跡固未著也其有異志未可必也使帝聽護良執而誅之以何辭徇天下天下必曰朝廷忌武臣有望者因事誅勳之耳雖若新田義貞輩人人自危變其忠志爲自固之計則是

又殺一尊氏而生數尊氏也中興之業不待他日而墜矣故護良之說非也帝之不聽是也曰帝之不聽護良而殺尊氏則然矣其聽尊氏而殺護良如何曰非聽尊氏而殺也帝固欲殺之不待尊氏也何以言之帝初愛護良至欲爲儲貳已而三位姬得寵生恒良義良成良欲立恒良爲太子久矣護良雖削髮爲僧而替帝謀畫及帝從隱岐蓄髮將兵樹功最大是姬之所最忌忌其害太子也姬從帝於艱難猶唐皇后之於中宗哀誓固寵所言皆聽蓋浸潤之體日夜先入護良之下令新田氏權用詔體是承制也而可謂曰是有自立之志猶唐肅宗靈武之事也帝始歸闕護良未入朝而兵歸焉如雲帝遣使詰其欲何爲促使歸僧服帝何以爲此無情之言乎可以見其已猜嫌之矣護良不察而望爲元帥帝益猜之而勉從之欲殺之之機已成矣護良復不察而請誅尊氏姬知有此大隙而幸之故尊氏使

告其叛也而帝欲殺之之機決矣尊氏雖侮朝廷非有所恃烏能駕虛言誣大事以構天子之父子哉是以護良獄中上書而莫敢奏達者當時中外知帝意在殺之也夫監護良豈無他人而付之其深仇非其意殺之而何哉初護良已爲大將軍宜遣鎮關東而不遣也遣成良以上野大守鎮鎌倉遣義良鎮陸奥而恒良爲皇太子及護良得罪陞成良爲大將軍兄爲國儲二弟典兵權可見帝最愛此三子至此成其志矣成其志乃成姬之志也乃成尊氏之志也尊氏初志或未至此視帝之所爲顛倒每事便於我超然自喜遂觀非望耳猶唐玄宗自殺二子愛楊姬而寵安祿山自取播遷之禍尊氏門地非奚胡之比也而論其才則姦而不雉者帝養之而成其爲姦雄也不然以帝之英毅不世出苟執其初心無所惑終則雖有百尊氏何能爲而何必殺之

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假令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有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忘其威名賂寵姬誑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邪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震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邪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厚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爲所魚肉何邪山縣頑曰尊氏姦雄使其得志則必難制不無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患也護良親王欲及其勢微而圖之亦不爲無所見也然當是時尊氏有功而惡未顯討之師無名且當興復之



初而選戮功臣人人懷危懼衆心或離故不若待時而動也且欲天下安靖禍亂不起則莫如治其本也根本深固則未自不搖天下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主君躬人君常戰兢自省修德任賢遠讒酬功節用而愛民柔遠而能邇政修民懷則尊民何由得其虎狼之心哉縱令其圖不軌亦易制焉耳親王爲天下深慮則宜說帝而先治其本以固興復之業矣則雖有尊氏未必致大害也不然則尊氏雖滅豈更無尊氏哉親王輕圖事因爲多雄所陷罹奇禍以死悲哉雖然親王自初起兵焦心苦身顛覆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其功實爲多矣而帝信讒邪廢大功而棄懿親使其含冤以死其不明如此欲天下弗復亂得乎

二十四日時行軍奄至佐竹義滿邀戰於武藏鶴見小野崎通春等奮關不勝義滿弟義直通春弟通樂等皆死明日時行入鎌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六十八

鎌倉將士迎奉之北條遺族削髮免罪者皆出仕焉興福寺僧徒構隙攻東南西南諸院諸院馳使京師請遣兵護寺且制暴徒數反不報僧徒遂攻諸院去諸院憤悲僉議逃匿山林誓曰彼弄同好我不復與維摩會矣若朝廷不罪暴徒不修寺院則死不還也直義之奉成良親王走也豪傑競起應北條氏要擊諸路直義苦戰駿遠多工藤族狩野舟越原橋爪久野入江岡部與津天野蒲原野邊吉香相良諸氏盤踞綿亘直義遣使結納入江氏進及手越驛敵關截安倍川直義兵少從士殊死而戰不勝窘甚細川定禪勸自殺淵邊義博曰臣先試死耳姑待之單騎衝敵而死名兒屋三郎亦死直義將引決今川範國曰此非死所矣且退聚兵而可也執銜反馬首從士策之馬逸而東範國止而血戰夜還與津營入江春倫得直義便聚族人議皆曰北條氏必復興矣宜擊直義應之春倫曰天下成敗非我所得知也入江莊元德宗領朝

廷特賜以得養我家人吾惟知爲恩致死而已矣乃以百騎來援二十六日直義因得彼賊而越宇津谷定禪顯氏昆弟也父賴貞在相模村山療病溫泉而遭亂顯氏得走遣使報無異賴貞見使者曰吾在敵中不得一戰酬恩可慙也寧死使兒曹不顧念挫氣耳引刃自殺朝廷得信濃變報二十八日命東大寺等勝伏諷訪賴重等直義逃至三河駐軍矢矧馳甲息兵馳使奏狀大江時古奉成良親王俱還京師八月朔命尊澄澄道兩法親王修法禁中勝伏信濃賊二日殺西園寺公宗先是公宗獻成公卿議罪奏謂擬流託名和長年安置出雲至是選誅之公宗時年二十七前大納言北畠親房論之曰西園寺氏阿附北條氏七世其共滅宜矣雖然弘仁以來停朝臣死刑公宗託戚里親官亞三台宜從寬宥主者誤旨處之死云日野氏光坐爲公宗草院宣賜死斬三善文衡於六條河原公宗善琨匿方其謀逆宿禰北野社適奏玉樹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

木工頭上杉孝重聞之曰公宗必有禍矣玉樹亡國之音昔者掃部頭貞敏如唐受之於廉捷夫及歸略其衰殺聲今奏之神明何其殺聲之多邪至是果遭禍時公宗妻有身數月免匿于仁和寺側敕中院良定就所居索之侍女春日局出見使者詭對曰夫人憂思終至破胎兒生而不育因誓以和歌利瑪於久都多能機曳之流計傳加奈帝憫其言寢而不問兒後長名實俊足利尊氏得直義報以奏曰直義兵寡弱今退在路乞濟師臣請往討賊朝廷未許是日率兵擅發以今川賴基爲海道大將與上野賴勝仁木義照佐佐木高氏等先發赤松則村失播摩守護快快懷缺望尊氏謂曰此行大事願得卿子一人與俱往則村乃使子貞範從之武人失職者一時奮起景從北條時行既克復鎌倉遣名越式部大輔追躡直義六日尊氏會直義於矢矧驛明日名越兵越佐夜中山而至橋本構寨八日尊氏前軍進擊之安保丹後守濟湖搏

戰賊敗走尊氏以其兄爲賊魁也卽作券書與丹後守令襲父道  
潭邑衆見之益思奮京師以賊破益熾更修五壇法三七日九日  
遙授足利尊氏征東將軍尊氏之東請補征夷大將軍諸國總追  
捕使朝議不許而有是命尊氏不憚陸奧擾亂富澤城主結城盛  
廣據長倉城舉兵叛遙應北條時行遠邇鼓和陸奧守北畠顯家  
發兵伐之收盛廣邑託結城宗廣又命南部政長等伐所在賊橋  
本賊軍退屯佐夜中山今川賴基乘勝進擊斬名越式部大輔餘  
衆却走又擊之於高橋噉破之伊東祐持戰於清見關力盡納降  
十三日伊達行朝與族爲顯伐白河賊於長倉破之十四日以小  
笠原貞宗爲信濃守護十五日伊達行朝又破賊官軍進至伊豆  
府十六日常陸人德宿幹宗等率兵來屬賊屯湯本阻箱根險十  
七日上野賴勝仁木義照等戰於蘆河今川賴基銳進擊湯本寨  
陷敵中略嶮甚跌墜曉匪其騎二條家所賜之駿曰松風躍而逸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二

脚皮盡脫賊不能支退阻相模河而陣十八日官軍至河河水通  
漲賊築橋在前岸佐佐木高氏望見曰踐河先登此我家世之任  
也與弟時滿輒馬亂上流賊擠箭繁射中新屋三郎賴高氏揮刀  
斬二人大呼先登賴基與赤松貞範等自中流濟賊拒擊甚力賴  
基被箭如蜚與族三郎河端某皆斃水中高師泰等自下流濟德  
宿幹宗失旗手官軍咸濟賊散走殺片瀨阻水守賴基身悍軀疾  
每先軍進終冒險而死弟範國在中軍及濟覓屍水中而葬十九  
日官軍進戰於片瀨川鳥栖幹安基名盛員等死之賊又敗走官  
軍入鎌倉諏訪賴重及時繼安保某等乃使時行先逃與殘兵四  
十餘人自殺大御堂竝皆勞面使不可辨官軍入鎌倉檢視死屍  
以爲時行亦死也時行方幼且其將士大佛名越等子弟亦皆嘗  
潛匿爲僧不習兵事故自兵起僅二旬而敗矣當時謂之二十日  
前代或中前代云京師未知之二十日下綸旨西國徵兵自衛尊

氏已克復鎌倉乃居二階堂別堂初賴朝之始據鎌倉也付相模  
桑原鄉於鶴岡祠勤修長日誦經後沿爲例廊隅設壇曰座不冷  
尊氏付武藏佐佐目鄉復行座不冷禱賴重父子已誅滅乃以其  
族藤澤政賴爲諏訪大祝搜捕殘黨時繼子賴繼甫七歲匿於內  
原山窟穴中政賴狩內原索之不得家臣數輩盡伏夜出求米鹽  
充飢北條氏亡後其族黨規圖恢復隨起隨敗時行能復鎌倉亦  
不久而敗陸奧人小平某等應賊據木幡山谷陸奧守北畠顯家  
命武石胤顯發海道兵伐之二十八日胤顯移檄伊賀諸氏刻明  
日會擊賊晦名越時兼略北陸道帥兵三萬至大聖寺越前人爪  
生保加賀人敷地上木山岸氏等擊破之時兼自殺餘黨悉平於  
是人皆知其不復興因革面而降尊氏盡釋其罪定功行賞從軍  
將士莫不悅服推戴之隱隱如舊將軍是日遙授足利尊氏從二  
位在京諸人爭遣使賀克捷前大納言北畠親房論之曰尊氏歸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四

順固其分耳朝廷寵祿甚過遂養成其代賴朝之心官至參議位  
至二位賜之三國加之郡莊夫尊氏雖謂將族分爲陪隸無殊功  
而有盛賞誰不怪疑乎朝廷乘運蹙高時是天也非人也於是武  
人立功以償罪得保其家爲恩已大矣竊天功至門族居高官聽  
昇殿當時朝臣或曰吾以謂朝家復政乃反爲武人之世乎夫爲  
政以仁行之以斷神聖之訓也何曰斷曰任用選人曰領土公平  
曰信賞必罰違之爲亂政古者官位不以賞功是以有勳等官則  
有其主掌非才不任是謂之名器不假人天慶賞藤原秀鄉平貞  
盛康平賞源賴義不過一任四五年職也猶爲達古矣保元濫賞  
以漸致平清盛驕橫於是賴朝特起伐之以齊朝家積年之憤可  
美眞手鎌足以來無比其功勳焉然及朝觀授大納言大將固辭  
再三而後受之其子乃陞大臣不旋踵亡北條義時位不過四位  
官止左京權大夫泰時繼之克誠子孫故至亡不敢登高官凡舉

人以德德同選才均取功德義消侯公平恪勤謂之四善選人之道也格曰朝爲廝養夕至公卿蓋古者任用不限家寬弘以來始選譜第防其濫也歷任七國合格考之公文而後任參議夫譜第之選不爲無憾猶勝濫受今選以一旦之功舉武家陪隸而授高官不啻亂朝典亦將禍及身若夫領土古有功田大功世之次及子孫下止身而已治天下不專有國郡無不輸地國有守郡有領治民於國命下如運諸掌院官供奉百官食祿盡出其中官田職田總下官符惟食正稅耳國則國司所制也中世濫與莊園始有不輸地後三條帝置記錄所以停其弊至白河鳥羽朝新莊滋多國司所知不及百一文治初國置守護莊園鄉保置地頭而古制悉廢矣今天下一統宜矯正以復古乃慮其甚過宜酌量行之奈之何本所之地亦混功賞累葉之家殆爲空名是皆誇功之徒勢迫天子而皇威之致輕也於是乎朝廷欲收豪傑之心其無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六

而有力者稱本領賜之則稱近境請之或稱關所授之國郡附屬之地諸家相傳之邑亦給與之欲治益亂欲安益危季世之政可悲夫生王土而效忠於國是人臣之道也何言功勞褒賞而勵後是人君之政也安得競爭況無殊功而懷非分望自踐厲階乎中古猶戒豪強豪強則驕因危身覆家不可不戒也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國武士隸屬源平二氏蓋二氏之衛皇宮必賜官旨而徵其兵迨至是時稍有應私募者因有此令今日之亂始啓其端矣當時從軍者致功死節輒誇稱曰賜日本國曰給日本之半猶不足矣此雖誣謬大誤心術夫履霜堅冰至亂臣賊子之出其始未嘗不由言不慎也世之澆濁日月非失光也草木非改色也惟人心之移謂之末世君人者以有限之地待無限之人宜體認知其分然而致世有此言叛亂之胎也賴朝之伐藤原泰衡也畠山重忠功最大及行賞請陸奥最小郡又熊谷直實以功受邑其勞

稱曰日本第一之勇嘗觀之朝朝臣稱贊曰所褒甚大而所與甚小重名輕利一如此乎未知稱贊者能知其意乎哉東國古風已凌夷而盡公家舊制殆衰替無餘世之衰可勝嘆哉天下一統京師繁盛僅間一年而尊氏叛九月朔陸奥守北畠顯家與書南部政長褒其戰狀陸奥尋平顯家收結城盛廣白河莊數邑與結城宗廣親朝以下各與關所地賞功有差奏請太政官符定授其地十三日和歌會二十四日足利尊氏收粟飯氏邑上總梅佐古付篠村八幡社二十七日命三浦高繼襲父時繼本領相模大介職并三浦十鄉及上總天羽郡二鄉攝津都賀莊豐後高田莊信濃村井鄉陸奥五戶會津河沼郡蟻塚上野新田以信濃住吉莊及武田政高市河某邑與小笠原貞宗其他以常陸信濃關所賞功有差朝廷既誅規矩高政等收其邑賜功臣以肥後大浦皆代地頭賜菊池武重尋又賜託摩宗直因相諍訟晦決斷所下牒大友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八

千代松丸定授宗直千代松貞宗嫡子後名氏泰大隅大福院鹿屋申真橫川四院小原別府西保股引曾小川等預所職田並爲下大隅寄郡島津貞久爲預所職輪租中官職於是請領職如故許之十月七日下午太政官符於太宰府曰輪租不怠不復失祿常陸國遣使處分眞壁郡正稅及關所地郡人抗命十三日命長岡氏鎮制之二十一日命東寺長者法務弘真修御影供以禱泰平七日畢翌日行百座仁王會以結願二十六日陸奥守北畠顯家以結城親朝爲白河高野岩瀬安積郡等檢斷職時新田足利族望相敵俱爲中興勳臣尊氏每害其功意深忌之至是盤據關東入國之地精兵數萬勢將強大自謂乘此時除義貞則其勢足以制持朝廷而天下事可運於掌夙志可成矣乃奪新田氏地邑在東國者悉分配部下帝素憚尊氏驕橫而畏其強義貞勸勉之早絕禍根帝猶豫不決及尊氏東大塔宮舊臣知其有叛心與義

貞等協謀數言於帝曰不卑除尊氏禍將不測帝下公卿議皆諫曰尊氏功大其罪未著不可遽加顯誅也事遂寢乃遣藏人頭左近衛中將中院具光召尊氏密命義貞曰尊氏西上必要諸路擊之聞十月七日命慈道法親王修大猷盛光法於禁中十五日行幸神護寺進頂十六日行幸高雄十七日行幸大覺寺九州探題之滅也少貳族田中賴景從父吉田宗智有功因賜肥後堅志田鄉半賞之鄉國甲佐社阿蘇大官司惟直拒而不與決斷所下牒和解賴景功遂不見收既而規矩氏叛兄吉田賴村黨之因失吉田宗邑賴景獨屬官軍及長門叛又有功於是賴景至京庭中抗訴曰願經執奏復堅志田乃不得所請吉田我家所壘也復之以爲三女功賞中院具光之使東也尊氏黨與私馳使告其陰謀具光至鎌倉宣勞曰東方底平甚嘉爾功若其軍賞則將以綸旨施行且促其班師尊氏沈疑以謀直義直義曰高時之滅賴我武略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七十九

公家姻族數與義貞等圖害公今幸免而至此天也何再赴虎口乎駐處關東耳尊氏然之遂決叛謀據累世將軍舊址造營府第爲永居計諸將皆起邸宅明義貞請征討命將要擊我亟命上杉憲房爲上野守護往據之以奪其根據乃使族斯波家長爲陸奥管領遣之斯波郡以募其私黨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二日直義密移書諸道將士招之以誅右衛門佐義貞爲名少貳賴尙以下九州中國豪傑多得其書直義又復佐竹貞義常陸守護義爲上總介少好禪學年十九薙髮曰道源中先代之亂遣子義爲援鎌倉直義以常陸密邇敵境而貞義方失職怨望乃命復其守護職令募黨防閑疆場貞義即馳使招陸奥伊賀盛光等來援時貞義子義爲義春師義皆從尊氏在鎌倉於是尊氏遣細川和氏於京師請討義貞其書曰櫛當東藩之爲逆臣尊氏以身爲倡首奮臂一戰決勝瞬息義貞舉事於不得已及聞臣定京畿乃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

討賊爲名三職不克繼爲守計臣長男義詮起下野遠邇爭歸義貞懇之以得克賊遂攘其功敢要重賞是國之福也今臣勞苦於外而內有讒譖之臣是非趙高專奏章邯降楚之謂乎願得明詔以誅義貞義貞時宿衛京師聞之亦收足利氏邑在其管内者上書曰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木正成等豪傑並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豈不肯降也功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詭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聞京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二十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三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功其罪二也彼在輩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卿親王而彼輒掠其號其罪四也矯稱管領務張威福其罪五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譖構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一

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慳其罪七矣直義乘亂遂傳及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鑒之速下明詔以誅伐尊氏兄弟書奏下公卿議之皆未有所言參議坊門清忠進曰臣視義貞所言尊氏入逆皆當其罪且殺親王事若實則尊氏罪不容誅宜待關東之信至就狀決其罪也會護良侍女歸自鎌倉上狀南海西海諸國亦進尊氏反書數十通中院具光自鎌倉至復命曰尊氏不奉勅帝大怒下詔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爲上將軍以右衛門佐新田義貞爲副將軍率諸國兵討足利尊氏十二日遙授陸奥守北畠顯家鎮守府將軍於是群國樹黨分類親信舊故反目相見其存志朝廷者委關左而西上通意尊氏者辭關下而東赴來往綴紛道路如織初尊氏忌護良勇武謀除之因依附寵姬阿野廉子進以奇譏廉子持訴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二



終竄護良濟尊氏之反者、廉子之所爲也、

安藤守約曰、高時已平、天下拭目、以視新治、宜開初鴻業、圖明徽猷也、奈何龍准后、實尊氏賄賂公行、刑賞失措、尊氏兄弟、爲封豕長蛇、垂涎、頤遂弑皇子、以反、於是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是皆准后有以啓之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此之謂也、

十八日夜、禁中戒嚴、十九日、上將軍尊良親王、副將軍新田義貞、兵部少輔脇屋義助、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修理大夫千葉貞胤、肥後守菊地武重、左近衛少監大友貞載、出雲守護鹽冶高貞、加持時秀、厚東氏等六萬七千餘騎、由東海道、大智院宮、彈正尹鼎、王左衛門督洞院實世、修理亮江田行義、左京大夫大館氏明、鑾庭石谷猿子、落合仁科伊木津志、中村村上、賴綱、高梨氏等五千餘騎、由東山道、信濃國司堀川光繼、發二千餘騎會之、詔義良親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四

王鎮守府將軍北畠顯家、發陸奥出羽兵、並與大軍會、

賴襄曰、國朝用郡縣之制、雖宗室親王、不任藩維、如三大守、則爲國司、又遙領之而已、其奉邑概散在數所、少擅全國者、擅全國者乃藤原氏、如美濃公越前公、全收其租賦、而族黨之邑、殆跨天下、及平源代起、蓋襲藤原之故、而加以兵馬之權、所以朝廷不能控御之也、後醍醐蓋觀其弊矣、故中興之初、乃分諸皇子、出鎮邊要、其後征東、征西、皆以皇子爲將軍、建藩置屬、經略天下、其勢猶漢末四建宗室、非此莫能濟時艱、其所處置、可謂合事宜矣、其諸皇子皆肖父皇、不少英毅材勇之人、躬擐甲冑、蹈險致死、非復前朝纨绔之習、雖然就其中論之、不無優劣、護良親王其最可任者、使之鎮鎌倉、帝可以高枕無東顧憂矣、而遇讒而死、成良義良口猶乳臭、各爲藩帥、非有實効、況成良既爲足利氏所挾、纔得未死耳、是以遺尊良、鼎王二人、年齒差長、

可以有爲矣、雖然非護良比也、帝亦知之、故以新田義貞兄弟爲副、而令義良與其副源顯家、以奧兵會焉、使賊腹背受敵、其計可謂周密矣、而有不可者焉、夫義良係所素置藩鎮、猶之可也、至尊良、鼎王、則適足以掣義貞兄弟之肘耳、夫建藩與遣將、不同、建藩鎮撫於無事、遣將征勦於有事、有事者速定其亂而已、故遣一猛將、將數萬精兵、專其委任、無所牽制、得以盡其謀、與賊雖猶賊臣、據其巢窟、及其勢未成、不難於覆而取之也、今以元帥屬親王、而義貞爲之所壓、其威令既不伸矣、及戰其先潰敗者、親王之卒也、而義助爲之所壞、以此當關東一心、

援京師、朝廷得其力、則建藩之効也、

義貞常掄精強七千爲中堅、而栗生顯友、篠塚伊賀守、畑時能、豆忠景、由良具滋、長濱顯寬等十六騎、最曉悍、善戰、繫同其徽號、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六

退與俱、義貞陞辭之日、具軍容入器甲、辭盛舊制、大將軍出征、行中儀節、授節刀、驛鈴、而治承中、平維盛東征、不授節刀、廷議以其師出不利也、更備禮遣之、義貞亦依平正盛討源義親故事、遣船田義昌于高倉、國尊氏第三賊放二鎗矢、斫門柱、而後行、尊良軍過三條河原、適有暴風、吹旗上貼金日月、墜地、皆失色、是日、左大臣鷹司冬敏、罷以前右大臣近衛經忠爲左大臣、二十一日、戒嚴、猶行豐明節會、謂之警固、中節會、僧宗源寂、筑前人住東福南禪兩寺、後宇多帝數召見、問法、尊良親王、御大聖寺、請爲開山、後歸住東福寺、終不起、二十二日、彈正尹鼎王、軍發京師、命尊澄慈道二法親王、遷修五壇法於禁中、禱戰勝、以竟年、本院落髮、受戒、法勝寺慧鏡、號遍行、法皇改號曰行覺、居萩原殿、稱萩原法皇、勅宇治惟時父子、及肥前人松浦道賀、豐後人志賀忠能、薩摩人針原久兼等在京將士、率兵會擊鎌倉、宇治族上高惟賴等率兵



而東初尊氏之建命遣還中院具光出直義本謀心不自安謂諸將曰我官位顯達得伸宿憤雖由微功豈非君恩恩可背乎今之所以觸宸怒曰狀親王也曰徵兵也二者非尊氏所爲詳訴其寃猶得濟威印不被許有削髮遁世而已諸君好自爲計尊氏終不能西向關弓矣作色而入諸將易貽居二日有來告曰義貞至參河矣上杉憲房其子憲顯細川和氏其族賴春佐佐木高氏等並謂直義曰方今天下庶政初歸王室公卿擅權有功將士視之奴僕是以所在武人日夜襲首仄耳望有起事者將軍天下望胃威名素著一日起而指撝誰不景從況今時勢出不得已是天殆啓將軍也然將軍不肯者只是以有君臣一時之分耳非敢甘就禽滅也如其少遲延恐失兵機願早思其計直義從之乃使諸將先發尊氏言拒王師非己意盡託政務於直義屏居藤澤淨光明寺惟細川賴春以下近昵數輩從耳足利前軍至矢矧與官軍隔水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八

陣二十五日攝津人高橋茂宗等率兵會之與官軍戰是日勅東寺祈賊徒平定二十六日細川定禪據讚岐驚田莊叛託問香西兩族首應之高松城主船木賴重聞變聚兵屋島定禪襲擊破之國人悉屬定禪四國騷然備前人飽浦信亂田井信高等與定禪通謀入備中據福山城備中目代討之不克小坂河村陶山諸氏悉應賊三備騷然足日相馬胤平兄弟與斯波家長戰于高野郡明日又戰于行方郡胤平族光胤武石某及其族等叛降賊新田義貞軍矢矧西岸挑戰賊不敢進二十七日義貞遣長濱顯寬視河還報曰河有三渡然前岸峭絕敵若撻鋌下射則危不如誘之擊其濟必勝矣義貞從之出射手誘賊賊競進官軍擊却之仁木細川繼濟義貞命栗生顯友篠塚伊賀守擁大盾前驅令曰賊進勿輕擊退勿妄退整隊聯轡以退奔衝來薄者斬乃進賊不能馳突前驅皆斃賊大沮義貞義助帥生兵徐進賊濟河而退至夜賊

又退陣驚坂會義貞後軍宇都宮公綱熱田大宮司尾張昌能以兵三千餘至聞戰罷乃進攻驚坂賊又走是日詔削足利尊氏直義官爵越中守護普門利清及井口野尻長波多野族應直義徵聚黨能登國司近衛中將中院定清據石動山北陸騷然備前目代淨智與和田範長其子兒島高德謀糾合國人於吉備津宮伐賊會備中守護陶山高直就國二十八日與俱攻福山城高直破正門入淨智戰於後門有國人應賊者官軍遂收退保三石城彈正尹貼王軍自尾張黑田向東山道信濃國主堀川光繼發兵會之陷大井城普門利清等攻中院定清於石動山定清拒戰不勝自殺賊燒寺南指國而進山徒告急京師十二月五日安藝守護武田信武應直義徵募黨國中政熊谷進覺於矢野逸見有朝吉川經盛首應之吉川實經尙幼進代景成與族親家師平等會運覺拒戰數日實經親家旗手皆斃新田義貞進入駿河賊拒今見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

村不勝而走會直義率軍至勢復振阻手越河陣是日義貞至河望見賊兵曰賊勢甚盛此必生兵也然敗卒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乃縱弟義助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等兵六千擊之血戰終日殺傷無算戰而連夜夜遣藏騎循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撥走諸營遂大潰佐佐木高氏身被數創弟貞滿戰歿從者殆盡乃詐來降及散兵稍集自拔走鎌倉義貞連戰累捷降賊前後數萬人進軍伊豆府待山道軍聲勢大振直義等收還將見尊氏至則第門皆閉矣衆亂賊之須賀公能出曰將軍聞矢矧敗報欲削髮我曹百方止之切誓而未別也將士大沮上杉重能與直義謀誘作下諸道論旨文云參議足利尊氏左馬頭足利直義肆於武威輕蔑朝廷妄命六師遽出往征反臣尊氏兄弟雖投身桑門遜蹤山林所在窮討嚴加捉擄以正朝憲勿令遁逃連寫數十通直義持至視尊氏曰是手越之戰所獲上意如此公縱遁於桑門恐不

得免願思門戶之計尊氏熟視大息曰誠如是乎則吾亦當從諸君執弓箠與義貞決死也乃釋法衣穿錦袍而出諸軍大喜歡呼皆切齒以亂其狀將逃降者四面來還一日號三十萬乃令直義先將六萬據箱根嶮鑿壘構寨與仁木細川高師直師泰等守水飲關八日自以十八萬騎繼進曰若全軍集水飲惟懼拒戰耳不可大克別路直踰竹下繞出官軍背十日舟木賴重使至報讚岐變曰細川定綱繼宇多津將航兒島東指關也當此時節前守護松田盛朝與太田全職高津淨源援三石官軍戰於和氣驛全職猝應賊反擊官軍官軍敗保熊山城城兵叛夜納賊官軍驚潰兒島高德僅以身免告急京師尊氏親王賜屋義助向竹下尊氏夜踰山十一日平明至竹下敵官軍足柄祠南連營雲布乃縱兵下山戰於小坂下官軍遂巡尊氏乘之進戰至藍澤原小山常犬丸及結城兵健嗣最後尊氏即作券增其邑將士無不踴躍是日島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二

津貞久弟時久亦職有功授日向新納院時久以守護代周旋京師鎌倉間以助軍事尊氏加意待遇與之守護衣因與貞久並稱曰兩島津尊氏結納西國大族率此類也義貞向箱根曾夜踰野七里山七里險嶺照谷進擊直義水飲寨上島惟賴薄瑠垣戰被創菊池武重先登擊賊於帆排盾而息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呼譟繼之山登俱震義貞據高指麾衆皆瞻望勇氣自倍僧祐覺法勝寺律僧也帝在船上時入延曆寺爲山徒稱道場助注記聚兵勤王從在義貞軍使待童十人僧兵三十餘人盛飾鐵侍童皆冒戴花勝先殺進賊射斃八人僧兵踵進奮擊賊披靡攻戰兩日直義不能支信濃人村上信貞殊死戰兵半殲官軍因稍却直義卽與鹽田莊實之以勵餘衆藍澤原之敗大友貞載竊送款尊氏官軍未覺之十二日陣佐野原尊氏麾下爭功先進揭錦旗先進呼曰賊何不降赤松貞範望見曰此京兵耳乃聯騎馳下官軍

不能支全軍狼狽相率而潰義助怒曰賊弱先驅大誤事以兵七千橫衝賊陣格鬪交退其子義治年甫十三與三騎陷賊中撒號被髮與賊偕退義助還營不見義治復進索之直冒賊軍賊軍潰走義治知父來救也佯呼賊兵盡返戰二賊從之比及我軍義治目從騎斬其賊歸獻義助義助大喜猶進賊辟易山名時氏呼結城陣曰我兵危矣吾將死以救衆公等能證焉皆怒曰我家未償證他人戰死也其兵七百騎馳追血戰而殲官軍勇進佐竹義篤殊死戰時氏與赤松貞範佐佐木高氏土岐賴遠等繼之貞範陷陣斬三首貫鋒而進大友貞載在佐野陣與鹽治高貞粹反旗射官軍官軍遂挫敗而走賊追擊急不可復駐左近衛中將御子左爲冬返戰死之義助殿上將軍而西走爲冬爲世季子又稱二條氏與尊氏有舊好及視其元爲愾然夜雨尊氏勒兵山原擊伊豆府陣焉義貞既破直義謂詰朝之戰必陷箱根以下矣及得竹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四

下敗報將士離沮夜拔營而逃十三日黎明舟田義昌在前軍開直義陣中傳呼將軍捷也乃巡視我諸營帷幕儼在而無復一人走告之義貞義貞默然曰是或降或逃也吾少退扼其逃者復戰乃下山而西兵僅五百人熱田大宮司昌能菊池武重踵至道有僧告曰敵兵充伊豆府號入十萬以此單寡安得輒過篠塚伊賀栗生顯友據鞍顧衆曰以五百當八十萬諸君今日真是一騎當千矣尊氏冒雨而進攻伊豆府義貞過三島祠與其前軍遇路岐一條次郎顯目義貞將搏之篠塚從旁捉而投之一條奉捷足據地不仆復前篠塚蹴踏斬之一條士卒競赴篠塚篠塚立殺九人乃縱兵戰自辰至巳斬賊將山安房守義貞行收兵至木瀬川遇賊小山擊走之比過浮島原又遇賊問甲斐源氏也將擊之皆降命爲前導至今井賊二千據山問降兵曰武田小笠原也乃圍之高田義遠曰圍而不闕必損吾衆乃闕東一角賊不戰而逃義

貞乃西尊氏不敢追與直義會駐軍布魯自伊豆府連浮島原補木正成傳勸諸國伐尊氏黨類於是鎮西豪傑菊池武敏堀肥後菊池城肝付兼重據日向高城伊藤祐廣據八代城起兵附近郡是日祐廣與族祐貞祐勝益戶行政等入宮崎郡諸國富莊穗北郡司平島資成等據國富鄉政所應之初島津莊爲名越氏采及北條氏滅收公以分賜千種忠顯及足利尊氏遣左兵衛尉若林秀信爲總莊政所於是守護重賢與秀信叛應尊氏擊兼重等尊氏直義駐伊豆府乃移檄諸國徵兵十四日集諸將議攻守諸將欲退守關左或曰退守不如進攻請合軍爲一指關而西尊氏從之大友貞載等馳使還國命守護代發兵來援十五日尊氏直義率師而西至富士川諸將懼官軍者相率迎降官軍西走至天龍河時官軍七千餘人會河水暴漲士馬又疲義貞召土人曰吾欲濟軍以馬則溺以船則緩吾不欲損一人汝速造浮橋不聽則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六

斬土人懼而造橋間一日成義貞留東岸斷後渡訖乃濟有叛者潛絕其紐僕率馬前輾陷船田義昌曰誰援之者栗生顯友乃重鎧沒水兩手提入馬達前岸義貞義昌互執手躍身而超餘衆未得渡名張久富手捧甲士速投二十八人最後雙袂二人而超軍中視其趨捷竊歎曰將士材武如此猶不免于敗乎或議撤橋沮迫兵義貞曰我新敗之餘猶能造之況勝者乎彼造之甚易我毀之何益夫以寡敵衆者固當毀橋焚舟以示必死今若毀之彼將謂義貞駭懼撤橋而走吾深愧之乃使土人守之而去至矢矧驛兵又多亡宇都宮公綱謂義貞曰滯此更數日恐賊徒斷我歸路不如移軍近畿之地阻葦數洲股水以備之諸將亦謂久逗遠境宮掖或生他變義貞從之退屯尾張尊氏使義詮留守鎌倉自與直義尾官軍西上至天龍河賊以河流湍悍豫憂之至則浮橋架焉怪問土人土人跪曰受新田殿命謹待軍至衆聞之感歎曰

執弓箠者宜如是義貞兵名將也十九日丹波人久下時重波泊部爲光中澤玄市應尊氏攻守護確井盛景盛景求援赤松則村則村不應遂以尊氏命招集近郡兵是役新田義興楠木正成名和長年諸將警衛宮禁兵備嚴固人心頗安已而警報疊至朝廷震驚是日帝急遣使召義貞乘天馬遣之至近江馬斃二十一日帝潛幸高野山前大納言北畠親房既承出兵命乃與顯家謀徵發國中通路僻遠不能及事尊氏既西乃奉義貞親王二十二日發陸奧伊達行朝結城親朝等皆屬南部師行以北徵未殺遣孫信光從從之斯波家長聞之募黨謀政府中關止顯家軍相馬重胤佐藤性妙發兵會於河名驛顯家已發不及事乃遣武石胤顯尾而南於是相馬族分爲二胤平家胤胤門昆弟三人及族胤景胤時等皆屬官軍胤平世居行方郡高平城二十三日賊襲之矢築驛胤平等力戰却之少貳賴尙得直義檄乃募黨鎮西馳書荒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八

木龍造寺深堀相良杉富光等發兵會擊新田氏黨二十四日義貞還京師是日吉河師平因防親家等攻矢野城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略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伊藤祐廣攻尊氏邑穆佐院據其政所縱火燒邑族祐貞祐勝據堤館守護政所謀集黨擊之初尊氏之起兵招常陸豪傑小田貞宗適卒于治久託喪不應及北畠顯家興軍乃應之佐竹貞義方傳直義檄募黨國中聞顯家來欲要擊之是日伊賀盛光與族貞長等發兵會於佐竹城常陸擾亂熊谷道覺守矢野城兩旬武田信武攻戰數挫敗二十六日大舉攻城福島新左衛門武藤五郎督兵攻正門吉川師平先登破柵中矢斃其族親家逸見有朝及綿貫宮莊等踵進城兵兩射賊破門入襲創而戰城陷信武乃引兵向京師二十七日日向宮崎人土持親綱重綱兄弟族惟信宣

榮及矢野河越徒皆叛應守護政所攻伊東祐貞兄弟於提館祐貞力戰拒之土持日向世族姓田部其先出自宇佐總辦官大彥宿禰世居縣其族繁滋分處財部大塚清水都於爪生野候肥凡七族及得東國變報將發兵往援尊氏會伊東肝付起兵於是宮崎之族悉與賊二十八日佐竹貞義聲言國中曰北畠顯家舉軍來我將要擊於路而奪義貞親王宜以來月五日發先是尊氏聞千葉貞胤屬義貞軍遣千田大隅守與和馬親胤等俱圍千葉城及尊氏西還棄國往隨之由是關左空虛顯家長驅而前小山治久自常陸宇都宮族自下野新田族自兩野越後千葉族自下總絡繹相迎軍號五萬追尊氏而西二十九日向賊徒破伊東祐貞燒提館乃引兵攻伊東祐廣於穆佐崎又陷之祐廣逃菊池武敏發兵將攻太宰府肥後人託摩貞政筑後人三池貞元等邀擊童付武敏引還新田義貞既還京爲朝廷贊畫徵諸國兵部署諸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六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二千七百

軍自將兵一萬守大渡權大納言洞院公泰兵部少輔脇屋義助僧文觀等將七千守山崎河內守楠木正成將五千守宇治參議千種忠顯伯耆守名和長年左衛門尉結城親光將二千守勢多權大納言二條師基守峰堂尊氏長驅而前沿路迎降比及美濃近江兵馬充滿山野叡山僧徒道場房祐覺以兵千餘據伊岐代宮構城扼守野路湖濱謀闔止賊軍以俟奧軍至尊氏定部署直義向勢多高師泰副之畠山貞康向淀吉兄三河守向幸洗尊氏自將向宇治遣高師直擊伊岐代寨京師駭憂毀屋運財置匿山林軍士亦多逃在者無復關志帝遣榜朝堂能拒賊者有重賞無復應者或題和歌於後謂之是月大智院宮彈正尹鼎王發鎌倉西上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終

館林 阿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九

延元元年丙子

光明院建武三年

春正月朔勢多官軍起高橋於橋口以

禦賊今川範國率部下天野經顯等渡橋戰於橋下攻守旬日不

得進二日高師直率戶次賴尊野上資賴秋間四郎小田原四郎

等攻伊岐代賴尊自湖濱先登城陷僧祐覺濟湖而退當此時諸

國蜂起應賊三池貞元等追菊池武敏侵入肥後武敏城守日向

守護重賢叛募黨拒伊東肝付軍鎮西擾亂陸奥岩楯地頭曾我

貞光與安藤家季等作亂南部師行成田泰次據藤崎平內兩城

守禦東微亦動細川氏黨家時賴國唆動土佐堅田經貞曾我二

郎大黑八郎等應之抗守護目代細川氏已聚合南海中國兵是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

日進至播磨大藏谷適赤松範資逃歸遇諸路乃發國人爲先鋒

與俱東馳武田信武亦陷矢野城乃率逸見有朝吉川親家等而

東七日畠山高國率天野遠政等攻宇治備木正成拒擊戰於橋

上正成火平等院撤橋板壘鉅石激流水勢暴怒如瀑相持數日

土佐浦戶津野三宮族應賊與堅田經貞等合兵攻守護目代及

竹田氏曾我貞光安藤家季攻藤崎平內坡兵逆擊破之貞光負

傷而走八日足利尊氏率戶次賴尊等赴入幡擊走官軍聞尊勝

院法印謀發東大寺衆徒及大和伊賀兵來援即馳書招之丹波

人久下時重波波伯部爲光酒井貞信亦應尊氏攻前權大納言

二條師基於空堂師基收走賊退掠大江山脇屋義助起壘穿壘

樓櫓三百自寶寺綴淀川壁未乾細川定禪赤松範資軍已至并

川菊池武敏與詫摩貞政等相持菊池城下力戰六日互有殺傷

武敏遂奔城走肝付兼重與族萩原兼政侵略國富莊燒南加納

政所九日大田助賴及族資家矢野義基等禦之而戰遣江田行

義擊丹波兵行義乘曉霧攻大江山陣射殺久下時重弟長重餘

衆潰散是日尊氏進至大渡新田義貞預撤橋板伐朽不殊樹柵

水中令兵呼于岸曰丹後之兵我已殲之矣公盍亦來決死淵激

如宇治古人皆能濟是水淺而緩公等何不濟賊怒曰前者溺後

者踐之是乃橋也學輒將濟高師直呼曰卿等病狂邪水面緩流

實深而駛安得騎渡乃遣筏以渡遇柵而止我軍亂射賊紛擾筏

壞而溺者數百人官軍大笑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益請由是來

賊野上資賴善發巨箭上橋桁戰須賀村畝小鷲徒競進橋桁俄

折餘衆墜水賴玄以薙刀掉橋板還營尊氏脫佩刀與之褒其健

關赤松範資使齋書至弟貞範營約戰期曰明日將攻山崎若見

烟起則來應貞範以告尊氏大悅十日細川定禪進陣櫻井驛範

資沿川而前貞範濟川來會將戰播磨紀氏兵躁進先敗脇屋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

助宇都宮泰藤出城乘之戰方酣定禪範資軍奄至乃入城守禦

範資奮進薄柵城兵雨射死屍填壘但馬人長九郎出降又公泰

文觀隸士爭降賊賊即入義助以餘衆走欲與義貞合義貞聞山

崎軍破賊兵指關則馳援義助將與俱奉帝於叡山定禪將兵六

萬尾之新田義顯以三千騎不告而返駐軍相撲辻射戰久之度

義貞已至關則大呼衝賊大友氏泰宇都宮公綱新降在賊中讒

義顯欲必獲之義顯奮戰八合被大創數十流血淋漓還至紫宸

殿前帝親臨勞之帝避賊於延曆寺勅宇治惟時先奉神鏡假安

東坂本彼岸所前內大臣吉田定房馳入宮收歷代寶器義貞義

助泰藤千葉貞胤菊池武重等兵二萬區衛車駕夜幸日吉大宮

以彼岸所爲行在敕使河原直重敗於大渡退還京師聞乘輿東

幸謂曰見危致命古今常道我何面目忍受逆賊之制乎乃與其

二子返自殺羅城門名和長年守勢田多植柵中流繫大木引巨



索以絕津渡聞車駕幸教山欲一視宮闕而行以三百餘騎還入京師賊軍填塞長年十七戰遂至大內則諸殿已爲賊兵所毀長年下馬向闕伏泣久之終赴行在定禪縱火京師二條宮小路皇居馬場殿常盤井殿京極殿重器多亡公卿及結城名和楠木第宅皆蕩盡肝付兼重救伊東祐廣政穆佐城土持宣榮等逆擊却之十一日尊氏入京師居洞院公賢第諸將爭出降直義令大友千代松率族人及豐後肥前兵侵坂本結城親光曉悍善戰帝倚賴恩遇甚渥參預政務與楠木正成名和長年齊名追車駕至下賀茂謁于路俯伏曰嚮者王師近迫鎌倉肅清之功垂成而俄敗至此者以大友貞載反覆也臣固欲爲陛下致命請從此辭將與堅子決死也言畢雙眼淚出帝怡然動容目送良久不知御衣之濡親光至南大門見貞載擁騎而來乃避兵從族益戶下野守等兩三騎納降貞載許諾與俱至樋口東洞院謂親光曰將軍營近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六

矣收卿械具也親光曰我自許爲將軍立功大丈夫包恥脫雙刀以委人卿幸善處焉貞載領將受猝拔刀斫面貞載即捕殺親光馳示其元於尊氏還營踰日亦死益戶等皆闕死聞者嘆惜帝御延曆寺寺僧未應帝親作文奉之日吉社僧英憲先至定宗又以五百餘人入衛備點寺院民屋以居軍士祐覺擁千餘兵繼至牒發山中於是僧徒大集輸錢六萬貫穀七千斛祐覺分以配給軍賴大安關城寺與延曆寺素相惡尊氏贈書關城寺招誘僧徒陷以置三摩耶戒壇僧徒悅從尊氏乃遣細川定禪及其兄顯氏率四國中國兵據關城寺欲先陸奧兵未至犯行在右見高津長幸據小山城舉兵擊賊十二日安藝入吉川經明援益田彌三郎攻長幸長幸力屈而降武田信武率安藝兵三崎政高等出雲兵陸續會尊氏軍尊氏命信武援勢多軍是日信武力戰奪供御瀨據之義貞親王軍越美濃不破關乘輿已播蕩矣是日北畠顯家至

近江使大館幸氏攻佐佐木氏賴觀音寺城致之斬五百餘人報捷行在官軍大悅十四日帝詔祐覺遣船七百隻迎顯家志那漢船交馳如織定禪望見大懼乞援尊氏尊氏曰東國安得大兵此必紀清兩黨也尋當來剿不遣隻騎東兵悉濟湖至行在紀清兩黨五百人聞公綱降尊氏轉往京師官軍大振山徒扈摩伊東祐廣肝付兼重自穆佐轉戰入高浮田莊據其預所於是莊家瓜生野八郎左衛門據跡江政所圖師意圖據池內城應之土持宣榮等攻高浮田據兼重部將乃引兵來攻跡江破之燒城寨遂與族賴綱合兵攻陷池內斬慈圓等十五日北畠顯家至坂本見新田義貞楠木正成曰休馬一二日乃攻城大館氏明進曰我馬遠來休則足重不可輒用且敵聞吾至不意遠攻不若今夜直襲關城寺出其不意義貞然之即夜出兵幸崎十六日黎明與諸將將騎六萬縱火大津民家薄圍城寺僧徒出拒千葉宗胤奪門而入賊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八

圍之宗胤戰死顯家繼進一戰而退結城宗廣繼之不利引却賊乘勢突出大津煙焰方熾乃沿湖來進官軍聯舟亂射賊敗退官軍尾之將奪門僧徒力拒撤橋閉門義助連呼破門栗生顯友與篠塚伊賀親傍塚上建二大木塔喚曰此是好材架橋濟軍孰與建塔薦冥福乎乃拔之架塔煙時能及亘忠景戲之曰任卿爲造橋判官戰吾自爲之先渡而進賊從箭眼義射忠景奪得十六槍時能足踏門關輒折賊兵驚潰官軍逐進舉火如意越僧兵歐之亦下山出賊後悉火諸堂宇表裏喧噪乘煙奮擊斬首七千三百餘定禪敗走京師顯家乃退義貞亦欲收兵舟田經政扣馬說曰兵利在乘勢賊一敗魄氣沮我因驕之乘勝連進可以終獲其渠魁也義貞曰然即率三萬騎追之遇嶮逼擊遇夷遙射賊不得返戰伏屍狼藉餘衆走歸尊氏望見驕煙曰關城寺敗當急遣救自出三條河原部分將士義貞追亡入京師十七日義貞分軍爲

三、一登將軍塚一陣真如掌一頁法勝寺而陣自登華頂山望尊氏軍尊氏軍充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以寡當衆不可徒戰而勝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每五十爲伍卷旗撤號爲敗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避之賊不覺尊氏指語將士曰聞義貞喜平地騎戰今負山不出者意其兵寡使我不識兵數耳令高師泰擊將軍塚義貞助出弓手六百餘人蔽林亂射賊遂巡不進乃縱兵下擊走之尊氏乃親進已而兩軍接戰自午至酉六十餘合我軍每勝以至日暮所遺二千騎在賊軍中揚旗並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追之短兵急接尊氏迫登欲自刃者三義貞自桂川還陣京師其兵四散幽掠在者亦疲細川定禪謂其兵曰收由於我我欲一雪其恥料敵兵皆疲不疲者出掠可以襲也以兵三百夜返縱火其前自後襲之義貞果不備船田義昌等數十人爲亂兵所殺義貞大收還坂本尊氏復入

京師十九日尊氏遣武田信武率逸見安藝町吉川宮莊諸族據入幡乾角接戰連日勅東大寺禪勝大智院宮鼎王洞院實世堀河光繼等將東山道軍狗甲信兩野得兵二萬將入鎌倉聞上將軍業已敗尊氏追躡與軍又尾之而馳相議曰海道方急不可濡濡乃舍鎌倉不攻直西還二十日至東坂本軍勢復振當此時官軍連營自叡山頓雲母坂中鑑山至赤山祠前賊軍充滿白河前軍陣亂河原對持旬日官軍欲再進討適遇凶日馬亦悉疲乃期以二十七日二十二日賜宇治惟時豐後日田莊實奉護神鏡功日向守護重賢率土持宣榮等攻伊東祐廣於八代城二十三日縱火燒城祐廣走據猪見野城重賢等引兵來攻祐廣縱兵拒戰宣榮等被傷重賢敗退島津莊總政所若林秀信馳使博多乞援日向官軍大振少貳賴尙聞日向亂遣薩摩人羽月元真往擊又命廣武諸氏援之元真還牛屎院發兵二十四日勅獨入瀬童

子祖賦二十七日楠木正成名和長年結城宗廣陣于下松北畠顯家陣于山科洞院實世陣于赤山延曆寺僧徒陣于鹿谷新田義貞陣于北白河兵凡十三萬僧祐覺定宗等前期攻宇都宮公綱於神樂岡賊竭力拒戰矢石雨下有因幡堅者全村素以曉悍稱手巨鐵箭伺賊兵上城自箆眼投鐵之洞甲而斃賊軍沮懼僧徒因急攻破拔之時呼全村爲手鏝因幡公綱走二條正成放火出雲路自亂森進尊氏令上杉憲顯斯波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五萬來衝擊之正成豫造橋數百鈕而聯之自蔽以射賊卻輒縱騎乘之賊辟易逃走顯家以二騎萬自粟田口放火而進尊氏望之曰彼其北畠氏也吾自當之率數十萬禦于四條河原戰數合顯家兵善戰尊氏不能破並解而還義貞義助建旗五十旒橫擊之馳出其背賊軍呼曰中黑至矣輒崩駭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迫之尊氏窘迫欲戰死上杉憲房戰死於地藏堂三

浦貞連二階堂行全付我時之等擁馬前格鬪而死因得免自七條西走至桂川駐營餘軍自大宮南走日暮義貞乃退欲留陣京中正成往說之曰今日我軍克而少所獲以寡兵屯京中幽掠四散盡懲前日之敗使敵復振後雖爲力也我且引還養銳再舉以驅敵於數百里外是全勝之策也義貞然之乃皆退陣坂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賊相謂曰我屢爲寡兵所困豈非天威難犯邪二十八日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且日教其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兵聞故輒泣曰昨日之戰新田北畠楠木等七將皆沒將獲屍葬之尊氏聞而曰彼戰勝而退有以也江刺三郎左衛門貌酷肖義貞懷赤甲戰死甲亦相類賊以爲義貞皆大悅鼻之以示於衆其夜正成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累累不絕尊氏軍望見謂官軍喪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夜發二十九日味爽正成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

氏軍大潰而走。委甲蔽野。官軍不甚追賊。前者顧後者以爲追兵也。往往自殺死亡大半。尊氏走丹波。官軍收復京師。千種忠顯兵據日向。胡麻崎城。肝付氏兵據志布志城。是日大隅人重久爲兼等應賊。攻胡麻崎。拔之。二十九日。攻志布志城。兵拒擊。斬重久。祐任城遂陷。日向守護重賢。島津總莊政所若林秀信。與土持宣榮。薩摩人富光道貞等。俱攻伊東祐廣於豬見野。城官軍休兵一日。賊走山崎者稍集。夜半官軍衝紮林營。賊徒拒擊。晦大與官軍戰。賊不能克。二階堂行周死。島津資久資忠。本田久兼等。禦二條大宮名和長年部下內河兵員等血戰死之。賊挫敗而走。官軍追擊。島山孫太郎。山田宗久等支於五條河原。資久等支於西七條。尊氏半歲間再往來東海。及犯關。三旬不御甲。兵馬疲倦不可用。竟潰敗而奔。四方田太郎左衛門尉等禦戰桂河而死。尊氏走丹波。順至篠村大山崎。上下保神人發衆追擊賊。阿蘇宮賜書褒賞京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十四

師陷賊兩旬。至是克復。乃還軍。駕御成就護國院。二月朔。尊氏寄付丹波佐伯莊於篠村八幡社。禱泰平。諸將多欲復犯京師。尊氏曰。吾將退收兵。以智略濟事也。使細川赤松等前導。謂曰。駐營兵庫。點船聚糧。息兵數日。糾合諸國。徐圖京師。是萬全之計也。乃取路三草山。赴播磨。二日。帝遷御前右大臣家定花山院。第宇都宮公綱以五百餘人歸順。其餘多降義貞。三日。尊氏自播磨印南至兵庫。赤松則村迎謂曰。此地非形便。我摩耶城距此五十町。請入據焉。諸將或曰。此自保之術耳。今天下兩分。彼我角立。將軍一日入城。則諸國失望。官軍乘勢不可從也。尊氏乃止。四日。移檄大友諸氏曰。新田義貞挫衄。逃嶺山。嚴險難治也。其速率兵誅兇黨。賞當從殊典。參議勸修寺經顯罷。兼檢非違使。別當以參議北畠顯家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伊東祐廣。據豬見野。城擊賊破之。傷士持宣榮。間一日。宣榮子時榮來攻。又傷膝而走。是日宣榮喪

制與小串重行。若林秀信等共進。不勝而退。楠木正成族正家守常陸邑。及佐竹貞義叛。正家與新田族謀伐之。貞義遣子義冬邀戰於久慈西郡。正家擊破之。斬義冬。七日。奉安神鏡於花山院。皇居新田義貞。楠木正成等率兵發京師。十日。正成率和田助康等河原兵前進。至打出。先是尊氏亟發使募黨西國。於是大內長弘發周防兵。厚東崇西發長門兵。以船舸五百抵兵庫。津賊勢又熾。乃東指關。與正成軍相遇。戰於打出。島津貞久率國分友光等與高橋茂宗俱進。擊正成於西宮。接戰終日。夜正成拔營而退。十一日。自天王寺營出。絕淀河。運漕率大友及其族田原直貞等戰於打出山。細川和氏率長防兵進至瀬川。義貞縱兵逆擊。正成部下和田助康等援之。大戰於豐島河原。細川賴春負重傷。日暮交綏。是夜則村密說尊氏曰。士卒疲弊不可濟。功宜暫還。就紫衣。息養銳。徐議再舉也。細川族經略四國。臣在播磨。控壓中國。鎮西則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十六

少貳貞經在彼大友貞宗見從軍中。戮力合勢。求向制敵數月之間。可飲馬於洛水也。臣以天時察之大將軍在西。據其方者有利。且戰以旌旗爲眼目。今官軍每建錦旗。而我不得設之。何以免。惡名自錄。倉滅持明院。止皇內懷快。若謂其院宜揚錦旗。以壓天下之兵。莫不景從。此當今之良策也。貞宗又曰。乘我舟而西。以爲後圖。尊氏皆從之。與書則村呼之爲父。以深結納之。論贊曰。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士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爲憤恚怨望。磨牙搖毒。肆其噬臍。蓋由中興初政。優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徇四國略九州。擁立閭位。假其號令。終爲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爲也。蓋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爲。不知名

分之所在其可惜也

山縣賴日則村雖非忠貞之士然其材武亦可用焉況有勳功乎大抵人主以恩義拊之則樂為武夫皆可以供爪牙之用也棄之以資敵國失策亦甚矣

十二日尊氏陣兵庫謂熊野別當道有曰吾之數敗非戰之罪也以我資賊名焉爾吾將得持明院上皇宣旨使兵有名卿與日野亞相識為吾如京請之道有諾而去於是尊氏欲西直義執不可曰宜向京師死生決事也擁軍摩耶山下不肯動尊氏自往說之辨論數回會兵庫寺堂集腹心諸將定死生兩議欲死者記名簿今川範國固勸自殺細川定禪執上船說遂決西逃計薄暮尊氏與直義乘貞宗舟而西賊驚曰大將走矣倉皇爭舟俄而巨艦沈沒溺死二千餘船懼而解纜游泳尾之亂刀交下死者無算鐵馬悉委棄諸將士多降義貞十三日平明尊氏等達播磨室津顯親

門院則尊氏已逃義貞頗驕意耽溺女色不復窮追尊氏振旅而還詔以義貞為左近衛中將義助右衛門佐時新附兵萬餘獨用足利氏旗號重畫者皆墨抹其中為中黑淡澱可辨京師傳以為笑京師聞尊氏西走入人相慶無復戒備識者憂之義貞妻一條行房女弟也初入宮為勾當內侍有殊色義貞嘗夜直見其月下彈琴心竊悅之贈和歌道其情不報帝聞憐之賜以內侍義貞繼繼溺愛還遯不進使尊氏得逸京師再陷而中興之業不成識者憾焉尊氏駐軍室津謀議或曰官軍必將誦我請分遣諸將據國郡以備之尊氏曰善十五日遣還佐竹義篤于東國仁木賴章于丹波細川和氏細川定禪等于讃岐上杉憲顯于石見今川範國于備中桃井小早川于安藝大內弘世于周防厚東宗西于長門石橋和義于備前留赤松則村于播磨初河野通盛為北條氏驍將六波羅既滅赤橋重時亦敗落魄窮甚與族通賢俱奔鎌倉欲

于尊氏攀援略絕投藤澤道場資緣兄建長寺長老士雲謂為僧

士雲憫之尊氏甚信依士雲數就談道道適至士雲方為通盛加刺授戒乃出謝曰有士為僧是以遲延尊氏問士為誰曰河野通盛今干戈紛紜勇士立名之日彼為失節故其窮至此言畢淚出尊氏慨然曰噫壯士如此乎吾當祿用也乃使返頭出仕因從在軍於是直義盡復其邑遣歸伊豫募黨部署既定尊氏與直義帥武藏相模兵四百餘而西官軍無迫躡者至柄三寶院僧正賢俊齋光殿上皇宣旨馳至曰盡力討賊以復皇位尊氏悅曰吾兵有名不復敗乃與書大友千代松曰承新院旨特足下向鎮西也諒其忠節從今我兄弟當約猶子之義也十七日以院宣徵發諸國仍以討新田義貞黨為名揭日月錦旗以先軍軍中掛慶尊氏乃傳院宣徵三池貞鑑等兵會赤間關遣今川藏人大夫於九州擊菊池武敏等一色範氏司其號令發書肥後玉名郡人小代長鶴

丸等發兵屬之範氏薙髮號道猷伊豫人合田貞遠起兵據松崎城伐賊河野通朝率族人及三島社祝安親等來攻貞遠拒戰兩晝夜十九日曉城竟陷貞遠走保由並城新田義貞令吉川辰熊丸等曰尊氏直義逃宜舉兵窮討二十日尊氏至赤間關駐軍詣豐浦宮謁遣使召少貳貞經一色範氏馳書豐前佐田地頭宇都宮公景曰將軍將至鎮西處分土地請為國竭力青山延光曰海內之歸武人也久矣朝廷中古以降上下恬熙失於姑息而武人專以殺伐立威天下知武人之可畏而不知朝廷之可畏及源賴朝執兵馬之權即能振肅紀綱以統馭天下比之朝廷之姑息固已相懸而北條氏尤長於治國故紀綱益張及帝滅鎌倉宜深戒姑息而其治反有不及武人者武人能禁奢靡而中興之初則都下之俗皆僭侈矣武人能禁盜賊而中興之初則盜劫遍乎都下矣是帝之振肅紀綱已不及武



人而刑賞之謚亦固不及武人之信賞必罰即欲以此抑天下之武人武人固有不服者彼已不服必將有所推戴而帝適寵尊氏尊氏之智又足以籠絡武人則武人之心固已歸尊氏矣嗚呼刑賞之權固已取武人之怨而紀綱不振武人知其不足畏尊氏寵貴武人知其可倚賴即尊氏一叛孰不之從故官軍能破之關東而不能使關東不叛能驅之西海而不能使西海不亂是誰之過與

二十五日少貳貞經遣子賴尙以兵五百迎尊氏直義於赤間關獻錦袍二領島津族亦即貢久至還山田忠能川田慶喜等迎會楠木正家據瓜連城佐竹貞義來攻是日佐竹幸乙丸離族遣入野助房等援正家擊斬後藤基明既而佐竹義篤城金沙山峻拒之正家曰據險者不可以力拔可以智取昔者佐竹秀義據此城源賴朝與伯父義季謀離間其軍秀義乃降故智可襲也使入誘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二

那河族於是城殆陷會鎌倉兵來援得完義篤深嫉那河族二十七日三池貞元率族迎尊氏於赤間關先是菊池武重在京師馳使弟武敏曰尊氏西逃急伐之斬首以獻焉武敏乃與宇治惟直俱舉兵向筑後是日大友族詫摩貞政等逆擊於太田進戰清水武敏進陣高良山少貳貞經自將擊之原田次郎哇倉豐前守爲先鋒謀衝高良山武敏謀知之先發二十八日至水木渡哇倉等濟水武敏縱兵掩擊殲之貞經隔水不得救退屯海士隈二十九日改元帝慮東國離叛以義良親王爲陸奥大守北畠顯家爲鎮守府大將軍與結城宗廣奉以歸鎮以帝陛下野隸鎮守府初顯家上書請曰陸奥之國當邊境之至要備蝦夷之不虞弘仁三年特下敕符建鎮守府擇主帥之器授將軍之號秩從五位上階奉本國如鄰州牧宰兼任之臣今官昇八座位至二品依別敕莅本州以功兼鎮守府恩寵誠重雖然位高而官卑恐違先格願自今

後三位以上任此職者加一大字以爲永格因時制宜歷代之通規親王任刺吏特號大守蓋此類也伏望天裁於是拜鎮守府大將軍親王任陸奥大守始于此菊池武敏進伐少貳貞經於海士隈貞經敗走還太宰府府中兵寡武敏宇治惟直秋月寂心合兵攻之少貳部下三枝經種宗經茂內應火城貞經爲尊氏豫具兵甲械仗悉燬會貞經女婿原田某逼貞經欲俱出降貞經不肯乃謂士卒曰兩將軍臨此境兵千歲之一時嚮者辱手書倚賴殊重因遣賴尙奉迎今挫衄至此無面目以見將軍也乃入有智山佛寺官軍圍之詫摩貞政等拒戰甚力宇治惟澄等奮擊被創夜貞經作遺書戒賴尙等曰吾死誦經修薦無爲也惟爲將軍能竭忠貞濟其朔業何佛事加之乎三浦義明知源氏必興効死衣笠以延榮後昆我將爲義明也汝曹慎勿忘焉乃自殺年六十五子貞平賴定從弟資道貞元資清吉田景村等皆自殺三子爲僧曰祥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四

應火其屍因焚死是月上野大守成良親王罷征夷大將軍定程所聚爲三番總十三人時結城親光已死高師直與逆惟富部信連存與名和義高楠木正季宇和貞重金持廣榮等爲之仁木賴章據高山寺城赤松則村據白旗室美作人菅江見弘戶諸族據奈義能仙菩提寺等城備前人石橋和義據甲斐川三石等城備中人莊眞壁氏據勢山叛三月朔賞權中納言洞院實世功叙正二位足利尊氏直義發赤間關平明至筑前蘆屋有智山已陷軍中漏聞少貳貞經戰死尊氏以問賴尙賴尙恐沮軍氣詭對曰殆訛傳耳以安衆心菊池武敏宇治惟直秋月寂心等已誅貞經乘勝向博多少貳族禦於板付諸岡原官軍擊破之斬窪貞廣經家出雲能村等乃駐軍焉先鋒已至箱崎尊氏不知之以賴尙爲前導赴京像郡遣南宗繼會我師資結納宗偉大官司氏俊氏俊大悅出迎薄暮館其家獻龍馬由是舉軍稍安賴尙進陣發尾濱尊



氏乃移書安藝貞隆等曰方擊菊池徒宜發兵來會聞貞隆定死甚悼惜由是益信賴尙夜召之計議賴尙曰宰府之職某適不在父兵寡少是以失利也雖然父素諳本國地形料其既間道脫出也明日之戰管內諸郡兵必至矣武敏懸軍賴尙一人足以制之將軍勿憂焉聞者皆強膽二日內大臣一條經通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九條道教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兼司師平爲右近衛大將前權大納言二條師基罷太宰權帥兼兵部卿前權中納言押小路惟繼兼太宰權帥鎮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爲權中納言師平冬教之子也足利尊氏之發兵車也乘馬上舟及至筑紫將士徒步不屬於是衆欲緩一日待其悉集而後戰會謀菊池武敏等自宰府奄至乃倉皇發宗像日辰至香椎祠神人獻杉枝曰此香椎之神木請以爲兵號一軍皆插鐵袖喜曰得神助矣進至赤坂而望南距宮崎里許一水縈流松林擁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六

東貢山岡西迫海灣平野遙連博多潮退則平沙可步此謂多多良濱官軍數萬咸插竹枝武敏軍爲崎秋月種貞草野永久星野黑木間諜所等皆水傍松林而陣兵三千餘尊氏兵僅千餘高師泰與島津貞久戶次賴尊千葉胤貞宇都宮氏貞等以兵三百面多多良濱而陣少貳兵五百在右賴尙謂尊氏直義曰敵雖多關士惟有菊池兵三百耳餘皆烏合將迎刃降賴尙一戰驅之甚易諸將咸欲決戰曰兩將軍俱進尊氏曰我遠涉此境而戰甚非素志用兵尙乎進退得宜今始接敵試勝一戰若有蹉跌我武活矣前者戰有所恃後者奮而思繼見其不利而赴援之是全勝之計也頭殿宜先當之直義騎宗像乘從兵皆從會我師資穿敵甲橫大刀衝前直義以鐵馬給仁木義長率先於是秋月草野等縱兵擊少貳軍賊聲動地賴尙令軍乘馬而從惟射防之官軍疑訝會北風暴起塵沙皆走官軍口噴直義憑風橫擊之咸殊死戰師資

敵一將而跨其馬直義呼曰曾我得良馬雖千萬人不能當也義長血戰鎧馬朱股兩軍殺傷相當宮崎大官司應賊秋月等遂不支而走直義追之至博多濱武敏乃麾兵自宮崎進勢銳甚賊潰敗敵松林而走分爲二短兵追擊直義殆危少貳部下杉原平四郎窪經廣代而死直義決死令整旗馳使謂尊氏曰直義死於此公宜速走長防以徐圖後舉截袍袖贈之從士聚擁馬前武敏望見呼曰我已勝矣揭錦旗自松林東出將涉千葉胤貞旗手獨執旗立前岸武敏猶豫尊氏得報曰吾弟如死吾何生爲乃收散卒而進賴尙見其旗謂直義曰將軍至矣直義抽刀返馬義長師資等皆競進武敏縱兵擊之傷發場彈正左衛門父子衆救之大戰破中薄暮官軍敗菊池族城赤星八代諸士死者三十七人武敏亦負傷收殘兵走筑後據黑木城秋月種貞走太宰府直義追蹕種貞返戰與族二十餘人死之直義至太宰府松浦氏神田氏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八

望尊氏軍以爲大兵至矣遂叛降尊氏疑非其誠心命加防備高師茂諫曰人心反覆固不可測然今日非得入則何以得濟設令彼復懷不服我克以誠信接之何不爲用將軍必勿容疑尊氏嘉納夜半駐營貞經故址宇治惟直間道赴肥前踰天山山屬小城郡千葉氏邑也胤貞以讓胤平於是土兵喘起要擊山谷惟直從兵僅百六十餘據山拒戰不敵與弟惟成俱自殺尊氏駐軍箱崎尋命高師泰島津實忠齋藤利恭錄軍功三日賴尙勸直義還武藤豐前次耶請尊氏移軍太宰府尊氏即發以原山佛寺爲營移書徵宇都宮大膳等兵擊菊池地三原徒撫貞經戰死跡哀悼動人直義爲持喪禁軍士喧嘩不出帳數日賴尙齋酒肉往謝曰仗義伏節人臣之常分公之垂意及此榮幸爲甚然軍機難緩請速出視將士因自起勸酒直義爲之強飲而罷及初七忌辰尊氏自莅追薦冥福以小田鄉寄付安養院四日詔新田義貞管領山陽山

陰十六國往討尊氏義貞會疾江田行義及大館氏明將兵二千先發五日尊氏移書薩摩掛宿氏大隅禰寢氏等發兵擊伊東肝付徒六日義貞先鋒至播磨書寫山赤松則村邀戰室山官軍擊走之遣使報義貞曰乘機電掃西國可平是日義貞囑神護寺禪泰平並家門安全無幾義貞疾愈將五萬騎出次加古川並降附萬人進至班鳩驛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等諸將來會乃圖攻白旗城八日皇宮解嚴足利尊氏遣上野賴兼於筑後攻菊池武敏黑木城是日移書國人荒木家秀等發兵會之斯波家長之煽動陸奥迫北畠顯家而南也相馬重胤從之轉戰進入鎌倉家長留守焉遣從弟兼賴於陸奥侵略東海掛兼賴尙少氏家道誠佐之重胤亦遣子光胤從而北因授方略曰汝還小高繕修爲據族人之順國命者皆誘而招之取須江氏米二百石並徵之族人村邑以充軍糧哲梁濟事當此時修理亮廣橋經泰爲顯家留後駐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

靈山降與豪族石川光念等應賊者稍多經泰將兵向小手保伐賊據河俣城者賊懼迎降是日光胤至行方族胤國時胤等三十人及岩松經政伊達高景會小高城以梗命獨胤平舉族應官軍與州多事伊豫人柚山光宗河內宗性等起兵伐賊河野族與三島社祝安親俱攻光宗燒其宅明日攻宗性毀其宅九日足利尊氏付多多良田八百町於香椎宮以報發戰捷與偏名於神人武內良忠等四人尋以筑後上妻郡田與宮崎大宮司賞戰功桃井義盛侵略安藝以院宣徵官莊地頭吉川親家等兵擊官軍紀伊亦亂色川盛氏等應官軍戰於那智肝付兼重與其宗兼尙之子兼隆俱完城聚兵與伊東祐廣呼應伐賊大隅禰寢院族禰寢清成宮原賴純池端清種等相誓保守是日足利尊氏以院宣令土持宣榮等曰菊池阿蘇徒業已破之矣伊東肝付猶負隅倔強宜與伊東貞祐島津莊總政所代戮力擊平之徵清成等兵以自

守禦自多多良濱之破官軍納降者相踵尊氏兵已數萬乃分路擊官軍不降者頒賞格曰不問武士細素貴賤苟屬軍效力者其本所帶本所並如故而賞從其功陣亡者擇子孫妻妾族從隨材授之以爲繼嗣筑前怡土莊名主抗命觸其譴怒舉莊逃散尊氏恐邀變免其罪十一日命吏點檢田宅復給如故以招徠之於是九州風靡乃謀東上十二日命高師直移書禰寢氏曰舟師將東宜與守護人商議大隅各津舟船不問大小點檢其數以錄進水手舵師特選其人俟後命豐後大友貞順及族兵庫助野上道圓起兵玖珠郡據高勝寺鄉尊氏乃使一色賴行往攻十三日以院宣徵野上資忠等兵會擊之囑肥前東妙寺禰泰平並子孫繁榮廣橋經泰之伐小手保賊也相馬胤平發兵會之至則已平定乃與俱引兵赴信夫莊十五日攻賊軍於荒井城破之賊出降尊氏徵大友氏泰及肥前深堀族兵會一色賴行軍攻玖珠城主佐守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二

護目代伐三宮津野徒家時賴國徵堅田經貞等兵援之十六日會於高岡館政官軍於深淵城經貞奮進燒城禰寢清成糾兵攻官軍於宮手城結城宗廣部下據宇多莊起兵構塞熊野堂相馬光胤聞報舉族往攻官軍逆戰斬木幡二郎小山田八郎等陣歿菊池武敏守黑木城城文治初薩摩人調助能所築曰猶尾城方不滿一町背山面野上野賴兼攻之肥前諸久數門筑後人未安兼親等來援賊十七日城竟陷武敏走玖珠城十八日土佐守護目代伐一宮堅田經貞援三宮津野徒逆戰新田義貞之攻赤松則村於白旗城也城壁未成則村遣使曰元弘之初臣數挫強敵頗拙微功而論功之日賞出降虜下故背此獨彼豈其志哉則村向蒙兵部卿親王殊恩死生不敢忘若朝廷不咎臣罪下綸旨復州守護願重展後効義貞喜爲請詔旨往復旬餘詔至而壁成則村還詔書不受曰守護已獲之於將軍矣何以此翻覆編旨爲義

貞大怒曰：吾寧擒之而後前行。合軍圍之，則村固守。義貞慮兵士侵掠，榜街路曰：敢劫一穗，一屋者處法。由此遠近按堵。小山田高家掠民田，當死。義貞曰：彼豈輕犯法者？乃使人視其營，糧食已竭，而鎧仗燦然。義貞曰：此乃將之罪也。以衣與田主，給糧高家。高家感激，義貞督眾晝夜攻城，固不拔。義助說之曰：齋桶木氏據金剛山，北條氏舉天下兵攻之，不克。竭力一城而顧失天下，公盍監焉？則尊氏已并九國，且東上，公宜分兵圍城而急拔。舟坂以徇。山陽義貞從焉，便使義助及江田行義、大井田氏經等以二萬騎略定山陽道。石橋和義與田井飽浦松田內藤福林寺諸氏據三石城，築壘于甲斐河，塞舟坂杉坂之隘，以扼斷水陸。舟坂爲山陽最險，兩峯峻峙，纜通一線。義助至，不能前，仰攻經日。尊氏方謀入寇，眾或謂乘勢急入京師，或謂待秋熟，議未決。會則村遣則祐及得平秀光於太宰府，說尊氏曰：義貞兵分攻備前，備中播磨美作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四

諸城久不能下，師老糧竭，聞將軍至，必望風潰走。今白旗受圍，數十日，城中食乏，破在旦夕。若白旗已破，則餘城不得保。中國咽喉悉爲敵有，將軍率百萬兵，亦何補於事？石橋和義使亦至告急。當是時，尊氏銳意圖東，徵發兵馬，實薩摩守護島津貞久功，與薩摩河邊郡及大隅本莊大友千代松與肥後山本千田二莊及健軍社領，遣島山直顯於日向擊肝付兼重等。二十日，令佐伯山城權守土持宣榮等應直顯徵發，會擊兼重等。是日，肥後守護人傳尊氏命徵松馬弓矢橋並步卒於地頭家人，以備東上。給旨以宇治惟時爲薩摩守護，職薩摩大守義良親王以結城親朝爲下野守護，職惟時親朝在京師，美濃人鷲見忠保叛應守護土岐賴遠，賴遠得報，手書勉之曰：事不應無功，惟協力無渝，實所冀也。二十一日，豐後人平井行圓肥前人深堀明意等會一色賴行軍，因玖珠城土佐賊軍攻大高坂城，官軍拒擊，創堅田經貞。二十二日，廣

橋經泰將兵攻小高城，賊侍所大泉平九郎與相馬光胤俱拒戰。交經明日，官軍復進，相馬胤平等奮鬪，決戰三日，殺傷相當，賊多降。經泰乃收兵，退肥後。小代長鶴丸遣族重宗率兵會一色賴行軍。二十四日，鎮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奉義良親王發京師東赴。是日至二十七日，經泰等攻小高，屢戰不利，乃引兵還。二十五日，勅宇治惟直發族人及薩摩兵討尊氏。直義時尊氏方圖銀座，日隅遣島津貞久還國，糾合薩隅兵擊肝付兼重。二十六日，以院宣徵福寢別府重久諸氏兵援之。尊氏駐太宰府，殆兩旬，得赤松石橋兩氏報，於是尊氏命一色範氏率松浦黨及西國將士留鎮九州，與書西大寺長老付筑後竹野新莊四鄉爲陣，亡將士永修光明真言法。多田院藏祖滿仲所創，因贈書僧徒禪源氏繁榮。是日發書宇都宮公景等戒師期將以二十八日發大友貞順等據豐後高勝寺城，與一色賴行戰。三日三夜，戶次賴時帆足清六、江浦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六

六郎次郎深堀明意等攻南門，城兵拒擊，創深堀時廣及瀨山志波原等。二十七日，又破近地，景能兵斬其弟朝廣。是日，陸奥賊將大泉平九郎與相馬胤等侵櫻葉莊，胤族胤景斬櫻葉孫四郎。標葉族多遭擒，尊氏將東，屆期不果。二十八日，更促土持宣榮兵會島山直顯命山田道慶及子忠能本田久兼杉道悟執印友雄莫福成長市來崎妙義，爰刈重直等應守護命，擊肝付兼重等。乃定以四月三日發，先是吉川辰熊丸既請國命擊賊，桃井義盛以院宣並尊氏命誘之，辰熊尙少，族親重叛附賊，直義因馳書告師期。發兵向關帝新造神鏡櫃，是日成而安之。二十九日，親莅內侍所，行神樂三夜。今川駿河守狗播磨屯周遍寺，國人廣峯昌俊等發兵往應之，勅賜大和夜部莊於寂光院僧徒。夏四月朔，號準三宮瑣子內親王曰章德門院。二日，法勝寺官付和泉麻生莊於高野山，堂衆以賞其功。尊氏以出雲大野莊數邑與三崎政高肥

前三根西鄉與薩摩人澀谷河內守高師直傳命日向守護代付新納院於島津時久少貳賴尙與楠橋莊於宗像氏俊於是功賞粗定三日與直義俱率少貳大友等九國兵發太宰府發舟博多抵長府細川定禰囑伊豫三島社大祝爲足利氏禱約以付地今川駿河守引兵入但馬廣峯昌俊屯廣峯山四日遣弟僧長源等往從之阿蘇大宮司關其族坂梨宗喜送款尊氏尊氏臨發命宗喜選其子孫請襲職宗喜乃舉孫孫熊丸五日尊氏署爲阿蘇大宮司又以筑前富永莊及肥前大村太郎邑與三池貞鑒直義馳書大隅令調所敦恒發兵擊新田黨六日本院崩於持明院殿年四十九間一日火葬於嵯峨野奉安御骨於深草法華堂遺詔稱後伏見院廣橋經泰狗菊田莊城湯本據以伐賊石川孫太郎石川春光等來攻相馬胤平等擊敗之經泰乃引兵入常陸擊常陸小田族與賊者相馬胤平等攻小田右兵衛佐奮擊拔其城進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八

小田越中守城亦拔之田中北條村田小栗四城皆迎刃而陷八日新田義氏狗三河賊將宮內少輔四郎等邀擊之九日尊氏直義駐軍長府以豐前河崎莊寄付筑前一官住吉社菊田莊光國保寄付門司關八幡宮令禱曰吾舉義兵以安黎元願成其功以傳榮子孫薩摩人牛屎高元擊官軍鎗進死傷直義乃與書獎勵當是時肝付兼隆據大隅加世田城兼重據日向三保城伊東祐廣據八代城相呼應以禦島津貞久島山直顯黨貞久乃率弟資久族大隅忠國等赴肝付與兼隆隔水而陣本田久兼中條祐心爲軍奉行傳檄薩摩募兵十二日薩摩郡答院族富光道貞發兵應之十三日賊部將率詫摩宗直等侵肥後與官軍戰於安樂寺相馬胤重光胤等既奉斯波兼賴爲主將方侵擾磐城濱海諸郡兼賴固與泰莊邑爲之號令相馬胤平遣兵伐其黨於信夫莊十六日鎮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奉義良親王至鎌倉斯波家長率

相馬重胤岡田胤康等邀戰顯家擊胤康於片瀨斬之破重胤重胤自殺於法華堂下是日肥後官軍與詫摩宗直等戰於島栖原初兒島高德之敗也乃逃三石山及聞義助攻舟坂則喜遣間使告曰三石之南有間道可以出舟坂之背吾起于熊山使賊分兵公則一軍由間道夾攻之必拔舟坂舟坂拔則西國無不服者矣義助大喜與約期先期一夜高德火其宅與父範長上熊山倉卒不及聚族人兵僅二百十八日天明舟坂賊果分三千人七道來攻高德分衆禦之力戰竟日逮夜賊繞嶺奄至高德以千餘騎當之重傷墮馬有二賊馳來斫之高德從子和田範氏松崎範家赴救扶載以歸創甚幾死父範長激之曰在昔鎌倉景政爲敵射中其目不拔矢三日遂射殺傷已者汝今小傷乃委墮若是何獲濟大事高德乃蘇息言曰速扶上馬出以決戰範長謂其可濟矣以餘兵十七騎突進賊不測其寡不戰而退義助分兵爲二令江田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

行義將二千餘人向杉坂大井田氏經督菊池武重宇都宮公綱等部下兵五千人攻舟坂以險守兵烟時能由良新左衛門等領勝兵三百餘以伊東惟群爲鄉道縛馬口潛行過險徑出三石西賊以爲吾兵自熊山還也不復設備時能等縱火而進三石城兵寡不能出拒而舟坂腹背受敵計無所出時能氏經夾而攻之遂拔其城行義帥兵三千入美作圍奈義能仙若提寺三城義助帥兵五千圍三石氏經進守福山城十九日肥後官軍又戰於大塚原一色賴行率豐前野仲道棟延入六郎垂水次郎等攻豐前玖珠城戰於日田肥前次郎陣前二十日新田義氏攻宮內少輔四郎於三河吉良莊仁木義高與子義長等奮擊義氏不克而退尊氏以九州蜂起應菊池氏更遣仁木義長移檄三池貞元詫摩貞政等會之直義又移檄牛屎高元等擊肝付徒二十三日義長率安藝寂順等自赤間關航鎮西北畠顯家引兵進至宇都宮駐營



二十四日相馬胤平往屬焉常陸人眞壁宣政等踵至二十六日奏請胤平任左衛門尉以岩城郡國魂又太耶關所與國魂行奉賞其功佐藤六郎率堅田經貞等攻土佐官軍於岩城村燒之石見福光地頭御神木兼經等卒兵至長府尊氏機舟厚東宗西曰源義經之戰墮浦也募船申崎率十二隻而破平氏因作券與舟師永免津港稅請上其船尊氏悅乃上其船而發二十七日抵周防笠戶移激三浦高繼發備中美作兵擊美作官軍命尊澄法親王修五燈法於宮中二七日以禱鎮靖二十九日仁木義長率訖摩宗直等入翌後日田是月定武者所爲六番遞直宿新田族義顯義治貞義貞政行義長井族廣秀高廣貞泰貞匡賴秀三浦族長泰時續氏時町野族信榮信顯楠木族正成正遠正景名和長年義高武田信貞長沼秀行小山政秀宇都宮泰勝小笠原賴清大友直世仁科盛宗高梨義繁千葉胤重土岐國行村野貞長島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二

津貞佐金持廣榮本間忠秀小早川賴平富部信連等凡六十六人島津貞久與肝付兼隆相持加世田大隅人重久爲兼薩摩人野田道玄延時忠種相持宿成榮執印友雄權執印俊正比志島貞範楠木原圓佛等發兵會擊踰月五月朔北島顯家遣丹波某率眞壁宣政相馬胤平等攻足利敵邀戰於澤和田河原不克而走尊氏抵安藝嚴島宿禰三日寄付國造果保充遣營費三日今川駿河守與官軍戰於牧田河原廣榮長源周防彌四郎藤佐度五郎等屬駿河守奮進尊氏發嚴島五日抵納集諸將議水陸便或曰兩將軍可由海南海中國將士可由陸或欲陸或欲舟衆議囂然少貳賴尙曰兩將軍取舟路甚不然此一舉天下之成敗繫焉今播磨備前方受圍先擊破之則耳目定矣此非陸兵不可故將軍由海頭殿由陸賴尙請率陸路先血戰破敵以追薦亡父百日之冥福是我之願也尊氏壯其言從之自率執事高師直及關東

京師宿將武相兵由海直義率高師泰及關東京師壯士少貳大友長門周防安藝備前備中兵由陸諸國守護盡應徵發具械杖糧食部署既定乃與直義俱至尾道發淨土寺會今川賴貞千秋高範僧道謙桂芳分觀世音經偈爲題詠和歌三十三首行法樂島津貞久賴兵加世田城下恐肝付兼重襲背後遣大隅義久及大隅守護代森行重率重久爲兼高木久安菱刈蒲生橫川等兵赴日向攻姬木城城兵拒擊射中楠木原惠佛六日貞久分兵爲三弟資久伊作道惠將山田忠能杉道悟等攻正門本田久兼中條祐心率野上田時盛池端清種平田眞宗郡山賴平等攻水寨自將二階堂行久篠原國道眞福成長等備中軍是日義久行重等引兵入三俣院重久爲兼率先涉河進攻王子城與兼重兵戰今川駿河守率廣家周防諸氏兵入丹波戰於佐治山收島津實忠薩摩滿家伊集給黎三院泉莊日置南鄉以賜宇治惟時賞其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四

功是日石清水宮鳴動相馬胤侵宇多莊與官軍戰於熊野堂官軍斬五十嵐田信等七日光胤復進斬首十三島津資久等門加世田杉道悟等肉薄奪其寨柵城兵盡射中杉保右股明日復進城兵射中道悟旗手北島顯家遣相馬胤平等伐下野那須氏下野權守藤原資家之裔天治際資家城三輪鄉奄有那須郡盤據甚久及亂起其裔資藤叛應尊氏八日官軍攻資藤於那須城胤平向後門城兵射傷之不屈竟陷其下館新田義貞駐軍播磨鷓莊法隆寺領也部兵侵掠其界雜掌以訴其牙營責債損亡是日義貞舉奏京師請其處分九日島津資久伊作道惠本田久兼等合兵迫加世田城肝付兼隆力戰拒之十日尊氏直義發賴津尊氏率舟師七千隻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日夜擊炸相報少貳賴尙兵二千編笠之旗爲陸路前行尊氏水師目送而前俄兵船一隊羣中黑徽章而來賊望見驚噪曰得非楠木氏設計



來襲邪至則細川族與土岐賴遠河野通盛等以南海兵迎也上野賴兼引兵侵石見吉川經明等屬焉攻黑谷城戰山間日向益戶行政益戶秀名石河內辨濟使等狗新納院與土持宜榮戰於蘆原彥尾福山官軍聞直義來謂大井田氏經曰城壘未成不可以禦強寇奈何氏經勵以忠義曰奉命遏賊路豈可聞其兵多不戰而走哉今日吾輩致死之秋也衆更奮躍勇氣百倍十五日尊氏水師抵備前兒島加治顯信迎館之夜月明偶鬪雲成雙畫一軍皆拜曰天祐我尊氏之西奔也紀伊人色河盛氏起兵勸其黨法勝寺宮賜岩代莊盛氏乃與一木戶某等伐那智賊是日盛氏攻濱宮佐野益戶行政等據石之城畠山部將佐伯備前守攻之命土持宜榮等發兵會擊仁木義長募兵聚菊池武敏松浦族中村道榮寒水井八郎中島孫次郎與篠原九郎等自筑前荒木家有自筑後國分彦次郎論尼次郎三郎自肥前諒摩宗直等自肥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六

後率兵會之武敏聞警乃邀之筑前十六日戰於三奈木荒木徒奮進戰於平塚原武敏赴筑後川三池寂順與松浦篠原徒追擊鳥飼渡鴨子原今川駿河守侵但馬攻氣比城官軍拒傷廣峰長源等直義入備中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豪傑率兵來屬三浦高繼自美作至軍容日壯十七日軍備中河原距兒島三里遣使謂曰某得山陽兵將軍得南海兵大勢已成矣赤松三石方受圍而江田據福山將以明日拔福山請警不虞十八日直義還明攻福山城大井田氏經戒衆勿譁及賊發賊三乃鼓而應之聲震山谷賊驚曰源家將果善守勿以城小侮之乃齊進四面仰攻城兵注射死傷無算氏經乃督精兵千騎洞開城門大呼突出賊兵披靡入馬墮淵死者相枕氏經望直義旗旋騎赴之搏戰移時既而知其非直義之陣衝出賊背亡從騎五百顧視樓棚火起知賊兵已入城謂衆曰今日之戰止於此矣乃收餘兵東馳行關十餘

合至三石與義助合義助馳使告義貞義貞答曰敵海陸並進即扞陸者則海者直犯關矣吾欲退屯兵庫合捍海陸子宜釋圍還會山里也乃遣使美作召行義乃解白旗圍是夜義助又解三石圍而退菊池武重殿之賊要之舟坂山會月黑官軍驚愕菊池氏曉兵原源五原源六殿而射賊賊不敢近兒島範長與高德欲拒飽浦信胤兵從尊氏而東者出陣西川尻適聞福山陷十九日去赴三石義助既去乃乘夜踰險到佐古志浦高德創劇範長託之僧寺以八十人東走二十日曙赤松氏兵三百騎見範長過呼曰敗卒盡釋甲降範長笑曰嚮尊氏百方招我我輒毀其書投火今曷降汝輩哉潰其陣出賊傳呼敗卒過土兵群起範長行戰十八合悉亡其兵所餘者六人範長曰使我得舉族而來當蹂躪而過今事至此是我死日遂入叢祠中割腹衝刀而死從兵皆自刎唯族人和田範家伴死欲刺賊將賊將來即其族宇野重氏兄橫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八

驚曰吾早知之不使之死範家起曰吾在斯重氏悅而放還之葬範長直義驅軍入備前沿路無官軍尊氏發兒島與直義燧燧相應而進二十一日出羽賊執出羽守葉室光顯殺之義貞遂解白旗之圍退駐賀古川西二日侯義助行義等至時霖雨水漲衆以賊逼於後請將帥先濟義貞曰我軍未濟而賊遽至則我走路斷絕人知必死所謂背水陣是已且吾待諸軍濟訖乃發未晚也乃先令軍士病創及馬疲不堪騎者以次而發及明水落義助行義亦至乃俱濟至兵庫則其兵亡者過半義貞飛書告急朝廷震駭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楠木正成往援之正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發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入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

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坊門清忠不可曰自王師東征迄賊西走威靈所加莫不以寡制衆是天助非戰略也況今賊所帥不必多前日東來之兵而節度使未一接鋒陛下輕棄京師一歲之內再移御延曆寺則因何示萬乘之重哉臣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聞獅子生子三日擠之絕徑試其跳超今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禍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寄賜菊作刀授之流淚訣別正行請從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淚而去正成微河內和泉兵應者甚少至尾崎遣使報京師曰此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

戰必敗矣往年臣受密勅據金剛山忽卒以私募兵國中影附得以濟功今者以兩國守護命發督內兵族人亦有難色諸國人心可知也臣惟有死耳進到兵庫義貞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召還公奉駕御山不能也義貞曰驛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然去年東征不捷賊迫尾亦不能退今年西征攻城未拔賊來輒退避天下其謂我何吾故欲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燈高時後據尊氏公武多矣衆言何足恤哉義貞色釋當此時尊氏水師抵室津直義陸兵軍掛河赤松則村迎尊氏至其舟收我軍所遺旗幟百餘于城下以獻尊氏視其徽號部屬降者雜在其中嘆曰此輩權詭以充害其苦心可知想當不日來也喜色快然已而降附者果多尊氏留候風時直義已過陸軍期太急二十二日相馬胤平遣族人擊田村氏明日攻不輕堂寨肝付兼重遣兵救加世田二十三日島津貞久聞報遣弟資久

及大隅忠國率嗣寢和泉諸族逆擊於野崎肝付兵掛鏃射之銳甚其嗣成長血戰矢竭短兵迫擊子行貞重貞杉道悟等奮進行貞馬僵而徒重貞負傷以身免而退是夜西風吹雨尊氏喜以爲便也將發衆尙疑之乃召舟師議皆曰月出則風轉必有難矣樅浦舟師曰否風生而雨至月出則霽風力雖加必順尊氏銳意欲渡曰苟使順風何問強弱是義經之所發渡邊以制勝也循雨而發從者三千隻至杓子浦天晴月生帆腹飽風衝怒濤而駛二十四日薄暮達大藏谷直義陣一谷每炬照夜海山如畫與直義往復終夜定進攻計北畠顯家以大軍攻相馬光胤於小高城兩日城兵拒戰力盡是日城陷光胤與族長胤胤治成胤胤俊等戰歿自光胤據此八旬而伏誅顯家遣兵勦餘賊二十五日義貞部分諸將使脇屋義助將五千餘騎陣于輕島大館氏明三千騎陣于燈燭堂南以禦水軍正成以麾下兵七百餘騎陣湊川驛西以禦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二

陸軍義貞自將二萬五千餘騎守和田崎以策應諸軍尊氏分陸兵爲三直義將中軍高師泰爲副大友三浦赤松播磨美作備前兵屬焉由須磨斯波高經將安藝周防長門兵由山路少貳賴尙將筑前豐前肥前山鹿麻生薩摩兵由海濱天明細川族以南海船五百隻先發過兵庫前出官軍後尊氏艦船相衝膠戰路岔而來辰牌至兵庫海而望則楠木氏旗楯貫山連營和田崎松林皆中黑旗兵可一萬餘分五百餘爲先隊二千餘繼之少貳陸兵沿海相距數十步兵馬可戰賊船鳴鼓大喊官軍亦呼噪應之聲震天地海陸相持未戰我軍有一騎挾弓立岸呼曰將軍西來必載津妓置酒高會請進一物佐酒注箭而俟適有鰻櫻魚而舉乃馳而射之斷其隻翼墮賊舟中兩軍譁呼尊氏使人問其名答曰東人或識請投刺焉復發一箭破三百步貫船舷尊氏視其箭彫於箭曰相模人本間忠秀賊中傳概忠秀揚扇呼曰方今戰國

一矢可愛願見返賜賊中有答射者箭不達岸我軍齊笑射者慚憤以三百人上岸義助擊殲之細川定禪望見曰軍不能繼徒損衆耳吾將擇地而登帥七百餘艘過而東將自西宮上義貞與義助氏明帥兵三萬欲先往拒之循岸而馳騎者如走舟者如追而兵庫無人矣賊後隊六千艘盡上兵庫於是楠木氏軍遙與中軍隔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賊見菊水旗曰此勁敵也將因而殲之正成縱橫奔擊意在獲直義直義退走馬中箭不進官軍追蹙殆獲之樂師寺公義以己馬援直義遮圍而逸之尊氏亦使吉良石塔等六千餘人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鐵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刺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四

死正成年四十三族人橋本正員字佐美正安神宮寺正師和田正隆等十三人殘兵六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時遇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至則遭正成軍既敗將自殺見武吉至曰正成力盡就死吾子幸還報之武吉曰此豈男子生還之時哉共割腹而死於是尊氏直義合兵以驛義貞義貞至西宮望定禪旗幟曰足支賊耳由湊川來者乃其渠魁吾所願擊乃還背生田森分諸將陣三處兩軍互進大戰聲震天地義貞竟不利而退定禪登岸遮擊義貞馳突走之定禪還關義貞血戰且却賊急追之義貞自殿數返擊馬蹙而徒上丘待救賊環射之是日義貞擐名甲薄金兩手揮鬼切鬼丸二寶刀截飛矢且截且避輕捷如神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而留死義貞因得脫正成僕竹童丸馳歸河內告戰死之狀畢將自殺衆皆止之其夕留手書伏刃而死論贊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勢孤孫吳而忠勇壯烈殆與唐

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仞破皆嬰孤墮便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黨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歸與首蒙推獎斯則爲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爲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六

心天地金石不論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擄殺國儲傾移鐘虜功垂成而濃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矣哉

賴襄曰觀正成諸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思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過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墮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據其空虛以殲其渠魁帝之復辟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繼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編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池有不若焉爾然

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邪。擢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爲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尙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其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閭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嘆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英雄迭起。僅傳數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八

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青山延子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捲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爲失策。竊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歎也夫。

山縣願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畧不足。是以網漏吞舟。終至于不可制。焉得道其實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又曰。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舉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銳。待其疲困。而一舉殲之。而帝弗從。復失策矣。正成於此乎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爲也。正成忠勇

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死天下之事。斷然可知也。

湊川官軍已敗。尊氏駐營兵庫。與御堂高尾張守部下獻正成首。尊氏視之。潸然。正成英才。智略超邁。其死者無不嘆惜焉。帝追悼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尊氏檢首級。無慮七百餘。而所喪亦甚多。乃馳書仁木義長。宣布捷報于九國。諸國尊氏亟徵薩摩大隅兵。而島津貞久方頓兵加世田城下。是夜合兵攻水寨。野上田時盛郡山賴平。莫福成長等奮進。城兵擲矢石拒之。敵挫。挫不屈。二十六日。水寨陷。城兵數百壓死。貞久乃遣成長等赴尊氏軍。尊氏進陣西宮。遣仁木賴章。今川賴貞。率丹後但馬兵。自丹波入京。楠木族大冢八木岸和田等引還。賊將高橋茂宗等與官軍戰於吹田。賊先軍已至山崎寶寺。義貞以殘兵六千間道自丹波還京師。京師震駭。二十七日。紀伊官軍率色川盛氏等攻新宮山。賊徒拒戰。足利族石塔義慶。下熊野法眼等以船數百濟師赴龍崎浦。官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六十

軍輕剽迫之。是日帝又若黃奉神。器避賊於延曆寺。從兵六萬餘。遣檢非違使太田全職。促法皇。上皇。豐仁親王詣行在。上皇至北白河。託病不來。及尊氏迎兵至。乃法皇及豐仁親王還御六條殿。僧祐覺復。勸僧徒率錢穀以佐軍用。二十九日。直義入京師。將士多迎降。尊氏駐營八幡。賊傳正成首入。猶不信。曰。正成多智。安知非詐。既而尊氏送正成首于河內。一家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尾而闕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汝何惑焉。乃父之遺歸。汝豈教汝自殺也。汝卿。遺命歸來告我。而先忘之。惡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爲志常與兒童嬉戲。爲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爲斬首狀。曰。獲尊氏元也。楠木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間。猶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時攝泉之際。賊兵大起。島山國清。固大冢惟正。子八木城惟正。子木法達等防之。接戰累日。橋本正茂與右近衛中將中院某陣天王寺。乃俱率

兵赴援内外夾擊大敗之國清逃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二千七百六十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終



後醍醐天皇十

延元元年六月三日足利尊氏遣兵遷法皇上皇豐仁親王於八幡五日一色賴行率豐前野仲跡田竹井諸族兵戰於玖珠城尊氏慮北畠顯家復來討議急犯行在使直義發兵吉良石塔澁川畠山氏由東坂本仁木細川今川荒川氏由無動寺高南部嚴松桃井氏由西坂本並迫行在新田義貞義助以諸將拒東坂設機橋穿溝壑旌旗入馬彌滿山谷戰艦鱗次湖面公卿僧徒守西坂恃險不設備賊將高師重犯西坂賊悉登會山上大霧咫尺不辨僧兵因下擊斬三百人賊乃退賊將吉良石塔聞西坂戰聲進至東坂見守備嚴整不敢進六日使人謂師重曰官軍精銳悉在東

坂西則恃險守兵不過緇紳緇徒子速攻之吾當夾攻師重令眾曰明日之戰却一步者罰七日賊犯西坂官軍不利參議千種忠顯左近衛少將坊門雅忠禦戰死之名和氏執事內河真信亦戰死僧徒且開且引賊乘勢至大嶽僧徒乃急擊大講堂鐘報之義貞提兵六千馳上四明與宇都宮公綱乘高衝之賊崩潰爭下死者填谷義貞留陣四明八日師重遣使東坂曰官軍悉聚大嶽東坂空虛公等速進攻縱火吾將夾擊東坂賊乃來攻多搬薪草填壕欲以焚城城中弓矢齊發射殺三千餘人賊陣擾亂爭蔽梯避矢義助擊之乃與諸將開門突出白鳥陸軍衝其左湖上舟軍射其右賊大破退守營不復出射戰經日園城寺僧徒在賊營每戰具松明謀火行在當此時諸國舉兵赴關者集攝津水田城武田信武以安藝兵拒而攻之紀伊官軍率色川盛氏等而至爲赤松氏所拒乃縱兵與赤松二郎左衛門尉戰於山崎是日一色範氏

移檄募兵援筑後守護代條原貞兼擊菊池從新田義氏軍三河

八幡仁木義高父子來攻九日義氏與戰不利敵陷其營細川定禪攻西坂官軍逆擊傷天野遠政直義已悉眾益東坂軍聞西坂戰急而懼乃馳使令岩松三郎等引兵渡勢多而還衛京師於是山崎之戰亦急紀伊官軍破赤松軍進至向大明神森縱兵奮鬪尊氏乃命岩松三郎與遠行由山科諸氏俱向河尻是日武田信武督逸見有朝吉川親家等拔水田城高尾寺僧徒搆城塞應官軍十日尊氏移書曰新田義貞等逃匿山門我奉院宣以加討伐聞汝眾徒謀黨義貞宜撤城頭兵違者有罪直義亦作願文與淑山總持院納諸日吉七社以誘僧徒曰苟得戰勝山門累世領邑悉復之如故據建保例付遣營費并但馬吏務今年修中堂二年食堂三年講堂等凡十七條昭利以動之島津貞久陷加世田城肝付兼盛逃大隅官軍不振十一日官軍與河野通盛戰於大嶽

南尾官軍注射賊兵多傷十二日延曆寺移牒興福寺曰南都北嶺共掌護國護王之祈天台法相互窮權政實教之旨以佛法守王法以王法弘佛法比年以來天下大亂尊氏直義等起邊鄙酋長浴超涯皇澤未知君臣之道乃有豺狼之心樹黨誘誘誘誘賊黨謀叛逆無辭以義貞稱敵官闕灰燼黎民塗炭論其積惡誰不嘆息回仙叩於七社任安全於四明於是乎三千一揆扶義兵老少同心伏異賊王道未衰神感潛通逆黨卷旗奔西凶徒倒戈敗北天掃撥槍同見慶雲之色海斬鯨鯢盡歟逆浪之聲而今賊黨再窺官軍暫仿徨仍憤先饑重及臨幸山上山下興廢只在此時佛法王法盛衰豈非今日乎貴寺若存報國之忠須運輔君之計滿山愁訴猶通音問而成合體一朝治亂何隨群議而無與力興福寺六方眾徒得牒乃應之明日復書曰夫違天者有大咎失道者其助衰積暴之勢豈又能久乎今同皇興於花洛外張軍幕

於檣溪傍寺邊若輩國中勇士頻有加官軍之志屢運退凶賊之策然而南北境阻風馬之路不及山川地殊雲鳥之勢難接矧賊徒構謀寇迫松嶋人心未和禍在蕭牆攻守之間進退失度但絲綸屢降牒送難默速率銳師早征凶黨十三日渡東寺塔土佐賊將半堅田經貞等軍安樂寺與大坂城官軍戰經貞氏命河野通盛引兵援東坂本軍慰勉曰卿善戰上所依賴其竭力速奏功未幾十四日佐佐木高氏率尾張兵至勢多尊氏命園城寺具舟船濟其師更命通盛自鞍馬口衝叡山背尊氏曰是春之戰我陣河野雖進軍無根據是以輒敗宜以東寺爲皇居協力護之也是日奉上皇法皇豐仁親王入東寺以灌頂堂爲宮千手堂爲牙堂仍用建武號土岐賴春募美濃兵赴尊氏軍郡上郡人悉見忠保等發兵會洲股進入近江是日戰於泰山十六日至宇治經野八莊司亦率衆五百至乃令屬西坂軍湯河莊司謂高師重曰紀人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六十八

長山中涉險阻如平地兇鋒尙橫而堅勁箭不入使爲先驅何畏新田兵師重壯之十七日師重以熊野兵五百爲前鋒皆被黑甲自軍母坂上本問忠秀相馬忠重有義貞側面而笑曰今日之事不復煩諸君乃徐起注箭一賊執巨斧前導忠秀一發洞其鎧一賊繼登忠重射貫其背皆斃賊愕胎莫敢前二人遙呼官軍曰賊敵來薄我將試射請設標的我軍植諸月扇二人相識勿射月乃發兩箭夾月乃解箭鼓鼓自名於賊曰蓋受吾箭試甲堅脆賊悞不戰而卻是謂雲母坂之役山徒光澄懷貳遣今木隆賢謂師重曰新田氏在四明峭峻不可攻請以精兵付隆賢乘夜縱火師重乃選精兵五百付之十八日夜潛登四明隆賢前導失道會天明紀清兩黨覺而盟之光澄尋爲其子所殺十九日出雲千家氏應賊遣弟貞孝赴伯耆攻官軍於長田城官軍與土岐賴春等戰于西坂本中尾初宇治惟時族阿蘇品惟定從新田義貞軍自兵庫

敗還京師恟擾惟時奔竄失蹤而賊截鎮西路乃稱惟時代赴山崎權中納言四條隆資軍隆資方禦坂本賊軍族左近衛中將隆光率楠木黨和佐源秀八木法達昇和田治氏等向竹田高師泰與武田信武合兵拒擊成田重親等率先而前治氏等奮躍進及今在家作道遇見有朝吉川親家毛利綱四郎田門十郎遠藤菅生之徒盡力拒戰廣容昌俊自東坂引兵與諏訪部信惠等赴援隆光轉戰赴桂川法達治氏等戰於六條河原而赴行在直義軍三路犯行在已旬有五日官軍扼險拒擊不得前南都應勸繼內軍亦迫京郊始我軍約兩坂有急各撞鐘相報二十日詰旦群衆來東坂撞鐘諸軍以爲賊來馳集東坂賊兵以爲官軍下擊乃大駭官軍遂開諸門一時並下義助巡進火藥壁賊人馬蹂躪投墮深谷師重將走佩刀挺而與股官軍生擒之僧徒謂而斬之衆于幸崎賊將士死者數十人直義棄赤山營走還三條坊門第諸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七十

軍倉皇逃京師不可收拾新田義氏戰於吉良莊斬細川賴種仁木師義弟從佐佐目大僧正賴助爲僧曰賴仲年已七旬直義執事斯波家長權署爲鶴岡社務職二十一日上皇復高野山領邑祈天下安全如故以誘其衆徒尊氏軍既自叡山敗還遊散四出不可復檢束二十三日侵襲上賀茂縱火劫略祠壇見血社司奉神體逃避二十六日昭訓門院葵土佐官軍攻安樂寺城射傷堅田經貞等近畿諸國觀望者聞南都應勸皆送款行在謂得將帥進討帝乃遣權中納言四條隆資于男山絕川尻路遣左近衛中將中院義定于宇治絕大和路額田爲綱奉大覺寺宮性圓法親王屯于長坂絕丹波路延曆寺僧兵守鞍馬路愛知信樂兵扼勢多絕賊餉道於是諸國兵十百成群日集行在者絡繹不絕阿波淡路兵至者三千詔屯阿彌陀峯夜懸萬炬以張軍勢賊軍大困乏始猶賣鐵馬供食久而不能給乃大縱四出劫掠食物襁褓衣

服京師居民累經兵燹既失資業復遇殘暴往往出乞丐飢臥路上雖公卿亦不免飢渴漂泊喪亂之慘極矣尊氏乃遣將東自關山阿彌陀峯南至宇治西至老山北至長坂口配布兵士擊官軍行在又出兵近江關截東軍赴京者適小笠原貞宗發甲信族三千自東山道至不得前尊氏遣佐佐木高氏擊官軍開路飛書謂貞宗等曰且稽留數日與高氏表裏相應破敵入京趣國人目賀田玄向等援之別遣將率多田族高橋茂宗擊淀宇治官軍二十七日茂宗等擊官軍戰木幡一色範氏鎮博多徵九州兵衛其館門猶探題例聞菊池武敏兵強懼乃遣今川藏人大夫往擊之徵小代長鶴丸等兵助其軍今川便路赴肥後是日軍於國府出菊池背二十八日新田左馬助與賊戰于三河本野原當是時賊兵逃亡相屬行在衆議不一諸軍逗留賊散卒復集而官軍不知之知謂賊兵猶寡可擊尊氏聞之乃使高師直屯法城寺河原細川族

以南海兵屯內野備之權中納言四條隆資左近衛中將中院義定軍自醍醐進攻六條河原阿蘇品惟定等進戰賊將縱目賀田玄向等逆擊却之晦義貞與名和長年等進擊內野陣細川族先敗而走義貞自大宮坊長年自猪熊坊並進向東寺官軍擊法城寺河原陣師直拒之部下小供來定率吉川經久等戰寺前小代重峯小幡右衛門尉等戰於吉田河原官軍不利直義自將至三條河原則兵煙既及入條坊門聚曰東寺方急不可不救少貳賴尙屯壬生匡遠綾小路大宮第率兵馳至曰東寺多壯兵即使敵迫擊亦不足憂也法城寺軍必急將軍且勿動吾先往救東寺耳乃西馳義貞長年兵已向入條坊門上杉重能仁木賴章等開東寺門邀擊權大納言二條師基權中納言洞院實世軍至五條大宮土岐賴遠望見曰是紹紳耳從後掩擊之官軍敗而走賴遠乘勝斷義貞後重能等攢箭雨射義貞不勝却走細川族反戰美濃

兵猶見忠保等自二條大宮轉戰及五條石見兵御神本兼繼備後兵三吉三郎等邀名和長年戰於坊門猪熊兼繼斬伯耆右衛門尉直義師直戰於中御門烏丸岡本貞四池上藤內結城七郎等奮進貞四與官軍相搏傷腕遂爲其所斬坊陌酣戰長年兵敗自殺豐前人草野左近將監獲其元是日長年比過白鳥路人相語曰三木一草僅存一木長年聞之慨然謂與論嘲我死晚也戰艦不利今日死矣及戰敗長年閉後街門以絕走路與從弟信貞等及兵二百人力鬪而死子義高

論贊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奮身變健不惟拒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譏殉國之晚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此時紀綱紊亂諫臣去而良將殲女謂不可遏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效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儼以與人之誦決其死生則使之

不可生而生亦可爲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

細川定禪薄擊義貞欲獲之義貞幾危從兵苦戰代死因得免以二百餘騎走長坂是日四條隆資自竹田及鳥羽作道進追東寺高師泰出禦之與官軍戰於鳥羽作道敗之斬獲頗多成田重親等戰於西八條進至難辻子武田信武率吉川親家等進戰赴桂川攻圓明寺官軍棄營走今川駿河守禦竹田軍諏訪部信惠高橋茂宗等戰於竹田河原斬和田氏從士原光忠見忠保自大宮轉戰至竹田與自賀田玄向等出官軍背官軍遂敗走忠保等追之楠木族和佐源秀等反戰自六波羅馳赴汗谷遂戰殲中院義定軍至法性寺細川賴春自內野引兵禦之戰於替生日辰官軍皆敗師直迫趕自糾河原及西坂而還高新高左衛門尉中林次耶至賀茂河原而料首級此戰也僧鑑服亦戰沒明日尊氏集諸軍所殺獲檢實於三條河原悅曰山門殘兵無幾耳千家貞孝等

嗣伯耆賊軍攻官軍於小松城是月北畠顯家遣將御常陸那珂通辰等屬之與佐竹貞義戰于久慈郡幾原秋七月朔官軍與賊戰於西坂本名和高光死之官軍數敗不敢復進二日肥前官軍與賊戰於白石周防人起兵據敷山城四日上野賴兼率吉川經明等攻之官軍不利棄城而退近江國人誦起應官軍小笠原貞宗等尚未得前是日尊氏遣將向大津馳書告貞宗曰我軍累勝宜急進兵至勢多以相報貞宗欲前報山衆徒撤橋板禦之五日尊氏又與高野根來兩寺以院宣誘聚徒使謂言貞宗軍曰萬日之戰名和長年授首殺獲數千今朝發兵降且逃聞新田義貞東奔宜令東國將士要路虜之貞宗軍於野路篠原關截湖上船是日前權大納言二條師基率北國兵士敷地上木山岸瓜生河島深町諸族三千餘至行在官軍又振勅伐鎮西賊徒尋以懷良親王爲征西大將軍六日夜僧祐覺等率衆徒自志那濱上岸小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七十六

笠原貞宗逆擊野路篠原祐覺敗走成願房源俊死之七日安賀茂神體於本殿土佐官軍自大高坂進攻安樂寺城戰於西門尊氏命石見主將擊大內弘重於益田大山殺之當此時三隅信性應官軍據河內城族人向背不一石見擾亂行在得二條師基兵謀復攻東寺議道所由衆以謂經京師赴東寺里間多隘進退甚艱是前日所以取敗宜分軍爲二西自內野東自河原縱火夾攻之會有叛者以計報賊而官軍不之覺也八日師基與千葉宇都宮自河原進破賊五條河原赤松則村來援師基遂敗義貞自內野輕兵入京縱火尊氏分兵遮擊官軍皆不利而還九日尊氏遣侍所高師泰自山崎進向攝津芥河師泰使諷訪部信惠等由山路進官軍逆擊不利武田信武率吉川親家等戰於七瀬河下樹野十日新田義貞脇屋義助將兵渡湖擊小笠原貞宗於野路篠原不利貞宗就便鏡山官軍即起擊之貞宗轉戰而北至伊吹山

據大平寺官軍遂退十五日貞宗報捷京師明日直義報曰聞敵已挫敗今將趣勢多以南東軍皆入京也遣佐佐木高氏將江勢兵平東近江宜俱戮力破敵而來上皇以法印定曉爲東大寺別當十八日帝恐僧徒搆貳詔延曆寺永領近江國衙增進七社九院封戶賜僧徒輸軍糧者八百餘人邑又座主尊澄法親王叙一品天台座主叙一品自古未有也僧徒大悅以紀伊井上新莊領家職賜粉川寺行人賞其軍功鎮西競起擊尊氏黨一色範氏遣佐竹重義擊之是日博多成兵龍造寺家親深堀時廣等會那賀川松原口而發菊池徒扼險拒守擊却之三隅信性據河內城也其族周布兼茂以內村兵援之益田兼行離族以兵數千據益田城應上野賴兼二十一日信性遣子兼知與兼茂等俱往擊兼茂破北尾崎柵斬大森代大進房當此時備後人誦起擊尊氏黨謀入安藝尊氏聞報二十二日命小早川經平等發兵擊之直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七十八

飛書伊豫曰正成長年皆已授首矣宜應院宣破其黨也以誘三島大祝安顯等楠木正家猶據瓜連城佐竹義爲在武生城謀攻之幕陸奥兵伊賀盛光乃往會焉阿蘇沼伊時北條遺族也食下野阿蘇沼常陸信太兩莊於是起兵擊尊氏黨斯波家長聞報遣加子松鶴丸往擊之是日率兵赴常陸帝以法眼實曉爲東大寺別當義貞以數不得意約諸將帥舉火爲號四面進擊二十三日義貞帥宗族四十三人入辭帝帝親臨勞軍勇所御紅裳分賜之以爲登識義貞臨發白曰勝敗天也不可逆順今日之戰所不送篠尊氏督者毋復生還矣已而北白河失火四條隆資望煙以謂官兵既入京師乃率三千餘人直進攻東寺南門與高師直戰破之乘勝火樓檣時賊兵皆外出在者老弱驚怖不知所爲而尊氏方誦經自若士岐賴氏侍座曰恩源太如在於拒之何有恩源太其子賴直也適賴直入見賴氏喜問曰北面之戰未乎曰不知也

適在三條望東寺煙揚乃還耳師直曰敵至南門頗公出拒賴直  
諾而出尊氏呼返之賜之寶刀賴直拜而受之自北門出於我左  
下馬而射我兵亂潰乃上馬騎而馳之手斬六人師直等復出援  
擊隆資遂不利而退南都兵亦失期不至義貞不知隆資之收分  
兵爲三從大宮猪熊四條縱火轉鬪而進賊兵爲之披靡遂至東  
寺北門執弓注矢呼尊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曰皇統之爭  
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爲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鬪決離  
雄請送一箭當快門樓中尊氏坐間柱沒滅矣尊氏奮然起曰亟  
開門吾非敢敵官家獨欲與義貞決耳上衫重能牽鎧袖止之曰  
義貞深入歸路斷絕故欲決戰耳何必輕出會土岐賴遠望見五  
條大宮軍曰此公卿軍也從後掩擊官軍收退賊乘勝斷義貞軍  
後東寺賊又叢藂雨射義貞乃馳突而退至三條河原賊復四合  
義貞額中流矢流血被面乃令其騎皆西其馬首欲決死紅笠識

者八百餘皆戰潰圍入謂曰天下之事豈止於今日請速還擁義  
貞而却隆資棄勇山還行在阿彌陀室軍亦爲細川定禪所破諸  
路軍皆敗還賊復大振以利誘興福寺寺僧叛應之應官軍者僅  
備後櫻山備中那須備前兄島今木大富伊勢受曾耳而其兵未  
至是日武田信武率逸見有朝吉川親家菅生四郎等逆擊宇治  
官軍於醍醐親家與高橋茂好等力戰遂敗官軍燒數寨進陣大  
日山二十四日官軍攻水本房擒醍醐僧得珍斬之二十五日信  
武進陣木幡山尊氏以斯波時家爲若狹守護職今富名主是日  
時家至小濱燒脇袋三宅和久利多田河崎等尊氏已擊却官軍  
乃宰制土田以元弘際所收公高野安養院領復給高野山尾旅  
門員莊三腰村極樂寺領與新熊野社攝津池田壽命寺及少貳  
族武藤豐前次郎御神本兼繼小早川景宗龍造寺家政吉川經  
久吉川經朝等從軍將士有功者授褒狀約賞松浦貞爲肥前守

在京師潛逃歸鎮西足利氏覺知二十九日飛書小俣道賴徵發  
諸國兵擊之八月朔帝遣大塔若宮督四條隆光軍因駐營八幡  
山寇與良宇治惟時潛匿大和於是會入幡營乃遣矢津田某到  
四條隆資軍報族惟定惟定即往見惟時命使致力於隆資隆資  
人成田賴時守大里城淺利清連素黨足利氏與曾我貞光族光  
時等俱來圍之南部師行遣小笠原鳴海諸士救賴時擊却之三  
日岸田隆覺與宇野小寺徒共攻河內官軍陷東條城燒之四日  
尊氏遣河野通盛率伊豫將士攻宇治官軍令曰不用命者錄進  
其名北畠顯家遣相馬胤平等擊石河莊賊小河松山徒五日胤  
平攻松山城賊於後門賊出降六日顯家令軍鑒有實宣布南部  
政長等曰尊氏直義雖復犯關輒挫敗前月十五日自殺矣今二  
三凶徒將來襲既遣兵伐之當歸克定賴部兵毋妄動以鎮郡內  
七日宇野小寺岸田徒入播磨與官軍戰於淡河而西武田信武

政宇治官軍於阿屋城逸見吉川管生徒奮進破其北門城兵力  
拒賊退保木幡營菊池氏遣兵略大友族吉弘氏筑後邑八日一  
色範氏徵龍造寺季利等兵會佐竹重義軍十日土佐守護代河  
間光綱與近藤知綱大高坂松王丸等攻安樂寺賊戰於南門美  
濃賊將東中務丞與土岐氏所遣將攻官軍於關迫北野將見忠  
保等力戰十三日移兵攻八代城官軍拒戰創傷見孫四郎尊氏  
請上皇立豐仁親王爲帝十五日法皇上皇與豐仁幸二條良基  
押小路烏丸第豐仁親王加冠於泉殿乃踐祚是爲光明院不授神器  
如尋承故事直承上皇統用建武號上皇居持明院總攝政務以  
左大臣近衛經忠爲關白明日右大臣洞院公賢內大臣一條經  
通如故初尊氏欲復上皇位衆以謂此主往時爲北條高時所立  
曾不踰年海內覆亂北條氏滅矣立之不祥於是立其弟豐仁民  
間爲之語曰君王多福未親一戰將軍賜以王位十六日加古松



鶴丸攻阿曾沼城阿曾沼伊時防戰不利棄城逃走尊氏發山城人林直弘等兵屯峰黨十七日侍從隆邦傳征西大將軍令旨以土佐宮崎別府下司職賜高野山堂實其功直義命佐佐木義信赴若狹援斯波時家軍小代重峰自京師還肥後與詫摩宗直詫摩親元等會于國府一色賴行遣三村又次郎據阿蘇南鄉城以迫官軍十八日宇治惟澄起兵與菊池武敏合擊小代詫摩等戰於唐河原惟澄率先大敗之二十日今川藏人大夫飛檄肥前今深堀時清等舉族來援武敏武澄引兵圍阿蘇南鄉城三村又次郎棄城而走斬首數千官軍阻京師路尊氏糧食益困尊氏因趣諸將急擊官軍細川族與河野通盛以兵二千擊宇治官軍官軍擊破之乘勢自木幡稻荷山進據今比叡阿彌陀峯攻今川範國陣射中其肩範國奮擊却之乃與高重茂布營對峙島津貞久方戰洞崎及金剛山於是引兵來會攻戰數日岩城人鯨岡乘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八十四

隆應鎮守府命遣子行隆術常陸屯橋本是日進攻村田是夜兇徒結黨劫鶴岡祠奪神寶小栗十郎番直并禦逐之傷死二十二日光明院及上皇避亂復幸東寺今川範國仁木義長率高橋茂宗等自山科進擊官軍於四宮河原義長向松坂範國向巡地藏相約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及戰義長先退範國血戰官軍愛曾某齊力絕綸自相坂軍單騎來狙範國顧瞻則其刃已拂子範氏擒矣即反馬揮刀斫兇愛曾辟易還營脫兇頭見血怖曰今川快乃能斫我堅甲是日兵燹及勸修寺宇野小寺埴田從自淡河引兵到安志城赤松則村乃發兵使族兵庫助將之入攝津是日戰於西尾而東鯨岡行隆攻小栗城接戰兩日當此時陸奥石川族赴常陸援佐竹義篤義篤遣族義高將伊賀盛光等攻瓜連城廣橋經泰小田治久逆擊戰於花房山大方河原相馬胤平自西山路赴援奮關破賊從士光胤斬二階堂五郎二十三日新田義貞

與阿彌陀峯軍相應攻京師宵曉下西坂高師直將兵禦之苦戰終日小供來定等向中賀茂長門四郎爲軍奉行吉川族皆屬率先與官軍驅逐至鞍馬口苦薩池頗有俘虜顧視則賀茂河原戰方酣少貳賴尙部下饜庭隼人青木大膳亮田口重遠等挺進而關師直被兩側來定來援大戰於紀河原亂箭交飛義貞遂敗走師直等迫至西坂吉川經久等上今路嶺盡燒敵營而還四條隆資率阿蘇品惟定等據阿彌陀峯今川仁木等攻之不勝八幡軍向竹田九條高師泰將兵禦之梶田六郎爲軍奉行率伊丹賴貞等備九條河原成田重親等備竹田河原二十四日法性寺火金剛放勝報恩諸院東福寺等皆燼報恩院關白兼實所剽安其脅像至是蕩盡尊氏憂阿彌陀峯官軍強集諸將議攻擊聚成欲徒步而進葉稱蒲櫛力戰陷之細川直俊曰不然彼皆近畿烏合之徒素不戰今我往攻則彼據險固守適其所利耳不如先破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八十六

竹田軍自木幡稻荷山掩擊背後則彼將狼狽由苦集滅道白川而走矣頭殿惟宜整軍七條備其走路是全勝之計也尊氏從之二十五日細川氏爲先鋒沿鴨川下高師泰軍九條河原二宮兵庫允等爲軍奉行直義統師向七條營此時淀河以北官軍充滿鑿陞植柵守竹田河原細川氏兵迫營而陣直俊跨黑馬與伊勢人長野左衛門尉及從士古山平三惟三騎拙衆而前薄柵衙門官軍拒擊直俊被馬傷血戰不屈遂奪門而入衆從之大與官軍戰成田重親斬首二級古山擒主將僧鑑嚴官軍趨於淀昨日大雨河水暴漲悉溺細川梶田等引兵與師泰合擊官軍於鳥羽殿官軍轉戰傍桂川走師泰等乃東旗向木幡山四條隆光率楠木族大家惟正八木法遠岸和田治氏等而防戰直義以少貳賴尙爲先鋒自七條進鎮西侍所小供道剩率肥前深江泰重等小供來定率吉川經久等與俱上阿彌陀峯攻其城門官軍乃開門

而出大戰於今比叡馬場山敵挫敗平子重嗣等傷軍崩不可制  
吉川經久等反戰三四合勢甚迫木幡官軍防戰不支却走師泰  
等追躡踰稻荷山至阿彌陀室攻其後門木幡軍還兵禦戰斬大  
垣範綱城兵腹背受敵驚擾不定城遂陷出赴山科多田族高橋  
茂宗等追趕爲官軍所反擊苦戰遂脫還至祇園祠前與官軍遇  
復戰經久等自七條大和大道追官軍而轉戰及粟田口山上重  
嗣裏側而戰自車大路進至六波羅頗有俘獲賴尙率山口重遠  
等自內野至仁和寺此戰也官軍所喪數千人越後松鶴丸就擒  
與繼盛俱被斬尊氏馳使報捷於小笠原貞宗曰聞新田義貞等  
皆逃入山宜急渡勢多擊東坂本又昭高維神護寺僧徒曰若捕  
大覺寺宮降則先帝所賜寺領盡復給如故是日上野賴兼率田  
村盛泰等攻石見官軍於波佐谷官軍既敗還欲一決戰請天皇  
旗幟爲號二十八日味爽復攻京師高師直禦之諸軍皆會少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八十八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八十八

貳賴尙戰於中御門河原伊丹賴貞其往足立之徒戰於鴨河原  
平子重嗣等戰於紅河原官軍不克師直迫臨至西坂本登嶺而  
還是日大覺寺焚後宇多帝遺物皆燼行在以新田義貞爲若狹  
守護遣少將某與國司代若狹太郎守護代式部六郎俱往擊斯  
波時家是日燒東山山西松永諸邑入小濱初小笠原貞宗之據  
伊吹山也尊氏得報圖遣兵援之取近江絕行在樞道京師事股  
未能決行於是官軍連敗貞宗方開戰乃遣佐佐木高氏由丹波  
道赴小濱糾合兵士略北近江與貞宗相應二十九日少貳賴尙  
率山口重遠等擊薩摩官軍官軍敗走豐後玖珠城兵自後門侵  
安心院五郎營野中道棟諫山彌三太等赴援竟却之今川氏既  
敗於唐河原合志太郎率小代重寧及子長鶴九代丹六吉宗等  
赴援筑後與官軍戰於豐福原六段河原既而龍造寺季利深堀  
時廣大村妙言奈良田辨西松浦鍋島三郎橋薩摩八郎次郎等

發肥前兵至待所佐竹重宗軍會菊池武敏宇治惟澄自南鄉城  
引兵來攻晦與重義少貳監代行末等戰於豐福原惟澄率先馬  
傷猶進大友族說摩宗直與肥前將士禦之說摩親元宇惠野泰  
光等被射傷遂敗而走編旨以春日部重行已上總山邊南北下  
總春日部賜若法師等如故九月朔山國清源黨起於河內勢  
甚張和泉守護代大冢惟正暨八木法達岸和田治氏等逆戰不  
勝退據八木城二日准大臣近衛兼教號猪熊三日合志太郎  
率小代重寧等追菊池宇治氏入肥後寺尾野盤閣久虎口穴河  
諸城皆空營潛匿盡毀之而去據合志城播磨鄉豪起應官軍  
細川義有遣賀子宮內卿發兵擊之四日斯波時家復小濱尊氏  
既被官軍乃投袂狀於吉川經久目賀田玄向諸谷重興岡本良  
圓三谷長遠逸見有朝等約貢下院宣賜大雲寺領攝津野正  
木福富山城犬山田脇美濃志津野伊勢野代大和三引播磨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八十九

位九莊及近江朱雀院田犬山位田於實相院命武家禁報恩院  
領侵暴領大和時重名攝津野間田平等田宅讎賊既保如故四  
條降光率大冢惟正等完聚八木城以爲禦備七日山國清將  
國人來攻惟正力戰拒之數晝夜右近衛少將中院某方陣天王  
寺率楠木族橋本正茂等來援擊其背城兵開門出戰國清潰敗  
走據高原城乃進擊走之十二日伯耆鄉豪起應官軍尊氏命  
阿曾沼又次郎等擊之一色賴行夜襲豐後玖珠城野中道棟與  
安心院五郎田中三郎五郎等先登城兵射防之傷道棟子道春  
十三日尊氏直義詣住吉社納神馬弓戟遂與寬性尊胤寬尊三  
法親王參議日野資明等爲和歌會石堂義房率仁木義高等破  
新田義氏義氏走遠江義房追躡戰德原復破之轉圍而東盛之  
天龍川義氏奪擊斬義高十四日尊氏遣將攻宇治一色範氏攻  
玖珠城城兵拒擊射傷近地景能下院宜園城寺長吏賜近江和

暹若秋玉置讀岐金倉買田其野五莊及逢坂關尊氏與書關覺寺南禪寺並還元弘沒官地十六日以僧正成功爲東寺長者十七日尊氏命土岐賴春率山城兵擊官軍鯨岡行隆等圍宇都宮城垣頓攻之兩旬不拔時公綱從駕在京師其部屬居守者通賊也先是興福寺爲官軍援尊氏與邑誘之於是叛黨于尊氏尊氏乃遣斯波高經以兵絕北陸道小笠原貞宗率甲斐信濃兵屯野路篠原延曆寺師道官軍大困於是僧祐亮師僧徒五千餘航湖攻小笠原貞宗不利而退二十三日僧徒大舉再進攻貞宗兵聞之多逃僧徒易之急進又爲貞宗所破貞宗遂管領近江佐佐木高氏謂尊氏曰臣家世襲近江守護今以近江賜貞宗臣無復面目見人若以本國賜臣則臣先掃清國中以斷坂本相道使敵坐困僧徒尊氏許之高氏乃經若狹至近江軍三上山豪奪延曆寺及神社莊園在國中者分與家衆號爲科所諸國將領置料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二

自是始於此官軍新舊在國內者率皆離散二十四日美濃賊將飛彈守某率東中務丞佐竹大夫鷲見忠保等復攻官軍於八代城城兵拒擊中務丞等奮進破之入城金光寺地頭熊谷直經方從京師軍道山經行代率其族攻後門拔柵越隙破垣墜入血戰十三合城堅不拔二十七日直義遣今川掃部助擊近江官軍發佐佐木出羽四郎等兵助之僧楚俊寂楚俊自南禪寺移住建長寺四方宿願望風雲集二十九日尊氏遣武田氏信幸安藝兵往擊八幡官軍晦脇屋義助攻佐佐木高氏高氏將兵三千迎擊志那渡官軍半渡船多膠沙高氏縱兵來擊官軍不利而還自是行在糧餉益乏士卒多逃亡留者亦不能畜焉冬十月朔勅以河內金剛寺爲勸願寺以觀心寺座主職付寺家二日畠山國清與書誘致粉川寺衆徒四口大家惟正八木法達岸和田治氏等復進據東條城國清以紀伊志野和泉長瀧兩莊領家職託粉川衆徒

益募近畿鄉豪以擊官軍七日尊氏以神護寺領丹波吉田本新兩莊與其衆徒八口細川皇海傳尊氏命徵伊豫三島社祝安親等兵以擊官軍自阿彌陀室收官軍不振八幡長坂諸軍悉收還行在益孤弱數徵諸國兵未至當此時叡山迎車駕已三月僧徒傾貲財經營漸不能支佐佐木高氏與小笠原貞宗合謀取近江出沒湖岸抄截東北糧道迨至是月叡山餉費罄矣尊氏密遣使賴僧忠圓僞乞降作書書奏曰臣前陷義興身蒙天譴臣欲即披剃謹候明誅然新田義貞兄弟憑藉天威謀逞私怨臣故不獲已舉兵非敢有悖逆無上之心將以誅奸臣惡將來耳伏冀宸衷察臣無罪廻鑒興于九重傳實許于萬歲凡從駕諸臣臣敢不復問雪怨其官俾食邑悉皆復舊天下庶政一歸朝家帝不告諸將遂納之尊氏大悅曰誰謂君王叡明已陷吾計中矣又陰招諸將諸將多應之左衛門督洞院實世使人來告義貞曰尊氏納款車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四

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貞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是使者誤聽耳美濃守堀口貞滿曰今旦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怪之請往調焉馳至行在則乘輿方駕官人奉神器貞滿揖進擊其輿泣曰臣聞道路之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貞有何罪而陛下乃回其聖眷以脫反賊邪當元弘初義貞奉辭伐罪愆元兇於旬日以除震憂雖古忠臣恐不能過自尊氏反以來又舉族勤王爲陛下數百萬死宗族死者一百三十餘人士卒八千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貞以下族屬見在者五十餘人賜死於御前然後發辭氣憤烈聽者皆然帝前義貞兄弟慰諭之曰當率三千人入列階下皆色慍而禮恭帝前義貞兄弟慰諭之曰當尊氏反卿爲其同宗乃延歸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鎮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蹙是以權講和議以待

時焉耳、本宜謀及、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顧貞滿未之察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遣河島維賴於越前、徇北國、氣比神官城、敦賀、應之、卿宜赴彼、經略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卿恐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為卿忍耻、卿亦為朕努力、言畢垂淚、將士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遂令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義貞即夜造日吉社、納寶刀、禱曰、神鑑吾忠義、使吾行無恙、得發兵滅賊、即不得然、猶使子孫有再起者、九日、義貞與權中納言洞院實世、左近衛中將一條行房等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北行、舉族從之、前大納言北畠親房奉尊澄法親王、走伊勢、阿蘇宮走吉野、大納言二條師基、中納言四條隆資、堀川光繼、左近衛中將中院良定、走河內、東條檢非違使名和義高、走奈良、十日、浪山解兵、車駕還京、師頭辨範、國奉、劍頭前內大臣吉田定房、前大納言萬里小路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六

宜房權中納言御子左為定、參議坊門清忠、民部卿九條光經、左少辨甘露寺藤長、刑部大輔三條景繁、左馬助大館氏明、兵部少輔江山行義、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肥後守菊池武重、左衛門尉本間忠秀、僧祐覺等、從駕者七百餘人、儀衛不備、如降虜、尊氏使直義奉迎、鴨河原入花山院氏第、光明院行受禪儀、廢帝幽之、惟准三宮阿野氏侍姬兩三人、隨耳尊氏、以兵環衛、甚嚴、猶北條氏置帝六波羅、悉奪從駕公卿官爵、拘繫諸將士、將士悔不赴北國、尊氏斬本間忠秀子六條河原、以報兵庫衛母坂之役、忠秀相摸人也、騎射絕倫、初事尊氏、及尊氏降、忠秀亦從歸順、為左衛門尉、直武者所、嘗有從忠秀學騎者、問與術、有幾、忠秀笑曰、有步、棧術善之、無不可為也、弟子懇請學之、忠秀與之聯騎、遠出山谷、問遇一危棧、曰、子審觀之、乃下馬、徐牽過棧、復上、弟子怪問、忠秀曰、與術在全身、無過危以逞巧也、且崖壑數丈、可一鞭超、況乎有棧、雖

然子未習者、慣視超捷、此效危也、其騎射之法、傳于世云、子資氏亦善騎、光明院以太子逃、乃廢之、傳洞院公賢以下、解職、章義門院薨、十一日、義貞以七千騎抵近江鹽津、聞斯波高經大兵塞途、轉由木身嶺行、會大雪、士卒凍餓、糧可、箭相抱、取燠、得能通網、土居通增以三百騎為後、拒猶在鹽津、佐佐木能谷徒要擊敗之、千葉貞胤失路、將自殺、斯波高經誘之、貞胤以五百餘人叛降於賊、大友貞順等守豐後玖珠城、已二十旬矣、十二日、力竭、城陷、一色賴行聞菊池武敏復起、引兵赴肥後津、十三日、光明院以尊胤法親王為天台座主、義貞開關三日、始到敦賀津、河島維賴氣比氏治、及子齊晴以兵三百迎入金崎城、間一日、義貞遣義顯於越後、義助於袖山、募近國兵、十四日、二將發金崎、時天大寒、瓜生保與重照盛設盛饌、迎勞于駒並驛、發願殺以充軍食、酒酣、義助贈保以鎧一幅、保大悅、還家獻衣二十襲、悉出庫中、綿絹作軍士衣、兵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八

士歡甚、亡何、尊氏逼帝、請討義貞之詔、令守護斯波高經、貽保誘之、保以為信、乃據袖山城固守、保弟僧義鑑夜來詣、重驛見義助、曰、臣兄愚魯、輒陷賊計、事已急矣、二公不可久駐、臣而為子、豈敢坐視、恨為僧耳、然兄異日知見、欺必能歸順、公幸留一公子付臣、臣將奉之、舉義、言畢泣下、義助曰、吾今進退失據、而卿獨能効忠、吾當以兒付卿、死生唯卿所欲、乃以子式部少輔義治託之、義治時年十四、高經以三萬騎圍金崎城、義顯欲去、赴越後、士卒多逃、從者僅二百五十人、議復還金崎、徐圖後學、會越前人今莊淨慶應高經、距險邀之、義助曰、淨慶料是今莊久經之黨也、久經前從我軍、已有恩分、誰能試往說之、由良光氏諾而起、單騎進曰、賜屋殿、以議軍事、赴金崎、子等誤發一矢、何所遁罪、亟撤兵辟路、淨慶對曰、前者某父久經、忝在麾下、而某今屬尾張守臣、去就與父異、不得不沮、願得部下一名士、以藉口、光氏歸報、義助聞之、默然、義



顯曰淨慶之言非無謂也然諸君從我至此情同父子寧我代士莫士代我往更告之弗聽則齊戰死耳光氏往告焉淨慶不決光氏下馬坐曰將帥身係天下輕重猶欲以身代吾輩吾其可不致命拔刀將自殺淨慶感歎遂止之曰吾寧當罪耳開道跪伏義助義顯大悅解所佩金裝刀與之曰我雖戰歿同族有與業者必以此證子忠義顯兵始聞淨慶之言恐懼逃去在者僅十六騎路遇樵夫問金崎狀曰敵兵二三萬合長圍眾聞之大憂皆曰宜經東山道奔于越後否則各就自盡耳議未決栗生顯友進曰今諸道梗礙吾兵困弊越後長途不易至矣未見敵而死亦甚怯也不如多設疑兵乘敵不意或得入城事脫不就則決死於將帥之前不亦可乎眾然之於是夜使眾解衣帶挂之樹為旗幟狀以張疑兵武田與一傷右手約木刀于腕顯友亡副刀斬木為槊乘曉薄賊呼曰杣山援兵二萬餘來賊駭顧城兵八百乘勢出盤敵解圍潰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七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

去近地無復敵營二十日義貞以重圍既解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泛海置酒奏萬壽樂以慰藉之義貞吹笛適有魚跳入船洞院實世徵以周武事割以祭天太子受昨眾極歡而罷源重據土佐丸山城賊將家時率堅田經貞等往攻賊於城下三日遂陷之引兵向浦內二十三日攻神崎城徽山已陷尊氏以美濃市島鄉三分一與遠山景房等賞功有差直義與書紀伊興福寺還元弘沒官地十一月朔尊氏與書神光寺亦如之光明院迫帝請傳神器帝豫料有此事新造三器二日光明院遣劍聖使至花山院第迎之帝以新器授之乃奉之其賢所劍匣入東寺行宮上帝尊號曰太上天皇尊氏聞伊豫官軍競起命細川皇海往擊令河野通盛發其族及國人以援之右兵衛佐春日顯時鎮常陸時端亂於鹿島社寄付所食一鄉尊氏欲置牙營定政綱命文章博士藤原藤範僧是訓貞惠去慧少貳賴尙明石時連大田七郎布施道乘六

人議之七日是圓起草日出政令之地古來屢改源右府置牙營於鎌倉而北條氏因之可謂吉士矣然而祿豐權重終以滅亡夫地雖改而人不改則無益危亡故都府之興廢在政善惡蓋人作凶非宅凶也眾若欲選則聽其情而可矣政者量時設制宜斟酌和漢也且宜仍武家之盛蹟以施今之良政者宿舊吏濟濟猶存故曰德是善政政在安民因舉其要如左一行儉約頃者稱駸沙羅輒事奢靡綾羅錦繡精好銀劍風流服飾莫不驚目富者誇耀之貧者愧不及民之凋弊莫甚於此宜嚴制也二戒佚遊此格條所禁殊重今也淫風甚熾博奕流行託名茶會連歌會所賭甚鉅其費不堪矣三禁暴行近年晝劫夜襲所至屠殺掠略市街不絕叫喚之聲宜警察而嚴緝也四停點宅夫厄弱實力繕造私宅輒點定而毀之是以往往身無所庇流離困頓不可不勸諫也五還曠宅今者京師曠地過半矣山門區從之人不論上下不問虛實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二

盡被收公夫律條叛逆與務從罪名不同承久之變所官沒不甚多然則罪止公官被官者幾乎得當矣六通貨財需者無盡錢土倉課稅甚重而劫掠不制以致廢絕故急無所需貧無所贖今興行此則賴其利矣七選守護今者以軍功補守護夫功賞既給莊園守護者古之牧守國治之所繫不可不選其器以存撫民之意也八止請謁九儆緩怠十禁賄賂雖百文分際行賄者永撤之進越其分者終身不錄十一斥進獻上所好下效之最宜勵清廉而絕嗜好也十二擇近臣人君之德因其所近狎而見焉朋黨阿比必為亂階服飾技藝自見才性故行違其度者不可近君側十三慎禮節十四勵廉恥十五察貧者訟夫庸人所輕則聖人所重也宜存意民隱貧者之哀訴親聽審而裁之十六慎寺社訴寺社往往挾威權輒與法奇瑞祈禱以逞強訴宜特加意也十七定評定日時是國雖承季曹之胤已為草野之民恭政道之諸詢據古



今之訓誨方今于戈未止尤宜踴躍古人有言曰居安思危今則居危矣可懼可慎莫甚於今焉顧遠迫延嘉天曆之聖德近法義時泰時之武略布萬人景嚮之政以固四海安全之基也尊氏嘉納著以爲令世稱曰建武式目時瓜生保屬賊軍在城下而諸弟起袖山以應義貞保謂高經疑我必不能免將拔還思得同志者會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與保隣營一日有客問二人曰重畫中黑執美泰藤曰中黑哉三鱗廢而重畫與代重畫者非中黑乎三鱗者北條氏徽號也政貞曰然保聞而竊喜數遣酒茶于泰藤政貞往來締交甚得歡心因告以密計二人許之時賊圍城日久將士懈怠多逃還者師泰患之設關於諸路令曰無符信者不得出保乃佯請曰欲遣卒于袖山爲軍帥輪馬賀師泰命吏書木牌曰卒百五十人宜許出關以與保保密削牌面字作三百人存師泰印與泰藤政貞俱遁過深山寺關吏譏而不怪遂得還袖山義鑑

等大悅擁義治爲將八日保等揚旗於飽和祠前義貞之衆亡匿者聞之輻湊至千餘人保乃分遣五百人于齋並驛湯尾嶺塞北兵路築寨於古燈城東南山積糧七千餘石爲守備計金崎三面枕海一面據山賊水陸合圍苦攻連日城兵投鉅石禦之日斃千餘人小笠原貞宗從山麓來逼城兵開門力戰顯友揮巨挺踏斃十人賊乃退今川賴貞帥舟師又來攻城兵擊却之是後賊不敢逼對壘相持十二日義貞傳皇太子令旨於結城宗廣舉族來會敦賀十四日尊氏勸光明院立成良親王爲皇太子以安帝心以內大臣一條經道兼傳十五日鎮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令南部政長曰京師之事頗有卷說府中曾無異事也且保郡內以待師行來焉當此時顯家方經畧陸奥出羽下野攻小山福原諸城小田時知匿兵其邑高野郡俱徇附近初名和義高以功食肥後入代諸莊其宰內河彥三郎與球摩郡人多良木孫三郎須惠示里

國本諸氏連合起兵爲官軍十七日尊氏命今川藏人大夫擊之十九日密勒高野山曰逆賊陸梁蔑如朝窓因竹園金枝殺戮忠臣兇惡無所不至國家以不得安撫者兵部卿親王潛在此山大衆盡忠無二報憾至今其益凝精祈禱開勝運而歷伏賊二十二日右馬頭某傳大塔若宮令旨於粉河寺行人起兵擊尊氏直義畠山直顯自將屯日向大田城發近郡兵擊伊藤祐廣肝付兼重等大隅人嗣寢清武池端重種等會之櫛間院地頭野邊盛忠櫛間城應祐廣等直顯遣結城行鄉友永澄雄池端清種及清道等往政盛忠遂棄城走祐廣據八代城遣兵與直顯戰於國富莊二十三日高師泰遣兵六千攻袖山城瓜生保欲使賊軍深入遣兵焚其來路數里間人家日暮賊兵至無所止宿直入湯尾邑賊衆疲甚謂戰在明日盡投民舍解甲而寢夜半保與泰藤等縱火掩擊賊衆驚潰時大雪人馬俱沒虜三百人斬首無算二十五日

光明院以足利尊氏爲權大納言自是朝紳稱尊氏曰鎌倉大納言尊氏已據鎌倉叛擅徵發諸國諸國守護地頭略應其命推戴如將軍於是請院宣以號令駐營京師總天下兵馬權四方聽命其治一因鎌倉制一日與直義俱莅定政規高師直及評定衆皆在焉尊氏謂曰昔者賴朝舉義伊豆伐平氏以除暴稱賞討精明猶未免苛酷是以將士疑懼雖無甚錯亂而刑獄繁多誠可憫諒也吾欲世無愁怨而天下康安從今宜體其意仇讐宥之以復其邑有功之人厚賞以報也滿座悅服諸子內親王惟子內親王並入侍上皇宮而女御未定納內大臣西園寺公衡女無龍又納三條公秀女稍被寵幸曰三條局是日以爲典侍初僧日蓮創開一宗居鎌倉建長五年結庵松葉谷曰法花堂徒弟日明等相承以至日靜日靜者尊氏叔父也於是創本國寺於京師二十六日尊氏爲寄付石見安藝美作莊鄉保二十有二充其造營費斯波高

經開師泰收隴北路爲保所斷二十八日引兵還越前路次新善光寺城備袖山二十九日保將兵三千人攻之一晝夜遂拔之斬首三百級生擒百三十人悉斬梟于帆山河原聲勢大振近國兵士及平泉寺豐原僧兵歸附相屬贈遺相繼日設酒飲而義治雖有不樂之色義繼曰耶君可喜而憂何也義治惜然答曰向者克敵事殊可欣然皇太子及我家大人諸宗族久在國中戰苦糧竭每想及之臨寢不樂義繼感泣曰僕固欲往援奈風雪何待入稍遲連發耶君勿憂宇都宮泰藤小野寺將氏在壁後聞之曰此子有心焉如此吾曹曷可不出力焉左近衛中將某傳尊澄法親王令旨於志摩入木本盛房等起兵來援是月左近衛少將北畠顯信起兵伊勢遣間使密奏興復策十二月二日右馬頭某傳大塔若宮令旨於粉川寺行人賜紀伊平田莊如故別以和泉鹽穴莊上條鄉地頭職賜行人鏡乘等賞其戰功尊氏亦令石堂義慶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七

與書熊野社付紀伊南部莊地頭職以固其心斯波高經兵已敗於越前是日尊氏更以佐佐木高氏爲若狹守護今當名主乃遣代官神浦掃部助今當某依違不肯致其稅所職佐竹義篤自武生城發兵攻楠木正家於瓜連城廣橋經泰小田治久救之逆擊久慈東郡六日富山直顯率福王寺兵重等入三保院八日結城行鄉友永澄雄倫井賴理池端清種等自國富莊引兵入大隅下財部院政肝付部將於新宮城城兵拒戰不能拔十日光明院自東寺遷御一條經通室町第以爲假皇居上皇還御持明院與法皇同宮而居焉明日伊勢神宮月次祭神今食當遣奉幣使以道路梗塞權停之廣橋經泰小田治久擊佐竹義篤戰於岩手河原義篤部將佐竹義景率伊賀盛光等奮擊破之十一日進攻瓜連城明日城陷楠木正家逃義篤捕那阿通辰及其族四十二人斬之增井勝樂寺江戶崎某獨逸富山直顯攻肝付兼重於高城高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八

城日向之險莊內石瀨之水與西方溪流會注於此因有三股之稱兼重據城扞拒直顯移檄集兵長谷場久純稻本氏純小川季久等自薩摩調發清成等自大隅王持重綱等自日向咸來會結城楠井徒自財部院引兵而至十八日直顯統諸軍攻高城兼重乃開正門出戰重綱與池端清種兄弟梯木原兼政等奮鬪而進圍城柵城兵叢射之皆負創而退乃圍之前大納言北畠親房與子左近衛少將顯信等奉尊澄法親王駐營伊勢山田令從臣近江權守源親重招度會神官加藤定有等募勤王徒而大塔若宮狗河內和泉紀伊於是近畿諸國豪傑應義者滋多足利族石塔義慶在紀伊富山國清在河內爭之尊氏以元弘所沒官傳法院領還高野山傳院宣以紀伊和莊兩村及其莊內接寺料田給歡喜寺以固其心二十一日菊池武重之拘也伺守者怠遁還時弟武敏與賊戰敗走國中皆爲賊地武重僅築寺尾城據之稍收散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九

亡宣勅旨於筑紫諸將以徵義族一色範氏得謀乃移檄詫摩宗直等援今川藏人大夫逆擊之北畠親房令光明寺僧惠觀修大勝金剛法禱克捷尊氏分拘帝左右侍臣獨刑部大輔大江景繁得給事焉一日景繁因勾當內侍奏曰新田義貞據金崎城累破賊兵而劍白山僧徒攻富樫介那多城拔之謀爲義貞援北國官軍復振而從駕將士爲賊所拘者如菊池武重日吉加賀法眼等今多逃還舉義于本國兇賊誅夷之機已兆於今矣陛下乘間幸大和搜險保守頒詔四方增義旅之勢聲聲皇化于宇內也帝嘉二十一日夜帝蒙婦人衣使內侍齎三神器從坂垣而出景繁擁帝上馬受荷神器與侍從忠房俱從之時夜深冥暗咫尺不辨帝行望路傍隱然如有祠宇顧問之忠房對曰是稻荷祠也因作歌宇波多麻能玖羅岐夜美治那麻余布奈利和曉那加佐奈美豆能斗毛志備爲禮而過條有赤雲起于祠上照曜路上明如晝日隨光南行奔大和京師聞帝不在大驚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

諸將倉皇悉集東寺尊氏從容曰是吉祥善事也使帝猶在監護無期亦不可襲承久元弘之爲而今乃是豈非善事乎度其必在畿內任其所底而徐圖之可也眾服其膽量二十二日帝至山邊郡內山御永久寺乃遣景繁招諭吉野山僧徒吉水院僧宗信會衆曰天武嘗陞此地不可謂無故事帝有赤氣之神不可謂非神助請速奉迎吉野舊有兩執行者曰吉水院曰新熊野管轄一山僧務護其親王之據吉野城宗信專翼之故新熊野岩玉丸導東兵陷城宗信從謀良出走亂平還住至是首應徵率兵三百人來迎楠木正行聞而大喜與從弟和田正朝等馳赴之護駕入吉野駐蹕吉水院及寶誠院河內紀伊將士與木定觀三輪西阿恩地牲河志貴湯淺等相踵來衛官軍復振於是造行宮于吉野號令四方自是天下稱吉野曰南朝稱京都曰北朝是日光明院削權中納言四條隆資洞院實世北畠顯家堀川光繼等與謀朝臣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二

官殺前參議中御門宗兼宗兼死年二十六

賴雲曰孫子論兵以道爲先天地次之將法又次之元弘之能勝北條氏由彼之失道而延元之不能勝足利氏由我之失道道失則人心背人心一背天下糜沸雖有將帥智勇什倍足利氏者莫之能敵況朝廷使用之乖其宜乎而乖其宜者失地利爲最焉夫地利之於兵大矣楠正成之初舉義以一城受百萬兵而不屈者據險固也否則元弘之績不可得而成也況於延元既失其道又失其地利何謂失地利曰京師形勢本不及關東故北條氏足利氏皆據關東爲巢窟以能制朝廷而朝廷習於故常常以得失京師爲大故故論足利尊氏之功居新田義貞之上者以爲尊氏能爲我取京師使我歸闕復位義貞之覆鎌倉不必切我利害也夫遣尊氏東伐如放虎於其穴固大錯矣及遣義貞討之如探虎穴固難必於勝義貞無他奇道而平

行東海轉戰千里遇賊於險宜其敗也即如賊之計則得矣以爲義貞新來鋒銳遂巡誘之使其竭勢力於無用之地東海平夷至箱根則高彼仰我俯我以生兵乘彼之疲則彼潰矣是同關關東地賊得利而官軍失之也抑上野越信亦新田氏之舊鄉也向令義貞歸焉招其部曲固守其所連之奧羽吾恐其高顯賊於卑可以控制尊氏雖及其敗山道之軍與奧羽之兵未缺而將會也今義貞收餘兵猶能成軍得一險固城寨據之與諸軍合勢尊氏必慮根本不能舍之以入犯如播丹之叛者以一楠正成治之而有餘奈何遽召還義貞以成賊進擊之勢乎是非亦恐失京師故耶及賊取京師官軍再戰得克之賊既遠離其巢無穴可入而棲泊海濱不於是時急勦殄之而唱凱振旅使其雍容上船樓西兵復來誠不可曉也世答義貞之遷延失機吾以爲是亦朝廷之意以既得京師不必復恤縱敵故召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四

還諸將也賊則據白旗之險以梗官軍而得以其間成再燃之計朝廷至此不聽正成幸叡山之策促禦之郊甸令以見卒拮鬪平地奔正成而不察者亦懼再令京師也及收方行其策晚矣然亦可固守焉以爲後圖矣乃聽賊僞和又奔義貞而不顧其形勢之劣萬難守戰夫太湖淡水之固天設以爲大和井爲山城也山城當屬山陰者也叡山支大湖使之曲行京城其大旋餘地耳故迫狹傾仄守之以防外寇如在堤下與堤上人關如立牆根僅恃一溝以受敵於庭故有一寇來犯非舍而上叡山不可守也或逃於江或避於丹聽寇入京還而攻之寇亦不能守足利氏十三世亦每如此彼非不知其地不利不如關東也慮於南朝不得不居此而巢窟之地守以子弟爲深根固蒂之計是以數搖而繼保耳男山之役尊氏覺南朝襲京之謀而

委之義詮自是錄倉者亦慮根本也而南朝乃不專圖其根本而仍急於取京師數取數失是以終不能成匡復焉故曰失地利也然足利氏亦不能覆其咫尺之南朝者何哉大和地形險固勢高於山城而楠氏據河內爲之藩屏也雖然要之南朝與足利氏其失於道而不能服人心者莫能大相異者其勝敗相持五十餘年者以此

山縣禰曰或謂吾邦南北各立朝廷皆神武天皇之系統固無所輕重不可以正間與偽論矣余以爲不然夫尊氏者逆賊也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也尊氏忌逆賊之名於是奉皇子稱帝挾之以令天下也然後醍醐帝擁神器儼然猶存則是眞天子矣此眞則彼爲偽可知也既而尊氏逼帝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乃造偽器以授之躬奉眞器而南則南眞而北爲偽亦可知也且逆賊迭起各奉皇子皇孫而稱帝皆以正統自處則是大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六

之道也天下分爭何以定哉夫君者治亂而歸正者也天下立君以生亂焉用君耶故君必一而後天下定矣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故以此爲正則彼不得不爲僞也南朝雖微承神器於祖宗爲天下之主久矣北朝雖強其實逆賊之所立而足利氏挾之以令天下者也號令征伐固自足利氏出北帝乃贅廬而已故有足利氏則有北帝無足利氏則無北朝如之何得以正統處之哉且逆賊之所立而以正統予之則何以垂訓於萬世懲亂賊于將來耶或說之非斷然可知矣

二十三日帝在阿名宇尊氏命御神本兼宗還石見發兵屬上野賴兼擊官軍尊氏聞金崎收報也大驚乃謀大舉擊之遣仁木賴章細川賴春高師泰今川駿河守荒川詮賴小笠原貞宗鹽治高貞往援斯波高經直義主其號令島津貞久亦在遣中使長子賴久往本田久兼長嗣成長皆稱病使子弟從軍二十四日貞直馳

書粉川寺行人報曰天皇幸吉野速來迎謁護衛行在當此時四條隆資猶紀伊四條隆光中院良定中院右少將宇治惟時楠木和田諸將奉大塔若宮據河內東條梨畠山國清花園兼隆等應之有功是日賜令旨與三河莊園以賞之惟時尋赴吉野十津川尋歸國復爲大官司帝使直忠景賜詔書于新田義貞以北國兵經略京師時金崎受國內外阻斷一日望見一人泗海向城至則忠景也於馬中出綸旨義貞始知帝幸吉野夜成奮躍鎮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鎮陸奥多賀府經略坂東二十五日帝親作旨書遣江戶忠重往賜顯家曰朕獨有故還京直義等所爲曠展素心知爲國家無益是以復出還和州吉野郡發諸國兵以擊義師其速率衆來會武相諸國若不應勅者宜處以法竭汝輔翼之力運汝權詭之籌克濟戡定之功國家之慶何以尙焉大納言入道方居勢州當有謠息也慰撫關東依仁行義以施德化焉併諭旨結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二千八百十八

城道忠等勸勉之興福寺僧徒移春日神木訴事京師久之得決二十六日神木歸座二十八日帝復幸吉野二十九日親書願文納於丹生社詔高野山禪難平且約幸其地僧徒應尊氏不敢奉詔尊氏殺僧祐覺惡山徒首謀也祐覺詠歌而死於希加多能斗志能玖禮斗於毛比志項和賀美能波底毛古與比奈利計里晦懷良親王在讚岐將航伊豫賜令旨于宇治惟時徵暗海路人是日尊氏謀知帝在河內楠木等群起擁之命河野通盛率伊豫兵往犯從高師泰等往擊新田義貞畠山直顯率禰寢清成等攻肝付兼重於三股城城兵拒戰却之京師鎌倉風俗大異北條氏所以別其政也北條氏滅鎌倉爲重鎮直義素得坂東將士心及尊氏直義西上斯波家長自陸奥來奉足利千壽王留守鎌倉主關東號令直義仍爲關東十國管領高師直爲執事太田時連爲問註所執事初鎌倉之政出於政所問註所兩衙問註所者聚聽訴訟之所凡采地田宅奴婢雇傭借貸

證券皆訴之問註所問註所受而推問記註而後發之政所評定  
裁斷政所問註所並有分課訴訟至則賦別奉行以分賦五方引  
付而商議之蓋天下之訴訟問註所總之特爲重要之職尊氏已  
權建牙京師朝廷百官文物一如舊章及帝南狩關白經忠請罷  
不許經忠不出視事加以神木移座公卿多不朝參朝議不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十一

延元二年光明院建武四年丁丑春正月朔帝在河內東條國人反側不定四條隆光捕中川次郎兵衛父子於營自率楠木黨和泉守護代大家惟正及平石源次八木法達岸和田治氏等往攻其宅二日足利尊氏聞紀伊諸族多通志行在馳書紀伊志富田兵衛太郎等速扼要害處以塞河內通路直義亦得高野僧徒使謂方拒車駕因復書獎勵四日前大納言北畠親房益徵伊勢兵令潮田景幹等起兵討賊八日四條隆光率楠木黨大家平石八木諸氏等進擊玉井彥四郎於若松莊燒和田菱木諸氏宅陸奥將士多應尊氏攻國府鎮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戰不利奉義親王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二十一

保伊達郡靈山城結城宗廣守熊野堂城爲靈山援是日顯家使葛西武治引兵還取登米袋中佐沼三邑高師泰率島津賴久等攻金崎城日向高城守禦甚堅遣部將守支城石山十日富山直顯率高木久安土持重綱藏寢清成池端清種等攻石山城兵拒戰不克城竟陷十一日二品親王賜令旨徵粉河寺行人十二日一色賴行在筑後府聞菊池武敏等復寺尾城徵豐後野上諸氏兵筑後人荒木家有等從今川藏人大夫入肥後陣岩原小保道剩徇肥前三日大納言二條師基中納言三條實任前參議飛鳥井雅孝右近衛中將中院具光左近衛中將中院良平來奔佐佐木秀綱遣族佐渡三郎及伊庭彌五郎等自伊賀路犯吉野是日屯和宮謀自槇山越信樂兵蜂起越後乃還兵禦戰入夜不休小佐治基氏等薄擊明朝追信樂上野拔早山東若段關柵十餘秀綱將合諸軍於朝山以備敵來信樂兵奄至下山攻朝宮野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二十一

尻秀綱軍不能相救基氏等皆戰却之肝付兼重與藏清成等戰於高城下陸奥小山朝氏起於菊田莊修瀧尻城爲據與三宮湯本城聯絡以擊佐竹貞義軍十五日貞義弟小河義繼遣賴谷大輔房率石河伊賀諸氏往攻湯本石河族松河大島草里等分兵向瀧尻城瀧尻城堅不拔乃引兵欲赴湯本所率伊賀氏部將麻績盛清與湯本少輔房狹相遇於西鄉長間子盛清擊擒之馳至湯本則攻擊方酣乃破南柵入城竟拔之十六日北朝進中宮珣子內親王號曰新室門院十八日斯波氏賴爲將率宇都宮常陸介大友泰貞等兵往屯大和奈具高師泰率島津賴久山口入道等攻金崎城正門本田資兼莫爾重貞貞國諏訪部信惠等戰於壘側北畠親房令大杉氏起兵討賊二十二日尊氏始行弓場始二十四日勘解由次官傳兩宮令免大和天河鄉課役江戶忠重到靈山城北畠顯家集諸將拜勅書先是義貞在越前致使告帝幸吉野諸將大悅至是又忠重至諸將咸感奮二十五日復番左右曰車駕幸吉野誠天下之慶社稷之福也固應馳至國中方便擾亂且掃蕩而就途也備者新田右衛門督亦有信息因辨軍裝濡滯至今甚非本意今奉親王在靈山賊集關城近將一戰也就鎮以來日夜運籌從事勦賊得接貴介而拜絲綸諸將勇氣百倍矣當上京具奏結城宗廣亦在靈山部將中村六郎守熊野堂斯波兼賴幼氏家道誠代率師往攻靈山高城之陷也相馬親胤之子胤賴猶幼潛匿山林於是復起於宇多莊二十六日聚族人攻熊野堂六郎力戰不克而逃四條隆光率楠木黨大家平石八木諸氏進擊槇山燒賊巢前關白左大臣鷹司冬教薨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北朝上皇後宮壽子爲內親王尋准三宮進號曰徽安門院是日勅結城宗廣率一族上京金崎城中日望槇山援不至已而糧竭義貞義助殺所愛馬以食士卒將士皆勸其出赴槇山

以計夾攻義貞義助從之五日以河島維賴爲鄉導與洞院實世乘夜出城潛入袖山城城兵大喜日繼援金崎而賊兵乘暖來戰至十萬騎袖山兵僅五百人甲馬不備七日探題一色範氏令營下龍造寺家種等曰徵發不應者豪族廢其恩賞訴訟無功者收領地五分一小侯道剩方糾合肥前豪族令誓於是先發赴之馳書肥後小代重盛發兵來衛又徵肥前深堀諸氏兵筑肥騷然八日光嚴院以最勝光院執務職並備中新見莊肥後神倉莊領家職寄村教王護國寺十一日勅高野山安養院禪靜證十二日直義趣薩摩入執印友雄牛屎高元武光三郎等赴越前戮力島津賴久攻金崎城帝銳意欲復京師亟趣結城宗廣等率兵入援關宗廣方在靈山輔翼義良親王十四日賜諭旨褒獎老邁勵忠從事令速撥賊與國司北畠氏謀率兵西上信山國清方募徒紀伊那賀郡而紀伊名手教治等數百人入和泉據日根莊大木村細

川顯氏守護代都筑二郎左衛門率日根野道悟等往攻之十四日攻正門入燒城教治等走十六日瓜生保及義鑑源琳重照以伊賀守里見時義爲將以五千騎救金崎乘機而進至敦賀高師泰使今川賴貞將兵二萬扼隘逆戰宇都宮泰藤擊破之賊逃登山俄而賊從山上雨射泰藤引退保等繼進擊破之師泰兵奄至保等不利退登山義成還戰爲賊所圍保與義鑑挺身赴援源琳重照亦欲同赴義鑑顧叱三弟曰何背平生言我與家兄死敵止一敗耳汝等盡死誰襲式部君者三弟乃止源琳願重等未進會賊衆至與二人相失保義鑑姪七郎與時義俱戰歿重等收敗卒歸于袖山舉城號哭保有老母神色自若進謂義治曰兄曹一敗喪將令其皆生還何顏見耶君幸兩兄殉里見公三兄爲耶君生還此妾所以破涕爲喜也兄曹爲天子起兵即闔門戰沒又何悲焉乃攬涕勸酒一座奮然力不能再舉初義鑑每出戰與諸

弟約設使戰不利兄弟勿俱死必令義治再建大功也至是果如其言二十一日尊氏執前參議德大寺公量中院親光拘之肝付兼重據日向高城數擊嗣寢清成等却之是夜城中失火富山直顯乘間壓土持重綱結城行鄉森行重等攻東水塞兼重拒擊射柿木原兼政中腰賊不克而退行在待陸奧援軍甚切頻下勅促之而陸奧常陸下野賊軍方熾於是北畠顯家留廣橋經泰守靈山自統師徇下野據宇都宮陸奧人石川持光澤井小太郎來攻軍茂木郡伊賀氏遣難波本舜房等會之是日陸奧國司軍數萬奄擊賊據城力拒當此時小田治久據小田城關宗祐據關城應春日顯時賊將石堂義房攻諸常陸下總相馬親胤等援之其日義房遣族藏人攻關城別遣左衛門尉某率相馬兵目目澤盛清等濟組川上流宗祐遣兵逆於中沼渡戶而不勝賊燒其數寨豐福原之敗肥後盡叛惟八代菊池二氏存耳宇治惟澄潛匿待機

二十二日以兵五十人據甲佐橫糾聚族人復取砥用小北甲佐堅志田常陸佐竹貞義遣子義篤率烟田時幹小栗十郎伊賀盛光等擊小田治久自烟田原進二十四日攻小田城治久邀戰竟月二十七日石堂義元等自常陸關城引兵而北難波本舜房等會下野部王驛與俱謀侵陸奧二十九日左近衛少將傳五宮令旨以日向柏原別府村并別府未補給人地託垂水秀道充兵糧料是日富山直顯督嗣寢清成等攻高城肝付氏兵拒戰於北野願遂却之尊氏以近江山賀伊勢丹生尾張根頭子三莊付園城寺充造營料是月行在遣恒明親王子明光宮徇越後大炊助盛繼傳命於村山族等曰欄下論旨謂應命者中分地并新本給許與之其速舉兵會於沼河營賞當從功帝在吉野行宮春已過半世尊寺櫻花始發號曰雲井櫻悵然作和歌胡切仁天仁久茂井具太加里竹兔能耶三月朔勅宇治惟時令衆徒社徒壽泰平美濃止駐於茂布仁

守護率驚見忠保等燒大洞是日戰谷汲二日河內主將率大冢平石八木岸和田等軍河內古市郡丹下西念來攻官軍逆擊於野中寺前破之燒民家西念走保丹下城高師泰攻金崎城島津賴久山口三耶薄壕壘門欄光嚴院賜安藝國衙於東寺爲修理料三日島津賴久乘夜攻正門四日賴久率本田牛屎等夜戰於城櫓下吉良貞義率兵侵伊豫忽那島忽那重明應之與族重清戰六日敗還五日陸奧國司軍自宇都宮進攻小山城石堂義元率加治伊賀諸氏救之邀戰於下條河原上杉憲顯以上野兵赴援顯家遂退六日瓜生保等既死金崎無復外援數日糧盡食馬馬盡無可食者賊候知之說師泰曰頃城中不浴馬料糧盡食馬也攻之可拔於是師泰督將士四面齊登城兵力竭不能戰外城既破由良滋長演顯寬入見義顯曰事已至此脫東宮而留死臣等請拒戰君餘爲計率二十餘人出刺死尸相共食之力拒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三十

前門義顯命氣比齊晴脫皇太子齊晴氏治子以多力聞乃軍舟載太子倉卒無櫓棹而牽之至蕪木浦賊不之覺山亦不甚遠而齊晴欲殉父託太子於土人曰此異日爲日本國主者也汝幸送之山復泗而還未至義顯白尊良親王曰臣武人固當死殿下則否敵縱至孰敢加害親王笑曰上以卿爲吾股肱安有股肱亡而元首獨全乎但不知自刃之法如何義顯流涕曰視臣所爲卽拔刀自樹左脇刺至其右奉刀於尊良而伏時年十八尊良取刀血滑不可握握以衣袖自刃而死一條行房武田與一氣比氏治一井貞政子政家太田賢覺寺新田族十餘人皆殉死之城旁河野通治戰於後門被重創與左右三十二人俱自殺具滋顯寬戰於前門渴甚掬創血飲之安間六郎來告曰大將自殺不死何爲二人曰等死則刺敵將而死乃冒師泰陣而死土岐賴勝栗

生顯友矢島安崇坐石上將自刃船田經政謂之曰主將在和山吾等宜全身竭忠奈何死以資敵乃去匿海岸窟中獲免城兵入百餘降者十二人脫者僅四人而已七日太子匿蕪木浦浦人叛告之賊賊取太子去斯波高經入城檢視首級乃燒夷城郭盡肆首級惟有義顯義氏首高經問太子義貞兄弟所在太子意謂若以實告之則彼急攻山乃給曰聞昨日薄暮義貞兄弟自殺從者火屍營中高經信之以山無動敵彼自出降不須勞師徒使兵士護送太子於京師賊傳尊良義顯首于京師不問義貞尊氏乃宣布諸國曰金崎陷誅義貞等燒城廓於是諸國多降尊氏尊氏獨憤延曆寺屢援官軍與高師直上杉重能議欲廢寺遂寺僧以絕後患以歷朝天子所尊崇也憚而不能決僧玄慧適至召而問之曰延曆寺多徵郡邑之租入養三千僧徒爲費既廣矣而動抗我師今將除之吾子以爲如何玄慧曰窮鳥入懷人尙救之況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三十二

乎萬乘之主親至孰敢禦焉將軍能忘宿怨撫以恩德則彼反爲我用也尊氏遂罷其讎更以數邑增封延曆寺和泉守護細川顯氏軍天王寺侵略河內和泉七旬矣十日將兵入河內戰於坪井河原進攻古市營官軍遣大冢平石八木岸和田等逆擊於野中寺東破之道至藤井寺西顯氏與弟直俊分軍爲二反戰數刻官軍奮擊斬直俊年甫十九索稱饒勇是日尊氏以丹波新屋莊一條侍從關所官田莊法興寺村井原莊下司公文名及和泉大島莊地頭職與久下時重賞二子貞重重基功北畠顯家自宇都宮還復靈山國魂行春等屬常陸小田治久出兵擊佐竹義篤小栗高重伊賀盛光等援義篤戰於國府原行在議諸軍實欲以驚尾神感寺功爲先十一日勘解由女官光任傳綸旨於中院右兵衛督以諭部下十三日八幡軍與高師冬戰武田信武部下高橋孫五郎長門四郎吉河經久等引兵赴洞嶺官軍收退十四日

左中辨傳給旨獎勵南山盟戰功并吉野法橋安滿了願忠勇不  
捷方率兵獲賊十六日賜下總結城朝祐所結城郡下野寒川  
郡關所及中泉莊二階堂氏收邑於結城宗廣以賞勳功十七日  
侍從三條泰季至薩摩名越高家等從以給旨徇南郡批宿忠篤  
河上家久等首應泰季賜肝付兼重以錦旗指廳諸軍使高家諭  
爾寢清成等舉義討尊氏直義黨佐竹義綱會伊賀盛光等於常  
陸汲上驛而北圖略陸奧初佐竹氏首黨尊氏以得復常陸守護  
故抗北畠氏甚力子弟多陣亡於是高師直傳尊氏命以陸奧雅  
樂莊與貞義褒恤之二十日以宇治惟時爲薩摩守護職義貞親  
王以結城親朝爲下野守護職菊池武重等率兵入南郡一色賴  
行以報探題一色範氏是日範氏馳書龍造寺家親等發兵助賴  
行軍筑後將以荒木家有等兵警備粟屋街口二十一日源藏人  
大夫往助筑後軍徵龍造寺實善等兵當此時宇治惟澄既復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三十四

佐二十二日引兵入豐田莊擊破之少貳守護代饗庭宜通以兵  
數百來救戰於山崎原惟澄奮進馬斃徒步斬小野新左衛門等  
數十級大隅忠國谷山隆信蛟島道市來道尊矢土高純知覽  
忠世光富心榮等並應三條泰季連合攻守護町二十三日守護  
代酒匂久景會比志島範經權執印俊正等逆戰於薩摩山口美  
濃守護兵道山經行三枝十郎等與官軍戰於下長瀬二十九日  
陸奧斯波氏部將中賀野義長經略行方郡據小高城黨類聚五  
百河鎮守府發兵往擊之廣橋經泰率國魂行泰等往攻小高城  
太宰帥平維繼參議坊門清忠彈正尹源季光大藏卿菅原在仲  
來奔是春行宮百度草創僅行朝儀尊澄法親王蓄髮還俗改名  
曰宗良遷居伊勢一瀬山當此時尊氏遣畠山高國侵伊勢北畠  
親房所遣大將逆擊之加藤定有發箕田莊兵往會夏四月朔戰  
於東黑部海濱却之二日進戰於大口濱事聞行在左中辨光守

傳旨源少將曰軍勢恩賞係入道一品所措辦必不復違將一同  
下諭旨其以此諭衆石堂賴房宰相馬胤時岡田胤家等兵入陸  
奧檜葉郡攻羽鳥太郎所據寨戰於八里原八郎棄寨走賴房進  
攻小丸城勅河內金剛寺以和泉大島莊領家職充祈禱料宇治  
惟澄引兵入隈牟田莊一色賴行部將三村某發御領詫摩兵數  
百來援惟澄逆擊於森崎原斬某及竹崎新五郎平田太郎等追  
北渡相島大渡川而還三日豐後大友貞順與筑後黑木河崎諸  
氏共起兵源藏人大夫聞警引兵還救筑後帝之謀恢復也近衛  
經忠主贊畫策及南狩猶留爲關白非其志也帝嘗命大臣祐乘  
仕經忠至是祐乘遂罷官五日經忠遂罷關白來奔吉野石見三  
隅信性起兵擊上野賴兼吉河宗經遣兵援賴兼禦戰却之賴兼  
乃圖攻三隅城尊氏以多田院衆徒有功分多田莊以爲賞鎮守  
府遣兵擊五百河軍監有實傳令徵結城親朝等兵猶未至而敵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三十六

兵四集逆擊之伊達行朝等禦戰甚力九日有實促親朝等來援  
是日廣橋經泰自靈山以大軍攻小高城國魂行泰等薄其正門  
守將中賀野義長禦戰甚力九晝夜不息兵十日細川顯氏聞紀  
伊競起應官軍遣族皇海部將往擊之十二日沙彌宗心贈書結  
城親朝經略白川近傍日向高城受圍百有餘日守禦不撓會三  
條泰季至城中兵氣大振十四日畠山直顯棄營退保穆佐城當  
此時九州官軍四起尾張三郎備中權守千手秋月徒舉兵狗筑  
前長尾一色部下顯康募黨禦之十六日北朝以前左大臣近衛  
基嗣爲關白十八日直義與書大隅忠能與島津賴久大隅宗久  
擊三條泰季肥後一色賴行進擊宇治惟澄十九日惟澄與菊池  
武重合兵邀戰於大塚原大破之敵賴行及橘薩摩彌八國分十  
郎等伊豫忽那重清等與細川皇海戰於和氣濱却之二十四日  
攻河野彥四郎於桑原城進攻河野城河內官軍進狗和泉駐營



御所尾大冢惟正、八木法達、土生義綱、上鄉俊康、岸和田治氏、及族快智、定智等皆屬焉。據卷尾寺構、築成衛、二十六日、進擊橫山、燒其家而還。尊氏方分遣諸將、侵擊近畿、而東西警聞頻至、乞征討。命是日、直義下命、島津賴久、伊作宗久、發兵擊大隅、谷山、徒尋下命、安藝守護代與吉川經盛等共援上野賴兼、擊石見、二十七日、授河內、建水分神正一位、細川、皇海部將平日根野道信、及盛貞等兵入紀伊。二十九日、攻西光寺城。是月、北朝廢皇太子成良、與前皇太子恒良俱幽於花山院。第內大臣一條經通罷、廢坊官、尊氏以攝津井於新莊、并越後、松山、保加賀、大志目村、兩關所、與仁木義有賞戰功、直義以佐佐木經氏族人助陸奥軍、與書、授勵之、相馬族方戰於小高城。當此時、細川和氏、佐尊氏、掌諸國租務、奉經紳田邑、以充武人賞功。高師直亦傲其所為、公卿皆就師直宅、哀請尊氏直義聞之、稍分還其地。伊豫河野通盛率族通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八八三十七

野本貞政等、自和介濱向井門、忽那重清等邀戰、踰月、五月初、細川皇海部將陷西光寺城、燒城、堀池武重謀大舉入筑後、一色範氏諜知三日、遣待所佐竹重義往禦之、徵兵肥後、小代重家等、重家遣族經資赴軍、六日、佐佐木信胤起兵于小豆島。八日、菊池八郎將兵先發、邀重義戰於筑後豐福原。十二日、中宮崩、尊氏所遣將屯在攝津天王寺。十四日、與細川顯氏合攻卷尾寺和泉守護代大冢惟正、與八木岸和田諸氏俱逆戰於橫山、却之。鎮守府軍又爭檜葉郡、石堂賴房與相馬氏兵俱逆戰於立野原。居七日、賴房進攻小丸城。十七日、城兵拒戰、中賀野義長率伊賀盛光等、向靈山城、後門鎮守府兵出禦於椎葉郡。十八日、戰於中前寺、明光宮至沼河、越後、翫然起兵、初尊氏以越後國、衛與上杉窓房、窓房死、因二子窓勝、窓顯各襲其半、而窓顯往鎮焉。十九日、直義與書、窓顯曰、自卿之北、國中靜謐、不似諸國守護、輒多非法、咸謂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八八三十八

法殊勝、乃父盡忠、去年致死之後、喪力悲嘆、及聞音耗、頓言頓嘆、念乃父復生矣、父子忠勳、誰得爭之哉、聞諸國報方苦心、惟賴越後自慰、便越後亦蜂起、豈不驚愕乎、國中豪傑多在京師、將與守護代共急發赴之、卿之苦心深所諒也、是日、高師直傳命與替池於嵯峨清涼寺、盡以若狹多良保、寄附東寺、中賀野義長引兵欲攻靈山、後門二十一日、鎮守府兵逆之、行方郡戰於子安橋、廣橋經泰軍戰於渡城、二十二日、石見三隅兼雄與族周布兼茂等俱入長門、戰於賀年城、九州諸國甲乙人、稱兵、賴借用使者、侵暴寺社、領一色範氏、令肥前高城等曰、如此輩、宜近隣地頭家人執之、注進其名、直義已令島津賴久、伊作宗久、擊薩摩、因移檄權執印、還谷、大田、大寺諸族、發兵援之、尊氏亦以菱刈院半與菱刈族、以賞其功、賴久等未至、而薩摩官軍益競、益山四郎古木彥五郎、以其族修中原城、據以舉兵。二十八日、三條泰季令名越高家收島、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八八三十九

津貞久、邑秋宿名託掛宿忠、篤河上名託河上家久、以奏吉野、俟朝裁六月五日、前治部大輔宇都定公綱率兵五百詣行在、帝慰勞之、詔書發授左近衛少將叙正四位、聽昇殿、初公綱護駕至京、為尊氏所錮、削髮易服、逃還于宇都官、至是、至吉野、是日、和泉大冢惟正與八木岸和田等進攻宮里城、明日、細川顯氏兵來救、惟正縱兵擊却之。八日、直義遣小保來全救、仁木賴章禦但馬丹波軍、命蒲生吉川諸氏發兵助之。十一日、北朝以伊勢道塞、停月次祭神、今食薩摩伊作宗久父久長已老在國、遣伊作莊變起、乃與山田田布施通謀、擊之。山田宗久遣二子友久、二階堂氏遣族行貞會、久長軍十一日、與俱攻中原城、益山四郎古木彥五郎、杆禦力竭死之城陷。十三日、震東寺塔和泉人多應官軍、尊氏恐堺浦商魚者為吉野遊偵、下令禁入京師、於是春日社祭不供其供菜、市莊神人以訴、尊氏議特許莊民賣買、高師直傳細川顯氏檢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八八四十



以報諸氏徵兵糧及東寺領新開莊顯氏以其祈禱料所令制止之十五日武藏大夫將監承綸旨起兵招淡輪重氏等重氏不應卷尾寺官軍促大家惟正急攻宮里城敵輒來援惟正擊却之休兵旬餘又往攻力戰兩日分兵擊唐國燒其宅敵來援不克而走二十一日彗星見二十二日島山高國與子直泰俱率兵數千自伊勢鈴鹿郡進至岩出安達掃部助加藤定有等逆戰於井尻口明日赴田邊背擊玉丸城二十四日陸奥廣橋經泰引兵又攻小高城二十六日斯波氏賴開官軍攻大和櫟下自市部引兵逆擊却之屯天王寺柳下寺官軍乘夜襲之兩日氏賴力拒島津賴久歸薩摩二十七日以直義令發兵擊大隅谷山徒一色範氏促佐竹重義以小代重室等兵入肥後擊菊池武重當時武重與宇治惟澄共攻合志城爲城兵所却整兵復進力戰數日二十九日範氏聞其報遣小俣道剩往救微訛摩宗直等兵助之惟澄自合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一

志引兵入筑後矢部山擊越前守賴顯部將走之斬首數百級伊豫忽那重清等自高井轉戰於高井城踰月竟陷之是夏宗良親王在伊勢一瀨大館氏明自京師逃伊豫江田行義逃丹波金谷經氏逃播磨並起兵北條時行遣使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所怨者足利尊氏世受恩於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子臣願討尊氏以贖父罪詔許之秋七月朔大和軍乘夜襲斯波氏賴柳下寺陣宇都宮大友諸兵力拒明日亦如之四日遠江守護今川範國發兵攻井伊城城兵拒戰於三片原範國部下橫池治部丞朝夷彥五郎與山城人松井助宗等先進助宗斬井伊某筑後前司佐野大輔房等戰歿三和光繼衝陣馳突多所殺傷光繼欲立功襲其邑二宮莊於俱鄉範國遂許與之小山忠能攻河內賊軍於八尾城國人高木遠盛等率先薄壕壘戰長門上野賴兼率守護代厚東修理亮等攻石見黑谷城因幡官軍攻額山城城

兵寡弱平貞泰募兵助拒之五日和泉守護代大家惟正與八木法達土生義綱上鄉俊顯岸和田治氏徒再攻宮里城六日擊細川氏援軍於宮尾却之大和軍守桃尾城斯波氏賴遣宇都宮大友等兵攻陷之先是河野通盛自河內引兵歸與伊豫官軍戰尊氏命安藝土佐守護發兵援通盛遠江兵攻井伊城僧口靜既創本國寺北朝以爲三位僧都是日權中納言日野資明傳院宣爲祈禱寺肥後宇治惟澄自矢部進攻坂梨宗喜於南鄉城破之斬宗喜及子惟長等菊池宇治兵勢益熾一色範氏亟督發兵以助佐竹氏軍救合志城不至者以黨敵論小代重室徒輒錄功徵賞未得志欲赴博多訟範氏憂之十一日馳書戒曰事方急宜疾詣軍其如功賞固當處分既而惟澄引兵西攻島津實忠部將於津守城與城兵血戰身被三創遂擊殲之伊豫忽那重清等與河野通盛又戰於和介濱十二日陷宮山城進陷道前西條是日北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四

以內大臣一條經通爲左大臣右大臣洞院公賢罷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九條道教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鷹司師平爲內大臣十四日北畠顯家遣楠木正家東彌九郎御常陸與佐竹義篤吉原源藏人戰數日死傷互衆十六日尊氏以山城桂得宗領寄附桂宮院十七日河內軍與細川顯氏戰石河河原二十日前內大臣吉田定房前參議藤原經季來奔二十一日薩摩駿島大隅谷山市來矢上知覽光富石堂秋山益山古木諸氏連合以兵數千入伊作莊伊作久長遣子宗久友久率莫彌西鄉三原山崎從禦之島津賴久往督其軍逆戰於高橋松原斬獲頗多二十四日廣橋經泰遣國魂行泰又攻小高城三條少將往督肥後軍擊小俣道剩道剩告急一色範氏範氏馳書訛摩之親橘薩摩公高等發兵助道剩軍二十六日丹波丹後但馬諸族合兵入加悅莊小俣來定率吉川經久及美作長門諸氏禦之戰於市

途暇出雲競起賊軍禦之於三刀屋上鄉及津伯耆兵奄至擊傷  
諏訪部孫太郎等上杉重能往督眾禦之以竟月越前軍亦競斯  
波高經將擊之二十七日以藤島莊寄附平泉寺曰此戰雖難假  
眾徒之合力憑靈神之擁護軍即得利必行恩也薩摩市來時家  
自高橋還修市來城據之島津氏遣繼執印俊正比志島範經官  
田種正等擊之城據山起曰鶴園西貢高岡曰平城西北臨附屋  
設兩壘險甚敵仰攻兩晝夜所喪甚多二十八日島津賴久率山  
田友久町田助久莫福成長延時忠能等以大衆繼進薄其水寨  
時家禦之力戰連日不息兵三條少將率肥後軍攻守富莊一色  
範氏族水垂某逆擊破之宇治惟澄攻津守城拔之殲島津實忠  
兵乃引兵至代而接戰踏屍襲創視星不休所喪甚多敵遂不勝  
而退是月常陸軍據東條城佐竹義篤來攻烟田時幹等援之遣  
族人富田胤幹等據傍近龜谷城兵革連年天下分裂諸國豪傑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六

乘隙掠奪田園或具功狀以邀賞京師訟旁午而軍事方劇尊  
氏聽斷未遑不可以久也命細川和氏處理之是月旱八月三日  
尊氏請院宣令直義徵少貳賴尙島津貞久佐佐木時經伊作宗  
久那波左衛門佐野上彌太郎等兵謀大舉犯吉野四日和泉大  
冢正連八木岸和田等與卷尾寺僧徒合夜攻宮里城戰於國分  
寺前薩摩市來時家據險拒島津賴久賴久軍監山田助久率上  
野延時諸氏兵攻野頭伊集院郡司宮里種正等爭水寨不拔是  
日引兵出城背攻平城南官軍救之屯伊集院石谷賴久遣河田  
慶喜等擊走之燒民家種正等遂以兵塞薩摩山口五日侍從某  
傳綸旨於渡邊照以官符未到且諭與難波莊地頭職旨左兵衛  
督日野資明傳上皇旨於東寺嚴禁甲乙人亂入狼藉神泉苑十  
日薩摩延時忠能及宮里石塚等攻市來城市來時家率兵邀擊  
於石走忠能攢箭禦而却之十四日島津賴久使酒匂久景率左

國司小川延時莫福權執印等兵夜襲赤崎河上又次郎禦戰死  
之當此時島山直顯退據日向穆佐城池端清種及土持宣榮長  
谷場久純徒錄功要賞直顯乃復給多爾島現和村名主於清種  
其他以功勞具狀京師直義因與書褒賞之淡路人競起兵足日  
直義遣細川賴春率小早川經平等兵擊之十五日賜攝津賀茂  
村於和佐千鶴丸賞勳功十六日河內小山忠能率高木遠盛等  
又攻八尾城城兵屯五條河原邀戰不克走入城翌日天王寺軍  
來援忠能逆戰於山井十八日進攻丹下城燒民家近衛經忠令  
平行政傳綸旨於粉河寺眾徒發兵討賊二十日市來時家遣兵  
與石原忠充戰丹波競起也祇園前執行顯詮應之城波波伯部  
保爲根據遣兵擊破高山寺城進入丹後攻荒川氏於成相寺城  
城兵拒擊顯詮兵敗還顯詮又竊遣越中房至吉野請綸旨以募  
丹波義兵仁木賴章搜捕斬於曾地驛既而久下族等聚眾攻波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八

波伯部保陷之小保來全率吉川經時等入丹後擊破官軍賴章  
來全以報二十二日直義與書獎勵賴章居丹波謂之丹波仁木  
也筑後人平澤肥前守溝口太郎等起兵應官軍擊佐竹次郎二  
十三日次郎率荒木家有等逆戰於長田河原二十九日右近衛  
中將某傳宗良親王令旨褒加藤定有等戰功是月尊氏以美濃  
得宗領中河御房地頭職與小笠原政長賞戰功九月二日光明  
院自一條氏室町第徙土御門東洞院殿院踐祚已并年矣元弘  
之亂內藏寮累代儀服盡燼而後喪亂相尋欲行即位禮諸國進  
費難豫定以問尊氏對曰國力不堪請痛減省金銀珠玉綾羅錦  
繡悉不用以常絹詰圖木替之上皇將以十月行禮適病使藏人  
親名問前右大臣洞院公賢公賢曰是重事請待臨御而後奏之  
上皇以事已迫特命公賢及久我長通日野資明交議乃會評定  
所使奉行左中辨治朝披簿冊檢費目公賢長通逐條議商所減

省二十四萬匹付資明參校、皆稱善、及既即位、欲賞一條經通經通請以榮其妻、乃叙夫人洞院氏從三位、四日、小保來全遊長門四郎、佐野彌四郎、吉川經久等、攻荒針城、戰於正門、赤松則村率島津忠兼等、攻攝津丹生寺、交戰兩日、不克、七日、光嚴上皇下院、宜於鶴岡八幡社、勝伏吉野、八日、尊氏趣但馬守護、往平國亂、徵兵、朝倉孫太郎等助之、十一日、參議某遣使鎮西、促宇治惟時等入援、曰、諸國官軍競起、賊勢寡弱、守禦甚固、因許稱吉野既陷、謂帝將嫌和、詭計百端、不足信也、賊命已迫、今將乘其微弱而進、勦京師、昨夜與州使至、報以前月十一日發北國亦告將入援九州、若不早至、則獨負平生之忠、當非本意、宜不要謀合他人、單騎提兵而來也、十四日、薩摩大隅忠國率兵、救市來城、島津賴久率莫爾成長等、邀戰於伊集院郡本、十五日、兵庫助某爲足利氏往擊宇都宮十七日、島津賴久再圍市來城、延時忠能、大平成功、權執印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四十九

俊正、小川季久、國分宮里、莫爾徒皆會之、大隅助久、酒匂久景爲軍監督、衆薄水寨、門闕、城兵拒戰甚力、旬日數十合、敵不能破、十八日、勦紀伊人小山、鹽崎族起兵、應佐佐木信胤、常陸佐竹義篤與畑田時幹等、攻東條城、不拔、開筈間、泰朝應官軍、乃留富田胤幹等引兵而北、攻笠間城、十九日、胤幹棄龜谷城而去、北島親房遣矢其島忠連、古和寂圓、徵發志摩兵、十日爲期、屆期不至、二十六日、令近江權守源親直督促、有事故者、具誓書陳明、并令曰、元弘以來、受恩賞賜、伊勢采邑者、至今未至、亦不乞國券、甚失事理、其宜相議、具誓陳請、親房尋赴行在、帝以准大臣和泉大冢惟正與八木埤和田諸氏、及上神範秀、上神俊康等合兵、攻宮里城、二十七日、薄其東、斫力戰、徹曉、薩摩市來城、圍攻甚急、三條泰季遣掛宿忠泰、其族高野朝久、及宗榮、與有馬、山角、栗下諸氏、大舉往救之、二十八日、島津賴久遣比志島範經等逆擊、明日、援軍奄至、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五十

賴久率大隅助久、山田友久、延時忠能等禦之、友久與遠矢成貞、小沼氏純等俱奮闘、大隅助七、上原中務丞迎降、晦、大隅忠國、鮫島家藤等援掛宿氏、比志島範經、河田慶喜、權執印俊正等禦之、忠國等縱兵、決戰、範經潰陣、與家值旗手俱戰歿、官軍乘勝斬莫爾貞友、河田家弘等、友久與賴姓三郎等當掛宿陣、忠泰禦戰死之、是戰、範經善戰最衆、遂致命、賴久特錄其狀、以報京師、貢久告尊氏、請重賞之、自以滿家院關所與嗣子彦一、是日、參議某又遣使、宇治惟時等曰、曩日數促鎮西兵、而猶未至、是以不得決進、勦之計也、雖謂隣敵、競起、未免觀望、形勢天下安危、方在此機、速提兵入援、焉足月、近江權守親重傳命、賜伊勢河曲郡關所於加藤中務丞、奄基郡野村御園於木本盛房、賞戰功、鎮守府大將軍北島顯家奉義良親王發靈山廣橋經泰結城宗廣、楠木正家等諸將從之、國魂行泰等番直宿衛、至宇都宮駐軍、尊氏錄戰功以尾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五十一

張橫福、栗飯原西鄉與本多助定、紀伊岡崎莊下司職半與栗栖犬楠丸、丹波小野莊一方地頭職與俣野明一、駿河國衛以國宣付駿河下島鄉地頭職於富士大宮司、尊氏傳命宗像大宮司、造營社殿、東寺請院宣告尊氏、使遠江守護、命最勝光院領櫛莊輪寺、用米六十石、鎮西探題一色範氏、以筑後跡田地與龍造寺季利肥前神邊莊名田與後藤朝明、賞其戰功等、頗有處分、冬十月朔、勦河內金剛寺、禪佛法紹隆皇統長久四日、安滿了願等攻丹下城、北島顯家既西、中賀野義長率伊賀盛行等乘虛侵行方郡、是日、攻小池城、陷之、進攻略標葉檜葉郡旬日間、小丸瀧角朝賀等諸城悉降、一色範氏以諸方蜂起、留佐竹義尚於太宰府、自將往伐、借糧於肥前高來彼杵二郡、且使深堀於保諸氏發兵助義、尚守、五日上皇受筆法於尊圓法親王、小山忠能率高木遠盛又攻入尾城、細川顯氏遣將助城兵安滿了願、能登判官、島津修理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五十二

亮田官大學助大夫大隅左衛門尉等自丹下城引兵會忠能軍  
攻戰數刻所南門兩度法禪寺律師僅石田吉王丸胃進殆危了  
願救之載馬野而開遂燒夷城郭既而斯波氏賴將兵侵大和募  
當麻寺大方衆傳檄國中徵發兵食官軍屯山田莊十日忠能遣  
了願等入二上城夜燒等燄以備之十一日氏賴與島津貞久俱  
往攻城兵已拔營去迫之戰於味曾路越了願等禦戰於山田莊  
新田禪師大友直世等自豐前宇佐郡引兵入筑前豐前人丹波  
有世等屬佐竹義尚往禦之戰於桑野原直世族入田左衛門藏  
人父子亦募衆起於豐後薩摩島津賴久等圖滅所在官軍城寨  
官軍偵知徹兵而去於是宅萬種正屯澁谷東鄉欲段右城河內  
慶喜官田種正等會之臺津遂燒夷城而去畠山直顯率嗣寢清  
成等略日向是日野邊盛忠叛應肝付氏縱兵擊清成軍殺傷數  
人帝之御圓頓寶戒寺於鎌倉也以僧慧鎮爲住持北朝仍不改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五十四

十二日直義授其住持職並金目鄉半如故十三日右中辨傳綸  
旨於陸奧結城親朝曰北國西國官軍方振因圖合舉入京師其  
率師先至和泉細川顯氏大學發高安攻卷尾教興寺營官軍遣  
大冢正連八木岸和田氏等出禦於橫山莊都筑平三淡輪重氏  
等來擊戰於坪井手不勝而退十五日重氏與門兵庫允等復  
進正連等縱兵奮擊敵多傷而退十八日味夷薩摩矢上高澄等  
襲比志島城比志島族人助嗣子彥一拒之苦戰終日死傷甚多  
明日大隅人吉田清秋向佐其來救高澄引去十九日細川顯氏  
棄卷尾移兵向河內攻天野寺營斯波氏賴島津貞久進攻東條  
和泉兵田代顯綱等屬之官軍小山忠能高木遠盛等來救東條  
戰於山城口卷尾寺軍自坪井顯氏後至園分寺攻宮里黑石  
諸寨火之敵邀戰不利退保其壘尊氏遣高師泰備奈良使朝山  
知長等往援丹波軍佐竹義尚率丹波有世等攻筑前嘉麻城兩

日陷之北畠顯家已定下野由上野進遣侍從春日顯國由常陸  
進二十七日小田治久迎與俱至大枝口佐竹義春率烟田時幹  
等圍截戰於大塚原不克丹波波波伯部保之陷也仁木賴章報  
京師曰顯詮已爲叛賊而詭請院宣於二番引付以復采邑請審  
商之於是尊氏以伯耆稻光保地頭職與波波伯部爲光又以石  
見白上地頭職與金子清忠賞戰功等頗有處分木本氏世爲志  
摩木下御厨下司以至慶阿慶阿以傳子盛房盛房未受朝參及  
北畠氏徇義盛房首應數有功是月請券狀源親直等傳命授之  
如故因促志摩兵不至十一月六日馳書督發以十日爲期一色  
範氏部將陣豐後府徵發兵十一日都甲惟世等會之明日攻入  
田營朝廷數促鎮西兵而不至乃遣左近衛中將宮宗治督軍十  
二日參議某傳旨讓宇治惟時等曰與軍之至在近而西國不會  
豈非可憾乎其速謀上途先向宰府伐一色入道來竟不至宗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五十六

父曰眞覺惟康親王弟爲圓滿院僧正領豐後早田莊及肥後菊  
池莊稱早田宮宗治爲帝猶子稱宮中將元弘恢復叙從三位十  
三日細川顯氏將攻東條將兵向教興寺十七日官軍邀擊片山  
秋山彥三郎爲顯氏軍奉行禦戰走之進至東山峯顯氏次西林  
寺官軍屯駒谷十八日顯氏遣田代了賢等擊走之擒僧宗禪以  
屬守護代秋山四郎次郎十九日進向赤坂城楠木氏遣兵數百  
據山城自東崖下擊顯氏軍奉行杉田六郎自北繞出其背陷山  
城南城燒之東崖兵合擊楠木兵引退乃進戰於松崎赤坂顯氏  
軍宇佐美三郎左衛門尉賜錦旗插背云是日勅高野金剛峯寺  
禱設定功丹後小保來全圖荒針城六旬不拔欲換兵攻之恐衆  
解弛命吉川經久等嚴守備以待經久等遂引還京師當此時脇  
屋義助往將三峯軍細屋右馬助率數地山岸等兵至越前構長  
崎河合川口三壘迫府中斯波高經分兵扼諸路山險以禦之遙



積雪相持踰年二十五日高師直傳命紀伊守護畠山國清以三上莊重福坂井本渡鄉等地頭職寄附粉河寺二十六日大塔若宮賜令旨座摩社人討尊氏直義二十八日五辻宮賜令旨宇治惟時等發兵往討大隅日向賊五辻宮久明親王之孫也後薩發稱祥益庵主與宮宗治爲姻親云先是池端清種等弼散三股無賊軍肝付兼重與野邊盛忠大隅忠國谷山隆信矢上高純知覽忠世等合以兵數千人入大隅贈於郡取郡田清水泉連山築壘塞路二十九日攻橋木城重久爲兼救之戰於吉水初常陸長岡鄉地頭眞壁幹政弱每語其父母曰不幸無嗣則讓家弟宣政宣政若無子則傳我後也父道法臨死作遺書與母妙心如幹政意謂是皆同胞汝終身管之踰年幹政亦死其妻小栗氏許稱幹政遺書以訴北條氏乃付一番引付齋藤基連基連與結城朝高小栗圓重比周奪之致小栗氏妙心使其代頼圓陳訴時基連已死島

田甲斐二郎覆審未決而北條氏亡宣政黨小栗氏分占其地及尊氏叛輒附之長岡鄉服鹿島社役而國衙正稅守護徵發所輸甚繁疲瘁不能多養兵妙心辛勤教季子了珍房徇義及北畠顯家駐軍宇都宮發兵會之數有功鎮守府憫其冤枉是月清理復給其邑春日顯國已破佐竹氏行徇常陸楠木正家率兵迎之與俱西十二月十三日北畠顯家發宇都宮足利義詮乃遣上杉憲顯細川和氏高重茂拒之利根川會經縣兩河水大漲官兵武藏三嶽人長井實長謂顯家曰凡兵接水先渡者必勝矣臣謂試之與弟豐後次郎亂流而渡顯家手兵部井十郎高木三郎先濟呼曰異日爭功者問之河伯實承怒乃與其弟從上流濟人馬皆沒官軍遂濟賊乘筏逆擊後壞皆溺後軍潰走鎌倉顯家前進入武藏十六日戰于安原蒨山諸所又破賊抵同府留五日宇都宮公綱來屬已而其部下芳賀禪可擁公綱子氏綱叛據宇都宮城

乃反伊達信夫兵擊降之新田德壽丸起兵上野顯家若遲留規孤軍徑取鎌倉北條時行起兵伊豆以五千餘人陣足柄箱根當是時鎌倉斯波家長爲相上杉憲康爲執事聞官軍甚盛入心恟懼大和開住西阿掾開地城起兵二十日尊氏遣高師貞島津宗久等往擊之命吉川經久等圍師貞二十二日大德寺僧妙超寂妙超建大德寺住之數年弟子慧玄逃美濃伊吹山因以義亨爲後任法皇信慧玄爲初妙心寺造宮其側曰萩原院於是妙超法分爲大德妙心二派二十三日顯家大兵逼鎌倉鎌倉兵可一萬足利氏諸將欲避匿安房上總間義詮年甫八歲叱諸將曰勝敗兵之常也卽怖敵不若不將義詮在此望衆而逃天下謂之何我兵雖寡猶可一戰不免乃死免乃避匿尾敵而西與家君夾擊之耳諸將皆奮分兵爲四逆拒二十四日戰于小壺賊兵大敗斯波家長戰敗逃據杉本觀音寺城是日勅色川盛氏等發兵入紀伊

二十五日顯家攻觀音寺城拔之斬家長及相馬重胤又戰于前濱腰越數所連戰皆勝二十八日義詮走三浦顯家進入鎌倉威振東國是日光明院卽位太政官廳時年十七以通帝所受新劔盟行儀命司鑄太政官印使左兵衛權佐世尊寺行尹書其文行尹一條行房弟亦傳筆法與兄齊名因別成家往年太田信連之伐飯盛城也依高野山衆力以得濟功深德之而卒子信連請寄附太田莊山中御田宅是月勅授之金剛峯寺衆徒又以攝津畑野氏關所賜中村千若丸賞功尊氏以越中田中保等與鹽治高貞族賴宗筑前怡土莊與大友氏泰豐後教戶氏關所與深堀明意大隅岸良村名越高家關所與深堀時繼實戰功等頗有處分新田義貞起兵柚山常欲一戰雪恥以爲行宮聲援間招聚義故得三千餘人尊氏復遣斯波高經將六千餘人入越前府作三十餘塔與義貞相拒畑時能以加賀人救地山岸上木氏等城細呂



木田擊津葉清文于大聖寺破之遂略加賀越前以應義貞平泉寺僧徒亦據三峯應之因遣義助統其軍細谷秀國築野長崎河合川口竝薄越前府官軍復振時方隆冬兩軍相持不戰

三年戊寅光明院曆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日鎮守府大將軍

北畠顯家奉義貞親王將大兵發鎌倉士卒侵掠恣暴所過焚蕩

七日抵伊豆寄安久鄉于三島社祈天下泰平所願成就抵遠江

宗良親王出井伊城來會戰將今川範國追躡顯家抵尾張熱田

大宮司藤原昌能奉請親王來會堀口貞滿又來屬兵勢彌張

十日石見官軍與吉川辰能丸戰于橫谷十一日高師冬高師泰

率兵數千入南都觀喜院捕前大僧正覺尊尋流淡路二十二日

足利尊氏開顯家將大兵西上大駭會諸將議之或云赴鎮西集

兵返攻或云撤宇治勢多二橋防守高師泰曰自古未有拒於此

而克者也何者攻者勢伸於千里之外拒者力縮於咫尺內焉爾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二

不若出兵近江美濃之間掃敵于畿外尊氏曰善乃遣師泰及高

師冬細川賴春佐佐木氏賴佐佐木高氏等將萬餘人禦之二十

三日前內大臣吉田定房薨定房繼父經長諸練朝典並有目錄

經長所記曰吉續記定房曰吉續記二十四日北畠顯家涉阿志

賀河破賊而進相馬親胤攻靈山側宇多莊黑木城二十五日黑

木官兵出戰却之二十七日親胤轉攻橫川寨縱火燒民舍賊將

上杉憲顯桃井直常等五萬餘人躡顯家諸國守護皆會於途至

美濃土岐賴遠會之衆至入萬餘勢甚盛諸將議曰料彼軍比低

宇治勢多將軍必撤橋拒之吾曹乘後夾攻莫不克矣賴遠曰敵

兵在前縱之令去尾擊其後諸君自爲計則善矣人謂之何僕唯

有戰死而已直常曰善衆議乃定二十八日進陣青野原顯家聞

之回軍而戰賊分兵爲五小笠原賴貞等先進伊達信夫兵擊却

之賊遲進官軍悉破之賊更集敗卒冒北畠顯信陣顯信擊破之

賴遠直常被創從兵略盡賴遠走長森城今川範國更進擊手斬數人退慰抗潮民舍時風雨夜暗範國部下恐官軍來襲勸入吉

良滿義黑地川軍範國不許米倉某放火焚其舍範國不得止而

去晦顯家率兵赴伊勢二月十一日賊兵追顯家向伊勢十二日

救後輪船討尊氏直義十四日賊兵追顯家到雲津川顯家返戰

破之十六日顯家兵與賊戰于櫛田河十七日又戰于天王寺安

部野二十日細川賴有攻大館氏明子伊豫二十一日顯家至奈

良戰于辰市不利轉戰于三條啜賊兵潰走於是會諸將議軍所

向結城宗廣曰我軍累捷已開入京之路而猶憚賊不得過黑地

橋持此詣吉野懦亦甚矣當直襲京師一掃兇徒不濟則暴屍王

城耳顯家然之二十四日尊氏聞之益駭欲攻顯家難於擇將高

師直曰彼去國遠關其鋒已挫一猛將足以辦之請委之桃井直

常與弟直信受命即日赴之二十八日顯家拒殿若坂直常激勵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四

士卒曰我兄弟特當此選今日戰或不利併廢前功汝等努力士

衆競進決戰官軍雖多皆疲戰竟不利尋又戰于天王寺敗顯家

走河內義良宗良滿良共赴吉野議者惜其不赴北國與義良合

是月北國雪消諸路漸通脇屋義助欲增築壘壁以斷賊援路自

帥百餘騎觀地於新江斯波高經將細川孝基悅知帥五百人俄

來圍義助擊破之賊濟水逃衆欲尾擊義助曰以少勝衆偶然耳

若涉水窮進少致蹙跌賊必返戰困我不如舉火報諸軍待其來

救於是火燭江民家諸軍果至義良亦帥三千餘騎而至高經與

弟家兼亦以三千餘人來拒夾河而陣時雪消水盛高經欲

先濟衆繼之亂流而進高經盡銳當之戰賊三宰僧兵繞出賊背

縱火悉焚府中屋舍高經駭顧而退義良乘之迫擊入府高經欲

保新善光寺城迫騎急逼不能入城直奔足羽保黑丸城家兼道

若狹餘黨驚風崩潰者七十餘衆北陸響應四方義軍復起各據

國郡侯義貞入京而義貞謀必滅高經而後進征三月三日菊池武重與二色範氏戰于石垣破之五日尊氏以葛西安東權介爲陸奥守八日和田正興等攻丹下城是日顯家軍于古市河原賊兵來戰顯家遣北畠顯信守男山軍勢復振尊氏遣高師直進圍男山官軍力戰每戰破之賊將士視桃井直常不獲賞無赴攻者直常聞之曰我雖不受命忍坐視其敗乎乃竊馳至男山戰一日夜殺傷甚多死者成丘時人呼曰桃井塚二十日小早川掃部助及石見官軍入安藝攻吉川辰熊九月十二日賊兵迫入幡天王寺十三日北畠顯信與賊戰于八幡是日男山直顯將明日入河北與書士持宜榮率兵來會十四日肝付兼重野邊盛忠等取日當山城據之十五日大隅守護代官林木行重等率地頭家人攻肝付兼重于日當山城小早川掃部助入開田莊構城郭周防親重等來攻官軍與上杉憲勝戰于信濃斬之十六日顯家兵與賊戰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六

于安部野天王寺十八日肝付兼重野邊盛忠等取界連山城與賊戰二十日兼重盛忠攻橋木城是日開田浦城陷二十一日參議坊門清忠薨清忠在官與吉田定房竝爲帝所寵待屢蒙顧問以二人相繼歿帝作歌悼惜胡登斗波牟比司佐部麻禮耳奈里丹計里和我與乃須惠通保孫曾志良流二十二日敕宇治惟澄率兵入援二十六日萬秋門院崩是月章善門院薨夏四月三日菊池武重與賊戰于石垣山八日戰于肥後國府明日又戰足利尊氏以義貞兵勢大振與直義大怒曰是信東宮言而緩袖山之故也乃命聚飯原氏光就焉氏光齋藥謂曰幽居清陶恐有病生直義使臣獻藥乃留一室而還成良曰未病進藥是愛我也豈有愛人而幽閉一室日夜憂悶乎是必速死之毒非療病之藥也將擲之庭恒良手取之曰尊氏直義慘虐爲性縱不飲此藥無免死之理矣與其被鎖一室不見天日孰若早取死也於是每日誦經念佛以飲藥成良亦飲焉十三日皇太

子薨二十一日成良親王薨聞者莫不悲惋時人聞之曰往年事大塔宮今春又害尊良今又就一太子一親王直義必亡矣二十七日荒張城陷是日敕宇治惟澄率兵入援二十八日北朝號準三宮藤原實子曰宣光門院是月官軍將入福田莊島津忠兼以尊氏命邀戰于三草山五月二日新田義貞帥兵六千屯國府攻足羽藤原行實不利而退船田經政進至安居渡賊鎗雨射人馬多中箭溺死乃退細谷秀國急攻勝虎壘衆踰壕而登賊來援秀國不克而退議者謂諸將侮敵所以敗也六日顯家與賊戰于八幡及堺浦七日鶴岡若宮鳴動十一日賊將某命熊谷直經擊越前官軍十四日顯家與賊戰十九日北朝關白近衛基綱罷以左大臣一條經道爲關白二十一日高師直聞顯家屯天王寺謂衆曰和泉河內敵國也北畠氏亦勸敵也今不急擊和而楠木必將協力乃留兵圍男山二十二日進攻天王寺顯家拒戰不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八

帥二十餘騎突圍奔吉野賊迫及於安部野顯家爲流矢所中死之時年二十一名和義高村上義重等皆奮戰死之顯家以縉紳子弟號勇善戰弱冠總藩鎮之重任再起大軍入援朝廷倚之若長城而賊兵懼其威名如鬼神自其死王師莫不解體後贈從一位右大臣子顯成爲檢非違使別當居津輕波岡城世稱波岡御所子孫因以氏焉齋藤經日北畠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經略奥羽及尊氏叛舉兵討之一復京師再拔鎌倉朝廷將以爲一方倚賴而無幾敗衄以死吾謂當此之時諸道分裂畿甸之地且皆應賊獨奧羽距京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決而首應徵發一再大舉遠赴國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經畧撫治教練有素之功也然顯家有此可用之兵而不知其所用者可惜焉耳然則如何曰不用之遠而用之近可也奧羽

之地近與關東接而其士馬勁悍比之相武有過無不及昔者  
賴朝開府鎌倉欲西征平氏而恐奧之秀衡襲其後遂不移步  
步西向是雄才大略之暇朝且可以與羽制而況年少未更事  
之義詮乎如以士馬勁悍教練有素之衆而忠義如鐵石之宗  
廣諸子爲之倡攻地勢相接之地其進也如山嶽之壓是其一  
舉所以走義詮而奪鎌倉也鎌倉既奪則據以爲基坐而經畧  
傍近納降征逆入州之地可以旬日而定然後稽賴朝之舊典  
脩北條氏之遺法恤庶民懷柔傑其根已堅乃推宗良親王爲  
一府元帥副以弟顯信及新田義興義宗諸子使留守而顯家  
與宗廣可以圖京師矣不成則奉天子而東據鎌倉連入州控  
吳羽亦足以謀再舉顯家此之不務而懸軍長驅但知赴京師  
之爲急而不知根本未堅之兵出而無繼一敗不收既拔之鎌  
倉又爲義詮所奪後路蔽塞兵勢已挫身死于原野而王家失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七十

東方千里之藩屏吾料當時之勢而深惜其不用兵於近也  
二十五日左近衛中將北畠持定左近衛少將北畠家房等陣入  
幡二十七日尊氏以桃井忠經爲若狹守護職二十八日賊攻男  
山急北畠持定北畠家房等援男山是日相馬親胤攻陷熊野堂  
據之時三日城見六月朔賊攻入幡二日淡河官軍與島津宗久  
本田久兼戰三日又戰八日高木遠盛爲入幡後援與賊戰十八  
日賊攻入幡二十五日黑木官軍與賊戰于城下二十七日伊賀  
盛光等攻稻川城是夏霖帝詠和歌古巨波那遠丹生乃也志呂  
禮乃甘羅大禪霧于丹生河上二社天俄回晴人皆感異秋七月  
二日高師直督諸軍攻男山官軍拒之戰於善法寺口放生會川  
傷阿本良圓三日鎮守府兵自黑木城進攻熊野堂相馬次郎藏  
人伊賀盛光等據壘拒擊却之新田氏世居北野上野與越後接  
境故族人多居越後其後義顯食越後國人益服至是義貞威振

北國越後人聞之以大井田氏經等爲將發國府進至越中普門  
利清逆戰氏經擊破之走松倉城至加賀富樫高家出拒又敗之  
走那多城乃縱兵掠略聚糧數口率兵二萬遂至越前河合會義  
貞義貞兵益振乃進圍足羽命國中運草將填壕急攻自堀之敗  
賊集男山下勅四方徵兵數促義貞入援特賜手詔曰今男山受  
圍糧援斷絕所恃惟卿卿若遷延男山必陷天下安危在此一舉  
卿速來援義貞感激曰自古源平武臣著勳王室而未聞賜手詔  
也今我荷至榮安得不於此時報効兒島高德從在軍中說曰需  
官軍敗績報山不支由北賊截路而糧食不給宜留兵北國通其  
運輸然後遣數千兵往據報山日夜以檣京師是深根固蒂之策  
也然僧徒視吾少衆猝至恐致叛貳宜先送驛狀視其向背義貞  
大然之高德即援筆爲牒立成乃齎貽之僧徒得之皆悅答書促  
義貞義貞速發糧高經乘虛斷北陸自以三千餘人留于越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七十二

糜之付兵二萬于脇屋義助先往救男山尊氏聞之召還師直師  
直懼顯信踵後五日師直督諸軍急攻男山武田信武率逸見吉  
川遠藤須田從薄柵門壕壘官軍乘夜突擊入而復出敵力戰戰  
方央師直遣兵縱火神殿鷄鳴火起馬場殿官軍驚擾賊兵乘之  
競登將破柵城兵松山安里多力而怯股栗不能戰高木政述剛  
而力劣按刀瞋目曰城將陷矣汝不能出關我寧交刺死耳松山  
失色曰止乃起抱巨石亂投十餘賊潰敗墜崖谷城因得不陷時  
人曰松山雖有力高木實用之然資糧既燒盡山下援兵亦皆敗  
走糧道絕矣義助至救賀間男山火疑其陷不進冷泉持定等救  
男山師於南麓八日與高師泰戰不勝九日細川賴春與島津宗  
久等又擊之戰於山下目賀田玄向等率先而進官軍潰走追至  
河內戰於八田鄉官軍決戰野尻大隅等死者七百餘人達智門  
院以紀伊和佐莊寄附歡喜寺莊近富山國清營以領家所納充

糧食十日守護代大和光富傳命免之尋又督高野寺領徵糧男  
山孤立城中糧盡十一日北畠顯信拔營而去賊未知之懷清拒  
守縱火山上諸坊以強眾心顯信武急攻之夜半城陷新田德  
壽丸走吉野義助聞之旋師先是橋本正茂與和田正興舉兵應  
顯信圍丹下城攻之數日進燒高安壘既而顯家戰歿正茂旋軍  
救男山敗兵遮路正茂轉戰而進未至男山失守正茂廻兵攻松  
原野田等賊營破之新田德壽丸之詣吉野也帝見而器之曰汝  
與乃父家者乃加冠御前賜名義興授左兵衛佐義興與義顯異母  
弟也以母賤不爲義貞所愛初居上野及長勇敢絕倫自山直顯  
數發翻寢土持等兵擊肝付兼重兼重勢方強平山式部少輔據  
大和田城應之直顯又促兵翻寢清成清成辭糧不給直顯託曰  
向南鄉以充其料遂得其兵以爲先鋒是日軍南鄉使清成攻大  
和田乃取其對城據以迫城城兵拒戰踰年足利義詮大衆擁衛

自三浦還鎌倉高師泰師直入男山關官軍既逃十二日遣兵追  
擊多所殺傷乃宣布捷書四方縱火燒焚野片野民家而班軍十  
四日北朝以石清水火曜朝五日十九日地震仁木義長等已  
軍歸津是日直義更發伊丹賴貞等兵助仁木義連武人或有關  
國衛入者縉紳多怨尊氏因奉還之如舊中院氏自通方以來食  
上野入至通顯恢復初失之子通冬數以請二十日權中納言經  
顯傳院宣復給通冬其他處分有差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三日今  
川範國攻非伊城不利松井助宗與高木方穗諸士殿而退二十  
六日湊河城兵攻明石城赤松則村救之明日戰於加爾坂島津  
忠兼力闘所喪頗多小田治久與下河邊族志筑某等俱攻常陸  
石岡城戰於市川藤屋義助救男山不及乃班軍與新田義貞會  
河合莊圍取足羽城時城中見兵僅三百走路盡斷斯波高經曰  
守不可克走不可達寧守而死焉城主朝倉廣景奮曰公言是矣

戰守之法顧方畧如何耳兵之寡固非所憂也乃浸水於田設  
渡壘築七寨于足羽藤島之間益固守備先是平泉寺僧徒屬義  
助守三峰城至是遣使曰頻年延曆寺與我爭藤島莊今以地見  
歸我當出兵爲援高經大喜報許之且言事濟別有厚賞也僧  
徒利之乃擇健者五百人守藤島義貞在河合城夢已爲龍臥地  
高經駭走衆以爲言夢或曰龍爲陽物方陰而見是凶兆也閏月  
二日義貞統諸軍將攻足羽上馬馬騰躍困夫殆死濟足羽川旗  
什中流至燈明寺前分兵爲七隊以當七寨取其對城令曰前者  
戰後者築壘既取對城乃徐攻之藤島援動衆乘勢躍墜不復守  
前令僧徒苦戰薄晚義貞易騎變甲問道赴藤島兵可五十騎遇  
細川鹿草兵三百自黑丸赴援賊蒙盾射義貞無盾兵士以身障  
蔽義貞中野宗昌曰千鈞之弩不爲龍鼠發機義貞曰失士而獨  
免非吾志也輾馬且進馬被箭頗於津義貞欲起有白羽箭中其

眉間乃拔刀自刎而死年三十七宗昌及結城親綱金持重興等  
刎腹殉之從者殲焉賊未知其何人也越中人氏家重國持其首  
歸高經視之曰何曾左中將之醜也果然則左眉當有瘡瘻命洗  
面殺觀驗其尸齋帝詔書曰討賊之役朕一煩卿驗其二刀鏖曰  
鬼切鬼丸乃知其義貞也時日暮我軍無赴救者已而見數騎還  
河合也以爲義貞各自退還  
論贊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氏之胄役于北  
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播若疾風掃稿葉何其  
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取歟  
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禁  
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  
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獎其忠義託  
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弛竭天地以爲

心實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爲忠臣寧爲此而不爲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賴實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下也而新田氏爲嫡宗舊史皆以足利氏承源氏之統號曰將軍者以成敗之迹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有由來矣蓋二家之所同祖者義國義國以八幡公之子而謫於上野所謂新田郡其所食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依其外家田原氏居足利郡終得分食其半而義重繼有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爲嫡宗明矣然及源賴朝起義重與之有隙以大炊助終其身子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七十八

孫不過曰上野一武族而義康遭遇事變頓進官爵又與源義朝同娶於熱田故子孫受賴朝親昵又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倚賴著於錄食後醍醐帝之未起事蓋稔聞足利氏之爲強宗也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寵爵其變玩朝廷親視非望帝有以啓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日然後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遏可勝歎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不能獨立而倚朝廷以爲重余以爲不然朝廷倚新田氏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氏所企及而數奇敗屢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而不便義貞之奉公不得已而從之勉強而赴戰難以衣纓編紳畿甸之召募掣肘牽累動不如意爲之將帥者豈不難哉獨使義貞亦出足利氏所爲則介冑之族將雲合霧集而歸之

而足利氏焉能加之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何至困踣如此哉是其禍福利害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義貞寧有不知而終不改其節者豈非以己任王家倚賴不忍倍畔也邪否則源氏之統其歸新田氏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且夫將門之有統非必如帝室也況足利氏之所謂將軍者始於其第三世如其父其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爲將軍者乃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

貞云

又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爲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不可邪將上之人有負之邪至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曾而議事至此亦嘗試兩端僥倖孰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難哉吾嘗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

咎義貞之東伐不披兵持重俟與兵擾其內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敗勢及賊西奔則不掩甲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時主聰壅蔽國論苟偷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輟行則不可寬罪其戰也是故爲官則敗爲私則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奸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安每視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時也帝及南還蓋深悔此舉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歎歟假令義貞有廟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迹已形義貞以此爲請坐鎮舊府蓄力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尊氏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近疎義仲而遠款賴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奧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



而措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關是又其次也及其辭  
微山則事不可爲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爲赴越前而沿歸  
上野勢或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爲根本進則成恢復  
退則圖翼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  
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  
令周旋銳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爲義貞也視其死時猶佩  
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讀有生氣而老賊之  
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  
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邪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  
朱李之於唐李義貞忠勇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最  
存最覆滅汴梁而義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  
抑我東北形勝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  
祈山靈以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勉倍烈祝天願生真主安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二

下也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  
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祈哉則天運果有復時勝  
敗之數未可以歲月較也

齋藤馨曰尊氏始反義貞征之沿道敵兵莫不皆破一破之矢  
矧河再破之驚坂三破之手越河原而至伊豆府將逼鎌倉尊  
氏懼入佛寺欲難髮以降將士皆不知所以爲禦者義貞釋此  
時不進而待山道軍數日山道軍未至而我氣已倦是以尊氏  
欲降之心變爲拒我之計將士之畏懼者又奮而欲鬪彼乃據  
函根竹下之嶮我不得輒進地利不便一戰即敗自此而往天  
下之事不可復爲矣何者海內武人之怨王室仰尊氏者皆願  
其名分之順逆成敗之未可知而其心未決至義貞敗而尊氏  
入京乃曰官軍不足畏也何憚而不歸將軍哉天下之勢自此  
而去則此一戰者興廢治亂之所由判而惜乎義貞之不察乎

此也使其乘累勝之威疾馳而進如雷霆之擊直義敗走之餘  
計無所出必與尊氏俱死而降則不日而事定矣義貞之攻高  
時也出其不意乘勝而進故鎌倉不能禦而一舉皆亡何義貞  
之於鎌倉得之前日而失於今日也或曰前日之鎌倉士心已  
離而今日則人望所歸縱令一勝必未可拔也曰是則然矣然  
其前有北條時行者以世嗣之遺嗣乘怨王室之士心據敵府  
之地勢必難拔而尊氏忽破之則尊氏之據鎌倉事出草創入  
心未定破之又何難哉而義貞坐養其勢過矣及尊氏西走義  
貞又不窮追致成再燃之勢此世之所議也然此時天下之心  
嚮尊氏已固故勝亦興不勝亦興其勢不可以一勝敗沮而使  
其然者由其初之一敗也不破之於初而窮之於西走之日亦  
勉矣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四

所將士惶惑有叛者夜將火城者三天明檢其兵則二千而已自  
義貞起兵勵將士以大義其殉難死節者族人一百八十餘人土  
卒三萬八千八百餘人至是戰死五日義助令河島維賴保三峯  
瓜生重及弟照守袖山畑時能據湊城自率七百餘人歸越前府  
保之將士相率降于足利氏初義貞之受詔北行置妻一條氏於  
近江居二歲迎致袖山既至聞義貞在足羽轉赴之途遇瓜生照  
照下馬跪與前曰夫人安從公已戰歿矣夫人大恸殆絕歸袖山  
欲執喪于義貞舊居以賊來逼遂歸京師是時義貞首傳至京師  
足利氏君臣相慶終泉之一條氏往哭其下剔髮爲尼住嵯峨往  
生院終身一條氏無子義顯義興義宗皆產於東國義顯先義貞  
殉難義興妾出故義宗代義顯爲嗣顯家義貞既死諸國官軍日  
衰尊氏無所復懼辨登新主駿轅綽綽傲然曰天下既爲武家有  
何以公家爲將士益橫無所不至雖上皇新主供邑亦皆掠奪不

畏路遇緒紳輒彈指罵罵由此公卿華族皆媚附武人至學坂東  
言語二十日救紀伊木本島軍討賊二十二日河內丹下賊徒侵  
松原莊構寨據之楠木族橋本正茂和田正興擊走之高木遠盛  
斬丹下能登房初北畠顯家之死行宮日夜望義貞來而凶問適  
至帝駭惋群臣失色結城宗廣進曰顯家三年之間再發大兵入  
援以陸奧出羽固服威令無一人之圖後也請今因民心未變遣  
一皇子建號明令懲逆獎順昭定之功何患不濟臣按地圖陸奧  
五十四郡殆當日本之半可得兵四五十許萬臣願首戴冒祇  
奉皇子發郡民而復京師不出一年洗雪前恥矣朝議可之乃復  
遣義貞親王於陸奧進左近衛少將北畠顯信爲右近衛中將叙  
從三位任陸奧介兼鎮守府大將軍以爲輔佐帝諭義貞以爲儲  
貳更命准大臣北畠親房傳之左近衛中將道世爲下野守二十  
五日與俱赴伊勢救左兵衛佐新田義興左馬權頭北條時行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六

汝速還武藏相模略定東八國來輔親王二十六日勅命北畠顯  
信管領坂東諸國一如顯家故事且命東國將士悉受其節度小  
田志筑等攻富陸府佐原高繼常陸大榎高幹救之戰於石岡城  
二十八日北朝卜石清水火於軒廊勘造營日時勅課工役於相  
模二十九日尊氏命諏方圓農定今日置守護者爲治國安民也  
故利民者任之無益者改之今于功賞稱諸第掠奪本領地頭以  
託兵士給家人甚無謂也貞永式目除大犯三條外不得改動近  
年引付所不受理輒不及請文延選旬月以重疾苦政道紊亂職  
是之由宜擯法匡正是月肥後郡浦官軍大起郡吏告急博多一  
色範氏使當麻家政上野秀村往救之八月四日少貳賴尙發筑  
肥兵擊菊池武重期以二十八日發當此時相良長氏降賴尙賴  
尙因復與入吉莊北方使長氏以其邑所入半讓孫定賴球麻略  
爲官軍菊池武重依義勵衆并年有半國政大興菊池氏爲政置

內談評定衆武重命老臣片保田菊池追問木野大木五人爲之  
於是誓入幡祠定其法曰凡天下大事內談雖有議吾當決之國  
事必據內談議吾雖有意見內談不協則當屈而從之戒空論而  
守五常以興隆家聲武重弟武茂出嗣族木野氏爲但馬守誓聖  
護寺阿蘇祠曰武茂生弓馬之家而事朝家其順天道由正義以  
顯家立身者三寶必將與之若乃徇名驚利悖義忘辱晚近習士  
之心自成絕之不可以私慾親疏背倫常之道公仕私交之外不  
可好名聞榮耀是以發願寄附此也是大智上人所謂正法武重  
誠信以徇此山宣傳子孫不渝冀家門永昌衆心信服天護武略  
以得竭忠朝家矣兄肥後守所訓戒子孫則武茂亦傳子孫欲遵  
守之願神護斯訓戒并使武茂無違背五日前權大納言御子左  
爲世薨年八十九爲世和歌後宇多後二條及帝所尙御嘗判父  
祖歌謂大父詞意幽玄父義理深邃皆難及焉帝即位後構草庭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八十八

於高野蓮花谷往來樂山水元德元年薙髮號山隱明釋後人稱  
其跡曰花折院孫爲定嗣北朝徵春宮立用途於諸國大友氏泰  
所納二十貫文七日鶴岡若宮八幡鐘汗流八日光明院以皇子  
益仁爲親王更名興仁十一日久良親王子宗明賜源姓叙從四  
位下任侍從以足利尊氏補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實擊北畠顯  
家功直義叙從四位上實擊新田義貞功將軍本不常置特命尊  
氏世居是職他人不得望之欲以直義爲副將軍建久以後無其  
例議竟廢尊氏素慕源賴朝之爲人謂直義及執事高師直曰昔  
右大將起兵東國殲滅平氏威震海內其功偉矣惜其慘歟少恩  
禍及骨肉耳我則不然營敵一降承地悉完況於功臣乎卿等輔  
我宜善體吾意錄此紀綱寬弛諸將驕汰無所顧懼而師直最甚  
是月之朔北朝始發柚探石清水宮材下今日行立柱上棟式相  
模守直義造營之木工頭知任幹工事直義命後藤行重爲奉行

十二日橋本正茂和田正興燒高安賊營十三日光明院立興仁親王爲太子右大臣九條道教兼領十七日以肥後山本莊爲大覺寺宮邑佐佐木高氏發兵謀犯吉野期二十五日屆期高島郡兵不至二十八日北朝改元應應將行大嘗會已莅內侍所定觀事二十九日高師直以院宣令攝津曰大嘗會米例段納三升今存撫民意停罰雜事等課而納直錢三十文以九月十五日爲限晦北朝右大臣九條道教罷左近衛大將尊氏令島津貞久禁薩摩人侵寺社本所邑及關所地九月二日佐佐木高氏欲犯吉野又不果令族時經舉高島兵至更期十日京師御府有劍脊影北斗左青龍右白虎蓋百濟國所獻歷代寶之曰太刀契遭亂而亡北朝禮儀有關三日勅明經明法兩博士勘申義良親王至伊勢拜神宮以道路硬塞驛舟大湊由海路帝下綸旨令速平定東國舉軍入援討尊氏直義等是日吉田光守傳令旨以命北畠顯信

諸軍遂解纜而東四日尊氏發書陸奧令佐藤性妙等攻澀江城是日尊氏始用曆應號初菊池武本之子奔甲斐爲甲斐氏生重村尊氏咳之擊菊池武重重村據鞍武重擊破之重村走豐後信濃人木曾家村從尊氏有功六日尊氏以高遠向洗馬諸邑及近江諸邑與之家村乃城須原妻籍構寨馬籠田立扼木曾險塞美濃飛驒路置關費川備信濃路九日東征先軍以舟二隻至安房國人發兵擊之十一日義良親王與北畠顯信乘結城宗廣所進船過伊豆岬及上總風濤俄起船退駛日暮還到伊勢篠島衆艦漂蕩東西散北畠親房船至常陸內海下野守道世還伊勢十二日從船六隻至安房風不止宗良親王與尊氏親王子守永俱赴遠江遭風天龍漂蕩數日從船皆沒遂得抵城輪港北條時行從之入井伊城投井伊介高顯花園宮牧官至四國遂赴鎮西十三日關八郎左衛門尉船漂至江島賊擊擒之十四日三船至

神奈川皆殲焉宗廣漂海七日得還伊勢吹上新田義興船到武藏石濱帝聞義良至篠島遣大僧正賴意往存問十七日鎌倉將士掃東征舟師漂到者斬冷泉侍從等二十一人於稻瀨川二十人於神奈川武相人並起捕虜就斬者數日不絕畠山直顯之擊肝付兼重也今日向日若宿其軍者以叛論國富莊人背法不應命二十日直顯命士持宣榮率兵至南北鄉督發莊兵若不從者燒其家宣榮不應二十二日和田正興率高木遠盛擊賊據野田者却之曾我貞光據岩橋城略津輕郡二十三日南部政長擊破之政長勤王不捷尊氏與書招之弗應二十九日楠木族佐彌正忠率高木遠盛與賊戰於池尻半田大友氏泰遣戶次賴時攻筑後星野氏陷妙見城據之菊池武敏襲擊破之殆獲賴時族氏季新開某代而死得走保竹井莊是日一色範氏自將陣於瀨高徵發肥前龍造寺石動深堀等兵擊菊池氏晦勒宇治惟澄促入援

是月尊氏以上野新田莊平塚鄉寄附長樂寺冬十月二日直義命佐佐木高氏守奈良一色範氏遣佐竹氏義率肥前人石動資成等自瀨高入肥後攻菊池城北畠親房之漂至常陸也與伊達行朝狗兵小田治久關宗祐下妻眞壁諸族素屬官軍兵稍稍集乃完寂神宮寺據之五日佐竹義篤遣小野寺某大榎高幹發鹿島幹寬及宮崎烟田兵來攻城兵力拒烟田時幹島栖貞親奮關破礮壁入城門城陷親房等走保阿波崎城賊進攻之常陸官軍來援不勝城又陷親房走小田城八日畠山直顯屯雀尾擊肝付兼重國富莊人不至土持宣榮亦不告情直顯移書督促十四日一色範氏部將率龍造寺家貞等與官軍戰於筑後小清水山及中尾畑城明日石動資成等自肥後引還範氏退陣於高良山十九日北朝內大臣鷹司師平罷右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二條良基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堀川具親兼右近衛大將良基道平子

具親大納言具守之子也高師直傳尊氏命付山城渡關於一乘院充興福寺修造料二十二日光明院以詔守始命尊圓法親王行三壇法於宮中二十八日光明院御視狩野貞長據駿河安倍城應官軍駿河工藤族入江浦原等咸應之勢益張是日今川範國來攻戰城側少貳賴尙仗肥後率兵數千攻甲佐城守治惟澄兵僅三十人苦戰却之死傷甚衆遂引兵擊郡浦被之斬雷麻家政肥後官軍又振一色範氏留小俣道剩於筑後徹高良山陣歸博多上野賴兼以尊氏命使松田宗重取石見白上鄉與金子清忠賞其功當陸真壁郡不納國衛正稅十一月九日越後權守秀仲傳准大臣親房令於真壁了珍房等督促之一色範氏既引還十日菊池入郎等進助筑後佐竹氏義倉皇自肥後引還衆情搖動當是時筑後豪族松田溝口草野星野黑木徒競起擊小俣道剩肥前松浦貞後藤光明及神代西鄉多比良諸氏素爲官軍道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八八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八八九十四

剩守護代發東四郡兵石動資成自博多還與山浦定惠原口某等不得賞地而怨望背附官軍而與守護代戰於是肥前與賊者有千葉波多佐志伊萬里有田橘薩摩高木綾部龍造寺徒耳初菊池氏以豐前蟻江鄉付廣福寺豐後津江山兵藤村屬焉偕大智因欲御寺於兵藤以諭地頭長谷部信雄信雄許諾於是作券書付大智武重師大智及得其報自軍中贈書以賀無幾賊倉皇引還武重乃歸城命家臣幹其造營事官宗治乃授券以兵藤爲寺城薩奧賊將移書招相馬胤平擊行方官軍十六日尊氏以其領邑島津莊日向志布志大慈寺爲祈願所十八日河內守護代大家惟正課大番於和田族等衛吉野官門十九日光明院大營二十日攝津賊軍襲中塔城貴志五郎四郎斬城將四忍准大臣親房在小田城命遠江權守秀仲移營近地徵其正稅於是關宗祐守關城下妻政泰守大寶城伊達行朝據伊佐城以應親房官

軍稍振結城宗廣在伊勢吹上旬餘將發舟復發獲病宗廣有子爲東福寺僧曰月波嘗至吹上就台宗寺此初禪寺曰光明寺宗廣因就療養二十一日病大漸寺僧來問曰死迫矣唯唱佛名莫有他也僮有所遺囑傳諸貴息宗廣目將瞑聞之挺起笑曰我生七十百事完足莫復遺念但不得滅賊而就死多生曠劫是之爲恨煩以我言傳賤子親朝謂勿以供佛施僧爲勿以稱名讀經爲速斬賊首懸之墓前言訖拔刀逆持切齒而卒年七十三宗廣忠烈出于天性曾與北畠親房語及世事曰男兒不可屈足利氏而汚弓箭名此也已至是卒宗廣惡僧尼誦俗其有不語意則往往手刃以自快故其徒蟻之如仇敵或至作妄說以汚清節云僧月波葬之寺塋別爲北畠顯家建塔并祀之藏所掘勅制軍法軍中日記即光明寺殘篇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八八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八八九十六

一介武夫毅然不惑其惡佛之心乃惡尊氏之心也尊氏之狡譎舉一世皆陷其術中而不自覺而宗廣乃以不屈足利氏爲真男兒觀其臨歿一語凜凜有生氣若俾當時諸將皆如宗廣志平賊何不滅王業何不復哉  
紀伊愛洲季俊領播磨高田紀伊南部阿波秋月三莊以勤王命警備能野河內於是季俊請讓族憲俊十二月五日辨官傳旨憲俊領邑并警備事如故石清水八幡宮成十四日光明院遣右近衛大將堀川具親遷神主儀延遷乃明日畢乃行放生會大友族志賀親時季子秀貞離族歸順屬征西府一色範氏招誘因叛降十六日範氏復其本領如尊氏約高直茂爲鎌倉執事二階堂兼政爲政所上杉憲顯爲關東警固憲顯數辭之直義以憲顯善統舉東國軍務未許於是議罷上杉重能而用憲顯十九日直義遣石河覺道召還東陣二十一日侍讀店橋在登授五帝本紀於光



明院二十八日躬仁親王入大聖院爲僧法名法仁二十九日光  
明院省上皇於持明院明日還宮是月伊勢守護愛洲太郎左衛  
門尉與內宮權禰宜興時大膳亮伴兼信潮田加藤諸氏俱據神  
山城擊賊

四年光明院曆二年己卯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大隅人猪股新左衛

門尉據上財部城應肝付氏十三日爲山直顯遣禰寢清種政之  
城兵拒擊傷其族兼安十六日北朝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死兼  
季愛菊造菊庭於今出川第因又稱菊亭十七日元僧正澄寂初  
正澄居建長寺四歲退營禪尼庵而居焉及北條氏滅帝召住南  
禪寺數延兄問道尊氏兄弟敬事之後遷建仁寺小笠原貞宗受  
戒執弟子禮請之劍伊賀良開善寺遭逢喪亂辭病請退北朝強  
起之無幾得病乃願侍者曰今日百丈祖之忌辰吾將徂矣索筆  
書偈沐浴端坐談笑如平日泊然而化火化之日緇俗闕集爭取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九十八

灰土無餘北朝賜大鑑禪師號十九日菊池入郎宇土三郎等出  
兵筑後將討賊徒二月朔常陸賊軍攻駒城桃井直常爲若狹守  
護數月大高重成代之至是又罷二日以斯波高經爲之二十三  
日土岐賴貞死年六十九賴貞爲北條貞時外孫襲土岐總領幼  
岐疑母抱見僧常照常照撫頂曰是遠大之器及長努力絕倫有  
智略便弓馬善和歌爲伯耆守元弘勸王兵起陰通志焉鎌倉疑  
之使人往視賴貞每至午時就枕酣睡示無異志因獲免尊氏起  
兵首結納相約曰土岐若絕則足利亦絕恢復後爲美濃守護居  
高田城尊氏以列門族次家世好和歌每誡子孫曰苟斯文廢則  
我家亦衰矣又喜參禪禪林者宿多知其名及病篤援筆書和歌  
一首而死普聞寺友時應官軍據伊豆仁科城是月足利氏目代  
擊擒之遂致鎌倉斬十三人於港口友時北條仲時之子也三月  
三日尊氏以宇都宮大和守爲豐前守護職擊官軍十一日盜入

大學寮左少辨親名性奉先聖先師像洗淨安於上皇宮中念誦  
堂乃命明法博士中原明成中原章有檢有像七十餘幅上皇命  
足利直義召僧師鍊往南禪寺十四日遣權中納言勘修寺經顯  
菴法鑑師鍊參朝謝恩召對稱旨後又入謁講所著十勝論排斥  
諸家盡歸心宗辨如建瓶上皇知禪法適他崇信益篤二十三日  
常陸國司左近衛中將春日顯時承准大臣親房意以吉田鄉地  
頭入之半託吉田社供僧神官靜謐陸奧國魂行泰叛降賊賊  
將遊尊氏令給其田宅半能登人得江賴具應斯波高經擊越前  
官軍官軍牒知往攻之二十八日戰於經室不克而退是月義貞  
親王自伊勢還吉野乃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二條師基爲攝政  
澄法親王在井伊城辨官下綸旨以妙音堂領深松莊賜左兵衛  
督某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自四國赴任筑紫菊池武光迎護開  
府肥後八代郡高田以理九州軍政將士多從其令號高田宮二  
十九日陸奧賊將徵佐藤性妙等兵擊官軍當此時准大臣親房  
在小田城官軍漸集結城親朝經略下野陸奧下野守道世在吉  
野託以留守事親房招小山朝氏朝氏觀望宇都宮公綱弟綱世  
叛應賊親房遣將狗下野攻宇都宮及鴟山連戰皆勝斬綱世兒  
子綱世妻弟御房丸詣小田城納降時公綱離髮潛居子弟部屬  
太氏黨賊而其力不復能制之也夏四月朔斯波高經遣得江賴  
具等攻越前官軍於鳥羽城五日下綸旨賜伊勢荳生御厨於愛  
湖宗實攝津畑野氏開所於野田正英等賞功有差伊勢大半既  
應官軍以大湊爲門口控制關東尊澄法親王在井伊城督東海  
東山軍花園宮在伊豫南海軍奉之以綴征西府於是尊氏遣高  
師泰於遠江高師秋於伊勢高師冬於關東以擊官軍六日師冬  
率矢部定藤尾張幸實等發京師赴鎌倉師秋師冬之兄也得江  
賴具等自鳥羽引兵攻由良光氏於西方寺城常陸官軍虜宇都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八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



宮網世妻孥自下野凱旋准大臣親房乃遣春日顯時攻中郡城先是數促結城親朝兵親朝不至頻請定實地十二日親房令其臣沙彌宗心報曰近國經略業已發師宇都宮鴟山迎刃而破將國中郡宜疾開路來會也軍事方殷是以實地未及決定非敢忽略也石川那須還地事最將急之小山朝氏受命未至然察其意猶有志者未可遽絕則且止請其關所別待武相有關所爲可國春日羽林所兼管殊易處分也御春族嫌者詐稱從故國司軍西上因得安達東方而遂不至故至宇都宮收以進冷泉羽林若有殊功者將賜此也宜并擇之故國司小女今爲選愛幸加意鞠養焉依上保爲吉野御領以徵貢金往年託之乃父圖與朝恩國恩地異若欲襲之如故則甚易矣請自度之平山式部少輔守大和田城拒禰寢清通池端清種等已八閱月十三日力盡城陷十七日帝遣使大德寺加賜僧妙超諡曰大燈高照越前官軍伐賊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二

屯伊部岡得江賴員等逆戰却之島津宗久率本田久兼等戍兵庫二十一日三條泰季遣大隅忠國率村田如服等徇給黎院擊和泉實忠部將於上籠網屋皆陷之宇治惟時與族惟澄等俱引兵入阿蘇南鄉坂梨宗喜告急於是仁木義長所留將立田七郎往救之一色範氏馳檄說摩宗直等救之惟時惟澄遂拔南鄉城擒立田十郎斬首數十乃引兵踰險入日向拔野尻發高知尾兵間道襲小國鄉古子敵委營而逃乃完衆損之大友玖珠日田族兵數百來攻惟澄逆戰破之斬野津宮內卿多武木枯杉等斬首數百菊池武重等諸將合兵入豐後敵扼阿蘇險隘絕其歸路諸將大困迫問氏之母惠良氏之女聞之曰此險也飛鳥難過安得戰而破之屬僧大智曰請禱之苟有驗應高來郡關所不問戰死與否必寄付以爲布施大智誦大般若經五日當是時諸將爭險者數營迫間軍奮開破之而過敵莫不偉其勇及還以千千岩矢

上二邑寄付廣福寺高橋兵庫不肯致地當是時菊池氏方強武敏踰山有境後數郡與少貳大友爭衡而武重越海領肥前高來神代宜通等屬焉與名和宇治諸氏戮力佐征西府九州官軍大振武重武敏相尋卒武重無子弟武士承後武重叔父武門稱追問氏生經成肝付兼重佩佩島山直顯兵頗不振於是請尊氏命大徵國中兵與子義顯攻高城二十三日大友族志賀宗雄發兵會於大井手營助守東柵二十六日得江賴員等又攻西方寺城官軍自東鄉中島城率兵來救賴員奮進破之追奔迫中島城斷壑薄城兵力拒却之京師西山之西方教院僧行基所御弘仁承和際殿太子高岳住焉更名曰真如真如如唐不還教院遂廢於是僧疎石居龜川寺攝津守中原親秀損貲請疎石興爲禪寺曰西芳精舍義取五葉聯房也建無縫塔上安水晶中貯萬願舍利下起瑠璃殿僧房環繞尊泉開地花卉掩映極其佳勝地從是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四

遊人陷至爲西山絕勝五月三日直義遣石橋和義率佐佐木族及淺井伊香坂田部地頭赴越前擊官軍四日准大臣親房騰結城朝胤爲左兵衛尉朝胤親朝之子也親朝已望實地未得裁其所領高野郡與他族交界紛錯伊達氏食其北方平賀景貞食伊香鄉藤原房雄食手澤鄉因望給其替地自并有全郡伊達行朝亦受給旨國宣以爲永祿景貞殉難海上皆不可移動親房因復諭親朝與二氏協議而後稟請當此時賊數攻小田城親房擊破之常陸官軍益振下野守道世與親朝使者往復謀下野經略小山結城宗也朝氏不肯應命親朝因謀伐之以報道世奉其方略道世與書獎勵成功六日越前西方寺城兵與中城兵合攻賊於木田城得江賴員等逆於春日祠前官軍引還十九日上皇受琵琶啄木秘曲於修理大夫上杉孝重二十二日尊氏遣仁木賴章將兵鎮奈良二十七日太政官廳高座有死屍北朝令觸穢三十

日得江賴貝陷中島城是月陸奥賊將率佐藤性妙寺等攻大犬瓦塞迫門柵官軍力拒破之賊退保河漆六月朔三條泰季遣村田如嚴溫谷經重狗新答院攻溫谷重棟溫田城拔而據之明日溫谷重幸在國司堀二耶東鄉彦三耶與牛屎和泉山門莫福兵俱來救如嚴經重拒戰旬日敵遂敗走高野山金剛空寺與傳法院爭富田相賀二壯僧徒聚兵欲戰直義聞之命畠山國清鎮撫之十五日越前官軍攻伊部岡城破之斬首若干拔而據之得江賴貝等來救力戰復之官軍走退溫田城官軍既告捷於是谷山隆信駿島家藤等大舉入山內酒匂久景在碓山城權執印良遐遣子俊正發富里兵往援之縛其水塞守禦島津氏聞警乃發兵先攻式部藤三耶俊正引兵赴之燒其家而還二十日相賀經賴與和泉牛屎菱刈族皆應官軍圍久景於碓山延時河田諸氏與俊正俱盡力拒守二十二日溫谷族助官軍迫城兵銳甚俊正力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六

戰防之水塞日哺官軍破正門入城幾陷官軍據新田祠適鳴鑼數矢自新田祠山隱官軍陣城兵聞之曰神助我鼓氣奮闘會楊保末高橋慈阿來救因得不破二十五日官軍迫水塞俊正等自寶門出衝其陳明日官軍解圍而退二十七日上皇與關白一條經通等行三席會於持明院殿二十九日越前官軍又攻經室得江賴貝等救之谷山駿島等自碓山引兵攻刈田城比志島彦一椎原惟種來救之官軍不克走入來院於是碓上城兵延時權執印和泉羽月諸族出追之至上原官軍拒戰據淵上城敵聚攻之日力盡棄城而走初新田義貞之死也烟時能以二十三騎保湊城矢死固守北陸兵攻之歷年不能拔會脇屋義助圖取足羽移檄諸將同時發兵時能招聚兵三百攻略金崎長崎河合河口等七降城十二斬首八百級所過殆無噍類矣是日淵上城陷肝付

兼重遣兵守三股支城四日夜畠山義顯遣志賀宗雄等襲擊拔之明日進攻高城兼重拒擊傷宗雄五日由良光氏時居西方寺城將兵五百餘攻拔和田江守波羅密深町安居莊內六城七日堀口氏政時據居山城乃以兵五百進攻拔香下瀧澤穴間河北等十一城降于千餘人義助躬率兵三千攻戰三日夜下織田田中荒神室等十七壘虜將七八斬五百餘人諸軍並會河合薄足羽是日北朝修法華八講於法勝寺十三日赤松則祐率島津忠兼等擊丹生寺官軍屯志染十六日河合經輝降于烟時能時能合其眾即夜赴足羽登山臨城發賊連射將待後繼而拔城上木家光謂高經曰君欲城守無乃狃往日之勝乎往日彼不諳地形左中將之所以敗死今我兵多降爲彼嚮導而時能勇壯無前我部下誰能敵之且城孤援絕欲共爭鋒非計之得不如少退避銳也眾皆然之即夜高經燒五城走加賀依富樫介保那谷城義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八

進入足羽聲勢大振二十一日光明院賜僧峻唯證曰佛智圓應禪師僧師鍊欲建南禪寺開山塔近衛基綱等寄付信濃太田攝津弘井兩莊船其工以請上皇上皇群臣沮之師鍊謁曰廟享自天子達庶人寺有塔亦然我大明國師禪宮怪龜山帝舍宮爲寺及其乳欲爲建塔以具叢林體誰謂之否上皇遂許之少貳賴尚徵大隈氏等兵謀侵肥後二十四日官軍與賊戰於荒井寺安滿藤太率先陷陣斬賊魁乃左衛門少尉清重傳主將命與伊勢柴田鄉實功二十六日結城親朝攻賊於長福塞接戰兩日敵敗而走是月屢有流星又連夜虹明如畫八月朔沙彌某令佐藤左衛門擊陸奥官軍四日將軍塚鳴動五日又鳴動尊氏將赴於鶴岡祠六日鎌倉大風雨樹偃山崩九日不豫十三日畠山直顯率土持志賀爾寢重久諸氏圍日向高城志賀宗雄等縱火燒後門營城兵拒擊又傷宗雄池端清種大森覺心等薄城攻戰甚急赤松

氏軍屯男神山是日改官軍神澤城十五日夜皇太子從左大臣  
近衛經忠第天皇讓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二千九百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終

館林 岡谷 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一

後村上天皇諱義良初名憲良後醍醐帝第八子也母新待賢門院阿野廉子右近衛中將公廉女也夢抱日有身嘉曆三年生元弘三年十月出鎮陸奥出羽建武元年夏爲親王延元元年二月冠叙三品爲陸奥大守四年三月立爲皇太子八月十五日受禪於左大臣近衛經忠第十六日後醍醐帝崩于吉野行宮年五十二及帝大漸僧忠雲侍御床掩泣曰聖運臻茲其謂之何陛下若有所思請傳之臣僕帝曰妻子珍寶及王位及命終時不隨者若彼穆公殉三頁始皇藏寶玉素所不取但逆賊不平四海未安惟此爲恨太子卽位其任賢使能錄義貞義助之功務成恢復以稱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一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一十二

朕志朕雖埋骨於此魂魄常望北闕若有墜命者子匪子臣匪臣言訖左把法華經右按劍以崩帝在位慕延喜之風遇詔謚後醍醐院帝在位二十一年諸道之學咸興賢德超卓乎往昔又留心典故著年中行事日中行事名曰御秘抄

論贊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義之帝族誅北條高時以刷三帝播遷之耻其事難於襄公而中興功業可以垂愈不朽矣龜山法皇之屬意至此益驗而足利尊氏恃倒戈之功蓋不臣之志狡猾桀黠比於高時更有甚焉故隱岐之狩猶有再航之期而吉野之駕永無回轍之日何也黠妻嬖而賞罰濫諫臣去而紀綱紊雖有忠臣義士肝腦塗草野而終莫之能救也特惜其撥亂之才足以驅使俊傑而聰敏之蔽不能甄別忠佞欲復延喜之治其可得乎蓋創業既難而守文尤難自古皆然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豈帝末之思歟雖然帝英邁之氣百

折不撓其拒傳神器於新主之語義正辭嚴而出皇子鎮陸奥

之語不分文武爲二途大哉言乎中古以來人主所不能及也恢復之念挫而彌厲臨崩按劍顧命凜然故能擁神器于輻輳之間定五十餘年之基正統所在炳如日月豈不偉哉

中井積德曰王室歷承久之難委靡頹廢奢辱極矣孰弗扼腕忼慨憤懣焉元弘之舉特發於扼腕忼慨憤懣之餘者亦其宜也已然不堪其扼腕忼慨憤懣而非自顧者臣爲其君可也天子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如之何其殺數十百萬赤子而償吾之扼腕忼慨憤懣之爲忍矣哉帝也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雖然生民之塗炭亦已甚帝其實以生民爲念與是救之水火中也已不亦善乎則中興之政其必有可觀焉者假令不能追軌延喜其於守成綽有餘裕嗚呼帝則不然耳苟無生民之念而大欲乍得天下無復事也如之何而弗亡也以生民爲念者何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一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一十四

勞者吾何以息之寒者吾何以衣之饑者吾何以飲食之吾將何以字育教誨之吾將何以聚其利除其害而安集之若是而已矣是故延元之禍不在於尊氏反之日而在高時死之日不在於高時死之日而在於帝之扼腕忼慨憤懣之日或曰帝之未得志也能恤民也能用人也可謂明主矣及其得之也反是殆非一人豈天奪之魄與抑有說乎曰夫持機担禽者循乎垣牆翳乎林薄規規其足器器其目屏氣斂色洞洞焉矚矚焉及至發而加之禽離披而墜乃呀然聲之潑然趨之超溪跳巖器然舉獲嘻噓其笑揚揚其色乃視於向者果二人與曰非然也

青山延于曰帝以英邁之姿慕延喜延久之風銳意圖治元應之政有可觀者播遷之禍雖帝自取然非素有失德取怨於天下故海內憤怒英雄陳力竟能以少康一旅之衆復齊襄九世

之費雖帝之英斷使然亦會時之可爲也及其欲滿志得極奢侈荒盤樂信讒言黜忠勳終致大亂使逆賊滔天而京師再陷此無他由起馭失宜而指置乖方故也請嘗論之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顧在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奉護良田鎮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才智絕人而明德有闕此其所以大業不終僅止偏安者歟

青山延光曰安安天下之大患也天子不溺安安則藤原氏不能擅天下之權藤原氏不溺安安則平氏不能奪其權平氏不溺安安則源氏不能屈其族源氏不溺安安則北條氏不能攘其柄北條氏不溺安安則帝亦不能一天下即安安之患帝豈不知然一旦天下已平帝亦蹈覆轍豈妻孥於內議邪應於外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十六

父子離隔忠奸倒置而天下又亂即安安之患帝宜深悔之奈何爲一時苟安之計許尊氏之降乎許降猶可何不帥六軍而就之嗚呼躬擁神器以臨宇內賊果降宜速詣軍門烏有馳一介乞降而天子卒然許之又從而就之者哉夫尊氏既擁立新主矣而又迎帝即尊氏之詐帝豈不知而新田足利之不兩立又豈不之知乎乃不與新田氏謀而許降是使天下知帝之不深信新田氏也是使天下知帝之志在苟安而不在滅賊也況帝既與賊和而欲使新田氏戮其支黨雖矣故北國之役衆心不一忠勇如瓜生亦墮賊計中新田氏雖忠安能驅之死地而無貳故余嘗謂帝一許尊氏之降而天下之事不可爲矣雖然使帝專委新田氏以北國則北國猶可定矣今則不然一旦危急又促之來援是亦苟安之計而非所以待將士也何則帝既使新田氏北征將士固不能無恨一旦促之南上彼將謂向

也棄我今也恃我烏知他日之不復棄我哉是其意不能無遲疑故援兵淹滯於途而男山陷矣此非新田氏之罪也嗚呼帝豈不知苟安之可愧乎唯其妄安於前故不得不苟安於後而帝又不自知其患之至此惜哉

帝崩衆情沮敗皆無守心衍宗信入朝勵衆曰先帝臨崩勅翼幼主討逆賊遺命在耳豈可遽懷離散夫周文沒而有武王漢高祖而有文帝吾國獨不及乎方今四方官軍如上野有新田義興武藏有新田義宗越前有脇屋義助義治其餘支族江田大館里見鳥山田中羽河山名桃井額田一井金井堤青龍寺小守澤等據有國郡者凡四百餘人加之筑紫有菊池松浦草野山鹿土肥赤星四國有土居得能江田羽床淡路有阿間志知安藝有有井石見有三角成合出雲伯耆有名和備後有櫻山備前有今木大富和田兒島播磨有吉川河內有和田楠木橋本福聚大和有三輪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十八

西阿真木實珠丸紀伊有湯淺山本并遠加藤遠江有井伊介美濃有根尾尾張有熱田大宮司越前有小國池風間根津大田近江有儀保高山野村熊谷山徒有南岸圓宗院此皆忠義金石不以安危易節者而行宮則宗信雖驚亦能扞衛請奉太子即位宜速頒遺詔於諸國矣適楠木正行和田正武帥兵二千入衛衆心賴以安尋頒遺詔四方義旅十八日上皇願東寺佛舍利於六十六國各二粒付料所以建塔曰安國寺足利尊氏以直義處事公正自謂無能及欲讓政權直義固辭而止從是委任無復所間嘗謂曰卿資天下之望宜自宜也勿耽逸遊惟賞花觀楓以養志庶衆士歸心可爲朝家之護矣直義因奏上皇初此塔以禱能盡其任於諸國云是日尊氏遣桃井兵部大輔成吉野通路十九日倉山直顯迫高城志賀宗雄率先破後門入城兵拒射傷其頸二十日金屋經氏與播磨賊戰於志武禮二十四日上皇文殿庭中議



先帝喪二十六日、先帝計至鎌倉、畠山直顯分大森覺心及志賀宗雄部兵、赴大隅攻財部城、土持宣榮、嗣寢清道、池端清種、重久重兼及宗雄等、追高城二十七日、財部城陷、高城孤立、旦暮將陷、肝付兼重欲自殺、肥前早湊福島地頭江田家房與子家定俱在城中、家定謂兼重曰、吾死誑敵、君爲後圖、乃自呼兼重、伏刃死、兼重逃、江田素有名、木前肥後恐敵迹之、又詐呼家定而自殺、兼重乘間得走笠野、乃入高山城、直顯遂拔高城、擒兼重子金王丸等、二十八日、高師秋等募伊勢兵、圍神山城、潮田朝景等拒戰、尊氏得先帝計、以奏上皇、檢非違使別當日野資明傳旨曰、崇德後鳥羽兩喪、皆不停訟、當從其例也、尊氏奏曰、臣則有所思也、乃停訟二七日、公卿駭議曰、先帝自逃、安比選主哉、晦、上皇停文殿政七日、是月、一色範氏徵橘薩摩等兵、自將擊官軍、九月朔、赤松則祐率坊河原二耶、島津忠兼等、攻丹生寺官軍於櫛谷城、不克退屯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

山田四日、地震、五日、光明院避方忌於持明院殿、七日、還宮、北朝駿先帝喪八日、光明院錫釘服外祖父喪、輟朝、過密五日、而關警固六日而解八日、高師冬發鎌倉、徵武和兵、會武藏村岡驛、進入下總、擊結城、山河、西明寺城十一日、伊勢守護愛洲太郎左衛門尉等自神山城出、與高師秋戰於立利、啜、准大臣親房遙聞、神山捷報、令越後權守秀仲馳書加藤十郎左衛門尉等、褒賞其功、十五日、得江賴員等攻淺字津官軍、自露野寺岡二城赴救之、賴員等逆擊、燒露野寺城、親房聞高師冬將來、侵徵發常陸兵馬以備之、二十八日、令結城親朝曰、如聞天皇讓國、陸奧宮方乘運、而鎌倉凶徒將襲來、近者欲攻鎌倉、以諸城難委棄、猶且稽留、今彼來挑禍機、是可謂速靜謐之機也、其勉之、冬十月二日、上皇臨文殿聽雜事、命行造宮御卜、三日、帝卽位於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言洞院實世權中納言四條隆資對掌機務、時軍國多故、行宮

湫隘諸儀不行、僅遣使伊勢奉幣太神宮告卽位、且拜神詔而止、四日、鎌倉大賀上皇幸六條殿、臨長講堂供花會、因駐蹕焉、先是僧疎石夢、先帝爲比丘、乘輦入龜山殿、臨月而崩、當此時、兵革結不解、諸國武士掠奪田園、殺割百姓、託名兵糧實包攬自肥、飾五彩列入珍茶會酒宴、擁驛妓張田樂、奢侈自高、而天下飢饉疫癘、荐臻、民不聊生、疎石謂直義曰、天災不可以人力除也、噲昔之夜、我夢如此、宜建伽藍鎮其靈焉、直義然之、五日、按察使勸修寺經顯傳院宣於疏石、以龜山殿爲禪刹、尊氏造宮以追帝冥福、六日、上皇還宮、八日、與法皇俱詣梅尾高山寺、石見人內田工藤三耶、據豐田城十三日、上野賴兼率吉川經明等往攻之高師冬謀以是月初大舉侵常陸、鶴岡社僧修千返陀羅尼禱克捷、既而稽緩二十二日、遂率矢部矢野大田別府徒自並木渡、濟鬼怒川、二十三日、葬後醍醐天皇於吉野藏王堂塔尾、付最勝光院寶莊殿院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二

及三箇邑於東寺、名手莊於高野山、追薦帝之崩也、有吉房者、不勝悲慕、大葬既畢、難發號松翁、結廬陵側、晨夕拜掃、不怠、後值秋夜月明、詠歌伊麻波振也、和氣禮波豆倍枝、以爾之弊、常與僧兼好輩遊、隱操不衰、又雜錄南山君臣事蹟一卷、曰、吉野拾遺、又有栗田久盛者、自期植櫻花千株於陵傍、每歲滋植、後值其發、賦歌志、宇倍於加波古計能志太耳毛、美典之能、當是時近衛少將中御門實寬鎮駒城、曰駒館遣兵備折立渡是日、逆戰不克、賊縱火民家、進迫駒城、戰於野口、二十五日、山河判官矢部定藤越一堀橋迫城、構射樓、二十七日、城兵踰堙衝陣、賊力拒却之、十一月七日、鎌倉鳴動、高師冬又攻駒城、一色範氏驛書薩摩、招河上家久曰、苟降當請京領邑如故、是日、少貳賴尙又勸之曰、今方圖擊菊池黨、是發兵効功之時也、高師冬督徵急攻駒城、越陣、晚入八日、山河結城矢部徒迫高樓、破鹿棚、城兵盡力拒擊之、十三日、尾張幸

實等以武藏兵會師冬軍大掠高幹族稅所幹治守府中石岡城  
師冬與書慰勉支吾官軍二十日光明院徒持明院殿修繕土御  
門內裏興福寺僧徒訴事遷春日神木於移殿二十三日重遷金  
堂二十六日尊氏請隨心院大僧正經嚴爲導師修曼陀羅供於  
三條坊門第等持院迫薦先帝百日忌辰僧師練等與焉集僧一  
千人二十九日駒城官軍出城掩擊高師冬陣矢部定藤等殊死  
拒戰得不敗十二月三日土佐賊將率吉良中務丞佐竹彥三郎  
堅田經貞等攻大高坂城薄城櫓戰肥後人野上宗光宮上賴次  
在脇屋義助軍竊謀背叛發覺烟八郎大澤彥五郎擊斬之十日  
由良光氏攻南江守城得江賴員等來救官軍遂却退高師冬督  
衆戰於駒城衆情睽離稍引還十三日師冬乞鎌倉命勵山內  
首藤時通等攻之十七日遺詔至脇屋義助陣曰先帝遺勅眷卿  
殊渥其軍國之事便宜施行先決後奏一如義貞故事二十日得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四

江賴員等引兵攻越前二岡城二十七日北朝關白一條經通罷  
左大臣以右大臣九條道教爲左大臣內大臣覽司師平爲右大  
臣大納言堀河具親爲內大臣是月京師雨水銀  
興國元年庚辰光明院曆三年春正月朔帝在吉野行宮土御門內裏  
修繕成光明院還自持明院殿六日足利尊氏行評定始足利氏  
評定始見于此十三日上皇文殿沙汰始島津宗久政溫谷相良  
等於平佐城二十四日落馬而死初島津貞久有庶長子曰賴久  
分族爲川上氏後娶大友親時女生宗久及師氏氏久及宗久死  
使師久居淀山城襲降摩守護氏久居鹿兒島城襲大隅守護島  
津從是分兩守護小山朝氏數受准大臣親房徵發稍緩不至於  
是親房命結城親朝收其邑在菊多莊者移兵伐之親朝方聚兵  
白川城石堂義房聞之檄佐竹族援助相馬親胤禦之土佐官軍  
守大高坂城守五旬矣是日新田綿打入道金澤左近將監土佐

權守近藤四郎左衛門尉和田孫四郎有井又三郎河間左近衛  
太郎佐竹四郎左衛門慶賀野又太郎大野中村名主莊官等奉  
花園宮以兵數十往救之陣于潮江山二十五日守護率吉良中  
務丞佐竹彥三郎佐伯經貞等犯其陣殺傷互有尋權律師某削  
大高坂松王丸田以賞經貞等功一色範氏之在九州頻不得志  
數請歸京足利直義慰勉弗許二月五日範氏復遣代官智性具  
陳事情寄書高師直條列注進謂裁定凡十八條十六日行宮有  
怪禽夜出作鵲鳴帝惡之命衛士射終不能中會大館氏明自伊  
豫獻名鷹勅四條隆資調養之一日如舉放鷹鷹忽逸入前林中  
須臾捉一鳥大如鶴盤旋墜地其狀羽毛黑翼長七尺許咸謂  
是蓋稱爲鵲鳴者也乃捨殺之怪遂絕矣而鷹亦傷斃而死云十  
九日北朝叙日野行氏正三位數日而死初大學頭日野種範傳  
日野南家儒學世掌內記官務生子行氏及俊基元弘之初俊基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六

致命行氏爲大學頭留京師近忠脚氣辭官家居俊基之女辨內  
侍奉先帝於吉野高師直聞其才色絕倫意甚繾綣及先帝崩數  
寄書勸歸京內侍弗答師直貨緣行氏婢令欺其母曰內侍若還  
吾必爲行氏請進其祿位母大悅遣侍婢梅枝往吉野內侍覽祖  
母書思慕不自勝乃告假與梅枝俱北還師直遣卒要之劫赴往  
吉道帶刀楠木正行赴命行在遇之於路聞與中婦人號泣問知  
其狀盡捕拿之遂還內侍具以聞乃髡梅枝逐還京師斬其卒帝  
詔即賜內侍正行辭以歌斗氏毛余現奈其其倍致毛阿羅奴美能如利能知岐利乎以加傳牟須波牟  
二十三日勅付河內小高瀨莊於觀心寺爲祈禱料二十八日尊  
氏朝上皇於持明院殿是月直義定圓覺寺制規七條一日近者  
號一揆或門徒集黨結徒幟悖寺命是俗家且誠之沉釋門乎自  
今住持大眾有意見者協和熟議猶有不順宜躬訴請裁二日不  
照本願不量寺祿濫加僧衆甚無謂自今限三百名漸減至額而

止三日、職人官撰補之、其未滿一回者、不可勒名、暇寮以下禁營  
造四日、莊吏宜爲住寺所管、協議撰補之、住持選代不得濫改動  
其有非違者、寺家裁斷、據官法處治之、五日、塔頭若有所望、宜帶  
關東註進往請京師、不可私起土木、六日、不可內武器於寺中、如  
聞寮舍或隱之、宜差吏點檢、七日、行者人工、囑託寺警固帶弓箭  
兵仗、挾勢敢行非法、凌蔑僧侶、宜嚴禁之、犯者捕致有司、是月尊  
氏令高師泰擊東國師泰乃赴遠江、攻井伊城陷之、既而宗真親  
王收餘衆、復據井伊城、三月二日、上皇幸伏見殿、三日、直義促島  
津貞久、伊作宗久等發薩隅兵擊官軍、四日、北朝遷神鏡於別殿  
修內侍所、翌星見七日、吉見賴隆率得江賴員等、攻越前官軍於  
筋田城、明日、城兵邀擊之、賴隆退陣芝原口、新田禪師深江種長  
起兵筑前、燒深江片山村、據一貴寺山、十二日、少貳氏部下重富  
正高、松浦彌五郎等攻陷之、十四日、筋田城兵與吉見賴隆戰於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七

相槻渡得江賴員、岡部六郎兵衛尉等奮關却之、京師鎌倉大藏  
山不見、日色赤如血、自十二日至是日、二十二日、北朝文章博士  
監試、擬文章生、貢學菅原氏蔭子蔭孫十一人、二十八日、大水、高  
師冬率山內首藤時通等、領兵下總駒城、夏四月三日、准大臣親  
房、令越後權守秀仲贈書結城親朝曰、海道之事、廣橋經泰應與  
俱謀、一望卿戮力也、城中自去年已入閏月、猶無警固、兵防禦甚  
勞、然能攻伐、賊軍大衰、竟無增城之勢、惟構壘自守、以其糧食頗  
豐、未遑易陷、官軍各守其城、兵無餘力、是以遲掃蕩之功矣、及今  
卿出兵、狗那須則賊必將倉皇退、不然則開海道而向荒野、亦復  
爲上計、頃者田村輩有所請、既命之經泰、請俱熟謀、以表平生忠  
也、親房之在小田城、或請聞官位昇進之次、叙時賊兵圍城、城中  
戰守、忽劇上下急遽、親房其獨寓篋中、絕無一部、載籍資險、閱然  
以口授、似隱說、乃執筆抄記、是春二月終成二卷、以授之、或云斯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八

書爲洞院實世、四條隆資二人著之、當時帝即位行宮、每事草率、  
舊章多闕、親房遠在東陲、而憂其有曠廢著斯書授之、正月初、姪  
顯統磨寫校正名曰職原抄、斯書述官職遷轉委曲、後世言官職  
者、據以爲準、則五日、一色範氏遣佐竹義尚率深堀時通等兵擊  
筑後官軍、八日、尊氏詣石清水宮、延元回祿、後此爲始、武家吏民  
驕橫、不遵尊氏命、輒動兵抗守、護使節、劫略寺社及本所、領尊氏  
憂之、十五日、命五方引付嚴飭之、令奉行入躬帶文書、稟告、以請  
其罪名、二十一日、北朝始造曆應寺佛殿、尊氏付備後三谷西條  
充造營料、尋又付日向國富那賀山二莊、請鍊石爲開山、二十五  
日、高師冬拔常陸二城、二十八日、改元、是月、准大臣親房遣兵擊  
宇都宮綱世、五月二日、北朝賜僧太古源日國禪師秋洲大法源  
禪師證號、時文殿方勉政、以每月四九日聽斷庭中、四日、又商定  
雜訴法、傳奏寄人皆暫乃頒行之、十日、地震、十九日、鎮守府將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二十九

北畠顯信赴鎮於百川城、石堂義房出兵遮之、顯信不得入府、退  
陣中途、結城親朝遣兵救之、高師冬頓兵駒城、衆心不競、稍引  
還、越年不拔、二十五日、留山內首藤時通別府幸實、細野政義等  
赴小田城、明日、矢部定藤、矢野壹岐守等、薄城壁、戰不勝、乃引兵  
去、二十七日、俄襲駒城、城兵救之、戰死者三十餘人、中御門實寬  
殊死而鬪、遂爲賊所擒、城陷、城兵力戰復之、二十八日、師冬入豐  
田郡、陷八町目、垣本鷲宮、善光寺山四塞、縱火侵略、赴大生鄉、二  
十九日、攻飯沼塞、昏暮陷之、乃火營、逃去、親房聞報、乃謀遣兵進  
勦、赤松則村率廣峰貞長等軍、柏尾谷十餘旬于茲、六月五日、進  
迫城守將多田藏人據壁拒之、二十日、春日神木歸座、上皇尋下  
院宣、以楠葉關、充春日社造營料、二十四日、諏訪大祝賴繼與北  
條時行俱據大德王寺城、二十六日、信濃守護小笠原貞宗發兵  
往攻之、北朝入神假殿成、行遷宮儀、秋七月朔、小笠原貞宗攻北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三十

條時行於大德王寺城戰於正門赤松則村自和尾引兵攻金谷經氏島渡石柱本迫城二日廣峰貞長父子須賀院彈正左衛門英保彌五郎等被外垣薄櫺門與城兵戰七日上皇與前右大臣洞院公賢權大納言冷泉公泰等行詩連句管絃會連句連歌也自鎌倉時都鄙盛行當時此時繼徒名人輩出每會延二人爲師名曰先達於是漸興和歌分連歌師辭歌人句曰歌連歌歌人亦辭連歌師歌曰連歌歌京師僧善阿善連歌門人救濟順覺信眼十佛徒出公卿武將頻爲會連歌終行于世八口北朝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堀川具親罷十一日由真光氏自越前西方寺城引兵攻木田城吉見賴隆救之戰於春日祠前光氏引還十三日尊氏兄弟詣應寺行造營始尊氏兄弟之創此利也欲追東大寺之例而遵南禪寺之規經畫甚盛先是參議日野邦光爲石見國司新田義氏佐之國人吉見高津郡野周布福谷豐田徒附之官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三十二

大藏上野賴兼禦戰甚力發三井資基等兵是日軍圍瀧直義以熊谷直經爲使節與早島田越中五郎俱嚴督石見安藝政乃令兩國諸關勘過勿瀧肥後筑後賊軍不競一色範氏既決留計於是催發肥前兵期八日集博多十七日自將南發命雷山衆徒誘捷範氏轉戰入筑後自豐島原進向竹野本莊星野黑木徒據生葉山險拒戰踰月竟破之範氏引還十九日北朝以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二條良基爲內大臣大納言三條實忠兼右近衛大將實忠權大納言公茂之子也是日准大臣親房以二階堂時藤關所岩瀨郡西方二十一鄉與結城親朝討賊當此時陸奥兵應鎮守府屯在澁江謀攻松島石堂義房偵知命相馬親胤代官發相馬族與佐脇孫次郎俱往擊之自六月不雨二十六日直義命圍城寺嚴勢多警固烟時能自瀨城引兵拔金津上野二城守之八月朔斯波高經吉見賴隆率天野得江諸氏兵攻復之追至勝

蓮華宿禰村落三日遂向三國湊攻千手寺城金持三郎兵衛爲侍所土田十郎左衛門尉爲軍奉行得江賴員自城西臨壕奪堞而入天野部將石河賴景須賀準人沼田與一等自正門進短兵接戰卒陷之大和服部族大谷彌太郎侵略賴田莊五日北朝太政官政始紀伊國造天道根命之後也神武帝以來世不失職奉事日御前宮其苗裔孫曰俊文行在叙從三位任刑部卿前月告老傳職子親文因北朝日野資明請命京師是日奏請下官符補國造尋親文上京謁見光明院薩隅三條泰季軍大藏島津貞久因請尊氏書催發管內兵執印元貞從天王寺軍尊氏縱使還元貞爲菊池八代求麻多其諸氏所關截轉戰歸邑與權執印俊正杉保末等俱會貞久軍大隅彌渡族滑增重種清種等亦至八日攻市來時家於市來城降之進攻伊集院一字治城當此時肝付兼重發高山兵赴鹿兒島助中村秀純俱據東福寺城天上高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三十四

據催馬樂城聲勢相援貞久因駐營伊集院謀分兵攻之十一日遣後正於阿多郡警固池邊城亢旱始雨法隆寺爲延年舞於龍田祠慶之盜竊石清水宮神鏡數日弄在左女牛若宮庭鏡初建時僧行教所鑄也是日北朝遣前右大臣久我長通檢之明日安正殿十二日島津貞久遣弟佐多師忠率福寢清增重種清種等攻東福寺城肝付兼重中村重純拒之十三日上野賴兼自圓瀧遣兵圍工藤三郎於豐田城十五日島津貞久遣弟樺山資久北鄉資忠攻催馬樂城天上高純拒之從是鹿兒島兩城據險禦戰踰年不已十七日上皇賜院宣於尊氏以丹波弓削莊爲應寺造營料初越前足羽莊爲一條家邑以但馬人朝倉廣景爲代官來居北莊黑丸薙髮稱黑丸覺性脇屋義助陷而據之斯波高經吉見賴隆既陷三國湊於是引兵而南金持三郎左衛門尉爲高經軍監石川賴景高田彌次郎土田按察房等屬之攻黑丸土田



十郎右衛門尉爲賴隆軍監得江賴貝等屬之作對城於藤島內丸岡城兵開門邀擊高經軍勢甚銳賴景等赴救之城兵退入城力拒數日十八日石見國司日野邦光與新田義氏吉見賴基高津與次郎野神主某周布兼茂三隅信性等候救豐田城夜襲平子親重小山陣親重與族弘貝重嗣力戰擒高津次郎三郎明日賴兼督軍攻豐田正門三井資基督戰則小山急乃引兵赴之援親重等由山路縱擊邦光等邦光等不克引還高師冬爲鎌倉執事欲再擊攻駒城囑鶴岡阿修督統諸將從是遂爲恒例高師泰等攻井伊城城甚固高義胤等奮戰自春至秋未得逞仁木義長爲遠江守護戮力攻擊二十四日乘夜襲擊之肥後人詫摩之親等奮進縱火燒城大平城陷薩摩鹿兒島戰方急權執印俊正塞池邊城官軍在觀音寺者出刈其稻後正往爭因與之戰斯波高經自黑丸引兵入丹生郡九月十二日陣氏家岡明日進擊府

中陷之又明日遣石河賴景等攻妙法寺城至山麓燒千伏民家十七日光明院避方忌於持明院殿脇屋義助陣平督諸將拒賊軍大鹽妙法寺松鼻諸城固守二十二日斯波高經吉見賴隆合兵乘夜襲大鹽燒山麓家遂陷之明日妙法寺松鼻陷敵中皆不守義助拔營而退井伊城之陷也三河人足助重春數遣使迎宗貞親王親王猶豫不決是月越宇津山東奔于駿河佐佐木高氏貢功豪縱子秀綱爲大夫判官參文殿政冬十月七日高氏放鷹西郊方還遭奴折妙法院楓樹枝院主亮性法親王令人呵止奴大侮弄更折巨枝宿直僧俱毆而逐之高氏怒曰何者門主敢爾辱人即夜與子秀綱率三百人縱火燒法院衆狼狽悉被捕縛斬傷法親王跌足僅免弟子亮仁法親王匿床下秀綱引出之尊氏大驚爲停聽訟武田直信發安藝兵渡海攻伊豫十日一條貞光秋山信時等舟師上入津名島伊豫軍邀擊射傷吉河氏將

河內道亮等石見上野賴兼既却日野邦光軍陣于豐田原尋陣隅河攻擊豐田城城兵力拒兩月賴兼絕水道困之十五日城遂陷斯波高經吉見賴隆既克府中十九日引兵攻畑城力戰累日奪第一第二櫓燒山麓塞二十三日上野賴兼自豐田引兵陣於須子原攻高津城自開住西阿之起與福寺邑爲其所侵略興福寺丞促京師急擊却之尊氏不肯濟師僧徒怒其緩意二十四日移春日神木於木津一乘院僧正覺實辭寺務北朝爲傳文殿政叔山僧徒亦聞佐佐木高氏父子燒妙法院威憤怒抗疏罪狀曰道譽秀綱暴行匪首燒佛像佛典敢蔑帝枝帝葉辜重於五逆科越于八虐昔當建久則定綱定重殺神人而流斬文磨則高信傷神人而遠竄典型可尋近在渠祖請捕道譽等致山門甘心二十六日尊氏處高氏父子於流僧徒不服胥謂定綱殺一神人猶捕定重致山門斬之野洲河原矣今彼辱座主此安得慰衆憤哉高

氏等之就流不甚戒慎如遊行者家臣祖送三百餘人以日吉神愛藏威用猿皮纏腰覆帽至國分寺悲舍盛張障妓供帳山門益怒謀擁神輿入京斯波高經吉見賴隆急攻畑城沼田太郎金持三郎左衛門尉爲侍所約束得江賴貝等力戰畑時能嬰城拒擊八晝夜力風二十七日納降高經等命毀城廓乃遣兵攻絲崎城城兵出降樺山資久本鄉資忠國權馬樂城五旬不克十一月八日權執印俊正等率兵會之城對壘于城北攻之二十日北朝贈宗源雙峰禪師號高師冬復攻駒城諸城多應者准大臣親房分兵勦之所至摧破殺傷甚多於是合兵救駒城戰方急二十一日馳使結城親朝曰宜乘此機卿出兵略那須鹽谷賊必困矣親朝爲修理大夫十二月六日肝付兼重中村秀純乘夜與佐多師忠戰于東福寺城下短兵相接殺傷相當嗣寢重種等負創而退少貳賴尙侵略肥後招誘球摩諸族相良賴廣子定賴竊應之分



兵警固永吉莊木枝山田諸所多頁木經賴與祐長等謀擊賴尙  
賴尙諜知十日移書定賴備之十三日北朝以叡山沸起下符於  
刑部省除佐佐木秀綱名親位記下左京職流陸奥與高氏與尊  
氏同稱改名重方流出羽命國司路次給食漆具馬三疋送致之  
明年高氏等赦還先是尊氏以與福寺追請趣細川顯氏往平大  
和顯氏駐軍八幡不進僧徒益怒十四日移神木入宇治明日上  
皇詣長講堂行五日供花藤原氏公卿皆回避不出僧徒謀擁神  
木入京十七日尊氏得報欲遣兵拒却之上皇使侍從四條隆盛  
止之僧徒議入神木於長講堂十八日藤氏長者一條經通遣使  
曰宜入吉田宮弘誓院不聽上皇使隆盛諭曰顯氏將進少停入  
京否者神木入法成寺爲例而今已亡則吉田宮有緣由宜移此  
卽欲入六條殿是後白河院所崩有御影堂宜忌避且爲仙洞何  
不斟酌乎僧徒不奉旨十九日隆盛遣使以聞且報神木既發上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

皇遽欲還聞鼓噪聲檢非違使別當日野資明倉皇出就神木供  
奉惟中院通冬高階雅仲從耳酉牌入持明院殿外聞喧傳神木  
入京使北面康兼往視還報曰已入六條殿遣北面促足利直義  
衛禁裏仙洞直義稽顙上皇出御于庭積雪猶存敷紫端帖爲席  
前右大臣久我長通等馳至神木未安則上皇不當入宮乃遣北  
面往視報之夜雪頻下上皇避雪常宮簾下困甚僧徒驕橫率是  
類也尋顯氏軍奈良島津貞久賴鹿兒島軍中疲倦留部將稍稍  
還去禁之不已貞久下令限七日內盡會陣營猶不至者錄進其  
名當是時肥後南境官軍亦強二十日擊少貳賴尙於小島宇治  
惟遣遣兵援之戰白石治部法橋死之二十七日北朝以前右大  
臣久我長通爲太政大臣是歲准大臣親房上神皇正統記初尊  
氏擁立北主以規避已罪名其狡猾詭譎之計頗足誑惑世人所  
向背焉是以親房深懼衆庶誤正僞之辨失去就之方上推本於

天祖建國之始下訖延元元年以神器所在明大統所歸以爲選  
述本意故書中稱北主以僞議論純正褒貶的確世謂春秋微旨  
云  
二年辛巳應永四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三日石堂義房擊  
官軍命佐藤性妙等戍岩切城十四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二條  
師忠死二十日以越中東條莊地頭職賜龍口義弘賞其功足利  
直義命佐佐木貞氏發族人兵援細川顯氏往擊關住西阿二十  
二日北朝關白一條經通以祖忠實基房冬平嘗所授白河後鳥  
羽後醍醐帝除目秘事授光明院二十九日吉見賴隆率得江賴  
貞等攻瀨波脇本大鹽三豐二峰城官軍遣兵襲入王子城賴隆  
聞之遣長井土田二將與賴貞等俱往救晦二峯軍燒灰生而進  
戰於入王子不虞援兵遂敗而退入保二峯二月六日越前軍再  
進屯帆山樽豐追吉見賴隆軍長井土田與得江往來戰官軍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二

利夜拔壘退八日上皇以最勝光院執務職並備中新見肥後神  
倉兩莊寄附石清水護國寺十日足利直義詣石清水宮十二日  
朝上皇宮十七日樽山資忠北鄉資久復政催馬樂城十八日北  
朝後醍醐帝國忌赦二十二日後鳥羽帝國忌又赦尊氏促細川  
顯氏急攻關住西阿二十八日顯氏發奈良龜口和泉守謙代都  
筑二郎率田代了賢天野遠政秋山孫七四谷三郎等都筑四郎  
率豐島十郎渡邊實等尉焉明日取安部山進攻西阿軍奄至了  
賢等力戰右近衛中將中院某率師往督越前軍三月二日令其  
屬行貞移書招得江賴貞等十日尊氏改仁政內談曰舊法文券  
已發下地未授者不依德政因付內談自今宜付引付十三日幸  
伊賀拜取國神祠奏樂禱祀進神正一位授神官友勝從五位下  
是日北朝後白河帝國忌赦京師少康武人驕縱不檢束輒使酒  
陵隸人高師直兄弟最橫高時茂高橋成時源行康諸憾賊大忿

備還過一條大岸白拍子家飲與師直族大平某所許成時爲某所殺大宿眾亦與梶井宮僕鬪爭山門徒馳集梶井宮至曉喧擾公家驚駭開住西阿攝河合城十四日細川顯氏督眾攻之田代了賢等攻城南土界十五日都築次郎以和泉田代侯野下村諸氏兵薄壕綠城兵射傷了賢等擲石拒之天野遠政渡邊實等所東柵薄壕城兵劇戰入夜不休賊終引還二十三日夜京師火自西條延及室町烏丸二十四日鹽治高貞自京師逃還足利氏將士大驚初後醍醐帝賜官人于高貞高貞直見其有姿色數挑之不從遂欲殺高貞奪之誣以謀叛高貞計不能免欲據國而拒率其族三十餘人伴爲遊獵乘曉而出別使八幡六郎某山城守宗村等二十餘人護妻孥皆問道奔還出雲高貞弟貞泰告之師直師直怒曰恨不早發失此尤物也即告尊氏遣桃井直常大平義高山名時氏及子師義分道追之且囑曰必生致其妻時氏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四

還家取師直從者鎧撥之直常義尙急馳及其妻孥於播磨陰山六郎等匿子女於民屋還關殺傷數十人直常等兵士競至國之令眾曰雖獲高貞而失其婦非執事之意也六郎聞之使宗村先殺高貞妻子伴稱高貞與眾拒戰數刻乃放火民家相偕自殺直常等視焚骸以爲高貞信死引還時氏師義追高貞至山崎有一人自後呼曰吾執事使也卿等宜暫留眾按轡而待復呼曰吾疾走喘甚卿等來而聞命時氏父子下馬還數騎問之其人笑曰吾實鹽治氏之兵來海五郎也適以在外不得從主今來死于此欲以報地下耳直進奮鬪傷數人而自殺由是高貞得逸去日暮時氏宿湊川師義年甫十四謂從士曰彼晝夜兼行迫者安待天明我欲侵夜尾之騎健馬者來輒不告時氏而發小林重長等十二騎從之馳十六里曉及于播磨賀古川高貞弟六郎自稱高貞率左右六人隔岸射拒之師義直進手斬六郎悉殺餘兵師義復進

高貞弟某率從兵三人拒關師義又斬之高貞遂脫還出雲師義以馬乏不可馳因留俟時氏至時氏等至令國中曰高貞謀叛能殺之者破格賞之於是親族離心謀殺之高貞散遣從騎檢要害地獨與木村兼綱走佐佐布山比至雲道鄉有一卒來告小君既爲追兵所殺言終自殺高貞乃罵曰老革師直我必報汝割服而死兼綱斬其首瘞之泥中亦潰腹抱高貞骸而死時氏兵認其足跡獲高貞首傳之京師高貞有二子從母出走長子與母同死于陰山八幡六郎覺次子竊託路傍僧俾攜至出雲既長便弓馬依佐佐木氏賴京人呼爲出雲殿是日以美濃大樽莊地頭職賜二見淨蓮如故是春宗貞親王駐營越後寺泊擊賊夏四月三日開住西阿與細川顯氏又戰於河合城五日上皇命尊胤法親王修五壇法於持明院殿七日以禱奈良戰勝八日賜越中石瀨保地頭職於成田宗親賞戰功使愛洲憲俊領播磨高田莊領家職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六

伊南部高田阿波秋月等地頭職尋爲能野河內整圍並如先帝時十一日慈道法親王薨十二日開住西阿與細川顯氏軍石川太郎南部駿河守田代了賢等逆戰却之十六日西阿出河合城而戰射傷天野遠繼等顯氏退休兵兩日乘夜攻陷之西阿集兵復之拒戰不屈顯氏屬眾旬日三迫城門盡爲城兵所敗竟月不能陷越前官軍猶盛斯波高經盡力攻守於是諸國徵發峻酷若秋守護所課糧役而及太良莊督促急莊爲東寺領斷其非法十八日守護斯波時家命禁之肝付兼重中村高純據東福寺城與佐多師忠相持師忠以和泉彌兵攻戰八月不得逞二十六日師忠悉眾急迫城遂陷之兼重走保尾頸與中村秀純合師忠進攻踰日又陷兼重秀純逃尾頸即濱崎城既而島津貞久使子氏久守東福寺城秀純族覺純守尾頸是月復宇治惟時肥後上使如先帝勅并許族人從士本領賞功等一依惟時稟請閏四月准

大臣親房令刑部少輔秀仲遙寄書慰勉曰坂東奧州哉定在近  
賊嗣來襲我應援已足宜爲禱克捷以勵其功中院中將之督越  
前軍也招得江賴良等不背應命於是吉見賴隆又率賴良等攻  
脇本大鹽兩壘燒其民家四日進攻二峯城戰其山麓燒民家七  
日大和官軍據石原田險要以援河合城細川顯氏遣天野遠政  
等往攻生駒二士以致京師乃斬首數六條河原都築次郎等攻  
城西壕城兵射傷印代三位房大島政宗等佐多師忠自東福寺  
引兵助樺山北鄉軍攻矢上忠純於龍馬樂城忠純拒戰旬餘敵  
極力攻擊十六日遂陷之薩摩官軍猶盛南郡過半應之山田忠  
能繕修和田城以爲禦備父道慶淹滯在京國情不通聞其亂遽  
難靜定告暇欲歸不得會奈良軍興亦其勢將亘久人心皇皇託  
修驗僧寄書忠能曰京師幸康安將及秋歸且修城待之與伊作  
氏語謀勿懈守備而干戈連結至秋不熄半元貞欲東不得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八

而止吉見賴隆悉眾攻二峯城城兵拒險扞拒十八日戰於山麓  
賊不得進相持數日十九日細川顯氏陷河合城西阿入保開住  
城二十五日二峯城兵奔出衝吉見賴隆陣賴隆縱兵力戰城兵  
却走入城固守五月二日細川顯氏攻開住城和泉兵薄東壕塹  
城兵射拒之常陸官軍方強鎌倉物情恟懼甚一夕相驚曰本馬  
澀谷族自菰澤襲來鎌倉警虞尋知訛傳乃安當此時結城親朝  
教誘常陸多珂郡義徒大家良成等據其地要害致使小田城請  
曰願得下賜錦製御旗族親朝援至揚之自三方夾擊賊醜准大  
臣親房乃從請與御旗且命曰近日顯時將出兵若等候之當速  
來會四日親房馳使親朝曰那珂起兵尤得機會宜速戮力濟功  
勿誤期高師冬屯瓜連城徵集別府幸實等兵自備薩摩澀谷族  
重棟信政構隙五日重棟遣子重春與車內西岡徒俱夜襲那答  
院燒信政東鄉長野宅因與其徒鬪掠略而去十日河內守楠木

正行修仁王經法於難德山祠爲此納庫禱曰自先帝崩朝憲頓  
衰如冰向陽如水就卑臣等數承勅旨無龍鬚虎尾莫不冷胸  
不欲苟免亦奈衰運自知人力難能挽回因有此舉仰冀神明照  
誠速復太平永安宸襟十四日越前官軍自二峯城出攻入王子  
以援越前吉見賴隆引兵救之得江賴良等自伏生城赴援因擊  
官軍却之二十七日細川顯氏乘夜破開住城入三輪西阿保其  
南逼城城兵拒戰二十八日以和泉莊領家職替麻生莊賜丹生  
社二十九日足利直義命少貳賴尙以豐前開所地三百貫付天  
目寺料寺者六十六寺之一也晦敵徵熊野小山淨圓等以六月  
二十日會軍救開住城上杉憲顯擊官軍於越後賴勝之陷數城  
斬首三百餘衆潰散有降者六月七日越後捷報至鎌倉當此時  
宗良親王在越後中院中將在越前三越官軍猶多北畠氏方總  
束國軍事鎌倉警戎方嚴十日武藏三郎謀襲鎌倉武藏守護發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

覺乃捕之其黨猶聚府中以明日舉事守護遣兵悉捕之高師冬  
自瓜連城還軍攻小田本營移檄大塚高幹發兵攻志筑城絕其  
援路十三日高幹率族人稅所幹治等發與小田族戰於志筑明  
日師冬人方德莊構警玉取十四日以越中上津見保助龍口戰  
人賞其功光明院賜舍利二粒於尊氏尊氏乃建其殿於第十五  
日與直義俱莅使僧疎石落慶之先帝之以懷良親王爲征西大  
將軍遣九州軍事也由事故未果行既而抵畿岐賜解由次官五  
條賴元發令旨於宇治惟時等以舟師迎於伊豫尋又稍留與國  
初賴元等奉之就鎮菊池武光迎入其城宇都宮義綱等諸將屬  
焉當此時九州賞功久滯宇治諸輩要請吉野或遠遣使囑托北  
畠准大臣衆情疑沮於是議其處分宇治惟澄有殊勳欲得守當  
莊十八日賴元傳令旨許與之爲其族將帥以勵功九州官軍大  
振一色範氏乃自將擊筑後徵發肥前兵限是月會軍准大臣親

房經略東國欲奉親王以託重親房之妹侍讀其親王生大塔若宮先帝以爲猶子立爲親王名曰興其親房以其有殊緣姻也奉吉野請來鎮常陸允之是夏興良入小田城年甫九歲於是高師冬率武藏別府幸實及淺羽玉井徒自方穗莊進攻小田城城有筑波山師冬據寶篋峯擊其背親房遣兵逆拒師冬兵甚寡弱數日按兵不進待諸兵集親房偵知其情令刑部少輔秀仲馳書陸奧求結城親朝援曰小田城安危係于坂東安危若小田一陷則東國官軍一時解體請來援勿稽緩會顯信亦遣人乞援欲攻復國府以其使同時並至親朝謀慮迷惑猶豫不決二十三日小田城官軍出城擊賊苦戰竟日賊兵死傷千餘人走竄對城會日暮官軍亦收衆不追二十四日復出挑戰賊懲前敗不肯交戰驅土寇當之於是官軍亦募土兵和閑以至昏黑當是時官軍每戰輒捷兵氣頗旺親房因欲進剿諸將又令秀仲促親朝曰當今之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一

出兵擊賊後必將猝動四方賊甚懼與軍至陣中數驚機不可失也當此時陸奧介北畠顯信謀入府中右堂義房禦之顯信遣瀧口公勝於白河乞師親房聞之恐爲誤機會即命親朝令告常陸戰狀而還公勝使者四發又促宇都宮兵皆猶豫不至二十五日吉見賴隆攻瀧波山二城城兵拒戰夜竟陷瓜生氏據山山狗義拮据五年而滅越前守重加賀守照不知所終一井氏政自和山走平泉寺募援僧徒不應明日賴隆進攻大瀧城力戰連日先是脇屋義助巡視鷺巢山爲其險可據使知時能城而守之氏政率壯士十餘騎白日過敵壘而入鷺巢山賊莫能支吾二十八日天瀧城陷二十九日細川顯氏督都築次郎鹿草小四郎等乘夜攻開住竹城天野遠政等迫高橋諭南垣入城兵力拒傷堀範宗重橫河經長短兵薄擊傷田代三位房等賊燒高橋是月大旱秋七月朔賜攝津賀茂地頭職於和佐千代鶴丸如故小田族自志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二

筑城縱兵擊大據高幹軍傷野中實安等二日細川顯氏急攻開住逼城三輪西阿夜潰圓天野遠政等據營拒之短兵搏擊頗有捕獲西阿走戶賀間山城據之三日開地逼城陷遠政等進攻戶賀間戰於東尾渡邊實等拔安房鴉赤尾三城遂開地生擒於京師乃斬以梟六條河原西阿奉先帝勅據開地城屏翰吉野四年而陷高師冬攻小田城募兵不集城兵擊之數勝師冬不肯縱兵去輒出抄略遂則據險固守六日北條遣族越後政繼爲武藏守護所捕七日武藏人吉見賴武脫賊營詣小田城歸順師冬國以曠日彌久困官軍益繕壘壁堅守不戰於是官軍諸將皆以謂備不及今急破賊巢穴則諸城逐日財食窮蹙後竟不復復爲也因相共合謀八日小田下妻關三城兵攻玉取顯時別勒手兵逼賊背後豫赴期向背挑戰而賊復堅守不戰官軍無獲空手各引還是日左京大夫菊池武重卒武重治國嚴正有法會簡老成爲評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三

定衆其議國政其規約曰群議不諧莫用私意專遵倫常莫作虛誕晚頗通禪理喜居居士至是卒准大臣親房令法眼宣宗馳書結城親朝告賊情曰少觀兵矢機亦足破賊膽矣逢此機會安得暫過哉十三日顯時攻高師冬玉取營別府幸實等邀戰若森及北郡新城新城不利小田氏族岩間胤知田野某等戰歿先是參議堀川具信出羽權守白河爲與等經略出羽北朝以相馬親胤爲出羽權守自師冬再舉其黨屯國界禦官軍常與往來絕已三月矣國人反應用伺城陷是以賊徒橫國中官軍各據城固守亦往往有力屈降敵者獨爲與與河內城固守賊盡率降人而南至是親朝使達河內城爲與大喜是日復書還歸其使親朝尋餽茶具信途爲師冬軍所奪足利直義聞石見官軍強命武田信武發安藝兵以援上野賴兼信武乃會兵於大朝本莊而進賴兼使吉川經兼等攻永安城二十一日信武進屯大樽上皇之起神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四



於龜山殿也名曰應應寺是夏尊氏夢見金龍其上以奏是日上皇宜命更名曰天龍資聖禪寺先是上皇以長祿堂領弓削莊賜僧鍊石固辭諭旨再三遂受之鍊石散過優渥如此斯波高經高師春聞一井氏政入鷲巢城日時能曉勇氏政助之不易制也促軍急攻之二十三日吉見賴隆進營山下明日城中出兵束獲攻擊甚銳得江賴良等殊死戰亂箭雨注資聖而退二十四日光明院以後伏見皇子尊省爲親王入青蓮院受戒尊圓法親王爲僧更名尊道居十樂院二十九日武田信武進軍與原備官軍來八月四日官軍據宇津木嶺俯瞰賊陣信武勵吉川逸見等奮勇而上官軍挫敗賊卒奪嶺而據焉河上孫三郎父子出河上城降七日上野賴兼進攻福屋城城兵逆拒阻三和田川國人越生光氏等力戰破之賴兼前行抵城下明日信武自河上城來合兵圍之城兵并禦以竟歲足利氏評定衆攝津親秀死親秀爲掃部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六

頭其祖少外記中原親盛爲大江廣元伯父孫曰師員爲大外記兼攝津守始仕鎌倉定貞永式目子孫解攝津氏世掌朝廷幕府文簿親秀其曾孫也島津族伊集院忠國據平城復應官軍島津貞久徵發薩摩兵更徵大隅期是月七日會守護所諸軍略集十五日自將攻一字治城拔之忠國走據平城拒擊明日貞久引兵入阿多郡與駿島氏戰十九日春日神木歸應關白一條經通以下藤原氏公卿區從甚盛結城親朝遣僧道顯尋又遣僧惠觀到小田城謀事二十三日准大臣親房手書報之戒應援無誤機因遣歸惠觀出羽官軍城守已久堀川具信等危困甚俄賊舉衆引兵去具信喜曰此天啓我運也國中又相傳鎮西官軍頻捷猶未知常陸勝敗因遣僧白河告出羽戰狀並所餽茶爲賊所奪惟書得達以問東國形勢二十二日石見大多和城守將都野保通邑智宗連出降武田信武軍阿蘇族市下道惠叛附坂梨氏俱據南

鄉城二十七日宇治惟澄率族人往攻乘夜迫畔脫城兵拒擊傷阿蘇品惟定會豐後兵來援惟澄與弟惟賢引兵逆擊於路因大戰裏側替馬所喪頗多遂破之斬首數十南鄉城陷追惠及阿蘇孫熊丸等六十餘人皆授首坂梨宗喜請尊氏立孫熊爲大官司因與惟時相爭六年及死稱其遺命立弟乙房請左衛門尉師景爲襲大官司延元初惟定從惟時崎嶇坎阿與俱歸國是年喪父惟時收父實地以與別人惟定恨歎是以又樹功因自陳情請復之如故二十八日島津貞久自阿多引兵入川邊郡擊別府氏戰於蓮本城是月高師冬招致出羽賊黨賊各解諸城圍相率來集石見福屋城受圍并年上野賴兼武田信武代兵攻擊九月朔信武使福島內藤二將督部下兵戰於正門中尾官軍繁射拒之箭沒逸見有經鼻鏃見其煩旗手傷腰猶能奮戰福屋兼景及弟修理亮力竭納降六日常陸官軍復擊高師冬於玉取立川別府徒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五十八

逆戰却之賊攻小田城是日又攻下妻等諸城十二日准大臣親房貽書結城親朝乞援先是下妻等諸城亦受圍已數月絕無應援兵衆疲倦戰守太苦而親朝不察以爲常陸官軍之城其數亦不爲少勢當以足支一二年我徐窺賊有警諭下野同族小山朝鄉合兵擊之則功業之成可必矣是以雖親房數促援未敢出兵也十四日足利直義遣佐佐木高氏擊伊勢開神宮路十六日地震高師冬兵稍振收信太莊自領之士人有屋代信經者爲部屬以其熟地理帥冬使之嚮導遣別府幸實等侵入其莊十七日賊爭入信太莊競相掠略官軍守佐倉岩者棄岩而逃賊轉渡伊佐度入東條莊東條族叛降先是龜谷城爲官軍所據至是又攻陷之仍留在東條間悉逐官軍馴馬岩亦陷杉山大瀧諸城既陷越前官軍不振脇屋義助踰山走美濃加賀江沼入山岸光義元弘以來狗義及尊氏叛提兵赴美濃築根尾谷據之於是迎入義助



聚眾土岐賴遠及賴康來攻十八日城陷義助與從士十三人走尾張波津崎波津崎勢田大官司千秋季氏所築小田治久親官軍勢漸衰弱稍懷揣貳准大臣親房頗察之益憂恢復不成作書與結城親朝云守城窘迫之狀綱敷告之意已悉其詳卿以謂可支一二年者隔境懸想或似有其理然今日此地情勢太不然也關伊佐下妻三城猶或可支其餘屬城豈能耐久長沼某既叛降賊信太莊佐倉岩河內郡副馬岩官軍皆已棄去小田治久所食之地爲賊樁樁略盡是以財力全屈勢有難持久者萬一治久叛去則四方官軍膽氣奪莫復可爲者矣今日成敗唯有卿後援一著耳若卿不能自離境遠出使子姪輩率兵來援亦可也苟不然則出兵東海道及高野那須等地以示出援之形亦足以少助今日兵機也卿設使出救援遲延十四五日則城中必生變矣朝卿固黨賊決無歸順之意徒望其戮力竟莫有立功之期焉卿乃

待之遷延日月特非計之得者也若卿而不援有奉親王避銳之計而已事急將欲報處置故委曲言之親朝不肯應冬十月朔以天野金剛寺爲勸願寺賜屋義助在波津崎旬餘日敗兵稍集乃遣伊賀伊勢詣行在帝廷見泣而勞之曰卿北征數年忠勳無比今日相見如魚得水翌日加義助一級拜刑部卿族人從兵授官賜物有差權大納言洞院實世竊言曰義助一敗越前再戰美濃窮蹙來投宜粗撫慰之而廷議厚賞是何異平維盛收歸而加爵哉權中納言四條隆資折之曰義助之敗固雖天未祐王室抑亦朝廷處置失宜之所致不得獨歸咎于彼也古之命將禮之甚重其在軍也事不從中制專任責成俾三軍之士唯將令之聽故能得克敵平國也近日北國將士不由大將而取裁於南山南山臣僚微勞必酬唯恐不及軍供告乏不復暇給甚則近臣指謂北軍戰勝之地隨請隨予將權以輕士心以驕而義助受其敗豈其罪

哉主上察之乃有此命猶秦穆勞孟明耳子何失喻實世不能答嘗有牧童造實世家告農如西郊逢一僧容貌枯悴使致此書於君書中繫歌岐美加須年夜斗能阿多利遠岐五美禮里小路藤房筆蹟實世急令諸關物色之竟不得義助自越前至言烟時能之城鷹巢也按視地形深入山中有一僧栖于岩實石上安佛經就問之僧更實時能名徐曰貧道東方人也言訖惟讀經琅琅不敢言其面酷肖藤房云義助乃與藤原行實急詣巷所僧不復在石上題歌古五毛臨多守岐余能比斗能登比久禮藤房筆跡也還索竟不值云與州官軍徵救小田城國人競起應其徵發石堂義房聞之率兵逆擊於三迫六日馳書相馬親胤等來援十日光明院遣兵部權大輔經隆始行與福寺維摩會十三日上野賴兼遣吉川經兼等往攻三隅族井村兼雄於小石見城高師冬縱間誘小田治久治久果潛遁賊准大臣親房覺之二十

二日將避小田城又發書告結城親朝云斯境危急需數言之今城中果生變是所謂進退維谷者夫殺身以報先皇固老臣之分耳不足以爲難事然身死之後官軍喪魄若恢復無期何足所以不得不熟慮也急遽斯不盡言二十三日屋代信經等攻信太莊高井城縱火燒民舍與軍爲石堂義房所遮不能救賜屋義助之敗也加賀能登越中若狹官軍失守唯烟時能率二十七人守鷹巢城斯波高經及高師治將北陸道兵七千人攻之鷹巢城峻峭不能輒上乃對城作三十七壘仰城攻戰日夜不休時能姪僧快舜善戰家童惡八郎爲賴缺唇而有力又蓄一狗名犬獅子馴良警捷能解人意時能率快舜爲賴乘夜出城先進狗脫賊動止賊有備則狗一吠而出無備則向時能掉尾三人乃隨狗入壘叫呼奮擊出其不意賊委甲仗走時能每夜易術遍襲諸壘賊以爲患密餉酒糧請勿襲其壘時上木家光叛在高經軍中流言家光

輸粟數百石爲烟內應又榜于高經營曰欲打烟先斬上木高經將士咸疑焉家光志耻一日黎明率家族二百餘人擁橋直進諸軍謂彼知烟情今急攻城必將陷矣勿使彼專功也衆七千人臨險而登城高十八町已薄近三十步城中寂無人聲衆甚易之兵已追城時能乃將快鎗及爲賴制澤源藏人長尾新左衛門兒玉五郎左衛門大呼突陣賊兵披靡衆子一隅爲賴乘高連發木石壓殺七十餘人傷創不可勝計時能乘機而進縱橫奮擊殺傷甚多高經引卻不復來戰時能意謂今久相持非謀之良者更出奇致賊決勝敗所在爾二十四日因留一井氏政以守城而身簡兵十六人夜登伊地山揚中黑旗以候賊至高經聞之謂是豐原平泉寺僧徒來援官軍也親將騎三千急攻時能鮮甲鐵馬躍出曰烟將軍在此高經陣動時能與左右十六人馳騁應戰高經軍敗濟川而走時能聚其兵亡五人餘咸重傷快鎗被七創即日死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六十四

能甲陳皆創飛鏃沒肩病三日死時能體貌雄傑志氣壯烈長於謀略多力善泅擊刺騎射無不精妙每戰未嘗敗年甫十六好角力坂東無敵者後家信濃以漁獵爲生自建武中從新田義貞力戰有功至是死之自是北國無復官軍矣小田治久叛跡全露二十五日准大臣親房遣長沼宗俊於白河告結城親朝以小田城危急小田挾異圖小山難恃之情促其出師曰苟濟此功實當從特典也堀川具信欲破出羽賊而會陸奥自提師而發適積雪不可戰駐師待春亦馳書告延滯情是月官軍屢與屋代信經所導武藏賊兵戰于信太東條十一月三日大膳亮藤原兼隆與加藤定有俱據城與賊拒戰累日北畠顯信將援小田徵兵國中官軍稍集四日石堂秀慶拒之三迫六日傳徵招和馬岩城等與黨與黨赴會顯信不能出援十日治久稱有策講和延賊入城於是與親王及顯時徙大寶城親房徙關城諸親信各分屬之於是常

陸諸族向背紛紛關宗祐從親房戮力守禦遂城中疑懼者下妻政泰尙少族人欲和者稍稍而逃伊達行朝據伊佐城真壁妙超據真壁城顯時部下據中郡西明寺城與關大寶相呼應禦賊關城西貢毛野川大寶東貢鹽食川挾潮水和對伊佐在北真壁中郡西明寺聯綴西北十二日親房命刑部大輔秀仲報結城親朝曰從關城之後國人順逆始判却得自安惟驚遠人視聽以爲戚耳治久倦戰因生此變非有禍心不必憂也及今之時展前日之策其功可許矣業已稽緩致變若猶遲延衆將沮喪立義揚名在此一舉其勉之十六日治久將出降豫約節冬處分云食邑不削官職如故則從其招節冬許之十八日治久出城詣玉取軍見節冬節冬約盡奪朝廷所命官職復北條氏時所除宮內權少輔而大削地所食視舊不能十之一至同族官職一切停之先是治久任左近衛少將兼常陸介及守護職至是皆失之治久大歎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六十六

望然勢已至此莫復若之何快快從其驅役於是節冬撤副還玉取是日志筑亦降大樑高幹軍自光明院立神宮路梗塞不行神今食祭已五年猶不通十二月朔關白一條經通奏仍供忌火飯及贖物從是沿成例三日高節冬發玉取赴關城小田治久從之行次村田集兵五日定部署爲三軍五日以越中大光寺地頭賜僧辨佑賞其功八日高節冬進攻關大寶使族三戶師親率大平高橋及武藏兵陣大寶南山一軍陣北山自將一軍攻關城正門而斷兩城通路是夜北畠顯信一條具信等率城兵襲擊大破之殺傷無算官軍大振問俘虜曰節冬逃赴伊佐將走古河適得大平氏兵乃還謀再舉是日村田莊四保城主四保駿河守降賊師冬盡奪其城邑給之四方族越前守以其與黨也初親房之遷關城也節冬遣三村極樂寺僧圓琳城中勸和親房不答當是時關東地官軍所守僅六城常陸日關大寶伊佐真壁中郡下野日西

明寺眞壁眞壁法超守之西明寺蓋益子氏族守之於是親房與書結城親朝曰遷兩城之後告之一再卿已有報知卿悉之初三日師冬臘治久等新附賊抵村田莊八日進攻二城官軍逆戰頗有敗退者是日四保駿河守夫妻削髮遁其子因幡守代已降賊先是人或謂彼必不能全節然當初彼託糧食婦女於大寶城中言四保不守則當逃歸耳已而前月末盡取移之其城當時有將士難之者亦老夫不料其變操也蓋諸方官軍之城堅守不陷加之陸奥出援可必則四保亦未至失大節矣聞彼夫妻降賊之後不復干預世事是猶似少有人心者可憫惜哉傳言師冬發使陸奥誘卿輩降頃者彼構譁和一策遣僧圓琳于城中辨說百端然老夫不敢答也由是觀之其遣使陸奥亦出於此計也卿豫能熟慮待使至而答之往日治久略其甘言遂陷狡計焉近聞其奪官削地發苦懷惻然以勢既不得已勉強供職役使是豈可不憫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六十八

笑耶抑方今事勢以卿所見竟爲何如願卿齊升衷慮之嚮在小田城接戰屢捷糧食未竭特以後援不至城中生變今者關下妻兩城其主年齒皆未壯且下妻部屬爭權不協前日數輩出城叛去其餘亦猶各懷異議但以有親王中將鎮之未至激變也然援兵尙或遲引則有復不可測者焉關城宗祐以退老人挺節不撓能扶其子周旋兵食守備可支月日然亦有羽太輩稍復叛去伊佐城堅守無他眞壁西明寺亦執志不渝而諸城皆既受圍聲息隔絕恐不能終保全節也要之非陸奥出援則常陸諸城決不能奏掃蕩之功也常陸諸城不能奏功則雖陸奥亦竟不能免其害焉蓋者卿每言待四近平定率兵赴援卽如所言所謂求諸枯魚之肆也夫賊黨以爲方今官軍諸城無復有救援者是以盤踞我兩城間橫塞策應之路當是時苟出援兵西明寺伊佐等地則賊黨固怙怯雖其兵驍僅二三百彼必當散赴拒之然則兩城亦得

脫其圍而應之田村石川輩嚮數約以前月來援至今未果卿能運彼輩令將校統領來赴亦未爲不可也公義私情唯卿是望是以不辭煩瑣屢次言之顧逆賊尊氏背天違命不得令終亦明矣昔者平將門鳴張猶以六年伏誅方今逆亂不戢明年蕩平讖文昭晰亦奚容疑今上出於陸奥而昇天位苟致治平豈有遺勳舊之理哉況卿一門元弘以來建功積勞無有過失乃父禪門常所自負且禪門每言足利氏源右大將時嘗所許抗禮爲結城氏子孫者不宜爲之臣是一矣吾家鎮守府將軍以來奕世不墜弓箚之譽不可與化怯弱族爲伍是二矣禪門每以是二事誡子孫卿豈忘之邪下妻即大寶禪門謂宗廣也書至白河親朝尙復不出援北朝寄附常陸國衙於東寺爲修造料二十四日以攝津木工本莊公文職賜安滿明武賞其功弘安以來與元絕不通惟商船相往來貿易耳元翠岩徑山兩利遭災再遣僧瑯無文僧無準寄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二千九百七十

書東福寺募緣乃遂巨材珍寶資焉及建天龍寺因欲募緣足利直義以謂此善隣之好機會奏請通元朝義不決下問明經明法兩道博士各有異議有範固執曰無害伯疎石亦勸之遂從其說制可二十五日直義傳命天龍寺曰宋船二艘爲當寺造營要脚特許派遣宜以明年秋放洋也乃使僧至本往不關貿易利損準錢五千貫爲額號曰造天龍寺船從是每年遣二船元之交通復始二十六日春日顯時乘夜襲賊營武藏人別府幸實等苦戰却之二十七日使熊野鶴殿莊司襲邑如故建仁寺僧圓月好讀楊子法言等之宋而學頗有述作是年在鎌倉藤谷著日本紀曰我先吳泰伯之後故有姬氏國之稱亦曰君子國以此也未成北朝議謂四月私修國史排神祇所以開造漫稱出於異方人其書不可行乃燒其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二

興國三年光明院壬午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四日准大臣親房遣成田某陸奥越北畠顯信結城親朝來援刑部大輔秀仲亦與書親朝曰世人傳言今歲運屬天下一統足聚人所遍知莫復可容疑焉然則貴門累世功績播光華於海內者其亦在今年歟豈可不自重哉抑出援之計爾後有何良策關下妻兩城忠義雖無他不得外援恐不能耐久也賊據營數所兩城間以絕我應援可通兩城聲息者纔有大寶湖上航舟一路耳伊佐真壁中郡西明寺抗節不撓然特自守已不遑策應設令足下來援更復曠日遲緩則雖兩城亦生不測之變有不可思量者矣爲今之謀者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二

急出輕騎四百抵伊佐西明寺等地示大援繼至之以破庭弱之膽而後踵發全軍與我兩城南北夾擊是必勝之術也足下欲坐待兵衆自至而來赴徒延日月則兩城氣索力竭噬臍莫及天下大事誠在斯時願足下決策赴援二十六日北朝關白一條經通罷二十七日北朝以左大臣九條通教爲關白京師疾疫人謂先帝作祟當此時足利直義久專天下政高師直用事威望益重是月師直病發昏絕諸將驚駭爭候其門兵士奔馳於是直義病上皇納告文於石清水二月五日師直令諸國守護禁地頭家人趨附三條第並告少愈是日釋奠爲停宴穩座數日而得痊鎌倉將修樂師供於鶴岡祠聞報乃止十二日上野賴兼武田信武自福屋城引兵攻小石見城當是時新田義氏爲石見大將率周布城主左近將監等往救戰十七日城兵力盡而降夜井村兼雄等亦降城竟陷明日賴兼信武移兵攻周布城二十一日進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四

三隅城逸見有朝及吉川氏部將須藤景成等築對壘於大多和鳥屋尾矢原與城兵戰日夜無熄踰月不拔二十六日上野賴兼令吉川經明導安藝兵入向井村二十九日北朝太政大臣久我長通罷三月七日上皇幸僧疎石西芳寺足利尊氏及勸修寺經顯日野資明等皆會上皇受疎石衣鉢執弟子禮九日敕觀心寺領觀心寺莊領家職石見三隅城守禦三句上野賴兼武田信武攻擊益急十七日夜鳥屋尾城陷尋大多和外城守將高津原孫三郎波多野彥三郎河越安藝守德屋彥三郎降賴兼使井尻四郎太郎等守鳥屋尾駐軍月餘而引還二十日京師勘解由小路失火延及法勝寺上皇從公卿臨救之火甚熾金堂講堂九重塔等焚金堂白河帝所殿火及粟田口花山院莊燬多寶塔至山科總時陸奥國府爲賊所據北畠顯信未能復之石堂義房堅扼三迫拒顯信二十四日准大臣親房發使陸奥乞援北畠顯信結城

親朝與親朝書云常陸官軍諸城忠誠不衰艱辛彌年所憑者獨陸奥之援已不及今援則後雖百方費力事不可爲也如老夫一身之計既付之天棄生報先朝固分當然顧老夫亡後不知天下之事竟若何也且今上專依賴坂東將士而親王亦在重圍中恢復護持之責悉皆一身所負荷是以未敢斷然就死也按聖德太子識文今歲膺凶賊殲滅天下泰平之運然國城今日之勢危如累卵是以私心不能無所惑焉但諦觀賊狀其力亦易與苟有後援器之幾非難事耳是以客歲以來頻煩致書而卿以謂守城之困未至如書所言倭游以糜歲月以故老夫亦不欲復言也然付命待時老夫苦衷亦有諒之聞其地戰屢捷未能復國府歎使往因聊言之小田治久在賊營中恨節冬待遇少恩至是密通城中約復歸順而不果然亦不敢爲賊出力二十九日北朝關白九條道教罷皇太子傳以內大臣二條良基兼皇太子傳是春宗良親

王在越中名子浦詠和歌百首遂留至明年夏四月朔北畠顯信與結城親朝合兵擊石堂義房戰於三迫先是伊豫義徒奏請將帥廷議使刑部卿鵬屋義助往總督四國九國諸軍而海陸皆敵不可輒過會備前人飽浦信胤馳使奏臣方揚兵小豆島羅挫賊鋒以絕京師漕路諸遣大將赴上道公卿悅曰南路始開是天助也先是高師秋通右大臣菊亭兼季侍女信胤視其有姿色又因私焉師秋不之覺方赴伊勢請職偕行侍女僞許之退詎一老婆日嫗年老無子克從我東下老婆曰諾及夜師秋迎與至女便推老婆乘輿去師秋大悅直就寢至明視輿中老婆大驚以爲狐狸將拏殺之老婆涕泣告狀乞哀師秋怒見賣馳還本所索之已亡孰婢問訊聞在信胤所愈怒將攻之信胤懼走備前至是歸順道路始通二日鵬屋義助以兵五百發吉野兄島高德篠塚伊賀守從焉四日參議堀川具信自出羽遣使與書結城親朝曰常陸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六

擊之策請與與州諸謀連斷行之小田氏既爲反覆徒縱令讓心固非昔日之比苟足下樹功誰得與爭哉聞治久革面復請降其醜亦甚善應寺長老往來通謀幸爲致意廣橋肥後權守備有平海道之圖後事如何是時親朝助北畠顯信在三迫軍七日顯信與石堂義房戰後屢戰遂敗之義房棄城而走官軍稍振欲乘勢援常陸謀之親朝時尊氏遣書招親朝曰降則土地官職如故是以親朝思慮迷錯不肯從顯信之計而顯信亦不能來援僧疎石說高師直曰我祖師佛光分骨與髮贈如大尼因爲建塔在仁和寺正脈巷區城廣潤苟能起一利以迫其跡吾不避持其事也師直喜乃建真如寺十五日請上皇令疎石兼管寺事二十二日尊氏寄附近江栗津別莊於新羅社社在園城寺源賴義所崇信云鵬屋義助詣高野山諱三日遂至田邊簡點水師熊野別當湛譽湯淺定佛山本判官等供給械仗糧食乃航海抵淡路武島安間

志知小笠原諸放爭轡軍進抵小豆島飽浦信胤桃原三郎備細綱送之二十三日至伊豫今張浦營國分山當此時國司四條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土居得能土肥河田武市日吉氏等大得聲援官軍復振賊望風棄十餘城而逃山陽諸國大震議者謂西南可復也二十七日北朝收元康承大赦天下復天下今年半錄賜老人僧尼數有差二十八日帝供寶珠一顆高野大師寶前北朝前右大臣花山院家定死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自督軍征薩摩大隅中院法印中納言中院義定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及子良氏等皆從五月朔丹師達薩摩津初三條泰季之狗薩摩也阿多族首應川邊指宿知覽喜入顯娃谷山別府等皆其門葉薩摩山北略屬其有谷山覺禪及佛心方據千輪城尤稱富強於是迎懷良遣官德本以爲行營伐島津貞次三日尊氏命鎮西將士修理筑前石碕北朝皇太子忠直病瘳四日諫朝官建入萬四千基石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八

於河合河原福其平愈五日關城官軍與高師冬戰結城親朝使至報曰與州軍破三迫敵將石堂義房逃走多田入道送款將整師來援城中踴躍明日准大臣親房令答曰賊絕通路城中窮屈待援甚切宜速促裝聞有僧淨覺者自稱承勅來爲處分甚可疑也東國之事一切委任不復降勅者先帝之命也是以各郡定奉行以措置至今安得遽有勅哉乎此不知事情者所誤不足信也已當此時尊氏詭譎百端誑惑官軍自作書與親朝勸其降親朝不答五月之季復附書曰苟繼旗政官軍領邑官職一可無所改動親朝及得書稍有異心七日永福門院別河內交野八幡宮神人與守護細川顯氏等事雖神與顯社壇八日三條坊門第火時京師數駭人心不安征西府謀大舉伐島津氏馳令旨於宇治惟時及惟澄約令背擊之尋顯娃定澄舉族來會谷山官軍益振惟時族大兵衆既受恩賞勅裁意猶歉然遣使諸方資緣干請意懷



首鼠不肯趨命十一日刑部卿脇屋義助卒於伊豫國府諸將秘不發喪細川賴春諜知日時不可失矣乃以兵七千發將攻土肥三郎於河江城初賴春來管阿讃土三國並欲管伊豫河野通盛子曰通朝爭之通朝在國與職與足利氏官吏疎是以爲賴春所抑春舉族怨望欲以十戈勝因附官軍得能氏嚮繼河野宗政稱河野氏固屬官軍於是河野備後守得能彈正土居備中守等爲官軍心齊乃推修理大夫金谷經氏爲將發戰艦五百餘艘浮海入備後賴春以機賴春謀會備後安藝諸國賊船千餘艘亦至過於海上大館氏明兵阿部出羽守帥十餘船深入登賊船搏戰賊皆巨艦下瞰濫射官軍以小舟旋繞苦戰終日不解適風暴起賊船漂至伊豫官軍漂而西至夜風息衆欲回舟經氏不可曰今脇屋殿下世大事去矣吾儕縱存所濟幾何惟有血戰決死爾乃進船于備後攻柄城取之據大可島待飽浦氏兵未至賊兵三千來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八十

交戰旬日互有勝負會賴春已陷河江城欲進攻氏明世田城土居得能聞之曰死則死於我國乃棄大可島還伊豫集散兵得二千餘人賴春軍石鐵山下布陣大保木天河寺軍容甚壯土居得能曰死戰不如寡而精乃遣死士三百皆背曼多羅爲號擇日而發出於千丈原欲必獲賴春賴春見官軍寡曰是皆精銳將逼我決死也且疲而斃之乃戒師士卒合衆爲三隊親將其前隊經氏馳突賴春佯披避之經氏又擊破一隊進及第三隊以爲賴春在焉相搏交刺殺七百餘人搏擊十餘合我兵亦多死而終不能獲賴春也經氏聚殘兵土居通鄉得能彈正日吉大藏杉原興一等僅十七騎廻曰不斬敵將死亦何益直衝賊陣走備後自是西南官軍不振於是諸將大半死亡將士相率叛降廿二日關大寶城兵與高師冬戰十七日光明院省法皇於萩原殿二十四日高師重死生師直師泰等師直爲追薦眞如寺二十五日廣義門院

寄附美濃白金莊於清和院以追薦今出川院冥福朝廷之行九州諸將功賞也宇治惟時欲得一條家邑在阿蘇者遣使常陸請託准大臣親房親房令刑部大輔秀仲答曰賞之不足當有後命一條氏雖不忠執政取地不可收者古之制也因遣歸其使時石堂義房方阻止與軍於三迫關城援絕惟時之使又至訥託二子戰死賞地蓋其使開關道路九十餘日而得達常陸二十六日親房令報曰足下平生之忠今日之勳足酬先帝之靈固不慮不濟也兩息死節足下衷情誰不嘆嗟哉九州諸軍方盛賊兵而今年膺一統之運衆所謳歌期會既至誠致力之秋也是地自去年六月久與賊對戰當速決離雄以與軍將至且稽緩數月待之城池既險糧食亦饒雖亘歲月不足憂也與州略定石堂敗走無所虞慮諸國聞之競起賊命已迫旦夕足下亦宜奮立功也坂東平定在近欲克復鎌倉而後命一介且待焉故兵部卿親王若宮去年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八十二

夏來鎮此城願請親王並與州將軍克致祈禱也六月二日北朝改造東悲田院自光明院立已七年京師漸復舊觀百度咸興然伊勢路塞不得奉幣神宮以爲戚去年促高師秋佐佐木高氏破南郡開路而未奏功於是議置幣物於神祇官以待靜謐因欲行軒廊御下以決之事故累出延遲不行島津貞久徵權執印比志島等兵期十五日會白羽以攻谷山官軍先發七日入鹿兒島燒敵所據新福寺外城縱兵收之多所殺傷九日戰於牛下短兵迫擊敵喪壯士六人負傷無算京師人心猶不安梅尾僧房火上皇幸六條殿而還大判事中原明成父子過於塗不下車牛飼呵之明成獨不肯下而過皇威凌夷率是類也自征西宮至谷山島津氏兵數挫衄於是貞久自將進軍谷山薩日隅兵日集十九日官軍逆擊又大破之貞久二子師久氏久皆傷族人士卒負傷無算官軍大振二十日定九州將士功以阿蘇南鄉兩村賜宇治惟時

領甲佐健軍郡浦三社邑及薩摩守護如故以肥後隈牟田莊大友氏泰賜所及守富莊賜宇治惟澄等賞功有差二十一日高師冬將別府淺羽玉井奈真諸氏兵攻下妻城城兵逆擊別府幸實等中矢却走初三隅信性之起義也田村盛泰失來原鄉會上野賴兼至乃以兵屬之而與官軍戰已五年矣及去年賴兼攻三隅城盛泰築壘其邑以扼守之二十四日官軍出兵入來原盛泰逆戰不利族貞盛死布原爲氏中矢乃退保其壘從是相持十餘年不決二十七日島津族伊集院忠國舉族復應征西府據城陷島津貞久後二十九日上皇置東寺權律師一員得不經上奏補任其闕以賞講堂仁王經法是月津輕岩楯領主曾我貞光及族師助應尊氏命攻南部政長政長據七戶城拒之賊強甚城殆陷政長身先士卒奮鬪數十次兵結拜年有餘遂斬師助殺獲甚多勦賜刀及甲賞其功秋七月三日法勝寺入講東大興福兩寺以訴

事不至北朝乃令大台南寺行其法六日夜群盜結黨開長井廣秀詣北野祠謀襲其邸而不遂十三日一色範氏徵肥前兵自將擊筑後肥前島津貞久自谷山收還令國人曰近者號四國宮逃來我南郡稱令旨以募兵國中擾亂方次千臺圖擊之宜發兵來會國人應者甚少莫嗣次郎先至貞久大喜於是伊集院氏復爲官軍桑波多宗景原田經道光富道惠威率兵會於谷山十四日賴姓定澄之兵亦至軍容益盛滿家院地頭島津實忠子久實在滿家院族家久在厚智城皆棄城逃走官軍進攻若松真意日置莊陷之殺獲甚多石垣城主江田良心及南鄉城將望風悉潰鹿兒島郡豪族矢上中村二氏據城應官軍薩摩山南無一賊城十六日北朝修後深草帝國忌辰二十四日上皇定活價法授尊氏行之征西府將論薩摩山攻島津貞久於千臺馳書宇治惟時令與八代氏協謀率舟師急燒和泉山門水保諸城潰其背曰九州

安否之決在此一戰今不戮力復無機會可待矣東鄉在國司徒皆約山北啓戰則必當應援背擊今日之一舉方擊背擊宜勿懈惟時使適至谷山乃復令言曰此舉若蹉跌其患必及肥後背擊失利大事將壞故及今潰腹背道鑑將狼狽也薩摩大抵應命待啓戰欲內應者亦甚多機會不可失也初惟時之未嘗按堵論行也累遣使常陸請囑准大臣親房親房令秀仲答曰足下忠功舉世咸知之惟宜奮勵蕩平也坂東近狀經前日報道猶無異狀欲待與軍一舉進勦是以稽緩或恐遠人聞之生惑然輕舉慎重無爲也請且待之近日近畿頃頃皆稱賊亡期已迫天運將回宜勸國人依義樹勳也所囑三條宜無過慮征西宮臨鎮勦解由次官賴元輔佐業已承勅惟宜和協順命若生不和其憂將及親王朝廷不棄舊功何慮議人哉是月早八月五日上皇命僧疎石落慶八坂塔島津貞久督促薩調兵至者甚鮮情勢迫切因期四日必

會曰若猶不至必有悔焉於是得彩篠原權執印池端禰寢諸氏兵而發踰山入伊集院戰於自在原而進六日向谷山陣佐佐野木原官軍邀擊於中手尾崎不利明日大戰於谷山貞久營在波平谷山忠高之弟祐玄勇敢有勢力扼牛下險害之矢上忠純自催馬樂城來援其勢強甚篠原國道與戰敗死貞久懸軍孤立適姪忠氏發山北兵而至則波平路已絕矣衆震怖祐玄勇不知所爲忠氏沈思良久曰吾寧單騎而往挑戰耳乃伏兵青屋松林獨至祐玄陣曰島津忠氏敢過也祐玄呼曰待之安得徒過乎忠氏曰然不必勞多兵何不自出接祐玄跳而出曰刀乃無用耳徒手相搏忠氏卒伏祐玄而敵之青屋兵救之血戰潰陣至波平貞久喜曰吾治不免忠氏因勸曰鹿兒島道猶通且退謀再舉耳乃引兵而退十二日關城官軍與高師冬戰十三日上皇與廣義門院同車幸六條殿遂幸伏見殿而還島津貞久率禰寢池端氏兵復

入伊集院築對城以攻平城自奥州三迫之捷關、大寶城中待其援軍已十旬、而不至糧食稍少、十八日遣僧宣宗於白河乞糧、且令出兵援那須二十一日、春日社神殿柱生金花銀花北朝乃禱謝之二十七日北朝行內文請印政於太政官廳是日上皇爲伏見帝修入講於安樂光院安樂光院大藏卿源通基所勅建名曰持明院殿後高倉帝持明院氏之出也、因以爲宮生後堀川帝以是之由後堀川帝禪位後、徙居是宮、因傳後深草帝之統、世爲仙洞而號佛寺曰安樂光院修累代國忌焉後遂廢移泉而寺側云、帝勅伊勢諸將益修築城壘、以備賊軍侵軼北朝以神宮略塞祭典久闕銳意圖恢復遣仁木義長擊之義長傳檄招致久原右馬允等併力圍官軍田丸城城受兵已數年、二十八日竟陷於是數城連陷神宮爲義長所取愛曾宗實走保多氣城自是皇威不及山田北主遂廢朝廷所建神宮一色範氏僅從筑前肥前而龍造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八十八

寺家惠等不肯至範氏因乞尊氏命三十日尊氏與普鑑西部屬擊肥後筑後是月伊達行朝族及河村六郎田村莊司石川石橋南部滿石等與賊戰于斯波岩手兩郡斬裨將出羽守及其族九月二日尊氏寄附筑前赤坂等田二十六町於興國寺等六十六寺之一也、細川賴春圍大館氏明於世田城先是城兵多從金谷經氏戰歿加以糧竭拒戰旬日不可入守三日氏明帥親兵十七人開門血戰遂潰圍走備後、獨篠塚伊賀守提鐵挺而出呼曰吾新田公親兵條塚也盡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行而去賊不敢追躡至今治浦見賊空船獨有舟人篠塚游而達之跳入船自名曰送著於神島手拔鐵櫓登船屋軒呼舟人畏怖遂至神島不知所終條塚有女仕新待賢門院曰伊賀局後嫁楠木正儀勇力類父云南海官軍衰矣賴春已克世田城河野族猶抗戰不服會京畿官軍蜂起尊氏召還賴春賴春遂與河野族講和盡復其

地而歸上皇幸持明院殿畢入講因駐蹕六日駕還至五條東洞院時已夜矣武士兩三騎犯蹕半飼呵之則土岐賴遠二階堂行春射笠懸於今比寂被酒而還也行春即前驅稱警蹕乃下馬俯伏路左賴遠素恃勇桀驁醉甚嫚罵曰何等痴人令賴遠下驢騎叱曰院也賴遠晒曰院邪犬邪果犬可射之關弓射之箭中御車乃策馬而走大納言西園寺公重乘車上馬護衛還宮高師冬進兵隔斷關大寶兩城路城中益困十日准大臣親房再遣僧宣宗於白河促援求糧是日上野賴兼與三隅城官軍戰於來原田村景盛緒方盛經等爲官軍所射傷而退官軍度會諸城累陷神宮通路盡屬北軍十一日北朝以權大納言中院通冬爲奉行始發例幣使尊氏以土岐賴遠等犯蹕惶懼爲停政務三七日足利直義大怒曰必處此曹極刑以懲將來也二階堂行春首服乃流諫岐土岐賴遠懼逃歸國十二日高師冬乘夜襲關城兵擊却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一

十四日上皇宣命僧光空領清和院修專釋明念佛以追後伏見帝冥福十九日仁木義長陷伊勢一城太刀契之失也北朝嚮徵四道博士勘文事遂延遲至是改任四道博士更令勘之二十日北朝行仗議薩摩山南路略應征西府而在國司道超亦爲官軍道超山北大族也其先爲薩摩守因居東鄉稱在國司氏裔孫助重城釜淵曰國司城背櫟野山襟千壘川形勢甚壯即國司野者也其族繁庶盤據及那答院及澁谷氏起爭強數世東鄉即澁谷族也於是島津貞久勢益盛二十一日徵太平權執印氏兵以擊道超兵既集使酒勾久景將往與道超戰道超敗潰乃遣權執印俊正入阿多郡守池邊城滿家院族入伊集院守高橋城二十三日細川和氏死年四十八和氏善和歌初尊氏密圖歸順和氏與上杉重能贊成其計及尊氏反又與重能爲之謀主復與賴春師氏輔義詮居鎌倉嘗著夢想起叙當世事子清氏賴和將氏家

氏二十四日春日顯時遣天津某告急結城親朝高師冬軍迫關城攻擊八日城中望與軍情勢益急能野豪族競助官軍累奏戰功帝嘉賞賜給旨獎勵賜殿莊司義高等領邑如故於是能野水師海路援土佐軍花園宮乃遣綿打金澤兩將率越智佐竹度賀野諸氏及戶波莊官熊野兵攻津野新城岡本諸城二十六日津野氏舉族與堅田國貞俱禦之苦戰官軍斬國貞嫡子彌三郎冬十月二日尊氏喪少女上皇爲停柩訃七日十二日准大臣親房與書結城親朝云方今弓箭名族凋喪殆盡鎮守府將軍藤原朝臣以來不墮家聲能相傳以至今日者獨有卿一家已卿欲揚天下之譽建萬世之功莫若用力於今日也倘及兩城已陷無復所施其功焉夫以老夫非漢晉先皇委托是以今上所賴親王所憑悉皆以眇身任之老夫而死天下勤王之師一時土崩卿能在此時出援立功則有大造於國家孰復出其右小山朝卿向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二

官軍所虜卿先人以其宗故請而有之然泉性未悛哀恩助賊卿欲以善道諭之豈有歸正之意邪大掾政光子分爲三族卿祖日阿望論二兄是以先朝沿其舊蹤擢卿下野守護職小山雖宗寧可多讓乎卿果能守義執節奉皇命輔親王則五代將軍之勳殆可繼紹矣然則雖壁鎮守府將軍亦容易耳苟爲不然則喪家辱身官罷地削覆轍在前而鑒不遠卿其思之先是親朝每以勸朝卿相俱來赴爲出援遲延之解故書中辨之也是月親朝遂金若千關城以充糧費然其數無幾將卒不給紀伊賊軍陣屋尾禦官軍十一月朔播磨廣峰長種率兵往會之北朝關白九條道數罷左大臣十二日關白九條道致能法眼宣宗遺書白河云寒威日迫城中衣食漸乏宗祜雖多方營求其力已窮縱辨糧食猶苦不足而況有暇及衣服乎是以將卒往往有遠尋親戚乞哀四方者其艱可想願足下別設一計能致布帛之屬以濟城中凍死則爲

惠殊厚或付直商賈輩令之代致衣物亦能達之也適日霜霰付道州惠砂金十五兩檢收已畢言涉瑣屑窘迫之態亦在足下諒察之稍豪謂顯朝親房患親朝不援遂希其萬一遣小山族藤井宗秀於小山說朝卿以歸順出援之事朝卿答曰當待親朝至相共赴援十八日北朝以右大臣鷹司師平爲關白土岐賴遠逃歸欲據美濃叛足利直義命其姪賴康及族人急擊之是以無應賴遠者賴遠不得志二十九日竊復赴京師京師駭擾晦黎明賴遠奔于嵯峨投僧疎石於臨川寺足利兵乃圍之直義令書疎石曰賴遠罪惡盈貫然爲我師免子孫罪耳卒捕賴遠十二月二日噴斬賴遠於六角壬生賴遠恃功強暴太甚公卿莊邑在美濃者悉侵奪爲己有公卿側目怨之及誅皆稱快尊氏乃以賴康代爲美濃守護賴遠兄賴清居池田生賴康早死於是賴康繼王岐宗時行宮益衰京師無事武人驕橫無所不至及聞賴遠死家駭喪氣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四

稍知上下之分相謂曰院且下之即遇將軍當手行邪一日遇一緇紳輒曰得非所謂院者耶相率下馬時人笑之十一日北朝行神今食光明院立神宮不通至此始行之尋欲更造內宮行遷宮儀因亂不果二十一日准大臣親房遣法眼宣宗陸奧趣顯信及田村宗季石川詮光亦及親朝其與親朝書云歲且暮矣不圖獨在城中復能迎新兩城士堅忍操節可嘉尙哉然來援稽緩如此豈復堪其艱苦乎今日情事非庸人所當知而語也是故遣宣宗詣將軍許併趣田村石川諸人殊告將軍以雖單身當必來援倘卿不能自來令子族輩從將軍而援亦可也且卿亦趣田村石川來赴城中雖危苦不可言然賊勢亦漸憊莫有勁悍可畏之氣焉加之京師擾亂是其可乘之時也詳細囑之宣宗朝卿所答前已告之卿而來援彼亦自至將軍謂大將軍顯信然顯信猶爲義房所梗終不得出援北朝內大臣二條良基罷左近衛大將足利直

義聞薩摩急下命伊作道惠等勵力擊官軍二十三日足利尊氏母上杉清子死叙從三位尊氏直義以喪解官上皇爲停文殿訴三十日二十九日北朝贈建仁寺僧道生本源禪師號是歲以尊性法親王爲龍樂寺別當又以河內駒谷金剛琳寺及西琳寺爲勸願寺告災荐見痘瘡流行

四年光明院癸未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六日關城官軍與高師冬戰當上杉禪尼之喪姪憲顯在越後二十七日足利直義遣其子憲將往存問並助其軍事二月三日以三河西郡關所賜入留栖二郎左衛門尉等賞其功十四日北朝上杉孝重死善琵琶再修理玄象授秘曲於花園法皇以功進位聽內昇殿及病篤叙從三位常陸諸城踰年不換鎮守府軍亦強陸奧豪族不應石室義房催促者多義房因報京師請得尊氏命以爲重尊氏乃作徵發書與之又附書招誘結城親朝曰方圖征服奥州苟能率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六

族黨以附我軍立戰功者建武二年以前給與如故於是親朝意益懷兩端義房遣子義元爲將寇白河等諸城三月二日以尊氏命徵相馬親胤等發兵會義元軍限是月爲期若猶稽緩者據義元具狀必有其咎四日北朝贈上杉清子從二位足利尊氏遂辟權大納言六日關城軍與高師冬戰休兵數日又戰九日小山朝卿通使城中謂曰願迎興良親王其城奉以舉義准大臣親房與顯時議其可否未決興良久困于圍城中意頗疲倦微聞其計遂走小山投朝卿然朝卿莫復有舉兵之意也十九日北朝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三條實忠罷二十一日仁木義長率兵攻伊勢五箇城官軍禦戰甚強義長移檄大樞右馬允等乞援一色範氏請尊氏命徵發肥前兵因幡權守某徵發筑後兵若不應者錄進其名於京師以募其徒以圖肥筑官軍二十五日大友族宗賴率志賀賴房等出於菊池阿蘇間菊池氏兵防於鞍嶽而不克二十七

日進追菊池城而戰北朝關白露司師平罷右大臣征西府軍大鏡薩摩山南爲島津氏守者有其族伊作氏及二階堂行仲數輩耳島津貞久錄進其功足利直義與書獎勵貞久因遣使伊作協謀禦敵尋而直義以相模時敏關所如世田別府半與伊作道惠春日顯時自大寶城出屯關鄉知高師冬軍微弱殊甚二十九日縱兵擊之殺獲甚多夏四月二日又擊之結城直朝及佐竹族禦戰大敗皆殲直朝重傷終死年十九結城族卒引還立其弟直光自守直朝下總結城也尊氏賞以常陸田中莊五日春日顯時進屯伊佐城下遣野伏截賊糧運賊兵來爭顯時數擊破之殺獲頗多太館氏明狗義備後至是與目崎城主廣澤五郎俱修城起兵十四日賊發兵擊之令三好覺辨等向其後門布營爲圍攻策征西府遣中院侍從往督筑後軍菊池武茂大城貞資等推之爲將擅行并城國人競起應之一色範氏稍留待兵集聞報往防之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八

日促龍造寺家政及家忠等急率兵來會十日北朝以前右大臣洞院公賢爲左大臣內大臣二條良基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三條實忠爲內大臣大納言大炊御門冬信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德大寺公清兼右近衛大將公清權中納言實孝之子也十四日目崎城官軍出擊三好覺辨等血戰一日一夜春日顯時既絕糧路困高師冬師冬不能支吾益知其薄弱易與頻遣使乞師結城親朝十六日遣對馬入道告戰狀促之曰賊之情勢委靡實甚猶元弘一統之例天命既迫惟假兵三百滅之猶運掌也當是時官軍益銳京畿動搖諸國並起狗義尊氏不堪內外之憂因益行離間策以撓鎮守征西兩府謀與書親朝父子及族式部少輔伊達行朝等陷甘言誘之直義亦與書誘益谷孫次知覽四郎勸其降時薩摩山北諸族稍附征西府於是中納言義定與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詰圖肥後十七日賴元傳征西官令旨於宇治惟澄託



肥後守富莊充其兵食料約事定後以他邑替之義定因促其應援既而尊氏馳書宇治惟時誘其降與入代莊道前鄉惟時中其計而惟澄不能出援十九日尊氏授石堂義房計賺白河伊達族泉涌寺長老全信請上皇修東寺塔二十三日下院宣附常陸吏務全信爲大勸進僧如故尋許東寺附近諸街興行以鳩其功尊氏亦附攝津毘陽寺莊二十四日常陸官軍與高師冬戰二十六日師冬驅賊兵搬運野草以填關城壘又募贖夫數人橫整地道穿陷樓櫓植柵二道每門外嚴塞官軍出路於是官軍亦自城中穿地道各穿拔柵適賊地道崩塌有礮夫壓死者師冬知其策無益而罷會其營中有流言曰信濃地方義兵群起所在驅逐賊黨賊聞其言懷土之念各切稍稍脫而遁還攻兵漸滅親房乃下敦招岩城岩崎那須等諸族而往往有欲應者亦不果二十九日尊氏定令曰武家被管輩知行所領地者數設嚴制猶敢違背或稱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二千九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十一

請所或稱有成約而有私擅押領者自今禁之宜限六月遵致之本所違者科罪又定庭中篇目曰凡庭中定日本所寺社領係施行淨禮若主司緩怠而過二十日者宜經直訴即令嚴密運行以報立之日限仰引付員但未過日限而難掌輩濫訴者廢額其訴凡恩賞功拔群而賞遲延終致理訴沈淪宜令奉行入速理之亦如前法凡諸國守護人行非法因懷不服者宜具申關城報全盡伊達行朝移伊佐糧以給之纔可支一月大寶城亦乏絕田村宗季其族穴澤成季共贈金若干未至兩城已飢困而敵兵亦疲倦是月顯信率白河等兵攻安達郡西根本宮等賊城拔之五月朔某親王至自吉野准大臣親房大悅迎入關城又奉以爲主結城親朝之使在途旬餘得達關城報糾合諸族皆來援六日親房令其臣範忠答曰小山氏動靜疑信相半尊氏自京師數促迫令以親王送致別人迄今足下舉事彼亦將決志若緩則不及事矣

親王輕躁以招此禍不足甚惜然若遂他族或至喪命則遺吳家門實甚爲可憾焉耳其後彼無確報固知無定節足下若善爲計畫則可謂美舉矣天下之成敗略可知也已協力至此乃今而將貽悔歟乃家興衰迫在今日豈可不熟計哉伊達田村石川等咸如備兵待期者今不速決事復無機會矣賊微弱實甚輒攻輒收自結城七耶戰歿其兵盡退近日信濃諸國動搖衆多引還所餘四五百合守諸小壘者僅可充千耳殆如可怪埋壘進則我奪其填草孔地入則金師盡壓死空手無策卒植柵兩重以來薄輒爲我所毀情見勢屈若援兵少至忽將潰走然而猶遲延於是城中食盡分伊佐糧以支一月而大寶告窮矣不得驅除此弱敵却自陷飢餓豈非可恨之甚哉請善計焉那須地方馳檄兩度又招平氏輩宜與諸謀也相傳安達西根本宮諸壘皆陷事果實其能立功者誰請報之也近稱吉野使者僧淨光者來甚可怪是在朝諸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十二

卿所未嘗知必敵詐謀以蠱惑衆也必將至奧地宜拒斥之說造寺家平等發兵會一色範氏軍十五日範氏進攻筑後竹井城城兵拒擊甚強備後目崎城兵拒三吉覺辨等已三旬餘力盡大館氏明走廣澤五郎降氏明後不知所終長子義冬爲治部少輔登置之亂宮人源氏奔於伊勢依北畠氏氏明逆之生氏清及長還京師讀書海藏院年甫十九赴吉野給事行宮六年往關北畠顯能居伊賀關岡城爲關岡氏二十五日結城親朝餽沙金七兩於關城准大臣親房以贈大寶城濟其乏餉肥前深堀政綱等發兵會一色範氏軍攻竹井城當是時菊池武士在菊池拒大友宗賴武光在益城拒小貳兵宇治惟時叛賊淡堀起宇治惟澄聞變乃發部兵攻天部城惟時兵棄城走是月惟澄進攻山口城築對壘迫之川尻託摩徒來救惟澄武光合兵擊敗之惟澄進陷甲佐立早燒民家構壘據守小貳氏部將對馬豐前太郎與大友族野津

三耶藏人以兵數百來攻惟澄血戰族從負傷甚多既而小貳賴尚遣襲庭宜通西鄉兵庫允率銳前豐前兵侵入砥用惟澄引兵逆擊力戰頗苦遂却之尋而惟時與大友一色合兵侵豐野惟澄禦戰終日賊卒引還官軍與賊山路左衛門尉戰于陸奥糖部郡上皇詣南禪寺聽僧梵僊說法召賜御膳梵僊辭曰雲水不知禮儀上皇諭曰惟好加餐毋視朕也延曆寺僧徒諍近江淺井國節遂擁日吉神與據西塔釋迦堂六月四日北朝權停其六月祭并祇園靈會五日准大臣親房與書顯信趣援先是石堂義房屢誘結城親朝降親朝頗惑其言親房遂察之痛惋益甚乃再造宣宗白河說從顯信出兵且言若不能自來令季子朝胤來赴十日義房作書併尊氏遣已書致之親朝示其溫底以勸降親朝熟覽其二書知賊待降者處分預有定規不至盡失土地官職叛計遂決撤山擁神興祇園北野六角堂皆閉門二十一日興福寺僧徒又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十四

遷春日神木於宇治平等院京師恂擾二十三日關城官軍與高師冬戰是月准大臣親房遣使小山招朝卿朝卿亦依違不應元德季年祇園神人爭鬪血汚祠壇權安神體於假殿遂遭喪亂未遑改造因欲行正遷宮而叔山事起尊氏奏上皇下院宣於天台座主強令開門七月二日遂行其儀叔山不亦爭從是祇園祠門獨不開至明年發奉幣使納詔詰謝其延怠一色範氏之攻竹井城筑後守護率荒木家有等兵會之圍攻兩月城兵拒戰力屈是日中院侍從菊池武茂等夜乘風雨走登津城範氏等進攻陷之三日准大臣親房以顯信不果來援發飛价責之因又與書結城親朝云乃者卿聞我動息於意何如連年告困阨頻仍迄今絕不出援不得不為卿吐胸腹之結也夫圍城之艱日甚一日老身之死固不足恤焉但身死之後四方解體是可重憂矣然懸軍遠出亦非易事是以未敢強卿也若聞兩城果有變雖卿亦復悔之老

夫之言請牢記之卿先人即世之日遺言謂子族言猶昨日卿豈忘之邪卿雖不敢援常陸亦能全節事君乃孝之至者以此為示訣但願三思焉京師近情甚瑣煩直義師直不和既生內訌其亡不遠當此時守孤城致命不勝痛恨也然親朝既已通賊終不出援也先是親房舉親朝於上總守護職被允許十二日令刑部大輔秀仲傳命既不及事是月親房訂正所著著神皇正統記五卷增以後村上帝即位等之事謂以此為本庶免後人之訛也以獻帝結城親朝既叛石堂義房因怙促發其兵令擊官軍以立功收其職邑因循不肯還之惟為修理大夫如故以此特遇耳親朝大失望尊氏以土佐乙松名及稻吉村寄附吸江庵為祈禱所僧疎石嘗所應棲也十九日春日神木歸座叔山未肯歸神興先是炬火照叔山京師驚駭謂僧徒擁神興來足利氏聚兵為備二十日炬火復見京師大騷相流傳甲申日申神興入京二十二日武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十六

士盡集直義第周章殊甚竟係妄言始如魔障伊勢比曾原右馬助謂曰與尊氏直義等宿怨願為官軍效力以送伊勢主將事其志二十八日令屬其軍晦石堂義房將兵擊鎮守府軍發相馬親胤等兵期來月五日會軍是月早八月七日宮內權少輔傳大覺寺二品親王令旨賜河內江泉村於高野山與院迫遷後二條天皇及京極院遊義門院冥福如故石見官軍據黑澤山城上野賴兼率吉川恒明等進攻之城兵拒擊三隅餘一部下善戰恒明奮關遂敗之城陷多田賴貞建武以來屬官軍及赤松則祐為守護數勸降不聽十二日戒子賴仲曰若不得已屬武家毋以稱多田氏引引自殺是以子孫為能勢氏十七日寄附和泉鹽穴莊領家職於觀心寺為祈禱料二十一日北朝贈足利貞氏從三位二十日高師冬泛大船於大寶湖連營以達黑子農夕巡邏嚴斷水陸往返齊起攻關大寶二城於是二城降息全絕官軍擁蹕二十

三日、關城官軍與師冬射戰二十五日、石堂義房復徵相馬親胤等兵、自將擊置江官軍土佐佐川氏、據城爲官軍、九月三日賊移普方田、又三郎令與津野三宮、佐竹氏協同、發兵會擊、十二日、島津貞久遣子師久、圍矢上高純於相馬、樂城分繼執印俊正等、兵攻東福寺城、絕其通路、城兵禦戰、月不獲、十四日、高師冬寄附行方郡、恨地木於鹿島社、充不勝護摩料、以禱天下安全、先是佐竹氏義興、肥後官軍戰軍遂敗、是月走筑後、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日、石堂義房令相馬親胤曰、管內有謀叛、殺害夜討、強盜、山賊、海賊、宜究明、進就其支名處之罪、寂山、掃神、與物情、恟懼、上皇憂之下、院宣以其訴爲理、猶與地頭、許不決、十二日、天台三門跡與座主祐助法親王奉旨會合、因論僧徒曰、不問訴理、非必改替、新補本補、於是僧徒奉神興還、足利氏之關幕府賞功事、劇因擴張、倉恩澤、奉行置恩賞奉行、辨評定引付、諸員補之、猶建武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千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千八

恩賞番之例、久之資緣爲甚、至是治部兵衛大夫入道、益曲發覺、十八日、停其參衛、沒取其邑、尊氏怒甚、令處之重科、二十二日、征西府以薩摩黑島硫黃島郡司職給浦生龜松丸、二十五日、上野賴兼遣吉川恒明、據井村城、禦三隅官軍、十二月二日、上皇遣徵安門院官於其宮、西島津師久拔催馬樂城、於是征西府讞報日向兵將合從來襲、既而肥後捷報亦至、乃賜令旨於宇治惟澄曰、南郡之戰、勇敢拔群、其宜速錄、進部下功狀、日向警聞如此、幸果實宜移兵、擊其背、關大寶兩城、水陸路絕、猶能守禦、兩越月外援不至、高師冬督大樑高幹、別府幸實、山內首勝、時通等、攻擊甚急、十一日、十二日、兩城相繼陷、關宗祐下妻政泰死之、某親王奔陸奥、依北島顯信、准大臣親房逃歸吉野、師冬進攻伊佐城、伊達行朝勵眾拒守、既而其族在陸奥者、與親朝降、敵行朝度、孤城難支、遂棄城逃還陸奥、其在常陸、幸詠和歌、和歌、幸詠、米登、於毛、比志、保、利、都、久、波、彌、能、須、曾、波、能、大

是前後凡六年、在關城三年、云關氏藤原秀鄉之裔、世食常陸關郡、因以爲氏、自尊氏叛、宗祐、關北島氏、始終純節、官至兵部少輔、有三子、宗政、宗光、祐鄉、皆不知所終、其苗裔孫仕佐竹氏、下妻氏出自小山朝政、朝政孫修理亮長政、始居下妻、築大寶城居之、其孫景光生政泰、與良親王後亦逃歸吉野、自是東北官軍不振、北島顯信、留守陸奥、侍從春日顯國、置匿小田、於是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而足利氏勢威、漸天下、論贊曰、親房學節、德室寬見、時關城之困、急於睢陽、而親朝聞之、即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同、獨以招討爲己任、今讀其移書、慨然容、就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而激乎、其子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安積信日、當此時、關東八州皆屬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千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千十

城、而或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子尊氏終不赴援、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爲南朝元老、先賢稱爲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飄飄、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書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觀、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及、先賢以爲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爲不然耶、青山延光曰、南北之際、足利氏之所恃、以爲巢窟者、鎌倉而官軍之所賴、以爲根幹者、陸奥也、故尊氏遣其子顯鎌倉、天子遣皇子顯陸奥、陸奥服則鎌倉有所反顧、而不得逞其鋒、故尊氏

尤畏與兵此結城氏之所以高置鎮將也而常陸東國之衝阨陸奥雖大不得常陸無以鎮定東國此楠氏之所以經畧常陸也源准后漂至常陸乃曰此吾素志於是撫輯綏定竭誠盡力而行宮口衰人心益沮天下之事不可爲然猶且懸守窮城率勵忠義百折不撓亦豈不以常陸實陸奥之屏蔽而當時必爭之地乎而親朝遂叛賊兵益至准后一棄城而官軍之根幹亡矣卽准后之書懇到確切至今使讀者感憤興起理固當爾獨奈不肖之親朝何

常陸官軍既破石堂義房聞其殘徒逃奔陸奥十八日令相馬親胤等警備各郡關門不應徵者捕殺之若託事故因循或煩擾商旅者以違亂論當是時陸奥師旅甚久徵發益急好島莊西方爲石清水飯野兩祠鎮鎮是日尊氏特免其兵糧米丹波人萩野源太起兵國人動搖二十四日祇園宮僧往徵發備之先是新田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千十二

宗在但馬見開山城豪傑多應者山名時氏進攻太田八木三宅田結諸族相率降既而萩野朝忠有怨足利氏據高山寺城復應官軍云天龍寺造營極壯去年八月足利尊氏直義臨立桂葉被誅日車馬簇生之飯原清胤願棄金帛馬及刀鎧木工寮百工其十二月上陳上皇遣近衛少將四條隆邦侍從日野能光率僚屬監尊氏直義皆會高師直前驛高師泰後拒儀衛甚盛半年法堂山門寮舍廊廡悉告成是月上皇製上梁文十二月二十日救伊勢人加藤左衛門四郎褒其戰功以國祿貳萬石前內大臣中院通顯死高野山寺至經界以建武二年十二月先帝就弘仁七年太政官符親印兩手所賜爲證北朝徵而覽之究明得實二十四日還其書令據以定其界二十八日北朝遷皇太神宮于正殿伊勢路便是以緩是月檢非違使下廳宣於河內留守所定天野金剛寺四十一依建久院宣并廳宣免官物以下國後歸

時雜事課賦禁其殺生河內守楠木正行受而施行是歲光明院徵三題詩歌於朝野爲五十四番詩歌合僧元選如元元選初生生棄五條橋下京師士無子禱清水寺而歸偶見喜收養之人或曰昭慶門院所棄也年七歲乳母死悲泣曰死者常也是女未修一善死將何之父母奇其言託寺爲學及長好和歌事禪定窓前有竹對此端坐暗其間隙澄心輒忘晷移父老咸曰是兒非凡必爲法器十八歲父母欲讓家不肯受曰我生不知父母名世緣甚薄且非血統願出家酬佛祖而報父母遂入建仁寺爲僧寺中數百衲少出其右者是年二十一浩然有遠遊之志乃至博多託聖福寺無隱無隱爲搭船遣之將赴明州適明州搜捕我國人盡殺之船主恐禍置船中人於海島而去元還泗海五晝夜漂到浙東温州烟臥露宿七日達入家遇僧元通乃與俱去投一官人家卒得免難還歷諸州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三千十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三

興國五年光明院甲申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菊池武士承見武重後數年於是讓弟乙阿迦丸八日乙阿迦誓曰我繼武重武士之後以立文武之道當守正直順天命也武士亦與衆約曰乙阿迦若不任負荷廢之立見餘一武士居菊池乙阿迦居豐田賴豐田十郎神加冠曰武光六日北朝置後醍醐帝皇子某於前關白近衛基嗣第十三日高師冬以尊氏命令結城親朝等使拘留常陸諸城逃兵出降者于所在以候其處置以官軍逃散往往走陸奥或有降賊者也十六日高師泰正親町邸火延及太宰權帥三條公秀西洞院第二十八日足利尊氏直義詣石清水宮初別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十六

當善法寺尙清嫡子通清襲社務興國二年死其弟康清襲人之子也尙清愛之呼謂花園帝於馬場殿即補法眼遂欲以爲繼從是善法寺分爲二通清死康清襲後甚有勢稱新善法寺是日尊氏直義主其家云二月七日伊賀守某傳阿波國宣與河崎保於池田掃部左衛門尉九日高師直傳院宣於千葉貞胤大須賀下總前司新下總香取社初後宇多後醍醐兩帝銳意改革而法皇上皇論主平和及光明院立上皇乃復院政故事其文殿之政在守成例以先朝所爲目爲狂政不復率由軍國之事一委足利氏尊氏直義因襲鎌倉舊例宰制天下密問外記以故事矜式爲法威望益隆於是文殿之政仰其成耳越訴庭中等雖設定日多屬有名無實每有吉凶事輒廢停左大臣洞院公賢練達故事頗明治體先帝舉用與子實世實夏俱被信任常與機務及亂起實世從駕叡山公賢與實夏留在其第光明院立以公賢名望素重乃

信任之北朝政務多公賢所建也高師冬自常陸班軍駐武藏府

中錄將士功二十五日還鎌倉是月見開山城陷新田義宗走越後閏月二日高師冬發鎌倉還十日上皇行詩歌會十二日行管絃會十四日月食不應僧正增仁奉勅祈禱以爲其驗厚褒賞之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方圖肥後中院僧都自至賴元營詰謀備語肥後形勢二十一日賴元馳書宇治惟澄曰前日足下忠勳今得詳悉明神所監豈不踴躍哉當受鎮西上賞既經別奏遂行在如全領已固不復慮禱所謂屬詳告中院僧都必無異議也足下大事賴元以身代爲大事其用心之深且切恐足下亦將不意料至此將軍宮來臨在近其發令初必爲首賞裁係一同之命固當令傳子孫永爲榮也近來措置往往遽忽輒致上意輟於是欲布明信宜待將軍至行賞其座前是中院氏之意也請自重從二位一條實豐奪還原莊租三月四日北朝創氏籍實豐惶懼誓不敢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十八

復犯乃復之侍從春日顯國起兵常陸狗小田三村進陷馴馬沼田兩城賊將宋戶朝里等來攻顯國逆戰不利七日顯國攻大寶城初下妻陷高師冬以其城爲治郡下妻政所置吏以制近境至是顯國縱火攻之斬政所吏八人入幡祠及僧房民舍灰燼遂復城據之即日結城直元率其族攻城以其草率顯國不能防守八日夜城遂陷顯國及甥右兵衛佐信世其餘從兵數人爲田村政盛所獲九日賊殺顯國信世自是常陸官軍諸城無復一存者關東之地盡爲賊所有焉顯國守常陸八年終死節足利尊氏嫡子千壽王丸首服曰義詮十六日北朝以義詮超叙正五位下十八日任左馬頭從是足利氏初仕以此爲資格宇治惟時既降尊氏未得領邑按堵命少貳賴尙方鎮肥後以阿蘇祠遭亂毀以是月爲託入代莊數村以充修造費寄法道寺村爲祈禱料以慰藉其意尋具稟京師請復阿蘇健軍甲佐郡浦四社邑以修祭祀與矢



部及上島氏關所充兵糧料使之盡力軍事圖報效久之尊氏不報惟時他他失望大友貞順貞宗之二子因稱近江次郎居筑後生葉城離族歸順星野氏鼓應二十九日一色範氏欲自往擊之徵兵肥前豪傑應者少菊池氏援生葉官軍大獲先是脇屋義助之死兒島高德還自伊豫歸於兒島迎脇屋義治於上野謀起兵時萩野朝忠降于足利氏以事怨尊氏高德因遣使誘諭朝忠應之刻日起兵尊氏聞之遣山名時氏率兵三千攻朝忠於高山寺城朝忠竟力竭而出降夏四月四日尊氏遣入捕敵於五條坊門壬生敵自殺有就縛者悉梟之於東寺四塚六日北朝後伏見帝忌日以無犯囚不行赦行在關諸恢復策戒期於諸國官軍十三日教宇治惟時効力征西將軍十五日足利氏評定眾正田妙玄死足利氏停政三日鎮守府將軍北畠顯信既奉某親王乃據宇都宰伐賊後稱親王曰宇津室宮石堂義房遣子賴房擊之賴房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二十

徵相馬親胤伊賀盛光國魂行泰等兵二十二日發軍親胤爲先鋒以足利直義命寄附平羅三田氏關所於飯野八幡宮禱湯平并以標葉莊落合爲祠領以慰伊賀氏心鎌倉致侍從春日顯國右兵衛佐春日信世首於京師二十四日梟六條河原二十五日多武峰墓鳴動大纛冠像破裂是月立北畠顯子爲中宮親房女也五月十六日鷹司局火皇居尊氏第皆近朝臣悉集皇居火延及尊氏第門將士雲集救之得解十七日足利直義詣新熊野行遷宮儀諸將跟從頗盛河內觀心寺鎮守祠火崩壇神體不燬河內守楠木正行爲奇瑞以奏六月三日勅速起土木造營之出雲國造孝時有子三人長子曰清孝襲國造并梓築社神主職清孝多病仲子曰孝宗攝理社務去年清孝遂讓職而死季子曰貞孝其母鹽治高貞之女也欲立之高貞爲守護因成其志遂不得繼而忽別立家以相札前月乘孝宗修神事結黨侵襲社壇守護代

吉田嚴覺制之諭仰上裁至是兄弟構和尋又靜訟數年貞孝辭屈猶分其黨孝宗爲千家氏貞孝爲北島氏稱曰兩國造相爭八日直仁親王如持明院殿因居文殿旬有五日爲廢文殿政十三日京師有虹自大納言花山院長定第地起明日長定張宴設市預緝布於眾初尊氏通越前局生子新熊野不字爲相模東勝寺喝食及長竊至京師求見尊氏弗許往投僧玄慧從而受學玄慧頗器之爲言直義直義召見試其材因處諸邸中以爲己子十七日延前少納言日野有範受文學并爲馬始定直冬一色範氏乞尊氏命更督促肥前兵二十日發博多往政生葉城拔之二十四日三隅信性與上野賴兼戰於石田斬田村盛泰族今田祖覺坊等秋七月七日帝與四條資隆等爲和歌會尊氏奏請上皇盡廢諸關興福寺學侶曰是奪造營料也不敢受命抗訴請罪書院宣者將移春日神木上皇大驚十日遣放權中納言四條隆隆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二十二

隆陸兼檢非違使別當放氏未會有也尊氏欲定新建舍利寺通名以請上皇二十五日上皇問左大臣洞院公賢令寺曰安國塔曰利生北朝憂興福寺吸訴數論寺務一乘院學侶弗聽相議復訴曰諸關遺廢失造寺費未知朝議何意是以驚愕所敢驚天聽也夫攘災招福在佛法之歸依護國利民莫如寺社之興隆佛閣回祿涼燠遙聞神祠造替年紀已過然而事致停滯議輒參差雖顧民力之漸衰亦恨信心之猶薄仍望合期之料所欲爲不日之造功將擬訴陳之文疏却收從前之寄附三千眾徒難默四社神祇奈何所詮關務片時難廢早反其令以完造功使兩僧詣朝爭曰寺社造營五關以武家申請與諸關同廢甚妨事也且不以問遽下院宣可謂輕舉矣其事出朝意猶且有憾況武家所爲豈可無酌量乎請速復之如故并報兩院家慰諭眾徒若夫不然祈禱不修欲望豐饒不可得也是日使僧良兼與二僧反覆問答於廷

稍釋二十八日復四條隆蔭氏學侶猶集移殿不散八月朔北朝公卿相贈餽物稱習俗風獻牛數頭於上皇又式部卿親王近衛二條一條等諸家以薰香粧飾互相餽各有殊想初後深草帝之時每值入朔家家相換其業餽物於所事之家謂之賴至正應際已沿習成例或謂其初盛米於器以相餽既而漸盛終至加年中行事名曰入朔風東大寺衆徒許證伊賀名張那事而怒十五日僧徒神人俱奉入幡宮神輿向京師足利氏侍所仁木滿長率兵禦之殺傷神人僧徒置神輿於五條橋上而奔竄上皇令假安東寺十六日猶行駒牽遂停文殿雜訴左大臣洞院公賢曰近者政多曠廢訴人可憫也初東大寺之創建也奉宇佐八幡宮爲伽藍神至貞觀敕寺僧安宗初石清水宮自是東大寺東寺皆建八幡宮以奉祀朝廷特崇敬焉後冷泉帝時源賴義奉勅建六條八幡宮曰左女牛若宮克與羽後謂其威靈所致也因甚渴仰三寶院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十二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十二四

主社務及尊氏鎮京師崇敬至重數自葺修神事至是社務闕囑三寶院令特選其器是日行放生會爲相撲如例其後足利氏每歲首先詣是祠以爲定式十九日尊氏命小貳賴尙發肥後兵擊菊池氏鎮守府軍入伊達信夫郡石堂賴房又徵相馬親胤等兵禦之二十五日光明院召明法博士與侍臣俱講尙書九月朔日有食之九日上皇召大博士西大路師治講禮記十六日上皇幸天龍寺山門法塔未成中堂佛傍立行佛事還御六條殿十九日小貳賴尙以尊氏命徵宇治惟時等兵擊菊池氏木山松丸城常是時大友貞順等聚兵復生葉城一色範氏來擊二十日官軍據牛嶋山阿彌陀峰芋河諸城力戰兩日不克而退踰月又起筑後騷然北朝欲以尊氏爲內大臣二十八日諭內大臣藤原實忠辭官尋寢晦盜入持明院殿竊上皇服御冬十月八日尊氏直義與僧疎石俱書寶積經要品公卿將士以南無釋迦牟尼佛全身

舍利十四言冠句作和歌一百二十首書諸紙背納高野山其無名氏係御製隱士吉田兼好僧顧阿亦與焉二十三日光明院省上皇於持明院殿駐蹕三日宮內權少輔井上俊清起兵越中爲官軍二十五日尊氏命吉見賴隆率能登兵往擊之尋收其邑越後大面莊與上杉憲顯二十六日新田義興在武藏國府鎌倉遣兵襲之義興逃二十九日一色範氏自筑後生葉城引兵還博多十一月十二日小笠原貞宗老子政長嗣十六日尊氏以佐渡青木加賀梅津津浦浦河大原替飛騨高原本八賀寄附園城寺興福寺衆徒請得鶴殿關北朝弗允十九日衆徒移春日神木於金堂上皇遣大藏卿高階雅仲諭兩門跡令諭衆徒鎮靜待後命制官務衆徒與黨二十日石清水宮鳴動北朝左大臣洞院公賢欲詣春日社會衆徒嘯起公賢不揣囑神主師俊與僧徒謀制之二十二日發京師留衛士於木津渡惟從一兩輩而往衆徒不敢動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十二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十二六

詣拜已畢歸其館資兩門跡曰擅移神木不敬宜速歸座二十四日詣若宮遂至金堂拜神木而還乃馳書具奏上皇既而兩門跡報所請弗聽衆不肯歸神木二十六日下議武家於是藤原氏公卿盡杜門屏居二十七日上皇將聽文殿訴公賢勸上皇諭勸修寺經顯日野資明四條隆蔭葉室宗光以私參之皆移病公賢歎曰近臣猶不聽命況南都北嶺乎石堂義房謀告曰陸奧豪傑有竊通款於鎮守府者義房驚懼十二月二日糾合相馬親胤等兵期十日必會十五日足利直義與斯波高經俱納和歌於筑前香椎廟以報多多濱捷十八日北朝左大臣洞院公賢上表請罷優詔弗許公賢屏居每文殿有大議上皇遣傳奏就諮詢決之二十一日足利直義三條坊門萬里小路第火高師直令諸國守護戒地頭家人等毋妄馳集北朝與足利氏往復議興福寺訴久而不決藤氏公卿不出政事曠廢二十六日又當行賀茂祭於是勅關

白以下出會之威畏衆徒不敢奉命獨右衛門督八條實繼出執事神祇官辨月次祭神今食等事其日衆徒集金堂拒藤原氏卿相朝參寺務僧馳上變公賢大息曰奈其之威超于勅命皇家陵夷可謂甚矣

六年光明院貞和元年乙酉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七日春日社神主大

中臣師俊奏南門前地穴自開足利尊氏直義第劔自挺甲動搖人皆畏懼十日勅褒宇治惟澄忠節擊鎮西賊尋又勅參議左大辨某爲河內壺井宮通法寺社務如故別賜大覺寺宮邑坂田福正名今年租入以充兵糧此時諸國官軍大競二十九日和泉報守護代都筑次郎方與南軍血戰其父在京師即起救之越中又報桃井直常軍敗績於是美濃土岐族謀亂而奈其訴訟方紛囂將決之而後圖諸國既而伊豆三島社火延燒市街盡燼下野兩石鎌倉光惟鶴岡宮鳴動災告頻至人人兇懼不安是月授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二十一

大和宇陀郡於准大臣親房賞其積勳也宇治惟澄使至勸解由次官五條賴元營賴元因得悉肥後情狀乃遣使報吉野二月朔傳征西官令旨與祗用山充其兵糧惟澄尋又遣人偵報河尻氏情實賴元更乞令旨復給矢部山謀衆諸國蜂起急擊賊五日盜數人入北朝東宮取內侍局衣服七日北朝大學頭紀行親爲盜傷而死行親學識頗博執費者多衆惜之九日足利氏問注所執事太田時連死時連自北條貞時執權初代父康有爲問注所執事難髮號道太尊氏因舉用襲其職前後在職六十餘年爲幕府耆老諳練故事十一日上皇命東寺長者諭興福寺衆徒歸神土二十一日足利直義三條坊門新第成而徙稱曰修入舊屋而居以待皇居成時京師數火有放水清水民家者侍所逮捕昨日與東宮盜並斬於三條河原經七日四條高倉火延燒數十町至姉小路堀河出雲佐佐木貞家據屋根山城應官軍二十八日守護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二十一

發國人三刀屋貞扶等兵攻之是月左近衛中將宮宗治薨於鎮西三月三日奈其白乳社顛倒是日出雲屋根山城陷佐佐木貞家逃七日吉見賴隆以長井藤內左衛門尉爲侍所發能登得江賴員等兵擊井上俊清十日上皇宣命選本國寺於京師賜六條楊梅寺城永爲不易地一如僧日靜所請十九日北朝立伏見帝女進子爲內親王實藤原忠朝割斷一切經版爲左衛門尉其他賞寺社造營功有差進子爲永福門院內侍某所鞠養尋還播磨居賀茂莊別號爲尼善和歌於是法皇欲撰和歌集故召至京師更賜今名因有此命夏四月三日尊氏以少貳賴尙具狀與書宇治惟時褒其軍功日向島津莊薩摩伊作莊多屬一乘院領因置留守所宰制之自官軍據谷山攻伊作構壘田尻坂本今田據守於是河北田野荒蕪不得耕種梨原法眼促伊作宗久急擊退之七日宗久入中山城置代官直人名主等還八日足利直義以鎌倉淨光寺傳受古德爲天台奧旨淨場特納佛舍利一顆十二日延曆寺中堂長明燈無故而滅十四日北朝議遣太政官藤十六日興福寺衆徒移春日神木於木津十七日法皇親撰和歌集十八日檢非違使別當四條隆盛往木津問故學侶乃以三條新隆藤還報二十二日議遣隆盛及左少辨萬里小路仲房往木津諭衆徒弗聽是月一色範氏所留將發筑後荒木家有等兵成妙福寺拒官軍京師驚擾相流言曰有結黨襲足利氏者五月三日將士盡集直義第警戒頗嚴尋而差入近江搜捕三四人報山衆徒亦加在中物情恟恟八日先是萩野朝忠之叛降也兄高高德聞賊來攻潛與脇屋義治從海路入京師招得義故千人高德謂使衆聚居必爲賊發乃分置近郊期夜襲尊氏先期一日京尹都筑宥俊謀知遣兵攻其匿在壬生者衆登屋兩射矢盡悉自殺餘衆聞之散去高德亦與義治奔信濃後剽髮號志純

山縣顧曰初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憤之意尙欲蓄身以狙擊大贊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顛沛流離以死惜哉

時宗良親王往來甲斐美濃越中越後之間流離宦匿備嘗艱阻參河人足助重春信濃人香坂高宗駿河人狩野介貞長遠江人井伊介某傾心輔衛二十二日尊氏爲北條高時及其族修十三年忌佛事上皇幸六條殿行供花駐蹕七日二十八日遂幸東寺拜入幡宮京師流言春日神木將入京師叡山亦有燈滅異二十九日上皇親書告文令承覺法親王納諸中堂以謝路有結黨劫之者即山徒也承鎮嚴防聞者僧之六月十二日賜院宣於大乘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三十二

院諭學侶眾徒猶不奉命天龍寺成尊氏奏請八月值後醍醐天皇七回忌辰因修大齋會以慶讚之因勅上皇私臨觀儀上皇悅許之興福寺眾徒不服大乘院孝覺所爲二十二日移春日神木於宇治平等院道路驚擾謂將入京師尊氏遣兵營固宇治二十四日眾徒移牒藤原氏公卿曰以寺社大訴將奉神木入京師其違先蹤來迎勿怠秋七月四日彗星見叡山僧徒聞上皇將親臨落慶天龍寺咸忿怒甚移牒曰近者異類充京師夢惡法師邪法興張是不可不罰也乃以聖天子之靈跡爲自佳之禪室以乞丐僧棲稱勸願寺將動帝怒奇怪之甚可謂王法佛法之滅期也已宜罰夢惡急命天神人被毀其寺是日三塔會議乃上疏曰昔延曆奠平安都我祖師闢比叡山從是以降法燈普耀以鎮護國家焉今乃歸依達磨宗點龜山皇宮建天龍寺以爲勸願所將行供養是亡國之兆大教陵夷之甚也夫禪法者四教三觀之惡敵不

立文字之宗則三密四曼之違文宋主興之蒙古奪國今茲衍日域法滅將在近請速毀天龍寺而流鍊石以祈帝道繼法命頌其文於山中老少畢誓必遂志疏上八日上皇命承胤亮性尊圓三法親王諭僧徒曰此非勸願武家勸建以迫先帝冥福因上皇欲往觀其儀耳於是三塔又將會而傍殿院不應適諭旨至事姑熄十一日井上俊清引兵擊吉見賴隆軍於高槻壘及滑河賴隆苦戰十九日北朝放中納言日野資明氏明日眾徒奉神木還後經四日復資明氏神木已還而叡山訴事激昂山徒請毀天龍寺流竄鍊石不得而怒三塔會合謀曰吉神與入京師是日欲徒數輩至上皇宮上三千大衆奏狀使者因陳疏曰禪法興行中古以來數煩山門訴後鳥羽院之朝榮西能忍等弘此宗於京師因致南都北嶺騷動尋及勸建仁寺乃申請置遮那止觀等之上隸山門之末寺允之後宇多院欲起嘉元寺山門止之乃寢凡我山故事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三十四

不啻佛法百王理亂四海安危包在其中必絕禍於未萌故治承欲遷都福原天子回駕百司服役時平清盛權傾天下諸國聽從獨山門抗訴止之延至嘉祿猶戒餘殃毀法然墳墓其徒弟隆寬幸西空阿等悉放流之此等先蹤風文未朽山門所申固非新儀若疑之則問有職披史冊指掌而明矣嗚呼朝無元老之臣國無博達之人政道輔佐警衛判斷之輩只溺時俗不諳舊事因致山門之濫訴可嘆也抑又聞之造寺度僧非禪宗本分達磨對梁武帝稱無功德故寺觀叢林是樹下石上以爲其居也今忽其本旨輒事末作傑閣壯麗泉石風流彫琢糜費加之飲食衣服器玩醫藥求之異方搜之絕域門徒結黨出入權家輒稱佛事竭民家財其風日月益甚眞子單傳之正宗見性悟道之本旨安在哉關東先代之亡前鑑不遠後轍峨龜山後宇多三朝歸依禪法今其繼體



何如哉後深草伏見後伏見三朝未聞崇信惟遵明王嘉勳專敬先德則聖運自昌乃至近年俄有此形迹豈可不謹慎邪是以群議欲遠置疎石付禪院於灰燼三塔咸盡扼腕而起者老慰諭且折中酌宜放疎石廢勳願停車駕臨幸則足安衆怒而事靜定上皇見疏震怒曰是枝葉多端非朕所獨決也因下武家議以問左大臣洞院公賢公賢曰是山徒稟告雖非奏狀暴設罵詈不足措議至謂朝無元老而武家亦不能補則涉枝葉之甚也於是叙山如拂謀擁神興迫京師朝使諭止且命座主勿輕舉暴動而衆怒不可制二十三日先難日吉聖眞子神興上山夜又八王子十禪寺神興上山公文所僧都兼運使相繼上變公賢怒曰兼運輩謂朝裁稽緩故激成此變也攝山徒嗷嗷數有誑書命三門主懲勸告諭而不肯聽遂抗奏狀以其非朝議所決故與武家往復武家固執不聽因嚴戒三門主登山豈爲緩急乎彼不知自省強拂無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三十六

理若公武皆斥而裁則山門自滅而已衆徒復謀三塔會合寶幢院不應衆徒會其政所移牒曰天龍寺事勅裁延遷因動三神與本院竭力如此寶幢院猶因循不答者何廢邪紹正安得措心胡越其以二十五日三塔會合決事彗星見二十七日大風雨河水大溢八月朔足利尊氏少子聖王殤年甫七歲尊氏鍾愛悲慟殊甚北朝停雜訴七日令天下賜穢三十日二日有縱火於天龍寺者撲滅之五日近畿大水害禾稼宇治惟時欲復歸順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因欲招誘以請征西府許之是日傳令旨曰元弘以來能勉老盡忠兩子致命其功罕倫爾衷情誰不諒察苟學兵輪誠卒不沒前功本領新恩並當如故何不速決義也因贈私書怨惡之曰聞君欲圖公私之慶也將軍倚賴焉果然我軍生色衆之仰神佑何如哉乃如領邑固無措疑惟少出兵應援則忠功忽著於世請勉之惟時沈疑不決叡山衆徒擁神興於中堂已旬餘日

忿三法親王不與六日復會政所迫門主曰今日之事則一山之大訴門主貫長當竭力陳訴而皆在坂本者何邪昔斥暗證法禁一向徒我故事在固非偏執夫達磨宗者笑持戒修善者以張教諸人遍造衆惡爲佛滅之妖者前哲之言載在經論歷歷可徵王臣歸依尤宜猶豫也法華所謂貪著利欲故與白衣說法可謂疎石之狀貌執謂頻年禪徒之風所訛者莊老外教以爲極所修者胸臆邪念以心爲師經論聖教溢藏莫閱假名佛子卜居叢林糜世財貪國法是不特爲外道抑亦非國賊乎況疎石威儀八宗曾無傍例五家不聞其義彫佛像起精舍不依經義不守先哲攝山水以誑縉素心造樓閣以眩貴賤眼如疎石者固宜放流遠島而乃以大多勝院爲彼草庵豈法皇之意乎是亡國之道先帝南隱至今痛嘆焉我叡嶽在王城長維鎮懾魑妖怪以護十善今爲禪徒將漸滅夷勅裁何以躊躇乎請參朝以執奏猶且淹滯則動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三十八

社神於九重而已草起貫主稟請三條並贈之薄暮移大官二宮三宮客人四神興於山上八日尊氏遣二階堂行朝二階堂成藤抵左大臣洞院公賢第言曰叡山啓啓喚問宿老則避不至方今攝藏神興勳座諧議之路絕矣願嚴勅三門主盡鎮制之方猶弗聽從敢入京師則當奪門跡盡沒收山徒財產如此則將生變請度之公賢以聞上皇曰武家辭氣甚厲勢難徒止惟宜宣命門跡察彼所爲固主唱有其人後事可嘆息也明日三門主使者至行朝邸論辭衆徒爲武家所抑終不得志十三日移牒東大寺曰崇佛教神政道之要樞破邪立正釋門之通規諸宗雖別一理無乖近者佛法逐年倍增今天龍寺供養儀爲勳願獨將親臨彌陀威光諸宗殆失面目檢舊典萬乘促駕百司備儀以遂供養者惟貴寺與叡山也以此數訴公武如充耳我山既被棄損舊好安無嗟傷當今不如舉京內外大小禪院悉破毀之抽疎石遠置之以示



絕禪法之跡請連起一旅以驚九重之聽而已又移牒興福寺曰近年禪法喧於天下暗證之黨充滿人間本寺本山之威光白日蔽蔽公家武家之偏執迷雲不晴若不禁遏則諸宗必殲滅往年和州達磨寺之被焚毀實寺美談存矣今其先雖不遠天龍寺供養爲勸願并將臨幸是以微慰衆憤願盡忠言終無允許却將受罰不啻失面目殆招佛神之辱事已至此再綴本訴放流疏石大小禪院盡付被毀永削其跡所向者大義而已貴寺尤宜有同心之春日吉神興入洛則春日神木同動凡藤原氏公卿與議者盡放其氏南北合和諧奏太平是日京師恟擾日吉神興來武家遣兵備賀茂河原其夜三門跡自坂本詣上皇宮奏事上皇召公賢及勸修寺經顯坊城經季議之明日賜院宜於三門主曰天龍寺供養固非勸會以其修佛事車駕欲竊往觀之然胎群疑故當日不軫駕翌日佛事皆有結緣其速歸七社神興十五日衆徒奉神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

輿歸座尊圓法親王上表奏慶十六日尊氏直義詣天龍寺莅修後醍醐帝佛事令門族家臣曰吾承勸建天龍寺酬光皇者官私之所企望其由殊異凡我所念願伽藍昭鑒焉是以門族家人及胤裔其宜專心歸依以保安寺刹而抽興隆之精誠也即有不義違展之行者當以不孝承絕之書以納寺錄倉會千僧於建仁寺修前將軍守邦親王十三年忌佛事十七日京師地震尊氏使二階堂行朝奏上皇請勸使臨天龍寺供養乃命檢非違使別當四條隆盛叡山拒之隆盛懼辭命乃諭山門曰武家爲後醍醐院建寺修佛事上皇因欲竊往結緣豈不可哉諭示再三固執不聽二十四日遂改隆盛命更命右衛門佐高階泰成二十七日畠山直顯入薩摩與澀谷重興等俱攻官軍於谷峰城上皇賜僧疎石金襴袈裟紫衣二十九日尊氏直義詣天龍寺莅行慶讚簡選諸將士以爲隨兵儀衛嚴盛尊氏駕八葉車直義駕十八葉勸使中納

言日野資明院使右衛門佐高階泰成上皇顯文曰夫混元初闢三才乃分步驟既殊三教並起人獨貴于萬物佛能利乎群生無人則佛胡興無佛則人何悟伏惟早遜大寶猶臨萬機外慕聖猷欲回鹵俗於淳風內歸真諦思復未運於正法爰有元勳之武將將輔非德之眇身忠貞不撓寔是皇家之餘貞功績最高耐爲軍國之藩屏義同永魚志密膠漆上下一心撫育黎元之艱難君臣戮力扶法道之湮微乃命征夷大將源朝臣新御叢林之基既成土木之功普佛殿安釋迦普賢文殊梁臂署額自錄其文大藏經五千卷遙從外朝贈不翅此善根亦以修諸惠業設壇施於三千之淨侶預賑給於無數之窮人固同救繫囚之徒山川放魚獵之獲康永乙酉仲秋庚辰以開山夢窓國師爲唱導法雷一震發明四眾幽壘言泉無礙盤滯萬劫此地者三代上皇逍遙之仙洞萬乘天子遊豫之離宮後醍醐先帝席卷六合囊括八荒然而三年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二

之間干戈未歇大亂更起乘輿南遷德至聖人未免造化之變威振殊俗無傳神仙之方嗚呼哀哉共承帝系特爲宗親恩情難謝遺德爭酬故以今朝之善業資冥路之出離祝畢賜疎石錦綾十襲砂金二裏加水精念珠衆僧絹緣二襲砂金一裏授造寺官員高師兼爲刑部大輔高行氏爲常陸介等有差明日平明上皇幸天龍寺守護武士庭上儀衛一如昨日修一切經供養結緣尊氏直義夜回駕法會之盛近古未之有也尊氏又嘗爲文祭後醍醐帝極述帝恩言悲哀之情

青山延光曰尊氏殺一太子害二親王擁立新主以抗天子窮凶極惡天下孰不惡之唯其詐術足以欺一世故天下莫能當而浮屠氏乃詭之掌股之間使之大造執利外託解先帝之怒內實供一身之奉養是尊氏能欺一世而浮屠能欺尊氏也尊氏墜彼計中竭民膏血以供之故其兵日衰外之爲行在諸將

所推盛內之爲子弟奴隸所驅迫終身奔走不獲寧處是天下不能困尊氏而浮屠能困之也吞舟之魚制於螻蟻豈不信乎宇治惟時之叛也宇治惟澄請襲其邑征西府以聞九月朔勅待功賞處分之日既而勅惟時曰歸順致力復給領邑如故四條隆資因與書愆惡曰元弘以來忠勳至今而廢竊爲足下惜之今有此勅而乃得自安請勉之惟時於是有歸誠之心六日興福寺學侶至上皇宮又訴數條且曰需放日野中納言氏司寺務者阿黨輒復氏傲然參朝無狀甚請處之流入日北朝內大臣三條實忠罷以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大炊御門冬信爲內大臣該病行人多死十二日上皇不豫時遣元船歸僧干明等齋方物至京師民間喧稱疾疫之起是其應也興福寺學侶追上皇請放用事臣左大臣洞院公賢等氏上皇憂之二十八日使高階雅仲就公賢詢曰苟安寺社略聽其請以慰藉之何如公賢曰臣爲寺社盡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四

焉耳矣乃忿憤欲放氏大臣放氏未前聞也近者寺僧不辨職朝典暴慢恣言不足怖也老臣受譴不敢恨然無朝威致輕乎既辭南都詔奏是月少貳叔尙部將馬場二郎宗刑部掾肥後味木莊宇治惟澄擊斬內田公藤五米倉五郎內田居山鹿玉名兩郡者也冬十月十六日益仁親王省上皇於持明院殿因留十餘日馬場三郎復味木莊進攻御船宇治惟澄救之太刀迫擊斬七人傷數十人二十一日北朝改元貞和先是攝津守藤原隆昌上疏陳雜事八條其一停寺社院宮王臣家司帶符牒入部內侵虐百姓夫置莊園格制已重然而貪婪之徒相交郡邑求符牒之便索土民之田假託權勢輒得已莊園隨卽不經國宰直發符牒私差使者定阡陌而立券郡司等陳因由輒拘留陵轍如此輩充滿部內國之巨害實甚請停之以肅國內其二停寺社御厨司寄人稱賣買田避賦役夫校田授口載在格條今社寺司莊園寄人等以土

民耕田託稱買賣道避官物對捍國務其所爲甚爲狠戾縱雖神民耕公田者何得不服課役乎因命雜事則假神威不從國務請停之以尊朝威其三行檢註以勘決本免田當國原有田一萬二千五百二十餘町中古以來社寺權門勢家莊園逐年增多又稱本莊加納寄人名田恣爲磨掠不異免田所餘公田已無幾何也本免百町之莊實包有二三三百町乃至界地遇莊司則稱公田遇國使則稱莊園巧計規避輒生靜論如此之類滋多至十町之免包數百町此雖由耕人賄賂抑亦因領主之捍行也故下官使與國使眼同不論輪不輸悉檢註公驗以勘免田定官物以絕爭端而國殷富其四課在家役於住要津者神崎濱崎抗瀨今福久岐五津住人近年假寺社權勢之名託口實以遁在家役且從古濱崎爲國領印鑰之地固當無異論請速裁下省使務之類以勵循良其五停檢註不據繩墨當國習例檢註使入部欲據町段法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六

行檢註則耕作之人以見作一町惟稱二三段而更乞半損之裁定若弗聽則託權門之威不肯受命貪冒亦甚官物減少職足之由請禁檢田際耕人濫訴得依理遂務其六運調米夫調米殊撰精好給命數布不法罪科載在章條今往往混雜權請禁之背者坐法以戒防莊司其七國吏兼御厨檢註職大江吹田等御厨檢註職者國司世襲吏兼之以監臨供御近世不兼供御輒達因致寄人等非法請必兼是職其八停京師誅求各所濟物使之至必給應宣因發國司切符所課莊園官物並承前例近年濟物使不受應宣而督責國司國司不堪況小吏乎請停其誅求使莊園充服勤疏上左大史勘曰隆昌所請與正元元年四月太政官符合乃批曰每條宜考舊章裁定參議甘露寺藤長拜謝曰近年議事紛錯動輒移時今速裁決不料見太平之兆外記局用度乏左大臣洞院公賢遷入世莊收入之半以充其殿上熟食料二十八日

宇治惟澄乘夜襲小野實武所據城拔之是月京師霖雨洪水十一月五日官軍與宇治惟澄等合兵入豐田莊攻陷小駒野城惟澄所斬首及五十餘級二十六日太神景茂授神樂星曲於光明院太神氏舞人爲遠之裔也十二月和泉官軍縱兵擊高師直族破之殺傷頗多十日師直部下往救之伊勢外宮成二十七日北朝行正遷官儀錄倉有圖亂者爲其黨所反告二十九日捕鶴岡學頭僧徒是冬權大納言御子左爲秀授三代集秘訣於足利尊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三千四十八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四

正平元年丙戌和光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一日東大寺八幡宮神興歸座二十四日足利尊氏自影三尺地藏像納新善光寺爲建堂二月朔日有食之權中納言中院義定自薩摩谷山乘船赴肥後五日抵入代上埭即馳書宇治惟時討賊之計將安出聞卿有所規圖與俱戮力吾願也今至此地當共協謀即得應援我望足矣尊氏令齋藤玄秀定式目六條曰攻戰防戰縱令有確論宿意宜仰上裁私擅圖殺其罪罪輕攻戰者雖理直不免罪防戰理直者免罪曲者與攻戰同罪劉禾侵暴者檢斷吏員糾明所犯其罪發露者奪所領三分一新關津料甚爲行旅之煩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

宜急廢之貸借債券或強暴徒誘取他人借券以贖貸貸主頗爲人煩宜急令政所禁戒山賊海賊嚴緝出沒之跡若領主同意者改易其地頭職以入守護使尊氏遣吉良貞家鎮陸奥九日令相馬親胤伊賀盛光等曰諸城經略計宜何出速會府諸議之若時踏有咎征西府軍謀扼險要絕島津貞久通路中院法印與肝付兼重等俱屯掛宿那艘舟發山川津貞久謀者偵知以報兵寡弱不可防禦貞久恐十二日乞援比志島族十七日上皇宮聽難訴十八日北朝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大炊御門冬信罷以大納言德大寺公清爲內大臣二十日北朝立法皇女爲內親王更名祝子二十一日勘解由次官兼賴傳輪旨東寺長者賢俊高野山四至內寺領一如元弘建武勅二十三日北朝御遊始二十六日上皇宮詩歌會二十九日北朝關白鷹司師平罷以右大臣二條良基爲關白是月帝納左大臣近衛經忠女勝子爲女御越中井上

俊清率師會入條某及新田貞良栗澤政景富來俊行等軍三月

六日入龍登富來院城木尾嶽吉見掃部助乃謀引兵擊之肥後官軍與賊接戰拔其數城吉見掃部助自越中率兵入龍登長井澤內左衛門尉爲侍所得江賴具等會之十六日攻入條新田等軍於木尾嶽十七日上皇詣天龍寺聽僧疎石說法十八日疎石致往職徒弟志玄退居東庵日雲居事猶取決疎石志玄京師人爲東寺僧易衣如鎌倉入東福圓覺兩寺修禪學有名號及疎石居圓覺寺資氣不肯下疎石延上座與語大悅擢爲版首其居南禪寺及臨川寺常分座共事八條新田諸將拒吉見兵賊迫城正門城兵射傷得江賴具等中納言中院義定數遣使宇治惟時勸諭歸順惟時亦悔意欲應之業已反覆忤行在命恐得譴責沈疑不決義定及接批報復與書勸之惟時意稍決猶抱疑懼二十一日義定重與書曰嚮聞舉義旗其期在近吾喜何加焉數戰奏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二

在頗亦盡言以候足下去就我汗盈握矣乃今而後始得自安也往者止我東發待後音者蓋爲有之乎豈不喜而留哉請託兩條既具謹進猶慮或違寄書北畠一品與四條隆資備言事體其文如此必當無憂可勿勞慮也又聞卿有義舉此亦具奏固保其無誤請斷行勿猶豫事尙急速若夫細節素無煩慮吾承別勅從上卿後得書論旨乃小少事固當斷行耳二十三日八條新田諸將與吉見兵戰於木尾嶽隔日又戰不決離雄二十九日上皇省法皇於萩原殿是日文殿越訴左大臣洞院公賢參衛無會者而罷近年政事懈怠率此類也夏四月七日勅兵部權少輔其賜大和二見莊今年租以充兵糧關城之役結城親朝願繼祿位信尊氏敦誘終與子顯朝俱叛降以邀賞欲襲邑如故石堂輩背約弗肯與由是缺望報資緣請託而得採收是日備錄舊勅閱以訴乃稟請京師亦爲群下所抑不得省尊氏又與書南部政行曰苟降

領邑如故政行不答尊氏既委政直義高師直兄弟用事驕橫上杉重能、皇山直宗、妹之數辭尊氏卒觸直義怒二十三日、隨責重能不得干與雜務二十五日、永陽門院薨以淑德稱五月一日、上皇文殿議政四日吉見掃部助陷木尾嶽城法皇不豫十八日上皇省疾原宮尋命大僧正慈眼禪病薩摩官軍集河邊高城謀夜潛兵襲東福寺城會伊集院道忍市來道尊通款島津貞久竊告其謀貞久乃乞兵比志島範平警備之道忍已附島津氏於是貞久令還一乘院使地置其名主如故二十五日北朝前右大臣大宮季衡死二十六日上皇與壽子內親王俱省法皇於萩原宮駐蹕四日而還壽子留候病河邊高城官軍謀襲島津貞久營別府氏僕之女自城中逃歸告其謀六月朔貞久徵滿家院兵備之十一日北朝左大臣洞院公賢罷先是公賢屢請罷官上皇以其耆宿優詔不許公賢固請上皇遂許之宇治惟時外畏得朝譴內與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四

惟澄異趣疑懼不安中院義定投機曉諭百端遂決意歸順自抵義定營陳無他當是時將士爭請收其郡浦以爲賞功惟時憂懼十三日義定與壽日人或望得郡浦然不足爲憂也何者阿蘇當國一宮先帝悉舉社領以付社家者諸國一同之令而天下所咸知也寺社地固不得改動況乎足下軍功超他當困難際獨立不動能立同天之策以折賊勢啓此禍運淑慶頻下聖上倚賴安有輕遽之議哉且吾既許一諾恩賞舊領之訴以身所保任者有如神明聞之足下自我營歸乃家訂水釋無跡其處心公平今而益信之也請勉諸乃條列以奏吉野石見三隅城官軍入都賀鄉二十二日上野賴兼率吉川經明等逆戰數日官軍馳使行在請援兵薩摩伊集院道忍復應官軍於是伊作道惠二階堂行仲皆城守澀谷氏城野崎曇以爲援秋七月三日官軍屯具柄崎迫其曼道忍攻日置若松兩城應之城兵多斃七日足利尊氏喪少女

北朝乃停難訴七日洞院公賢歎曰當此多事之時以嬰兒獨開廢政務可謂公私如醉矣後遂沿爲例島山國氏命結城親朝復爲陸奥諸郡檢斷奉行猶奪安積郡親朝又訴吉良貞家請檢註白河莊小野保疆界十六日貞家以東京師令親朝且仍舊待後命國氏高國之長子也陸奥從是有兩探題興福寺管屬士殺東大寺坊人侍從房隆源弟於忍辱山隆源即擊之復仇興福寺衆徒忿二十三日攻東大寺關戰東南院官告變京師請禁戒兩院家北朝乃命武家鎮制之二十四日僧師鍊寂年六十九師鍊嘗謂曰吾正和以前以書質心也正和以後以心質心也延元四年住南禪寺光明院崇信甚厚縑白瞻仰曰佛祖復出二年而退居東福寺海藏院興國三年行在遣使賜國師號師鍊年甫十九見楞伽經古澀難讀自誓曰此吾祖印心之經我必箋釋建寺以爲報也及居海藏院上皇賜京北栢野關白基嗣爲起楞伽寺其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六

著有佛語心論二十卷證修論十勝論禪餘或問禪支錄禪儀外文等若干卷詩文曰濟北集又有聚分韻略五卷行于世二十六月日上皇省法皇於萩原宮駐蹕三日八月四日京師地震羽蟻蔽天自中御門堀川至大宮大路街上行絕二十七日伊集院道忍拔若松城日置下司宗弘逃北鄉河南河北盡歸官軍九月四日澀谷族棄野崎曇去一乘院名主直人等保中山城伊作道惠二階堂行仲勢已孤聞道忍與駿島彦次郎等將合兵來攻懼告急奉行所十一日少貳賴尙率師入肥後陣宇士郡古保里十三日中納言中院義定使使字治惟時曰再昨夕少貳賴尙至三日寺必當來襲警虞頗苦恃有足下強援勿怠來救是九州浮沈之所繫爲我畫良計也是月一色範氏納書阿蘇社轉讀大般若經獻神樂曰苟所願得成即進領邑十三日京師大風雨山上諸堂倒御室雙岡松樹多偃二十一日島津貞久使郡山賴平修郡山



城備官軍二十七日有縱火於上皇宮者不遂晦一品寬性法親王薨閏九月二日少貳賴尙分二軍前後攻八代城賴尙自將從宇土郡進擊守山關遣族經尙以相良定賴等兵從葦北郡進擊田河內關於是中院義定與內河義直分兵守禦賴尙破守山關宇治惟澄自小河城率兵赴救擊賴尙軍大破之斬日奈子高木弓削丹次等數十人賊棄馬委甲潰走明日惟澄追躡至大原野是夜賴尙屯阿彌陀峰以防守八代兵不欲戰惟澄遂收兵引還義定方勸國人勾野入耶歸順先帝嘗以勾野鄉屬甲佐寄附阿蘇社於是八耶遂歛因請復本領義定雖拒其請惟澄乃請避勾野義定悅十日約惟澄曰當以守富莊領家地頭兩職爲其替地也若不可則讓吾玉名西鄉耳又馳使宇治惟時趣出師先是上皇徵朝野和歌百首限七夕詠進足利尊氏直義及吉田兼好等與焉既成是日會公卿披讀名謂貞和百首十四日賊將某與書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八

島津氏曰伊作道惠二階堂行仲父子至今固節不撓可嘉也今尾張播豆崎城陷越中普門氏降擒新田兒子處斬之京左靜定當是之時益鼓勇期功必成當有隆賞也從前艱苦將軍感嘆不措其勉之光明院省上皇於持明院殿遂幸昭慶門院新殿駐蹕二日二十六日光明院召大外記西大路師治與前關白近衛基嗣權大納言中院通冬日野資明等講禮記二十七日足利氏內談一方頭人高師直補式目曰文券遺失訴屬諸內談爲法然建武二年以前無事書可究明宜循舊例審其果知行與否即有證人者定爲遺失以授安堵券狀也其年以後就恩賞方安堵方若問註所事書以定授之但不知行者付之內談訊究當時所領而後據證跡以決是非亦如之陸奧佐藤性妙當尊氏初叛應斯波家長召募發兵自將戰國中遣子行清赴伊勢小屋從軍遂自男山轉戰於天王寺安部野湊河花熊生田摩耶入掃磨攻山田丹

生寺谷上諏訪各地所喪亦多數得感狀就石堂秀慶請賞秀慶以稟京師而賞未及於是畠山國氏吉良貞家爲探題性妙因又迫請欲自赴京師陳辯國氏貞家方圖擊官軍故留不遣特以請京師裁決宇治惟澄已破少貳賴尙軍乃至八代見中院義定諸謀事而還冬十月賊復圖攻八代惟澄遣使曰宜城小川以備焉未幾謀告賊將來襲十二日義定遣阿部兵庫助抵惟澄營謀曰賊至將在明日防禦策將何出請熟計焉乃據今宮險禦之惟澄救戰數日縱兵奔山崎對城陷安見岡壘十六日北朝內大臣德大寺公清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九條經教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近衛道嗣兼右近衛大將經教道教子道嗣基嗣之子也是月上皇親撰和歌集名曰風雅集製序曰昔日紹天日嗣萬機事繁今者在風塵外隱棲境閑猶聽政務夙興夜寢希有暇隙然而兵塵全收野駒不繫四海波和貢篚無滯恐諸道衰而衆藝廢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

也於是迫元久遺闕繹新古詞藻撰其目嗜心愉者哀輯曰風雅和歌集所以存正風於季世而解衆蔽惑也宗良親王從御子左爲定學和歌於是宗良遠在信濃聞爲定不加風雅集撰者惆悵如斯道殆絕者作和歌自哀二階堂貞宗從爲定父爲世學和歌入高野山爲僧號頓阿護和歌秘奧爲世號後嘆世無知己者不復作和歌上皇素愛頓阿歌惜其終廢之令二條良基曉諭勉勵之法皇撰風雅集採其詠雪歌爲改末句使人諭之頓阿對曰如御批願無採焉固請不動上皇乃更擇他歌薩摩之亂一來院邑被侵暴北朝嚴勅守護禁戒復侵地及伊集院道忍降得安堵如故其地頭僧純阿了心野邊盛政等乃共約曰若有攘奪者相誅協力互送兵糧可以拒捍時官軍方盛伊集院氏又附之困島津貞久貞久告變京師於是今川貞世掌九州軍事二十一日馳書貞久曰伊集院道忍較島道道輩反覆助敵宜急伐之遣伴族私

擅拔營歸宜再趣其兵卽弗聽待其報追當沒收其邑鎮西軍事一色道猷已受委任其宜協謀以成平定功直義亦命伊作道惡等助守護擊道忍等二十五日光明院召和陳石受衣自執弟子禮明日加賜夢憲正覺國師號少貳賴尙以大軍攻入代城中院義定與內河義直俱據檢構壘守禦遣賊入耶往來宇治惟澄營以約應援惟澄曰請且極力支持以待其疲也於是八代多城塞而兵少資匱不能復構壘義定更遣其臣重藤促惟澄援兵既而賴尙潛兵襲種山黑坂兩城拔之皆入代城背之險要兩城陷八代出入路絕惟澄聞報發兵救之方構對壘以攻米山營內河縫殿允率兵而至謂惟澄曰事既至此攻守之計一賴足下也惟澄因令守米山壘自引兵欲復兩城既去少貳族對馬豐前次郎筑後孫次郎等以兵數百奄至急攻米山壘縫殿允不能拒棄壘而走惟澄與竹崎左衛門太耶還救戰傷者數十人遂破賊走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二

之內河義直遂分八代南北講和娶今官荒尾與賴尙賴尙乃引歸十二月二日京師地震僧友梅寂越後白鳥鄉人丰姿秀拔岐嶷穎悟從建長寺一寧爲僧年十八航海入元當世耆宿莫不參扣機鋒動人庸流畏避登湖州道場從叔平和尙當是時元主海山猶在臣海外之心怒日本不受編摩我民在元者輒捕刑之友梅囚於雲川獄拷掠百端水火交至並逮叔平死獄中刑吏將加刃友梅友梅無懼色誦佛光遇兵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刑官嗟嘆由是獲免名墜天下乃護送長安放囚西蜀十歲不獲歸憤悱咄咄自然成章經史諸子一見皆記嘗在峽水舟中手披南華經每覽一紙擲向水中人怪問曰不記胡爲聞者卷舌西川大官老儒皆令子弟受教赦還長安偶夢老親於是浩然有歸志會明宗卽位命友梅住京兆翠巖寺乃拈香酬一山畫叔平肖像祀之緇白咸服其

德明宗賜號於是周遊凡西土名山古跡無所不至元德元年搭商舶歸博多年四十矣將如鎌倉過由比濱馬賊墮泥淖入路傍民舍老嫗出迎卽其母也因與俱居奉養甚至明年信濃諏訪滿貞賴茲雲寺於諏訪請爲開山又明年其宗氏爲賴亦服德雲寺請之及其明年小串範秀辟至京師尋大友貞宗以豐後萬壽寺請乃往往三年還居梅尾延元二年赤松則村賴寺皆繩欲辟名僧範秀因薦友梅乃厚禮迎之光明院賜扁額曰金華山法雲寺居四年尊氏直義傳勅令住萬壽山友梅固辭不就潛匿良室者二年則村親往良峰排闥懇請通身汗出謂人曰吾馳突百萬之軍今老師面前頃刻跪請威殺迫人悵慄如兒矣友梅不得已而起住萬壽寺明年移病遊於有馬又明年勅住建仁寺訪僧師鍊病延接談笑互忘賓主至是獲病勅賜醫藥却而不服寂年五十七則村與子則祐營葬後爲起大龍寺於京師永昌寺於赤松皆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三

其藏骨之地也詩文曰岷峨集明年北朝賜寶覺真空禪師號七日尊氏令鎮西諸國曰寺社興行異賊防禦重宜遵先例所務靜訟宜審究註進檢斷雜務其係地頭家人者宜經註進其係非職者直可訊究裁決八日改元先是准大臣親房自關城之破崎嶇脫歸吉野乃與四條隆資等謀畫復興策再募關東義故關東復起募熊野水師與四國中國水師連合遂綴九州軍抄略濱海以困賊軍十三日發使赴九州授方略足利氏內談一方頭人高師直與門真寂意議補式目曰凡拒捍國司領家年貢者據貢承式目以處分之然以地頭輩不循裁令既改易其職而年貢猶欠如此甚不可故自今以後既以違令論決當觀職收補之日直當割付未濟額五分一相當之地也其後所納貢額不經同時裁定輒復生訴訟宜勘合其每年所得以割其下地永付本所爾後令本所地頭互無所賦課各全有其地但係今年以前者以頻年撥

亂諸國困窮特從寬不改補惟計前後年貢以割付下地於本所猶如前法若背此法就其割分地領主等爲違亂乃收公所領如法又坐罪既奪所領而雜掌訴其未進累積則以地頭等係不慮沒收舍之及定新給人割付下地如前法又替地繼不充賜替亦有他領所則宜以本知行年貢處理之若又充給其替者宜辨償勿猶豫又一旦領主或稱裁許未定地或稱料所年預地領主等動輒託事故施行延滯過歲月而致本所年貢致滯甚不可自今以後未進拜現在分可賦課當知行又非分押領單則難以其名施行故定領主前命專使令檢納年貢以勘濟本所雜掌又武家領神佛用并領家職預所等年貢不得違本所之貢一如前法凡刈田侵暴者檢斷宜嚴制也所犯果實則可奪所領五分一與同者亦如之定諸國侵暴條目曰凡攻戰防戰自今以後嚴禁之犯攻戰者悉收所領處遠流其從收所領無所帶者處遠流其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六

戰者而理由者罪與攻戰同若理直者隨事處分之凡不帶補任裁判公驗不待使節遊行恣擅侵入人所領劫掠人所得甚爲無道不可不誠自今嚴禁之若有犯者并主從奪所領三分一無所帶者處之流縱不遣奉書不及問隨守護人即馳到其地逐其人直處分其地而後計進其狀又使者遊行地不問本領新恩嚴密處治之亦如前法凡近年號一撲聚押領他人所領動輒對專使妨其遊行或以宿憤率黨類爲戰鬪並係造意所爲難違重科宜就守護若使者註進處之罪輕重隨其事也又使節難溫之罪奪所領五分一凡山賊海賊領主同意者屬本所寺社領侍事靜定後奏請改易其職又定守護人非法條目曰凡守護人除三大犯及刈禾侵暴使節遊行外以拒公役黨賊徒爲名擅管領他人領邑凌辱至流離或與論人阿黨若與知行人比援以致遊行難進若奪論人所領若押領關所等妨害所務以爲地頭家人累或爲

緣者契約以由庇若號請所而假其名於他人以知行本所寺社領若稱國司領家年貢及佛神用催促擅放使者逮捕民家若稱兵糧借用誅求民財或誘取他人債券以背責負債主或以私賦課分配國中地頭家人或構新關以科取山河爲行旅煩等凡如此數條爲非法張行者近年頻聞若犯其一即可改易其職即正員不關知而爲代官造構事明白者惟奪其所領無所帶者處遠流定檢約令曰臨時課役先例所定公事外一切停之其月充以下所役宜使補年貢也乃特殊公事雖有課役不賦諸民使地頭任之修理替物改一年兩度爲年始一度但破損所隨時令之雜掌經營其酒者不可過十結衝重以下畫圖彫刻一切停之正月引出物禁甲冑太刀組布金銀唐物等重物可用銀劍以下輕物衣裳守公家新制出仕武具其太刀准據先例不可結購新式鞍專川能品不可交金銀僮僕不可過中間五人舍人五人禁從力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八

者令諸國曰往來要路警固戒勿煩行旅若有侵暴事當罪其地頭亡齋及彼岸會禁殺生如舊新關近年聽許之外私擅構關者盡廢之二十八日北朝下制符市令儉約一如正慶元年制符二年光明院貞和四年丁亥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四日北朝前內大臣三條實忠死號後三條薩摩官軍攻島津貞久貞久據城禦戰三日夜不休兵六日晦時官軍數百會谷山隆信營謀攻貞久營貞久援兵已散歸羸弱不可禦乞比志島氏兵自衛八日行在以宇治惟澄救入代城頗有功褒獎其忠節兼諭宇治惟時曰苟紹先功運策獲賊則本領新恩復給如故惟時首鼠兩端得少貳賴尙招誘乃變志附之是日賴尙具狀尊氏曰宇治惟時據險築壘各地以禦敵其功拔群請特與褒狀十日尊氏觀射於第十二日直義觀射於三條坊門第十五日京師地震十九日北朝皇太子親持明院殿因留居焉二十日京師地大震官軍數百會谷山城謀

築壘迫臨津貞久會城中有密告其謀於敵者時貞久兵甚寡弱  
卽馳使又乞兵比志島氏二十二日上皇與皇太子臨文殿議政  
二十六日上皇褰御幸始省萩原殿而還是日尊氏直義詣石清  
水八幡宮少貳軍迫入代也宇治惟澄乞益師於征西府谷山戰  
方急未遑報二十八日復自賊軍迫入代足下奮力樹功其報  
聞踵至中院中納言註進甚爲詳悉足下忠勇素舉世所知豈不  
可喜哉此九州之大事請運籌策必期掃蕩焉當遣援師然賊方  
結陣來迫攻戰不熄是以稽緩中納言與五條次官交趣兵將有  
議處猶未果行甚非本意吉野使者昨二十日至告東國競起行  
在改元並報道之也八代形勢最所軫慮請救援勿惜力焉二月  
朔京師有童謠市民造偶人投河十九日上皇諭傳奏曰自今上  
卽位未舉更張之令政輒有錯自今宜相磨切總奉行事必謹必  
慎且近臣之違失防令之嚴急尤爲衆煩宜先廉潔忘親疎益抽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七十

忠貞之節也明日又令文殿曰難訴對決不得過一度訴外具陳  
稱栗須間而受理者自今停之揭以爲法二十四日京師火少貳  
賴尙遣兵車允順景於阿蘇與惟時謀事還賴尙令報曰齋和見  
布腹心歸以語則大悅欲自今共爲一體謀相濟也賴亦致意  
焉二十五日賴尙與惟時相誓曰已以大事相結托自今以後忠  
難相謀細大無隱其與謀不忠者明神罰之尊氏亦與書曰太宰  
少貳報卿致力軍事益效忠也四國中國水師三十餘艘自日  
向目井浦入內之浦野邊盛忠馳使報島津貞久曰蓋是官軍助  
肝付徒也請警備之貞久懼二十七日趣重久氏等兵以自禦時  
上皇幸天龍寺修觀音懺法於普明閣乃入長老房見僧疎石賜  
食覽嵐山花乃幸西芳寺泛舟櫻勝至櫻繫舟花陰調樂至夜半  
三月朔還宮日將臨文殿聽政當此時公卿怠事越訴難訴延中  
數以入少輒延遲親臨有議亦以私事不至於是令寄人曰自今

評定不參會者嚴責之二日臨文殿評定前太政大臣久我長通  
前左大臣洞院公賢前大納言日野資明前中納言葉室長光及  
寄人盡參焉從是文殿政稍舉六日光明院讀書始侍讀唐橋在  
淳方授後漢明帝紀七日二品性圓法親王薨十三日北朝修後  
白河帝國忌辰十七日左少辨傳勅宇治惟時促其歸順夏四月  
十日東大寺八幡神興移座十九日上皇詣石清水八幡宮明口  
還宮二十日京師風雨大政官朝所倒二十六日尊氏與信濃春  
近半於小笠原貞宗賞其功小笠原氏從是跨有鹽尻貞宗已老  
削髮曰正宗猶爲信濃守護在京師二十八日京師洪水是月松  
田太郎掄出羽谷澤城應官軍結城顯朝攻陷之太郎戰死北畠  
顯信分兵藤田龜山田村諸城據之五月六日京師地大震十日  
官軍水師數十艘浮筑前宗像海至大島小島宗像三郎告警博  
多明日一色範氏自將救宗像令龍造寺深堀徒發兵會擊二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七十二

四日北朝檢非違使差吏毀祇園社獅子舞德多兵衛宅上皇宣  
命令課馬上役行小五月會戒勿煩擾市民報山大悅罷罷征西  
府軍與島津貞久相持谷山久會中村覺純送款二十九日官軍  
乃潛內兵於濱崎城以絕貞久援路四國中國水師咸至谷山征  
西府軍勢益壯貞久守禦甚困澁谷重興重名市來崎某伊勢人  
河西道現等援之力戰當此時肥後河尻幸俊應尊氏累有功尊  
氏薦爲肥後守與詫摩宗直詰謀抗官軍征西府傳令旨山名因  
幡守伐河尻氏菊池武光伐詫摩氏武光乃發兵攻詫摩城陷之  
宗直走河尻河尻幸俊自將拒山名軍於境上官軍方振會菊池  
族鹿子木大炊助叛附敵武光卒敗退山名兵亦敗豐前宇津宮  
大和守爲隆代與少貳部下筑後宗利共在肥後河尻氏與宇都  
宮有郤而與宗利好由是幸俊恐其議後自守封疆不肯出戰肥  
後賊勢亦不競六月朔左近衛中將氏宗與賴時朝真等將士誓



日凡我軍致忠立身其言已久矣公私之事協心相議所當必一、  
義如兄弟無有礙隔同盟相濟納載書於阿蘇社二日彈正尹忠  
房親王薨三日薩摩澀谷重興等陷東福寺城據以待援六日官  
軍遣熊野水師數千海陸並進攻之重興等苦戰官軍引退明日  
攻新福寺外城燒之因縱兵與島津兵戰八日是利直義子某生  
上皇遣使賜太刀公卿諸將餽刀馬往賀門前如織京師喧運令  
觸穢天下三十日上皇因停賀茂御幸九日征西府軍陣牛下塞  
賊通路以圖截援兵賊輒來爭官軍奮擊斬壯士六人負傷無算  
會熊野水師至合官軍乘勢急擊之肥後兵船亦至賊勢益艱島  
津貞久弟和泉忠氏攻濱崎城中村亮純拒擊傷賊賊極力奮闘  
遂陷之澀谷重興重名等相持柴原官軍遣兵救柴原力戰終日  
十一日八代城兵船乏少中院義定數遣使徵船而船未至當此  
時宇治惟時未與絕八代音問義定謂猶有志也而卒無歸順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七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七百三十四

義定忿恚宇治惟澄數遣使餽物義定福問又以傳馬遂致其使  
康純義定倚賴於是惟澄率兵急擊賊城拔之十八日義定使賀  
曰此城也賊之所恃以爲根據今一起舉之外間頃頃皆謂賊謀  
計頓沮矣可解快也十九日薩摩日豪族發兵集島津貞久谷山  
營者頗衆官軍便縱兵擊之貞久苦戰禦之子重久及氏久族四  
耶七郎等咸負傷官軍大勝殺獲甚多矢上中村二族皆降乃進  
兵急擊官軍勢益振二十日上皇省法皇於萩原殿二十四日五  
條賴元遣使促宇治惟澄援兵二十七日京師地大震二十八日  
尊氏直義詣西芳寺是月尊氏直義斯波高經等又襲馬及錢館  
東寺鎮吉野行宮西接山巒新待賢門院宮在焉是春屢有怪異  
人每夜駭帝命宿衛士修葺目法以禳之不息是月一夕暑甚伊  
賀局散步宮庭忽聞樹上有聲視之異形猙獰云我是藤原基任  
也嘗爲太后列命而追祭不及故來訴耳局以狀奏因命吉水院

僧讀經三日以資冥福惟遂絕秋七月京師上皇宮亦有怪薄暮  
中門見婦人曳紅袴徘徊檜皮上斯須不見或云後宮婦人也相  
傳以爲妖三日興福寺僧徒復訴事遷春日神木於移殿六日北  
朝課公卿建八萬四千基石塔爲禁裏祈禱上皇分命公卿爲北  
野高度詣十二日興福寺僧徒會社壇削奉行權中納言四條隆  
隆氏五旬而復之吉良貞家自將擊鎮守府軍於靈山及藤田宇  
津寮十八日仁木式部大輔率伊賀盛光等自鉾椎城進結城親  
朝有病遣子顯朝相馬胤平遣子左衛門次郎並發兵會貞家軍  
初親朝信尊氏書遂變節降之輒爲石堂等所驅使地多被削故  
欲立功以請使顯朝從軍他日不樂尋死顯朝嗣屢請不被省胤  
平亦失行方郡高平之半及龍靈山之役欲以功復已稽留不決  
族親胤方有大功明年稱關所以謂得之探題將以稟尊氏胤平  
憂戚訴曰我家世製高平全地若此則其半將永爲他人之有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七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七百三十六

請察以情得復給如故一色範氏聞訖後肥後官軍強自將擊之  
微肥前深堀諸氏兵期二十日發未屆期十八日肥後八代官軍  
縱兵擊少貳賴尙軍大破之賊上三池舟而走當此時松浦黨發  
兵來會官軍大振謀左右並進勦菊池武光宇治惟澄交馳使約  
相應二十日官軍乘夜奪川田松山據之於是大木割軍孤弱無  
援官軍兩三騎往擊莫能支吾中院義定索紙得方四寸餘援筆  
記戰狀與惟澄曰荷得數十騎驅除敵甚易耳少貳別軍侵入小  
川捕獲篠尾惟澄進兵擊之力戰數日亦以援兵不接卒不得逞  
惟大臣親房與四條隆資等定策圖復京師近畿官軍蜂起以河  
內東條爲聲與吉野軍俱分路經略諸方吉良貞家軍向藤田城  
仁木式部少輔率伊賀盛光等陣宇保澤寺塞其坂口二十一日  
貞家指諸軍攻藤田城仁木氏向正門官軍逆拒不克入保城二  
十二日國魂行奏岩城新兵衛尉等合仁木氏軍攻正門薄其壘



壁官軍拒之勢甚銳伊賀盛光等殊死戰因對持竟月法皇不豫二十二日賜書僧慧玄曰往年就大燈國師傳衣鉢後思念與法未果其願頃年病痾纏率且夕不期空填溝壑則永劫之恨也以妙心寺造營等事告仙洞必當滿素志門徒中其任在汝宜熟慮遂之思玄信濃高梨氏之子爲巨福僧聞僧妙超名往大德寺見之妙超與語拊手曰一夕之談荷被關門到丈室宜號關山後去入東山結庵竊晦及妙超病篤法皇遣中使問曰百年之後誰可問法者對曰有關山者得吾骨髓風顛無定跡請必徵之於是法皇欲改花園離宮建妙心寺令物色慧玄美濃山中有僧甚肖其貌乃遣使傳旨慧玄堅坐不起固勸曰法皇失務海針因囑託師且有先師命而猶思自便邪慧玄曰公言是也乃隨使而俱至法皇創妙心寺處之昏晨就問恣其尊云右大臣洞院實世子公行給事行在官至藏人頭近衛中將嘗見皇后姿色繼戀不自克竊

寄和歌皇后答歌却之實世偶見之戒曰天下喪亂君臣肝食奔命四方寧處不追此當焦心苦慮敵愾圖掃蕩之時也乃爲此淫行獨何也若不悛吾將廢汝立公泰也公行大忤夜逃實世驚索則在奈真大安寺召不肯往二十七日削髮爲僧後先帝侍臣吉房爲僧漫遊訪公行於大安寺柴荆蕭條誦經在室顏瘁形枯謂曰吾已掃浮雲而觀明月無亦所掛念雖然一顧思我父則淚數行下今所誦者爲其影向耳善告我父二世之事幸勿勞慮焉因留宿而去西大寺將修塔供養請准勅願遣院司莅之八月三日上皇允賜願文而不遣院司五日上皇下院宜於足利直義建武以來所創建諸國寺塔賜通號曰利生塔六日石清水御馬副神人不服北朝檢非違使芹河莊處分曰是凌轢我也據社壇吸訴駒形神人圓心不服足利氏萬代莊處分亦集社壇石清水變報一夕再至京師驚駭足利氏乃遣使令謂曰限十五日當究決檢

非違使應亦曰十五日內對決以請勅裁且革奉行章兼神人乃退散洞院公賢嘆曰諸社神氏依託神威蔑如朝憲至如此將如之何楠木正行狗紀伊十日戰於隅田城尊氏聞河內官軍餉張甚以細川顯氏爲將佐佐木氏賴宇都宮三河守赤松範資及弟貞範安保忠實等屬之兵三千往擊之十五日北朝內大臣德大寺公清罷十九日細川顯氏軍天王寺謀向和泉令佐佐木氏賴等以二十二日發當此時紀伊熊野諸族盡爲官軍和泉攝津響應勢競甚因關大學復京師顯氏兵寡弱懼爲其侵軼乃定計先期前日進軍據堺浦京師久狂少康聞報懼甚足利氏微發急將士或借馬公卿上下恟擾及顯氏至堺官軍少退明日馳使報之京師人心稍安足利氏移書熊野小山氏勸降二十四日楠木正行引兵還河內戰於池尻宇治惟澄攻笠松鞍楠兩城以摩小川賊軍大友氏泰進弟孫二郎率兵數百入小野莊搆城據之侵擾

惟澄後二十五日惟澄與諸將引兵逆擊終日血戰兩軍士卒莫不負創薄暮賊遂敗走惟澄等乃毀其城塞陷難塚布瀨篠尾三壘大友軍退休兵馬欲復進戰肥前守護代曲淵長傳足利氏命促彼杵郡人援兵曰若有異議者註進不假去年安藝人公文更尊及親家與內藤教泰爭高田原田劫略而去教泰以訴足利氏其冬聽斷以教泰爲直命市河行賴長江景盛取其地以授教泰良尊親家等不受命於是足利氏定新法良尊親家等因坐侵暴視職處流由令二使遊行收地是月二使至高田原良尊親家與毛利四郎等俱發兵據城抗爭遂與戰傷良家士射行賴馬二使不能禦引還以報二十七日尊氏下命守護所發附近兵往毀其城捕良尊親家等遂致流所並召喚毛利四郎以其地付檢斷方二十八日上皇修法華八講於其宮五日追薦伏見帝國忌赦又命諸寺禱天下靜謐先是畿內蜂起北朝大震尊氏奏曰嚮者與

軍之來侵也。命天台座主修七佛藥師法於根本中堂。敵不旋踵而敗。至今以爲吉事。請復修其法。北朝嘉納。乃以二品尊胤法親王爲天台座主。二十九日。修七佛藥師法中堂。轉紀州戰捷。是月。賜備前吉永保五分一於近露六郎。賞其功。九月九日。楠木正行率和田助氏等。攻秋山彦六於八尾城。宇治惟澄至。兵中院義定。而八代之戰方苦。因不能報。十日。義定遣阿崎兵車允齋書至。惟澄營曰。曩日已遣人召還部兵。猶未至。至則可遣之。又數促阿部事。固不敢意。然未得好機。彼亦約將乘不意。舉兵而來。且隱忍待之。今日之戰。惟賴足下以爲安危。若吾少有師旅。欲赴營與語。當日苦辛之狀。猶未能也。請與兵庫諸謀善處焉。十二日。少貳賴尙以八代莊田百六十町有奇爲萩原城料。託相良定賴圖擊八代。後而小川軍陷三川城。菊池族小山武宗以小山叛附河尻訖摩。徒十四日。惟澄聞報。乃引兵擊之。入六箇莊。燒武宗宅。轉戰而進。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二

燒守富隈牟田訖摩。鹿子木須屋立田。山本諸邑會大友孫次郎等謀襲其虛。惟澄班軍備之。十六日。北朝以關白右大臣二條良基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九條經教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近衛道嗣爲內大臣。細川顯氏入河內。擊官軍。破之。十七日。楠木正行率和田助氏等。夜潛兵襲顯氏。戰於藤井寺。顯氏狼狽不能禦。以三百騎支吾。眾潰亂。不可收拾。佐佐木氏賴掠東路而退。見顯氏挫敗。正行追趕急。乃與弟信詮還兵奮鬪。信詮與子光詮猶崎。眾生諸士俱死之。顯氏得免。走保天。王寺京師。諜知關東蜂起。宇都宮馳歸下野。於是接顯氏敗報。惶駭殊甚。二十日上皇臨文殿議政。二十一日。尊氏徵發野上資親等兵。會擊河內軍。二十三日。京師地震。二十四日。上皇與廣義門院俱幸北山莊。爲西園寺公衡修佛事。自西園寺公宗謀逆誅。天下板蕩。車駕不復幸北山者十有二年。至是復有此幸。二十八日。尊氏

重遣山名時氏。擊河內官軍薩摩伊作道惠子久氏。爲尊氏近習。在京奮請擊楠木正行。弗許。固請不已。許之。於是從時氏軍。尊氏親送軍至東寺。出畫菊花扇書和歌。以爲贈。久氏感激贈之。兄忠親。用爲紀念。冬十月朔。時氏率軍赴東條。是日行在勅紀伊智度寺。禱平定。三日。京師火東。悲山院病室燒。是日地震。明日。又震。肥後自六箇莊。捷。官軍勢大振。國中略定。令諸將稟請賞地。宇治惟澄。請繼繼。惟時本領新恩地。惟時業已附賊。於是恐失機。攀緣五條賴元等。表歸順意。因欲全其邑。賴元未答。以報征西府議之。征西府令賴元乘機招誘。七日。賴元乃書令旨。與惟時曰。嚮者數諭旨。令繼前功。乃今果能舉旗。則可爲殊功矣。所賜領地。必當無雙。更也。且惟澄戰功特異。加以元弘之勳。今復立功。豈可不酬心乎。請自度焉。乃遣使齎往。而勸諭之。尋又賜令旨於惟澄曰。嚮請襲阿蘇領邑。汝忠勳絕倫。儉一同之令。當爲首賞。甲佐福城寺眾徒。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四

請以肥後竹崎保爲日向光村鄉替地。亦待一同令。侍臣五條良氏傳旨。惟澄曰。其境近事。猶軫慮。是地戰鬪方急。未決難離。賴肥後屬少康將軍甚嘉之。惟澄乃使請賴元曰。恩賞之事。雖委任府。今兵革方急。特錄軍功。以奏吉野。使其賞由勅裁。則足勵衆心矣。賴元從之。乃以惟澄等將校賞地任官。請行在命。良氏賴元子。任筑後守。征西宮方富春秋。賴元因使良氏近侍。以授文學。九日。上皇爲北野高度詣禱。綏靖洞院公賢等各分五百度。以充其數。十日。北朝以春日神木故停興福寺維摩會。十四日。足利尊氏女子。殤文殿。及足利氏停維摩七日。二十七日。北朝以本國寺爲祈願所。令一乘四頓之教法。祈四海靜謐。征西府懸賞。類召募肥後諸族。伐賊既而賊勢挫敗。乃令各擇關所。邀賞。於是宇治惟澄與其族及黨與。俱註記以進。惠良惟賢。請復葺北莊。惟永請復朽綱鄉。上島惟賴。請上島鄉與石津子守。惟一青木桑原兩鄉。竹崎惟

貞布加良鄉坂梨惟孝和泉莊皆惟澄族也草野少輔注記房請賜豐後佐伯莊及其師愛淵某鹽見高富鄉菊池武久請襲父武宗本領新恩白石道秋請得養父堅田次郎關所田尻道綱本領滿吉名在早田莊木山幸運本領木山鄉在大筒莊並請復之伊津野唯阿以豐後柏村與日向內上請佐伊津貞弘以大草氏關所天草本砥島請河內政賴祖父我佛領日向新名莊長崎義政父政通領長崎村岩戶政隆兄政幸領立宿村長崎立宿皆屬高知尾莊以此爲請惟澄以稟征西府曰鎮西關所聽將軍官裁制取請賜此以爲賞征西府議商十一月九日批曰橋元弘恩賞賜紫北莊於惠良氏今猶繼續者多又爲菊池武重所管其餘無幾也六箇莊本領爲長講堂領其地頭關所已爲料所以賜宇士高俊本砥島別有功臣支之者肥後諸邑則然也豐早田莊自關東時爲菊池故兵部官世傳地猶以新恩繼續非關所薩摩和泉莊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六

人方從軍立功皆難處決朽網鄉士貢千五百堅田造邑宜以地名讀並可以一同令裁決先是中院義定招相良定賴定賴遂送款十二日義定與書約曰定賴與其族俱協同將舉義兵果能如此當復本領遠江相良莊肥後人吉莊北方及山北鄉播磨須莊以爲賞也十六日京師地震十九日勅賜紀伊高圓村於愛洲三郎左衛門尉二十日京師地震二十一日又震宇治惟時顧繼領邑莫有固志既得五條賴元招徠輒要求不已請復津守矢部砥持等阿蘇三社領地並續惟直惟成賞卹地二十四日賴元勉諭旨曰橋所請既以聞將軍官有旨曰有擢軍功必當復給況乎戰死賞地豈有變更乎惟宜速遂大節也惟時乃城郡浦以應征西府軍二十五日北朝常陸留守大椋高幹傳檢非違使應宣寄附小高島前年貢爲鹿島護摩堂料所修長日祈細川顯氏軍天王寺山名時氏軍往吉謀兩路竝進楠木正行曰料先破住吉則

天王寺自退矣二十六日正行兵二千分爲五隊和田助氏等爲先鋒平明縱火石津而進時氏分兵使赤松貞範屯住吉浦土岐周濟房佐佐木氏賴分屯安倍野東西自以兵千餘進正行至爪生野觀北軍塵起曰賊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爲一向時氏陣是日天晴風強戰塵未合箭鏑交飛賊聞而助勢正行乃縱接刃半時殺傷相當時氏善鬪身被七創試血而息子師義亦傷弟兼義與畠田光康相擊光康舉其元二弟亦戰歿和田賢秀安滿了願聯轡而進斬十三騎直衝時氏陣欲得時氏時氏隱兵環擊正行救之馬踣動地亂刀相觸滿野受然僵屍相枕藉蹂躪血尙戰時氏所喪七百餘人大敗而走土岐佐佐木自安部野進戰馬淵蜂屋等三十餘人陣歿小笠原武田族繼進亦潰皆走天王寺細川顯氏二千在天王寺正行先軍進攻之島津氏久邀戰而死天王寺賊驚曰勅敵在前大河在後橋一斷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八

全軍殲焉何不守橋赤松貞範與顯氏前後爭橋走保渡邊溺者無數時氏裹創走及橋追騎已迫將自殺河村秀政反馬拒之時氏因得免小林某走至天神松原見風馬傷頸而至即兼義所騎也某乃返關而死顯氏時氏奔還京師京師震駭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顯留仕者導氏直義聞之大懼曰此非募兵之所能辦也當此時東條方謀遣兵攻略紀伊播磨周防守某謀知乃命白髮黨爲野伏抄池田莊芋畑以沮其謀直義命佐佐木高氏等擊東條羽微交飛微發安藝平賀貞宗內藤教恭出雲伊藤義明三刀屋貞扶等兵會軍是月備後守護報京師曰國人作亂縱火虜掠山內通時讓邑子熊壽丸以赴軍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留別將督薩摩軍親發谷山赴肥後接檢戰功撫衛士卒以行褒賞五條良氏報宇治惟澄等曰將軍促裝吾當從至以敵猶未退且稽留料其就掃蕩在近而後當來觀戰且勉之今聞

少貳賴尙等款附荷然亦不足憂爲天下可慶也十二月朔五條賴元遣人迎征西宮三日一色範氏聞宇治惟時背據郡浦召集其黨馳書詫摩宗直等擊之先是宇治惟時遣僧吉野因四條隆資請復領邑五日右馬權頭清長復曰如復兩息戰死賞地豈有異議乎雖然近年中絕今遂言歸順其虛實不可由知往者日野參議在國約荷欲歸順當帶征西宮薦與菊池武光狀以請乃今不帶兩書來是以朝議猶疑之也使僧因陳辭此不可行之事但令私狀中有歸順語亦是據以釋疑矣朝廷知足下勳功卓異素不疎之也宜自勉足利直義命高師直及師泰爲將率中國四國東山東海兵往擊河內東條十一日其先軍上途和泉守護代大冢惟正聞報十二日發兵出禦渡邊馳使徵和田氏兵曰此戰亦甚緊要民之有勇者徵發充軍盡汝橋而來若其不足我當賒給也其速來會十四日敵已及路和田氏未至馳書促之是夜高師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九十

泰先發兵三千至淀武田逸見厚東小早川赤松諸將繼進屯羽東使赤井大渡征西宮發谷山先赴五條賴元軍而後巡按肥後是日五條良氏報宇治惟澄曰將軍官既臨此境其宜發兵來會自細川山名敗還京師數火殆無虛日十六日持明院北大路火松殿忠冬第焚近於上皇宮高師直自馳救之當此時兵馬倥傯人心恟懼上皇令祈禱鎮火十八日火又起六條武家邸宅多燬竟月不已是日京師地震十九日左少辨下綸旨於宇治惟時曰苟能效忠則本領當無變易而賞從其功其宜以此報征西將軍宮四條隆資因與書曰往者遣使所請既具以聞欲續前功甚善宜速舉義也乃遣歸其使僧是日北朝行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一日上皇復爲北野萬度詣尋修佛眼護摩法於醍醐地藏院直義亦修八幡本地護摩以禱靜謐二十二日上皇臨文殿政尊氏請曰諸國稟寺社本所領汰汰人以下與凶徒者沒收其職別薦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三千九十二

舉其人敢請勅裁但如此寺社必將生譟議因戒後忠聽許之奈何上皇制可曰今無生民憂北朝據天慶元曆故事大祈天下二十五日上皇宣命長門二宮等祈靜謐二十六日勅西大寺修太平禱高師直率軍發京師擊河內細川清氏仁木賴章今川範國武田氏信佐佐木高氏千葉宇都宮諸將屬兵總五萬師直進陣男山師泰軍猶在淀淀川兩岸諸軍布營以踰年當此時紀伊諸族託名兵糧若守備險要徵發民役緣夫遂及社寺領二十七日畠山國清與書歡喜寺曰頃聞諸軍口實百端以勒索歡喜寺甚無謂自今犯者坐罪東大寺衆徒移入幡神興於大佛殿將訴事遭兵革起北朝方祈靜謐二十九日還神興於正殿以從祈禱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終

後村上天皇五

正平三年光明院貞和四年戊子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日征西大將

軍懷貞親王至肥後宇土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遣使趣幸治惟時舉兵相應肥前養父郡人牛原氏等應官軍入筑前用永地頭龍造寺家政等發兵拒之遂馳至博多一色直氏軍筑肥動搖是日高師泰發淀向和泉陣堀浦高師直向河內陣佐佐良河內守楠木正行開賊兵大舉來寇與弟正時和同賢秀等百四十餘人敵神水誓以共死詣行宮因權中納言四條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君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讐臣

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職以有待之身懼無慮之疾上爲不忠之臣下爲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眞臣

効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死生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眞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爲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淚而出拜後醍醐帝廟告曰戰若不利不敢生還卽禪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壁又以密鐵鎗和歌於廟扉加倍是准大臣親房奉興良親王爲將軍督和泉軍權中納言四條隆資督河內軍賊軍既至四條噉分爲五隊縣下野守率白旗一揆據飯盛山屯南尾崎大旗小旗一揆上秋篠外山屯東尾崎爲前備武田氏信前四條水田佐佐木高氏負生駒山左右相向布陣

爲兩翼高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六萬騎五口黎明四條隆資

遣野伏挑飯盛山壓之大旗小旗動搖下山正行麾兵由四條繩手直指師直中軍縣下野守築橋關止正行縱騎擊之下野守負傷走師直軍武田氏信望見謂其勢可乘卽競進正行以二陣繼進接乃六七合氏信遂敗却走小旗一揆來救正行支吾佐佐木高氏度其已疲以三千騎吶喊下擊正行奮鬪鋒刃相摩死者過半兵分斷爲二後軍終不支向東條却走前軍猶餘三百正行與賢秀良圓等不顧直前赴於中軍賊前隊細川清氏仁木賴章千葉宇都宮交進戰而皆敗正行亦喪百餘人馬無不被箭乃舍馬踞礮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和田賢秀舞長刀斬五十餘人賊驚潰師直怒曰師直在此卿等棄我去何面目見將軍衆稍定土岐賴明力戰被傷退而過師直

前師直曰勇者也爲退乎賴明乃廻馬犯陣而死正行進逼師直

俄而有一人詭稱師直戰死正行視其甲則鏤連鏢卽高氏紋也大驚擲首於空手承者數次正時進曰何不懸之旗示衆乃以刀揭之熟視曰此上山高元也正行怒擲之地曰啖汝亦無雙國賊矣雖然其勇可嘉也斷片袖以裹首曰勿混他首置礮上復進索師直是時高元以常服從在師直麾下會正行突入高元急取師直副甲左右叱止之師直曰毋也人將爲我致死我何惜一甲焉高元感激乃代死師直已逸鼻田職俊怒曰老賊焉在望見其旗將追之和田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橋以北師直不肯進令師冬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迫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午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賊連射之箭墜正時面須須木四郎善壽強弓中正行頗正行乃呼曰已矣莫爲賊所



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斷斃其他宗族紀六郎左衛門及二子野田四郎及二子開住良圓金岸兄弟島山與三島山大郎河邊石掬丸阿間了願舉田等二十三人戰歿和田賢秀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桶木氏卒湯淺太郎左衛門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臨死怒視湯淺眼光如炬死不瞑湯淺慄怖發心疾俯仰見賢秀張眼怒噴七日而死弟高家欲還奏狀向東條走阿保忠實呼曰舉族皆死甚爲獨逃高家笑曰我何難返戰哉學刀還擊刀血模糊忠實怖回馬却走高家輒去忠實復追如此者數回行一里許落日已在西嶮小旗一揆長崎資宗青木次郎偶至釐有數箭交射高家高家身被七箭而死大塚惟正被重創馬斃不可復戰會有逸馬騎而逃數里即宗族盡死旋轉戰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初瓜生野之戰正行援敵溺卒五百人及與師直戰從死者頗多時行在諸將相繼而死諸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九十八

官軍日衰天子所恃尊氏所憚唯一正行是日國族戰歿獨左衛門尉正儀保石川城

論贊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疎屬皆能力戰死節國門爲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效導訓練之効也歟

藤井誠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退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病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

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爲之事在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巨勢玄仙曰余視足利氏其將仁木細川山名桃井之輩其弟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昏逆昨日叛今日降未曾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武將子子孫孫守義死節而朝廷日衰何邪山縣願曰當是時天下滔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而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則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上義光兒島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侯一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尊氏百萬之夷人猶爲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

又曰楠侯嘗櫻井驥警正行曰汝雖幼勿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爲務嗚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侯家訓所尙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正行已敗和田助氏等收兵而還六日四條收聞至和泉與真親王大驚懼左中辨傳令旨會集和山等諸族曰昨日之戰我兵困頓猶能效忠不撓者當擢重賞也其連舉衆來准大臣親房因令木工頭信實諭曰親王既臨鎮焉昨賊勢陸梁故將會定方略也宜來無稽緩是日高師直傳首級俘虜若干於京師京師呼萬歲乃令天下觸穢三十日懸正行首於六條河原入口三品兵部卿照明親王薨自去年住吉之敗和泉人淡輪助重嬰城自守乞援京師於是高師泰至堺猶未得進及正行已敗和泉官軍解體師泰乃謀進攻八日助重等出城來會師泰乃以兵三千入河內直指東條屯石川河原築對壘以迫官軍官軍禦戰高師直圍入大

和九日法隆寺別當覺懷得牒與眾謀內其軍十日京師地震十一日權左中辨傳與真親王令旨於高野山夏眾領和泉甲斐沼實地如故以招徠其衆十二日春日神木歸座高師泰侵略河內所在莊園徵發軍糧不得而怒縱兵燒聖德太子廟塔堂伽藍殘破僅存殿太子像盡掠金寶而去足利直義聞薩摩官軍甚強乃命一色範氏遣子直氏往援品津貞久範氏方憂筑肥動搖不得分兵貞久頻告急是日直義更命品山直顯發日向兵援之慮其不和教貞久諧戮力且與範氏協謀便宜圖功因宣布曰五日之戰斬楠木和田於河內四條舉吉野甚易其他之十四日和泉人和田助氏等屬東條官軍與高師泰戰高師直遣兵攻略水早八尾河原遂引兵入大和十五日屯平田莊西大寺長老勸與吉野講和僧疎石亦勸之不果行懷真親王自宇土至御船令五條賴元招宇治惟時等惟時聞勉迎謁懷真慰諭因錄諸將戰功留數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一

日十八日大和花園上莊人舉兵赴行在宇治惟時等已從御船罷歸征西宮因議巡撫後乃期二十六日發令左衛門尉季顯會集諸將使言惟時曰若衰老不堪可遣惟澄日夜促裝屆期必會卽不至者將錄進其名於吉野宜勿誤尋發御船赴菊池駐營大和官軍連敗行在聞高師直將率兵四萬奄來懼二十四日帝奉神器還避兵途過勝手神祠詠歌太源武加比奈岐郡都計庭毛那古智於志計禮前右大臣冷泉入道等從上下周章甚源康村索瀧口長繁長繁已逃去矣康村作歌嗤之新待賢門院侍臣悉散乃與侍女數人俱就途至吉野川則前逃者否至橋壞大尺許伊賀局折巨樹枝接以濟之事定之後帝使力士園部大郎試折之不能而止帝經天津川山路崎嶇侍衛被困遂御于阿氏川入道城二十五日師直發平田進陣橋寺武田氏信率安藝兵逸見有朝等來會薄暮先軍縱火燒民舍烟蔽蒼天官軍往往出降師直以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二

京師二十六日足利氏得報諸將相慶乃命宥降人效忠是日師直進軍吉野佐佐木高氏率出雲兵三刀屋扶直等來會二十七日河內官軍破高師泰二十八日又破之高師直攻吉野行宮圍無入聲惟自箭窗發數矢耳乃縱火燒行宮風強火熾烟蔽白日延及藏王堂御塔諸坊舍藏王堂者役優婆塞修驗地延喜朝因建此大塔至此四百餘年悉燼惟勝手宮存耳二月朔足利直義徵發松井八郎等兵會擊東條當此時高師泰駐營石川河原侵暴益甚擅與奈土地雖社寺邑無所究假奪天王寺常燈料所毀大塔銅珠鎔爲茶籠軍士亦多傲之凡和泉河內所在浮屠莫不毀破又以掃部寮邑大庭爲兵糧料給與兵士掃部頭師香以告前左大臣洞院公賢公賢曰近日外間怨讟頻聞吾頗怪之此固非勸裁亦非武家命惟師泰所擅爲耳越前合戰四日賊軍傳首京師六日行在發使鎮西藏人左少辨藤原正雄傳綸旨於前中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三

納言中院義定曰近者捷書累奏方今計略安出賴尙歸順果使非僞賊將沮敗其速奏狀前月五日河內軍蹙跌賊猖狂來犯守禦甚艱因臨幸紀伊賊輒侵入吉野眾徒黨衆鄉人拒戰遂驅斥之矣其事恐驚遠聞今皇居堅確廟算自非無利河泉本營屹然不動宇治紀伊伊勢咸輸誠圖功將召集熊野兵開戰也卿亦宜勵戰伐是日和泉官軍與和泉守護代土田九郎及淡輪助重等戰於春木谷七日高師直率佐佐木高氏武田氏信等向宇智郡欲衝穴太背官軍拒戰三輪西阿真木野定觀父子長谷寺多武峰衆徒發兵援之師直不克八日還師平田官軍遮擊會野伏數千競起逆之於風森巨勢河原高氏氏信等苦戰官軍斬高氏二子秀宗於木趣寺殺傷無算高氏挫敗父子負傷逃走是日河內官軍破高師泰官軍又振行在遣督吉三郎告捷九州九日高師直退軍平田十日高氏以殘兵數百走奈良是日一色範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四

與書島津宗久擊薩摩官軍十一日師直縱兵燒伏見寺高天寺及山田十二日收軍次奈良衆猶一萬餘揚言大和平定乃班軍明日自宇治還京師洞院公賢曰大和俄定師直旋軍必有故也懷良親王駐營菊池與五條賴元菊池武光議掃蕩策於是經畫已定將以二十七日往鎮撫筑後十五日發令旨於宇治惟時等率兵會菊池既而內河義直遣使請曰八代城人心驚恐生變即命宇治惟澄急遣行所授方略當此時宇治色表歸順少貳亦抱德貳而薩摩官軍方張一色範氏趣伊作道惠等竭力擊之徵肥前橋薩摩公行等警固博多二十五日詔高野山寂靜院每月修後醍醐帝冥福三月十一日皆吉三耶抵肥後前中納言義定宣布給旨諸軍十六日一色直氏聞肥後官軍大起遣將往擊移檄肥前發龍造寺家平等兵十八日以宇治惟澄爲筑後權守惟澄又請爲日向守護不聽別選其人補之令惟澄別以便宜地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五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五百六

請和泉官軍與高師泰戰於佐美谷兩日二十二日上野賴兼率吉河經明等攻石見三隅城築對壘迫之城兵拒戰踰月不決夏四月五日上皇修薦後伏見帝十三年國忌於其宮尊氏進金三萬匹修法華八講赦天下大友族近江孫次郎等起兵應官軍一色範氏命大友豐後守發野上資親等兵擊之九日石見官軍出赤松山救三隅城上野賴兼逆擊吉河經明挺身而進田村盛泰益田左馬助舉族繼之官軍據險兩射勢不可禦經明及田村盛直永安次郎太郎等皆中矢而傷遂巡而退寂山僧徒爭栗見本莊十四日遷日吉神輿於橫川沮其祭典經日得復之懷良親王駐營筑後筑後軍勢大振十六日攻能登守幸隆於三池城幸隆力戰則官軍分兵進襲博多馳使報一色直氏十九日直氏率在番將士備之二十三日北朝賜甲斐國於前左大臣洞院公賢安藝國爲東寺修造料所宇治惟時遣使行在要請復二子職沒賞

地先是惟時至御船謁懷良親王因與五條賴元語自布腹心然非其志也賴元溫言慰勉耳竊奏其無實功二十五日令中務大輔親康報惟時曰嚮已賜給旨亦何自疑乎足下雖有歸順之言未見效忠之蹟竹園數以爲言也使其實無甚誤盡決然改節乎惟切切請求不若樹功也惟時反覆惟祿是求無真箇節當時大族情態率是類也二十六日高師泰攻天野二王山和田助氏等擊却之足利直義頻徵發諸國益師泰師以攻東條二十八日北朝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近衛道嗣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西園寺公重兼右近衛大將夜半盜縱火前內大臣大炊御門冬信第挾箭射之冬信逃孫女焚死當此時高師直屢建戰功驕淫奢侈益甚無所忌憚客就故護良親王生母廢宅增修繕居焉門宇殿廊宏麗相隨運勢紀巨石以飾林泉花卉雜陳四時觀郁結紳子女失祿落魄者盡採收分匿數所每夜就淫京師語曰執事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五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五百八

宮無神不享奪祿二條良基女弟逼淫之生子師夏二條氏愧仇憫武人心常不樂冬信密贈書挑之師直聞大怒因遣家士河津高橋等乘夜燒其第云五月六日上皇遣前大僧正賢俊於伊勢納親筆願文於太神宮獻劍馬以禱天下滑平九日敕寄附攝津葺屋莊下司職於河內安養寺伊達行朝卒年五十八行朝善和歌其所詠多入勅撰諸集與二階堂行珍同姓名無可分別因改名作朝村以收集中娶田村氏生宗遠十二日前參議近衛公量薨德大寺庶族中納言實香之子也位至從二位先帝南狩爲尊氏所拘至是以病終十五日泉土田九郎率淡輪助重等侵橫山宮里燒官軍營十六日楠木氏部下安間餘一與高師茂戰於石川河原斬之早二十八日大雨洪水紀伊官軍大振尊氏患之使庶長子直冬來攻是日次東寺是月吉良貞家命伊賀盛光遣營飯野八幡宮六月五日鎌倉政所執事二階堂行直死元弘初

北條氏學用興國初直義使復居舊職十二日伊勢瀧原官倒十  
七日尊氏以山名時氏爲若狹守護今富名主十八日足利直冬  
率師發東寺命山崎實積寺禱戰捷日向榆井賴仲起兵據志布  
志城遣弟賴重於大隅取加瀨田據之畠山直顯往擊志布志島  
津貞久自起大隅發兵擊加瀨田懷良親王按撫筑後上高良山  
寫普門品納諸玉垂宮是月宿禰吾平山二十日旋軍菊池先是  
宇治惟時以惟澄離族勤王意甚不快既及納降惟澄遂屈從背  
曰自今率我衆不敢復背反服事嗣子不挾私意不忠主家我亦  
永絕之惟澄既不得日向守護因請賜日向國衛致書五條賴元  
促之適懷良在吾平山不得請二十三日報曰親王既長事皆仰  
親裁足下所請事體甚煩煩行在照會且少待焉秋七月朔日有  
食之興福寺僧以清水寺檢斷及同廊其他料所等三條訴足利  
氏久不決八日衆徒又遷春日神木於移殿十六日元僧梵德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十

明州象山縣人徐應之子入吳興資福寺爲僧遊荆楚登經山會  
僧楚俊赴日本與俱浮海抵太宰府北條高時使楚俊住建長寺  
梵德居第一座北條氏滅足利直義爲母上杉氏迎處其第餽金  
輿地建武二年拾施天柱峰故趾其地俯瞰大海絕類楞迦山梵  
德樂其勝因徇楞伽院大友氏泰建三浦無量寺請爲開山光明  
院立召住南禪寺上皇與尊氏直義甚歡遇興國五年徇楞伽院  
退正月初復如鎌倉住建長寺死足利義詮爲付安房正木鄉田  
建其塔十七日足利直義請實相院前僧正實俊修尊星王法於  
三條第以祈天下靜謐供料二萬疋武家修是法所未嘗有也實  
俊因請賑貧民於清水坂大救天下興張政令播德化准大臣親  
房以河泉處分將士功賞奏請行在既制可而繪旨未到十九日  
親房令右馬權助清長權與和田助氏以三河釜谷莊等有差二  
十日高師泰陣池田屢與官軍戰懷良親王與五條賴元謀定鎮

西掃蕩之策將以八月發菊池親討賊二十二日嚴令宇治惟澄  
等發兵會軍二十七日皇弟某薨八月二日勅安村賴直襲伊賀  
山田郡地頭職如故三日春日神木歸座佐佐友行湯淺宗氏武  
田七郎太郎等屬足利直冬擊紀伊官軍自山路進八日官軍逆  
之決戰兩日諸將據壘抗拒殺傷無算十日一色直氏發肥前兵  
將再舉擊肥後筑後官軍既而得薩摩報官軍攻二階堂行仲池  
邊城十二日北朝內大臣近衛道嗣罷左近衛大將十七日一色  
直氏移檄促龜谷九郎敦龍邊筑後人荒木家有等會直氏軍直  
氏乃移營肥前倉上尋入筑後由白氣隈進陣善導寺初光明院  
之卽位也神器南遷徒擁空器耳喪亂相踵久之滋甚君臣以爲  
賊於是伊勢國崎神戶有僧圓成者抵前權大納言日野資明第  
進古劔曰圓成日賽神宮滿期之日浴海水有物光耀隨潮漂至  
長二尺有半柄如三鈷持詣神宮忽有一童爲物所憑指圓成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十二

曰治承以還皇室多難天下屢亂者由無寶劔之靈也況今鏡聖  
并在外都喪亂更甚故天祖勅海神致元曆所沈之寶劔此僧所  
持是也祭主等奇之因具記使圓成齋往途遇京人卽明公門下  
士是以敢告資明使神祇權大副吉田兼貞證之兼貞又告足利  
直義嘗昔夢與此符資明乃以聞上皇十八日上皇將會群臣受  
寶劔任圓成大僧都賜攝津葛葉關稅執權前權大納言勸修寺  
經顯諫曰寶劔沈海已經百六十餘年矣今俄出現抑有何證若  
以直義夢乎天下之事難據莫甚於夢焉臣以爲此資明之徒相  
阿附作諂以罔聖聰也陛下遽信恐取笑於天下且葛葉關賜東  
大寺日久今無故奪之僧徒必生嗾訴上皇然之乃納劔平野社  
經顯與資明共爲上皇所信任用事相爭權由是軋轢益甚准大  
臣親房奏請行在拾施料所以與河內觀心寺聽之二十二日親  
房令右馬權助清長權授尾張長岡寺下給旨並賜河內小高瀨



莊領家職如故以慰僧徒心二十四日上野賴兼率若谷實祐等  
攻官軍於三隅城迫其正門城兵拒戰數日所殺傷甚多二十八  
日足利直義入朝謁光明院請讓位皇太子而立花園上皇子直  
仁親王爲儲貳蓋帝志也滿宮皆掛慶上野賴兼攻三隅城累日  
城堅不拔是夜引兵襲鳥屋尾若谷實祐田村盛泰迫正門戰城  
兵悍禦甚力賴兼勵衆攻擊盛泰弟盛俊盛資等皆中矢短兵  
相擊盛泰與實祐族志見實繩實弘等負傷實祐吉川經明周布  
彌次郎等猶奮進夜半遂衝門而入賴兼進攻高木城二十九日  
足利直義聞輪井賴仲起日隅亂下命島津貞久發兵擊之先是  
遣伊作宗久歸援薩摩軍宗久在途欲引還京師直義令止之曰  
急歸助守護人九月四日高師泰率和泉守護代土田九郎及淡  
輪助重等與官軍戰於宮里是日紀伊官軍敗阿瀨川城陷帝避  
穴太尋以黑淵村總福寺爲行宮土人稱黑木御所足利直冬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十四

軍日高郡五日上皇省法皇於萩原殿留數日十三日京師使者  
到鎌倉求兵糧於鶴岡社十五日足利直義命鶴岡社修愛染護  
摩法觀勝寺修大威德以禱紀伊戰捷征西府分兵進勦肥後賊  
徒兵結月餘兵衆四出而菊池本營寡弱二十日五條賴元徵宇  
治惟澄率兵入援時宇治惟時宣言發兵攻小國城而惟澄亦不  
至二十六日懷良親王令賴元諭惟澄曰大官司攻小國甚善夫  
既改圖如此意在來援亦可知矣然而無其報者何今日之事鎮  
西成敗之所決也將軍官將親伐筑後以成戡定之功方召集肥  
後筑後兵遣菊池武光發南郡兵大官司業已歸順蓋當不違其  
約何不速定方略將以奏行在也乃決議親伐筑後賊以十月九  
日發明日傳令旨於惟澄等會軍曰此九州大事戒勿後期當是  
時一色直氏陣善導寺禦筑後官軍父範氏聞肥後官軍方蹙自  
將禦之昨日已至肥後二十八日足利直冬自日高郡旋軍細川

三位津師等屬遂還京師稱言紀伊盡靜定直冬之還自紀伊也  
時人稍重之而嫡母赤橋氏深惡之密譏之尊氏故尊氏終不恩  
遇視與仁本細川族等宇治惟澄數請恩賞未決意頗怨望乃備  
記元弘以來戰功以上征西府曰若有爭功者請據此以判斷惟  
澄大小數百戰每以寡擊衆陷城無算屢被創門族多死然遂無  
沮撓之色云於是亟召惟澄及一色範氏將來與二十九日五  
條賴元馳使惟澄曰足下戰狀備觀之矣勇敢節烈可謂拔群也  
宜受上賞今範氏奄至將侵牙營其速來援使者已發其勢窘筑  
後諸族發兵罪至懷良親王大悅即令賴元良氏交報阿蘇勿失  
敗範氏之機吉野龍門莊嘗爲興福寺領先帝之遷吉野以爲御  
莊輪租吉野及帝已遷穴太於是奈良本所復徵其租督促甚急  
莊民遂受命是月行宮徵令亦至百姓往訴不堪武命懷良親王  
伐筑後議已決而一色範氏奄至守禦方急宇治惟澄猶不至冬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十六

十月四日今旨促之曰既開戰然後來無益而已五條賴元因與  
書慰勉曰勸者遣使備告以情夫足下大功非他所企以佛天爲  
照鑑豈有邪念乎今兒賊來寇以菊池牙營爲大綱也初戰之利  
鈍關鎮西之安危宜以夜繼日促裝而來一見披獲則積疑自釋  
耳七日北朝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重轉左近衛大將  
權大納言花山院長定兼右近衛大將長定家定之子也十三日  
直仁親王加冠於持明院殿十七日一色直氏自牧村進使荒木  
家有等爲野伏與筑後官軍戰於石垣寺官軍拒擊踰月不決勝  
負十九日直氏別遣小保某往擊肥後南郡發肥前彼梓兵以助  
其軍當此時八代鎮將前中納言中院義定與內河義直等將諸  
軍擊賊軍事方殷尋五條賴元書至詢宇治惟時事義定行間作  
書令其臣木藏某齎往答曰諸方捷書頻至公私之慶也惟時文  
章累篇一意徒換文辭以變體面究其所異惟有時令音問而已



兩三年執此式今卿懇勸被示故舍兵事且染翰也如所示彼稱  
言以來月上旬必舉義兵夫既刻期日矣爲卿計惟宜督促必踐  
其約也彼輒言待給旨至不違其時必可舉旗如此一諾不止再  
三甚可疑也使彼果舉兵於是乃可與此狀若未成事而先漏洩  
則危矣彼去就未決聞之怨怒或將爲害於我焉既成事後則漏  
聞無傷也此間權宜非文辭所能盡詳授使者宜就謀也二十二  
日北朝以前左大臣洞院公賢爲太政大臣班關白左大臣二條  
實基於太政大臣上二十三日光明院發奉幣使於伊勢神宮告  
禪讓曰朕以薄德承天日嗣已十有三年諸國疲弊不復百姓艱  
苦無濟天譴有畏人望無恥今從累代之軌則爰發最初之幣使  
自建武際神都撥亂通路不達是以其儀壅滯恐懼無已歲曆推  
移因避皇位欲謝天運謙讓之義應天意則國家更致大化社稷  
固其基公卿方議禪讓儀愛與福寺職生勳搖二十四日興福寺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一百一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一百一十八

復起停藤原氏族參朝神木不動而停參朝自古所未嘗有乃下  
院宣於足利氏速處分之事尋解二十七日北朝太子益仁冠於  
清涼殿乃入關白二條良基押小路烏丸第光明院讓位太子踐  
祚於押小路第從建武之故事也遣藏人頭左近衛中將定宗等  
於土御門東洞院殿行劔璽授受儀是爲崇光院關白左大臣二  
條良基太政大臣洞院公賢右大臣九條經教內大臣近衛道嗣  
如故立直仁親王爲皇太弟時年十四以內大臣近衛道嗣爲皇  
太弟傳光明院行節會於土御門殿乃命院司以太政大臣洞院  
公賢爲院別當因稱上皇曰一院光明院曰新院上皇聽政務如  
故十一月二日達智門院崩四日京師雷淑山僧徒遷聖眞子客  
人兩神興訴小五月會等三條事九日一色範氏與書澁谷九郎  
援池邊城十一日法皇崩於萩原殿年五十二上皇皇太子往省  
不及十三日移梓宮於太子堂法皇所御建以擬法華堂也曰花

園寺以爲齋所未成而崩因從遺志葬事修忌盡訖其長老是日  
葬十樂院上山葬儀甚略公卿數人從耳遺詔稱花園院法皇好  
學善詩才兼和漢受和歌於京極爲兼琵琶於西園寺實兼極其  
典儀又通台教親筆法華品釋七卷後傾心禪學師大德寺妙超  
遵守常典章事在總管與後醍醐帝主尚每不相愜及尊氏立光  
明院乃委政新院從萩原宮晚建妙心寺創一室於方丈側號玉  
鳳院從御之遺像尙存焉二十五日崇光院尊新院曰太上天皇  
二十八日崇光院更名興仁行在決宇治惟澄功賞是日征西府  
傳綸旨重勵其戰功薩摩官軍攻池邊城甚急而楠井賴仲勢益  
強是月一色範氏促澁谷九郎救池邊島津貞久會兵於大隅守  
護所自將擊賴仲是月肥後河尻幸俊與菊池氏兵戰數勝之九  
州大亂二十八日崇光院遷御土御門殿是歲宗經茂示貿易條  
款於對馬人民以嚴海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一百一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一百二十

四年和崇光院貞己丑春正月帝在穴太行宮十日崇光院與本院  
新院皇太弟俱幸廣義門院新院宇治惟時擁兵首鼠以衆徒行  
者之亂報征西府十九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令旨曰汝果  
能歸順立功必當得復神領宜率衆徒社司以致精誠於祈禱也  
久住等之亂具以上聞凡枉法輩只合遵舊規治也二十五日足  
利尊氏直義詣石清水宮二十六日新院辭太上天皇尊號島津  
貞久以足利氏命更徵兵禦薩摩官軍至者寡是日督促比志島  
氏等必限來月二十日會鹿兒島自舊冬京師不雨井水涸民飲  
河水三旬餘是月客星見楠木正儀出兵河內六萬寺二月十八  
日大隅正八幡宮火上皇幸萩原殿二十六日將軍塚鳴動空中  
有兵馬聲二十七日京東車宿僧房失火延及清水寺三月十四  
日夜足利氏土御門東洞院第火尊氏避高師直第諸將往救竟  
悉燬街路喧塞皇宮挾坊相對公卿趨附柏夷垂縷棄車而騎盡

集皇宮得全十日新待賢門院如吉野詣後醍醐帝塔尾陵觀歲  
王堂諸房舍悉焚蕩而陵側花方盛開感怡詠和歌美與之能波  
其須阿禮仁計利利多奈留  
波奈波奈保能正禮登毛遠寄宗良親王親王答歌之門院自裁  
櫻樹千株於陵側粟田久盛詠歌稱之十五日以能登內湊鄉南  
北地頭職賜瀧口中務少輔賞其功陸奥北部諸族起兵據雄部  
瀧石應鎮守府十六日吉良貞家徵伊賀盛光等兵往擊之高師  
泰率淡輪助重等入河內與東條官軍戰於寺田致首級三於京  
師十六日暴六條河原十八日進戰於山田是日持明院池鳴動  
俄起旋風障門外小舍十九日高師泰又進戰佐尾谷致首級於  
京師連日不絕是日五條坊門壬生地藏堂火一條帝時園城寺  
僧快賢囑佛工定朝彫之建小三井至順德帝時小早川宗平爲  
大和守般五條坊門堂京師信向甚盛云二十六日新院詣天龍  
寺及西芳寺是利尊氏直義候之四月十一日是利直義欲討高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二十二

師直乃請尊氏是日尊氏遣子直冬於備後鞆評定衆奉行人屬  
者甚多焉爲備後備中安藝周防長門出雲因幡伯耆八國成敗  
直冬視事明審賞罰號爲平允狡黠之徒竄跡遠遁國人多歸心  
二十二日高師泰轉戰和泉日野及高邑官軍甘烈甚勁淡輪助  
重率先當之殺獲頗多致首級三十於京師二十四日盡懸於六  
條河原是月京師有婦人多力能破石公卿以下延觀其技五月  
二十日本院新院畢長講堂供花乃幸伏見殿廣義門院先往會  
之因駐蹕六日而本院還宮延曆寺僧徒訴事二十七日移日吉  
神興於西塔六月朔新院與廣義門院還持明院殿尋使殿上人  
爲田植熊祇園執行行惠欲架四條橋張勘進山樂於四條河原  
新座本座交盡技能京師喧傳競趨觀之尊氏尤好之時人謂高  
時好田樂而鎌倉滅今又好之不祥直義諫之尊氏曰天下之事  
業已委汝我以盤樂爲事而已十一日尊氏親之於四條河原棚

閣數十間帷帳華煥車騎駢蹕俄而棚閣傾倒六十餘間死者百  
餘人傷者無算尊氏僅免十二日京師大水十九日京師地震二  
十日足利尊氏土御門新第上棟是日大風偃樹有抵足利直義  
第告者曰上皇將臨幸直義乃使吉良滿義詣宮問則無之衆皆  
怪疑時持明院殿數有盜疑御所侍藤夜又等捕而鞠問服罪二  
十九日付檢非違使其黨逃足利直義執政數年威權赫奕衆灼  
一時其吉凶慶弔上自北主下至公卿士庶贈遺訪問輒濟其門  
常時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其勢談之盛如此高師直爲執事居  
樞要擅橫自用漸與直義生嫌隙上杉重能爲引付一番頭人尋  
用事與畠山直宗相比附二人輕視衆無望始嫉師直所爲因  
相軋讎直義以僧疎石曉禪教崇信之命諸國剽安國寺弘其教  
疎石薦其徒妙吉直義一見大悅妙吉慧點有容止直義深敬信  
之爲建寺堀河村雲曰大休寺以處妙吉數往叩道妙吉權勢甚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二十四

賊公卿將士施捨奔走一時傾都高師直師泰嫺美之曰此僧何  
等才學邪未嘗一造其門或遇之路騎而過妙吉大銜之上杉重  
能畠山直宗雅與師直等不協乃深結妙吉俱謀除師直等妙吉  
講粉嚴於直義前因竊說曰將軍之有師直猶秦之有趙高也以  
秦之蠱一趙高滅之而有餘小人之可畏如此今師直師泰竊弄  
威柄顛倒是非無所不至私黨獲邑而訴其小乃曰何不取之近  
地社寺罪人失邑而訴其冤乃曰何不豪奪舊邑輔臣如此將何  
以安天下且其言曰國有天子不得不獻邑吾輩過關不得不下  
馬勞費如此何以天子爲天子果不可少則木像銅軀以代之活  
天子則流之邊裔可矣若斯人與聞國政天下安得寧謐公宜早  
誅彼等以上杉畠山爲執事則有利公令嗣而子孫萬安矣公豈  
無意乎直義深納其計欲殺師直與重能直宗及粟飯原清胤齋  
藤利康等謀伏甲而召師直師直至直義三條第清胤意中變目

師直使去師直覺輒起出其夜清胤與利康就告其謀師直乃聚族黨自衛閏六月二日直義第俄警戒京師浮言相謂兵變將起士女奔竄三條坊門傍近俄毀屋舍直義出避吉良滿義第公卿未知情謂是狂言綺語徒所造說耳師直日騷擾益甚皇宮乃警虞妙吉稱詣入幡宮出如美作實赴備後就直冬而協謀云或曰妙吉勸直義謀除師直且以直冬爲禍故出之爲外援三日石清水宮鳴動有鳴鑼聲出宮北飛空中有光如電相聞京師人人寢不能安數夜先是尊氏第數有怪既而第焚因謂轉禍爲福也出居別第至是變起乃請前大僧正賢俊修五大虛空藏法禱鎮定人臣所未嘗修之重法也七日尊氏至直義第謀事議口啓啓人心恟懼一色直氏命三池親元警固筑後利生塔十五日足利尊氏免高師直執事職收其奉邑與諸將十九日救紀伊利生護國寺領已如故二十九日北朝賜院宣於北島某食蓮花王院領攝津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二百一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二百一十六

大島及雀部如故晦足利直義詣持明院謁本院有所密奏上下聞之各懷疑懼既而師直清秀等罷職屏居他日本院語洞院公賢曰稱者直義所奏非有明條惟言近日之政有名無實是以自哲將行黜陟而釐革之恐驚聖聽每事必當稟白如是而已秋七月二日檢非違使捕得持明院盜六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九條道教死十二日足利尊氏付封戶於長門二宮輔宇治惟時陽表歸順於行在少納言因傳給旨許族人部屬恩賞必由其注進以處決之於是稍決意十八日相模守行時贈書曰足下業已歸誠復繼社領重佐井鄉固無異議也乃建忠勳當有別賞鎮西之事朝廷倚賴其他之十九日地大震神宮兩機殿倒八月朔北朝諭叔山還座日吉神興五日京畿大風雨人家蕩破伊勢洪水外宮壞里內松樹倒十日足利尊氏詣篠原八幡宮還從士御門高倉新第高師直失職屏居竊使使招高師泰師泰託石河壘於畠

山國清引兵還京師直義聞之使人逆說之曰我欲以子代乃兄師泰曰剪枝及根尊意可知臣將而答之率騎三千卒七千入持一橋入京師於是兵士絡繹旁午分黨群集十一日赤松則村子則祐等以兵七百首救師直師直悅曰三條殿欲殺我我潛訴之將軍將軍報曰直義躁妄吾當諭止之彼若不聽吾與汝討之將軍既有此命三條殿何能爲吾將往攻所患者兵衛佐在備後必引兵來援請以此勞公因贈寶刀名懷劍師直夜則村歸藩磨扼杉舟二坂以斷直冬援軍山名時氏今川賴國細川清氏仁木賴章土岐賴康佐佐木秀綱等聞變來集其餘黨附甚多兵無慮五萬尊氏大懼遣使謂直義曰師直兄弟奢侈驕悍無復君臣禮變不可測宜急來共安危直義即出赴之石塔賴房斯波高經細川賴春細川顯氏等從者七千餘人至尊氏近衛東洞院第視其寂園無兵備稍懷離畔往往亡歸師直留者僅千人十三日拂曉京師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二百一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二百一十八

騷擾胥相謂曰直義竊逃在尊氏第師直師泰聚兵兵士倉猝爲直義者赴高倉黨師直者赴其第街路旁午如繼崇光院將遊幸遭變乃止十四日味爽師直出陣於法成寺與師泰俱圍尊氏新第此時諸將大半應師直在法成寺陣其勢強甚尊氏第惟吉良滿義石堂賴房大高重成等數輩耳島津時久島津忠賴踰垣入獻飲食莫能捍禦往復諭解尊氏怒使須賀清秀讓師直曰汝累世爲我家臣今忘恩背義擅起甲兵將欲託事奪我家乎不然宜速罷兵退陳所訴師直對曰臣非有他今日惟欲獲讒者以明臣無罪耳麾兵而逼尊氏益怒將出戰直義扼之曰何將軍舉措之輕邪彼所欲獲者止直義及重能直宗而已宜姑許其請以濟急尊氏不獲已卒聽處重能直宗於流師直意稍釋薄暮解兵而退夜直義歸三條坊門第十五日北朝以亂故停石清水放生會師直師泰以尊氏命流血重能直宗於越前而自執政乃收重能家士

邸宅分賜將士遣兵捕妙吉妙吉先已逃不知所之因毀妙吉住房以漏宿憤島津貞久使石井中務丞攻下大隅搆對疊攘之肝付兼重等奄至國之石井告急十八日貞久馳書比志島諸氏救之曰事迫矣全軍不集即以手兵發戒勿緩急二十五日敷河內觀心寺小高瀬領家職如故並賜尾張今村地頭職爲其莊領家職替地左衛門尉楠木正幸以國宣命橋本正茂付小高瀬於寺家小早川道圓及胤平小坂三郎等抑伊豫弓削莊下地東寺雜掌光信頻訴足利氏是春上杉重能傳命促近藤金子兩使節速取其地付寺家道圓等怨之會伊豫騷亂九月朔小早川彈正忠小坂鶴夜又丸浦左衛門太郎安須美五郎等率兵侵入弓削島劫掠百姓住宅九日足利尊氏遣少子光王丸於鎌倉召還義詮代主關東時尙幼以上杉憲顯高師冬爲執事輔之足利直義尋罷左兵衛督十三日北朝左大臣二條良基罷以右大臣九條經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三十

教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道教爲右大臣大納言竹林院公重爲內大臣高師直遣杉原利孝率二百騎攻足利直冬於鞆適守兵甚少直冬殆見獲其兵磯部左近等射而禦之直冬僅脫走肥後河尻幸俊奉之爲主當此時少貳賴尙宇治惟時輩久懷憾貳直冬聞之十八日與書招曰承京師命西下宜速來聽命惟時得書則即使報之直冬大悅二十日作書約全給社領並囑祈願令幸俊與書約寄進阿蘇莊且幸俊亦約寄進一邑以挽其心宇治惟澄氏邑在日向高知尾五條賴元令惟澄招其鄉勇於是惟澄贈書曰諸方擾擾因隔信使素非本意日向事尙望遵行命也高知尾及山內諸族則悉應命矣惟時已無異志光長大夫將監當具報之稱所註進切待輪旨令旨之至廢以黷陳亦是惟澄浮沈所繫償不得命則將無所措身焉二十六日賴元傳令旨褒其招徠高知尾輩因復曰社務果至誠可賀菊池方徵發援軍府議望其

往援請急以此傳之至其恩賞替地事體甚重宣經奏聞尋素不敢懈去年春會晤既備吐露心腹乃至今豈忽略之哉惟當公平無憾也如會福崎地頭職給旨則有難明言以囑僧都房必將詳道之二十八日足利尊氏手署命高師直曰命兵衛佐雅發若不聽而逃則所至拘留以報其以此令九州師直乃傳之宇治惟時島津貞久三池族等曰聞兵衛佐殿逃下九州將軍有命如此若不能制則據法處之是日少貳賴尙馳書肥前深堀時明等曰京師有命將應兵衛佐殿也請幸協力焉晦至肥後見直冬因說河尻鹿子木宇都宮諸氏姊和出兵助之賴尙素恨一色範氏號令九州及直冬至欲賴以復權於是九州賊軍不快足利氏者皆附直冬九州鼎沸冬十月三日足利義詮發鎌倉還二十二日夜義詮入京師直義徙在細川顯氏錦小路堀川第二十五日義詮如其第執事高師直以下扈從明日徙三條坊門第乃定奉行頭人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三千百三十二

聽政初直義執政務師直頗憚其嚴正未敢縱恣至是直義撤斥內外事一出於己其所與參莫不一出於愛憎驕肆益甚宇治惟時頗迫行在請復恩賞地資綠百端卒聽許是月一日救褒其義舉令立功績奮勳許復恩賞地尋而許盡復本領新恩又令惟澄管領日向吏務與惟時俱戮力攘賊而惟時實無歸順之志惟澄亦挾異竊遣使大判事景興通款景興復之曰仄聞多年之忠勇不意接貴介其所訴當盡心也既以應援被許自今大小之事可相與謀幸望協同大宮司亦遂款請合一以肅清封疆又贈書惟時曰補接應援之報所請粗無異議往年數相見猶能記否太宰少貳大友豐州與足下爲一體則二人皆識吾也爾後幸能被教焉既來在是地若有所囑當致微忠耳既而輪旨至征西府二十八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以贈惟澄並傳令旨曰去年汝報惟時歸誠以請恩賞替地因有此輪命也而今惟時又爲朝敵後雖

復改節當觀其忠否果能致忠必得安堵乃替地勅約至今不可  
變改也其以此諭之令底戰功先是賊攻菊池氏本營惟澄弟惟  
雄等赴援大戰於合志原毀賊城還十一月朔賴元傳令旨褒獎  
之長門厚東周防守應足利直冬九日移檄吉川經兼曰欲安兩  
殿之意因起兵也速致力厚東氏尊氏聞直冬在河尻十一日下  
令宇治惟時等急迫其館令難髮不聽則據法處之十四日一色  
直氏傳尊氏命於島津貞久發關薩兵會擊直冬十九日直冬令  
訖摩宗直行筑後守護二十五日足利義詮始詣石清水八幡宮  
二十八日薩摩人國分友重攻執印友雄於水引城十二月二日  
行在諭權中納言某寄付和泉草部莊中條領家職於河內觀心  
寺以爲鹽穴莊替地入口足利直義屏居無聊懼嬰飛禍每不自  
安至是剃髮號慧源以堅二高之意雖恩信將佐皆憚二高莫敢  
往獨僧玄慧請師直數往侍焉每至談古今以慰之上杉重能畠

山直宗在越前尋難發二十日高師直使高定信襲二人殺之二  
十六日崇光院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六二十七日足利尊氏  
下令宇治惟時伊作宗久等曰直冬陰謀既露顯矣急發兵伐之  
是歲新田氏族迎征東大將軍貞親王據上野寺尾城近隣稍  
多歸者故稱上野親王或信濃王凡其經歷諸州務圖興復流離  
奔竄備極艱苦賴忠義之徒爲之用僅得免於難畠山國清代高  
師泰屯石川河原與楠木正儀相持陸奥會津人輩名直盛與新  
宮明繼戰於小松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館林 阿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六

正平五年

應元光院

庚寅春正月帝在穴太行宮三日高師冬爲

足利基氏執事發京赴鎌倉十一日赤松則村死年七十四足利

直冬聞上杉憲顯爲直義祈禱甚厚十四日稱直義意與書勸勉

以結之十六日京師雷雨冠二十六日足利尊氏義詮詣石清水

直冬在肥後河尻以安尊氏直義意爲名募黨附近馳書招肥前

高來郡人有間澄世安富千壽王彼杵郡人深堀政綱等二月五

日深堀政綱發兵渡海至河尻七日直冬遣今川直貞於訖摩說

訖摩宗直共謀起兵肥前有馬澄世安富直泰等相繼會河尻十

八日直冬馳書薩摩招河上平四郎等以周防內藤氏關所小周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百三十六

防本郡東方地頭職授直泰獎勵之二十一日足利義詮修勝軍

地藏法於實相寺祈天下靜謐二十三日京師雨物狀如貝子而

赤色二十四日北朝前權中納言吉田隆長死定房弟也花圖帝

時爲藏人頭左大辨正中二年薙髮子藤長繼後顯用于建武延

元際稱甘露寺氏二十七日北朝改元觀應是月我邊民侵高麗

固城竹林巨濟島等地彼稱之曰倭寇三月二日法印玄慧寂號

獨清軒健叟明法律習典故爲尊氏直義所愛重時有是問者輒

習法律兼善文辭建武中尊氏服從諸國開府于鎌倉因廣前政

事玄慧是圓等八人議之參酌古今條件其尤切于事務者十七

事而進之名曰建武式目尋又作新加制式二十一條尊氏大可

之皆施行焉法勝寺慧珍得太平記三十四卷示直義因召玄慧

讀之虛誕甚多謂曰今所讀且外誤如此不可不刪正勿使他人

觀也終不果及死直義手書佛教以薦冥福云足利尊氏遣高麗

奉於中國鎮定其亂十二日祇園執行顯證爲禱捷十五日元船

至筑前息濱津遂僧德兒等十八人德兒下總香取郡人從元僧

一寧學年二十二航海至元四明爲津吏所捕逃投城中城主憐

其志白官送天童山遂歷游江西寧州守舉住兜率寺冠蓋相望

在元四十有四年於是欲歸元人因令船主旋榮甫等送之肥後

合志幸隆侵入菊池搗城宇治惟澄率日向高知尾兵往攻之交

戰六晝夜幸隆不能支十七日拔營走十八日北朝太政大臣洞

院公賢罷直冬將今川直貞狗肥前杵島郡橋薩摩族內田某應

之夏四月三日筑前遠賀郡人麻生氏會一色直氏軍擊直冬黨

五日直氏禱捷安樂寺八日吉田兼好寂神祇大副卜部兼茂會

孫也居吉田幼而聰悟好讀老莊之書有文才善和歌兼工書仕

後宇多帝任左兵衛尉稍被親昵帝崩兼好別遷入修學院後遊

木曾御坂愛其山水結廬居焉一日國守帥聚獵其地兼好厭其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百三十八

喧擾賦和歌曰古古毛麻多字倭與奈利計利與智奈乃還鄉里

歌詠自娛常自謂曰燈下讀書尙友古人樂莫過焉當時公卿大

夫皆愛其爲人與之遊者甚多與賴阿慶運等齊名嘗卜葬地於

雙岡而樹櫻花所著有徒然草及歌集死年六十八無子其侍童

有命松麻呂者傳兼好業善和歌後薙髮依今川貞世居鎌西日

向人檢并賴仲以志布志應肝付兼重謀共侵大隅大隅告急島

津貞久十一日貞久令重久爲兼逆擊之直冬將今川賴貞軍肥

前塚崎莊十八日深堀廣綱率兵會之時石見蜂起應直冬吉川

經兼獨不肯與之二十二日尊氏獎勵肥後小代政氏應直冬直

冬與以山鹿莊田馳書經兼兄經任附己益援其黨尊氏亦馳書

漕船五月初今川賴貞攻肥前須古城既而聞敵入彼杵莊乃遣

深堀廣綱等往禦之少式賴尙軍筑後擊五條良氏良遠十五日

馳使肥前徵深堀時久廣綱等兵十六日高師泰殺北朝參議菅原在登及其子在弘師泰恃功驕奢欲營別墅于東山枝橋以菅原氏墳墓在其地乞之在登請移葬而取之師泰怒曰彼故惜之爲辭以欺我耳卽遣役夫斬木發墳遺棄骸骨遂因其地以作別墅人或作歌榜其傍誹之師泰意疑在登所爲竊遣力士刺殺在登及子在弘初師泰作別墅大納言四條隆盛家士過其地見役夫甚勞頗謂師泰師泰聞而大怒追執之被以役夫服剗土穿石以辱之見者醜之其凶虐無忌憚率此類也二十日京師地震足利直冬自將攻鹿子木城鹿子木大炊助力拒三旬二十二日直冬督龍造寺家平等破正門柵城兵掛箭射之家平乘夜襲擊竟不能陷二十三日又大震二十四日大風二十五日又大震二十八日京師大水北條遺族相模治部權少輔與毛利親胤共起兵安藝吉田莊與直冬黨相應吉川經盛離族應之近郡竝起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四百三十九

與石見連合守護代官須藤景成徵兵爲守禦備既而吉岡山形徒起加茂郡取西條搆寨據之是日武田氏信李吉川實經親長逸見有朝等擊破之敵奔寨走氏信進入高田郡二十九日京師地震六月八日氏信陷吉田莊北條毛利徒奔于山縣郡當是時高師直矯尊氏令使西國人殺直冬而人皆曉其詐莫敢應者少貳賴尙迎直冬背尊氏直冬納其女爲妻往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天下分裂爲三稱官軍曰官方尊氏兵曰將軍方直冬兵爲右兵衛佐殿方南海舟師久困賊軍三日尊氏誘紀伊安宅族伐淡路沿海舟師安藝武田氏信入山縣郡攻井野嶼取而爲營居三日則毛利親胤寺原時親等據等原與谷兩城山形爲繼壬生道忠等據猿喰山城八日往攻之親胤爲繼等陣道祖祖嶼連戰不克寺原與谷兩城陷十日京師地震十一日又震二十日又震高師泰因循未發石見安藝諸國蜂起於是尊氏決計遣師泰令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四百四十

小早川藤井諸族徵發其兵請光嚴上皇下道冬追討院宣並授錦旗二千一日師泰發京師尊氏趣長井出羽前司等與俱西下師泰至淀駐軍五日向備後進武田氏信已勝山形以國人熊谷彥八有戰勞取三鴨野氏邑志道原託以廩之當此時直冬益集黨馳書彥八及吉川經任等招誘之山陰山陽向背不定二十二日京師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八日北朝前內大臣大炊御門冬信死秋七月二日京師地震將軍塚鳴動安藝武田氏信之克山形郡也吉川實經往會其軍氏信令屯市木御坂禦石見於是石見軍來攻實經不能禦走保大朝莊得綿貫伯母野氏援兵力擊却之出雲佐佐木氏素有怨高師直於是與土屋平左衛門尉伊藤彈正左衛門尉等連合應直冬守護代吉田秀仲率諫方部貞助等入阿用莊攻蓮花寺城土屋伊藤降五日直冬馳書豐後招都甲惟孝八日京師大風十一日京師火安藝武田氏信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四百四十一

逸見吉川等兵復攻山形爲繼壬生道忠等於猿喰山城遂陷之出雲吉田秀仲進入來島莊攻由木城來島藏人三郎降轉攻野萱下子兩城來島藏人二郎佐佐木貞宗走延曆寺僧徒擁目吉神興於西塔釋迦堂要請事十四日光嚴上皇罷天台座主尊胤法親王慰諭之數日僧徒奉神興歸東坂本寺以背蓮院尊圓法親王爲天台座主十六日安藝守三谷行氏卒十七日直冬將桃井義鄉至石見三鴨鄉以直冬命招誘吉川經兼等擊與高師直師泰者安藝武田氏信武抑毛利氏吉田莊及師泰爲中國政毛利師親往訴之是日師泰與書信武曰師親累有軍功速還其邑當國關所處分我既承命君其知之矣高野山大塔五佛汗出二十一日足利義詮傳院宣於東寺長者祈謝之尊氏禱戰捷於實相院二十二日帝納願書於後鳥羽帝御影堂近衛中將栗野某約本領安堵招阿波人菅生新兵衛二十四日北朝贈僧一翁圓明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四百四十二

佛演禪師號足利直冬爲西國政行賞其黨肥前安富泰重首應  
多功盡舉其邑深江附近敵徒賣得質券地及肥後天草氏邑本  
砥河內浦周防平子氏邑仁保莊與之馳書招阿曾沼下野守等  
九州中國怨師直師泰者競附波動東國初土岐賴遠之誅也姪  
賴康繼宗賴遠弟日賴明薨髮日道存其子賴連亦薨髮號周靖  
襲邑墨股尊氏以爲將平信濃於是周靖與弟賴直賴衡俱起濃  
尾擾亂警聞到京二十五日尊氏遣兵擊之因議義詮與高師直  
往鎮壓焉二十六日禱蕩平於東寺西大寺夜佐佐木高氏先發  
濃兵已及近江山中驛京師驚駭武人劫掠騷擾殊甚二十七日  
高師泰攻佐和善四郎子鼓崎城是日光嚴上皇賜馬於義詮師  
直明日義詮師直東發進近江其兵四百與議喧囂謂敵觀兵  
近江而退美濃蓋有所待也尊氏禱蕩平於清和院數日諜報叛  
徒敗衄而散殆不知踪跡人心稍安二十九日以五條良氏爲修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四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四百十四

理權大夫桃井義鄉在石見稱中國大將軍移檄勸諸國伯耆  
蜂起與出雲響應八月八日吉田秀仲率諏訪部貞助等防之於  
安來津十一日京師火十二日鹽治高貞姪信濃宗泰高秀與伊  
藤元智土屋辨房多久中太郎等俱起明日自高野山進秀仲逆  
之白濁橋敵銳甚秀仲力戰遂扼富田關塞明日戰於平濱先是  
一色範氏赴肥前擊杉島叛徒九日子直氏命守護代課近隣地  
頭警固河上社祭足利義詮克美濃叛徒盡降土岐周靖船木入  
道脫乃遣兵追斬舟木入道捕周靖班軍垂井驛十七日春日社  
及若宮神社殿柱生金花銀花宇治惟澄以河尻幸俊坊守富莊甲  
佐社居合川訴征西度十八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令旨於  
幸俊禁之遊先例阿蘇大宮司惟時素觀望形勢尊氏因與書曰  
肥後一宮阿蘇社及健軍甲佐郡浦四社爲一國神領宜知行之  
禱天下靜謐以挽其心薩摩伊集院忠國等圍郡山賴平於郡山

城小山田景範比志島貞範吉田清秋猿渡藤信重救之忠國退  
濟師又攻之賴平棄城走日上軍進攻谷峠島津氏力拒貞久馳  
書比志島氏嚴備之足利義詮次柏原驛奏請凱旋直詣上皇宮  
上皇以爲私關不許二十日義詮發森山還京乘飯原清胤等爲  
前軍近江守護六角氏賴押土岐周靖於與與師直等俱隨後二  
十二日北朝以義詮爲參議左近衛中將二十三日勅免吉野天  
河鄉民課役如故二十五日高師泰兵夜潛登鰲輪城後山上群  
熊驚走城兵見之曰我以爲敵乃熊也出城逐之師泰兵急攻拔  
之斬佐和善四郎連取五城國內三十二寨望風而遁三角嬰城  
固守師泰築長圍困之是日小笠原貞宗死左京大夫長清六世  
孫也家世傳射藝騎乘之法至貞宗最極其精妙後醍醐帝爲聽  
昇殿因師習之帝嘗欲知坐鞍之法令貞宗騎親就其鞍上探試  
之乃大稱賞命畫工圖而藏祕府焉又嘗受其射法謂其騎射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四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四百十六

巧得之於天也乃賜書褒爲武人師表以王守銘其旗後改爲菱  
初帝以大迫物股害生類救廢之貞宗以爲步射之與騎射於武  
事不可偏廢而馳逐之習以大迫物爲最要遂上書光明院請復  
之院許之貞宗晚自著家譜並作之序誠子孫其略曰吾家世傳  
弓馬術自兵部以來至左京兆自成一家大迫物草鹿等法是其  
所新定驅妖魅而護國家師將府以制寇賊不可無此術凡吾子  
孫宜慎重無失也兵部貞純親王左京兆長清並貞宗遠祖也子  
孫能遵遺訓世以其術顯貞宗與今川某伊勢某議定武家禮節  
集成一書題曰三儀一統甚崇信禪教從元僧正澄受法頗有所  
省因難髮改名泰山誓創開善寺於信濃世呼曰開善寺入道至  
是死崇光院命其彈正臺監護葬事世以爲榮所著有修身錄死  
年五十七二十七日足利尊氏命佐佐木秀綱斬土岐周靖及賴  
直於樋口河原梟之足利直冬黨益熾取赤松則村播磨五箇

莊高師泰遠江濱莊與諸將宗直以賞功今川賴貞在因幡因幡蜂起方徵新興寺別當幸舜等兵擊之一色範氏領軍肥前後藤光明據塚崎城白石彌次郎據須古城藤藤太郎據新羅城拒之九月朔使梓郡深堀族政綱與弟清綱廣綱亦應直冬三日信濃常陸越後四五國競起叛足利氏十六日直冬又遣今川直貞率深堀政綱等往略肥前授後藤光明以肥前村田莊筑後竹野新莊安永日向都於之山馳書薩摩招山川氏等越後叛徒屯如法寺左藤間上杉憲將自將擊之命山口二郎等自山園擊其背直冬教左近將監盛宗招誘宇治惟時惟時因通意二十三日直冬與書約本領安堵並寄附地於四社少貳賴尙自筑後引兵向肥前亦遣宗刑部丞勸惟時應援二十五日結城顯朝弟小峰朝常離其族獨應官軍與石堂慶秀戰自前月京師敗火冬十月二日光明院從居廣義門院宮肥前有馬澄明與一色氏兵戰於矢

上三日直冬馳書褒之犬內弘直之遺害也弟弘幸承後於是弘幸應直冬直冬因馳書招周防內藤盛信等盛信適病死遺命其子起兵於是高師泰遣山內彥次郎伐周防犬內孫太郎防之盛信遣臣審覺佐其孤德益丸發兵往屬十日擊彥次郎又助犬內但馬權守攻守護代乙面左近將監逐之審覺又遣安貞貞村率兵會直冬於肥後訖摩營義詮頻趣吉田秀仲發出雲兵會擊石見秀仲乃移檄諏訪部貞助等期二十日會院原直冬在訖摩集兵自將赴肥前駐營塚崎一色範氏保草野城惟上松浦族與草野氏助之耳馳使京師告孤立危急曰惟將軍來討必得平定十五日夜大友氏代官自京師逃歸桃井直常父子亦逃京師恠恠尊氏問高師直曰孰擊西國者師直曰非將軍親往則不可也何者鎮西人士皆謂將軍與右兵衛佐殿外雖相攻內或不然是以持疑觀望今聞將軍之至則衆知所向背一時必潰散矣尊氏

納之自將師直等往討之留義詮護京師北朝漏聞以大嘗會期近止之而諸國變報益急十九日光嚴院命停大嘗會御禊二十一日勅遣左兵衛督日野邦光於肥後與宇治惟澄等諸謀乘機急圖恢復尊氏決西下計與書信濃小笠原政長等發國中兵來會達者錄進其名又馳書宇治惟時曰太宰賴尙助直冬叛今將來討卿獨不肯應甚嘉其忠也其益圖報效桃井直常等起兵越中斷能登二十三日改冰見湊得江石王丸舉族構險於志雄越山力戰防之尊氏將發高師直潛謀殺直義二十六日夜直義與石塔賴房出亡師直勸尊氏急緝捕之定處分而後發尊氏不聽二十七日尊氏使佐佐木高氏抵院執權前大納言勸修寺經顯告明早發京討西國亂經顯使人奏光嚴上皇上皇乃賜劍馬於尊氏二十八日尊氏留義詮率師直等發次淀義詮將蕩平於興善院二十九日尊氏詣石清水宮明日至山崎三寶院僧正賢俊

追及隨行直義奔河內畠山國清迎入石河城十一月三日移檄近畿發兵伐師直師泰直冬駐營太宰府三日豐後都甲惟孝率兵抵軍能登守護桃井義綱在京師得國警聞即往擊之國人井上布發丸富來彥十郎等起兵富來院向花見愧義綱代官矢野余五郎得江氏將長野季光等逆戰四日敵屯飯田驛爲余五郎所擊破走入越中會義綱至乃并將之爲戰備義詮命園城寺衆徒嚴備勢多橋尊氏至兵庫五日馳書河野通盛急發兵來會六日京師雷土岐賴連兄弟之就縛也弟賴衡逸潛來京師募黨謀夜襲時佐佐木高氏仁木賴章爲侍所護衛輩下高氏部下廉知是日遣兵擊斬之因園土岐蜂屋氏邸皆逸季子某闕死乃鼻其首尊氏自兵庫與書義詮曰京師若有變奉帝於上皇宮而護衛尊氏直冬交馳書招宇治惟時惟時表歸順於征西府八日懷良親王賜令旨許與其四社領及筑前下座郡豐後大佐井莊日田



莊等地頭職如故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白藏人所請賜論旨北朝內大臣竹林院公重罷左近衛大將尊氏將發兵庫又馳書河野通盛等曰九州蜂起直冬矯稱吾意集兵今往討之其速會備後當此時京師諸將聚兵僑居民家輒出劫掠都下騷然十二日上杉能憲以常陸信太莊叛尊氏直冬遣將稱尊氏直義旨鼓動中國九州怨執事探題者競起立功因冀得吹舉以復領邑豐後野上總地頭野上資親肥前龍造寺族吉岡名主家種西村名主家忠戶町浦地頭深堀時明筑後富永名主荒木家益豐後支族一方地頭宇都宮政貞等直冬批其狀本領所帶皆安堵復肥前河上社社務座主職及神領東妙妙法二寺領邑寄附地等有差違者處罪馳書招出雲諏訪部三郎大隅福寢清成薩摩經谷九郎等豐後大友族亦或應直冬一色範氏城守肥前略平於是駐營太宰府欲經略豐後少貳賴尙與諸將議遣使招宇治惟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五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五百五十二

惟時竊通意十五日直冬命惟時會擊豐後賴尙因致書曰發日得報征豐意已決適幕府有命因領其事幸速往征焉高越州敗於石見逃退安藝聞已還京可賀也當國合屋族叛即往攻陷之合屋河內守等授首矣今大友兵部大輔亦受命苟協謀從事平定可期也尊氏在兵庫播磨多叛因不得進十八日尊氏進至備前三石親作書趣河野通盛等來援二十一日禱蕩平於弘治寺京師清和院出雲作築社直義禱紀伊歡喜寺馳書和泉招談輪助重攝津伊丹宗義等率兵至石河城下賀高山小原族起近江二十二日石塔賴房起大和贈駒山並應直義京師自直義逃兩旬不得確報於是得吉野執行報謂直義在大和田口非有異圖惟避禍耳又傳兵庫信息謂師泰得出雲兵已破三隅氏又流言今夜有行火者師泰兵士入京師師直與將軍掛隙將至山崎市民驚擾明日議至報義詮曰直義降吉野自大和赴河內畠山將

監吉良三郎附之鎮西近狀大友日田諸豪通志將軍惟少貳附直冬細川興州未決向背光嚴上皇命圓滿院長助法親王修尊星法於其宮禱禱勝既而京師相驚直義兵至八幡二十五日謀又報直義以二十日至石河城畠山助之源大納言來見與俱謀事以石塔賴房為將入近江縱火高良莊侵略佐佐木高氏繕修禦之足利氏大驚因議近江若危則當據東寺即為守禦備叡山僧徒有與直義者義詮命護正院僧都探偵錄進其名近江入大原國氏等得直義檄至石河城直義以上野氏勝為將與俱起大原莊二十七日據油日城施善應寺集兵二十八日光嚴上皇納天下靜謐願書於持明院新宮明日見大史中原匡遠中原師利大外記中原師茂曰直義方在河內都智城招細川顯氏顯氏未至直義欲赴讚岐未決彼非有異志惟怒師直師泰所為去年與尊氏約執教二人因違律僧與書讓如約而直聞之執其僧縛致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五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五百五十四

侍所仁木賴章暴亦甚顯氏已還讚岐遣內島彌六率今正通治等攻土佐前守護高定信代佐脇太郎松風等三城晦義詮命院林氏會擊北國叛徒十二月朔上杉憲顯自鎌倉還上野桃井直信率兵數千侵入能登陣高島驛進攻志雄保得江氏力戰却之直義將上野氏勝侵略近江勢甚強三日光嚴上皇聽足利氏請下院宣追討之尊圓法親王赴坂本四日尊胤法親王亦赴坂本近江守護佐佐木氏賴在京師其弟信詮發兵守禦氏勝率大原國氏及基安儀儀高山諸氏邀戰於三上山野州河原信詮敗走進向勢多守護代伊庭六郎左衛門尉守橋不戰而走氏勝燒橋佐佐木氏賴自京師下坂下渡湖而進佐佐木高氏父子亦議往禦之舉京震駭明日石山座主報曰昨日未牌凶徒攻勢多守護代兵數百不放一箭奔北走京橋驛一宮蕩燼大江大萱等地頭家人悉被焚毀腐掠石山怖甚叡山亦有通敵者僧徒集社頭議



警備社壇探偵叛徒以爲自全計七日以和田助氏爲三河兼清名地頭以賞功直義遣石塔賴房等率兵萬餘向八幡山國清命淡輪助重助守和泉井山城貴志按察房助守紀伊春日山城京師驚擾謂敵自七條進或謂自鳥羽進時敵先軍已至八幡燒民家及大渡橋夜賴房陣赤江佐佐木高氏仁木義長等往擊之八日宇治土寇侵昭宇治直義禱河內西琳寺九日下給旨於熊野伐新宮賊諭新宮神官等歸順發兵向尾張京師動搖謂賊已入開山光嚴上皇使泰久幸問義詮答曰已遣軍禦之請無驚上皇召僧正道昭修不動法於宮中十日佐佐木氏賴渡勢多與上野氏勝戰於守山大破之斬大原國氏及弟國廣下賀高山皆陷乃致首京師粟生爲廣築田資國山室俊秋宮重定平河路家兼等十餘族起兵三河應直義直義之奔也至大和納降行在帝下公卿議權大納言洞院實世曰車駕播越百僚流離十餘年於

今皆彼兇豎所爲今爲其僕所圖窮迫乞命蓋欲籍天威以快私讐耳宜乘機誅殺以絕後患左大臣二條師基曰管仲釋而齊興章邯降而秦亡今釋直義用之官軍必振矣准大臣北畠親房曰以權宜納之暫收其功帝從之十三日賜給旨曰溫古知新明哲之所好撥亂止戈良將之所先不念元弘之舊功奉歸皇天之景命其速舉義兵運天下靜謐之策尊氏遣使豐後與書豐前藏人三郎曰九州甚勞我意當急來伐四國中國方累區處事苟畢將不日上途也其能爲攻守計也今日之事氏泰舉措甚善其功實大宜與使者語謀氏泰即大友氏泰也能登桃井義綱嬰守金丸城越中叛徒來攻得江氏將長野季光等出城擊却之丹波蜂起屯桑野攻守護代久下彈正本木城彈正拒戰斬首五六十致之京師賊又侵會地莊不勝而退十五日北朝以石清水爲戰地委社家行放生會義詮命竹田七郎等警固東寺十七日直義上請

文曰拜命之辱當避旨盡忠由是石塔義房其子賴房上杉顯能等將士歸降者多山國清乘石川國應之備木正儀因出兵爲之聲援花山院長親曰弟而敵兄已素大倫今彼督兵則非王者之師縱雖有不利不可也況彼非有忠子君者挾帝而要者也其不利必矣山縣顯曰直義姦兇莫所不至窮無所容身乃來歸南朝納言實世請戮之以絕後患其言是矣而今受之是養豺狼也使其得志則其爲後患也必矣且使弟討兄納逆而藉其力悖理亦甚矣何以正刑憲且以示大義於天下哉亡幾直義復叛其反覆無常固如此而今不能察之可謂不明之甚矣石塔賴房兵屯淀山崎軍容甚盛十九日與佐佐木高氏對陣大渡放箭戰二十一日謀報京師東國兵自南方會入幡細川顯氏已服四國將渡海向京二十三日義詮欲伐八幡奏曰主上與上

皇異宮護衛不便明日崇光院奉神鏡徒持明院殿兩上皇徙居新宮高師直以尊氏旨命上野守護上杉憲顯收新田義貞世良田右京亮及桃井直常邑在新田莊者與岩松直國及賴宥時憲顯等有異國二十五日上杉能憲起兵於上野遙應直義將攻鎌倉父憲顯聞之僞稱擊能憲將兵馳至上野與之合同進至武藏東國兵士來歸者甚多高師冬徵發關東兵無至者僅率兵五百與足利基氏來攻之石塔義房中賀野宮內少輔加子修理亮今河左近藏人一色少輔三郎與三戶七郎彦部次郎屋代藏人隨基氏夜至相模湯山義房與中賀野加子謀擊屋代三戶彦部殺之奉基氏走明日宿飯山寺二十七日擊破師冬兵師冬走甲斐逸見城二十八日賜給旨於和泉淡輪助重等勵功准大臣親房與書陸奧相馬親胤勸荷歸順致力本領如故二十九日崇光院奉神鏡還土御門殿上杉憲顯及三浦杉下等以兵迎基氏是日

還鎌倉是月京師地震僧元還還自元我邊民侵高麗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三千百六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七

正平六年應永二年辛卯春正月朔帝在穴太行宮富山國清率伊丹宗義等御攝津屯神崎是日擊破守護河江國道走之桃井直常素怒師直不賞已也應直義率北國兵發越中會大雪沒馬足乃令士卒乘橈前行而后徑開人馬流行進至延曆寺通京師京師相驚謂桃井率和田兵已向坂本常陸佐竹義盛離其族發兵赴鎌倉援上杉憲顯千葉貞胤死初貞胤祖父賴胤生胤宗及宗胤胤宗生貞胤承下總宗宗胤生胤貞胤肥前小城郡貞胤長子高胤屬官軍死於延元元年京師之役次子氏胤紹職高師泰部將土屋宣時構城攻三隅徒三日周布族西島居兼元與武田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百六十二

彌太郎連田十郎赴救三隅夜半拔其城四口上杉憲將率兵數千發鎌倉往擊高師冬於甲斐逸見城上杉能憲與加子宮內少輔三郎俱海路赴京師細川顯氏已歸國阿波亂飯尾吉連等發兵據八萬城是日破敵城焚毀要害諸國馳使備前報北兵向京者踵至尊氏恐決意東遷是日聘書延曆寺勸禦北兵以近江三莊爲懸賞當時叔山僧徒欲應北兵者益多三門主在坂本論不肯聽或謂梶井門主有助北兵意三塔反側不安尊胤法親王歸於西塔尊圓法親王於飯室既而其法親王赴西塔尊胤與俱還京師則僧正賢俊進義詮書武家奉行僧性遵亦進尊氏書尊胤不知所措自戒虞焉尊氏又與書紀伊傳法院等曰將班師伐南山凶徒也其發兵來會七日夜尊氏至攝津次瀬河謂京師開戰則直應還京否者可從伐河內其夜直義至八幡駐軍遣二階堂行朝父子等從督守治軍與書紀伊奈胡余次日將誅師直師

泰宣來援之直冬在太宰府益誘中國豪右拒師泰內藤族平野三河房等應之是日直義與書獎勵又判九州政批龍造寺家平

訴安堵肥後益永名田宅安富泰重深江實得質券地以爲功賞與之十日征西府遣使阿蘇招宇治惟時共謀伐賊京師情勢日迫諸師充滿義詮第傍市人惴惴相謂四宮河原兵變已動公卿爲逃避計是夜尊氏至山崎赤松範資進戰大渡細川顯氏降尊氏後而來斯波高經二階堂時綱赴八幡軍兵士恟恟相謂京師開戰非今夜則明日矣直義謀和兩朝京師衆論不協各執意見義詮骨鯁將欲附直義者多十二日上杉朝定上杉朝房今川範國出奔八幡義詮毀其邸夜尊氏欲攻八幡以敵斷大渡橋議舟橋就從衆論不決是以稽留不交兵仁木賴章赤松則祐軍宇治十三日挑井直常與南軍合下雲母坂夜燒數里民家進陣白河東岸別軍自於伊坂進赤松氏軍松崎禦之京軍屯法成寺京極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百六十四

殿互相持待其進終夜無戰聲京師震怖或謂山兵已自四宮河原進又謂南方戰方盛京軍退保鳥羽上下驚擾士卒四出抄掠先是尊氏構柵門護衛持明院宮千葉氏胤陣近在宮傍兵最不檢束輒亂柵門內洞院公賢命義詮禁之十四日須賀清秀竊圖奔八幡義詮覺遣兵襲其邸清秀縱從士防之乘間逸去邸在築地從士格闘或有闖入禁中而死者夜崇光院俄遷持明院宮義詮馳入止之駕已出不及事讀岐細川氏遣將率今正通治等踰山入土佐是日攻松風城明日拔之佐脇太郎等走十五日先是尊氏擊直冬于筑紫以故京師兵寡又多通志于直義叛降相繼義詮置關防遏之守者亦相率亡去留者不滿五百於是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勸義詮西與尊氏兵合義詮從之棄京師西奔適尊氏遣高師直提兵援京至桂川與義詮合是日曉高師泰臣火其邸逃千葉氏胤奔八幡軍高師直仁木賴章等十邸皆燒午時

桃井直常與叡山僧徒俱入京護上皇宮佐佐木高氏走歸近江爲園城寺僧徒所逆擊義詮同軍自四條河原進尊氏自將擊二條河原背直常等禦戰於四條河原死屍枕藉及三條二條兩軍交綏直常退陣法勝寺尊氏退陣二條京極以吉良貞家邸爲營夜遣千秋高範奏歸京於上皇宮諸將不和山名時氏收兵奔入幡十六日春日神木歸座高範與佐佐木滿信俱奔入幡尊氏義詮欲據香山寺城爲於伊山敵所圍截陣桂河西岸夜小笠原政長火邸奔入幡師直武藏守護國司代藥師寺某亦叛降足利氏諸將大概離去尊氏義詮與師直仁木賴章佐佐木高氏畠山國清等西走敵兵要路從士苦戰僅得以五百餘人至丹波石龜寺據險設寨乃以丹波佐佐岐莊牧氏關所寄附篠村八幡宮十七日桃井直常又入京護上皇宮師直擁尊氏赴高氏若狹城遣兵追之吉良滿貞斯波高經千葉氏胤亦入京是日諏訪隆種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六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六百六十六

政高師冬于洲澤城諏訪真親在隆種軍請曰執事冠我烏帽義同父子不可背也馳入城拒戰與師冬俱自殺於是東北威屬直義上杉憲將傳命富士社大宮司等發族人警備甲斐通路師泰將古莊二郎左衛門尉率兵入石見波爾莊西島居兼光與島居次郎左衛門尉島越二郎等防戰却之遂驅直冬所遣將國人田儀次郎左衛門尉降乃與俱往狗地僧疎石謀尊氏直義熾和是日遣等持院祖疊往說兩日直義作誓紙數通自表明十八日直義馳書招土佐松井五郎等伐師直師泰師十九日京師開師直將走北陸斯波高經千葉氏胤山名時氏等諸將往擊之時氏攻丹波宮田城散位賴弘軍木崎諸國路塞租稅不至供御闕乏直義進島目三萬匹公卿爭遣使直義賀戰捷崇光院又遣使往賀直義以叡山有功寄附近江三莊約其有殊勳者當別抽賞以慰僧徒能登守護桃井義綱招得江石王丸等石王丸遣族長野季

光往會二十一日義綱遣里見彥七率其兵往攻羽城燒山麓交戰五日北伐諸將軍丹波木崎初島津貞久領發岐櫛無保爲細川顯氏所收貞久訴不得理於是貞久應直冬遣子師久至入幡屬散位賴弘軍二十二日賴弘作書附師久使報十六日入京以後戰狀勸顯氏上京並還櫛無保於島津氏尊氏師直交馳使石見促師泰東上當此時尊氏駐營播磨書寫山二十三日師泰與子師夏俱自石見來會二十六日直義修社事政師泰已去石見桃井義鄉勢益振進獨出雲伊藤元智等應之諏訪部助直屬山名時氏攻宮田軍二十八日尊氏與書招之二十九日勸高野寂靜院修祈禱又迫薦後宇多後醍醐二帝冥福直義命前大僧正增基修尊星王法於入幡營大舉伐播磨晦直義將石塔賴房進軍播磨瀧野廣室賴長等發兵會之二月朔尊氏以丹波志樂莊地頭職與三寶院又賞三隅族來原遠盛功與石見向上鄉地頭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六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六百六十八

職安藝熊谷進乘族直平率兵會軍明日尊氏以松田氏闕所志地村地頭職與進乘賞其功直義尙唱兩朝和議是日將遣長井廣秀問註所顯行往說不果僧良兼見洞院公賢曰和議已破矣桃井直常主戰盛拒之至言武衛入道可斬二日大僧正慈嚴使僧至入幡直義罕見延而饗之因語曰外間輒言和議破非也惟我陣中有可回避之情因不明言耳後直義遣使再三說南朝議遂不協云三日直義遣兵向丹波是日尊氏陣引尾師直陣泣尾人以爲不祥石塔賴房與尊氏軍戰於瀧野明光寺四日夜高師泰潛襲賴房陣賴房間知設備逆戰大破之師直部兵進衝賴房軍血戰方盛細川顯氏縱兵背擊師直殺傷甚多直冬以日置清政爲出雲日御崎社檢校職五日出雲守時益奉令與阿波渡邊族以金丸西莊賞其功直義移書佐竹左近將監河原谷兵車助等發兵會伐師直師泰師時東國兵援入幡者至勢多以丹少椿

留六日、直義令園城寺僧徒速濟之、京師傳言、尊氏師直也在書  
寫山下、細川顯氏與從弟賴春、上杉顯能俱以大兵來擊破之、尊  
氏走保法花寺、八日、上杉重行將兵數千入京師、十日、楠木正儀  
率和田助氏等往攻河內大饗城、十一日、鎮守府將軍北畠顯信  
以本領安堵、勸相馬親胤歸順、効忠尊氏、命伊豫守護河野通盛  
急舉國中地頭家人來會師、十二日、義詮錄備後戰功、與福田莊  
高須於杉原信平、尋與泉村於三好覺辨等、尊氏遙馳書陸奥、命  
伊賀盛光等伐直義黨類、先是、畠山高國朝發稱信元、子國氏爲  
奥州管領、於是吉良貞家黨直義、奥州亂、是日、攻岩切城、陷之、畠  
山高國父子及家宰游佐某等戰死者百餘人、高國子孫猶居二  
本松、以爲氏相馬親胤亦黨直義、因應南朝陸奥介顯信、謀自督  
軍大舉進擊、十三日、下國宣於親胤、先期舉兵、許賞以海道四郡  
及高木保關、所尊氏以山城上久世公文職與竹田秀元、日向白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六百六十九

杵院地頭職與島津資久、甲斐花崎鄉與島津忠親、資久居莊內  
樺山、因氏焉、直義以越後田河莊上下條及相良莊與細川賴和  
賞其功、兩黨交募黨諸國益擾亂、石塔賴房等兵勢益強、尊氏軍  
輒不利、十四日、退赴兵庫、京師觀兩黨成敗、有自入幡還者、謂將  
軍之至、兵庫聲言上京實欲奔東國也、爲見藤四郎應直義、發兵  
戰於美濃、十五日、直義與書獎勵之、石塔賴房等已破尊氏軍、是  
日、出流野城、追尊氏、畠山國清、小笠原政長諸軍齊進、陣於西宮  
、雀松原、打出濱等、尊氏陣於兵庫、十七日、賴房國清與尊氏戰於  
御影濱、兩軍死者各以百數、尊氏敗績、狼狽入湊川、城、城中秋監  
兵士填咽、乃命出士卒閉城門、衆悲曰、執事薄情如此、豈可終張  
邪、悉引去、是以將士在城中者、亦往逃亡、始兵號二萬、至是止  
者、惟赤松範資等僅五百餘人耳、十八日、尊氏與賴房等戰于雀  
松原、又敗、矢中師直股、又中師泰甲、流血腫胸、至失氣、旦暮城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六百七十

陷赤松範資、誠子直賴曰、我今將殉死于將軍、汝尚幼、且則祐譽  
欲養汝爲子、宜還鄉里、事叔父、猶事我、不然、爲僧、薦吾冥福、直賴  
改容對曰、世間是非、兄既粗辨知之、豈目視大人死而忍生還者  
邪、決不奉命、神色甚壯、時年十三、直義得報、十九日、移書宇治、惟  
時日、師冬以去月十七日、授首須澤、師直師泰奔丹波、謀由播磨  
上京、畠山國清等要諸打出、誅數百人、因逃歸湊川矣、是日、京師  
地大震、將軍塚鳴動、尊氏命待童嬰應氏、直潛出城、使直義陣、二  
十日、氏直詣八幡乞降、因致尊氏旨、直義曰、令師直師泰難發奪  
其政務、宥死一等、以此嫌和、直義許諾、乃遣二階堂行朝、因大納  
言四條隆隆、密奏上皇、二十一日、京師流言、義詮率兵將由丹波  
來、上杉諫訪等往備之、市民驚擾、盜賊行火掠財、火連日不絕、尊  
氏第亦燒、二十二日、氏直得直義要領、復歸湊川、城、二高不知所  
出、相議曰、使將軍保赤松城、已走四國、又曰、三條殿怨我深矣、然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六百七十一

披削歸罪、或得免也、藥師寺公義曰、在昔源爲義、剃髮歸罪、義朝  
以子、尚不能全之、竟澠血僧衣、公今日縱爲出降、豈有獲全之理  
乎、適足以取辱耳、若夫欲走四國、須有舟楫之具、而今船隻不辦  
、追兵適至、誰敢力拒、且聞細川顯氏大兵在三石、聞將軍赴赤松  
、彼必爲梗、進不能至、退亦失據、不如以見兵快戰、以決死生也、二  
高僞首不答、惟欲忽死苟免耳、公義泣歎曰、途窮運盡、迷而不復  
、一至於此乎、遂詠歌、斗龍波宇志斗龍波北斗龍加豆奈那難發  
號元可、而跡入高野山、二高遂削髮、師直改名道常、師泰道勝、二  
十三日、桃井直常與上杉諫訪祝部等、以兵數千、向丹波義詮納  
降、直常師直入幡以報山名、時氏定北丹波戰於往原、二十六日、  
尊氏發湊川、琵琶頭寺師直師泰納衣、箭笠、亦欲應從、尊氏使秋  
山新藏人謂曰、宜距我三里而來、衆彈指曰、出家功德、應救後生  
、而今生難免矣、二高至武庫川、嵯林寺前、上杉顯能以其父讎、命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六百七十二



兵士驅馬遮其前三浦入郎左衛門從卒二人叱師直曰何物比丘敢爾被笠掩面就視其笠帽巾少脫露半面三浦曰是也揮刀斬之師泰見之將逸去吉江時宜抽槍刺之師泰將拔衣中刀時宜從卒推鎧墮馬斬之子師世族師兼及河津鹿目等十餘人皆爲顯能兵所殺顯能重能之子也師直屢建戰功復素爲尊氏所親任威權無比雖宗族舊將視其順笑以爲喜懼性亦驕淫奢侈擅張兒威逞其巨毒怨苦者多二十七日勅相馬親胤應鎮守府命戮力討賊賞必從其功直義命本國寺祈禱平尊氏發山崎夜還京師自常在光院至善法寺遂入上杉朝定邸惟佐佐木高氏等從耳明日直義亦還京師錦小路邸石塔賴房等扈從甚盛二十九日勅西大寺領和泉今泉草部下條田如故鎮守府方圖進勦吉良貞家已黨直義克畠山氏於是聽鎮守府命泰正平號贈書相馬親胤曰將軍與吉野合體救下令討不順命者以此周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七百一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七百七十四

旋者久今顯信卿方徵兵討賊我黨將士宜舉族人戮力效功也崇光院遣前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賀直義晦足利直義畠山國清復叛出雲人諏訪部助直在山名時氏軍是月和泉和田正武傳興良親王令旨招之尋又招其宗信惠是月權大納言一條內嗣來奔尊氏之還京也猶流刑人怏怏不樂怒上杉顯能擅殺師直兄弟欲賜死直義營救三月二日處之流又定從難將士四十人賞義詮在丹波以不堪政務辭之直義以當協心佐翼勉之尊氏釋然足利氏將率伊賀光長等兵自陸奥府中往擊出羽大納言北畠顯能狗伊勢勢甚張三日尊氏遣守護石塔賴房發四州兵擊之直冬駐營太宰府原山安藝兒玉家氏等發兵至太宰府直冬乃批其訴許與安藝竹仁武藏池屋等田宅如故是日足利氏議定鎮西探題事受直冬處分細川顯氏至京師謁尊氏尊氏却之曰降虜安得直見哉顯氏惶怖而退四日直義馳書陸奥

結城親朝等報師直師泰伏誅將軍還京令益盡力伐其黨與京師已定足利氏奏崇光院請還宮六日尊氏至直義第直義盛饗之尊氏尙憤師直等死於是意大釋衆心始安命細川顯氏往迎義詮軍容甚盛觀者相謂曰十七日以來事得歸此鎮靜殆非凡慮所能測也義詮尙不欲還尊氏手書諭之高黨圖大舉入陸奥背擊岩切城吉良貞家謀知移書結城七郎兵衛備川關八日京師大雷十日細川顯氏迎義詮還京師夜至直義錦小路第卽往見尊氏入三條防門第京師既歸靜謐南北合和久不成十一日天龍寺疎石密奏上皇曰武家數說南朝以和南朝惟謂當還京師時尙龜軌故未言及繼統也公卿多望其成然足利氏所言動輒變化是以移時月云十三日直義許上杉憲顯以關東分國關所賞上杉憲將部下軍功十四日勅寄附播磨栗栖莊地頭職於熊野新宮崇光院避兵在特明院京師已定不宜久與上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七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七百七十六

同宮足利氏既請還乃欲以七日還而土御門殿壞不可還修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曰延還數旬以待修完體面甚不可宜別定新宮也十五日光嚴光明兩上皇遷幸參議今出川公直第足利氏始聽斷難訴十七日京師地震出雲諏訪部信惠應直冬助出雲軍遊子助貞赴太宰府石見井尻氏亦反旗援其族三隅氏肥前龍造寺家種筑後荒木氏薩摩溫谷重興等相繼發兵至太宰府直冬並與書獎勵太宰少貳直資爲直冬狗監前據山田險據城據守豐後野上廣資自玖珠郡發兵會之十八日戰於龜尾尋宇治惟時亦應直冬遊兵攻略豐後二十日尊氏射犬於三條河原天三百餘頭道路以目明日直義與義詮俱遊西芳寺觀花直冬之起也日向守護畠山直顯附之因與薩摩大隅守護島津貞久構兵而戰肝付兼重使弟兼成居大始良城與直顯和兼重尋卒子秋兼弱大始良豪右濱田橫山完目大始良四氏陰通島津

氏兼成覺率兵攻陷橫山殺諸田完目逃匿竹林中狙擊兼成殺之榆井賴仲聞變直自志布志引兵攻大始良陷之使其臣岡富三郎次郎與大始良橫山二氏共守直顯乃徵賴寢等兵二十七日與賴寢清種清增等俱往攻之七日而陷二十九日夜直義親光嚴上皇於新宮齋藤利康臣從而歸爲人所狙擊而死夏四月三日皇子著袴是日直義欲與義詮同居之三條坊門第少則歸第洞院公賢聞之曰親族同心猶不合體時事可畏也十日崑山直顯自大始良引兵攻榆井賴重於加世田城賴重力拒累月不克北朝內大臣竹林院公重罷十一日京師地震十六日北朝權大納言鷹司冬通兼左近衛大將師平之子也諏訪部助直應與良親王令助其軍二十一日右兵衛佐某傳令旨獎勵其忠貞崑山直顯與書招肥後時基曰師直輩伏誅天下既歸靜謐矣今方勦大隅日向賊巢末吉大曲等十餘寨肥後族並救仁孫太郎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七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七百七十八

皆發兵來會君亦速來援也二十五日足利氏行評定始於三條坊門第義詮爲探題直義往莅焉乃徒押小路東洞院邸兵革十餘年上下厭苦直義之唱和議固朝廷之所望也然大統歸一武家還政北朝君臣不欲之是以議久不議准大臣親房與書直義諭之曰上世神明創業傳至入皇聖聖相承九十餘代其上上正正之道亘古今不易焉苟有悖慢斯道莫不立取覆滅矣鑒乎古昔將來可知也然文治承久以來朝廷俾武臣專操兵權者抑亦有以也當時源賴朝建勳殊大所以賞之亦度越前蹤是以父子相繼藩屏邦家能上其上而一日不怠且其所行皆慕朝廷進止不可謂之僭越焉但將兵之家勢不久存是以僅傳其二子而絕平政子繼之能修明庶政未有遺失而如承久之事未應天意遂有北狩之禍北條泰時克承成蹟志在治安能正其正毫無所私是以神明贊之能保其後嗣於百年之久至於高時荒怠其職自

連亡滅先皇應運赫怒以統一天下上慰累聖之積憤易如反掌矣當是時建武征東將軍磯然歸義克立功効累蒙寵擢然大功不終遂聞軍士姦謀濁亂清世先皇遂銜忿昇遐禍亂之起前後十有六年父子骨肉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地膏血滙野海內囂然無復寧歲顧其變亂之慘宇宙所未有而任其咎者誰也夫其爲志毫不在民而徒崇奉神明歸依三寶欲以橫邀福應其何所益今也足下慨然改慮累送懇款有順命之請議者固知足下之志在籍相威攝內難而天意洪大特錄其前功以聽其請詔勅既降則謂足下當速奉正朔凡大小軍政來取朝旨也然猶未改觀應僞號私署守護地頭如故足下豈設虛誕之辭務事欺誑而其實無來庭之意邪如斯則人心將安適從禍亂無所底止生靈曷日得肩息且足下已數送款而復懷觀望坐失時機身爲主將其舉措宜如此乎或謂足下部兵浮言相動曰政歸朝廷恐失其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七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

邑以故不樂足下爲此舉也夫朝廷撫納足下本在欲使南北混一上下各得其所凡其所率軍士功田一如舊日猶將賞賚勸誘之不暇奈何猥自爲過慮不思使若生免干戈安其堵哉夫今日之天下先皇之天下今上誕受神器實爲人皇之正統足下審天命之所在能上其上正其正速納元弘之區域翼贊中興之治上以慰先皇在天之靈下以敷天下一統之化身榮當時辭播後世豈不美乎幸熟慮焉如所謂武家管領則當歟入朝之後而議之耳是日直義以南朝旨奏上皇作答書曰前者扶王業武將護皇家天下古今之通誼也建久中源右大將管諸國總追捕使實中興武家朝廷隆替天下安危悉係焉及承久之亂北條義時行廢立朝權政柄併歸其掌握降至元弘初其子孫已衰家將軍遭遇先皇乘機起義天下響應旬日之間四方大建武中又親督兵誅滅關東遺賊凡其元勳殊績今古無比焉然左右姦邪迷惑聖

聰將有異處分於是齋甲內向以謀除君側之惡而精誠終不被  
照察構成禍亂大駕再幸山門窮兵殲武始講和致成先皇脫屣  
神器有所付則某等將謂可率由舊章輔佐公家也又俄遇移御  
於吉野無復如之何而已近將耀兵威懲家人不順以慰眾心怨  
苦因有所奏請亦誠欲開敬神崇佛之道濟生民於塗炭云爾然  
猶未蒙允諭頃更有不逞之徒叨稱承詔旨驚擾近畿家豪所在  
神祠佛屋香火田宅擅易置守護地頭職又多頒下教書于諸國  
視之皆盟約之文固非和親之言也此等若出近臣妄作宜痛賜  
誅絕也來書以一統天下見期夫以先皇之盛烈混同四方僅不  
能三年而海內覆亂則可見夫武人勇卒固不樂俯從公卿爲卿  
相之奴隸僕國也而今日復能保其革面服承乎請幸具察唯速  
聽所請車駕還京一從武家往日所施設則先皇聖子神孫保寶  
祚於無窮而天下自太平矣長井廣秀二階堂行朝爲奉行二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二

七日因楠木氏代官爲使節以報南朝勅肥前清源寺禱天下泰  
平二十八日左中辨某傳勅於中津三郎獎勵歸順建功直冬與  
書字治惟時伐豐後敵肥後相良經賴應直冬與橋道公等合兵  
狗玖摩郡相良定賴附一色範氏發兵防戰越月互多死傷五月  
朔日當食陰雨不見下野蜂起足利基氏聞報三日移書小俣律  
師等發足利莊兵往伐之陸奥鎮將亦徵石川氏等兵防凶徒四  
日北朝勅本國寺禱四海靜謐桃井直常夜造直義邸而歸壯士  
路刺之直常衷甲刃不入乃捕刺客足利氏諸將互相猜疑或謂  
將軍心衷未測有逃下濃州之謀京師夜驚又謂有入幡神詔四  
方兵入京師必在二十五日人人疑懼信濃人諏訪中津族歸順  
七日勘解由某傳救獎勵建功十日勅紀伊國造俊文安堵日前  
社領南有本鄉安藝人熊谷彥八歸順十四日右兵衛督某傳勅  
獎勵建功楠木氏代官以直義答書歸奏行在帝下公卿議楠木

正儀以爲宜許其所請准大臣親房固陳不可於是却其書正儀  
乃遣神宮將監等還其書十五日至京師報足利氏明日尊氏延  
見贊之甚盛將監等曰諸議至此爲群臣所塞正儀甚恨焉請速  
撰大將率師向吉野正儀誠應塞吉野路急攻之則行在之陷可  
期日而待也少貳賴尙欲自將擊一色氏黨馳書肥前深堀時勝  
等發兵來援一乘院大僧正覺實病篤請左大臣近衛經忠以其  
子年十三爲法嗣十八日覺實昏迷既而經忠子入寺爲僧稱實  
玄二十日前關白近衛基嗣聞之怒曰是我家宜管領者也告前  
太政大臣洞院公賢請下院宣公賢教告南都傳奏權大納言甘  
露寺藤長藤長適不參朝傳奏公卿以事頗重畏懼未遑奏之是  
夜叙山僧徒擁客人社神輿於山上抗訴曰造講堂料所佐佐木  
聖供並社頭造神人出座及神人非分課役之事數以請下令公  
家武家而不得命且佐佐木聖供未進已積及四年佛聖燈油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四

絕恒例勤行難繼佐佐木氏賴者實爲傷宮社之犯又縛公人爲  
暴行因欲從定綱高信例放流之遠島據時信誓書舉佐佐木莊  
盡付山門以此謂實首數回公家雖以難治見報武家漠不亦答  
此尤所恨也彼尙廢我大訴我當廢彼懇祈又號賀茂祭料課役  
我神人甚累山門體面請速治我所訴北嶺驛然基嗣因前權大  
納言四條隆隆請上皇下院宣改置一乘院命一乘院僧徒聞之  
連署而誓南都驛然初高師直祖父師氏以三河比志賀鄉讓其  
少女女爲尼日心妙猶存於是高族獲罪二十一日直義令心妙  
領如故榆井賴重嬰加世田城拒守四旬日隅兵來救陣於富山  
直顯軍後直顯遣兵逆擊之馳使禰寢清成謀擊却之吉良貞家  
與弟貞經俱舉出羽諸軍稱詰番稍引歸貞經進軍方開戰二十  
五日貞家移檄伊賀盛光等期來月五日會戰曰若不會者處罪  
宜具載書注進薩摩溫谷重興已應直冬遣兵至太宰府自擊薩

摩敵豐田氏武光河上家忠比志島範平等並起應之家忠範平等自將或遣兵至府直冬與書慰勉之六月朔征西府命肥後革工做天平古製鑊敎染革以進甲冑疾疫流行死者甚多二日北朝勅五畿七道轉讀仁王般若光明最勝王經五日以禳之京師流言有隻眼鬼見者卽病六日天寒如冬七日直冬將桃井義鄉爲直冬禱出雲大社陸奧結城七郎兵衛應鎮守府命發兵從軍事聞行在九日右兵衛督某傳勅曰苟能遂其節者可爲別見卽有殊功宜抽其賞安藝能谷彦四郎與族彦八應與親王命右兵衛佐某傳令旨獎勵之諏訪部助直向背猶未定和田正武更傳令旨招誘之京師群臣猶多唱和議光嚴上皇不納其議終止十二日勅小早川貞平懸賞安藝守護勸歸順建功十三日足利氏議定訴法日凡寺社本所領地在諸國者地頭家人輩動輒押領甚爲濫惡不可不禁也自今嚴停之若不叙用者收公所領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六

半押領以後得分盡數還濟之其無所帶者處遠流武家輩領地同之凡使節守敎書日限收付下地可執進請取狀若遲怠者守護人則革職家人則收所領三分一以加式目直冬授券薩摩島津忠經下知山田上別府弟友久爲其地頭一如讓狀先是直冬在鎮西仍用貞和號至此始用觀應號二十六日北朝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定爲內大臣前月季諏訪直賴遣福津宗貞率兵入信濃國府二十九日小笠原爲經小笠原十郎次郎爲將率佐藤元清武田友光等禦戰於野邊原出雲諏訪部信惠已應直冬又遣使詣興良親王軍報未敢念元弘之舊好七月三日親王手署與書勉其建功左馬權頭某奉之並傳給旨獎勵之小笠原爲經又與福津宗直戰短兵相接竟各引去四日伊勢內宮松樹無故而倒京師大風雨七日勅吉野河合寺禱天下泰平並聽其請付天川鄉升米以建寺出雲守某傳命與八田山三分

一之半於渡邊宮內丞賞其功一乘院之立新門主實玄也大乘院拒之因有隙北朝遣使諭弗聽足利氏請遣勅使朝議遣前權大納言四條隆盛未決兩院僧徒遂構兵而鬪足利氏以謂勅使遲延因至此也促隆盛上途是日隆盛至奈良般若寺召兩院使者問答數反僧徒且停戰八日楠木正儀遣和田助氏等攻下村氏平井氏燒之十日足利氏政所管領二階堂行通死十一日大隅畠山直顯遣嗣寢清成清增清種等攻榆井賴仲黨於高熊城明日陷之十三日赤松則祐歸順請奉興良親王起兵討尊氏聽之議既破楠木正儀用師河泉累陷諸城京師得其變報援兵相繼南發既而播磨亦蜂起於是義詮謀自將伐播磨是日使問社所太田顯行奏上皇足利諸將不協陰圖背叛者多直義孤立上下惴惴如履冰十五日伊勢兵逃歸者語其戰狀云國司軍勢張甚足利氏內訌近國戰報日至義詮不得發十七日左少辨某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八

傳勅招須和氏中澤氏等義詮直義嫌隙益深諸將樹黨宇都宮三河守先脫歸十九日今川賴貞高定信太平出羽守等出奔直義見尊氏曰我避世務者出於肝腸固非爲身圖而相公尙猜疑今斷然辭政不復諸議也二十日令諸將曰自今皆詣三條坊門第聽命吾將屏居西郊將士驚疑謂今夜必有變四出抄掠明日聞其虛靜譖而爲此舉人心稍定夜土岐賴康及姪氏光細川賴春遠山三郎仁木義長及弟義氏赤松貞範等出奔京師恟恟二十二日上皇恐禁裏仙洞異處倉卒變起甚危然下足利氏議遷幸則事未至此因欲託避方忌而遷駕會尊氏遣上杉朝定往諭直義反覆問答七八反直義意釋許復與政是日尊氏義詮直義相見甚懽各誓無他因姑得無事天龍寺疎石請上皇爲後醍醐帝十三年忌建塔三個月竣工堂闊可容千口是日上皇議遣院司臨慶之二十四日二階堂時綱海老名六郎仁木賴章細川賴



元清氏出奔二十五日和泉和田助氏等引兵攻陶器城六日而陷之大隅檜井賴仲遣細山田風早諸氏潛兵入大始良城復之薩摩石堂氏肥後諸氏等屯鷹栖城爲應援島山義顯遣賴寢清成等往攻鷹栖城兵拒戰連日強甚二十六日撤箭射賴寢軍傷者甚多二十七日義詮夫人人生男上皇遣使賀之夫人延興藥頭和氣致成及益成受療於是義詮爲請致成兼施藥院使與益成共聽昇殿近年朝官無定率攀援武家求進往往是類也尊氏聞佐佐木高氏聚兵近江爲戰備尊氏將自伐之會義詮舉子因遷延先是行在謀乘足利氏隙克復京師下勅諸國發兵會擊京師山陽山陰流言行在聽義詮降以誑惑諸軍耳目行在聞之是日右兵衛督御子左爲忠奉旨馳書太宰權帥大納言德大寺公量曰義詮之降未得勅許也其令諸軍勿爲流言所誤宜急發兵向京二十八日尊氏率師伐近江義詮直義復送至鴨河原歸尊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九十

氏次於石山寺先諭解高氏美濃又報土岐族蜂起尊氏亦諭解之謂彼等不聽然後當加兵耳阿波小笠原宮內少輔與入萬城軍戰于東條不克而走明日戰于新堂原義詮率師伐播磨將詰朝發直義遣中條舉房至上皇宮辭曰尊氏義詮並以病不能陛辭左衛門佐和茂當隨義詮二十九日曉俄獲變義詮忌不吉因遲延至夜發次于東寺直義素飾情要譽多歸之者島山國清桃井直常石塔義房等乘勢驕肆與仁木賴章細川賴春土岐賴泰佐佐木高氏等相惡時訛言每夜有勅兵于郊者二黨交爲警備少納言山井有範以儒學爲直義所親信以太公望自比說直義曰參議淫亂軼於商紂公修周文之德誰不嚮服直義意益驕晦直常義房又說曰聞仁木賴章等各歸其國赤松則祐與南朝通皆以將軍父子意而圖公也公晏然無備如一旦有警何以禦之公宜速赴北國當時同盟越前有足羽加賀有富樫能登有吉見

信濃有諏訪祝部公飛檄徵兵塞木芽荒血之險則雖勁敵百萬不能入界也甲斐越中義房直常之分國境內豐安足以供軍資是萬全之策也直義從之即夜與山井有範及言範斯波高經桃井直常尾弟三人上杉朝定朝窓朝房山名時氏島山國清弟義深上野賴兼高師秋宇都宮公貞長井廣秀二階堂行直吉良柁原逸見海老名諏訪諸族出走自大原踰山赴北國按察使權大納言資明覺馳告上皇上皇大驚遽召諸臣議以車迎崇光院望鴨河原軍聲動搖松炬照天夜深倉卒迎賢所人不足事遂寢大和守氏敷布令京師禁暴告守護澁河氏鎮壓因得無事是月伊勢神宮松樹無故而倒賀茂社松數千株枯八月伊勢外宮鳴動有鳴鶴響空中有聲如馬銜鳴外宮及荒祭宮有鳴鶴聲佐佐木高氏土岐族相繼乞降行在八月二日左兵衛督爲忠傳勅高氏曰近者義詮自稱綸命聽歸順甚不實也直義嚮稱悔非無幾反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八百九十二

覆前車之鑑未遠豈遽信彼虛言其急討尊氏父子直義等實將從其功勅土岐左馬頭令美濃尾張禁兵士侵暴寺社領本所領若犯者錄進其名處罪直冬執鎮西政於是一色黨多降征西府事聞行在三日左中辨時光傳勅島津宗久澀谷美濃守等獎勵建功誡訪直賴嗣由北陸出信濃背故謀佐久那人香坂美濃介等盛兵富部小笠原爲經軍知其謀是日爲經族大高太郎與高梨能登守武田友光佐藤元清等俱進擊之香坂等逆拒短兵迫擊大戰于西河原義詮自東寺還三條坊門第命細川顯氏鎮護京師顯氏素爲直義心齊於是變志附義詮諸將向背無定概此類也一色範氏在筑前宗像城方謀擊直冬少貳賴尙黨是日宗像族小野資村起兵於豐州光富往會其軍日向檜井賴仲黨島田三位房豐庭九郎等以兵數百入始良莊陣於井上救大始良是日賴寢清成等引兵逆擊斬三位房等進陷崩城高山加世田



三城明日還兵急攻大始真陷之乃聚擊鷹栖石堂等射禦之多所傷竟不能守而走畠山直顯特發焚清成石堂貞秋園堅田諸氏狗土佐四日勅延曆寺曰直義悔非歸順因下勅聽之輒變其說僞闕朝意天憲乃至沒落北國諸方官軍既繼義旗高氏義詮等勢力頓屈暫賴木不可生冀察此時期園山戮力能運良策速向京師復彼巢窟和泉和田助氏等引兵與談輪氏之徒戰於日根野五日尊氏自石山還京師適美作左近大夫使至報山名時氏上野賴兼赤松五郎左衛門等來狗若狹義詮乃命美作氏發國中兵伐之時直義在越前金崎城六日尊氏集諸將講和細川顯氏往說直義曰卿還復授政與南朝和留義詮將東歸顯氏既發乃布令諸國曰今遣使北國當得其報而決事且整師待後命乃囑法勝寺慧鎮如吉野講和慧鎮以病固辭不聽七日義詮命軒築社清和院等禱湯平是日慧鎮發而南至則朝議斥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九百九十三

不許六日而逃歸征西府師狗肥後入大水山關八日直冬將軍伊東氏祐等邀戰於白木原遂轉戰於志志岐板井原攻略南郡駐營限本細川顯氏赴越前和之成否未可知尊氏恐其黨乘間侵入十日命小笠原政長塞信濃通路又備自越後入上野者手書與河野通盛曰直義北奔京師方戒心請分護國力遣兵至京今日之事切賴君忠也當此時小笠原爲經軍守善光寺爲禪津宗貞等所攻武田佐藤等禦戰不克退保米子城諏訪賴直又攻之城兵力戰却之石見周布族井尻氏離直冬爲南朝十一日左近衛中將某與書獎勵之十二日尊氏命能登得江氏美濃緒見氏等防直義軍是日吉良滿貞聞註所顯行脫奔越前尊氏直義構怨累歲諸國樹黨宿憤已深南朝乘間招誘之及尊氏直義講和佐佐木土岐赤松相繼納降勸禁東寺領袖磨矢野莊侵暴石見三隅族井尻氏離直冬乞降左近衛中將某受而復某本領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九百九十四

故豐後竹田津三郎等亦來降足利氏諸將向背互異直義已奔其政復變仁木賴章在丹波今川賴貞在但馬附尊氏岩松賴宥受尊氏命往伐中國駐在備後與長井貞賴結方發三吉覺辨等兵攻岩成城細川氏部將方略阿波率飯尾族守神燒城一色範氏在宗像城直冬遣少貳賴貞率龍造寺家昌等往攻之畠山直顯素附直冬大隅禰寢族方爲之用已拔大始真十三日自將入日向攻輪井賴仲於志布志翌日陷之而京師順逆既轉倒島津貞久素與直顯爲敵十五日尊氏下書與大隅大禰寢鹿屋串貞三院西股曾小川以賞其功且許以本領按堵招誘附敵者吉良貞家在陸奥聽直義命於是尊氏下書結城親廣食邑一如康永所授親廣宗廣之二子也諸國紛擾猶鼎沸十八日桃井直信率兵入能登攻吉見賴隆於赤藏寺城是日尊氏義詮自將向近江兵僅二百餘手書急求河野通盛援京師流言直義將以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九百九十五

日發教賀入坂本赤松則祐等檄附南朝者以其翌日發播磨相約向京師出雲諏訪部信惠爲與良親王直冬交所招因兩屬之二十一日山名時氏又與書招之二十二日直義使治部卿山井有範贈書延曆寺曰京師空虛聞吉野軍將襲來請速促駕行幸叡山以安宸衷前權大納言經顯資明以私自上皇上皇欲之令諸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公賢侃然曰歷代帝都守護無力輒欲動聖體何邪後醍醐帝爲此不全其終平宗盛事安德帝奔不吉亦甚請安聖體無動焉遂寢二十六日尊氏命甚河三川三郎平美濃嗽訴黨備後岩松賴宥軍進攻尾道城足利氏不能鎮護輩下盜賊橫行是日入鷹司前關白第挾婦人衣去公卿恐怖尋崇光院自主御門殿遷持明院殿與上皇太子同居廣義門院宮前月尊氏之將伐近江也與書直冬伐九州於是直冬得其書謀自將舉師二十七日命河尻幸俊發肥前兵來會若難澀者錄進其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九百九十六

名直冬乃發太宰府軍勢高伊東氏祐等以兵來會二十八日遣尾張義冬伐大隅薩摩當此時直義北奔之報未達九州彌養清成錄去年正月以降屬島山直顯破楠井賴仲功以邀賞直顯因具誓文以進仁科左近大夫將監請直冬命龍造寺家昌等從少貳賴貞攻宗像城小野資村等爲一色氏禦戰而尊氏命令已變却命一色黨招誘抗之者直義以今川兵部少輔爲將赴攝津入京師率其兵可五十人是月足利基氏遣藥師寺加賀守於下野宇都宮圖伐上杉憲顯下令發武藏諸國兵高麗經澄等率兵赴之我邊民以船百三十隻上高麗紫燕三木二島焚之又焚南陽雙阜縣九月二日尊氏直義兩軍開戰近江尊氏又遣二階堂時綱安威某於播磨使赤松則祐如吉野重請歸順朝議稍釋三日結城某伐丹後斬上野賴兼乘勝攻略國中但馬豪傑群起應之官軍大振賴兼自延元初承長門營固後用兵石見十餘年遷但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九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九百九十八

馬遂致命六日一品恒明親王薨七日賀茂御祖社震動有鳴鏑聲天龍寺疎石疾病尊氏自近江陣中作手書贈曰我子孫門族家人當專歸依其寺其邑克興隆之違者以不孝絕之因附丹波瓦尾南莊遠江村櫛莊是日光嚴光明二上皇幸天龍寺訪病新田族金野兵部大輔等以兵五十餘入石清水逐祠官獵之八幡鄉士及牧片野諸氏發兵百餘往攻屠二十餘人金野自殺乃執負傷者投之河流和泉和田助氏等城佐野細井據之九日少貳賴尙率師略肥前直義將石塔賴房募兵由伊勢入近江甲賀郡下賀高山諸族鼓應攻佐佐木氏時佐佐木氏賴雖變退老弟信詮佐嫡千壽爲政尊氏署爲守護於是信詮禦守佐佐木高氏遣將赴救之大原小佐治諸氏離族屬上野氏勝大戰於城下信詮敗死餘衆入城固守十一日北朝以伊勢路塞停例帶使肥後相良定賴與相良經賴橘道公等戰於玖摩郡十二日尊氏諸將攻

桃井直常等於入相山桃井義綱以能登兵進至西中尾直常縱兵力戰殺傷相當明日又戰直常細川顯氏畠山國清等竟敗而退能登吉見賴隆守赤藏寺城告急尊氏令長秀信等救之十六日秀信由大津進并得江氏兵扼曲松險桃井直信分兵擊之力戰數日十七日尊氏諸將又與桃井直常等戰細川元氏負傷退歸京師宣言將軍兄弟和成十八日義詮宣布八相山捷徵伊達孫三郎等兵當此時京師公卿甚望兄弟媾和桃井直常抗論排斥其說故久不成直義意欲之於是發致賀赴近江軍十九日光嚴光明二上皇又幸天龍寺訪僧疎石疾是日北朝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定罷信濃村上小中條諸族襲小笠原經賴軍佐藤元清須田入又四郎禦戰土岐族池田賴忠離族應詮軍累有功義詮因與武儀數村賞之二十一日其族率黨見諸氏兵往攻伊岐津志城長秀信救能登赤藏寺城屯三引南山桃井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九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

直信遣小山田掃部助等來攻秀信禦之得江族長野家光等赴救因力戰三日掃部助等不克走退越中先是出雲日前社檢校日置清政應與良親王軍事聞行在勅賜播磨東西鄉加賀莊關所興良遣左近衛少將某招撫美作小早川十郎等迎降出雲諏訪部信惠固持兩端山名時氏因招誘之二十二日信惠與桑原若槻片山仁田四族俱叛據石丸城應時氏二十四日尊氏直義譁和義詮馳書九州告之且曰事不與直冬其伐之如先命陸奧吉良貞家屬相馬族以禦鎮守府軍請基氏命復給院內地於岡田氏還高倉於相馬親胤并與關戶賞其功興良親王遣右兵衛佐某狗安藝熊谷彥八等應之二十八日託安藝二村於彥八充其兵糧島津貞久遣子氏久率薩摩大隅兵赴筑前援一色範氏軍當此時直冬略定筑後自瀬高進入肥後軍詔摩原少貳賴尙方狗肥前於是範氏遣族範光與氏久俱攻太宰府是日範光氏久

軍至席田郡今川直貞守太宰府率肥前深堀廣綱政綱大村中尾太郎吉田彥次郎等邀範光戰於月隈別軍擊氏久軍於金隈氏久率先而進宰府軍競甚吶喊迫擊刀乃相接氏久被創伊集院迎齋伊知地季隨中條池上諸士戰沒範氏自將與族小俣道剩一色師光及豐後日田若狹守筑後草野豐前守肥前上松浦族波多披等踰山向筑後少貳賴尙引兵邀之於河北莊二十九日縱龍造寺家平宗刑部丞等與範氏軍戰是日直冬亦戰於說摩原阿曾疎石寂年七十七直冬範氏方構兵征西府欲乘間經略肥筑徵諸方兵三池賴親等應命往會肥猪原軍冬十月朔宇治惟澄等攻山鹿城其弟惟雄坂梨惟教等合賴親等兵攻關城并陷之惟雄等乃入筑後溝口城進屯瀬高鎮守府軍征服常陸將班軍二日結城親廣使適至通歸降意將軍顯信因懸賞高野勸令舉兵是日尊氏與直義解怨相見直冬促尾張義冬急擊薩

摩大遇義冬將南馳書徵新田宮權執印等兵三日阿波神燒城兵進攻河村氏居旬日轉戰中津室縱火燒敵寨五日美作左近大夫與直義兵戰於若狹族泰光松田雅貞等戰沒先是尊氏以大高高成代山名時氏爲守護既而國人逐其代大崎某悉應直義尊氏班軍於四十九院將還石山直義在鹽津當入坂本既而謀告尊氏曰直義將還北國而赴關東是日尊氏馳書小笠原政長等分兵塞直義走路島津忠親等方戰於播磨間急徵其兵備京師河野通盛用兵伊豫未至因促之且付國亂於後圖引兵入援石塔賴房猶與佐佐木氏相持聞和破即徵軍破勢多守兵徑由坂本赴鹽津營八日直義撤鹽津軍北還尊氏諜知進師擊之於是將還京移書豐後竹田津小三郎等急擊直冬九日備後上杉山田三郎宮平太郎等攻岩松賴宥於勝戶城分兵攻賴宥部下俊政賴宥贈書長井貞賴請救俊政山内首藤通時久屬尊氏

部下以功受邑者十有八家是月相誓締結一揆以竭力報將軍家而揚家聲爲名亦應上杉徒十一日直義發敦賀赴關東報近江大原小佐治徒結其心尊氏發四十九院至石山遣二階堂行朝先還京以日凶淹留十四日尊氏義詮俱還京師十七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征西官令旨請肥前法輪寺禁軍兵吏胥濫入征西府威令及肥前島山丹波守助官平太郎等俱攻岩松賴宥於勝戶城山内首藤通廣助上杉三郎等侵長井貞賴邑十八日賴宥報貞賴約寇退互來援二十日直義至加賀以倉部寄附佐那武社義詮褒獎近江戰功岩松賴宥聞島山丹波守將來襲繕修而待遂不至而備中莊四郎左衛門等頻告急長井貞賴在信敷城受圍二十二日賴宥自將救備中使告貞賴曰堅守俟還尊氏謀親往擊直義而懼京師空虛爲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請廢崇光院迎車駕公卿奏曰獨直義歸順尋亦繼叛尊氏所謂必

詐謀也然今佯許之徐圖之未必不克也赤松則祐又在行在爲尊氏怨惡朝議遂納其降二十四日勅尊氏曰不達元弘一統之初欲仰聖斷今被嘉納其思天下安全之道致無貳之忠并難義詮歸順又勅尊氏曰直義乖朝憲出奔急追討之鎮守府將軍北畠顯信既班軍就鎮數招結城朝常相馬親胤等親胤素懷兩端報曰是月二日必舉兵屆期不至顯信督促更斯十七日曰苟及期而至與行方郡四村以充兵糧乃決策征府中既刻期期乃令親胤次子先期來會親胤竟不至又命左馬權頭清顯促朝常急起兵因勸勉以結其意吉良貞家聞報乃阻廣瀬川爲禦備伊賀盛光相馬族武石岡田諸氏發兵往會貞家進邀官軍於白石川二十五日官軍縱兵戰於竹迫斬武石四郎左衛門等岡田新兵衛尉力戰多功貞家直與實地顯之明日署親胤代小山出羽判官行陸奥東海道守護以授其心二十七日寄附備後大田莊於

高野金剛峯寺如故、尊氏招誘佐佐木賴氏等、滅近江直義黨、小笠原政長得尊氏命、乃遣將以十九日發信濃、二十八日至遠江、則吉良滿貞遣富長某、闖截於引間驛、而不勝、信軍進至佐江中、山上杉氏以兵數千邀擊、小笠原藏人率元清及新屋孫十郎等、逆戰破之、斬力石兵庫助等二十九日、岩松賴宥入備中、改往原高越城、十一月二日、北朝以興福寺兩院攝兵、關戰停春日祭三日、帝遣大僧正忠雲赤松則祐於京師、諭尊氏義詮曰、自今公家一由朝裁、武士則既允、官仕汝可管領之、尊氏義詮皆奉答書、尊氏又奏曰、天下事總仰聖斷、既辱綸命、應布令諸國止戰、但直義直冬黨類、則宣命官軍、必與我協謀、而加征討、忠雲贈左大臣中院光忠三子也、爲徽山大塔僧、四日、尊氏與仁木賴章、義長、畠山國清、千葉氏胤、武田信武、二階堂行朝等五六十騎、發京至石山、聚兵、諸軍留護義詮五日、一色氏軍與宗像族小野資村等俱攻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六

豐前小倉城陷之、先是一色範氏據宗像險、據築前以成守禦、計因得發勢進戰、是日範氏寄附曲村謝宗像社、七日、義詮廢崇光院及太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足利氏之政、聽命行在、大政歸一、尋改穴太曰賀名生、直冬將尾張義冬入大隅、國人或附島津貞久、應南朝者多、嗣寢清成猶應義冬、貞久弟忠光守佐多城、是日清成攻陷之、九日、尊氏自軍中馳書伊豆三島社、告南北合和、自來平東國、以託祈禱、是日、二條教忠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北畠顯能、兼右近衛大將、多武峯火僧取大織冠像、逃十二日、京師藏人頭左大辨萬里小路仲房脫赴行在、京師流言、帝將遷幸奈良、聽萬機、遣伊勢國司北畠顯能於京師、定公卿官位、關白以下聞者不自安、仲房亦爲朝廷所擯、而還、直義據鎌倉、修一千日光明真言護摩法於大光明寺、迫薦後醍醐帝十三年忌辰、准大臣親房薦北朝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委任京師、政十三日、以

公賢爲左大臣、遣藏人頭左近衛中將中院具忠往授命、尊氏以吉野和時、直義追討勦、并自東伐事、告九州島津貞久等、宣布官軍、是日、豐前一色氏軍自小倉引兵入府中、攻光富塞拔之、小野資村與豐田種本相搏、負傷、遂藏種本十九日、京師地數震、勅大僧正忠雲管領梶井妙法院無量壽院三門跡、尋以大僧正弘真復爲東寺長者、二十日、宇都宮某戰於越後柏崎、短兵追擊部下、蔣生芋河等死傷頗多、鎮守府將軍北畠顯信勸結城親廣起兵、二十四日、中院具忠至京師、諭洞院公賢曰、今既許尊氏歸順、官軫駕還京、東北未平、又值方忌、且待明年乃授事、書曰、仙洞諸宮事、汝善謀白之、任汝左大臣行一上事、宜兼後院別當、令聚就而聽命、諸司劇要事、權宜處之、而後以聞可也、世未寧靖、仙洞諸宮必震怖、且可無驚、長講堂領等俱御邑、皆如故、公賢以奏上、皇奉答書、具忠乃還、從是公卿相繼詣行在候命、二十八日、尊氏與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八

書於天野周防守求援兵、飛騎自東至京者、言直義大兵將西上、義詮欲自將往禦之、以奏行在、刻來月五日發京、十二月二日、左近衛中將一條實種奉使至京師、三日、直冬徵兵、擊長門厚東武生等、尊氏至駿河、軍手越驛、遣岡本良圓使關東、良圓過敵營而抵下野、說小山宇都宮二氏徵兵、皆應之、乃赴常陸、說佐竹貞義亦得要領去、如那須那須氏弗答、至陸奥、白河結城顯朝許諾、乃還時、直義爲關東政、上杉憲顯助之子能憲族小山田賴顯從爲之用、陸奥吉良貞家素附直義、拒鎮守府軍、相馬親胤觀望形勢、鎮守府數招誘之、趙超不出、於是北畠顯信將班軍、因趣親胤發兵、而迎貞家亦報直義以親胤爲多功、多增與邑、以結其心、信濃小笠原氏軍圍義直、義不勝、引還、則諏訪補津等官軍又競因抗戰之、諸國兩黨互催、發士卒、誅求糧食、士民怨苦、流離上總堺鄉、爲淨光明寺領、亦被侵、以訴鎌倉、直義令守讓、特免其臨時課役、



以完寺用。騷亂年久，黎民窮困，率此類也。京師孤弱，義詮欲東，不果，亦不能自安。七日，又議東伐，請命行在直義遣荒川三河三郎防禦西軍。七日，戰於竹下石堂，賴次賴長、彥部光春爲先鋒，斬敵七人。十日，信濃諏訪經賴率兵數千入小縣郡。小笠原政長縱佐藤元清、武山友光等邀戰於夜山中尾，嗣津小次郎與元清格鬪，不勝而退。政長即馳報尊氏。陣信濃敵悉就縛矣。十一日，尊氏先軍與直義軍戰於山比及蒲原河原，得利斬數百人。東軍退，阻富士河而陣。十三日，尊氏進於山比山，東軍自由比越及內房竝進，競甚。尊氏勵衆苦戰，禦之越日。適小笠原政長使至報信，濃捷。尊氏乃作手書付之，告急，促來援。十四日，上皇以左大臣公賢爲後院別當，先是行在將遣權大納言洞院實世於京師會尾張賊徒起，命實世督軍往平之。關東蜂起，應尊氏徵發，直義命佐竹彌次郎等發兵塞足柄路。十六日，上野山上公秀糾合香林時秀等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十

直義黨戰於木島。十七日，武藏高麗經澄受尊氏旗起於鬼窪。是日，直義軍取內房山登而布陣，圖進擊。由比山尊氏又馳使小笠原政長促援兵。十八日，直義命荒河三河三郎塞箱根路，下野宇都宮氏綱以高師直族三戶師親爲將，帥兵一千五百上道。會師親風發自殺，兵士多逃亡，餘衆大懼。藥師寺元可曰：是宇都宮神不使他人將兵也。衆乃推芳賀貞綱爲將，合上野山上香林等兵。十九日，至那波桃井，直常等逆戰敗之。貞綱轉戰而進，赴足柄山。高麗經澄引兵向府中，難波田九郎三郎等逆戰於羽根，獲敗死。經澄與藥師寺中務丞合屯河須垣原，吉江新左衛門尉夜襲之，不勝而走。二十日，經澄等入府中，逐守兵，燒小澤城，興福寺僧徒擄兵。六月十八戰，是日行在使使諭止之。僧徒乃下城撤去，猶潛蓄兵觀時機。二十一日，岩松賴宥入備中，頓兵於桂原，高越城五十餘日。於是擊其援兵於延福寺却之，乃布營爲圍攻策，既而聞

上杉宮徒將背擊我約長井貞賴支之於路，貞賴稱路塞不進，賴宥遣布野孫三郎說貞賴與俱來，初後醍醐帝權宜講和，自叡山還授劍願皆非真器。北朝傳之帝奉神器南遷，以授天皇，於是廢崇光院，其所傳雖虛器，以擬神器，經兩三代亦宜還之。行在者老相繼卽世，文獻不足，准大臣親房宏覽博議，受顧命輔佐爲朝泰斗。建議欲命神祇官收之，帝從之。乃遣中院具忠於京師，以親房議詢左大臣洞院公賢曰：虛器准正恐演神，欲託神祇伯資繼王奉安之，奈何？公賢答曰：本議似得中。二十二日，神祇伯資繼乃詣持明院殿請劍願。二十三日，遣源康法受而納諸新櫃，諸司不隨。兵士擁衛以置資繼第間，一日具忠奉而南。是日尊氏密附相模吉田鄉於鶴岡入幡社。二十四日，以宗良親王爲征東大將軍，襲尊氏不意。二十六日，修日吉臨時祭。是日，勅西大寺祈國家安寧。二十七日，元僧東隣自天龍寺從譯詣上皇宮。二十八日，修內侍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十二

所神樂尊光明院崇光院竝曰太上天皇，號准三宮阿野廉子曰：新待賢門院以前左大臣二條師基爲關白，准大臣北畠親房爲准三宮。崇光院所署公卿百寮皆詣行宮，勅降官爵各一等。其他頒賞從駕群臣有差，其賞多濫。時人歎曰：元弘之失，何爲不鑒？是日，光明上皇薨，號眞常惠。二十九日，芳賀貞綱、高麗經澄等與直義軍戰於足柄山，破之上杉憲顯等走。信濃諸軍大潰，仁木義長迫至伊豆府，直義與石塔義房狼狽匿于北條尊氏遣富山國清仁木賴章等，贈書招慰，直義出降。尊氏乃執之，基氏切救解之，不聽。基氏出奔安房，尊氏使人召還之。小笠原政長收小縣軍進擊甲斐，武田貞政於七覽寺。

賴宥曰：足利尊氏之有直義，猶趙匡胤之有匡義也。匡胤篡有周室，由出征握兵反劫其君，尊氏受東伐之命，因得煽兵犯關，其事勢一也。而匡胤之謀決於匡義，尊氏之逆成於直義，尊氏



之才不及匡胤之什一而其所犯者後醍醐與恭帝隔如天地是以不能速取之而累其逆節概直義所贊焉其有功於已如此尊氏之始決反於關東也有家國之事一委直義之語自是政事繫此自出蓋以其事成否不可知故併禍福任之也已而其事稍成轉禍爲福則忌之意生焉爲尊氏大將軍稱直義爲副隱然如儲貳然而義詮出在鎌倉是匡義代立德昭不得立之勢也使尊氏不幸早死則直義爲匡義之所爲無疑矣則烏得不忌乎是以竄任高師直以分其權聽其專權而莫之禁是直義所以與師直相惡匡胤友於匡義故無敢離間之者使其不友則如趙普者必勸匡胤除之師直雖專擅非知尊氏之忌之安敢公然以兵却而廢之而尊氏亦許而不罪乎故直義出奔乞降南朝悞尊氏意在必殺也非獨悞師直也夫師直以兵却而廢直義直義又以兵却而除師直而尊氏不罪彼而咎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十四

此其意忌乎此故也尊氏初廢直義乃召義詮代之又封基氏於關東然後尊氏之志成矣而直義劫制尊氏再執政權亦恃大謀之成於已也是以尊氏亦勉從之而其忌益甚固其宜也直義之東奔尊氏所大懼懼其據根本自爲其害所以贊己者也是以親往親往則不得不和南朝至廢其所立迎駕返關其大悞也可以見焉而以直義之狡黠而終不得志於關東輒被執殺何哉不特以弟敵兄衆情不附亦罪逆之所由先受天誅也抑以基氏在焉而尊氏夾擊之其勢易辨也夫尊氏之犯君猜弟制於其臣不復論可也至建親藩其計之得者矣假令尊氏早死未必至如匡胤之子悉血肉於弟手也其後京師雖多外患內變賴關東之維持終得以濟尊氏之所措畫可謂善慮國家矣匡胤務削將帥兵權而宗室無尺土之封內自削弱既不救於家禍又失於國計是以不能併燕雲而貽靖康之禍厓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十五

保江南不若足利氏之能吞南朝全制海內也由此言之雖曰尊氏勝匡胤可也雖然足利氏將帥驕蹇叛服無常不獨師直也宋豈有此乎此由樹兵與不樹也則時勢之異然焉爾歟曰不特然也匡胤嘗論唐莊宗曰二十年來河百戰不能以軍法約束諸將真兒戲耳吾雖愛養將帥苟不用我命有劔而已使匡胤目足利氏得不亦謂之兒戲哉而宋自匡義而後威刑不復振足利氏得義滿能繩以法果非兒戲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三千二百十六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八

正平七年八月後光嚴院文和元年壬辰春正月朔帝在賀名生行宮修四方拜京師地震芳賀貞綱等至足利尊氏伊豆府陣三日尊氏携直義入鎌倉基氏還鎌倉五日叙位八日修法真言院尊氏爲東國政是日揭示武藏保寧寺禁士卒吏胥侵暴以相模岩瀬鄉與島津忠兼賞戰功十五日京師地震尊氏命義詮使少貳宗祥襲父貞經遣邑筑前守護職田肥前與賀莊千栗對馬及遠江一宮莊尋褒獎高麗經澄等伊豆背擊功以信濃春近領並其關與小笠原政長許以國中關所賞有功將士以上野淵名莊與宇都宮氏綱等賞功有差淵名莊係走湯山造營料去年四月基氏以與新

田族大島義政於是評訟尊氏折半與二人二十九日和歌會足利義詮獻黃金三千兩馬十四贈金帛馬匹於後宮百寮有差二月朔長樂門院崩五日修大原野祭帝當還幸京師今年又值方忌因議還幸八幡是日藏人頭勅義詮曰是月下旬車駕將還幸八幡其與右近衛大將北畠顯能謀警衛道路又告左大臣洞院公賢曰車賀還幸以方忌之難與諸司之障且應徐圖之但行在遠遠祭祀佛事皆滯不行上下涉遠往返勞費殊甚以故欲幸近地也以此諭義詮義詮進中條秀長抵公賢邸聽命鎮西自河北之戰一色氏狗豐筑海岸取松浦氏侵地還箱崎社附地肥前河上社謝戰捷足利直冬在肥後使少貳賴尙略肥筑之陽龍造寺徒助之尾張義冬略薩隅兩縣清成等應之直冬遙與書獎勵結其心征西府乘間經略筑後豐後竹田津徒亦應命成鼎足勢七日直冬又遣待所小保氏連略肥前彼杵莊深堀政綱等發兵

來援十一日以前大僧正慈嚴爲天台座主十三日釋尊於京師前內大臣西園寺公重既觸足利氏怒屏居於是請行在復繼家

十六日遣像人有景取北山第護衛之徒實俊於芝禪尼家以臨川寺爲勅願寺以遠江初倉莊播磨矢野別名大鹽但馬池寺莊加賀得橋等十餘所附南禪寺如故大政既歸行在京師公卿僧綱皆候其氣息冷熱頓更爭遣使贈進新待賢門院北畠准后二條關白及四條大納言冠蓋相望而南十四日潛命由良信阿東赴諫旨於新田氏曰天子納義詮降北還京師其實乘虛行誅也尊氏在彼公等圖之機不可失矣因進義宗左近衛少將又勅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入援十七日義詮詣北野及佐女牛兩社十九日遣多武峯堂周防杉弘命內藤藤時城未武莊塞敵進路大內弘世等率兵來爭是日入鷺頭莊陣於白坂山貞弘禦之使藤時擊敵後因接戰兩日權中納言洞院實夏自行在還承

言與父左大臣公賢議奏後光嚴上皇二十一日改命院司以權中納言中院通冬西園寺實長與實夏爲之實長爲執事權廢執權是日義詮行沙汰始儀二十三日藏人頭勅後院別當曰聞近者號地子課稅京師民家交督責之甚不可其還幸前謁免之帝欲幸往吉二十六日車駕發賀名生左近衛大將二條教基右近衛大將洞院實世等從駕大納言冷泉公泰三條實教從新待賢門院百寮戎衣楠木正儀奉饗是日幸五條御野野社尊氏殺其弟直義於鎌倉延福寺直義爲人強忍狡猾而畏入議已外示恭順內實深刻初尊氏圖反逆動未有名將欲先除護良親王及新田義貞等以漸成其志及討北條時行平鎌倉直義勸其早叛凡所爲姦謀密策多成其手而其害護良招兵四方尊氏雖不明言指導之而皆其所欲爲直義乘之退姦尊氏意快之而終歸咎於直義直義甘受其罪不辭唯恐其叛意之或不固遂令尊氏得

志多直義之力也。至是禍起蕭牆，遂爲尊氏所殺。時年四十七。直義居錦小路，因稱錦小路後徒高倉，因稱高倉禪門。死後稱大休寺。殿後十三年，後光嚴院追錄其功，贈從二位，有子天嗣。絕二十七日，車駕發五條，幸河內東條，御勸興寺，初欲駐蹕，令楠木正儀修城，亦不果。是日，京師前關白二條良基赴攝津，住吉二十八日，車駕發勸興寺，幸往吉御神主津守國夏家，修往吉殿楠木正儀和田正忠及真木野三輪湯淺山本氏熊野八莊司吉野十八鄉兵七千餘人警衛。帝在賀名生後吉野寂寥，是月祥子內親王謁塔尾陵，則櫻花未開，怡然懷舊，詠歌悲之。於是遷往吉野，征東大將軍宗貞親王在信濃，及聞報悲其遠，先帝遺跡，詠歌獻之。帝答歌，大隅菱刈重任等應島津貞久是日，尾張義隆移檄莫爾郡司等發兵攻重任宅，尊氏數布令諸方，既與吉野和，猶不順者，加兵討之。陸奥豪傑附吉良貞家者，猶多阻兵，鎮守府將軍北畠顯信遣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二十二

兵進勦。二十九日，貞家與書相馬親胤曰：將軍雖有命，顯信加兵我軍，則不可不備。詔急發兵會於名取郡。是日，前關白近衛經忠徙居於近衛第前內大臣西園寺公重徙居於北山第。晦，勦左大臣公賢及義詮，論往吉野。幸且駐蹕，以待還京。期定，自北朝之廢，足利氏威令不行，奉行人諫方圓忠嘗見公賢曰：今公武外雖相和，內甚不諧。天下將復亂矣。是日，奉幣馬于往吉神社，社前松樹無故而折。中納言吉田宗房奏曰：妖不勝德，何畏之有。伊達有雅聞歎曰：昔者殷帝修德，故能禳桑穀之妖。今未知有何德以勝之。以吾觀之，車駕必不得入京師也。後果如其言。叡山自大僧正慈嚴爲座主，輒驕蹇，數命祇園社發犬神人，設法華堂，社僧以其不遣公人來率，固執不發。法華宗聞之皆逃。西塔僧高澄徵稅京師，因率眾劫略市廛，商旅商賈不行。市民重足而立，吳綿商兩座在三條七條，元弘之政，免其市廛課役，尋廢及合和復免之。於是叡山

誅求及之。閏二月朔，兩座商結衆抵左大臣公賢第，請歸叡山禁侵暴。公賢乃贈書座主曰：山門或未未知去年行在之命，請善尋究之。爾後京街河東，每夜劫掠不絕，侍所增巡，邏荒河詮賴爲義詮，徇石見石見豪傑群起，應命直冬黨多背附之。安藝吉河經兼猶付直冬十日，左近將監盛宗使使經兼助三隅兼連協力警衛三隅城。義詮失權，每事承行在旨，甚不便。因數遣使改修和約，未決。因又遣法勝寺慧鎮往陳辨京師相謂和戰之決，在慧鎮之行矣。諸將或密通行在翼按堵，給旨居數日，使者自往吉野，稱言和約略成。如地頭職，公家惟總新補，其本補盡委武家。朝議既諧，十四日，授從三位津守國夏正三位十五日，帝自往吉幸天王寺京師驚擾，言車駕幸八幡大軍伐京師，夜大納言北畠顯能將伊賀伊勢兵數百人入京師，官軍前後至，充京郊陣。慧鎮詰朝發而南，義詮又發使者於關東，是日丹波人起兵攻守護萩野朝忠，遂之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二十四

詮聞報益憤懣。十六日，京師地震，兵衛佐新田義興武藏守新田義宗起兵，是日東西分路縱火，征服上野義貞義助，遣兵奮起來從得數萬人，進至武藏。足利氏諸將聞之曰：多寡難敵，請先赴安房上總，招諸國兵而擊之。尊氏曰：避敵而後制勝，千中有一。今一去鎌倉，則坂東悉爲敵有，不如先發制之。先是勦一色範氏討太宰府，於是範氏得勦乃圖乘其兵寡急襲擊之。是日馳使說大友族田原直貞發兵來會鎮守府將軍顯信，欲平伊達。是日次於柴田十七日，佐佐木高氏率兵二百餘赴近江，宣言架勢多橋義詮馳書紀伊，豪右曰：聞南方有彼和之意，宜協力守護，代圖効功。高氏去足利氏見兵無多，或言行在謀遣兵向丹波近江京師恟恟，尊氏留子基氏守鎌倉，武田信武畠山國清等諸將率武相兵五百騎發鎌倉抵狩野川，兵集者幾八萬。初薩埵山之役，石塔義房與直義降尊氏，不爲尊氏將士所禮，義房愧悔，會直義死，失所憑

意益不安、新田義宗遣使誘諭義房大悅、與三浦高通、二階堂政元諸族謀曰、新田來攻、將軍必逆戰、吾待戰酣、從壓下夾擊、克可必矣、乃與義宗刻期、於是召子賴房謂曰、薩埵山之敗、忍死祈生、身爲降將、爲仁木細川等所屈辱、怏怏涉日、今將屬新田氏、建功當世、貽榮子孫、汝宜與俱、賴房愕然變色曰、爲人臣、懷貳心、士之所耻、僕深爲將軍所倚賴、常思報之、自古父子構兵、亦各爲其主也、吾不可不告之於將軍、父子恩義既絕、不敢再見矣、逃去從尊氏軍、義房懼、即夜與高通等以兵三千餘出奔、會新田義興于關戶、賴房告尊氏曰、三浦輩名等叛臣、父黨之請急爲之備、且曰、公以臣爲忠、願聽臣所請、所請者、先斬臣頭而費、父罪、尊氏流淚曰、汝之忠、令我子孫勿忘、奚止一世、我不誅入道、汝勿以爲意、乃遣兵索三浦等、不問石塔、後賴房因仁木義長言曰、將軍不殺臣父、其德無以報、臣願自殺以贖父罪、不聽、直冬將小保氏連狗肥前

彼杵莊在矢上城、募兵高來郡安富、泰治等應之、是日氏連渡海、抵千石津、據野井城、攻西鄉次郎於松嶺、叔山僧徒已逐法華宗徒、又謀逐一向宗徒、移牒發祇園社、大神人社僧未答、伊勢之軍入京之日、僧徒遣公人率大神人向北小路、白川將毀佛光寺、寺僧辭曰、我受西塔學頭、免狀、建此寺、安得遽毀、衆遂巡尋叡山、按檢果實、十八日、自貢主禁戒僧徒得事止、義詮命高雄神護寺禱靜謐、新田義興、義宗略定武藏、進向鎌倉、聞尊氏逃在武藏、野川乃追躡其後、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親總師陣於上野、碓井嶺爲其聲援、關東應之而起者如雲、十九日、尊氏走谷口、使武藏守護樂師寺加賀權守率武藏八文字一揆、高麗季澄等與上杉族俱禦義宗軍、義宗逆擊大破之、水野致秋等引兵赴於義興、關戶軍、周防大內弘世等、攻杉貞弘於高志垣城、內藤藤時自未武城來救、是日與弘世戰、自新屋及河內、至真尾而還、弟盛清陣沒、

帝發天王寺至男山、御法印定清家以兵塞赤井大渡、先是法勝寺慧鑲至天王寺、爲義詮備陳情由、未採納、竊贈書同房曰、和約之調、修只新補地頭一事、朝議粗詰、其他非不納、惟論曰、當至男山決之、未得要領、甚爲苦心、義詮告東寺八幡宮曰、聞南方謀變、約其爲武家禱平安、夜足利氏騷擾將悉聚去、京京師失色、二十日、平明、義詮赴東寺、大納言北畠顯能自鳥羽、楠木正儀和正忠等自桂川、近衛少將千種顯經自唐櫃、越率師入京、顯經陣內野正儀等兵三千、已牌向東寺、義詮已逃、乃進至七條大宮、京師大驚曰、楠木氏來矣、細川顯氏若黃出戰、正儀擊破之、斬其弟某顯氏向長坂走、侍所細川賴春繼至、戰於七條油小路、正儀接楠爲梯、登屋下射、賊兵卻、縱騎乘之、賴春馬驚而墮、正忠兵槍刺殺之、午時、官軍火義詮三條坊門、第義詮與佐木高氏、土岐賴康等百五十人東走、義詮至勢多、官軍既燒橋、不能進、欲自殺、曾我

某淵至前掛、擊舟而來、因濟衆、畢乃命沈舟、笑曰、今始得生矣、走至武佐寺、官軍已赴京師、勅北畠親房、北畠顯能、總決京師諸務、乃勅征西府曰、尊氏義詮既蒙恩免、復有叛謀、因臨幸八幡發官軍向京、則義詮遁逃、將移師討尊氏、其急整師入援、是日、新田義宗、新田義興、脇屋義治、勅兵于武藏野、義興居左、義治居右、義宗自將中軍、在其後、尊氏兵十餘萬、前隊旗幟皆赤、煥爛耀目、第二隊皆白馬白旗、以官軍用白旗、斷而短之、義興先合義治、次之、殺傷相當、賊將饒庭氏直所部六千、皆少壯、兜鍪插梅花、我軍見玉黨七千餘人、皆盡圍、扇爲旗號、義宗曰、扇有風、可以散花、進而擊之、氏直果收入、尊氏陣、尊氏陣大亂、義宗直前指其牙旗大呼曰、吾今日爲天下討賊、爲一家復仇、奮擊破之、進北馳者三十餘里、至石濱、尊氏欲自殺、其兵二十餘騎返戰、死之、尊氏得間、濟達前岸、收兵三萬、壓水而陣、義宗騎能屬者五百人、時已昏黑、無來助、

者義宗切齒而止乃還求義興義治見白旗兵三萬北走以爲尊氏也合兵追之降者屬路二人駐馬揖之者數其兵不顧而前留從者僅三百遇仁木賴義等伏兵數千圍之二人苦戰而出甲冑皆破刀刃如鋸自各被數創亡者餘騎乃議曰我既與武藏守相失以此寡旅將安歸也不若遇基氏決死衆然之進至關戶遇衆數千驚問則石塔義房三浦高通等率兵來歸也二將大喜義宗誓固關東奉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旨號令諸軍脇屋義治分路定武藏義宗之起宇都宮部下芳賀貞綱合上野香林時秀等兵支吾不及是日又授官軍背後亦不得志陸奧國司春日守親總師至白川其先軍向宇都宮芳賀兵衛應之遙綴信濃軍官軍益振是日北朝右大臣近衛道嗣罷皇太子傳二十一日使大納言北畠顯能右衛門權佐葉室光資詔左大臣洞院公賢迎光嚴光明崇光三院及直仁親王抵男山行營時事出倉卒無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三十

與可乘公賢進一車西主同載一車近臣北面者僅三人夜抵東寺至旦未供食侍姬索飯上之至男山行在辨官勸東寺禪連日薄餽二十三日新田義興義治進至神奈川間賊虛實曰基氏聞敵在三浦遣南宗繼將兵擊之至則妄矣今還鎌倉二將乃進攻基氏悉甲出拒義興躍於海濱斬三騎馳貫賊陣左輻斷委地乃挾刀于脇俯結之賊群至擊其頂及背義興不爲動結果應賊賊驚走遂與義治合擊走基氏仍據鎌倉義詮逃近江復用觀應號馳書招初木賴氏等行在議移北畠顯能師於近江二十四日准三后親房至於京師鎮壓之京師浮言土岐賴康發美濃兵會義詮於四十九院將俱來侵乃遣左馬頭千種基率兵伐近江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下碓氷嶺入武藏督新田義宗軍駐營於小手指原詠歌勵衆鼓美越多矣世能多來耶耳加於之加頁上杉憲顯等又囑焉軍勢大振尊氏在府中飛檄徵下野南宗繼等兵復

振二十五日尊氏遣小笠原政長等攻鎌倉禪戰捷於伊豆三島社此時京師流言尊氏病危或云已死衆心動搖二十六日官軍燒山名時氏邸二十八日千種氏馳使北畠親房求濟師初尊氏欲復鎌倉聞義宗軍大振曰先破衆者寡者自走是日尊氏逆擊官軍於武藏野畠山園清今川範國及波多野繼貞等戰於小手指原武田信武藥師寺加賀守等戰於高麗原別軍戰於入間原芳賀貞綱香林時秀等又背擊官軍官軍敗績上杉氏兵有長尾彈正根津小次郎者並謀刺尊氏彈正被髮小次郎傷面各揭死首于刀鋒陽爲尊氏兵士深入其軍有問之者即應曰獲新田氏首級將以獻將軍距尊氏僅十餘步尊氏兵覺之聚圍二人知事不成揮刀亂斬所觸糜碎遂突圍而退既夜賊軍舉炬布滿山澤顧視我軍如烟火義宗驚曰晝日所失亡未至如此得非有逃者前有勁敵後有鄉土衆疑我退走也乃自釋鎧卸鞍以示不走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三十二

衆稍定夜半上杉氏望見炬火數千復觸賊軍則遽走信濃於是走者相踵義宗不得獨留比曉退入越後宗良親王奔信濃武藏上野兵懷顧望者皆屬尊氏鎮守府將軍顯信率兵抵下野顯信子守親抵白川重應之及義宗敗顯信退復據宇津室城是日新田義興脇屋義治與小笠原政長等戰於岩屋前中下馬橋化粧坂等二十九日義詮約還建武以後寄附地招圍城寺僧徒是月隆寒人多死三月初義詮馳書丹後松田修理進等曰南朝破約襲來京師兵寡因退江州今將往攻也其糾合同志急破敵赴京師松田氏舉族爲國人所阻不能進二日右衛門督忠季奉三歲皇子自京師出奔直冬將小俣氏連與安富泰治等徇肥前高來郡引兵赴神代與西鄉次郎遇於松尾乃縱擊破之四日八幡浮言義詮襲來行在驚擾遽遷三上皇直仁親王及尊胤法親王於東條惟三條實音從耳義興義治居鎌倉號令八州居半月聞尊



氏既敗義宗將回師攻鎌倉義興義治議將死守或曰宜且逃匿聞京師消息約北國諸將以圖再舉義興義治從之是日棄鎌倉帥聚六千餘人國府津山保河村城三浦高田出次平塚細川顯氏部將率飯尾族發河波向勇山洞嶺八日尊氏遣島山國清定相模山名時氏招誘出雲諏訪部信惠義詮在近江兵未聚及東國官軍敗遠近爭屬義詮九日義詮發四十九院向京師旌旗蔽空銳冒耀日參議坊門具忠扼大津望見引還是日義詮馳書促安藝小早川宣平等來援十日以伊豫守護爲懸賞促河野通盛兼程東上土岐氏糾合鷺見加賀丸等兵統所敵寨自美濃斯波氏自若狹赴義詮軍義詮欲入京師陰雨終日不休因淹留十一日勅以阿波安房伊豫守沒已朽田莊與小野寺入郎實其功尊氏復用觀應號與上野世良田長樂寺領邑如故一色範氏宣布討直冬少貳賴尙勅乃圖自將往伐之馳使薩摩徵莫爾重貞

等兵十四日又徵筑前由比諸氏兵是日義詮大舉入京師大納言北畠顯能駐劄佐女牛若宮別當房寂山僧徒報曰謀告江兵將入坂本因警備大塔僧正房矣十五日朝顯能退軍泥河撤橋拒之義詮軍奄至於神樂岡真如堂日辰義詮陣於長樂寺上峰諸軍屯東山雙林寺鷺尾阿彌陀峰等燒篳照夜畠山國清攻新田義興於河村城鎮守府將軍顯信軍潰於三澤城走入小手保保大波城吉良貞家遣師圍之相馬親胤觀望勝敗貞家促之數度遂不出十七日又移書讓之曰猶不至當遵將軍命請罪鎌倉是日尊氏與書結城朝常曰吉野合和已破宜與吉良貞家協謀誅新國司其方之事一賴卿力也新國司謂顯信子守親也赤松則祐亦叛降義詮幽與貞親王於京師是日楠木正儀率師向攝津神崎爲赤松範光所邀擊破退則祐糾合播磨及近國兵而來十八日至瀬川驛是日名和長年族人起兵船上山與賊戰於伯

者自三月至四月名和長信布施高政筑五郎兵衛尉弟與村筑見行實等皆戰死二十一日義詮自東山移營東寺顯能又退陣男山下官軍不戰屢却衆心危懼仁木義長島山貞康等率兵二千餘擊官軍於赤井河原進至山崎屯忍項寺與官軍戰二十三日右衛門權佐光資奉勅至奈良興福寺徵和及兵寺僧乃進二千匹義詮亦求糧資五萬匹於興福寺時諸國應義詮發兵來會者日益多充京師布營義詮持重不戰百姓窮賈飢饉相伏餓死者不可勝算公卿貧困都鄙瘦枯二十四日斯波氏經斯波氏賴斯波詮經等塞東條餉道以逼入幡帝勅楠木正儀和田正忠逆拒時正儀年二十三正忠甫十六以年齒尙弱人皆危之正忠入奏曰建武以來臣族類大半爲此賊所殺今日之戰公討國賊私復家仇不斬其一將不復還謁與正儀將兵三千守荒坂山鎮守府將軍顯信自大波城退入田村莊據宇津峯險吉良貞家促相

馬親胤攻之親胤不應是日貞家移書責讓令與草野族諸急進兵二十五日細川氏以阿波兵攻官軍於經塚二十六日熱田大宮司昌能蜂尾原等與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一揆合兵攻土岐氏美濃守護代於尾張大山寺大山寺不勝是夜官軍燒勢多驛撤橋京師驚謂滿貞賴房已入近江下賀高山諸族應之進燒勢多橋也二十七日細川清氏細川顯氏土岐賴康其弟康貞等自宇治亂未津川向洞嶺楠木正儀率和田助氏後輪助重等逆擊之於荒坂山兩軍劇戰死傷相當康貞有號名先衆而進和田正忠揮薙刀斬之乃還奏帝悅曰卿果踐前言正儀見賊益盛皆潛引還周防大內弘世政杉貞弘部下內藤藤時於真尾石見蜂起抗足利氏命二十九日美濃守護代進擊熱田宮尋爲其所破走歸美濃撤洲股橋自保馳使京師乞援夏四月朔准三后親房寄附安藝海田莊於高野進華乘院爲勸學料吉良貞家自將擊鎮

守府將軍顯信於田村莊軍戶谷田相馬胤賴伊賀盛光國魂隆秀等發兵來會貞家稍留不進二日義詮密遣人奪崇光院弟彌仁王越前守護斯波高經率大兵備柵大藏卿定親第護衛持明院殿京師無主干戈紛擾朝儀祭典不行三日村上行貞戰死於伯耆名和長年之弟也義詮命小供竹一丸攻略紀伊九月雅樂忠清自木津軍赴高市以足利氏命至興福寺再求兵糧且發兵擊山城土寇周防大內弘世自真尾轉戰而進內藤藤時等却走赴杉貞弘軍據白坂山禦之弘世攻戰兩旬力盡而退十一日森本基長率兵赴赤松光範渡邊軍與官軍戰薩摩島津貞久使至東寺報筑前金隈之戰義詮褒獎且告曰方國入幡克定在近以勵其氣若松賴宥亦率兵而至報備後戰狀南家繼爲足利基氏執事先是陸奥石川時光居千石村弟高光居板橋並應鎮守府軍既而高光降畠山高國因並領千石板橋及八幡社領二村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三十七

時光亦降爭之不勝復屬官軍去年將軍顯信之伐吉良貞家也時光與有力高光屬貞家累有功十三日貞家致狀家繼請按堵之安藝毛利親衛廣守等猶應直冬抗守護武田氏信而吉川實經熊谷族等應氏信氏信攻廣宗於福村四日而陷十七日岩松賴宥率三吉秀任等會宇治軍河野通盛使至東寺報伊豫戰狀十九日義詮告其使令急克定來會軍二十一日山名師義帥出雲因幡伯耆兵而至從從來薄左兵衛督法性寺康長撤橋拒守賊截流而濟官軍驚擾康長挺身奮戰親斬賊三人乃徐退追兵連呼曰背人而走豈先帥乎康長顧叱曰何難乃返馬力闘比至八幡十七合退扼守堂口師義進據財園院行在受國兵稍稍逃京軍捕獲訪情皆言糧乏衆喜曰陷無日二十二日義詮許本領按堵招誘和泉淡輪助重等二十三日細川顯氏怒牧片野鄉勇不應命燒村舍或曰行在輪祖者不絕諸將因謀絕糧道既而偵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三十八

知糧罄兵疲逃去者益多於是決謀進攻二十五日諸軍齊犯八幡赤松則祐率吉川堀川原栗生田藤諸族及赤旗一揆向善法寺口西中尾官軍據險設寨力拒遂爲其所畏岩松賴宥攻木津川尾及總豆官軍逆擊不勝入城拒之賴宥細川顯氏縱火山下煙燄四散佛閣民舍悉燼及極樂寺日在西崎諸軍齊進官軍力戰禦之傷者數百千人帝御山上小笠原政長自鎌倉引兵還信濃與諏訪直賴戰所殺傷頗多直賴稍屈二十七日兒島高德之東赴也論諸將曰今行在危急援兵不至萬一乘輿殞賊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宜速援之於是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發自信濃新田義宗自越後桃井直常自越中吉良滿貞石塔義房自駿河土居得能自伊豫皆赴援二十九日春日山木多枯日向穆佐院島津莊爲足利氏婦人領畠山直顯伊東祐氏等據有應直冬抑租不輸是日義詮命一色範氏伐之令島津族助其軍五月朔足利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三十九

氏以高駿河守大高重成爲頭人始斷雜務二日尊氏賞宇都宮常陸介蒲原戰功與越後守護領前三郡下野除芳賀都賀外如故義詮將源竹一丸狗和泉淡輪係五郎應之四日攻土丸城爲城兵所傷楠木正儀自入幡至六日率和田助氏淡輪助重等攻松村男山軍漸倦出降者相繼熊野湯河莊司屬北畠顯能軍爲心脅十日率兵二百出降細川顯氏軍十一日帝撥黃絲鐵芭裏神器緋馬鞍夜與將士潰圍南走顯能率名和長重等兵三百餘護衛赤松則祐若松賴宥佐佐木秀綱等追之自善法寺登縱擊官軍大破之權大納言四條隆資爲則祐兵所殺參議滋野井實勝亦死之一宮有種呼曰大將奈何道逃追躡甚急法性寺康長大罵曰將使奴輩知我手力下馬揮大刀擊路之賊猶追躡雨射康長挺身轉鬪破圍帝乘間馳去至木津河賊又合圍箭及御鏡康長單騎防戰俄有兵百餘來擊賊走之帝幸東條從臣奏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四十

神鏡橫田中而去名和長重乃下馬脫甲負櫬而走賊追射如雨長重僅免而還櫬板脆薄矢中者十有三遂不能洞人以爲異焉帝入招提寺隆資爲朝元老位至從一位薨年六十一贈左大臣子隆量從於元弘笠置之難隆貞仕大塔宮重殉節隆俊爲權中納言檢非違使別當十二日帝入三輪城十三日義詮鼻入幡首級於六條河原此戰赤松氏滅四條隆資攜元而戰遂失之或報獲二條教忠首以其貴不鼻義詮乃自束寺移居中條備中守邸爲政遣使告捷於一色範氏等宣布九州諸國關河野通盛留平伊豫稱言斬獲二條右大將四條一位等數百人教忠實不死也十六日帝入宇陀水分宮是日楠木正儀率和田淡輪徒攻和泉加守十七日春日山枯木生旗關白師基已還逐其臣左馬允行繼行繼金妻與一兒奔高野爲僧回歷諸國數年過我田里有新冢焉童年十餘泣甚哀問之曰吾父遁世母爲狂投水而死子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十二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十二百四十二

無依請爲母師經行繼熟視我子也掩面而泣問曰雖無父母猶有親故何爲獨苦兒曰家漸貧則人漸疎今賴舊婢爲活耳行繼哀不自持而恐婢來識吾面乃去亦不能忘遂至舊宅潛泣不去有人問之嗚咽自述聞者莫不垂淚師基聞之復收骸其兄名行朝以曉勇著先是義詮遣等持寺僧祖晏於河內東條密授策以故法印玄忠徒弟某與楠木氏有親因資緣謀奪三上皇至則會二條教忠德大寺公量四條隆俊等自入幡來奔計畫盡違三上皇宮警衛甚嚴侍臣兩三人殊撰充之十八日祖晏還京師前大僧正賢俊檢石清水神殿獲北朝神鏡空櫃義詮命遷之於左女牛若宮二十日帝還賀名生宮宗良親王新田義宗等聞男山陷引兵而還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命菊池武光大舉入援又聞其陷而止若官軍拒守少延數日賊將自退議者惜焉賴夏曰漢劉璋患寇迎劉備於蜀其諸臣欲戴備來說襲取蜀

備曰今世與我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暴君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與之反乃可成業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然諸葛亮素策取益州龐統等又勸備備遂取蜀宋蘇軾論之歸咎於亮曰曹劉不敵天下所知兵不若曹多地不若曹廣所特以勝之以區區忠義有激天下之心雖無指足之地天下爲之用今所以好逆之乃扼腕拊背而奮之國與操異者幾希既失天下義士之心而北向長驅欲四方響應難矣曰嗚呼是可以論正平之事矣足利尊氏雖不及曹操之能其以譎詐馳驟一時地廣兵多什倍南朝南朝恃仗其信義與之相形庶幾可匡復耳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我來講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與復關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伴許而遂襲之爲所謂扼腕拊背之計因執同姓以爲功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詐而襲之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十二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十二百四十四

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劉備唯無措足之地故不能不取益州論者猶非之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其險沃彷彿蜀漢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棄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誰罪歟不寧唯此前焉納直義之降佐之以攻其兄後焉許直冬之請驅之以攻其父時氏氏清之屬皆彼之叛臣來輒受之嗽之北向蓋天下望南朝爲道迷淵藪其譎譎不正不知與足利氏孰伯仲也而何以激天下之心乎曰雖然蘇軾之論又有言曰曹氏父子兄弟有可問之勢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伐之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又不能奮其智謀故屢戰而屢却爲失機也夫南朝非亦乘其機而奮其謀也耶曰不然彼謂問而後伐之耳足利氏大臣骨肉既內自相殘矣不待吾問之而然也則吾整我堂堂之義旅伐之可矣何必助其子弟

攻其父兄乎當時源親房稱爲賢相或比之諸葛亮者而又贊其謀焉親房嘗論保平之亂父子兄弟之相攻曰名教之斃亂所以不已也今自斃名教以開亂源何哉

山縣賴日義詮既廢崇光帝而降南朝於是二上皇廢主及偽造神器亦皆歸朝廷則宜悔過自新奉車駕而還京師至誠以盡事君之道矣而尊氏亦宜與直冬講和而還京師變逆爲順一意奉朝廷而朝廷亦命勤王諸將皆休兵則天下治矣而義詮復叛更奉皇子而稱帝于京師何其好亂之無窮也良基以尊氏爲賢劔以臣當神璽之言尤妄矣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後白河法皇作俑而後世逆賊倣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加賀狩野義茂應尊氏二十二日尊氏勸會擊越中二十四日謀報三遠軍已入近江義詮等大驚欲遣佐佐木高氏禦之既而止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四十六

二十五日帝欲讓位於皇太子親征不果二十八日安藝武田氏信陷內部城毛利元春走報山僧徒復謀毀太谷一向宗堂門主禁戒事得止六月二日大納言北畠顯能奉勅與楠木正儀俱至東條奉三上皇及直仁親王選賀名生幽諸廢屋內植棘爲牆禁防愈嚴義詮圖奪三上皇不得聞將選賀名生益失望佐佐木高氏抵前大納言勸修寺經顯謀曰京師不可無主以廣義門院命立嗣仁王而門院垂簾決政經顯以請門院門院不許五日賴權中納言洞院某謂猶不許義詮馳書薩摩督促島津貞久執印友雄等助一色範氏擊畠山直顯伊東祐氏徒定日向時尾張義冬略薩摩賴隆清成等應之與直顯爲犄角勢直冬與書獎勵範氏不能進居十餘日八幡捷報至範氏即贈之貞久宣布薩摩以勳徽心桃井直常與弟直信俱歸越中募徒能登吉見賴隆率天野氏將堀宗重等往伐六日陣於橫川保芝塔下直常直信來攻宗

重等力戰終日遂却之八日襲水谷城拔而據之安藝武田氏信攻吉田城毛利元春出降乃毀其城十四日吉見賴隆襲越中水見湊縱火燒之明日入八代莊攻三角山城十五日安藝直冬黨毛利親衛據坂城武田氏信進攻之吉良滿貞石堂賴房與美濃原蜂屋宇都宮徒合兵十六日大舉攻土岐賴康於長森賴康逆戰破之追至郡戶而還義詮頻請廣義門院政不許昨夕門院下內旨於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以五辻朝仲爲陽德門院判官代佐佐木高氏說大納言勸修寺經顯十八日經顯固請門院門院不得已許之十九日始下院宣以尊圓法親王爲天台座主自宇多上皇有院政女院政所未曾有也二十日直冬促長門蒙右伐厚東武重等二十一日初拘尊胤法親王于山中草庵命山本三郎守衛尊胤門徒有律師元祐者潛謀奪尊胤裝爲修驗師往賀名生密以情通尊胤尊胤乃解病而臥數日爲增劇狀山中無醫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四十八

藥守兵相議宜咒禳乃散遣人于山下候修驗師過遇元祐與俱至元祐爲咒兩日是日尊胤佯言疾瘳即夜置酒爲慶守兵悉醉元祐內尊胤於友中資之而脫去明朝三郎見胤無人大驚乃閉關留修驗僧不及尊胤走入興福寺遂歸京師吉良貞家猶營於戶谷田與鎮守府將軍顯信對峙是日伊賀盛光率兵往會二十三日義詮遣岩松賴有復伐備後令杉原三吉諸氏發兵助之或疑長井貞賴反覆賴有致書義詮保其無他二十七日義詮請廣義門院復南朝所停公卿官位盡廢正平制復觀應改又賞佐佐木賴氏等八幡戰功獎勵周防小野氏等益助厚東武重平敵尊氏在鎌倉爲東國政定功行賞安堵諸寺禁制兵吏侵暴足利氏威令復行東西上杉憲顯等遙應直冬抗其命秋七月朔吉見賴隆攻越中水谷城頗有殺獲義詮固請廣義門院立新主門院命近衛鷹司二條一條久我洞院諸大臣議之三吉良貞家得相



馬國魂伊賀諸族兵大振侵田村莊鎮守府軍邀之於納久野原短兵接戰不克足利氏以大僧正慈嚴辭職不出欲以尊胤法親王爲北野別當祇園僧徒拒之五日細川顯氏死能和歌好禪嘗以軍事抵甲斐參慈林寺僧疎石甚崇信之遂薦于尊氏云吉良貞家聞鎮守府將軍顯信將奉宇津室宮脫田村莊令相馬親胤等警固道路曰能捕得者不論賁賤賞隨所望六日伊賀盛光等與官軍戰於市庭城七日盜入持明院吉良貞家以石川莊下河邊八幡社爲祖賴義所崇祠嗣石川高光禱蕩平於是軍有功因寄附會津佐野村致書仁木賴章請尊氏寄進狀授之九日督相馬伊賀國魂徒攻官軍於矢柄城十日義詮請廣義門院地下官職諸法悉復觀應制尊氏父子既復觀應顯於是直冬復用貞和號以自別異十六日義詮遣高師秀率師攻河內東條移檄伊丹渡邊諸氏發兵會之師秀師泰孫也島津貞久稱老病不堪軍旅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四十九

關白左大臣近衛經忠有病薨髮十三日薨於賀名生年五十一冊堀川殿子經家赤松光範與官軍戰於攝津志宜杜十七日尊氏奉光嚴院第三子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是爲後光嚴院時年十五二條良基關白如故無讓位詔遵繼體帝之故事不傳神器如壽永例初崇光院廢外祖母藤原氏欲彌仁爲僧晦跡廣義門院命北斗堂僧寶算占之得天子之兆乃匿養右大辨日野時光家尊氏以京師無主請廣義門院奉彌仁登大位百官皆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衆議不決關白二條良基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爲寶劍臣願常神聖以奉天朝於是踐祚二十六日山名師義以勇山之戰有功欲獲若狹今積其就佐佐木高氏請之高氏爲人陰校絞帶在已上者當妬害之好行讒間忌師義功往往辭以連歌茶會不出見使之候立至夕師義大怒曰我是將軍支族爲有所求造汝而無禮至此吾今起兵誅剪汝曹以取一快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一

前月之季遣子師久於薩摩氏久於大隅而自納降征西府奉令旨率其黨入大隅攻隈本及栗野北里兩城並陷之直冬將尾張義冬方略大隅日向守護山直顯素與貞久惡於是自將擊之移檄國人調所姬木徒發兵來助以其叛附肥後宮爲名二十四日直顯父子率師入大隅貞久子氏久猶陽用足利氏命乃移牒奉行所曰直顯素黨佐殿今率其逆徒來侵以敢告並錄進國人叛附之者稅所氏以下名當此時直冬軍肥後丸山日向伊東氏祐等率兵往會直冬進軍前原攻畠野城八月三日豐庭氏直爲尊氏使者以兵七百餘入京師京師傳言將軍謀與直冬和而攻南朝周防大內弘世與杉貞弘戰互有殺獲七日吉良貞家攻宇津室城繼以長圍固守不戰專絕應援之路耳於是官軍勢力漸屈八日光嚴上皇延西大寺光曜於賀名生行在薙髮法名勝光智十一日陽德門院薨十二日並允旗見于西方人以爲兵兆前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

馳還伯耆二十八日二條良基密遣大外記匿遣詣在女牛若宮取神鏡標納諸內裏以擬內侍所置假劍璽於帳中大隅稅所敦恒等應山直顯方與島津氏久戰直顯又率師來援誘動國人日隅競起應之絕氏久走路氏久力屈是日潰圍走還薩摩二十九日北朝以足利基氏爲左馬頭賜讚岐飯田公文職於紀伊野川氏九月三日山名師義與父時氏謀舉兵逐高氏更在山雲者出雲伯耆隱岐因幡皆應赤松氏範與兄則祐惡起兵又應之時氏遣使歸順詔令收京師廣義門院既立新主猶辭聽政院政之例新帝立則改選傳奏門院命仍光嚴上皇舊是日傳奏始會議於持明院於是諸國事新主聽之長講堂事門院聽之政分爲二先是足利氏却官軍復斥前內大臣公重權中納言實俊復繼西園寺家因勸實俊食備前島取能登一青伊豫宇摩三莊如故并給島羽皆出義詮洞院公賢嘆曰政令支離無所率由擅行胸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二



應衰世極矣、八日、勅宇治惟澄、褒獎忠節、以諸國方得利、不失此機、益運籌策、連成戰、定功、并招宇治惟時、伊勢守、護土岐賴康、率美濃諸見氏等兵、入伊勢、戰於阿坂中村、十日、佐竹貞義死、十一日、北朝以神宮路塞、停例幣使、十五日、山名時氏招出雲諏訪部信惠、發兵擊國中兵、尊氏爲東國政、既數月、崇興社寺、禱禱平於鶴岡八幡宮、其御影堂在蓮華定院、因付料所相模箱王名、以上總小松村、出羽小田島莊、關所爲寶戒寺、造營料所、揭榜覺園寺、領相模毛利莊、上總小蓋入板、禁軍人吏胥亂暴、寄附下總戶頭、鄉於香取社等、頗厚、鶴岡小別島乃架三橋、於若宮小路修築社、前地是月、尊氏與書褒獎、付相模波多野莊、關所爲修理料、尋又以野足利莊、粟谷鄉、租爲兩界、壇所供料、當是時、爭戰彌久、諸國豪右徵糧督租、以社寺邑相犬牙、往往誅求及之、或抑留侵奪者、不可勝數、十八日、足利氏侍所定、令曰、凡帶下文施行者、宜待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四

使節避行、若自擅侵入、本主拒之、輒相戰者、不論理非、故戰者收所帶防戰者、收所帶半、其非領主、准防戰論、若對使節戰者、准故戰論、二十六日、赤松則祐率安積盛兼等戰於賀屋新莊、二十七口北朝改元文和、晦、赤松光範率森本基長、與官軍戰於攝津渡、邊及神崎、冬十月三日、京師限霜如雪、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率兵入攝津、吹田、赤松光範不能禦、賴房揭勝多田院及勝尾寺、禁軍兵吏胥侵暴、用正平號、又其黨元氏入伊勢、土岐賴康敗歸美濃、五日、赤松則祐發兵庫爲光範後援、京畿驚擾、天台座主尊圓法親王、罷十四日、尊胤法親王復爲天台座主、安藝守護武田氏信久、頓兵於坂城、於是石見兵救坂城、入山縣郡、攻寺原、城氏信遣族六郎率吉川實經等赴救之、十九日、戰於坂下、石見兵敗走、六郎收兵而還、二十二日、小田治久率師入京師、二十五日、皇弟二品法仁親王薨、二十九日、北朝號所生三條秀子曰陽祿門院、

授邑五百戶、並年官年爵、初光嚴上皇召右大臣、大官、季衡女入宮、無寵、更納太宰權帥正親町三條公秀女、曰三條局、即秀子也、得幸、崇光院後、光嚴院皆其所生也、是月、常陸大掾高幹率其族、烟田時幹等、入下野、攻西明寺城、陷之、遂引兵赴鎌倉、立新主後、武臣跋扈、租賦不入、縉紳窮困、近衛中將綾小路致有欲奔美濃、采邑以求活、時賀茂社、神宜祐齋亦舉家出奔、或謂以社役相營、會神事日、供闕窮迫、及此、縉紳社寺、衰微、往往此類也、十一月三日、楠木正儀與吉良滿貞、石塔賴房合軍、入攝津、赤松光範逆戰於尼崎、溝口澁谷近江守爲賴房先鋒、擊走之、光範陣於打出濱、伊丹基長等發兵會之、乃陣於神咒寺、禦之、京師驚擾、是日、土岐賴康率師鎮護、七日、佐佐木秀綱及弟高秀等往援、光範、武田氏信團毛利親衡於坂城、六月、不拔、直冬部將今川直賢自石見往救坂城、吉河經兼等發兵助之、軍於寺原、八日、直賢大舉擊氏信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六

向山陣氏信力戰終夜、不勝而走、直賢燒其二十餘壘、十日、義詮趣朽木賴氏等往攻河內東條、十二日、直冬抵長門、據豐田城、价少貳賴尚通、菊池武光、十三日、二品益性法親王薨、岩松賴宥在京師、前月發歸、備後會山名師氏起兵背義、詮侵入備前、鳥取莊十六日、回軍陣於山口、三吉備後守等會之、共禦師氏、安藝武田氏信既敗於坂城、退收兵、又陣於三田、秋山攻毛利親衡、今川直賢並將石見備後軍數百騎、助親衡擊其背、十七日、大戰於井原、河原阿曾沼弘綱、吉川實經等屬氏信、軍力戰、吉川經兼等屬直賢、奮進、刀刃迫擊、大破之、所殺傷甚多、小俣氏連在太宰府、聞直冬將歸府、十八日、馳書肥前安富泰重等率兵來護衛、二十一日、北朝以幣料乏、停新嘗祭、吉良貞家田村莊之戰、已得志、乃與隆神事、慰伊賀石川基名、徒二十二日、錄相馬親胤建武以來戰功、致鎌倉執事仁木賴章、以白尊氏京師流言、山名氏之軍已迫京

師桃井氏亦起越前恟恟不安二十四日攝津赤松光範與楠木吉良等軍戰於伊丹二十五日義詮遣荒川詮賴於石見擊直冬黨令周布左近將監等發兵助之是日直冬兵攻長門一官克之直冬乃遣使因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納降行在勅許之二十七日北朝以權大納言三條公秀爲內大臣權中納言實躬之子也先是陽祿門院病請胤守法親王薙髮病漸篤適大臣關公秀年已六十八贈書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請門院生存之日登任台輔公秀高祖公氏以左大臣公房季弟別成家不過大納言於是爲二代之外祖乃有此命赦流人僧正實尊吉良滿貞石塔賴房邀擊佐佐木秀綱於攝津渡邊破之二十八日陽祿門院殂當行諒闇足利氏困乏費用佐佐木高氏抵前關白一條經通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前大納言勸修寺經顯謀曰南山中國擾亂方遣官軍費用不給公武草創加以歲抄將士要賞訴訟堆案當此困難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八

願喪儀從輕且新院爲徽安門院猶子主上爲其連枝承位不必行諒闇公賢曰既奉院號外祖陞官其爲國母固明今執猶子之儀則生母將爲他人乎夫親子之道通於貴賤陷君不孝爲之如何然則撤養母准母爲折中說假以徽安門院爲母陽祿門院爲准母較不傷情但禮涉兩端不爲妥當所甚惑也今上春秋富未可決大議宜請廣義門院決之遂從養母例新主錫紵無諒闇足利氏停聽訟二七月初後二條帝立發勅使莅延曆寺十一月法華會後沿成例於是遣喪不發使僧徒恨會議曰三日內勅使不登山則可廢祈願閉佛閣以嗾訴北朝以元應例諭止十二月三日日向輪井賴仲及弟賴重與薩摩黨俱夜襲大隅大始良城復據之明日畠山直顯遣野本行秀率禰寢清有清增等圍攻不拔八日金谷經氏與赤松則祐戰於播磨賀屋新莊十一日北朝以觸穢及路塞停伊勢月次祭神今食小田治久死年七十治久略

涉書史有文才上杉顯能募黨起於備後岩松賴宥猶賴兵備前聞報十三日遣三好秀信往擊之十六日戰於岩成河原藝備競起叛足利氏先是鎮西使者過安藝阿曾沼弘綱開路導之得達京師義詮喜與書褒之氏信亦權宜給地內藤能谷諸氏勉戰功十八日大隅輪井賴仲出大始良城攻畠山直顯所據國見城正門禰寢清有等力戰兩日賴仲去經日又攻後門如此者數回終共戰於外廓野賴仲兵所殺傷無算二十三日勅京師花開院領安居院大官敷地如故二十七日尊氏徵軒別錢於下野下總修造寶戒寺義詮聞畠山與桃井直常通謀直常軍將至坂本促三門主往鎮撫僧徒是月命北畠親房等爲先皇御撰年中行事二卷號御秘抄明年正月十八日竣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

三千二百六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九

正平八年癸巳後光嚴院  
文和二年春正月帝在賀名生行宮五日去年饗

庭氏直自京師還鎌倉佐佐木高氏於足利尊氏尊氏怒遣使

實讓是日高氏稱詣北野社潛歸近江柏原因竊如鎌倉陳辨七

日足利氏諸將聞高氏不在大驚此夜高氏子秀綱敗於攝津喪

師逃歸八日足利義詮遣粟飯原氏光三寶院賢俊於柏原諭釋

高氏十日山名時氏被岩松賴有備前備中軍於備前迫山賴有

率三好氏信等救之奮戰遂却之十一日和泉官軍攻伊丹城伊

丹基長等拒戰官軍引還十三日尊氏以伊賀盛光爲奥州東海

道檢斷職十六日上總官爲遠江乾人天野周防前司所擒前司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六十二

今川範國部下也二十二日菊池武光與一色範光戰于肥前千

栗二十九日源性法親王薨二月二日足利直冬部將李安富泰

重等與一色直氏軍戰于筑前針摺原敗之斬田原貞廣義詮聞

之大懼是日尊氏使伊賀盛光攻宇津峯城四日持明院殿火六

日權中納言四條隆俊破紀伊守護某於且來莊傳法院堂衆乘

亂燒入幡社抄掠而去九日劫略山口河野守護吏杉原某捕梟

之十三日權大納言北畠顯能以伊勢軍入大和宇陀郡尋隆俊

殉紀伊熊野八莊司盡應之十八日救褒紀伊賀茂三郎左衛門

尉等戰功赤松則祐既禦金谷氏軍於賀陽至是敵又屯高岡南

條二十六日則祐率安積盛兼等邀戰鎮守府將軍顯信猶鎮田

村莊以拒吉良貞家二十八日貞家率國魂隆秀等與官軍戰於

河曲口晦西國飛使繼至京師報直冬勢張甚足利氏大驚是月

丹波波多野族迎與良親王入高山寺城本莊平太平三屬之兵

勢大振但馬丹波悉定將政播磨赤松則祐帥兵三千逆戰於甲

山平太平三戰死軍遂敗興良走河內赤松氏範從興良到行在

後州郡豪傑爭請奉興良爲主帝惜其材武不聽興良勇毅類父

兼通文理朝廷重之謂勝首帥之任三月二日義詮祈國土靜謐

於西大寺官軍退京師後北朝祭祀停廢不行公卿頗感謂京師

幾乎爲蠻夷當是之時兵革相依旱水風災頻年不絕三日京師

大風雨胥謂比年祈年及二季廣瀨龍田祭大抵停廢災臻亦宜

朝家近事除戰備外會無餘事哀夫五日義詮命佐佐木秀綱朽

木賴氏警備叡山土岐賴康往擊攝津京師騷擾閭閻惶恐數日

益甚八日後光嚴院欲避亂於東寺告近衛二條中院柳原西園

寺諸氏裝辦近衛西園寺許諾其他窮困不能應是日赤松則祐

轉戰於陸山莊島津貞久與畠山直顯宿憤直顯附直冬略取日

向穆佐院新納院皆係足利氏夫人領貞久附一色範氏範氏因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六十四

鳴其罪伐直顯既而貞久貳征西府直顯乃遣使自陳義詮因下

範氏及大友氏時底實二人忠否正月之季範氏代官加藤昌連

具誓書保貞久無他氏時代官復曰直冬始起直顯黨之攻島津

時久於新納院而收歸其事固實爾後進退兩不復審然聞去年

冬直顯稱受關東京師命而貞久叛形未形也當此時島津氏久

敗歸薩摩直顯得志大隅範氏攻太宰府南朝助直冬軍大敗之

薩隅應直冬者益多氏久遣使京師請遣將來伐使未達十日義

詮褒氏久及薩隅豪族戰功益戮力勦敵又命一色範氏註進直

顯向背當此時一色直氏範光兄弟率師向筑前十一日至博多

相飯盛形勢起版築通報東肥前蜂起直氏乃踰山擊破之駐營

綾部十八日義詮遣仁木義長擊河內東條二十三日吉良滿貞

石塔賴房等與土岐賴康戰於攝津吹田赤松光範援賴康殺獲

數十人明日光範屯神崎尼崎賴康引還京師有尼捕殺小兒數

十人二十六日土岐賴基捕誅之土岐賴康仁木義長不能戰各引還義詮欲自將來擊夏四月二日後光嚴院賜左馬寮馬五日京師大風眞言院例盜殺北朝刑部少輔橘知兼於途宇津窪官軍與吉良貞家等於城東乙森村射戰終日挑井直常直信等侵入越中吉見氏賴往防之天野遠政進堀籠宗重會其軍大戰於芝塔下七日義詮將向攝津不果使土岐賴康又率兵赴十日行幸天野行宮爲皇居原氏蜂屋氏與土岐守護代某戰於尾張不利十一日義詮遣仁木義長移兵擊伊勢十五日吉良貞家督國魂隆秀伊賀盛光等肉薄逼宇津窪城官軍奮擊卻之已而諸方賊兵來集者益衆二十五日民部權少輔某傳與親王令旨招出雲諏訪部信惠使盡軍忠二十六日一色直氏命執印友雅與島津師久協謀擊薩摩官軍二十九日吉良貞家圍宇津窪城五月四日賊兵四面齊起復攻宇津窪於是城中援絕力盡是日遂

陷北島顯信走出羽無幾去出羽歸吉野尊氏禱天下泰平於相摸大山寺七日伊豆守山名時氏等發伯耆救大納言二條教忠權中納言四條隆俊左兵衛督法性寺康長左馬頭楠木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彈正少弼赤松氏範等率和泉河內大和紀伊兵會時氏進赴京師十一日住吉神主津守國夏覺能和歌吹笛兼善打鼓後醍醐帝時徽山講堂成張樂落之國夏後至不遑執纓急脫其靴遙投以諸帝節人皆感其捷妙云堯年六十五子國量十五日敕付伊賀島原保於西大寺爲後鳥羽後宇多後醍醐三帝菩提料楠木正儀軍四天王寺十六日乘夜襲赤松光範渡邊營光範禦之伊丹基長率先戰於橋側燒橋拒之先是有謀襲義詮第者長山賴基搜捕其黨十餘人供云小早川將監爲巨魁十七日捕斬將監梟之黨類頗衆十九日今川範氏死範國之長子也子氏家尙少曰孫松丸初範國以美濃黑地戰功賜駿河數邑

欲以與二子貞世貞世固讓範氏於是範國復與貞世貞世不肯受推讓孫松丸二十日北條時行匿於相模國再舉義爲尊氏所捕斬於龍口長崎駿河次郎工藤二郎亦從死尊氏謀遣將於京師擊叛徒乃命仁木三郎以來月七日發二十五日命波多野景高等以兵屬之六月朔相模守某傳勅招伊勢佐藤新藏人盡軍忠是日北朝修書面金剛法調秋南朝義詮寄附美作青柳莊於園城寺禱安全長久二日山名時氏發但馬至丹波志宇知京師驚擾四日中宮顯子以事恨帝走入長谷寺爲尼北島顯信顯能皆懷疑懼父親房諫誠乃安五日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先軍進陣八幡六日後光嚴院草率乘輿與避亂延曆寺權中納言西園寺實俊以下數人從耳七日義詮集兵河原登中靈山陣兵二千餘夜西山南郊炬火如星八日山名時氏等陣西山法華寺上杉顯能等陣長坂及賀茂瓦屋正傳寺園城寺僧徒應之吉良滿義

與書曰詰朝之事其戮力効忠義詮怖退陣神樂岡九日明早二條教忠四條隆俊揭錦旗自八幡進楠木正儀和田正武等屬之吉良滿義石塔賴房等爲別軍原氏蜂屋氏等屬之兵一萬餘山名時氏兵數千自西山進直冬在其軍云楠木和田軍入二條以南山名軍入七條以北各向吉田河原縱火而進賊出兵蔽林間正儀等欲知其衆寡使兵五百下馬徒步以誘之徐近賊陣佐佐木信詮出戰山名師義兵小林橫衝之賊退登神樂岡小林將擊土岐師義舉扇止之師生兵戰戰酣空鞍馬數百西走官軍刀鋒皆揭敵首細川清氏來進吉良滿貞等擊走之赤松氏範抽已軍迫至北白河賊兵長山賴基特勇緩轡徐退氏範馳騎及之賴基旋馬舉大斧奮擣氏範氏範側身少卻攬其柯振折奪之賴基懼而逃去氏範執所奪斧追擊走者所殺甚多義詮固無鬪志迎刃挫敗義詮棄軍走東坂本官軍追擊殺四百餘人土岐賴康兵略

殲矣。梁飯原氏光戰死。荻野朝忠與高師詮俱自長坂。赤松則社自西郊入。援聞敗退。屯西山。夜西山叡山燒炬薰天。吉良滿義入京。乃命侍所江戶出羽權守。揭勝東寺禁軍人吏胥侵暴。是日群鴉數百飛翔戰場。衆謂是伊勢神使也。前關白一條經道歎曰。南軍北軍各有御旗。一天兩主。衰亂極矣。官軍收京師。四條隆俊。山名時氏。鎮壓京師。公卿爭賀。遣使行在。十一日。赤松則祐收軍還播磨。十二日。山名時氏等遣兵攻西山。高師詮挫敗。與阿保忠實等共自殺。荻野朝忠逃。義詮恐叡山反側。十三日。與三寶院賢俊。諸奉後光嚴院。及尊胤法親王東走。欲渡湖。則無船。遽抄路北。兵尙多。掃部助堀口貞祐率堅田鄉兵五百邀義詮。以佐佐木秀綱。熊焚妙法院兵野鄉兵望之。謂曰。此山門之讐也。依山澤亂射。獲秀綱。後光嚴院東走。路憊鹽津村民四面鼓噪。軍士棄院輿散。亡。細川清氏曉悍多力。親負院走。美濃垂井以小島爲行在。從者權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一日

中納言西園寺實俊左大辨万里小路仲房等三四人耳關白二條良基前關白近衛道嗣等皆留尊圓法親王還京師十四日勅京師復用正平號十五日山名時氏左衛門權少尉中原某警戒京師非違遣兵逮捕其政令嚴峻非前年比十七日詔公卿預後光嚴院踐祚及從其東走者一切解官沒居第近權中納言吉田宗房前大藏卿中原師治接檢之山名時氏陣勝尾寺欲待兵大集擊義詮於美濃旣而隻兵不至士卒多亡朝廷亦使四條隆俊管攝諸事時氏不得志尊氏聞京師危急徵結城朝常等兵期是月會鎌倉二十二日太宰權帥德大寺公量奉勅納告文於水無瀬法華堂遂如京師京師浮言行在督租峻酷質名生民有緩急者將抑斬梟之民因怨叛帝遷吉野避難直冬泰義詮迫討給旨二十三日令石見益田彥三郎等起兵彥三郎乃發兵戰於白上京師兵士橫行盜賊間發二十四日入安樂光院新宮掠奪貨財

謂承仕輩陰通謀黨與猶盛廣義門院命四條隆蔭高橋雅仲攬  
柵警固二十五日北朝修曼多羅供進後宇多帝忌二十七日吉  
田宗房奉勅抵左大臣洞院公賢弟睦爲太政大臣乃授勅曰諸  
社諸寺祠官寺務以下宜任去年補任爲祈禱爾後有進退者權  
宜用捨之在京朝臣與踐祚及從行山門又僧侶爲僞朝祈禱及  
出奔者錄進其名餘應召參入京師雜務凡免除公事遵元亨例  
而廢地利催役諸司職并後院領等地利其係一同以前者亦廢  
之其以此處之是日京師浮言足利基氏率大兵來於是原氏蜂  
屋氏等率兵赴近江義詮託京師長福寺禱天下靜謐二十八日  
吉田宗房還賀名生秋七月二日菊池武光擊緩部緩部幸氏據  
香田立石助一色直氏拒之北朝內大臣三條公秀棄官爲僧三  
日太政大臣公賢與前內大臣西園寺公重諧議答三條勅問曰  
諸社寺務惟鳴社有所謂而未服事朝臣與踐祚者備問兩外記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

皇明四年史記之六十四

三十一日

錄進其名其從山門者巷說紛紜不可審知僧侶祈禱今年春僧正賢季修後七日法其他瑣細不可亦知也行在嚴治僞朝事縮紳屏息先是信濃小笠原長基抗拒征東府軍攻仁科右馬助香坂美作守於信濃拔其城五日尊氏與書獎勵之菊池武光率木屋行實等軍軍肥前田手七日攻仁比山及朝日陷之京師頻傳義詮得三遠尾濃及若狹越前兵近江守護叡山僧徒皆應軍已數萬仁木義長因議以是月初大舉入京土岐賴康謂宜待尊氏至故未發或又言義詮實兵少食匱械仗盡弊因企首望尊氏來耳巷說紛起九日原氏蜂屋氏與宇都宮三河三耶以兵七百進至四十九院無支吾者守護佐佐木信詮城守義詮遣仁木義長細川清氏等邀擊之乃馳書告島津貞久氏久等曰禰者京師戰困因退美濃則軍復集將軍上途其先軍已至勢多將以明日進其宣糾合同志擊凶徒歸京後當遣將加討京師聞義詮強權中納



言四條隆持參議今出川公直赴坂本、泛船湖水以過、賊來路菊池、武光陷菩提寺城、一色五郎等逃、武光乃與少貳賴向宇治、惟時等合兵、衝破多慮、攻飯盛城、城兵力守、告急、一色範光十日、太政大臣公賢兼後院別當、尋以右近衛大將洞院實世爲右大臣、左近衛大將二條教基爲內大臣、權中納言四條隆俊爲權大納言、義詮發垂井、入近江、次於清瀧、廣義門院在菊亭、或言菊亭公冬奉勅將率兵來、十二日、俄從萩原殿、尋報斯波高經、赤松則祐等屯兵、軍援義詮、東軍益盛、原氏蜂屋氏等孤軍、不能振、四條隆俊欲率諸將援近江軍、不果、十九日、與山名時氏俱以數百騎赴東北、宣言捕拿人、縱兵大德寺、白毫寺、俘獲貨財、和泉人和田助氏世襲河內金太卿總判官代長曾禰卿郡司兩職、因請目代楠木正幸得國宣、正幸以告十九日、河內守楠木正儀下國宣、安堵如故、其地多爲各料所主者爭之、尋下國宣、盡停料所、二十日後

光嚴院親作願文、命權大納言三條實繼納諸伊勢神宮、禱天下靜謐、朝廷遣使、就太政大臣公賢、諮詢典故、公賢備領盥與以答、帝大悅、公賢以老辭官、二十一日、優詔弗許、曰、且待還京、而後謙退、不遲、今京師未肅清、申勅時氏鎮壓、且命北畠准后將有所施行、其他之義詮、由醍井小野進、至四十九院、官軍寡弱、待伊勢兵不至、衆稍離散、二十三日、赤松則祐等兵至西宮、楠木正儀將擊之、兵力不足、四條隆俊率兵赴援、二十四日、義詮率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兵進逼京師、山名時氏、師氏、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度不能拒、皆引還、二十五日、斯波高經率四國兵七千餘、赤松則祐、松田盛朝率播磨備前兵共入京師、義詮由武佐守山進、二十六日、入京師、常在光院、適島津氏使至、報薩隅戰狀、明日、義詮付書告入京、遣歸之、京師復爲北朝、旬月之間、天下變化、上下皆失方向、衰亂極矣、二十七日、先是山名時氏爲若狹守護、并今富名主時

氏遣幡津某三宅某爲代官、是日國人來攻幡津三宅、據稻岡城、拒戰、不克、棄城遁、二條良基赴小島、北朝權大納言日野資明死、資明與兄資名輔佐北朝、甚爲榮達、頗練時務、其後爲柳原氏、二十八日、義詮聞四條楠木猶在神崎、山名等在丹波山內、議遣兵擊之、是日、時氏正儀收兵引還、原氏蜂屋氏等兵三百據山而陣、佐佐木信詮、京極秀宗以兵三千奄擊之、適大風暴作、官軍乘風縱擊、信詮等潰敗、退四五里、保佐佐木莊、京師又報山名時氏塞西國路、菊池武光圍飯守城、一色直氏範光來救、相持日、奈多山至冬、遂克之、晦、赤松則祐稱糧盡引還、京軍復沮喪、足利基氏自將入武藏、駐營府中、遙爲奧羽聲援、於是奧羽二國悉陷、八月朔、新田義興、乘河村城走上野、三日、山名時氏與書伊達三郎藏人與長能登守擊賊兵、六日、北朝前關白右大臣鷹司師平死、千葉氏胤抵鎌倉、義詮遣仁木義長、土岐賴康援近江、七日、其先軍發

京師、八日、官軍與賊戰于陸山、九日、畑田時幹等應足利氏徵至府中、乃進軍於入間河原、尊氏留仁木順章於鎌倉、爲基氏執事、自率諸軍而西、尊氏自平塚遣中澤掃部允先使美濃、於是土岐賴雄赴尊氏軍、十二日、尊氏進至遠江白須賀、後光嚴院猶在小島、待尊氏至、因循數旬、數遣使促之、是夏亢旱、秋又霖雨、山中潑寂、會關白二條良基等賦和歌、遣問於是尊氏報至、君臣大喜、適屬仲秋、復爲和歌會、公卿戎衣而集、陰雨夜霽、山月漏光、皆喜曰、聖運將開焉、義詮遣仁木義長等、進近江伊勢官軍、常陸土御門某聞其壁高幹等從尊氏西、乃舉兵取赤戶山、據之、眞壁族長岡法昌謀糾合族人赴攻、是日、土御門氏轉路出兵、眞壁郡界法昌邀戰、官軍岡本勘解由兵衛尉戰死、土御門氏逃、後光嚴院勸美濃守護土岐賴康遣願官於垂井、盡召京師公卿、不至者收采邑、尋得尊氏至尾張報、二十五日、乘腰輿發小島、關白二條良基等

戎衣從御垂井頓宮規模頗宏朝儀略備二十七日夜或報原蜂屋等兵至上下驚擾公卿盡候頓宮至曉聞其訛言衆始安北朝前太政大臣久我長通死二十八日勅賜吉野三十八所及子安等社領南喜殿莊於吉水院九月朔東軍絡繹抵垂井而宿三日尊氏至結城小田佐竹等爲前驅仁木義尹小山等爲後拒尊氏乃謁後光嚴院獻馬十四匹六日義詮發京赴美濃是日次石山寺修勢多橋八日橋成抵鏡驛九日後光嚴院爲重陽宴於頓宮右大臣近衛道嗣等獻詩歌十日大風雷雨後光嚴院遽避於民安寺明日還頓宮其日義詮至垂井謁獻馬十四匹十二日後光嚴院行除目於頓宮罷權中納言西園寺實長復任今小路良冬實長父公重素失足利氏意家計窮迫沽竹林院舍屋以自支不繼遂逃京潛匿尋來奔吉野十五日敕紀伊勸喜寺領和佐莊兩村如故十九日尊氏義詮奉後光嚴院發垂井權中納言松殿忠嗣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七十八

條隆持等五人朝衣隨關白二條良基等公卿戎衣散行入小野大覺寺二十日入敏滿寺二十一日抵石山寺權大納言洞院實夏與衛府將督迎謁乃隨義詮前驅尊氏後拒兵二三萬擁衛還土御門殿二十五日足利氏政所執事二階堂行朝死自北條氏時用事雖號行珍元弘以來朝廷擢用北畠顯家鎮奥州用爲式評定評定奉行尊氏開幕府爲引付頭稱器幹世尊氏遣義詮於播磨將攻山名時氏時氏聞之乃奏請足利直冬爲大將討尊氏語以直冬爲總追捕使遵承久已前故事裁決守護以下事有朴翁者聞而嘆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堯讓舜而天下治荀子親雖在仄陋可以登庸若其反之雖有功何足任使今直冬欲假主命而殺其父其悖天理失子道莫甚焉然朝廷容之又授以節鉞其謂之何假令此戰得克其功不可以遂後果如其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八十

論贊曰自神皇取寓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諡之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爲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構難舉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爲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輅拒訓瞋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散豈非直冬作俑耶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青山延于日後村上帝以一旅之衆僅保吉野所特者名分而已足利尊氏擁立新主號令四海而不敢犯吉野其所畏者亦名分而已方直義之納款也使帝能用藤原實世之言誅之以正典刑庶足以張皇威振紀綱也而帝不能用直冬以梟獍之姿一旦窮蹙無所投足然後歸身朝廷以圖抗父悖逆之甚罪不容誅而帝又納之欲藉其力以滅逆賊何其惑也夫以吉野區區之衆能使逆賊寒心落膽不敢抗之者以名分僅存也今乃納悖逆之徒不惟不誅之又從而寵秩之是以堂堂朝廷爲通逃之淵藪也其何以能服天下之心哉向使帝誅二賊以明大義天下之人豈有不響應者哉然後命將出師則逆賊可滅而天下可平矣今則不然賞獎悖逆惟恐不及竟使逆賊得以藉口自是之後天下日尋干戈亂臣賊子接武於世者亦由名分素而彝倫散故也嗚呼爲人君者可不防其漸哉  
冬十月六日勸勵喜寺祈天下太平八日仁木義長徵佐藤氏兵擊伊勢國司向餘部去年春勸以丹後志樂莊春日部替筑後竹野莊賜西大寺於是竹野莊苦徵求朝廷原情前月左少辨壬生兼賴傳勸少納言五條賴元令止竹野莊諸方妨更處西大寺雜掌於莊家九日辨官勸西大寺竹野莊地頭職如故以新待賢門

院令旨吏賜春日部兵革連年田莊遭廢創託社寺避之率是類也。島山直顯伊東祐氏等素附直冬與島津氏構兵後猶占穆佐院及島津莊不敢致地義詮未遽判貞久直顯順逆至是定爲直顯等悖命是日下令貞久及溫谷重棟伐之取其下地付給主代若林年秀當此時直顯勢大振徇大隅稅所平山禰寢修理所姬木小川羽月蒲生肝付調所東鄉溝邊杉諸族翕應之其附島津氏者池袋木房小田築瀨別府菱刈重富栗野床並牧諸氏加治木平山吉田三族兩屬觀勢島津氏久使自京還致義詮七月令氏久乃往擊慮力不足時後令未達又遣使錄進兩黨名請伐直顯命於義詮菊池武光陣博多聞導氏自將來擊引還肥後十一月九日導氏女賴子死北朝贈從二位島津氏久擊大隅十日求援一色範親範親報本郡亦急未得應命若至苦戰豈不分患乎先是一色範光聞飯盛城殆危率師往救因與城兵合擊竟却之

前月貞久遣使範光謀事十八日範光又送書曰京師關東定屬鎮靜初議中將殿西伐嫌兄弟狼戾因決將軍親伐既得其命矣大友亦約來月八日起赴日向必當本年啓戰菊池在博多恐陷敵中遽引還肥後鎮西近狀如此可賀也又聞佐殿乞降京師而弗許也我苟攘是地敵則將移師日向請幸戮力十二月八日義詮誦法華千部於本國寺禱變災十一日盜殺北朝前參議河緒實益大平修理亮那須彈正左衛門尉小島次郎右衛門尉等侵占下野足利莊二十五日導氏禱天下安全於筑前宗像社二十七日後光殿院卽位於大政官廳官軍之入京盡收二條氏文書以還於是關白二條良基問禮左大臣一條經道而行儀云是歲有千首歌合

九年甲午後光嚴院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日足利直冬與

書吉川經兼襲其職功二十六日足利義詮以臨川寺准十刹二

月六日足利導氏謀伐中國鎮西因令島津貞久父子等竭力二十一日勅定高野山四至禁侵暴如元弘建武勅裁大隅榆井賴仲黨與南薩摩諸族合兵侵鹿谷院一谷掃城據之島山直顯分軍以野本行秀爲軍奉行與禰寢清有清種清增及肝付族等往攻城兵力戰是日城陷斬風早平岡義和等數十人行秀等兵亦多傷進入下大隅陷本谷城二十五日攻賴仲於大始其城賴仲逃三月九日美作守名和高重卒二十二日遷光嚴光明崇光三院於天野金剛寺置觀藏院二十六日直冬寄附豐後山香莊日差村田北氏關所於國分寺追薦戰死者是月有和歌宴夏四月八日北朝前關白近衛基嗣死島山直顯與薩摩諸族通謀自日向具幸院攻一色範親別軍略下大隅而薩摩軍向市來院攻島津貞久先圍宅萬城範親聞直顯等來欲往禦又得薩摩警報因分兵助貞久前月之季馳使京師具報戰狀謀授薩摩征伐命

於貞久當此時薩摩屬守護者溫谷族及地頭家人數輩耳市來氏家伊佐田兵衛尉在國司次郎東鄉道義牛養高元和泉下司政保谷山岐島知覽賴娃知色伊集院諸豪盡應官軍與大隅稅所禰寢等合陷宅萬城而集市來伊佐田兩城謀攻碓山城貞久師久發兵塞路防之既而官軍引還直顯亦不進師久遣使與範親約緩急相援十日馳使亦報急京師請募召兵書十五日北朝權大納言久我通相兼右近衛大將長通之子也十七日准三宮北島親房薨於賀名生親房年三十八遭世貞親王喪薨發號宗玄後改號空元弘一統不復襲頭陞從一位南狩後准大臣後醍醐帝崩受顧命輔帝所著有神皇正統記職原鈔古今集註東家秘傳元元集二十一社記等薨年六十二子顯家顯信顯能顯雄當中國興日親房父子盡力王事百折不撓以圖恢復然竟不得志顯家戰死和泉界浦顯信戰死筑前大原親房輔後村上帝爲國

元老行宮賴以不燬者其力居多焉先是紀伊日高牟婁郡設新關於次山中河下等征行旅於是諸國山伏先達等協議止熊野詣那智衆徒怒前年二月移檄於本宮新宮約三山諸村協同動神輿毀新關後有背約者他兩山同心處之罪既而本宮新宮輒應南朝不與那智二十日那智衆徒與其所領五箇村誓同心相援直冬奉義詮追討繪旨二十一日移檄諏訪部信惠等會征討軍尋山名氏亦促起兵二十五日島津貞久以子氏久孫忠光等七人數樹功猶進戰自薦足利氏請從舊例爲宮內大輔修理亮等官以勵其意五月先是下總香取社焚千葉胤繼課大戶神崎兩莊造假殿數督不就工二日胤繼命神主發神部攻其衙尙難滋者擁神輿迫之二十一日直冬發石見而東期程六日入出雲二十二日山名氏馳書告諏訪部信惠等迎諸界守護荒河詮賴族三河三郎與小笠原左近將監等搆城溫泉鄉塞路要之二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八十六

七日巡擊直冬吉川經兼在後陣敵競至經兼縱橫奮戰卒破其寨得通過一色範氏傳足利氏命與鹿兒島郡司職并中村郡本田上及和泉新莊名主職於島津貞久賞其功六月九日宇子局代官飯田七郎左衛門尉侵入相模山內岩瀬鄉殺島津忠兼代官池田右衛門尉等薩摩和泉下司諸政保名主知色行覺等謀襲島津貞久木牟禮城島津師久謀知十日自龜山引兵入和泉莊政行覺尾崎城行覺禦戰兩晝夜不克棄城而逃師久入城據守既而牛蓋高元舉族與肥後葦北黨兵俱助和泉攻師久於尾崎盡谷重棟舉族與地頭家人俱救師久因縱兵交戰數日雖雄不決島山直顯欲援和泉徵日向兵島津氏久聞之即馳扼險要欲邀擊之三國應征西府者曰富方應直顯者曰佐殿方競起抗島津氏二十日師久氏久馳使告急足利氏秋七月七日勅河內剛琳寺禁軍人侵掠竭祈禱精誠尊氏將遣義詮伐直冬以九州

敵競起尊氏義詮交授狀一色直氏荷歸服者聽本領如故即有功別抽賞以今招致附敵者狀未達十日一色範氏與書薩摩執印友雄等獲其軍功以勵之十九日直冬遣今川直貞於出雲伐野老原敵義詮發京師自伐中國二十八日遣泉鏡前守往告一色直氏並謀九州方略是日尊氏寄附紀伊野上別井地頭職於十住心院禱天下太平八月七日尊氏馳使日向命土持冠者等屬一色直氏平九州十一日獎勵島津貞久戰功直冬亦褒獎伊達直信在但馬竭力以勵其功尋遣守護人於石見與吉河經兼詰謀招納國人十二日申勅以和泉大島莊安久利春兩名爲新待賢門院領尋賜繪旨金剛寺知行新待賢門院領大島莊如其令旨二十二日菊池武澄率師渡海入肥前高來郡屯湯江有間族鬼塚澄明等發兵會之二十四日攻多比良城武澄武時之子也薩摩諸族圖再攻知色城島津師久謀知即赴救之弟氏久亦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八十八

自大隅引兵據東福寺城拒戰二十五日一色範氏收薩摩東鄉道義及其族地與島津氏久爲日向北鄉替地尋一色直氏與書執印友雄獲知色城戰功報之足利氏九月直冬圖上京刻十四日爲期今吉河經兼等會於師告伊達直信等至京後論功行賞九日菊池武澄陷多比良城義詮以執事細川清氏爲若狹守護今富名主是日赴國居神宮寺先是肥後菊池內河諸將乘薩摩多事與球麻郡須惠多良木族謀合攻一色範親營範親求援於島津氏師久分兵氏久自起赴救之島山直顯聞報圖乘虛分師齊攻東福寺大隅下大隅眞幸院氏久得報禦備十八日與師久交告急於探題菊池武光與一色直氏戰於肥前仁比山十九日直氏破之於河田田出進陳于栗船隈官軍圖乘虛攻探題城直氏得報踰背振山而還武光與草野松浦諸氏要擊之直氏血戰以寡當衆殺傷無算及暮交綏二十三日勅納神鏡紀伊立神社



祈寶祚無窮十月義詮進軍播磨松山時直冬未發石塔賴房在但馬戒師期於伊達真信等圖會丹波十一日聞中國師既至九日市乃馳書真信等會宿南陣十五日義詮禱滿平歸京於東寺入幡宮明日廢山城植松莊料所還東寺二十一日尊氏亦囑袂僧禱天下靜謐二十五日以紀伊歡善寺爲勸願寺山名時氏欲期來月九日入京師二十六日馳書但馬勸伊達貞綱等發兵來會二十九日帝幸於河內天野御金剛寺先是一色五郎等軍筑前嘉麻郡筑後人草野永幸等往擊之是月菊池武光率木屋行實等向筑前自筑後善道寺轉戰大保太宰府而進永幸等往屬之攻五郎於手險隘五郎退據山拒守武光進攻並陷之臨山入豐前陣於弓削四二十八日後光嚴院行河原御禊十一月朔日南至六日北朝課安房遠江兩國進營熊野新宮十日勅定金剛寺僧官等級初朝廷以和泉和田莊寄附金剛寺正月初東條

戰方殷楠木正行謂賦之寺僧執弗聽及帝遷賀名生用度既乏因取莊入三分一充朝用無幾停之入幡之敗復取其領家職入充朝用者二年是日停之繼付寺又寄附攝津山田莊十六日後光嚴院行大嘗會十七日光嚴法皇修花園帝七年忌教徽安門院與親王公卿分法華經品文爲題詠和歌二十七日尊氏禱天下靜謐於聖衆寺石塔賴房遣湯淺次郎左衛門尉等屯但馬大屋莊窺義詮松山營後赤松則祐遣族能登守率安積盛兼等往擊二十八日攻而陷之燒民家湯淺等逃十二月十三日足利直冬山名時氏發伯耆討尊氏斯波高經與桃井直常率北國兵應之聲勢日振初高經之克新田義貞也得其二刀尊氏欲取之曰源氏之寶也宜傳之宗家高經斬之給曰嚮託於長崎道場懼災矣取他刀二燒而獻之或人訐之尊氏怒遣斥高經高經怨望終歸直冬尊氏使義詮屯播磨班鳩驛備時氏直冬進至丹波仁木

顯章守佐野城畏其銳不敢擊二十四日尊氏以京師兵寡不可守奉後光嚴院奔於近江武佐寺避難亂佐竹義篤山入師義結城直光大掾淨水那須資藤結城重朝小田孝朝小山氏政佐佐木信詮土岐賴康等以兵隨二十七日尊氏重禱天下靜謐於東寺二十八日內侍所奏神樂三日十年後光嚴院乙未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十日桃井直常率師入京師十六日斯波高經等北國師入京師京師復用正平號十八日足利尊氏禱江州下向於尾張長母寺足利直冬駐軍丹波和久既而桃井直常聞尊氏圖入京馳使告直冬二十二日直冬與山名時氏將兵數千入京師戎裝坐大極殿址見者歎曰此人何足鎮天下直常謀報尊氏先軍已至山門乃率師登如意嶽而陣尊氏渡勢多橋進是日陣東坂本二十三日華人正久秀免紀伊白髮族邑葛木芋知租賦如延元勅以勵職功岩松賴宿舉三

備兵會足利義詮軍義詮與赤松則祐等發播磨松山二十四日次攝津西河原二十五日直冬移營實相寺尊氏禱天下靜謐於小倉二尊寺二十六日直冬禱勝東寺曰頃年天下擾亂生民無聊社寺遭兵顛倒君臣爲賊憂苦是以仗義舉兵欲拯衆於塗炭豈爲背冥慮邪自九州經歷至山陰自山陰啓行入洛陽神佛擁護祈禱願滿信伏志切茲嚴親在敵陣向此進一步尙冥顯匡側懷此衷腸如碎只治得其左右前後後鼻黨耳非抱逆德爲私阻兵神明將昭鑒之今上承大統傳神器乃辱勅命因繼光明寺神儀素心欲救天下之弊以全忠孝之二若政務有私則冥顯棄我願意堅固則神兵加兒也朝廷授京師公卿官位二十九日尊氏移陣叡山二月三日進陣西坂本山下兵卒入吉田社斧破四所神殿掠奪神寶及釜而去從是東郊劫掠不絕六日直冬斯波高經桃井直常據東寺四條隆俊法性寺康長據男山其他諸軍陣於



鳥羽赤井大渡佐佐木氏賴仁木義長岩松賴宥等來援義詮而細川賴之以四國兵入援於是義詮陣神南山山名師義開神南賊不甚多乃進攻之山路迂狹衆多中箭死一官有種等乘勢下擊師義擊斬之督衆而登福間三耶羅大刀鏖戰賊應鋒摧潰諸營皆亂義詮將自殺佐佐木高氏赤松則祐諫止之師義乘勝競進望見高氏旗幟大喜謂士卒曰我起兵本非圖逆只得斬此老賊以刷前辱足矣速取其頭來衆爭趨之則祐輒起蹇幕令衆曰汝等力戰效死報主垂名竹帛衆競進奮戰師義軍遂大敗死者無算小林重長單身拒戰師義與從者返救賊攢鏃雨射矢中左目洞耳後馬傷而踣因將自殺河村賴秀趨扶上已馬使福間三耶引轡去自留戰死師義流血入目不知東西連呼河村福間曰河村死矣曰執轡者誰爲我驅入敵中與河村同死福間伴答曰馬正向敵矣遂驅及本陣師義遣使乞賴秀首厚葬之又悉錄戰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二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二百九十四

亡士卒修藏於因幡佛寺尊氏在叡山開神南之捷進陣東山八日大戰四條大宮二官兵庫助伴稱桃井直常出挑細川清氏遂爲清氏所殺官軍火京師諸巷賊又火曰河民家是日西坂本軍向賀茂河原是日後光嚴院如叡山御二官彼岸所僧徒與吉良滿義俱警衛九日帝賜義詮追討給旨於和泉淡輪助重是日尊氏下山布營東山點尾清水與直冬東寺兵接仗連日縱火虜掠前關白一條經通藏書甚富文獻可徵或謂不戒必有禍經通不聽十三日尊氏直冬軍又對峙日晡火自經通第空屋起悉燬書籍在文庫得皆完是日高氏則祐等自財寺進陣西山峰堂十五日又戰赤松氏範與桃井直常出戰不利而退賊驕後攻之氏範從士小牧五郎左衛門被傷不能步氏範將扶去直冬麾之防賊氏範乃擲小牧於門內力戰卻賊兩軍互多死傷十八日尊氏宣布九州曰直冬時氏等據東寺因合戰兩度已誅數十人蕩平不

遠也上杉憲顯降征東府東國官軍大競於是甲斐諸族並起背武田信春信春陣於和尾山禦之二十五日爲足利氏禱大善寺京師兵士四出掠略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邸近尊氏陣二十六日俄徒賀茂神主宅孫公定奔坂本二十七日兵士入右近衛大將久我通親春日第掠奪而去二十八日尊氏縱兵賀茂河直冬軍支之義詮乘間至西山據法花山寺揭勝臨川寺禁兵士吏胥狠籍宿住三月一色範氏大友氏時入肥後島津師久將往助之三日移檄執印友雄等期十五日會和泉城六日賜義詮追討給旨於伊勢佐藤氏八日尊氏移營今比叡佐竹義篤小田孝朝畑田時幹等陣於七條東洞院佐佐木高氏等陣於西七條並縱野伏挑戰京街兵烟散起連日不休尊氏軍進至西洞院東山西山軍並進迫直冬實相寺營十二日尊氏自率兵數千向西洞院直冬禦戰自未至酉黑烟蔽天枕骸依街尊氏軍所破亦百餘未決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二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二百九十六

離雄尊氏飛使九州曰東寺兇徒既悉就戮斥若直冬逃去加兵伐之十三日西七條軍自西大路宮進直冬時氏等已棄實相寺南走赤松則祐等追直冬至淀畑田時幹等至赤井御坂尊氏士卒爭入東寺寶藏園掠殆盡細川清氏欲殺佛舍利無錢毀取五粒建院國納櫃等皆佚是日尊氏入東寺奏請佛舍利五粒十五日勅遣藏人頭右大辨坊城俊冬授之尋清氏還所奪舍利於執行隆盛京師又用文和號能登長胤連起兵應直冬據能登島十七日吉見氏賴率天野族往擊數日胤連走保金頸城氏賴進攻之十八日赤松則祐自山崎還播磨直冬兵食日乏乃退保男山見兵五萬餘欲待近幾兵集更戰群議不決乃祈入幡宮巫曰神意不右抗父者諸將聞之皆解去義詮偵報直冬等軍尚在八幡宇治十九日義詮欲往擊聞其寡弱乃遣岩松賴宥等攻宇治直冬兵不戰而退京師既平二十二日尊氏還御子左爲定第義

詮中御門宣明第二十四日吉見氏賴薄金頸城兵禦擊却之二十八日義詮率甲兵迎後光嚴院於河東乃隨還京御土御門殿奪留京受吉野官署公卿封邑權大納言洞院實夏執奏稍從寬優是月北朝前參議御子左爲嗣橫死於攝津夏四月五日一色直氏誘捷於肥前神通寺大隅肥後種顯種久兄弟應畠山直顯引其軍據崎山城島津氏久招誘薩摩伊集院久孝谷山良香得其兵與俱往攻崎山八日而陷上杉憲將率師與信濃瀧津孫次郎等合助征東府軍小笠原長基大募國人防之十六日兩軍縱兵接戰兩日憲將等不克而退十七日義詮禱天下靜謐於武藏稱名寺足利氏諸將驕蹇不檢束士卒輒爲爭細川清氏邸地在三條西洞院仁木義長直就造邸清氏怒因將戰二十三日尊氏往諭清氏義詮諭義長得事止二人從是不和薩摩牛屎高元市來氏家東鄉道義與肥後荏北黨連合助和泉下司政保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九十八

十六日夜襲島津貞久於木牟禮城島津師久禦戰却之九州得直冬東寺收聞其黨稍沮喪畠山直顯竊具狀尊氏乞服二十九日北朝廢太子康仁卒邦良親王之子也稱木寺宮是月我邊民侵高麗全羅道俘獲漕船二百餘隻五月二日尊氏禱天下靜謐於相模光明寺四日京師兒童造菰蒲甲爲戰闘戲父兄因助之武士亦加數處開戰至相殺傷後光嚴院三年三遷於是欲改元以諮右大臣一條經通經通對曰萬機句前再改元甚不可請先行旬儀從之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謝老不復干事經通以其請練政事每有朝儀遣使詢謀公賢又阻勉徵家記答之信濃捷報至京師二十六日義詮與書小笠原長基褒獎之令錄進不會軍者名因趣勦餘孽六月十四日能登吉見氏賴陷金頸城畠山直顯伊東祐氏等攻畠山日向土持貞綱應島津氏久發兵禦戰告急氏久氏久即馳使肥後球磨與一色範親諮謀十八日率兵赴救

日向十九日京師大風發屋足利氏奏北朝嚴治公卿貳南者職收采地二十七日奈良進千葉蓮花於北朝神泉苑池水瀾是夏興福寺金堂羽蟻群飛春日社影向杉樹無風倒尊氏得畠山直顯降書未盡許於是得其戰書七月九日馳使告一色範氏曰聞畠山直顯復助敵果有形跡則與我徒謀代之十二日大和法隆寺市民扮大輪田戰僧侶學寺徒觀之二十五日興福寺僧徒訴事足利氏移春日神木謀更向宇治二十六日京師大風雨發屋盜率衆入禁掖劫奪內侍衣物而去光明法皇以義詮請復公卿封邑於後光嚴院八月五日議有所還八日光明法皇著黑衣自天野還御伏見殿居數日以伏見繁劇入保安寺持齋間居賜書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曰攝旅遠歸喜不自勝也樂靜壓無意譯聞法皇號亦累心惟以此庵爲號而已十二日楠木正儀以和泉淡輪東方領家職軍勢分三之一爲料所與淡輪氏征東大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二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

軍宗良親王駐營信濃諏訪上下大祝仁科族等佐之勢益振北朝貢馬不入十六日權停駒牽十八日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督軍討肥前菊池武澄率木屋行實等佐之尊氏命島津氏久與一色範氏謀伐畠山直顯肥後種顯等二十日光嚴院四子尊敦爲親王明日入仁和寺爲僧二十三日高師冬妻明阿尼以父師泰所傳三河菅生鄉寄附總持寺迫禪師泰師冬冥福尊氏義詮聞而嘉之作書使子師秀投母二十六日西華門院薨二十八日賀茂社雞夜鳴猶狐數百群走二十九日保安寺法皇遷御深草金剛寺院懷良親王駐營肥前國府有馬澄明發兵會之九月朔攻小城郡城城兵拒戰不克千葉胤房降三日侍從三條泰季統薩摩市來駿島知覽諸族兵攻楠木野城島津師久自知色城引兵救之力戰五日泰季敗還五日畠山僧徒擁日吉神輿於山上興福寺僧徒遷春日神木於移殿並訴事北朝以伊勢路塞停例幣

使權大納言四條隆盛領地在伏見里人不暇其宰數請易之弗聽告官捕不服者皆逃匿十八日里人結聚襲宰宅屠殺家族幸僅免入伏見殿潛匿眾圍伏見殿宇治僧正隆壽隆盛弟也募宇治壯士護殿眾怒請斥之俄群山哄聲大起壯士懼而逃散眾呼曰護護宮不敢犯也隆盛命檢斷奉行佐竹氏發兵逮捕眾欲燒宮自死廣義門院下令制逮捕兵卒得鎮定智恩院民部法橋死於亂二十五日尊氏聽島山直顯歸服令與一色範氏協謀樹功先是安藝小早川貞平據妻高城拒直冬黨其族藥壽丸援之六月義詮得報與書獎勵尋而族人益集攻野美等數城克之二十六日義詮盡獎勵益勉其功冬十月朔勅停和泉大島莊朝用分賜天野金剛寺爲結緣灌頂料懷良親王已平肥前乃班軍駐營筑前上座郡肥前深堀時明等發兵會軍二日進軍豐後日田日田永敏稱降即起赴京師先是石見三隅族益田周布等與守護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百一

荒河氏兵戰於高津直冬得報五日與書獎勵懷良親王自日田定玖珠踰山徇由布狹間國府大神等大友式部大輔迎降豐後平乃入豐前自宇佐至城井宇都宮守綱迎降旬月間肥豐皆靡進入筑前自植木至博多一色直氏兄弟逃長門薩摩風動二十二日和泉名主牛屎在國司諸氏以大軍攻島津師久於知色城師久力戰一日一夜守護酒匂忠胤兄弟愛甲土田阿曾谷堀諸氏戰沒師久樺山資忠以下蒙創者一百有餘人島津氏情勢益蹙後光嚴院受法義於青蓮院尊圓法親王十一月六日北朝以尊道法親王爲天台座主先是尊氏望亡女賴子贈位意在二品後光嚴院問群臣僉曰無位之人直贈極位古所罕聞是日贈從二位薩摩知色城孤立島津師久馳使京師告急曰將軍若不舉趾則師久棄國東上耳尊氏亦以九州頻告急將進義詮往平之七日義詮發使告島津貞久及薩隅地頭家人等曰鎮西叛書頻

至吾當往伐賴東國無事方徵發其兵聞勉待後報尋尊氏亦告貞久及豐前田原族等曰吾若義詮以當西發且據險而待勿怠戰報是月大僧正尊珍寂十二月朔後光嚴院勅出雲國造北島貞孝將兵革於大社北朝用度空竭新嘗祭月次祭神今食並不行二十日傳奏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四條隆盛葉室長光洞院實夏權中納言中御門宣明甘露寺藤長万里小路仲房七人相誓輔政曰方今上闕聖明垂拱之化下竭克己復禮之誠是以議奏之輩政道得失耳目之所觸獻諫言勿懷私激奏之人評議之儔難訴之奉行理非之評判無懼權勢無輕賤不敢怠不敢偏惟順道理可達朝議也又訴論人物不問大小不謂輕重嚴禁受賄乃自不受亦戒妻孥知而不使敢犯聞而可戒仲房所草也職事亦誓藏人左少辨柳原忠光革之並納神明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百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百二

少將善成王賜姓源朝臣叙從三位順德帝之曾孫也九日京師大風雷越前守護斯波高經叛降足利尊氏是日隨襲庭氏直至京師十三日春日神木歸座十五日下野宇都宮火尊氏以斯波兼賴爲出羽按察使是月賞梅歌會二月朔栗野從三位中將某分土佐大忍莊末清末延行宗諸名與小松助定信末弘重等賞其功十七日震興福寺東金堂及塔災先是小早川宣平馳使京師報足利直冬逃至安藝是日足利義詮命宣平急擊之二十二日尊氏延三寶院賢俊修五壇法三月朔法勝寺懸鐘寂年七十六元弘之變北條氏捕遠置之北條氏亡尊氏勸資戒寺於鎌倉延元二年詔慈鎮住之尋歸京師爲南北兩朝所畏敬京師盜賊橫行是日異裝兵士十餘人闖入禁中徘徊南庭無人誰何北朝賜薩奧松島圓福寺僧空嚴覺滿禪師號北朝關白二條良基富文漢善連歌撰苑玖波集是月成又定連歌式法於是京師連歌

大興云、一色範光逃在長門、嬰病、是日禪二官、病痊則進、鎮西田五十町、十一日土旺、十二日上巳、京師公卿男女、附入形於陰陽師安倍言、春為祓十六日、後光嚴院臨記錄所、二十八日、北朝改元、延文、大赦天下、復天下今年半、舊賜老人僧尼、設有差、夏四月、先是石見吉河經兼、屬直冬軍、累戰有力、既而俄引還國、二十九日、直冬馳書責讓、令復詣軍、尊氏命阿波守護細川賴之、往擊中國賴之、謂中國關所得專決、賞士卒、尊氏延遷不決、賴之怒、不告歸國、尊氏驚、是夜命細川清氏追之、京師大騷、明日清氏追及山崎、與俱還京、時論曰、近來武辨之心、大抵如此、可謂以利欲易其耻矣、是月、和歌會五月九日、京師地震、日向守護畠山直顯與島津氏久相持、大隅有年、福慶清有助之戰、甚力、直顯與西保地頭職貸其職料、於是直顯在加治木城、清有所避、將勒兵不肯動、十三日、直顯與書清有曰、加治木營固、兵乏弱、請急濟師、援之、其情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六

由稅所氏當相報焉、伐薩之舉、則當臨機決之、濫谷重棟必當相報、至是、非愛與師也、一色範氏在肥後、軍氣不振、與訖摩又太郎等謀、逃歸京師、義詮得其報、六月九日、馳書勉訖摩等、戮力、十一日、後光嚴院勅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為定、撰和歌集十三日、薩奧管領斯波家兼死、子直持兼賴、尊氏令直持襲管領、其後為大崎氏兼賴居、出羽為最上氏、秋七月三日、京師地震、九州望風靡、征西府島津貞久父子布義、證西下令、募權執印等薩隅兵、應者甚少、一再發使報狀、京師、十日、尊氏馳書貞久曰、細川賴之伐中國、既上途矣、重督發薩隅兵、尙不至者、應從註進、殊處之、十二日、興福寺僧徒遷春日神木於金堂、訴越前守護徵發坪井川口兩莊、伊賀守護與東大寺爭入幡宮、領殺神人三人、十八日、僧徒神人擁神宮入京、置五條東洞院、懸神鏡於神、置義詮三條坊門邸而去、明日安諸東寺、義詮獻神馬及劍、二十一日、北朝以權大納

言久我通相為內大臣、興福寺僧徒謀擁神木入京師、二十三日、足利氏遣使越前、理其訴地、二十六日、僧徒移書藤氏公卿、來迎神木、京師訴訟紛囂、八月十二日、京師地震、十四日、近畿大風雨、福珍御影堂山崩、宇治川溢、石山崩、宇治橋流、真木島壞、民家存者僅十餘戶、汎濫伏見、浸廣義門院宮門院、出避上宮、奈良洪水、漂民家、十八日、大雨、二十三日、佐佐木高氏寄附四條京極寺於金蓮寺、弔元弘以來戰死者、寺者僧淨阿所、所、四條道場也、二十八日、北朝授足利義詮從三位、九月六日、栗野三位中將與阿波金丸中莊奧村領家下司職於菅生氏、為兵糧料、八日、京師大風雨、十五日、京師地震、二十四日、二品尊圓法親王薨、年五十九、北朝停難訴三日、尊圓伏見帝第五子、名尊彥、入青蓮院、從慈道法親王受業、薨、元弘之變、代尊雲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嘗見北條氏之驕、謂齋藤利行曰、近者關東風習、超過先代、行跡奢侈、每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八

朝威事、輒輕忽、數觸逆鱗、儻不悛、則將及亂、爾還以諷諭執事輩、善和歌、多才藝、最妙書、光明院後、光嚴院皆受筆法、花園帝撰風雅集、初卷並序、尊圓所書也、晚年書入木道、相承法、進後光嚴院、後贈二品、十月、朝京師盜賊結徒入禁中、侵掠而去、先是安藝小早川族與平賀左近大夫等、俱攻戶野城、陷之、十四日、賜綸旨於豐後竹田津三郎、聽歸順、當此時、征西府遣菊池及四宮主水正、御豐前規矩郡、一色範光聞報、自長門渡海、抵筑前山鹿山、麻生宗光軍、麻生山應之、是日、官軍來攻、戰於長谷山、麻生氏者山鹿之世族也、伊賀名張郡人、背東大寺、命東寺以訴、十九日、尊氏命守護仁木義長擊之、東大寺眾從中尾星王匿、惡徒春若、僧徒禁不聽、六方眾徒往攻、星王拒擊、破之而逃、是日、眾徒擄塞西堂、自備二十日、左近衛權少將宇都宮公綱卒、年五十五、公綱初名高綱、累世守下野、以紀氏清原氏為部曲、兩氏族繁、每出戰、必為羽



翼以故兵強甲一時目之曰紀清兩黨二子氏綱義綱俱降足利氏二十一日一色範光寄筑後竹野莊田五十町於長門二宮賽病痊二十一日菊池四宮與一色範光戰於筑前中宮濱先是島津氏久降待從三條泰季軍二十五日泰季率氏久等攻畠山直顯加治木岩屋城連疊追之爾寢清增重種救直顯而戰二十五日菊池四宮等率兵數千攻麻生宗光麻生山與宗光苦戰終日一色範氏報急京師乞援足利氏是月官軍與賊戰於攝津中島十一月盜侵入北朝關白二條良基第京師不警貴賤皆被劫掠有西國信言鎮西軍已渡海足利氏議將軍西伐時一色父子逃九州島津貞久孤立尊氏父子深結納之是春盡安堵其領邑二日義詮與書細川賴之以貢久在鎮西效殊忠制其邑讀岐柿無保達亂等又佐佐木高氏傳命佐竹義篤收薩摩在國司道忠田圃在山城木幡莊者村氏久六日光嚴法皇延由真僧覺明於天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百十

野行宮受禪衣爲僧去法名勝字十日大隅加治木城兵襲侍從三條泰季營伊集院久氏木崎久春逆擊却之十七日大僧正道意寂西園寺實兼之子也元弘一統初特命爲東寺長者後四任之爲南北兩朝所重二十四日筑前山鹿宗光族筑前守越前守在一色範光山鹿山陣內應官軍入其兵於城範光與宗光俱逃長門光嚴法皇縱歸宮人宮人或薙髮晦微安門院薙髮於天野行宮醫師久成在行宮尋還京師披緇抵朝衆爲動容是歲京師多盜十二年後光嚴院丁酉春正月朔帝在天野行宮奈良春日社地陷成坑壞澤池水變赤色八日京師地震十一日小笠原賴清以阿波八田山三分一地頭職下寄來名託替生氏爲兵糧料伐賊軍二十一日侍從三條泰季率島津氏久比志島範平等與畠山直顯軍戰於加治木二十六日京師火二十七日前權中納言花

山院家賢來奔北朝沒收其采大隅榆井賴仲入日向救二鄉城胡麻崎賴之賴仲素與畠山氏宿敵爾寢清增重種聞報也即起往攻戰於城下晦城陷斬賴仲及弟賴重等數十人賴仲三年六月偃起志布志抗畠山氏又不附島津氏侵食日隅交者九年至是敗矣二月十二日權大納言一條內嗣來奔足利氏令大隅爾寢清等有等曰將軍將西伐宜從大隅守護人催發整師俟先軍至也先是聽光嚴院崇光院直仁親王還京師是日在京近臣往迎駕十八日夜半還御伏見殿法皇乃入光明法皇庵禁群臣參候惟前大納言四條隆盛將命勸修寺經顯出入耳尋聽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等謁十九日以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親兼文章博士二十五日初中納言久我具房子爲僧曰道俊之元受法佛性禪師歸元亨年中花園上皇延爲師親書約爲國師尋復之元十餘年而歸住長福寺上皇爲建御影堂興國六年車駕臨幸眷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十三百十二

甚厚正平六年寂是日以其七年忌辰寺僧請賜號於北朝朝議以其非當代師範之而花園朝以來固多其例於是勅贈誓光大範國師三月四日春日神木歸座八日一乘院僧徒與大乘院僧徒戰于奈良北朝三好維衡之女爲勾當內侍擅出宮還家權中納言三條實音要諸路以歸正親町邸宮使嚴責卒送歸之十一日勅讀實音宮掖不肅概如此北朝去年洪水近畿田圃告損亡加以兵荒民力凋弊國租不濟十三日後白河帝忌辰法華八講等迫薦皆不行二十日侍從三條泰季遣島津氏久乘夜擊畠山直顯軍屯加治木海濱者比志島範平等與伊集院帖佐久木崎諸氏率先而進敵軍力拒創範平等二十九日畠山直顯禱戰捷於臺明寺四月十三日徽安門院披緇爲尼令花園帝女御爲尼在梅津者剃髮直仁親王亦薙髮共居萩原宮島津氏久與畠山直顯對壘稍久遂引還直顯乃圖進擊會軍中有變情勢甚困爾寢



清有稱病不出直顯贈書告情曰病有間則幸來援焉若未則悉  
衆助軍也勝敗之機方在今日勿曠時日十四日氏久圖再舉告  
比志島範平等以二十五日發尋託大隅申良院地頭半於田代  
道清申良鹿屋兩院辨分於田代次郎充兵糧料以木志良辨分  
及羽見地頭與範平勵其功十九日奈良兩門跡開戰足利氏御  
延曆寺意謀日吉社馬上役於石清水石清水神人怒曰自古無  
之足利氏弗聽神人自燒邸舍謀擁神興入京師二十六日土岐  
赤松等率兵向大渡光嚴法皇久在南義詮以供御邑播磨多河  
莊與赤松貞範於是法皇還宮五月初義詮命守護赤松則祐還  
其地於院聽貞範請替地先是東寺長者賴意爲河內觀心寺數  
請其始祖實慧贈官未允前月車駕幸觀心寺賴意因復請贈官  
以顯光榮七日勅贈僧正實慧讚岐佐伯氏爲空海徒弟東寺長  
者自實慧始也細川清氏望越前守護不得而忿十五日逃歸阿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十四

波足利氏遣人迫之十七日救以河內東條美濃救旨田本主分  
賜花園平六左衛門尉足利氏議停泥神崎等五關關爲與福寺  
造營料僧徒謀移春日神木以訴二十三日修移殿宗良親王之  
子年十三北朝關白二條良基以爲猶子紹一乘院二十七日入  
喜多院更名良玄晦尊氏禱戰捷於鶴岡是月幸河內觀心寺七  
月朔京師地震乙未之亂東山本願寺獻祈禱卷數於後光嚴院  
五日賜給旨以爲勸願寺寺者專念僧親鸞之女爲日野廣綱妻  
所胤廣綱子覺惠爲親鸞孫如信徒弟以爲其留主職云十日勸  
河內觀心寺修七星如意輪法供觀地震七日十三日大內弘世  
賽討賊功於長門一宮十八日崇光上皇幸長講堂及法華堂朝  
紳或言足利氏與南朝講和卒不成是月災旱北朝關白二條良  
基甚嗜連歌自蒐集連歌撰定曰寬政波之道受佐保川之流因  
名寬政波集去年成以示朝紳朝紳竊譏擅擬勸撰良基說足利

氏使僧道譽請後光嚴院準勅撰圍七月十一日允之自是連歌  
以二條家爲宗十六日三寶院大僧正賢俊寂權大納言坊城俊  
光之子爲尊氏義詮所寵信勢傾朝野朝紳洞院公賢以下皆爲  
其所中削祿失職怨譴者多十七日京師地震一乘院實玄與大  
乘院和尊氏勸與近衛道嗣爲父子約二十三日廣義門院崩左  
大臣西園寺公衡女名寧子爲伏見帝女御花園帝立准母准三  
宮壬辰之後京師無主群臣推聽政數月八月二日後光嚴院輟  
朝五日二十八日京師火先是官軍與小早川重景戰於安藝入  
野斬滅頗多是月前大僧正弘真寂或云本播磨法華寺之僧元  
弘初與恢復秘議建武二年補東寺長者奉勅修仁王經法以其  
就熟弄權爲僧徒所嫉居歲餘在真言院修後七日法未半京師  
大亂帝幸叡山遣拋法具隨駕後居小野稱小野文觀上人九月  
八日叡山東塔西塔僧徒怒佐佐木氏賴俊奪寺領殺宮仕僧擁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十六

日吉神興於山上訴之九日北朝立邦世王爲親王邦良親王之  
二子也勸出雲守護修葺築社守護緩怠不註進十八日申勅促  
之光嚴光明兩法皇御雲居庵爲僧疎石七年忌修佛事數日晦  
尊氏義詮詣天龍寺盛行法會富山直顯不得志於大隅引兵赴  
日向志布志攻新納實久於松尾富津氏久救實久澁谷重興助  
之直顯敗走保六笠城堀池武光聞報謀攻日向於是島津師久  
引兵向加治木澁谷族稱救直顯發兵而進三十日入加治木俄  
擊師久師久狼狽乞援牛尿高元興福寺兩門跡和解月餘一乘  
院僧徒賴乘印覺隆圓等協謀使門主良玄與前門主實玄爲師  
弟約實玄出居落川京師抑學侶賴重嚴圓觀之法印實遍法眼  
宣緣等奉近衛家孺子從容嬉解勸實玄歸寺僧徒不聽十月十  
四日擄兵又戰一乘花林實積諸院昭僧徒奉實玄良玄出奔實  
玄投禪定院一乘院僧徒印覺隆圓等欲募國中鄉勇必雪前敗

二十五日奉賀玄與越智伊豆守、田田兵衛尉、絳春定等俱率大兵入奈良、燒禪定院及寶積院。大乘院僧正孝覺逃菩提山、興福寺殘破。十二月、足利氏使小田知春奏曰：「大乘院前門主實玄、匪管破和睦、率新禪師等亂入南都、燒禪定院以下數百所、事絕常篇。宜早遵舊規、有誠令謹請宸斷、印覺、隆圓、賴乘爲其謀主、亦如之至。」越智伊賀守、土田兵衛尉、絳春定等當糾彈、請令寺門建京師。去年北朝議由新路通伊勢、幣使因循不決、其冬、月次祭神、今食猶不行。至今年路尙梗塞、以問祭主神祇、權大副忠直、忠直奏曰：「凡官幣抵離宮院、十五日修大藏、十八日行豐明、逗留三日、今其在所爲陽田野、當凶徒往返之衝、畏賊難、憂襲擊、雖命武家、累日宿衛、猶恐有懈怠、請據延曆例、點便宜地有司、因請由新道從之。」乃證其例、忠直對曰：「離宮院初在高河原、南北通河、暴水汎溢、崩壞不少、雖修築不堅固、是以延曆十六年、敕移宇羽西、大中臣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三千三百十八

豐庭實爲造宮使、於是二十六日發例、幣使武家警固、由新道得行、月次祭神、今食是月帝避方忌於前關、白左大臣師基第、是歲百首歌合、我邊民侵高麗昇天府。

後村上天皇十

正平十三年後光嚴院三年戊戌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四日和歌宴  
夜天龍寺火佛閣房舍悉燼二十六日京師地震是月少貳賴尙  
與一色直氏大友氏時戰敗走保古浦直氏圍之數匝賴尙窮蹙  
乞援菊池武光武光時屯高真山即提兵急赴之擊走直氏氏時  
降賴尙感恩血書誓之贈武光曰子孫七世莫畔菊池氏就令賴  
尙伐直氏直氏乞援尊氏援兵不至直氏窘無所容遁還京於是  
大友島津松浦諸族皆屬武光九國風靡獨島山直顯保日向穆  
佐城二月二日地震十一日又震東寺修尊勝陀羅尼法實相寺  
修愛染王供各七日禱天下靜謐十八日是利尊氏義詮與書褒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二十

之尋又義詮禱之廣隆寺二十一日北朝起造天龍寺二十四日  
京師大風三月朔京師火六日征西府聽薩摩澁谷重興歸順十  
二日右衛門佐某託出雲阿賀那莊地頃職於佐波華人正資軍  
糧當此時九州賊軍失勢中國輒應足利直冬及山名時氏等細  
川賴之軍不競尊氏欲自將往伐西國議久不決於是欲以下旬  
發義詮固止之事遂寢十三日崇光法皇幸長講堂修經供養近  
年八講不行云十七日京師地震近江人高山近江守及弟下賀  
某久附官軍去年屈降非其志也尊氏忌憚是日密命佐佐木氏  
賴襲其京師僑居殺之二十八日北朝觀權大納言一條內經宣  
以詣行在也是月我邊民侵高麗角山成燒舟三百餘艘尋侵韓  
州及鎮城介四月二日徽安門院薨五日京師雨雹十一日鎌倉  
立鶴岡大鳥居十四日地震島津氏久祈戰捷鹿兒島諏訪社發  
兵向大隅是日縱柿木原隆實等與中津河勘解由左衛門尉等

戰於加治木勝之崎足利尊氏患瘧瘧死年五十四北朝停聽雲

五十日尊氏器宇弘裕規略遠大赴事若緩不及而分畫已明綱  
維先布時出權詐無覓其際任人不疑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石  
嘗值入朝將士獻物鉅萬一時頒與悉散盡士以此爲其用云嘗  
曰爲天下政不可有私意又當生死根源宜速截斷其臨戰場飛  
矢雨注左右勸少避之尊氏笑曰戰懼矢可爲乎常慕源賴朝之  
治雖言必稱之嘗謂直義及高師直曰昔右大將在伊豆處心積  
慮殆乎二十年平氏罪惡貫盈始揚兵唱義前後五年戡定四方  
其所以信賞必罰畏服人心至今傳爲美談也然用刑苛刻多猜  
疑果殺戮骨肉不免橫死爲可憾也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則不  
問深咎大敵邑土不遷安堵如故況於有功之臣乎必將酬以重  
祿厚賞也子等輔我爲政宜體此意矣初以犯順稱兵懼人心不  
服陽尊光明院事必稟請及得志無復忌憚視其主如弁髦廢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二十二

皆族其手而成天下郡國不問神祠封戶公卿食邑強奪豪占悉  
頒給將佐祿五十分之一資軍興之用雖其主供御時或闕乏而  
不顧也宗人顯列者凡四十三人守護吏務不可勝計衣冠盛門  
被其陵轢反語嘲其僕隸至於衛府北面之士競至學坂東衣服  
言語欲以免其侮笑焉自兵興以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爲爭戰  
之區宮門殿舍悉皆焚蕩僅有將士第宅耳縉紳貴族多避亂諸  
國流離轉徙踵之以徵殺盜賊縱橫死者枕藉而尊氏將士日開  
茶博飲競以奢靡相夸錢帛器玩悉散予優妓一遊之費幾乎不  
貲關發四方侵漁百姓冤獄頻起賄賂公行上下彫弊卒之父子  
兄弟日尋干戈海內騷然無復寧歲矣  
論贊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爲  
一世之雄譚稱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  
屢摧毀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

亂正閭之分凶穢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歛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察紀綱之所致也

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稱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嗣天下者特以有權誦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服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帝論功以尊氏爲三州守護實爲過賞矣而猶抱歎望之心賊翼匿爪伺時變護其親王知其姦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百二十四

欲誅之即賂龍姬橫加譏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被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私惠收入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誓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喻又陽爲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關爲王師所敗倉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飈復熾然恐三軍譁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并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師於叡山乃許乞降回鑾興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爲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攝皆直義所指駭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點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山縣禎曰或曰後醍醐興復之業不能遂焉尊氏以兇逆反得

天下何也曰天厭皇德也然則天下何不歸於義貞正成之徒耶曰二子之徒其志獨在復皇室而已而帝不能用之以興帝業久尊龍尊氏過二子尊氏虎狼也而帝傳之翼於是乎尊氏飛騰跋扈不可制馭遂繼鎌倉氏而霸于天下矣是帝不知人之過也雖然非天厭皇德則尊氏兇逆何以得能興霸業哉

五月二日義詮與諸將議曰今西海未定菊池日振安知其不乘喪來攻以細川繁氏爲伊豫守鎮撫九國五日義詮禁京師賣魚二十四日京師地大震二十六日奏徽安門院遣令於後光嚴院院乃錫紵帳朝警固諸關七日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二日京師地震三日北朝贈足利尊氏左大臣從一位尊氏以鎌倉爲家營長壽寺五日值五七日忌辰北朝贈號長壽寺殿後又號等持院八日細川繁氏途病死少貳大友皆欲待其至屬之及聞其死皆大沮十八日從西府聽釋山資久歸順秋七月二日京師大風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百二十六

雨十五日地震二十二日仁木義長與土岐賴康論靜集兵將開京師恟擾事尋得寢是月我邊民侵高麗黔毛浦燒全羅道漕船八月十二日勅河內勸心寺置權少僧都法眼各一員是日北朝授前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從一位先是後光嚴院與上皇不和經顯諫上皇尋得和順於是特有此命征西府賜肥後守富莊地頭職半於宇治惟澄爲兵糧料河尻七郎不肯避退十三日命守護菊池武光收下地付惟澄十六日北朝貢馬不至停駒塗諸國關意公事凝廢概此類也十九日左大臣洞院實世薨年五十一葬子和泉與喜寺稱與喜左大臣實世與弟實夏分事兩朝實世之女歸近衛氏足利氏之請一乘院實玄等處分也北朝因循不能斷賴乘印覺隆圓等竊與南朝結納欲必立良玄爲門主其勢甚盛二十五日足利氏復奏北朝曰兩門軋轢終將及法滅此賴乘等三人所主張宜革職奪祿命中務親王及二條兩家責還新

禪師於京師嚴諭兩門止其確執以圖鎮靜猶不服者興軍伐之請以此嚴敷寺僧是月我邊民侵高麗仁州光祿法皇在嵯峨小倉殿不豫九月二日本院自宇治殿幸萩原殿四日與直仁親王共省小倉殿是日京師地大震崇光上皇自伏見幸稚野尼寺亦候之居六日病間上皇回御入菊亭冬十月三日上皇詣西芳寺六日賊襲北朝從三位四條隆宗邸殺之尋獲賊徇其首於路十日義詮以細川清氏爲管領是時新田義興新田義宗脇屋義治等保越後之半築城居焉武藏上野豪族素服其威名聞尊氏死致書請奉以爲將連名載盟誓無貳志義宗義治疑而不應義興獨奮然應之帥百餘人赴武藏義貞遺衆皆屬之乃潛匿兩國間將起兵足利基氏聞之以西海應官軍懼東國亦應遣命畠山國清擊義興然義興轉徙無常處乃使數百騎夜要之路義興馳突而去趨捷如飛敵懼以爲神國清憂之密召竹澤良衡曰武藏野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二十八

之戰卿嘗屬義興義興必不忘卿今日能爲我殺義興者唯有卿耳事成必有厚賞良衡許諾詐走投義興曰我父嘗從先公之舉義而我亦陪公於武藏野之役爾後遭世變始寄國清以待義舉國清覺之責以重科奪已放逐倫息於草間如被洗雪重將粉身以報也義興不信良衡迎美少女少將於京師義爲己子盛飾以進義興嬖之良衡因使入屢道忠赤無二遂得見獻鞍馬鎧各三安飲從士各與器械衣服義興益信之居半歲軍謀密策悉與之俱適值九月十三夜良衡匿兵圖邀義興害之義興將赴會少將贈書告以凶夢止之家臣井伊直秀亦諫勿行義興稱疾不往良衡疑少將漏謀殺之義興不知數通書問良衡詐答其嬰疾不報遣人言國清曰審得義興所在令江戶高重來得俱濟事高重良衡表兄弟也國清因又奪高重食邑更置守吏高重逐之築城聚兵陽爲叛狀因良衡通義興曰國清無故奪邑使臣無所容欲報之

怨而軍無司命士卒不附願奉公以爲大將臣族在鎌倉者亦數千人率以定相模徇八州則天下不足定矣義興信之將赴鎌倉良衡高重等曰多從兵士恐爲人所怪義興從之使士卒先發十三日僅與十餘人乘曉適鎌倉良衡高重豫鑿舟柁之機矢口渡伏兵岸側義興至中流舟人抽柄遁去舟將沈伏兵竝起大笑曰愚人溺矣義興睜眼曰悔陷墜子計與世良田右馬助井伊直秀大島周防守由良兵車助由良新左衛門竝割腹死士肥三郎左衛門南瀬口六郎市河五郎脫衣衝刀洞而登岸斬賊五人傷十三人遂闕死良衡高重撈得首級獻基氏入問河營基氏示之松田河村皆泣曰是兵衛佐也基氏國清大悅賞良衡高重以數邑因留良衡使高重歸邑索殘黨二十三日高重還抵矢口渡舟人截酒肴出迎舟至中流雷雨俄至波濤洶湧舟覆悉溺死高重望之驚走數里有黑氣掩其頭見義興龍背白馬追而射已即墮馬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三十

歐血悶絕昇至家宛轉攀緣爲溺水狀七日而死國清又夢義興形貌猊惡鬼物擁從挽火車入基氏陣適有雷火燒入間河民廬三百餘戶後矢口渡數有光惟土人建祠至今祀之號新田大明神十七日菊池武光將兵五千擊畠山直顯於穗佐城比至日向大友氏時據高碕城叛宇都宮宏知肥田正良應之扼壘前筑後監斷武光歸路武光以氏時無能爲也先往攻直顯子重隆於三股城十七晝夜拔之斬首三百直顯懼棄穗佐城與重隆俱遁武光乃旋師氏時等見其鋒銳畏縮不出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聞氏時斷武光歸路親率兵襲豐後秋間氏時陣赤松防之既聞武光旋師撤兵還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三日勅寄附熊野詣路紀伊大野鄉兵士米於高野金剛峰寺爲大門造營料所十一月九日島津氏久勸大隅姬木氏歸順二十二日崇光上皇修法華講於菊亭追薦陽祿門院二十六日還伏見殿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八日北朝以足利義詮爲征夷大將軍、足利直冬以明年春將出兵于關東十一日、移檄諸國趣軍勢、二十九日、北朝關白二條良基罷、以左大臣九條經教爲關白、實相院桓豪爲天台座主、大慈院親海爲東寺長者、豐肥諸族稍稍叛應、大友氏時是月、懷良親王自筑後將兵入豐後、攻秋間、大友氏時陣赤松禦戰、志賀賴房遣子氏房助之、懷良引還氏時追至玖珠、八町辻是歲名和長年孫伯耆守顯興、與其族三百人往肥後、屬懷良親王、保肥後古麓城、初菊池武光迎懷良於肥後、傾心輔翼、遠近畏服、諸國名族往往來依懷良、威震西海、顯興後遷宇土子孫相承、以伯耆爲氏、世著西州云、

十四年後光嚴院延文四年己亥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二日、京師火、十日、京師暴暖雷雨、十五日、又雷雨大風、二十六日、北朝以足利基氏爲左兵衛督、二月三日、北朝以足利義詮兼武藏守、先是義詮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百三十一

自將伐南朝、徵兵鎌倉、七日、基氏令武藏人金子越中六郎左衛門、高麗彦四郎、及五郎左衛門等率兵赴京師、石見周布因幡守竊應義詮、擊足利直冬黨宇治惟澄與河尻七郎爭肥後守宮莊、征西府三命守護菊池武光斥七郎收地、七郎唱異議不服、緒城守備武光不能制、惟澄以訴十五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令旨於武光、嚴遵行前令、猶不承服、收其所領、註進分限十六日、僧志玄寂志玄幼入東寺爲僧、後住東福寺修禪、僧疎石延之上座、其住南禪寺臨川寺並分之座、遂紹天龍寺光明法皇數就聽法、寵錫優渥、尋退居慈濟院、正平九年、欲起之住南禪寺、辭不就、及死、謚佛慈禪師、二十五日、後光嚴院樂會覽舞、又聞右大臣近衛道嗣藏四書集成及玉屑欲覽之、道嗣乃進兩部院數會詩歌、又講文道、嗣謂文學復興、大友氏時馳使京師報筑後宮及菊池武光等率領西兵將侵入豐後、三月朔、天野行在聞賊軍將來、寇徵

兵紀伊高山等、刻十日以前來會、九日、天龍寺上棟、尋足利氏奏請據嘉造與福寺例、課棟別錢於諸國、盛造營寺塔、住僧妙葩幹其事、十二日、直冬以石見白上鄉地頭職并領家職、託周布因幡守資軍糧、二十八日、崇光上皇遷御今出川氏菊亭、是月、懷良親王督菊池武光等軍復入豐後、攻志賀賴房賴房守禦、大友氏時救之、接戰旬餘、官軍赴高崎城、志賀氏房據險塞路、圍截之、野上但馬權守亦援氏時、官軍引還、氏房逆擊之、九重劇戰、夏四月五日、島津貞久率由祖法以族人無主地讓子師久爲總領、統一族、十二日、後光嚴院與右大臣近衛道嗣、權中納言園基隆、藏人頭左大辨日野時光等、就鞠禁中、縱朝紳僧侶武家覽之、十五日、北朝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致仕薨、去年初夏安藝守護武田信武薨、髮還居甲斐和田法泉寺子氏信襲職、二月以來發兵禦敵、軍熊谷彦四郎、內藤備後守等應之、戰甚力、氏信以報京師、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十三百三十四

十日、義詮與書獎勵、又以出羽平賀郡總領職、與出羽前司平賀貞宗賞戰功、二十四日、義詮修法華八講於等持寺、追薦尊氏一周忌、辰南都叡山三井僧侶盡集、公卿皆會、二十八日、北朝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爲定上新千載和歌集、僧順阿年已七十、助爲定撰定、最有力云、二十九日、新待賢門院崩、年五十九、帝諱關三年、論贊曰、曹大家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藤原皇后兼是四者、而反於大家之所論、宜其固寵專房、而得以蔽惑主聰也、蓋后資質穠粹、迎意輒悟、從帝於板蕩之間、歲月既久、顏詞媚熟、哀謁易行、恩之所加、無限、斯皇榮之所及、無隔、諛說庇諂、足利尊氏招納利權、離間護良親王、讒搆忠良、將士解體憤怨、而思亂、則其意害建武之政爲何如哉、然后誕育元良、尊爲國母、雖偏安之業、未備、六宮之盛、而甘毳之奉、殆盡四海之美幸

矣哉

成嶋讓曰、南廷諸后妃皆能貞淑秀惠、或長絲管、或善辭歌、獨後醍醐廉后特邀辰眷、淹共艱苦、所謂糟糠之妻者、故及中興、其言不得不聽、亦其勢然也、而世以其納賂、素政咎之、噫、建武之亂、有由起焉、豈獨罪后哉、觀於後之南巡、克贊幼主、以成母道、舊史所傳、未必爲得其實也、

五月二日、二品尊胤法親王薨、是日、前右大臣冷泉公泰薨、髮號覺元、六月三日、京師地震、十四日、興福寺金堂釋伽像左眼流血、升餘又春日社鳥居前地陷可十五丈、十七日、前關白左大臣師基致仕、薨、髮號光明、翌院二十七日、大友氏時季、志賀氏房等侵入肥後、攻三船城、城兵射禦之、氏時乃引兵轉戰隈莊、甲佐七月能登得江石王丸貳、賊軍六日、吉見氏賴與書招之、十三日、武田信武死、長子信明襲甲斐守、護災旱、真木島河水竭、少貳賴尙及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三十六

子直資等復應足利氏軍於筑後絲田、徵兵肥筑豪族、肥前人深堀時勝、高木貞房等往會焉、賴尙率之、徇地時、大友氏時亦徇肥後、二十三日、京師風雨、宇治河橫島附近盤石流失、夜半水溢、明朝復舊、二十八日、北朝占定美濃北山、伐造神宮材、二十九日、二品尊悟法親王薨、八月三日、勘解由女官土御門經高傳諭旨安宅、備後守授經略阿波策、發兵自小豆坂進、以所收地爲料所、願戰、功士卒、菊池武光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提兵八千餘騎討少貳賴尙軍、高良山柳坂水繩等處、賴尙率兵六萬來迎、隔筑後川陣、武光督手下兵五千先渡、薄之、賴尙不戰退、里許、避于大原、武光追至、賊已鑿斷徑路、前阻泥澤、不可輒進、武光取向賴尙所贈誓文、揭諸旗竿、以辱賴尙、賴尙固守不出、相持踰月、八月六日夜、武光遣子武政、姪武信、武明及赤星武實等精兵七千人、分爲三隊、沿筑後川、乘水聲進、又簡壯士三百人、夜緣間道、掩賊背、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三十八

賊兩射賊眾駭愕、部伍大擾、自相鬪、斃死者相枕、夜已明、武政將兵一千先登、斬賴尙子忠資及其裨將三人、武明死之、武信武實將兵一千經進、與賊兵二萬遇、殊死戰、獲首七百級、虜忠資弟賴泰、武實及結城親昭、加藤宗高等戰死三百人、懷良親王及武光將兵三千、大呼直搗賊中、堅飛矢如注、親王身被三創、幾危、大納言北畠顯時、權大納言藤原親弘、權中納言北畠顯信以下將士禦戰死之、親王賴而得脫、新田族見事急、以千餘人、橫衝賊陣、世良田大膳大夫、田中彈正大弼、岩松相模守、桃井右京亮、堀口三郎、江田丹後守、山名播磨守死之、武光武政勵聲督眾、身先將士、奮力鏖戰、賊識武光叢矢兩射、馬傷而蹶、乃易之、縱橫馳突、當賊凡十七合、所著冑被斫墜地、頭中兩刃、馬又傷危、急有一賊將薄之、馬上相搏、俱下、武光遂斬其首、上其馬、蒙其冑、復進、自卯至酉、斬獲三千二百餘、賴尙大敗走、保寶萬嶽、我軍亦亡千八百、初軍臨發、族人宗愚謂武光武實曰、據者絲田之役、縱敵不滅、而促班師、豈非軍眾念其家乎、壯士不如是矣、武光等聞之、憤耻、故及此奮勵、多致死傷云、大友氏時賴尙子冬資走依宗像氏直、武光攻之、氏直降、武光罵曰、汝典神祀、而反覆無常、夫神聰明正直、豈鑒汝祀乎、命斬之、所謂筑後川之戰是也、武光以軍多死傷、不窮追、奉親王還肥後、自是西海賊將皆城守、不敢出義詮以大友氏時爲肥後守、護乙未束寺之役、足利氏軍劫掠吉田社、毀四所神殿、於是義詮慮近江矢橋爲料所、修裝神體以謝之、二十四日、安神體、是月、京師飛礮擊家屋、佐佐木高氏權傾內外、其邸尤甚、梅津僧怖他徙、延及十樂院、或謂叡山甚怒、僧尊宣欲毀其宅也、又有擱小兒而去者、市人相謂、伐愛宕山木、造營天龍寺之所、致也、九月八日、泉涌寺贈佛舍利一粒於懷良親王、義詮再圖南侵、徵兵關東、十一日、足利基氏催發管下諸族、急赴京師、肥後相良定

賴素附畠山氏十月率謀摩兵入日向高津氏久自志布志引兵擊莊內五日與定賴戰於國合原而收佐多忠直兄弟戰歿氏久逃歸鹿兒島此役也氏久乞援岩川教仁二氏皆觀望不肯出兵氏久尋政教仁氏於蓬原城陷之進攻岩川氏於手取城亦陷之初尊氏與直義議曰義詮不堪負荷恐墮吾業然使關東諸國不叛我則不至失天下矣乃使基氏鎮鎌倉基氏既殺新田義興東國咸服時有流言基氏通行宮圖義詮疑之時人危懼鎌倉執事畠山國清兩藐視之因圖乘機逞兵專威權說基氏曰頃來人謂將軍兄弟不相容必生兵釁臣願借兵西上進攻行在破和田楠木混壹天下以解新將軍之疑基氏然之於是發關東八國兵國清欲先收入望偏詣諸將士卑辭布款略以厚賞將士悉應之八日國清帥大兵西上義詮聞之曰平南方何借關東力之爲細川賴之諫之十三日足利氏執事仁木賴章死賴章與弟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

長爲足利氏心贊賴章居丹波稱丹波仁木義長居伊勢稱伊勢仁木賴章去年薨髮號賴景死年六十一養細川清氏弟賴夏爲嗣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三日畠山國清至尾張熱田而主水正五條良氏卒十一月朔權中納言久我通冬等脫歸京師是日國清抵美濃垂井四日土岐氏兵入京師六日國清入京師軍裝修麗馬或加粉畫爲豹文京師搆棚閣縱觀時帝在天野行宮左馬頭楠木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入奏曰畠山國清以兵二十萬入京師諸國兵皆會之帝大驚震懼曰爲之如何正儀對曰戰不在衆寡先臣正成固嘗以寡摧衆矣今日之戰臣知官軍之必克何則戰之所先者三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茲大將軍在西不利西伐而彼乃西上不可謂得天時我營負山阻河便於守戰賊將細川春來攻矣不克山名亦嘗來攻矣不克師直兄弟亦嘗來攻矣皆不克此由我獲形勝而彼又踐覆轍不可謂得地利彼外托

公戰內食私賞仁木細川忌之土岐佐佐木嫉之不可謂得人和三者皆失雖百萬何畏焉但行宮地勢不便請暫移御金剛山臣等據手劍破日夜拒戰於龍門石川又遣兵紀伊扼龍門山最初峰誘敵挑戰起伏無時東兵輕懷必倦而還臣等乘勢窮迫蔑不捷矣帝壯而許之七日後光嚴院下綸旨義詮擊懷親王及菊池武光等義詮乃傳命少貳賴尙大友氏時協謀伐之九日群盜襲擊東軍戰於河越氏營掠奪馬匹資財兵仗而去從是南郊劫掠數日不絕胥謂此必南軍所爲也十四日義詮至國清營十二月五日石見三隅族井尻又次耶叛應細川賴之是日義詮自將南侵禪讓捷西大寺後光嚴院命從三位世尊寺行忠書旗銘并察馬賜之二十日義詮將兵二千餘出陣東寺二十一日足利氏進貢馬東軍至後北朝諸儀復行先是權中納言久我通冬等詣京謝罪旬餘細川清氏自北朝聽其朝參未許復祿權中納言洞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二

院實守在奈良亦謝罪二十日聽朝參聽其還京二十三日車駕遷自天野入金剛山御觀心寺金剛寺爲行在六年坊舍山林斬伐悉積所喪無算初楠木正儀以爲寡兵守城賊必合圍不如潛軍山谷乘敵突擊已而賊駐軍不進正儀正武乃以兵三百守赤坂福塚川邊氏守平石城兵木野酒邊氏城入尾大和河內兵城龍泉峰四條隆俊守紀伊最初室是日義詮率細川清氏畠山國清等諸軍發東寺義詮向攝津尼崎二十四日畠山國清以東軍自八幡進二十五日入河內官軍逆戰四條村二十六日仁木義長將兵五百發京而南二十八日梶井寺火又行火四條隆陸邸燼鎌倉別將將徇越後軍三寶寺城徵兵石川妙圓及弟光親等會之攻越中東城寺及田尻兩城十五年後光嚴院延文五年庚子春正月帝在觀心寺行宮九日京師佐佐木高氏第火十三日東寺長者賴意奉勅納佛舍利於觀心寺二

月朔京師地震、初以和泉近木鄉等散在十莊長官職賜坊門中將和田助氏世襲地也、請還之、朝議論坊門氏避其二分、五日、下綸旨、還助氏、諭曰、苟至靜謐、當盡還之、六日、北朝修尊勝法於圓滿院、禱天下靜謐、尋又禱日吉祇園兩社、七日、京師地震、十三日、後光嚴院命實相院僧仁修金剛童子法於禁中、修八字文珠法、於青蓮院、金輪法於妙法院、六觀音法於聖護院、僧權乘佛眼法、尊什尊勝法於各本坊、是日、畠山國清進陣津津山、丹下、股野、岩田、酒匂、水連、湯淺、志貴諸氏、叛降于國清、賊咸悅、然官軍射戰、屢挫其鋒、賊相困、乃四出侵暴、壞神祠佛寺、奪其寶器、國清不能禁、二十四日、後光嚴院命承胤法親王、修七佛藥師法於禁中、八日、蓋兵革故其畢之日、令六府將佐警固、三月六日、京師火、十日、畠山國清傳義詮命、許與和泉信太神主職於和田藏人、與書招誘和田族曰、苟降勿憂失領邑也、十三日、崇光上皇幸長講堂、十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四

日、北朝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爲定死、年七十二、爲世之孫也、父爲通早卒、因承祖、後醍醐帝時、叔父爲藤撰、續後拾遺集、未成而沒、勅爲定終撰、爲定從難、笠置、見貶斥、後進今官、難髮號釋空、奉勅撰新千載集、及撰成、使子左近衛中將爲遠奏之、宗良親王受和歌於爲定、聞訃作哀傷和歌五十首、遠贈爲遠、義詮遣斯波氏經往伐、鎮西、馳書大友氏時等、諸謀成功、十六日、東大寺八幡官神與歸座、在東寺五年、至是歸座、畠山國清侵入河內、十七日、燒天野金剛寺、堂閣坊舍悉燼、是春、菊池武安自筑後引兵入肥前、修仁比山城、據之、遣兵守菩提寺、神田井諸城、少貳賴尙率高木貞房等往攻、戰於神田井、進攻仁比山、菩提寺、乃引兵入佐嘉郡、攻高木家、直甘南備山城、陷之、築壘、攻小木要害、並橫大路城、武安武澄之子也、夏四月朔、勅東寺、修高野金剛密寺、空海有像、像真如親王所給也、三日、畠山國清侵入紀伊、軍和佐室、攻附近、官

軍構城高野山爲禦戰、備六日、北朝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死、年七十八、公賢與弟公敏、公泰、長子實世、皆被信任、家多藏書、歷代文獻皆可取徵、公賢博覽宏識、練達典故、笠置之變、公敏從難、事敗、免官、薙髮、不復出靖難之後、公賢還任、尋陞右大臣、兼式部卿、帝南狩、實世奔命、公賢留京、明年、因權中納言勸修寺經顯奏、光嚴上皇辭官、尋公泰赴南山、公賢有器局、素負宿望、朝有大議、每事諮詢、北朝革創、逢遭兵革、政多變化、難就準繩、公賢酌量、多所裨正、爲朝泰斗、并爲南朝所敬、重正平以來、師數收京師、必聽其政、常以公正自許、立難疑、從容不懼、終爲足利氏所猜、薙披後號中國、其日記曰、國太曆、公敏遭讎家絕、以其文章付公賢并收、綱中凡百二十餘卷、又有皇代曆、歷代最要鈔、略代鈔八日、勅東寺、以紀伊國正稅付觀心寺、點永代常燈、畠山國清聞官軍據高野山、引兵攻之、弟義深守和佐山、九日、禁軍人吏胥侵暴、歡喜寺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六

領十一日、國清部下杉原周防守與伊丹大和守伊丹基長等自高野北尾登、襲官軍、官軍禦之、終日力戰、國清軍不得志、四條隆俊使其將鹽谷某引兵伴退陣龍門山、賊將遊佐果追尾至險隘、士卒如束、鹽谷令軍士據高兩射、中必疊傷、躬自先聚督戰、賊軍潰走三十餘町、器械填路、鹽谷乘勢長驅、馬中箭墮崖下、遂爲賊所殺、官軍斬級二百七十餘、獲器械鞍馬甚衆、二十二日、義詮命御室護持院結夏僧徒及志富田兵衛等、襲紀伊路、驅斥官軍、伊豫守護河野通盛遣探壹岐彦六郎、屢與官軍戰、和泉和田助朝欲應足利氏、有所要求、細川清氏與書曰、苟降本領如故、其所望地亦當白、公方閏月朔日有食之、十日、畠山義隆又以七千人來攻會湯川莊司某、及越智某、並叛出降、四條隆俊敗績走保阿瀬川、城尋湯淺石垣諸城陷、紀伊官軍不振、十二日、住吉社鳴動、社前楠樹無故而折、公卿聞之曰、官軍所恃惟楠、楠折則誰擁護、行



宮者僧忠雲曰神之示凶是天未喪王室也。錄此警懼修德。神必保佑。安知朝敵之不爲官軍哉。帝乃沐浴坐地以祈者一百日。與良親王奏曰。官軍日挫。請爲陛下下一戰。帝乃使赤松氏範及吉野十八鄉兵從之。與良親王既已領兵。志變氣驕。欲乘寇亂。并十八鄉。密遣使義詮定約。二十五日。帥步騎三千餘。登銀嶺。焚賀名生行宮。及卿士第宅。人莫能測。以爲奇計。詎敵既而告變者相繼。二十六日。帝乃使前關白師基將手餘騎討之。兵士望見。始知有反。謀忽。怨憤散留者五十餘人。氏範曰。見危而去不義也。率二十五騎與師基戰。一晝夜。身被數創。力盡而降。與良奔奈良。入讚其辱護良。也是冬。於吉野川。保谷爲村民遭害云。世人呼曰狂亂王。楠木正儀召還龍泉兵。僅留百餘人。設疑兵。賊不敢迫。至五十餘日。賊將土岐直氏謂部下戶藏尙守曰。吾望龍泉。上多烏鷲。是必虛城。兵法所謂飛鳥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試以部下特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八

取之。二十九日。急拔營。馳赴細川清氏聞之。疾驅直傳城門。旗卒遇險。不得前。清氏親攬先登。赤松範實相繼至。與直氏兵。彼柵而入。守兵果既遁。僅留麻卒百許人。不戰而潰。散賊乃火城而還。今川範氏。佐佐木信詮。陷平岩城。賊喜曰。吾能擒天子奪神器。八尾守將真木野某等棄城走。先是紀伊人久木八郎應畠山義深軍。五月朔。義深傳義詮命。與畠田莊川東地頭領家沙汰人關所。爲軍資。勵其功。八郎乃發兵。與官軍戰於檜平城。七日。細川清氏與和田助朝。以祖父助家邑而招之。於是父助氏發兵。會清氏宮尾軍。轉戰於橫山。卷尾。八日。畠山國清等合軍。攻赤坂城。楠木正儀欲棄城退保金剛山。和田正武曰。子知鼠乎。見人乃竄。世將笑曰。南人抗天下。而鼠聞而已。何不一戰。以挫賊鋒。然後退爲未晚也。乃選三百人。約以暗號。八日夜出。斫結城。駿河守營大戰。不克。而入令衆唱號。就坐作。有四賊卒雜焉。捕斬之。後光嚴院遣神祇權大

副藤波親世於伊勢大神宮參籠七日。禱天下泰平。人民愷樂。兵革靜謐。神器入京。王道淳素。武運金石。九日。赤坂城遂陷。楠木正儀走保金剛山。行在危駭。敵不復進攻。十二日。賜給旨阿波小屋平右衛門尉。獎勵其功。二十三日。畠山國清收兵還津津山營。二十七日。義詮撤尾崎陣。明日。班軍還京。細川清氏。土岐賴康等從。楠木正儀等亦出。金剛山。將復諸城。疲不能進。擊云。六月六日。北朝解嚴。七日。北朝以僧師鍊所編元亨釋書流傳天下。八日。北朝前內大臣德大寺公清死。十一日。京師火。義詮與書招島津氏久氏。久遂叛降。十三日。日向守護畠山直顯贈誓書曰。自今公私同心。以攘凶徒。二十一日。左馬權頭某託阿波金丸莊於菅生氏。資軍糧。菊池武安軍肥前神崎莊。遣族良武守廣大路松崎城。二十九日。少貳賴尙部將宗經。茂往攻武安與族武興等。自仁比山出救之。高木貞房龍造寺家平等發兵。會經茂軍。攻擊松崎。本吉余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五十

田諸城接仗累日。是月。我邊民侵高麗全羅道。又侵楊廣道。燒龍城等十餘縣。京師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李春富爲東江都兵馬使。百官助戰。學官從軍。震怖殊甚。秋七月三日。京師諜報。河內官軍復振。六日。細川清氏率師向河內。七日。肥前宗經茂逆。菊池武安等軍迫其陣。十四五町。而布營。移檄彼杵一揆來援。縱高木貞房龍造寺家平等攻柳川。余田諸城野戰數日。足利氏南侵將士不和。巷議紛囂。十三日。義詮遣佐佐木高氏往廉問其情。十四日。細川清氏既和泉和田上條領家職半於和田助朝。資軍糧。是日。足利氏驚擾將士旁午。散而復集。如此三日。初仁木義長仕尊氏。屢立戰功。爲參河伊勢伊賀等四國守護。食邑數百所。爲人兇殘。賞罰任意。驕恣特甚。嘗詣鶴岡。殺入於社中。又殺男山神人。其在伊勢。家占神戶三郡。祭主訴之。京師後光嚴院命尊氏下書責還。義長怒。祭主訴已。肆意漁獵於神路山五十鈴川。曾不經



意在京師侵奪細川清氏宅地清氏怒欲相攻尊氏和解而止又怒參河人星野行明在國擅屬清氏沒其邑又規奪土岐賴康佐佐木氏賴之邑以故諸將惡之義詮入寇也義長以兵三千出陣西宮欲自專功忌國清兵盛其沮敗國清先鋒戰于龍門山抵掌笑曰使汝諸軍露體脫走亦可以爲一快國清聞而惡之已還京師欲除義長引與義長相惡者細川清氏等晝夜酣讌寢至欽洽乃說之曰今日與諸君飲有何所慮僕西上實爲誅義長也彼本庸器濫得重賞踴有郡國而暴橫侈肆輕蔑將軍前日之役將軍陣尼崎二百餘日彼未嘗一謁聞南軍克則喜躍聞我軍挫則憂蹙不臣甚矣公等何不協力誅之以輔將軍三人素與義長有隙皆從之未發會楠木正儀和田正武出兵撤渡邊橋將攻畠田城義詮聞之大驚曰前日之功廢矣國清託防禦與清氏等率兵七千先馳赴四天王寺正儀正武還金剛山國清本無意與官

軍戰因駐寺中數日議返攻義長事播京師或告義長曰清氏等擁軍不進圖先除公也義長怫然輒還京說義詮曰聞國清清氏分兵至自四天王寺是欲藉口于臣而圖亂也請爲之備義詮給曰此說言也事若實我與卿誅之誰敢抗者義長大喜籍兵得七千餘人言曰國清十萬兵焉得若許精強乃遣姪賴夏率一千餘人守四條大宮遣弟賴勝于東寺率一千餘人火民屋勒兵自備恐義詮通意於國清與賴夏率兵護義詮第抑絕內外通義詮請自爲執事請給旨敕書討國清清氏十八日國清清氏等分道逼京師佐佐木高氏素惡義長擅權竊同其謀於是夜潛自側門入見義詮曰諸將所圖而將軍右之何也然諸將意亦不可測也不如潛出以觀變也臣既具馬騎于北門請乘之脫出臣今將入與義長語使彼不覺也乃從兵百餘外來就義長議軍事移時即義詮稱病發入臥帳內義長出義詮乃蒙婦人衣率親近三人間出

側門得高氏所具馬疾馳至西山谷堂義長不知就待女請曰明日敵必至將軍何不出見兵士侍女入告驚呼曰將軍不在義長大驚急閉四門索之子賴夏怒甚直入臥內蹂躪屏障罵曰吾侍此庸人誤矣明日義長兵聞義詮逃皆散去留者僅三百餘人義長笑曰羸弱逃亡甚善夜望見炬光絡繹來進大懼不知所爲聞道奔伊勢賴勝逃升後賴夏逃升波十九日義詮入京師清氏國清亦還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官軍聞之競興設燎於山聚舟於海賊懼曰攻以天下而不可克者和田楠木也吾輩不走無咎類矣和泉賊將細川業氏先逃紀伊湯淺亦逃河內賊將杉原周防棄畠田保水速城正儀急攻拔之根來僧徒守春日山城恩地費川諸族攻屠之湯河莊司陣鹿瀬將攻阿瀬川阿瀬川定佛山本某田邊別當某擊走之官軍大振京師震恐皆歸罪國清國清好著狐皮蔽腰時人惡之作狐媚歌譏之優倡兒女唱者滿街國清大

懼八月朔石清水神人相闘殺駒形神人牛瀬實阿彌於內殿四日畠山國清潛逃還鎌倉仁木義長部下參河守護代西鄉某與吉良滿貞舉兵于矢矧尾張人小川中務等應之築塞小川並扼其歸路國清開關僅而得歸石清水神人猶據社殿訴事於北朝十五日放生會參議辨官空旋歸二十九日義詮遣師伐仁木義長移檄伊勢佐藤藏人等曰義長蓄異心逃歸因今加兵伐之其戮力之九月五日京師火六日宣光門院薨十五日行幸住吉社以津守國量館爲行宮謀復京師先是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聞河內賊勢猖獗行在危殆欲入援未果於是官軍復振車駕西幸乃勅宗良親王舉信濃師西上帝賜和歌促之伊豆藤五加和能衣美斗波紋宇羅美表岐美正能古沙牟宗良上答歌和我伊曾久古巨呂志志羅波美麻志以信濃早寒水曾路冰雪人馬難通不果義詮使東寺長者覺雄修五壇法於其第小河中務爲土岐氏所破斬吉良滿貞

亦戰敗而降、仁木義長黨與日散、乃使叔父義住先歸順、二十八日、石塔賴房集伊賀伊勢兵推義住爲將、攻佐佐木氏賴于近江、氏賴以兵三百沿河水作三陣以待、而義住侮其兵寡、縱兵競進、氏賴迎戰、賴房大敗、將士五十餘人戰死、義住出降、降、北朝關白九條經教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近衛道嗣爲左大臣、以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鷹司冬通爲右大臣、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久我通相罷、權大納言三條公忠爲內大臣、公忠權大納言實忠之子也、仁木義長之逃歸也、姪賴夏歸居丹波、義詮召之、依違不至、責讓再三、陰有異圖、冬十月四日、義詮決議伐之、遣細川賴和率兵向丹波、十一月十七日、北朝右大臣鷹司冬通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洞院實夏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西園寺實俊兼右近衛大將、義詮遣佐佐木氏賴土岐賴康伐伊勢、二十五日、移檄佐藤藏人等發兵會軍、仁木義長據長野險禦之、十二月十二日、僧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五十六

慧玄寂、慧玄以大德寺妙超薦爲花園帝所、辟處妙心寺、帝晨昏就問法、慧玄機字高敞、不拘禮儀、貧素恬如、至霜降、爲製袈裟、客設浴、薪不足、慧玄曰、毀欄板有餘薪矣、衆摘茶遽雨、至慧玄曰、奈何、諸清衆伐樹就庫摘之、信濃高梨氏至京、以其俗緣來謁、見屋壞、謂侍者曰、盡葺補之、其資我當辦也、慧玄聞之、罵曰、俗漢來見則已、管我屋作什麼、其峭峻如此、北朝贈圓成佛心覺照國師、是歲鎌倉別將率石河妙圓光親攻越中赤田城、城兵扞禦、光親子光經等傷轉攻上田、妻有兩城而還、鎌倉早飢、疾疫流行、道殣相望、

十六年後光嚴院辛丑春正月、帝在佳吉行宮、二十三日、京師地震、二月三日、以宇治惟澄爲阿蘇大宮司、六日、土御門小路火、八日、長助法親王薨、大友氏時之起也、阿蘇大宮司宇治惟村陰應之出兵侵略諸邑、氏時爲報京師邀賞、惟村父惟澄亦懷貳豐後

井田鄉本屬島津氏、延元以來、數與大友氏爭訟、足利氏雖與島津氏不服、終爲惟澄所占、有於是、惟澄輒爲島津所訴、去年之臘、足利氏令氏時收還其地、惟澄不聽、尋附其入十二貫文於南鄉御靈、又訴征西府、請清理領邑、征西府獻籍、約明春必處治之、於是先以阿蘇社務職并神領等與惟澄如故、而義詮亦得氏時牒二十二日、褒惟澄功、許與領邑、以爲肥後守護、職命氏時曰、惟澄若不降、有不忠跡、即還肥後於鄉如故、惟澄又欲冠二子、請菊池武光名之、乃命曰、惟武、宇治氏惟村惟武兩黨相爭之端發于此、二十八日、道哲道准傳征西府命、修造肥前櫛田社、東肥前摩南方少貳賴尙遣子冬資來爭、龍造寺家經等應之、薩摩濫谷族等助島津氏、抗征西府軍、交戰踰年不熄、是月、京師數火、群盜劫掠一條氏第、傷殺家士、三月八日、醍醐寺火、如意輪堂五大堂等悉燼、二十日、名和氏高卒、長年之弟也、稱竹萬七郎、二十二日、北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五十八

侍讀文章博士菅原時親授後漢明帝紀於後光嚴院、乃補御書所別當、二十五日、懷良親王下令旨、還阿蘇社領肥後小河於大宮司惟澄、二十九日、京師火、延燒八十六町、是日、北朝改元、康安、大赦、發老如延文、但不除後、夏四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義詮以斯波氏經爲鎮西管領、與大隅薩摩筑後寺社本所之半租爲祿、十日、島津貞久代酒匂久景抗訴曰、靈祖忠久、文治三年九月九日、賜島津莊、日向大隅薩摩稱與三國也、右大將家下文炳然在焉、迨至建久、太宰祖武藤資賴賜筑前豐前肥前稱前三國、大友祖中原親能賜豐後肥後筑後稱後三國也、三人均領九州、各爲守護、固無勝劣也、及北條氏置鎮西管領、各割二國以假關東、亦無用捨也、建武一統、均還一州於三氏、乃今而有用捨、道鑑獨失面目、何也、盛者太宰筑後叛復降、乃兩國如故、畠山禮部叛、五年、道鑑蒙誅伐命、及復降、乃爲日向守護、道鑑終始一節、所樹亦多、

宜有抽賞。今如聞者除太宰大友島山分國外。隅薩筑後寺社本所之半。以與管領教書。已出抑道。鑑何罪。輒遣用捨乎。類歸八旬。餘命無幾。勤勞超眾。而無榮有辱。安得不痛恨。請以此奏聞。得繼前命。足利氏乃徵其文券議之。二十一日。仁木義長糧竭兵散。延遣使乞降。公卿皆曰。彼一降則伊賀伊勢皆爲我有。而伊勢國司北畠顯能亦強援矣。帝乃許之。顯能屢出兵。拯義長。行在將士竊相謂曰。敵之來降。皆詭詐耳。直義降而復叛。義詮降而事敗。其他直冬賴房時氏皆不可信。今義長受圍窘蹙。乞降何爲許之。彼兇驕貪欲。既背其主。何以竭忠於我。我多給地以飽其欲。何以待我。勳舊無乃養虎遺患歟。五月七日。宣政門院薨。十一日。奈良春日社南門前地陷二十四日。僧覺明寂會津人。年十七。爲叡山僧。八年至紀伊鷲峯。見法燈禪師悅之。詣其玄奧。遊於山羽信濃。應長元年入元從中峰於天目。去如天台。無見延置上座。歸杖錫至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

出雲宇賀莊。初雲樹寺。稱臨濟中興。會後醍醐帝幸伯耆。召抵行在。受衣鉢。賜國濟國師號。車駕還京。輒詣閭閻。問道勅菴瑞龍寺。固辭還山。正平初。靈鷲山僧強請之。乃起興寺宇。以報法燈。尋住妙光寺。尊氏直義爲欲擢寺。三請不肯就。夜竊逃去。尋帝召之行宮。受衣鉢戒法。加三光國師號。帝參禪問道之志甚篤。覺明不忍去。留于和泉高石帝爲建大雄寺。親臨落慶之寂。帝賜香幣。公卿會葬甚盛。內大臣花山院家賢作歌吊之。二十五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令旨於宇治惟澄。社務神領一如惟時例。乃使肥後守護菊池武光收郡浦小河下地還。惟澄是月。武光奉懷良親王。戰於日向。北朝左大臣近衛道嗣聞僧阿一博學。延講左傳。妮妮明晰。參議柳原忠光在坐。請曰。自今每筵必來聽矣。光明法皇勸崇光上皇召講。六月二日。召至菊亭。講舞典上皇甚悅。自是每月三次講尚書并杜詩。前關白二條良基亦延講玉屑及毛詩。京極高

秀亦陪聽之。京師甚憫文學。去年以來。疾疫益熾。都鄙死亡相繼。至每坊日斃四五人。諸國亦如此。惟富貴家不感染。六日後光嚴院。建醮感伏。見遺蹤親寫般若心經。納祇園社以禮之。八日。征西府聽深堀時勝歸順。先是近江守護人督租於坂田莊。與福壽寺人不肯輸土備六郎等率眾入莊。徵發因殺傷神人。燒村而還。與福寺僧徒怒訴足利氏。請捕縛致寺。以甘心焉。既而又入大國莊毆打。及傷神人尾藤成瀨等。僧徒益忿。遂將擁神木入京。九日。北朝命足利氏還坂田莊。若還行緩怠者。直催促之。而可。至大國莊事。則供僧所言爲無理。由以論難掌。得事寢二十日。地大震。盧舍摧倒。死者無算。阿波雪港海溢。漂沒居民。盧舍一千七百餘家。二十一日。北野社鳴動。地大震。二十二日。又大震。四天王寺金堂及奈良堂舍多壞。京師雨雪。人畜凍死。二十四日。又大震。河內最甚。官軍屯在天王寺。金堂倒。大塔空輪落。俗人承仕在廳等壓死。熊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二

野社及三山秘木石盡壞。二十五日。又震。二十七日。又大震。日向官軍自清瀧德政會共土持八郎等逆戰彼德。二十八日。北朝命大乘院孝覺等行最勝講宮中五日。畢聽孝覺牛車。是月。鎮西探題斯波氏經赴任。及發每船皆載倡婦。見者知其必敗。秋七月朔。京師地震三日。又大震。十日。勸觀心寺修如意輪法千遍。陀羅尼。願地震。先是菊池武光等大舉伐少貳賴尙陣於筑前長島山。徵發諸國兵。少貳賴國與松浦族等禦擊之。少貳冬資在肥前。率龍造寺家平家經等。方徇松浦大村。適聞筑前急。乃引兵救之。入怡土郡。攻加布利城。肥前深堀時勝等發兵會於長島。陣武光軍容益盛。十七日。賴國等引退。冬資陷加布利。合兵繕修飯盛。細室兩城。登油山而陣。十二日。山名時氏率三千騎攻美作。取奈義能仙。篠向。大見丈等九城。進圍倉懸城。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二日。少納言某傳旨於阿波大浦兵衛尉。褒戰功。二十四日。京師地大震。

難波浦海澄死者數百人阿波鳴戶潮瀾有一巨鼓見石上撞之以木聲震天地一色範氏馳使京師備報九州困難狀二十九日義詮與書曰此間卿苦心可知且勉之乃遣歸其使八月朔京師地震菊池武光等攻少貳冬資於細峯薄擊累日冬資力屈走保飯盛山武光進攻飯盛山六日陷之冬資走糟屋郡與大友氏時等軍合屯青柳武光急擊之七日氏時冬資等敗散走八日武光進勦殘兵自西鄉轉戰軍獻屋鬼津等勢大振十六日菊池武光遣守護代率深堀時勝等軍豐前規矩郡勦青柳殘徒十九日京師大風義詮遣佐佐木氏賴擊近江甲賀郡二十四日地震紀伊地裂諸國堂舍多倒修造四天王寺金堂是月我邊民饒高麗蔚州侵略梁州泗州宇治惟澄之復阿蘇社務也守護菊池武光命赤星武賢窪田武宗莅收社領郡浦小河等下地宇土道光名和顯興勾野鄉等不服抑不肯還守護以告征西府嚴令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四

收付社家於是社司往治則顯興小川宰顯貞率眾攻之傷雜掌毆祝惟澄抗訴曰歸順者復領地固爲定法今兵滅力疲請速清理尋甲佐神人亦訴曰小河諸邑後白河帝所寄進若不得命將動神興九月五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命於菊池武光督付之惟澄武光重遣守護代與武賢武宗俱往收地道光城郡浦顯興宰構寨小河拒之論靜征西府申令武光毀之十日赤松則祐與貞範等率兵二千援倉懸山名師義別將入百騎待之則祐等兄其兵寡將進擊之會阿保信禪等歸順將襲播磨則祐築法華山等五城守之遣使讓岐求援細川賴之是日賴之抵備前以兵寡不進中國情勢亦艱十三日和歌會初義詮之南侵屯尼崎近臣多以攝津守護赤松光範闕供頓爲言佐佐木高氏乃請義詮奪其職以自領細川清氏不直高氏爲光範請還補不聽備前福岡舊頓宮藤康之所領也坐事見削赤松則祐請而得之藤康後

屬清氏有戰功清氏請義詮還賜其邑義詮聽之則祐以高氏之婿恃其勢拒命不從加賀守護富樫高家死子竹童丸幼高氏欲奪其守護以與女婿斯波氏賴清氏不肯請義詮仍以竹童丸爲守護高氏憤歎爲清氏所沮抑思有報之會義詮命清氏七夕宴其宅爲七百番歌合清氏大喜盡心經營高氏聞之競飾居宅盛設茶菓奇觀要義詮邀已家義詮顧如佐佐木氏以故兩家相惡時清氏冠其二子於八幡宮八幡宮源氏之所宗祀以故義詮疑其蓄異志高氏知之以爲得便也會僧志一至自鎌倉數謁高氏高氏問曰頃間得何等施主志一曰相模守殿有所禱以願書被託得觀錢十萬稍以資旅食高氏逼求其書惡伊勢某示之義詮伊勢以其有義詮死基氏滅已有天下之言疑非清氏所爲匿而不通會義詮嬰疾高氏入見曰清氏阻將軍知邪曰未也召伊勢進其書義詮大懼命修解禪因度清氏必有所納于八幡宮訊諸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六

官司果得願書其文一如與志一者然自當時皆疑其非手書也義詮謂清氏與國清合謀將叛乃欲先誅清氏獨與高氏謀未決高氏恐禍及俄稱病赴有馬溫泉清氏不知將修佛事夜適天龍寺從士頗多於常義詮聞而大怖以爲謀洩二十二日夜遽率後光嚴院出走新熊野撤橋而守明蚤京師騷擾士馬旁午謂將軍討清氏清氏大驚遣使弟僧瑠啓義詮曰巷議紛紛始未測其由聞變遽還不意事由臣故也臣於將軍未有絲毫所負儼爲膺受所託枉害不辜非敢取笑於敵國終恐爲亂階也伏願事付有司窮覈虛實明施之罰臣甘就戮于藏門義詮不答清氏欲俟其來討自殺與弟賴和將氏從弟氏春等戒兵自備士眾集者七百義詮未能出兵清氏謂集兵于輩下恐致騷擾不如退而陳謝日哺火邸遂奔若狹若狹其領國也族黨追及途勸曰京師兵寡公以此眾何遠走邪清氏駐馬諭曰卿等謂我怯而走乎令我致戰焉



合備兵何足畏也。第願君臣之義死不可開。故欲退而一明冤耳。今行就死。亦不自惜。只恐議夫橫行將軍喪國無日。因慨然流涕。從兵悉沾襟。清氏又謝遣氏春將氏曰。我負罪逃竄。而弟等相從。友義之厚。感激無已。然弟等非獲罪於將軍。今日相從。死且有罪。請自是訣別。弟等敬奉將軍。認我冤。且存父祖之宗祀。是為兩全之策。二人固請從。清氏懇諭曰。今與弟等俱。則議者藉口。以取信於我。實叛也。二人不能已。還京。清氏走據小濱城。清氏初無叛意。但以高氏所開。故一旦迴避。庶幾乎義證有所回悟也。義證遂不察。二十四日。義證奉後光嚴院還京。清氏與今川貞世等。因招其弟直世。欲申理之。直世不肯往。清氏嘆曰。貞世若在。不使吾負冤至此也。貞世父範國聞之。說義證曰。賤息貞世與彼友善。急召貞世。就彼謀事。因刺殺之。則事不至大患。義證從之。遣使召貞世。貞世至三河。聞清氏逃乃馳至京。範國謂之曰。清氏實無異志。遣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八

遽却生此禍耳。吾觀入幡願文。筆蹟不似花押。尤可疑。吾聞彼信爾因詭言。緩一時之難也。或曰。佐佐木高氏與清氏相軋。因讒毀之。自是義證深信貞世。範國乃讓職而老。是日。鎮西探題斯波氏經抵備後。戰捷於淨土寺。尋義證命細川賴之。寄附得良鄉地。頭職氏經將向豐後。徵援九國。當時少貳新收薩隅。日亦不競。島津師久欲援豐後。乃發兵。由肥後路進。和泉下司政保。牛屎高元。馬越行家及葦北七浦諸族。聞戰路。擊破之。殺傷溫谷族數十人。師久遂巡。二十六日。義證遣丹波守護仁木義尹。擊細川清氏。去歲之役。以赤松光範為佐。佐木高氏所奪其攝津守護國人憤。怨楠木正儀和田正武。聞之曰。豈不可失。二十八日。師聚五百餘人。攝津。陣天神森高氏孫秀詮。詮在攝津。發兵千餘人。欲據神崎橋。拒之。守護代吉田嚴覺。盛氣言曰。赤松屢為彼所困。護罪將軍。主君新有其國。縱不能奪敵國。敵入境而不之殲。非唯取笑赤

松將何以報將軍秀詮氏。詮然之。率兵而進。途遇牧童。告曰。和田氏軍五百許。方過渡邊橋。嚴覺笑曰。縱楠木軍濟川。將併擊殲之。飲馬而息。正儀謀知之。使人行呼曰。南軍自西來矣。何不守橋。秀詮以為正儀。繞出軍後。乃回軍。徑田單列而行。正儀豫伏兵於路。阻泥澤。雨射賊兵。爭徑欲還。正儀正武。薄擊賊。驚潰。嚴覺先逃。撤中津橋。斷追兵。秀詮氏證踵至。不能渡。官軍追斬秀詮氏。證溺水者二百餘人。正儀命援之。給衣藥。遣歸。冬十月三日。斯波氏經抵豐後。駐營府中。移檄宇治。惟村等。募眾來援。是日。日向島山直顯。遣將貞總。助土持八郎等。與征西府軍戰。當時菊池武光自筑後引兵。伐肥後。南郡八日。足利基氏得京師。蜂起。南朝已開戰報。命中村彌次郎等。發兵上京。九日。義證遣斯波氏賴。仁木義尹。攻細川清氏。氏賴自越前。義尹自丹波。清氏聞之。笑曰。令力士數人持挺禦之足矣。乃遣死士八人於敦賀。縱火呼譟。氏賴先鋒朝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七十

潰走。氏賴怒而進。清氏留願宮。藤康守城。自帥眾五百出戰。藤康俄叛。從城後。延敵。清氏從士駭散。與賴和率殘兵五十騎走攝津。十六日。京師詔言。官軍與細川清氏入京。斯波氏經馳書島津資久等。由球摩路。擊菊池武光軍。二十六日。臨川寺火。仁木義尹攻細川清氏。清氏敗績。二十七日。奔叡山坂下。僧徒不納。乃赴宇治。兵可五十。遂赴和泉。堺。義證以石橋和義為若狹守護。今官名主。二十八日。足利基氏。禱天下靜謐於覺園寺。十一月四日。細川清氏因石塔賴房。歸順。清氏熱猛。從兵亦眾。帝及群臣皆悅。是日。山名時氏。拔倉縣城。並山陰四國。威震隣境。細川氏春起兵。淡路具戰艘。將攻義證。松山某起兵。攝津。據香下城。塞播磨路。京師大驚。義證以近畿皆應官軍。將徵兵東國。九日。北朝關白二條經教。罷以左大臣近衛道嗣為關白。十四日。京師地大震。二十一日。勅東寺長者。禁官軍甲乙人侵暴。東寺境域。二十三日。初。島山國清之



犯行在將士資糧乏絕多亡歸者國清已還鎌倉悉沒其食邑將士訴之不聽主吏偶啓其事輒黜罰之於是將士千餘人相率造足利基氏請罷國清基氏乃遣人數國清曰卿前日之役名攻吉野而實圖仁木義長也今復擅沒軍士食邑結其冤憤豈非欲激成兵端以亂國家乎卿罪惡已稔宜疾罷去勿爲滯滯不決坐取誅戮是日國清悞與諸弟及從士三百餘人走伊豆路宿小田原土肥掃部助來襲國清拒卻之遂入伊豆與二弟分據三津金山修禪寺三城初國清執事十餘年其妹爲基氏妻由是權勢薰灼關東將士莫不趨附及起兵之日無一人赴難者雖親舊亦多離叛糧食日乏欲計出奔恐無所容乃歎曰吾悔殺新田義興據城拒守二十六日基氏遣將往伐命波多野高通等發兵助之二十八日細川清氏因石塔賴房奏曰自通逃之臣歸罪于嗣下四方兵士爭效義舉者日多而敵將細川赤松與山名相持土岐佐佐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七十二

木與仁木相攻京師既無守兵又無援兵當此時臣與和田楠木協力復京師迎鑾輿不終日而辨矣帝召左馬頭楠木正儀問之對曰元弘以還王師復京凡五多不假師徒所苦威力不繼是以雖屢得之亦屢失之今欲取之不假清氏之力臣一人足以辦之只恐取之後不復能守也若耻棄之致戰則舉今版圖所有併失之臣愚未視其可也而行宮君臣皆戀故都是不以不從救關白教忠大納言四條隆俊權中納言日野邦光刑部卿石塔賴房相模守細川清氏左馬頭楠木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等大舉討足利義詮十二月三日官軍至四天王寺細川氏春率淡路兵至界浦先是赤松範實歸順至是率兵會官軍五日義詮自將軍東寺令佐佐木高秀陣忍常寺今川貞世陣山崎義詮禱戰捷於教王護國院七日眾議所向細川清氏曰京師之虛實僕素所審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怯懦易與必不抽一箭抗我也及戰洛中臣等直

衝中軍義詮何得全天下成敗在此一舉諸將竝進高秀貞世等果望風而潰走八日義詮奉後光嚴院走近江入武佐寺官軍入京師火義詮第京師復用正平號官軍充京師布營石塔賴房爲檢斷清氏營東寺義詮子春王猶幼爲從者所抱走南禪寺僧良芳匿之衣被中遂致赤松則祐則祐奉之白旗城佐佐木高氏將走酒掃其第大壺貯酒留二僧諷曰來者擒之已而楠木正儀來僧迎攝之清氏欲毀其第正儀不肯留鐵刀謝而去時人稱高氏老手博得正儀鐵刀傳以爲笑十一日南禪寺士發寂筑前博多人爲承天寺僧號乾峰至京師從佛國明魏等元弘際避亂上野佛寺寺偶失大般若經兩軸士登詣記寫之不差一字正平十年後光嚴院召清涼殿聽法十二日勅修七星如意輪法於河內觀心寺禱天下統一二十二日賜給旨三井寺完寺領二十三日楠木正儀錫河內剛琳寺緣夫臨時非課役如故仁木義長與土岐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七十四

賴康戰于伊勢仁木賴夏攻仁木義住于丹波敗退山名時氏自美作引軍還伯耆赤松範實又叛還播磨東西路塞諸將不至初朝議以清氏久爲義詮執事專握兵權威名素重授以將帥之任謂必當招徠士眾特樹大功也至是不血刃取京師走義詮而無一人來附者四方勤王師亦以路梗不得時進軍情危懼而賊兵日振二十四日義詮率諸軍發武佐赤松氏範由水路將犯行宮二十六日義詮先鋒至勢多赤松貞範則祐從播磨至兵庫分兵將犯行在二條師基帥諸將引還果如正儀言二十七日義詮大舉入京師官軍不能禦由宇治路退走議者謂中興諸將義貞兄弟爲之冠今義宗義治材武酷肖其父而帝不召之北國任以恢復乃任用狡詐反覆之徒王師何以振哉是月北朝以承鎮法親王復爲天台座主是歲大館氏清據關岡城與北畠顯能協力徇國中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三千三百七十六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十一

正平十七年後光嚴院  
貞治元年壬寅春正月帝在佳吉行宮四日後光嚴院自武佐成就寺抵石山寺明日如叡山御日吉社祝樹下成國家十一日佐竹義篤死年五十二初尊氏之叛義篤首以兵從及西奔弟師義從直義有殊功因受賞邑稱山入氏義篤東還募兵拒鎮守府軍其後汗馬勞甚多就僧疎石受禪學薙髮號淨喜十三日地大震震東大寺真言院十四日細川清氏從河內赴阿波拘伊豫土佐讚岐十七日後光嚴院遣神祇權大副藤波親世詣伊勢神宮納願文曰頃年海內不聊干戈頻動眾庶苦軍旅群臣迷邊邑自憶非質甚慙靈鑒受國十一載避京及三度是雖天道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七十八

今然猶歎時運不全淳素有志德化無實非得冥助安成素願自去十三日風痺相侵不得還內因閉機務庶應祈願速蒙神利二月十日後光嚴院還京御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實俊北山第權大納言花山院兼定等十餘人直衣隨從儀從非常鎮西探題斯波氏經在豐後大友氏時助其軍當此時征西府勢方盛日田出羽次郎父子歸順宇治惟澄亦絕足利氏足利氏因視其肥後守護以與氏時由是豐後進路塞氏時圖侵肥後筑後十五日與書阿蘇大宮司惟村曰方以肥後守護薦於京都必當有命且收菊池武光父子守富莊日田氏井田大佐井兩鄉以付卿請急舉趾來援當報京師請厚賞此誓佛神不敢食言也十九日北朝賜僧慧鑑慈威和尚號慧星客星並見先是足利基氏命岩松直國率白旗一揆上野藤家一揆與和田宮內少輔俱向伊豆神餘城攻畠山國清三月八日常陸中村定行等發兵來會十二日波多野高

道等陣古奈湯下迫三戶城縱兵鈔野伏伊豫河野通盛馳使京師報細川清氏至阿波十三日義詮命急與細川賴之協謀伐之薩摩郡司及若松諸氏應島津師久破征西府軍伊作族亦攻二階堂氏戰於池邊城二十五日斯波氏經馳書伊作族獎勵之二

十八日伊豆波多野高道中村定行等諸軍攻三戶城縱火薄戰城兵力拒三晝夜不拔河野通盛因久枝某要求細川賴之欲復伊豫守護及舊領夏四月二日賴之與書保其無他以趣出陣十四日伊豆三戶城陷二十一日後光嚴院還御土御門殿五月三日與福壽寺欲徒請北朝修春日社十日能登石動山戰賊軍不競乞兵吉見氏賴別軍向富來院攻木尾城十六日克之斯當來齋藤次十七日京師地震鳴動二十三日又震後屢震右近衛中將某傳征西府命於少貳賴尙還豐前節丸名田於宇佐大樂寺二十八日北朝勅東寺以丹波篠村新八幡宮屬鎮守八幡宮禱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

武一統六月十二日上杉憲英將兵往伐畠山國清於神餘城禱捷走湯山是月山名時氏帥眾五千入美作分兵略備前備中備前敵將皆城守不出備中杉山守將秋庭三郎輪城而降守護高師秀走備前保德倉備中皆降乃令富田直貞略備後將攻敵將宮兼信足利直冬帥眾五百從石見進援之陣備後宮內遣一僧誘諭兼信曰恢復期至諸將戮力足下獨何意不為相援計當今之士足倚賴者莫如足下若能伏義來歸則籍沒以下事當從所請兼信答曰佐殿若失勢來投僕將應之今近國皆應何待兼信且使者往來聞命之武夫未聞命曾徒無乃變形偵諜乎乃使人導僧巡視城中而逐之急發兵襲直冬直冬敗走直貞亦引還時氏遣師義略播磨路經但馬但馬諸城未降乃令小林重長獨進赤松直賴斷路重長轉入丹波仁木義尹出拒重長駐軍相持義詮以丹波近京師令石橋和義等擊重長重長奮曰吾決不生還

諸將畏其銳不進重長繩盡引還桃井直常舉兵信濃本國黎族野尻井口氏等應之奔赴日多將進攻富樫介能登加賀兵士三千餘來拒陣未成列直常掩擊大破之至夜直常欲議軍事潛赴井口城會加賀能登兵士三百餘來請降左右不知直常所在由是營中大騷擾失火降卒乘亂反擊斬獲二百餘人而歸直常在途顧視營壘火起以爲賊軍來襲將還拒之有敗卒急呼曰事敗矣請速走直常不知所爲遂走井口城秋七月三日興福寺僧徒嗽訴北朝因抑留寺僧徒法勝寺聽法華入講者明日北朝除左大辨柳原忠光氏遂停入講旬日復忠光氏十九日北朝命僧正良儼修六字明王法於宮中是日多武峯鳴動二十二日義詮建直義祠于天龍寺號大倉明神二十三日義詮以斯波義將爲執事初義詮以細川清氏屬官軍求其代而難其八先是斯波高經子氏叔娶佐佐木高氏女時高氏爲義詮所親重威權無二徵咸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二

希其意以執事擬氏賴義詮意亦嚮之而義將乃後妻所生高經鍾愛欲其得職乃密聽氏賴之短沮之盛稱義將爲人義詮性素無斷人之所言易聽從遂以義將爲執事時義將年僅十三高經代行其事氏賴孝順略通經史一日會親故曰吾資質庸劣不能盡父之歡深以爲憾嘗聞知子無如父父之不愛我也允宜自今之後若有大過則非特辱父而已延及祖先不孝孰大焉不如歸身釋門遂削髮入高野山從士切誓者二百七十人義詮愛其才屢召不出潛出高野隱下野二荒山義詮又使基氏召之不聽時人謂氏賴之不出惡父之無道也氏賴聞之曰以我不出故使非毀父於中外其罪不少遂還京師而不常在京數往居若狹以安父心後復入山云先是細川清氏進入讚岐氏春以談路兵三百餘至氏春弟信氏以讚岐兵五百餘至小笠原官內大輔以阿波兵三百餘至清氏乃以衆五千屯白峰城與楠木正儀約將略定

南海然後夾攻義詮細川賴之聞之從備中赴讚岐賴之清氏從弟也令其母給清氏曰吾固知子之罹讒毒無以自明而至此也然仁木細川前將軍呼爲股肱委任亦厚而子獨降敵奈不義之讒何若能幡然來歸吾將爲請復舊邑若不聽吾言吾且避去不忍相攻使者往返數次賴之得聞修歌津城徵兵山陽不復通問會飽浦信胤小笠原信濃守應清氏斷海路清氏兵日振乃令中院定氏守西長尾城秋七月二十三日賴之謂新開眞行曰今敵兵日益吾不速戰勢不可支吾遣汝爲攻西長尾清氏必分兵往援汝夜從間道潛還吾與汝乘虛攻清氏破之必矣眞行乃發縱火薄西長尾清氏果遣賴利信氏往援眞行夜潛回軍至白峯賴之亦帥兵至城後二十四日乘曉大城極峻峻便於拒守而清氏輕敵軍騎突出騎能屬者三十餘人所向摧靡清氏刀搥雙首縱橫馳突斬獲甚衆望見逃兵疾馳及之敵刺其馬清氏僞爲被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四

創將奔敵馬敵斫之清氏搏而投之敵從旁搏清氏亂刺遂被殺白峯陷賴利信氏比至西長尾知見欺轉轡馳還路遭眞行破之而去遭逃兵問狀泣曰主君歿矣望白峯皆敵旗乃走談路西長尾亦潰南海悉爲敵有賴之因留讚岐懷新四國中國人來歸者亦衆時城壁堅固士衆精強由清氏輕率少謀竟致敗歿自是四國悉陷于賊官軍露掠日縮時議惜焉清氏父和氏以尊氏佐命元功據有四國至是其家遂衰子昌氏嗣細川氏之勢移賴之家矣二十七日多武峯鳴動八月五日京師地震七日斯波氏經破征西府軍於豐前宇治惟村爲大友氏時所唆動遂叛應之修繕自守於是斯波氏經與氏時謀舉兵侵中豐前征西府守護代逆之三戰三敗是日守護代以下將士七十餘人死之餘衆皆降宇治氏使僧在氏時陣氏經作書報捷且令據險克守氏時亦報曰貴介語城中狀何悅過之當奮戮力也外間嘖嘖說菊池陰謀雖

不甚信若不豫虞恐有臨時之變故遣鶴原盛阿具告其情請善備之今豐前大捷國中略平山鹿麻生等舉旗香春松浦族兵亦發又得日向之報諸族與球麻兵謀將入八代諸方風動哉定在近請善圖焉氏經乃還豐後高崎城發兵守備十五日帝觀月於住吉行宮月色清明帝懷宗良親王久在信濃遙賜和歌曰位奴留比奈通須磨比乃阿使彼阿禮計利阿使夫加久和賀妻波當此時楠木正儀和田正武開清氏死須底能那勝登奈氣久仁議曰近日之勢不可坐視須一戰以振諸國官軍氣也乃以騎八百士兵數千軍神崎株瀨二處佐佐木高秀別將箕浦定俊率伊丹基長等火神崎橋以待十六日正儀等張弩火其營而潛兵涉三國渡遷出賊背賊謂北軍來援也天明顧視其旗皆菊水菊水者楠木氏號也而大驚走淨光寺城城中皆官軍賊聲震地賊皆奔散箕浦僅而脫去菊池武光自將入豐後攻探題斯波氏經於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六

是探題軍豐肥路絕宇治惟村方以兵糧料所要求氏經氏經未答於是恐其背二十八日贈書曰道路艱難不諳地理因意音耗實非本意也西境一賴卿力敵若迫我城毋候救援料所當進之但所望地以未知悉不報耳既安危相託苟請京師豈憂不聽乎請勉之九月七日老人星見菊池武光入府中九日斯波氏經遣土佐次郎於阿蘇謀開路若敵迫我城發兵來救既而肥後動搖宇治惟村不能防說矢部友知大野鞍岡諸族應己國人稍有通意者及豐後官軍退氏經乃分兵援惟村肥後北朝以權僧正深守爲法親王邦良親王之子也十日足利基氏自擊富山國清軍藉根山基氏詐遣使招降是日國清遂著僧衣出降遣弟義深于基氏營自留伊豆府菊池武光伐豐後駐營萬壽寺困斯波氏經當是時少貳賴尙薙髮而老二子冬資襲職復擾亂筑前十三日和歌會十四日武光遣收軍引還氏經遣志賀氏房等屯

大野鳥屋諸城基武光歸路武光抄路赴筑前十六日楠木正儀和田正武石塔賴房攻赤松光範多田部城火兵庫而還足利基氏將掩殺富山國清等遣兵梗路十七日夜有人告國清曰聞明日將有異處分國清輒目弟義熙僞爲近出令一奴持刀徒步奔藤澤佛寺寺僧給以馬二匹僧二人晝夜馳至京師義深聞之大驚詣結城直光請救死時基氏將撤陣還直光盛義深于大櫃穴底通氣擔而從證函後遂得脫去初義深密爲逃計其臣遊佐性阿知其狀欲令人不覺故與左右飲博戲笑以混其迹比行已遠事稍洩兵士忽至執之性阿乃披僧服而走道爲人所覺入逆旅而自殺譽田性意亦義深之臣走至駿河爲今川範國所執其子彌三郎往請代死性意見之謂非己子彌三郎固爭不已範國怒而兩釋之國清匿七條佛寺又去居宇治惡楠木正儀請歸順正儀卻而不奏遂寬大和山城之間而餓死義深亦走京師乞降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八

詮義詮許之二十一日菊池武光遣弟武義將城重隆等五千人往攻斯波氏經氏經使子松王丸率少貳賴尙大友氏時及宗像大宮司等七千人逆戰于長者原武義兵敗身被三創退里許重隆奮戰斬賊將對馬賴資資俊等四百餘級賊乃敗走時懷良親王在高良山武光迎之合原田秋月諸兵二萬三千進至豐後府氏經氏時退保高崎城賴尙保岡城宗像大宮司保宗像城武光駐軍豐後府分遣兵士攻之相持三歲是日義詮將救赤松光範率兵陣東寺遣斯波高經率諸將往攝津二十三日北朝改元貞治大赦天下以恒鎮法親王爲天台座主菊池武光既破少貳冬資等適肥前在國司筑前守報松浦族蜂起乃遣深江泰重等援之二十五日至福井賊收兵退是月細川賴之攻河野通朝於伊豫世田城京軍進至攝津官軍聞之渡川引還斯波高經駐朝倉佐佐木山中郡下諸氏兵成攝津乃班軍冬十月二日義詮自東



寺歸四日、北朝關白近衛道嗣罷左大臣、肥前松浦族復自鏡濱崎進入筑前、擊在國司氏軍於筑前、菊池武光遣深江泰重等援在國司五日、至福井、與在國司謀退據一貴寺高嶽以拒却之、城武顯亦率師戰於志磨郡七日、義詮以赤松則祐爲攝津守護、十一日地震、去年斯波氏經之爲鎮西探題也、賜薩摩筑後寺社領半濟島津貞久訴未決、氏經臨發又許以薩摩大隅筑後豐前及二島關所託將士軍資、細川賴之伐讚岐、亦侵奪貞久權無保、於是貞久并訴之、足利氏以事已經斷行、難輒變更、十七日、義詮命氏經權宜處之、命賴之還侵地、以犬友氏時請以宇治惟村爲肥後守護、二十一日、陸奧管領斯波直持以相馬胤賴爲東海道檢斷、十一月、筑前少貳冬資宗像氏俊等復起、三日、菊池武光率師逆戰於香椎大隈、其部將駐在豐後十日、斯波氏經遣志賀氏房等來攻、鬼塚左衛門次郎力戰死之、宇治惟村扼險、塞菊池豐後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九十

通路宇土河尻徒、竊通款探題筑前謀報松浦上下一揆、謀諭山侵入豐前諸族約相應、齊進博多宰府之戰、必在中旬矣、斯波氏經馳書以告惟村、惟村乃引兵赴入田、十五日、氏經又報曰、菊池武光將逃歸也、與大野軍謀謀絕路、備之、二十一日、武光擊少貳軍至筵打、二十四日、班軍博多、二十九日、大野軍志賀氏房等與菊池豐後軍戰、互有殺傷、齡年不決、離離、先是山名師義不得志、備前乃謀諭伯耆人播磨赤松直賴謀知塞大山險、但馬守護仁木賴勝修城以守、師義乃向丹波、仁木義尹盛軍而待、以丹波近京師也、義詮遣石橋和義、今川貞世、大島義高援義尹、是月和義赴若狹、令國中借權門半濟地全租、充丹波軍資、約役罷還之、如故、正平初、紀伊安宅莊豪族橋賴藤爲尊氏防、淡路海賊因得阿波竹原牛牧荳島諸莊、十四年、南朝招降爲備後守、與族周參見氏俱伐阿波、十二月朔、源某以南方關所并本所領、除大龍補廼

兩寺領外、與賴藤賞其戰功、令經略四國、二日地震、五日、大地震、十一日、北朝贈南禪寺士曇證廣智國師圓覺寺慧輪證佛地禪師十三日、菊池武光與書阿蘇大官司、往者所寄進、阿蘇嶽大般若轉讀料大野莊下村以本所歸順、綴還之、更以栢原村爲替地、十七日、足利直冬與石見白上鄉新本地頭職於周布兼氏、二十日、北朝內大臣三條公忠罷伊豫河野通盛爲僧士雲拾土居館剎善應寺、請其徒弟住長福寺者爲開山、二十四日、附久松方窪分門眞名河野土居分地頭職爲其料、二十七日、後光嚴院名第一子曰尊貞立爲親王、以右大臣鷹司冬通爲左大臣、前內大臣久我通相爲右大臣、足利基氏定鶴岡八幡宮禁令、凡社城諸谷爲民居、持太刀若乘馬出入社內、縱牛馬於瑞籬內、穢瑞籬外、持魚鳥往反社頭、寓兵士於供僧祠官宅、乘馬入雪下柵內、犯其一者處罪、是月前內大臣西園寺公重來奔、是歲自六月不雨至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九十二

是月京師水涸、近江湖涸、諸國大饑、我邊民焚高麗岳陽縣、十八年後光嚴院癸卯春正月、帝在往吉行宮、十一日和歌宴僧至孝寂、越前平昔人從智海禪師爲僧會中、不能頌頌、東遊三歲、聞師鍊住東福、乃往與問答、往返百轉、其言句唱酬、人天聳聽、每謂人曰、越人無性靈、惟鍾在我耳、元弘元年、舉南禪寺首座、後醍醐帝凌晨大雪、幸臨問法、尊氏之叔安國寺於諸州、以北禪寺爲京安國寺、以至孝爲開山、居寶幢院而寂、二十五日、盜入東寺金堂、剽中尊金箔而去、二十七日、河野通直起兵、伊豫攻湯月山城、拔之、進圍大空城、二十八日、北朝以足利義詮超任權大納言、從尊氏例也、晦、妙法院一品亮性法親王薨、是月、斯波氏經使其屬將愛智義成與宇都宮經景擊安心院美濃守、閏月十四日、京師地震、明日又震、十五日、官軍與吉良滿貞戰於三河竹島、傷天野眞景等、菊池武光自筑前引兵復伐豐後、斯波氏經守禦亟促大

友氏時兵氏時城守不肯出氏經憂苦馳書宇治惟村結託應援居兩旬氏時遣志賀氏房等塞肥後通路二十五日武光攻氏時於鳥屋城氏時苦戰拒之多死傷先是氏經亟促島津師久氏久兵師久爲和泉長保等所阻因移兵攻之戰結不解氏經遣長刑部少輔往觀具報薩摩困難大隅亦亂氏久不能赴援氏經求援周防大內弘世於是弘世渡海來援武光遂引還二十九日兵部卿邦世親王宮及白雲寺火天旱川湖二月四日京師地震山名師義頓軍丹波踰年和田繁實自京師往久觀軍容十二日還報敵不戰而引去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五日京郊醍醐民與山科民鬪互有死傷論日山科民報之縱火燒日野口小野民舍二十九日義詮奏後光嚴院勅權中納言御子左爲明撰和歌集縮紳多不服爲明義詮固請遂有此命是日後光嚴院臨記錄所聽越訴二十九日北朝以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洞院實夏爲內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九十四

臣足利基氏部將率常陸烟田時幹等擊征東府軍於下野是月頭兵至鎌倉夏四月十日細川賴之救大空河野通直退守高繩城又爲賴之所破叡山僧徒之訴足利氏以佐佐木氏賴放火燒村其族高滿殺神人處之罪而不得也謀擁神興入京足利氏固執爲失當却其訴既而義詮佐佐木高氏與氏賴俱得夢告而惶怖十三日義詮附阿田鄉地頭職於日吉十福寺社謝殺害付得樂名地頭職於根本中堂謝放火上杉憲顯爲鎌倉執事菊池武光之班軍也賊軍林慶豐後思肩無幾大內弘世引還斯波氏經不得駐軍遽渡海逃周防國府島津師久聞氏經在防府馳使請事氏經慌遽將還京師使還以報師久大驚五月二日復馳書氏經曰公苟至京九州蕩平事速審議濟師也我兄弟雖寡弱俱踏兩國連戰不携願遣廉直使者檢之且得教書徵發國人以成蕩平功是日義詮與書宇治惟村宇都宮經景等獎勵戰功而事

既去矣三日以五條賴遠爲兵部少輔十三日北朝命覺譽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宮中是月後光嚴院勅證佛光禪師曰圓滿常照國師佛國禪師曰應供廣濟國師義詮遣海老名備中守於鎌倉召足利基氏基氏辭不至六月十六日北朝關白近衛道嗣罷叙山徵馬上任於石清水領神人怒十七日擁神興入京棄去義詮奉安東寺鎮守殿命待所警固十九日京師良位有光入爲旱兆久我民入鳥羽鬪爭縱火燒寺利民家互有死傷居數日鳥羽民燒入我村報之右大臣久我通相邑也其別業燼通相怒二十日足利氏遣侍所兵燒鳥羽公文宅及民家二十六日北朝遷伊勢內宮神主於假殿二十七日北朝以前關白二條良基復爲關白二十九日北朝授足利義詮母赤橋登子從二位室淵川幸子從三位幸子義季之女也是月奈良春日山樹千六百餘株枯秋七月三日島津貞久死貞久自北條氏時難發號道鑑生子賴久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三百九十六

嗣稱川上氏後娶大友親時女生宗久師久氏久及乙壽自直冬亂師久當薩摩軍氏久當大隅軍是夏貞久以薩摩守護薩摩郡地頭河邊郡並諸島及薩摩讚岐兩豐等諸邑讓師久以大隅守護多爾島大隅寄郡及薩摩鹿兒島等讓氏久以薩摩永吉大隅百引筑前三奈木讓乙壽女爾福亦有分地死年八十餘島津氏從是分兩守護七日義詮罷若狹守護石橋和義以斯波義將代之十日京師物情騷然夜介武士宣言曰將軍逃矣諸將驚即集足利氏或謂佐佐木高氏等密謀擊斯波高經高經覺因自戒虞也十四日京師地震十五日京師復騷京極高秀石橋和義等戒嚴自備十九日佐佐木高氏家幸吉田秀仲自邸罷歸有人刺殺之高氏信任秀仲專用事因說高氏謀廢高秀立嫡孫幼若時高秀爲侍所聞之竊與所司代若宮左衛門尉謀除之是日若宮抵義詮第秀仲在邸理事夜罷過四條京極道場至常阿彌堂前

若宮觀而斃之、自至義詮告狀、八月二日、北朝前內大臣三條公秀死、四日、京師地震、十四日、北朝贈足利貞氏從一位、十六日、以後醍醐帝二十五忌辰、修法華八講於攝津莊嚴淨土寺、懷良親王統師發太宰府、二十日、右近衛中將某傳命於大鳥居法印等、訴訟當還府後決之、二十六日、先是上杉憲顯附直義、自薩摩山之敗奔於信濃、降南朝、足利基氏深思舊勳、乃宥其罪、招之、奪芳賀禪可越後守護、援憲顯禪可大怒、發兵攻憲顯、憲顯與戰數月、大敗之、禪可僅以身免、無幾、基氏徵還憲顯、爲執事、禪可益怒、聞憲顯赴鎌倉、出兵遮之、於上野板鼻、基氏大怒、親將兵將攻禪可、於宇都宮、禪可遣子高貞、高家邀擊是日、兩軍戰於武藏、皆林野、基氏曉捷多力、善揮大刀、戰數刻、刀毀缺如鋸、遂斬高家、退而慙、兵高貞顧報曰、吾族死者誰也、衆曰、駿河殿沒矣、高貞曰、弟死兄何以生、乃呼而進、基氏聞愛將木戶每氏、聞死大哭曰、彼每約與

我同死生、彼今已死矣、我豈忍食前言邪、乃提刀而進、衆皆奮從、戰益銳、基氏馬傷而斃、敵兵望之、爭進圍之、基氏揮刀斬殺無前、大高重成馳至、面贊其勇、以馬授基氏、基氏喜曰、昔源平之戰、後藤守長乘主馬而遁、卿之所爲、與彼相反、呼卿姓大剛、不亦可乎、兩軍交綏、高貞謂衆曰、吾兄入耶安在、衆指一鞍馬曰、此耶君所騎、高貞曰、鞍不離血、吾兄不死、意見擒也、吾復戰、岡本富高曰、橫白絲鑑者、基氏也、臣請搏之、嚴松直國覺之、勸基氏與已易甲、富高不知、進搏直國、直國士金井從旁搏富高、相刺而死、會日暮、敵兵引還、基氏進擊大敗之、進次小山、將攻宇都宮、氏綱會氏綱至、軍陳謝、且告禪可已懼罪、亡去、基氏乃還、鎌倉基氏謂入耶曰、汝能事我乎、曰、我家未嘗事二主、基氏怒其幼弱、放還之、人稱其寬裕、二十九日、石清水神興歸座、去年富田直貞之殉、備後也、江田廣澤三吉、徒應之、乃謀攻宮道仙、足利直冬、以石見兵來援、直冬

與道仙數戰不克、適吉川經秋使至、直冬將逃、轉令出兵迎、直冬去、直貞亦逃、山名時氏父子竟納降、足利氏九月、足利基氏駐營、足利二日、揭示、錄阿寺禁侵、暴令公文、所屬其公事、所役五日、常陸人烟、即時幹赴、足利軍偵報、宇都宮氏綱竊圖完繕、集兵六日、基氏命長沼憲秀、塞路擊之、九日、右近衛中將某、以筑前三奈木莊日向、依肥南北鄉地、頭職賜解、由次官五條賴元爲世祿、先是阿蘇大宮司攻豐後、入田小川二氏、陷數寨、是日、大藏卿某傳令旨褒獎其功、十日、菊池兵向野間、簇之原、正田兵四郎普戰、拒止之、義詮得備後捷書、是日、報小早川春平等曰、山名時氏亦納降、其境必平矣、十三日、此夜繼華歌宴、陸奧管領斯波直持、揭示飯野八幡社、禁軍兵甲乙人侵暴、犯者處罪、錄進其名、於是發兵、徇出羽、伊賀盛光遣子光政率兵會名取、陣乃進入出羽府中、高清水冬十一月九日、京師地震、十日、大風、辛丑之役、義詮走近

江也、以世傳兵甲、託東寺僧經助、及還失金、毀寶刀、於是義詮令東寺糾之、大僧都相懸明匠行賀等鞠治、停經助參仕、十一日、侍所捕獲其盜、經助即遁去、二十七日、京師大雪、五寒、十二月十三日、大內弘世與征西府豐前軍戰於柳城、官軍擊傷小野資政等、不克、二十九日、直冬以吉川經兼爲土佐守護、尋與長門岡部氏關所岩永、鄉伊北氏三原大島及出雲比伊鄉等地頭職、賞其功、年饑、僧妙葩爲細川賴之所請、就阿波補陀寺、躬光勝院住之、於是備饘粥、施貧人數日、賴之等效之、蘇息者多是、歲舟木賴尙歸順、屬北畠顯能、我邊民侵元、蓬州、十九年、後光嚴院、甲辰春正月、帝在往吉行宮和歌宴、二月朔、京師富小路三條火、左近衛中將某傳給旨、諭薩摩、澁谷重門、率族歸順、效功、七日、北朝內大臣洞院實夏罷左近衛大將、十六日、北朝遷皇大神宮于正殿、二十二年而成、外宮未成大內弘世之叛、

降于足利氏也。義詮悅曰：西國自是無憂矣。乃罷其長門守護。厚東宗。西使弘世領周防長門如故。宗西歸順。得征西府令旨。據豐前門司城。十九日。北朝內大臣洞院實夏罷。二十六日。後光嚴院臨記錄所垂簾聽雜訴。後數臨之。是月。懷良親王攻拔高崎城。三月十一日。行幸住吉社。從臣詠百首歌。十四日。北朝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實俊爲內大臣。前權大納言四條隆盛死。隆盛西大路隆政二子家稱、油小路又稱大官光嚴院立。以左近衛中將兼內藏頭用事。適使鎌倉喪父解職。及後醍醐帝還。退其位。光明院立。輒舉用。爲兩法皇所信任。十六日。山名時氏遣子氏冬時義至京師。先是時氏使人請義詮曰：臣與將軍舊無微嫌。今所以起兵將討佐木高氏以懲後耳。願將軍幸赦臣擅起兵罪。賜以臣所略定諸國。則效節如前日也。義詮喜曰：山名降則中國平。而西國益無患矣。乃赦之。因授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五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一

守護與若狹今富名主。時人嘲之曰：欲獲厚賞不如反覆仁木義長與佐佐木氏賴土岐賴康相持於伊勢五年。亦乞降義詮。悅曰：伊賀伊勢無患矣。義長遂叛。然兵力既衰。義詮不復授國。郡細川氏春、石塔賴房、上杉憲顯、吉良滿貞皆相繼叛。二十九日。北朝權大納言二條師良兼左近衛大將。良基之子也。是月。大內弘世率兵三千至豐後菊池。武光與厚東宗西逆擊敗之。弘世窘迫乞降。武光許之。弘世還周防。又叛。懼義詮怒。多齎貨財珍玩往京師。遍賂遺義詮左右。左右皆悅。我邊民以船二百隻。侵朝鮮慶尚道海岸。破全羅道兵馬使邊光秀。李善於伊作島。與全羅道巡禦使金鉉相遇。又擊破之。夏四月二十日。北朝民部卿御子左爲明上新拾遺和歌集。光嚴法皇幸丹波山國。感疫不豫。二十六日。足利基氏禱天下泰平於相模大山寺。五月二日。義詮北上山莊。成行。徙移式白柳原亭。九日。北野社供花僧鬪爭。血穢神殿。十五日。京畿

大雨洪水。是月。僧道祐鏤版清原氏所藏論語集解以傳于世。道祐足利氏之族也。幼而喪父。與母共居堺浦。薙髮爲僧。初學天台。後爲釋教如之徒。弟云：其書迨後流傳。清國錢曾者獲此大喜。謂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板云。六月七日。京師祇園靈會。義詮觸穢。臨侍所土岐直氏邸。穢穢觀之。小舍人與社僧諍。拔刀殺之。血灑神輿。神人怒。擁輿向義詮第。侍所武士介而禦之。神人弄輿於路而去。乃奉安旅所。京師霖雨。十四日。祇園神輿歸座。十五日。萬壽寺火。是夏。北朝勅鎌倉。置行宣政院。管十州。禪刹。北朝欲修法勝寺。八講興福寺僧徒有違言。遂停之。秋七月二日。修經供養七日。七夕。歌會。是日。光嚴院殂。於丹波山國莊常照寺。年五十二。薨。法名光智。光嚴院師僧疎石究禪旨。還自賀名生。益厭世故。不欲復接人間。屏居小倉山下。既而復還。伏見御光嚴院。以其密邇京師。臣僚候問不絕。乃盡屏侍從。獨從僧順覺。臺遊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

方而時人始莫之知也。行歷當時。戰爭地深。爲生靈悔罪。多所厭。憤及抵紀伊川。有危橋不可輒渡。躊躇久之。會武人數輩踵至。訶叱排院墜水。順覺投身而出之。被服透濕。肢體毀傷。順覺掩淚扶入野亭。更衣。往至高野山。有二僧迫至。拜跪謝罪。請執役自贖。蓋前日排院墜水者。院喻遣還之。固請不肯去。及夜院遣二人汲水與順覺。急出還。伏見途過賀名生行宮。謁帝共語。及戰事間。帝爲授淚。憤然及辭出。給以廐馬。不受。已還復居光嚴院。以來候者尙多。出至丹波山國。構菴居焉。至是殂。即葬其地。北朝輟朝五日。警固三關。停燕飲。作樂。美服。并年。阿蘇大宮司宇治惟澄。疾革。十日。作手印書。讓阿蘇四社領等。總領於長子。惟村讓阿蘇南鄉。及豐後大佐井四分一地。頭於季子。別當丸而聽總領命。尋卒。延元以來。惟澄與菊池武重兄弟協力爲官軍。甚有勳伐。及事稍定。征西府錄功較薄。不能無憾。己亥歲。少貳大友復嘯起。乘間招誘。因



懷貳不果而子惟村遂應大友惟澄使仲子惟武代理家事既而探題逃豐肥南藤惟村悔非數請和於是惟澄許之相見爲父子如初家人謂惟武者不甚服惟武背惟澄怒曰吾與惟村對顏惟武何怨抑惟村何罪吾將託後事宜勉以待瞑目也奈何我氣息猶存輒爲滋擾邪夫屬彼者盡族中老僕謂立惟村不如惟武易與因欲擁立自專耳惟武不覺敢犯不孝罪而不自悟乎彼附隨而出者蓋以謂如此則予不得讓後惟村也若惟武悔非改行則惟村宜扶持永存同胞親愛其附和之徒必將復歸宜宥之如主謀者亦克改則宥之書之與惟村宇治氏從是兄弟相爭二十六日安樂壽院火上野世良田義政許鎌倉命足利基氏遣兵伐之二十八日攻之於如來堂義政兄弟三人及梶原某等自殺乃收其邑江田鄉與岩松直國八月六日基氏禱天下泰平於伊豆三島社十二日雷震動解由小路京極二十五日山名時氏抵

京師將見義詮從者五百餘人夜竊入近衛烏丸邸九月三日以高野金剛寺金堂朽勅寄附紀伊三荷鄉修造之十一日京師地震十四日薩摩島津族伊作忠親遣使因坊門氏欲歸順以全本領任官是日聽之任下野守忠親宗久之子也京師洪水多盜冬十月十日僧圓旨寂越前人也修曹洞禪後醍醐帝時遊元十年而歸往來京師鎌倉興國中越前朝倉氏劍弘祥寺辟之至是建仁寺闕義詮迎圓旨圓旨力疾應之適重陽作詩曰今日黃花應笑我白頭扶病上東山病乃漸瘳診曰命在旦夕笑曰吾精神未耗尚可待三旬果如其言十五日大藏卿資世傳令旨宇治惟武襲父後初細川賴春敗於東寺臨死謂義詮曰惟得伊豫死且不朽義詮許諾從是細川氏與河野氏爭伊豫義詮尋以河野通盛爲周防守護細川賴之斬族清氏平阿讚是歲九月舉兵向伊豫河野通盛方病子通朝聞事急冒死日陣瀨田山禦戰賴之圍

之踰月十一月六日齋藤某背應賴之城陷通朝自殺僧抱其子德王間關逃是爲通義通盛已老薨廢閑居專修佛教於是病漸二十六日死十九日興福寺僧徒與春日神木入京訴越前守護斯波高經奪春日社封戶河口莊于北朝二十一日命移神木於長講堂二十年後光嚴院貞治四年乙巳春正月帝在往吉行宮二十六日前關白左大臣師基薨年六十五子教忠教基伊豫河野族奉主通義集兵於溫泉郡二十七日圍湯月城陷之斬城將細川天竺禪門等進攻大空城城將大祝莊林某發國人拒之細川賴之聞報將兵直赴道後通義棄大空而據高繩城是月京師屢火炮焰流行二月十一日足利義詮三條坊門萬里小路新第成徙之二十一日義詮使二階堂行光因內大臣西園寺實俊奏北朝當遣內裏請聖斷定其所乃下議群臣三月六日足利直冬收大內弘世周防

粗生鄉與吉川經世賞其功十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一條經通死日記有玉英一槓伊豫細川賴之聞河野通義於高繩城中不和十日城陷族人多降通義走保惠良嶮隘不容眾遣僧抵能美島說今國通任村上義弘等通任義弘輒往見通義曰與薄恩武家寧赴九州助官軍耳眾同之二人還以兵渡淺浦迎通義入能美島二十一日小笠原政長死二十八日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以宇治惟武爲阿蘇大官司夏四月十四日兵部卿邦世親王薨二十日京師限霜寒如冬是春我邊民侵高麗番相江華五月四日故尊氏夫人赤橋登子死年六十登子生義詮基氏薨髮得登眞院北朝停聽訟三十日初登子在病祇園神社巫女曰我祠無鳥居豈不記元弘擁護乎義詮乃命三寶院光濟建鳥居三基長二丈五尺直錢十貫伊豫河野通義遣使太宰府請歸順十日大藏某傳令旨聽之他建功二十日北朝贈故鎌倉執權正五位下



北條高時正四位下二十四日慶四天王寺金堂河野通堯已降  
征西府細川賴之偵知通條本玄菴發新居宇摩二郡兵攻村上  
義弘義弘走保新居說中子藤重藤重迎義弘於屋代島與能義  
島相通聲息會河野通遠有叛謀又阻風波因不得赴宰府六月  
二日北朝贈赤橋登子從一位十三日京師大水京師山科人竹  
鼻彈正遣兵燒園城寺所管關二十日園城寺燒彈正宅以報之  
有死傷二十三日後光嚴院以金泥青紙親寫提婆品賜足利義  
詮乃赦二十八日震猪熊秋七月五日天龍寺妙施奉崇光院命  
修光嚴院一年忌於大光明寺七日奉後光嚴院命修觀音懺法  
於天龍寺奉崇光院命建廟大光明寺剎大佛殿伊豫村上義弘  
與今岡通任謀河野通堯西下通任乃鑿船迎之通堯喜爲父子  
約二十七日與通任兄弟共發屋代島兵千七百船二百八十隻  
得能高畝從龜戶赴豐後菊池氏軍而通堯船至筑前大島乃報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十

宗像氏重八月三日抵太宰府謁懷良親王親王賜名通直令警  
固西海通任義弘還出敵強盛轉圜抵豐後投高田三郎通菊池  
武光擊大友氏時陣於竹長乃與三郎俱往助其軍十七日行宮  
火二十五日義詮寄付筑後橫溝及藤吉氏高瀬田於太宰府安  
樂寺禱天下靜謐九月十三日和歌會千葉氏胤死鎮西探題斯  
波氏經既敗歸尋義詮邊遷更遣澁川義行於是其將軍某軍大平  
馳使志布志山門院結託島津師久氏久師久乃遣子伊久抵軍  
義行悅因圖攻入代令部將昌和勸師久出兵爲援昌和遣僧間  
濟往說贈書曰今子之來當省報京師苟此役效忠慶被九州實  
天下靜謐之機也請善圖以報十七日義行移書薩摩澤谷重行  
等曰欲伐鎮西帥師方發宜應援勵功以報出雲國造孝宗與弟  
貞孝爭宗貞孝死子資孝繼冬十月抗訴足利氏曰我國造神主  
兩職自皇祖日向宿禰至資孝四十代每遭父喪乃赴神魂社紹

神火神水國衙案主祝子神子等皆集奏舞樂以傳神職也孝宗  
者五體不具父孝時之喪荷屍入棺拾遺骨觸穢不淨不可近神  
貞和二年本所維摩與孝宗戰吉田殿覺以報待所細川與州謂  
孝宗罪難逃而今乃敢欲于與造營神事望明裁黜之九日義詮  
以宗像大官司氏朝爲豐岐守護職十一月二十五日北朝以本  
國寺爲勸願寺十二月十一日萬壽寺僧令淳寂令淳就師鍊受  
禪學爲所器重常不離左右內外載籍無所不通建武初後醍醐  
帝召便殿問法問難數條因令淳作釋疑以進帝大悅海藏紀年  
錄亦其所著是月爲七百首和歌會四季歌合會又命諸臣上年  
中行事歌是冬諸國咳病行死亡多  
二十一年後光嚴院丙午春正月帝在佳吉行宮二月十七日以  
龜山帝忌辰帝冒雪幸莊嚴淨土寺修法華入講常陸香取神主  
中臣實雄與大中臣秀廣爭神主職久之不決三月四日藤原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十二

長者二條良基宣命實雄曰神主無殊罪者宜不改動以興社家  
全神事從是香取神主爲永住職初斯波高經之代子義將而決  
事也時人以其耆宿期其治平已而所爲多失人望初尊氏直義  
賦文武邑入五十分一充軍興費高經倍之如建武故事眾怨之  
義詮造坊門第謀諸將助工赤松則祐功緩高經謂奪其邑一所  
造五條橋佐佐木高氏范役徵京師戶租久而不成高經捐私金  
立成之高經張宴義詮家請諸將佐佐木高氏背約不往悉率京  
師倡優觀花大原野張設絳旗歌舞喧闐時人詆稱高經聞而銜  
之欲中以法時高氏不輸軍賦者二年高經乃奪其攝津守護削  
多田莊高氏怒與赤松則祐謀除高經潛誘諸將語之義詮義詮  
信之命佐佐木氏賴徵兵近江五日薩摩島津伊久襲父師久薩  
摩守護職十六日東大寺八幡宮神輿歸座是春疾疫尙盛死亡  
甚多京師稱春日神託書歌貼柱猶大般若札夏四月十六日菊

池武光與島津氏久軍戰於肥後日之岡斬其將種子島賴時先是武光與河野通直俱軍豐前小倉伊豫村上義弘今岡通任率兵會通直戰於今塔尾五月二十二日懷良親王命通直圖四國中國通直有歸心會大友氏攻豐後宮熊乃遣使求船征西府征西府因與草屋船三隻通直乃海路燒豐後白杵神寶守江周防禦以救官能通直請復伊豫守護并舊領朝議未裁是月得能諸族整舟師圖四國中國時傳雖川義行欲赴鎮西已到備後肥後宇治惟村遣使通志義行將進軍晦復書惟村以分國兵來會是月我邊民侵高圓深嶽縣番桐縣六月十三日京師大風真言院倒二十三日內大臣花山院家賢薨師賢之長子也建武二年爲侍從及亂起留在京師後光嚴院始立爲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無幾辭之趨行在歷右近衛大將陞內大臣號妙光寺善和歌子長親長賢僧元要秋七月朔日有食之災旱京師飢疫死者盈街

八月四日斯波高經入見義詮泣訴曰老臣果有罪一介賜死可何煩徵兵臣以不才忘私利公請禪所義不敢愛餘年唯恐將軍得殺者傳名耳義詮亦揮淚久之辭出義詮呼曰卿言我固知之矣吾亦爲衆所逼業已至此莫如之何也卿其爲我暫就國以避諸將之怒高經乃退既而佐佐木氏賴率兵入京師高經亦聚家族欲圖一決義詮使僧覺濟曉諭再三八日夜高經乃欲北走懼諸將迫盛夜遣二宮貞家帥兵大喊僞爲進攻狀義詮兵驚擾高經自火邸與執事義將侍所義種及義高三子俱北走貞家殿而去遲明迫騎及於長坂貞家秣馬呼曰吾不戰於京非畏公等懼將軍也今已出京何憚而不決死迫騎畏其勇引還十二日春日神木歸座關白二條良基左大臣鷹司冬平等伏地拜之步隨至八條十三日斯波高經至越前據袖山城使義將據栗屋城義詮基氏解嫌隙誓兄弟相讓至死不變十五日義詮納其書於六條

八幡宮二十三日北朝將修內裏後光嚴院避方忌於六條殿二十九日北朝以右大臣久我通相爲太政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俊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師良爲內大臣是月義詮以一色範光爲若狹守護九月三日勅賜祖通信本領并總領職於河野通直北朝改造貴布社九日北朝以右大臣西園寺實俊兼右近衛大將內大臣二條師良兼右近衛大將義詮欲遣山名氏冬佐佐木氏賴伐斯波高經命土岐賴康自美濃吉見氏賴自能登合兵攻之議未決尋以畠山義深爲越前守護春日神木之歸北朝藤原氏公卿或不扈從既而治之放權大納言三條實音藏人頭西大路隆仲氏者數月春日山木枯二千五百餘株二十日關白二條良基奏請北朝奉神樂於社七夜是月我邊民入高麗陽川縣奪漕船是秋伊勢神宮鳴動冬十月九日後光嚴院爲內裏修繕故奉內侍所避方忌於西園寺北山莊駐蹕十四

日京師春日烏丸火二十四日伊勢外官將行假殿遷官祠官常直與行藤園爭血灑供奉人衣冠儀遂不行義詮命攝津守護赤松光範伐冠新左衛門及芥河貞繼十一月十二日光範斬新左衛門致首侍所義詮欲與南朝講和以說行在前月議略成又與鎌倉謀是月後光嚴院使問其成否義詮奏將待鎌倉報而後決之十二月八日直冬以備後河立莊及備中石見關所與吉河證岐守賞其功九日勅以豐前多良木爲筑前住吉社造營料所十八日崇光院授琵琶啄木秘曲於大納言今出川公直是歲勅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率西州兵入援南部政行擊閉伊光親滅之高麗使者李夏生至對馬請弭海寇於宗氏二十二年後光嚴院貞治六年丁未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三日大和法輪寺火九日京師地震十六日北朝右大臣西園寺實俊罷右近衛大將二月二日京師地震河野通直族欲渡伊豫宇和郡船乏九

日、得能越前守先渡、雇大形某爲導、以小舟往復濟師、通直在小倉謀向、淡路沼島與小笠原族合、遣村上玉井諸士於扇防、或能氏兄弟以屋代島應之、燒怒和牟須岐二島、及新居津、細川賴之招降小笠原族、流言楠木正儀已降、因衆心解體乃引還、十日、右衛門佐某傳旨、勉薩摩澁谷重門、功宇治惟村、遣使京師、報肥後危急於足利氏、是日義詮復書曰、澁川義行方圖赴長門、急渡海、且耐忍待之、十三日北朝權大納言九條忠基兼右近衛大將、經教之子也、十六日京師地震大風、二十二日、盜傷北朝前中納言中御門宗重、高麗國王顯遣重中請大夫前典義令金一與萬戶左右衛保勝中郎將金龍檢校於重文、金龍於重文先至兵庫島致書曰、皇帝聖旨、徵征東行中書省、照得日本與本省所轄高麗地境水路相接、凡遇貴國飄風人物往往依理議送、不期自至、正十年庚寅有賊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前來、侵本省合浦等處、燒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十八

毀官廨、騷擾百姓、甚至殺害、經及一十餘年、海船不通、邊界居民不能寧處、蓋是島嶼居民、不懼官法、專務貪婪、潛地出海劫奪、尙慮貴國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隣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概管地面海島、嚴加禁治、毋使如前出境、作耗、本省府今差本職等一同馳驛、恭詣國主前啓、稟仍守、取日本國同文還省、閣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須議附者、一實起右剗附差去、萬戶金乙貴、千戶金龍等准之、三月三日、萩原內親王薨、夜北野社火、十三日後光嚴院與崇光院幸長講堂、駐蹕三日、十六日、高麗使至、天龍寺使僧妙葩接待、使節金龍等受衣鉢者二十五人、義詮使僧頓阿、遍求和歌、關白二條良基等公武僧俗男女二十三日、爲新玉津島社歌合、冷泉爲秀爲判者、社俊成所親、尊氏就後成宅址修之、以僧經賢爲別當云、二十六日、北朝內大臣二條師良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九日、天龍寺火、是月、我邊民侵

高麗江華府春、東國疾疫流行、夏四月二日、足利基氏臥病、誅安藤九郎等二十二人、曰、我死不出歲而叛者也、初諸將恃功驕展、動多異圖、至是莫不震懾、先是陸奧一方管領吉良滿家族治家、背滿家與一方管領斯波直持協謀伐之、治家誘小河時綱家人、侵擾高野郡、尾張宗義告急、鎌倉既而治家謀自率兵入名取郡、足利基氏命宗義伐小河氏兵五日、令結城顯朝助兩管領急伐、治家絕其根本、六日、高麗人三十餘至、嵯峨、又報餘衆多至、筑紫九日、京師稻荷祭、挽久世舞車、又清水寺地主祭、爲近江猿樂、因靜關殺之、十日、曉有光飛東北、先是京師每夜驚、是夜驚擾、運搬兵器於山名氏邸附近十八日、義詮與侍從參議世尊寺行忠至天龍寺雲居庵、見高麗使觀高麗舞、因使伶人被甲舞、北朝命醫師但馬道直建療病院、因欲發遣元船、課造船料於京郊、棟別十錢、二十六日、足利基氏死、年二十八、初尊氏直義密相讎、曰、義詮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

雖百誨不肯悛、恐難宰天下、彼雖失政、猶關東一致、則足守、護全國焉、宜擇兄弟立、鎌倉以護京師、乃遣基氏、基氏觀兵於入間河、六年、關東悉服、基氏素爲義詮所忌、東國諸將亦多怨義詮、往往勸基氏圖之、基氏峻拒不納、能修其職、使義詮無東顧之憂、基氏之力也、及訃至、京師人皆哀惜焉、或曰、基氏知義詮忌已、祈死於神以沒、及義滿立、問圖覺寺僧義堂曰、基氏有何嗜好、義堂曰、凡佛法政道管絃技藝無不好、然俗尚村田舞樂、則終身不一見、曰、何故、伯父大休寺公不愛戲場、以其妨政道也、義滿有愧色、基氏薦細川賴之於義詮、爲執事、基氏臨終託子氏滿於執事上、杉憲顯曰、謹奉京師約束、莫或倍畔、氏滿年甫九歲、憲顯盡心輔翼、關東倚安焉

論贊曰、足利基氏因北條氏之址、開府鎌倉、以管轄東國兵馬、守非其人、則易失之一失、鎌倉則京師動搖、基業不得必成、此

足利氏之巢穴而弱府之樞要也故置管領以鎮之深根固蒂可謂良圖基氏英邁有勇略善撫將士所向克捷威武大振故使義詮得安寢食其功不可沒矣然室町開幕府而鎌倉置管領政令兩出人懷去就足啓爭端也遂使其子氏滿孫滿兼起圍關之心賴有義滿善運籌略得無外患至於曾孫持氏鎌倉大亂而室町亦削弱日甚統軍國之政者可不鑒諸

齊藤馨曰古之人有定天下於一言而後世泯然不知其由者矣吾於足利基氏見之夫室町十三世之冊業尊氏創之而義詮繼之始以蕩略無紀之政而承以苟且因襲之弊士臣驕傲反者相踵若此而莫能爲之處置室町之爲室町未可知也而天下遂定於室町歷十三世之久者豈非基氏爲之哉何以爲之曰薦細川賴之是也天下未嘗無名馬也而唯伯樂能知千里之能未嘗無良材也而唯匠石能知棟梁之任故在人者亦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二

未嘗無材能智勇之士而非其君相有特識則不能知而用之也方室町之初天下乏人才列幕之臣非暴悍傲戾之武夫即鄙瑣庸劣之胥徒求一有知慮者而使當國家之務亦不可得然以余觀之非天下之無入才乃尊氏義詮之無識也苟有識則賴之之賢何待基氏而知之豈賴之愚於前而賢於後耶蓋尊氏義詮以賴之爲愚故賴之從而愚基氏以賴之爲賢故賴之從而賢也賢愚不在我而在彼故微基氏則吾見賴之之賢駢首於武夫胥徒之列而死也一薦之而輔少主綜幕政勦強臣之跋扈天下後世之所以一定而不搖者皆出於其區畫處置之餘是賴之功即基氏之功也蘇洵嘗論齊之亂而以爲亂之所由者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余亦論室町之亂而以爲亂之所由者不曰尊氏義詮而并曰義滿賴之而曰基氏也義滿爲室町之英主其設心處事迥出於父祖而賴之

三世元老叔父薦之先人託之鞠育之勞輔導之恩概出于其手而顧容區區之譏一旦斥逐雖悔而復之然不能盡其用是其識不足也而基氏少出在東宗家諸臣之賢否宜莫由悉知而深知賴之之賢則其識何如哉

二十七日先是義詮奏請南北混一于行宮是日中納言檢非違使別當葉室光資奉勅至京師二十九日至義詮第傳諭旨綸旨有以來降之禮許之文義詮聽然不奉勅和議遂破光資欲見關白二條良基義詮拒之五月二日光資還義詮贈劍馬怒甚曰七八月之間必以兵來攻十四日地震十九日高麗使節如奈良詣大佛殿等二十三日北朝議高麗國書以書辭失禮不報命遣歸其使先是桃井直常叛奔鎌倉及足利基氏死即薙髮二十六日至京師二十八日義詮使中澤掃部如入幡宮取去年所納誓書焚香拜讀以示諸將二十八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卒於筑前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四

三奈木賴元二年前薨髮號宗性年七十八子良遠二十九日義詮遣佐佐木高氏於鎌倉立基氏孤氏滿襲管領職六月朔北朝前內大臣洞院實夏死楠木正儀遣河內守護代河野邊駿河守使京師八日見義詮蓋燐和云九日侍所令川貞世代父範國爲引付頭人範國乃就國十二日震西山十四日河野邊駿河守還島津氏久戰於下大隅有稻荷奇瑞十七日修其祠賽之十九日京師地震二十三日左衛門督花山院長親修父一周忌帝賜和歌悼之二十五日京師地震先是南禪寺掛關東郊園城寺兒童過關不納稅關吏譏何因暴辱之明日三井僧徒往毀其兩關天龍東福萬壽諸寺僧皆怒欲嗽訴義詮遣長老制之二十六日今川貞世率土岐一色山名等兵燒園城寺所建關山四宮河原松坂三關義詮答高麗使以海賊所爲難速勦捕因付鐵馬綾絹等千使者遣之不送報書是日萬戶金乙千戶金龍發睦峨還安威



松田二氏送至神無驛遣天龍寺僧俱如高麗周年而歸義詮以其貨賄願諸將喪亂以來寺社本所領以行恩賞或爲料所軍兵甲乙人從所侵越者多足利氏數制不肯悞二十七日義詮親臨政所以布施雅樂松田三人爲奉行嚴勘查還之先自山城始命侍所遊行不服者重下教書命使節註進其在府者召喚諭之猶不服者收公所領發兵伐之使節緩急亦處罪又治三井寺暴舉收其三門跡領使若秋守護一色範光管轄北朝大驚以爲佛法衰微二十九日北朝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九條忠基轉左近衛大將少貳冬資入豐前據香春山陷若石副田諸營秋七月二日菊池武光攻拔香春冬資走若石亦潰五日崇光院親伏見殿義詮臨政所與二階堂行光小田安威及三奉行始措置寺社本所領先是石清水神人亦據社壇訴播磨神領是日議擁神輿入京師六日足利氏遣兵禦之八日上野守護上杉憲顯至京師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六

三日斯波高經死於園城中年六十三薨號道朝初高經爲守護累歲收國中寺社封戶之半分給家臣食邑併奪東大寺封戶河口莊僧徒嗾怒奉春日神木入京置高經宅前訴之後光嚴院命納神木於長講堂而廷臣咸懼高經無敢言者訟不斷三年既而怪異屢見時人爲之怖懼尋高經家火資財蕩盡高經忽然不以爲意隨燒隨作制度偕前居未幾罹禍人以爲神譴焉十九日前中務卿全仁親王薨二十日石清水神輿歸座是夏炎旱元國大亂吳人朱元璋建國稱吳已經四年是日吳使八人率我僧及刻版工在彼者而至館於離殿二十五日以五條賴治爲權少外記貢遠之子也二十九日義詮遣掃部頭攝津能直使往吉行在從者十餘騎圍城寺既與南禪寺構怨求援延曆寺延曆寺素嫉公武歸依禪教而台致衰微輒同之是日園城寺抗疏以訴又牒興福寺興福寺亦欲應之南禪寺乃以僧師錄所著續正法論呈

八月八日北朝與足利氏諸議治其訴因修最勝講院二宗心掃部頭攝津能直詣往吉行在帝賜察馬楠木正儀不見與和田正武俱餽馬及甲八日能直還京師尋後右大臣洞院實守以私如京師或謂竊謀譁和十二日京師地震十八日北朝修最勝講院於宮中興福寺別當僧正懷雅與延曆寺前僧正慈能爲證義園城寺以受足利氏譴不與焉明日第二席懷雅參內廳報山徒令退山徒允之南徒舉扇打其面輒拔刀相鬪山名時氏衛西門土岐賴康衛北門番衆少不能制南北衆徒戰於南庭橋樹下死者四人走昇殿猶鬪傷者百餘人觀者男女逃掖庭有負創至常御所者南徒逃走山徒追之而出宮中始安侍所今川貞世兵至昇出屍刑部卿橋知繁衣冠半修理職工洗官殿血二十一日京師地震二十七日北朝立上乘院主乘朝爲法親王關白二條良基罷以左大臣卿司冬道爲關白九月朔近江永源寺僧元光寂美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八

作人卯歲入京師從無爲禪師爲僧如鍾食專一山拈掌稱賞元應二年渡海入元登天目山謁中峯和尚尋訪諸耆宿嘉曆初歸寓長門三角建武初蹈跡於備作間十餘年遊於江濃甲正平十五年近江守護佐佐木氏賴請曰奧島雷溪我州山水眉目任師擇居焉元光入雷溪僻遠愜素心乃建永源寺光明院賜旨書足利基氏以東勝建長二寺請並不起十七年後光嚴院賜旨令住天龍寺妙葩寄書愆患元光力辭光明院賜書問馬大師即心即佛因緣對曰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此說之下問不容發雖然詔旨及再無所逃避陛下萬機餘暇一切時中將個即心即佛之四言置於宸襟起大疑憤勇猛精進舉覺提撕嘗聞大疑之下有大悟小疑之下有小悟疑來疑去忽爾疑情破則頓見本來面目法皇大悅寂後贈國應禪師號三日右大臣竹林院公重薨義詮聞斯波高經計乃解子義將等譴於是義將至京師四日



關義詮七日、細川賴之自讃岐率衆至京師二十九日、北朝右大臣西園寺實俊罷、以內大臣二條師良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三條實繼爲內大臣、實繼權大納言公秀之子也、十月二十五日、義詮許阿蘇大官司惟村社職神領等、二十六日、義詮病篤、使子義滿視政事、慮其尙幼、不能負荷、以細川賴之爲執事、當時賀其得入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左馬頭、超正五位下、年甫十歲、七日、義詮死、年三十八、稱寶德院、晚年居坊門第、世稱坊門殿、好和歌、今川貞世、畠山義深等諸將皆薙髮、論贊曰、足利義詮以幼弱鎮鎌倉、當源顯家率義旅而伐之、將佐皆以走爲上策、義詮不可、雖兵敗奔逃、而其志氣固有可稱者矣、及代叔父直義掌軍政、不能折衝禦侮、外而官軍乘間來討、內而諸將爭權相攻、魚爛糜沸、屢侮於外、其不失尊氏之堂構者、幸矣、然有知人之鑒、臨終擢細川賴之輔其孤、卒能興隆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三十

室町之基業較之鎌倉幕府再傳而亡、其規模大不侔矣、

安藝人吉川經任與族寺原安藝守、降守護武田氏信、二十六日、京師雷二十八日、北朝遷春日社主二十九日、細川賴之發僉約令五條、停年始引出物、各所雜掌事從僉約、禁精好、大口、織絹小袖、金裝鞍、中間以下金銀梅花盒等刀、直垂用絹裏絹腰、及烏帽懸賴之已、滯京師、遭義詮喪、伊豫河野族吉岡外山黨阻山保守者、乘虛攻陷陷數城、賊黨不能防、

二十三年後光嚴院戊申春正月、帝在佳吉行宮、十五日、後光嚴

院勅金剛密寺爲六代先帝、誦如法經於一心院、以爲例、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一日、北朝立崇光院、子榮仁爲親王、足利義滿獻義詮別業室町第於崇光院、二十八日、尊道法親王修鎮宅法、二月五日、崇光院自菊亭徙室町第、十八日、北朝改元應安、二十八日、桃井直常自京師逃歸越中、足利氏第屢有怪異、彗星見、征西

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大兵將入援、少貳大友諸軍、梗海路不果、三月不豫、十一日、帝崩于佳吉殿、年四十一、稱後村上院、帝天資溫恭、容貌端正、幼鎮東藩、入繼大統、雖偏安吉野、粗修舊典、恒以恢復爲心、親臨艱危、將士竭力、控制強敵、臨御三十年、征戰殆無虛日矣、論贊曰、延元中足利尊氏請降、後醍醐帝信而許之、既而被幽、僅得脫虎口而遜于吉野、正平中尊氏與弟直義構難、故爲緩兵之計、又請降帝許之、始焉猶可、再焉不可、然正平之事、其勢與延元異矣、足利義詮與父尊氏謀、卑辭厚幣、賂遺左右、以納款、帝明知其姦而許之、諱言還闕、其實襲之、挾以詐術、應以詭道、事之不成、孰不察之、蓋北轅之舉、出於一時之權略、而非萬全之謀、使新田義貞、楠正成猶在、則必不使主上有此行也、男山之變、雖能突圍、祝勝之矢、將中王肩、吁亦危矣、雖然、帝自幼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三千四百三十二

冲躬蹈行間、或赴邊徼之鎮、或涉風濤之險、風濤雨沐、冒犯矢石、自古未有、勤瘁如此、之天子也、故義旗一應、將士響應、四方勤王之師、敗而復振、嗚呼、此乃所以孝於先帝、而不失祖宗之舊物者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長慶天皇

館林 阿谷繁實修

長慶天皇諱寬成後村上帝第一子也興國四年生立爲親王幼觀放鷹于菜摘川有巨石負松賴待臣曰持致內廷持以獻上及還索之泣且不止侍臣承一小石著以松枝呈至進之若重不任帝曰不足侍臣詎曰向致此石常配不通有修驗者過咒之石忽變小臣復請再咒如舊修驗者曰前路多阨大乃難通臣然其言且持至耳帝色解曰憾不復喚修驗者來咒以小汝大虛言也衆服其慧皆謂德業可期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後村上帝崩帝卽位於佳吉行宮尋以皇弟熙成親王爲皇太弟既而帝遷御天野行宮皇弟遷吉野十三日崇光上皇幸六條殿遂幸萩原殿上皇勅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三十四

後光嚴院修懺法於禁中七日爲後伏見帝三三回忌兼爲足利義詮百日忌十六日後光嚴院葺結願二十一日北朝太政大臣久我通相罷足利義滿罷今川貞世侍所以弟仲秋代之貞世爲內談一方頭人夏四月六日上皇修別時於其宮追伏見帝年忌十五日義滿元服以細川賴之爲武藏守二十日葬後村上天皇于河內觀心寺繪尾山陵二十七日義滿蒞政所行評定始是月築河內大和諸砦以備北寇平一揆起兵據河越城足利氏滿與上杉憲顯攻滅之宇都宮又亂擊平之是月彗星見五月八日駿河守某以河內小高瀨莊軍勢分一揆分付觀心寺十一日石清水雨冠大如桃李十二日僧照源寂照源從僧正仲圓爲僧住叡山寺稱天台禪學獨步隱遁後歸淨土宗十四日北朝使青蓮院尊道法親王修七佛藥師法於禁中七日石山寺僧徒怨座主僧正果守六月十三日夜結衆斬殺坊人而幽果守十九日石清水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三十六

神人訴事謀擁神輿入京義滿制止之是月細川賴元陷河內入尾城秋山兵木野諸族死之閏月六日京師地震十三日河野通直攻天空城拔之衆多來屬二十三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命筑後淨土寺禁守護入部寺領叡山僧徒見南禪寺所呈續正法論怒三千衆徒抗疏請毀南禪寺禪院義滿不省僧徒謀發大神人毀南禪寺二十七日侍所遣兵却之僧徒憤懣京師數驚謂將擁神輿來秋七月朔衆徒重上疏三日北朝命與福寺僧正賴乘盛深行法勝寺八講天台宗不與焉四日上皇親法皇於伏見殿駐蹕五日叡山僧抵足利氏論難以動神輿迫之足利氏固執不聽七日細川賴之傳命大內弘世曰安藝國衛爲東寺修造料數賜救裁近年託騷亂守護人若國人任意抑妨甚不可然當寺修造殊宜嚴令其制違亂付國務於雜掌義滿奏北朝遣使諭叡山門跡十日叡山政所會議上答十一日義滿問僧徒將襲南禪寺遣兵衛之十二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征西官命肥後守護菊池武光曰守富莊地頭職半租爲甲佐社造營料二十年以來令河尻廣覺勘付社家及再未遵行其宜嚴令勘付以遂營作二十一日義滿請三門跡赴坂本諭衆徒衆徒不聽夜火照叡山連西坂本武士騷擾二十三日僧徒將以二十八日擁神輿向京叡山耆老八人詣朝以一山存亡迫請充裁明日又抵足利氏足利氏弗聽明日義滿奏朝請以聖斷諭山門二十六日右少辨宗顯傳勅三門跡曰山門訴訟方經僉議應有後命且勿動神輿僧徒得勅稍安是月新田義宗脇犀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足利氏滿遣上杉憲將上杉能憲來攻戰不利義宗戰死義治走出羽北朝欲聽叡山訴數諭義滿山名赤松佐佐木徒欲從旨細川賴之土岐賴康固拒之叡山耆老空歸僧徒憤懣議動神輿既而會月輪院與最勝院紛闕山徒分黨助之殺傷數百人因延遷謀以八月二十八日

動神與善老居間論止因不果二十九日僧徒屯西坂下赤松則祐陣於中賀茂山名時氏陣於糾河原佐佐木氏賴陣其南賴之賴康等皆在義滿第賴之兵屯皇居賴康屯高倉護皇居丑牌勅三門跡以罪作續正法論者論止之衆謂事已發遂其使神與入京舍二基於赤山諸軍不禦興過陣前眾滅篝火馳弓放不敢動僧徒訕曰畏神威不畏勅於是舍八王子十禪寺與於河合北野興於大室所祇園興於四條京極而去晦諸軍引歸乃奉還北野祇園興於社廊安赤山興於龜林寺河合興於祇園社足利氏停訟數日九月十五日上皇自伏見殿還室町殿十九日鎌倉執事上杉憲顯死於足利營年六十三長子能憲繼嗣氏女子憲方嗣女子憲春憲英爲應昇和氏憲賢憲榮冬十月三日賊攻信濃大河原城九日京師大雪十一日叡山西塔火十三日義滿定五山十刹以下住院則澠河義行久不得入鎮西宇治惟村孤立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三十八

滿議別遣大將二十四日細川賴之傳命惟村曰鎮西大將軍昭定近日將發且耐忍待之十一月右近衛大將北山院長親著源氏物語抄十二月十二日北朝立皇子熙平爲親王乃爲僧住圓滿院延元元年尊氏東上以安藝造果保寄付嚴島社正平九年義詮託之小早川氏平於是與嚴島神主爭氏平以訴義滿細川賴之傳命大內弘世制之神主謀毀氏平城因阻兵相戰二十六日義滿定與之氏平二氏爭戰不已晦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征夷大將軍義滿之還自播磨途過兵庫琵琶塚愛其佳景謂近侍曰汝等宜卑此地輪來於京衆奇其言年甫五歲聰明有偉度至是立初義詮臨終撫義滿謂執事細川賴之曰予汝一子幸能輔之指賴之謂義滿曰子汝一父謹勿違其教賴之由是深思輔導至廢寢食賴之既以遺託輔幼主內外望治乃選士之學行醇篤兼長武武者薦以充師友日啓沃善道至乃隱逸之士苟可以資其匡

益者必勤勤學之又作五箴授將士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評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內實險害外濫泊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拘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動搖同例之美自冀其進用及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其法者聽無貴賤無親疎互相告發告者則大有賞書以授義滿師友以爲標準伺察人物賴之猶憂茲邪未息乃使兒者六人著禮服佩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游狎談諧歌舞巧迎合其意名曰童坊又曰姦坊士大夫有類其行者則賴之密惡所親指爲士童坊聚辱之士大夫往往耻之折節者頗多諺諛之風大改世稱基氏善知人義詮善任人云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遺命輔幼主奉上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弱之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爲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

代英主哉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三宅綱明曰世多足以足利義詮爲庸劣之輩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嗣基也將死擇細川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賴之亦能盡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每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重吞南北如源賴朝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僭哉有邦者勿忽諸山縣續曰賴之之相義滿也屬正士屏後談制訓戒以顯士臣欲以匡君德爲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接坊二事則幾于好奇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爲勸戒也未聞教人爲不正事以正入心美風俗也且諛諂諂諛者人主之所悅若嬰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是欲僞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爲曷足以爲

美談邪

二十四年後光嚴院己酉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二日左兵衛督楠木正儀叛降是利義滿先是後村上帝崩正儀竊懷二心細川賴之乘機誘之正儀竟決策至是密送款是日義滿與書報之若秋金輪院僧攝城安賀莊拒守護命十五日守護代小笠原長房攻破之燒城入據焉二十二日義滿謁六條入幡宮是月石清水兩臺大如柚子二月七日義滿宣布楠木正儀降於和泉河內十一日義滿以土岐義行爲侍所始執事二十七日義滿禁俗人爲僧形及藏笠者僧以帽覆面者博奕雙六及四條立商等其他衣服刀鞍制如丁未令以加式目三月楠木正儀爲族人所攻細川賴之議救之十六日赤松光範等率兵而南十八日細川賴元等繼發於是民部大輔橋本正督攝和泉河內事二十日正儀不能守夜走攝津天王寺二十三日退屯板光範自天王寺引還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二

是役也舟木賴尙戰死賴尙土岐賴春孫賴夏之子也賴夏自少志勤王不欲屬足利氏遁居近江舟木別以舟木爲氏正平七年武藏野之役賴夏雖屬尊氏密通其機謀于新田氏故官軍得利十五年義詮之南犯也賴夏父子從在軍賴夏謂賴尙曰乃考以來雖從足利氏非其素志也汝宜出走以學義於是賴尙走伊勢從北畠顯能以三瀨之地險要且爲其祖先舊邑起兵取之築城以居至是死之義滿命常住院前大僧正良瑤修五壇法於其第當此時和泉守護陣於日根招徠國人和田助氏先抵軍二十八日北朝賜綸旨聽降叡山僧徒末條北朝措置議盡動神輿是日義滿使攝津能直因傳奏柳原忠光密奏事夏四月二日楠木正儀至京師夜見細川賴之明日謁義滿尋還河內叡山僧徒擁大宮神輿將捨之水飲耆老馳抑之北朝以義滿所奏示座主宮因諭不聽却逐座主七日座主還京報僧徒宣言明日擁神輿入京

權中納言橋本實澄家士至嵯峨民家掠財縱火燒村八日松尾祭駕輿丁與神人闘捨神輿而散走十二日桃井直常等復起越中拔松倉城據之二十日叡山僧徒擁日吉神輿四基向京師侍所土岐義行率兵數百陣法成寺角赤松氏兵陣三條河原餘兵未動細川賴之等諸將在義滿第佐佐木氏賴護衛皇宮賴之分兵助之申牌神輿已越河原僧徒介冑分隊擁輿吶喊而進義行不能防鼓聲漸近衆不知幾千直指皇宮前者近宮門後者猶在富小路東佐佐木氏賴植鹿角拒守僧徒爭之正門欲破而入不得向唐門而開互殺數人傷佐佐木高詮宮中無人氏賴獨入候玉座因安僧徒遂捨神輿而退自轉法輪大路北小路今小路等縱火而走適東風因得不延燒明朝安神輿於祇園社後光嚴院賜書前關白二條良基曰昨日之變諸門警固無至者惟賴崇永得無事可謂拔群之功矣衆徒謫惡超先縱縱火等行頗類朝敵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四

依一將之衛防百鬼之難元功無以謝宮中雖人多無可託力者心中察焉良基使三寶院光濟以告氏賴是日賀茂祭京民擲石闘於一條大路有死者衆蹂躪血而赴祭朝威凌夷率是類也二十日義滿以吉良滿貞爲一方內談是日始執事桃井直常等侵入能登吉見賴顯屯金丸族伊豫入道屯能登部拒戰五月三日左近衛少將傳中務卿宗良親王令旨納親王手寫法華經於肥後阿蘇社親王與懷良親王隔離是時遣使相贈答秋七月七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征西宮令旨於阿蘇大宮司惟武催促神事社役如故八日右馬助光興傳粟野三位中將命與阿波大島山穴吹莊數村於西山兵庫助十三日圓覺寺僧妙謙寂妙謙擲如意毬而養老去年執事上杉憲顯爲父道欽創國清寺請爲開山從是國清寺爲上杉氏檀越日吉七社神輿在京北朝憂之義滿因右大臣西園寺實俊奏後光嚴院請賜勅發南禪寺新造

樓門允之乃以告三門跡。僧徒謀歸座。二十七日京師地震。東寺講堂傾。二十八日義滿遣安威某率番匠毀南禪寺樓門。乃促神興歸座。僧徒曰。盡毀然後歸耳。八月三日毀南禪寺門。畢惟存柱耳。三條公忠曰。毀佛閣爲異事。山門生光禪宗失權。武家失政之所致也。早流定山。必不及此矣。山徒欲毀及礎。神人等奉神興歸。僧徒不從。自祇園社經出雲路。神人開殿殺花山院家士。傷勸修寺家士。宮仕僧死傷數人。初南禪寺建門。犯延曆寺地。以故激其怒。欲必毀之。入龍寺妙葩說細川賴之。因拒之。賴之許諾而勢不可於。是妙葩等京師禪寺長老皆退院。八月七日勅付和泉山中關於觀心寺。爲法華堂造營料。桃井直和等自能登轉職入加賀。軍平岡野國富檉城。吉見氏賴自越前金津引兵救之。十八日遣族賴顯率得江。得田。長野等兵戰於野野市。延富檉城。十七日義滿始修東寺講堂。付政所料東西九條女御田爲修理費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六

月二日夜京師大風雨。仁和寺觀音院太政官東門。眞言院等倒。三日鎌倉大風。大佛殿倒。至午而止。崇光上皇幸安樂光院修經供養。薦伏見帝忌辰。尊道法親王復天台座主。七日加賀桃井直和攻富腰明日。吉見氏賴乘虛衝平岡野直和不利。走保大野。往年興福寺兩門跡搆兵。闕也。平郡延專坊毀新院坊舍而取之。六方衆徒因欲使再造。以其爲一乘院坊人。故不服。衆憤。十二月日。搆兵而戰。踰月不解。二十日桃井直和敗於加賀大野。而屯宇多須山。吉見氏賴攻陷之。直和走保松根。數日不克。退保越中。千代樣氏賴進攻。二十四日復陷之。直和入松倉城。據守。越中。應氏賴者多。冬十月三日。前內大臣北畠顯能託伊勢南松本地頭於古和島族充兵糧料。義滿以上杉能憲爲伊豆守護。臘九日。鎌倉建長寺僧慈承寂。紀州玉津人。少讀孔老書。然無經世意。傳習釋典。悅之。因難收漫遊。終從僧疎石。二十餘年。號青山疎石學住。

甲斐慈林寺及疎石死。赴京師。後光嚴院召問宗要。日日參內。龍顧甚渥。令居天龍寺。固辭。後住等持寺。兩上皇及義持數就聽法。公卿諸將雁行入室。神苑光華。稱莫盛於此時。義建長寺罹災。及慈永住。乃復舊觀。義滿庶兄清祖爲僧。從受業。後奏請賜慈永號。曰佛觀禪師。赤松氏範起兵於攝津中島。應南朝義滿遣赤松則祐及光範往擊之。兩旬十日。氏範兵敗走保天王寺。氏範則祐弟又領有馬及備前右馬屋。光範範資之子也。奈其大方衆徒阻兵數月。衆居間講解。十六日一乘院約不復爭。延專坊出錢百貫。使學道衆毀其三坊舍。而衆徒處巨魁一人於重科。毀其住宅。得事釋初。北條時賴辟元僧道隆於鎌倉。建建長寺。因其西來庵爲祖塔。尋時宗辟祖元建圓覺寺。因以佛日庵爲檀那塔。道薦時宗焉。後道隆徒弟住圓覺寺。故建長寺修年忌於西來庵。則圓覺寺率衆徒往會。諷經因相沿成例。而佛日庵以兩寺大檀越俱會。諷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八

經既而兩寺互不相下。圓覺寺僧不甚欲會西來庵。至是遂不往。以故建長寺僧亦不會佛日庵也。因兩寺各訴足利氏。十五日細川賴之諭兩寺習例已久。不必紛議。互會兩庵。諷經。越中吉見氏賴率兵攻桃井氏於松倉城。二十五日勅金剛峯寺以紀伊大野鄉兵士米爲大門諸堂造營料。二十七日義滿以中條元威飯尾貞行爲恩賞奉行。晦後光嚴院避方忌。六條殿時法皇結庵近郊。閑居。是日竊往會焉。是月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屢與賊兵戰。至十二月十一日。以和泉八田莊平井成念關所。賜二見光遠橋本正督使。屬收地授之。四日北朝關白鷹司冬通罷。以右大臣二條師良爲關白。肥後河尻廣覺久抑守富莊地頭。職征西府。以其爲阿蘇社造營料。數命令還。二年前廣覺遂償二百文。猶有欠宇治惟武以訴。十三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令旨守護菊池武光。嚴密勘渡之。惟武告征西府。兄惟村盡將社家歷代證券。叛附敵。



征西府令宇土道光名和顯興具誓書陳其事由道光證其實顯興答謂不甚親昵以故不知先是伊豫河野通直齋新居宇麻郡生子山松木宇高等迎會細川賴元聞報往擊之通直分兵一條修理亮守生子山城居月餘通直陣於橫岡賴元陣鴨川岸福武相持踰月通直進陣滿願寺是夜襲北條不克明日退據鹿場高外木城屯額峯賴元來攻拒却之十六日城兵出戰大破賴元殺數百人日吉神興之歸也僧徒請足利氏改遣之足利氏因循弗果行十七日寂山爲停日吉祭二十二日雷九州探題久不定宇治惟村遣使報收細川賴之以稟義滿二十七日傳命報曰大將西下必無幾何聞勉詣謀以待焉越中吉見氏賴班師居兩旬山方六郎左衛門等據谷口莊應桃井氏二十八日氏賴遣兵攻之三日而陷十二月十九日北朝大納言今出川公直罷右近衛大將權中納言二條師嗣兼右近衛大將師嗣良基之子也是月細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五十

川賴之就附忠雲請兩朝講和不聽和田正武攻楠木正儀于赤坂去歲吳王朱元璋稱皇帝國號曰明先是彼地大亂方國珍張士誠等競起皆爲元璋所誅服諸豪亡命因結我邊民侵山東濱海諸縣是歲明主遣楊載至征西府贈書曰我國趙宋失馭北夷掠之凡百興憤中原擾攘爾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將正統間者山東奏倭兵數寇海邊故脩書特報臣則奉表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爲寇即命舟師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征西府不報山東溫台明州及福建沿海寇略依然

建德元年後光嚴院應安三年庚戌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八日山名時冬死二十五日足利氏侍所京極高秀內談始新田氏將馬淵某中村某等起兵武藏上野間二月九日鎌倉遣上杉朝宗伐破之追至信濃踰月還二月二十日菊池武政及大內弘幸戰于豐後鶴

崎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移居于太宰府三月十二日修法華八講于觀心寺薦後村上帝冥福十六日桃井直常更發兵遣子直和出長澤守護斯波義將併富樫昌家共來攻直和敗死餘衆走投松倉城尋又離散直常亡匿北朝內大臣三條實繼繼以關白右大臣二條師良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九條忠基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爲內大臣經顯權中納言定資之子也經顯爲上乳父特陞任之三條公忠曰名家爲相過分亦甚況勸修寺家而望丞相乎後醍醐帝乳父吉田定房任此豈據其例乎是帝每事放縱安可准哉去年和泉和田助氏之抵日根陣也及師罷削其邑之半是月助氏上言曰早參之人安堵本領以行恩賞是定法也助氏早參安堵後參且讚岐守貞行自中島陣降亦宜收半而全給之助氏獨否請賜一圓安堵給旨是月遷陣天野山是春細川賴之來犯河內官軍不利賴之留山名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五十二

清還京師夏四月三日懷良親王攻宮能佐伯兩城拔之大友氏時遁走四日信濃善光寺火九日義滿詣大條入幡宮北野社祇園社初北條氏置三番引付選評定三人爲其頭及足利氏增爲五番稱五方引付其頭稱內談頭人至是吉良滿貞細川業氏山名義理今川貞世仁木義長爲內談頭人五月宇都宮氏綱來犯紀伊紀伊官軍擊敗之六月七日佐佐木氏賴死年四十五難發稱崇承少就淨妙寺芳庭錄其師元光法語常不離身日炷香拜之三條公忠聞其計曰是在武人中稍撤佛神知道理今喪之天下衰微矣二十五日北朝付能登國衛於青蓮院爲祈禱料秋七月三日後光嚴院修宸筆入講於中殿四日追薦光嚴院七年忌辰五日宇都宮氏綱死于陣賊軍引還是月大和守越智家澄卒八月六日足利氏侍所京極高秀兼山門奉行十五日京師雷震前關白九條經敏第二人震死二十八日鎌倉地震九月二日關

東海嘯籙倉濱海蕩破飯島人戶三百餘稱富饒盡沒海先是九州少貳大友徒失勢亟請主將豐前宇都宮經景等留京師請甚力於是義滿以內談頭人今川貞世爲鎮西探題因歸遠江是日吉見氏賴代爲內談赤松則祐爲律師方頭人二十日駿河以東大風籙倉諸谷摧壞人多壓死田圃傷損諸國饑二十二日改元勅付和泉鳥取莊山中關半於觀心寺充法華堂造營費二十五日北朝右大辨葉室長宗弟長親與家士雙六因關殿爲所斬未殊衆殺家士二十七日聖尊法親王薨冬十月二日今川貞世自遠江至京師八日山城有赤氣見北方如燬十七日石清水神人訴事擁神與向京師社務榮清止之不聽數百人結徒發榮清遣人與戰於大渡神人遂棄神輿於七條西洞院而去乃奉安東寺若宮是月亮仁法親王薨十一月朔義滿承綸旨課山城國棟別壹匹修神泉苑垣七日有白黑氣又見北方北朝勅尊道法親王

修文珠八字護摩禱靜謐十九日北朝右大臣九條忠基罷左近衛大將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師嗣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兼定兼右近衛大將兼定大納言長定之子也薩摩知覽忠元死子忠泰請襲領於征西府二十一日前中納言某奉令旨命於族揖宿忠勝鮫島下野守臨交付其地如忠元讓狀二十六日少貳冬資發京師還鎮西二十九日石清水八幡宮歸座土岐賴康與細川賴之有隙京師浮言將戰騷擾累日十一月和田正武與其宗族俱討楠木正儀正儀戰敗復逃歸義滿義滿又發兵極之從是正儀自稱散位以令其衆十二月十二日勅修如意輪法於觀心寺禱天下太平寶祚延長土岐賴康將歸國修父道存年忌然衛細川賴之謬言必決戰然後當發京諸將多與之賴之隱忍不敢動賴康氣屈十五日還尾張人心始安時京師不肅六角堂有業唐繪裏押僧武人白日屠殺其家盡掠財賄而去

謂海老名士內藤某所爲也叡山之民稱理債橫行劫掠公卿第宅不敢避皇居咫尺無所憚勅座主雖嚴戒之不已十六日義滿令曰不用座主令其違勅也宜遣兵捕拿處之罪是日今川貞世赴鎮西是歲明主又遣葉州府同知趙秩至筑前守關者拒不納尋懷良親王延秩入秩所齎書有責其不臣語親王曰吾國處東索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趙姓者誑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今新天子使亦趙姓豈其裔耶亦將誑好語而襲我也秩曰我大明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於是禮遇秩遣僧祖往報且送還明台被掠七十餘口二年後光嚴院辛亥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二十二日足利義滿定五山十刹等住持職法曰康永之法嚴撰其器近年聽請託輒撓之先公申戒若有違犯舉違永不許其住院號宜格守此二月十八日足利氏滿詣圓覺寺見僧義堂於方丈義堂因勸學文曰

治天下國家無不以文先先君勤此願繼業無墜以副外護之望焉二十八日山名時氏死年七十三三條公忠曰無道之勇士亦令終且壽可謂大幸也夫時氏初爲伊豆守斬鹽冶高貞爲待所居但馬食因伯二州雖變解道靜尋黨足利直冬降南朝困京十餘年義詮招之約以所管如故於是兼丹波美作等守護長子師義任右衛門佐居伯耆難變號道興二子氏冬先死三子義理襲美作守護四子氏清襲丹波守護餘子猶多義子時義亦著是月菊池武光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謀復筑紫與今川貞世戰于鎮西三月十六日崇光上皇幸大條殿十九日京師地大震二十日後光嚴院立皇子緒仁爲親王二十三日地震是日後光嚴院讓位於緒仁親王是謂後圓融院母崇賢門院贈左大臣廣橋兼綱女也初後光嚴院託細川賴之以立子緒仁崇光院亦遣中納言藤原教光以子榮仁託賴之曰承久以來皇嗣每出武家

之意爾其斷之賴之難答之第曰非臣所知也既而緒仁即位初光嚴院以後深草會孫世傳長講堂領其他有法金剛院領尾張熱田社領播磨國衙等地皆後深草遺臣光嚴併領之以爲奉邑及光明院立光嚴番授其邑因約俾其傳之崇光院以及後光嚴院後遂致之崇光子孫及後光嚴遂仁崇光將立其子榮仁以傳奉邑而後光嚴更立其子緒仁由是崇光怨後光嚴遂大生猜隙群下亦各植黨相附關白左大臣二條師良右大臣九條忠基內大臣勘修寺經顯並如故經顯爲院別當權中納言柳原忠光爲執權稱崇光上皇曰本院後光嚴院曰新院新院聽政院中藏軍侵入河內而大庭關觀心寺請移關於中振二十八日勅允之乃下守護施行二十九日北朝以大藏卿東坊城長綱治部卿菅原時親爲後圓融院侍讀閏月六日後圓融院尊新院曰太上天皇九日義滿以法印賴印爲上野榛名山座主二十一日後光嚴上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五十八

皇幸於西園寺氏北山第夏四月五日山城美豆御牧中村尙惠率黨侵石清水欲據社壇社務法印梁清南門警固拒之賊自西門入放火中寶殿院祝救之爲所殺殿司移神體於若宮祠祠司坊人漸集禦戰於社頭賊走入中寶殿自殺神座即毀辟板引出血灑神帳乃洗滌奉神主於西殿五月六日京師大雨洪水義滿使楠木正儀還河內圖吉野細川賴之請發諸國兵援之諸將以爲正儀不能自保河內而來奔矧南嚮乎必無利也已至淀川稍留不肯渡賴之固執前議不撓衆議多沮之賴之忿十九日辭職赴西山西芳寺義滿馳往止之赤松則祐等亦往賴之自路引還六月三日北朝遣入幡社務駿河小路梁清免其職以平等王院會清代之二十二日賊軍大舉侵攝津細川賴元等與楠木正儀俱渡放手富山一色土岐等渡釜渡石堂仁木佐佐木赤松等渡渡邊而進先是今川貞世率宇都宮經景等上途兵僅三百餘淹

留中國集兵未得進義滿趣周防大內弘世等發兵弘世乃發兵四千助之子義弘年甫十六亦從軍二十六日貞世遣子義範將氏能等發船於備後尾路津先發向豐後秋七月二日夜今川義範兵船上豐後高崎足利氏諸將率皆貪暴驕悍叛亂相踵唯貞世頗爲廉謹交範國欲以駿河與之貞世讓之兄範氏範氏死復讓於兄子氏家氏家無子欲傳國貞世子貞臣貞世不受讓之氏家弟泰範細川賴之深嘉歎之遂委以西海軍事於是義滿內有賴之外有貞世薛威大振四日清蓮院僧圓明房等率兵攻妙法院僧行泉坊某等於御木莊敗退是日崇光上皇幸伏見殿修光嚴院年忌六日北朝復遷石清水神體於若宮乃撤舊殿九日造營始十二日北朝內大臣勘修寺經顯罷日吉神興久不造近江守護以叡山領租充役伊勢資終不還叡山憤懣十三日閉祇園社門十四日北朝前太政大臣久我通相死十八日飛驒國司坊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六十

門家綱應桃井直常與俱率兵入越中大與守護兵戰互有死傷直常不克轉向後位莊與能登守護代戰二十三日今川義範自豐後高崎引兵向國東郡乘夜襲菊池部將平賀新左衛門尉塞田原氏能斬平賀彥次郎等竟復國東鄉二十五日後光嚴院幸前左大臣二條良基明日還宮越中守護斯波義將聞桃井直常復起二十六日發兵還國旬餘直常夜引還家綱與弟尹綱以百餘人降於義將軍家綱小一條師尹之裔祖賴基生高基建武初爲飛驒國司仕北朝爲侍從生家綱八月朔足利氏評定衆安威性威死三日京師大雷四日北朝遣使遷天龍寺入幡宮神體於正殿六日伊倉宮及菊池武光等大舉攻今川義範於豐後高崎城義範與大友田原諸氏力拒交戰百餘度踰年不陷是日南侵賊山名石堂一色佐佐木赤松等自攝津引還稱南方平細川賴元亦班軍十三日行在還內大臣四條隆俊與和田正武等俱

政楠木正儀於河內十六日以後醍醐帝三十三周忌辰修行法會于攝津藥仙寺二十六日京師地震明日又震二十八日細川賴之復遣賴元援楠木正儀九月十四日因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所請以先皇三宮良成親王往嗣其職稱鎮西宮後將軍官是也懷良老入代十七日日野教光家士觀田樂於若倉寺醉與僧徒開毘正明孝齋藤五郎死薩摩守俊重傷是月有赤氣見冬十月初細川賴之傳命佐佐木族伐官軍三日四條隆俊軍渡攝津河而進赤松則祐父子在有馬四日往援細川賴元六日義滿修德政決行社寺滯訴十五日後光嚴院幸北山第修妙音講因駐蹕明日幸廣橋二位局家等遊覽四日而還上杉能憲建報恩寺於鎌倉北谷謂僧周信爲住職二十日山名師義復至京師二十四日以細川賴之爲相模寺爲入幡宮造國司以樞大納言洞院實守爲上卿義滿遣吉見氏賴赤松義則爲造營總奉行圓融

院將以來月二十五日即位下院宣於義滿課段錢諸國十一月朔義滿詣議且起債京師土倉倉別三十貫酒壺別二百文以進調辦俟段錢五日四條隆俊軍敗於河內其破城湯淺族等死者百餘人隆俊引還僧妙葩已辭南禪寺義滿將復南禪寺舊規細川賴之叩妙葩丈室再三妙葩堅閉不出賴之忿而歸十五日妙葩逃丹後作詩曰一鉢生涯天地寬滿身風雪幾雲山多年苦屈今方述鐵樹也領春上顏十六日賴之赴三會院議調和徒弟悉稱疾不至十七日義滿遣奉行依田松田二氏至天龍寺削妙葩徒弟二百三十餘人籍於是京郊諸寺徒弟相率而散乃命僧通徹往雲居庵自毀南禪寺門賴之妙葩構恨者五外間或謂賴之使使逐妙葩物議囂然二十二日圓融院幸柳原第駐蹕三日習即位禮二十五日義滿始以伊勢貞繼爲院奉行二十八日攝津西宮番匠殺所襲女火家而逃延燒八百餘家祠壇僅免二十九

日赤松則祐死年六十一爲僧名妙善爲權律師稱帥律師仕護良親王共舉事後應足利氏甚有武功領攝津有馬山口畑諸莊有馬出溫泉爲京貴遊遊地因構別莊居焉是月京師咳病行賁賤盡病先是九條經教弟教尊爲大乘院門主以經教子教信爲法嗣去年稱教尊發狂疾廢之處菩提山立教信既而九條家謂教尊疾痊因復其門主令教信退爲徒弟教信弗聽經教絕之教信怨一乘院實玄助教尊兩院因爲兵備於是大方衆徒與學侶會議曰一乘院集弓矢濫以寺用託軍兵又藥師寺別當職爲源氏門跡領輒憑勢奪之其所爲多似此者大乘院以不孝子管領門跡不務佛事而務兵皆不得不廢焉兩院若戰其先發者我敵也當戮力制之使兩院毀城撤兵不聽八月衆徒學侶集樸木遂介冑防暴請京師改兩門主且修移殿以俟命翌月實玄與教信行成曰不復助實玄當同心治衆徒學侶叛從是兩院與衆徒學

侶飛藥接戰京師亦不改兩門主衆徒學侶憤激謀動神木義滿使兩院警備春日社衆徒學侶聞一乘院兵衛壯也乃募兵國中國人翁應義滿撤去宇治橋衆徒學侶遣兵守大渡塞木津將由別路進十二月朔北朝奏可改兩門主議令義滿以諭衆徒不及神木已動二日自大渡向京師前關白二條良基告義滿拒止之頃者細川賴之與良基不愜辭不能於是武士不敢支吾神木入長講堂是日衆徒攻一乘院關戰圓融院不可舉行即位甚憂之義滿奏當竭力成其歸座君臣稍安五日勅廢實玄教信命近衛家選後任十一日發一社奉幣使行石清水遷宮十二日六方衆徒攻大乘院一乘院實玄教信縱火房舍出奔自春日神木掃遷北朝藤原氏公卿盡回避不與朝議院執權柳原忠光與藏人辨廣橋仲光猶辨即位并造宮事左中辨土御門宣方與石清水遷宮衆徒怒劾奏十三日削其氏衆徒燒實玄教信黨醫師越前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六十五

守備中房及僧行恩等宅十五日後光嚴上皇召勸修寺寬胤法親王修如法愛染王法興福寺眾徒請流實玄教信又以僧正光濟宋緣受一乘院貨賂雍蔽公武不改門主并處之流眾徒索怒院執權柳原忠光藏人辨廣橋仲光援一乘院實玄至是二人謀移神木於大原而舉行大禮滋怒十七日神人奉神木數本納二人第號曰神寶忠光立庭辨其虛傳眾不肯聽洗牀救延懸之中門壁拍手祝告而去仲光第亦然忠光迎神祇官僚於第間所措吉田兼熙曰不可同居若無別棟家宜避徙他神人既稱神寶不必供物與燈忠光曰供夜燈奈何兼熙曰敬神爾何不可哉惟戒勿動神木焉忠光悅諾乃假燈於吉田社而供之去徙家士北小路宗覺家仲光徙近衛家候人安藝以高弁送告文於奈具表其無他十九日今川貞世整舟橫渡海向豐前宇都宮經景爲先導二十三日北朝遣使檢日吉神與二十四日少貳賴尙死年七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六十六

入春日神木在京藤原氏公卿不出視事二十六日還任前權中納言平親顯明日爲上卿發伊勢例幣使今河仲秋舟師抵肥前松浦津彼梓人深堀時廣等以兵迎之二十七日入塚崎莊牟留井城晦北朝參議萬里小路嗣房當神木在京日傳奏八幡宮遷宮事因削氏是日復柳原忠光氏神人奉神寶還六條殿是歲懷良親王使僧如瑤聘于明明主元璋見如瑤門本邦風俗節物瑤賦詩以對曰國此中原國人加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盞菊新酒金刀贈銀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明主大感賞我邊民侵高麗

文中元年後醍醐院壬子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三日先是今川貞世已上豐前是日菊池武光等解豐後高崎城圍引軍赴於太宰府恒銀法親王暴薨十一日足利義滿以齋藤基能加評定衆爲恩賞奉行十五日探題兵攻筑前赤坂後光嚴院勸前關白近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六十七

衛道嗣諱興福寺僧正盛深僧都隆圓欲復廣橋仲光氏六方眾徒會議要求告文仲光如其言眾徒意釋二十一日道嗣以奏院大悅明日以盛深爲興福寺別當太政官下符治部省令前僧正賴乘權大僧都覺成權少僧都實玄僧教信等七人還俗改實玄名路峰常流之伊豆教信名機部濱行流之士佐賴乘名池田浪滋流隱岐覺成名岸田門里流佐渡等有差眾徒欲必處三寶院光濟等於罪不可明日又放柳原忠光氏遂不續仲光氏義滿以山名時義爲小侍所司是月和歌宴梶井門跡無主二月六日北朝允延曆寺請勅前梶井門主承胤親王還任十日征西府與探題兵戰於筑前麻尾山十三日今川仲秋自塚崎莊移陣烏帽子嶽官軍奄至縱擊却之進向長島莊十八日義滿以松田貞秀爲奧州奉行是月京師疾疫流行伏見帝女御洞院氏薨三月後光嚴院將幸北山二日六方眾徒贈書前左大臣近衛道嗣沮之曰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六十八

神木在洛而上皇遊幸群臣必怨道嗣答曰孤雖不與行幸然是變幸始非遊幸也弘安以來神木在洛猶爲變幸不知其他矣眾怒然有辭隨從者院曰辭者解官乃已四日幸北山第是日義滿以町野越前布施彈正雜賀縫殿加評定衆評定衆京極高秀爲恩賞方雜賀爲寺社奉行十八日僧順阿寂順阿素名藤原貞宗世仕於梶井宮爲執當法印年甫二十四修學叡山氣質魁傑識量峻峙專心和歌兼能書超然遁世入高野山權大納言御子左爲世發病於花折院順阿自採薪水受其秘訣遂歸時宗改名順阿尋住仁和寺傍修念佛三昧春花秋葉烟樹月渚無不吟咏與淨辨慶運兼好齊名稱四天王暮西行跡結耨於雙林寺居焉晚節聲名甚盛嘗曰薄表紙上下離螺鈿貝剝落然後始可尙矣兼好以爲名言順阿以風流自尙後初蔡花院爲棲息終焉之所春時延公卿縉紳以詠吟唱和北朝花園上皇以來公卿武將莫



不敬重二條良基善和歌罷關白後數訪之承後光嚴院旨諭曰  
爲世沒後歌道寥落汝今時名匠宜自愛重勿拋焉良基嘗實疑  
義於願阿願阿註記對曰老納隱遁之後不受古集訓說唯嗜之  
不已斗數江湖嘯職中之風光閑居山林旣塵外之景色泉石入  
奇真烟霞爲鍾疾雖似江山之助會無登雪之勤條間甚迷是非  
惟以雅量註付僻案良基以進後光嚴院又示足利義詮因謂京  
極禪問著斯道之奧旨曰願注密勘今此書以狗續貂名曰愚問  
賢注願阿又著井蛙抄草庵集並爲世所尚御子左爲世嘗曰詠  
和歌宜渡獨木橋願阿及病革稱此語而嘆年八十四子經賢亦  
善和歌今川貞世自豐前上岸攻小倉進入筑前宗像郡轉戰永  
內及高宮子義範自豐後引兵來會高宮二十六日大友族田原  
氏能等亦發兵至四月八日大舉向太宰府十一月北朝大納言  
洞院實守死時疫癘流行人多死京貴或徙家避之或謂實守又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

感疫十五日義滿令五山十刹自今東西兩班不經二節者不得  
交替僧院從歷應法限三百五十人既而東福寺背法乃除五山  
列僧徒請檢乃復之二十二日今川貞世方軍佐野開征西府軍  
據肥前橫大路城遣中賀野左近將監及大友氏兵往擊之田原  
氏能等乃赴綾部築壘對戰七日而引還佐野夏四月二十八日  
勅天野山金剛寺祈亂平早五月二日後光嚴院幸法住寺殿修  
法會十一日雨雹晦後光嚴院幸梅津長福寺六月十一日北朝  
前權中納言冷泉爲秀死二十七日京師地震二十八日後光嚴  
院幸六條殿拜春日神木奏神樂駐蹕三夜秋七月七日與侍臣  
僧侶誓一日經幸安樂光院修供養九日立皇子熙承爲親王十  
一日義滿奉院宣據諸國大田文寺社本所領及地頭家人等悉  
課公田段別錢三十文改造日吉社神輿若難澁者守護使入部  
謫責之尋叙山開祇園社門扉元僧淨圓駐錫和泉堺浦唱淨土

教初精舍曰旭蓮社信徒鱗集四十四年著淨土十勝論十七日  
出寺失所之徒弟因以是日擬忌辰二十日崇光上皇後光嚴院  
詣伏見大光明寺與法皇俱修唐式佛事追薦光嚴院八月五日  
義滿以細川四郎爲將與矢野遠村等俱往擊伊勢今川仲秋自  
肥前長島桂進略蹴打會今川貞世於佐野貞世攻高取十日陷  
天山迫太宰府十一日內山陷征西府退筑後府貞世乃移營城  
山仲秋率豐後大友田原等兵陣於日隈遣今川滿範率深堀時  
廣等徇筑後軍酒見城分兵衛城山二十六日光明法皇幸安樂  
光院後光嚴院往觀尋崇光上皇亦往二十八日後光嚴院以春  
日本地及南圓堂本尊四天王像成幸妙音堂修造立供養晦崇  
光上皇還伏見殿九月四日義滿令南禪寺等以五山列遇萬壽  
寺兩班足利氏諸將謀迎僧妙葩還往天龍寺細川賴之憤激二  
十四日京師驚擾兵士南馳賴之欲辭管領而歸四國義滿慰籍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二

二十六日親往諭之賴之乃止京師尚每夜驚冬十月四日改元  
九日義滿詣等持寺修義詮月忌細川賴之往會於是京師始安  
十日後光嚴院下院宣於義滿許課日吉神輿改造段錢於三社  
領三代起請符地諸國器然請免除非許與福寺訴久不決僧徒  
憤激十一日令七大寺盡閉寺門開南圓堂北面戶禱五大堂本  
尊京師震驚今川貞世已陷太宰府徵諸國兵薩摩島津親忠遣  
山田太郎左衛門會之十三日貞世與書親忠獎勵遣僧幸阿結  
納兵士二十四日後光嚴院幸北山第院數幸北山前右大臣西  
園寺實俊母修浴室及樓爲院遊所是月我邊民侵高麗高麗王  
親率五軍次子順天府我兵入陽川高麗兵不習水戰大敗下總  
香取社領小野織幡葛原加符相根村犬丸全丸司大神田等守  
護千葉竹壽丸臣中村胤幹爲地頭代冒占之乙巳丙午率神入  
實持等燒神殿及神主神官家毀入龍神像殺傷神人神主等值

守社壇耳因訴鎌倉鎌倉念劇七年不治神主等遂訴攝政所  
八日藤原氏長者二條師良宣命於大福宜長房解實秋實持職  
盡以神領爲社家進止稱祐房神主職命足利氏治千葉竹壽丸  
大須賀左馬助等意遣替罪於是細川賴之傳命上杉能成嚴遵  
行之今川貞世已取太宰府乃遣子義範復御豐後義範與吉弘  
氏協謀結納字治惟村尋又馳書薩摩招瀧谷荒王丸二十五日  
後光嚴院幸六條殿拜春日神木二十七日詣梅津長福寺陽祿  
門院所建也是日義滿受法衣號道義十二月八日前關白內大  
臣經家薨九日叡山行泉房與南岸爭界而戰二十一日左近衛  
少將胤房傳征西宮旨於薩摩瀧谷重賴發交重門戰死樺山音  
久遣中條三郎左衛門尉會今川貞世軍音久資久之子也二十  
三日初建十津川阿津國神社二十五日今川貞世與書中條三  
郎左衛門尉獎勵又以本領安堵招瀧谷重賴是月北朝前關白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四

二條良基准建治連歌式酌量世好著新式追加

二年後醍醐院  
應安六年癸丑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五日北朝前內大臣  
勸修寺經顯死年七十六坊城定資二子也初稱芝山爲院執權  
壁內大臣始稱勸修寺二十八日京師雷二月二日地震十四日  
菊池武政武安等夜渡筑後河上岸大豆津襲本折城城兵力拒  
今川仲秋聞警催諸氏欲救之諸軍不肯發惟田原氏能等兵往  
屯綾部轉屯野老隈不得進而本折城急氏能與大友氏兵協謀  
輪糧於城因得支持太宰府既陷征西府軍勢不振諸國多叛菊  
池武政馳書結宇治惟武未得要領至是惟武告情田口某武政  
聞之悅二月十九日復致書曰今日之勢可恨之甚是以贖請頃  
者御所有遷是國之旨足下亦當承其令焉天下之事且舍諸惟  
以私相協甚所望也少貳賴泰徵兵肥前未至二十日更督促之  
以二十八日爲期探題兵勢甚振連戰連勝二十二日少貳道資

馳書島津師久告狀曰今明將赴宰府博多也當俟上府相晤今  
川滿範將御肥前高來郡三月朔深堀時廣等會伊佐早攻宇木  
城二十八日細川氏春將侵天野率兵船抵尼崎征西府軍渡筑  
後河而進今川貞世率毛利元春等逆戰於宮浦由比雪上四月  
朔地大震八日今川貞世進軍所限遣弟氏兼率元春等上山而  
軍十一日賜和泉久富名於二見遠江守十二日京師地震是月  
西邊民侵高麗自陽川登至漢陽府所過燒掠數百里騷然京城  
大震五月十一日京師雨雹征西府軍與今川貞世軍相待筑後  
巨月貞世招宇治惟村先是惟村望肥後守護職建德之季足利  
義滿誘河尻氏約破一方以待我軍渡川因與肥後守護職而固  
其心河尻遲疑貞世雖寄書卒不出也惟村以爲言十二日貞  
世答曰河尻立約不果而身爲敵乃以教書內書貶罷衆目何足  
介意哉國人不應則以所集兵出陣而待可矣安藝熊谷氏等中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六

國兵前後渡海會貞世軍十六日北朝以神祇權大副大中臣忠  
直爲造豐受大神宮使二十七日後光嚴上皇密幸北山覽田殖  
六月朔細川氏春招紀伊安養院發兵來附十日今川仲秋聞菊  
池族赤星筑前入道據肥前田手寺遣田原氏能及豐後兵與筋  
一揆樁一揆俱乘夜襲之互有死傷北朝未改造日吉神興延曆  
寺僧徒忿悲二十三日擁神輿於山上將入京師不果二十六日  
義滿以飯尾圓耀爲恩賞奉行明主聞持明院秉國鈞欲通之而  
使者三爲征西府所納於是又遣僧祖爾克勤前月發四明旬日  
經五島抵博多二十九日至京師館饒職向陽巷克勤寄書天台  
座主曰大明皇帝神聖威武驅胡出境復宋故土中原既平邊境  
亦靖遊神內典思欲振之今春正月詔三宗碩德建普會於京蔭  
山寺帝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李文武百官詣壇設拜天界白鹿  
禪師以吾宗耆宿數召對經論稱旨乃奏復瓦官爲天台教寺衆

推某主之蓋前兩年皇帝三命使于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以祖來朝帝召祖關及某曰朕三遣使于日本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非朕本意以其關禁非僧不通故命汝二人往告朕意曰中國更主建號大明改元洪武綱以詔來悉阻關西使我二人竊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數寇我疆王宜禁之商賈不通王宜通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朕聞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等不足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來無禁即賜三衣與十八淨物恐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在中國者椿庭壽公權中巽公參方有行命貳以行某謂通國使命佛所戒無補于教而犯佛戒某死弗爲也今皇帝爲我可信而爲之則我持妄戒也勸人禁盜不盜戒也修兩國之好商賈交通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戒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承命不辭是夏京畿疾疫流行秋七月七日今川滿範率深堀時廣等陣神代大隈是月征西府遣菊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三千四百七十八

池助次郎城彥大將兵圍本折城攻戰累日城中糧盡頻告急今川貞世命稻一揆筋一揆輪輒兩一揆皆辭於是毛利元春奮戰破其一面入糧於城得不陷八月二日帝讓位於皇太弟遜吉野徙御玉川宮薙髮法名覺理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館林 岡谷 繁 實修

後龜山天皇上

後龜山天皇諱熙成後村上帝第二子也母嘉喜門院長慶帝即位立爲皇太弟文中二年八月二日皇太弟受禪於行宮尊長慶帝曰太上天皇以皇弟太宰帥泰成親王爲皇太弟四日京師七條油小路有放鹿三鹿挺走而一鹿止人以告六條殿春日神人往迎之以民家扉泉而歸後光嚴院使執權廣橋仲光圖奈良僧綱上京事遂不行六日六方衆徒學侶等嗽議放前關白二條良基氏攝關放氏未曾有之也十日楠木正儀引細川氏春赤松範資等犯天野行宮官軍乘夜襲擊之決戰數刻楠木氏死傷甚衆細川赤松等喪四十餘人官軍遂敗中納言四條隆保等死者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一

十餘人氏春焚行宮僧徒奉帝逃遂幸吉野二十日京師地震二十五日佐佐木高氏死高氏自北條氏時爲雄藩稱佐渡判官薙髮號道譽始稱京極氏尊氏之揚兵諸將大抵觀望易于反覆而高氏國族攀附終始不渝子弟多爲效死自勸尊氏圖北條氏東西征行未嘗不從有智略諸兵機功最居多以故寵遇優厚當時莫如之者義詮拜征夷將軍用源賴朝使三浦義澄受將軍宣于鶴岡之故事擇家世忠厚者爲受宣使乃以高氏孫秀詮爲之入田園廢削百姓凌轢公卿競以奢侈相尚自高師直之後高氏爲之魁又陷四執事終義詮世兵革不熄皆階高氏然每巧於規避逸于禍又與在京豪貴六十三人遞爲茶會資檢披錦綉坐虎豹皮爲盤方五尺覆果綺錯以擬食前方丈酒三行乃開茶賭物各百副金香衣帛細鐵裝刀之類倚積如山因縱俳優媚妓取之又開奕一

賭數千貫其家每夜所燒燭深例充門僧支俸後還居近江至是死年六十八子高秀九月二日京師大風土御門殿東西門太政宮廳倒一條帝以來無此大風云六日伊豆三島社火今川滿範自肥前伊佐早進攻千石七日戰於海濱菊池城等棄肥前千栗退今川仲秋乃陣宮浦適謀報豐後戰急大友親世遣族田原氏能等往救之八日氏能抵大野戰於直入諸寨二十三日足利義滿遣兩賀茂社二十八日天龍寺火晦強盜入後光嚴院宮柳原殿廉訪捆縛二人一人正親町家士年十八非真犯以縲紲爲耻自居死一人油小路家士訊鞠自供連累及公卿因秘不問冬十月二日楠木正顯以和泉新家上座跡三分一與淡輪氏尋以散在十生長官職三分一與和田助氏今川貞世軍肥前城山六日賀茂社火神體燼九日義滿定關東五山法曰住職從京郡定補其他從關東措置宜守府應康正令五山皆不可改動住職經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一

歷三年兩班而可途二節如前所令若其期未滿退居改替者非重病外止其名字十六日後光嚴院幸深草法華堂親寫願文進山陵使納後白河後嵯峨後深草三陵豐前宇佐大宮司公居應征西府其弟公光附探題北朝以大宮司關問今川貞世於是貞世上舉狀謂公光方從戎不可居神職請命其子公範二十六日賜院宣於公範以官符未到權行神事大神司二十八日足利直冬叛降義滿閏月二日今川貞世引兵還筑前入神山城再舉攻肥前城後光嚴院納西園寺實俊女有寵實俊母日野資名之女侍光嚴院院以賜公宗於是寡居於北山第曰二位尼八日院與妃西園寺氏俱幸其第賜以車牛二經宿而還十四日菊池武政慨征西府挫敗重因田口某遺書宇治惟武謀協力自樹惟武復書懇勸告志且請得豐後筑前數邑尋征西府遣中子備前守雅諭旨二十二日京師地震十一月朔且冬至三日賀茂神宮寺災

興福寺衆徒既放二條良基氏止院調停樂將太甚北朝因下勅欲流赤松性準及範顯以慰其心而促歸座衆徒謂不盡決寺訴則不敢動事延遲四月於是斷行流入宣下十三日流性準於下野範顯於越後豐後小田和守等據玖珠高勝寺城應征西府是日田原氏能與大友氏兵在擊之城兵禦戰殺傷頗多遂嬰城固守宇都宮族如法寺氏信與大友軍合據內古城以迫之崇光院造浴室於柳原殿成十四日始御焉鎌倉則覺寺火十六日前肥後守菊池武光卒武光聰明勇武超父兄結髮從軍征戰二十餘年能以小摧大出奇制勝數摧大友少貳等勁敵以致九國寧謐其功蓋不遑枚舉云迨老讓職於武政歸依禪法崇信大方和尚倣京鎌倉御建五山於疆內至是卒興福寺雜掌至奈良謀神木歸座學侶衆徒會議二十一日抗書曰神木歸座諱旨懇勸所承悅也至遠流性準範顯積日辭陶即開矣但前門主即流者神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四

幸職是之由而無配國之實寺社牢籠未絕安速歸座乎且一乘院前門主以武家庇蔭尙潛匿可太恨也請速實決遠流并配光濟宋緣兩僧正又六波羅境域去冬太閤議較處寬而不果行願得決之諸關及寺社領遵行無違則或寺雖有異議必定歸座之期爾二十四日後光嚴院皇子覺微覺增堯仁三親王爲僧尋熙承久尊兩親王爲僧二十五日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參議以滿氏爲左馬頭滿氏後改氏滿十二月七日山名師義至執事細川賴元不和是夜京師恟擾諸國兵士旁午來集是歲仁木義長犯伊勢大館氏清逆擊於鈴鹿山彼之斬仁木義信進戰於關本服部山田栢植荒木諸族來救兵勢大振義長敗退氏清築壘留兵與北畠顯信擊義長走之氏清氏明之子也幼讀書京師海藏院既長赴吉野給事行宮後從其母家顯信部下居伊賀關岡城於是顯能嘉其功更大館爲關岡氏以女妻之我邊民侵掠高麗

府縣  
三年後醍醐院甲寅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七日挺鹿入柳原殿京師痘瘡流行十八日後光嚴院患痘瘡豐前宇都宮守綱據城井城應征西府二十三日今川氏兼率田原氏能等往擊之守綱逆戰勢甚強二十四日僧印元寂印元八歲爲圓覺寺僧十三歲受具足戒二十四歲入元壽僧無見於華頂從中宰於天目稱叢林獅子兒歷遊浙西八年而歸在建長寺及鍊石在天龍寺請董甲裴慧林寺歷住等持圓覺建長諸寺老於長壽院北朝賜正廣智禪師號二十五日慧星見二十九日後光嚴院別年三十七薨髮法名光融後光嚴院屢欲遣使告即位於大神宮以路梗不果群臣議他道奉幣亦終不果二月二日火葬于泉涌寺分藏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及金剛院德大寺氏家人加渡倣國自院登極爲所親近爲藏人居首班待寬騎人側目及禪讓爲院上北面密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六

茲二位局日野氏中外相和弄權傍若無人晚年怨謫沸起遂忤旨被黜十一日曉懷國自柳原殿罷職要南門刺殺之十六日一向僧募緣修造四條橋三月三日宇都宮守綱與今川氏兼戰於豐前城井多所殺傷今川滿範軍肥前千石對壘踰年二十九日引兵攻宇木城今川貞世軍筑前營生夏四月三日遣兵自小田淵渡筑後河入生葉郡縱火村舍征西府軍禦戰多所殺傷是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征西宮旨於河野通直發兵攻周防十一日賜和泉久富名下地於二見遠江守今川滿範軍肥前宮浦二十八日高來郡人安富直安發兵會之是月小島法師死著太平記盛行於世九日京極氏兵士衛唐門訶止出入者奪其刀有禪僧責讓令還之衛兵不聽因詬誶而去近者門衛弊習蓋如此其日六角氏部下目賀田玄仙番代曉戰結徒侵入唐門與玄仙兵鬪諸番兵不肯助傷殺三人而去高秀乃糾治衛兵罷祿停仕遂



不獲賊時下京每夜驚相謂戰起在近旬日不靜十四日賜和泉  
鳥取莊關所於淡輪因幡權守二十六日肥後守菊池武政卒年  
三十五武政克承父祖志奉事征西府河野道直之來投也武政  
愍其孤弱喪國善遇視之子武朝時年十二曰賀賀丸統領遺衆  
以禦強寇爲征西大將軍所倚賴赤松範顯及性準發京赴配所  
六月十二日北朝以興福寺所流大乘院教信於讚岐先是足利  
義滿母善法寺氏薨髮居北向殿稱三品禪尼以事囑義滿及細  
川賴之不得而志十五日脫邸奔於清水坂投老母庵室謂將  
隱棲者大衣義滿驚單騎追躡賴之等踵至慰諭下京大驢遂與  
俱歸邸禪尼隱棲意未止也義滿使人守衛居旬日復脫赴清水  
義滿往諷數日得釋歸是曉賊徒數十人襲劫門中將三條高倉  
第殺之中將與其族爭地得勝因爲所怨而及此云今川滿範政  
肥前高來郡不得志會有間一童丸等應征西府命郡人競起因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八

移營山田是日由西鄉城攻永野城明日城中縱兵擊之滿範退  
保船越城義滿以日吉祇園北野社神興造替費課諸國段別而  
不納是以久滯去年創行事所義滿僅進料足五百貫耳後不復  
納淑山衆徒積忿二十日使神人昇神興七基入京師兵士衛皇  
宮神人置一基於一條萬里小路行事所前三基於一條京極西  
門四基並赤山神興於出雲路亦置祇園神興於四條京極北野  
神興於一條大宮而去皆空與還舊興云爾故衆徒不從足利氏  
不衛明且侍所使小舍人率近村民昇之入祇園社亦不供物足  
利氏召喚首謀曰所請大講堂料當寄進數所也衆徒靜曰事宜  
分疎也講堂則未建一柱且當返之請先造神興焉或謂諸國領  
略納料足然足利氏嫉山門所爲故不決秋七月二十日勒河內  
觀心寺賜卅南國幸收地字禮志公文職替鵜原下司職肥前今  
川滿範軍既困今川貞世自將援之二十三日抵伊佐早深堀族

等兵來會二十五日攻永野城殘民家數日進攻宇木城城兵逆  
戰當此時橋本正督叛降足利義滿二十六日與本領無相違狀  
於和田助氏招之來附八月二日今川貞世攻高來有家村三日  
菊池賀賀丸等渡千歲川伐今川仲秋仲秋移陣筑後福同原今  
川滿範合兵禦戰十五日今川貞世進攻西鄉有間安富深町有  
馬諸族皆納降因合其兵班軍十六日陣伊佐早高來已平乃向  
筑後助福東軍當此時兩豐多應征西府命宇都宮守綱與今川  
氏兼對戰已八閱月矣二十七日豐後兵乘夜潛登山香鄉北嶺  
構城花香嶽救城井城大友氏亟馳使氏兼乞兵乃遣田原氏能  
等往助之九月六日豐後戰於花香嶽傷者五十餘人遂陷之九  
日伊勢外宮枯松倒壞正殿十三日田原氏能自豐後花香嶽還  
會今川氏兼軍尋攻高畑城兩旬陷之豐前軍不振十七日菊池  
賀賀丸等奉兩征西宮拔高良山營還肥後筑後軍亦不振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

日義滿造天龍寺佛殿僧日祐寂千葉胤貞之子也再興下總法  
華寺卽中山寺二十日楠木正儀請義滿以復本領并與淡輪莊  
領家職招誘和泉淡輪氏晦今川貞世進陣於筑後八丁島冬十  
月朔今川氏兼自豐前引兵會之屯河鯨渡瀨口七日貞世遣使  
肥後與書宇治惟村曰菊池兄苟歸伏則復其遺跡固無異議焉  
請亟勸諭以報焉彼族人自願請襲遺跡者然當俟足下報然後  
決也義者足下雖賜肥後守護今草九州諸國守護人亦以肥後  
爲探題分國而賜我於是河尻稱服以乞之因權託彼彼竟不降  
則京師當停其議吾亦不託也自今任足下政也是初所賜終當  
歸足下然徵國中兵以令附我而運籌策必將有其情硬者且以  
治部少輔名鎮撫國人然後自號令甚爲善計然則治部亦蒙扶  
持以得樹立必當親昵是爲將軍也亦爲國家也但姑秘之俟事  
整備後發露之既爲一體國中必將有煩於是徐號令不亦可乎

是爲天下慮所不食言神明昭覽焉關東賊兵屢攻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于信濃宗良不能拒是日走歸吉野東北無復官軍宗良自延元三年東征已三十七年矣無舊故存者感憤詠和歌嘆息十四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征西宮命於宇治惟武還筑前下座郡又與豐後富田莊及武藏鄉充兵糧料且諭所訴條件既使資宣傳之其餘當他日裁決焉十一月三日義滿罷政所執事代齋藤玄觀以松田貞秀代之五日北朝流前參議安居院行知於美濃三寶院光濟於播磨覺王院宋緣於備中儀元奇於遠江以興福寺訴也十日今川貞世使子義範率先鋒師自安度瀨渡筑後河攻石垣城十二日貞世渡河入石垣城義範進擊皆尾山敵皆散走十五日攻黑木北河內明日黑木城降十七日貞世進陣於藤山北朝費用窮賈諸祭不行十八日停新嘗祭二十三日鎌倉圓覺寺火前日上副寺與齋柴者論價因罵之齋柴者怒夜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二

潛入寺投炬柴屋而逃上副寺見災燄起與僧友訣別正裝入佛殿投火繼投者十三人死者甚衆皆悲泣僧周信曰彼與賣買人爭者可戒覆轍矣伽藍興廢雖在定數亦由人事不戒也二十五日大友親世遣族義匡與山原氏能周防因幡守大村讚岐入道等會今川貞世爲先軍入肥後攻小島城明日陷之十二月七日大友田原諸氏侵肥後日野宮擊千田山本等兵却之今川貞世陣谷河薩摩人國分久成等率兵往會十五日今川仲秋及義範駐營於岩原以踰年十七日春日神木歸座前關白二條良基關白二條師良父子同車往拜師良乃與右大臣九條忠基權大納言德大寺實明等慰從是日天竺人字聖至相國寺義滿聞召之常置左右二十八日後圓融院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七是日住吉社遷宮是歲義滿使僧至明獻馬茶布刀扇明主以無表文却之島津氏久亦遣使亦以無國王命被却我邊民侵明蘇州吳

順禦之追至琉球洋俘獲船而還邊民亦侵擾高麗高麗哀諸大臣倫安京城開警大震

天授元年後圓融院乙卯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六日足利義滿母北向禪尼受戒薙髮尋詣清和院地藏菩薩施財八日僧四月寂相模土屋族入鎌倉壽福寺爲僧說孝經論語學顯密於三寶院年十九到太宰府將入元弗許乃過洛還鎌倉元亨初上京適僧師錄退濟北庭謝客撰元亨釋書惟許四月參鼓年二十五遂航海達江南遊吳興天寧吳門鄱湖元弘二年歸航從明極於南禪寺延元四年大友貞宗御吉祥寺於上野利根請爲開山後住豐後萬壽寺正平中後光嚴院令住建長寺十七日北朝召還流人安居院行知僧正光濟宋緣赤松範顯性準等二十八日足利義滿定三條令一曰神事神之爲神以人之祭禮入之爲人以神之加護如在之禮莫勤行可至不虧二曰農事國者以民爲基民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四

以農爲天各宜修闢地溝堰堤以致稻穀紬絹之充備三日貢事諸國濟物任出貨賦宜遵每年所當以輪納勿衍期二月九日延曆寺火圓覺寺亟請再造於足利氏滿十七日氏滿寄附佐野鄉爲伽藍造營料使大島刑部少輔告寺僧尋伐材上總龜山其運搬課上總安房因令守護結城直光等賦課國中有土諸族聽寺家奉行僧嚴催促之若難澀者就註進狀處罪二十一日北朝授宇治惟村從三位二十七日北朝改元永和太陽守護島津氏久率兵往會今川貞世於肥後乃爲管下諸族具舉狀於執事齋藤六郎左衛門尉日野邊盛久領日向櫛間院大隅深河院北方富山義弘領日向北鄉宮丸名中鄉富山安久名諸邑並以係世襲請安堵如故薩摩守護島津伊久稽緩不至三月十一日細川賴有請富平繁榮於伊豫三島社十三日崇光院幸六條殿遂從室町殿今川貞世既會諸軍將定計攻菊地二十五日與壽島津氏

久白進軍之期定以二十七日發由山路甚便翌日當緣山壓下然恐入聽因令陽言將進陣山鹿實欲上山之後相形便也請由彼路進行此地之事自有所慮因放棄之黑木徒皆令從來幸勿勞慮路過部春尤便欲如合鄉軍而定陣營也請秘之遂入山鹿二十七日足利義滿始謁石清水管領細川賴之侍所細川賴元及六角京極土岐赤松攝津諸氏從兵數百騎京師喧噪觀者如蝟二十八日崇光院幸萩原院受戒於仁和寺尊朝法親王駐暉旬有一日還室町殿晦北朝以紀國造俊長爲日御前宮神主夏四月八日今川貞世進陣日阿薩摩守護島津伊久送舉狀爲鑑谷重信島津道壹爲比志島久範乞滿家院名主職田貞世以三人方立功鎮西謂之義滿是月太宰少貳冬資歸順據生葉水島二城有憾足利氏就菊池氏歸順請討大內今川以自効朝議許之拜越後守爲筑紫探題五月六日菊池賀賀丸遣族秀次使字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六

治惟武曰今川伊豫陣日阿願兵耳月因欲擊除圖外則亦慮國人生變未得動也夫父祖久保無事至今遭衰運公私之浮沈窮矣且兩宮特賴我駐輿在此事若決此則終古將吞恨焉欲體此意達我家之志以是深憑足下也幸得助力惟當聽命苟協同決戰然後公武執從進退惟命其未辨東西舉事託之足下豈爲足扶助乎事係大綱宜就懇請且進此以候意其所無貳者阿蘇明神照鑑焉惟武得書乃遣永野長田二士許諾應援兩方至兩軍不得戰以踰月五月十三日薩摩島津伊久竊遣使菊池通情征西府懷良親王赴阿蘇稱禱社壇因謀恢復今川貞世數促字治惟村兵惟村不出二十一日貞世與書詰曰近者無音耗頗怪疑之輒有親王詣其社之問或謂因招誘諸方兵苟卿知其情即親王雖自率兵破之不難今圖其境事請詳報所思焉料親王謀招誘南部爾因欲并南部菊池齊圖之也其速發兵二十二日義

滿以布施昌椿爲圓覺寺奉行去年懷良親王以土佐守護職許與河野設岐守因薦之行在助國人伐賊二十五日遣大納言圓明寺某往國土佐左近衛少將胤房傳一品親王令旨於河野通直特發兵助之是月肥後大水六月五日山名氏部下與京極高秀部下關京師互有死傷懷良親王之詣阿蘇社也宇治惟村避之小國馳使答今川貞世使未至南部應征西府起兵貞世欲擊之菊池兵據前山城六日貞世擊陷之乃分兵圍齊攻菊池口河民七日貞世爲島津資久請日向白杵院地頭職於義滿而未決於是島津氏久更爲資久其舉狀乞山鹿莊少貳賴尙關所日向宮崎郡戶次丹後守關所並一色範氏所與資久故邑也是日小國使至貞世援筆報曰將勒兵待卿宜以十三日前至軍事方殷若稽緩則將進也兵雖不盡集速上途焉肥後蜂起應征西府十日赤星武興報島津伊久曰晝日屠書適今川貞世等據山鹿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八

志志木原是以防禦事繁國隔路梗以怠奉復非本意也往者國人大略爲敵今則盡表歸順他國兵雖衆破之無幾耳將軍宮駐興筑後諸國頻通志因料內外勢我勝算定矣幸攘其境兇徒率兵來援則公私之慶也若夫公方命亦無異議貴价不待命直向將軍宮以故未發之也十一日京師地震十三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令旨復宇治惟武日向國司職許與豐後日田莊并小川以圖撥領日向守護職以賞肥後恢復功還豐後入田莊并小川以圖撥賊二十五日足利氏滿始蒞評定始氏滿年已十七諸保壽寺見僧周信周信問曰年已新矣聽文談乎曰未也周信曰先君在日每延儒釋談禪講書殆無虛日故入幕皆天下之奇才也氏滿大悅問治國要周信曰治國在文武二道武則戡亂文則爲政昔唐貞觀之政至今爲美太宗以弓問弓工答曰弓心不正太宗乃延十八學士問政要我三代將軍使十八文人分三番侍蓋擬之爾

然則治天下國家不由文武則不能者古今一也。在上憫下在下散上是非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不學而知者未之有也。又謂曰昨借吾妻鏡讀之云日本敬神崇佛之國也。不可不思。又命儒者講孝經貞觀政要等則可。裨國政夫不知仁義五常者不遵君命政不得而行也。請召粟田口儒者講孝經政要。請寺長老講經錄則庶幾國家安而君德新矣。氏滿從之。粟田口者菅原氏爲北野長者爲基氏所知遇。因在鎌倉二十六日大織冠像破裂義滿請北朝勅權中納言御子左爲遠撰和歌。是日圓融院俄使藏人日野資教傳給旨於資教撰進古來和歌。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征西府兵與宇治惟村戰於肥後馬門及御船。今川貞世進陣水島十五日貞世馳書勞惟村曰。國人忠否當據守護注進決是非。八月六日北朝以三寶院光濟爲大僧正。十五日以治部權少輔河野通直爲刑部大輔。左中辨傳給旨褒在國忠節。管領伊豫守護職。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四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

便宜招徠以圖周防。二十五日義滿爲勅撰故招權中納言御子左爲遠爲和歌會始播磨守護赤松義則率兵赴紀伊助守護軍數月其族七條某又發宇野祐賴等兵往會攻楊柳城。謀役赤穗郡及東寺矢野政所預所地於是橋本正督以和泉土丸城叛降足利氏。是日引兵向紀伊。今川貞世之收太宰府也。數贈書少貳大友島津三氏曰。九州爲三氏警固不可疎隔。宜速來詣謀。吾爲探題赴任稍緩苟諒其情則安得緩急。島津氏久國遠兵寡率還兵來會。貞世大悅。數相會晤。嘗携樽至其營將飲。塞固不拔。氏久近臣牧野某以袍袖蔽樽口。祇而壓之。塞脫酒迸。聚起而噪。滿座哄然。洽歡而罷。其相得如此。及移陳水島。少貳冬資按兵不進。貞世囑氏久趣之。乃構陣營起高塹設門柵。二十六日招冬資宴酒行坐闌。今川仲秋進刺冬資殺之。冬資年三十九。門衛森嚴從士無能闢。貞世卽遣使氏久曰。吾爲探題雖來在此。少貳輒妨緩

靖功勳與官方俱生滋擾。因及此耳。願相見面。陳氏久卽往衆端有變。本田氏親持刀在前。伊知地民都跟隨。入門而止。警懸唐鎗氏親立其下。而觀內則貞世仲秋在座。親信諸將列側。氏久就席酒三行。貞世舒意。氏久曰。唯卽起歸營。密招少貳族議曰。在此憤事甚不可。惟當急還國也。乃與少貳菊池連和。二十八日貞世以氏久爲筑前守護以薦義滿。氏久使告貞世曰。敢受諭。倉皇會軍固當効忠。今少貳如此。九州三人齊失面目矣。且氏久奉諭。少貳令來者衆所知。今也受辱以故旋歸也。卽起還國。少貳氏立冬資弟賴澄。九月二日貞世以豐後得宗領佐賀大佐井兩鄉及梨子村關所立石村朽網鄉之半玖珠郡綾垣村等地頭職。與大友親世佐伯莊小佐井鄉等地頭職。與角達一揆賞勳功。七日貞世自水島退軍筑後松崎。九日馳書薩摩屋重賴等。宣告島津氏久與賊且諭曰。苟能致忠必當有賞。一揆同心勿誤。十七日式部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二

卿邦省親王薨後二條帝二子善和歌自續千載集至新拾遺集五代勅撰皆收其歌。稱罕其比。十八日探題兵豐後都甲三郎四郎等抵肥前國府。二十五日紀伊軍敗棄城而逃。明日守護兵入在田郡。攻湯淺等諸城皆潰。是秋改元大隅禰寢久清應征西府。十月五日傳征西大將軍命。勵其功。十日以興福寺未銀靜停維摩會。從是六方屏居寺門不振。二十八日北朝御禊十一月十三日榮仁親王冠於伏見殿。十八日北朝左大臣二條師良罷。以右大臣九條忠基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二條師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兼綱爲內大臣。兼嗣道嗣之子也。二十三日北朝大嘗。二十六日北朝授足利義滿從三位。義滿以細川業氏爲引付頭人。定五方引付番文。一方引付頭其任頗重。評定衆奉行入皆書稱恐惶。至六波羅頭人九州探題則將軍稱恐惶。蓋其職任分將軍一體。因禮遇之重如此也。高麗遣判曲客寺事羅



興儒爲通信使來行成至京師是月義滿受其聘乃課警固於播磨赤穂等諸郡徵夫馬及寺社本所明年遣僧良柔與興儒俱往高麗餽絲絹畫屏長劍等答聘之良柔高麗晉州僧少來化興儒之來或疑其謀者欲拘不還良柔說釋之因爲使云十二月二十七日北朝關白二條師良罷以左大臣九條忠基爲關白是月生葉城陷少貳氏族死之是歲帝以宗良親王爲判者與仁譽法親王關白左大臣教基前內大臣北畠顯統權大納言中院具氏等爲五百番歌合及五十番歌合日向北鄉義久始城南鄉宮古島寔都城

二年後醍醐院永和二年丙辰春正月朔帝在吉野行宮北朝以前關白二條良基爲准三宮六日北朝右大臣二條師嗣罷左近衛大將內大臣近衛兼嗣兼左近衛大將二十一日北朝修法華入講於安樂光院追福後光嚴院三年忌菊池賀賀丸之破今川貞世於水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四

島也乃奉征西大將軍宮將兵入肥前駐紮國府貞世乞師京師震駭即遣使周防命大內弘世救之必期年內渡海弘世與子義弘有隙受命躊躇義弘以其黨壯士精兵三百餘經赴豐後與吉弘氏俱入豐前會今川氏兼於野中鄉司城圖向筑前足利義滿弟滿詮首服往督西伐師得弘世報欲以是春發命貞世且持重俟師於是松浦氏波多氏起兵應征西府其族乞援貞世貞世欲遣兵并平怡土志摩九州說爲官軍貞世憤慨欲進戰宇治惟村欲得肥後河尻莊二十三日貞世因授狀告稟請京師以慰諭之與書報豐前松浦及京師情況曰豐前軍方謀向肥前國府因欲待其報進軍也菊池若來戰請乘其隙擾亂肥後我軍未勞挂念京師雖有命不堪憤恨必期一戰幸爲戮力焉社領寄進在京師裁定神事固不可比他寄託今我所稟請如此狀河尻雖復乞降未遽信也請以計招誘附近諸豪苟濟此大事京師嘉尚豈無優

儀哉請勉之菊池氏亦以神藏莊近見村半寄阿蘇社結納宇治惟武奈良西南院覺豪東北院圓兼各樹黨爭戰佛事不行耆老會議欲行春日祭以請北朝二十四日勅參議尾隆廣衆徒唱異要於木津遂歸之春日祭遂不行京師不肅匪徒劫掠是月初大內某過西山科爲土匪所劫斬勤修寺氏橋本五郎遂與從者俱被斬殺三條氏邸隣任繼房房主爲叡山神興奉行是月夜半盜結伴闖入傷之而去三月義滿以畠山基國爲侍所司今川泰範小侍所司九日爲沙汰始五日探題兵攻豐前高家城十一日行幸如意輪寺修後村上帝佛事嘉喜門院宗良親王等從焉山名師義死二十一日島津師久死二十七日義滿令將士五十歲以上聽著革鞆未及五十歲病者得著白革鞆革鞆又幅蝠扇用蟲品以著式目是春僧中津良佐還自明義滿聞良佐才德遣入迎之堺浦中津將歸明主朱元璋聞其名召見於英武樓指日本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六

圖問熊野古祠中津作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元璋和之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乃賜物及金許歸國時義滿遣僧文圭等於明四月到其京元璋覽表謂語設不悞遇文奎頗厚云夏四月三日寬胤法親王薨二十六日義滿得九州探題報細川賴之傳命宇治惟村獎勵其功今川貞世自將陣春振山與征西府兵對壘不戰分兵攻路松浦亦不得進馳書促惟村曰本營不決戰松浦不恤其圖之十餘日不得報又促之曰我軍未戰據城對峙未遑易破也敵揚言已被我軍者詭爾彼我兵甲雙勝向松浦其勝敗亦在此營之奈何矣當此時允望肥後協一玖麻徒稱諸力向入代而猶未出河尻雖許諾然首領尙在敵陣御船宇土徒亦稱來援而猶未果筑後人來者雖多不足寄一方之助則惟觀望耳請速決計起兵一戰也今川兵



部大輔方狗高來謂必赴援肥後然猶交戰無間惟遣使告方聯爾願善謀處之球麻宜遣使催促變地相應以出兵既其地開戰則此地形勢自見矣荷舉旗當使蒲池城池眾助也昨日託摩還亦有應援之意惟在足下決謀也二十八日義滿與細川賴之及六角京極一色島山今川諸氏集馬百一匹以小笠原氏長朝日三郎爲頭次始講大迫物於桂河五月三日後圓融院遣使以高麗國牒及其所獻豹皮人參并足利氏答書案諮議定前關白近衛道嗣答曰此國家重事宜行殿上定而決衆議係高麗一國所贈在請禁海賊略同貞治牒八日上杉能憲盡以領邑讓弟感房十二日義滿調佐女牛若宮入幡宮島津氏久之與菊池少貳連和也今川貞世馳書結薩日隅諸族必得要領島津伊久喪父數請安堵以未得裁猶豫不決貞世遣平子若狹權守往說誘與書曰雖有所報果刻其期則當取安堵進之也自懷疑貳而猶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八

豫甚誤矣惟委伊集院禪門必得達志若猶欲回護氏久而稍緩則徒深京師疑而已伊集院久氏進谷重賴加治木氏平等皆表無他日向土持氏助今川氏軍苦戰二十五日貞世遣今川滿範往擊久氏未發土持挫敗六月二日滿範至肥後人吉大隅兩寇久清方戰於大隅滿範即遣使就謀經略促久氏氏平等來援相與前賴亦與書久清曰探題以其國深依足下力西方之事使者應陳說我境方妥穩彼方甚軫慮請早戮力野邊盛久亦遣使至則久清既收兵歸因赴氏平許託之去盛久重贈書曰近者得探題書因進其案請熟察焉大將已至球麻相與前賴奉之舉兵郡中諸城聞之將解散小田收兵還城竊謀連和既墜前賴之略矣西方舉動可怪足下亦知之我兵方勝矣可賀也五日後圓融院歸者徵百首和歌公卿未進今限本月進七日北朝修結緣灌頂於大光明寺追福光嚴院十三年忌初豐前佐田莊地頭宇都宮

經景與探題俱西歸因從軍戰開去年戰沒山崎子親景尙幼其族氏治素與經景伯父守綱俱應征西府於是降探題因圖奪佐田莊半經景當父公景戰歿尙幼託文券於守綱氏治與守綱宰富山傳法寺結竊取關東券狀一守綱覺逐二人氏治以其券請託探題府今川貞世方招誘豪族七日授狀許據文券稟請因諭急檢文券以呈之裁定當依忠勳宜勵志操尋氏治殺親景宰主計逐其家眷以奪其地九日貞世以本領安堵招大隅島津資久音久等尋義滿視島津伊久薩摩守護職氏久大隅守護職使貞世領之十二日前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親薨內大臣家賢之子也長親有文學事親而孝弱冠丁父憂行三年喪哀毀過禮服未闋後村上帝崩賜素服託和歌言懷美世麻五保佐奴奈美多能布知古呂毛波麻多伊加後剃髮號耕雲山人住南禪寺禪栖院學和歌於宗良親王深得師法與撰新葉和歌集所著有耕雲口傳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十

又曉音律旁通韻學著片假名反切義解薨年四十三十四日義滿搆殺棚三條東洞院觀祇園會大鉢倒壓死老尼二人二十二日彗星見二十九日坂本圓明寺率眾攻最勝寺寺僧拒擊破之傷圓明是月帝與中宮太弟備白教基春宮大夫藤原師兼及經高等爲千首和歌會使宗良親王批之今川義範擊肥前白石進屯湖見城彼杵人深堀時久等發兵來會秋七月朔移屯稻佐五日夜襲白石城妻山城兵拒擊却之七日七夕宴後圓融院修七日僧法會於安樂光院追薦光嚴院十三年聖忌十九日京師民土匪與山名氏兵相射宇洗橋殺六人二十日山名氏欲報之兵寡託義滿制之而止京師益不肅探題軍圍肥前白石嶽攻戰踰年不決薩摩指宿忠勝屬征西府爲能登守二十五日讓指宿郡總地頭職於子正忠義滿已視兩島津氏守護下令探題擊之於是發日屬征西府抗守護者欲舉旗應探題探題乘機招之今川滿

範在球麻使相良前賴與日向伊東祐安謀合是月前賴率師踰嶺入真幸院北鄉野野三谷兩城應之以迫都城二十六日滿範移檄肝付兼氏曰前賴既軍真幸矣及敵未集急發兵進擊焉於是肝付族兩分或爲島津氏而兼氏猶挾兩端探題馳書促出兵兼氏唱名耳大內弘世以防長背足利氏石見響應於是得屋遠江守發兵拒之戰於高房義滿得勝閏七月八日馳書獎勵往年荒川詮賴爲石見守護義滿曰道惠於是義滿改替弘世管國祿防長守護職國人黨義弘者差年井某在京十四日細川賴之見而諭之復道惠石見守護十六日發京而西尋石見益田周布等使報江津戰捷乃與書獎勵二十八日北朝准后二條良基關白九條忠基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仲房葉室長顯議德政先興神事恪四度祭不怠例幣修造神祇官八神殿北廳治南都訴以此三事命足利氏官位當循理授雜訴當還應安法不怠期日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十二

必午一點臨御其訴者不擇親疎不存私曲按次陳辨洛中課役當勘查近年新役而免除之外記藏人公人俸祿當問其勤勞而厚賞之正平辛卯之役今出川公冬詣賀名生累進爲左近衛大將至是難發歸京十七日授薩摩淨金剛院二十八日陸奥田村族小澤伊賀守與伊達宗遠成爲足利氏九月朔熊野神社震動二日宮內少輔正業傳征西宮命於少貳駿河入道以阿蘇社寄附地筑前山門鄉致宇治惟武尋賜惟武以土田大和守收邑平塚名又以城氏收地肥前小城西方地頭職三分一爲肥前守富莊替地論下座郡處分待其平定京師土匪爲盜劫劫略殺行旅京都鄙儒恐甚十日仁木義長死先是鎌倉欲以十月行圓覺寺立杜僧周信謂造營奉行上杉憲春等曰今者化緣甚難官命諸國大名助緣亦難保成立柱數年暴露風雨不如不立之也若官例法期限三年以十州關稅棟錢及鎌倉課役充其費姑停他

寺社土木則庶幾乎成功矣分寺田爲二日常住日造營各別施行則內無互用之阜外免嫌疑之謂府議從之乃課棟別錢於七州每棟十文二十四日上杉能憲傳氏滿命於上野守護上杉憲春安房守護結城中務大輔等差吏與大勸進僧俱往督促不論寺社本所不除地頭堀內平均賦之駿河守護今川範國命齋藤尾張前司曰圓覺寺領在管內者莊主收租每年由江尻津以輸鎌倉吾因請地頭若爲累者當爲治之其承此意義滿亦以其領尾張條木莊爲三代起請地免大嘗會米今川貞世徵中國兵二十七日安藝吉川經見等渡海至筑前貞世乃使弟仲秋將經見等徇鶴山進經略肥前仲秋遂募松浦黨等之兵攻博多菊池武朝遣肥後守護代武國禦之武國烈戰遂却仲秋二十九日今川滿範與島津氏久兵戰大破之適救仁鄉參河介率兵會軍福寢久清使亦至滿範軍稍振冬十月五日奈良十方衆徒夜襲一乘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十四

院擁門主良昭而去八日今川滿範附書於福寢久清使告探題受薩隅守護命以肝付兼氏未明向背便宜招誘之乃率軍赴日向營池尻土持榮清等助之修壘爲守禦備於是兼氏等稍稍發兵而至二十八日足利氏滿以常陸小河鄉爲圍覺寺造營料僧侶大悅明日氏滿與上杉能憲及憲春等臨行立柱式十日澁谷重賴與島津伊久等緩急相救當此時今川滿範方督促薩摩兵重賴亦遣兵與和泉牛屎諸氏俱會軍而大隅兵未集十九日滿範移書促福寢久清等三國向背紛然肝付族動搖多稱島時充素附探題乃出兵鎮壓事報探題府是日今川貞世馳書曰卿之忠誠益著矣吾雖遠隔義不得不援且忍待來月時今川仲秋攻肥前蟻打克之進渡筑後河陣於高良山十二月十九日上杉能憲傳氏滿命課間別錢一文於鎌倉三年以充圓覺寺造營費薩日隅豪傑谷山南方市來澁谷菱刈牛屎兵幸肝付櫛間依肥土

持伊東等送款探題者六十三氏、屬島津氏久者、惟加治木、財部數氏耳。今川滿範趣相良前賴等、急攻都城、北鄉義久、樺山音久等、嬰城固守。氏久聞之、自將發志布志、陣大隅天之峯、圖救都城。時今川仲秋自筑後進入肥後、植營山鹿、以追菊池探題勢。又振西邊民、頻侵高麗、全羅道州縣。全羅元帥柳濬耽靡色、不守禦。我兵進陷全州、濬稱墜馬、擁軍不進。兵馬使柳實方挫衄高麗廢濬、爲民實成遠地。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三千五百十六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龜山天皇中

天授三年後圓融院丁巳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九日北朝

修宸筆經供養於安樂光院追薦後光嚴院從是每年修之以終

院世菊池武朝奉征西宮鎮肥前國府九州靜謐已二年矣初征

西府退高良山之役其下官玉垂社燼神興亦穢矣九日式部卿

懷良親王納願文告舉祭典成造營寄進筑前富永莊地頭職尋

遣僧堯首座於阿蘇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命衆徒曰九州苟定將

先詣拜其致祈禱之誠十八日京師火室町殿菊亭柳原亭御靈

社焚十九日今川義範自肥後引兵渡筑後河遂進軍肥後志志

木原島津氏久陣天之峯兵未集遣人說財部氏財部氏竊通款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十八

是月肝付久兼亦至薩摩島津伊久爲和泉及高城東鄉人來和

答院所阻不得相救會氏久者加治木伊集院伊作鹿兒島大隅

下大隅大始良諸氏耳氏久因國進舉以月朔爲期遣子元久歸

守志布志元久曰在遠方亦當會軍也臨戰先歸奈衆口何氏久

曰是教士之節爾爲人將者雖單身猶存而必成其業爾歸善撫

國也元久乃還是日氏久以兵八百下峯陣於平波瀨三月朔分

兵爲三隊新納實久將月一揆向左本田重親將杉一揆向右氏

久將小一揆爲中堅向發原今川滿範亦作三隊氏久守旗士北

原彥七郎請所向重親曰出敵背焉乃揭旗渡平波瀨北鄉義久

望視曰宗氏傾家犯難來救先戰者我任也以七十人馳二弟基

忠忠宣死義久亦傷平田宗親工藤藏人腰插櫻花奮鬪遂敗退

氏久麾中堅與左右騎步並進滿範大軍充滿發原氏久大呼衝

之滿範軍分爲兩斷夫馬蹂踐溺篠池城中見衆寡不敵奮創出

戰殺傷相當原野朱股滿範三隊挫敗相良氏賴伊藤祐基池尻

五郎瀧谷右馬助等戰沒二日滿範又整師而出氏久縱之衆恃

勝而驕追敗績本田重親謂姪氏親曰吾當死之也汝必生還

以佐嗣君焉氏親七創而逃重親北原彥七肥後兄弟加治木

大始良志志目等死之衆徙下財部野野三谷石井某病創聞肥

後某死蹶起曰吾不可獨生也扶創而死氏久託名馬於山田久

興久興血戰身蒙三創遂失馬索不得及走財部夜半馬迫而至

明日率而進氏久具告其狀氏久曰名馬者稱其心也即賜久興

賞其功伊集院久氏以女嫁瀧谷右馬助右馬助將赴都城遇伊

集院求謁久氏拒曰汝市來禍寢黨也相見於戰場耳及死義原

其女不復嫁削髮爲尼居圓通庵念誦終身二十日京師三條室

町火宇治惟武讓家子乙丞二十六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式部

卿懷良親王命以乙丞爲阿蘇四社大官司並管領諸國社領是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

爲惟政是春宗良親王咏進千首和歌夏四月九日承胤法親王

薨天台座主關十五日以妙香院僧正慈濟爲之五月京極高秀

家士與叡山最勝部類徒靜關山徒忿六日京師訛言山徒將襲

其坂本邸兵士馳救之則無事乃引還二十日一方管領上杉能

憲獲病依僧周信欲辭職足利氏滿曰管領職係京師樞府所定

且以稟之耳人謂脫劇職病自除矣能憲與弟憲方諸請解職於

義滿二十一日北野社震動有怪異北朝內大臣近衛兼嗣罷左

近衛大將六月朔京師吉祥院火菅原道真所書聖教等皆燼是

日筑前安樂寺亦焚衆皆怪之十七日京師伊勢貞繼第火二十

七日後圓融院皇子幹仁生是爲後小松帝二十九日左近衛少

將胤房傳懷良親王令旨褒獎樺山音久等戰功是月越中國人

與守護代戰而敗走據太田莊守護代迫趕擊殺之燒莊內莊爲

細川賴之所領賴之聞報大忿遣代官篠本某擊之某性飛邪微

發兵京師謂此怨隙也遂將生天下重事我邊民侵高麗慶陽入平澤縣焚窄梁戰艦京城大震慶尙道又報倭自對馬蔽海而來前月學李成桂往禦慶尙道於是遣典客安吉常於筑紫請禁賊秋七月四日覺徵法親王薨七日七夕宴張樂行宮母后嘉喜門院善琵琶後村上帝崩後感恤不復彈是日帝數請之母后爲一彈之帝悽然賦和歌加久正能美多與爾加加波夜曾能加美母后和之阿波禮斗毛岐美甘岐美計流以麻波或啓歡而罷十八日侍所山名氏清遣兵入佛覺寺捕匪徒匪徒拒捕自死者四五人時梶井門主相繼薨群臣欲以三品局所生代之後圓融院亦欲之以少納言內侍橋氏所生年長議遂決之其皇子爲太宰權帥權大納言三條實音所鞠養實音以萬里小路仲房超我叙從一位憤恨向上吐怨言又欲納其女不得而有姦計因觸逆鱗十九日奪三品賜其一於三品局故實音恐廣橋仲光等援引事中變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一

前內大臣洞院實繼謀權爲其養君二十日覺徵法親王執事明圓僧都與衆徒詣遠迎皇子於實繼邸薙髮直入梶井寺是爲明承法親王薨叙之喪未畢五旬齋忌而俄有此事時論詳之當此時寂山僧月輪院永覺與金輪院英澄有隙足利氏諸將各分黨助之英澄掃壘爲守禦備二十七日永覺率衆徒往攻兵及一萬英澄兵亦三千餘山徒相鬪集兵之多如此近世未曾聞也二十八月英澄據城拒戰對峙數日八月四日永覺薄城縱火攻擊殺傷互多英澄遂敗奔於若狹六日曉下京綾小路火自六條及四條其夜騷擾兵士交馳明蚤綾小路又火延燒積四十餘町八日流言細川賴之與越中守護斯波義將生怨隙諸將互有所黨將開戰衆恟懼甚十日夜兵士又集足利第京師騷擾審之則義滿近臣橫瀨某與山下五郎諍論相刺也義滿鍾愛日野業子兄日野資教亦在義滿所其臣本莊宗成爲業子乳父惡陵權勢奪入

領邑義滿不聞却欲授能登守護以故能登守護吉見氏賴憤恨圖誅宗成因生此變云義滿又欲僧周澤董臨川寺是日還滿寺寺班以臨川寺列五山十一日義滿遣使諭諸大名勿驚京師因隨衆婦女往觀樂人心始安十二日大內義弘與豐前豐後兵俱入肥前植田宮菊池武義武安宇治惟政等邀戰於曉打敗績皆沒將士死者百餘人是日今川貞世退田原氏能等戰於肥後白木原斬三舟少貳三郎二十日大風發屋諸國山崩僧祖能寂鎌倉人爲善福寺僧年二十一遊元十有六歲從千巖和尚歸抵薩摩飯島大友氏時禮聘之義滿聞其德望令往圓覺寺非其志也去赴常陸劔傍嚴寺去年義滿強起住建長寺寂謚明鑑禪師足利氏滿召僧周信止上杉能憲辭職周信拒曰官家職事非山林者所與聞也氏滿強請便往諭能憲二十一日能憲復起視事二十五日今川仲秋陳於肥後板井原二十九日後圓融院皇子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四

徙北山離宮高麗安吉常病死九州探題遣僧信弘往報高麗曰草竊之賊是遣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也九月八日義滿以等持寺列下利首無幾而止十五日今川貞世受義滿命聽薩摩蘆谷重賴降本領如故尋還博多京極高經監六角龜壽家事多非法細川賴之議制其証二十五日解高經監理使龜壽自主興福寺東北院圓兼與西北院覺榮爭維摩會講師樹黨相戰者有年衆徒稱方衆者助西南院欲伐東北院乞兵京師義滿未遣出兵衆徒怒其稽緩謀動神木義滿聞知諭不聽二十七日衆徒不問學侶不令入方壇奉神木直指宇治義滿遣兵制之適洪水橋落衆徒徒涉入平等院足利氏兵充木幡山陣北朝諭衆徒且無輕舉以俟命今川滿範遣兵拔大隅姬木城清水姬木本田氏之邑也是月本田氏親圖攻復島津氏久援之勢甚衆城兵告急滿範自將救之軍與幸院城遂陷鎌倉之課棟別錢以造圓覺寺也關



東諸國往往不服是月上杉憲春傳足利氏滿命於相模守護三浦介曰國人稱寺社領地頭堀內不納棟別錢難掌以訴甚無謂也今度設役異常爲通國平均宜使者與大勸進難掌俱前令以嚴督之常陸吉田行方鹿島眞壁南郡五郎東條方穗二莊及小栗保亦拒課賦十月憲春傳命於大塚高棟曰不問一族他人不論地頭堀內寺社本領平均催促之若有違者處之罪宜錄進其名尋又傳命小山義政宇都宮某據前令嚴督促之駿河守護今川範國命入江駿河守曰國覺寺領淺服莊東及下島兩鄉所進貢米材木等據先令勸過關津是月高麗遣大司成鄭夢周報聘筑紫且請禁賊冬十月興福寺衆徒與足利氏議不諧北朝居中調停衆徒不聽十日義滿命細川賴基率兵向南都屯浞以集兵晦盜入北朝禁中明日命義滿嚴門衛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四日後則融院患痘二十一日義滿寄附山城東西九條地頭職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六

於東寺爲修造料興福寺六方衆徒僉請北朝曰覺聚園兼處以同罪乃會議神木前二十六日奉還奈良學侶說西南院黨及此云常陸鹿島社領世爲藤原氏長者所進退大福宜中臣治親襲職前年已受長者命然以近年天下事無細大受足利氏政意不自安因請關白家諭旨細川賴之十二月三日傳義滿命安堵如故今年春日向土持榮勝爲今川滿範戰低肥志布志都城等甚有力二日滿範贈書慰勉薩摩大隅日向豪族進連名誓書於今川滿範十三日滿範以誘騙寢久清二十八日今川仲秋自肥後板井原進陣自野山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之詣行在也當復往信濃督征東府年已老邁不堪征途淹留數年府事不可久曠是冬發吉野抵初瀬長谷寺藉發遂赴信濃

四年後醍醐院戊午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月九日足利義滿詣佐女牛若宮入幡宮今川滿範招島津氏久不至因欲擊之二

十二日徵兵於福寢久清等日向伊東氏祐率兵發都於城陣三納高寺死子祐安嗣是月以憲子內親王號新宣陽門院今川貞世聞島津氏久稽緩不至三月四日移檄大隅國人會今川滿範軍於三股俟命五日以本領安堵誘騙寢久清等滿範亦約果開戰則吾將以始良莊二村爲邀賞八日長慶上皇落飾從年室町院之燼也義滿請取其地並今出川氏菊亭址起新第庭多植名花曰花亭窮極華靡近衛家有垂絲櫻使三寶院光濟乞之道嗣道嗣許諾乃使日野資教與賀茂神主音平俱往堀取以栽新邸招道嗣小酌十日徙居焉世稱曰花御所足利氏自是稱室町氏也十三日崇光上皇幸六條殿修震筆八講追福後白河帝聖忌十八日足利氏侍所今川泰範沙汰始今川貞世移檄島津伊久發薩摩兵會軍伊久嚮欲復豐後井田鄉貞世尋遣書於大友親世付之伊久二十四日北朝以足利義滿爲權大納言今川仲秋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八

營日野山督肥後兵攻菊池豐前守菊池伊豫介等於隈元城據藤崎城對壘天草族大屋野河連久玉須本徒守其一面竊與南部諸族俱應菊池氏二十五日合兵攻藤崎城二十六日今川義範今川氏兼大內義弘等往救之遂據城拒守二十七日北朝授足利義滿夫人日野業子從三位夏四月十一日鎌倉一方管領上杉能憲病篤讓領邑於弟憲方憲春襲上野守職經六日死年四十六大能憲執事十一年關東無事初能憲爲伯父重能嗣正平辛卯之變與從兄朝房俱率兵而西伐高師直復讐後襲父憲顯後與朝房爲兩管領難發曰道謂報恩寺於說問去年春嬰病自知不起招僧周信問臨終用心曰吾年十七天龍國師示即心即佛以是提攜如何周信曰甚善及歿其顏怡和慮方以其邸寄報恩寺爲塔庵十七日北朝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兼定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實時兼右近衛大將實時

公清之子也、五月十四日、北朝復臨川寺於舊班義滿薦從三位高辻某式部大輔高辻長嗣爲後圓融院侍讀二十五日北朝以天下疾疫進五條天神正一位、是月盜竊吉田社神寶六月七日祇園社以神輿未改故不迎興、義滿赴加賀守護富樫昌家棧棚觀市人出鉾、義滿漸長耽安樂得大和猿樂兒童寵幸之同席傳器諸大名迎意競賞賜之遂及公卿三條公忠嘆曰散樂者乞丐徒耳、曜近左右舉世延賞以媚將軍、不亦甚乎秋七月疾疫大行發熱如瘧、稱三日疫貴賤老幼少免者十六日尊朝法親王薨十八日京師有妖火自西飛北二十八日叡山西塔衆徒又與行泉房構隙兩塔盡援行泉據壘而戰晦北朝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花山院兼定死高麗使鄭夢周之至筑紫也今川貞世厚待遇僧徒盆集肩輿探勝作詩應酬地頭餽酒夢周陳交隣利害及歸約禁三島侵掠還釋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夢周亦見國良民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三十

俘被奴役憫之贖百餘人是月歸國貞世使周孟仁偕往今川義範氏兼等頓兵限本數月負傷數百人當此時征西宮在黑木乘機進擊大內義弘遣安藝人吉川經重等往援目野山軍八月十三日大風折木十六日今川氏俄擊征西府軍於上長田破之二十六日北朝左大臣九條忠基罷以右大臣二條師嗣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兼嗣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今出川公直爲內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德大寺實時轉左近衛大將足利義滿兼右近衛大將九月八日彗星見十八日吉川經重等自目野赴藤崎城軍當此時日向今川滿範軍方振島津伊久父子遂歛探題使淀山久安新納將監代赴肥後二十七日肥前橋薩摩公直等渡海會於山本營二十九日今川貞世自將擊菊池武朝大友少貳大內諸將皆屬兵裁千武朝逆之於說摩原年甫十六兵亦寡弱聽運於天念命於義勵衆馳突甚勇族人銳卒死者數十人

武朝亦傷方酣戰征西大將軍宮親將擊貞世陣官軍散者復集於壘下貞世軍墮淀山久安新納將監等死於貞世馬前吉川經重等戰於燒橋亦傷貞世麾軍而退遂引兵入筑後攻黑木及三奈尾山是歲竹田昌慶自明歸中納言藤原公定之胤也世傳醫學昌慶謂未盡理己酉歲赴明就金翁學金翁授書妙訣及牛黃回秘方以女妻之明主后產難漸死服昌慶藥即婉於是歸朝受其藥者如湯沃雪尋爲法印開竹田氏之醫術大和國民忤興福寺於是衆徒分黨忿爭冬十月九日移春日神木於金堂前要請京師華攝津守護征伐十市氏既而六方學侶出居內山與黨家相訐如永火十六日北朝准后二條良基招足利義滿襲之二十九日京師地震是月勅唐橋經泰起兵大和紀伊十一月二日橋本正督起兵紀伊攻守護細川業秀破之業秀城守乞援京師七日義滿遣將士援業秀九日義滿備儀赴花亭招准后二條良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三十二

基襲之十六日北朝賜諡號於僧處齊曰覺源禪師千葉重胤之子也在肥前小味莊爲僧與夢窓寂室等互相敲磬愛尾張水野山水幽深建定光寺居焉尾濃諸州建寺延之爲開山者十六所以正平二十四年寂義滿得紀伊取聞乃遣細川賴元將攝津近江播磨兵赴救尋山名義理氏清石堂賴世赤松義則光範義祐近江諸將相繼發十七日攻橋本正督伊勢人大館氏清屬正高逆之山口山中不克夜棄城退氏清以國司女婿累建戰勳國內兵士自服部栢植諸氏莫不服從稱氏清爲伊賀守而不名也十八日鎌倉圓覺寺佛殿成二十五日義滿又襲准后二條良基及前右大臣西園寺實俊於花亭晦臨川寺火十二月十二日義滿以三須道喜爲公人奉行松田貞秀爲守護奉行飯尾貞行禪律長老奉行是日御室大聖院火十三日北朝超叙足利義滿從二位以日野資教爲參議細川賴元既却橋本正督諸軍不和正督

出兵塞其通路山名石堂赤松諸軍稍引還於是賴之留江攝  
播備前兵還京師數日山名氏清亦還衆心解體逃還殆盡十三  
日守護細川業秀奔於淡路義滿聞報憤怒欲自將往擊京師恂  
擾十五日後圓融院將幸六條殿及北山俄止夜義滿陳東寺諸  
軍盡發將進營男山於是諸將會議使山名義理兼紀伊守護氏  
清兼和泉守護往擊紀伊土岐義行向奈良二十日義理氏清發  
東寺抵淀二十三日夜義滿還第紅錦之袍弟滿詮青錦皆帶弓  
箭甲兵三百騎京中觀者如堵二十六日車宿火車與皆燼二十  
七日後圓融院將幸六條殿與福寺僧徒以訴訟未決沮之遂寢  
衆徒又抗言藤原氏公卿參元日儀者應放氏北朝諭止之是日  
山名時義發京而南是歲帝與宗良親王等探題爲百番歌合  
五年後圓融院  
庚辰元年己未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日野資康資教  
以足利義滿夫人嫺親權勢熾熾賀茂社番匠居一條高倉方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三十四

日野家所用前大藏少輔資爲守一條萬里小路院廳院廳家人  
與番匠爭毆杖事刃傷之是日番匠結徒入院廳叩賊研門柱侮  
辱之而去蓋日野氏之命也附近駭擾資爲抵日野氏第謝過而  
已是日六角氏將兵向奈良五日斯波義將吉見氏賴一色範光  
富樫昌家赤松義則將千餘人而發擊于市遠康以興福寺無定  
議駐師奈良八日北朝白馬節會後圓融院臨御帳中准后二條  
良基足利義滿候側觀儀儀未終義滿罷去近衛道嗣曰神木在  
金堂而藤原氏大臣參朝議有此例乎苟欲神者宜回避也准后  
唱武家意所爲每如此無復論而已十二日畠山義深死爲越前  
守護頗有治績十九日北朝權大納言柳原忠光死橋本正督遣  
姪某將兵據和泉土丸構寨於山麓三所二十二日山名義理氏  
清發數攻土丸城二十三日城陷某以五十餘人逃就擒者二十  
餘人京師真如寺火是月彗星見二月九日山名義理氏清發數

入紀伊有田郡攻湯淺氏等於藤波城陷之十一日遣軍攻石垣  
城亦陷之義滿發安藝兵擊伊豫十三日小早川義春襲家於子  
仲義從軍細川賴之執政十有二年諸大名厭之怨隙漸深圖黜  
之連署抗議迫義滿二十日夜兵士介冑集諸邸侍所護衛足利  
氏京師驚擾殊甚賴之憤恨欲還四國義滿召之於第以終其夜  
北朝震駭天明而散乃罷奈良軍二十一日物議不熄謂變必在  
今夕公卿集朝運搬器具於北山二位尼聖若生變則將幸之官  
人名運物於東西徹夜不靜奈良諸營稱將軍第有變皆引還二  
十二日稍有至京者斯波義將土岐義行自途逃歸國義滿下令  
曰土岐善忠有陰謀其伐之馳使告之鎌倉急召還奈良軍二十  
三日吉見赤松富樫六角四將還京師皇宮每夜備駕興丁近臣  
皆直將軍若遷居則車駕亦將幸其所諸將往往偶語義滿聞斯  
波義將逃即視其越中守護職賜畠山基國入以爲還率矣義將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三十六

有人望義滿聞其在近江馳書召之使者三反二十四日義將歸  
京師謁義滿賴之黨皆有戒心衆懼生變終得無事二十六日後  
圓融院避方忌於別殿使青蓮院尊道法親王修文珠八字法於  
禁中七日義滿既伐土岐賴康於是子義行引兵直還美濃京極  
高秀在近江江良莊不服義滿措置故不敢赴京義滿怒二十七  
日發令伐之密奏曰臣若舉趾陛下宜幸叡山是日赤松義則等  
將兵發京往伐美濃義滿以賴康大炊御門西洞院邸與上野詮  
兼高秀四條京極邸與日野資康二十八日詮兼毀土岐邸二十  
九日高秀子高詮至京師即謁義滿辭曰臣父雖數迫殺臣不欲  
隨其意是以敢至焉高秀亦上書自陳疏義滿知高詮承父意不  
敢寬假之猶命收其邸命近江守護六角龜壽丸擊之收其邑三  
月四日六角氏攻京極高秀燒江良高秀走美濃合土岐氏赤松  
等軍屯大津松本六日日野資康遣本莊宗成毀高秀京極新邸

惟存寢殿耳。高詮在邸而遭戮辱。京師以爲不武矣。義滿之徵兵。錄倉也。錄倉謂是土岐族島田某所議也。乃使上杉憲方率五百餘騎西上。未發。衆因勸氏滿乘變舉事。氏滿從之。與管領上杉憲春等議。憲春大驚。諫弗聽。憲春素雍髮號追珍。退謂其妻曰。吾將有所爲。君亦雍髮焉。妻沈思久之。謂良人之賢。故於錄倉。此必有故也。乃從容截髮縫緇。憲春笑曰。率爾之望。後知其故也。於是援筆作諫言。反覆論謀叛之非。七日。入佛堂自殺。氏滿見而驚悔。爲寢其計。十一日。憲方發錄倉。進至三島而駐。十五日。京師復驛兵士集足利第十六日。義滿命大僧正光濟修五壇法於室町。第土岐賴康上書陳疏無罪。中外交爲說之。十八日。義滿免賴康罪。諸大名黨之者釋。讓細川賴之亦止得無事。十九日。甲斐大雪。二十一日。奉阿波日置莊於熊野新宮。禱昇平。二十二日。北朝收元康曆。大赦發老如例。二十四日。山名赤松富樫等自伐美濃還。二十

五日。式部大輔高辻長嗣授文選於後圓融院。土岐賴康遣姪詮直與弟賴忠俱赴京師。至近江爲守護所。過義滿聞之。賜書曰。土岐既釋矣。惟佐渡宜加兵焉。二十七日。使齋藤清長往告。是春。諸國咳疾流行。無不病者。或至死。夏四月朔。土岐賴忠詮直以兵五百餘至京師。詮直賴康弟直氏之子。稱伊豫八郎。因爲賴康代。三日。准后二條良基招義滿。義滿僦劍馬。九日。義滿詣建仁寺。二條良基因宴。爲京極高秀說。義滿意釋。十三日。免京極高秀罪。十四日。義滿寄附三河細谷鄉。造營臨川寺。十五日。義滿與書足利氏滿。以上杉憲方爲關東管領。因命憲方班軍。二十三日。加茂祭。北朝將以四條典侍爲女使。權中納言廣橋兼宣強請使己女。俄改命之。義滿夫人之乳父本莊宗成爲檢非違使。尉義滿賜馬乘之。家子十人。若黨三十人。仲間六十餘人。盛飾園簿。窮其華麗。多排棧棚於一條島丸。義滿與前關白九條經教前右大臣西

園寺實俊俱就觀之。尋義滿將參朝。私因權中納言日野資康進其費用。粧飾泉殿。以綾羅錦繡裏梁塵。金銀珠玉飾殿內。如佛堂禁中。爲此飾。古所未聞。或謂後醍醐帝時嘗有之。二十八日。義滿參朝。獻小袖百御。劍後圓融院直衣。鑾之泉殿。准后二條良基關白九條忠基前右大臣西園寺實俊父子。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嗣房。日野資康兄弟。廣橋仲光等。陪宴盃酌。九巡。至天明罷。嗣房以下不問家禮。有無皆送至四足門外。猶不徹泉殿飾。縱覽之後。遂職事。屬義滿。隨者五人。收頭中將九條親雅及山科教定邸地。中將園基明雍髮。其他除名數月而免。足利氏滿以管領召上杉憲方。是日。憲方率師還錄倉。閏四月朔。土岐直氏至京師。十三日。足利氏滿命遍照院賴印。託安房岩井不入斗之半於鶴岡八幡宮。爲本地供料。京極高秀至京師。寓祇園白堂。初細川賴之逐僧妙葩。結怨。釋僧不造。日吉神輿失北。嶺心土岐賴康素有隙。去年又

與斯波義將生嫌。因憎惡沸起。義滿獨此保甚強。至嚴治連署異議者。尋而事姑釋。及土岐京極至京。物議復起。謂必去之。十四日。義滿兄弟至花亭徵兵。未牌兵士數萬護花亭殿。呵止出入。諸大名皆集。中牌義滿使二階堂行照。松田貞秀就賴之。邸命歸國。薄暮賴之之弟賴元詮春從弟氏春皆火其邸。賴之舉族三百餘人發京而西。至西宮。聚毀其邸。或謂是朝賴之請等持寺長老雍髮號常久。作詩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若蠅掃難盡去。尋釋楊臥清風。僧妙葩自丹後至西芳寺。朝食入雲居庵。十六日。賴之等發西宮。還淡路。叡山僧徒聞之。曰。賴之得完首領者。大樹特恩也。日吉神輿在京。絕不議遣替。故神罰之。京師上下皆怖。謂必加兵。賴之既而無異事。諸國亦戒虞。東寺將修御影供。執事賴印僧正在錄倉。應輪其費。遇變海道不通。因延遷以二十一日得行之。十九日。義滿詣雲居庵。見僧妙葩。翌夜京師恟擾相



謂土岐賴康等連議欲處日野資康資教等於罪伐畠山富樫一色諸氏尋無事二十二日三寶院光濟罷東寺長者即日寂理性院宗助依二位局稱光濟逝命竊奏請襲長者職允之乃屏居法身院居其喪入讀其孀逝命且爲護持僧居穢所光濟柳原資明之子兄弟用事權傾公武威福由已太宰權帥四條隆卿之女入宮有寵日師典侍有娠民間流言與光濟姦至秋分將著帶數有貼書三寶院門又貼四條氏門聞者醜之義滿聞宇治惟村舉兵應探題二十三日命今川貞世准許其訴二十八日義滿以斯波義將爲管領義將辭讓數日遂受命二十九日以僧妙葩爲南禪寺住職先是義滿請僧靈見處之靈見聞勉受命而變作於是改命以靈見爲天龍寺住職五月朔賀茂社火上杉慈春之自殺也氏滿異圖漏聞京師氏滿恐自作書遣僧周哲之京師陳謝義滿意釋二日自書報答勿自疑東西因安十一日義滿以門員周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二

清爲恩賞奉行十三日北朝立皇弟明承爲親王十七日義滿如准后二條良基第爲連歌會義滿將備儀行大將拜賀營辦甚盛縉紳餽物各進其費胥謂若忽略之必觸其譴義滿就良基受禮儀之則以攝津能直爲家司往返攝津家假前驅士乃遣寢殿於花亭做花山院制立西面四足門將自此入朝疾疫流行六月三日義滿薦參議日野資教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八日義滿以三須道喜爲評定眾斯波兼賴死家兼二子稱山形氏實最上氏之祖也義滿既革政務乃召報山耆老親諭必改造神輿並廢新關僧徒大悅九日奉七社神輿還居數日無廢關令又抑留祇園祭僧徒怒集祇園社謀擁神輿迫請義滿遣兵防之馳使允其請即還十三日以僧光助爲醍醐寺座主肥前橘大崎公女等率兵會今川仲秋於肥後平鹿谷營十七日攻菊池氏兵於團山城陷之城兵退據養德寺城仲秋移陣前原十八日後圓融院觀舞

樂召足利義滿義滿與夫人日野氏俱從南蒔盛美多獻珍寶後圓融院賜謁候簾中觀之准后二條良基左大臣二條師嗣日野資康三人陪耳妃嬪陪膳杯酌數巡納笙笛拍子於銀函賜義滿尋義滿受笙蘇合曲於豐原信秋後圓融院賜馬酬之義滿及資康兄弟亦餽馬二十一日義滿以門員周清松田修理亮齋藤基兼爲寺社奉行二十三日義滿花亭寢殿立柱上棟二十四日足利氏政所執事二階堂兼藤死貞藤之子也二十五日義滿莅行管領斯波義將評定始義滿花亭寢殿未成以新受笙曲七月七日招中御門宗泰室町季顯園基光冷泉永季等諸卿爲管絃會八日行移徙儀義滿使人招誘河野通直通直乃降是日義滿以爲伊豫守護義將與書勸勉之十一日菊池氏兵取肥後平鹿倉城掠之二十二日義滿以伊勢貞經爲政所執事自源賴朝卿鎌倉府二階堂氏世襲此職於是伊勢氏始代之是歲足利氏滿復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四

以二階堂友政爲政所執事二十五日足利義滿入朝奏慶關都喧鬧如沸義滿既定拜賀日至三寶院習其儀又習之於花亭二條第從是足利氏拜賀由二條家禮攝津氏爲家司是日義滿以門員周清等爲奉行遣日吉神輿課諸國段錢三十文據大田文不除三社領三代起請地拒者處罪以著式目西邊兵侵略高麗不熄高麗使李自庸於筑紫今川貞世還俘虜二百三十四人是日自庸歸國又我國人有遊僧於明者明主以其無表安置之陝西肥後團山城兵既克平鹿倉與伊倉菊池兵聯絡今川仲秋移陣筒嶽八月四日遣兵擊高滿鬼羽山等走之五日義滿請權大納言御子左爲遠爲和歌會日野兄弟管領斯波義將等皆與焉十二日肥後伊倉菊池及團山諸軍不振而退十四日今川仲秋進軍千田原攻平尾城別遣兵擊敵在竹迫者却之興福寺僧徒憤怒足利氏不理訴遂奉神木至六條殿要請擊十市遠康准后



二條良基遣奈良親掌賴賀於奈良問曰發軍即歸座乎軍至奈良而後歸座乎當約此以措辦其他所請批准固易耳僧徒曰非平凶徒不敢歸座也十六日今川仲秋拔平尾城十八日進軍坂井原明日入菊池二十三日北朝關白九條忠基罷北朝欲命外造宮使未決外宮不得行遷宮既十六年矣聞北朝復議內宮改造福宜等憤怒圖奉神寶抵京要請二十三日發度會抵安濃津二十五日北朝以左大臣二條師嗣爲關白北朝右大辨傳命伊勢祭主基直曰外宮未遷神主而卜造內宮山口本所兩祭以故外宮福宜等將上京此事至重今改朝議兩祭以遷宮後行之其以此論外宮止其上京福宜等又請遷宮神寶料北朝下足利氏足利氏受命因令基直速謀其旋歸福宜等請濟神寶料之期奉神寶至勢多二十七日今川仲秋進軍赤星二十八日伊勢外宮神寶向京師祭主馳及四宮河原慰諭乃還留石山北朝憂懼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六

足利氏神寶料是月義滿以山名時義爲備後守護職九月二日北朝議命外造宮使五日義滿以細川賴之爲有異國命伊豫守護河野通直伐之是日今川仲秋戰於城野六日義滿以宇治惟村爲肥後守護職十一日京師六條道場火十二日右中辨傳給旨於賀茂尾張守使藤原氏女襲紀伊兵國莊公文職如故十七日義滿以飯尾四郎爲東寺奉行十八日六條念佛堂火外宮福宜訴略得要領二十日奉神寶發石山還北朝前關白近衛道嗣囑僧爲如法念佛會於三福寺九晝夜以追福母有法事讚冬十月五日將修佛供養以結願自前夕義滿與西園寺實俊竊往聽之九日地震二十五日後圓融院爲香會賀茂社與鞍馬寺爭地堀互有訴訟勝敗十一月朔鞍馬民絕貢船詣拜路賀茂民亦絕鞍馬通路鞍馬民遂毀貢船社殿及民家奪其神寶神人移神主於賀茂社已酉以來細川河野擄兵不已於是河野通直爲伊豫

守護細川氏爭曰我先命也二日義滿却之曰違者雖與賴元今遭河野通信例以復通直職不得復爭伊豫當此時細川賴之及賴元率大軍入伊豫通直軍吉岡佐佐久原遣兵防新居宇摩二郡細川氏兵革吉岡山偵知通直兵寡六日從西山下猝衝本營通直見兵不滿百皆殊死戰斃者過半通直與西園寺實長俱自殺從士殉之枕體成丘通直年三十子龜王鬼王皆少初西園寺公宗弟曰竹林院公重事吉野爲內大臣生實長正平二十二年實長爲大納言嘗以門異地附禪應寺因下廳宣於伊豫留守所今在廳官人還行通直以妹爲側室於是遭難從此西園寺有後於伊豫十一日今川滿範率福親久清等攻大隅西侯及大始良城城兵射拒之多所殺傷十二日後圓融院召權中納言三條西公時等於黑戶講孟子十三日北朝命僧妙範總僧錄司事統領諸國禪刹僧錄司助於此十八日備後飛騨告伊豫變於京師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八

二十三日後圓融院召僧妙範於宮中受衣孟戒法義滿如准后二條良基第夜爲管絃會於花亭吹新所受笙萬秋樂曲南禪寺妙範釐正諸寺規制十二月二日氏滿造禪興寺三日山名時義及義幸率兵發京師往援伊豫河野氏四日東寺西院火御影堂不動堂等悉燼空海親此寂後五百三十五年至正曆遭災猶獨存矣是夜火起西僧房中納言僧都舍僧都失跡衆僧取空海像及其所彫不動像大黑天等逃得完六日北朝爲停雜訴京師連日飛雪皇宮緝紳爲觀雪宴十三日義滿以東福寺請駕詣寺二十七日上杉憲方傳足利氏滿命大石遠江入道以武藏神奈河品河等諸浦出入船帆別錢寄附圓覺寺佛日庵充造營費二十九日北朝聽左京大夫土御門在世昇殿陰陽道昇殿此爲始是歲天下大飢

六年庚申後圓融院  
康應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夏四月二日上杉顯

定死十七日、京師地震、五月五日、下野人左馬助小山義政起兵、十六日、宇都宮基綱帥兵攻之、義政戰于裝原、克之、斬基綱以下八十餘級、我族死者三十餘人、二十八日、大內義弘擊其弟滿弘于安藝、斬二百餘人、六月朔、足利氏滿令關東八國擊小山義政、十三日、官軍長野某與土岐某原某等戰于伊勢、破之、十五日、氏滿發關東十二國兵出陣武藏府、迎上杉憲方、上杉朝宗、木戶範季等攻義政、義政嬰鷲城以相拒、相持閱月、二十四日、光明院殂、年六十、薙髮法名眞常惠、初光明院與崇光院共遷于賀名生、光明院臨發謂右近衛大將北畠顯能曰、朕本無卽位情、特爲武人所迫、爾脫屣之後、欲速辭京師、遠追華山之蹤、然亦未能也、方今國家再造、萬物悉遂其生、朕願蒙曲恩、得披緇衣、以終于窮僻、卿其爲奏之、顯能不敢奉命、後帝聞之、惻然、後著僧服、赴天野行宮、尋還居伏見殿、研究佛旨、徙居大光明寺及保安寺、又遷深草金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五十

剛壽院後居長谷寺、至是殂、秋七月十七日、橋本正禰與山名氏清戰于和泉、高名邊不克死之、蓮池井田萩野上神下村毛穴磯部櫻井多胡梶村諸族皆戰死、八月二十三日、高野政所隔田某等與山名氏清戰于紀伊、敗走、二十五日、今川仲秋陷宗像城、二十九日、先是鎌倉兵與小山義政戰于大聖寺、是日、攻義政館、九月七日、山名氏清陷生地城、是日、義政力盡請降、氏滿聽之、既而義政不果降、冬十月二日、先是福寢久清叛降足利氏、是日、陷應栖城、八日、今川仲秋陷水島城、菊池武純等出走、十三日、大內弘世死、十二月十二日、天龍寺火、十五日、春日神木歸座、二十九日、先是義滿釋細川賴之賴元、是日、令賴元勿侵伊豫、守護河野龜王丸地、是冬、帝御狹城山行宮、是歲、和田正武卒、正武嘗與大騎乘月詣住吉殿、將島津忠國又至焉、正武以爲山名氏與大騎俱射之、誤中石佛地藏、七矢皆沒、云、義滿建鹿苑院及寶幢寺、定十

利班位、京師赤班瘡流行、我邊民寇高麗、與李成桂戰、敗績、然寇仍不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三千五百五十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龜山天皇下

弘和元年辛酉後圓融院永德元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八日足利氏滿憤小山義政反覆遣梶原道景于京師請以白旗一揆擊之是日足利義滿聽之授手書于道景是月和歌會義政再起兵二月十五日氏滿亦發大兵出陣武藏村岡遣上杉朝宗及木戶範季來攻義政據蕨城禦之十六日京師地震二十四日北朝改元永德是月改元三月三日興福寺僧徒爭鬪十一日重建笠置寺落成夏四月二十日京師地震官軍戰于阿瀬川不利二十六日今川仲秋陷城野城五月十二日仲秋攻寺尾城二十九日京師地震是月旱六月朔霜寢久清陷佐多城三日今川貞世與書久清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五十四

領邑如故十二日小山義政與賊戰于本澤河原二十三日今川仲秋陷隈部城是日今川五郎政征西大將軍長成親王于宇土城親王銜圍走八代仲秋旋軍攻木山津守二十六日義政與賊戰于木澤町谷是月春日山木枯千六百餘株秋七月十八日先是賊攻郡城至是今川滿範復攻之北鄉誼久出戰不克是日相良前賴稅所祐義陷於止利城二十三日北朝以准三后二條良基爲太政大臣內大臣今出川公直罷以足利義滿爲內大臣二十九日先是義政與賊戰于中河原是日戰于栗宮八月六日今川仲秋築城于龜崎扼肥後官軍十二日賊攻鷺城東門十八日賊又攻新城陷外郭九月四日北朝以前權大納言廣橋兼綱准大臣權中納言光業之子也五日兼綱罷十三日今川仲秋築城于肥後腰尾二十六日廣橋兼綱死是秋長慶法皇撰著仙源抄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賊放火攻嵯城二十二日彗星見二

十八日北朝命權中納言二條爲重選新後拾遺和歌集十一月

十日僧元聖建悲田院于京師十六日足利氏滿命僧賴印禱義政討滅後廢禱之是日賊攻鷺城陷外郭死傷頗多十二月二日氏滿又命僧賴印禱義政討滅三日中務卿宗良親王上新葉和歌集以後村上帝躬傳三器之詞終篇蓋有所感也帝善之准勅選七日京師暴風先是義政或設伏絕賊糧道或放火燒賊營上杉朝宗等令士卒運艸填湮因攻之義政亦出兵禦之賊多被創敗而退至是城中糧殆盡亦無後援八日義政使僧請降且曰君幸聽僕之所請則僕雖髮爲僧付與家務於子若犬丸矣氏滿又聽之九日義政去鷺城付之二將率兵三百徙祇園城十二日刺髮改名曰永賢氏滿遣梶原道景三浦某檢之令若犬丸繼家氏滿素不信義政降以故不速解去氏滿以攻小山故信濃官軍多叛獨高坂高宗不降是歲島津氏久島津伊久坂降足利氏我邊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五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五十六

民屢侵高麗海疆自二月迄十一月明年閏二月三日亦然二年壬戌永德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六日鎌倉管領上杉憲方罷二十六日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德大寺實時爲內大臣晦北朝與書于楠木正儀和田助氏領邑如故閏月二十三日春日社火先是楠木正儀歸順二十四日與山名氏清戰于河內平尾收績宗族六八家人百四十人死之正儀引歸保其舊邑

論贊曰正儀運籌決策捍禦疆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尙焉而遊堅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何面目以見乃父子地下哉可謂無耻之甚者矣  
叔襲曰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耻幾乎無入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

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爲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爲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爲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耻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爲楠氏惜者謂之虛傳矣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爲出援軍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掩也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二十三年帝崩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改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耻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五十八

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關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印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即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並起蓋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

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斃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心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六十

山縣願曰或謂正儀之降于足利氏爲存南朝也非其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爲楠氏深惜乎二十五日紀伊藤代城陷二十九日和泉加守城陷藤原義資死之二月十八日楠木正儀與書渡邊左近將監領邑如舊十九日征西府祈天下靜謐于阿蘇社三月二十二日小山義政自火祇園城入稻谷山中據險爲壘謂之櫃澤城分遣士卒於長野寺窪城守之又購勦薙殺者運糧備之氏滿憤曰我屢爲義政所給今我不視義政首者不敢旋師二十九日復使上杉朝宗木戶範季攻義政甚急白旗一隊爲其先鋒夏四月八日攻長野城陷之十

一日後四院院議位于太子幹仁是爲後小松院關白二條師嗣  
罷以太政大臣二條良基攝政是日上杉朝宗等陷寺窪城十二  
日諸軍並進攻櫻澤城義政軍敗不可復戰父子乘夜而遁十三  
日賊兵迫及義政自殺若犬丸乘間亡去十八日菊池武朝奉征  
西大將軍貞成親王出兵豐後其族人武岑及宇佐惟永叛降今  
川貞世據肥後守山武朝攻拔之武岑自殺十九日北朝以前權  
大納言萬里小路仲房准大臣參議季房之子也二十五日北朝  
尊後圓融院白太上天皇號新院六月朔左近衛少將邦忠傳命  
河蘇山衆徒禱天下泰平九州靜謐二十七日足利氏滿以上杉  
憲方復爲鎌倉管領秋九月三日官軍與熊野新宮神人戰冬十  
二月二十八日後小松院即位于太政官廳時年六歲新院聽政  
于院中是歲河內和泉紀伊悉陷天子僅保吉野

三年癸亥後小松院  
永德三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四日北朝以足利

義滿爲源氏長者淳和祥學兩院別當先是久我氏世爲源氏長  
者至是始屬足利氏十六日石清水官火夏四月十九日京師地  
震二十四日地大震二十五日北朝號准三宮廣橋仲子曰崇賢  
門院二十六日地震二十八日又大震二十九日又震五月八日  
地大震是月京師疾疫流行六月二十六日北朝以足利義滿准  
三后秋七月十九日右大臣北畠顯能薨顯能代兄顯信爲伊勢  
國司詠和歌伊加班志氏伊勢能波磨於岐布久加世  
松翁談及時事謂後村上之登極當割目而俟焉松翁錄以傳世又與隱士  
顯能子孫繁滋世襲伊勢國司南伊勢五郡大和宇陀紀伊熊野  
皆受其制國司畜兵一萬六千所謂木造田丸大河內坂內岩內  
藤方大坂阿坂波瀨八下等諸氏皆其支族也二子顯俊顯泰二  
十九日義滿造相國寺令諸國守護助役規制宏闊當時無比後  
造七層塔寺內初自榮西創建仁寺而東福天龍萬壽相國諸寺

相睡制立是爲京五山鎌倉亦以建長圓覺壽福淨智淨妙五寺  
爲五山義滿尋置十大寺關東亦倣之仍總稱曰五山十刹並爲  
禪法巨刹矣後又定其班位而以南禪寺列其上先是尊氏命每  
寺率以三百五十僧爲定具然僧徒驕橫往往有踰制者蓋自佛  
法之行八百餘年矣其尊尚僧法者學世習成風俗弊害之甚受  
侮招亂紀綱頹廢尚且恬不知改益建寺塔極其宏壯欲以超邁  
前人若其勞動民力塗膏費血皆所不顧也至其僧徒高者爭唱  
誕幻之說以塗天下之耳目卑者務說罪福以投愚人之心民之  
沉酣入於骨髓皆生長於其間謂爲事理之當然一意趨向惟恐  
不及至有出力投命者其流毒貽害未可測也八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二十二日北朝御喪十一月二日大和河內雷地震十六  
日北朝大嘗十二月九日以楠木正儀爲參議尋卒正儀爲人遲  
重好謀誠信接物其行兵拉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而至於決

機應變又其所短也正儀嘗與赤松光範連疆相攻光範部下宇  
野正寬爲兄時父爲正儀兵所殺正寬自光範曰正儀君之寇而  
父之讎也願委質正儀徐圖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遺之正寬至  
赤坂因入于正儀正儀召見厚加撫慰正寬亦深感恩眷久之忘  
其讐及年十五與之食邑辭而不受當亡父七回忌日欲遂行初  
心促膝按刀視正儀溫然而坐遂不忍進刺起出于外大慟哭正  
儀怪問其故正寬以實告之拔刀將自殺左右抱持止之於是正  
寬剃髮爲僧作書致光範并返所授刀去住社生院終身其得士  
心如此二子正勝正元是歲明主詔著祖訓示後世毋與我通我  
邊民侵明浙江等地

元中元年甲子後小松院  
至德元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北朝遣僧如瑤

子明二月二十七日北朝改元至德三月十日足利義滿罷右近  
衛大將二十日北朝內大臣德大寺實時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六十五

日權大納言一條經嗣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中院具通兼右近衛大將經嗣經通子具通權大納言通相之子也。是春僧元選創方廣寺。夏四月二十八日改元。五月十九日今川範國死。初足利直義手越河原之收細川定禪勸之戰死。範國固諫而避之後直義與官軍戰豐島河原見收從尊氏奔兵庫入佛堂將自殺。範國勸之定禪固持不可因上舟赴筑紫直義德範國定禪救己而怪其所見前後各不同。範國擊北畠顯家于青野原有功。尊氏賞其功以爲駿河守護與采邑數十。死年九十。二十八日石清水神輿入京。秋七月四日菊池武朝葉室親善上疏自陳其積年勳闕。八月二十八日石清水神輿歸座。是月先是今川貞世遣宮內大輔三雄屯肥後二見。澁谷重賴島津守久等會焉。九月五日吉良滿貞死。是月菊池武朝與今川仲秋戰克之。拔腰尾城。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奉肥前今任庄于阿蘇社。十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六十六

月北朝權中納言御子左爲重上新後拾遺和歌集不載南山臣寮歌。是歲建甲斐鹽山元中寺。霖洪水。改元。

二年乙丑。後小松院至德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日先是島津氏久島津伊久相良前賴納款于入代將攻宮內大輔三雄。是日三雄退保在敷十六日澁谷重賴如佐敷。三雄使重賴救水俣城。既而三雄走天草。二月朔今川貞世使安富某援天草。十日福慶久清歸順。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嘉賞焉。十五日盜殺北朝前權中納言御子左爲重。十七日良成親王以相良前賴爲肥前守護。三月三日大雪。先是新田義宗子義則爲相模守脇屋義治子義隆爲刑部少輔。二人並匿信濃混合潛集宗族足利氏滿遣兵攻之。義則義隆脫走入陸奥。是月移檄上野武藏招聚義舊既而事洩。二十九日使者爲鎌倉將梶原道景岩松法松所搜捕。既而國人離叛來攻宮及新田氏宗族悉戰死。混合義則與義隆俱遁至陸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六十七

岩城歷酒邊邑。夏五月十一日地震。秋八月十日中務卿宗良親王薨于遠江井伊谷。宗良善和歌。輯平素所詠題曰李花集。往往對真景而抒真衷。陶鎔變化自成一家。大抵感慨淒酸之調居多。薨年七十三。十六日僧賴意寫大般若經。薦後醍醐帝冥福。九月十日長慶法皇親書願文禱于高野山。二十一日法皇奉天野刀禰職于丹生社。是月菊池武朝奉良成親王出兵南郡。時今川仲秋圍上津城。武朝援之。擊走仲秋。冬十月三日楠木正久與賊戰于篠城。敗死。十七日足利義滿使島津氏久島津伊久擊入代。是月有五百番歌合。十一月三日聽相良前賴昇殿。十五日良成親王使宇治惟政襲父後。十二月十五日義滿以山名氏清爲山城守護。氏清多燒部內佛閣民舍。是歲石清水神輿入京。彗星見。三年丙寅。後小松院至德三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月十六日北朝准大臣三條實音死。夏四月五日長慶法皇使越後守二兄某知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六十八

靜川庄領家職。五月二十六日以宇治惟政爲日向國衙職。二十七日小山若丸丸田村則義起兵。出復祇園城。稍略近郡。木戶範季來擊若丸丸與戰。深江山破之。六月六日前內大臣北畠顯統薨。親房之從子也。嘗註職原鈔傳于世。十九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鷹司冬通死。秋七月十二日足利氏滿又自率兵至下總。陣古河城。若丸丸察其勢難敵。棄城走。氏滿令國中索之不得。自後若丸丸轉徙無常。是月早。九月二日赤松氏範與義滿兵戰于播磨清水而敗。氏範及子氏春家則祐春。季則自殺。家士伊藤民部。今村五郎扶小子乙若丸走薩摩。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與日田鄉安塔狀于宇治惟政。

四年丁卯。後小松院嘉慶元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八日北朝攝政太政大臣二條良基罷。二月七日北朝以右大臣近衛兼綱攝政。三月

十七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近衛道嗣死。是春疾疫流行。夏四月

富樫昌家死閏五月三日阿蘇山噴火四日島津氏久死秋七月二日足利直冬死四日前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賜令旨相良前賴十一日又賜相良一族初小山若丸之敗野田等忠捕其黨一人致之鎌倉有司詢問因曰小田孝朝父子竊黨若丸以故隱在其家足利氏滿將收孝朝孝朝率其子五郎及信太某等據宍戶男體山城十九日氏滿使上杉朝宗攻之城在山頂尤爲險絕孝朝拒守甚力賊兵多被創踰年而不能拔八月二十三日北朝改元嘉慶大赦九月五日足利義滿使嗣寢久清屬宮內大輔某擊島津元久是月高麗鄭地上書國王曰倭非舉國爲盜其國叛民分據對馬壹岐兩島隣於吾浦入寇無時若聲罪大舉覆其巢穴則邊患永除矣且今水軍非辛巳東征蒙漢軍不習舟楫之比也順風而往則二島一舉可滅冬十月十七日懷良親王賜劄于五條賴治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八日北朝以前權大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六十九

良基攝政足利氏滿遣使諭小田孝朝曰汝速出降則宥其罪食邑仍舊我不敢食言孝朝出降子五郎不肯出率餘衆據男體山城五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上杉朝宗乘曉發急攻男體城五郎火城與衆百餘人共自殺二十六日足利義滿罷左大臣以內大臣德大寺實時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中院具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一條經嗣爲內大臣是月大雪我邊民侵高麗高麗王大起兵爲防禦六月二日北朝准大臣萬里小路仲房死十二日北朝攝政二條良基罷以二條師嗣爲關白十三日二條良基死良基工和歌博覽強識諳悉典故後醍醐帝自隱岐還具進儀物區衛之式嘗歸心北朝且與尊氏直義等每相親好與國元中間亂離相尋載籍散逸文物憲章廢墜不備良基斟酌舊儀應問明晰考據正確爲光明以下五主師範以與足利氏親諸家舊記多所獲以故充闡日滋北朝及足利氏賴質正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

言四辻善成准大臣尊雅王之子也以博識稱所著有源語河海抄二十五日土岐賴康死土岐氏世以桔梗爲旗號門族強盛每行軍結爲一隊呼爲桔梗一揆是歲遣春宮大夫師兼于九州義滿罷鎮西探題今川貞世以澁川義俊代之

五年戊辰後小松院嘉慶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四日一色範光死三月十三日肥後守廣橋經泰率兵據兩山城山名義理來攻

擊之不利十六日足利義滿如紀伊關南國也右馬頭楠木正勝欲要擊之于途率兵出河內與山名氏清島山基國戰于平尾不利此時南軍所守僅千劔破一城兵士唯有八百餘騎耳十八日前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薨于肥後高田年五十九世稱鎮西宮初自菊池武光奉懷良爲主而威令行于西陲者幾三十年至是官軍日衰不能復振而足利氏探題專制鎮西矣二十六日北朝攝政右大臣近衛兼嗣死夏四月八日北朝以前太政大臣二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二

焉所著有御視記御葉日記等書死年六十九秋七月二十八日新田氏族二人在京師爲足利義滿所殺

青山延光曰東西諸國天下之左右臂也不取東西不可以制

天下故尊氏之走西海還佐竹於東國源准后之在東國每通

使於菊池准后收東國陷而天下之隻臂斷矣故菊池之威非

不振於西然亦不過援我鄰敵以爲行在避援當是時恢復之

謀莫先於取東國而東國所服無如新田新田屢起兵東國正

爲此也然東國將士皆已受足利氏之籠絡故新田之兵每敗

東國既不可復西國亦從而衰畿內官軍亦皆摧衄而行在僅

保小朝廷矣於是新田族潛入京師蓋欲刺義滿耳嗚呼知天

下之不可爲而欲快意於一劒其志亦可悲矣

九月十六日義滿如駿河觀富士山國東國也二十四日今川泰

範死冬十月十三日相良前賴討日向賊是日征西大將軍良成

親王賜令旨賞其功是歲菊池武朝屢擊今川仲秋于筑紫破之  
六年己巳後小松院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五日北朝右大臣中  
院具通罷右近衛大將二月九日北朝改元康應十八日高麗慶  
尚道元帥村藏等以兵船一百艘來寇對馬宗賴茂防戰焚賊船  
賊虜掠島民去三月朔右近衛大將北畠顯泰率兵攻北伊勢足  
利義滿命二色詮範仁木滿長拒之四日義滿如安藝謁嚴島祠  
欲往筑紫巡察風俗以諸國稍定深思細川賴之之功召之讚岐  
屏人與語久之賴之感涕而出謁嚴島祠進泊周防岩屋時大風  
連日舟漂不得所屆義滿特乘小舸夜至田島浦投漁人家俱還  
京師十八日勅宇治惟政屬征西將軍盡力國家夏四月十三日  
鎌倉海水赤如血二十日北朝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宗實兼右近  
衛大將冬信之子也五月四日山名時義死當是時四方漸定足  
利氏諸宿將如赤松則祐佐佐木高氏前後死亡其嗣皆歸獨山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四

名氏輝威甚熾初山名時氏叛足利氏略取五州降因爲其守護  
焉八子師義義理時義氏清氏冬義數高義氏重皆顯于世當最  
諸將及義理氏清又攻取南海凡山名氏所管跨十州世呼曰六  
分一氏謂六分海內而有其一也義滿惡之常陰計誅勦之時義  
承師義後其二子時熙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之子滿幸  
浸潛之欲奪其國六月五日石見大水秋七月六日北朝前右大  
臣西園寺實俊死九月六日地震  
七年庚午後小松院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月楠木正勝與島  
山基國戰于河內落合不利三月十七日足利義滿命山名氏清  
與滿幸赴擊時熙氏幸氏清臨發謂曰同族相攻臣家之禍也然  
將軍有命臣不敢辭但臣既發而彼或乞降將軍從而釋之則臣  
固將論降之義滿怒曰兵業已命行矣依人謝罪吾不敢赦氏清  
滿幸遂往攻走之義滿仍分時熙氏幸所管國賞之授伯耆隱岐

于滿幸但馬于氏清又令細川賴氏擊平備中二十日土岐康行  
叛義滿于美濃康行賴康子也天授中襲美濃守護其弟滿貞在  
京師欲奪兄職謂曰詮直謀反康行助之於是義滿遣滿貞及從  
弟賴益等往擊降之有康行逐詮直山名氏清聞而笑曰康行何  
無勇也將軍若以康行視吾家得無悔乎二十六日北朝改元明  
德大赦賜老人僧尼殺復徭半閏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日僧無  
文元還京夏四月朔北朝內大臣一條經綱罷左近衛大將權大  
納言大炊御門宗實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菊亭實直兼左近  
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通定兼右近衛大將實直權中納言公直  
子通定權大納言藤兼之子也二十一日義滿以尊氏三十三回  
忌辰行法華八講于四大寺關白師嗣以下會之諸卿降庭跪迎  
義滿見者憐愍焉六月十二日島津元久贈書賴久清擊守護  
代本田忠親秋七月七日大雨踰月不止今川仲秋起大兵攻陷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六

肥後諸城菊池武朝迎擊不利奉征西大將軍長成親王走保隈  
部城賊兵圍之城竟陷二十二日長慶法皇崩年四十八葬于紀  
伊丹生川玉山陵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十一日熊野社成  
遷神于正殿是歲饑疫  
八年辛未後小松院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三月朔日有食之十  
二日足利義滿罷管領斯波義將夏四月三日義滿召細川賴之  
于京師八日以其養子賴元爲管領命賴之參決親任如初天下  
人再望其治賴之忠山名氏專橫常謀抑折之繇此與氏清有隙  
五月朔先是今川貞世來犯宇土川尻是日攻篠尾大川諸城六  
月二十五日有流星聲震地秋九月我邊民侵掠明雷州冬十月  
八日勸勸心寺修大威德法祈寶祚延長天下靜謐先是五條賴  
治據筑後矢部津江兩山爲要害此時筑紫義旅寢微賴治所據  
攝于肥後筑後豐後三州受寇常不絕賴治邀擊却之至是國人

多叛大友親氏如法寺氏信等來攻是日賴治擊走之明日又來攻賴治擊大敗之斬獲數百人賊敗走山名時熙氏幸潛入京師訴冤義滿欲許之山名氏請義滿於宇治別第觀紅樹則以十月十一日先期一夕氏清發和泉北上將視具也滿幸邀之浞告曰如聞幕議復時熙氏幸領詰朝之會將面命之也公宜毋疾辭會氏清怒曰何與去歲言相反也被輕侮如此何拜趨之爲乃使人要義滿于途曰臣俄獲疾不能迎候義滿已至宇治迴駕而歸一行驚異十六日京師地大震陰陽頭土御門有世曰逆臣窺國之兆京師大驚滿幸娶氏清女尤見親愛所言皆聽自在京師而總管四州管内後圓融院邑奪而并之義滿與書諭之不聽家衆皆諫乃曰吾當納地於院使者耳後圓融院使者至滿幸陰誡邑人逐之義滿大怒命滿幸罷就國曰汝宿衛無益宜去據汝國十一月八日滿幸歸丹後京師指目快之滿幸慚悲潛往界城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八

說氏清曰近日之政公謂之何去歲使吾曹討時熙氏幸而今歲赦之將反討吾曹是非剪枝絕根之計乎今國族戮力以舉大事在京諸將誰能敵我苟得取京師附者必多如土岐富樫諸族方懷怨望必先聚來屬公速揚兵以除細川氏爲辭事無不成矣氏清遂納其言期以十二月二十七日約曰卿以西國兵從丹波來滿幸乃還義滿未之覺也議曰氏清亡狀不可不譴責而事端于復邑已不果復則是予奪聽于下也於是果復時熙氏幸之邑遂議擊氏清氏清聞之故使使謝前日之罪者再三義滿徵誓書宥之事卒解十二月十九日丹後人古山滿藤代官某馳使告滿幸逐國中代官聚近國兵義滿未信先是氏清密往紀伊勸義理舉兵義理驚曰汝何敢至此吾不忍取賊名氏清不悅而還屢遣使勸之義理歎曰吾當同死耳氏清大悅於是大修戰具畠山基國將遊佐國長又自河內告氏清反義滿大驚二十日遷伊勢皇大

神宮于正殿二十三日山名氏冬從京師逃亡已而滿幸帥兵從丹波進氏清發浞屯男山義理發紀伊屯天王寺將三面齊進二十四日義滿以義理素剛良與書慰諭不聽二十五日夜義滿乃親臨畠山滿藤第會詰將議戰以視其嚮背諸將皆至衆議不決或曰審聽彼輩所訴以舍之必無事矣義滿曰氏清蓄異志日久今日之舉非必有所訴即今日舍之明日復反吾聞彼輕易諸君曰幕府諸將誰能敵我吾爲諸君耻之不可不誅也意彼必謂我據東山叡岳也吾乃親出陣東寺而諸君盛兵于內野彼見內野軍必來衝焉則鼓螺相應夾而擊之可一戰而殲也衆皆然之一色證範前曰臣敢獻異議夫元帥在後諸將前進是戰之宜也前議反之且東寺內野地勢隔絕難于策應不如諸將陣內野屯一隊于東寺而以臣堀河第爲牙營則彼必悉銳赴我中軍其信可獲也彼即自東洞院北上乎則諸將迭出要之街巷中東寺兵尾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

擊其後可以擊之議乃定二十六日遣今川泰範等帥兵八百陣東寺義滿出陣證範第諸將皆赴內野細川賴之帥兵二千餘陣中御門西大宮備滿幸赤松義則帥兵七百餘陣赤松義則帥兵七百餘陣畠山基國帥兵八百餘陣神祇官城北備東而大內義弘陣二條大宮備氏清證範帥兵三百餘陣春日猪熊備猪熊敵斯波義重帥兵五百餘陣油小路備敵範室町者佐佐木高詮陣大嘗會備滿幸長阪口別軍滿幸至丹波篠原議戰大足次郎左衛門進曰吾兵至此京師必已知之彼若濟桂河據大江山非吾利也吾宜今夜踰山陣峰堂下瞰京軍與男山相應援滿幸乃夜踰山至峯堂將以二十七日戰而遊佐河內據畠山城退和泉紀伊兵據此男山兵未聚氏清思之欲待明年進攻使人卜之卜者曰今歲吉氏清悅期以晦二十九日氏清召小林時直曰備新田左中將景衛南朝聲震天下吾乃其族也乘天下權孰云不可吾嘗



請錦旗於行宮獲之今揭此以令衆耳克則吾以卿爲執事矣時直曰主君一家既食十一國其餘采地不可勝計門族之盛天下黠溪繇此家衆縱暴橫行郡國都鄙怨嗟而主君不思所以戢下必欲抗將軍神怒人怨天下孰敢屬之臣今日欲逃則傷勇欲死則傷義進退維谷近日主君獨與宇屋連池謀議而臣等不得與焉此臣之所以不得諫而事已至此臣有一死耳乃鯁咽而起氏清呼弟義數曰明日卿必與彼俱勿令彼輕死義數意亦欲速死唯唯而退滿幸臣大足某亦諫滿幸滿幸不聽即夜氏清發勇山至淀中島分兵爲三令氏冬帥因幡兵三百餘從島羽義數時直帥兵七百餘從四條蝦自帥二千餘指大宮進至谷堂滿幸夜下峰堂而進晦丹波人萩野重定等走京師降義滿義滿始知氏清來薄命諸軍嚴備俄而義數時直至四條大宮大呼挑戰大內義弘出戰殺傷相當義數謂時直曰等死則冒將軍陣而死乃督衆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二

馳突義弘曰令隻騎過而北耻也乃揮羅刀斬其馬時直望見下馬挺刀進擊傷義弘臂義弘斫斷其股遂斬之義數乘間進至中御門遇義滿親兵戰死滿幸兵方濟桂河上流陣梅津關大宮戰聲欲進援適失滿幸所在衆大駭不敢進會收聞至衆失色俄頃滿幸以五騎來衆恠問滿幸曰吾運窮矣聞中有騎兵導我我爲之失路天明始覺乃馳還耳遂帥出雲伯耆隱岐丹後兵一千二百餘指二條口賴之等聞之出扼二條口義滿曾而不甲帥親兵三千陣中御門左右曰將軍何不授甲義滿曰吾誅吾家僕何以甲爲義弘被創來見曰大宮之敵甚猛臣奮戰斬其將而臣軍亦多死適聞氏清繼進臣戰疲恐不能支臣而戰死麾下無復善戰者矣請命之他人衆惡其傲義滿乃脫佩刀授之曰卿再爲我戰卿若有急我將往援命赤松義則援之滿幸進至內野賴之基國迎戰戰七八合兩軍交退滿幸復進衛陣基國兵稍退義滿望見

乃挺刀督衆而進滿幸不能支僅以身逃氏清進至西七條敗卒來告義數時直之死氏清流涕曰吾必死於二人死所乃進赤松義則出拒不利呼曰吾必死矣衆復振山名時照曰今日之變由將軍有我也我必搏氏清氏清適退休兵時照進擊氏清見其旗曰是時照也壓衆圍之時照從士柿屋彈正滑良兵庫苦戰而死時照逸還義則義弘告急義滿義滿方破滿幸衆皆疲一色詮範進曰臣請往援義滿悅命義重俱往氏清望見謂子時清七郎曰敵兵益盛吾以疲兵戰非計也吾欲還丹波待紀伊兵復進汝等分路而去二子請從不許乃去獨養子熙氏從焉詮範急擊氏清氏清苦戰義滿聞之而進賊聲震天氏清兵潰氏清將自殺詮範以三十騎進氏清被創目眩詮範遂斬之熙氏自殺詮範以氏清頭獻義滿謂左右曰汝等視叛人罰厥後設法會于內野弔死事者併祭氏清聞者嘆異焉謂之明德之役是歲細川賴之遣使奏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四

南北講和兩宗迭立一如往日朝議不許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與北兵講和息兵歸入代因足利氏之請也大外記五條賴治上狀自陳其功闕是歲大飢疾疫流行九年壬申後小德院春正月朔帝在吉野行宮足利義滿還室町第四日第功行賞劉山名氏地賞諸將授和泉紀伊于大內義弘隱岐出雲于佐佐木高詮美作于赤松義則丹波于細川賴元山城于畠山基國但馬於山名時照以若狹今富莊租入最多授之一色詮範十三日山名氏清有二子曰滿氏時清初以父命逃欲歸滿幸而不相遇創髮南走欲見其母持明院氏持明院氏左近衛中將保修女也氏清之學兵持明院氏在和泉堺已而潰兵來報曰主君戰沒持明院氏問二子如何曰二郎君脫走矣持明院氏歎曰二子無耻吾不忍偷生將自殺左右止之勸羅髮不聽乃扶而上興赴土丸城持明院氏與中伏乃不殊左右驚而進藥不



肯容會滿氏時清潛來請見持明院氏掉頭曰無勇非士不孝非子將家之子年踰弱冠從父子軍父死子逃何顏而來見無氏義子也猶能殉父二兒何爲不死乃被衣不復言二子大愧而去初氏潛致書訣持明院氏持明院氏竟取書題和歌于其後而死侍女三人皆赴水死十八日島山某國陷于劍破城先是義滿贈書楠木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義滿乃使某國將數千騎攻之則絕糧道城兵僅數十人飢不能戰賊急薄之正勝及弟正元等出城逃匿于津川自正成築城焉凡六十年乃爲賊兵所陷正元潛行入京欲犯義滿刺之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泣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六

嚴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爲王室干城如二子實常不可爲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盡一日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爲之愧死乎

山縣順曰南朝之命脈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絕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勳亦偉哉

二月朔佐佐木高詮遣兵攻山名滿幸部將鹽治師高子出雲以師高父嘗屬佐佐木氏高詮將吏誘以利師高答曰山名氏所以至此者失義于足利氏也吾亦不欲失義于山名氏吾父分自與吾異將出應命幸善視之乃諭其父出降遂至城下既訣而自殺曰吾不忍與父鬪城乃陷其兵走報滿幸滿幸聞氏冬在因幡又走歸之十三日義滿遣大內義弘攻山名義理義弘入紀伊國人盡附義弘南山土丸二城出降氏冬素有降志欲迎擊滿幸以籍

口滿幸削髮逃鎮西二十五日義理棄藤代城航海走由良二十六日氏冬乞降陳其初無叛志特許之於是事卽定初時氏每誡諸子曰我子孫必有叛者元弘以後吾居上野山市與農父雜處艱阻備嘗今也身享溫飽將軍之恩深矣然猶或有侈心至于子孫不復知君父之恩窮逸縱恣必有爲上所疑者矣至是果如其言云初足利氏滿聞氏潛叛發兵將西上爲其黨援聞其收死乃止尋義滿加封氏滿以陸奥出羽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八

務充其欲惴惴然唯恐彼之缺望背我而去也然背焉而去者足相踵也而不能禁也既背復來不問也數背數來坐成強大不能制也無他彼其初受封得賜雖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德一有不便於己掉臂而逝饒使責而讓之彼必曰汝已叛其君矣何以禁吾叛汝哉是尊氏義詮所以不能責諸叛將也然既施之以恩是我之恩也被我之恩而叛於我我罰之而有辭何所恤乎況彼之所特以叛我者土地也甲兵也皆藉吾所予用以反噬我是可誅厥無釋者矣是義滿之所以用戈於氏清義弘而不疑也足利氏之威於是始加天下矣而後其恩能使人德之非復如前二世也昔者唐氏姑息藩鎮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如不可措手者至於憲宗平一淮西而諸鎮震懼恩威並行韓愈稱其唯斷以成之義滿雖不倫於憲宗其斷以成之一也是故人主患不斷耳苟有以斷於中何紛亂之不可治也雖然欲

斷之必先謀之不謀而斷其斷不可達適足以損其威耳故貴於謀謀必有所與者義滿有細川賴之與謀猶憲宗之有裴度所以能達其斷也尊氏任高師直如代宗之元載義詮寵佐佐木道譽如德宗之盧杞所與謀如此而惡乎斷

是月祈天河宗像神社以順賊兵我邊民侵掠高麗三月二日細川賴之死年六十四初義滿欲率諸將賀捷于男山以賴之疾篤止行使賴元問其所欲言賴之答曰近者山名氏族動履教令臣常憂之今既獲焉天下誰復爲將軍之患者臣可以瞑也言畢而死賴之爲人端厚有謀略好讀書作詩歌輔導義滿聲績大著義滿自幼蒙其保育及長益敬重之事無巨細莫不聽從其初政之美皆由賴之輔佐之力焉賴之嘗憂時人畏己過于義滿欲使義滿收其威權密與義滿謀爲觀月宴前關白二條良基以下皆會酒闌義滿起舞賴之進諫曰今明公有四海之大任將軍之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

不宜爲如斯戲義滿起色曰非諫之不可也折辱我于榻座怒甚矣賴之陽懼解職退居丹波於是諸宿將皆懼焉尋義滿遣人徵之爲管領如元及死義滿大悲悼芒鞋竹杖臨其葬扶柩送之又手寫佛經以薦冥福賴之家臣有三島外記者壯勇有謀兼長武伎賴之甚愛之引共議事待以賓友禮三島深感其恩及賴之死刻腹殉之其得人心如此

論贊曰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穀曰說禮樂而敦詩書爲將者不讀書可乎故才兼文武自古所難也細川賴之以世將之家通曉輜略發勁敵拔堅城此不足尚也志存匡濟資以文學輔導足利義滿恢弘幕府之基業因事規諫悉心協贊雖容格之輔幼主始不能過斯乃可貴也然雄傑之君可以圖始而難保其終功高見忌材大不容讒愚乘之浸潤君臣頗生嫌隙幸而義滿悔悟再授政柄待之如初賴之臨死諄諄以珍誠強

寇爲得體國之誠亦可視也子孫世爲管領遂與足利氏同其盛衰遺風餘烈所及者遠豈非文武兼資之效耶

二十六日左馬權頭南部守行奉供饗于天台寺祈賀神萬歲夏四月二十二日足利氏滿罷管領上杉憲方以其子憲孝代之秋八月二十八日義滿供養相國寺後小松院命準御齋會冬十月三日義滿使大內義弘六角滿高來詣和日駕還授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十五日許之二十八日車駕發行宮關白師嗣以下皆從群臣戎服扈從二十九日至奈良閏月二日還京師義滿欲用來降禮遣使奏帝帝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否則寧以神器斃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六角滿高謂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即眞天子君第聽之義滿乃遣滿高迎駕御大覺寺滿高義滿弟爲六角氏賴子者也五日傳神器于後小松院自後醍醐帝南遷凡五十有七年而北朝五主改元者十七天下以足利氏故概奉其正朔至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二

是南北合物情始安焉吉野以下皇已如舊初南北兩分爭亂日熾准大臣北畠親房嘗慨然曰吾國神國也神器之傳實自皇祖而皇祖之靈萬古如在累聖授受之嚴崇奉之厚莫非以敬祖宗鏡之明玉之溫劍之剛利莫非所以寓諷訓至于崇神帝尤敬神器懼濟神威實摸造之故神鏡火于天德寶劍沒于壽永而皇祖兵物則萬古依然天有日月國有神靈日月不隳神器不虧而神國君臣莫非神明之胤神國而傳神器奉以神明之胤至尊至嚴非亂賊之所得而覬覦此寶祚之所以與天壤無窮也今天下雖亂凶徒雖熾皇祖神器則在行宮是神國正統所在皇祖威靈所憑海內豈得不歸一哉乃著神皇正統記以見其意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亦嘗曰今日之亂何以異于昔之南渡顧神器則在吉野可不畏哉其後王師日衰火或及行宮儲或及御衣而神器未嘗少離兇徒竟不能攘奪其服如此至是始講和授之新天子云

賴襄曰兩統分立五十餘年至此而合矣當其未合孰爲正孰爲閏或曰神器在南南爲正曰不然夫神器之在南宜也僞使在北北爲正乎南之所以爲正者不在神器之在焉與否夫後醍醐天皇爲祖宗復仇雪王室之大耻而猶賊再起以其不便於已也更有所難立成兩帝爭統之狀而已成志於其間曰吾非爭天下於天子天子與天子爭也天下之趨利無耻者嗟然服從亦曰吾仕北朝天子非從足利氏也不知其所仕者乃足利氏之所門生視之也豐仁親王之立也至當時民間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將軍賜之帝位矣夫如此似使神器在於北得謂之正乎是以少有人心者皆相率以就於南公卿然武人然愚夫愚婦亦然而況於神器之靈乎其不在於北而在於南宜也祖宗之所誘爲也天道也而北人強詞求勝之曰尊氏劍也其基阻也夫無劍無阻可矣必以賊爲劍以無耻無義之大臣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五

於北朝亦可也足利氏誠而皇統儼在天下之心莫不仰嚮而神器安於手哉此輩亦可以嘆矣襄故曰祖宗之意天人之心之所嚮爲正統正統所在神器歸之非神器所在正統歸之又曰或謂襄曰子之論正統似也抑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諱曰何居子所謂北朝安在曰今朝廷是矣曰於戲今朝廷者神武以還大一統之朝廷也何以曰北曰北者延元元中間天子南遷而賊臣私立君當此時南則正北則僞事南者榮事北者辱故不得不別其稱也已而天悔其禍祖宗誘其衷謂和議成南北混一矣夫以後龜山之瑣尾流離其授神器也不肯從降式必用父子禮足利義滿之兇威而不能奪也於是後小松始傳器受禪尊後龜山爲太上天皇事懿禮善足以激發前此分派之陋上承列聖之統而下顯示後世蓋天與祖宗實依之非足利氏之所能爲也雖其後內有紛紜而天命大定以至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六

爾而謂之朝廷是忠臣義士之所以不欲立焉非以其無劍無阻也而其立於南朝亦非以其有劍有阻也夫南之奉祿不如北之利也其官爵不如北之有權也而相與其艱難折首刎躬肝腦塗地子孫殲於賊手漸盡灰滅而不肯背南而嚮北有識之士思之也是以舉南北合一之議欲以慰其心而弭其禍也抑後醍醐念祖宗濟民之心不勝其樂位伸欲之志求成此志也而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公卿武人愚夫愚婦被此禍於五十餘年間祖宗終不右此也是以終絕其胤而神器歸於北朝傳祚無窮亦天不忘祖宗之德而眷其裔孫也及至於此何必論彼此哉自大與祖宗視之一也而足利氏猶曰此吾家所立也彼仇之者也世之無識者又迫斥南朝呼其忠臣義士爲國賊顛倒是非如此不知忠於南朝者非特忠於南朝也忠於祖宗也微此輩足利氏不肯顧公議以戴皇族也則此輩謂之忠

于今賊臣之蟠據輦轂亂朝廷百餘年者畢伏誅竄朝廷復其清明大其一統如日月再中天而山河皆明也而何苦猶汚其口吻曰北曰北耶夫曰北則見其爲足利氏之門生而以小朝廷自處也此非臣子之當諱者哉今夫執童孺問之曰汝義貞正成徒也則欣然喜曰汝尊氏屬也則蹙然怒今自稱北朝則勢必以足利爲定策國老而以新田楠爲賊甘背天下人心萃萬眾唾罵何哉夫天與祖宗既已援之升於天矣而不欲就以家中枯骨介意而猶陷廟瀾焚穢之中終古不肯洗滌是所謂自賊賊其君者也余則不敢乃臣子之心已此義不明則萬世之後天地再變復有姦雄如足利氏者擁立其所私便則今之自稱北朝臣子者將皆率從之是亦生一北朝也吾恨焉不可以不辨

山縣禎曰自後醍醐帝南遷四傳而至後龜山帝南北講和神

器歸于京師、於是南北始一統矣、而以後小松帝承北朝之統、或有以北朝爲正統者、是俗論已、初尊氏之犯關也、後醍醐帝避難而出京師、於是尊氏惡叛逆之名、擁立皇子而稱帝、是爲北朝矣、是北朝之立、出於足利氏之私、而非承先皇之統者、且號令賞罰、皆出於足利氏、天下之士、執兵戈而奔走者、皆供足利氏之驅使、何有於王室哉、朝廷者、徒弁髦而已矣、南朝則自後醍醐帝而後、世傳神器、以承皇統、建年號、稱朝廷、勤王將士亦皆竭力王室、犯萬死以爲朝廷討賊、子孫相繼而忠義之志不變、雖播遷式微之際、皇威之存、獨於南朝見之矣、視之於北朝、受制於將府而徒擁虛器者、猶自有真天子之氣象矣、後龜山帝對足利氏之使曰、當以乃君爲子、以傳神器、六角滿高曰、神器未歸、則南帝真天子也、此言誠凜有不可犯者、其爲正統又何疑焉、嗚呼、神器歸京師、南北一統、於是天下之權復盡歸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五百九十八

將府而皇威益以不振也、悲夫、

中井積德曰、故老道芳野之川有村、夾川而邑焉、南村之民、至于今不肯與北村交姻、以南朝之時、其嘗受制於足利氏也、汚之矣、余嘗南遊登芳山、降觀于芳川、訪之、信也、嗚呼、其何以得之於民哉、夫南朝之時、忠信不足以結之也、恩惠不足以保之也、刑辟不足以威之也、口戰其子弟、月死其父兄、奪之稼穡、廢之衣食、若斯而已矣、其何以得之於民哉、嗚呼、民之戴上久矣、哉、豈非先王之餘烈乎、抑亦可以觀民之好德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大尾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小松天皇

後小松天皇諱幹仁後圓融院第一子也母通陽門院三條嚴子內大臣公忠女也天授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生元中四年正月冠九年閏十月五日受三神器於上御門殿廢元中號而用明德號奏神樂于內侍所三日二條師嗣爲關白如故十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賜書於宇治惟政以褒其忠十三日雷雨電十一月三日筵始四日迎後龜山天皇于禁中遊宴旬餘二十日將軍義滿修大熾盛光法於青蓮院晦崇光院薙髮法名勝圓心伊勢國司北畠顯泰命諸臣其采地如故又其族俊通出仕于朝關氏舉族屬幕府自六月至是月不雨十二月十八日諡仁王經於石清水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五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

宮二十一日鎌倉府修造鶴岡八幡社課役關左八州及奧羽是日成遣神主焉二十六日左大臣德大寺實時罷以前左大臣足利義滿爲左大臣二十七日高麗王李成桂使僧覺鑑來復請禁海寇結好是日義滿命僧中津遣報書其略曰海隅小民毀壞教化不遵制度實我君臣之所耻也當申命鎮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至其通信結好我亦所欲然而我國將臣古來無海外通問之例故不克直答來教令僧代報非慢禮也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山名氏清伏誅尋義滿設法會於內野薦氏清等戰亡將士冥福晦僧正慈辨爲天台座主是冬高麗亡李成桂自立改國號曰朝鮮是歲我邊民侵高麗

栗山愿曰古之治一而已自源賴朝開府平泰時移帝官爵徒出于西而生殺常出于東天下豈得一哉後嵯峨帝之遺詔欲使龜山帝之孫子承統其意蓋知龜山之豪傑必不爲疆臣所

制而欲濟後鳥羽帝之志者亦未嘗不隱然在其中也北條氏不奉遺詔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孫子更在位易置天子如奕

棋然此後醍醐帝所赫怒以討北條氏而其志專在廢後深草之後然後深草龜山之兄而未嘗聞有失德若伏見若花園溫順恭默固皆守文之良主而將以永廢其子孫於人心有所不安也此足利氏所擁立以成禍也嗚呼南朝之亡雖曰由逆賊而天命之所歸亦未必不有因也

明德四年癸酉春正月二日親後圓融上皇賀正八日伊勢國司北畠顯泰與長野氏佐々木氏戰于七山及鈴鹿敗之十四日修法二十六日讀書始二月五日山名滿幸鹽谷遠江攻三刀屋城諏訪部扶久等擊却之九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命宇治惟政克復九州二十二日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二十七日御會始三月二日京極高詮傳幕府命於諏訪部扶久以襲領三刀屋鄉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〇二

日高詮與山名滿幸戰于古志高扶久等有功十二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傳故懷良親王遺令于五條賴治賜采邑如故內大臣花山院信賢薨于嵯峨年四十五是月和歌會春幕府罷管領細川賴元再以斯波義將代之夏四月七日幕府授采地於細川賴長十一日幕府命河野通義援山名氏幸鹽山名滿幸等二十六日新院殂于小河宮年三十六是爲後圓融院初院之遜位也稍淫縱躁狂猜防尤甚三條嚴子初以產女子出居父公忠第分晚後僅十餘日院慮其與外人有姦急促還宮既而召之嚴子適乏婦人服飾未輒進御院大怒挺刀入房斫嚴子傷之崇賢門院恐其有後禍與公忠謀載酒入院對院共酌伺其昏醉無知馳入報公忠遣與昇出因而得免又疑所嬖一宮人與足利義滿私而罷之時義滿遣使適至院聞之驚悸謂其憤已謀遣駕海島也入佛屋將自殺崇賢門院諭之而止至是殂二十七日火葬于泉



涌寺二十八日、藏遺骨于深草法華堂將軍義滿已下諸臣扈從、島津元久傳幕府命于稱寢久清擊高木久家、五月十八日、義滿謁久世戶社、歷若狹而還、六月六日、義滿修五壇法於幕府十九日、義滿詣相國寺二十四日、幕府祈雨、二十九日、又修水天供祈雨、是夏、將軍義滿召僧中津講經、秋七月二十四日、建相國寺塔二十六日、鎌倉府造立鎌倉鶴岡八幡社鳥居足利氏滿蒞焉、二十九日、氏滿又造立鎌倉若宮八幡社鳥居、自六月不雨至是月、是月、寄法鼓洪鐘於相國寺八月十一日、賜隨身兵杖於將軍義滿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義滿蒞焉、十六日、義滿宿禰北野社七日、二十二日、南禪寺火、二十九日、大風、是月、洪水、九月十七日、左大臣足利義滿罷、二十一日、義滿謁皇太神宮、入多藝見伊勢國司北畠顯泰約其子親能爲猶子、授名一字、携顯俊子俊康而歸、轉抵美濃親養老瀧初後龜山帝之禪位也、顯泰使大宮範氏上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一

三千六百〇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一

三千六百〇四

諫奏弗聽、南朝公卿百司來倚賴、顯泰義滿使右大臣久我具通來調和成顯泰初弗聽、後小松帝及義滿送盟書以固約於是始服足利氏、全有伊勢及大和宇多郡、伊賀名張郡、志摩英虞郡、據田丸大河內坂內三處、冬十月五日、管領斯波義將傳幕府命、使菊池武朝還侵地於阿蘇社、八日、將軍義滿至自美濃十九日、義滿行犬追物于堺浦、二十一日、又行、是日、足利義持始行射鳥儀、十一月二日、幕府行矢開儀、自四月至是月、陸奧不雨、十二月三日、將軍義滿始修仁王經法於石清水宮、二十三日、轉詣大般若經於吉田祠、二十四日、轉詣大般若經於平野祠、是月、後龜山天皇寄二閒佛像於將軍義滿、是冬、饑饉、是歲、選內宮神主於假殿、我邊民侵明邊疆、應永元年甲戌、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八日、將軍義滿病禱北野社七日、是月、世良田政義城駿河二月二日、春日祭將軍義滿蒞

焉、六日、義滿謁後龜山天皇于天龍寺、其儀擬行幸十七日、北鄉忠道援梶山城、與今川貞兼戰死之、二十三日、尊後龜山天皇曰太上天皇、是日、上皇落飾、三月七日、今川貞兼取梶山城十二日、將軍義滿赴奈良十三日、義滿覽猿樂於一乘院十四日、義滿奉幣於春日及八幡祠十五日、義滿覽常樂會十六日、又覽十七日、義滿巡詣東大興福二寺二十八日、右大臣久我具通罷、以前內大臣今出川公直爲右大臣、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夏六月五日、以前左大臣大炊御門實時爲太政大臣、內大臣一條經嗣爲左大臣、准大臣四辻等成爲內大臣、義滿修五壇法於幕府十一日、天龍寺總門火、秋七月五日、改元、十二月、奈良人民起亂、遣赤松義則擊平之、修不動法於東寺、是月、島津元久襲取野々美谷城、今川貞兼罷歸去、八月十日、釋奠十二日、幕府命大隅薩摩國人擊島津伊久、島津元久十六日、又命今川貞世擊伊久、元久九月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一

三千六百〇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一

三千六百〇六

朔將軍義滿修本命元辰祭十一日、義滿詣日吉社十二日、義滿歷賽六社十三日、義滿聽童子論義於塔下彼岸所、尊道法親王臨焉、十八日、義滿始修五大虛空藏法于幕府、寬教親王臨焉、二十四日、相國寺火、義滿駭、自赴救之、遇僧中津約再造冬十月朔、義滿造相國寺、二十四日、鎌倉執事上杉憲方卒、二十六日、將軍義滿修法會於青蓮院七日、十一月三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憲孝六日、關白師範罷、以左大臣一條經嗣爲關白、九日、幕府命福正寺祈海內安寧十一日、興福寺西門災、二十八日、建相國寺山門二十九日、高倉火、十二月朔、大雪、二日、將軍義滿修仁王經法於石清水宮、四日、地震、十四日、鎌倉府加飾於鶴岡八幡祠、十七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滿罷、以左近衛中將足利義持爲征夷大將軍、是日、冠年甫九歲、始義持授從五位下、義滿弗憚曰、雖華族初爲從五位上、何令我子與凡俗同等哉、天使懼反命、密議關白

經嗣曰若逆義滿怒朝廷殆危不如託辭官之誤謬如彼意乃更直叙正五位下是則攝政家之例也十九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賜采地於五條良量二十五日太政大臣實時右大臣今出川公直內大臣四辻善成並罷以前左大臣足利義滿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今出川實直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花山院通定爲內大臣初義滿請太政大臣朝議謂平清盛以還武家無昇此官者義滿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則廢而自立以細川畠山爲攝家清華誰敢禁我朝廷悞許之是日將軍義持初入朝義滿修南方高山祭二十六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是月畠山基國復與楠木正勝戰于河內擊走之是歲上杉憲定移建足利學校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〇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〇八

忠之子也二月十六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二十三日前若丸丸起兵據小山城二十四日建相國寺佛殿二十五日地震前將軍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六日義滿謁石清水宮二十八日關東管領足利氏滿率兵至古河小山若丸丸邀戰不克走陸奥三月六日詩歌會九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憲定以上杉朝宗代之憲藤之子也十日山名滿幸伏誅二十四日右大臣今出川實直罷以內大臣花山院通定爲右大臣以權大納言洞院公定爲內大臣二十九日始設蹴鞠會夏四月七日關白經嗣罷左大臣以前右大臣今出川公直爲左大臣九日以所生三條嚴子准三宮前將軍義滿行法華八講於相國寺資義詮冥福十七日義滿謁春日社十九日義滿奉幣於春日及八幡祠二十日義滿詣興福東大兩寺京師火二十二日車駕行幸義滿室町第二十三日車駕還宮二十九日京師火五月九日前將軍義滿謁久世戶社

六月三日太政大臣義滿罷以前右大臣久我具通爲太政大臣將軍義持叙從四位下六日左大臣今出川公直罷九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於幕府十二日武內祠鳴動十八日觀舞樂二十日以前內大臣四辻善成爲左大臣前將軍義滿薨疑號道義而執政事一如前

山縣願曰王室陵替既極武將代興其勢不得不至於此矣向者後醍醐帝之恢復王室也不能收天下之大權而歸之于朝廷舉紀綱振皇威以復先皇之舊而再失天下可勝歎哉雖然王室衰弱非一日自非剛明英特之主何以能起衰運於不絕如綫之日哉保不以降天下大亂世運一變天子守虛位於上將門爲政於天下規模一定不可復變矣蓋有那家者不能當天下未亂海內無事時察機審微而夙戒遠慮焉而至於勢積不可復救則悔亦何及聖人履霜之戒嗚呼微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〇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一十

二十一日右大臣花山院通定罷二十五日鎌倉府命圓覺寺祈禱災異秋七月二日內大臣洞院公定罷左近衛大將前將軍義滿臨斯波義將第鎌倉府命僧轉讀仁王經於鶴岡祠三日二十五日斯波義將任右衛門督叙正四位下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滿參朝閏月五日石清水震動八月七日釋奠十日島津伊久屯橫峯謀擊渡谷氏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二十九日左大臣四辻善成罷是月幕府召還九州探題今川貞世先是大內義弘欲探題竊與斯波義將通訴貞世之短故罷貞世九月十二日內大臣洞院公定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三條公豐爲內大臣公豐實繼之子也十四日前將軍義滿如奈良十六日義滿受戒于東大寺十八日義滿謁春日社是月義滿修五壇法於其第是秋幕府擒寇明邊賊遂之于明冬十月二日前將軍義滿轉詣萬部經于北野社二十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賞五條賴治勳功

十一月六日斯波義將第火二十八日內大臣三條公豐罷十二月朔以僧滿濟移住于法身院前將軍義滿薨焉二日夜京師有怪鳥群鳴二十日鎌倉壽福寺火二十七日權大納言三條實冬爲內大臣轉左近衛大將尊道法親王爲天台座主二十八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是月島津元久擊盡谷氏使島津伊久移軍于山田是歲我邊民侵明邊疆

三年甲子春正月七日鎌倉大休寺火十一日島津伊久取樋勝城十三日取前田城十九日取市比野城二十八日讀書始將軍義持兼美作權守二月三日太政大臣具通罷十八日島津伊久許授伊作久義以澁谷重佛采地授二階堂行貞以澁谷定順采地十九日前將軍義滿行佛眼法于其第二十二日小山若丸丸起兵若丸之至陸奧也密招聚營勤王者子姪因圖舉義田村則義坂上清包應之先是新田義則義隆匿在陸奧若丸丸與清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十二

包議立義則爲將唱義于近國武藏上野之義徒盡至若丸丸乃與義則清包等領其兵出將至白河關二十八日足利氏滿自督關東十國兵進軍古河是春幕府命小笠原長秀今川範政伊勢貞行等撰定將府禮式幕府拘大友親世於京師夏四月二日前將軍義滿造相國寺如來殿明承法親王薨十九日幕府以澁川滿賴爲筑紫探題是日至博多二十日權大納言九條教嗣兼右近衛大將經教之子也將軍義持叙正四位下是月前將軍義滿取圓覺寺佛牙舍利足利氏滿不能拒五月十五日前右大臣今出川實直薨二十七日足利氏滿發古河進軍陸奧六月朔氏滿至白河小山若丸丸知終不可敵自潰去走會津田村則義繼火其家自殺新田義則義隆遁相模依木賀彥七者匿于箱根山底倉義則薨疑更行啓十七日島津元久與伊作氏講和十九日足利氏滿班師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其第二十六日

建延曆寺大講堂是月今川貞兼罷歸京師秋七月朔足利氏滿凱旋鎌倉十六日陸相國寺班於五山首二十二日讀岐雪至九月二十四日號所生准三宮三條嚴子曰通陽門院以右大臣洞院公定爲左大臣內大臣三條實冬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嗣房爲內大臣嗣房仲房之子也二十六日修法華八講於日吉嗣八月二日釋奠八日用堂和尚薨後醍醐帝皇女也住鎌倉東慶寺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九月八日幕府修五壇護摩法于延曆寺十二日將軍義持任參議十七日前將軍義滿詣延曆寺公卿扈從儀准法皇御幸天下稱曰公方公方之稱始于此二十日慶延曆寺大講堂義滿薨焉二十一日義滿受戒于延曆寺二十二日義滿謁日吉社是月義滿授偏名于攝家及群侯名族號爲烏帽子兒後世仍以爲例式冬十月五日內大臣萬里小路嗣房罷十五日將軍義持讀書始二十一日以權大納言九條教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十四

嗣爲內大臣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賀茂社鳥居火十五日齋藤聖信贈書宇治惟村以告封邑如故十八日三島社火十二月二十日更造伊勢太廟修山口木本祭二十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是月右大臣三條實冬罷左近衛大將是歲今川貞世還自筑紫貞世喜遊獵一日放鷹於郊獲鶴貞世馳往捉鶴以刀生剖股飼鷹歸謂人曰平生使鷹擊鳥及予割股皆多悲鳴日亦眩如今日之狩初鷹之猝也欲遁脫數振翼及予剖股不敢動目亦不眩實鳥中之傑出者而獲以爲樂非人情也於是皆縱鷹亦不敢田四年丁丑春正月五日將軍義持叙從三位十五日小山若丸丸起兵于會津力竭自殺二十四日蘆名盛政捕若丸二子送鎌倉足利氏滿命沈之六浦海是月尹良親王至駿河富士谷三月十六日前太政大臣具通薨二十九日內大臣九條教嗣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近衛良嗣兼右近衛大將良嗣兼嗣之子也晦

前將軍義滿與書宇治惟村其領邑如故夏四月九日島津元久遣其子久豐島津伊久造其子忠朝俱謀攻清敷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謁春日社十六日義滿因西園寺公經西園寺遺址構別莊于北山使諸國守護助役窮極土木作三層金閣得板方一丈爲承座床壁柱戶悉金塗時人稱之曰金閣又稱北山殿斯波義將時薨髮歸佛乘視之謂義滿曰真是西方極樂界既成徙居之不入朝治事更抱文書就第呈署又造一殿于禁內每朝就取安稱小御所使子義持居室町第而內外之事取決於北山二十日筑紫探題澁川滿賴見島津豐久島津忠朝於新山島津元久島津伊久取清敷城五月朔日有食之七日細川賴元卒賴元繼賴之後在京師補管領其部屬稱之曰上屋形賴元卒子滿元嗣而是稱嫡家賴元弟詮春詮春子義之在阿波稱曰下屋形從賴之而後爲南海四州總督十三日澁川滿賴與書權山音久實其軍功

六月十一日鎌倉府祈雨十五日澁川滿賴與書稱寢清平許其采邑如故二十日將軍義滿造相國寺七層塔二十三日義滿修五壇法于室町第秋八月五日幕府遣使于明二十四日伊勢太廟木作始九月二十日澁川滿賴與書佐多氏義許其采地如故是秋少貳忠資菊池貞賴與千葉大村星野赤星等起亂筑紫前將軍義滿命大內義弘赴擊之義弘遣弟滿弘擊之滿弘兵寡不能勝而死之義弘尋發京師赴擊之貞賴自盡是月義弘與忠資戰于西鄉三男敢祐死之而忠資降筑紫悉平義弘驍勇絕倫好和歌與今川貞世略筑紫前後二十餘戰遂平筑紫嘗密說貞世曰我視今之爲政弱者無罪動得咎強者犯法措而不問如公之貴盛實無所顧慮然一旦或蹉跌必取笑于當世宜早爲良圖也方今大友氏九州之豪族而荷公之恩日久矣若公欲有事則彼必不辭然後徇中國九州之地連據盤結將軍不得加兵問罪自

全之計莫踰于此貞世不從乃諭之曰我弟仲秋已與兄有姻好如窮厄互相救助則亦不必豫相要約也至若私作朋黨實公爲身則非我之志也卿能竭忠貞以存奉公之志何失食邑之憂卿其勿過慮也義弘深恨之反與斯波義將等俱詣貞世義滿乃更貞世所條陳鎮西事宜既施行者由是九國皆危疑至是亂起義弘擊平之兵力益強冬十月二日義滿謁春日社二十一日結城滿朝讓地於氏朝二十二日澁川滿賴遣書宇治惟村獎其不與亂是月島津久豐島津忠朝還自博多澁川滿賴召島津元久元久遣新納實長代往焉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澁山寺火十七日建仁寺火十八日伊豆三島火是月大友親世赦還豐後十二月六日星見西北十四日修大熾盛光法以禳星變十九日幕府修尊星王法以禳星變二十日前關白左大臣忠基薨晦內侍所臨時神樂是月伊作久義謀擊別府忠種是歲修豐受大神

宮假遷神主伊達政宗上京謁於前將軍義滿旱五年戊寅春正月八日澁川滿賴遣書宇治惟村告少貳貞賴等請和狀十日避方忌十二日島津伊久及島津元久諭伊作久義罷兵十三日本院殂是爲崇光院年六十五十七日葬崇光院于大光明寺十九日大雪二十一日幕府修佛法及天曹地府祭二十二日讀書始火葬崇光院于大光明寺晦左京火二月二日有流星三日將軍塚鳴動又有流星四日大風七日將軍塚又鳴動十九日釋奠二十日妖星見西南大內盛見與書宇治惟村稱其竭力鎮封境是月澁川滿賴以筑前兵擊少貳千葉諸氏三月二日太白犯昴九日關白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爲關白師嗣良基之子也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以嘗與良基殊親故授師嗣子道忠以名字更名滿基自後二條家世用足利氏名一字以冠其名二十九日以南朝遣皇子圓滿院僧行悟補一身阿闍梨是春

前將軍義滿修萬部經于北野、尹良親王去宇津野、與鎌倉兵戰于柏坂、敗之。夏四月二十二日、義滿修安鎮法於北山。第二十七日、建東大寺塔。是月有盜入皇太神宮。閏月二十三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將。五月十三日、光子內親王薨。二十六日、榮仁親王薨。本院之殯、領邑皆歸禁中。榮仁在故宮居常無慘。至是薨、髮是月、廢太子直仁親王薨。前將軍義滿以直仁所居萩原殿及播磨國衛等地與榮仁自奉。六月八日、鎌倉府祈雨。十九日、幕府修五壇法。二十日、幕府以畠山基國爲管領、畠山氏補管領之始也。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滿造三重寶塔于鹿苑院。是日蒞落之。秋七月十六日、後深草帝忌辰。誦經於七講堂。二十四日、大通寺遍照院火。二十五日、太白晝見。二十九日、避方忌。八月四日、釋奠。七日、直仁親王子某入勸修寺爲僧。十三日、榮仁親王從伏見第徙萩原。尹良親王入寺尾城。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十六日、以盜入皇太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二十

神宮。是日奉幣、饗朝三日。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滿賞宇治惟村功。許其阿蘇祠務神田及其采地。如故。二十三日、有流星。二十八日、幕府修仁王經法及天地災變祭。以禳星變。是月、朝鮮使朴敦之至。周防當是時、足利氏威及外國。朝鮮數遣使者、鄭夢周等遣令川貞世、請修隣好。至是使者遂來京師。義滿使大內義弘接待。義滿答書曰、頃者九州違命之小醜、既伏其罪、以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其後聘問不絕。九月三日、有流星。四日、星犯月。九日、地震。十一日、又震。奉幣於伊勢。二十二日、幕府修東方清流祭。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修八講於吉祥院。二十九日、畠山基國傳幕府旨三池康親、付河崎地以充軍糧。十一月四日、關東管領足利氏滿薨。年四十。氏滿性嗜酒、每雨會內外臣僚宴飲、歡不間禮節。嘗大醉曰、天子人也、將軍人也、吾亦人也。卿等事我者亦人也。而其智或超我、何者親

接下民、曲知其情實、故所居愈下、則所睹愈切。凡事不親睹、則情不通、使上下時易位而治、國則可矣。衆無敢對者。森元信光進曰、有上斯有下、居上者尙寬公而統大體、若苛察自用、則諸吏難于處事、而民從受之患、苦如秦時。時賴撫民而尙不足、恐官吏之爲姦、糾劾諸國、以察民隱。天下大治、是又古今所罕有焉。爾後君臣、概皆懷私曲、不顧爲人害、所以爭亂相踵、且主天下者、是非凡人、賴朝以後、至等持寶篋二公、當其薨、必有天變地妖、萬人咸觀、譬之五層塔塔上寶珠天下主也、其第一層則公族、又其下層、諸侯高家諸官吏、層層遞降、以至基礎、基礎與倭也、其傍叢間小蟲咽露者、庶民也。庶民不沾恩惠、則不活。惟君上留意焉。氏滿大悅、增其祿。其納人言如此。子滿兼襲爲管領。上杉朝宗輔之。十三日、以氏滿薨。停聽訟七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幕府修金剛童子法、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於其第。十二月二日、幕府使中臣忠澄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二十二

遷伊勢太廟神主、祓除其宮。三日、左大臣洞院公定薨。十九日、幕府使尊道法親王行普賢延命法于青蓮院。二十日、幕府修泰山府君祭。二十一日、幕府修東方清流祭。二十七日、親貢馬幸內侍所行臨時神樂。是歲、崇賢門院薨。其疾也、公卿相議將修泰山府君祭。禮之門院曰、勞人費財、雖延殘齡、非我意也。吾常爲善、不爲惡、而死命也不聽。足利滿貞殺斯波滿詮于大越、笠置寺火。幕府置三管四職七頭、定其章程。武衛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山名、一色、京極、赤松氏、更爲侍所。別當謂之四職。武衛即斯波氏、京極即佐々木氏也。武田、小笠原氏、更司弓馬禮式。吉良、今川、澁川氏、更爲武者頭。吉良岐爲兩家稱。兩吉良伊勢氏爲奏者。謂之七頭。關東亦擬之。自稱曰公方。故上杉憲房之後、世居鎌倉山內、憲房兄重顯其後、世居扇谷。稱兩上杉。更爲管領。而氏滿弟滿直管陸奥出羽。號曰三管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



都宮八族曰八館

新井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清華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傲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輒僭擬皇室之禮其無知妄作往々如此

幕府改執事爲管領

六年己卯春正月內大臣九條教嗣罷左近衛大將二月十八日幕府付土方二卿瀨尻大嶺等地於天野景政以充軍糧二十一日以右大臣三條實冬爲左大臣內大臣九條教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良嗣爲內大臣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二條滿基兼右近衛大將三月四日與福寺僧徒毀管内妓院十一日慶興福寺詔准入省御齋會前將軍義滿蒞落焉二十七日讀書始是春鎌倉府遣足利滿貞足利滿直以鎮陸奥出羽夏四月五日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六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六百二十四

羽蟻集於春日社下之八日幕府行東方清流祭十二日珪子內親王薨十四日前將軍義滿修大法華法于北山第十七日關白師嗣罷十九日幕府使中臣忠澄遷內宮神主于東寶殿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前將軍義滿行法華懺法于北山第二十二日內大臣近衛良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二條滿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今出川公行兼右近衛大將公行實直之子也五月朔前將軍義滿觀競走于賀茂八日義滿夫人藤原慶子薨安藝法眼女也十二日義滿修六字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法六月六日蒙古賊船至對馬據仁位鄉據嶽對馬主宗貞茂擊敗之七日迎祇園神與前將軍義滿往觀焉十五日前左大臣洞院公定薨公定以博識聞能諳諸氏流派編纂尊卑分脈十四卷敕納官庫世稱之官本系圖十七日幕府祈雨十八日大雨二十三日將軍義滿受法衣于僧中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

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三萬六千神祭于其第二十四日祈雨二十五日一色詮範以今富庄民逃亡免其代官小笠原長春

二十七日幕府修水天供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令祇園社僧禱海內安寧是月千葉胤基讓家于子胤鎮移居松尾秋七月七日京師訛言足利滿兼叛二十日前將軍義滿修北斗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二十八日足利滿兼巡視陸奥出羽是日發鎌倉八月九日釋奠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觀月和歌會十九日前將軍義滿行無名大法于北山第是月朝鮮遣使來聘九月十三日大雨烈風十四日奉幣于丹布貴船兩社以祈明日晴十五日前將軍義滿慶相國寺七層塔准八省御齋會二十二日義滿行金剛童子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修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四日細川滿元與書香宗我部某許某采地故如暉和歌會是月客星見南方陰陽頭安倍有世奏曰九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六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三千六百二十六

日間大兵必起勅奉幣諸社是時三管領頗張威福忌大內義弘功義弘亦特功驕傲不爲之屈由是義弘所爲三管領每沮激之及義滿營居于北山使諸將助作且令曰使士卒充役義弘曰我卒可役于弓矢不可役于土木義滿雖不之罪而大恚之義弘亦不自安是時鎌倉管領足利滿兼嗣立凡事准擬京師自稱將軍第曰御所執事稱管領義滿遣使謂之不服遂有異圖義弘潛與鎌倉通謀欲東西稱兵刻期入京其意蓋在劫義滿除三職也冬十月十三日義弘遂帥周防長門諸國兵至界城京師方傳筑紫中國兵充斥紀伊義滿輒以爲義弘反尊道法親王以義滿意私遣使召之不至二十一日義弘傳鎌倉旨陰招諸將今川貞世封其書上義滿義滿於是急召貞世曰吾愧見卿也土岐詮直起美濃京極高重起近江山名時清起丹後並應義弘時幕府兵寡土岐賴益六角滿高等往討美濃近江在者皆不堪戰義弘曰氏清

唯攻京師、自疲兵馬、所以敗也、固爲守計、修壘、起樓櫓、自巡視、曰、雖有百萬衆、不能拔已、二十七日、義滿修五壇法、以祈戰捷、先遣僧中津詣起兵之由、義弘乃與衆議、所以答之、子持盛進曰、大人身有六國、亦已榮、今將軍遣使論大人、其意甚厚、宜改圖奉命、平井備前亦諫之、義弘不悅、杉豐後曰、事至此、矣、豈可中止乎、義弘然之、出見中津對曰、吾自十六歲在鎮西、大小二十八戰、夷氏、清備、南朝、功勞匪輕、昨年之役、介弟又歿、而幕下不恤其孤也、且聞有創國之議、密令少貳菊池誅我、而頻々召我、我不能無疑、中津曰、往將軍以少貳叛、令公討之也、豈又令少貳謀公乎、今將軍兩國恃巷說耳、果何所徵、公之功固高矣、宜以遜退而保之也、義弘曰、師勿言、吾已與鎌倉公約、將入諫、幕下批收待來月二日入見將軍、然不可先期獨發、可待鎌倉告報、而同口入洛、言畢、起、二十八日、中津還報、義滿笑曰、奴輩自負其強、不知乃公實使然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一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一十八

十一月三日、義滿傳檄鎮西、以討義弘、四日、義滿祈戰勝于石清水宮、八日、義滿遣細川賴元、六角滿高、京極高詮、赤松義則等、以六千兵發京師、義滿亦將三萬餘兵出、于東寺、十二日、足利滿兼寄小具鄉地於鶴岡八幡社、祈海內安寧、十四日、義滿進陣男山、又以畠山基國及滿家斯波義將等十一將將之、往攻界浦、義弘聞義滿出陣、乃至石津、北向一拜、乃還界浦爲守禦備、一日、禱于住吉社、巫祝發狂騰跳曰、義弘之計、猶雪著、熾義弘笑曰、我以寡破衆、猶雪滅火、二十一日、足利滿兼以一萬餘騎出陣于武藏府中、聲言援京師、二十九日、諸軍攻界浦、城兵出戰、殺傷無算、夜半引退、北畠滿泰死之、義滿令諸將息戰、築長圍于岐賴益等擊、七岐詮直于美濃、平之、京極高詮擊京極高重于森山、走之、十二月七日、遣兵丹波、擊山名時清、斬之、八日、義滿使僧修法祈戰捷、二十一日、諸軍又圍界浦、乃縱火四面而進、樓櫓皆倒、大戰良久、富

田尾張守以謂宜突圍西走、義弘不可、乃馳入基國陣、所向披靡、甲斐藏人力闘、難刀中其口鼻、戰不已、欲遇滿家決、滿家兵殊死戰、義弘身被重創、從兵皆死、乃大呼曰、身是無雙驍將、大內義弘也、來獲首、滿家遂斬之、義弘時年四十六、持盛將自及平井備前止之、使降、以兵三百出降楠木正勝、菊池兼朝皆在城、正勝謂其往日徒死無益、乞降、亦吾所恥也、乃引兵走大和、火延民屋、界浦萬家蕩盡、初、義弘據城也、以爲必死、令僧擬葬、修佛事、遂書周防、訣母及弟、作百首和歌、千句連歌、以據志、謂諸卒曰、爾輩第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諸卒亦抱必死、莫敢叛者、足利滿兼先鋒已至、美濃爲土岐賴益所敗、既而聞界浦敗、留武藏、二十三日、義滿凱旋、謂之應永之役、義滿賞功、與河內紀伊、于畠山基國、攝津和泉、于細川滿家は役、北畠顯泰與子滿泰、屬義滿滿泰戰死、顯泰走東野、聚散兵、皆飢、適有葬埋者、顯泰就掘、開取食、以佛蓋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

旗號、再進薄城、力戰大敗之、義滿賞之、以伊賀半州、及近江甲賀郡、自是北畠氏、世以佛蓋爲旗號、義弘既亡、土岐詮直等皆平、初詮直之舅曰、康行、康行者、賴康子也、天授中、襲美濃守、護其弟滿貞在京師、欲奪兄職、謂之義滿曰、詮直謀反、康行助之、義滿遣滿貞及從弟賴益往討降之、有康行逐詮直、以故詮直遂死、叛、是月、今川貞世懼譏、奔遠江、是歲、鎌倉府令小山泰朝、佐竹義盛等八氏、許執朱柄軍摩、賴襄曰、吾既論足利義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之有恩、無威也、雖然、猶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耳、義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誅氏清之叛也、曰、夷義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其叛且亂乎、使其叛且亂者、義滿所致乎、曰、然、夫山名氏數叛於尊氏、義詮之世、每叛有所侵略、既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義滿不行割讓、而又加河內紀伊、是氏清所以

能叛也幸而其子弟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義滿因得施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大內弘世乘亂擅有周防長門之地路於義詮左右得授二州守護又加以石州既已強大矣至於義弘又謂今川貞世得代其任經略鎮西故又加筑前及資諒氏清戰功又加和泉紀伊是義弘所以能作亂也夫義弘雖雄跨西道不得紀泉何以能作亂哉雖然作亂幾句在義弘爲失計矣義弘嘗欲與大友今川二氏連結以謀敗壓今川氏不肯而止使果如其計則義滿夷之必費歲月不能如拔界城之速也果舉兵繼旬乎亦舉之於義滿薨後則義持之不武何以制之是亦義弘之失計也義弘之失計義滿之幸也然則義滿之能誅夷二氏雖由其武抑亦有幸焉誅夷之不可必也而其叛且亂可必發之使能叛亂也故曰雖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義滿罵義弘曰豎子恃其強大不知適公使然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一

義滿亦自知之矣而爲之何哉豈未免義父祖之遺習耶或曰加授泉紀於二人者圖南朝也猶近時織田信長之使諸將各取敵地以自封也蓋曰譬之使應信長縱其饑者爾義滿則縱既飽者彼寧肯爲我趨搏哉將反搏我耳

七年庚申春正月五日將軍義持敍從二位十一口幕府以今川泰範爲駿河守護大內義弘首二十四日讀書始是月尹良親王移寺尾城二月三日大內持盛降前將軍義滿以其當諫父宥之授以周防長門初義弘舉兵也奉後村上皇子師成親王招聚義故至是持盛奉師成歸其國師成削髮爲僧後住周防法泉寺十三日細川基之與書矢野某毀其所據小童保譽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七佛藥師法于北山第十九日義滿受戒尊道法親王二十八日豐受太神宮成遷神主于正殿先是或問今川貞世於義滿曰貞世子弟留守遠江者與謀焉彼豈被命不即來者以此

貞世悞走歸遠江義滿怒欲討貞世以及滿兼滿兼執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凡與謀者皆釋不問貞世退居藤澤上杉憲定使人謂貞世曰子之退居適足以招疑耳貞世乃歸遠江已而義滿思其功勞召至京師待之如初初貞世父範國仕尊氏爲駿河遠江守護範國欲以駿河與貞世貞世以兄範氏嘗欲之固讓不受及範氏死貞世復讓于範氏子氏家範國其奇之臨終遺言命貞世幹掌門族事氏家復深感貞世恩臨死遺命以領國與貞世子貞臣貞世固執其志不肯受之適氏家無息胤其弟泰範爲僧居建長寺貞世請使還俗使氏家職義滿爲分駿河給半于貞世半于泰範細川賴之歎其廉讓爲難及也而泰範反疑貞世自請取之也於是欲更奪遠江與義弘俱詣貞世有武志至是義滿終令貞世養子仲秋襲領遠江三月朔日當食不應三日不豫五日足利滿兼引兵還鎌倉義滿謀知其謀以下野足利莊子滿兼以解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四

謀滿兼猶懷異圖上杉憲定諫不從奔上野八日先是陸奧人伊達政宗起兵據赤館自南北講和足利氏專執兵權而政宗祖先以來奉事南朝以故不肯爲之下於是糾集義故舉兵是日鎮將足利滿貞命陸奧將士擊之不能克十五日足利直冬卒于石見子冬氏嗣爲兵衛佐居備後世呼曰中國武衛二十四日足利滿兼謁鶴岡八幡社二十六日鎌倉府承幕府旨賜四海安寧于鶴岡八幡社七日是月幕府下書細川賴長許其采地如故守宮祠火夏四月四日僧周信十三回法會前將軍義滿蒞焉八日足利滿貞與書結城滿朝許其白川庄等采地如故十四日前右大臣花山院通定薨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八日島山基國中令日前國懸兩福田爲守護不入地是月大和旱五月十日滋川滿賴與書守治惟村催其出兵二十一日前關白左大臣經教薨二十五日足利滿兼使上杉憲定迎足利乙若于上

野、遠、鎌倉六月朔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九日、鎌倉府寄桑原鄉地於鶴岡祠以充臨時神饌、十二日、鎌倉府寄義毛田原地於大山寺以充其修護摩堂費十五日、足利滿兼悔過納誓書于三島社、遂上杉憲定於上野、異謀乃熄、十九日、春日社成、遷神主焉、二十七日、以往年盜入伊勢內宮汚神衣、假遷其神主於東寶殿、是日復舊、秋七月四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及諸寺、祈東埵無事、二十一日、信濃守護小笠原長秀赴任此日、至佐久郡、尋入善光寺、八月五日、釋典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十七日、地震、二十日、小笠原長秀加稅于村上滿信等采地、滿信等聚黨殺其吏、九月三日、滿信等率兵擊長秀、八日、宇都宮氏廣作亂下野、斯波持詮擊斬之、遂首鎌倉、足利滿兼勞之、授以氏廣封地、二十四日、小笠原長秀與村上滿信等戰不克、入鹽崎城、部將坂西長國等走保大塔砦、二十八日、幕府奏樂于石清水宮、冬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六

月十六日、村上滿信圍攻大塔砦、坂西長國乞援于鹽崎城、不至、十七日、大塔砦陷、長國等死之、十八日、長秀就大井光矩講和於滿信、還京師、滿信等連署罪狀、長秀幕府以島田某代之、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四日、伊勢地震、深勝法親王薨、十一月二日、前將軍義滿視紅葉于高雄、梅尾二十二日、前關白左大臣師嗣薨、十二月十三日、島津伊久與谷山郡及給黎院之半於澁谷、重賴是歲、旱、前將軍義滿妻六條氏諫義滿失政、島津元久與島津伊久絕、本田忠親諫之、不可、八年辛巳、春正月十六日、幕府讀書始、十七日、前將軍義滿修闕魔天供于北山第十八日、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二十六日、讀書始、二十八日、幕府行東方清流祭、二十九日、足利滿兼與書結城朝常、政常賞其戰功、晦、前將軍義滿參朝、閏月十一日、多武峯妙樂寺鳴動、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與尊道法親王會于廬山寺、

十六日、澁川滿賴傳幕府旨、賞宇治惟村功、許其米邑如故、十七日、前將軍義滿修不動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修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八日、出雲路祠火、二月朔、口有食之、八日、釋奠、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禰北野社、十八日、義滿修七佛樂師法于北山第十九日、義滿與尊道法親王同觀花于等持寺、二十日、八幡神人奉神輿、入左衛門供人家、太白犯守宮、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及北野社、二十五日、義滿與尊道法親王、及僧滿意、滿濟等觀花于大原野、二十九日、土御門殿火、初火起于小御所、帝避出自北門、徙御權大納言日野資教、第僅携神器及一二物而已、代代宸記、和漢文書、寶貨奇器、皆灰燼、遂還御將軍義持室町第、廢朝三日、晦、前將軍義滿獻衣服什器是夜參朝、是月、菊池氏、赤星氏、少貳氏、作亂于鎮西、二月二日、修樂師供、愛染王供諸法、又奏神樂於神樂殿、於北野祠、五日、以相國寺延諸寺首六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三十八

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宗顯爲造內裡奉行、八日、前將軍義滿修護身法于北山第、島津元久與柏原保地于田代、清久十日、前將軍義滿修大般若法于北山第、又行泰山府君祭、並七日、二十四日、將軍義持任權大納言、鎌倉府寄愛玉鄉地於三島、而爲神田、二十九日、皇子躬仁生、是春、大雪、幕府建北野經堂、祭明德戰死將士、夏四月十三日、修禊於室町皇居、十四日、賀茂祭、前將軍義滿與尊道法親王往觀焉、相國寺法堂成、二十三日、島津元久攻市來島津伊久馳救之、尋還軍、获平、五月五日、前將軍義滿觀小五月會于坂本、競馬于賀茂、十三日、義滿父子宿禰日吉社、修法華八講、京極高詮與僧徒爭鬪、有盜犯六角滿高營、前將軍義滿修聘于明、應永初、筑紫商、肥富者自明還、方陳通信之利、義滿信之、於是遣僧祖阿、肥富于明、獻寶刀、細馬、甲冑、紙硯、副以金千兩、參議東坊城秀長、草書、書辭甚恭、先是我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外國、

元主令韓人來請爲戲之元亡明興明主元璋亦文中年間數託僧來請路梗不通至是始通信自是信使不絕使皆以僧爲之二十四日將軍義滿持調春日社六月二十日前將軍義滿修十種供養于北野社二十三日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秋七月四日伏宮殿火累代御記文書樂器悉亡十日幕府行東方清流祭二十日僧游行授十念于七條道場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滿修如法尊勝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是月大水星隕響如雷八月三日造土御門殿前將軍義滿修熾盛光法于北山第七日皇子實仁移於日野資教第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二十日島津伊久與南鄉于伊作某二十三日焚惑犯鎮星九月三日前將軍義滿修金剛童子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五日島津元久將兵救鶴田九日前內大臣萬里小路嗣房薨十日島津伊久自萩平至熊越元久入鶴田城十

四日前將軍義滿遊宇治十六日義滿往兵庫觀高麗船二十日島津元久出兵鵜巢島津伊久遣相良自賴陣其西北以備之二十一日元久遣兵屯神崎山伊久使東鄉某副田某往據善福寺山二十四日我邊民侵明漸東冬十月十日島津伊久請援于相良實長實長率兵至熊追二十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良忠爲橋氏是定二十五日島津伊久與島津元久戰元久敗績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護身法于北山第二十七日地震是歲寬守法親王薨遷粟田神主於假殿九年壬午春正月二日將軍義滿持臨畠山基國第六日義持叙正二位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臨斯波義將及義種第十四日讀書始崇賢門院臨日野仲光第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七日幕府始行弓始於畠山基國第十九日建皇居諸門彗星見西方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行大法及外典禱于北山第二十五

日義滿訪尊圓法親王二十七日津守國量薨二十九日地震南朝遣皇子高田宮起兵陸奥二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將軍義滿持訪堯仁法親王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禰北野社七日十一日後龜山法皇遣使訪卜部兼源病十三日室町鎌倉兩府修法祈禳星變十四日釋奠十七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祈禳星變幕府罷待所赤松義則以土岐賴益代之前將軍義滿臨一色詮範第大中臣輔時遇害十八日京師火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滿奉崇賢門院臨日野仲光第二十九日義滿謁石清水宮三月二日後龜山法皇遣使卜部兼源義滿遊東山四日夜義滿參朝五日義滿遊西郡及御室七日夜義滿參朝八日二條大宮火十日前將軍義滿及尊道法親王臨斯波義將第十二日義滿謁後龜山法皇十三日後白河帝忌辰誦經長講堂十四日前將軍義滿奉崇賢門院謁皇太神宮二十日卜部兼源義滿謁後龜山法皇二十二日前

將軍義滿獻劔一口衣三十領錢十萬匹于後龜山法皇二十七日卜部兼源謁後龜山法皇夏四月五日以飛蟻集春日社祈禳吉田社九日後龜山法皇賜書關白經嗣二十日賀茂祭前將軍義滿往觀焉二十三日義滿見明僧于北山第二十五日後龜山法皇遣使訪卜部兼源病二十七日後龜山法皇遣使卜部兼源五月三日卜部兼源薨鎌倉府命僧祈禳陸奥亂六日前將軍義滿宿禰北野社八日吉田社鳥居倒十六日後龜山法皇遣使卜部兼源十八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一日鎌倉府遣上杉氏憲攻赤館伊達政宗邀擊敗之氏憲僅以身免大旱屢祈慈濟院火二十四日澁川滿賴與赤星氏戰不克入綾部城二十六日祈雨秋七月朔修水天供及護摩四日幕府使還自明七日祈雨陸奥自三月不雨迄是月草木皆枯十日前將軍義滿親猿



樂于目牆堂十八日迎御靈神與義滿往觀焉二十二日招提寺僧獻如意珠于義滿是月幕府召足利滿兼滿兼稱病不至八月朔明主朱允炆使僧道舜一如來聘其書曰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百計苟非厭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今遣使者班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三日義滿往兵庫觀明船十一日館明使于法住寺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大風十六日前將軍義滿與書島津伊久禁鎮西民侵明邊疆二十一日足利滿詮叙從三位二十二日以左大臣三條實冬爲太政大臣內大臣近衛良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今出川公行爲內大臣九月三日前左大臣四辻善成薨以博識見稱著源語河海抄五日日前將軍義滿見明使于北山第伊達政宗力竭出降十七日內大臣今出川公行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公俊兼右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四十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四十四

近衛大將公俊實時之子也是秋大水冬十月七日幕府命僧誦萬部經于北野社八日前將軍義滿遊于嵯峨十七日僧道豪爲天台座主幕府命僧轉讀普門品于北野社是夜行謝土公祭於土御門殿二十日前將軍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三日奉幣伊勢石清水賀茂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八社是夜行防解火災諸祭於土御門新宮是月伊勢國司北畠顯泰薨子滿雅嗣前將軍義滿詣長谷寺陸奧雨霖民飢授七歲以下孩兒于水十一月六日讀經諸祠修法於土御門新宮十五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六日義滿巡視土御門新宮栽櫻橘樹于土御門新宮十九日土御門殿成徒御焉賞將軍義持功授從一位是夜延見義滿于內殿二十五日行法華八講十二月九日禪寂佑全讓地於其子正清十五日賞藤原行俊書賢聖障子銘及遺明書授正三位二十四日行泰山府君祭是冬地震

十年癸未春正月二日將軍義持臨畠山基國第五日前將軍義滿臨畠山基國第十二日義滿臨斯波義將及義種第二十義滿臨畠山基國第二十一日義滿修護身法于北山第二十六日義滿臨京極高光第二十八日以光嚴院孫觀覺爲法親王晦高田宮軍敗自殺諡名盛政拔新宮城新宮時廣奔越後二月四日一條經嗣供寬平御記于後龜山上皇觀覽前將軍義滿修北斗法于北山第九日釋奠義滿宿禰于北野社十三日明使僧遊比叡山十五日地震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藥師法于北山第明使還義滿報聘僧圭密等于明二十一日幕府官吏議政于北山第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二十四日讀書始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臨斯波義將母氏第三月二日雨雹後龜山法皇賜勅書一條經嗣還寬平御記三日明使發兵庫四日前將軍義滿臨齋藤氏第五日將軍義持奉通陽門院遊北山第十四日前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四十六

軍義滿遊大原野二十八日義滿謁石清水宮是月小田治朝卒饑饉去年十二月至是月陸奧大雪是春陸奧地震夏四月十三日幕府行東方清流祭二十五日新田義則潛匿相模木賀秀澄家秀澄變志訴諸鎌倉足利滿兼遣藤田重基襲義則于底倉義則親拒之不克戰歿時義隆適在他處故得免難滿乘貴重基以底倉木賀地更稱族安藤五月澁川滿賴與菊池武朝戰于千葉六月三日震相國寺七層塔將軍義持往觀焉五日前將軍義滿訪相國寺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十四日足利滿詮任權中納言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滿四子某人青蓮院爲僧改名義圓秋七月五日尊道法親王薨八月二日琉球船漂到六浦鎌倉府遣人點檢有永樂錢數百緡發使告狀京師將軍義持曰山東者皆滿兼所管也乃悉收所齎諸物給米穀鹽薪放還後滿兼定永樂錢通用法云三日明船來僧岐陽還自明十九日右大臣九條教

嗣罷以內大臣今出川公行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滿基爲內大臣九月三日幕府以正觀寺列十剎班二十二日伊勢大風雨二十八日幕府奏樂于石清水宮冬十月七日前將軍義滿命僧誦經于新御堂聽之八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二十大大內弘茂遇害二十二日北島氏饗前將軍義滿于年尾二十三日建吉田祠及今宮祠鳥居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八日義滿詣園城寺二十九日義滿見高麗人于北山第是月慶眞如堂塔義滿往觀焉幕府使僧圭密上賀表于明主緣間月十二日石清水鳴動數日十七日前將軍義滿宿禰石清水宮十九日地震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修法華懺法于石清水宮行舞樂二十五日幕府造相國寺塔十一月二日前將軍義滿詣粉河畠山基國饗之三土地震十四日鶴岡八幡社成遷其神主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滿行法華八講于北野社二十九日

島津元久與地于禰寢清平澁谷重賴十二月朔前將軍義滿奏神樂于總社二日義滿行法華八講于北山第三日足利滿詮任權大納言叙從二位七日滿詮致仕薙髮島津守久與地于澁谷重賴十三日島津元久與書澁谷重賴誓忠難相濟十九日澁川滿賴遣書宇治惟村擊菊池武朝是歲榮仁親王移于有栖川莊天台座主尊滿罷十一年甲申春正月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十八日將軍義滿持修不動護摩法于東寺二十一日下野那須山燒二月十八日前將軍義滿修金剛童子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五日讀後漢書二十七日前太政大臣實時薨三月十日前將軍義滿修大般若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二十三日追贈故參議三善清行正二位權大納言其

子僧淨藏僧正夏四月三日前將軍義滿造大塔于北山九日義滿詣高野山十九日義滿修文珠八字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一日幕府許宇治惟村襲領阿蘇社田及守富莊祈國家安寧五月十二日明主棟遣使告即位十五日鎌倉府付甲斐兩歲段錢於鶴岡八幡社充其造營費十六日前將軍義滿見明使趙居仁等于北山第義滿修仁王經法于北山第十九日義滿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六月六日將軍義滿持納馬于祇園社十三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三萬六千神祭于其第二十三日少貳貞賴卒二十九日幕府使島津元久與島津伊久和因以元久爲日向大隅守護秋七月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一字金輪法于北山第二十日祈雨是月幕府遣僧明室于明仙道諸將納連署誓紙于足利滿直八月三日安藝守護代山名滿氏許吉川經見襲

領其采地九日幕府命高某修理大渡橋十一日祈雨十五日前右大臣九條教嗣薨前將軍義滿修大六字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八日明人至京師九月八日前將軍義滿修尊勝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十月二日澁川滿賴使宇治惟村假管肥後國務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十三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四日僧正桓教爲天台座主十一月朔鎌倉府以妙樂寺爲新願所六日澁川滿賴使宇治惟村假管山門莊十三日前將軍義滿修不動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二十七日幕府與書宇治惟村賞其戰功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金剛寶珠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七日行泰山府君祭護明年厄運二十八日美作守朝倉氏景卒是月永福寺

火、

十二年乙酉春正月二十九日、刑部卿安倍有世薨、二月十三日、若狹大風、遠敷二宮樓門、八幡宮鳥居倒、二十七日、讀貞觀政要、三月十五日、鎌倉府修五壇法于鶴岡八幡社、十八日、鶴岡八幡鐘樓火、二十日、前將軍義滿謁春日社、二十八日、朝鮮人至京師、是月、侍從紀俊長通、俊長日前國懸宮神職也、好讀書、善和歌、帝詔採歌詠百餘篇、每有遊宴必召預之、叙從三位、聽內昇殿、俊長不喜、遂遁居南紀、有梅數百株、竹數千竿、以梅竹爲傍、以故曰竹隱、曰梅隱、貯書數萬卷、每引酒琴之徒、歡娛以終、是春、赤星氏攻綾部城、取之、澁川滿賴奔筑前、夏四月五日、僧中津寂、十四日、前將軍義滿謁九世戶社、二十日、以修法華八講、遷御東小御所、二十六日、修法華八講于清涼殿、二十七日、二階堂火、五月初、前將軍義滿見明使于北山第、六日、義滿觀猿樂于醍醐、十日、幕府使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五十二

澁川滿賴、菊池武朝、十四日、烏丸一條火、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二日、春日山木枯、六千餘株、六月二日、澁川滿賴假付木山莊于宇治惟村、充軍食、六日、以春日神木枯奏神樂于其社、九日、大水、祇園社鳥居倒、壓死者二十餘人、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二十七日、義滿使僧正增珍、安倍有茂、夫人日野氏疾、秋七月四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弘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八日、義滿訪其夫人日野氏病于室、町第十日、義滿復訪夫人病于室、町第十日、將軍義滿持亦省、父于北山第、十一日、義滿夫人從一位日野業子薨、下天下觸穢過、晉令十四日、地震、十六日、泉涌寺塔頭火、二十五日、幕府罷管領、畠山基國、以斯波義重代之、八月二日、有盜放火于北山第、撲滅之、圓覺寺火、三日、前將軍義滿如兵庫、觀明船、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十八日、義滿詣西大寺、二十二日、義滿宿禰

北野社、二十四日、醍醐清瀧祠火、是月、大風、傷榑麻、疹流行、九月

八日、泉涌寺舍利會、將軍義滿持蒞焉、十一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二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朝宗、十三日、和歌會、十四日、大膳大夫伊達政宗卒、行朝之孫也、文兼武、領志田、巨理、名取、宮城、深谷、松山、黑川、郡等及羽州、長井、莊、築西山、館居焉、善和歌、詠山家、務、耶、阿比、乃、幾里、波、左、奈、俄、良、宇、美、耳、仁、雪、奈、加、那、耶、阿、比、乃、幾里、波、左、奈、俄、良、宇、美、耳、仁、底、由、使、爾、登、奈、利、能、登、加、依、耶、摩、佐、登、政宗詠歌入新續古今集者三首、及卒、將軍義滿持以和歌及法華經一部爲賻、十五日、地震、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訪廣橋兼宣病、十月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七日、幕府行東方清流祭、八日、鎌倉府以上杉憲定爲執事、十二日、帝患痘瘡、十三日、幕府使出雲國造更造、杵築大社、十五日、前將軍義滿修如法不動法于北山第、十九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日、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八日、義滿觀紅葉于某寺、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五十四

一月八日、義滿修如法不動法于北山第、十八日、寬教法親王薨、十二月二日、前將軍義滿修法華八講于北山第、八日、義滿宿禰北野社、十一日、安藝守護代山名滿氏還付平田等、地于吉川經見、十五日、備中守護細川滿之卒、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是冬、島津元久攻田布施、圍牟禮城、大潮沒、遠江荒井崎、十三年丙戌春正月十二日、太白犯歲星、十五日、日吉二宮火、十六日、京師火、前將軍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弘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十八日、畠山基國卒、子滿家嗣、次滿則、是爲能登、畠山氏始、祖、二十七日、讚岐大雪、二十八日、雪、二十九日、以後光嚴院三十三回忌辰、修法華懺法、二月六日、釋奠、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禰北野社、十二日、圓滿院門主行悟寂、十五日、幕府遣兵于大和、擊十市氏、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是月、

二階堂行貞棄卒禮城走島津元久取田布施三月八日造泉殿  
十日、前將軍義滿造新第于北山、十五日、義滿如大炊御門公俊  
第十六日、義滿謁石清水宮、十七日、義滿謁左目半若宮、及北野  
社、修法于北山第十八日、義滿遊石山及醍醐、二十三日、澁川滿  
賴遣書宇治惟村與大友親世大內益見戮力擊菊池武朝、二十  
八日、讀史記二十九日、奏樂是春、天下饑夏四月三日、前將軍義  
滿奉崇賢門院、如日野重光第、十四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  
日、山科新宮社、成、建神主、五月朔、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五  
日、義滿爲其子義嗣修法、六日、有盜放火幕府七日、幕府使東大  
寺直管兵庫關務、九日、前將軍義滿奉崇賢門院遊兵庫、二十日、  
義滿復遊兵庫、二十二日、義滿讀仁王經于東寺、二十九日、明船  
至兵庫、六月朔、日有食之、二日、鎌倉府更造鐘樓于鶴岡、七日、若  
狹守護一色詮範卒、子滿範嗣、八日、明船又至兵庫、十一日、前將

軍義滿見明使俞士吉等于北山、第、明主棧贈書義滿曰、近者使  
臣由王國回言、王夢朕皇考、蓋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  
弗届、王心寢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爲夢、朕皇考示夢於  
王、卽所以監撫於王也、皇考監臨、卽天之監臨也、若對馬壹岐海  
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卽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楫、擒  
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又  
贈以壽安鎮國山碑文、義滿厚贈謝之、十五日、義滿如尼崎、觀明  
船、十九日、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二十三日、幕府賞吉川經見  
戰功、二十四日、前內大臣三條公豐薨、閏月四日、春日山水又枯、  
二千株、八日、奏樂、十日、明船至赤間關、十八日、以春日山水枯、奏  
神樂于春日社、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八字文字法于北山第二、  
十七日、雨雹、秋七月五日、幕府課段錢於出雲周防、充東寺修造  
費、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八日、鎌倉府修一字金輪法、又修

曼茶羅供于鶴岡社、二十三日、始御泉殿、幕府課段米於紀伊、充  
日前國懸社造營費、明人遊奈良、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滿參朝、八  
月三日、鎮西探題澁川滿賴薨、髮號道鎮、五日、大風洪水、前將軍  
義滿遊兵庫、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  
十七日、內大臣二條滿基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公  
俊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足利義持兼右近衛大將、十八日、前  
將軍義滿謁春日社、二十三日、義滿宿禰北野社、二十四日、大風  
洪水、北野社林木偃拱、北樓倒祈晴、九月二日、又祈、五日、前將軍  
義滿見明僧于北山第九日、將軍義持百日肆樂、始于是日、十日、  
前將軍義滿受佛舍利于東寺、十二日、清水塔及將軍堂西門火、  
十四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三日、造春日社、秋、風水、  
冬、十月八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將軍義持詣北山第十  
九日、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七日、奉幣春日社、二十八日、前將軍

義滿參朝是月、我邊民侵明沙門島十一月朔地震十四日、雷雨  
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十二月二日、義滿修法華  
八講于青蓮院、日野重光第八日、前將軍義滿宿禰北野社、十  
八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弘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  
二十五日、車駕幸通陽門院、訪其病、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滿訪  
通陽門院病、二十七日、通陽門院崩、尊足利義滿夫人藤原康子  
爲准母、准三宮、冬、大友孝親弑其父親著而自殺、初親著兄親世  
卒、二子持直親隆皆幼、親著承後、親著長子孝親爲人粗厲驕縱、  
親著惡之、欲傳國次子親綱、孝親聞之、憤怨、遂及此、持直乃盡誅  
賊黨自立、  
十四年丁亥、春正月五日、地震、將軍義持兼左馬寮御監十六日、  
前將軍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二、五月五日、有盜放火于日野  
重光第、撲滅之、六日、太政大臣實冬罷、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禰北

野社十六日京師火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謁春日社二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三日聖護院坊及梅尾坊火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三月二日義滿奉崇賢門院遊廣橋兼宣第三日義滿遊鞍馬五日尊准母准三后藤原康子回北山院十八日明船來二十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一日樂始二十三日北山院入內晦讀書始夏四月五日前將軍義滿謁皇太神宮六日薩摩守護島津伊久卒從弟元久嗣七日北山院謁皇太神宮九日前將軍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五月五日義滿遊小五月會焉北山院觀競馬于賀茂十二日義滿北山院謁久世戶社十七日義滿北山院遊若狹矢穴二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六月十四日熊野木宮火十五日祈雨前將軍義滿修安鎮法于北山第二十一日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相國寺修儀法義滿遊焉二十五日無雲雷二十七日晚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

夏旱秋七月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遊兵庫二十六日奏樂遷春日神於假殿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八月五日義滿見明使于北山第九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宿禰北野社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慶善光寺塔十八日遣太政官藤十九日蹴鞠會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謁春日社二十四日大風二十九日足利滿兼第火九月六日前將軍義滿參朝八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九日義滿參朝十五日義滿遊兵庫十九日大風二十一日奏樂右馬頭佐竹義盛卒以上杉憲定子義人為嗣二十五日有流星二十九日室町第火秋咳疫流行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將軍義持參朝五日崇賢門院宿禰北野社六日前信濃守小笠原長基卒十日前將軍義滿參朝二十日義滿携明人遊常在光院二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三日奏樂二十七日義滿及將軍義持參朝十一月九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八日平

岡八幡社火二十七日歌合時連歌大行十二月三日前將軍義滿修法華八講于北山第六日圓覺寺火八日前將軍義滿宿禰北野社十四日地震海溢十七日內侍所神樂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弘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義滿遊西園寺實永第十九日義滿謁春日社是歲左京權大夫菊池武朝卒年四十五飢饉十五年戊子春正月朔百官賀正北山院十三日大風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十八日那須山噴火二十八日地震是月喉痺病流行二月初前將軍義滿遊兵庫三日明船發兵庫修理大夫斯波義種卒六日有蝦蟇闕于幕府東門南蠻貢鸚鵡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禰北野社十五日有鳩闕于將軍義持第十八日舞樂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一日蹴鞠會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舞樂于北山第將軍義持第鳴二十七日聽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二

足利義嗣昇殿三月四日義嗣叙從五位下八日車駕行幸前將軍義滿北山第觀花關白經嗣以下公卿百司扈從義滿著衲衣捻念珠携幼子義嗣出迎四脚門下義嗣班關白經嗣上是日將軍義持不會十日上在北山第前將軍義滿獻物十一日連歌會十二日觀崇賢門院及北山院十四日觀樂十五日觀崇賢門院觀猿樂十七日蹴鞠會十八日又蹴鞠會十九日舞樂二十日和歌會二十四日遊園地夜聽早歌以足利義嗣為左馬頭叙正五位下二十五日蹴鞠會是夜聽白拍子二十七日夜觀白拍子舞二十八日車駕還宮足利義嗣叙從四位下車駕淹留旬日治具丁寧宴盡香美以池邊鶴及花契萬年為和歌題卷首載御製次義滿次義嗣次關白以下逐次書之以池臺花照宴為詩題押以春字聯歌義滿唱首句御製廢之相次至百韻時人謂行幸



之遊宴。未。有。盛。於。此。時。矣。二十。九。日。義。滿。義。嗣。參。朝。謝。恩。是。日。以。義。嗣。爲。左。近。衛。中。將。春。花。山。院。長。親。徒。居。華。頂。山。下。著。耕。雲。口。傳。便。後。世。學。和。歌。者。夏。四。月。朔。足。利。義。嗣。肆。樂。于。北。山。第。三。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四。日。義。滿。謁。左。目。牛。若。宮。及。北。野。社。五。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日。義。滿。義。嗣。謁。皇。太。神。宮。十。六。日。北。山。院。詣。長。谷。寺。二十。日。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近。衛。忠。嗣。爲。關。白。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五。日。足。利。義。嗣。冠。禁。中。以。義。嗣。任。參。議。叙。從。三。位。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滿。有。疾。是。日。藤。原。嗣。教。冠。于。北。山。第。五。月。朔。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世。行。泰。山。府。君。祭。以。禳。其。病。六。日。准。三。宮。足。利。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廢。朝。三。日。尊。氏。義。詮。爲。治。寬。不。戢。下。諸。功。臣。驕。恣。動。輒。叛。亂。義。滿。襲。職。脩。飾。軍。政。紀。綱。大。振。山。名。大。內。二。族。相。繼。誅。滅。僭。逆。之。徒。悉。屏。息。焉。義。滿。以。戊。戌。生。人。謂。義。滿。生。歲。戊。戌。字。皆。從。戈。故。能。以。戈。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四

戰。平。天。下。也。自。甫。嗣。細。川。賴。之。薦。老。成。士。如。斯。波。義。將。常。隨。事。諷。諭。多。所。矯。拂。其。定。禍。亂。廣。土。疆。以。隆。足。利。氏。之。業。者。左。右。匡。正。之。功。最。爲。多。矣。尊。氏。之。時。凡。行。事。沿。用。源。賴。朝。制。至。義。滿。其。法。益。備。云。義。滿。性。豪。侈。而。數。平。亂。逆。志。益。驕。待。將。師。甚。倨。朝。臣。往。來。其。家。者。或。以。家。隸。遇。之。又。喜。上。木。創。寶。幢。相。國。諸。禪。寺。定。爲。五。山。置。僧。錄。司。僧。中。津。妙。範。祖。阿。周。信。等。皆。見。厚。遇。足。利。氏。崇。禪。至。義。滿。益。盛。初。義。滿。最。愛。次。子。義。嗣。特。奏。請。三。句。間。自。從。五。位。下。陞。從。三。位。參。議。漸。有。廢。嫡。意。遂。加。首。服。于。宮。中。儀。准。親。王。自。是。嫡。庶。不。相。善。及。義。滿。薨。衆。疑。所。立。管。領。斯。波。義。重。遂。立。義。持。爲。嗣。義。滿。初。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累。遷。從。一。位。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終。至。太。政。大。臣。准。三。宮。初。久。我。氏。爲。源。氏。長。者。充。淳。和。非。學。兩。院。別。當。至。義。滿。時。乃。屬。之。於。足。利。氏。終。足。利。氏。之。世。其。官。爵。叙。任。例。概。如。此。而。至。太。政。大。臣。者。止。於。義。滿。左。大。臣。近。衛。良。嗣。爲。關。白。

改名忠嗣。以避義嗣當時見憚如斯云。九日詔贈義滿太上天皇號義持愷懼辭不受十日葬義滿于等持院。

賴。襄。曰。或。曰。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已。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班。爵。王。朝。又。爲。不。順。使。義。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官。爵。已。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之。外。天。下。萬。姓。盡。爲。其。臣。豈。不。善。哉。襄。曰。噫。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夫。天。下。有。名。有。實。昔。我。王。家。統。馭。海。內。食。租。衣。稅。而。以。爵。秩。酬。功。勞。當。是。時。名。實。之。權。並。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盜。其。名。而。敗。者。平。門。門。是。也。有。竊。其。實。而。成。者。源。賴。朝。是。也。有。欲。并。有。其。名。實。而。兩。失。之。者。則。足。利。氏。是。已。夫。將。門。未。定。八。州。而。先。擬。帝。皇。天。誅。不。旋。踵。賴。朝。乃。請。守。護。之。設。分。取。天。下。兵。食。而。其。號。則。不。過。曰。追。捕。使。若。曰。既。充。其。腹。何。必。華。其。服。及。尊。氏。奪。中。興。之。業。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六

徒。分。取。之。也。然。名。分。所。在。不。可。踰。越。故。擁。戴。北。朝。天。子。而。已。以。上。將。宰。天。下。猶。源。氏。之。故。焉。至。於。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曰。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做。攝。錄。清。華。豈。非。欲。並。有。名。實。哉。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笑。于。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也。而。或。者。憾。之。何。哉。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餽。羊。王。室。既。喪。其。實。矣。賴。有。其。名。耳。而。今。又。欲。舉。而。禪。之。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晉。以。侯。而。宰。周。之。天。下。霍。氏。以。大。將。軍。而。宰。漢。之。天。下。自。古。有。之。是。亦。可。矣。不。必。別。撰。名。號。以。稱。其。實。也。且。夫。自。公。侯。至。輿。僮。以。次。相。僕。役。而。莫。非。王。臣。者。何。爲。不。順。哉。饒。令。新。建。爵。號。猶。平。新。皇。之。爲。耳。豈。能。如。千。歲。因。襲。之。名。在。民。耳。目。足。以。服。其。心。邪。假。使。足。利。氏。如。或。者。之。說。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余。謂。足。利。氏。之。欲。并。有。名。實。也。於。其。自。處。已。爲。失。義。而。於。其。事。上。御。下。之。際。又。

有失計焉者何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耳何必介介然扶北而擠南唯夫扶北而擠南是故天下當然莫或寧一而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傳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是所謂兩失名實也豈非計之失者哉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白源賴朝遙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儀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究絕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八

觀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墜問鼎者至今箕箒不移神器無動朝廷之尊萬古無一嗚呼此神州之所以冠萬國者歟

旱祈雨二十一日客星見二十六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是月海內三日病流行佐竹義人至常陸族人山入師義等拒之不入鎌倉府遣岩松持國擊降之秋七月二日熊野本宮火十七日內侍所神樂十九日大風雨二十二日南蠻貢黑象山馬鸚鵡孔雀等使人曰國王名亞烈進卿八月十五日志賀親昌讓采地于其子親家二十一日奏樂遷東寺鎮守八幡於假殿二十五日將軍義持其弟義嗣如日野資國第二十七日義持使僧滿濟修祈禱及加持是月大風傷稼幕府以細川賴長爲和泉平國守護九月二日鎌倉府聽探圓覺寺修造材於武藏相模十五日奏樂二十三日建長寺塔中火二十七日奏樂二十八日又奏樂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

李芳遠復書鎮西探題澁川光賴十六年己丑正月六日若狹守護一色滿範卒十九日關白忠嗣罷左大臣二十三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二十六日奏樂二月十五日又奏樂十六日修法於禁中十八日鎌倉府付笠原及山衛莊地於天野景政充兵食二十一日關白忠嗣罷將軍義持修法於北山第禮二星合二十六日蹴鞠會二十七日詣貞觀政要三月四日以内大臣二條滿基爲關白修法於宮中十五日奏樂十六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二十日僧正良順爲天台座主將軍義持使安倍有盛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一日以關白滿基爲左大臣職仍舊二十二日四條道場及淨化院火二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足利義持爲內大臣二十四日義持修五壇法于北山第是月朝鮮遣使來聘閏月三日建仁寺塔頭火二十日將軍義持修五壇法于北山第禱其疾二十三日足利義嗣兼加

賀樞守二十八日奏樂夏四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四日有盜放火日野重光第撲滅之八日雨雹度五條橋十五日奏樂十六日和泉守和田重次卒二十四日一條經嗣第火二十九日將軍義持詣鹿苑院五月二日義持修法華八講于北山第資義滿冥福六日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薦足利義滿冥福七日十三日幕府蜀金剛寺田維役及禁殺生山林十五日奏樂北田上總據北田城叛蘆名盛政六月三日陷北田上總敗死十五日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十八日義持謁皇太神宮幕府遣書朝鮮告大將軍義職斯波義將私求大藏經於朝鮮二十一日奏樂二十五日將軍義持奉北山院遊兵庫二十六日地震二十九日鎌倉府火是月榮仁親王自嵯峨還伏見秋七月五日明主使其臣周全瑜來吊足利義滿喪諡恭獻王義持受之七日奏樂十三日造鎌倉府十四日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卒於伊豫道後年七十五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二

六日奏樂十八日幕府造三條坊門新第二十二日鎌倉管領足利滿兼卒年三十四初氏滿至從三位左兵衛督而滿兼以從四位下左兵衛佐終遂以爲例滿兼二子持氏持仲持氏爲嗣持氏爲人暗劣無將帥之略將士頗不服新田義隆乘滿兼死陰謀起兵竊據其義故事露爲千葉兼胤所捕斬于七里濱新田正統於是而絕二十三日以參議足利義嗣爲權中納言八月六日蹴鞠會十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重以其子義淳代之十五日使藤原爲衡等探題賦歌九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二星合六日蹴鞠會十日將軍義持使安倍有盛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二星合厄幕府以島津元久爲薩摩守護十三日使藤原實冬等探題賦歌十四日賜僧中津僧恩中于諡號十五日鎌倉府鶴岡放生會二十日奏樂二十二日幕府修觀音懺法薦足利滿兼冥福是月幕府以足利持氏爲鎌倉管領冬十月朔幕府新造船舶還南蠻使

臣十四日贈故右大臣近衛兼嗣于左大臣十七日奏樂將軍義持修法於三條坊門新第二十六日三條坊門第成義持移焉十一月七日義持弟法尊入仁和寺爲僧十六日奏樂後村上希皇孫成仁王入東寺地藏院爲僧十九日將軍義持弟義嗣宿禰石清水宮二十八日奏樂十二月十一日義持義嗣宿禰北野社十三日修法於禁中十五日奏樂十八日鎌倉府第成足利持氏移焉二十日奏樂二十二日連歌會二十五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七日將軍義持參朝是歲鎮西探題澁川賴遺使朝鮮十七年庚寅春正月六日右京大夫最上直家卒十七日雨沙後龜山法皇命東寺轉讀仁王般若經十八日北山院修法于其第二十一日那須山噴火鳴動人畜多死二十二日栗田某戰死二十六日醍醐寺清瀧祠火二十七日地震晦奏樂二月朔蹴鞠會八日連歌會十七日蹴鞠會二十一日將軍義持弟義嗣宿禰北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四

野社二十三日連歌會二十九日將軍義持如仁和寺及大炊御門公俊第夜奏樂晦又奏樂將軍義持如花山院忠定第三月三日蹴鞠會四日後龜山法皇幸將軍義持第修法禁中十五日奏樂義持修法于其第二十一日有鹿入宮二十七日以天龍寺班五山首二十九日地震是月慶吉野藏王堂夏四月九日後龜山帝皇子隆治王隆弘王入誓願寺爲僧十日將軍義持詣高野山二十日奉幣春日社晦奏樂是月奉幣石清水宮幕府遣使于明五月三日將軍義持行十種供養于北山第資義滿冥福六日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資足利義滿冥福七日右兵衛督斯波義將卒年六十一義滿嘗觀大追物曰此武事不可廢然奈衛所之變義將曰衆人傷則患止一身明公傷則患及四海當有罪人義滿欲毀其家義將從容謂曰古罪人第不毀曰何以知之對曰昔平康賴白流所召還作歌布流佐平能佐能伊多麻理古計牟志長於毛比志保村波毛羅奴津波加奈以是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五

觀之古之處罪不毀其家也義滿皆納之義滿之薨詔贈太上天皇號義將曰人臣贈位至法皇古未有也遂勸義持辭之義將爲越前越中能登信濃佐渡若狹等守護世稱勸解由小路又稱曰武衛家十二日不豫六月五日醍醐普門院火九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淳以畠山滿家代之十一日島津元久上京謁將軍義持十三日奏樂十五日又奏樂二十九日將軍義持臨島津元久第是月天下疫島津元久發京師至堺浦勸徵貢獻元久辭之秋七月二十日奏樂八月朔大風洪水神社佛利多壞十三日奉幣石清水宮十五日鎌倉訛言足利滿隆有異謀府下騷擾足利持氏移執事上杉憲定第滿隆陳無異滿隆氏滿之子也十九日三席會二十六日周防守護大內持世遣書朝鮮求清涼疏鈔九月三日足利持氏還自上杉憲定第十五日奏樂二十七日源實昭遺誓書于宇治惟鄉是月島津元久還國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後龜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六

山法皇潛幸吉野十二月十六日將軍義持賦詩悠然亭使諸寺僧廣和二十二日足利持氏冠是日以持氏任左馬頭二十七日關白左大臣滿基薨滿基善聯歌宗祇周阿真鍋新左衛門爲之魁小倉殿君臣亦皆有名京畿諸道爭訪之晦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是月我邊民侵明境界是歲大疫讚岐有鼠傷稼十八年辛卯春正月十六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憲定二月朔日有食之九日鎌倉府以上杉氏憲爲執事氏憲別號禪秀稱犬懸入道朝宗之子也三月五日修七星如意法八日兩席會二十八日白龍兒鎌倉海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是春饑夏四月十一日以右大臣今出川公行爲左大臣前權大納言鷹司冬家爲右大臣冬家冬通之子也二十四日京師火五月六日地震十六日山入與義使其孫義知殺弟小野田自義二十一日足利義嗣叙從二位二十五日刑部大輔細川賴長卒子持有嗣六月朔鎌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七

府以大膳大夫南部守行爲陸奥國司十三日義仁親王復爲天台座主一色義貫與兄持範講和持範分領丹後義貫領若狹秋七月八日以新熊野祠田萬壽莊爲守護不入地二十四日地震二十七日慈尊院僧放火山科大家二十八日飛騨國司姊小路尹綱奉後龜山上皇密旨竊聚兵幕府使京極高教擊之尹綱據向井小島二城拒之至是城陷尹綱死之京師火是月島津元久擊澁谷重賴會病引還重賴取清敷八月六日薩摩守護島津元久卒弟久豐嗣東坊城秀長薨以傳識鳴世其家乘曰迎陽記傳于世七日大水二十一日幕府以細川持有爲和泉半國守護二十三日幕府罷近江守護六角滿高以青木持通代之九月九日明使王進來聘至兵庫不入京而去冬十月七日前太政大臣實冬薨八日賜故僧俊仍諡號九日地震十一日鎌倉府遣上杉氏憲結城滿朝討小山隆政隆政奔蝦夷閏月十一地震興福寺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三千六百七十八

十一月朔日南至十二日暴風二十五日以皇子躬仁爲親王以足利義嗣任權大納言二十八日躬仁親王加元服于清涼殿十月五日將軍義持創建惠林院二十七日島津久豐與地于稱寢清平與之盟是月遷皇太神宮于正殿是歲建仁寺僧龍派眞玄龍惺龍蝶題詠化松石將軍義持見其詩曰彼等奚爲犯夢窓國師諱字矣乎下令悉處配流讚岐有鼠傷稼十九年壬辰春正月朔將軍義持朝北山院四日星犯月十三日地震十五日又震二十六日將軍義持如京極及島丸豐光第二月十一日觀梅會十四日蹴鞠會十五日信濃守小笠原長秀薨讓家于弟政康二十二日奏樂二十九日地震晦觀舞是月今川貞世有弟曰仲秋爲政不善貞世乃作家訓誡之其言剴切仲秋爲悛行世傳其書號了俊壁書貞世善和歌頗涉書史著書諷切時政往往有中云又著難太平記以駁太平記紀繆某他所著

有落書抄、落書露顯、今川雙紙、九州合戰記等書、三月二日、觀舞、十日、將軍義持弟義承爲僧、二十日、和歌會、二十三日、蹴鞠會、二十七日、將軍義持臨高山滿家第、夏四月三日、躬仁親王還前六納言日野資教東洞院第、十日、幕府罷管領高山滿家、以細川滿元代之、十六日、北山院徙三條坊門第、大僧正法尊爲准三宮、十七日、天台座主堯仁法親王罷、復以僧正桓教代之、二十日、鎌倉府遣上杉憲定攻拔寺尾城、世良田政親自殺、二十四日、奏樂、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五日、賀茂競馬、十日、幕府盡免石清水宮神田在諸國者課役、二十日、北山院修法于其第、二十一日、奏樂、二十六日、地震、二十八日、猿樂、二十九日、內大臣足利義持罷、右近衛大將六月五日、不豫、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日、將軍義持宿禰石清水宮、二十一日、南蠻使至、若狹、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大風、七日、奏樂、十七日、兵部少輔

伊達氏宗卒、二十四日、奏樂、二十五日、澁川滿賴與書宇治惟鄉、許權襲領其阿蘇大宮司職及神田功田、二十六日、修法禁中、二十九日、權大納言九條滿教兼右近衛大將經教之子也、八月七日、賜隨身兵仗於將軍義持、十二日、義持謁石清水宮、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十九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伊賀守大館氏清卒、二十一日、將軍義持觀田樂于常在光寺、夜奏樂、二十四日、修七佛樂師法、二十七日、躬仁親王移于大納言日野重光第、二十八日、帝移御前大納言日野資教東洞院第、二十九日、讓位于躬仁親王、以內大臣足利義持補院執事、南蠻使登若狹歸其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稱光天皇

稱光天皇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帝第一子也母光範門院日野資子贈左大臣資國女也應永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生十八年十一月爲親王居大納言日野重光家至是初還禁中二十五日立爲皇太子尋冠十九年後小松帝欲遜位南朝遣臣楠木氏北畠氏並請立後龜山後如約足利氏議立南朝皇胤者非我家之志也終弗聽八月二十九日踐祚于土御門殿時年十二關白經嗣左大臣今出川公行右大臣鷹司冬家征夷大將軍內大臣足利義持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德大寺公俊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九條滿教並如故仍用應永號九月五日尊小松帝曰太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八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八十二

上天皇萬機皆決上皇六日修法于禁內及院中十四日院廳始十七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五日伊東祐良島津久豐于源藤村破之遂取川南川北地二十七日上皇御幸始二十八日幕府田樂二十九日政始十月九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其第十四日北野社萬部經義持薨焉二十一日上皇薨御幸十一月二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島津久豐遺盟書于樺山宗教晦院中三席會是月鎮西探題澁川滿賴至京師十二月三日勅幕府徵南蠻貢物於若狹守護一色義貫九日院中三席會十八日鎌倉執事上杉憲定卒憲定居職前後二十餘年干戈不用衆歎惜子憲基嗣十九日將軍義持宿禰清水宮安藝守護武田信盛使吉川經見襲領山縣郡采地二十一日行東方清流祭二十五日將軍義持修不動准大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足利滿隆移新御堂是歲大饑我邊民侵明疆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八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八十四

應永二十年癸巳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節會熱田社火十九日遠江守護今川範泰權以曾我富部地屬天野景政充其祿俸二十四日義仁法親王薨晦將軍義持參朝是月山名持豐冠于幕府義持授之偏名二月七日釋奠八日大覺寺僧正義昭爲准三宮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三月六日鎌倉府建大鳥居于由井濱初源賴朝創造之歷世修飾累年之後罹兵燹僅有柱礎於是足利持氏復建焉七日讚岐雨雹二十九日和歌會夏四月十八日伊達持宗懸田定勝舉兵據大佛城鎌倉府遣島山國詮擊之二十一日修北斗木拜供幕府牒鎌倉府鑄鶴岡八幡社田課役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十五日義持修五壇法于小川第諸祖母紀氏病十六日以權中納言島丸豐光爲院執權六月二十三日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二十五日始讀五帝本紀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日熊野本宮火

三日關東大風十三日從一位紀氏薨是月東洞院火八月三日修理大夫最上滿直卒十五日治部大輔京極高光卒九月晦課段錢棟別錢於諸國更造賀茂大田社市原野民與福枝民爭鬪冬十月三日院中兩席會二十二日將軍義持爲淳和葬學兩院別當二十三日義持爲源氏長者是月天台座主桓教罷十一月九日始讀孝經十二日島津久豐擊伊集院賴久降之十五日地震日田義宗禱得志天下于熊野三社十六日僧正實圓爲天台座主僧徒不服逐之二十二日村岡國世舉兵河邊城鎌倉府遣仁木氏忠攻拔之十二月朔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八日比志島久範與伊集院賴久戰二十一日出山國詮攻陷大佛城伊達持宗懸田定勝奔會津是歲新宮盛俊叛鎌倉府據高館城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節會二月伊集院賴久攻山田範清不克五日足利義嗣叙正二位三月八日熱田社火二

十三日、島津豐久與比志島久範盟、夏四月四日、美濃守土岐賴益卒、十三日、上皇勅入正寺、祈海內安寧、十四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五月六日、修法華懺法於院中、資足利義滿冥福、六月九日、斯波義重獲譴于幕府、屏居高野山、十六日、讚岐守小田孝朝卒、年七十八、子治朝據男體城、屬南朝、拒上杉氏、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宿禰石清水宮、秋七月二日、青蓮院義圓遁、八月六日、先是、島津久豐與伊集院賴久連戰不利、是日、球麻兵來援、賴久遁走、遂取給黎城、二十五日、鎌倉前執事上杉朝宗卒、子氏憲嗣、九月八日、大僧正相嚴爲天台座主、是月、前兵部卿師成親王薨、伊勢國司北畠滿雅悲小倉皇子不受禪、起兵於伊勢、關神戶諸族及伊賀大和志摩諸將來集、足利義嗣又應之、獨木造俊康、屬足利氏、是秋、將軍義持遊于永源寺、冬十月十日、足利持氏修曼荼羅供于鶴岡八幡社、十一月三日、塔寺八幡

成、遷神主、十二月五日、避方忌于東洞院、七日、還宮、十三日、幸神祇宮、奉幣太神宮、告即位、十五日、右大臣藤司冬家罷、以權大納言九條滿教爲右大臣、徵即位段錢於諸國、十八日、臨太政官廳、十九日、即位于太政官廳、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一日、右大臣九條滿教罷、右近衛大將、二十八日、建長寺火、是冬、幕府七百番歌合、是歲、賀茂太田社成、遷神主、

二十二年乙未、春正月六日、權大納言久我通宣兼右近衛大將、具通之子也、二月晦、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三月十六日、常德院火、春、北畠滿雅使族雅俊率船江波瀬岩田、大淀等兵八千餘攻坂內城、時木造俊康在京師、留後兵不能禦、遂拔之、自據阿射賀城、使雅俊守木造、顯雅守大河內城、關神戶黨守津野城、其他田丸等諸城皆置戍、滿雅預議以阿曾民部少輔、逸見加賀率兵三千爲先鋒、將入京師、幕府命土岐持益、木造俊康爲將、帥遣世

保康政仁、木滿長、細川義之、六角滿高等、近江、美濃、尾張、丹波等兵五萬餘人、拔津野城、而攻木造城、雅俊相戰不屬、會城中有內應者、俊康兵乘城墻、雅俊去、保坂內城、俊康復居城、夏四月七日、京軍圍阿射賀城、滿雅據險守備、且分遣垂水、鳥屋、方穗等于岩田川、雲出川、拒之、阿射賀城懸絕、京軍每攻不利、滿雅與天華寺兵謀、合展出夜擊曉襲、土岐持益、運策斷水路、城中苦渴、滿雅命士卒用白米洗馬、視京軍、京軍遠望、驚以爲水、後稱其城曰白米城、二十五日、鎌倉執事上杉氏憲獲譴、屏居、五月朔、日有食之、二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氏憲初上杉憲顯爲鎌倉執事、子孫世秉權柄、憲顯之姪朝宗亦補執權、由是二族尤彊盛、至持氏時、朝宗子氏憲相距執權、而憲顯之曾孫憲基與氏憲爭權、不相能、而持氏陰有惠基氏、憲常懷憤邑、會持氏以讒奪越幡六郎邑、氏憲爲中理之不聽、氏憲因請罷職、十八日、鎌倉府以憲基爲執事、氏憲

益不平、六月五日、不豫、十三日、延曆寺僧徒擁日吉神輿入京師、幕府遣兵拒之、大風雨、雹、天寒如冬、夏、賜僧永釋于詮號、秋七月十一日、將軍義持謁日吉社、十九日、義持朝上皇、二十日、鎌倉訛言、山東諸州羣士奔走、大聚會府下、是日、足利持氏命悉令解散、就國、八月十九日、先是、今德櫛原等諸城並起、塞京軍糧道、京軍懼、說成親王說幕府與北畠氏講和、將軍義持約帝後當傳於南朝、皇子滿雅乃聽和、是日、諸將班師、冬十月八日、權大納言冷泉爲尹、贈和歌千首于義持、二十五日、上皇覽貢馬、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七日、幸太政官廳、義持扈從、二十九日、御禊、十一月朔、將軍義持朝上皇、六日、多田福鳴動九日、避方忌于東洞院、十八日、幸太政官廳、二十一日、大嘗會、黑川兵圍新宮城、二十四日、車駕還宮、二十八日、關白經嗣爲准三宮、權大納言久我通宣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永兼右近衛大將、實永公永之子

也十二月二日幕府允細川氏春請使子滿春襲領其采地十四日將軍義持寄地於八幡祠充長日護摩及讀經費二十四日幕府吉川經見采地如舊二十七日島津久豐圍島津久世子鹿兒島要求其河邊地是歲伊東祐安將攻石塚氏既與之和

二十三年丙申春正月九日暴風雷雨震北山七層塔十日將軍義持謁北山院是日公卿賀正幕府義持不見十三日島津久世自殺其士十一人殉之島津久豐薨是月伊豆三島池生荷葉二月八日和歌會九日將軍義持參朝二十九日觀舞三月六日京師火十五日南朝皇孫定王至常陸依大塚氏二十七日院中奏樂夏四月三日幕府令諸國給驛傳於清淨光寺僧徒以其寺符令得過關津五日以權中納言一條兼良爲橋氏は定九日中務大輔結城滿廣卒二十日石清水宮臨時祭二十五日夜有怪鳥鳴于北野社聲如擢物社壇亦鳴動祠官射獲之貓頭雞身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八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九十

尾園目五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將軍義持寄聖武帝光明皇后親寫經于東大寺三日慶宇治橋五日賀茂競馬二十一日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七日義持遊東寺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六月朔捕相國寺僧藏兵器者處之流十四日吉川經見讓其邑于子經信十九日足利持氏謁阿夫利社二十四日榮仁親王獻寶笛于上皇二十八日將軍義持遊勸修寺明日遊東寺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三日疫流行秋七月朔土御門鳥丸火延燒上皇宮妖星見四日以臨泉寺班十刹第二十七日上皇從小河第將軍義持扈從八月十一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永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忠定兼右近衛大將忠定通定之子也十五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忠定薨十八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一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永復兼右近衛大將九月三日賜故室町院遺地于榮仁親王九日大島噴火十一日將軍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九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九十二

持謂春日社十二日義持觀東大寺寶器十九日地震是月遣權大納言廣橋兼宣于吉野迎後龜山法皇冬十月朔佐佐川憲基與長嶺某戰敗死先是將軍義持弟權大納言義嗣以不得立竊懷缺望與上杉氏憲通謀欲伐義持遣僧密告謀於氏憲及足利滿隆氏憲說滿隆曰臣熟察近時國勢政多乖戾諫者被疏倭者被昵神怒人怨必有謀亂者矣使他人奪家國非莫遺憾君往年遇大餘入道讒扼窮困盛今猶然今而廢持氏立持仲易如反掌頃受亞相密旨定決大議之秋也滿隆當欲廢持氏立持仲聞之大喜遂與謀叛氏憲陽疾不出潛集兵士蓄器仗擬租米運輸累口人未知滿隆移檄諸國詐稱受京師令討持氏由是氏憲婿千葉兼胤岩松持國及澁川左馬助舞木太郎武田信滿佐竹興義小田治朝大塚賴幹那須資之蘆名盛久兒玉兼丹治黨佐佐木黨大類倉加野佐原蓮沼別府玉井瀨山龜尾小笠原狩野曾我中村土肥土屋宇都宮結城石川南部葛西海東二階堂氏等將士響應二日夜氏憲奉滿隆持仲遂舉兵據西御門寶壽院氏憲部將尾部岡谷二人率步卒構修樓壁列旗幟氏憲將衆直入襲持氏館持氏方醉臥木戶滿範聞亂馳遽入告之持氏驚起倉皇跨馬而出一色兵部大輔龍崎尾張守品川左京亮木戶滿範梶原兄弟等見兵五百經小坪前滾走執事憲基佐介第憲基未知會醢飲上杉修理大夫率騎三十馳到告變憲基不信上杉憲長亦與十四騎來扣門曰未識爲誰有軍兵屯前濱請爲之備憲基遽帶甲率長尾大石羽繼等步騎七百馳至迎入持氏私第戒嚴四門自陣法界門佐竹左馬助于甘繩口結城彈正于藥師堂上杉憲長于無量寺三浦黨及相模兵于氣生坂上杉氏定于扇谷暴兵布陣四口滿隆發兵屯若宮小路千葉滿胤兼胤康胤相馬大須賀原園城寺等步騎八千于米野佐竹興義及其族百五十

餘騎于大鳥居極樂寺口氏憲及屬下屯鳥居前六日進攻六本松上杉氏定拒之衆寡不敵傷而退持氏麾下梶原但馬守海上筑後守椎津出羽守等禦之氣生坂但馬出羽死筑後傷氏憲繼火國清寺進薄佐介第持氏左右多戰歿防禦勢屈自火佐介第炎烟蔽空東西紛擾持氏與憲基從極樂寺口遁走歷腰越黃昏抵小田原氏定傷不克從遂入藤澤道場自殺土肥土屋等追擊焚小田原持氏不能禦上杉憲元等亦死之持氏終夜奔抵箱根七日聲言赴伊豆國清寺潛匿瀨名安樂寺是日將軍義持遊大光明寺十日足利滿隆上杉氏憲等聞持氏在國清寺攻之木戶滿範等二十一人死之上杉憲基奔越後滿隆持仲入鎌倉擁持仲爲主氏憲自稱管領指揮軍事使持仲爲督帥令上杉憲方爲副軍討不服者十三日將軍義持宿禰因幡堂是日關東報至諸將來議十四日幕府捕妖僧下之獄十六日東報復至將軍義持

還自北野二十五日岩松持國徇上野二十九日幕府會諸將議援鎌倉晦京師方流言大納言義嗣與氏憲通謀謀與室町第義持惡將糾問召之是日義嗣懼削髮潛逃高雄是月大納言日野重光薨重光姊妹並配足利義滿及義持以外戚之權爲院執權依親戚之威與隆家門家稱莫松十一月七日足利持氏促幕府援兵九日幕府拘足利義嗣于林光院二十日榮仁親王薨家號有栖川二十四日幕府流足利義嗣黨藤原教高等于加賀十二月十一日幕府授征旗于足利持氏十四日改諱實仁法號大寶壽加賜僧中津於諡號十九日佐竹義人受幕府命起兵與上杉氏憲戰于上野敗之到處皆下之二十二日由良橫瀨長尾等與岩松持國戰敗之二十五日足利持仲上杉憲方出略武藏州人江戶豐島二階堂等拒戰于入間川敗之是日持仲等還鎌倉駿河守護今川範政承幕府旨傳檄于諸將令救足利持氏於是屬

持仲氏憲者稍叛歸持氏幕府遣山名時憲援持氏今川範政進次三島先隊葛山荒川大森瀨名等踰足柄攻曾我中村而拔之進抵小田原朝比奈三浦等踰箱根歷伊豆而會小田原國府津前川伊達泰宗亦乘間起兵復舊地遂如京師謁將軍義持義持賜偏名更名持宗二十四年丁酉春正月朔鎌倉府寄大谷村于鶴岡八幡社祈海內平安五日足利滿隆上杉氏憲等與岩松持國夾攻江戶豐島兵于世谷原敗之既而持國驕恣將士離心九日滿隆氏憲與佐竹義人等戰于世谷原兵潰遁還鎌倉今川範政與葛山大森江戶豐島等方壓鎌倉結城小山河越千葉小田土肥土屋武田小笠原等咸復義俱併兵進攻鎌倉鎌倉兵多逃亡氏憲窘甚十日滿隆持憲氏憲及氏憲四子憲春快尊禪瑾氏憲宰長尾氏春等皆自殺于雪下僧舍黨與離散十三日足利持氏使鶴岡神

主大伴清房祈賊徒平定十四日後龜山法皇賜書將軍義持賀新正京師西郊火十七日足利持氏還鎌倉居淨智寺論功行賞封大森實賴于小田原賜橫瀨貞氏于新田郡貞氏修築金山城居焉貞氏新田義宗子也十九日鎌倉報至諸將賀捷幕府二十三日將軍義持臨山名時憲第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二月六日氏憲之亂武田信滿率兵佐之軍敗遁而歸國鎌倉府遣上杉憲宗伐之信滿邀戰于都留郡不克入木賊山自殺武田氏之先出自源義光義光賴義之子義家之弟也義光有七子義清最驍勇有武幹義光特愛之以其家世所傳白旗及無楯甲者授之初義家之始生也賴義造鎧與之因名產衣後改無楯甲者皆其時所討東夷前後十二年竟能建偉勳所謂白旗無楯甲者皆其時所用因世傳以爲寶焉義清稱武田冠者世居甲斐而佐竹錦織柏木逸見小笠原等皆出其同族義清子清光生十一男源賴朝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九十七

起兵於東國也其第二子信義孫信光屬之數有戰功乃與逸見小笠原氏三分甲斐各領其一後賴朝徙小笠原於信濃使加藤氏代之信光後十世曰信賢及足利氏時始任大膳大夫爾後世襲其職任以及信滿氏憲夫人武田信滿女也稱左衛門婦人逃在甲斐聞氏憲死出到藤戶川把刀剖腹誅絕命歌入河水死千葉兼胤降十一日治仁王薨庶兄貞成王嗣三月朔日有食之三日上杉憲基寄久野坂本地于圓覺寺吊去年已來陣亡將士五日足利持氏遣使幕府謝出師恩十日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二十四日足利持氏移梶原美作守第幕府使長沼某擊岩松持國夏四月二日使安倍泰家行泰山府君祭於其第神上皇不豫十三日五條坊門火十四日河原院火十七日六角火二十四日鎌倉府遣兵攻稻木城拔之稻木義信遁二十六日修後圓融院二十五年忌辰法會于安樂光院二十八日鎌倉府館成足利持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九十八

徙居焉鎌倉執事上杉憲基辭職屏居三島是月鎌倉府使鶴岡八幡社僧祈幕府及本府平安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三日幕府使宇治惟鄉管阿蘇大宮司職及神田二十日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七日結城氏朝捕上杉氏憲餘黨送之鎌倉二十九日岩松持國再作亂出入間川舞木宮內亟悔從氏憲欲自效贖罪聞之發兵出戰持國敗就擒是月權中納言鳥丸豐光罷院執權閏月二日白龍見宇治川十三日鎌倉府斬岩松持國于瀧口六月十九日東洞院宮成上皇徙御焉將軍義持臨富樫滿成第晦足利持氏強上杉憲基令起執事如故秋七月十七日勅清淨光寺祈國家平安寶祚悠久二十三日親上皇于東洞院宮二十五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八日覽舞樂于上皇宮二十九日車駕還宮八月十三日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二十四日義持謁春日社義持修飾東大寺盧舍那佛像二十五日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六百九十九

持觀猿樂二十六日義持觀田樂二十七日義持遊喜多院二十八日義持觀延年舞九月三日義持至自奈良九日以權中納言日野有光兼院執權十日將軍義持宿禰石清水宮十一日島津久豐遣兵取松尾城伊集院賴久等圍之久豐割地請和既久豐攻賴久于谷山城賴久亦割地請和十五日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十八日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二日鎌倉府命鶴岡八幡社祈海內平安晦幕府許宇治惟鄉襲領其比伊鄉勳田是秋幕府以興德寺班十刹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千葉兼胤卒十四日鎌倉府寄大豆戶鄉于三島社祈國家平安二十五日以崇光院皇女瑞室尼爲景愛寺主將軍義持命北野僧讀經石清水宮二十九日笙始義持參朝北斗堂火十一月三日崇賢門院遊上皇宮義持從焉十二月朔足利義量寇叙正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十三日義持義量朝兩宮以僧德祥爲天龍寺住持義持蒞焉十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

口兩宮賜劔馬于義量二十六日鎌倉府賞南一揆功免政所公役五年是歲更造新王津島社二十五年戊戌春正月二日車宿火四日鎌倉執事上杉憲基卒十四日島津久豐與伊藤祐立講和二十四日將軍義持殺其弟前權大納言義嗣義嗣時年二十五稱曰新御所初足利直義之遭燒殺死後頗爲靈祭曰大藏大明神至是祭義嗣曰新大藏大明神山縣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季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少陵長庶匹嫡之戒其旨深矣賴義曰足利氏之所以能得天下者由其多割土壤與諸將不恤而所以不能治天下者亦由於此尊氏義詮創業於南朝未



衰之時勢不能不然。至於義滿天下戴足利氏之久。而南國日盛。又能戢內亂。威令大振。不乘此時以裁制之。而仍襲父祖之遺習。動輒舉數州。加授將帥。實而授之。猶可也。又有貶而授之者。豈姑息以希無事乎。抑欲驕而斃之乎。可謂無術者矣。而何以治天下。冀時嘉吉應仁之禍。已胚胎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治天下。譬若縛薪者。薪大而少。不若小而多之易縛束也。故縛薪者。逢其大而難縛者。折而小之。治天下者。逢諸侯之大者。亦析而小之。然後可使聽我約束。足利氏不知此術。宜乎其不能治天下也。其於將帥。既然於宗族亦然。尊氏之封少子。以八州。強大其力。以制敵國。而鎮壓諸將。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其後特其強大。每有圖宗家之意。將帥懷異者。亦翼戴之爲名。足以煽衆心。義滿不能究。纔賴其宰臣調停之。輒有所加恩。既加足利莊。又加陸奥。出羽。或出彼之請。不能拒邪。不然。八州已爲天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一

勁兵處。而加以兵刃。其大極矣。不唯不能殺之。乃豐之如此。將何以制之。夫宗族之封。父祖之所授。不得無故殺之。固也。然大內之亂。關東黨援之。已有明證。加之讓創。我豈無辭。怨而叛焉。彼曲我直。異口義教之舉。固義滿所優爲也。既克。改立其胤。誰曰不可。卽不能然乎。所謂析而小之。不爲無術也。諭旨推恩。封其庶孽。以分其勢。是賈生主父之所以策漢也。夫人情莫不愛其子。而子非一人。全傳一子。不若分傳數子之樂也。因彼之所樂。以施我術。何難爲之有。而義滿不爲也。不恃不爲之於其宗族。亦不爲之於其家。何者。義滿愛少子。義嗣崇高其位望。而不爲之所。是以招義持之猜嫌。夫封建海內。宗族臣隸之邑。各踰數州而已。之子弟。無尺土之安。可不謂值也。義滿何不以其所加予鎌倉者。以予義嗣乎。則可以制鎌倉。而絕宗府之嫌矣。是一舉而兩得者也。誰憚而不爲之。或以明德應永兩役之所沒

收。不以盡予諸將。而以封子弟。使犬牙相制。亦不必忤物情。不知出於此。乃使義嗣死於義持之手。義持亦懲於此。盡僧其子。是以有還俗之將軍。關東不服。至稱兵相圖。幸而得克。失其藩維。足利氏益孤立。而其臣隸益無忌憚。各憑強大以相噬。攫而不可制。以至失其天下。豈非不知術之過哉。寔曰。不獨足利氏也。豐臣氏所以得天下。而旋失之。如此。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四

兼朝信之。稍緩守備。逸樂懈戒。親世入道。號祖高。發細作。窺察。刻日。縱火。兼朝出三郭而防之。親世襲其不意。掩擊克之。遂併二豐二筑。二肥六州。請稱九州探題。二十日。赤氣見西方。二十一日。轉讀大般若經。于六條殿。二十九日。幕府殺藤原致高。于加賀三月朔。日當食不應。三日。京師火。八日。幕府賞石川翰國戰功。爲島田地頭職。九日。將軍義持觀田樂。于法勝寺。十二日。又觀。夏四月五日。僧中津。十三年忌辰。義持蒞鹿苑院。十一日。妖火流天。京極火。二十一日。祈雨。後屢祈。二十九日。鎌倉府命南一揆。屬上杉持定。擊新田岩松餘黨。是月。熊野僧徒憤紀伊守護島山滿家奪其神田。與之鬪。滿家兵敗。幕府下書和之。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於等持寺。資義滿冥福。十日。鎌倉府募兵。擊桃井宣義。小栗滿重等。十四日。前權大納言足利滿詮薨。贈左大臣從一位。二十八日。上杉氏憲餘黨。在上總號本一揆。屢請赦罪。足利持氏不聽。

遂聚兵而叛。是日持氏遣一色左近將監擊之。未戰而潰去。六月六日。畠山滿則。山名時禪。土岐與康等。以黨義嗣獲罪幕府。奪與康子某伊勢守護。九日。烏丸藥師堂火。十二日。鹿苑院僧鄂隱獲譴于幕府。潛遁土佐。十九日。大風雨。二十五日。大津驛丁奉祇園神興作亂。幕府下書鎮撫之。秋七月十日。不豫。八月九日。釋奠十日。南部守行至京師。獻金馬于幕府。十一日。命安倍泰定修法於禁中。又使諸門跡。修延命護摩法於其寺。禪不豫。十七日。將軍義持修五壇法于其第。十八日。左兵衛督斯波義重薨。頃間細川畠山及諸名族。賜將軍偏諱字稱名。以爲規模。唯斯波氏賜義字冠名。後世以爲恒例。子義淳嗣。二十一日。遷皇太神宮于假殿。九月十日。大風拔樹。十五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其第。十七日。東寺塔修理竣功。義持薨焉。二十二日。義持謂皇太神宮。二十九日。修法於宮中。禪不豫。後屢禱。冬十月二十四日。幕府以若狹守護一色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六

貫兼爲山城守護。十一月朔。幕府以若狹守護代三方範忠兼爲山城守護代。八日。將軍義持詣石山寺。十三日。義持謁石清水宮。十七日。關白經嗣薨。富和漢學爲世所仰。二十一日。土御門高倉火。二十四日。觀覺親王薨。富樫滿成獲罪幕府。遁高野山。十二月二日。左大臣今出川公行罷。以右大臣九條滿教爲關白。轉左大臣。權大納言德大寺公俊爲右大臣。三日。澁川滿賴與書於菊池兼朝。還付阿蘇神田及大宮司職。於宇治惟郷。十一日。鎌倉府修長日護摩于鹿島社。十八日。相國寺鎮守社火。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是歲。幕府罷鎮西探題澁川滿賴。以其子義俊代之。二十六年己亥。春正月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四日月讀宮火。八日。鎌倉府以上杉憲實爲執事。十一日。伊知來某遊谷重長攻久世忠朝于永利城。不克。乞援島津久豐再攻之。十九日。上總本一揆又起。足利持氏遣木戶範懷擊之。二十五日。將軍義持使僧承蓮

殺其兄圓明。二月五日。讀仁王經于東寺。獲災異。大風。園神祠倒。七日。曜星變。十二日。釋奠。十三日。六條火。二十二日。右大臣德大寺公俊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四日。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七日。岩松滿國讓采地于其孫土用安丸。二十八日。以月讀宮火奉幣伊勢。廢朝三日。雨雪。是月。幕府使畠山滿家殺富樫滿成。三月朔日。有食之。三日。木戶範懷攻木一揆于坂水城。五日。畠山滿家第火。九日。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十三日。大慈院火。十六日。和歌會。二十四日。將軍義持詣妙音院。二十八日。義持侍上皇歌會。是月。薩摩人取軍坂城伊東祐安使人殺其將伊作某。薩摩人遁去。島津忠國娶祐安女。講和。夏四月朔。細川義之第火。二十二日。賜僧從尊于禪師號。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六日。本一揆首領榛谷重氏降。鎌倉府斬之。山井濱。九日。地震。十四日。修樂師禁動供于東寺。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三日。朝鮮遣使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八

告明及南蠻等寇我國。二十五日。修造長講堂。二十六日。六條道場火。二十七日。太白與歲星合。是月。我邊民侵朝鮮疆界。六月朔。菊池兼朝遣誓書于宇治惟郷。十一日。幕府行天地災變祭。禪地震及二星合厄。十五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八日。皇子彥仁生。二十日。蒙古及朝鮮戰艦千三百餘艘寇對馬。九州兵與之戰。敗。二十一日。將軍義持宿禰石清水宮。二十四日。石清水若宮島居倒。呼橋壞。二十五日。杵築大社震動。血流。廣田社荒。戎祠有怪異。幕府命諸寺祈禱之。二十六日。菊池兼朝。大友親著宗貞茂等與蒙古戰。大敗之。會風雨雷電。飛雹。死者無算。遂潰散。二十七日。熱田社成遷神於正殿。二十九日。新宮時康取小川城。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秋七月二日。有龍見宇治川。賀茂山樹枯者數千株。十三日。明使呂淵來。十九日。鎌倉府祈海內安寧于鶴岡八幡社。二十日。將軍義持使僧西堂諡明使曰。發者我先君惡肥富之言。猥通

外國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亦尋卽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論以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論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又請見義持辭曰夫隣國通好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使者者抑亦有說焉先君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譴以故虔恭精神又恐人曰我國自古已來未嘗稱臣外國比者違前聖之制受封爵而弗却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明神以無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又至寡人未以前言諭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及使臣歸使僧堅中爲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又來亦使僧等特諭之使臣歸國胡不以此意達爾主乎往者元兵百萬來寇溺死海上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矣今聞將以使命不通爲辭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深城池除道而待之而已來書又云使臣至國拘留殺戮聽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十

其所爲惡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此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

山縣禎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受其封爵以爲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却其使人辭嚴理直得待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矣

二十五日幕府命東寺修法禳外患二十八日革名盛政取小布瀨城二十九日會津大水黑川決合鶴沼川八月朔大水六日對馬捷報至公卿以下賀院及幕府十五日幕府命南一揆擊恩田某十六日將軍義持自石清水宮至嵯峨相國寺塔頭火十七日奉幣祈年穀先是正平五年行之中絕至是復焉十九日祈晴二十一日觀上皇于東洞院宮二十三日觀舞上皇宮鎌倉府祈海內安寧于鶴岡八幡社二十四日地震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五日車駕還宮二十九日內大臣足利義持罷島津久豐攻久世忠

朝降之取永利城與澁谷重長是月明使歸國九月二日幕府命東寺修法禳外患十日山城大水十一日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十二日義持奏樂於北野社十八日義持謁皇太神宮是月關白滿教罷左大臣自七月至是月關東大雨水冬十月朔天台座主相嚴罷十日修法禳星變十九日上皇猶子明仁入妙法院爲僧二十六日上皇猶子承道人仁和寺爲僧是月關東大風拔木發屋地大震十一月三日准三宮義圓爲天台座主七日將軍義持看北山院疾九日義持宿禰石清水宮十一日北山院崩十八日二瀨民殺貴布禰福人幕府命所司代氏家範長擊之二十日發遣神寶于大神宮十二月五日右大臣德大寺公俊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持基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永爲內大臣持基滿基之子也二十一日遷豐受太神宮于正殿以承道明仁並爲法親王內侍所神樂二十五日嵯峨法界門火幕府行泰山府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十二

君祭是歲霖雨大風地震東國最甚陸奧洪水關東大饑二十七年庚子春正月朔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三日皇弟某獲譴上皇遣藤原資教第十日石清水鳴動二十四日大風壞屋是月崇光院皇女某薨右大臣二條持基罷左近衛大將內大臣西園寺實永罷右近衛大將閏月朔以置閏於二月之例不吉改爲是月十日權大納言三條公光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一條兼良兼右近衛大將十三日左大臣德太寺公俊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二條持基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永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三條公光爲內大臣兼良經嗣之子也二月九日慶寶幢寺將軍義持薨焉是月內大臣三條公光罷左近衛大將三月三日幸別殿將軍義持參朝十一日義持謁石清水宮十六日太政大臣公俊罷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持薨焉二十六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一條兼良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近衛房嗣

兼右近衛大將房嗣忠嗣之子也。是春、以世保持頼爲伊勢守護。夏四月朔、將軍義持朝上皇。五日、幕府以義滿十三回忌辰禁殺生。十七日、修法華懺法于院中。資足利義滿冥福。二十九日、祈雨。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五日、祈雨。後又屢祈。二十四日、修七佛藥師法于院中。禪怪異。二十七日、將軍義持使僧滿濟禱其疾。後屢禱。六月二日、羣名盛政攻新宮城拔之。斬首百八十六級。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三條坊門火。二十七日、地震。油小路火。是夏、大旱。秋七月二日、祈雨。十五日、將軍義持詣相國寺。十七日、幕府以飢饉停八朔贈遺。十九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日、鎌倉府命小山滿泰、緝捕上杉氏。遺子餘黨。瓦子相賀海潮大退。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幕府議定成敗式條。八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日、鎌倉地大震。十一日、釋奠。十二日、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十四

倉大水。將軍義持詣勤王院。十九日、將軍義持宿禰清水宮。是月、菊池兼朝與河尻實照戰、取其邑。八月、陸奥自五月不雨迄是月、九月九日、將軍義持有疾。使近臣禱其疾于大神宮。十日、避方忌于別殿。太神宮壞。大宮司大中臣長盛奏神宮修覆。幕府有命而未果。因請之國司守護。數次亦依違不遂。故自修焉。義持修五壇法及不動護摩法禱其疾。幕府捕醫師高天、陰陽助定棟下之獄。當是時、朝臣多不悅。義持肆權竊謀毒殺咒詛。事露。義持遣人捕之。十一日、修泰山府君祭。禱義持病。十五日、奉幣石清水。禱義持病。二十三日、幕府捕妖僧。二十八日、行內侍所臨時神樂。義持疾瘳。義持使前大僧正俊尊供養八萬四千塔婆於其第。禱疾。四條坊門火。冬十月六日、皇弟某參朝。七日、皇弟謁上皇。八日、幕府流醫師高天、陰陽助定棟于讚岐。十一日、皇弟移動修寺。經興第、將軍義持納馬諸社。養疾。愈。十三日、義持以疾愈赦許旨。屏居

者、公卿諸將賀幕府。二十三日、幕府以咒詛罪、緬權大納言廣橋兼宣、權中納言烏丸豐光、參議裏松義資。日野有光、左中辨勸修寺經興、萬里小路火。幕府修泰山府君祭。及七佛藥師法。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八日、卜部兼富第火。十一月七日、將軍義持殺醫師高天。十九日、僧正桓敏爲准三后。二十二日、六角町火。是月、星犯月。十二月五日、右大臣西園寺實永罷。內大臣三條公光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宗氏爲內大臣。宗氏冬宗之子也。六日、群星見。乾。十日、星犯月。十二日、有星墜地。十三日、以等覺寺爲勸願寺。二十四日、避方忌于別殿。幕府行泰山府君祭。二十五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月、足利持氏叙從三位。河內獻祿毛龜於幕府。遷太神宮于假殿。顯姓某據邑叛島津久豐攻取之。遂平。南方諸邑是歲旱。琵琶湖涸。淀川可徒涉。歲大饑。民多死。米斗直千錢。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十六

二十八年辛丑、春正月朔、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二日、義持夫人藤原氏及子義量臨細川滿元第六日。義持詣鹿苑院。九日、大雪。十日、將軍義持視雪于河原。遂臨島山滿家。第十四日、義持夫人藤原氏及子義量臨伊勢貞清第。佐佐木某第火。義持往視焉。十九日、義持夫人藤原氏及子義量臨故義滿側室某氏第二十。二日、幕府命諸侯伯、賑貧民于五條。二十四日、將軍義持夫人藤原氏及子義量遊善法寺通玄寺。二十五日、奏樂。二十六日、足利持氏遣水戶某謝位。又賀將軍義持病愈。二十八日、義持遊島丸豐光第三十九日。義持參朝。足利義量射于伊勢。貞經是月、我邊民侵。四。疆界。二月朔、幕府宴諸侯伯。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一日、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義持夫人藤原氏及子義量遊柳殿。十七日、幕府捕賊僧。二十一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三月四日、幕府饗鎌倉使臣水戶某于營中。十一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

十六日、上皇宮人藤原氏義持夫人藤原氏詣熊野社、二十一日、義持宿禰日吉社、二十二日、義持訪薨仁法親王于妙法院、二十三日、義持訪大僧正義圓于青蓮院、是春、飢疫人多死、天龍相國二寺賑恤窮民、夏四月四日、伊豆大島發火、響如雷、海潮沸騰、如湯、五日、天台座主義圓罷、六日、內大臣大炊御門宗氏薨、十日、准三宮持辨爲天台座主、十六日、將軍義持宿禰清水寺、二十三日、以疫疾行下、流罪宣於五條天神、又禱祇園社、二十九日、慶清水寺、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四日、幕府命東寺祈禳飢疫、七日、錦小路火、十三日、奉幣諸社、禱疫疾、飢饉十九日、將軍義持訪皇弟某于勸修寺、經興第六月三日、義持遊御室、十四日、義持如九條滿教第、十三日、前左大臣今出川公行薨、十四日、祇園會將軍義持及夫人藤原氏子義量臨細川滿元第、二十日、義持戒義量過飲、命其近臣徵誓書、二十七日、義持朝上皇、

是月、額田義亮據其城叛、鎌倉府足利持氏遣兵擊之、是夏、旱秋七月五日、權大納言一條兼良爲內大臣、十九日、大雨洪水、二十日、幕府命東寺詣仁王經禳地妖、二十九日、幕府罷管領細川滿元、八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將軍義持遊退藏菴、島津久豐欲擊東鄉某、使奈良某出兵、十三日、觀上皇十五日、大風、十八日、御靈祭、將軍義持視之、鹿苑院幕府以畠山滿家復爲管領、十九日、視舞樂于上皇宮、二十日、島津久豐遣其子忠國攻島津忠朝于隈城、忠朝降、二十一日、車駕還宮、二十八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九日、義持如西園寺實永第、九月八日、義持宿禰石清水宮、十四日、幕府禱權大納言廣橋兼宣邑、十七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日、藏人源持經諫、帝過酒遁去、上皇追返之、帝遂禱其食邑、義持謁三島社、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六日、有馬義祐爲其僕所殺、是月、鎌倉府聞武田信長叛、遣吉見範直詰之、以無其

實引還、冬十月十三日、地震、十六日、將軍義持參朝、十八日、暴風雨、石清水鳴動、二十三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六日、慶清水寺塔是月、將軍塚鳴動、十一月二日、將軍義持訪僧正滿濟于三寶院、又觀騎馬于畠山滿家第、九日、義持宿禰北野社、十日、民部大輔上杉房方卒、十二日、圓覺寺火、十三日、將軍義持遣畠山持純等報賽太神宮、二十一日、以關白滿教爲橋氏是定、二十五日、光明菴火、是月、京師屢火、十二月二日、將軍義持及義量觀田樂、三日、地震、畠山滿理第火、七日、幕府罷侍所一色義貫、以佐佐木高數代之、十三日、使薨仁親王修法于宮中、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六日、自秋至冬不雨、是日大雨、客星見、是歲、飢疫、道殣相枕、日車載死尸棄之、堆積成丘、

量觀雪于法城寺、十六日、義持陪遊上皇于園地、十八日、義持朝上皇、十九日、又朝、義持夫人藤原氏子義量臨故義滿側室某氏、第二十五日、義持訪僧正義圓于青蓮院、足利義量訪細川義之疾、二十九日、義持朝上皇、幕府解權大納言廣橋兼宣屏居、晦、義持朝上皇、一月朔、讚岐守細川義之卒、六日、光明院皇女某薨、八日、京師火、九日、釋奠、十三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五日、義持詣等持寺、十八日、修大乘會于法勝寺、十九日、將軍義持觀梅于上皇宮、修法華最勝二會于圓宗寺、二十二日、使大僧正滿意修佛眼法、二十九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三月八日、藤原兼豐殺其兄左近衛中將兼英、尋捕兼豐、流之、十日、將軍義持觀猿樂于畠山持國第、十六日、義持修五壇法于其第、二十日、義持詣等持寺、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義持蒞焉、又詣鹿苑院、二十四日、義持訪薨仁法親王于妙法院、又朝上皇、二十六日、義持謁石清水宮、二十八



日義持宿禰北野社夏四月朔義持朝上皇親狹樂于院中七日不豫後屢命諸社寺祈禳十日將軍義持宿禰清水寺二十二日日吉祭權大納言久我清道左衛門佐坊城俊國蒞焉先是上卿參向久廢應永二十七年復之至是詔令無絕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義滿冥福關白以下公卿蒞焉五日賀茂競馬十六日幕府下書禁菊池兼朝大友親著私圖二十一日將軍義持臨上岐持益第又朝上皇二十二日義持如日野有光第是月義持遣書朝鮮復求大藏經六月二日義持朝上皇十七日義持宿禰清水寺二十三日江戶通勝與大掾清幹戰取水戶城清幹奔府中二十五日將軍義持遊退藏菴二十六日義持臨上杉朝方第晦山崎八幡祠人與石清水八幡祠人闘秋七月七日足利義量行笠懸于馬場殿夜奏樂十二日將軍義持遊大光明寺十三日足利義量詣香嚴院十五日後龜山法皇崩于嵯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二十一

峨有子曰小倉宮北小路今出川火十七日葬後龜山法皇鎌倉府設關於六浦以其稅充稱名寺修造費二十六日幕府命松田滿秀增補建武式目聽訟則例十條八月朔不豫停入朔儀十九日幕府爲上皇造泉殿二十四日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義持夫人藤原氏謁皇太神宮是月常陸人小栗滿重據小栗城叛足利持氏宇都宮持綱桃井宣義及佐佐木岩松等諸族皆應之持氏使上杉定賴擊之九月六日大風七日幕府修法會于五山資疫死士民冥福十六日上皇謁石清水宮禱帝不豫將軍義持從之十八日上皇使義持代謁皇太神宮禱帝不豫二十八日若狹比古社成遷神主冬十月朔地震二日南朝遣皇子長德寺傳令徵兵八日南禪寺火十二日兩日並見十四日民部大輔上杉朝方卒二十一日將軍義持夫人藤原氏子義量觀田樂二十三日以紀行長爲紀伊國造二十九日將軍義持觀田樂左近將監上杉

憲榮卒閏月三日將軍義持觀田樂九日義持朝上皇十三日又朝佐竹與義叛足利持氏持氏遣上杉房實擊之與義奔比企谷自殺尋攻其黨于額田城十六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九日又朝二十日又朝二十二日又朝二十五日義持宿禰清水和院二十六日足利義量觀雪于河原十一月朔口南至公卿表賀三日將軍義持夫人藤原氏詣高野山十日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又朝十四日又朝十六日又朝二十日泉殿成上皇徙御焉足利義量始謁石清水宮將軍義持往視焉晦義持遊實相院又朝上皇又如近衛忠嗣第十二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詮冥福諸公卿蒞焉後以爲例三日病愈公卿朝賀實醫審阿勞賜物八日以大僧正滿意祈不豫有効勅爲准三宮賜封千戶十一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上皇避安樂光院十八日上皇皇女入大聖寺爲尼二十一日將軍義持朝上皇義持使子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二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二十四

義量代謁石清水宮幕府修五壇法義持頒題廷臣詠和歌二十四日遷豐受太神宮于假殿足利義量以誕辰謁石清水宮二十五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七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九日足利義量詣御靈社及清和院是歲初上杉氏憲之死也子憲秋致朝逃往京師事將軍義持憲秋請伐鎌倉復讐義持許之憲秋致朝募兵東行足利持氏出兵拒禦憲秋與戰于千本松原茨沼津三島多殺持氏部下而去島津久豐擊其族守久守久棄城奔肥前朝鮮王拘寄書於將軍義持義持答書蓋朝鮮往復是爲始矣朝鮮三面濱海正與日本遙對止隔一海而釜山者朝鮮之海口也釜山韓民向與我往來互市無間有住家通婚姻者謂之日本戶又曰麗倭云大內盛見遣使朝鮮我邊民侵明疆界三十年癸卯春正月朔停節會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五日上皇不豫命諸社寺祈禳出羽守赤松義祐卒八日修五七日法及

太元法十一日將軍義持訪大僧正滿濟于三寶院十二日義持及義量臨斯波義淳第十三日正親町土御門火十九日鎌倉府遣兵擊小栗滿重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子義量如細川滿元第二十四日上皇病愈二十五日足利義量詣香嚴院及寶鏡寺二十七日久松範定戰死于筑紫二月五日釋奠十四日錦小路室町火十五日失戶滿里與小栗滿重戰于坂戶十六日皇弟某罹風狂上皇命護衛宮門二十九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以崇光院皇女爲三時智恩寺住持六條火三月二日將軍義持訪准宮義承于圓德院五日上皇賜百首和歌于義持六日義持使僧雲窓講占察經九日義持臨上杉房朝詣南禪寺十八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罷以右近衛中將足利義量爲征夷大將軍義持訪亮仁法親王於妙法院又朝上皇十九日新田賴定戰死于上野二十日前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二十二日義持謁北野社二十七日

義持及夫人藤原氏謁皇大神宮夏四月三日三條及七條火八日雨雹十八日前將軍義持詣等持寺二十二日幕府執南朝遣王子長德寺殺之二十五日將軍義量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尊氏冥福前將軍義持薨髮號道詮二十八日義持謁通陽門院復詣等持寺鎌倉府使大寶院祈海內安寧晦不豫命諸社寺祈禳是月幕府罷侍所山名時瀨以其子持豐代之五月二日將軍義量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三日幕府命諸將宿衛幕府北門七日幕府使東大寺直管兵庫關務九日大風內侍所神樂十二日失戶基里讓采地于其次子滿里十八日修後宇多帝百年忌辰法會于東寺二十四日幕府課錢公卿造三條橋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詣南芳院二十七日大水使東寺修七佛藥師法二十八日足利持氏自將抵結城攻小栗滿重於小栗城是月朝鮮贈土宜及大藏經于幕府前將軍義持見其使下寶

幢寺六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十四日祇園會義持義量往觀焉十五日義持朝上皇十七日又朝獻寶貨足利持氏禱戰捷於大藏稻荷社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三日義持及夫人藤原氏子義量宿禰北野社二十五日足利持氏督諸軍攻小栗城不克晦前將軍義持朝上皇義量臨斯波義淳第是月內大臣一條兼良罷左近衛大將秋七月七日將軍義量遊春日風呂十三日前將軍義持與足利持氏有隙將發兵擊之命諸社寺禱咀之十四日義持觀施餓鬼于鹿苑院十九日上皇觀舞樂于泉殿義持陪焉二十日義持宿禰石清水宮二十二日大風洪水春日社樹僵二十三日二星合厄是月前將軍義持復書朝鮮求大藏經梓版又搜索被虜人於諸處遂歸之八月朔將軍義量獻物賀八朔義持朝上皇義量率諸將賀八朔于義持二日足利持氏攻小栗城陷之滿重自殺斬其黨宇都

宮持綱桃井宣義先是京師援軍至駿河聞事平而歸持氏聞義持庇故氏憲孤子憲秋教朝甚怨之有畔心欲移兵西上滿重之亡也其子助重走相模適有偷盜數輩利其囊橐謀殺之邀飲娼家使妓勸酒實毒焉有一妓曰照手知其謀密告之助重伴爲飲酒覆之潛出而逃時偷盜竊鞍馬踴躍不能騎繫之林中助重善馭遂騎走參河後過其地大賞妓女悉捕偷盜殺之三日前將軍義持獻物追賀八朔是日朝上皇四日義持又朝上皇九日釋奠十日大雨洪水祈晴十一日幕府授征旗于今川範政桃井宣義擊足利持氏十六日持氏至府中說成親王子某入相應院爲僧十八日幕府修四天王法于鞍馬寺禱詛持氏十九日將軍義量臨山名時瀨第二十一日祈晴月讀宮成遷神主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七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近衛房嗣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洞院滿季兼右近衛大將晦前將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二十九

義持朝上皇將軍義量訪禪能坊、臨赤松義則第、九月十日、上皇幸義持及崇賢門院第、十一日、義持獻沙金雜貨于上皇、遣馬于公卿、上皇領賜沙金于公卿、十六日、內侍所神樂、十八日、前將軍義持宿禰清水寺會諸將、擊上杉房朝尋事、寢二十五日、賜淨光明寺僧直阿于諡號、冬十月朔足變七日、修法華八講于金剛法院、十四日、修法華八講于幸祥院、右大臣三條公光罷、十七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七日、又朝十一月朔、將軍義量謁石清水宮、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足利持氏寄大井村地于大井社、祈戰捷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日、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二日、幕府斬南朝遣臣中村某、捕其黨藤原隆興等、二十三日、修法華八講于歡喜院、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八日、足利持氏遣使于幕府謝罪、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三十

十二日、義持義量參朝、又朝上皇、十四日、義持參朝、又朝上皇、十五日、義持又朝上皇、十七日、義持宿禰清和院、十九日、將軍義量訪義持于清和院、二十一日、又訪、二十三日、足利持氏使小山時政襲領其采地、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持義量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五日、內侍所神樂、義持又朝上皇、義持義量觀雪于畠山滿家第、二十七日、義持訪皇弟某于勸修寺、經興第、義持義量覽貢馬于畠山滿家第、自三月至是月地屢震、是歲、島津久豐攻伊東祐立于加江田城、少貳滿貞與鎮西探題澁川義俊戰、義俊敗走、三十一年甲辰、春正月二日、痘瘡流行、將軍義量患之、前將軍義持義量及義持夫人藤原氏臨畠山滿家第、會津大水、六日、京師火、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將軍義量叙從四位下、十三日、前將軍義持賀正、皇弟某、二十五日、淨妙寺火、二十八日、京師火、是月、島津久豐攻伊東祐安、族伊東某于加江田城、取之、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三十一

月二日、准三宮桓致寂五日、幕府與鎌倉府平、十一日、釋奠將軍義量臨畠山滿家第、十二日、義量臨細川滿元第、前將軍義持以誕辰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十六日、將軍義量遊通玄寺十九日、大風、三月三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幕府遣僧照西堂至武藏論足利持氏引兵、持氏不聽、猶陣府中、十二日、義持朝上皇、義量訪外祖母高橋氏、二十一日、義持及夫人藤原氏謁皇太神宮、二十五日、義持謁北野社、二十六日、上皇賜俳歌聯句于義持、義持臨上杉房定第、遂避方忌于畠山滿家第、二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九日、義持臨上岐持益第、直朝上皇、夏四月四日、將軍義量臨斯波義淳第、十日、醍醐寺與石山寺爭疆界相鬪、十一日、禪星變、十六日、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又修法于室町第二十、日關白滿教罷、以左大臣二條持基爲關白、內大臣一條兼良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洞院滿季爲內大臣、前將軍義持女爲尼、二十五日、地震、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三十二

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二十六日、鎌倉府與小佐都町田西鄉於結城朝常、二十九日、幕府以小野愛壽丸爲日御崎社檢校、職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六日、上皇宮人藤原氏以不謹獲罪、廣橋兼宣等上誓書、十二日、前將軍義持避方忌于上岐持益第、義量避于大館持房第、崇光院皇女智恩寺尼寂、十八日、義持朝上皇、二十日、命准三宮滿意修一字金輪法于院中、二十七日、准三宮尊興與寂晦、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六月朔、又朝三日、又朝九日、修觀音懺法于院中、義持朝上皇、十日、又朝十一日、又朝十二日、雨霜、十三日、鎌倉府以依上保地與結城氏朝十四日、日石清水神人據藥師堂、喊訴幕府、二十二日、北野社寶殿震動、興福寺與東大寺鬪、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幕府遣諸將護石清水宮、一色義貫與神人戰、破之、二十七日、將軍義量臨大內盛見第、是月、興福寺與東大寺鬪、三日、互有殺傷、秋七月朔、前將軍

義持朝上皇七日、幕府行射儀于馬場殿十三日、幕府罷石清水社務法印融清以法印保清代之、是日神人退去、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八月朔、又朝義持再遣書朝鮮王、求大藏經鑲版、二日、義持朝上皇四日、將軍義量往室町第東房、五日、釋奠七日、前將軍義持遊大光明寺十日、四條道場火、義持宿禰清和院十五日、尹良親王戰死于浪合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日、又朝二十二日、義持宿禰北野社、烟田幹胤傳來地于其子幹時、二十四日、將軍義量外祖母藤原氏卒、二十六日、上皇受戒泉涌寺、晦、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直朝上皇九月朔、又朝四日、義持獻水禽于上皇五日、修不動法于院中八日、上皇命公卿詣泉涌寺舍利講、幕府復遣僧照西堂於鎌倉講和、西堂往來辨說、以彌上杉憲秋致朝持氏意解、至是月和成九日、迎佛舍利于院中十日、修觀音懺法于院中、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四日、

又朝壽寧院火十六日、義持宿禰清水寺二十一日、義持修觀音懺法于清水寺二十四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五日、地震、義持朝上皇又訪大僧正尊聖于勸修寺、冬十月、朔幕府命社寺禳地震、義持朝上皇二日、又朝九日、義持宿禰因幡社十日、足利持氏寄白井郷于鹿島社十三日、將軍義量任參議十四日、石清水神人復嗽訴、幕府遣兵擊破之、斬某主犯十七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八日、又朝二十日、將軍義量臨一色義貫第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三日、高安寺火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六日、又朝二十九日、上皇幸相國寺十一月朔、前將軍義持義量朝上皇三日、義持又朝九日、上皇賜觀雪連歌于義持、義持奉和之十四日、義持朝上皇足利持氏還鎌倉十六日、義持朝上皇十七日、又朝武者小路火十八日、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日、足利滿直至鎌倉見足利持氏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徵樹木

于公卿及諸寺修禁苑二十二日、上皇欲薙髮、納義持言暫延其期、義持宿禰石清水宮二十五日、貞成王上寬平御記等書于上皇二十六日、上杉房朝出奔十二月朔、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五日、地震七日、前將軍義持遊天龍寺九日、義持朝上皇十日、又朝十一日、又朝十七日、義持謁皇大神宮二十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參朝二十三日、日又參朝二十四日、義持義量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五日、義持又朝上皇二十七日、義持訪大僧正尊聖于勸修寺二十九日、將軍義量詣香嚴院寶鏡寺、遂臨伊勢貞經第是月、內大臣洞院滿季罷右近衛大將、是歲饑疾人多死、往往舉村無人、筑紫冬門襲鎮西探題澁川義俊於山浦城破之、父滿賴至京師訴之、菊池兼朝遣使島津久豐修好、幕府釋明俘祭庸還其國、

二日、義持及義量、義持夫人藤原氏臨島山滿家第四日、義持臨赤松持貞伊勢貞經、島山滿家第義量亦臨滿家及貞經第五日、義量臨富樫滿春第十二日、義量叙正四位下十三日、前將軍義持訪皇第某十九日、義持夫人藤原氏子義量訪高橋氏疾二十日、義持義量臨赤松義則第二十一日、陸奥守島津久豐卒子忠國嗣、晦權大納言久我清通兼右近衛大將、通宣之子也、今出川武者小路火二月三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七日、將軍義量疾、命諸寺禱之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奏樂十四日、有蟾蜍數千集室町馬場十六日、皇弟某薨上皇第二子、稱小川宮以上無子、將立爲儲嗣至是、暴薨衆咸惜之、未名追稱龍樹寺宮、因穢罷釋典十八日、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是日修五壇法禱義量病、前相國寺住持惠發寂尋賜諡號曰佛慈正續國師二十二日、幕府修七佛樂師法禱義量病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

四日、權中納言花山院持忠出奔二十七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量卒、年十九、益長德院贈左大臣、前將軍義持再聽軍政、二十九日、葬足利義量于等持院、極樂寺火、是月、鯨魚集鹿島浦、三月十日、不豫、十二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四日、又朝十五日、信濃守小笠原長秀卒、十七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日、以皇弟三十五日忌辰、義持等行香、二十二日、義持修法于室町第二十六日、幕府修轉經供養於鹿苑院、資後圓融院冥福、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八日、又朝、夏四月朔、右近衛權中將三條實雅坐與宮人日野氏姦、祓官日野氏有光之女也、稱大納言典侍、爲帝所寵、實雅得罪、無證驗、人以爲寃、義持朝上皇、一日、又朝、四日、以後圓融院三十三回忌、修法華懺法于院中、十一日、修觀音懺法于院中、資後圓融院冥福、十三日、前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六日、以貞成爲親王、榮仁親王之子也、二十二日、修宸筆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三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三十八

法華八講于院中、資後圓融院冥福、是日、勅教經因應司東洞院火、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七日、前大納言廣橋兼宣、前權大納言日野資教並爲准大臣、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五月初、日有食之、二日、前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七日、義持遊嵯峨、宿等持寺、九日、義持朝上皇、十三日、義持臨島山滿家第、十五日、義持詣退藏菴、十六日、義持臨細川滿元第、十七日、義持朝上皇十九日、義持詣仁和寺、二十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二日、義持詣妙法院、二十四日、義持參朝、是月、朝鮮致書曰、輪大藏經版不得從命云、六月初、前將軍義持臨一色義貫第、又朝上皇、觀復樂、二日、又朝觀復樂、三日、又朝、如德大寺公俊第十七日、義持宿禰石清水宮、二十五日、義持宿禰北野社、造泉殿于院中、二十八日、帝憤上皇以貞成親王爲猶子、將遜位、義持自北野參朝、諫止之、初榮仁親王子治仁居伏見殿亡、何又薨無嗣、弟貞成紹

封、至是上皇欲修後圓融院之佛事、親書佛經於紺紙、使諸親王助書之、貞成亦與焉、及記名請上皇曰、臣無官不足記也、上皇乃宣爲親王、帝不憚、遂德上皇未發、會帝將召琵琶法師於宮中、以聽平家上皇止之、帝大憤、奉書上皇、以謂上皇自爲我當遜位、將密出宮、義持俄入諫之云、二十九日、義持朝上皇、晦、又朝、閏月朔、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二日、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三日、義持朝上皇、陳上旨、幕府使僧正滿濟修仁王經法于石清水宮、十二日、義持朝上皇、南禪寺塔火、十七日、地震、將軍塚鳴動、皇大神宮有怪異、十八日、修仁王經法于東寺、禪地震災異、二十日、前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五日、清水坂火、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持詣御靈祠、義持朝上皇、觀復樂、二十九日、義持臨京極持光第、秋七月朔、地震、義持如二條持基第、二日、地震、大風雨、義持參朝、三日、義持朝上皇、觀復樂、五日、貞成親王薨、髮帝意未解、上皇密諭薨髮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三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四十

日、菊池兼朝、少貳某舉兵、大內盛見聞、變自京師赴鎮西、十五日、石清水及將軍塚鳴動、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前將軍義持參朝、十八日、義持朝上皇、以權中納言日野資資爲院執權、二十二日、義持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又使賀茂在方安倍有富行天曹地府、天地災變、祭二十四日、藤原資親第火、二十五日、上病劇、前將軍義持參朝侍之、二十六日、義持參朝侍上病、二十八日、以不豫、奉告文於伊勢八幡、又命諸社寺禱之、上皇密遣使問貞成親王子彥仁王年齒、二十九日、尊所生准三宮日野氏曰、光範、門院是月、大風洪水、八月初、帝病劇、上皇及諸卿以爲不復起、豫議後事、使准三宮道意修一字金輪法於寢殿、四日、地震、六日、上病少愈、尋復發、七日、地震、十一日、釋奠、修七佛藥師法于宮中、七日、十四日、相國寺火、將延燒皇居、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十六日、武田信長招聚義故、據西郡、攻逸見有直破之、足利持氏遣上杉房實



攻之屢戰不利信長信重之弟也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又詣大明光寺十九日法性寺村火二十日右近衛中將源有定家士金河式部至關告宮女三條咒詛帝大駭令武臣捕三條鞠問不服三條爲內侍所刀子承小倉宮旨有禱於內侍所有司詰問得其書而非咒詛也廷議以式部欺罔朝廷宜誅獨上皇以謂南朝皇族潛圖非冀宜誅三條以絕覬覦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持宿禰清和院二十八日幕府以島津忠國襲領日向大隅薩摩守護職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持至大德院遂朝上皇晦義持遊仁和寺九月朔義持朝上皇二日島津忠國獻太刀金襴錢貨于幕府是日幕府賜之刀鏡八日鎌倉府火十日上皇幸泉涌寺遂幸前將軍義持室町第及崇賢門院第十一日義持朝上皇獻物謝臨幸恩十七日義持臨細川滿元第十八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又朝西洞院火晦震木幡崇福寺火是月伊羅浦兵起幕府遣的屋

某擊平之大風地震冬十月朔前將軍義持參朝幕府宴管領及諸將二日義持遊光堂三日義持朝上皇七日幕府造相國寺鹿苑院八日帝病愈前將軍義持及關白以下獻物賀之初上皇在位日久禁中庶務多復舊制及帝嗣位朝務盡廢至是上皇與朝臣語及之歎息良久九日義持詣安國寺及大聖寺遂宿禰因幡堂十三日光範門院謁皇大神宮源重仲第火十四日造持佛堂及會所于院中前將軍義持修法于室町第十五日大德院火十六日前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一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二日又朝二十三日義持參朝獻物賀上病愈二十四日地震嵯峨火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詣仁和寺及法住寺遂臨山名時熙第二十七日義持如德大寺公俊第二十八日關十種香于禁中大內盛見與少貳滿貞戰破之十一月朔前將軍義持謁高倉八幡及北野社是日將朝上皇以痛飲不果三日相國寺立柱義持遊焉

四日義持朝上皇五日地震七日星變九日奏神樂于內侍所禰不豫又使諸社寺禳地震災異前將軍義持臨上杉房朝第是日將朝上皇以痛飲不果十日地震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地震十三日地震前將軍義持宿禰清水寺十六日地震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八日義持臨島山滿家第二十島山滿家二子持富斯波義淳子義豐並冠幕府二十一日上皇徙新殿前將軍義持朝之地震二十二日上皇賜劔馬于義持二十四日義持夫人藤原氏宿禰北野社二十五日義持奉神樂于北野社禳災異晦修賀茂若宮祠前將軍義持觀舞樂于北野是月足利持氏遣建長寺僧于幕府請爲義持猶子義持不面十二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詮冥福義持蒞焉十一日地震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地震十三日又震十四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六日地震十九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日避方忌于別

殿義持遊上乘院二十一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三日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四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五日義持詣因幡堂遂參朝又朝上皇幕府以光明寺爲祈願寺幕府許出雲國造千家直國襲領其采地及杵築大社社務是歲關白持基罷左大臣三十三年丙午春正月朔大雪停四方拜前將軍義持謁三條八幡社十一日義持遊三寶院又朝上皇十二日又朝十三日又朝十五日五條火起延及三條逾月火災屢起燒亡凡一百餘町十八日光山大水十九日興福寺與東大寺開毀尊勝院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月三日又朝七日罷興福東大兩寺別當更以僧經覺爲興福寺別當僧興胤東大寺別當十二日釋奠十四日六條高倉火清淨光寺火十六日前將軍義持臨赤松滿祐第又朝上皇十九日又朝二十日又朝二十二日地震三月朔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日義持詣仁和寺七日退藏菴火十六日前將軍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四十五

持宿禰北野社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又朝、二十七日、義持謁皇大神宮、是春、幕府遣使于明、夏四月三日、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四日、修法華懺法于院中、資後圓融院冥福七日、十三日、詔權中納言三條西公保勘解由次官範景等漁魚於伏見、放之內池、十八日、連歌會、二十日、日吉祭坂本馬借等押留勅使車、二十五日、幕府修法華入講于等持寺、資尊氏冥福五月朔、前將軍義持命東寺誦慈救咒、二日、幕府修法華入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四日、地震、九日、震賀茂、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日、修于手法于清涼殿、十三日、地震、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四日、張樂于院中、內大臣洞院滿季獻其所撰帝王系圖、六月朔、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三日、又朝八日、坂本馬借將燒北野公文所幕府遣兵護衛之下、總介千葉滿胤卒、十二日、祈晴、光範門院遊前將軍義持第、十三日、義持朝上皇、又謁光範門院、修北斗法于院中、十四日、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四十六

持臨細川滿元第十七日、祈晴十八日、地震二十日、幕府藏地震災異、前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六日、足利持氏遣一色持家擊武田信長、不克、持氏自將擊之、抵橫山、口信長逆戰于猿橋、前將軍義持觀田樂于北野、二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九日、義持參朝、秋七月二日、又參朝四日、義持朝上皇七日、義持獻花瓶于帝及上皇、九日、義持宿禰石清水宮、十一日、從小御所于東方、十七日、前將軍義持遊等持寺、十八日、義持詣相國寺、又朝上皇、二十日、義持詣嚴栖寺、二十一日、光範門院遊廣橋兼宣第二十四日、內大臣洞院滿季罷權大納言近衛房嗣爲內大臣、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八日、又朝、二十九日、不豫、義持參朝、又命僧正學基定助禪禪之、八月二日、義持參朝訪上病、三日、義持朝上皇祈晴、六日、會津大水、九日、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又謁石清水宮、十二日、義持夫人藤原氏謁皇大神宮、十六日、釋奠、義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四十七

自入幡至北野禪能坊十八日、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日、上病劇、二十二日、義持參朝、又朝上皇、遂如北野、二十三日、建長寺火、二十四日、使阿闍梨道意修金剛童子法于禁中、安部在方行、泰山府君祭於其第、以祈不豫、二十五日、武藏白旗一揆來屬于足利持氏、一色持宗自秩父入甲斐、略其郡邑、武田信長遂敗是日出降、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持謁高倉八幡社、二十七日、義持詣南禪寺、遂參朝、又朝上皇、二十八日、禪不豫、九月朔、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日、幕府修法懺變異、三日、客星犯月、會津大水、八日、泉涌寺舍利會、前將軍義持蒞焉、九日、地震、義持朝上皇十四日、上病愈、公卿獻物賀之、義持行連歌會于北野、二十日、義持謁皇大神宮、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持如北野、二十八日、更定禁中番直時刻、釋內侍所刀自禁綱、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持宿南方院是月、足利持氏凱旋、持氏以逸見有直爲甲斐守護、請之京師、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四十八

義持不允、召信元爲守護任陸奥守、是時統下跡部明海及子維照爲甲斐守護、代族徒繁衍、逸見武田支族也、世領甲斐西郡、及武田氏全有一州、逸見氏仕鎌倉、僅食族字地耳、會氏憲之亂起、有直憑持氏嬖臣二階堂參河守、強請爲守護、未得、冬十月朔、義持朝上皇三日、又朝五日、氣比社司與執常相關北野萬部經會、義持蒞焉、八日、滿仁親王薨、十六日、攝津丹波阿波讃岐守護細川滿元卒、滿元幼名聰明三郎、初父賴元幼名曰聰明、滿元又稱以後細川氏嫡流、幼名皆冠聰明二字、以爲例云、滿元入道號道觀、卒年四十九、子持元嗣、十九日、地震、幕府修五壇法于東寺、二十日、前將軍義持宿禰因幡堂是月、慶善光寺十一月三日、造相國寺、九日、始御小御所、十一日、地震、十五日、前將軍義持宿禰清和院、二十二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地震、鑄造相國寺鐘、二十六日、地震、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持訪亮仁法親王于妙法院、二十

九日、豐後守護大友親著卒、晦、修法于院中、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月朔、義持參朝、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八日、內侍所神樂、九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日、義持訪堯仁法親王于妙法院、十三日、義持臨島山滿家第、義持宿禰清水寺、十五日、以觀音寺爲祈願所、二十日、地震、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持參朝、二十五日、朝上皇、晦、行泰山府君祭、禁中及院中、避方忌于別殿、是月、春日社神鏡無故自墜、是歲、伊東祐立至薩摩、島津忠國謀害之、祐立遁去、大內盛見刊刻理趣分經一千卷、京師屢火、

三十四年丁未、春正月朔、避方忌于別殿、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遂謁三條八幡社、及北野社、十一日、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又朝、十三日、觀猿樂于清涼殿、十七日、幕府修法于六條八幡社、有狂人入清涼殿、十九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義持謁三條八幡社、二十二日、幕府修法于清水寺、義持蒞焉、二十六日、修五壇法、晦、

幕府修圓應天供二月朔、前將軍義持謁三條八幡社、及北野社、四日、幕府修北斗法、八日、上皇不豫、命諸社寺禱不豫、十日、前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及六條八幡社、北野社、十六日、修五壇法于禁中、又使安倍有重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十八日、釋奠、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修佛眼法于室町第二十八日、不豫、三月二日、前將軍義持修大勝金剛法、及五壇法于金剛輪院、尊勝王法于室町第五壇護摩于灌頂院、六日、善光寺火、九日、奉幣六社、禱不豫、十四日、前將軍義持修仁王經法于室町第十八日、義持詣清水寺、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祈雨、後屢祈、前將軍義持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尊氏冥福、幕府命多田院祈海內安寧、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六日、觀猿樂於禁中、十二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日、崇賢門院崩、二十四日、祈晴、二十五日、幸泉涌寺、火葬崇賢門院、

大水、四條五條橋墜、六月二日、又大水、九日、加賀守護富樫滿春卒、十四日、幕府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八日、前將軍義持使僧正持辨宿禰石清水宮、又使法印房助八字文珠護摩法、及圓應天供修于室町第二十一日、義持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幕府使土岐賴秋襲領野所鄉、二十七日、以延曆寺訴流前參議高倉永藤夏大水、秋七月二日、修法于禁中、十九日、前將軍義持宿禰北野社、二十二日、遷春日神主於假殿、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持參朝、八月三日、朝上皇、五日、大雨、十一日、釋奠、十四日、太政官廳火、十八日、前將軍義持宿禰石清水宮、二十一日、義持修愛染大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石清水鳴動、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持宿禰北神社、九月朔、義持朝上皇、九日、義持宿禰北野社、十三日、洪水、帝禱禊疾於石清水賀茂院、既而瘳、十八日、前將軍義持謁皇大神宮、二十日、播磨備前美作守護赤松義則卒、子滿祐嗣、其族持貞、襲於

義持持貞、欲奪滿祐播磨守護、屢請之、義持意聽可、未發、滿祐怒、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定石清水賀茂社行幸日時、九日、前將軍義持宿禰因幡堂、十六日、詣經諸社寺祈雨、社行幸安寧、義持往北野、二十一日、義持宿禰清和院、二十六日、播磨備前美作守護赤松滿祐憤幕府奪其封與族人持貞自縱火其第、還播磨據白旗城、二十七日、備前守護代小寺某乞降于幕府、二十八日、幕府遣細川持元、山名時熙、一色義貫等擊赤松滿祐、赤松貞村等先發、晦、延兩社行幸期、初帶不豫、禱賀茂石清水、既而疾愈、至是欲幸兩社、賽宿禰會有亂而止、十一月朔、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四日、又朝、十日、幕府使東寺及法身院祈戰捷、十三日、當是時、赤松持貞憑寵恩益驕恣、諸將益忌之、多黨赤松滿祐胥議爲分疏之、迄是月、諸將健訟不已、義持亦粗厭之、是日、終令持貞自殺、持元時還回軍、十四日、多田嗣鳴動、幕府命諸寺詣經、幕府授征旗于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五十三

一色義貫十五日幕府修法于金剛輪院十七日不豫十八日前將軍義持宿禰清水寺二十一日修法于禁中及院中禱不豫義持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春日社成遷神于正殿十二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五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七日幕府赦赤松滿祐罪是日滿祐入京師謁義持滿祐尋剃髮號性具十八日內侍所神樂上病愈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修金剛准大法于禁中義持參朝二十五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六日奉幣石清水賀茂禱不豫是歲大風洪水關白持基復爲左大臣十世原僧與優婆塞戰盡殺之

正長元年戊申春正月因不豫輟諸節會十六日前將軍義持修法于室町第又修于石清水宮十七日義持病篤初義持有六弟德義嗣之禍以爲僧及義量死無嗣而諸弟皆爲僧約以足利持氏爲嗣至是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雅制更議所立依違不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五十四

滿家建議不若質諸神十七日詣石清水下於八幡神廟而得青蓮院大僧正義圓議即決迎義圓於栗田口徙室町第十八日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薨年四十三諡勝定院贈太政大臣義持性嫺情時會京畿無事以遊宴爲事尋遊攝家諸門跡及西園寺日野柳原等諸卿殿第三管領四職宅世俗稱謂御成御成之號蓋擬于此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持受天下平定之後四海無事萬民艾安府僚守職無所增損可謂守成之美也義滿嘗愛義嗣殆有廢嫡之意然義持無一毫望之色義嗣謀反措不問至再反則不得已而殺之孝友之至也及義滿薨固辭太上天皇之號非知臣子之分者豈能如此邪定上杉禪秀之亂納持氏於鎌倉得愛親馭下之道然晚年不能制赤松滿祐強暴及義量卒約以持氏爲嗣義持薨而管領變約立義致遂致關東之亂非復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五十五

能制強臣之故耶子孫遂遭弑逆履霜之漸非一朝一夕之故室町氏之不振職之由義量嗣爲大將軍而早卒其治未可知豈不惜乎

十九日青蓮院義圓入爲義持嗣徙權中納言藤原義賢第二十日足利義圓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故足利義持夫人藤原榮子正二位藤原實秀並叙從一位二十三日葬足利義持于等持院二月朔出雲直國讓其國造職及杵築大社總檢校職于孫高國五日修不動小法于禁中六日六條道場火十五日足利義圓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義圓修法于東寺二十四日二條油小路及土御門室町火三月五日足利義圓修法于室町第六日鎌倉府遣兵攻里見家基依上城是日與書溝井某賞其戰功九日修十壇園魔天供十二日以足利義圓爲左馬頭叙從五位下是日義圓薨髮改義宣以其髮猶短裹頭以見諸將近衛萬里小路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五十六

火十六日幕府令禁犯大將軍諱字者改名二十日足利義宣避方忌于富樫持春第二十一日義宣徙室町第春日町火二十三日幕府賜宴近臣與太刀二十五日以權大納言日野資國准大臣是日薨二十七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九日足利義宣修法于室町第又修東寺幕府遣使朝鮮求佛經閏月四日正親町大宮火十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足利義宣謁吉野藏王祠十八日權大納言久我清通爲淳和獎學兩院別當二十七日上皇修法于院中資足利義持冥福夏四月十四日足利義宣叙從四位下二十日大僧正滿濟爲准三宮二十一日天台座主慈辨罷以准三宮義承代之二十七日改元二十九日幕府廢自今四月例修法華八講南朝皇子良王去寺尾城移落合城五月朔准大臣日野資致薨足利義宣親競馬于賀茂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五日足利義宣親競馬于賀茂七日義宣得異夢使賀茂在方禪

之八日使堯仁法親王修普賢延命法于清凉殿祈不豫七日後  
屢禱十二日足利義宣使准三宮道意修尊星王法又使安倍有  
富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十九日行內侍所臨時神樂禱不豫幕  
府修北斗小法二十一日病愈二十二日大水二十四日幕府和  
歌會二十五日足利持氏與足利義宣有隙舉兵將至京師執事  
上杉憲實諫止之二十六日前右大臣藤司冬家薨三月至是月  
疾疫流行人多死號曰三日病六月朔大風洪水七日沈佛舍利  
于神泉苑池禱不豫十日遣使于伊勢禱不豫十一日修如法念  
佛會于清淨花院十三日幕府使准三宮滿濟修五壇法于室町  
第十九日前太政大臣公俊薨二十一日足利義宣納權中納言  
日野義資妹重子爲夫人二十四日義宣如二條持基第二十五  
日義宣受法衣二十七日修佛眼法于禁中秋七月六日小倉宮  
奔伊勢後龜山帝皇子中宮藤原氏所生也稱小倉殿九日皇居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五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五十八

良角社樹折十一日以上疾劇幕府議皇嗣十二日幕府命准三  
宮滿濟遣宮內卿藤原行豐于伏見傳迎立意於彥仁王世傳帝  
好修法平素齋戒不近婦女以故無嗣在位臨朝希少庶政多廢  
帝疾失心而無嗣時後龜山帝之子小倉宮後二條帝之胃木寺  
宮龜山帝之裔常盤井宮在上皇疑所立僧宗純奏曰皇嗣宜就  
伏見殿索乃上歡上皇意決告之足利義宣初宗純母入上皇宮  
有妊既而遭讒出宮遂生宗純於民家自少爲僧才識絕人上皇  
屢召入宮進對稱旨遂定皇嗣宗純乃一休也十三日幕府遣島  
山滿家兵數百人迎彥仁王抵若王寺前參議經兼三位源重有  
等從焉及在若王子使赤松滿祐護衛之十七日大漸上皇迎彥  
仁王於其宮爲猶子足利義宣親猿樂于其第幕府修法禱上皇  
疾十九日爲養院僧報小倉宮在伊勢與準于幕府二十日帝崩  
于土御門黑戶年二十八二十二日證大行天皇曰稱光院二十

四日幕府命修北斗准大法于院中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五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三千七百六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花園天皇上

後花園天皇諱彥仁崇光院曾孫後崇光院之子也母敷政門院庭田幸子贈左大臣經有女也應永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生正長元年七月十三日立爲皇太子二十日帝崩二十八日踐祚于前右大臣三條公光土御門高倉第時十歲後小松上皇聽政關白左大臣持基更攝政右大臣一條兼良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近衛房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久我清通並如故小倉宮入長岳寺二十九日火葬稱光帝於泉涌寺八月四日移藏稱光帝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八日越後守那須資之卒資之初葬上杉氏憲氏憲滅而歸服足利持氏十日足利義宣訪准后滿濟于三寶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一

院十一日義宣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二日定稱光帝陵地十九日幕府使准后滿意修金剛童子法于院中禱上皇疾二十三日伊勢國司北畠滿雅奉小倉宮起兵初小倉宮從後龜山帝于嵯峨稱光帝大漸繼嗣未定皇子意欲使其子代承大統竊出嵯峨奔伊勢憑滿雅謀恢復滿雅素憤皇子不踐祚乃募統下爲舉兵初足利義滿使大內義弘議和事蓋欺後龜山帝以兩統迭立如乾元延慶之故事而帝之入京師也亦出于窘蹙不得已之計以故皇子常懷覬覦而知後小松上皇意屬伏見殿方帝疾劇宿志益急使人僞稱鎌倉使者往伊勢給滿雅曰持氏有命宜取小倉宮起兵滿雅諾使者又曰我當徑往取之來滿雅曰可矣使者乃還嵯峨與小倉宮俱至伊勢既而使者恐其發覺逃亡滿雅初知其被欺而事不可遏止遂爲皇子舉兵九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北野神人據北野社噉訴尋散四日日吉神人噉訴十一日足利義

宣使僧正宗海修法于石清水二十三日足利持氏叛報至京師二十九日京畿諸國窮民蜂起掠奪財物壞證券私行德政令人不償負債守護地頭不能制十月朔足利義宣爲其夫人日野氏修六字法十一日北野萬部經會義宣蒞焉幕府令申禁訴訟原被請託權門定其應召出證左期又定沒收地制十四日大草城主西鄉隆盛卒十五日京師火十七日祈禱醍醐寺足利義宣遊嵯峨二十日義宣詣淨華院二十三日遣太政官廳幕府以赤松滿祐補侍所是日沙汰始二十六日足利義宣詣智惠院二十八日義宣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二月幕府令仁木持長一色義貫攻北畠滿雅滿雅拒戰敗之土岐興安世保持賴援持長滿雅邀戰于岩田川走之亂次追躡既而興安持賴返戰滿雅軍不利是月美濃守護土岐持益狀義仁王是歲幕府以澁川滿直爲鎮西探題大水陸奧最甚禾穀不登餓卒相枕諸郡國不寧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四

永享元年己酉春正月朔以帝尙幼也停四方拜二日雷七日北畠持康寄書准后滿意謝幕府賜劔十一日足利義宣爲上皇張猿樂于院中義宣臨大館某第十三日蹴鞠會赤松滿祐獻歌舞于幕府十九日足利義宣修不動法于室町第二十九日播磨土寇起是日守護赤松滿祐歸其國晦一條萬里小路火鎌倉淨妙寺火二月十一日永安寺火十七日始讀孝經三月九日雨灰足利義宣冠帝及上皇賜劔馬義宣亦獻劔馬沙金于兩宮十三日石清水神人二人自殺神殿十五日以左馬頭足利義宣爲征夷大將軍兼參議左近衛中將是日義宣改名義教二十三日將軍義教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九日內大臣近衛房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久我清通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信宗兼右近衛大將參議足利義教爲權大納言叙從三位信宗宗氏之子也是春丹波大和伊賀伊勢諸國土寇蜂起幕

府修法於三寶院祈夫人日野氏平產夏四月二十日將軍義教詣三寶院二十二日義教修愛染准大法于室町第二十六日發一社奉幣使于石清水宮五月二日幕府廢自後例修等持寺八講三日將軍義教觀猿樂于犬馬場五日義教觀小五月會又觀競馬于賀茂九日義教修金剛童子法于室町第十九日義教修不動小法于室町第六月三日祈晴九日以僧周勝爲南禪寺住持將軍義教蒞焉十五日奏樂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詣聖護院十九日義教詣仁和寺又見朝鮮使于等持院義教女入大慈院爲弟子播磨國言白旗降赤松庄二十一日賜故相國寺僧周噩于諡號曰智海大珠禪師二十七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以前關白兼家猶子某爲東南院門主尋義教亦爲之猶子三隅某與益田某構兵是日幕府使准后滿濟陳意見晦祈雨秋七月朔又祈七日興福寺僧徒與井戶某戰于春日大鳥居前十日更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六

造上御門殿黑戶渡殿門將軍義教詣相國寺淨華院佛殿上棟義教蒞焉南朝遣臣前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親薨十一日義教詣安禪寺十三日大神宮神人等爭鬧十四日右京大夫細川持元卒弟持之嗣十九日修五大尊合行法于院中將軍義教修不動小法于室町第北畠滿雅築寨於袖岡山而保焉土岐正賴來入寨是月大和人越智十市布施萬財等應小倉宮皆起兵八月朔日有食之三日釋奠四日攝政持基罷左大臣權大納言久我清通罷左近衛大將右大臣一條兼良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房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久我清通爲內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大炊御門信宗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足利義教兼右近衛大將十七日義教謁石清水宮二十日幕府定奉行呈稟章程二十二日將徒上御門新殿奉幣八社二十四日幕府罷管領畠山滿家以斯波義淳代之二十五日上皇觀舞樂于院中將軍義教

朝之獻劔馬二十八日義教行損甲儀二十九日還御土御門殿晦幕府禁非奉行受訴狀是月幕府移筑紫豪富四人于京師九月五日改元朝議謂正長之號於王室將家皆爲凶也而足利持氏愾不得爲將軍猶私用正長曰吾何屈於還俗將軍乎今川範政遣書持氏極諫不聽由是與持氏有隙義教亦自知天下多不服己者銳意爲政待諸將不假辭色軍國之事多所釐革十一日義教謁祇園社及北野社十三日准大臣廣橋兼宣薨十六日將軍義教謁日吉社十七日贈故正二位足利義嗣從一位二十二日將軍義教謁春日社二十四日簡井某捕南朝遣臣楠木光正于奈良是日幕府斬之六條河原光正稱五郎左衛門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伺間狙擊之至是被收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歎惜冬十月二十一日義教修普賢延命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造太政官廳二十九日更造豐受大神宮是月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八

幕府遣仁木持長一色義貫世保持賴等兵六萬踰鈴鹿嶺入伊勢擊北畠滿雅滿雅據多藝使子教具及長野周防守雲林院左馬助等兵萬五千禦戰于雲出川斬獲一千餘終擊卻之赤松滿祐山名持豐等兵二萬俱進擊周防禦死軍敗滿雅自率兵與持賴戰破之持長及六角迎戰又破衆追擊滿祐持豐兵橫衝寨兵三百餘死滿雅與持賴戰于若田軍敗滿雅乞和義教又令畠山持國攻越智維通于高島城未能下十二月二日一條室町火七日幕府定占有無主采地罰十二日奉幣大神宮告卽位期十三日將軍義教叙從二位鎌倉府殺大掾高幹父子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持冥福二十五日遷豐受大神宮于假殿二十六日幸太政官廳二十七日卽位太政官廳晦發一社奉幣使于伊勢是歲幕府召大內盛見于鎮西菊池武興城某少貳滿貞出兵筑後與大內持世澁川滿直相持大友持直遣使朝鮮

修好、爾後聘問不絕、幕府更造達摩寺、

二年庚戌春正月朔停四方拜、將軍義教兼右馬寮御監、十一日、義教朝上皇、二十八日、義教夫人日野氏叙從三位、二月朔、山名時淵獻歌舞于幕府、十日、毛利光房讓采邑于其子源元、十三日、將軍義教詣德雲院、是日、幕府定擊豐田某部、署十六日、釋奠幕府使大承院、一乘院、興福寺僧擊豐田、聞風而遁、十九日、月色如朱、分爲三、少時則合、二十日、地震、二十一日、將軍義教臨一色義實第、二十八日、上皇皇女入大聖寺、是月、筒井順永築城于筒井、三月九日、將軍義教謁石清水宮、是春和泉河內、紀伊、南朝餘黨力竭降于足利氏、夏四月二日、幕府會諸將議迎還小倉宮于伊勢、二十一日、亮仁法親王薨、二十八日、上皇幸將軍義教室町第三十九日、義教朝上皇獻物、謝臨幸恩、是月、權中納言藤原盛光罷院執權、以權中納言藤原秀光代之、義教詣熊野社、五月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六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七十

七日、嚴宿直規禁後宮猥褻、二十六日、天龍寺僕隸與臨川寺僧開晦、祈雨、六月九日、鎌倉府配結城某于大島、十一日、上皇親猿樂將軍義教陪之、十二日、義教如勸修寺經成第十七日、下總介千葉兼胤卒、于胤直嗣、十八日、箱崎宮火貞成親王獻大當會記、神膳御記于上皇、秋七月十六日、將軍義教拜賀儀于三寶院、二十五日、義教奏慶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日、釋奠、十七日、讃岐大風雨、十八日、大風洪水、太政官廳諸門倒、二十二日、大水、九月二日、大風洪水、十日、祈晴、陸奧洪水、自六月至是月、幕府使奉行加訴狀于目録捺印、隨其署日前後裁決、又定籍沒戶戶典舖、收其財產于納錢方制、又禁託事不償其債、私用抵品、冬十月六日、幕府令凡負債及十年者倍償過其期者令償、辦本錢十分三、清償其積年子錢、若約折券者、不在此限、十七日、將軍義教叙從一位、十九日、祈晴、觀女騎馬、二十五日、幸太政官廳、將軍義教扈從、二

十六日、御禊、貞成親王如義教第、是夜地震、二十八日、先是、鎌倉府使上杉持朝擊長倉義成等不克、是日、講和、二十九日、將軍義教朝上皇、是日、永安寺火、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島津忠國殺其族久林某于德滿城、九日、將軍義教參朝十四日、幸太政官廳、十六日、將軍義教參朝、十八日、大當會、二十日、將軍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義教以小倉宮子教尊爲猶子、入勸修寺爲僧、閏月二日、上皇勅清淨光寺、祈海內安寧、國祚長久、十二月二日、將軍義教如高倉永藤第、九日、義教朝上皇十四日、修造大神宮內侍所神樂、及臨時神樂、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義教如三條實雅第、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日、將軍義教如貞成親王第二十七日、義教參朝、又朝上皇、二十八日、三條河原火、是月、幕府遣兵攻白山、僧徒多死、是歲、宗像氏繼通好于少貳滿貞、三年辛亥春正月朔、停四方拜、二日、上皇不豫、九日、地藏院火、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七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七十二

日、將軍義教臨伊勢貞經第、是日、參朝、又朝上皇、傳法院僧襲擊根來守護島山滿家遣兵鎮之、十一日、將軍義教詣三寶院、遂朝上皇、十二日、義教臨斯波義淳第、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八日、地震、將軍義教詣鹿苑院、十九日、義教詣相國寺、二十日、義教觀猿樂于室町第、臨赤松滿祐第二十二日、義教詣勝定院、又臨山名時淵第二十三日、義教臨德雲院及細川持之第二十四日、義教詣等持寺、及通玄寺、義教修不動大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義教詣青蓮院、二十六日、義教臨京極持光及島山某第二十八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九日、大炊御門油小路火、將軍義教詣聖護院、遂朝上皇、二月朔、義教修愛染護摩法于室町第五日、義教謁石清水宮及六條八幡社、七日、義教饗貞成親王于室町第、是夜義教齋于伊勢貞繼第、十二日、義教謁皇大神宮召律僧三百口、修光明真言於八講堂、十六日、義教臨赤松滿祐第十七日、義教臨

一色義貫第伊勢國司北畠顯雅守護土岐持賴並抵京師十八日上皇命幕府治少將藤原兼重與宮女姦罪收其采地十九日將軍義教詣青蓮院二十一日義教詣三寶院二十二日修法于宮中及院中禪災異義教詣西芳寺及香嚴寺二十九日先是大內盛見與大友持直少貳滿貞菊池兼朝戰敗績是日幕府遣僧有雲等于鎮西和解之三月二日將軍義教詣紫玉房遂訪大僧正義承于圓德院六日勅貞成親王進覽其世傳古書大友持直使僧等誅貞嚴抵京師告與大內盛見排兵情由于幕府將軍義教詣鹿苑院天王寺僧放火新開莊十四日鎌倉使者二階堂盛秀抵京師將軍義教不面將舉其舊罪三條詰責之尋命准后滿濟詢管領已下諸將意見二十四日上皇辭尊號是日薙髮法諱素行智晦光範門院謁皇太神宮是月妙樂寺僧與小川弘武闘夏四月十四日將軍義教朝法皇獻物義教受法衣三寶院十九

日義教詣高野山巡覽南陲欲圖南國也二十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二十六日將軍義教參朝二十八日義教修結緣灌頂于等持寺是日詣德雲院二十九日義教參朝途謁石清水宮大內盛見攻立花新城取之五月三日義教詣等持寺留七日八日義教修其母藤原氏三十三回忌辰法會于等持寺上及法皇賜佛經又下敕令禁殺生三日十四日幕府捕勝定院鹿苑院僧四十餘人尋處之流十八日修不動法于禁中二十六日將軍義教修尊勝王法于室町第二十九日大水六月六日將軍義教詣南禪寺七日幕府祈晴九日幕府復遣僧無爲等于鎮西和解大內盛見大友持直等十二日幕府戒飭島山山名以下諸將爲政主公平十三日將軍義教臨甲斐某第十四日祇園會義教觀于京極持光第諸社有怪異十五日義教朝法皇謁光範門院于院中十九日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義

教臨飛鳥井雅世第二十六日義教如二條持基第二十八日大內盛見與大友持直少貳滿貞戰於原敗死是夜星變二十九日將軍義教詣如意寺秋七月朔口有食之五日京畿饑饉民多死幕府逮捕米商閉糴者十三日大內盛見戰死報至幕府命諸將議討大友持直少貳滿貞等方略不決遣僧僉估等慰撫大內持世持盛十七日焚惑犯心十九日鎌倉使者二階堂盛秀謁將軍義教獻鎧刀及馬既義教及斯波義淳島山滿家等遣書足利滿貞告其許謁見事山二十日義教修准大法于室町第義教臨土岐持賴第二十五日幕府命諸寺禪星變二十七日足利義持夫人從一位藤原榮子薨二十八日貞成親王進覽保元平治洞物語諸書將軍義教猶子義快入青蓮院爲僧是月朝鮮使來獻矮人可長一尺五寸于幕府八月五日相模守三浦高連卒七日將軍義教見鎌倉使二階堂盛秀尋贈銀鎧等于足利持氏十六

日僧正良什爲天台座主上總介佐竹義鄉卒十九日幕府命伊勢國司北畠顯雅在京且納法皇湯沐邑貢租與平尾莊于其族人北畠持康二十日僧明兆寂淡路物部鄉人也爲僧從學東福寺僧大道自幼好畫耽弄之朝參暮詣爲之廢怠大道每戒之將絕師資之契於是自謂所遺棄道路者敝屣也我亦爲大道所棄故號破草鞋一日悅大道不在繼筆畫不動像大道歸見驚愕然藉之於膝下火焰忽發於畫中不能掩匿大道感其至妙不復禁爲東福寺殿司因號兆殿司將軍義持每愛遇或問其所欲答曰財寶非望官爵亦然一鉢一衣以足窮餉唯一事所請頃年寺中好多栽櫻樹後世恐精舍變爲遊宴場是貧道深所悲歎願下命悉拔櫻樹義持美其志盡伐焉寂年八十二日修一字金輪法于三寶院禪災異幕府亦修愛染法幕府課造北小路第費于諸國守護二十四日將軍義教臨赤松滿祐第興福寺僧簡井順



永攻平田莊官署尾某于箸尾城燒之某率衆攻順永于筒井城義教出師欲討某品山滿家細川持之山名時熙等諫止之尋滿家遣使于某諭解其兵二十八日義教詣泉涌寺及十住心院晦義教憤伊勢貞經誹議失政罷其職與家于弟貞國是月鎌倉府始用永享號九月十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二日義教遊岩倉二十三日義教避方忌于富樫持春第二十六日先是管領斯波義淳請罷職至是幕府慰諭不允冬十月二日幕府傳內旨于等洙貞嚴二僧大友持直封上如故三日探題澁川滿直追少貳某至佐嘉五日太白犯月七日足利滿貞復書品山山名諸將九日前右大臣西園寺實永薨將軍義教如近衛良嗣策及應司房平第十七日義教詣青蓮院十九日幕府定小倉宮月俸課之諸將義教詣常在光院二十三日幕府命諸社寺禮足變幕府使大內持世襲領盛見遣封分與持盛于長門二十五日將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七十八

義教詣仁和寺二十七日地震十一月三日大內持世與大友時直戰于筑前敗之幕府誅伊勢國司北畠氏黨大勘某尋坐法皇衛士資之舍匿之流佐渡其徒懼逃亡太白犯哭星兩夜十一日四條鳥丸火十二日地震十三日將軍義教如一條兼良第二十一日義教如北小路視其新第經營綾小路鳥丸火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二十六日錦小路及樋口町火幕府修不動法于三寶院禮足變二十八日先是菊池兼朝大友親綱上書幕府請援大內持世至是幕府使僧心源周朝下教探題澁川滿直又使傳密旨于菊池大友諸將十二月二日義教參朝又朝法皇三日義教修于鎮宅法北小路新第五日南朝皇女詣室町第六日將軍義教詣鹿苑院七日義教詣北小路新第九日發大神寶使義教避方忌于富樫持春第十一日義教徙北小路新第十五日義教臨斯波義淳第十六日營惑犯太白三夜十九日幕

府修不動准大法以法印尊仲補鶴岡社務爲關東護持奉行二十日內侍所神樂遷皇大神宮于正殿二十一日將軍義教詣鹿苑院義教使安倍有盛修如法泰山府君祭于北小路新第二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義教參朝又朝法皇獻劔于兩宮二十六日義教臨品山滿家第二十七日義教參朝又朝法皇義教使東寺禮明年歲厄大內持世持盛與大友親雄狹間某等對峙規矩郡是日幕府使僧心源周朝傳命持世遂至豐後欲見大友持直道梗不得通二十八日義教參朝又朝法皇二十九日先是義教以前關白良嗣子爲猶子至是悲良嗣不敬待已變約以一條兼良子爲猶子入寶智院爲僧明使來責朝貢于幕府天台座主義承罷金剛峯寺火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八十

義教臨品山滿家第七日義教修愛染護摩法于三寶院禮其歲厄是日義教觀猿樂于室町邸十日義教參朝又朝法皇十一日義教詣三寶院遂朝法皇是日院中有猿樂十二日義教臨品山滿家第十三日和歌會猿樂赤松滿祐獻歌舞于幕府十六日大內持世告急乞出安藝石見兵應援探題澁川滿直亦遣使報之幕府命諸將議之十八日將軍義教詣鹿苑院二十日義教詣三寶院又臨赤松滿祐第二十二日義教詣三寶院一色義貫獻歌舞自與子弟演其伎是日又臨品山名持熙第二十四日細川隆興守獻猿樂于幕府是日義教詣通玄寺二十五日義教詣青蓮院二十六日僧心源周朝還自筑紫報大內持世孤立危急狀幕府下密書于大友親綱菊池兼朝與持世協力又令安藝石見伊豫出兵應援義教詣崇壽院又臨京極持光品山祐順第二十八日義教詣南禪寺又親梅于法善坊品山滿家獻歌舞于幕府二十九



日義教詣聖護院二月朔幕府修愛染護摩法于三寶院海內平安四日將軍義教修不動法于室町第七日義教朝法皇九日赤松滿祐兵與一色義貫兵爭鬪十日大內持盛應大友持直襲兄持世軍敗之持世棄豐前奔長門石見間保三隅城尋持盛亦渡海還周防十一日將軍義教避方忌于伊勢貞國第幕府和歌會十三日大友持直遣僧陽仙訴菊池兼朝不還侵地幕府欲使持直先黨大內持盛謝擊持世罪是日傳密旨于僧陽仙既而安富某懼持世孤立又訴之二十三日將軍義教將詣伊勢國司北畠顯雅乞暇還其國二十五日義教臨伊勢貞國第二十七日鎌倉執事上杉憲實遣羽田壹岐于幕府還其所冒占地又請還補鎌倉五山長老是日義教召見尋賜金襴太刀三月四日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親花于東山明日遊大原野五日義教學射于小笠原政康六日南莊寺民與觀音寺民爭山界相鬪幕府命近江守

護六角滿綱鎮撫之九日將軍義教詣若王寺十日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詣入江殿十二日地震義教訪永助法親王于仁和寺又如德大寺公有第十四日大內持世自三隅徙山口十七日先是大內持世持盛兄弟構兵之報至幕府欲援持世恐大友持直少貳滿貞應持盛是日命山名時撫私傳檄于安藝石見兵援持世將軍義教如九條滿教第二十三日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謁皇大神宮二十八日義教修愛染護摩法于室町第夫人日野氏疾是月菊池兼朝與少貳滿貞戰于筑後夏四月九日以僧惠沈爲等持寺住持將軍義教蒞焉幕府和歌會十三日幕府傳旨大內持世止出師于豐前十四日將軍義教訪僧正良讚坊及村融坊十五日義教修不動護摩法于室町第義教謁北野社十七日義教詣三會院二十日幕府蹴鞠會二十一日賀茂祭將軍義教往觀焉二十六日義教徒與會所先是大內持世遣使幕府告徒山

口謝安藝石見援兵恩又請併領弟持盛封邑任修理大夫至是幕府許之下書菊池兼朝河野某援持世拒持盛二十八日大友持直遣使幕府獻金賀徒其新第諸將或欲責黨其大內持盛之罪逐使者尋優容之付報書諭勿援持盛及謂世鎌倉府造大山不動堂五月朔幕府修不動護摩法于三寶院又祈禱諸寺諸社二日將軍義教詣等持寺修法華八講資義滿冥福因留七日赦流以下罪人四日幕府失寶刀二口尋獲之因修法相國寺禪之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將軍義教修法于室町第十日更遣熊野新宮十三日島津忠國與盟書于龜元政尋又與比志島義清十八日修理大夫華名盛政卒十九日修法于禁中將軍義教臨細川持之第安藝守護代小早川某請筑紫探題代補堪其任者于幕府幕府諭待大內大友亂平二十日修佛眼不動法于東寺北野社僧與鹿苑寺僧爭鬪幕府捕北野僧下之獄二十五日幕府下

密旨于大友親綱援大內持世拒持盛是日幕府連歌會二十六日將軍義教臨畠山滿家第六月三日大內持世弟僧盛藏主還俗改名教祐幕府賜太刀五日祈雨六日幕府命東寺修理神泉院十二日吉田社失神寶祇園林木倒命僧禪變異是日幕府修五壇法將軍義教詣天龍寺又臨赤松滿祐第十三日民部大輔斯波義豐卒十五日幕府修造眞言院十八日八王寺山鳴動三日二十一日將軍義教訪能登守護畠山滿則疾二十四日義教命聖護院三寶院修法二十七日畠山滿則卒晦島津忠國與大野地于阿多某是月前權大納言正親町實秀獲譴幕府屏居餓死伊東祐立追擊島津忠國兵破之河骨秋七月四日修法于醍醐寺禪二星合及八王子山鳴變異將軍義教詣嵯峨又如二條持基第十日義教謁石清水宮十二日義教詣南禪寺二十五日攝政持基爲太政大臣內大臣久我清通罷權大納言足利義教

爲內大臣二十八日幕府使令人習樂是月薩摩大隅日向民作亂島津忠國使其弟好久擊之八月十一日釋奠伊勢守護土岐持賴歸其國十三日攝政持基罷以左大臣一條兼良攝政十五日將軍義教避方忌于伊勢貞國第十六日義教遊嵯峨復臨伊勢貞國第十七日義教遣僧道淵于明其書曰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又安助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茅不入因緣幣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觀國光伏獻方物

青山延于日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是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

山縣禎曰當是時遣外國書翰皆命繙流而繙徒不辨國體務自卑屈以取譽於外國然亦爲上者不學無術之過也至如義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八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八十六

政昭明主書稱臣且用彼年號則又滋甚矣

義教如兵庫觀使船遂遊覽其地又命島津忠國輸硫黃十五萬斤使少貳滿貞及對馬人警衛航路十八日法皇宮火撲滅之二十四日將軍義教修普賢延命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義教參朝島津好久與盟書于樺山孝久二十八日攝政兼良罷左大臣內大臣足利義教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信宗爲內大臣義教爲夫人日野氏修法于室町第幕府蹴鞠會伊集院某擁島津守國與島津忠國戰幕府下書忠國議援之疾疫流行九月十日義教託觀富士山欲伺鎌倉動靜是日發京師十一日幕府使前右大臣三條公冬等宿直于禁中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宗于院中幕府使三寶院及聖護院禱道路平安十四日有流星十七日將軍義教至藤枝守護今川範政迎謁十八日義教館範政第覽富士山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參議三條實雅權大僧都堯孝及武

臣多扈從範政厚饗慰之各賦和歌二十四日大和民嘯聚抵奈良敕訴免其社田寺田臨時段錢是日箸尾某越智某舉兵與筒井良舜戰敗之越智放火龍田社土寇怒圍越智幕府議出師二十八日將軍義教至自駿河冬十月三日光範門院謁皇大神宮十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淳初義滿深愛少子義嗣欲讓重職然憚諸列侯未發而薨故列侯或屬意義嗣者殆似有二主前管領義將一心翼戴義持義淳繼其職後羣族畏憚父子威權義嗣又不能抗衡斯波氏權勢卓越當時十一日幕府追台申條父子舊罪賜其父死遂其子島津好久使伊佐某仍舊管伊作莊十四日鎌倉府以小田原關稅寄鶴岡八幡社充其修理費十五日將軍義教夫人日野氏與其妹受法衣于鹿苑院十六日義教觀紅葉于梅尾高雄十九日幕府罷侍所赤松滿祐以一色義貫代之二十一日將軍義教遊小松谷壩崎某與南部守行戰敗奔蝦夷幕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八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八十八

府和解之守行不聽是日幕府下議諸將二十二日幕府以細川持之爲管領二十三日島羽人設女猿樂場觀者磨至是日將軍義教召見演其技二十六日義教朝法皇攝政兼良罷太政大臣持基復爲攝政二十九日幕府和歌會大內持世欲擊大友持直少貳滿貞請旗于幕府幕府與筑後于菊池兼朝又傳密旨于肥田田原佐伯等屬大友親綱欲使與安藝伊豫石見兵俱援之下議諸將十一月五日以大和亂停春日祭九日醍醐帝山陵及聖武帝廟將軍塚鳴動十二日御香宮火二十四日法皇宮火撲滅之二十七日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宗罷左近衛大將幕府遣島山持國赤松義雅等擊箸尾某越智某晦持國義雅筒井良舜等攻箸尾城箸尾越智自燒其城而遁近衛某出吉野赴紀伊號堀內殿竊募南方餘類十二月九日將軍義教爲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權大納言應司房平兼左近衛大將權中納言廣橋兼

鄉爲院執權房平冬家之子也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七日將軍義教在鹿苑院遣侍所別當一色持信捕勝定院僧十九日赤松義雅備井良舜凱旋奈良過輕部遭土寇襲擊死傷者數百人義雅良舜傷處山持國傍觀不救幕府賞義雅功賜刀馬寶器二十日義教詣南禪寺二十一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三日出山持國赤松義雅至自奈良鎌倉府寄六浦大道關稅于稱名寺二十六日將爲元服使安倍有盛行祭于其第修法于禁中二十八日將軍義教參朝肆元服儀二十九日義教臨德大寺公有第加之首服是月朝鮮使來聘多氣度會飯田三郡土寇起先是幕府侍女三人有罪賜死赤松滿祐妹亦在其中滿祐憤怨密與上杉氏憲餘黨通謀亂或曰滿祐怨望有異志將軍義教聞而囚之滿祐逃奔播磨義教遣兵攻之滿祐力窮出降五年癸丑春正月朔停四方拜三條室町火二日將軍義教參朝

三日帝加元服奏樂五日將軍義教臨出山持國第十一日義教朝法皇十二日一條京極火將軍義教臨斯波義淳第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七日綾小路烏丸火二十日南禪寺塔頭火將軍義教臨赤松滿祐第二十二日義教臨山名時熙第二十三日義教臨細川持之第二十四日地震幕府蹴鞠會二十六日朝鮮使來聘將軍義教見之室町第二月四日義教修不動大法于室町第七日義教朝法皇九日義教謁石清水宮遂宿禰北野社十一日修理蓮華王院十三日釋奠十七日將軍義教臨一色持信第十八日義教使諸社諸寺禱其夫人日野氏病二十一日義教詣三寶院二十四日御泉殿聽樂幕府和歌會二十六日攝政持基罷太政大臣二十九日高倉及一條火三月朔武田信長叛鎌倉府逃甲斐足利持氏使村上某追擊之四日上柳原火五日六條西洞院火九日將軍義教詣若王子十一日義教饗永助法親王于

室町第十三日先是幕府約與大友親綱于豐後菊池兼朝于筑後至是賜旗于大內持世俱擊大友持直少貳滿貞十七日地震十八日鎌倉使至京師獻金馬于幕府二十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謁皇大神宮二十一日冷泉東洞院火二十三日攝政持基復爲關白二十七日幕府和歌會二十九日幕府蹴鞠會是春將軍義教觀花于京郊夏四月五日幕府命諸寺禱地震災厄幕府罷伊賀守護仁木某以山名時熙代之八日大內持世攻弟持盛持盛敗死幕府命三寶院新九州平定伏見民與石田小栗栖民爭炭山鄉境界相鬪既幕府遣山城守護代神保某捕其黨魁十日御學問所賜酒侍臣十一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謁北野社遂宿禰清和院十九日二星合又焚惑犯南斗貞成親王手寫故太政大臣伊通奏議十七條獻之二十日大內持盛敗死報至是夜侍所山名時熙遣兵殺大內滿世于京師明日公卿將士

參賀幕府二十一日將軍義教及公卿諸將觀猿樂於紀河原尋又往觀累日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四日夜赤氣亘天二十八日不豫將軍義教獻醫藥尋癒幕府修法于三寶院禱天災地妖二十九日義教如花山院持忠菊池持朝寄書阿蘇惟鄉等誓協心救助是月初駿河守護今川範政病欲傳國于季子千代秋丸以其上杉氏出幕府不許之既嫡子範忠薨髮遁京師次子彌五郎遣兵殺千代秋丸黨範政執管領細川持之請以彌五郎爲嗣幕府遣僧妙淳于駿河視察衆情向背便宜傳命五月朔祈雨後屢祈五日將軍義教如九條滿家第觀深草祭六日幕府修法于三寶院資義滿冥福七日幕府允圍城寺請復設升米關十日使泉涌寺僧讀經于院中十一日地震十二日南朝皇子良王自落合城入金子城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四日大雷震大炊御門坊二十二日地震二十四日慶祇園塔二十五日修不動護摩法于

三寶院禪地震災厄二十七日一條油小路火駿河守護今川範政卒六月三日使三寶院修水天供賜御書及物于將軍義教義教獻劔馬尋參朝謝恩義教詣圓滿院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先是幕府欲以今川範忠爲範政嗣使准后滿濟致意其族今川貞秋既而僧妙淳傳命彌五郎許襲其職範政遣使京師謝恩義教不喜召貞秋于京師問衆情向背是日命僧星嚴周浩更賜書于彌五郎使諭之是日範忠蓄髮謁義教獻太刀七日義教親祇園祭於京極持光第十一日先是幕府以上杉兵部大輔子中務大輔爲越後守護襲領其采地紙屋鶴河二莊守護代長尾上野不奉命至是諭納鶴河莊十七日將軍義教如二條持基第十八日義教詣南禪寺二十四日義教臨一色持信第二十九日義教如西園寺公名第僧星嚴周浩抵駿河諭今川彥五郎彥五郎奉命幕府以範忠補駿河守護爲民部大輔賜刀鎧及馬是日發京師尋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三

三千七百九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三

三千七百九十四

彌五郎至京師管領細川持之慰撫之其族今川治部少輔就星嚴等告其援範忠意于幕府是月鎌倉府聞武田信長匿駿河移牒幕府請誅之幕府令禁其居駿河夏旱秋七月四日賜南朝皇子護聖院宮子姓列臣籍十一日今川範忠抵駿河三浦某進藤某富士大宮司等拒不納範忠兵擊敗之既狩野某又來攻今川仲秋兵擊却之尋幕府賞範忠仲秋部下戰功十二日祈雨十七日將軍義教詣南禪寺十九日延曆寺僧猷秀條陳赤松滿政飯尾爲種罪狀奉日吉神輿將畷訴幕府幕府命諸將禦之京師騷擾二十日鎌倉府修尊勝護摩法于鶴岡八幡宮二十七日幕府聞甲斐人跡部某應狩野某出兵駿河慮鎌倉府或援之命准后滿濟移書其執事上杉憲實諭之明日遣僧於駿河探報其動靜二十八日將軍義教臨山名時濕第二十九日義教筮始延曆寺僧月藏咒咀義教僧福生殺之是日來奔訴幕府義教更命三寶

院禪其災厄是月紀伊守護畠山滿家采地與傳寶院寺田接壤爭灌水利害幕府下旨調停之金剛寺亦與粉河寺爭灌漑欲擊之滿家遣遊佐河內守齋藤因幡守鎮撫之堂衆以衆徒發兵爲攻已與之鬪敗走諸堂坊舍罹兵燹閏月三日坂本土寇放火北白川畠山滿家兵擊却之七日延曆寺僧移牒幕府要求前所訴三條幕府命諸將議其可否十日幸別殿加賀守護富樫持春卒十一日島津忠國獻錦欄等物于幕府幕府報以劔鎧十七日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西上至草津爲土寇所襲擊戰鬪終日互有殺傷遂引還森山二十日延曆寺僧開幕府處猷秀等于寬典命近江守護京極持光攻比叡山更移牒申前請二十六日幕府流僧猷秀于上佐諸飯尾爲種于尾張拘赤松滿政于赤松滿祐第赦聖禪院僧以下罪二十七日星變晦幕府遣今川播磨守于駿河又發參河遠江兵援今川範忠播磨守與範忠有隙誘其黨尾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三

三千七百九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十三

三千七百九十六

崎伊豫守名和三郎與狩野三浦進藤等通謀放火邑里範忠告急幕府請援是日幕府召狩野興津上京又下書播磨守諭之八月六日贈故大納言正二位正親町三條公雅子內大臣從一位贈內大臣例始是九日幕府罷但馬備後安藝伊賀守護山名時濕以其子持豐代之左大臣足利義教罷右近衛大將十二日延曆寺僧憤園城寺不與畷訴發兵攻之幕府使斯波義淳援園城寺十四日石清水神人嘯聚訴其社務僧保清幕府下書諭解散是月十五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名兼右近衛大將實永之子也十六日大內持世率備後安藝石見兵攻少貳滿貞于二嶽城是日備後守護代大橋某先登拔之斬首數百人十七日日吉神輿歸座十九日大內持世攻少貳滿貞于秋月城斬之伊勢守護土岐持賴還其國二十一日幕府蹴鞠會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彗星見西方勅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撰新續古今



和歌集二十七日、法皇不豫、祈諸社寺二十九日、將軍義教詣南  
禪寺九月三日、今川範忠攻狩野某于湯島城拔之、亂平、範政仲  
秋馳書報捷幕府四日、幸內侍所八日、少貳滿貞敗亡報至、帝及  
法皇賜劔將軍公卿將士參賀幕府九日、將軍義教獻劔馬十日、  
幕府修法于三寶院禮星變、又修一字金輪法于室町第十四日、  
大內持世獻捷幕府將軍義教檢少貳滿貞等首級梟之六條河  
原帝及法皇賜劔、公卿將士參賀幕府十六日、地大震十九日、山  
城紀伊河內越中守護島山滿家卒、子持國嗣法皇病劇、將軍義  
教及諸公卿入侍、尋獻劔馬於大神宮、使法親王修准大法、安倍  
有清行泰山府君祭以禳之、二十一日、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二十  
二日、歲星犯木星二十七日、行內侍所臨事神樂、法皇疾是月  
賜御製歌短冊于貞成親王、大內持世攻大友持直拔其城、持直  
航海遁、冬十月二日、法皇勅泉涌寺讀誦理趣三昧經四日、內大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九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九十八

臣大炊御門信宗罷五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二日、大膳亮奧平貞  
俊卒二十日、法皇崩于洞院仙居年五十七、遺詔稱後小松院、帝  
好歌數召群臣常詠吟之二十三、新宮時兼等與金上盛勝戰  
孤戾城敗死伊勢守護土岐持賴僧徒不法毀杉谷寺幕府命  
更造之二十五日、將軍義教疾修不動小法于室町第禱之二十  
七日、地震、火葬後小松帝于泉涌寺、公卿送葬將軍義教以病不  
與自五月至是月旱魃牛馬多疫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將軍  
義教修法于仁和寺及室町第禱其疾十四日、幕府以宇治惟忠  
爲阿蘇大宮司職管掌其祀田等二十一日、將軍義教徙泉殿二  
十二日、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四日、義教詣相國寺又如  
二條持基第二十五日、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訪入江殿以其女爲  
佛弟子、義教臨島山持國第觀猿樂二十六日、大雪二十七日、延  
曆寺復叛將軍義教欲罪其首謀僧兼宗准后滿濟管領細川持

之諫之不聽、是日遣諸將攻之、連戰互有殺傷十二月朔尾張越  
前守護斯波義淳薨幕府使其弟瑞鳳還俗以爲嗣賜名義鄉三  
日、將軍義教遣寶池院僧代宿禰石清水尋又調北野社幕府賞  
園城寺僧徒坂本戰功十二日、幕府奉後小松帝遺詔還付熱田  
社地于貞成親王、延曆寺僧徒請降幕府錮其首謀兼宗不問其  
餘諸將班師僧徒亦奉日吉大宮神輿歸山十四日、幕府修法華  
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持冥福是日、將軍義教詣勝定院尋修曼陀  
羅供十五日、以廊御所爲和歌所大友持直等復歸豐後大友親  
綱奔豐前十八日、避方忌于泉殿二十日、將軍義教修准大法于  
室町第二十一日、駿河守護今川範忠發使獻刀馬及金子幕府  
二十四日、將軍義教參朝獻物二十六日、先是武田信綱從師豐  
前以擅歸其國得譴幕府信綱上京乞哀是日始聽其謁見二十  
七日、將軍義教參朝我邊民之至明也備嚴則聘得問則掠與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七百九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

期不遵明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邊民益肆無忌至焚府庾民舍  
殺人  
六年甲寅春正月朔以諒闇停諸節會二日將軍義教臨細川持  
之第五日又臨十日義教參朝十一日義教詣三寶院十三日幕  
府和歌會十六日地震十八日將軍義教詣鹿苑院十九日義教  
詣相國寺及三寶院二十日筑紫探題澁川滿直與少貳嘉賴戰  
于神崎敗死二十二日地震將軍義教夫人日野氏謁春日社二  
十四日義教詣等持寺二十五日義教詣青蓮院二十八日幕府  
和歌會蹴鞠會二十九日將軍義教詣聖護院二月三日義教修  
不動大法于室町第四日三條西洞院火義教臨斯波義鄉第是  
日義鄉獻刀鎧弓矢鞍馬于幕府謝其襲封恩六日地震九日貞  
成親王獻明德記堺記將軍義教子義勝生義勝生母兄前權中  
納言日野義資獲譴幕府屏居是日義教罪公卿將士及僧徒訪



賀義資者、蘆森邑若貶謫者數十人、十三日六社神輿歸座、十四日京師大火、延燒因幡堂、萬壽寺、迄七條燒亡者一萬餘家、十七日將軍義教修不動小法于其第十九日、千本火、二十三日將軍義教修不斷護摩于室町第二十四日、菅沼俊治叛幕府遣土岐某擊滅之、二十五日、畠山持國請罷山城守護于幕府、二十九日將軍義教如三條實量第、是月朝鮮使來聘、先是小倉宮還自伊勢居嵯峨將軍義教諭薙髮、實之萬壽寺、三月三日義教及夫人日野氏以義勝避方忌于畠山持國第、四日義勝自持國第徙伊勢貞國第五日將軍義教詣若王子七日地震九日將軍義教如德大寺公有第、十三日修經供養、資後白河帝冥福、十五日將軍義教觀延年舞于室町第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八日將軍義教訪准后滿濟疾于三寶院尋獻馬諸社禱之足利持氏造等身佛像于總岡十九日六角島丸火頂法寺火、二十一日祈雨、二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二

四日貞成親王上誡太子書帖及詩册、二十七日祈雨、是月受經書于大外記清原業忠、大和守伊東祐安卒、夏四月三日將軍義教宿禰清和院、十三日伊勢守護土岐持賴歸其國、二十日以皇妹某入鹿苑院爲佛弟子、二十一日左京大夫一色持信卒、二十三日將軍義教夫人日野氏宿禰北野社、五月初日有食之、七日幕府修金剛童子法及不動法、又命僧祝禱伊勢八幡賀茂春日、日吉北野六社課其費于諸將、十五日將軍義教修六字法及十壇六字護摩于室町第十六日、南朝皇子勸修寺宮教尊妙法院宮明仁法親王獲罪幕府出奔、先是相應院宮亦遇讒被流、至是幕府疑其謀反殺之、將軍義教臨畠山持國第二十一日幕府使船與明使船俱至、是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如兵庫觀焉、二十二日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九日地震、晦賀茂祭將軍義教奏請復行競馬、是日與夫人日野氏觀競馬于賀茂、是月小

栗助重欲擊一色詮秀復仇、怨其狀觀于幕府、於是詮秀所誅於鎌倉六月朔、疏神泉苑祈雨、明主瞻基遣使來聘、乘輿五人騎馬者一千二百三百人、至京師館之法華堂、五日明使雷春謁將軍義教、遣國書及銅錢三十萬緡、請我邊民禁侵其國、還俘虜七日義教親祇園祭于京極持光第八日義教使人殺前權中納言日野義資義資事法皇用事院中及帝即位坐事屏居至是遇害九日義教使明醫診准后滿濟疾、十二日幕府捕前宰相高倉永藤流之長門、十六日震稻荷山、大內持世與少貳嘉賴戰、是日箱崎宮罹兵燹十九日幕府宴明使雷春等于室町第、幕府以遣明使僧道淵擅與疏黃于山名時濕處之流、尋禁輸出疏黃于海外、二十一日將軍義教以左近衛中將德大寺公有弟某爲猶子入妙法院爲佛弟子、二十四日義教夫人日野氏詣聖護院、二十六日三條八幡社樹匾、既而六條八幡社北野社樹亦匾、二十八日將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

義教如二條持基第、二十九日明使雷春等復朝幕府、秋七月四日先是將軍義教以其猶子某爲妙法院門主、是日詣妙法院五日義教臨明使館十六日明使雷春等復朝幕府、十七日幕府斬相國寺僧某建仁寺僧某于六條河原十九日祈雨、後屢祈、先是將軍義教逐侍女藤原氏、是日修法于室町第、藏其咒詛崇、二十日修稱光帝七回忌辰法會于安樂光院祈雨、二十四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月法性寺大塔雨、白蝶、八月三日將軍義教詣南禪寺、是夜義教參朝、四日義教觀北野祭祈雨、五日明人奏、俚樂弄火技于幕府、十一日八幡田中坊火、十四日筒井某攻越智維通敗死、十七日不豫、四條京極火、十九日明使雷春等復朝幕府、二十一日南禪寺塔頭火、二十三日明使雷春等歸其國、幕府遣僧永項報聘幕府、聞延曆寺僧圓明院某、金輪院某通謀鎌倉咒咀大將軍、遣六角滿綱京極持高等盡收其寺田僧徒、怒與之戰、既奉

日吉神與于中堂謀犯京師義教修不動延命法于室町第是日義勝徒南室二十七日貞成親王獻其所著椿葉記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詣三寶院二十九日義教詣村秀坊是月宇佐宮火九月三日明船發兵庫九日將軍義教修一字金輪法于室町第十一日有星自北流南十五日遷豐受太神宮于正殿十七日不豫修法于禁中禱不豫又使安倍在方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六日幕府修法于三寶院禱災異二十七日六角滿綱放火笠原本浦破延曆寺僧兵二十九日地震冬十月四日延曆寺僧徒奉神輿下比叡山將軍義教部署諸將要其路又護衛皇居及幕府既而僧徒棄神輿于沙河原走杉生等出降八日太白犯南斗十日將軍義教遊高雄先是島津忠國大舉擊伊東祐立至木脇土持某出兵援祐立是日大戰劫生寺前十五日幕府命三寶院修佛眼護摩禱災異又修不動小法于室町第二十日後小松常忌

辰法會于舊院資其冥福二十一日將軍義教參朝二十三日先是近江山前民與觀音寺民爭芻蕘地相鬪幕府命守護六角滿綱判理之不決是日使奉行飯尾爲種檢其地定境界二十六日地震二十七日駿河守護今川範忠馳使京師報鎌倉有異圖既幕府傳旨執事上杉憲實諭足利持氏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島山義忠邸火四日幕府使杉生等攻延曆寺戰坂本敗死六日延曆寺僧徒燒金輪院據根本中堂十五日將軍義教修一字金輪法于室町第十九日幕府遣諸將攻延曆寺二十一日幕府獻法樂和歌于新玉津島祠二十六日土岐持賴持益攻坂本燒之僧兵敗走二十七日幕府修造清瀧洞晦避方忌于別殿是月幕府以澁川教直爲筑紫探題武田信重遣僧于甲斐伺察跡部舉動初大內持世請安藝石見伊豫援兵于幕府欲擊菊池兼朝時兼朝與其子持朝有隙構兵兼朝敗入佐敷持朝以肥後屬幕府

至是持朝與大友少貳戰于筑後敗績還其國持世孤立告急幕府十二月朔地震五日高辻大宮火六日延曆寺僧徒力竭乞降於幕府十三日地震管領細川持之等勸將軍義教聽延曆寺降是日諸將班師十四日地震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先是幕府議將赦狩野與津罪至是今川範忠獲其誘本間大森謀應錄倉密使上其書于幕府十七日延曆寺僧圓明出奔其子兼珍自殺廬山寺明日幕府復金輪院月輪院等寺田二十一日修不動法于禁中將軍義教修准大法于室町第二十四日義教如鳥丸資任第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晦住吉社成遷神于正殿是歲饑疫彗星見建諏訪祠

三日義教命僧徒修法禱其歲厄二十七日地震二十九日幕府聞鎌倉有異圖遣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欲領其國會大井持光與蘆田某構兵佐久郡命越後守護代長尾上野援政康擊蘆田二月朔幕府行大追物四日幕府捕延曆寺僧乘蓮以下數十人斬之六條河原明日僧徒燒總持院根本中堂自殺者二十四人事平八日大風十日將軍義教親發樂于三條實雅第十六日義教臨赤松滿祐第十八日有盜放火青苔院二十日春日社神木偶尋鳥居倒二十一日帝受戒于泉涌寺僧教安將軍義教張猿樂于室町第二十三日義教參朝二十九日義教如應司房平第三月二日義教詣若王子三日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詣青蓮院五日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九日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觀花于鞍馬山十三日幕府止駿河守護今川範忠入觀十六日幕府賦課小倉宮月俸于諸國使擇其隱栖地于京郊十七日幕府以金剛峯寺

寺田爲守護不入地十八日幕府修造法勝寺五大堂二十一日北野社一切經會將軍義教宿禰二十七日義教謁御靈祖及石清水宮是日修法于室町第晦先是幕府欲遣武田信重于駿河慮鎌倉疑不果至是跡部某自甲斐至京師亦避鎌倉疑稱詣熊野社不謁幕府就信重陳其意幕府賜刀慰藉義教贊貞成親王子室町第是春幕府遣使于明夏四月十日將軍義教修金剛童子准大法于室町第是日訪皇妹姓惠尼十七日義教張樂禁中供報覽十九日賀茂祭義教往觀焉二十日義教觀猿樂于光照院是日參朝幕府遣歸簡井順弘于郡山小泉等土寇自燒遁去二十二日權大納言廳司房平爲內大臣將軍義教宿禰清和院二十八日夕義教參朝天台座主良什罷以准三后義承復代之五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幕府停前右大臣三條公冬朝觀創其采地十五日幕府捕延曆寺連僧坐禪院及圓明子某于伊勢斬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十

又捕座禪院子某于平泉寺斬之圓明逃亡不知所之十九日將軍義教訪准三后滿濟病于三寶院修法于禁中二十七日幕府以僧季瓊住蔭涼軒是月大內持世以石見兵擊大友持直走之是役吉川經信拔立石城後幕府賜書褒之萬壽寺火六月朔應司富小路火七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觀祇園祭十二日島津忠國與誓書于樺山孝久託其子立久十三日地震三寶院准三宮滿濟寂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晦行三萬六千神祭秋七月四日但馬備後安藝伊賀守護山名時熙卒子持豐嗣六日地震十三日大風發屋是月地大震大內持世河野通久等率兵入肥後拔數城大友持直誘逆擊姬嶽持世等敗績通久死之八月三日幕府課段錢于諸國造延曆寺根本中堂七日徹後小松法皇舊宮領賜其材于貞成親王內大臣隱司房平及泉涌寺八日京極火十一日以僧等蓮爲相國寺住持將軍義教薨之十

八日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爲貞成親王造第東洞院親王避方忌于義教室町第留三日義教薨之二十五日帝始吹笙二十七日貞成親王贈古木玉葉集風雅集于幕府幕府以崇禪寺班十利二十九日先是將軍義教徵其小御所與一條持基造新第是日義教以公卿往賀焉大內持世與大友持直少貳嘉賴戰敗之既持直嘉賴兵復振九月三日義教謁皇大神宮是行義教怒膳夫烹飪失和及歸斬之十四日先是幕府獻小倉宮所遺後朱雀後三條兩帝手寫御記是日貞成親王手寫金葉集上之副以和歌明日賜御製答歌義教修尊星王法于室町第十六日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修一字金輪法于禁中足利持氏將擊佐竹義人義人與足利滿貞告急幕府幕府命小笠原政康止擊藤田氏援義人二十六日幕府遣諸將于大和擊箸尾某越智維通二十八日星變冬十月三日又星變四日以僧乾珍爲天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十二

寺住持將軍義教薨焉十日行天地災變祭禮星變十三日貞成親王獻古今著聞集十四日島津忠國與本多重經末弘忠勝等戰書盟國事決探于衆議十五日遊佐某攻奈良原城拔之越智維通箸尾某退保箸尾城十九日駿河守吉川經見卒二十日修後小松帝法會于泉涌寺資其冥福二十一日越智維通燒箸尾城逼匿幕府以其地賜遊佐某賞軍功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如廣橋兼鄉第二十八日義教詣園城寺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將軍義教親視東洞院新第土木七日大炊御門道場火八日幕府復法勝寺大乘會十二日修理塔寺八幡祠十三日帝疾愈報賽伊勢八幡兩宮二十五日幕府課段錢河內紀伊越中修造日前國懸兩社二十九日建仁寺塔頭火是月足利持氏遣使于幕府遣馬將軍義教親大追物于細川持之第十二月朔義教親大追物于細川持之第二日良王至浪合世良田政義等與上寇

戰死之、良王遁入尾張、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八日、貞成親王避方忌于幕府、明日、徙東洞院新第三、二十三日、奏樂二十五日、將軍義教觀雪于畠山持國第、遂至貞成親王新第、是日參朝、二十九日、內侍所臨時神樂、義教訪貞成親王、南征諸將凱旋京師、留兵屯成、大和是夜、越智維通襲擊之、是歲、將軍義教屢詣諸寺、會津疾疫、越後獻白牛、

八年丙辰、春正月十六日、將軍義教禱藏于室町第二十二日、義教詣勝定院、禁五山喝食、服繡文織文、二十三日、義教臨細川持之第、是月、前參議高倉永藤薨于配所、二月五日、柳原火、九日、幕府奏授後小松帝宮址于貞成親王、將軍義教觀藏樂于三條實雅第、十五日、大友持直小貳嘉賴復作亂、幕府遣京極某等援大內、持世擊之、十八日、將軍義教修不動護摩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月、關白持基權大納言藤原俊輔獲譴於幕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十四

府削采地、三月四日、春日町火、五日、修愛染法于禁中、六日、大風、相國寺西廊倒、又押小路東洞院火、七日、先是相國寺有怪異、以事關幕府、是日命讀經禮之、八日、奏樂、十二日、將軍義教如廳司房平第、二十四日、義教謁石清水宮、及左女牛若宮祠、遂宿禰北野社七日、夏四月朔、勘解由小路火、二日、伊勢貞房獲譴、幕府逃亡、四日、幕府以大傳法院寺田爲守護、不入地、八日、六條道場火、二十二日、三條坊門油小路火、二十九日、奉幣春日社、謝羽蟻起、奏樂、是月、大內持世與大友持直戰敗之、持直逃亡、九日、將軍義教誦諸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十九日、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幕府令凡借物不能償者、保人償辦之、有其罪籍沒者、償半額、此令發後、三受討責過百五十日者、更加償原額什一、其相和約者、不在此限、若債主故緩漫愆期者、不得加收修法于禁中、四條道場火、二十五日、祈雨、二十八日、又祈幕府以飯尾爲行爲

寺奉行、二十九日、雨雹大如梅子、市原野火晦、幕府刻法華經、又補鑄大般若經圖版、閏月三日、建仁寺僧獻綠毛龜、佛舍利于幕府、相國寺僧亦獻佛舍利、九日、將軍義教誦諸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十六日、幕府以妙嚴院寺田爲守護、不入地、二十四日、女猿樂師演技于桂河原、幕府禁僧徒往觀、六月朔、大內持世與少貳嘉賴戰敗績、二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七日、義教及夫人

日野氏親祇園祭十一日、地震二星合、十四日、震東寺五層塔、良王黨大橋定元等謀殺幕尻大隅守于津島、二十五日、大內持世攻大友持直于豐後、拔其城、斬大友五郎、及故大內持盛子、敬幸是日、捷報至、將士參賀、幕府是夜、將軍義教參朝、幕府使大友親綱志賀親賀圖報効、約還付其采地、半、二十七日、相國寺僧堂開義教蒞焉、是月、造毘盧遮那大佛、夏、大旱、秋七月二日、遣明使僧中誓歸、上明主復書及万物于幕府、七日、奏樂、八日、霖雨洪水、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十六

條五條橋壞、人多死、九日、會津地震三日、夜、八月十五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詣相國寺、十七日、義教遊夫人日野氏梅津山莊十九日、鶴岡八幡祠釜鳴、二十一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觀藏樂于西室某第、二十四日、義教詣不動院、二十九日、貞成親王饗義教夫妻于其第、九月二日、幕府遣使于明、幕府命僧十二人作會所障子畫、八日、將軍義教修大威德法于室町第十六日、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三日、比叡山雪、松平泰親卒、松平氏本德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四男義季、食德川邑、因氏焉、義季生賴氏、賴氏任參河守、食世良田、因又號世良田、賴氏後六世曰有親、元中中、從新田義宗之子貞方、入陸奥起兵、爲足利氏滿所擊、敗、挈其二子、匿上野民家、欲手刃二子、而自殺、會僧尊觀來過、變容貌從之、而西、尊觀者蓋後村上帝子、帝無子、養龜山帝孫恒明及帝生子、恒明避爲僧、是爲尊觀、後爲



相模藤澤寺主周遊諸國謂新田氏先朝所眷也爲謀所以保護之乃權以有親及其長子爲己徒弟狀有親呼德阿彌長子呼長阿彌皆削髮少子猶幼未削髮呼德壽並携之去過參河寓大濱村寺時松平酒井兩村長皆有女無男欲分贅二子尊觀許之於是德壽養于松平氏及長命名泰親長阿彌亦蓄髮名親氏後生子廣親是爲酒井氏泰親襲養父職爲村長關藤奔達道路壯武喜施振貸貧民而不責償隣近親附永享中權大納言洞院實經謫參河泰親善遇之後實經遇赦歸京師泰親護送入京師實經德之爲奏請甄拔延議憚足利氏事變不報久之詔除參河目代尋任參河守於是城若津使二子信光居之自城岡崎居焉以松平鄉附與信廣二十八日將軍義教詣鹿苑院二十九日尾張遠江守護斯波義鄉壁馬病義教臨其第視之明日卒義教憫之杜門七日子義健嗣自四月不雨迄九月冬十月十三日將軍義教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七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七十八

詣小松谷十九日義教詣西芳寺二十日大德院塔頭火二十五日護念寺火十一月八日夜有流星自北亘南光中有物如星亂飛沒而後有聲是日八幡山震動十四日押小路西洞院火二十日足利義勝行著袴魚味儀于細川持之第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蒞焉遂臨伊勢貞經第二十九日清水坂火延及八坂塔雲居寺法觀寺等晦三條堀川火是月相馬重胤襲父胤弘遣封幕府課金商賈斬不從其命者二人十二月五日幕府令諸國聽清淨光寺金光明寺僧徒以其寺印過關津六日三條西洞院火十一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二日四條西洞院火十三日帝受筮秘曲于豐原久秋將軍義教獻餽馬尋叙久秋正五位下義教及夫人日野氏如飛鳥井雅世第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七日修准大法于禁中十九日地震二十三日將軍義教如三條實雅第二十五日鎌倉火府下邸舍悉燼二十

六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七日將軍義教參朝是冬南朝遣越智維通集兵據高島城幕府遣河內守護代遊佐兵庫助攻之不克是歲行拭黛儀將軍義教屢詣諸寺備中守毛利光房平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清爭封疆遂至相聞賴清輒敗乞援於人既發執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地頭將軍所置信濃係幕府統下非我管國也何關我事哉且我援賴清則將軍必援政康是以兄弟之邦開天下之爭也持氏憚憲實權力勉從之上杉憲直一色直兼有寵於持氏因問憲實持氏寢跡憲實持氏與義教有隙縣官公田將府奉邑在關東者悉奪之憲實諫之不聽九年丁巳春正月七日二條火八日鎌倉有流星飛數回十四日將軍義教親女樂于室町第是夜又張猿樂十六日義教修法于室町第十八日幕府遣細川成之土岐持賴一色義實武田信榮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七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八十

伊勢人長野等於大和擊越智維通箸尾某二十三日鎮西捷報至親王公卿參賀幕府二十八日京軍與越智維通戰斬其弟某二月四日京軍又與越智維通戰于泊瀬村五日將軍義教頒納法華經六十六部于諸國佛寺九日義教如三條西公條第斯波持種與越智維通戰互有殺傷十日永助法親王薨十三日下京火十六日將軍義教臨赤松滿祐第二十三日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訪皇妹性慈尼二十五日幕府以總持寺寺田菅比志賀爲守護不入地二十六日賜梅花於貞成親王親王獻歌御製答之二十七日幕府修義量十三回忌辰法會于相國寺是月尊慶王建興泉寺于吉野北山三月四日鳥丸及三條高倉火將軍義教親將欲征大和諸將諫止之是日京軍攻高取城不克八日尾張守堀田正重卒十一日高辻油小路火十二日南征諸將發京師二十日地震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教自北野調石清水



宮二十八日、蹴鞠會、夏四月九日、大膳大夫南部守行、擊大槌三郎于大槌城、傷卒十一日、京軍圍多武峯、十四日、星犯月、十五日、將軍義教詣退藏庵、及指月庵、十九日、義教造別室于小御所、既于室町、是日、徒別室、和國寺法堂立柱、義教蒞焉、二十日、松平親氏卒、親氏仁惡、好施、務赴緩急、邑多阻隘、親氏剪榛莽、修道途、行旅便之、時足利氏綱紀滋頽、盜賊並起、親氏竊思、興先緒、乃散財招士、恩意益勤、隣邑聞之、往往附屬、少年相聚、伐邑來獻、親氏傾心撫納、於是人思自效、名聲頗張、二十三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八日、豐受太神宮池水變、其色如墨、二十九日、奏樂、五月初、京軍與越智維通戰于大和、拔其一城、十四日、將軍義教復親將、欲征大和、智領細川持之、畠山持國等諫之、是日、捷報至、乃止、十九日、修北斗法于禁中、讓豐受宮怪異、明日、幕府亦修五壇法、二十一日、諸將攻越智維通、拔其城、京軍死者甚多、二十五日、霖雨、洪

水、所晴、六月四日、東大寺八幡社、震動、迄明日、四回、七日、先是、足利持氏遣上杉憲直等、欲援村上賴清、執事上杉憲實諫之、不聽、願託出兵、欲殺之、鎌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家兵聞之、來集、府下男女運資財、扶老携幼、奔走東西、中外洶洶、是日、持氏懼、自往、慰實家、諭之、令憲直及子憲家屏居藤澤、又以一色直兼毀短憲實、逐之、時憲實家臣大石憲重、長尾景仲、並貴龍川事、持氏惡其搆亂、因告憲實曰、動搖人心、由于讒者、我已遠之矣、卿亦逐、憲重景仲、憲重景仲亦聞之、請自退、憲實不聽、憲實屏居潛使、子龜若遁歸于上野、二十五日、修後宇多帝忌辰法會于東寺、秋七月十日、幕府遣僧某于駿河、守護今川範忠、十一日、先是、將軍義教異母弟大僧正義昭與後村上希孫、圓悟親善、一日、義昭說圓悟曰、方今將軍新立、暴戾稍畔、人望東西兵亂、皇子欲復舊業、是時、爲可、北畠氏雖已和聞、皇子起、必復起兵、土岐一色、豈皆怨

將軍其來附必矣、圓悟喜、義昭乃閉門、蓄髮、義教怪其久不出、廉問、知實乃遣兵、且捕之、是日、義昭及坊官大和法眼逃亡、不知所之、乃圖其形、索諸國、購以千金、二十八日、赤松滿祐第火晦、先是、圓悟義昭奔大和、倚越智維通、山名刑部少輔與通謀、勸伊勢國司北畠教具欲舉兵、不果、去、襲備後國府取之、守護山名持豐攻斬之、是日、傳首京師、明日、帝賜劍于幕府、公卿將士亦獻物賀事、平幕府又發內使招諭、圓悟八月三日、楠木某兄弟起兵河內、守護畠山持國發師擊斬之、是日、捷報至、帝賜劍于幕府、公卿將士賀之、既首至京師、復賀之、九日、釋奠十三日、足利持氏又往上杉憲實家慰諭之、憲實復視事、十八日、村上安藝守來降、謁將軍義教、帝賜劍于幕府、公卿將士賀信濃平十九日、以僧周操爲相國寺住持、義教蒞焉、二十五日、義教如三條實雅第、二十七日、義教奏請臨幸、勅許之、賜馬、是夕、義教參朝、是月、氣比社有怪異、納願

文、九月朔日、有食之、十八日、將軍義教賜七條袈裟于赤松滿祐、滿祐初爲義持不被得、迄義教立、竭力宿衛、義教厚遇之、二十一日、修八字文珠大法于禁中、冬十月七日、鎌倉府遣佐竹義人攻鳥渡呂宇城、十日、將軍義教賜隨身兵仗萬壽寺立柱、義教蒞焉、十三日、幕府令凡借貸過二十年者、不判理、十五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受戒于法住寺、十七日、以臨幸期在近、義教張樂于室町第、所晴、二十日、內大臣鷹司房平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一日、車駕幸將軍義教室町第、選方忌、二十二日、帝在幕府、舞樂歌會、二十三日、舞樂、二十五日、蹴鞠及三船御遊、二十六日、車駕還宮、將軍義教夫人日野尹子叙從一位、其他有差、是月、幕府課臨幸費于諸國、十一月六日、將軍義教罪侍女姦犯連座至死者數人、七日、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祓夫人日野氏疾、十六日、修理紫宸殿、清涼殿十八日、賜金銀茶具于貞常王、二十一日、將軍義教

詣密嚴院賜錢于僧徒二十五日義教參朝二十七日檀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名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持忠兼右近衛大將持忠忠定之子也二十九日春日高倉火十二月十三日錦小路油小路火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五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一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六日將軍義教築水亭使僧乾珍書扁字是月山名持豐與赤松滿祐有隙將相爭鬪幕府調停事遂寢義教疑膳夫進毒流斬數人是歲義教屢詣諸寺天下穀不實

十年戊午春正月三日星犯月十一日將軍義教參朝二十三日觀歌舞二十五日將軍義教詣青蓮院二十九日觀梅于泉殿明日左近衛中將藤原雅永奉和御製歌二月三日釋奠六日有盜入禁中七日賜御製歌于將軍義教九日地震義教觀猿樂于三條實雅第召宮人侍宴十八日京軍與越智維通戰于多武峯至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二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二十六

町火十九日修法于禁中是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一日客星見二十八日和歌會將軍義教參朝是月幕府修法禪怪異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以修理清涼殿使御泉殿六日將軍義教詣西芳寺及若王子九日蹴鞠會十日義教觀猿樂于山名持豐第十四日貞成親王獻林廣記十二帖十五日地震十六日將軍義教修尊氏忌辰法會于等持寺至四月二十八日每七日蒞焉二十二日清涼殿修理竣功還自泉殿二十四日將軍義教宿禰北野社二十八日義教觀猿樂于北野是日納御製歌于其社義教上答歌麻義教調御靈八社又調石清水宮義教猜侍女姦殺赤松滿祐部下三人夏四月二日和國寺法堂開義教蒞焉樋口油小路火三日京軍與越智維通戰于大和十日月次和歌會蹴鞠會將軍義教參朝十六日以修理春興殿遷內侍所于宜陽殿二十一日張樂于清涼殿賜宴于將軍義教既義教亦請張樂供觀覽五

月朔京軍攻倉橋橘寺兩城拔之十日將軍義教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又修大准法能成寺火十三日修一字金輪法于禁中二十八日延曆寺進覽足引繪五卷二十九日南禪寺塔頭火晦大寧院火是月飢疫人多死六月五日地震七日不豫將軍義教進覽畫卷十三日義教修三萬六千神祭于室町第又修五壇法二十三日修不動法于禁中禱不豫二十六日將軍義教遊三條實雅第是月先是足利持氏爲義持所子養已得重器文書及義教立快不快不得志且以義教久爲僧心又蔑視之不樂受其命至是將加冠其子賢王曰天下無冠吾兒之人宜循祖義家之故事加冠於八幡祠執事上杉憲實諫曰先君而來皆冠於室町幕府約諱字而冠以爲故事也且頃年邊陲不睦君臣不和臣憂之久矣不如令適子如京師從故事而冠則東西融穆干戈永偃如不然則遣使請一字而後行禮乎持氏曰還俗將軍何足以冠吾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二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二十八

子哉冠吾子者非今上則伏見龜山二王而已我心已決矣卿亦莫言憲實猶諫不止持氏勃然遂拒憲實言遂冠而前名曰義久不復使憲實知焉託慶冠禮徵兵諸國召還一色直兼上杉憲直鎌倉傳言持氏謀因憲實入賀殺之第中憲實懼稱病不出持氏憂之將遣義久賀憲實家乃諭之憲實悅謝衆稱慶會若宮祠僧尊仲以爲不可持氏乃止憲實稱疾辭執事職或謂憲實懷貳秋七月七日奏樂十二日幕府命東寺祈關東靜謐是月大僧正義昭舉兵于天川幕府遣一色義貫等擊之將軍義教詣鹿苑院八月九日奈良僧徒嘯聚作亂十三日京師大火十四日上杉憲實宰長尾昌景潛謁足利持氏請曰方今府下騷然巷說紛紜君公枉駕面諭憲實則上下無爲四民解惑矣是衆庶所願也干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持氏不納憲實歎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身死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自殺衆趣持奪之長尾實景大石重仲曰

會議移晷恐無益宜入相州河村第以解寃如弗聽則臣等欲曝屍於營中乃將出憲實逐止曰若等如死則遺醜於後世矣河村豆相之境且不便莫如葬上野持氏密募兵甲急襲山內第憲實聞曰如見旌旗而出則負叛名是日遂與持朝及上杉憲信長井三郎小山小四郎那須太郎等去山內第奔于上野據平井城持氏兵要之雷坂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亦見憲實從兵多不敢逼憲實兵相誇曰憲實之出門也有靈光如燈照耀馬前乃知氏祖春日神靈擁護也傳聞來從者多十五日持氏遣一色直兼一色時家擊憲實十六日持氏自出武藏陣高安寺留三浦時高輔義久守鎌倉憲實訴之京師十七日幕府欲遣甲斐守護武田信重于其國諭旨小笠原政康協力二十三日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奉勅選新續古今和歌集是日上其四季部延喜中紀貫之紀友紀等撰古今集自後歷朝天子世有勅撰至新續古今集凡二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二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三十

部是爲二十一代集其集省南朝公卿惟戰後龜山帝及右大臣花山院長親權大納言木造持康已云二十八日詔曰從三位源持氏累年忽諸邦惡近日擅興兵匪畜失治於關東此知致叛於上國天誅不逃帝命何容宣命虎豹之臣速殲豺狼之賊副以教書義教乃使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教朝齋之以徇東北三道東海東山兵從持房自箱根進北陸兵從教朝直赴平井合於憲實而南下陣分陪京軍攻多武峯燒之越智維通箸尾某遁逃是月賜故南禪寺僧宗器于諡號曰德光普照禪師九月三日幕府修五壇法于諸寺咒咀足利持氏四日左大臣足利義教罷右大臣近衛房嗣爲左大臣內大臣應司房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名爲內大臣六日足利持氏命覺園寺禪戰捷又禁士卒齒掠十日京軍分爲二一軍自箱根進與大森實賴弟僧實雄等戰于水吞不利橫地熊谷死之寺尾具重傷十六日斯波持種已下

諸將發京師是日賜錦旗于幕府十七日將軍義教修尊星王法于室町第十八日京軍殺大僧正義昭黨二人于吉野傳首京師二十一日修法于禁中將軍義教親將東征管領細川持之等諫止之幕府罷和泉半國守護細川持有以其子教春代之是日持有卒二十七日義教修愛染小法于仁和寺京軍自足柄進者抵早川尻與上杉憲直戰敗之斬數十人二十八日大雨雨二十九日足利持氏自高安寺退還海老名召千葉胤直不至背應上杉憲實冬十月二日上杉持房進陣高麗寺足利持氏使木戶持季陣八幡林禦之三日鎌倉留守三浦時高素憾持氏至是得義教令委棄鎌倉還三浦幕府授錦旗足利滿貞援持房四日一色直兼時兼等孤軍不能進亦引還海老名十三日內大臣西園寺公名罷左近衛大將十七日三浦時高等襲鎌倉燒之十九日上杉憲實出陣分陪川原鎌倉將士叛應憲實二十五日幕府修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三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三十二

動法咒咀足利持氏二十八日上杉憲實進抵入間川持氏乞和不聽是日戰大敗之斬宇都宮某十一月朔三浦時高上杉持朝攻鎌倉足利義久與滿直奔匿扇谷梁田某名塚某力戰死之其他將士皆歸憲實持氏窮蹙二日持氏引還鎌倉遇長尾昌景於葛原衆皆欲戰持氏使一色持家謂曰上杉長尾累世未廢君臣之禮頻年負恩謀逆屢起兵相挑雖我爲不才今我爲汝自死矣天譴奚可違矣中心如懷不快則退以宜演意昌景下馬跪曰臣豈狹異圖矣哉君以納憲直直兼讒將殺憲實故欲雪其寃而已持氏乃曰吾正憲直直兼之罪一如憲實所請昌景大喜脫甲謁持氏與俱往永安寺時高兵尙梗路昌景叱之解去尋持氏移金澤稱名寺剃髮曰道繼請傳國子義久于幕府七日長尾昌景以數千兵攻上杉憲直一色直兼于稱名寺殺之憲直子持成在德泉寺聞之自殺餘黨悉伏誅十一日上杉憲實移足利持氏于永

安寺上杉持朝千葉胤直大石憲儀等置兵監守是日虜僧尊仲海老名尾張等死之二階堂信濃守遁尋送尊仲于京師誅之十六日六條坊門猪猡瓦堂火十九日權大納言二條持通兼左近衛大將持基之子也二十九日幕府上足利持氏薨髮乞哀狀十二月八日幕府使僧西山還自鎌倉上杉憲實爲持氏請哀又遣僧仲明謁義教申前請不聽以義教猶子尊尊爲大乘院主九日幕府臬上杉憲直一色直兼等首于六條河原十一日公卿已下賀關東平定于幕府是日釋關白滿家等屏居十三日將軍義教觀猿樂于赤松滿政第幕府獲越智氏餘黨于伊勢是日斬其首梟之六條河原十四日修准大法于禁中義教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又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禪夫人日野氏疾十八日地震二十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七日將軍義教參朝二十八日地震幕府修大法禪戒厄自三月至是月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三十三

是歲將軍義教屢詣諸寺造三十三間堂飢疫死者盈路十一年己未春正月十日將軍義教參朝十一日義教詣三寶院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出雲隱岐飛驒及近江半國守護京極持高卒其叔父高數嗣二十五日將軍義教詣青蓮院二十九日義教詣聖護院閏月二日賜宴關白持基右大臣藤原房平于小御所張猿樂十一日不豫十三日逸見某伏誅報至公卿已下參賀幕府二十一日大內持世逐千葉胤直以千葉胤直爲郡司中村某爲郡代二十四日幕府疑前箱根別當瑞禪爲足利持氏乞哀捕之是日遣僧周操于鎌倉命上杉憲實殺持氏父子二十八日近衛南油小路西火是月上杉憲實納五經注疏於足利學校學校在下野傳言參議小野篁胤造立衰頹歲久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大得士心下野爲分國且足利之地也幕府嘗領爲世賈之地故憲實修營學校寄附田園爲學資購書籍以充之以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三十四

故生徒日盛當于戈騷擾之時藝文掃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青山延于日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爲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舉兵據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養舍與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鏤板五經天下傳其功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大雪二月朔日有食之避方忌于泉殿九日將軍義教如三條實雅第十日上杉憲實遣上杉持朝千葉胤直率兵圍永安寺足利持氏縱火寺塔與其妻及叔父滿貞俱自殺近臣闔死者二十餘人證長春院持氏少子二人曰春王安王皆鬻爲里見家基及乳母長尾氏所挈遁走日光山家基新田氏疏族也元弘中從義貞討北條高時有功後屬足利氏氏憲四索持氏遺黨十五日公卿已下賀鎌倉平于幕府將軍義教修涅槃會于大報恩寺十八日征大和諸將送致首虜于京師十九日將軍義教如應司房平第二十日上杉憲實遣使京師請足利持氏子義久處分于幕府二十一日讀仁王經于禁中將軍義教詣常在光院及小松谷妙法院是夜參朝奏鎌倉平獻劍馬乃賜劍馬答之二十二日幕府遣僧俊列周鳳于鎌倉二十三日彗星見北方尋命諸社寺禪之二十八日諸將圍足利義久于報國寺義久神色自若曰我今就虜不能復仇死而有靈則爲神而滅上杉氏矣言畢伏歎時年十一是月使大外記清原業忠侍講禮記三月二日將軍義教觀花于鞍馬三日公卿已下賀足利義久伏誅于幕府八日修仁王經法于清涼殿二十日幕府遣僧乾楞于鎌倉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教蒞焉二十四日京軍搜索越智維通及弟次郎是日次郎自殺雪別所既捕維通於長谷逆旅殺之二十七日將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三十五

卿已下賀鎌倉平于幕府將軍義教修涅槃會于大報恩寺十八日征大和諸將送致首虜于京師十九日將軍義教如應司房平第二十日上杉憲實遣使京師請足利持氏子義久處分于幕府二十一日讀仁王經于禁中將軍義教詣常在光院及小松谷妙法院是夜參朝奏鎌倉平獻劍馬乃賜劍馬答之二十二日幕府遣僧俊列周鳳于鎌倉二十三日彗星見北方尋命諸社寺禪之二十八日諸將圍足利義久于報國寺義久神色自若曰我今就虜不能復仇死而有靈則爲神而滅上杉氏矣言畢伏歎時年十一是月使大外記清原業忠侍講禮記三月二日將軍義教觀花于鞍馬三日公卿已下賀足利義久伏誅于幕府八日修仁王經法于清涼殿二十日幕府遣僧乾楞于鎌倉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教蒞焉二十四日京軍搜索越智維通及弟次郎是日次郎自殺雪別所既捕維通於長谷逆旅殺之二十七日將軍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三十六



義教謁石清水宮夏四月二日幕府梶智維通兄弟首於六條河原既公卿已下賀越智氏滅于幕府十一日京軍斬菅尾次郎左衛門素餘黨于熊野山中既致首京師梶六條河原公卿已下賀大和平于幕府二十五日僧周操乾榜還自鎌倉謁將軍義教造八坂塔雲居寺嵯峨釋迦堂我邊民侵明浙東五月四日幕府允上杉憲實請新選補鎌倉五山住持大和守護代遊佐國長卒十六日將軍義教禪于室町第六月三日三條實雅饗義教于其第實錄食平定公卿諸將亦迎饗之六日義教復如三條實雅第先是重建雲居寺至是幕府命造其佛像七日義教觀祇園祭于京極高敷第幕府命北畠持康細川某長野某搜索大僧正義昭于吉野及伊勢又執吉野僧糾問亦不知其所在九日幕府遣僧周操于鎌倉十四日祇園御靈會謁與丁與衛士爭鬪矢及神輿二十日幕府問大僧正義昭置日向命守護島津忠國執之既

義昭遺書于忠國老臣樺山孝久曰亂之不弭由義教失道我恐足利氏之業遂爲他人有今起兵固非爲我也幕府復促忠國捉捕之二十一日將軍義教臨山名持豐第二十三日義教詣華頂坊是夜臨赤松滿祐第二十六日祈雨義教如二條持基第二十七日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撰新續古今和歌集總部雜部上之因獻劔馬是夜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又使安倍有重行三萬六千神祭于其第二十八日上杉憲實刺髮號長棟讓職弟清方是日憲實恐負殺君之名也自往永安寺謝持氏影前泣曰臣心無不義天寶鑑之乃挺刀剖腹爲高山越後那波內匠所持不果與而還家既而創愈過藤澤尋隱伊豆國

賴義曰方上杉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變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爲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携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爲窘迫就

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死之非本意也此豈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歟二十九日將軍義教遊嵯峨又臨細川持之第曉義教修法華八講于北野是月震東寺塔幕府使政所吏判決滯獄幕府以大內持世關朝觀制其安靈地與之小早川某秋七月二日祈雨八日清涼寺釋迦像倒十五日大風清見寺殿堂倒十六日將軍義教以其子某欲爲鎌倉主是日遣僧周沆于上杉憲實僧中佐于足利滿貞流五山僧犯法者于諸島八月八日清涼寺釋迦像復倒九日僧周沆還自鎌倉十三日大水十六日會津大風雨十八日將軍義教修萬僧會于勝定院二十一日義教詣東寺二十二日義教爲其子義勝修不動護摩法于伊勢貞經第二十三日僧中佐還自篠川謁義教九月十二日菊池持朝寄萩原邊多前地于

正觀寺二十二日將軍義教修仁王經法于石清水冬十月十一日後小松帝忌辰法會修法華八講于安樂光院義教詣小原十六日又修儀法于禁中義教參朝十九日又修曼荼羅供于安樂光院二十日又赦囚三人是日將軍義教詣安樂光院拜靈位獻法會費是月京軍自熊野還大和伊勢志摩人叛守護一色義貫守護代石川九郎擊平之十二月十三日修不動准大法于宮中十七日幕府逆修義持十三回忌于東寺二十日將軍義教至蔭涼軒觀園林二十六日朝鮮王李禔遣使來聘獻圖書及方物于幕府其書曰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我邦鄰於貴國世懷舊好第以海洋遼隔允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密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工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晦僧周操還自鎌倉獻馬及金于幕府將軍義教詣相國寺是歲洪水相馬高胤與父重胤遺封



義教賞南部義政戰功許率黑母衣士義教遣書于琉球延曆寺僧徒與南朝遣臣通謀攻京師義教屢詣諸寺

賴襄曰足利氏開軍府于京師而置宗藩于鎌倉鎌倉之有上杉氏猶京府之有細川氏也皆有補佐之功而亦有逼犯之禍細川猶有島山斯波之僚足以相制至於上杉獨任世襲如一君焉焉得無禍哉然賴其分爲兩家更任執事是以爲之上者得以暫安耳而京府則利其危也如尊氏自封其子無論已自義詮義滿族屬漸疏每與鎌倉相圖故誘上杉氏以制之而上杉氏亦援京府以爲重君臣之際常有嫌隙爲將軍者以爲彼之不利而我之利也獨上杉氏憲之叛持氏也將軍義持不援氏憲右持氏何也氏憲之黨有義嗣義嗣者義持弟其所深忌也故右持氏除氏憲其心私也而其跡則公矣足以服關東將士之心及義教之繼爲將軍持氏亦與執事憲實有隙則右憲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一

實以斃持氏蓋義持無嗣持氏黨立而義教脫俗服登壇故其心不服憲實以爲口實訴之義教中其所忌以得其援義教之意必曰吾乘此時斃而滅之父祖之所欲爲而未能也而吾能之其實非義教能斃持氏也持氏自斃於強臣之計也而義教右臣滅君何以服將士之心哉是以如結城氏朝者奉持氏之孤起兵亦命憲實平之非憲實肯循義教令也自除其患也其後將士再求遺孤爲主而上杉氏更戴將軍之子將士仍不之將軍之子而之管領之子者可以見人心也故治天下者常從人心所嚮以成其事事成而天下仰吾權不從人心所嚮者雖克於一時而未久而壞壞則我權廢矣觀義持義教之所爲不其然乎爲義教計者縱使不右持氏攻而囚之更立其子或析其封以傳數子諸憲實之不臣代以衆望所屬則一處置而關東之心盡悅服自是以往廢置鎌倉君相其權盡歸於京府惜

乎義教之不足以語此也義教已夷鎌倉自以爲無復足患者矣愈益矜驕以致將帥之不服嘉吉之禍應仁之亂相因而作子孫終爲細川氏所弱雖擁空名於上而與鎌倉奚異哉

栗山憲曰古之稱忠義也未始不原乎天性發乎誠惻而後世之趨義鮮不以名夫名豈非重事哉上杉憲實蓋亦知名爲重事也一則曰自死而不能也遂披緇髮蔬食苦行將如無所容焉予特哀有愧於心有畏於名而竊惟其伏及二而遂不決何也今夫婦女之居室生未手刀緇然方其悲羞激迫也伺守者意獨能引決有濟志也憲實之智勇謂曾不如閨閤之人乎蓋有不出乎誠惻者矣則其餘可從而知也至遂攘僧衣擒遺纓則其不可得揜也他何名之議哉

山縣禪曰持氏驕慢不執信讒邪嫉諫輔將殺之而後已也其亡身滅家固宜矣憲實屢諫其君將納之於軌度不可謂不愛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四

君也然其恃權依勢擁兵以抗其君失臣道亦甚矣若以古忠義之人擬之則過也而如義教命憲實殺持氏則是使臣弑其君也其所令如此他日不免弑逆之禍不亦宜乎

十二年庚申春正月十日將軍義教見朝鮮使于室町第十一日義教詣三寶院幕府遣相國寺山門十三日足利持氏遣黨一色伊豫守去鎌倉據其邑今泉起兵執事上杉清方遣長尾憲景太田資光破走之舞木持廣應一色氏長尾昌景以謀招之置酒持廣不疑伏兵遽起殺之十六日將軍義教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十九日讀書始二十四日義教詣善法寺二十五日義教詣青蓮院又如萬里小路時房第二十六日奏樂二十八日將軍義教張猿樂及田樂於室町第二十九日義教詣聖護院二月七日義教觀歌舞于伊勢貞國第九日義教如三條實雅第十三日義教參朝命諸將張歌舞于內庭供饗覽十四日釋奠十九日義教見

朝鮮使遺答書及物義教詣妙法院二十日義教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二十一日義教療疾于三條實雅第留七日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大內持世與少貳嘉賴等連年構兵不克欲請幕府招降之會朝鮮使訴我兵士乘亂侵略其國於是幕府遣飯尾爲行貞連傳旨諸將輯睦戒備其部下又諭宇治維新陰備不虞命志賀親賀追捕大友親著持直等三月二日大外記舟橋業忠侍講禮記四日足利安王寄地于常陸賀茂祠祈興復鎌倉六日將軍義教如三條實雅第十二日修一字金輪法于禁中十五日先是足利持氏之死也其二子春王安王逃二荒山潛遣使諭結城氏朝曰請假子之力擊上杉氏以復父仇氏朝謂其將士曰吾被佐公恩眷而不能救其死今兩郎君託我以大事是武人之榮也吾其可不出力生死以之乃令其子光久迎致二孤與親族老臣議水谷隆持梁田修理亮將監黑田民部丞曰我宗族累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五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六

世未有與不義一孺子亦雖可憐去年兵亂之後管領氏與幕府講和親交復舊然今背義爲叛僞恐不可矣人而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請熟圖焉時厚木掃部助入報公子既至光久亦從衆皆驚或謂氏朝奚嘗不議焉隆持等四人皆截髮與出城去隆持熟思見亂亡命非武所爲也盟死還復入城氏朝及子持朝長朝朝兼弟原光義及今川式部丞木戸左近將監宇都宮伊豫守小山大膳大夫桃井刑部少輔里見家基一色伊豫六郎等浚隄修壁磨鐵研矛守備勵戒傍修繕古河城使野田氏行爲隊長矢部大炊助爲協守下河邊一族據關宿城事聞京師將軍義教賜征旗于上杉憲實憲實辭弟清方代之十七日幕府收赤松義雅封邑頒賜赤松滿祐祐貞細川持賢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教蒞焉宿禰夏四月五日幕府修五壇法祈關東平定八日先是結城氏知夫妻抵京師獻物幕府是日將軍義教詣泉涌寺命留守

細川持賢延氏知繼覽府中上杉憲信陣苦林長尾景仲屯入間磧以接諸軍之至新田田中佐野桃井黨應孺子據野田塞舉兵侵掠邑里九日上野守護代大石憲重募國人欲鎮之國人莫應者憲重率部下屯眉淵攻高階城薄隄際城兵饑氣是夜散走獨國府美濃守兄弟駐戰死之十日幕府命斯波持種今川範忠等率兵東征又傳檄于關東諸將擊結城十六日慶法觀寺塔將軍義教蒞焉十八日義教詣熊野結城氏知請從行義教以關東亂諭歸其國十九日先是上杉憲實奉幕府命自伊豆還鎌倉是日執事上杉清方上杉持朝將兵擊結城明日以三浦時高爲鎌倉留守幕府遣僧周隆周沆下鎌倉五月朔上杉持房率東海山陰兵次鎌倉三日幕府命相承院祈戰捷六日足利義滿三十三回忌辰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資其冥福幕府亦修法會于諸寺九日將軍義教進馬于祇園社禱子義勝安寧十一日上杉憲實及上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七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八

杉持房發鎌倉次神奈川十五日幕府遣武田信榮細川成之等殺若狹守護一色義貫于三輪初義貫妻有姿色及義貫于役妻居堀川第至是義教遣人召之妻與中自殺使者亦自殺義教恐義貫聞之遽令武田信榮殺義貫信榮乃給義貫曰將軍有所賜請來飲有義貫臣羽伏菟者諫止之義貫謂已諾矣不可俄止乃去衛從與羽伏菟石河三方等十一士詣信榮營坐定伏起左右露刃呼曰有命賜死義貫乃自殺從士皆奮鬪而死明日成之長野某等攻伊勢守護土岐持賴殺之持賴素爲義教所忌令長野圖之長野將兵襲三輪營持賴身長八尺膂力絕人擐重鎧把薙刃與壯士二十餘人開門衝濊手斃勁兵九人長野兵披靡不進乃還營與從士飲訣登樓呼曰今日奉命我不惜死也只恨死無益于國乃潰腹捋腸投敵而死是日一色教親率兵圍義貫堀川第其臣悉戰死之義教分持賴義貫領國賜參河於細川成之丹

後及伊勢半國於一色教親若狹於武田信榮土岐正統至是斷絕以土岐持益爲氏族受命賜總領職徒居革手城義教修法于室町第十九日十市某自殺稻原二十五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六月朔京師騷擾三日京軍自大和凱旋公卿將士參賀幕府既除一歲首尾外禁參賀又賜越智氏遺地於橋原某冒越智氏八日香德院正宗菴栖雲菴火十三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六日中御門萬里小路火二十八日以旱疏神泉苑是月二本松滿泰石橋滿博攻足利滿貞于篠川殺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十念寺僧眞阿寂後龜山帝皇子也一日謁將軍義教適有囚爲請肆赦不聽詠歌蓋妻乃死仁仁久志止於毛布禮南阿波義教感情赦之一色伊豫守驅武藏北黨濟利根川縱火襲須賀城須賀土佐拒戰而死從者皆殲上杉憲信長尾景仲聞警馳至是日伊豫率兵迎戰于中途一日十數合會日沒交綏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四十九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五十一

明日國人多隸伊豫勢頗張憲信景仲兵寡議戰不決或謂拂陣伊豫馳濟荒川出村岡磯乘勝不整隊伍而進憲信景仲擇率兵爲先鋒擊破之伊豫軍潰走小江山兵士離散上杉持朝在岩槻聞伊豫勢振發兵後援到乃軍散五日幕府論結城氏知石川某止其私闘會師于結城八日上杉憲實發神奈川次野本唐子足利安王與書石川中務少輔獎勵之使報効十二日大膳大夫南部義政卒二十日稱光帝十三回忌辰修曼荼羅供于安樂光院資其冥福二十三日若狹守護武田信榮卒義教之殺一色義貫也信榮爲義貫士三方若狹所傷至是死二十五日勝豐後守聚黨應結城氏朝上杉持朝擊之於足利斬其族八人二十九日上杉清方率諸軍圍結城清方自地土野國人自西上杉持朝率安房兵自乾京軍及宇都宮土岐上杉小田自坎武田信賢越後信濃兵自巽岩松家純小山武田武藏黨千葉介貞胤及上總下

總國人自南面遠城僅三町清方傳令中間浚隄構柵二重以斷城中糧道而清方持朝貞胤陣頭築井樓三重連戰累月是月幕府命戶塚義忠擊牧野藏人北畠滿雅義年六十四滿雅學文於土岐正賴正賴一日謂曰敵者在我不在人苟志學者知其本勿疑惑時滿雅歲十八作歌答遍天奈幾許呂波多端乃巨登久仁天智止能那伎爾波和禮耶爲幾奈之子教具嗣八月四日幕府以僧慶年爲南禪寺住持將軍義教蒞焉九日上杉憲實發野本唐子進軍祇園城信濃人大井持光應結城舉兵抵碓氷嶺上杉重方爲之備次國分上杉氏顯次高麗寺下德宿箱根別當澄實大森實賴等將發兵援結城今川範忠爲之備次平塚蒲原播磨守次國府陣道場十四日大風十六日天赤紅大風二十三日幕府以僧俊哲爲等持寺住持將軍義教蒞焉二十九日幕府以僧周鳳爲相國寺住持義教蒞焉是月平泉寺火九月八日光範門院崩十六日將軍義教修法于室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五十一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五十一

第十八日地大震幕府使僧乾楞系種于關東二十三日修仁王經法于石清水二十七日將軍義教將謁石清水宮是夕齋伊勢貞經第翌日風雨延其期冬十月二日義教如三條舊第五日幕府修法會於等持寺雲居寺十日幕府修造東寺將軍義教如近衛房嗣第加于首服其子教基授偏諱二十六日幕府令貢債過十年者改三倍加償制至其子母均者雖二十年止一倍償其地者至收息一倍者還之本主十一月八日命公卿已下上其所藏書目十二日幕府令吉川經信襲領大朝本新莊等地頭職十三日南禪寺塔頭興雲軒火十五日將軍義教謁石清水宮二十日平瀨某有罪幕府收其資產寄相國寺十二月十二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上杉清方持朝等圍結城城久不能拔當是時城兵每雖得利敵軍衆多攻圍數重城中僅憑單郭衆心蕩搖氏朝弟山川氏義密送款於清方乞降由是士氣頗沮清方問方

略于諸將而不決是日小山小四郎奮與城兵戰十四日義教修  
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二十三日奏樂二十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  
是月幕府慮伊勢國司北畠教具乘結城亂起兵陷以封土官爵  
教具知力難敵從之是歲將軍義教屢詣諸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五十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三千八百五十四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終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 □ =14664043

SS□ =14664043